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五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碑傳

儒藏・史部

第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六

章宗源　唐仲冕　趙紹祖　孫星衍　楊芳燦

章宗源傳　孫星衍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章瀛官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數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攷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爨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異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

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僊，挾而書八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牽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予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嘗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即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肎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以嘉慶五年某月某日疾卒於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既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并非西域浮屠之所秉筆邪？及爲妖僧註誤，猶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遽逝。釋氏之效安在？或言章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簀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哀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何已。

誥授通奉大夫護理陝西巡撫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銘　英和

今天子即位，不次用人。元年，湖南長沙府善化縣陶山唐公以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疏累上，皆報可。余喜公得大用，有自陝來者，言公老且病，余驚愕。三年正月致仕，寓金陵。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五。金陵之人走相弔。今年春，余承命勘南河，公長子鑑，余己巳主試禮部所得士也，將卜葬公於山東肥城之陶山，捧墓志乞余銘公之碑。余曰：嗟乎！公余舊學也，當乾隆己酉，公曾館余家甫一月，聞訃歸。癸丑二月重來，榜發，同成進士。余與公益友而兼師。今公卒，屈指弱年師友，零落幾無存者，何忍不銘公？公諱仲冕，字六枳，父令山東平陰，母太夫人卒於官舍，相地得陶山，故公號陶山。公與余以學問相長，初以即用令分發江蘇。余以公宿儒，或憚於作吏，而公循聲大起，所知縣曰荊溪、曰吳江、曰吳縣，所知州曰海、曰通，所署府曰松江、曰蘇州。嘉慶癸酉，推升福州府，督撫謂公不可去江南，奏請以道員留，一署河庫道，兩署按察使司按察使，終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公之卒，海州之民尤哀悼，具事狀請祀於名宦祠。余按其狀曰：州疲邑也，鄰山東郯沂境，曳刀手倚羽山爲巢，公殲其魁，餘黨潰，惟公能除暴。再曰：州濱海，陝區高，公爲膺游門姦宄，多出沒。公巡洋遇颶風無懼色，惟公能靖氛。再曰：州之試附淮安府，往來維艱，公創石室書院，親授讀，言於學使，歲按臨，即石室爲試院，士競奮，惟公能振文風。再曰：州之城，不通舟楫，米薪無市，公鑿渠自新浦口達東門，長千餘丈，民呼爲唐公河，惟公能盡水利。敢具狀以請。松江之士大夫亦有謂余者曰：往者張公百齡檄公濬吳淞江，公議曰：江之淤由海潮挾沙，疏來源，除內壅，修牐壩，不大舉者不永逸。時以費絀，不能盡用。自前年冬，今中丞陶公重濬，費巨萬，使當時盡用公議，今雖無濬可也。公自進士起家至大吏，中間遷升擢，送部引見，必至余家，言民之戚若疾痛之在身。惜居陝僅一年，三護巡撫，未竟公之志。然江南之思公深矣。公生平不廢書，著作宏富，海內學者未謀面，必尊曰陶山先生。蘇之人士至繪公像，刻石滄浪亭，以繼歐蘇。余與公詩札往來如山，余曾爲公撰岱覽序，遺編猶在手，迴憶三十年間，忽

忽若往日事，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余既重鑑請，書公之碑。公三代誥贈，諱氏，取某氏，子幾人，孫幾人，凡志於墓者，鑑之外不復著。重知公爲余思也。鑑，翰林院檢討、浙江道監察御史、廣西平樂府知府，有學行。嗚呼，公未竟之志，將有待於鑑。銘曰：

魏魏衛嶽，實産唐公。自南徂北，惟余之從。公宦吳邦，雨膏風仁。歷有多年，父母我民。天子曰吁，閱汝材美。承宣秦雍，公則老矣。連珠綴玉，惠我以詩。人之云亡，悠悠我思。卜吉於陶，以從厥母。勒詞貞珉，永示公後。

《續碑傳集》卷二一

趙琴士徵君墓志銘　陶澍

國家選舉之法，因明代舊制，常科外又有博學宏詞科，有孝廉方正科，以待异才魁彦士，而孝廉方正之名尤美，非文行相副，不足以當之。自睿皇帝至今上，凡再舉，皆於臨御之初，用之風示天下。當道光元年，余撫安徽，咨於衆，以琴士趙君首應詔。君固辭府縣辟，不就。迨余采羣議，特檄舉君，涇令復親詣敦促，始就道。然年已七十，不欲北上，無錫孫文靖公時爲撫院，乃以第一名咨部，給六品冠帶。會有旨允余請修安徽省志，遂以纂輯事任君。凡在局五年，志成，同事歎其熟於史事，條舉件繫，詳贍有體云。旋主講池州府之秀山、太平府之翠螺兩書院，殷勤教誘，不稍倦。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卒於里，距其生乾隆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春秋八十有二。君少好學，九歲即以能文稱。伯祖侍御諱青藜公極喜之。年二十，應童子試，以經解冠八邑，受知於大興朱笥河先生，拔入縣學，旋補廩膳生。朱先生奇其材，手授以許氏説文，且言讀注疏日毋過十葉，讀説文日毋過十字，必精造乃已。一時學侶咸推之。屢薦棘闈不售，遂棄去時藝，專力於經史百家及碑版書畫之屬，罔不鉤考，決擇惟精。其所著書有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通鑑注商十八卷、建元考二卷、校補竹書紀年二卷、校補王氏詩考二卷、金石文鈔八卷、續鈔二卷、金石跋六卷、涇川金石記一卷、涇事一卷、讀書偶記八卷、消暑録一卷、古墨齋筆記六卷、古墨齋觀書記八卷、古墨齋書畫記一卷、琴士詩鈔十卷、文鈔六卷。又輯其生平師友詩爲蘭言集十二卷、文爲同心言一卷，輯其族人詩爲趙氏淵源集十卷，又彙集涇先輩所著書數十種，爲涇川叢書百餘卷。皆行於世。在志局日，又另輯安徽人物志八卷、安徽金石録八卷，待刊。君性孝友，處鄉里恂恂然。終身樸學，手一編，窮日夜不輟。當事重其爲人，皆禮敬。君曾未一私謁。兩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皆不數月，而士林慕之，依依不能舍。其教人先行誼而後文藝。其於邑公事，有可以持風化、蘇民命者，未嘗不身爲之倡也。以故遠近識與不識，咸謂行誼如君，洵能不媿所舉云。在嘉慶時，是舉所得有吾鄉嚴公如煜、安徽程先生瑶田。嚴公廷對策，略伯仲賈生，其後著續漢南，爲一時名臣。而瑶田篤學，爲諸生祭酒，雖不出，其志行均也。若君者，其瑶田之偶歟。君諱紹祖，字繩伯，號琴士。其先出宋之宗裔，曰不吝者，由河南來遷，世爲涇之東鄉人。曾祖崇濟，祖際飛，考良猷，皆以文學列名庠序。配倪氏，有淑德，與君同歲生，後君一月卒。子國楨，孫同璋，俱縣學生。曾孫二：鵬飛、蛟起。元孫三：如錐、如鍔、如鐙。君逮事王父，下見元孫，道光七年，以七葉衍祥，欽賜扁額，加賞緞疋。十一年，以修城勞加五品銜。其卒也，涇人士呈請祀於其鄉。將某月日葬某山。國楨前卒，同璋主後，來請銘。銘曰：

吾聞之三代下，習俗莫美於漢京，自科舉帖括起，而士多遺實而趨名。惟我國家，執權持衡，既舉大比以鳩羣英，復有特科以廣干旌。有皤其叟，研古敦行，於涇之原，拓書滿樞，恆窮年以矻矻，惟心耘而目耕，炯靈光其上燭，感藜火而下視，乎屋精猗彼何人，其通德之鄭氏歟，抑傳經之伏生。

又趙琴士徵君傳　朱珔

徵君姓趙氏，名紹祖，字繩伯，琴士其號，涇人也。趙本邑望族，多文學彦。君考良猷有聲庠序，中早世。母翟守節，撫君暨君弟繩祖。君九歲即能文，伯祖侍御星閣先生極賞之。弱冠值督學大興朱公以古學倡導東南，得君經解卷，博贍淵茂，拔冠八屬，并授許氏説文，令肄習。既補諸生，旋食餼，名震一時。顧屢薦棘闈不售，由是屏棄時趨，專力考訂，鉤鋠抽繹，務求精要。平生濟嗜欲，惟日夕手一編不輟，竟矻矻終其身。性孝友，母素善病，君偕配倪氏躬侍湯藥，勿敢懈，或出館，晨昏必歸定省。如此者凡三十八年。弟體羸，教養成立，同室至老無稍閒。待宗黨，獎掖後進，備盡誠愨，久之聞望愈孚。邑中公事苟可維風化、蘇民命，輒爲之率。遇有工役，往往請首任，嚴寒溽暑，絕不言疼。嘉慶丙辰，府縣欲辟



孝廉方正、力辭而罷。逮道光辛巳、方伯今制府陶公采輿論、特檄舉君、縣令親詣敦促、始就道、尋奏名第一。自揣衰齡難北上、會修安徽通志、留君纂輯。志成、羣歎爲詳整有體。嘗兩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僅數月、而士林慕嚮、依依不忍別。繼主池州之秀山、太平之翠螺兩書院。君外和內肅、持己端、故誨迪先行而後文。當事禮敬君、君不肯通私謁。在志局、彌謹。晚乃以修城董勸勞、

晉五品銜。道光十有三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二。合邑推重、呈大

吏崇祀鄉賢、余與焉。咨部以聞、

報可。僉謂不愧云。君之學無弗窺究、而尤深於史。最著者一曰通鑑注商、注爲元胡三省之書與其所著釋文辨誤相輔而行、本極賅洽、君參研抉發、至六百餘條、視顧氏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雲之舉正、不啻倍蓰。一一有成處可覈、間或原注未晰、爲加疏通、不欲輕訾前哲、即通鑑小有牴牾、亦推闡其故、意在實事求是而已。一曰新舊唐書互證。於劉昫並歐宋之書、無所偏徇、然其間摘新書者十之八九。蓋舊書尚具班范之法、近世儒者多表其長、新書專修文詞、又減削字句、轉致詰屈、其考證頗疏、同時吳縝已有糾謬之作、但縝因乞預官屬不得、挾私憾有意吹索、而君固平心以救其失、初不存門戶之見於胸中也。此二書實裨益正史、必傳無疑。君又篤好碑版、偶見諸市肆、不惜重價購歸、悉心檢閱、謂可補史傳之遺也。成金石文正續鈔共十卷、雖仿明都穆金薤琳琅之例、而皆其所未收、審諦亦較勝。穆所已收、并蒐羅斷缺之本爲金石跋六卷、中如漢太室石闕銘、已漫漶、而顧亭林錄其殘字崇高作嵩高、不知說文有崇無嵩、崇即今之嵩字也。他所舉類是。若唐豳州昭仁寺碑、鄭州等慈寺碑、謂太宗馳騖遠略、徒以立寺薦福、贖殺人之咎、論議正大、更非恂猶愁儒所能及。在家既有涇川金石記一卷、修志之暇、別撰安徽金石略八卷、與人物志八卷稱合璧、足徵其無地不學也。經學雖無專書、而讀書偶記八卷、前三卷胥以說經、揆厥旨趣、於易兼取漢京房、虞翻與注疏本、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折衷以期其當。於書不左袒東晉古文、而謂梅鷟及閻百詩、惠定宇等竭力搘擊、亦各自有罅漏、翼持平之論。其餘諸經都能穿穴、而喪服尤詳、禘祫諸制準之情理、曲折通達、堪羽翼鄭注。第七卷有論韻學、謂用古音當擇其信而可徵者、吳才老之韻補、陳第之古音考、顧氏之音學五書皆有得有失、不可盡從。蓋析其源流、不徒作調人以解難。又謂古韻今韻皆不必無方音、詩騷用韻有限、今以四聲中曾有數字同用、而舉其全部以從之、非也。此論最允。余亦竊所主持、即斯而觀、知君之於經、決非泛然涉獵者可比。校補古書、則王氏詩考二卷、厚齋撥拾三家遺文、明董師張補之、近范家相補之、而君復補之、匯事益增、不妨分道揚鑣。竹書紀年二卷、歷引史記、山海經、漢書、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索隱、正義等條、理甚密。維揚陳君逢衡作集證、擴充繁衍、然時采其說、陽湖洪稚存編修見之服膺、爲製序。顧謂引羅泌路史、乃千慮一失、不過因其爲宋人之書而輕之。按路史雖不免龐雜、而援据浩博、耆錄四庫、引之第證其異同、未嘗以路史駁竹書、豈遂爲病哉。外此短簡若涇事一卷、紀述遺聞、建元記消暑錄、閒中涉筆、要亦矜慎不苟。於戲、君之學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君古文宗昌黎、以夙熟史事、集六卷、內論數首、識力卓然。詩十卷、大抵不屑屑綺麗、上沿盛唐之派、兼工書畫、旁及於弈、在他人得一已擅場、而君直視爲餘技。至袁香之編、非由己撰、獨梁鄉先輩著作十數種、積貲刊布、曰涇川叢書、與本邑鄭漢林涇川文載同功。其許隱師友、本族詩及制藝特選家事、故不書。

舊史氏曰：近代譔著之富、莫若蕭山毛氏奇齡。然毛氏負氣求勝、紕繆百出、雖才不如君之醇也。且君行誼亦遠過、特嗇於遇、又以樸學處僻壤、未極烜爛。余曩直史館、與纂儒林、文苑傳、外省呈卷帙甚繁、顧罕似此者。君與余同邑、非敢阿好、諸書具在、明者自識之。今敘述君事用略疏其梗概、蓋欲使後之人修志乘得有所據依而載焉。

《續碑傳集》卷七六

山東糧道孫君星衍傳　阮元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諡忠愍、禮部尚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太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闕、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

高郵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屬志賦、用史記駒駒如畏、相國和珅疑爲別字、置二等。引見、奉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甯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即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屆蹕五臺、越年、屆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上改將輿、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赦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鬭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嘗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誣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過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塈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禦之、溜歸中泓、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即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玉德公調任浙江、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鞫獄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鬭形、擬鬭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鞫婦以某日歸甯、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因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緯夫、見所過有眾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眾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鬬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駮詰、改擬傷重入實、因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以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詐醫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燔學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註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駮、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上俞之。君回兗沂曹濟道任。時各屬咸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費賄君、



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

旨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堵工銀九萬兩。其半屬後任。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詁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興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魏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衞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于閘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鈎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衞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寇與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愼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覲請訓。

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于江南。

上允行。秋至江甯。與族人道田爲孫子祠。胄孫子及齊將臏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阯。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郯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羵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曾點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兗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者爲後世之誤。會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後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探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即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若干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稾五卷。岱南閣文稾五卷。五松園文稾一卷。平津館文稾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義三十卷。其餘篇帙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甯。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衢子籛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廞。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

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嚴以謌謌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惜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碑傳集》卷八七）

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楊君芳燦墓誌銘　趙懷玉

嘉慶丙子夏，吾友楊君才叔喪歸自蜀，是冬，其孤承憲手狀，請銘其墓。予與君交四十載，君仲弟布政與予齊年，比歲又先後主關中講席，無以辭。君諱芳燦，號蓉裳，才叔其字也，爲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考鴻觀，以德未耀，並以君仲弟揆貴，贈通奉大夫、甘肅布政使，妣顧氏，封太夫人。君生前一夕，母夢五色雀集庭樹，生七月，即能識楹帖字不誤。四歲讀四子書，竟能背誦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稍長，從舅氏顧君遊，爲詩時得佳句。君世父湖觀四川邛州知州，故名宿，君兄弟與摯從中表，皆以才名里中，諸老折輩行交之。年十九，爲金匱縣學生員，名第一。試江甯，見賞於袁大令枚、南昌彭文勤公視學江蘇，每試輒冠其曹。旋遭父喪，免喪，爲丁酉選拔貢生。廷試一等，以知縣用，發甘肅，文勤聞之，致書惋惜，君亦忽忽若有所失。己亥，赴甘肅，攝西河環縣，旋補伏羌。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河州循化逆回蘇四十三爭教事起，攻陷河州。初，安定回馬明心倡立新教，從者頗眾，至是與老教構釁，遂起事。布政王廷贊誘明心執之，舉回以索教主爲名，進攻蘭州。會英勇阿桂公、嘉勇福康安公先後率師至，賊始破滅。當兩教構釁，伏羌回馬得建等十六家斂銀爲訟費，事平後，獄詞逆及，臬使馳驛至縣嚴鞫之，其家屬數百人滿城號哭，勢洶洶。君以得建斂銀在蘇四十三起事前，與從逆有間，力爲申辨，遂祇論得建等，免其緣坐，闔城帖然。以其暇修朱圉書院，與姜伯約祠。明年，邑西南天門山石鼓忽鳴，相傳鳴則主兵。君既修築縣城，復請減糶以備倉貯。未幾，回匪田五果起石峯堡，召募鄉勇，設立堆卡，日費數百緡，或曰：賊氛尚遠，如此靡費奈虧空何？君曰：虧空不過死我耳，與一城生靈全家性命孰輕重耶？既而賊掠固原，攻靖遠，擾安定，城中馬稱驤等約爲內應，獲奸細始知，亟捕稱驤等，皆持械抗拒，格殺四人，然後就縛。方欲請兵，賊已大至，焚燒郭外民居，火光燭天。時城上兵民雖眾，而非精練，舊有獵戶爲鎗，每發必中，選得三十餘名，以資捍禦，賊頗畏之。君則懷印佩刀，登陴固守。賊鎗箭雨集，城上亦矢石交下，如是相持凡五晝夜。當是時，援兵不至，人心皇皇，忽有步騎絡繹從東北來，離二十餘里而止。是夜，賊攻圍益急，眾疑賊黨續至，君召獄中積匪李五，脫其械，謂之曰：官兵已到，特未知領兵者何人，汝能往探得實，當貰汝罪。即以印文畀之，使縋城出。時天猶未明，日出時，李五返，則胸懸銀牌，亟挽之上，乃日領兵者總督也。探懷出銀牌十，批其印文云：孤城困守，烽火連天，不意書生當此重任，實堪嘉尚。馬稱驤等即於城內正法，無以援兵即至，稍有疏虞。君傳示四城，酌給銀牌，鼓勵民勇，歡聲如雷，官兵與賊接仗，前後殺賊五百餘人，賊膽落，不敢復偪。方賊屯天門山，入夜潛來攻城，寂無燈火，是夜忽列炬數千，迨曉而眾已遁矣。初，賊首張文慶子張太以舉發內應械馬映龍，因言與其父通約，五日後獻城，以官兵突至未果，有檄逮訊。君知其冤，即與偕往見英勇公，曰：首發內應者映龍，果欲獻城，將約爲死黨，何肯舉發？且獻城必於五日後，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無官兵，民夫皆烏合之眾，賊至即獻，何必五日？公曰：彼爲馬得建子，肯助我耶？君曰：得建之案，吏議已照叛逆，公免其緣坐，映龍言之往往感泣，正欲得一當以報公耳。公曰：爾能保之乎？君曰：非特芳燦保之，同守城者皆願保也。會眾投具保狀，公乃釋然，立命出之。軍務竣，以守城功上，有旨以知州題補。丁未，補靈州。丁巳，靈州歲饑，州民有搶奪者，里長張皇具報，市門悉閉，闔邑驚疑。君曰：此饑民耳，可無慮。即馳往慰撫，白上官借口糧，既發倉散給，又設立粥廠，械搶奪爲首者以示，民情翕服。戊午，權平涼知府，會君仲弟授甘肅布政，例迴避，以久於風塵，備嘗艱險，不樂居外，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尚書朱公珪舉爲會典纂修官，旋爲總纂。修甲子，布政卒於任，將告歸，以書垂成，不准乞假。時季弟英燦已奉母南下，布政已遷江甯，乃先遣子歸省。丙寅，京居日貧，又念親慕切，得心疾，聞人大言疾步，輒蹶，氣震怖。旋遭太夫人憂，質寓中書籍爲舟車費，歲暮達江甯，悲勞臻至，容髮自此衰矣。明年冬，葬顧太夫人於嶧嘣灣。戊辰，主衢州正誼書院、杭州詁經精舍。己巳，陜西巡撫延主關中講席。庚午，諸生捷秋榜者二十二人，一時稱盛。辛未，蜀中大吏延修省志，適季弟題補安縣，君遂赴蜀，以便往來。其閒，癸酉在成都，忽遘危證，久始稍痊。時予已在關中，亦嬰末疾，寮蜀尚通書問，時通當爲予撰詩文集序。乙亥，志局將蒇，君欲南歸，蜀中當事力挽，增俸脯至千



金、遂勉留。是冬在安縣、偶感寒疾、遂不起。嗚呼。始、君與布政皆以詞藻顯、既而並著戰功、俱可不朽。然君少予六年、布政且少予十有三歲、乃兩人志墓之文咸出予手。予之衰疾頽廢、反塊然獨存、斯可哀已。所著有眞率齋稾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稾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又集外詩四卷、文四卷藏於家。君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徐氏、封宜人。子二、承憲候選府經歷。承惠候選縣丞、爲從兄掄後、承邛州大宗。女三人、直隸景州知州秦承祜、山東臨清州州判龔瑞穀、候選通判張嗣敬其壻也。孫二人、應韶、應融。以嘉慶二十二年九月甲寅葬無錫嶂蝌灣祖塋之昭穴。銘曰、

才陵六朝、命寄百里。研京練都、捍城築壘。經緯兼之、中外歷只。胡爲駸駸而遽中止。我銘無媿、百世以俟。

（碑傳集）卷一〇八

楊蓉裳墓志銘

君諱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肅四川布政司、晉贈如其官。曾祖妣馮、祖妣顧、倪、妣顧、皆晉贈夫人。顧夫人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君生七月而能言、君大父特愛之。長而詩文華贍、見稱於老宿。年十九、補縣學生、冠其曹。鄉試罷歸、應學使者試、彭文勤公大異之、以已主試時失君爲悔也。文勤竣學使事、將受代、君方居父憂、招君問家世昆弟。遂以兄女字君之弟揆。君兄弟三人、君爲長、次揆、以召試賜舉人、歷官至四川布政使。次英燦、今爲四川安縣知縣。君旋以選拔貢生應廷試、得知縣、分發甘肅。嘗攝西河環縣、旋補授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峰堡。伏羌回民馬稱驤應之未發、君先期旣募鄉勇爲防守、會馬映龍、白中煒、馬宏元以稱驤之謀告、君立捕殺稱驤四人。方

請兵而賊至、君率映龍、中焯、宏元偕鄉勇登陴守五日夜、兵來、與賊比日戰、圍始解。映龍、稱驥甥也、君能得其心、與共守、又嘗脱李五於獄、而使之迎官兵、言狀、李五果得銀牌還。君治縣、温温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或以爲笑、孰知其臨變敏決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請于提刑曰、馬得建等饋銀在蘇四十三未爲亂前、與從逆者有間、請量從末減。於是家屬悉得免緣坐。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太慽映龍之洩謀、曰、映龍固與吾父通音問、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寧、君與偕往、言於文成曰、映龍欲獻城、曷爲以其謀告。且伏羌無兵、鄉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也。文成曰、彼非馬得建子耶。君曰、彼固以得免緣坐、時時與某言、涕泣思得當以報公也。文成以爲然、立命出之獄。嗚呼、此又足以見君之仁而明。其定亂、出圍城、非由倖致也。君後雖以守城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沉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君旋丁顧夫人憂、貧不能治裝、鬻書以歸。爲衢州、杭州、關中書院山長者數年、最後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山長。乙亥冬、省弟於安縣。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安縣署中、距其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妻徐宜人。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後君世父潮觀爲冢孫。承憲娶沈氏、生子一、應詔。承惠娶趙氏、生子一、應融。女三、長適今景州知州秦承霈、次適今臨清州州判龔瑞穀、次適候選通判張嗣敬。承憲工詩詞、能承其家學。以狀來屬爲君志幽之文、乃敘次而銘之。銘曰、

謂君爲儒兮靖豺貙、謂君當顯兮潛郎署。以暫居與余遊處兮棄倚驢、既別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

重遇余、雖暫覿兮喜摻袪。黯蜀山兮雲飛徂、遠君之鄉兮孰與爲娛。招子雲兮攀相如、庶一見而慰君兮、歸委蛻於蓉湖。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八

楊芳燦墓表

姚椿

公諱芳燦、字才叔、江蘇金匱人。自其少時、警敏劬學、爲詩文若夙成者。年二十、以選拔貢生特用知縣。公爲諸生久、有聲譽。始入都、公卿人人爭欲識之。先是、辛卯歲試江甯、佹得復失、學使者以爲大恨。及是則書尼其行、鄉人亦多言宜改就教職者。大理寺卿王公昶獨曰、擇官而仕、古人所非。縣令百里所寄、任亦匪輕、要在賢者努力爲之耳。遂就吏部選、籤掣得甘肅、至則補伏羌縣。甘肅外毗新疆二萬餘里、諸大臣絡繹出入、地瘠而事殷、大吏以下相與爲回邪、冒國帑、飫饜私欲。公至、不肯附和、亦不爲嶄嶄之行、凡所諮詰、悉濟於公。然其後猶以斷絓罪被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安定回民馬明心倡立新教、布政司誘而執之、其黨蘇四十三等遂反。事平、論伏羌民附得建等十六家斂銀以圖訟、論如逆。公曰、得建等事在未反前、與從逆有間、宜末減。免者百餘人。其後二年四月、逆回田五鬭於石峯堡、公先事籌備、賊得不擾。賊掠固原、靖遠、安定諸縣、城中馬稱驍等約爲內應、其黨映龍首發之。城被圍五日、援兵不至、公內撫外捍、夙夜勤勤、亦會總督兵適至、遂誅稱驍、賊遁去。方圍城時、公談笑鎮定、從容賦百韻詩寄按察使王公。王公報曰、吾料君必能辦賊、今果然矣。王公即向勸公就縣令者也。大將軍既平賊、賊黨誣映龍先約五日後獻城、會兵至不果、乃訊於將帥、公與

偕往、謁大將軍曰、首發內變者映龍也、如約降、何肯遽發。且獻
城必於五日後者、云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不治兵、民夫輩皆
烏合、賊至即獻城耳、何必五日。大將軍意解曰、映龍故得建子
也、且令能保之耶。曰、非獨令伏羌同城守者皆願保之。且映龍
幸得建事不寐、坐時時感泣、此固所以報也。遂出之獄。公他日
語人曰、明陳子龍招降許都而不能免其死、嘗以爲恨。然都固
叛逆者、映龍助予守城、首發內應、而枉殛以死、何以對隴西人
士乎。論功、擢靈州知州。其後公弟揆來爲甘肅布政使、公當迴
避、乃用新例、入爲戶部員外、分發廣東司行走。爲　會典館纂
修官。公卿多知公者、而公延攬才士、徵藝必錄。爲詩文、援筆立
就、人人滿所欲以去。公性淳篤、孝友忠信。爲縣令時、人有求者、
未嘗顯斥、笑謝之而已。子弟輩或襲彈它人詩文、輒愀然曰、彼
能讀書、好爲詩文、所以乘就我也、奈何薄之耶。人或負之、他日
待其人如初。在甘創勵文學、首拔周爲漢、陸芝田於衆中。生平
聯李商隱、謂有四同三異、而爲漢稱公以爲過於商隱者三。亦
知公者以爲知言。公以入蜀修通志卒於安縣、年六十三。其世
系子姓俱存埋幽之文、故弗著、著其生平志事云。

《芙蓉山館全集》附錄

楊芳燦傳

陳文述

君名芳燦、字蓉裳、一字才叔、江南金匱人。以拔萃科試高等、選
甘肅伏羌令、擢靈州牧。入京爲戶部員外郎、以母憂歸、卒於蜀。
君天姿英敏、年甫冠、所爲詩文已爲藝林所重、與弟蓉裳有二
楊之目。及官伏羌、則值田五之變。田五者、回民之譎驁者也。聚
石峯堡、以復新教惑衆、謀作亂、未期而事洩、遂由海城攻靖遠、
破通渭、戕都統、參將於高廟山、合數萬人攻伏羌。伏羌當秦隴
之衝、城中回民雜處、君外輯漢民、內杜間諜、獲馬小驍等數人
誅之。其長者君撫循激勸、咸願助君堅守。撫民以同也、誣之、君
曉以大義、民與回遂相安。亂甫定、而賊大至、君隨機宜設方略
應之、與下同甘苦、當矢石之衝者四晝夜、援兵至、圍始解。賊不
得逞、伏羌而東、乃退守石堡。會大將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
至、秦蜀兵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遂破石堡。是役也、非君以
死守扼其衝、必蔓延四出、不可驟定。論者比之睢陽、玉壁焉。事
平論功、擢靈州牧。時蓉裳已由中書舍人從大將軍福公征廓
爾喀、與君遇於靈州。逾年、軍事平、蓉裳以觀察擢甘肅藩司、君
例應引避、不樂外任、乃入貲爲戶部員外。君故工駢體文、及官
京朝、多暇日、所爲文益宏整典重、京師有大著作、必假君手。君
有請必應、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輦下數才人者、君爲渠首。後
生寒畯多被容接、士論翕然歸之。纂修會典、克舉其職。會蓉裳

卒於蜀。太夫人繼逝，君乃南歸。君之歸也，貧無以自給，則西之秦，主講關中書院者數年。羈又至蜀，客蜀者又數年，修四川全省通志。會季弟蠡裳令安縣，遂至安邑，以嘉慶乙亥冬卒於安縣，年六十三。君與人平易，無疾言遽色，而外和內介，生平宗尚有先儒、文人之教，行者莫君若矣。所著有真率齋稿、爽籟山房詩詞文全集若干卷行於世，餘所著未刻者多藏於家。子二：夔生，官薊州牧。麟生，以嗣從兄掄後，房山縣丞。女三：一適同里孫承霈，天津同知。一適崗縣龔瑞穀，雎甯通判。一適餘姚張嗣賢，四川劍州牧。

陳文述曰：予之識君也，在辛酉春以計偕留京師，先後與君過從者五年。君怡聲緩步，使人浮氣皆斂，而身當圍城，乃忠義奮發，御敵全城，爲國家保障，洵賢者不可測矣。君弟荔裳以書生從軍絕域，勒銘二萬里外。及官蜀，適白蓮教不靖，與軍事相終始。所著桐花吟館詩與兄媲美。季弟藕裳亦有文名，長於倚聲。論文人者推君與諸弟，其不易及哉。

《芙蓉山館全集》附錄

校記

①偏徇：據文意當作「偏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七

王芑孫　朱彬　戚人鏡　凌廷堪　郝懿行　張士元
陳鶴

王惕甫墓志銘　秦瀛

近數十年來、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拔起東南、雖終其身祇一爲校官、晚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鶩一世、光氣照爛、不可掩抑、世之人稱之無異辭。其葬也、孤嘉祥等乞余爲文銘其幽。烏虖、是不可以不銘。君長洲人、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又號惕甫。明少傅大學士諡文恪諱鏊者、君十世祖、爲弘治正德閒名臣。世居吳縣東洞庭山、後遷郡城。曾祖纘、縣學生。祖世琪、以文行著、乾隆丁卯順天舉人、歷官歙縣宣城教諭。考寅熙、負才任俠、有名公卿閒、初以君官封華亭教諭、再以次子翼孫呂堰巡檢死教匪之亂、貤封武德騎尉、世襲雲騎尉。妣繆氏、贈宜人。君生于歙縣學署、六歲就塾、具殊稟、其大父親教之。十二三歲、即能爲詩文。大父歿、從學於其鄉吳貢園智。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時江蘇前後學使竝有人倫之鑒、尤推重君、而君顧不屑爲時俗科舉文字、獨有志古人之學、縱橫上下、窮其源流、而思與之竝。同郡彭尺木、汪大紳、皆少可多否、而樂與君暱。君累試於有司、無所得、會其外父曹君銳以謁選之京師、挈君同行、至京、相國富陽董公方官少司農、邀之至邸第。乾隆戊申三月、高宗純皇帝巡幸天津、召試行在、賜舉人。君於是年三十有四矣。會試又屢黜、由咸安宮教習除授華亭縣學教諭、在華亭凡五年、造就士類多知名。會地方官以催科撻諸生、羣譁於縣門、令他出、君爲慰譬而散之。一日、某以無辜移學、拘繫、立釋之、守令無以難也。無何、丁外憂歸。服除、以母老不復出。屬南城曾君賓谷都轉兩淮、延君爲樂儀書院山長。君常寓揚州之樗園、賓谷好賓客、日與君輩賦詩飲酒爲樂。久之、賓谷遷擢去、而君先辭歸。尋丁內憂。先是、乾隆庚戌會試、君嘗以薦卷取內閣中書、榜既發而罷之。其後或勸君入貲爲中書、君不可、僅挂國子監典籍。閒有以書幣招者、竟不問、車騎過之、或不報謝。有屋數楹近葑門、擁書萬卷、尙思有所著述、而以病輟業。卒時年六十有二。所著書有淵雅堂詩文集五十卷、已刋行於世。余始交君在乾隆丁未戊申閒、官京師時、以文章相砥礪。君狀貌短小、而心雄氣盛、懷用世之畧、老而轗軻、徒以詩古文名、非君志也。君內行淳備、同母弟二人、一早夭、一死襄陽之亂。君遣人求骸骨不得、招魂葬之、而撫其女、嫁常熟吳嵊。遇庶弟亦有恩。娶徐氏、早卒。繼曹氏、東城正指揮銳女。三子、長嘉祥、次嘉福、出爲叔翼孫後、世襲雲騎尉、江南候補守備。次嘉祿、縣學生。孫靜修、慎修。卒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踰年十二月二日、嘉祥等葬君於吳縣楞伽山之麓。銘曰、文恪之後、吁其衰、斯人崛起昌於辭。其辭昌兮其數奇、噫彼福命嗇職之卑。溪嫄傳胥云、萎後來繼者當爲誰。

又族兄惕甫先生傳　王維

先生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更號惕甫、長洲縣人。明太傅文恪公十世孫。祖世琪、安徽歙縣教諭。父寅熙、國學生。先生幼穎敏、承祖訓、時從宛平鍾勵暇先生游。鍾乃望溪先生高弟也、以是習聞古文法。年十九、家益貧、發憤自勵、補諸生。諸城劉公督學江蘇、以國士待之。乾隆中南巡、召試入二等、賜緞匹。既又應天

津召試入、一等、賜舉人。嘗客大學士富陽董公第、又客睿親王
邸、備悉朝廷掌故。遇國家大典禮、應奉文字多出其手。會試久
不第、而文章震一世、當時賢士大夫皆願與之交。性耿介、不妄
取與、非其人不友、能面斥人過。論文尤鮮許可、然抉擿利病、無
不切中、聞者大服、而淺學忌先生直、羣起毀之、遂以此得狂名。
嘉慶元年丙辰、純皇帝行傳位禮、羣臣進獻詩册、先生爲某官
作九言詩、以丙辰二字上下通叶六十韻、高古奇麗、冠絕一時。
既奏、上純皇帝大褒奬、侍臣言某官謭陋、必由代作、上因欲求
其人官之、侍臣進言不可而止。然某官猶重受恩賜。人謂先生
以文字蒙主知、雖相如子虛無以過也。是年、教習期滿、授華亭
教諭。既蘊蓄不得施、遂以文行提奬後進。弟翼孫殉難湖北呂
堰、先生使族弟仲光往求骸骨、不得、得其遺衣葬之、爲刊遺詩、
求當代知名士爲銘傳歌詠、表揚忠烈、以抒其哀。每一言及、嗚
咽流涕、知其篤於天性也。丁憂、罷官、歸、主講揚州樂儀書院、承
其教者皆知好古。年五十餘、鍵關不出、著書自娛、丹黃評隲、無
一日輟。好講陽明之學、而亦不毀程朱、目擊吳中漕弊、著轉般
私說、海內以文辭請質及求翰墨者、常不遠千里至。李忠毅公
戰沒、其家乞爲行狀、先生以史漢法行文、識者嘆爲大手筆。總
督百公三書招致先生、僅以一書報謝而已。尚書初公撫蘇、重
其名、屢遣人致意、先生以不先來辱、終不往謁也。所著淵雅堂
集二十卷。因盧氏所刊金石三例、作碑版廣例、益之爲四例。又
選宋元十家文、以益茅氏坤所選八家文。十家者、尹洙、李覯、劉
摰、畢仲游、劉敞、劉攽、羅願、虞集、姚燧、元好問也。初娶徐氏、繼娶
曹氏、有寫韻軒藁。三子、少子嘉祿有詩名。卒年六十三。

論曰、先生嘗語余、爲學或從漢學入、或從宋學入、但多讀書久
之、則古人爭來餉我、其自得非可以言喻也。及以文請質、則曰、
子能自彊其力、異日必大展其才。少年文盡意爲主、柳子厚蘇
老泉作論可法也。又曰、文以載道、平日修身飭行、是其根本、空
言經訓、尙非探源之論。又曰、近世論古文者無過姚姬傳、然以
學爲主、故其傳甚正、而其才皆乏。古文雖非騁才之具、要當以
才爲主、而學爲輔也。其論詩曰、詩中有人、詩外有事、是爲妙境。
論書法、則曰、自明三百年來、可與董文敏抗行者、惟石庵劉公
一人、山舟、夢樓皆不及也。先生議論具卓識、又好直道、苟虛心
求教、無不開誠指示、琢磨以盡其才、故弟子感激裁成者甚至、
而古文之學、惟欽君善能得其傳。予嘗求先生碑版廣例、弗能
得。得其所評金石三例、其言曰、學者當始由無例以之有例、繼
乃由有例以之無例。斯言也、通於治道矣、豈第爲古文者之準
則哉。

《碑傳集補》卷四七

贈吏部尙書郁甫朱公墓誌銘　朱爲弼

郁甫封公耆年懋德、作式鄉邦、同年詠齋尙書其長子也。道光辛卯、壬辰兩持使節於江南、歲臘正旦皆奉歡介壽、里黨榮之。甲午初春、尙書聞公疾、陳請解職馳省、奉天子恩諭、戴職歸省於家、誠曠典也。公既卒、尙書寓書乞銘墓文。爲弼雖弇陋、誼不敢辭、爰按狀而誌之。公姓朱氏、諱彬、字武曹、一字郁甫。先世爲吳中著姓、宋時諱之修者爲學官、徙徐州。元初諱寶臣者爲將軍。明初諱八三者始遷居寶應、湖西繼定居城中。四傳諱訥、成化丁酉舉人、湖廣江陵縣知縣。五傳諱應登、宏治己未進士、雲南布政司參政。六傳諱蕃、嘉靖甲辰進士、江西九江府知府。三世皆以文學道義聞、世稱江陵、凌谿、射陂三先生。至國朝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有大功德於民。公高祖考也。曾祖考諱經、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祖考諱澤代、邑附生。妣劉氏。考諱宗贊、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妣成氏、贊生公。公承累世潛德弗耀、至是規模益昌、祖考兩世皆以子士彥官、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天資醇粹、穎敏魁壘、罕倫。耆齡嗜學、長而愈篤。同里劉端臨先生台拱以經術名於時、公與相砥礪、同爲訓詁聲音文字之學。年十八補諸生、與高郵賈稻孫田祖、李孝臣惇、江都汪容甫中諸先生交、皆閎治才而鉤貫經史。公至性過人、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孝行肫篤、重親致歡、竊竊愉愉、門內以穆。居贈公憂、三年蔬食、居外不用浮屠、埀爲家法。尙書遭逢聖明、以高第陟清要、長卿班、服官莅政、謇然無媿古人。又屢奉簡命、讞獄四方、寬嚴得中、皆承公志以施於政者也。持躬高絜、遠出時俗。尙書既貴、公家居杜門、篤行自守、未嘗一干有司。尙書視學三省、公嘗就養、日偕幕中友閱文、每扃試、尙書監於堂、公閱竣付尙書定去取、曰：吾不侵汝職也。次子士達官安徽、亦迎公至官署、聞鞭撻聲、輒愀然。性峻潔、人不敢干以私、面折人過、或見辭色能改則已、坦然大公、畏而可親。自奉以儉、勇以爲義、家不中貲、而於族戚故舊艱乏者助卹常厚、歲時餽問無閒。族有孤子、養而教之、卒賴以立。鄉里有善舉、必首倡善其終。捄饑拯溺、多所全濟。道光十一年水災、倡督振施、全活無算、晉吏上其事、得旨議敍。公簡淡寡交遊、嘗居京師、足不履貴人門、惟與王觀察石臞、邵學士二雲、范光祿叔度三先生以文章道義相愛重。學士、光祿早遊道山、而公與石臞先生以耆年碩學爲儒林文人。往者石臞先生之歿、海內學者相與嗟悼、太息恨失所宗仰。又二年而先生下世、東南耆舊於是盡矣。所著經傳攷證八卷、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邑乘志隅若干卷、朱氏支譜一卷、玉山草堂課藝若干卷、白田風雅二十四卷、端臨先生遺書若干卷、[illegible]歿於家。公以道光十四年正月甲午卒、距乾隆十八年九月戊辰生、年八十有二。乾隆乙卯順天舉人、大挑二等、改授國子監學錄銜、累封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例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娶劉夫人、誥贈一品夫人、溫淑慈惠、柔嘉維則、先公四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士彥、嘉慶壬戌一甲進士；次士達、嘉慶丁丑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士廉、道光癸巳進士、直隸即用知縣；次士辨、國子監生、先卒、贈昭奉直大夫、大理寺寺丞、加一級。女二人、長適大興廪貢生江西候補府經歷范承

英、次適儀徵道光壬午進士山東濟東泰武臨道陳嘉樹。孫男十二人、長百順、庠生、二品蔭生、大理寺寺丞。百行、百城、百珏、百梅、皆庠生。百谷、廩生。百稷、業儒、早卒。百祥、百膺、百阜、百川、百恩、皆業儒。孫女七人、曾孫男女各六人。將於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我朱氏在周爲小邾、唐有孝友先生居於吳、考亭小學載其語、凡我紫陽同所祖、公家肇姑蘇、歷宋元明、闡功德至今、蕃衍舊德、食日爲純儒、爲經生、承先開後垂令名。佳城吉卜、雲山鬱蔥、天畀後祿、子孫其逢。作銘維實、卓哉碑窆。

《碑傳集補》卷三九

朝議大夫司經局洗馬戚君墓志銘　唐鑑

嘉慶、道光間、儒林學士重名教、立節概、秉仁出義、茹孝含忠、偘偘自任、議論證據古今、天下設施、心計手晝、悉中窾要。蓋其樹立者高、所蓄積綽綽若是也。於時蓉臺戚君名尤著。君諱人鏡、字仲鬫、蓉臺其號也。杭之錢塘縣人。祖文榮、以勤儉起家。考鳳鳴、邑庠生、專施族黨、有事任其勞、里中稱爲善人、長者均以君贈如其官。君生而孝敬祥順、四歲失怙、家貧、母蔣太恭人以女紅佐生計、延師課讀、每夜自塾歸、令背誦所讀以爲常、戒不與羣兒嬉戲、跬步必端儼如成人。見者決爲大器。及長、孝益聞。入官翰林、奉色笑、容婉心愉、問安否無虛時。遇有疾、尋醫選藥、立牀前審視、連夜不少息、親手調甘旨、飯乃喜。道光元年、奉命提學貴州、炎暑未克迎養。旋召歸入直上書房、天子垂詢備至。太恭人聞之、且感且泣、諄諄訓勉君益敬謹勿懈。既而落職、自以爲負聖恩、違母訓、不敢使太恭人聞。閱歲復職檢討、旨下日、值太恭人七十生辰、吁、孝之感應信矣。君屢充纂修、審且敬、盛暑衣冠無怠容。其在黔督學、講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涖任僅數月、而士人歆思弗諼。君爲人端謹和粹、見之者親而敬之。與人交、善勸過規、忠誠見於辭色。尤樂獎掖後進、懃懃不倦。嘗曰、後進得一佳士、即朝廷異日得一好官也。其成己成物如此。當是時、道德賢能之士、奎聚璧合、皆得以平時所講求者布施於天下、而蓉臺獨未獲展其懷抱、遽齎志以沒、亦可傷矣。然以其德之純、孝之篤、學業之盛、言行之可師可法、得非所謂死而不朽者乎。道光九年十一月、遭母太恭人喪、哀號擗踊、無晝夜、溢米不下咽、弔者無親疏皆泣下。次年扶柩回籍、已更寒暑、而哀未稍殺。襄平節相嘗謂鑑曰、吾弔人多矣、未有如蓉臺之哀者。嗚呼、君竟以是年八月長逝耶、天耶、命耶。君甲子舉人、己巳進士、由檢討擢至侍講、黜後復檢討、擢司經局洗馬、山東、山西副考官、順天鄉試同考官、貴州學政。配金氏、同邑國學生廣聚女。子二、長恆、十九歲殤、次貞、邑庠生。女一、適同邑河南布政使費丙章子、候選通判茂林。君生於乾

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道光十年八月十二日，年四十七。貞，余壻也，十七歲而孤，讀書自立，有父風。將以十五年十二月初□日奉其祖母與其父並其幼殤伯父桂生及其兄恆之柩敘葬於錢塘門外小青山之原，謂余與其父交最深，請銘焉。余不獲辭，銘曰：

性篤而醇，德充以粹。有孝如斯，而志未遂。仁存義立，衷方外和。油油易與，棘棘不阿。人褻我藏，人趨我避。不繙其章，有道大備。生孰與全，歿孰與正。琢詞墓石，以鴻厥慶。

《續碑傳集》卷一八

淩君廷堪傳　阮元

淩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炤，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纔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慨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洽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授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益甚重之。既選甯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于禮釋，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舉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匕湆、肉湆、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覿，舉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楹閒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弟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



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丱也，非㮚氏之模范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范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則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側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掩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

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乘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閒，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爲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爲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爲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辨，近理而大亂眞。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眞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譯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七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之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1]也。琵琶之七調，卽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卽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亿、仕、伬、仕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歙，病卒，年五十有五。

《碑傳集》卷一三五



郝蘭皋先生墓表　胡培翬

昔人有云、搢紳道行、祿利然也。自漢迄今士之篤於學者多以譁衆取寵已耳。當其射策決科時、六藝且不能究厥旨、矧既入仕途、尚安有矻矻其中者乎。乃若顓意纂述、謝卻寵榮、終其身窮困老死而不悔、非至篤好曷爲若此。棲霞郝蘭皋先生以嘉慶己未成進士、官戶部主事。余初至都、聞先生名、謁焉。其後遂常往還。時方治爾雅疏、有所得必以相咨。先生爲人恂恂謙退、吶若不出口。然自守介、不輕與人晉接、遇非素知者、或相對竟日無一語。惟談論經義、則喋喋忘倦。所居四壁蕭然、庭院蓬蒿常滿、僮僕不備。先生處之晏如、浮沈郎署二十七年、視官之榮悴若無與於己者。而惟一肆其力於著述。所著書有爾雅義疏十九卷、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經箋疏十八卷、竹書紀年校正二卷、晉宋書故一卷、宋瑣語二十篇、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篇、荀子補注二卷、雜問一卷、記海錯一卷、燕子春秋一卷、蜂衙小記一卷、通俗文疏證若干卷、通姓錄若干卷、晉文鈔若干卷、曬書堂雜文雜記若干卷。先生嘗曰、爾雅邢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尚多壅閡、故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然。然言之既多、有所得必有所失矣。又曰、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經目驗、非憑胸肊。此余書所以別乎邵氏也。先生之於爾雅用力最久、稾凡數易、垂歿而後成。於故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斷、故所造較邵氏正義爲深。春秋說略敘例說春秋者不得妄生褒貶、春秋直書其事、褒貶自見。又謂春秋皆實錄、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非聖人意爲增減。蓋亦先生得意之作也。山海經、竹書紀年傳習者希、每爲後人羼亂。先生於山海經援引各籍、正名辨物、訂其譌謬。於紀年則据唐以前書所引比附校勘、使秩然就緒、殆昌黎韓氏所謂味於衆人之所不味者。乙亥之歲、先生以養痾輟爾雅業、瀏覽晉宋史書、撰晉書故、瑣語補志、又鈔晉文百數十首、謂王右軍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二語、切中當時之弊、所鈔屏黜虛浮、一以切實爲主。其自作雜文亦出入漢魏晉宋之閒。雜記數袠旁徵稗說、閒采時事、意主勸戒、似其鄉漁洋山人雜書。其參稽古訓、正荀子、楊注之誤、靜觀物態、作燕子春秋、蜂衙諸記、皆本說雅緒餘。而記海錯一冊、尤足補證禹貢疏。此先生著作之大凡也。先生淹抑戶曹、未遷一官、貧病相侵、尋以徂逝、而其同歲生用部屬起家持節鉞於外者比比、人或以是爲先生惜。又或咎先生不習吏事、仰屋著書、以故無表建於世。是殆不然。丈夫之仕也、固宜乘時樹績、俾朝廷收用人之效、然亦視位之得爲與其性情才力何如耳。若不自顧度、而冒進矯拂以爲之、必阤。先生勤勤斷飭中、整齊蠹剔明古義以詔來者、其益於世甚大。設令舍其所業、抱牘以馳、吾未知其建立何如。其官之升沈未可知、而其不能著作繁富以傳於後、則固有斷然者。由是觀之、先生未爲失已。先生諱懿行、字恂九、蘭皐其號也。道光乙酉卒於官。其孤雲鶴歸葬於金鈎山原、友人牟庭誌其墓。今其孤以華表之文來屬余。余交於先生久、頗悉其意趣。如先生者浸淫故訓、始之非以祿利勸懼之、不以仕宦紛其於書、眞性命依之。蓋當世篤學君子、所撰者何可勝紀。乃爲撮其大指、詮次如右、使歸而揭諸石。至其生平行事及世系、已見牟君誌者不具錄。先生繼配宜人王氏名圓照、字瑞玉、號婉佺、博涉經史、撰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正、詩經小記。先生卒後、樹其遺書、以求彰顯於世。是亦不可無傳者、爰附及焉。

《續碑傳集》卷七二

張鱸江墓志銘　姚文田

君諱士元、字翰宣、號鱸江、江蘇震澤人。先世自徽州來徙、初業農、至大父某始習儒、亦未能致通顯。君以乾隆戊申舉於鄉、凡七應禮部試、均不遇。君好爲古文、所與遊皆當世之專攻古文者。時天下方崇尚詭異、以雜引非聖之書爲博、以捃拾舛濫之語爲新、考義多乖、安章失次、文之矩矱蕩焉無存。而君獨好用我法、於舉世不好之時、則宜其久而不遇也。君客董文恭公第最久、予公門下士、因得交於君。君時爲公訓其幼子、日習皆童子業、故學問無由以見。公直樞禁、每日以寅入、以申歸、賓友罕希得見之、亦不能有所助益。當公之以軍興奪情也、君意竊不善之、然是時

高廟以軍務爲殷憂、思可計事無如公者、故日夜遲公至、左右大臣中有與公厚者、陰以告之、公受

恩深、義不可以不出、而君固未知也。又公兩典禮部試、不肯以私意羅致君、君亦未嘗干以私、雖終不獲售、言者謂於義兩得之。嘉慶己卯庚辰閒、予方視學江南、君來謁予於澄江、使廨見須髮皓皓白、已頹然成老翁、與之言、耳瞶不能省、必代以筆、然後諭。延之飯、固辭而去。君自言調取屆期、尚可得一令、或學校職。吾自循吾耳、不敢赴也。退而思授徒

於鄉里而又不能不用吾聽，則惟有謝絕人事，以終老於荒江寂寞之濱而已。予聞之，愀然以悲。嗚呼，世嘗言文人少達而多窮，如君者抑又阨窮之甚者矣。君以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卒，得年七十。生平著述有嘉樹山房集二十二卷，已刊行。乃君屬手以視予者，其未刊尚若干種，藏於家。娶顧氏，子四：瀾、漣、淳、涵。瀾縣學生，及淳皆前卒。孫二：東才、繩武。茲歲某月，漣、東才等將奉君柩葬於某山之原，介張生生洲來乞銘，予不敢辭。銘曰：

昔孟郊詩，好為艱苦。卒窮而死，亦固其所。覽君之文，和易優柔。乃亦困窮於文。何尤君之不遇世，責遺之世，胡能適天？實為之，天實為之，又何言哉。

鱸江張先生傳　錢儀吉

張先生士元，字翰宣，自號鱸江，所居澄源里，故吳江地，今屬震澤，為震澤人。乾隆五十三年舉鄉試，七試於禮部，無所遇。老而需次，當為教諭，耳聵不肯就。或勸之，謝曰：國家設學校，使師若弟子相從講學，豈漫以廩祿振貧士哉？吾自惟不能仕也，苟利焉而往，不可。先生家甚貧，行甚高，讀書爛溪之濱，行坐吟咀，以思以樂，不知爨火之不屬也。亦時時館於外，義不合即去。嘗與其友書曰：吾其壽與天與，終其天年與，抑餓而死與，吾妻孥得保聚與，終漂泊與，皆命也。命不可知，則聽之可也。蓋至死生不足變於己，而日前之得失固已輕矣。此吾之所自得者，雖頻得頻失，終愈於無所得也。來京師，董文恭公聞其賢而館之。董公丁母憂歸，仁宗命公舉葬即北上，而先生頗微諷止其行。方是時，政府竊弄威柄，大臣為所忌異，如董公者不二三數，而楚蜀又有軍事，久不定，為太上遺念憂勤，董公以是不忍不出，而愈心重先生，故主於董公家最久。其後秦侍郎瀛聘之修無錫金匱縣志，相厚也。其於侍郎亦多有規諍。又嘗應浙撫阮公之聘，主諸暨書院。一日飲縣廨，令謂客曰：張先生廉甚，饋者我饋之食物耳，猶不受。先生顧而言曰：此皆民膏民脂也。令起謝先生，出笑曰：吾不知斯言之何以出也。姚文僖公督江南學，先生與有舊，禁諸子勿應試。其耿介恬淡如此。好為古文辭，師震川歸氏，歲正陳其集於几，北面拜之，而曰：我始讀古人書，徒見其浩然無涯，自得是集，反覆熟讀之，得其義法。由是博觀史集，旁通交會，亦不復規規於一家矣。有以荊川評選史記為問者，先生曰：夫學文者當讀全書，且其本原皆在諸經中，不可舍本而言末。聞者以為篤論。道光四年卒，年七十。後八年，其同姓友積石履以先生所為嘉樹山房集贈予，乞為傳。予方病困，又有殤女之戚，讀其文而泊然以適，不覺沈憂之忽去，於以知先生之能養性，而其言始足以感人也。

《續碑傳集》卷七六

工部主事陳君鶴墓誌銘　秦瀛

余在京師，聞工部中向有三君子，曰樓霞牟松巖、昌裕陽山鄭貫亭士超及元和陳君稽亭。三君子者，余皆與往還，而於稽亭尤習。松巖、貫亭先後遷御史以歿，而稽亭為額外主事者十數年，不得志，浩然而歸，逾年，余亦自京師歸，而稽亭已前一月逝矣。其孤德勉等將葬君於硯山祖塋之次，而先期來無錫泣請余銘其墓。按狀，君諱鶴，字鶴齡，又字馥初，稽亭其號。明成化、宏治間有諱璚者，官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與吳文定、王文恪善，以直節著，是為君十一世祖。本生曾祖樹珏，諸生，積學勵行，鄉黨所稱獨行君子者也。祖燦，張增貢生，妣沈氏、張氏。本生祖燦業，妣胡氏。父廣勵，諸生，早世未娶，以序立君為後。本生父曾懋，亦諸生，妣郭氏、唐氏。自祖及本生祖而下，並遇覃恩贈奉直大夫，妣皆贈宜人。君，唐太宜人出也。生而穎悟，始能言，即能讀杜詩，稍長為文，輒工。既出後，家難遽作，貲產蕩然。尋丁本生父憂，哀毀骨立，雖降服，終三年要經不除。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有名。嘉定錢竹汀先生大昕雅重之。乾隆壬子舉於鄉，以第四名魁其儕。時年已三十六矣，將應南宮試，以大母春秋高，不欲行。大母強之，報罷歸，而大母隨歿，哭踊盡禮。丙辰成進士，以主事用，在工部虞衡司行走。告歸，居於家者一年。丁巳，自家入都。庚申坐告期滿，得旨留部，而君又歸。壬戌，再入都，而余以乙丑冬因禁御史維鉞以識君。君操行修潔，不屑奔走競進，出無車馬，入直則假之於人，其於人亦落落寡諧。交游自松巖、貫亭而外，不過數人，而余以居相近，越宿必過君。君亦樂就余，門巷蕭然，僅蔽風雨，居平不肯受一無名錢，惟以教授生徒自給。君於余過事偘偘直言，輒以古人相規切。余無媿君，君不余媿也。松巖、貫亭之歿，君臨其喪哭之慟，其歸也，余送之，猶以兩君表墓之文相屬。余未及為，而今乃先銘君之墓，悲已。君善為古文辭，熟悉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留意，嘗仿李燾長編體例，欲勒成一書，垂成而歿。歿以嘉慶十六年四月九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贈宜人；繼娶汪氏，封

宜人、俱先卒。子四，德勉，朱出；德範、汪出；德沅、德烝，側王出。女五，陶、璐、錢師、慎其壻也。朱出。餘未字。孫男二，克家、正，德勉出。銘曰：

烏虖。志足以立事，行足以勵俗，無所施於時，而天又奪之促。嗟人命之靡常，莫不有生，而卒歸於無何有之鄉。翳斯人之云亡，不獨爲斯人傷，而有感於世道之茫茫。

《碑傳集》卷六〇

校記

①木：當作「本」，見《鐘律通考》卷六。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八

朱篔　王國瑞　鄭兼才　徐養原　姚文田　王曇
夏鑾

朱處士墓表　江藩

處士名篔，字二亭，江都人。幼遭父喪，哭泣盡禮，雖不杖之年，而能病也。事母以孝聞，鄉人無閒言。處士生而穎悟，十三歲即能爲五七言詩。因家貧，棄舉子業，服賈以養母，自號市人。處士少習拳勇，市中人有犯之者，不與校，雖與屠沽雜處，然手一編弗徹，夜則閉戶讀，至雞鳴猶朗朗誦不已。市人恆笑之。中年博通史籍，肆力爲詩古文。桂林陳文恭公見先生所作前明郝公景春紀畧、經濟集要諸篇，稱爲奇才，謂門生姜忠基曰：「子爲我招之來京師。」忠基至江都，致文恭公命，處士以母老不敢遠離，辭。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思得如楊雄、劉向之徒校讐古籍。兩江總督高文端公耳處士名，札致金教授兆燕，將薦之於朝。處士曰：「吾深山之麋鹿也，豈可裹以章服哉？」力辭不就。是時其族叔隸旗籍名孝純者，官泰安知府，折柬招處士爲泰山之游，乃探仙闕神府之幽賾，訪五祠三廟之遺踪，得詩數十首而返。後孝純遷兩淮鹽運使，處士絶不與聞公事，唯與孝純飲酒賦詩而已。處士家無餘財，好周人之急。友人金某夫婦病卒，爲之殯殮，養其子女十有餘年。疏戚程某貧無所歸，寄食處士家，死後教養程某二子，皆得成立。金徵君農客江都，既老且病，處士延之於家，其殁也，杭太史大宗鳩金治喪事，以餘金畀處士，蓋欲愼處士供膳之資也。處士盡與徵君之嗣子。又有比鄰杜母，其子不肖，所蓄金珠藏於匣中，恐爲其子竊取，寄處士家，他人不知也。杜母死，處士置之柩前，封識宛然。其子感泣，遂改行爲善。邦人稱爲獨行君子，非虛語也。及其爲詩文，根柢經史，如有原之水，挹而不窮。韓子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於處士見之矣。嘉慶二年正月三日，召弟子張居壽、葉舟、薛本、李文英四人，謂之曰：「吾於七日與諸君別矣。讀書惟正心誠意爲第一義，富貴如浮雲耳。」復命其子曰：「傳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可乞貸於親友。吾平生無絲粟累人，勿使吾身後蒙不潔名也。」至初七日，端坐而逝，卒年八十。以嘉慶某年某月葬於某鄉。子一，愼履，歲貢生。乾隆四十三年，處士見藩歌詩，屬張居壽爲介紹，引爲忘年之交。處士之韜耀絶機，含和隱璞，藩知之最深，乃作石表之文，以著清風於來葉焉。

（碑傳集補卷四五）



王先生國瑞墓表　馬名駒

世之享豐亨豫大之樂者比比也，而窮約困苦之境，惟則古昔稱先王者多當之。是故人有恆言，稱士者曰寒，不曰富。士固不免於寒賤，抑非寒不足爲士歟。吾謂天下之至富者，莫士若也。天下惟士能安貧，能安貧則無所慕於外，自無所歉於中，而學益充，德益飽，嘉言懿行，供士林取資而不禁，其饜飫人心，贍灸八口者，雖沒世不竭也。若麟徵先生，殆其人歟。先生資穎異，早年遊膠庠，食廩餼，好讀書，不事家計，疏食敝袍，安之若素。性孝友，家庭之間，藹如也。坐必端，步必矩，所言無虛妄，惡惡甚嚴，然亦未嘗露圭角。其設帳授徒也，苟可造者，曲成之，修脯有無不計也。故遊其門者，所成就甚眾。後以歲薦出秉濟源鐸，待士一體，重義輕財，諸生貧乏者，每捐俸周之，一如從前設帳時。去之日，垂橐而歸，家圜蕭條，較未仕之先貧益甚。然先生口不言貧，惟此線裝物弗須臾離也。暇則杖履優游，與鄉黨談孝弟忠信事。凡親故門生就見者，必諄諄以古處相敦勉。其養生也，甚闢導引服食之謬，惟慎起居、節飲食，以全其天年。壽幾耄期，乃悠悠辭人間世。遠近聞之，莫不咨嗟欷歔，嘆老成之云亡也。先生門下諸君子爲勒珉之計，徵文於余。余幸近先生之居，嘗於晉接瞻仰之餘，熟悉其梗概，竊體先生去浮存實之意，不敢鋪張縟詞，謹據實而敘其略。夫先生之貧也甚矣。世之惜先生之貧者多矣。然先生讀孔孟書，私淑其爲人。孔孟當日何嘗一日不貧也，亦何嘗一日不富也。先生即不能如孔孟之飽乎仁義，富乎百官，而道德飫於時，教澤渥於後，較之美衣冠、豐飲食、遂狗馬之樂、恣聲色之娛，而胸懷悾悾，名聲寂寂，孰貧孰富，必有能辨之者。夫貧者先生所安也，富者先生所羞言也。如余所謂富者，以之富先生，先生有知，得不爲之頤解乎哉。

先生王姓，國瑞名，字麟徵，一字輯五。

臺灣縣學教諭推陞泉州府學教授鄭君兼才墓誌銘　陳壽祺

君鄭氏，諱兼才，字文化，一字六亭，永春德化縣南鄉人也。年十五，補縣學諸生。踰壯，師事閩縣考功孟先生於鼇峯書院，學使陸耳山副拔君貢太學。今山陽汪琴菴尚書爲國子祭酒，器之，考充正藍旗官學教習。游京師九載，嘉慶三年，銓授閩清教諭。歸，舉鄉試第一，主司則今會稽莫寶齋、萬載辛筠谷兩侍郎也。輦下聞之，嘖嘖誦得人。君學有本原，敦厚而廉直，自以職在教學，毅然以潔修庠序、闡揚幽隱、扶植人倫、整齊風俗爲己任。歷安溪、建甯，再至臺灣，凡文廟殿閣、明倫堂、東西齋廨及名宦、鄉賢、忠義、孝悌、節孝祠，莫不勸施興作，雖勞勦不憚。請獎其好義尤力者，或專銜詳報祀典所不備，則耆稽先烈潛德請補之。其勇於爲義，若飢渴之於飲食。然臺灣自逆賊朱一貴叛後，不軌相繼，跳梁死事文武弁兵無慮千人有奇，久而案牘淆且漏。君請於巡道，遵前詔建昭忠祠，謹據議卹案冊及東瀛紀事，一一區而釐之，神牌名氏，皆君手書。以爲義在捐軀而罵賊者，雖臧獲可旌；情由召釁而偷生者，雖衣冠必絀。其激揚清濁，凜然於名義之不可假、公論之不可追，至明以厲也。君雖爲師儒官，常急鄉國利病，有可言於當事，則大聲疾呼，捄之如恐不及，蹶然忘其位之卑而身之爲眾忌也。其上巡道慶公書，力陳臺城浚濠不可；上總督汪公論吏治、民風、械鬥、辨誣三書，琴菴尚書許其志在天下，非徒護桑梓而已，可謂深知君矣。君之始至臺灣，海盜犯鹿耳門，鎮將以下備禦要隘，檄君守郡大西門，晝夜巡稽，出入奸無所容。賊平，以軍功擢除江西長甯令，辭不就，當事重之。在安溪，與侯官謝退谷同寮，交最篤。謝退谷者，宿學重氣節，窮經濟，余嘗與君目爲兩賢校官者也。既君舉退谷修臺灣縣志，而君左右之，志成，稱善本。後臺郡紳士議修郡志，請太守必得謝退谷、鄭六亭二人而後可。太守爲請於方伯，調君來，而謝君已風疾告歸。君赴公車，踰二年，乃復至，事遂不果。然君卒刊補謝公之書，而海外文獻始備。君之去安溪、建甯，士皆奉君祠位。初去臺灣，眾爭送之北郊，香案旗鼓，填塞街市數里不絕。君口不言貧，居官刻苦，歲不能致數金以遺其子。其子憚父嚴，不敢一郵一紙告乏。然族親有急，當賙卹，未嘗不人人給所欲也。善制藝，嘗十一赴會試，屢顚無慍色。嘉慶末舉卓異。道光元年，方伯今巡撫金匱孫公聞君名，檄州縣舉君孝廉方正，薦之大府。方伯遷撫安徽，大府不果行，而君以二年秋逝矣。嗚呼惜哉。余少與君受業孟考功之門，及在京師，與里閈顧不常聚，然心折其賢蓋久，聞其卒，豈勝悲耶。嗚呼，師儒之官，至今日而敝矣。父師少師之教既不行於左右塾，而弧蓬兔首饗食之禮又無以風示州邑。儽然廁令長之末，旅進退，與丞掾佐史伍，罷癃者供殿最而已。強者或昧雉其弟子員，或終其身不敢奉謁，則悍然以違抗爲諸生罪。噫，是可傷已。如君與謝，教諭咸學校之干城、儒林之圭臬，其所爲皆他人所不能爲，安得復起九原，使斯道猶得以一髮而挽千鈞哉。雖然，君之言與行事彰彰在人耳目，誦君之文，論君之世者，毋亦有激厲而奮興者乎。余日望之矣。君所著有宜居集、愈瘖錄若干卷。宜居者、

謂校官居卑居貧職易稱也。愈痟者謂時以言事自效冀求愈。夫生而不痟者之不幸淪於痟也。春秋六十有五，配李孺人。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其孤自其邑來先期請銘。銘曰：

膠庠道敝，津梁嗐遵。鼓篋何賴，章縫曷親。兟兟鄭君，克盡厥職。慈惠之師，好是正直。明扶紀綱，幽釐禮式。樂公社祀，乃在儒林。謂非遺愛，悅澤青衿。海水羣飛，赤嵌徼外。金湯一心，扞城功最。抱奇濟物，俊才桀桀。柰何高節，卒辭長官。新詔徵賢，網羅鷗鷺。柰何阨命，竟凋飛翰。風花升沈，豈君憂喜。見蔑之心，用道作砥。君身雖歸，君志不死。吁嗟九泉，誰爲知己。

（碑傳集）卷一二二

徐新田墓志銘

錢儀吉

德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尚書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尚書公之長子曰志莘，父任入官。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即君考也。比三世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篤內行。予舅氏餘齋戚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鑒，曰：「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飴庵。妣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官，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遭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鄭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著其大者爲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表、攷工雜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臨，計侯道失之遠，又直謂其失。爲尚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爲隨舉決其是非。爲黑水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不爲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者，字字別出之，爲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爲檀圓字說，著李斯作篆之跡，爲僮篇還史游字體之正，爲急就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得聲之原，爲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爲毛詩類韻、周易楚詞經傳諸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爲說，皆能列其異同而爲之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圜表、長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圜對數比例對數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眞，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樂曲攷、管色攷、笛勘、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之言，證後儒之違闕。蠶篇信好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嘗外無嗜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矻矻然，循循然，五六十年以爲常。安粗糲，遠聲譽，偶爲邑人評論。所著實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歎，時始知之。儀徵阮公徵高材生數十人詁經於杭州，君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衆中，多稽而寡言，阮公甚重之。其後校勘諸經注疏，以尚書、儀禮二者屬君。儀禮錯簡脫文尤衆，君所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氏上。阮公進之於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著及雜文詩歌，潔本若草槀累數千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君十三年卒。君爲著行略。今仁本等將葬君某原，乞予爲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嘗曰：「不意爾與新田同舉也。」嗚呼！今三十年矣，又不意銘君之幽宮。銘曰：

世言心性，末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徇見聞。曰非躬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慎靜尚寬。修禮播樂，知服博文。邑式黃髮，家蹤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隕。湖山樅栝，其延其芬。千秋閟臧，噫乎徐君。

徐飴庵先生傳

張鑑

飴庵徐先生，諱養原，字新田。先世自餘姚遷德清，累傳至禮部侍郎倬、工部尚書元正，著籍康熙閒。又再傳至以升，於先生爲曾大父。以升生開厚，開厚生天柱，先生考也。仍三世爲史臣。先生幼承家學，詁訓有深識，每建一義，援据精覈，人不能難。年十三，隨父官入京師，從一時名宿峯手問業，於學術之源流派別靡不曉貫。既歸，益覃思經訓。時嘉定錢少詹事大昕見其所論說，大稱異。儀徵阮公元撫浙，築舍西湖上，選高才生數十人詁經其中，先生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後官御史，亦績學士也。又集儒書校勘諸經注疏，先生任尚書、儀禮。儀禮脫文錯簡視它經爲多，先生所校獨精，爲諸士所不及。先生於三禮墨守鄭氏，義有未順，必爲之反覆推闡。至其論明堂失之臨，計侯道失之遠，若斯類比，乃參正以它說。旁及餘經，亦多所發明。兼通六書、古音、麻算、輿地及氏族之學。嘗謂講性命之理易墮空虛，經濟非坐譚可了，惟有取於昔賢實事求是之意，而獨致力於攷證。顧志在爲己，所得淺深不以語人。於近



人爭門戶、逐聲利之習、視之蔑如也。自其父乞假歸里、雍容承歡不去左右。母程太宜人雅善鼓琴、每夏宵霽月、撫弦動操、長幼環聽、笑言愉愉。先生因是研究音律、据左氏、管子、淮南子、蔡邕諸說、謂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本不相準。旋宮之法、旋聲不旋律、徵羽主濁倍聲、琴弦次第定以一弦爲徵、又依琴弦辨正管色、糾宋人之謬、識者韙之。曾充嘉慶六年浙江副貢、親既歿、遂絕意仕進。晚年屏居一室、時讀老子書、四方朋舊扁舟過訪、則相與討論古昔、或投壺觴弈爲樂。春秋佳日、從一童、縱步郊外、觀省野物、閒作詩寄興、超曠絕俗、有陶謝之致。道光五年夏、先生年六十八矣、以感暑致疾、正困劇枕上、聞蟬聲、忻然顧其子曰、此聲最清。蓋先生性真澹、定平時不爲外物所役、宜其將還太虛、而聲息之相感尚如此也。無何遂卒、時五月二十七日。所著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攷、工雜記、尚書攷、黑水攷、及諸經文字異同凡若干卷。其餘若字說、僮齋說文聲類、經傳音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朝鮮疆域攷、氏族譜之類、又若干卷、總數十萬言。子二、仁本、登嘉慶九年鄉薦、琳、優貢生、能世其業。

震澤張履曰、子思有言、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禮樂固儒者之大業哉。然古之爲禮樂者、本諸性情、著諸日用、斯須弗去、不徒如漢徐生之善爲頌、制氏之習其節而已。國家百數十年來、攷据之學盛行於世、其於名物度數詳矣。若乃躬行心得之士、何其寥乎罕覯也。徐先生勤於稽古、生平議論必以禮樂爲歸、觀其於家庭之閒、蓋得其本矣。

《續碑傳集》卷七二

禮部尚書姚文僖公墓志銘　劉鴻翱

道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酉時、
誥授光祿大夫秋農姚公卒於京寓、距生於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寅時、壽享七十歲。遺摺入、
天子震悼、諭內閣、禮部尚書姚文田、嘉慶閒由修撰洊陟卿班、入直南書房、晉階卿貳、朕御極後、擢任左都御史、本年復授禮部尚書、久直內廷、歷司部務、清勤敬慎、克盡職守。方期益資委任、乃遘疾數日、即爾奄逝、聞之殊堪軫惜。著照尚書例賜卹、任內所有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欽此。越五日、禮部請諭、奉
旨予諡。二十七日、內閣上諡勤學好問曰文、恭慎無過曰僖、
賜諡文僖。
諭祭葬。八年春、公子晏等扶公柩歸里、卜於某月某日葬公於鳳泉圩。以翱列公門牆二十餘年、知公最深、以狀乞銘。於是翱泣而言曰、
天子之惜公、可謂至矣。按狀、姚氏系出吳興、自元以後爲湖州府歸安縣人、隸浙江、世居府東北鄉姚家埭。明萬曆中、徙居府城東、後徙居月河。是謂月河姚氏。公少居貧、父贈光祿公客游四方、母沈太夫人口授經、日或不再舉火。對居有書房廢地、親戚勸鬻以餬口、太夫人曰、吾子會有宦達時、留此地建一品坊耳。乾隆己酉、公以拔貢生領鄉薦、甲寅
高宗幸淀津、
召試、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己未成進士、
殿試一甲一名及第、授修撰、官階右春坊、庶子、國子監祭酒、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署吏部、工部侍郎、任戶部、禮部、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禮部、工部尚書、終禮部尚書。內差
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總纂、
實錄館纂修、
日講起居注、
文淵閣直閣事、稽查中書科、教習庶吉士、管理工部戶部錢法堂事務、
南書房行走、
經筵講官、總裁丁丑會試、正副考官庚申廣東、辛酉福建、丁卯山東、乙酉順天鄉試、學政廣東、河南、江蘇、文武
殿試讀卷者三、
朝考讀卷者一、學正、學錄、教習、拔貢閱卷者各一。由通籍至正卿、多
賞賚尚方珍物。
仁宗時、伊犁進馬、
恩賚凡二年、在江南、
頒福至官廨、嘉慶閒惟公一人、爲異數。
今上四年、
賞紫禁城騎馬。公生平以文章經術結
主知、嘗謂士或泥於古而戾於今、是迂儒之爲也。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公使粵時、奉
旨密查地方事。公奏廣東遏糴、人犯審解、重費宜由巡道勘定。又奏大

吏因沽民譽、汰舊規、致官吏掣肘。又奏大吏輕受下控、致民不畏上。又奏提督玩視洋寇、致海氛不靖、皆報

可。嘉慶十八年、林逆不靖、擾及

宮庭。是時

仁廟引咎責躬、詔求直言。公上疏、謂唐虞三代無過教養、南方之民患在賦重、北方之民患在徭多、久督撫之任、則州縣之供費省、寬州縣之考、則人材之顧忌寡。

仁廟用公言、諭吏兵二部刪減則例。復陳急農桑、緩刑獄疏、曰、下之於上不患其不畏、而患其不愛。任刑之世、無過使民畏。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漢文帝時、法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者、民愛故也。秦人專尚法律、其勤至於衡石程書、而一夫夜呼、亂者四起、由於但使民畏故也。衣食者百姓養命之原、飢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而君安得有其民。故孟子言、民事不可緩也。

仁廟用公言、諭天下貴農重粟、尚德緩刑。公使江南時、復進崇正論一篇、

仁廟獎。

今上繼理、大臣有陳漕務、欲禁浮收、不如明與八折、與民便者。公復論東南之大勢、小民、州縣、旗丁各有不能上達之情。奏入、折收之議遂寢。湖南耦庚賀方伯擇入

皇朝經世文編、讀之者以爲如良醫之診脈癥結畢見、雖久任封疆、未有能如此之詳且盡者。制義之興七百年、莫盛於明之正、嘉、

國朝熊、劉諸家各自開生面、惟安溪李公、東皋竇公及公力追取正、始公學問無所不貫、不僅制義爲學者宗、而天下稱公之制義、知與不知、曰此今之安溪、東皋也。安溪李公在

聖祖時、東皋竇公在

高宗時、皆以釐正天下文風爲己任。公當嘉慶丁卯官起居注、禮部先一日題請山東鄉試正副考官。山東爲附畿大省、向用大儒典正。

仁宗已備用公、因

召見、語軍機大臣、朕明日用一極有名人爲山東考官、汝等當非意度。次日宣

旨、公名下、衆咸服。

仁宗重公制義、故雖經術如公、條奏地方利弊如公、籌畫國計民生如公、終不用公作督撫、以公司天下文衡幾三十年。益以李安溪、竇東皋待公。然東皋賢公中間不無蹉跌、

恩遇不如公、安溪李公進位大學士、過於公。使天再假公數年、亦必陟綸扉、參贊密勿、方期益資委任、遽爾奄逝、誠如

今天子明詔之所惜。公既貴、曾祖諱德升

誥贈光祿大夫、妣沈氏

誥贈一品夫人。本生曾祖諱德謙

誥贈光祿大夫、妣沈氏、生妣許氏、皆

誥贈一品夫人。祖諱世孝、

敕贈承德郎、晉光祿大夫、妣沈氏

敕贈安人、晉一品夫人。配周氏、

封一品夫人。先公七年卒。子三人、長炅、二品廕生、刑部候補主事。次衡、國學生、候補布政司大使、出嗣、皆周夫人出。次倍勤、側室王出。孫男四、經輔、生員。經炳、經甸、經第。公初字經田、後欲易名、夢神以今名示、疑所出、神言不記見龍在田、天下文名乎。號秋農、及營墓田、號梅漪莊、因稱梅漪老人。性恭儉、平生行必踐言、衣服未嘗鮮好、待人常無所忤、人亦不敢干以非義。於書無所不讀、學宗程朱、嘗言五代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儒之力。著易原一卷、春秋日月表五卷、說文聲系三十卷、說文考異三十卷、古音諧八卷、四聲易知錄四卷、後漢郡國志校補一卷、廣陵事略七卷、邃雅堂集四卷、詩二卷、賦一卷、進

御集二卷、四子義一卷。旁及天文、五行、雜占、醫經、著內經脈法一卷、疑龍撼龍經注二卷、相宅一卷、皆藏於家。夫文章之遇合難矣、遇而得供奉

內廷、從容侍

天子翰墨之娛、外而育秀掄才、舉一世之文復之於古、可謂儒者不世之遭與。公少困蹭場屋多年、卒以天下第一人受

三朝厚恩、上封祖父、下廕子孫、蓋太夫人所謂留地建一品坊者以公卜也。公於斯文可以無憾、銘曰、

會稽之嵯峨兮、錢塘之澎湃兮、實生公兮。公之著作、與江山以俱永兮。

《續碑傳集》卷八

王仲瞿墓誌　陳文述

君諱曇、字仲瞿、浙江秀水人。邑有瓶山、因以瓶山自號。乾隆甲寅舉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家素封、以購書耗其貲。讀一過卽隨手散棄。性慷慨、好奇計、每發一論、出人意表、卽嘗一器、製一衣、必別出新意。所爲詩文不循恆蹊、海內識與不識、皆曰奇才。好談經濟、尤喜論兵。嘉慶初、川楚不靖、總憲雲閒吳公、君座主也、倚某相國。相國怙勢敗、懼罪及、因薦君知兵、以不經語入奏、冀以微罪避位、非愛君也。睿皇帝燭其情、罷吳公官、而君不問。然自是場屋中相戒不錄君文、君文奇麗易識別、君亦自悔、改名於禮部曰良士、不錄如故。九上春官、不得志、則好奇之累也、則有才而不自晦其才之累也。以嘉慶丙子秋卒於錢塘西馬塍之紅柏山莊。君性豪逸、嘗於除夕、攜眷屬泛舟臯亭梅花下度歲。又嘗建琵琶館於吳門、延海內善彈者品其高下。其逸事大率類此。道光乙酉、子人樹爲卜葬嘉興祖塋之次、以原配朱繼配金、人樹生母錢祔。朱名櫸香、嘉興人。金名禮嬴、字雲門、山陰人、工繪事。朱之繡佛樓圖、金所繪也。錢名婉、常熟人。君所著煙霞萬古樓詩文集、蒙古法式善與舒位孫原湘稱曰三君。

銘曰、生才不恆、尤難者奇。奇才至君、而塞如斯。天限之耶、人爲之耶。不善用之、以至斯耶。聖賢中庸、豪傑韜晦、千古才士、若君幾輩。葬君先冢、鴛湖之濆。後有作者、視此刻文。

☒王仲瞿墓表銘　龔自珍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駁愼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黜、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剌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跽。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眞、笑曰、如師言哉。已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閒、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憀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

心口閉。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邇之狀、皆貧病愁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書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生曇者天也、宥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内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黄、瘞汝於是。噫。

（《碑傳集補》卷四七）

徽州府訓導夏先生墓志銘　胡培翬

道光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夏朗齋先生卒於家。其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余爲文哭之。既而其嗣以書來、謂余與先生交垂三十餘年、相知最深、相契最篤、志墓之文舍余莫屬。嗚呼、培翬之於先生、固以師事者也、豈敢言知交哉。然先生初司鐸吾郡時、培翬爲博士弟子、而先生略分忘年、引與講論。自周秦而下、逮國初諸儒學術源流、人品邪正、與夫立身治家之要、居官涉世之宜、縱言無不至。厥後雖進講席、郵函來往、歲無虛月。培翬於先生之學行、飫聞心折久矣。其又安辭。先生姓夏氏、諱鑾、字德音、朗齋其號也。先世祖宗文、當宋時爲太平州守、遂家焉。十七傳至政、始居當塗縣青山之隴上村。曾祖偶芳、祖璧儒、父沛霖、郡學生。母李氏。先生生十月而孤、太孺人守節撫育。六歲入家塾、穎悟過人。年二十三、補縣學附生、旋補廩生、試輒高等、爲歷任學使所器重。嘉慶丙辰、詔舉孝廉方正、大興朱文正公巡撫安徽、與督學大庚戴公舉以應、授六品服。戊午、以優行貢成均。己未入都、考取八旗官學教習。辛酉、補正藍旗教習。期滿、用知縣。以太孺人春秋高、恐不獲遠道、就養、呈改教職、選徽州府訓導。先生自少至壯、未嘗離侍、至是在都數年、無日不懸念高堂。嘗言其充教習時、例限三年報滿、每念太孺人、竊恨其日之長。閲月不得家書、則心神皇皇失措、迨家書至、發函伸紙、如有不及見書中言、太孺人安、乃稍定。嗚呼、先生孺慕之誠、此可見矣。乙丑、奉母之官、凡五載、而太孺人思鄉、遂乞養歸。庚午、丁母憂。服除、例應補原缺、曾署貴池縣教諭。道光辛巳、補原官、再涖徽州、九載告休、旋里。先生之學、於詩古文辭、訓詁名物、無不研究、而尤以切於身、有益於世爲急務。初習漢注、唐疏。中年以後、服膺程朱、身體力行、教子弟必以小學爲宗。性通達、[illegible]增、愛才好客、竟日懽呼談論、絕少倦容。見人有一節之長、稱譽不置、其所不及、推誠譎導、不憚再三。人有急就之謀、必爲籌畫盡善。遇事有不可義、形於色。然忠告善道、於人無忤。平居自奉極儉、曰物力當惜也。至於周人困乏、則一無吝嗇、意雅不欲與人競長短、謂讓之一字、終身受用無盡。嘗與培翬論近儒學術、謂兼考據、詞章者、惟朱竹垞、兼漢學、宋學者、惟江慎修。江氏書無不讀、人知其邃於三禮、而不知其近思録集注實擷宋學之精。又謂戴東原學出江氏、其著書文詞古質、可爲青勝於藍、然不如江氏書平易切實、人人可曉、足裨後學。是以涖任之初、



卽譔次江氏著述行事，詳之上官，請祀鄉賢祠。徽之通儒如程教諭瑤田、汪孝廉龍、淩先生廷堪皆樂與先生交，常相過從。淩先生之沒，無子，先生爲紀其喪事，且哭之哀。汪先生萊貧，而績學勵品，困庠序者二十餘年，先生亟舉優行，爲學使所賞，膺首選。後汪先生沒，遺孤貧甚，先生以時佽給，並招入署齋教之。其他季考所舉優行，亦多名宿。先生之在徽也，於士之有學行者，則敬禮之，薦揚之，唯恐其不達；其有負美質而學未至者，必爲策勵之，教益之，使底於成。至或其人偶有過失，或困於貧窮，亦必曲加矜恤，不惜解橐以助。以故在郡前後十數年，士無賢否，皆愛重先生。嘗値修徽郡志，董事程封翁退齋請先生總其成。先生手定條例，采訪纂輯，勞心力於是書者數年。又嘗以故大學士陳文恭四種遺規有益士習世教，重加刪補，栞諸學以貽多士。其居官盡職如此。乾隆乙巳，當塗大旱，先生倡捐平糶，鄉人賴以全活者甚衆。道光癸未，當塗邑大水，先生在徽聞之，寢食不安，急變貸白金千金，命其冢嗣炘持至家，分散親族。署中惟朝一粥，暮一飯，曰：「當此荒歲，省得米石餘，卽可活一二窮人命矣。」當塗俗多溺女，先生與族中富者共捐置育嬰堂養之，而郡鄉溺女之風以息。又嘗捓義倉以利族人，捐義田以贍族姓孤世，請以聯族屬。嘉慶丁丑、戊寅間，太平郡學圮，郡守敦請先生經營修葺。先生悉心經畫，財歸實用，既成而有餘貲，則以捓立考棚，修理忠孝諸祠，規制煥然。嗚呼！先生學正而識不迂，德優而才足用，故居鄉則覩其力之所能爲而善舉畢興，在官則勤於風勵而栽成者衆，使膺民社得事權，設施當更何如，而惜乎以教職終也。然而聞先生之風者，亦宗仰於無窮矣。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二月初七日，至道光九年己丑，年七十，將解官歸，諸生涕泗攀留。先生曰：「吾之來時，已與族人約以七十歸，且七十懸車，古之制也，不可違。」遂歸，歸四十餘日而卒。初娶楊孺人，早卒，生一女，適同邑國子監生汪辛榮。繼娶吳孺人，先七年卒。生四子：炘、炯、煐、燮，皆能傳父業，治經有家法。炘，嘉慶戊寅副榜，道光乙酉舉人，任吳江縣教諭，出爲先生從兄起元後；炯，廩監生，道光壬午考職，授州吏目；煐，增貢生；燮，道光辛巳舉人，揀選知縣。炘等將以道光十一年二月葬先生於先人墓次，來速銘。銘曰：

青山峩峩，篤生君子。好學不倦，樂善不已。睦婣任恤，著於鄉里。芳問旣彰，徽碑斯起。謝彼浮榮，冷官獨惠。練江之濆，教從澤被。神臯不復，坊堂掩矣。敬鐫崇封，爲儒林軌。

《續碑傳集》卷七一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

張惠言　江藩　孫原湘　鈕樹玉　寶玉璠　李賡芸
迮朗　陳鱣　王家相　吳士模　王甗　江有誥　錢林

張編修惠言墓誌銘 惲敬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尚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四十二。皋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評，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孳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皋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埸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皋文則竟死矣。方皋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皋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舁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籀書篆勢，是吾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悔生灼、陳子穆石麟及余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皋文娶於吳氏，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東望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於陁。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張惠言傳 阮元 互見翰儒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大雲山房文集 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昔惠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虞氏易序 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易，卽傳漢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定香亭筆談 惠言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其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

義益蝕矣。

大清有天下，元和微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易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宿，俟有道正焉耳。（見本序）惠言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之。（見儀禮圖序）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珪潛察得之，則大嘉，故屢進達之。而惠言亦斷斷相諍，不敢隱。惠言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楊雄之文。及壯，爲文，又效韓愈、歐陽修。善篆書，嘗奉

命詣盛京，篆

列聖加尊號玉寶。（大雲山房集）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儀禮圖序）

《碑傳集》卷一三五

江藩傳　儒林傳稿

江藩字子屏，江蘇甘泉人，監生。少受業元和惠棟、吳縣余蕭客、江聲，博綜羣經，尤熟於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輒自言文無八家氣，人目爲狂，不屑也。幼蓄書萬餘卷，歲饑，盡以易米，作書窠圖志感，一時耆宿題詠殆徧。曾恭撰

純廟詩集注，由大學士王杰進呈，

恩賞。

御製詩五集。後

諭召對圓明園，値林爽文陷臺灣，報至，遂輟。人惜其遇。（廣陵思古編）集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

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尙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尙書考、宋氏鑒之尙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尙書後案、江氏聲之尙書集注音疏、尙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惕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攷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攷、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攷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坫之車制攷、張氏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日追之儀禮正譌、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羲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攷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驌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之春秋長歷、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攷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攷、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坫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鉤沈、武氏億之經讀攷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鉤沈、字林攷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搢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攷、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攷文、凌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先正事略）他著有周易述補一卷、隸經文四卷、炳燭室雜文一卷。（思古編）

《續碑傳集》卷七四

翰林院庶吉士兼武英殿協修孫先生行狀　趙允懷

曾祖岐福，

祖丕挺、

考錦、敕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孺人陳氏。

本生考鎬、誥授朝議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本生妣恭人陸氏。

本貫江南蘇州府昭文縣，年七十歲。狀

先生姓孫氏，諱原湘，字子瀟，晚號心青。先世自歙遷常熟，常熟析爲昭文，而先生科第隸昭文。以太學諸生中乾隆乙卯恩科本省鄉試第二名，又中嘉慶乙丑科會試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充武英殿協修官。請假旋里。戊辰二月還朝，適病歸，遂不復出。先生生而穎異，初解四聲，即能詩，蓋天授也。本生考太守公官奉天治中，擢守潞安，先生恒侍左右，山川名勝，悉見題詠，其得江山之助，自少已然。時吳竹橋禮部蔚光爲邑中老學，先生自潞安歸，投以所爲，禮部歎賞，作書抵袁簡齋大史枚，盛相推挹。因日與禮部及諸名士留連觴詠，文采風流，輝映一邑。既遊歷南北，益有名。而是時國家承百餘年太平之業，海內士大夫優遊暇豫，以文章著述爲事。南有太史，北有法梧門祭酒式善，又趙甌北觀察翼、吳穀人祭酒錫麒，皆一時壇坫。而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張編修問陶，以至汪中、陸繼輅、王曇、舒位輩數十人，綜鞶帨、扇蘭芬，姓名在藝苑赫赫然。先生悉與掎裳聯襼，投分締交。試白下時、袁太史招至隨園，集兩江名流，張錄設讌，先生即席賦詩，太史歎爲天才。在都下時，集法祭酒詩龕，祭酒作三君詠，謂先生及王曇、舒位也。先生會試出大傅朱文正公門，公以鼎元相期，而殿試顧在二甲。先生往謁，公迎謂曰：吾意子必魁多士，乃不然。深爲歎詫，以故先生注籍京朝，不滿一年。當世名公卿無不知有先生者。先生既以病家居，時得少閒，四方譚藝之士至吳門者，因過虞山，先生與之上下古今，議論累日夕不倦。惟不喜數數見官府，見則以閭閻疾苦相告。政令或有未便，多爲詩歌以託諷，冀其感動而有所遷改。集中如擬侖青太守來問倉諸之類，無慮數十章，可與白傅秦中吟、少陵石壕吏諸篇並傳。或爲近遊武陵、西子湖、陽羨、張公洞及天平、靈巖諸山，尤愛銅坑梅花，凡數至焉。吾邑故山水縣，風景清淑，多可遊處，而先生所居在城東辛峰，秀色直落巷中。門弟子載酒問字無虛日，先生輒彩便服時與出遊，或泛小艇湖橋、向湖間，襟韻蕭遠，見者不知其爲翰林先達也。其爲詩於古人所長皆有之，而於太白爲近。古文泛濫唐宋諸家，而返其約於震川，駢體雋潔古秀，神似六朝。塡詞雅好姜堯章。作字始學米南宮，後仿劉文清公。畫梅法王元章。綜先生所詣，靡不過人，而所深造莫如詩。嘗述陳公甫之言曰：詩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謂爲詩家未發之祕。又謂規規於唐宋者，類皆剽竊摹擬，失己之本來面目，而性情亡矣。有眞情性，然後涵泳於經史百家，以爲立言根柢。古來大家名家，何嘗不以學力勝，要必從性情中來。此殆先生自言所得力，而先生實亦能副此言也。歷主崑山之玉峰、旌德之毓文、通州之紫琅、本邑之游文各書院，諸生競習，得名師邑中執贄從學又數十百人，多以科名自見。通家子趙允懷年甫冠，獻所作詩文，先生以爲才。作書抵蔣大令因培於山左，比之玉筍生，其推挹略同吳禮部之於先生。先生未嘗言，允懷不及知也。洎大令歸示其書於允懷，時先生已沒，乃感歎涕泣。其獎拔後進，虛懷樂育如此。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卒於道光九年二月。子姓婚嫁，具詳家傳。著天眞閣集四十卷行世。先生之卒，武進李太史兆洛誌其墓，而先生文行宜有狀上諸史館，因詮次如右。

鈕山人墓誌銘 互見上卷卅 梁章鉅

訓詁之學、至本朝爲極盛。乾隆中、嘉定錢竹汀宮詹主講蘇州紫陽書院、以漢學倡後進、而鈕山人以說文學稱於時。山人家吳縣之洞庭山、素饒於貲、至山人而貧。方爲童子時、稍稍從鄉塾師讀、所稟異常兒。既以生計迫賈齊魯閒、則日以贏錢聚書、恆夜篝燈從帳中讀、久之帳盡黑、而山人通六書矣。歸遊宮詹門、學益進、商榷古今、及辯論金石文字、各有撝獲、宮詹器之、不以弟子禮相待。著說文新附考及說文考異。是時爲說文學者天下推金壇段氏、山人亦重段氏學、而不欲張爲己說以傅合古義、乃別著段氏說文註訂六卷、有匡正而無掊擊、識者韙之。山人力爲學、家益貧、出遊於世、落落寡所合、惟錢塘陳曼生官溧陽時居最久、外此則陽湖孫淵如觀察、桐城張古腴太守、尤有周旋之雅者也。余初讀山人書、疑爲古人。比官江蘇、知尚健在、亟訪之、蒼顏白髮、有古儒者氣象、接其言論、退然如不能出諸口。及考辨經史、侃侃獄獄、又能不苟爲同異。方延之賓館、將以舊學相質、乃不數日、山人遽以病歸、歸又數日、而山人卒矣。山人之學、精於說文、因及金石文字、於音律獨有微詣、老伶工牛字之差、亦能正之。嘗與青浦王蘭泉侍郎欲以八音樂器調合宮商、俾復古樂、善篆隸書、無一筆苟作、復以其法作眞楷書、勁秀絕特。詩工五言、亦簡遠有味。蓋山人忘情利達、舉世閒一切累心之事、土苴去之、皆不足損益其讀書之樂。糲食粗衣、至於沒齒、優游俯仰、粹然成一家之學、古所稱忍飢誦經、頤道不倦者、殆其人也。抑又聞山人事母孝、母老病聾、山人常爲孺子形、多方以悅之。母以九十四壽終、山人之年亦六十有六矣、而哀慕不衰。嗚呼、此余所以尤重山人歟。山人姓鈕氏、諱樹玉、字藍田、晚著非石子上中下篇、學者稱爲非石先生。祖本立、父懷宏、皆潛德不仕。山人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卒於道光七年九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娶翁氏、先卒。子二人、寶順、官福建古田縣典史。次寶安。女子子三人、孫一人。墓在古陽山蕭祖塋昭位、以道光八年二月十四日葬。銘曰、

粮糒不充、遊如轉蓬、孰窮乎而振愚發蒙、儒林所宗、孰通乎而莫蹙之峯、白雲青松、惟先生之幽宮。

《碑傳集補》卷四〇

鶴山藥逕司巡檢寶公玉璠德政記 吳應逵

岸洞江由滇阿迷羅雄逕廣南泗城田州盡挾滇黔交桂諸水東走萬餘里至端州爲羚羊峽所束出則建瓴而下至思賢滘分爲二一由三水西南逕佛山以趨珠江一由石門過金山以抱會城其不入思賢滘者則由馬口三洲直下達厓門以入海今佛山沙口水漸涸金山尤甚全勢直注三洲四五月中大雨暴漲如奔萬馬而古勞一圍正當其衝嘉慶某年某月寶公來署藥逕司巡檢甫進諸父老問所疾苦父老曰吾等瀕江而居恃基圍以自衛圍潰則民不聊生盜賊蠭起今則歲有水患矣公曰豈無所以弭患者乎父老曰古勞大圍縣亙數百里凡二十四堡田二百餘頃民之衣食資于田田之利資于圍圍之固資于石圍不固則有田如無田也圍外舊有魚苗之利歲召佃取租以爲歲修之費乾隆初土豪搆訟盡歸之官水潦突至請領不時或准給而實不給于是圍之害不可言而人民之害更不可言矣言已則皆欷歔公曰歸之官者獨不能復歸之民乎父老曰難言也吏胥盤踞方因之以爲利其能取諸懷而棄之乎公奮然曰吾當以去就爭之矣于是條陳利弊上於督撫郡縣皆得請擇紳士賢者司其事官於水涸之時遂堤查勘隨時修築冊報如例庶幾可以行久而長享其利矣逵竊謂國家巡司之設所以詰奸慝除盜賊暇則以時課農桑禁博弈耳事權不屬卽欲修廢舉墜而左右掣肘恒不能得所欲爲公則毅然以革弊安民爲己任事必濟而後已自今以往古勞之民起溝壑而登諸衽席者皆公賜也且當倣西湖白堤蘇堤之例名曰寶公圍以誌公德矣未幾公得代去父老送者塞於途乃勒石紀事以告來者公名玉璠河南柘城人

（碑傳集）卷一一三

福建布政使旲吏李君賡芸傳 阮元

李賡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璁乾隆壬戌進士江西甯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

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賡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

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

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陛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埽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

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轆轤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賓惠及民復分廠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眾及莅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眾持兵械相攻撞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鬬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糗糧之費獨責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鬬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鬬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眞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議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摭前二事指爲贓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惶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畀案事

者。福州知府索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歿。寮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
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使者云。故漳藩李公學殫經術。才裕藩宣。簡在
天心。惠孚民望。歷宦卅載。居閩五年。先綰郡符。洊躋方伯。持躬謹飭。莅事精勤。抱愨依忠。安良戢暴。其平反疑獄。囹圄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活。莅漳時。首械書役蠹風斂迹。闔郡稱神。其止息鬬爭。則如龍溪縣屬之歸德堡鄒蘇二姓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祠墓起釁。親詣秉公勘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立堆房。兵役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殫述。詎意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郡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人童子。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況淒涼。不可言狀。質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嫠。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漳憲轄人民感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其抒哀思。猶恨無以爲報。伏念生而澤被閭閻。歿而貧逾韋布。義有必勸。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昊天。若斗逝而失父母。尸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
朝廷議禮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
旨允行之。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爾準素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柩之歸也。士民僚友頗多賻贈。君之子卣尚幼。幸以餬饘粥。居於嘉興。

評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稾。俄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既論定。
上硃批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碑傳集）卷八七

迮卍川君家傳　沈欽韓

君諱朗。字蘊高。卍川其自號也。世居吳江之莘塔。生數月。乳母指以壁上字。輒識之。弱冠入邑庠。即北走京師。朝廷方修四庫書。廣搜天下遺文祕籍。四方知名士雲集輦下。君以薦充謄錄。書成議敘。當得官。君夷然不屑也。乾隆己酉舉順天鄉試。庚戌余以計偕入都。始識君。君善談。恆數日夜不倦。每諧語軒渠。舉座爲之傾倒。至遇意所不可。嶄然不能以非義干也。家素貧。所得館穀及友朋賙遺。隨手散去。廚無隔宿糧。而坐客常滿。嘉慶辛酉。以大挑授鳳陽府訓導。甫二載。乞病歸。幕游以老。卒年六十有七。君在京師久。徧交中朝賢士大夫。又嘗北抵居庸。南浮江漢。陟嵩少。登泰岱。度庾嶺。周覽山川形勝。與所遇畸人逸士相往還。故其發爲詩古文詞。往往有奇氣。尤精繪事。人物花鳥入神品。所著詩文集若干卷。淮上紀聞、游粤筆談若干卷。繪事瑣言、繪事雕蟲若干卷。子鶴壽。好學篤行。能守其家學云。

（碑傳集補）卷四九

陳鱣傳 錢泰吉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嘉慶丙辰以郡庠生舉孝廉方正，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而兼宗北海鄭氏。於論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實，爲年紀。嘉定錢氏大昕謂爲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好購藏宋元雕本書及近世罕見之本，與吳槎客、鱣互相鈔傳。晚營果園於紫微山麓中，搆向山閣，藏書十萬卷，次第校勘。册首鈐小印二：一曰得此書甚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爲小像。仲魚美鬚髯，喜交游。槎客謂其力學嗜古，瑰奇倜儻之概，與宜興陳經景辰同，多髯，又同作兩陳髯行。後仲魚與景辰修士相見禮，以謝在杭小草齋精鈔古靈先生集贈景辰，槎客爲之跋尾。嘉慶辛酉會試至京，於琉璃廠書肆識朝鮮使臣朴修其，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朴修其以所撰貞蕤稿略貽仲魚，仲魚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以爲佳話。其舉孝廉方正也，儀徵阮相國爲舉主，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并爲書士鄉堂額。仲魚既沒，遺書散佚，相國爲刊續唐書於粵東。

《碑傳集補》卷四八

王藝齋家傳 梅曾亮

王公家相，字藝齋，常熟人。祖承錫，考庭芝。公始以拔貢生官蕭縣教諭，檄查水災。時奉檄者多擇居高卬地，而里正集災民就書册，刻晷爲姦。公冒水親履其戶，驗口數眞僞，上官賢之，有災必檄公。公後自京師歸，過徐，人皆識之，曰：此前教官活我者也。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遷御史。遂具疏陳災振弊，又以漕事之弊始於京倉之胥吏，而遞歸其害於農，其言絶深痛。而是時有議漕事者，以州縣浮收無定制，請定令每石加米二斗，民不大病，而官亦有以贍運丁。公曰：州縣之取民雖橫，然猶有所忌，以非朝廷法令也。今著令定爲加二，則正供矣。使加二之後能禁其不再加，則前之浮收何以不能禁？苟不能禁，而先以正供之名掩其浮收之數，以便其異日之再加，是助官病民也。上疏數千言論之。時今上新登極，是公言，前議遂息。以戶科給事中授河南南汝光道，歷署按察使事。地故多紅鬍捻匪，爲民害，擳以戍邊者百二十人。以引疾歸於里。少以文學鳴，有茗香堂集十六卷。服官後，乃一以國計民事爲念，奏議及與人書言鹽河事，皆窮極情弊，而議加米疏尤稱頌於時。子三人，憲正、憲成、憲中。憲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梅曾亮曰：道光初來京師，聞公上疏事，然未一見。旋遷擢，且外任。聖主之遠利而褒忠言，可謂至矣。今執筆爲公傳，追思與友人持讀公疏，立倚而紙不得窮，俯仰閒忽三十年。公固賢矣，而受盡言之時，亦豈易得者哉。

《續碑傳集》卷三四

書吳晉望王瑤舟兩先生 謝應芝

吳先生名士模，字晉望，武進人。篤學不倦，融會儒先性理諸書，磨礲澂滌，要於大成，而一以前明高忠憲爲宗，其略具於謹心慎人語錄中。無夕自塾中返，奉母寢處，親理衣被。治詩，著詩經申義若干卷。時當乾隆、嘉慶間，吾鄉搢紳先生勤學好古之士，邃於經術，言易則虞仲翔，言書則鄭康成，言春秋則何劭公。於是漢學盛行，而先生治詩於漢宋無所偏主，蓋取材於金匱王千仞涵齊比義述爲多。或曰：詩之有序，古矣，自衛敬仲輩衍之，而於詩義往往不可通。如以其首一言爲確不可易，則所得又不鮮。此先生尤工制義，兼治古文詞，嘗纂五家之文爲學古文者法，論著取孟子、莊周，敘事取左氏傳、太史公書，而以昌黎韓子爲歸。又纂十家制義，王守溪以李安溪配，唐荊川、歸震川以劉海峯、貫東泉



賈、金正希、陳大士以方百川、望溪配、而先生制義實軼二方、而參劉貫隆。

王先生名𤩽、字璐舟、陽湖人。爲學亦宗高忠憲。性狷介、好潔、而出爵祿、請。少失怙恃、言及父母時事、輒嗚咽流涕、至老猶然。嘗治禮經、得心疾、遂以說禮爲戒。江陰鳳應韶德隆考禮、不倚傳注、但取經文、旁推交通、名曰三隅對。求先生宗其法以治易、著學易五種若干卷、兼明象數、叢理、闢儒何楷元子古周易訂詁之流亞也。又治春秋、著春秋王氏義若干卷。蓋說春秋者昔常泥於三傳、唐人始矯之、故昌黎韓子以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至於司空表聖、乃作疑經一篇、識者譏之。先生以爲春秋有書法、無褒貶、而於隱之無正、桓之無王、以及書人書國之不齊、舉以爲春秋之闕文云。其詞兼采建甯高湛然兩農說、亦治古文、制義與楊隨安先生嵎谷相伯仲、高者幾埒晉望先生焉。

論曰、余與兩先生並世、而恨未識面、猶幸時時借其門弟子游、稍聞其行、讀所著書、慨兩先生覃精天地古今之蘊、務爲博無涯涘、以求合於聖人、不敢謂遂合於聖人也、然幾乎莫與尚矣。彼竊聖人之旁緒、自以爲道在是者、曷足道哉。

（續碑傳集）卷七一

江晉三先生傳　葛其仁

先生諱有誥、字晉三、號古愚、徽州府歙縣人、恩貢生。幼從塾師讀、舉動不苟。年二十二、爲學官弟子。儕輩中多銳意爲科舉業、獨掉頭不屑、壹志古學、閉門著述、無寒暑閒。嘗慨周秦以後古音日失、得顧氏炎武音學五書、江氏永古韻標準、冥心推究、至忘寢食。謂江氏書能補顧氏所未及、而分部尚多疏漏、因於江氏十三部析幽侯爲二、之支脂爲三、又於脂部中別出祭部、又析眞文爲二、嗣得段茂堂先生六書音均表、持論多合、益自信、分古韻爲廿部。最後見曲阜孔氏詩聲類、於東冬爲二、遂改冬部爲中、統爲廿一部。書成、寄示茂堂先生、先生深愛重之、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於考古、江氏、戴氏則兼以審音、而晉三於二者尤深造自得、又精於呼等字母之學、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今韻分爲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其推服如此。所著書已刻者、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漢魏韻讀、唐韻四聲正、諧聲表、入聲表。未刻者、曰廿一部韻譜、本金壇段氏十七部韻譜之例、就所未分析者、更爲剖析。段氏凡隔部相協、概名合韻、先生則有通韻、合韻、借韻之別、蓋古韻分部之所自出也。曰唐韻再正。顧氏以古音證唐韻之誤、於一部全異古音、一部半異古音、一部數字異古音及古音兩部今併爲一部者、皆條析言之。第顧氏僅分十部、於古音未能分剖入微、而入聲配合、尤非其類、如以質承支、以櫛昔承之、以屋沃配魚虞、凡此皆不得不爲訂正。曰唐韻更定部分、取之幽宵侯魚支脂有四聲者七部、各分平上去入、得二十八部、歌元眞耕陽東蒸侵談有三聲者十部、得三十部。祭部二聲、有去入無平上、中部二聲、有平

去無上入，棄緝有入無平上去，得六部，總六十四部。每部各分粗細二音，倍之得一百廿八部，而韻學於是大備。晚歲益深於六書之學，著說文六書錄、說文分韵譜、說文質疑、說文更定部分、說文繫傳訂譌，又著經典正字、隸書糾繆，以袪俗學之失。謂許氏所定六書指事僅二字，未有二字卽可當六書之一者。指事者，一望而知，不煩思索，如二木爲林，三木爲森，二人爲从，三人成㐺之類，皆當屬之指事。至叚借之義，許氏以令長當之，其實令長亦會意字，不得謂之叚借。又許氏之書有功經傳，然必信其絕無譌謬則又未然。如宰爲辠人在屋下，熒爲火燒門之類，斷不可從。許氏部分次第始一終亥，徐氏鍇及近儒多仿易說卦傳例，發明其義，未必卽許君意。先生則謂爾雅者，小學之祖，自釋詁至釋獸，取說文九千餘字，仿爾雅體例，分隸十九部之下。又謂經典多損文之字，後人每以損文之字爲正義，如學而首章，不亦說乎，說，談說也，當作悅，鮮矣仁之鮮，魚名，當作尟。有朋自遠方來，來，瑞麥也，當作徠，往字從彳，則來亦當從彳。他如歟之爲與，惰之爲省，經典中指不勝屈，悉當爲之是正。此皆探籑前聞，洮汰後惑，學者得其說而求之，可以無專己守殘，綴壁虛造之謬。丙午正月，家不戒於火，所鐫板及未刻稿皆爲煨燼。時先生目已瞽，不能復箸書，時時仰屋嗟歎，因以其學口授長嗣錫善，錫善爲余門下士，能繼其家學，偕弟錫鉞以先生已行之書重加校刊，并擬踵先生成例，補輯若干篇，亦不負先生之苦心矣。先生制行甚卓，仁和與觀察麗正守新安，雅重其品學。蓋觀察爲茂堂大令女夫，熟聞先生名，然自論學外，從無以私干謁。教弟子以實學相砥礪，後進以疑義質者，不憚反覆講求，至人各得其意以去。嗚呼，自先生歿，而新安綴學之士無所取正矣。故爲之傳，以備郡邑志之采擇。至其書之精深邃密，發前人所未發，海內論學者自能辨之，不復贅云。

（《碑傳集補》卷四〇）

錢學士墓表　汪遠孫

先生諱林，字叔雅，號金粟。初名福林。武肅王二十八世孫，世居江蘇常熟。五世祖應龍，湖南永州府通判，罷官後遷居崑山，又由崑山遷居杭州。高祖得義，謹厚著於鄉里，樵戶讀書，不仕。曾祖世英，性伉爽，喜任俠，重然諾，好施予。嘗挾貲數十萬，游江北，易米數十船以歸，道出焦湖，猝遇暴風，客舟漂沒，呼號不絕於耳。公憫焉，亟募士人善泅者，救一人，酬米十石。船米一空，全活無算。至今焦湖立廟祀之。年七十，倦游歸里，諸子謀稱觴上壽，公不從，置棉衣五百以施貧者，又焚借券數百紙，贖鄉人之鬻男子者，聘女子之失時未嫁者，鄉里稱善人。祖永賢，性友愛，與諸弟同居，以一身任家事，胸無城府，有戚友緩急，與衣質物以應之，家無擔石，泊如也。與人處，逡巡善讓，不治生產，毀其家。考琦，乾隆丁巳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妣魏氏、陳氏，生妣徐氏。實生先生。始生四歲，隨父任江西，有口授王勃滕王閣序者，先生甫上口，琅琅成誦。五歲出就外傳，讀書一目數行。能作擘窠大字，於時福建修鼓樓，先生書海天巃柱額，一時有神童之目。福建名勝之地，咸來求先生書。先生才九歲耳。先生讀書終身不忘，蒙古地名、官名，載在史冊，他人不能記憶者，先生背誦無遺。有問者，答以某書某卷某葉某行，覆書帙無差失。年十三，父官布政使司，使之句稽庫帑，吏咸畏之。年十五始肆力

於詩、古文詞。博極羣書於九經漢注唐疏能舉其詞、旁及天文、地理、律曆、列朝大事本末、名臣言行、罔不通覽。凡記誦數百萬言。深於經史之學河渠、漕運、鹽法、關榷、錢法、銅政、倉儲、地丁、驛站、采買、海運、災振、兵法、刑名、幷究其微久於吏者咸拱手謝不敏。其餘奇門、遁甲、六壬、靈樞、素問、傷寒、金匱之書神仙、修養之術、無所不通。閉戶著錄、秉燭達旦、常日寫所著書數萬言。與人言語粥粥若無所能世人亦罕知之。年三十五始入學爲附生。阮督部時以侍郎督學浙江策問本朝兵制先生對策洋洋數千言於大小金川用兵之地若網在綱、一字無遺督學嘆賞不置口試第一。督學尋巡撫浙江先生肄業詁經精舍、知名於時。嘉慶五年舉鄉試、十年考取學政學錄、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國史館纂修。散館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一年奉命廣東副考官、復命奉諭褒獎。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第一人納卷蒙仁宗先閱定、加圈試一等四名擢洗馬。仁宗初命先生直南書房、有以先生善病入告者、因改派吳君信中。先生尋陞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明年隨扈行在召見垂詢病狀、先生以肝病入奏。次日復召見問及家事甚悉。是年秋命四川正考官、召見有學問素優之諭、幷諭翰林閉門讀書者只汝一人。先生叩謝出感恩爲之泣下。復命召見問四川吏治及歷過州縣雨旱。二十五年授侍讀、充國史館纂修官。今上卽位召見、問年歲、科分、奏對移時擢詹事府左右庶子、充文淵閣校理、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咸安宮總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年授侍讀學士。大考翰詹名在三等、奉旨錢林以翰林院侍讀侍講降補。向例、翰詹降官、吏部例不開單進呈。先生以文學蒙特達之知、明年授翰林院侍講、旋擢庶子、蓋異數也。先生篤內行、自以祿不逮養、考妣忌日、戚戚不樂。俸入爲先世置祭田、餘以散族人。在史館久、多識舊聞、熟於掌故、所擬進儒林文苑傳、條列件繫、挈其綱維、能知作者之意。分校禮部、於經藝對策、拔彊識博聞之士、名於時、爲所黜者終身無怨言。有名家子、以對策被放、下第後病沒、其父不以其子早歿釋憾於先生、每語及先生枝士、嘆惜不已。其人故深於經、亦先生之學有以折之。憙孫禮部試出闈後、先生問以宋遼金元兵制、歷歷如指諸掌、憙孫不僤對策千言於先生之問、未嘗不驚異之。先生幼時、兄弟析居、惟取書數篋而已。與伯兄吏部主事枚相友愛、吏部歿後、以長子廷烺爲之後、事寡嫂以禮、臨終命以門生束帛之奠餽諸寡嫂、並析產與族子弟。居京師二十年、待以舉火者指不勝屈。生平無疾言厲色、與人言如不勝、然不可干以私。焚香靜坐、自力寫書、不與燕會。初妻邵夫人、繼配陳夫人、並早世、先生旁無姬侍、教子嚴有法。預刻逝期、凡附身附棺及舟車之費、賓客之儀、子女婢僕之喪服、無不生前自定、遺書以告後人。以所著詩三十卷、寫定玉山堂詩集、付門生程祭酒恩澤。以生平紀載名臣、名儒學行九册、付門生汪憙孫。以道光八年十月十六日歿、年六十有七。

〈碑傳集補〉卷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

李文耕　戴清　嚴可均　顧鳳毛　焦循　莫儔　阮元

通議大夫原任貴州按察使昆陽李公行狀　王贈芳

公諱文耕、字心田、別字復齋、姓李氏。洪武初、有諱慶者由浙之關谿從沐武靖王入滇、以軍功世襲百戶、遂爲昆陽州人。十數傳至三辰公、以廬江訓導死流寇難、入祠靖忠。其子澄以孝聞、世稱孝穆先生、長洲韓慕廬宗伯爲之傳。山倮劫官舍、官以民變、集兵將殲之、獨迎官兵抗言、郡賴以全。歿祠孝義、公高祖也。曾祖從綱、康熙丙子舉人、爲黔貴定令、有惠政、民爲立祠。祖玫、乾隆丙辰舉人、事庶母孝、舉鄉飲大賓。父頤學、乾隆壬午舉人。以公貴、三世皆
贈通議大夫、妣朱淑人、孝事舅姑、訓子以義方。公曾屬贈芳表其墓。公幼刻苦承家學、得張南軒義利辨、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及朱子古文讀本、蚤夜服膺、遂終身奉之。年十七、府試第一。院試前一日、聞父疾劇、促歸、越一日、父沒、哀號逾常、治喪循朱子家禮、不作佛事。父以酒致疾、遂終身不飲酒。喪畢、州府院試皆第一。家貧、以授徒養母、甘旨不缺。母耳後瘍核、膿潰、吮去之而愈。太淑人樂爲善事、喜施予、必勉力爲之、以博其歡。李氏居昆陽、舊無譜、乃創爲之。又倡建宗祠及州之文峯塔、鎮海閣、朝天閣、玉帶隄。以乾隆乙酉舉於鄉、壬戌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山東、假歸養母、仍授徒以給。時太淑人抱羸疾、食飲湯藥必手調以進、夜分恆隔坐寢側、疾愈乃已。鄰邑易門請爲山長、且備安輿以迎太淑人。公曰、安有以山長而勞母遠行者。卒不赴。丙寅、太淑人疾劇、呼之曰、我疾不起、爾終身將若何。公涕泣對曰、幸聞母教、知爲善樂、此生出處、誓終求有以對母者。太淑人頷之而逝。公銜哀承大事、一如居父喪時。戊辰服闋、補山東鄒平縣知縣。庚辰、調冠縣。道光辛巳、擢膠州知州。壬午、擢濟甯直隸州知州、未至、今大學士琦公時巡撫山東、專摺保秦、奉硃批、李文耕官聲甚好、原係欲行特擢之員。癸未、擢泰安府知府。甲申、調沂州府、擢兗沂曹濟兵備道。丙戌、擢浙江鹽運使、調山東鹽運使。丁亥、擢湖北按察使、未至、授山東按察使。庚寅、調貴州按察使。癸巳、以原品休致。初公之至東也、撫時度勢、慮不得行其志、履任四閱月、毅然引疾、而受代者以交款糾轇、累公不得歸。攜一僕授徒省垣以自給。郭鑑湖者、門人世熙之父也、精武事、授公兵法。未幾、赴蔣令光鑒之約、至壽張縣居數日、直隸、山東賊起長垣、曹縣、並以戕官告。公爲蔣畫守城策、選練鄉勇二百餘人、擇武生爲隊長、授以單刀法、鎗法、陣法。時癸酉九月十一日也。城守既固、居人相率入城、蔣以姦細雜入爲慮、公曰、弗納、是委之賊也。取保結納之。於是蔣令守城、公四出巡堵、夜禽賊目張學義等、脅從不問。有李昆者爲賊所誣、公一訊省釋、自是賊不敢窺壽張。事竣、赴省、上臺以公有幹略、檄飭起病坐補鄒平。時年已五十三矣。公爲治以清訟、息盜、興利、除害爲先、而尤盡心於教化。鄒平有魏玉梓者、殺人棄屍井中、人知之而不敢發。公訪獲之、一訊即伏。某甲圖財害命、役指某乙爲凶手、公察乙無凶惡相、疑而偵之、卒獲正凶。又民婦陳氏訴其子忤逆、公引咎自責、其子叩頭流血、母爲請釋、子果改行爲善。其聽訟、凡株累者悉芟之。其藉人命誣陷者、驗明即時訊釋。初莅任、訟獄紛紜、久之庭可羅雀矣。其除盜、則捐設工食以贍捕役、立獲盜賞格、使捕役無豢賊爲養。又數出親巡、窮詰窩家。嘗曰、去盜固藉捕役、絕窩線、然必衛民之心至誠懇切、洞中達外、身之所能及者及之、身不能及者、精神及之、精神所不能周者、聲名及之。終公之任、盜賊屏息。每朔望敬宣
聖諭廣訓、自城廂達於四鄉鎮集、宣講維謹。暇則與書院諸生口講指畫、勉以爲己之學。邑有摩訶山會仙嶺、爲祈晴禱雨之所、公祈禱無不立應、歲皆豐稔。在任七年、百姓初呼爲李教官、後呼爲李青天、循聲大著。冠縣多劣紳、把持挾制、勢家互相隱護、不可究詰。公至、胥斂跡。去任之日、將以亥刻授代、而是日申刻、役稟傳到聚衆鬨毆一案、計兩造四十餘人、意在乘此羈縶也。公立時堂訊、取結省釋、皆叩頭歡呼而去。抵膠州時、雲疊二河淤墊、商失利、而民亦被淹、乃捐千金倡修、士民爭輸、得銀二萬、剋日鳩工、未兩月而蕆事。其守泰安、沂州、以郡守去民較遠、爲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廢而民受其害、而勸本於仁、無痌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明旦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於官箴。其論敎化也、歸本於以身立則、必能對百姓而後可以敎百姓。識者以爲名言。沂俗較泰爲悍、而訟繁。公至、險健者不得逞、掖匪鹽梟亦望風而遁。乃廣立義社等倉、以裕儲備。又以地產桲欏、椿樹可以養蠶、勸民種植、以興蠶利。其爲兗沂曹濟道、修防必躬親。河廳報河有沙泥淤積、請動款五萬兩開濬。公相度情形、謂春漲即刷去矣。後果如其言。其爲都轉也、在浙六閱月、躬親句稽、弊無所萌。拓貢院、挑濬西子湖、皆爲協力經畫。東鹺商欠數甚鉅、充商者多無業游民。公詳察積虧之



由請於大府、奏請分別徵緩、而商力紓。責令富商領運、不得因引地滯銷賤價私賣、而課款裕。爲東臯三年、一本勤愼、不務赫赫名。兖州多詐贓獘命之案。公實縣役重典、自是無敢效尤者。其他隨事寬減、一以平允安靜爲務、惟深惡懸案不結、大爲民害、委員勒限嚴催、分別賞罰、不數月積牘一清。吏治肅然。嘗謂東省之民氣麤而性直、其麤處固易於犯法、其直處亦易於爲善、使早以教化先之、何至輕罹罪罟耶。爲黔臯時、見其地本磽瘠、吏多玩泄、因言於大府、辦事方能了事、了事方能無事、事多起於細微、及早了之、爲力易而傷人少、反是則無辜受害者不可勝計矣。州縣多苦缺、舊例爲調劑交卸、遞代無已、時人存五日京兆之心。公事遂置不問。公攝藩篆、商諸大府、以所職之殿最爲調劑、俾得久任、以專責成。於是密訪訟師豪棍、嚴緝而痛懲之。桐梓縣大水環城皆石山、而葫蘆口久淤。公請於縣治西南鑿石開濬、水患頓息。黔有府紬而無棉布、捐立男女紡織二局。又因黔民重財利而薄倫常、以激揚爲化、作家諭戶曉篇、有詩云、敝舌焦脣一腐市、苦將直道詡斯民。江河日下憑人說、猶自諄諄講五倫。亦情見乎辭矣。公巫仕二十餘年、以崇正學、挽澆風爲己任、俸入一無所私、捐廉爲文廟修葺費、書院膏火費、鄉試卷費、事難枚舉。在鄒平、創立梁鄒書院及義學四處、修伏生祠、長白祠、表范文正公讀書處、立馬宛斯先生神道碑。在冠縣、創立清泉書院、署蒲臺縣時、創立榮蒲書院。在浙、修錢武肅王祠、岳忠武王廟、並刊朱子古文、胡文敬公白鹿洞學規、三魚堂文集、張楊園文集、陳文恭公大學衍義輯要、五種遺規、四禮翼之類、隨在頒行、用資化導。又采訪節烈孝義、手書額旌其閭、或立石墓左。嘗自言夙秉母教、謂凡事必辨至誠心、乃得見聖賢眞處。生平仕學、於一切苟爲爲名而貨以自利者、恧然深恥、實得力此二語。所至士民無不悅服、東人爲刊德政碑、甘棠八思詩、去思錄。其去鄒平也、老幼餞送者擁塞街衢、追至數十里、不忍別。後每過境、士民必挽留、其子孫至亦如之。一日、公乘馬夜行避之、天將明、道旁有賣粥者識之、曰、此非李青天耶。以粥跪獻、因而泣下。復以其粥遍飲從者、酬以值、不受也。其爲民慕戴如此。致仕歸里、閉門卻軌、自號壘石山人、與其孫及一二門人講學不輟。嘗道過訪、未嘗一識其面。自立課程、每日三次省察、坐端直、行舒而恭、語徐而簡、動安而和。自言生平不敢失禮於孺子。四時祭祀及先人忌日、極盡誠敬、雖老不衰。述先世事、或形諸夢寐、輒泣下沾襟、悽惻動人。

其誘掖後學、懃懃懇懇、一如壯年。授徒時、論者謂其嚴毅似陸稼書、和粹似張楊園。認理眞確、則一本朱子。蓋其畢生所服膺云。公安貧樂道、一如性生。試童子時、有以百金求代作試藝者、峻拒之。初至山東、適鄒平缺出、當補、或謂缺苦、緩投文可避也。公曰、苦缺之民、其不得所者甚於美缺、吾輩欲有益於民、苦缺爲宜、何避之爲。自東移黔、不能成行、同官爲致賻、鹺商感其德、亦醵金以助、約白鏹二萬、一無所受。自黔歸、僦居會城、甚湫隘、服食麤菲、非賓祭不用鮮。當道欽其高節、延爲山長、以疾辭。事上敬愼、然事關利害、必盡言無隱。守泰安時、撫軍奏興水利、公言山東地多沙土、欲改水田、徒糜

國帑、力爭之、而罷。攝東藩時、有縣令營私壞法、上臺曲宥之、公據實嚴劾、無所瞻徇、而待人以寬、不計私忿。初至山東、有同年友爲縣令、接公多輕薄語、不與較、未幾、友因事褫職、公方由鄒平引疾、猶典衣厚贈。幼子聘宋氏女、女以疾瞽、宋願退婚、公不可、曰、舊命也、悔盟者不祥。待下恩義兼至、僮僕疾病、命子孫視湯藥、待先世老婢有加禮、及沒、親視斂。葬、路人爲之歎息。用刑最愼、刑具必親閱、諭刑役毋傷人筋絡成痼疾。善書法、端嚴凝重、肖其爲人。生平不欲以詞章鳴、其講學著有憤悱初稿、續稿、課孫偶記、宦山左黔中、有文移札稿、兵法錄、表章節孝義行、有善善錄、孝子傳、家居所紀善行、有見聞筆略、孝弟錄、又增輯

文廟通錄、增輯白鹿洞學規訓言、啟蒙韻言、婚宴私議、勵恥稿。他著述甚夥、錄其有關係者。公生於乾隆壬午十一月三十日、以道光戊戌四月二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德配雷淑人、前三十餘年卒、終身不復娶、並不設妾媵。子四人、德謹、武庠生、德愼、例授承德郎、皆先卒。德蕙、候選州同、德興、早卒。女一、適武舉李春暉。孫八人、嗣武、候選府經歷、允武、大學生、錫齡、廷琛、錫金、俱庠生、濟武、縉武、覃武、並業儒。曾孫三人、啟功、迪功、埴功。贈芳前守山左、爲公屬吏、既又來官公桑梓之邦、公不以爲不肖、獨進而教之、用是稔知其素行。戊戌四月朔、馳赴開化、臨安鞫獄、先期走謁、時公病劇、不飲食者數日矣、猶神淸氣定、目光炯炯、相對欷歔而別、乃遂以翌日捐館。悲夫。公之彌留也、遺囑、吾生平多涼德、沒後有以鄉賢舉我者、當力辭。其始終務實不近名如此。旣卒、鄉人合詞籲懇大府、亟欲表章、爲風化勸、遂臚實行入

告、得

旨俞允、崇祀鄉賢。公之子孫不獲辭也。先是、丙申歲、山左士民爲傳公

卒。請祀名宦，有司照例批斥而止。至是閻公之喪，所在聚哭，復以爲請，亦經

奏準，題牌設位，以慰輿情。三代直道之行，於斯可見矣。德惡既囑公門人楊生勳類次其生平，以請於贈芳爲之狀，爰詮敘大略，參以所用，告諸當代道德文章之君子，而圖其不朽。謹狀。

《續碑傳集》卷三四

戴靜齋先生傳　戴文淇

先生姓戴氏，原名避

宣宗廟諱，改名清，字靜齋。其先世爲休甯人，祖父始遷揚州。先生天資穎異，自出就外傅，性耽典籍，凡有關實學者，勤加采錄，異同疑似，尤所究心。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自序云：漢人談經最詳典故，宋大儒視典故爲粗跡，空疏者未必不有所藉口，我

朝文教覃敷，名儒輩出，創四子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流覽之下，勤加采錄，垂二十載，得千有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於卷首，尊古聖也。列記載注疏引用沿襲之訛於卷末，砭俗儒也。餘分十二卷，顏之曰四書典故考辨，爲朱子諍臣，不爲朱子諛臣，實事求是，前人固言之矣。其解論語拜下云，臣之見君，當拜下者，覲禮九，聘禮四，燕禮十二，射禮四，公食大夫禮六，凡此五禮，皆所謂禮也。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未備。其解孟子不挾兄弟而友，云江氏永云，古人以婚姻爲兄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余謂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僖二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此江說所本，當從之。所論皆確不可易，而最精者尤在地理，如孔子之去魯至衛，去宋至陳，孟子之自鄒至梁，去齊至滕，以及太師之適齊，亞飯三飯四飯之適楚適蔡適秦，大王之踰梁居岐，晉人之由虞伐虢，莫不核其遠近，計其險夷。凡正路岐路之殊，陸行水行之別，皆一一書其古地，證其今名，犂然若聚米畫沙，俾閱者瞭如指掌，眞有功經義之作也。又著羣經釋地十卷，自序云：歷來注經者於地理一門不無疏脫。昌黎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予敢矜言此哉。況乎儒者足跡不能徧天下，徒抱遺編，相爭競，一有譌錯，村夫豎子皆得指而議之，此注地理尤難也。然拳拳之心，莫能自已，爰取向所錄存者，細心辨析，是者仍之，誤者正之，缺者補之，間出己意，參訂均釋，以今日地名成書。經、詩經、周禮、禮記各一卷，春秋三傳三卷，爾雅、論語、孟子各一卷，他經附見。彥曰羣經釋地從爾雅舊名，亦就閻百詩先生四書釋地推廣之耳。其解豳風東山云：史記吳起列傳殷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河北諸山以太行爲大，秦漢以來，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周師自西而東，故曰東山。其解明堂位鬼侯云：孔疏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徐廣史記注云，鄴縣有鬼侯城，案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四十里。集說以爲鬼方，非也。其解襄三十年傳成愆奔平時云，杜注周邑。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此邑必近周郊，祭天處當在洛陽縣境。其解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云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按閻若璩云，夫差穿溝，疑爲今儀徵舊江口，正漢江都境，城亦在大江濱。其解釋山獨者蜀云，按揚州城北有蜀岡，蓋取其一山獨蠲也。全書之考稽精鑿類此者甚多。此外尚有雙柑草堂古今體詩八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說苑新序正誤各一卷，韻辨三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惜多散佚不傳。先生弱冠補儀徵縣附學生，屢試高等，食餼。嘉慶癸酉歲貢生，在籍候選訓導。道光丁亥年卒，年六十六。子文超，文起，文越，余應童試時，先生爲認保，余以師禮事之。先生願折節下交，凡所著書屬余校定，偶有諍議，先生必改而從之。余每慫恿付梓，顧以家貧力不能刻。余今墓木已拱，文超等寶藏其書，余故詳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

《續碑傳集》卷七六

書嚴先生逸事　楊峴

先生諱可均，姓嚴氏，烏程人。於學無不通，尤邃於許氏書。鄉之人識與不識，皆徵服甚。峴獲見先生時，已七十餘矣，白須朱履，莊然儒者。一日過書肆，有少年驟詢先生誰也，先生執視久，指架上書某册曰，將來少年以進則說文聲類，先生所著也，曰是即余矣。少年駭走。峴從長興臧眉卿先生游，歸舟泊城外十許里之八字橋，鄰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臧先生也。詰峴何自，以實對，詫曰：是村夫子，堪若師乎。它日峴叩臧先生嚴某何如人，曰：蠢能諷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諷者也。有知先生曩事者，爲言先生負權課校官甚，厲先生跳，遂入京師，籍宛平，舉於鄉，故又爲宛平人。明年試禮部，主試者貴人，索得先生卷，欲魁之，以詩失諧斥。或勸先生詣謝貴人，喜，且謂之曰，君大博通，顧詩失諧何。先生瞪目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罷。有子

初壟地，先生自卜六齡當孤，命曰六孤。六孤者，博、先生卒、圖書金石卒價博進，亂後不知所終。

《續碑傳集》卷七二

顧小謝傳　焦循

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別字也。揚州興化縣人。父九苞，以通經名儒中乾隆辛丑科進士，卒於天津。超宗幼聰俊，襁褓中，祖母任口授唐詩，率能成誦。十一歲能解說經書，嘗作天文、地里、禮樂、國璽諸論，和鮑參軍行路難詩，時人奇之。十八應童子試，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復數千言，補弟子員。二十丁父艱，時家貧乏，兼連歲荒歉，養祖母、母，盡力謀食，不恤勞瘁，然性傲直，非所悅，見則瞑目俯首，諾諾然，聞論說有大謬者，起拂袖笑曰嚇，坐是忌者不一人，超宗固自若也。甲辰南巡召試，欽賜二等。乙巳丁祖母艱。同郡鄭君兆珏延之講毛詩於家塾，超宗以館穀稍可救貧，潛坐不出，披索經史，每夜竊默誦日所讀書，或不記憶，必起然燭熟之乃已。不好世俗名，凡倡和酬答，拒之不應，有所得不示人，然問之者隨舉一事一物，皆能溯其原流及其說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當是時，經學之盛，莫過江南，鉤深索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爲異同，惟以強記博覽，堅守先儒之學。然閒有論斷，未嘗不精核簡要，厭服眾心。先是己亥五月，今相國諸城劉公督學科試，余與超宗同入學。已而同食廩，乃時與之親。明年，余與超宗皆丁大故。超宗時時來湖中，居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切責余曰：「奈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即解。胸有此累，何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趣余往拜祝，超宗蓋不徒益余學問，而規正處己接物之道如此，不愧直諒多聞也。丁未，同在郡城，時時相過，或同牀寢，嘗月夜煮菱角，烹茗，譚論至三鼓。明年戊申夏月，超宗病瘧。超宗素讀古醫書，頗泥其法，自用

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變哮喘、遂歿於郡城王君恩甫家、年二十有七。時甫中副車、傳聞闈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詆王肅及僞孔安國書傳而抑之、亦命也。夫自病至死十餘日、始則醫藥之繁、繼則棺衾哭泣之凶、王君不以爲忌、且多方謀之、君子以爲長者。王君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教授塘、撰有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又撰毛詩集解、童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均未成。嗚乎、超宗將渡江、過余擁被夜譚、謂余曰、吾得一訓導官可供母、則閉戶著書矣。然素羸、必不壽、吾死賴子以傳。時無病、距死時二十日也。

《碑傳集補》卷四〇

通儒揚州焦君循傳　阮元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即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淸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斂及葬、入闈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毁。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毁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恒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瘧、以七月廿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强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稾、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



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蒺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行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衞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條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尖縣李君尙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樂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樂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一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書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

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疆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書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黄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耆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即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家宰見君易學，叙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許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殁，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碑傳集》卷一三五

莫君墓表　曾國藩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遊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氏皆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殁，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當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匿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貪利其土也。彼土菽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聚萬人，邏夫倍之，不幸饑饉，貲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即經堂山也。貪小利，貲大釁，事誠不便。大吏韙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鋒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既睹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故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渠。既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且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爲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埽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

國朝專經大師賢適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礪芝；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尚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皋聞、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惡無和者、可自壯也。

《續碑傳集》卷七三

阮文達公傳　劉毓崧

阮元、字伯元、一字雲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大考一等第一名、擢少詹事。歷官詹事、內閣學士、戶、禮、兵、工等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總督、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己未、道光癸巳兩充會試總裁、戊戌秋

予告回籍、

晉加太子太保、支食半俸。丙午科重宴鹿鳴、

晉加太傅、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六歲。

予謚文達、

國史有傳。生平持躬清慎、屬吏不敢干以私。爲政崇大體、所至必以興學教士爲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官兩省者皆奉爲矩矱。其撫浙時、安南艇匪肆掠、親督水軍、禦諸台州、會神風助順、賊船盡碎、溺海者無算、僞總兵倫貴利等皆伏誅、僉謂誠感神祐所致。海盜蔡牽屢擾閩浙、奏請以提督李忠毅公總統兩省舟師、不分畛域、立專注首逆、隔斷餘船之法、循環攻擊、識者謂牽之殲斃於溫州黑水洋、全得力於此策。其撫江西時、嚴查保甲、破獲朱毛俚謀反鉅案、未嘗控弦發矢、銷叛逆於未起事之先、保全民命甚多、遂膺宮保花翎之

賞。其在雲貴時、酌鹽課溢額之半、協濟邊防、騰越廳邊外之野人出沒無常、甚爲民患、惟保山縣境有猓猓熟夷、弩箭最精、爲野人所憚、因籌款招募、以資捍衞、野人聞風斂迹、相率獻木刻乞降。是時提督曾勤勇公會勦廣東叛猺、力戰先登、功居第一、出諸將上、中外咸以爲知人、而其碩畫遠謀、尤以督兩廣時爲著。履任之初、卽籌備緝捕經費、俾州縣無畏累諱飾之心。廣西富賀懷集、廣東連山陽山多盜、以接界之姑婆山爲逋逃淵藪、因調集兩省重兵、三路合圍、掃其巢穴、先後獲會匪劫盜數千、內地一律肅清。又創建大虎山礮臺、以防夷患、奏禁鴉片煙、不許帶煙之洋船入口、並將保結之洋商某三品頂戴參摘、見廣東省城布政使街酒館用木板書夷館式、怒斥之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毀之。嘆咭唎護貨之兵船殺二民人於伶仃山、遂封閉其艙、不容貿易、數月後夷目稟請查獻凶犯、始令照舊通商、蓋久料嘆夷桀驁、遇事必加裁抑、故終其任兵船不敢再犯粵洋。及致任後、因夷氛甚惡、致書伊公里布、代奏請駕馭咪唎堅以制嘆咭唎、爲以夷攻夷之策、粵東當事者擬而不行、迨嘆爲鄰國所侵、和議始成、方共服爲老成謀國之遠慮、然後知其三十年綏靖封疆功德之被於人者遠矣。歸田後、怡志林泉、不與郡縣相接、而於地方義舉無不倡捐以率之、待族黨故舊咸有恩誼、樂於汲引後進、休休有容。至其論學之宗旨、在於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爲主。所著性命古訓、論語、孟子論仁論、曾子十篇注、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初在史館、采諸書爲儒林傳、合師儒異派而持其平、未嘗稍存門戶之見。其餘說各經之精義、如周易文言、堯典朔閏、雅頌、文王、清廟、禮記、孝經、明堂載於揅經室集者、不可枚舉。所編經籍籑詁、十三經校勘記、傳布海內、爲學者所取資。疇人傳、淮海英靈集、鐘鼎款識、山左、兩浙金石志、並爲考古者所重。卽隨筆記錄如廣陵詩事、小滄浪筆談等書、亦皆有關於掌故。所刻之書甚多、最著者爲十三經注疏、

皇清經解、嘉惠後學甚溥。督學時、士有一藝之長、無不獎厲、能解經義及古今體詩者、必擢置於前。總裁會試、合校二三場文策、績學之士多從此出、論者謂得士之盛不減於鴻博科。主持風會五十餘年、士林尊爲山斗、蓋生平以座師大興朱文正公爲模楷、故其經術政事與文正相類云。

(五)阮文達公事略　李元度

一代之興、必有耆龐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衞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提唱後學、若儀徵相國、眞其人哉。其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數千、大帥將戮之、以死請得免。及公貴、人以爲陰

德所致云。乾隆五十一年、公年二十三、舉鄉試入都、與邵二雲、王懷祖、
任子田三先生友、作考工記車制圖解、有江戴諸家所未及者。五十四
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翰詹、
高宗親擢第一、超授少詹事、
命直南書房、修石渠寶笈、
召對稱
旨。
上諭樞臣曰、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晉詹事、充石經校勘官。五十八
年、督山東學政、撰山左金石志、得搨本千三百有奇、修鄭司農祠墓。明
年、調浙江學政、擢內閣學士。嘉慶元年、
禪授禮成、進文冊、
諭獎其典雅。徵刻淮海英靈集。二年、修經籍籑詁百十有六卷、選兩浙
輶軒錄、得詩三千餘家、注曾子十篇、纂凡三易。三年、擢兵部侍郎、轉禮
部、仍直南書房。四年、調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副朱文正公總裁會試、
得士最盛。江都史致儼、歙鮑桂星、全椒吳鼒、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
郵王引之、蕭山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歙程祖洛、興康紹鏞、元
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嘉應宋湘、其尤著也。明年授浙江
巡撫。時海盜蔡牽擾閩越、疏請捐造大船、巨礮、并籌捕土盜、剿艇匪之
羽翼、
璽書嘉獎、勉以顯親揚名、為國宣力、成一代偉人。嗣遣總兵岳璽等敗
賊於太平、又奏獲杭紹等屬積盜數十。先是錢塘江有水舟曰烏龍船、
昏暮劫掠、公廉得姓名、捕寘諸法、立緝匪章程七則、檄沿海州縣力行
保甲。會艇匪竄浙、奏請以總兵李公長庚總統三鎮舟師、乃親駐台州
督剿、獲安南偽侯倫貴利磔之。是年、金處紹三郡災、疏請振卹有差。蔡
牽旋寇平陽、定海、檄水陸鎮將擊走之。增設育嬰堂經費銀歲四千兩。
六年、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
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
書傳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
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又
以浙東多古帝王名臣先賢陵墓、繕冊疏報、得
旨勤加防護。修葺、撰兩浙防護錄。七年、浙西饑、疏請蠲豁平糶、立普濟
堂於省會、每年冬振粥四十日、就食者日數千人。八年、立海甯安瀾書
院、建玉環廳學宮、奏設學額。復奏立杭、嘉等郡昭忠祠、請以歷年剿海
寇傷溺弁兵三百人入祀、均從之。六月入覲、
召對者八、
賜宴者三、
垂問封公年齒甚悉、
賞賚有加。回任、修海塘志。九年、疏請以李公長庚總統閩浙各鎮、專剿
蔡牽、遂敗牽於定海。會浙東水災、疏請蠲緩平糶、并率屬捐振。建白文
公祠於西湖、撰經郛及海運考、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鍾鼎款識。十年、振
杭嘉湖三郡饑、檄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為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
藥之、老疾者別為廠、婦女有廁逢、全活數十萬人。六月、父憂歸里居、成
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撰
皇清碑版錄、編瀛舟書記、重刻石鼓文、置揚州府學。十二年入都、進
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得
旨獎覽。補兵部侍郎、
命赴河南勘獄、再撫浙江。先是公撫浙五年、凡安南、鳳尾、水澳等幫海
盜、剿撫散除幾盡、所餘者土盜張阿第等十餘艘耳。自蔡牽得志於閩、
大掠臺灣、李公長庚死事、至是牽從安南回棹、聚至五十艘、而張阿第
亦有船三十餘艘、勢張甚、乃親赴甯波督剿、申嚴接濟賊糧之禁。先後
敗賊於沙鑊洋、黑水洋、落伽洋等處、賊勢始漸蹙。公復薦邱公良功為
浙江提督、又立專注蔡牽分船隔攻之法、於是邱公及福建提督王公
得祿遂以十四年秋殲牽於溫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學政劉鳳誥代辦
監臨舞弊事奪官、
命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
得百四十六人、但述學行、而不區分門逕。又擬創文苑傳、未就。又集
本朝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累晉少詹事、內閣學士。十七年、往山西、
河南勘事、遷工部侍郎。八月、授漕運總督、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
省。十九年、調撫江西。時豫東邪教初平、餘黨煽亂、餘干匪目朱毛俚等
假託明裔謀逆。公率臬司馳往擒獲胡秉燿等十七名、寘諸法、得
旨嘉獎、加太子少保、
賞戴孔雀翎。尋獲崇義縣天地會匪鍾體剛、進賢縣擒匪曾文彩、龍南
縣會匪鍾錦龍、長甯縣會匪郭秀峰、瀘溪縣會匪陶省三等、各論如律、
民情乃安。公在江西、改建貢院號舍、拓基修省城章江水閘、校刻十三



經注疏、以惠士林。二十一年、調撫河南。十一月、遷湖廣總督。奏建江陵范家堤、沔陽龍王廟石閘、以蘇水患。明年、調兩廣總督。奏建大黃窖、大虎山礮臺。肇慶府各礮臺。又奏建南海縣屬桑園圍石隄、修廣東通志。二十四年秋、入京祝嘏。召對十一次、賜克食四十七次、恩賚有加。仁宗皇帝手酌玉杯賜公同受賜者惟江督孫公玉庭、川督蔣公攸銛而已。二十五年、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江時。改建貢院號舍、如在江西時。道光元年、奏設軍藥局、修廣州城及城北鎮海樓、建三水行臺書院。刻江蘇詩徵百八十三卷、作者五千四百三十餘人。尋刻皇清經解爲書百八十餘種、爲卷千四百。公在粵十年、兼署廣東巡撫者六。粵中水陸向多盜、公飭屬嚴拏、前後數千計。其質連交界姑婆山素稱盜藪、公調兵擣其巢、患乃息。西洋貿易惟暎咭唎國貨最多、性尤狡黠。嘉慶二十一年、嘗遣使入貢、未許成禮而回。逾年公涖粵、疏請嚴禁鴉片、首以嚴馭洋商、夷商爲務。遇事裁抑之。夷船在黃浦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刎死。有擊死民婦者、亦予絞決抵罪。道光二年冬、暎夷護貨兵船殺死民人二、公飭洋商及管事大班縛犯以獻。大班委其責於兵頭、即飭傳諭兵頭獻犯、詭稱夷民互有殺傷、冀相抵賴。公持之力、夷目等聲言將揚帆歸國、停貿易。公給印諭言、願歸即歸、天朝并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各船皆出海口。然非其志也、仍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遠遁、大班等乃稟求回岸貿易、俟下次貨船抵粵時縛犯來獻。公復給印諭、兵船不許復來。其見在貨船暫許貿易、續到者如不能縛犯、仍嚴拒不許入。方事之殷、商民官吏皆惶惶、或言關稅將自此大絀、且慮激變爲朝廷憂。公曰、國體爲大、稅數爲輕。且索兇理長、不可爲所欺脅。力持二三月、夷目始有乞回貿易之稟、自是兵船亦不敢復來。公調任、兵船即踵至海疆、乃自此多故矣。六年夏、調雲貴、滇省鹽政久抏、弊歲絀課十餘萬。公首劾蠹吏、力杜井竈走私弊。七年、奏銷溢額萬六千兩、明年又數倍之。乃疏請酌留溢額銀兩、備邊費、從之。騰越極邊、有野人一種、茹毛穴處、時入內地劫掠、爲邊患。而保山等處別一種邊夷曰傈僳、本土司所轄也。以墾田射獵爲生、精於桑弩毒矢、野人畏之。公乃籌邊費萬金、招傈僳三百餘戶駐騰越邊界、給地屯種、以禦野人。會訛言總督將帥兵親討、於是南甸、隴川等土司帶領二十餘衆野人來乞降、並獻木刻設誓。八年十二月入覲、召對十次、賜紫禁城騎馬及御書春帖子。尋召入乾清宮、面賜福壽字、賞賚無數。十二年、遷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三年二月、陛見、時年七十矣、賜御書福壽字、亮功錫祜扁額及尚方珍物爲公壽。尋命充會試副總裁。四月回任。公督滇黔十載、值車里土司刀繩武與其叔刀太康鬩鬭、因而脅官求助。其時漢夷流言、皆謂當助姪滅叔。公不爲動、檄鎮道等擊敗繩武、另擇人承襲、亦不追殺要功。其後越南保樂州土官農文雲謀叛其國、聚衆戕官、經交兵捕追。公飭沿邊嚴防、毋令一夷闌入、亦不得生事貪功妄殺。手詔嘉之。其鎮靜得大體多類此。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宣宗兩次謁陵、均命留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疾請告、疏再上、優詔許致仕、仍食半俸。頒行、加太子太保。公歸里後、築別墅於湖莊、曰南萬柳堂、蓋以別於馮文毅之都城別業也。二十三年、公壽八十、復拜御書扁額楹聯福壽字及尚方珍物之賜。二十六年丙午、以重赴鹿鳴宴、加太傅銜、食全俸。公疏謝、手敕報曰、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本朝人臣、生前加太傅者、自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鄂文端、曹文正、長文襄外、得公而七。公以後惟潘文恭世恩而已、餘皆贈自身後者也。二十九年十月薨、年八十有六、

優旨悼卹、
賜祭葬、
予諡文達。所著書曰揅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名宿著述如錢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食物百詠、張皋文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述學、錢溉亭述古錄、劉端臨遺書、凌仲子禮經釋例、焦里堂雕菰樓集、鍾菽崖考古錄、孔顨軒儀鄭堂集、胡西棽詩集、張解元賓吏部詩集、僧誦芬蘗蘤查集、李四香算書、凡數十家。子常生、官清河道、前卒。福、平涼府知府、祜、舉人、官知府、繼配孔氏、工詩、著有唐宋舊經樓稿。

見雷塘盦主弟子記　張鑑

先是、先生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巽占以厚集兵勢、力杜盜源、請定海教諭王鳴珂以防禦六事、攻擊三事、預籌四事請。言皆可用。鄞縣令郭文鎔請合江閩舟師、黃巖令孫鳳鳴請先誠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職李其淵湯棫請禁商船、漁船、定海令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請造巨船巨礮。先生因於杭州、甯波、溫州設冶局、鑄鍛大礮四百餘門、奏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鎗、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整弛廢、厲廉隅、嚴賞罰。檄沿海村岸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總甲、一村立一總保、一山一嶴立一嶴長、給以費、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檄漁戶小船堅以白、編其姓名、年貌、屬之埠頭旗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腳私驛者毀其船。檄汛口凡船出互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賞以私漏之物。檄海積治者還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檄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檄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誅、檄營汛察奸民有緣商被劫而為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為之消贓者、百姓執之者有賞、子弟為盜父兄詭為陷賊者吏稽之。檄村鄉壯丁、團練相守、立耆老紳士之賢者為村長、有警鳴金相召、有不應者梏其頸。檄府縣營汛賓力同心、賢能者敬之、擢之、弛者縱胥吏擾民者疾如仇、道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幾民以為盜、捕雕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行轅、無少隱、以故千里海濱、皆如目睹、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於是定海縣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令宋如林稽空船出口、空出者給以照。平陽令楊鐶肅清漁戶、為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令魏右曾力行保甲、造鐵鎗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字、黃巖令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筅、鋤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費統之、沿海之旗連續如雲、分聲一警、農兵畢集、故賊不敢近窺村落。太平令趙㩳彤於海岸壘石為垣、外周以塹、兵勇內伏。甯海令陳鵬南于健跳螺師山設礮山嶴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令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浹頭、慈谿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黨殺擲、金淸港、石塘、樂淸之岐頭、蒲頭、洛西地、興皆奸民偷漏之地。令既行、巡樂清縣教官王應廣訪奸民龔大等通於盜、誅之。先生又用計訪鄞之姚家浦為土盜之藪、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等十六人。又溫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等數十人、又有浙盜潛登岸、偽充鄉勇、刺聽官虛實者、詰獲立斬之。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縊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約、禁偷漏、閩浙賊窮蹙斷糧。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一

鮑桂星　汪光爔　王引之　歐陽輅　姚學塽
許宗彦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志銘　陳用光

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詹事鮑覺生先生以疾卒於京師之寓齋。公遂於文學、質厚性直、敢任事、有明斷才、皆爲兩朝所深知、故中嘗蹶而終顯。使公不乞病、卿貳旦晚可復、乃不能留其身以慰今天子之眷注。朝之士大夫莫不重公學行、爲朝廷惜、而余與公遊從至久、且熟其以文字相質證、蓋誼在師友閒、一旦失所瞻侍、其爲悲尤深矣。今執筆銘公之墓、言之安得不痛也。公諱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歙之巖鎮人也。曾祖善基、祖倚樓、父嘉命、三世皆以公所歷官得封贈如例。公兄弟四人、次居長、少有異稟、八歲能詠詩、本生祖嘗奇其才。十五補縣學生、居貧授徒爲養。丙午中江南鄉試副榜、壬子舉京兆試、己未成進士、由庶吉士授職編修。癸亥、廷試翰詹列高第、擢中允。自是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賜。甲子、典河南試、乙丑督河南學、丙寅擢洗馬、旋擢侍講、侍讀。戊辰、典山西試。庚午、擢侍講學士、督湖北學、轉侍讀學士、擢少詹事。癸酉擢詹事、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陳十事、疾馳至京。仁宗亟稱之、曰已次第見之施行矣。顧以未經明發諭旨、遂削其稿。雖余習於公、而未嘗以示余也。甲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條奏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摭公平日語中公、遂落職、使居京師閉門思過。逾五年、而復之編修。及今上即位、以編修召對、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褫其職矣。既由侍講擢至通政司副使、上召見、復謂曰、欲汝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召對、詢年齒甚悉。公感兩朝之渥、益自奮勵、思見之事以爲報、而以得暑疾、患胸膈痛、醫遍數月、終至不起。大漸時、余省之至榻前、執手與語、咿唔不可辨。蓋公自痛未能酬國恩、以余習於公、欲爲明其志、而以墓銘相屬也。公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中年後師事姚姬傳先生、於爲詩力守師說。及乙亥落職居京師、縱心於唐人詩、益進。嘗輯唐詩品八十五卷、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排次之。其所爲詩、姬傳先生嘗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二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有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各二卷。余爲庶常時、公以姬傳先生語先來視余、自是遂質以詩賦學。及晚年、過從益密。嘗申之以婚姻、會其子殤、遂不果。然公所以待余者乃獨至。公叔弟珊、今爲乾州知州、以書來敦余曰、葬有期矣、先兄所自爲年譜存君所、其無忘銘幽之請。嗚呼、余安忍以不文辭。公娶同里柳恭人、有婦德、先公卒。生子二、長庚、嘉慶丙子舉人、少爲文有奇氣、公愛之甚、顧得狂易之疾、雖旋愈而復發、公喪時乃不能執喪、既歸逾年而遂卒矣。次承輝、以後其從兄聰聽。女一、適同年朱意園太守淥第三子。側室汪氏生子二、慶殤、廣聘白小山侍郎鎔女。孫幾人。公得年六十有三。某月葬於某。公叔弟珊迎其庶嫂及廣至乾州撫教之。爲之銘者、新城陳用光也。銘曰、

文足以繼燕、許兮、而才足以追姚、宋也。文既顯而才終閼兮、何命之嗇而疾之縱也。意皎皎以特立兮、情落落而獨厚。余痛虎賁之無人兮、溯典型於遺胄。

（續碑傳集）卷一八

亡友汪晉蕃傳　焦循

汪晉蕃名光爔，號芝泉，以儀徵籍入學，補廩膳生，居江都。其先世歙人。父棣，仕爲刑部郎，政事文章卓然不朽，世所稱對琴先生也。晉蕃爲刑部長子，與弟掌廷同以文學名。刑部晚年家居，與老友數人怡情詩酒，兩君各以藝從。每春月採棲靈古梅，流連其下，望者慕之。晉蕃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學術文藝則娓娓不倦。少處豐儉而好禮，長處困乏不以升斗爲憂。言笑之際，不諱忌諱，而未嘗侮人。不矯情立厓岸，而取予不苟。經學深於尚書，字櫛句解，無滯義。兼習毛詩、禮記，通其大旨，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卦。鄭氏以屯蒙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與卦氣值日迥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睽升臨，非鄭氏義也。又難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行，明諸卦不然。而惠氏作爻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鄭氏不已異乎。其好學深思，不逐口耳附和如此。蘇、李、建安而後名家之詩多能成誦，每有唫詠，典麗端凝，不涉浮薄。熟文選理，不苟作。督學使侍郎胡公月課揚郡，取晉蕃卷通屬第一，而疑其僞。按部時扃試詩古文辭，慨然歎曰：苦心孤詣，深得選體，非貌似者矣。又以秋興賦見賞於轉運曾公，於是學者稍稍知晉蕃能騈體文。晉蕃有肺疾，寒則舉發，去年爲甚，掌廷竭力醫治之。今春夏閒少愈，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時爲嘉慶丁卯，年四十有三。病中尚手批大戴禮記、文選不置云。

焦循曰：乾隆丁未戊申閒，余館於壽氏，與汪氏兄弟交。時興化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譚藝，契若金石。汪容甫曰：晉蕃長者也，可與論文。余嘗冬夜與晉蕃飲容甫齋，閱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晉蕃先後沒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晉蕃既沒，檢篋中得其手纂易稿二帙，以還其孤復基、延琛。又有與余論爻辰一書，略舉其概於篇。

《碑傳集補》卷四〇

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加二級諡文簡伯申王公墓志銘　湯金釗

道光十四年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工部尚書王公卒於位。遺疏入，

上心軫惜，

命照尚書例賜䘏，

賜諡文簡。越明年秋，孤子壽昌等奉靈櫬反葬於安徽天長縣諭興集之東原，將以十二月初七日塴。以金釗與公同年進士，知公深，丏爲碑幽之文。雖不文，不敢辭。按狀，公諱引之，字伯申，號曼卿，姓王氏。先世由江蘇蘇州遷高郵。五世祖開運，州學生，治尚書，有聲。高祖式耜，副貢生，傳授五經，貧而好行其德。曾祖曾祿，拔貢生，邃於理學。祖安國，由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歷官吏部尚書，

賜諡文肅，

國史有傳。文肅公之祖父母、父母俱以文肅公貴，

誥贈如例。父念孫，由庶吉士歷官永定河道，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志諸書行於世，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加二級。母氏吳，

贈一品夫人。吳太夫人孕八月而生公，公身小氣弱，性穎異好學。年十七，補州學生，從事聲音文字詁訓之學，以所得質於光祿公，光祿公喜曰：是可以傳吾學矣。乾隆乙卯，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成進士，

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編修。癸亥大考翰林，

欽取一等第三名，擢侍講，歷官庶子、侍講學士、通政司副使、太僕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晉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調吏部侍郎，累署兵部、刑部、戶部侍郎，授工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署吏部尚書，調禮部尚書。父喪服闋，復授工部尚書。公事

君以誠，持己以正，擾而能毅，直而能溫，忠愛之念，上結

主知。凡民生國計之大，講求諮度，知無不言。林清之變，有議加培圓明園宮垣者，公具疏切辨。蒙

召見，嘉納。閩省署龍溪令朱履中誣方伯李賡芸受賕，總督某劾方伯罷其任。既對簿，無左驗，而按事者持之急，方伯不能堪，遂雉經。事

聞，

命公偕熙少宰昌往讞之，悉得其情，獄遂平反，爲少宰時有議爲生祠



母承重丁憂三年者，公力持不可。會奉使去，持議者遂奏行之。公還，疏陳庶祖母非祖敵體，不得以承重論，緣情即終身持服，不足以報罔極，制禮則承重之義，不能加於支庶，請復治喪一年舊例，遂更正。其長冬官也，鉤稽必嚴，察核必至，素精算術，嘗取奏銷冊覆核所用帑無慮數十百萬，執管以計，日未移晷而畢，僚屬皆驚歎。又河工工程名目，歲修之外，又有另案，廳員率藉此自肥，而工反遜於舊。光祿公官河道六年，所屬不報一另案，公習知其弊，故有請嚴禁東南兩河另案工程之奏。得

旨允行。恭修

仁宗睿錄，充總裁官，敬謹編輯，始終其事。總裁

國史，細心簽酌，務臻允當。充

武英殿正總裁，

召對時從容奏言：字典一書，當年成書較速，纂輯諸臣間有未及詳校者，應加校正。

上然之。公手自校勘，凡訂正二千五百八十一條，輯考證十二卷以進。他若畿輔歲歉，則請寬京城米禁，以濟民食；山左旱蝗，則請設廠收買，以杜胥吏舞符滋擾。身無地方之責，而殫心民瘼，皆此類也。辛酉典試貴州，甲子典試湖北，戊寅、辛巳兩典浙江試，己卯、癸未兩典會試，所取多知名士。視學河南，則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貯各屬學宮，教士子以根柢之學。訂詩韻以導諸生韻語之不協律者。為山東學政時，值教匪滋事，壹以正風俗為先，撰

訓化愚論、見利思害說，刊布以曉愚民，至地方官有聲名平常者，直陳無隱，按驗皆實，則又公之公忠足以仰副

委任者也。公天性純孝，官庶子時，居母喪，哀毀盡禮。光祿公以河工浸口罷，觀察居京邸，公侍色養，志退食之暇，以考訂經義為承歡。光祿公重宴鹿鳴，公撰杖以侍，都人士豔稱之。居喪年已六十有七，孺慕之色結心而形，篤於本根。置田以贍族人之貧者，子孫自幼訓以朱子小學、及陳文恭公養正遺規，莫不循循有規矩。政事之外，以纂述為事。著有經義述聞三十二卷，不為鑿空之談，不為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假借之字則正其解。又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作周秦名字解詁。又考明漢志太歲在子為在寅之譌，為說二十八篇以正之，名曰太歲考。又以小學之書皆釋名物，貫義若經傳語辭釋之者無幾，語義未明，經義反因之而晦，爰博考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分字編次，為經傳釋辭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缺。公說經尤精於轉注假借之字，幼承庭訓，精通於光祿公古均廿一部之分，於九經、楚詞、諸子之有韻者，剖析精微，又熟於篆隸遷變源流，因聲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察詁訓，凡漢唐諸儒就借用之字望文生義而未安者，公釋以本字，無不冰釋理順。公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九。元配沈夫人，孝謹德讓，動合禮法，歸逾年而歿，葬於天長縣石梁鎮祖塋側。繼室范夫人，孝慈勤儉，侍養光祿公數十年，一飲一食，必手治以進，綜理家政，內外秩如，教子以嚴，御下有恩，雖膺極品之封，家居衣猶補紉，族黨稱之。先公八年卒，葬於天長縣論興集之東原，公子遵公命合葬焉。子四人：壽昌，正二品廕生，由戶部主事洊升河南歸德府知府；彥和，廣西鬱林直隸州知州；壽朋，早歿；壽同，拔貢生，八旗教習，候補郎中。女五人。孫七人，女孫八人，嫁娶皆名族。銘曰：

通儒之子，克承家學，聲音文字，詁經精確。繩其祖武，洊為正卿，嘉猷入告，忠愛篤誠，屢掌文衡，得人為盛，經術造士，士習以正。大臣規畫，昭垂信史，名山著述，足傳千禩。長淮之南，大江之北，子孫繁興，視此兆域。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龔自珍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尚書，諡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吳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禮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卒於位，

賜諡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明冬十有二月七日，葬於州治之

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龔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為不可裁而請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竊其數大端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為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者

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段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廿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段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三十二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又聞之公曰、吾著書不喜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吳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此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公名位齒髮而孺色如子弟、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之師、海內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門內之士勉勉頫頫、人知之立新術與常俟

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頌無由測公。嘉慶十八年、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

禁門、既殄定、同朝有議

圓明園宮牆高厚者、有議增

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

睿皇帝大動容、

召對良久乃罷。

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其事卒見施行與否、海內弗知、其奏牘何辭、海內迄今弗知也。由此例之、公之風旨、其視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公配沈、繼配范、子四、壽昌、彥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璞之毖毖、外有文也。鏐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事其親也。於乎、欲事親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爲大道。

《續碑傳集》卷一〇

歐陽輅傳　王先謙

歐陽輅原名紹洛、字念祖、一字磵東、湖南新化人。父基文、字同周、乾隆乙酉拔貢、銓就州判、以親老乞歸、授徒自給、性方潔、天才挺拔、詩文操筆立就、爲時所重。（寶慶府志文學傳）早世。（鄧顯鶴南材詩略）輅九歲補縣學生、即好吟詠、所遇窮惡、蹤迹落莫、無常師、於詩若有天授。家貧甚、資傭力以養。（沅湘耆舊集序）博學多通、書過目終身不忘。（陶澍磵東詩鈔序）乾隆甲寅舉於鄉。（耆舊集序）頻上春官、不得意、南走粵、北爲薊、代、山海關之遊。（陶澍序）性野逸、不修威儀、衣履敝垢、岸然公卿大夫中、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無與忤者。後閉門不復出、躬耕奉母、非力不食於人世、升沈寵辱泊如也。（耆舊集序）一時名公雅重之、或不遠數千里、殷勤致禮、不至、釋冠草履、吟嘯清泉白石間。（陶澍序）牆宇自峻、與人少可。（曾文正鄧敍墓表）南豐譚光祜守寶慶、學使歙程恩澤按試至郡、二人皆名徵、始一出與雙清亭之會、好事者至繪爲圖。（府志文學傳）垂老、卜築邑城東、遁迹沈冥、兀兀無共語者。（李洽夜談追錄自序）其詩灝氣流轉、含章內映、精思壯采、摶結無迹。（沈道寬磵東集說）然持律矜嚴、（鄧墓表）嘗言、作詩務苦吟、戒自恕、或屢改而不安、則竟側之。又云、作詩當自寫其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今人過一地、遇一人、必作一詩、豈吾胸中之詩哉。既挾所業出與天下士大夫接、所至折服、名流少能頡頏。（耆舊集序）與寶山毛嶽生、東鄉吳嵩梁相知善。嵩梁詩才卒匹、嘗謂人曰、僕畏磵東、不敢與敵也。臨川樂鈞未識輅、寄贈以詩、錢吳清鵬以詩求論定、稱輅爲韓、蘇、而後一人、服膺如此。（夜談追錄）同邑訓導鄧顯鶴少輅十歲、兄事之。（耆舊集序）每有篇什、輒就輅與相違覆。（鄧墓表）輅鉤取瑕疵、不少寬假。顯鶴卒無以易其言也。（耆舊集序）道光二十一年卒、（夜談追錄序）享年七十五。（府志）著有磵東詩鈔十卷、安化陶澍梓行之。（陶序）又手定詩三卷、畀顯鶴、顯鶴爲刻之沅湘耆舊集。（耆舊集序）輅於詩窮極幽微、偶有論斷、必求通古人之詞、較其得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同邑舉人李洽筆存之、爲夜談追錄二卷。（夜談追錄序）子柔、字迪來、邑廩生、（耆舊集序）亦能詩、（府志文學傳）奇情幽思、不愧名父之子。（耆舊集序）又有歐子三卷、恢奇俶詭、無一常語。（府志）早卒、顯鶴刻其詩入資江、沅湘兩耆舊集中。（耆舊集序）

《續碑傳集》卷七七

誥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鏡塘姚先生行狀　項[illegible]

先生姓姚氏、諱學塽、字晉堂、一字鏡堂、學者稱鏡塘先生。姚氏世居湖州、後徙嘉興之桐鄉縣。至明禮部郎中諱臣者、復遷湖州歸安縣之雙林鎮。曾祖諱金鼎、祖諱汝楫、國子監生、父諱宗炫、國子監生、

贈中憲大夫、母陳氏、

封太恭人。先生幼穎悟、年十五、爲學官弟子。其爲制舉藝、精醇簡質、大興朱文正公督學浙江、方以沈博鴻藻之文倡導後進、顧獨賞先生文、遂拔取乾隆己酉選貢。是秋舉於鄉。癸丑、丁贈公艱、嘉慶丙辰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戊辰爲貴州鄉試副考官、事竣復



命閱太恭人訃回籍。服闋、補元官。甲戌、充會試同考官、轉典籍。

今上御極、轉兵部武選司主事、累遷至職方司郎中。先生居官勤慎、自矢不以名位為意、常敘資當進秩、累失上官意而止。其在武選司時、伯文慎公總理兵部事、語其屬曰、誰為主事姚公者、幸使吾得見之。如[illegible]數四、先生終不見。文慎愠曰、是以吾為不足與邪。遂寢不復言。初、[illegible][illegible]齡為尚書時、尤始終推重先生、先生不阿以私。初、先生對策、極陳時[illegible]得失、讀卷官擬列之二甲、而和珅亦以大學士讀卷、見而惡之、因此[illegible]生耳、抑至三甲末。比以郎中保舉御史、僉謂先生當得因事建白、大展所蘊矣、而一二故舊謂先生徑直無忌諱、且以言得罪、已不果用。先生性至介、祿入外不名一錢、京師士大夫皆自謂弗及。有門生將[illegible][illegible]歸、行持白金為贄、先生笑曰、登仕籍者例習苞苴邪。其人慚謝去。某年果遺以裘、曰、此非不義物、且賤直、君無卻矣。先生卒不受。平居衣履[illegible]儉、一冠十年不易、茶羹糲飯、有寒素所不堪者、而濟人急常若不及。[illegible]不為崖異之行、人無賢不肖、一以和易接之、然意所不可、則義形於色、故人咸愛而畏之。門人或攜酒至、則欣然舉觴、醉後亹亹論古今不倦。卒之日、室無長物、書冊外數酒甕纍纍然耳。先生事親誠孝、贈公書[illegible]、先生終身不食蟹、筵宴間或遇之、至涕泣、故友朋相戒不敢設。嘗請假[illegible]欲留養太恭人、不許、請迎養、又不果。太恭人既沒、不復以家室自隨、[illegible]子然一身、儉居僧舍。卒之前歲、從容語所親曰、前三十年為父母之身、後三十年為國家之身、向後餘齡、殆吾山中歲月矣。是時先生正六十也。會逆回擾邊、軍書旁午、先生勤慎有加、以冒寒中疾、疾亟、猶肅容危坐。或對之泣下、則告曰、死生命也、獲正命幸矣、奚以悲為。遂於道光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一。遺命素棺薄斂、知交門弟子輩經紀其喪、稍從厚、幷厚賻之、其意良美、然非先生志也。娶張氏、側室方氏、皆無出、嗣子世名先卒、以從孫琇為後。所著詩古文及制義若干卷、門弟子梓以行。履蚤歲慕先生為人、及來京師、得屢屢謁見、問所以為學、則曰敬、曰恕、曰無求名。退而喜願、遂相從卒業、而先生沒矣。先生生時、贈公恍惚見浮屠紫皋入室、紫皋者、贈公方外友也、訪之已示寂、而先生卒之日辰、又與紫皋同、故論者謂先生清虛湛定、殆彼教中所謂夙根者然。以履所聞於先生者、徵諸先生之行、蓋純乎儒者、安得撫適然之符驗、輒以相誣哉。丁亥夏、先生從子世功入都、扶先生喪歸、因以狀屬、辭不獲命、遂即耳目所及次之、以俟當世知言君子擇焉。震澤後學張履謹狀。

歸安姚先生傳 潘諮

姚先生諱學塽、字晉堂、人以其深潔濬定、號之鏡塘先生。世居歸安雙林村。性靜介、讀書毅然身學之。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葬事無不以禮者。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母不樂偕之官、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欲乞終養、會奉

命主黔試、歸道聞母憂、痛不得躬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既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德、畜一妾、請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妾其父。妾方氏年十七、曰、婦人從一者也、吾事有主矣。竟不嫁、與張躬績紡、不以家事累之。君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厄者、衣食儉陋、然未嘗不整冠束帶。其學以修己不責物為事、故嚴而容眾、與論事、言必可行。喜讀書吟步、看山與之酒、恰然不可厭、故與遊者常滿室。人至其居塵然、病其貧、日就之、知其樂。嘗曰、吾視百物皆有真趣。又曰、人必內自定、始可應物、物來至紛、然遇尺度、初無紛也。秩再滿、當遷、上官欲上其名、必辭不獲而後就。蓋性既靜退、又慎職、惟恐有所曠、故兢兢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毋遺命也。累轉至職方司郎中。丙戌冬十月、年六十一、例

廷試武士、兵部以其屬司事

殿廷、寒、遇疾、乃告歸。大司馬某留於其居、不可、曰、食祿偃息、難為名、競病尸官、難為實。上官終不已、強與之假、然先生已日困矣。其在部無他長、必慎無欺。既病、不寢、日正衣冠而坐、有問者必起揖。十一月戊戌、病篤、握其友潘諮手曰、君勿戚、我欲語君、君勉矣。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平生竭歷、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盡所得為、俟年而已。惟君知我、我死無累人。我於宗嫡長也、繼一子殁、擇我姪之子為我孫。遂坐息頃而逝。門人其治其喪、明年、其姪世功以其柩歸葬里中。

潘諮曰、予少好奇、喜苟難、自遇先生、惕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古聖人亦僅求其不可欠而止也。人能務所當為、則從事於庸言實行、終日黽勉而未易尺寸。先生畢生常惴惴若不足者、其有以見全體之不易盡也。悲夫。

歸安姚先生傳

姚先生名學塽、學者稱鏡塘先生、世居湖州歸安雙林村。父意峯先生。以乾隆丙戌十月丙午生。公性介厚重、在孩不戲、見物不取、父兄坐庭

上久侍立足不動。既長，讀書穎悟，又毅然力行之。嘉慶己酉，舉浙江鄉試第一。[illegible]父喪骨毀。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輒歸侍母。母不許，復之官。戊辰主貴州鄉試，歸道聞母憂，痛父母不得躬侍湯養，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既服闋，獨行至京。有一子世嘉，早世，以其弟之子世名為己子，留於家。秩再滿，轉兵部主事，累遷至職方司郎中。居京師三十年，粗糲僅給，未嘗受人一物。故事，部員於其鄉人之有到部者，許同鄉官具保結，各有例規，謂之印結費。又外任官至京，於其同鄉同年、世好之官京師者，各留金為別。此二者，京官賴以自存，習為常，公獨一無所受。其門下士伍長華官湖北布政使，至京，以五百金贄獻，亦不受，或固辭不得，强留而去，則翼日呼會館長班持[illegible]至書而捐之。前後捐館中者三千餘金。居喪時，有氈帽一，布羔裘一，終身服之。藍縷不改，蓋所謂終身之喪。至署供職，衣敝衣冠，廁狐貉中，晏如也。持身嚴而遇物謙，下誠懇，惟恐傷其意。自奉極清苦，而春秋祭祀必豐。祭畢，輒邀同人飲餕，善飲無量，雖醉至無算，而酒令精明，未嘗[illegible]。談論娓娓，而終席未嘗一言踰矩。其酒皆與客傳壺自酌，不令僮[illegible]立也。平日未嘗輕議時事，臧否人物，而偶一及之，輒確當不易，雖[illegible]之精，觀人之細者，無不服也。平生未嘗著書，而經義湛深，源嘗以大學古本質之先生，曰：古本出自石經，天造地設，惟後儒不得其脈絡，是以教詮。吾子能見及此，幸甚。惟在致力於知本，勿事空言而已。其文章立制義規矩先民，高古淵粹，而語皆心得，使人感發興起。有先生而[illegible]義始有功於經，當與宋五子書並垂百世，遠出守溪、安溪之上，蓋自[illegible]義以來，一人而已。初，尚書彭齡掌兵部，請先生至堂上，躬起肅揖之，先生亦不往謝。大學士伯麟兼管兵部，屢詢司員姚某何在，欲先生詣其宅一見之，終不往也。先生六十歲生日，同里姚總憲文田貽酒二罌為壽，固辭。姚公曰：他日以此相報，可乎？乃受之。先生之學，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誠，從嚴毅清苦中發為光風霽月，闇然不求人知，未嘗向人講學，仁熟義精，晚年德望日益隆。自公卿遠近無不敬之。雖文人豪士傲睨自負者，語及先生，無不心服，無閒言，蓋誠能動物，不知其所以然也。官京師數十年，未嘗有宅，皆僦僧寺中，紙窗布幕，破屋風號，霜華盈席，危坐不動。暇則向鄰寺尋花看竹，僧言雖彼教中持戒律苦行僧，不是過也。道光七年冬十月

廷試武士，執事殿廷，敝裘單薄，晨感疾，即呈告開缺。上官不許，給假一月。然先生歸[illegible]已決矣。其在部也，必慎必忠，遇事必求無憾。屬吏以情，吏不敢。既病不[illegible]，正衣冠而坐，有問者必起謝揖。十一月戊戌，病篤，神明湛然，拱坐而歿，年六十有一。大人先生及士大夫至負擔閭之皆哭。姚總憲秋農損[illegible]部小軒、朱閣部虹舫、陳學士碩士、眞觀察關齋、感洗馬[illegible]與其[illegible]人治其喪，如其志。著有竹素軒制義若干卷，姚兵部詩文集[illegible]。魏源曰：道光壬午年，拜公於京師水月庵，以所注大學古本就[illegible]，指其得失，憬然有悟，遂請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而心中固終身得[illegible]。國朝醇儒推湯陸。先生取與之嚴，揆守之敬，不亞湯陸，而深造自得[illegible]之發為文章，形於語默，左右逢源，可與胡敬齋先生並，其當[illegible]以矜式百世，蓋有待於來者焉。

姚職方傳　湯鵬

歸安姚先生諱學塽，人以其深探濂洛，定稱之鏡塘先生，由進士官職方郎中。立[illegible]朝數千年，泊如在空山中也。嘗居水月庵，紙窗布幕，霜華盈席，[illegible]昔求闇然有性分之樂。僧言雖彼教中苦行僧不是過也。暇則與[illegible]山，飲酒溫克，深廬講論，皆刻心之義。自始仕，一敝裘至老不易。出乘車，或矯首皋壤，浩然有以自得也。守先民之矩矱，與道大適，由[illegible]涼涼然不稍變也。居常丹鉛不輟，寅而作，盡酉而息。老屋繩牀，斂襟危坐，詠歌先王之風，淡然忘其年之遲暮也。過言不出於口，過動不設於身，表之為九容，韞之為九思，確然渙然，不沮於俗，不疑於心，澹泊稱[illegible]以是終其身。非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與？門下高第弟子極眾，惟會稽潘先生服膺而步趨之。自二先生往，海內士大夫咸歎息累欷，以為東南耆宿盡矣。詩似陶，四書義似徐思曠，閑發為文，高簡深穎，流示乎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嗚呼，匪一，歸原復還孔氏之舊，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先生之蟬蛻人欲，春融天理，不可為無意也。予慕先生風，用餘厥概，諭予同志，當有颯然慕、奮然興，紬先生未竟之緒而純之者，吾[illegible]朞齋肅期之。

職方姚君傳

道光六年冬、我友鏡塘姚君以疾卒於官、一時士大夫聞之、無不悼惜者。其門人弟子犇走經紀其喪、纍纍然如失其父兄。素行之孚於人、如此其至也。姚氏本世居吳興、鏡塘與余同出與否、代久遠故不能悉知。余長鏡塘八歲、鏡塘就傅時、余已爲諸生食廩餼矣。故鏡塘應童子試、余實仞之。是年、鏡塘甫十五齡、卽遊於庠。後八年、大興朱文正公視學兩浙、見其文甚擊賞、遂與余偕充己酉拔貢生、尋又同舉於鄉。其後同官京師者幾三十年、盍交契之深、未有如我兩人者也。鏡塘初生時、其贈公夢所善僧紫皋入其室。及長、見狀貌者無不以爲從彼教中來。性簡重、不輕言笑、自其長者皆不甚奇之、然一生之篤厚廉靜、實已見於此。嘉慶丙辰成進士、對策日侃侃論時政無避、閱者異之、置二甲。時相惡其言直、竟抑置三甲後。及引見、授內閣中書。時余以召試先入掖省、鏡塘執後進禮甚恭。余笑曰、我兩人倘不能脫略形迹耶。鏡塘亦笑、然終不改。歷資深、晉典籍、例升宗人府主事。故事、凡授斯職者先必出大學士簡選。鏡塘遷延如不欲、然竟不與推。升兵部武選司主事、又改車駕司、洊擢職方司郎中。其爲郎日、前大學士伯文愼公方由滇督入總中樞、謂僚屬曰、聞吾部中有姚某者、學問人品爲衆所推服、吾願一識其人。再三言、鏡塘終不赴。公愠曰、是謂我不足與也。遂不復問。然鏡塘於曹務實恪勤盡職、惟遇有遷除事、必宛轉避、若唯恐有議其干進者。必衆以爲當畀、乃就之。其不往見、亦猶是意也。計前後歸籍持兩親服、凡在京實二十五年、僦民居者纔數月耳、亦未嘗攜眷屬、餘率寄居僧寺中。以授徒自給、接物能和以誠、故人多歸之。其自守甚嚴、不肯無故受一錢之餽、衣履垢敝、處之若固然。余嘗見其褸裂過甚、思贈以一縑、衆言鏡塘必不受、無犯其所不欲、乃遂已。會鏡塘六十初度、予餉以朋酒、使一再返、余

曰：「他日以相報，可乎？」乃姑納焉。其介如此。爲文清眞簡淡，初猶務馳騁，後益進，消深如半山。亦好爲詩、古文，然不如經義之所得深也。嘗典貴州鄉試者一，充會試同考者一，皆不足盡見其學。弟子從者甚衆，所講授與時俗絶異，然亦迭迭得雋。晚年與會稽潘君諮交，日惟以進善規過相勖。蓋其年愈加，而學愈工矣。不圖天奪之速，不能使之底於成德也，惜哉！鏡塘既没，同人私諡之，多溢美之言。鏡塘有知，必不受。余謂之曰：鏡塘之學，可以媿天下之洟涊無節操者，然制行過高，如宰相求一見不可得，必非其屬官則可。交厚如余，而於尊酒之饋，猶恐傷於廉，此其於事上交友，皆倘未合乎中者也。昔石守道不受盤飧，而陳無已不肯服假衣，竟遇寒疾卒，如鏡塘者，乃其流亞歟。既退，遂爲此傳，以遺其家人。至先世子孫及生卒年月，已詳陳學士用光所作墓志中，故不載。

姚文田撰　《邃雅堂文集續編》

鄒部許君宗彥墓誌銘 陳壽祺

國家自康熙己未、乾隆丙辰，皆有鴻博科，以羅天下賢俊瑰奇之士。嘉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大科下。其中卓举兼衆長者，莫如武進張皋文與德清許周生。皋文從修撰歙金輔之問故，邃於易、禮，爲古文詞，上追揚、班、韓、柳。周生攜染其鄉黄太沖、萬充宗、季埜、胡朏明、毛大可、朱錫鬯、全紹衣、杭大宗諸先進之澤，又與當世通儒名德程易疇、錢曉徵、段若膺、姚姬傳、王蘭泉諸尊宿遊，上下議論，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眞僞，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摭拾零殘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曼衍迂疎寡效之言。討論經史，多精詣。考周五廟二祧，以爲周制五廟之外别有二祧，爲遷廟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别立祖宗，與帝郊同爲重祭，以大尊尊之義。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語，誤始於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因之。祧者遷廟，乃謂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考文武二世室，以爲周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孔穎達誤謂伯禽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以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證之，外甚。考太歲太陰，以爲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太陰始寅終丑，太歲始子終亥。漢律志曰：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名困敦，此太歲始于之確證。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此太陰始寅之確證。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羸縮，非矣。説六書轉注，以爲從偏旁轉相注。説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序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即建類一首之謂也。如元爲部首，从元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从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戴東原指爾疋詁訓爲轉注，而不知詁訓出於後來，非制字時所豫有也。段懋堂申戴説，又言爾疋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無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訓，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其闢辨卓識，披抉紕繆，雖大師魁儒，卒無以易之。君通天算，在嶺南嘗問西法於富郎濟亞之以其學來者，攟書緯考靈曜説四遊，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圜之理；考周髀北極璿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黄道爲得諸行之本；論日左右旋一理，而知戴東原分黄道黄極爲二行、王寅旭解黄道右旋赤道平行



之失。詳所著太陽行度解、洞徹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君又工爲古文詩詞、善鼓琴。幼至冠、隨父宦游。既通籍、念親老兄亡、不敢遠養而仕。就官一月、遽引疾歸。親歿、卒不出。此其仁孝而遺榮利也。今宮保總督儀徵公、君座主也。撫越時、尤重君、繼之以婚姻。然君歲時未嘗輕至府門也。還觀君所以立身制行、具有本末、所論經誼、未嘗不發千古之覆。文章深博贍抗、有明作者。嗚呼。是於越士足以躋梨洲而跨堇浦、豈獨一時之魁能冠倫者哉。所慨者、君與張皋文咸天才絕特、慨然有用世之志、而兩人位既不顯、年又止於强艾、不得施其所學、以濟於時、斯不能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君少多病、四十以外漸衰、傷於哀樂、臥疾久、枕上自作挽詩二章、庶幾趙臺卿、陶元亮之風。易簀前一日、作詩詞意惝恍、若有所見。嗚呼。君其奚適耶。安歸耶。抑亦精靈不可磨滅、仍返於崧嶽之閒耶。是未可知也。余辱與君同譜、相知愛。君既逝、其孤延棨等赴於閩、且謁余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錄其半、其半方屬諫菴錢氏編校、它日將寄請刊石之文於長者。踰年餘、君長執金匱孫平叔以福建按察使入覲、道過杭州、攜其集還授壽祺曰、君宜爲周生志墓。壽祺不能辭、乃撮君文學之大者著於篇、而爲之系與銘。系曰、君諱宗彥、本名慶宗、登第改今名、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先世自明初居湖州烏巾山、號烏山許氏。六世祖孚遠、南京兵部右侍郎、諡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弟紹遠始居城東、號縣東許氏。曾大父鎮、康熙五十一年翰林、江西南昌府知府。大父家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明通、西安教諭。考祖京、三十三年省元、四十年進士、由内閣中書歷官廣東布政使。妣胡夫人、生子二、君其仲也。舉乾隆五十一年鄉試、嘉慶四年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其生以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内閣大學士諱詩正諡文莊公孫女、工部侍郎諱敦書女。生子延敬、延珏。遷吳氏、生子兆奎、延棨、延澤。遷陳氏、生子延凱。女四、長殤、次適監察御史休甯孫球之子承勳、次適阮福、儀徵公子也。遷崔氏、生女一、字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敬之子琮。君卒之六年、爲道光三年、以十月二十日葬杭州留下鎮之花家山。銘曰、

出不違親、處不干人、孰污其身。學善言天。文如淵泉、惡逃於禰。抱才懷實、未行吾道。如何速老、花山之墟。下馬山隅、行人勿渝。

（碑傳集）卷六〇

（碑傳集）卷六〇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内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猶欒欒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于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

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于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惝怳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已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尤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

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敘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illegible]。[illegible]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

周禝、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轇轕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廟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総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総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二祧、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仰管穴、爲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如日行諸解、辯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延宋、延澤、延敬、延凱、延穀。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己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爲傳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二

臧庸　陳希曾　魯嗣光　孔昭孔
彭兆蓀　朱珔　周中孚　李銳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閻百詩同時老儒王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弨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王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郎昶、金壇段縣令玉裁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三年、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詁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校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菖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閘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脩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爲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

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爾雅漢讀音義二卷、皆詳過于八。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于我乎館者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原本還其家、敘王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爲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所未盡者、爲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阮元撰 《揅經室二集》卷六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志銘

吾世父恕堂府君之次孫由乾隆己酉鄉舉第一、癸丑進士、以
殿試一甲第三人、爲編修、歷官至工部右侍郎、名希曾者、吾伯兄節庵府君之次子也。少孤、而敏於學、工爲文、有治事才。既官侍從、屢膺使事。逮陟卿貳、
仁宗睿皇帝益深器之。既
命督學江南、甫半歲、
召爲刑部右侍郎、旋
命偕戶部右侍郎成格讞獄浙閩、蓋將大用之矣。復
命未幾、咳疾發、乞病踰時、終至不起。遺疏聞、
仁宗爲嘆息者久之。吾世父四子、伯兄既早世、季兄仁山府君由陝西布政使
內召爲太僕寺卿、旋再擢爲倉場侍郎、與鍾溪同居朝列。季兄卒而鍾溪繼之、其撤瑟之辰相距甫半月、蓋丙子之季冬也。家門方慶振興、而有顯望

者先擢。鍾溪之身雖顯，而志亦未究，可悲也夫。君字集正，又字雪香，鍾溪其初入詞館時所自號也。其官由編修擢贊善，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擢工部右侍郎。自江南還，爲刑部右侍郎，調左侍郎，旋補工部右侍郎。其使事典雲南、貴州、江南試，督四川、山西、江南學，分校丙辰會試，主庚午順天鄉試，讞獄於浙閩。其任史館編纂事，充
國史館、
武英殿、
實錄館纂修、
熙朝雅頌總纂官。及擢卿貳，充
武英殿、
國史館、河渠方略館、文穎館副總裁，讀
殿試卷，閱
朝考卷，直省選拔貢生
朝考卷，而充教習庶吉士，則戊辰、己巳凡再膺
命。其充
文淵閣直閣事，則
命於閣學時。充
經筵講官，則署吏部右侍郎時也。其與
重華宮聯句、茶宴者四。其被
賜有
御製詩文集及文綺、字畫、筆硯、書籍，不可勝紀。晚
名其室曰
賜書千卷之廬，以全唐文千卷特紀
恩遇也。君之督學蜀中也，士多客籍，文有假手，君禁約書吏僕從，杜其根株，其骫於法，非甚不可教者，輒懲其惡而導以善。其士之有才者，獎勵甚至。以故士畏其嚴而仍樂其寬。及在山西，士習樸於蜀中，鮮骫於法者，君煦嫗以教士，乃奮興於治經，而詩亦漸諳聲律矣。稷山令及校官爲士論所薄，有攻其冒試者，倡言欲罷試，君不爲動，徐開示之，按冊唱名，以使諸生進而黜其所攻者，終試時，士無譁。既劾令及校官，而士亦曉然於法度，咸悅服。其在江南，僅試蘇州、太倉、松江、常州，所取多知名之士，士爭濯磨，而以其未終厥任爲悵也。在工部，考

核工程、愼厲曹司、擇其端謹、與爲淬厲。在戶部時亦然。有曹司欲兼他司主稿者、君不同畫諾、曰、是嘗辦某事、安可兼司。若吾所見不當、則侍郎固可聽劾也。終皆從君言。先是、有御史劾總辦秋審處多紈袴貲郎者、既得
俞旨、及君貳刑部、而總辦猶未補人。君曰、是職安可曠、今所欲掄委雖非紈袴、亦貲淺望輕者、曷不遴資深望重者。衆方議、而君以使事出矣。君之在部、能虛懷以接曹司、使得盡其言。而及其有不可者、則又持之甚力。盖君沒、而朝士嘗舉其軼事、以相與稱述如此。君性開敏、而喜求實用、明輕重、愼取舍。遇事亦敢爲有氣。少時諸叔祖嘗使之勾稽質庫事、他人不能得其要領者、君至、一按其籍、主進者咸慴服。衆謂君才任治劇也。當壬子北上時、先府君笑謂之曰、汝成進士、且作知縣否。君曰、希曾雖得部曹、亦乞假歸佐叔祖治義田、祭田及諸鄉義莊事、以究闡先人之緒也。先府君喜曰、集正有器識矣。其爲編修、典雲南試還、有欲偕置貲于納貲官主進者、君笑謝之曰、是得無非公儀子拔園葵之意乎。且翰林不可有市心也。及爲卿貳、朝官之業鹺者或欲議姻、亦笑謝之。
睿皇帝嘗詢其有往還否、旣知其不相識、則曰、朕知其與汝異趣也。其初得閣學時、語同年潘芝軒尙書曰、
國家之設此官、欲使閱題本、而兼嫻六部事、儲材之意也。吾輩可憚煩而不一審其所畫諾之事乎。其爲
國史館副總裁、於本
朝大臣之有政績者、錄其副以時省覽、而於江西之有著述、入
四庫書目者、自明以來皆錄取而纂輯之、欲都爲一書、而未及焉。盖先大父凝齋府君嘗有輯江西文統之意矣、未及爲而遽卒。君與余偕受業於魯山木先生、略知先大父之意。又嘗奉先府君命、偕余同檢閱凝齋府君藏書、編爲目錄、以藏之五宅、故其欲推衍先志如此。君之文得山木淸剛之氣、

而傳以所博采。及居館中、作詩賦皆能工、與翰詹
都試皆得前列。循資遷至卿貳、惜其所欲爲者未
能究厥志也。君兄弟三人、兄希祖庚戌進士、官至
浙江道御史、弟希孟辛酉選拔貢生。君事母孝、而
友愛兄弟篤。母黃太夫人性嚴毅、君先意承志、能
得其歡心。女弟二人、同居京邸、諸甥皆賴其提攜、
以充裕其家。兄雖爲部曹、而其家計皆君爲區畫
之。弟佐治家事、以拔貢可得知縣、欲出就官、君挽
留之、而爲納貲得同知。比得選、而弟以病卒矣。當
癸酉督學江南時、與余別、嗚咽言曰、希曾尙爲能
知先人之志事者、欲推究之、而恐其弗及焉。惟吾
叔自幼與同筆硯、其有以明之也。余曰、君年甚壯、
受
國恩甚厚、今所以報
國恩而行先澤者、其事未艾。三年之別、何遽言是。
雖人事錯迕難以自行其意、然寬裕其中、優悠以
竢之、君才無不克遂也。嗚呼、孰謂其言乃若讖、自
江南還、雖尙同居京師二年餘、而終以咳疾不起。
吾今乃銘君墓也、余能無慼於中乎。君之疾自典
試江南時勤閱卷而得之、亦足見其不苟於使事
也。嗚呼悲夫。曾祖道世、所稱凝齋先生也。祖守誠、
恕堂府君也、仕至僉衢嚴道。父元、節庵府君也。皆
以君貴、
贈如其官。妣皆
贈一品夫人。君卒後一年、母黃太夫人攜其子婦、
諸孫歸、後君四年卒於家。娶同邑江氏、生子二、晉
恩、孚恩、縣學生。側室子一、升恩。女五、幼者未字。壻
江承誥、臨川壬午科舉人李鳴珂、嘉善錢沂、南豐
趙登畯。君以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
年五十一。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原、爲之銘者從
叔用光也。銘曰、
先君昆弟、曰維五支。世父之澤、伯兄培之。孝友溫
恭、鬱而早世。德馨所襲、茂於厥嗣。三子皆儁、仲也
尤才。
帝眷上承、家聲是恢。眈眈原隰、與與著位。和而有
守、廉而不劌。黎水湯湯、邑之西鄉。居是望族、朝頌

載揚。季父晚登、同朝半載。再旬偕喪、士悲友駭。宗生族茂、洪幹俄抻。高曾矩矱、孰繼孰承。緊余弱植、曷以負重。求福不回、庶偕羣從。列君懿美、式告將來。幽宫既安、無恫君懷。

詹習之厝志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八

嗚呼、習之、余舅氏山木先生第三子也。今歿已十五年矣。習之與余同生于戊子、日月後于余。自年十三時、與余同一室讀書。至己酉余省父太平、君得拔貢生往京師、始别去。然在太平相聚者猶浹月。君聰明强記、自幼時覆誦詩、書、三禮如流水、予則往往不能舉其詞也。長爲文字有奇氣、徵引典章制度尤詳核、余彌愧弗逮。然歡如兄弟。十六七時、爲陸王學、説禮喜劉原父、貢父也。山木先生爲古文詞、晚與姚姬傳先生以書札相切劘、習之兩聞其説、服膺之、與余約肆力于是、以竢其成。嗚呼、習之之志未究、而年已促之也。使假之年、其所至安可量耶。君以壬子舉於鄉、四應禮部試不遇。己未夏、病卒于京師。君後其叔某、君殁時、所後母猶在堂。君篤實務學、山木先生極愛之、君亦能志山木之志。自父卒于夏縣官舍、君伯兄挈其庶母、幼弟以歸、君能教督之。君没、而庶弟乃無爲學者。今年其庶弟來京師、傫然旅食。余悲念舅氏明德、愧未有以羽翼之也。大興翁覃溪先生、所從得拔貢師也。今年余數過蘇齋、退輒憶君、以爲君在、與同講肄、原父、貢父、他日其庶幾矣。庚午、余奉父諱奔喪歸、聞君尚未葬、蠱谿其前和、易柩而厝于佛寺。余方謀先人宅兆、治郭璞葬書、思他日當爲君營之。今感庶弟之來、又悲君不得同過蘇齋治經學、乃撥君生平、以志余哀。他日①葬君、即畀其子以爲墓銘也。君初娶宜黄應氏、無子。繼娶同縣傒氏、生二子、曰某某、皆余從兄弟壻也。君卒時、得年三十二。銘曰、

春秋母弟非偏詞、何休邪説伊川譏。鶺鴒在原急難時、不如友生詩乃唏。君志淵蓄事肩仔、天閼不覩鸞皇輝。先人明德曷所稽、殯宫崗厝窆未治。後

死之責非吾誰、知吾悲者舅氏師。

魯習之哀辭

君姓魯氏諱嗣光、字習之、吾外祖晚含山人淮之孫、而吾舅氏山木先生仕驥之第三子也。山木先生以君後其、從兄德緩。君幼聰敏讀書目數行下。長而強記、能博通諸經傳說、為文章操筆立就。山木先生深愛之。年十四、為學弟子員。未幾列高等、食餼。學使者翁閣學方綱至、得君仲兄肇光及君文灑然異之、而尤重君。乾隆五十四年、舉君兄弟為拔貢生。閣學視學江西、所得拔貢生多博學知名之士、而尤愛君兄弟、為作魯貢雙玉歌以寵異之。是時君年才二十一耳。已而應朝考罷去、留京師二年、會山木先生出為令于山西夏縣、挈仲子肇光行、至井陘、子歿。君自京師抵山西、迎仲兄喪歸。壬子科、得江西舉。明年會試、被黜。又明年、丁山木先生憂。服闋、再會試、再黜、遂以嘉慶四年五月十三日病卒于京師旅舍、年三十二耳。嗚呼、孰謂吾習之而止于如是也。君篤于兄弟之愛、恭于待人、而嗜于學。其于人世聲色貨利之好、未嘗一以攖其心。初承山木先生之訓、為古文甚銳。及得拔貢、肆意于考據之學。癸丑自京師歸、過江寧、見姚姬傳先生、聞義理、文章、考據三者不可缺一、篤信其說、思所以一之者。然以家貧不能竟其學。體素羸多疾、又益以居家鬱鬱不得志。去年、余自陳州歸、與君相見、握手驚其病且憊、問其故、君曰、余患肝氣上逆、伏枕者數月于茲矣。余為寬解之、勸以輔導藥餌。未幾稍愈。至八月、又病、後稍愈、遂力疾北行。余雖慮君之多疾、然以山木先生之積累及君之志于學、決之、固謂天之待斯人宜其厚之、以見其成也。嗚呼、孰謂理有所不可必、而今君竟死矣。君與余及其族叔穎賓之、皆同年生、月日皆後于余。三人者、自十六七時固皆以學行相砥礪也。君為學喜陸王之說、余嘗執程朱以難之。當其居學舍中、辨難迭出、相愛而不相同。君既以拔貢入成均、而余亦遊江南、謁姬傳先生于江寧。自是之後、君與余在家相聚之時常少。近

則數百里遠則數千里要未嘗不以書問相勗戒。嗚呼朱陸之見雖異然固皆古之賢者余固不足追希朱子而君于陸氏之道亦豈能遂盡之爲無愧哉。其年方盛學尙未成乃挾其志而遂巳死也。由是觀之天之所以生君之意固亦不可知也巳。嗚呼哀哉。君雖不遂其志而其名固巳見重于當世前輩如彭尺木紹升韓理堂夢周王蘭泉昶秦小峴瀛諸先生固嘗交口譽之君始娶宜黃應氏無子早卒。繼娶同邑劉氏生子二女二。今君之生母及所繼母猶在堂也。余悲君之不遂其志乃爲之詞以紀其哀曰

何皇天之生若人兮羌伏志而莫伸。秣騕褭而不以就道兮刈蘭蕙而不使揚其芬惟微言之既絕兮垂一綫于經傳。賴後儒之纂述兮人曠世而一見旣生才而可肩兮乃中途而蹶之遺稚嬰于在抱兮痛白髮之在堂。旣素志之莫展兮又身事之堪傷。彼翕訿之夸毗兮固濟之以其遇。阨斯人之美淑兮憯莫知乎其故誦莊氏之寓言兮彭與殤其終齊。惟君之不怛化兮吾固不能援是以塞悲。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八

徵明孔君墓誌銘

君諱昭孔字徵明亦曰味茗江陰華墅鎭人系尼山七十一世。其四十二世椅自魯遷浙五十一世星宋紹興中官江陰因家焉仍世清素。考諱廣居能詩文通許氏說文解字學著說文疑疑十卷工刻石備其藝以自給賢者爭客之浙東西藝苑家稱瑤山先生者也。君少以貧故不能從師從伯兄治農圃甚勤敏瑤山先生器之令輟耕而從遊課以許氏說文隨講解輒貫串。夜分伺父寢篝燈誦五經四子書乃旁及子史百家皆能通其大意以是繼父業稱重諸公間。其爲人廉而毅不苟取一介遇義所當與度力所及無不與時時傾其囊與之居温然無隅默導人以善久彌見思樂道鄉里節義善行時爲之記述曰吾不能文徒以朴拙出之期不失事實而巳。所爲傳記諸文意皆如此。以備於碑帖刻作故多。居武林暇即窮搜南北峯巖谷之勝皆遊跡所不至或流連竟日人莫測也所遊雖險遠必至。辛卯五月偕

友遊雲棲，覺足疲，遂留宿。數日，精力頓至此耶。意不自得。頃之，捌其左腳，竟不治，以七月十一日捐館於武林寓舍，年六十有三。予少時曾謁瑤山先生於其居，摩挲所謂瑤山者，因乞得先生篆書楹帖。道光三年，來主暨陽講席，始與君契，屋歲必一再見。予與君及劉鷲峯銜同己丑生，交相善也。戊子歲，邀二君飲輩學齋，甚歡，且曰：閱十年當更舉是觴，知誰健者。越明年，而鷲峯奄逝，今君又繼之。人生幾何，行自念矣。君娶于鄒，生二子一女而鰥，君年才三十六，不再娶。長子憲三，次殤。女適士族。憲三常相從刻字，簡雅如父祖，亦能不戚戚于貧賤者。君所著說文疑疑、又夏小正考正一卷，皆已刻。古文隨手條記數卷，憲三方屬予整次而傳之。以道光十三年二月朔日葬君於所居北砂山之北麓。銘曰：

通其所通，非世所謂通也，而能忘其窮。吾遍交其三世矣，而其行、其能、其遇無不同者。曲肱疏水，固吾夫子之家風也。其視世慕，浮雲太空。不還者存，奚始奚終。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三

彭甘亭墓誌銘　姚椿

今
天子即位之元年，推恩海內，遺佚之士，命郡邑舉孝廉方正，例視古大科。於是太倉以吾友彭君兆蓀應詔，而予邑亦以椿謬充其選，椿以書詒於君，君言既名難居，宜熟思之，用再書辭邑使者，作書報君，而君先一日書來，論次其事，語及他故不少亂，則與訃君之喪同日至矣。君字湘涵，又字甘亭，少隨父官山西，神儁有聲，年十五應順天鄉試，諸公卿爭欲招致，然竟十餘年無所遇。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必欲得君，君聞之，遂不復應，其集中所爲貽友人書者也。君父甯武君由知縣改官潁州府教授，既沒，家貧累甚，君兄先沒，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售事。君卒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孤，變身客游以爲養。諸大吏多資其才，傾身內交，君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毅如也。胡侍郎克家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
國用不足，議加賦，君力贊侍郎白大吏，寢其事。君每與予言，輒推侍郎之賢，未嘗以爲功。曾侍郎燠轉運兩淮，尤禮才士，君最後乃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相合，於君皆無閒言。君於兩侍郎交稱其長，意亦不以爲忤也。君文章鴻博沈麗，力追六朝三唐之作者。尤長於詩，始務琦瑰，晚乃益慕澄澹孤夐，深得古人意怡。中年後務覩儒書，復耽竺氏籍，研究覃奧，世之爲內學者莫能闚其際也。予嘗微諷之：曷一軌於正，君瞶然不以屑意。卒之前一日，咨各書皆有條理。夕赴友人飲酒歸而足微痛，曰：吾殆有疾。人定彌甚，遂以辛巳正月五日寅時卒，年五十四。弟兆蕙經理其喪，爲之主。嗚呼！君之學務博而壓，還既卒不得用，乃始自放於異氏，其所爲經卷課誦，將以馴服心性，涵濡道命，使加之以年，則君脫然自進於古者，殆未可量，抑亦朝廷所急欲登用，如古畸人貞士，克副其賢者，君蓋其選矣。君所著詩文集十二卷已行於世。其先世詳於予所爲甯武君墓表。妻蔣氏先卒。兆蕙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阡，來徵銘。銘曰：

既阨其仕，復艱其子，鼎玉折趾，萬古泥滓，維其文史，卒以千祀。

《續碑傳集》卷七六

右春坊右贊善前翰林院侍講宋蘭坡先生傳　李元度

公諱琛，字玉存，學者稱蘭坡先生。先世自姑蘇遷婺源，再遷涇，爲涇右族。曾祖諱武勳、

敕祀鄉賢。以曾孫理貴、
贈通奉大夫。祖諱慶霨，以孫理貴、
贈資政大夫、大理官貴州巡撫。公從兄也。公考諱安桂，早世。妣汪氏，未婚守志。嘉慶十年
旌。本生考諱安邦，國子生。本生前妣胡氏，妣趙氏。公生時，奉遺命爲安桂公後。既貴，
覃恩累贈厥考、本生考皆爲奉政大夫，妣皆太宜人。公生有異稟。嘉慶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
武英殿纂修、
國史館協修、
實錄館校勘官。十二年，典山東鄉試，充
國史館文穎館纂修。十八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擢右春坊右贊善。十九年，遷中允，教習庶吉士，晉洗馬，尋除侍講，充
國史館總纂。二十一年，教習庶吉士，與修明鑑。明年，坐承纂官累，左遷編修，充
國史館提調。二十五年，分校禮部試。道光元年，直
上書房、
召對，
褒勉有加，
賜賚不勝紀。二年，復校禮部試，遷贊善。以汪太宜人病乞養歸。至則太宜人已考終矣。明年，主講鍾山書院，尋宅趙太宜人憂。服闋，輦下故人爭走書勸出山。公曰：祿不逮養，卽萬鍾何加焉，況多庖未奠乎？前後主鍾山暨正誼、紫陽書院二十有五年，遂不復出。公以詞壇耆宿主持風會，後進瞻之若山斗。在吳中結問梅詩社，與石琢堂、吳棣華兩廉訪、韓桂舲尙書、彭葦閒郡守、董琴涵兵備諸公迭主敦槃。當是時，巡撫陶文毅、承宣使梁茝鄰皆同年生也，寶應朱文定、華陽卓文端並寓吳中。公與諸公及顧南雅、吳棣華相倡和，續滄浪七友圖，文采風流，照耀一世。門下高材生多出取巍科。壬辰會狀馬比部學易、吳宗伯鍾駿並出公門，而族弟榮實、復領庚子解額。洎丁未，公重謁泮宮，第三孫維垣適注學籍，相攙扶以入。公有詩紀事，一時傳和爲佳話焉。明年，以老辭講席。三十年，考終里第，壽八十有二。公性孝友，內行純篤，用文學寘身，歷清要、傳直三天，壘司文柄，所至皆得士。若許文恪乃普、文文端慶、季尙書芝昌、馬撫部秀儒，其最也。尤留心文獻，爲文原本經術，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與桐城姚姬傳、陽湖李申耆並負儒林宿望，蓋鼎足而三云。所著曰小萬卷齋文二十四卷、詩三十二卷、續藁十二卷、經進藁二卷，輯
國朝古文彙鈔初集百七十二卷、二集百卷、
國朝詁經文鈔六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經文廣異十二卷、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子五：夢元，國子生；鼎元，壬辰舉人；尉元，增廣生；起元，甲午優貢；葆元，從九品。孫十二人，曾孫七人。

贊曰：一代之興，必有鴻達魁壘之儒爲斯文所繫。若姚氏鉉之唐文粹、呂氏祖謙之宋文鑑、蘇氏天爵之元文類、黃氏宗羲之明文海，皆一朝文獻所萃也。
聖淸文治邁前古，說經家尤鏗鏗，顧未有甄綜爲巨編者。夫非操鑑者難其選歟？公所輯
國朝文彙鈔暨詁經文鈔，煌煌乎經國之巨業也。諸作者且藉公以傳，公之傳庸有旣邪？余夙景慕公。公之曾孫憲屏司馬客吾鄉，屬爲公傳。烏虖，異時傳儒林者，抑將有取於斯也歟。

（續碑傳集）卷一八

外王父周先生述　戴望

先生周氏，諱中孚，字信之，別字鄭堂，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爲縣吏，有隱德。生子二人，長先生，次聚之。先生仕至奉化縣學教諭。先生幼有孝行，力於學。稍長，見四庫書提要，謂爲學之涂徑在是，於是徧求諸史藝文志，攷自漢迄唐存佚各書，以備搜輯古籍，而教諭君治詞賦，亦度其儕輩。阮文達公督浙江學政，先生兄弟並受知，以嘉慶元年選拔貢生。文達巡撫浙江，築學舍西湖，以處浙中文學士，使修經籍纂詁，先生與焉。曾游京師，識宋先生翔鳳，爲刊正其著書十許事，宋大歎服。其後十數年，同舍生多貴顯，而先生屢應鄉舉不中式。當道光初元，猶入試，同考官嘉定錢君爲少詹事族子，得先生卷，歎絕，力薦於主者，將列名，而先生策多用少詹事答問語，主者疑其有私，遂黜之，而置副榜第一。揭曉，始大悔，謝過先生。先生自是無仕進意矣。旋以龔兵備薦，客上海李氏，爲定其藏書志。復游嶺南，主學使徐公，三載歸，卒於家，年六十有四，道光十一年某月日也。妻任孺人，先卒。生女子子一。先

生歿後，教諭君主婚，歸先考爲繼室，即先妣也。妾生子二。先生著讓甚侈，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願職方年譜、子書攷、鄭堂讀書記、金石識小錄、鄭堂札記諸書。歿時，教諭君客山東，其次子不肖，以先生藏書及艸本鬻諸他氏。朱比部爲殫得其讀書記，云其體似仿提要，有百餘冊，其札記未亡。後歸諸壁，餘書無可問者。兵亂後，壁母嫠俱斃，故於先生三世名諱及妣氏族，弗可詳，且失其葬處。渴教授登府爲先生傳，壁書錄其文，而今亦亡。大懼名氏湮鬱，使九原悼痛，無以慰吾先妣，乃摭所聞爲述，如右時同治己巳秋也。

周鄭堂別傳　湯紀尚

目錄之書，權輿中壘，流別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題，曰史氏著錄。有周鄭堂者，爲七略之學，受嬴縮以降史氏藝文經籍著讀書記，條最篇目，甄敘卷部，更旁臚其鈔斠得失，最數十萬言。繼主上海李氏，李氏者名筠嘉，藏書四千七百種，與鄞范氏、歙汪氏、鮑氏、常熟陳氏埒。又爲論列斠訂，最三十九萬言。鄭堂名中孚，浙之烏程人。嘉慶元年舉拔萃科，受知文達阮公。文達撫浙，最喜談許、鄭，一時方疋之士咸湊其門，其風習於國初異矣。鄭堂既與湖上纂經之役，復交宋翔鳳，爲刊正所著書，於是學者以漢學歸之。然文達門多貴顯，鄭堂獨落莫有異也。道光初，始舉副貢，旋走粵，三載，歸卒，年六十四。其著書更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願職方年譜、子書考、金石識小錄、詞苑叢話、文錄、詩錄。歿後鬻他姓，不可問。惟讀書記藏獨山莫氏，凡三十四冊，然已逸十二三。或言後歸德清戴壁，嫥嫥乎話吾浙文獻，不祧鄭堂已。

《續碑傳集》卷七二

李君銳傳　阮元

李銳，字尚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啓、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當有深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囿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句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冶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詳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傎乎。因著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歷久矣隳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疏闊。三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

國朝之構圖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攷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攷、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商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得中。且蘭草未徵，臼炊頻夢，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悰，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推，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尚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芟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尚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可久書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可久爲子。及三娶某氏，始生一子，今尚在襁褓中也，悲夫。

《碑傳集》卷一三五

校記

①目：當作「日」。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

汪萊　辛從益　顧廣圻　丁履恒　張杓

周爲漢

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

培翬年二十餘始知厲學、廣求師友、見有方正博聞之士、必就諮訪。一日遇先生於郡學署、先生之名、所素仰也。時方讀周禮疏、卽舉所疑以問、先生爲言鄭注若何、賈疏若何、不惟詳其義、并誦其辭、私以爲偶熟是條耳。及數問、皆然、悚然起敬、遂介郡學夏師受業焉。故先生之行誼、頗聞其略。先生姓汪氏、諱萊、字孝嬰、號衡齋、歙之瞻洪人。父諱昌、乾隆乙酉舉人、著有靜山堂詩葉。先生七歲能詩、十五補博士弟子、力學通經史百家、精推步布算之術、製渾天簡平一方各儀器觀測、與郡人巴孟嘉氏切磋友善。年三十餘、客江淮閒、又與焦君里堂、江君鄭堂、李君尙之論算法、諸君皆折服。同邑程徵君易疇嘗以磬折古義屬考定焉。嘉慶十年、郡學司訓夏師高其學、與教授朱師同舉先生優行。督學今尙書周蓮堂先生試經解、詩賦、時藝、俱冠其軍、遂食廩餼。繼任督學今侍郎戴紫垣先生與署巡撫鄂公會考丁卯優行、以第一貢成均。先是、十一年夏、黃河啟放王營減壩、正溜直注張家河、會六塘河歸海、兩江總制鐵公奉

上命查勘雲梯關外舊海口與六塘河新海口地勢高低、實延先生測算。蓋先生精算術、爲公卿所知久矣。

本朝天文、時憲二志、自雍正十三年後久未修輯。嘉慶十二年、御史徐國楠奏請續修、經大學士等議准、移付史館。史館舊例以翰林中書爲纂修、協修等官、於是總裁傳問諸翰林中書官、無有通曉天文者。會先生十三年入都

朝考、兼考取八旗官學教習、大學士慶公等卽首舉先生與徐準宜、許澐入館纂輯、奉

旨允准。然二志實皆先生一手纂辦。十四年、書成、議敘、各以本班儘先選用、而先生得石埭縣訓導。十五年春蒞任、悉心教士、以窮經力行爲先務、邑人自是咸知嚮學。石埭

文廟舊未具樂器、先生倡議捐俸製辦修造樂舞等

器共一十七宗、一百五十八件、質文度數悉遵御製律呂正義成式無分寸之逾。司樂生二十人、舞生四十人、先生與之朝夕講肄、絃歌舞蹈、悉遵欽頒樂章字譜、無纖悉之訛。池郡守何公爲摭文紀其事、樹石明倫堂。十八年、應江南鄉試、得疾回署、遂以是年十一月二十日卒。生於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年四十六。子二、長光恒、時纔四歲、次光謙、未週月。先生廉介自持、一毫不苟取、卒之日、囊橐蕭然、石埭士民咸感傷、相約醵金賻助、送其家扶輤歸歙。

先生讀書具深識、過目輒記、然不肯苟於著述、以爲必有關絕續之大、能發千古之疑、始立言以傳後。所著有衡齋算學七冊、考定通藝錄磬氏倨句令鼓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解一冊、已刻。又有參兩算經、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聲譜、今有錄、衡齋文集、詩集、續修歙縣志。入史館纂修天文志、時憲志、官石埭刻有開方表。先生之學、大略有三、曰算學、曰經學、曰小學。算學自弱冠後館吳中三年、歸學成、著書刊布藝林、海內通人言天文算術、必推先生。其精妙入微、發前人所未發、焦君里堂作先生別傳、詳哉其言之矣。別傳附刻於後。至經學、小學之書既未傳世、知之者少、然生平用力實深、諸經注疏皆能成誦、貫串在胸、是非得失無不了徹、漢唐諸儒疑謬相承之說、一經勘正、渙然冰釋。如司馬法有二條、一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士十人、徒二十人。疏家每生轇轕、先生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車一乘、此鄉遂之軍法也。士十人、徒二十人、凡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車一乘、三百家卽成也。成三百家據實受田者而言。除旁加之一里治溝洫者、卽甸也、故又曰甸出長轂一乘。此都鄙之軍法也。鄭康成於禮注毫不相混、而服虔注左傳竟合而一之、其誤始此矣。又以其說解論語千乘之國曰、出軍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載於司馬法者昭然。千乘之國、盈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擬乎大國之賦、而生異者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爲井九萬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

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匿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家。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三、宜殺於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陸德明釋文音巳爲祀、後人多讀祀音。先生曰、巳當音紀、以太初法推之、第三蔀第三章第三年三月三日恰是己巳、其支爲丑而非巳、足見音祀之譌。且古人以上稱日者皆屬干不屬支、據賈疏云、一月三巳、音紀無疑。其自出新解、糾正舊說若此類甚多。深於鄭氏一家之學、嘗曰、鄭氏三禮注、一義必通貫全書、一文必準稱千古、誠篤論也。又曰、鄭氏易注以

象爲主、先取本卦之象、無則取之卦之象、互卦之象、之而互之象、爻辰上值列宿之象、令聖人繫辭無一字虛設、較王輔嗣之宗尚元虛、誠爲得已。然猶有議者、夫子言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是解彖辭不應取之卦之象、解爻辭惟當取一爻獨變之象。康成注按之此例、尚未悉協、因欲綜全經作易疏、未就。經學之書成者惟十三經注疏正誤、遺本今存及門汪孝廉延麟處。熟於字書、有問奇者、隨舉無毫髮爽。嘗摭說文聲類、以篆手寫定本藏於家。自序謂始嘉慶戊午、迄辛酉、三閱寒暑、乃克卒業。夫古人文字、起於聲音、有聲而後有字。說文之某聲、實六書樞紐。特許氏本書以偏旁分別部居、讀者罕得其條理。先生取某聲及讀若之聲、研貫鈎比、類次成帙、而六書之本旨以明。又作聲譜、明切韻之學、開合俱分土金木火水五宮、用平上去而無入聲。著三聲論、辨入聲爲上濁、其言曰、聲止於三、一曰平、二曰上、三曰去。三聲皆有濁聲、而上聲之濁最顯。定聲類者不審其精、讀之過急、乃於清聲之後繼以上聲之濁、而別之爲入聲。相

沿至今、習焉不察、韻書葛藤從此起已。故有以去濁爲上入之濁者、等韻羣定諸母是也。説者謂上聲之濁似去而非去。今觀羣定諸母、則誠然矣。疑泥諸母何以又不似去乎。蓋既誤別上濁爲入聲、因求羣定之聲而不得、遂取方音別上入字之訛爲去濁者、而塡之以聲、而論則眞去也、何似之有。至疑泥諸母既因平聲之清、無字不立、其母又遂竟以清聲塡諸濁位、此誤別入聲、致生支離之咎也。有上入不分、清濁二位任意通用者、經世音圖暨韻法直圖是也。蓋欲於上入之外別其清濁、而不能別、因重其聲以擬平去、而不可分、此誤別入聲、致生蒙混之咎也。有製啌嗟上去入爲五聲、而上去入皆不分清濁者、方以智之通雅是也。蓋既誤上濁爲入聲、別求上入之濁而不得、遂疑仄聲一例並去濁而昧之、此又誤別入聲、致生掛漏之咎也。〔汪士鐸謹案、古無入聲之説、孔顨軒亦詳言之、或以此論爲可删、未然。〕

其言窮流溯源、洞見韻書疵類。先生經學、小學之大略、猶存于此矣。天性孝友、少時貧困、竭力養親、恒負米數十里外。嘗典衣爲犬嚙、秘不令親知。値歲歉、不能營二餰、百計謀甘旨以奉二人、自乃從山岻採石蓩充腹、喉格格不能下、強咽之、腸爲之塞、退而形諸歌詠以自歎。厚族黨、雍睦無閒言。與人交、和而介、待問勤懇不倦、往復論曉、必令問者釋然乃止。培翬自丙寅冬執弟子禮、未幾而先生入都。嗣後南轅北轍、動輒相左、中惟己巳歸里得一再奉教。吁、可傷已。去冬過邗江、既以其學之大者丐焦君作傳、茲與先生甥洪鋅料理遺書、益增感愴。恐先生行迹日就湮没、乃謹以所聞知敘次於右。嘉慶二十年乙亥九月、胡培翬謹撰。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九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萊別傳 焦循

吾友汪君孝嬰，嘉慶丁卯以優貢生赴朝考京師。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既成，

天子嘉其通曉數學，授教諭，選石埭儒學教諭。癸酉冬十一月卒於官。明年甲戌冬十二月，其弟子績溪縣舉人胡君培翬移書於循曰：

國史館修儒林傳，館內諸公徵先師事蹟，竊思先師六經子史罔不通貫，而天文算術是其專門，非得精通九數者不能道。且先師所學與自來各家異同出入，未易悉其涂徑。伏唯先生於數學嘗有成書，先師寓揚時，惟與先生往來商榷，備不吝惠施，俯從所請，爲撰別傳一篇，將先師心得詳悉揭出，以便上之史館，感且不朽。嗚乎！孝嬰信沒矣。自丁卯與孝嬰別，去秋省試後，孝嬰與舍弟同舟至揚，信宿遂去，循村居以足疾未獲一晤。近者傳聞其沒，猶未敢信，得胡君書，而孝嬰信沒矣。孝嬰少余五歲，自訂交於秦淮旅舍，至今二十餘年，雖遠隔數千里，有所得必郵寄相與論訂。歲丙寅，余館城中，與孝嬰館相去數武，尤朝夕聚，然孝嬰之學深妙入微，恐不足以盡其蘊，姑述所知，質之胡君，惟大人先生採摘焉。孝嬰姓汪氏，諱萊，號衡齋，徽州歙縣人也。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飾以古九章割圜，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塲，遂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對門外數年，苦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祕，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繁賾幽祕，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而孝嬰目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閒隙稟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而簡奧似周秦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孝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孝嬰以爲易，更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眉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赤水遺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句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若問者暗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爲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從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蓋悟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必爲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爲首末二率，即得兩較減一和之餘必爲中率。句弦和必爲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即得兩句弦較之數。又悟得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爲底，兩形之股相乘爲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之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倍句弦較之中率。蓋句弦和既爲三率併，則此一句之弦較爲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爲末率者，用減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即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爲底，兩股相乘爲高者，化爲中率再乘爲立方，三率併爲帶從，故以句弦和爲從開立方，即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與首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爲平方積，以首末二率爲長闊和，得長闊即得首末，得首末即得兩句弦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冶傳洞淵九容之術，撰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

本朝梅文穆公雖指天元一爲西人借根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尚之特爲讎校，謂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孝嬰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



四十爲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爲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禨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爲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爲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眞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糅雜、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眞數。若少於眞數、則以幾平方爲高闊較、是爲可知。若多於眞數、則或幾平方數爲通分法、三毋總數幾眞數爲三毋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爲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眞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爲不可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一知半解爲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嬰曰、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爲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爲丙午、莽急欲卽眞、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爲丙子、又僞爲超次之法、遠託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建國元年恰爲己巳、此與卽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餘事、亦爲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厓岸。有以所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爲之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闌石有字磨滅、衆傳會爲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世故、終崛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爲利疚威惕、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埭東南郭柳家梁有媼劚田得銅器二、斛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侈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爲蜀郡成都楊且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爲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服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且爲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爲娛樂、而甑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

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尙之銳。尙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眞。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閒。尙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爲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爲何事、竟刪細草去之。

本朝重實學、蒐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尙之、傳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啟其端。尙之亦深歎爲窮幽極微、爲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卽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卽不可知者也、所爲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異名、卽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卽帶從之長闊和也。尙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眞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卽尙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爲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爲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爲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眞數、則眞數爲和、卽從爲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眞數、則眞數爲較、卽從爲和矣。尙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尙之以多爲一答、孝嬰以少爲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尙之以少爲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爲不可知。尙之究乎旣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旨若殊趨、義實互證。覩此者或斥彼、遜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齮齕焉。然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關乎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碑傳集）卷一三五

江蘇學政辛公行述

公諱從益、字謙受、一字筠谷、姓辛氏、萬載人。自高、曾以來、皆有隱德。公生而穎悟敦篤、侍先贈公讀書、贈公或以他事出、公讀書之暇、不事嬉遊、獨覽觀史傳而已。年十許、能作文。十三、就童子試、遂冠其曹。中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官。散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福建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己未庶吉士、辦理清祕堂事、本衙門撰文、擬進文字、爲掌院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所特賞。遷河南道監察御史。母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歸養、家居十年、以承歡教讀爲務、官府莫或見其面。胥太夫人既終、服闋入都、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奏言胥吏貸銀結交官府、差役横拏平民、保甲廢弛、供應取媚、衙署携帶多人、家丁挈眷外住、吏胥服色不辨、凡七事。蓋公自告養家居時、目擊地方官吏玩法蠹民之事、有如是者。尋轉四川道御史、巡視東城、旋署福建道御史。是時京畿多雨、米價騰貴、奉
旨發麥平糶、公因擇富賈屑麩麪以便民食。又擇富賈與奸民交通冒取、而貧民或致向隅、乃實力稽核、必使小民普沾上惠。山東巡撫陳預聞是舉也、善之、移書云
他日佐
國家均平天下、當如是矣。轉掌河南道御史、上疏請飭督撫詳愼甄別、以澄吏治。畧曰、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稍有徇私之弊、難逃
聖明洞鑒。督撫所居、距京師數千里、若公忠爲國、明體達務之督撫、所甄別自中正無私。不然者、居心未淨、所識又偏、權勢既尊、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性分乖張、則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真衰庸者反逃吏議也。且督撫之好尚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決者喜果銳、則必視安靜之吏爲庸鈍。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戇直之士爲庸迂。甚至以利口捷給者爲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爲庸、以供應承順者爲才、因以趨迎簡拙者爲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如案件之久懸不結、錢糧之延宕不交、盜賊多而不勤捕緝、胥吏擾而

不嚴約束、保甲廢弛、奸宄潛滋、此宜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埶爲難、漳泉多械鬪而官辦不易、江南有慣鬧之漕收、福建有難消之鹽課、倉庫之虧、或由前任、軍需之藉、並無分擔、此宜存體恤者也。一刁民上控、而本官速訊、人証牽連、委員輾轉、案未審而官已困矣。大員過境、家丁婪索、託銷書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屬薦幕友、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爲能員、不能者則爲庸吏矣。其或自恃公正、過爲刻覈、接見屬員、動加呵斥、州縣震恐、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槪目之爲庸、亦恐下情不通、而所謂庸者非眞庸也。臣愚以爲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略趨承之末節、務辨事之勤能、貢安民之實效、揣時事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後能爲生民黜庸吏、能爲天下惜人才。滿歲引見、以繁缺知府用、俄升吏科給事中。豫東賊匪方殄、而三省大兵凱旋、兵丁有擄掠被難子女歸營者、主帥以收養無依入告。公奏言、被難子女因兵馬忽促、致父母兄弟不能相保、遂致離散、若聽兵丁携養、地方平靜之後、其父母生歸故里、思念子女、旣屬悽愴、卽或父母俱已不存、而其祖宗廬墓僅賴此一綫之傳、不能歸守、亦可矜念。且當倥偬之際、玉石難分、保無仕宦子孫離散相從者。應請飭詢籍貫居址、發所在官吏送歸其家。

報可。尋兵科給事中、升光祿寺少卿。因入直

召見、奏對之下、

睿皇帝詢及邪教所起。公奏、正教昌明、邪說自息。近日邪教蔑人倫、以利相誘、小民不知教化、故易爲煽惑。而今日選人得一官、不問風俗之淳澆、惟計缺分之肥瘠、自陷于利、何以教民。欲厚風俗、宜先責成牧令也。升通政司參議、內閣侍讀學士、提督山東學政、銳然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已任。其校士也、規矩整肅、先治其內而後其外、重門扃鐍、日坐堂皇、閱卷監視、不少懈。

今上登極之元年、

仁宗睿皇帝升祔禮成、

詔授資政大夫。

上御門、擢太常寺卿。山西巡撫成格奏參學政陳官俊、

奉

上諭、陳官俊着降爲中允、贊善侯鈇補用。念伊平日在上書房授大阿哥讀書功課、尚能認眞、着加恩、仍在上書房行走。欽此。公上疏曰、上書房爲敎道諭德之地、國本所係、視學政爲尤重。宜愼選德行敦厚、器識宏達之儒、使有所觀法薰陶、發其德性。陳官俊在學政任、顯違例禁、不能遠色避嫌、按臨地方、私怨私責、不知懲忿窒欲、槪可想見、似不宜仍居上書房授讀之任。俄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諭、爾甚樸實、無希冀、亦無揣摩、有所聞見如前奏來、朕從無忌諱也。劾陝西柳全璧獄、卒反之。復命力陳陝西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二時計里買馬、散與紅封若干、實則民不敢直、而官亦並不需馬、指馬索賕、以爲民病耳。充文淵閣直閣事、升禮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其校士規模一如山東時。江南巡撫陶澍奏請嚴禁衿棍包漕橫索漕規、奉

上諭、江蘇漕務疲敝已久、閭閻每苦浮收、而各州縣用度浩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卽因此挾制、以爲控端、必應力加整頓、務令兩得其平、旣不使不肖官吏多索病民、亦不容衿棍把持、藉端訐告。着該撫移咨學政嚴察、若拖欠較多、實係有心抗糧、停其考試。倘有仍前縱恣者、該學政亦卽查明斥革、移咨該撫審辦、不得稍涉徇縱。公上疏曰、江蘇漕額本重、豈堪浮收無節。州縣之津貼、自應調劑、閭閻之拮据、尤宜體恤。久予定額、尚肆苛求、明語浮收、必滋流弊。撫臣之意、謂控漕之人卽包漕之人、臣以爲未必盡然。官之收漕、必用書役、書役貪狠、必圖肥己。官旣浮收、吏又朘削、不特淳良小戶受害、卽淳良生監亦受其累。累之不堪、因而上控、亦有不得已者。撫臣又稱因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因取償於淳良小戶、爲牽長補短之計。臣伏思書役貪得無厭、縱無此等生監、小民之被苛徵、亦斷不能爲之稍減。書役倚官爲庇、倘違例浮收、無人敢控、獨何法以治之。夫劣衿固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矯枉勢必過正、而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聞。又致兩江總督蔣攸銛書曰、吳下漕務有積重難返之勢、蘇松額漕本倍他省、自明以來、惟聞民爲漕累、不聞官爲民

衆。今日浮收之風益熾、當事者不揣其本、猥因一二滋事生議、遂欲偏重官吏苛索之權。在大僚原期杜絕滔規、清浮收之源、而在官吏即以禁制膠庠、恣浮收之性。生監既無上控之路、小民益復何賴。使奸吏得志、善良受謗、欲求無事、不可得已。公性廉靜寡欲、胸懷坦白、不設城府、然遇非理之事、則稜角峭厲、不能爲當路屈、意有不適、輒形於顔色、而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庶乎不負言責者矣。年六十有九、終於江蘇學政官廨。其爲學務適於用、不喜空談性命之書、於漢取賈董、於唐取宋廣平、韓文公、陸宣公、李衛公、于宋取韓、范、富、歐陽、蘇氏父子、於明取王文成公、而不甚須其講學之說。自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律算、地理、小學家言、皆能通其説。所著有詩文集、外集、奏疏稿、館課偶存、公孫龍子注各若干卷、藏於家。

論曰、公之來蒞江蘇也、余適主暨陽書院、以後進禮見公、言論風采、恒有厲俗之心、以爲士氣不揚、則風俗難返、故有屈於有司、而罰非當理者、則必反覆議論以平之。乃或謂公一意孤行也。余淺瞀、不能測公之行事、從公子求觀奏疏遺稿、畧綜其梗概、私述之志景仰焉。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四

澗蘋顧君墓志銘　李兆洛

鄭漁仲輯藝文略，始附以校讎之名，然其所言校讎之事，惟編纂類例、搜求亡書，不啻灌灌，則尚是目錄家也，無與校讎事。劉向別傳曰：校讎者，一人持本，一人讀詞，若怨家相對，故曰讎。向於奉詔校理者，必補其缺脫，正其訛謬，而條上之，如以見爲典，以陶爲陰，甚者閏月爲門五日、己亥爲三豕之類。以後相承，如顏容、向朗、鄭默、褚元量、顏師古，皆其選也。然皆校正其字形而已。繼乃有校者荒陋，不知守闕如之戒，妄緣疑而致誤，至剜肉而成瘡，至有謬稱皇考、妄易銀根者，本初無誤，校乃至誤。此自書有刊本，輕加雌黃，儻經三刻，而古人之眞舊失矣。此宇林先生羅列改書之弊，以爲後戒者也。自爾諸儒，如惠氏半農、戴氏東原，從而張之，故

本朝讀書士，其守此訓，不敢妄改，而讐校之事，確然有所守，故所刊書籍賢於前代遠甚。乾隆中極盛矣。上自鉅卿名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通知此義。一時如抱經盧學士、懷祖王觀察父子、竹汀錢詹事，無不兼擅其長。而元和顧君澗蘋尤魁傑者也。君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陳黃門侍郎野王之三十五世孫。曾祖沛，祖松，父文煜，俱業醫，世爲吳人。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人咸異之。年十二，隨舅氏鄭源壽侍御於京師，弱冠南回，從張白華先生遊，館於程氏。程富於藏書，君徧覽之，學者稱萬卷書生焉。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艮亭先生遊，得惠氏道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段借長編，而未屬稿。君從兄之遠字抱沖，亦篤於學，而多藏宋本、元本書，君一一訂正之，刻列女傳以傳。當是時，孫淵如觀察、張古愚太守、黃蕘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吳山尊侍讀，皆深於校讐之學，無不推重君，延之刻書。爲孫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爲黃刻國語、國策，爲張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本儀禮，爲胡刻文選、元本通鑑，爲秦刻鹽鐵論、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刻晏子、韓非子。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於後，學者讀之，益欽擲爲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訾謷之，君獨服膺焉，徧讀先儒語錄，擷其切近者，爲遯翁苦口一卷，以教學者。胸中博綜，而能識之無遺。每論議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無所嗜衍，家故貧，常爲人校刻，栖栖以食，雖往來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晚得類中症，臥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兆洛以道光二年客揚州，君時館洪賓華殿撰家，爲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廣陵通典，所居相近，故得朝夕握手焉。向聞君與金門學使、懋堂大令以言語牴牾，竊疑其盛氣難近。及見之，進退粥粥，詞色嫗煦，知君徒以慤愿自守，而狹中護前者不能無所忤也。君嘗從容論古書舛訛處，細若毛髮，棼如亂絲，一經剖析，豁然心開而目明，歎君慧業，一時無匹。惜未及隨時鈔錄，取爲學者導師。嗚呼，今則往矣。配韓氏，卒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年七十。子瑞孫、瑞清從余遊，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一雲山祖塋之旁。瑞清請爲之銘。君所著多零星，瑞清能守護之者。予最愛君汪氏藏書目錄序及思適齋記，以爲可以見君之志，故書之。序曰：汪君閬原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嘗究心，屬爲序。夫宋元本之可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之家，罔不知寶。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瞭，遇則能名，而又嗜好專壹，兼收並蓄，既精既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閒嘗思之，天水、蒙古兩朝，自祕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鏤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而非宋元本也。其距今日遠者八百餘年，近者五百年，而天壤閒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著於錄者亦十不存二三。然則物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爲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之數哉。然則爲宋元本計者，當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覆而槧之，勿失其眞，是縮今日爲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爲今日也。幸其朋更生同志焉，而所爲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汪君之於宋元本，知之深，愛之篤，其欲爲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爲序而論焉。記曰：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稱子才不甚校讐，顧子役役校書，而取之者何？顧子之於書，以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僻，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校，乃其思也；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誤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闢



也、郎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積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簏之所有、參互鉤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爲不校之誤、孰爲誤於校也。思而不得、困於心、衡於慮、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覩。人恆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乃所以求其適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啟幽室、而日月之、舉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自反其思、不知於予才何若也。使誠善思之至、則顧子每日天下有誤書、而後天下無誤書。雖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爲之圖而記之、且求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焉、以爲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之所願聞也。圖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也。銘曰、

先生之學、惟無自欺、以誠而明、不爲書欺。惟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眞面、以傳來茲。不爲書欺、書無能欺。屏絕附會、定其然疑。書以益人、通知古今。讐之梨棗、以無沈淪。人以益書、古與古居。非今斯今、永無模糊。惟其不欺、是以不苟、安得古書、盡經君手。凡立言者、藉君不朽。書有朽時、先生不朽。

《續碑傳集》卷七七

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墓碑　包世臣

君諱履恆、字道久、別字若士、姓丁氏。其先世集賢校理寶臣者、當宋景祐中由醴陵遷晉陵、子孫家焉。晉陵今江蘇之武進、遂爲縣人。曾祖復來、縣學生、妣吳氏。祖廷讓、以進士累官江西按察使、妣沈氏。父汝璧、國子監生、妣瞿氏。

封贈如例。文林君四子皆通籍、君爲其季、弱冠補縣學生員、嘉慶辛酉選拔貢太學、

朝考不得於有司、恭應戊辰淀津

召試入二等、

賜大緞二匹、充

文穎館謄錄官。蕆事敘銓、續榆縣學教諭、俸滿保薦、道光丁亥、選授山東肥城縣知縣。庚寅以病足自免、未行、而太孺人訃至、驚悼拊擗、病益亟、回籍後、僱鬱昏迷、至壬辰五月廿五日卒於正室、年六十有三。配同邑莊氏。子二、長寡蔭嘉慶己卯順天舉人、充覺羅官學教習。次嘉蔭、道光壬午順天舉人、充咸安宮教習。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庠生吳夢徵、次適同邑龔紹聲。孫三、壽承、壽濊、壽瀞、皆幼。壽濤君以爲猶子嘉琛後。君生性磊落、慨慷而所學又足助其識、堅其氣。漢唐兩宋儒先之書、無不旁搜切究者、然髮積武斷之說、性天恩誣之論、蓋未嘗一關其口。居平與昆季友朋相砥礪、唯於日用尋常語默作止之閒、質求其實。每酒酣耳熱、極論立身成收、民生利病、常痛哭噓唏、不能自已。讀書史至古先哲人措拄艱虞、遂以轉移禍福、及鳩集流亡、起溝壑而措之袵席者、必反覆深求其故、或撫卷瞑目、至終日不出語。蓋君之中懷蘊蓄、非苟爲誇耀淹洽、矜詡章句、爲俗儒所爲者也。庚辰秋、君年已五十有一、蹟榆返里、中途中惡風病、蹇澀者數月、意氣自茲日就銷減矣。又七八年、乃知肥城、君學深於詩、常守毛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擾之訓。然其居縣也、聽受無留事、又時時存問耆舊、詢疾苦、率紳富修社倉、以備災歉。舉保甲以戢奸宄。立普濟堂以卹煢獨。民安其政、年穀順成。是以去任之日、老幼扶攜餞送數十里、或至涕泣。歎仁明爲近今所罕聞見、而君顧歉然以爲不稱。負所職、悲夫。嘗謂天賦人以聰明材力、今與古率不相遠、而晚近成材獨少者、大都爲俗學所汨沒。幸而有意思深長、欲嶄然以頭角自見、則師友勸誡、必相與剪除之、斥爲客氣不可用。又幸而有少小不汨沒於俗學、其遊處四方、復不爲俗論搖奪、以庶幾有成者、則常患與斯世枘鑿、必不相入、而窮困老死不見用。若有用之者、無論大小、固皆有所表見、以利澤斯人。乃又習盛壯可任事之精力於閒散無所設施之地。及其既衰、將不能自舉、乃以試之事。幼學之卒不見行、而勞民不可休息、彼蒼蒼者其意豈可測哉。君著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篇、思賢閣詩文稿、倚聲寫韻齋詞稿、燕齊遊草、熊湘遊草、漚寄腴草、宛芳雜著、望雲聽雨山房札記各若干卷、皆可觀采、而非君意之所屬也。余與君交三十餘年、能知君之志、故於其葬而銘之曰、

志盛氣衰、治不副意、未曜之德、以昌其類。

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家傳　吳育

丁君諱履恆、字若士、一字道久、晚自號曰東心、江蘇武進人。君兄弟四人、伯兄履泰、進士、河南葉縣知縣、候選同知。仲兄履益、實錄館謄錄、浙江鳴鶴場鹽大使。叔兄煦、舉人、湖南寧陵縣知縣。君其季也。君生而英異、四年能升几作擘窠書、贈公奇愛之、以爲他日必以文名天下。九經三傳、過目成誦。嘗從伯兄學、課業輒倍常兒。好學深思、無所不貫。爲人倜儻爽邁、表裏如一、而內行篤修。弱冠喪父、三年不與

歡宴。讀近思錄、悅之、躬行實踐、造次不苟言笑。錢唐嚴召弓、金壇段若膺、滄州李甯圃、同縣莊葆琛、張皋文、惲子居、皆其師友。文章學術、淬厲磨濯、於漢宋諸儒、必求有得於心。不務立門戶、嘗落落有經世之志、益講求農田水利、錢法、鹽政、兵制、著爲論說、以待求取。每當友朋聚處、斗酒爲樂、或相規過失、或商論古今、輒至痛哭。蓋誠發於中、而憤形於外、非一往感慨不能自已者。是時錢唐袁子才方以文詞號召後進、讀君詩、賞歎不置、得其延譽足以救貧。君以爲異趣、卒不往。嘉慶辛酉、選拔萃科、時年三十二矣。明年朝考不果用、放歸。友教四方、名聞益章、縞紵之投、無不推誠接納。或譏其太邱道廣、君曰、不然、嘉善而矜不能、若逆知其不可而拒之、則人何由而之善乎。久之、

睿皇帝巡幸淀津、

召試行在、

欽取二等、在文穎館行走。期滿、授贛榆縣教諭。時太宜人春秋高、伯子侍養在家、仲叔兩子宦遊楚越、贛榆濱海、風氣不馴、不能迎養、頗不樂之官。太宜人督促之、遂獨身以往。君以用世之才、置之冷官、優游無事、惟教迪士子、修治孔子廟堂、暇則助縣君整比地方。去縣十里有青口鎮、尤瀕於海、商船叢集、而奸猾出沒其閒、爲商賈患。得君戀恩偵緝、行旅獲安。士子有好事訐訟者、必召至化導懲創、改而後已。故終君之任、未有以劣斥者。既而保升知縣、得山東肥城、而年已五十有八矣。到官之日、日坐堂皇、案無留牘。舉漢章詔書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言、以銘座右。不事鞭朴、使民知畏。然山東向多盜賊、乃修行保甲、按時稽覈。又摘法律之顯然易犯者數十條、分揭城廂鄉鎮、使民習讀知儆、勿敢相犯。民是以靖、盜是以戢。葺普濟堂、收卹孤獨、存問耆老年八十九十以上、遺之米肉。冬製木棉衣袴、以惠貧者。表揚貞孝節烈、存則寵之聯額、故則勒石冢墓。征徭有妨民力者、盡爲減免。興修書院、鼓舞文教。凡事極力舉行、皆有條理。治肥三年、年穀順成、駸駸向治。惜乎太宜人以天年終、而君亦以勞勸得疾矣。遂歸越三年、竟卒、年六十三。所著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篇、思賢閣文稿、宛芳樓雜著、思賢閣詩稿、倚聲寫韻齋詞稿、望雲聽雨山房札記、愛日堂自治官書稿各若干卷。子二、嘉蔭、嘉葆、皆順天舉人、官學教習。初、君以詞翰得名、詩文字畫流播四方、故不知者皆以文士目君、未有洞見其表裏者。惟蕭山湯侍郎敦甫稱之、百里不足以屈士元、況廣文耶。亟言於總督以舉之。

吳育曰、余之得交君與李君鹿籽也、因山陰岑鏡西、錢唐翁蓮叔。鏡西老於幕府、蓮叔以孝廉方正舉、鹿籽縣學生、然質淵厚君子也。今三人者皆已死、而君又死、余亦且年五十餘、其能無感乎。君嘗好宋韓范富三大臣集、語余之三公者非獨功在天壤、觀其書尤不可及。蓋深有意其爲人也。嗚呼、使君而用之以方剛之氣、其設施或有可觀、乃不果用、及莫年精已銷亡之後而用之、尚何益哉、尚何益哉。

《續碑傳集》卷七六

張磬泉先生傳 陳澧

先生諱杓、字磬泉、浙江山陰人、遷廣東、入番禺學爲生員。性至孝、父病封股和藥以進、父得瘳。先生母 氏嘗封股療親、至是孀。黨稱之曰、孝女復生孝子也。嘉慶十三年中舉人、掌教香山欖山書院、南雄道南書院。每日坐講堂講經史、來學者衆、書院不能容、多於書院外賃屋居焉、販夫牧豎過院門、咸駐足而聽、稱爲講書老師。總督阮文達公延之教子、督責嚴厲、阮公愈敬之、命爲學海堂學長。先生三赴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揭陽學教諭。得青盲疾、遂請京職、得國子監學正職銜。道光二十年、英詰利犯廣州、靖逆將軍率師討之、楊公芳爲參贊大臣。先生上書楊公、言香山淇澳、新安大澳、其人能潛伏海中、請召募使夷船。又言番禺慕德里司鴉湖村民聚衆數千人、將爲亂、宜乘其未發、招爲鄉勇。珠江羣盜快蟹船亦宜招撫、使擊夷人、此以賊殺賊之法也。夷事稍定、又上書陳善後事宜、請團練沿海鄉勇。乾隆閒臺灣林爽文之亂、福郡王檄調淇澳人從征、而臺灣平。嘉慶閒海賊張保將犯省城、總督百公命十八鄉團練與賊戰、屢敗之、而張保降、皆其明效。請於沿海村落照甘肅貴州例各堡設鄉學訓導、以堡中舉貢生員充之、爲鄉人說君國大義。其武舉武生令赴督撫轅門效力、不願投效者爲鄉中保正、偕訓導團練丁壯、教以火攻之法、水戰之方、有事則令在轅效力者、持一紙書至其鄉、呼集壯勇可立至、豈不勝於調兵異地哉。又上書總督祁公墳、薦石子頭村民陳樹貴、東莞生員王安瀾、職員朱聲武皆可任擊賊。又言官軍失利之後、反多蒙賞之人、白頂藍翎、相望於路。近者紛紛呈報團練、輒言數百人、實皆烏有。復有無賴鄉紳聲稱奉憲團練、恐嚇愚民、訛詐商旅、皆由軍令太寬、有賞無罰、正氣不伸、羣邪用事。又言近日團練之法與鄙見大相剌謬、凡省城東西各要津守禦寥寥。用兵之策、不外攻守兩端。不能攻徒議守、非策也。守不於遠而於近、亦非策也。今有賊欲犯吾廬、不於里門外禦之、亦必於家門外禦之、豈有但聚數百十人於室中、守其臥榻者乎。用人之法、以敦品爲先。有事之秋、又以才幹爲要。王安瀾、朱聲武與杓素不相識、其品行不知何如、然皆一鄉之望。安瀾管靖康社學事、社學爲東莞缺口司六十鄉公所。安瀾以文弱書生、能使六十鄉之人咸聽其決斷、則亦非常人矣。六十鄉約有五六萬人、多習水善鬬、所用鳥槍能及數里之遠、鄉中人每有械鬬投石如飛、鬬者袒臂而前、誓不反顧、其猛鷙如此。聞有盧大任者、團練竹甲軍一千、聽候徵調。又聞有鄉人願先收復香港、功成後補給口糧者、特無人號召之、匿不肯出耳。杓雖病廢、苟有所知、不敢不極力陳之。是時先生目已盲、凡五上楊公書、六上祁公書、皆口授滔滔不絕、繕寫者筆爲之倦。二公雖不盡用其言、然皆敬其人焉。先生初習詞章、其後精研小學、考證金石文字、善爲八分書、由小學而研究注疏、窮日夜不休、其得目疾以此。道光某年卒、年若千歲。所爲文刻於學海堂集及皇清經解編末經義叢鈔。其讀書手記於簡端者甚多、子愷將鈔而集之爲一書。先生門人最賞識者南雄曾君猷沛、官江西縣令、歿後祀名宦、同縣後進梁君國珍得先生之教、亦通經學云。

陳澧曰、先生性眞摯剛直、窮老失明、而豪氣不衰。澧初見先生時、先生倚杖掀白髯快談、聲如洪鐘。至今思之、勃勃然有生氣。

其上楊祁二公書，非獨詞氣激壯，其所籌畫，或可爲後事之師。復有平夷四策，曰嚴禁接濟以斷其資糧，招撫漢奸以去其羽翼，團練鄉勇以助兵力，清理沙田以裕軍餉，皆失其稿。其團練之説，略見所上書中矣。廣州府、番禺縣皆修志，先生之子屬余爲傳，乃掇其大要，以備志局採擇焉。

《碑傳集補》卷四八

周倬雲家傳　戴楷

周爲漢，字嶓東，亦曰倬雲。先世家浙之浦江。父能珂，官甘肅山丹知縣。甘肅邊省少文學，無錫楊農部芳燦知靈州，奇君詩文，亟稱之，君由是受學焉。遊於京師，所交益廣，詩文日益奇，然竟無所遇。返甘肅而能珂卒，兄心如官粵西，獨力任喪事，卒以此病。君先是嘗援例爲縣丞，爾非其所好，終身未嘗謁選。性狷急，每面折人過，以此不滿於人，人亦以此重之。君既葬父於長安塔坡里，會心如卽補粵西，君往省眎，行至武昌，病甚，卒於旅舍，年四十■，歸葬於塔坡里。君所著有枕善齋集十六卷，於詩尤致力，刻附、雄肆、幽奧、酸澀，讀之使人不怡，大約出入退之、長吉，兼采晚唐諸人之美。於文宗農部，法唐賢。晚而有意著書，在長安答其友武威何翰林承先書曰：辱書勉以宜著書，甚善。然茲事不易言也。夫文以道立，道以學成。古之著書者，皆以畢生之力赴之，六經之書成於昔，作其他著述，雖未必皆軌大道，迹其合者，彼其人或求之有年，或偏攻一藝而漸與之近，隨其淺深，各有所見，必有萬不得已於言者，而後筆之於書。其成也，皆不以歲月計，幸而道成，書卽成也；不幸而道不成，書固可以不成也，而草率以成之，則固所不可。夫如是，故當其命筆，知言吾道焉而已，而不知■古人以我爲何等，絕無依傍也；後不知後人以我爲何等，任其毀譽也。是以純駁不妨互見，而工拙可以並存。至其獨到之處，則斷斷乎不可磨滅。何則？道不可廢，故書亦不可廢也。今之著書者，吾惑焉。於道茫乎未有聞，而亦不求諸道，本無可言，强而言之。高者勦襲餘論，排比古事，鈔撮附會而成之；不則支吾酬應，以悅一時之耳目。朝方操觚，暮已脫稿，索隱好怪，污衊筆墨，其去道愈遠。嘗見故家箱簏、肆市皮閣，綿槓牙籤，琅然雅麗，而或存爲蠹糧，或爲廢紙，啟而視之，率皆貴人文集。計其當時，如此珍重，豈不自以爲不朽？而無一人知其名，無一人求其書者，蓋不探其本源，而逐其末流，爲之易，故傳之難。著書至是，豈不痛哉！然則不求道之大成，而徒以言著作，夫豈可哉？爲漢有鑒乎是，今之所急，不在著書，而在求所以著書者，此豈可以立談就耶？裁損嗜欲，以治其心；閱覽文史，以進其業。如是十年、二十年，其或有成與？凡吾所謂有待者如此，成不成聽之於天。吾兄以爲何如？或有所著書，先以示我。然君所欲著書竟不成，獨其詩文傳於世焉。

論曰：予與君遇於京師，其後別去，不數得其書，及今乃始得見君與友人書。嗚呼，其可慨也已！君兄以文見屬，予特爲表此，使後之知者毋徒以文士目君焉。

《續碑傳集》卷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四

黃乙生　李兆洛　趙坦　李黼　黃承吉

金鶚

黃徵君傳　吳育

徵君武進人，名乙生，字小仲。父景仁，字仲則，負軼才奇氣，嘗游大興朱公筠安徽學使幕。公以三月三日屬諸名士會於采石之太白樓，酒酣賦詩，仲則年最少，衣白袷衣，持酒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擲箋欲諸公皆為束手。樓以下觀者謂千一百年來殆無是會云。君年十三，孤，賴父時故人周卹以成立。二十南遊廣東，廣中風氣淫靡，游客無不挾女妓馳飲，日夜號呶，而不屑事事。君孤介絕俗，以為怪物，因而大興弟文正公為巡撫，惡其習，序言於眾曰：數千里大小郡縣數十幕中，竟無一人自愛者。或以君聞，乃大喜，叩其世，曰：吾故也。乃益喜，以此知名。久之，歸，益刻苦於學，治鄭氏禮，無節目無所不詳，無奧突無所不闢，講說一篇，貫穿諸經，如蠡測海。又好揚曾之書，凡廢詞隱語，彼術中所謂祕而不洩者，皆發其蒙，嘗以語世之號為知地者，知地者不能解也。雖吾友董士錫晉卿、善之，晉卿好精思，通虞翻氏易，於陰陽五行家言發揮古義，錯綜變化，歸於自然，亦絕學也。余交君二十年，見君苦心壹志，一字不釋於胸，至廢寢食，而盛暑披絮衣，冬則重襲敝裘，擁鑪尚畏其寒，曰：君病矣，盍少休。君曰：然。然不自止，以至於死。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同縣以君名上，君辭不獲，將應
召用，乃竟不遂，年五十三。有一子，目重瞳子，聰穎特異，將冠而夭，遂無子。

吳育曰：或悲君之無後，或以為其行于然有以致之。余謂昔友莊傳永、惲子居，其使人之氣暖然如春，炎然如夏，而亦無後，何也？士焦身苦思以致其學，自治而已。在我者我盡之，其不於我者我何庸心焉。

《續碑傳集》卷七六

李鳳臺傳　包世臣

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木成者，育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冒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為陽湖人。祖衍會，國子生，
貤贈奉直大夫。父徵顒，陽湖學生，
封奉直大夫。妣吳，
贈宜人。娶宜興路氏，
封宜人。子三，顒前歿，顒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佑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頎腹，豹顱剛目，面麻黑，望之峻聳，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手口無停輟，而未常有疾言遽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予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壬戌過訪，主其家七閱月，徧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補脫，正錯偽，矢口舉十三經辭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互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開化戴簡恪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記問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為儗似矣。而處以下人，見一材一技，殊么小，盛加推挹獎借，自以為不及。予稚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儲稿本，請其處周亭林、詞魏叡與，以塗改句剔甚蕪累，手為繕清，至十餘萬言，楷法一本勸海，十日而畢。予遂以謂說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吾申耆其幾近之。聞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為知言也。成童應縣試，陽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款詢家世，曰：汝可即歸，吾不招覆汝矣。通揚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即益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即在廳事書聯為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一時傳為佳話。旋丁吳宜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為仁和胡文恪公高望，君文既首擢，及發文，恪已將君原揭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既歸家熟讀之。若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矣。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選四川，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鳳臺為壽州分縣，民悍同壽，而地特瘠。君莅任，知漢苟敝在邑境，斷之令名焦岡湖，瀕淮而山岡環繞，易為旱潦。君增隄防，設溝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多豪猾，為通盜藪者相望。君常騎率健勇循巡閭里，每出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給以斂戢。辛未秋，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兇盜為蒙城人，而匿鳳臺，嚴檄兩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故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畀以捕事；責若矣，吾即去此。若亦不能終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而發硃簽論役往

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已，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何應夫人公子供灑埽，並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廿五里，受撫者即日至猾家，猾歎之曰：雲泥路隔，豈亘戰，何幸臨此，得毋爲儀徽案耶？亦以碌敘猾，曰：信在此，可召出其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身而彼六家，願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即從入城耳。次早，猾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趨勁猾，恐受撫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即於署內製堅檻，並集舁者、護者百餘人以需。受撫者引兇盜至，君適在廳事，讞他獄，一訊名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送。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而我竟捕得，若等知吾樂否？取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嘈雜，不可休，醉甚，乃升輿前行。猾已遣數十健者來劫，見君擁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輿過，猾黨問檻犯何狗，不來答，以隨後。猾黨返至店，則早已毀店後牆，舁檻車前去，計且抵蒙矣。猾黨既返，君即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受兇盜詞，即聯銜會印，通詳，聲明鳳邑捕得，遵檄交蒙邑轉解，儀歸案。君返鳳之次日，兇盜越蒙獄，蒙令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兇盜，遂縱。君嘗語予曰：鳳潁泗三府州揀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悍難爲降伏已。然則君眞體察北方強者之性情柔熟，易故機一發而不可遏，非徒恃智若鏃矢已也。甲戌，君丁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羈滯，歲餘服闋，例選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彌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遣子弟從君游，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儔亦從而假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予持論若壑磬，而予以辭達爲宗，君則規橅體勢，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以此少所自得。唯官鳳臺時，撰邑志廿卷，既年校刻，輿圖皆造兵球爲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惜，點竄來狀，率如人意，付去即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爲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問，仿宋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鄭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承鈺裒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爲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爲慨，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鄭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予過常州，以張館南墓表、鄭書質君，君覆云：衰頹已極，不數年即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諸狀，以傳君之眞略。道光乙巳八月望，包世臣書。

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甚，蘇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觀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謝山諸公，即皆擯爲史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生於其鄉，獨治通鑑、通典、通考之學，疏通知遠，不囿小近，不趨聲氣。年甫三十，而學大成，兼有同輩所長，而先生自視慊然如弗及。嘉慶甲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掣選四川某縣，以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縣。縣治與壽州同城，爲古南北用武地，瀕淮、汝，時患水，西北界蒙城、阜陽，遠者百八十里，土曠而民悍，情習剽獷，黨羽至千人，各有頭目，殺傷人日或數起，蒞治前令戢不越歲輒謝事去，故治率苟簡。君下車，即周歷縣境，審地形，察水道，并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首從事於田賦保甲，前代淮南北屯墾甲天下，既棄久廢，君先治鹽湖、焦岡湖，建閘築隄，瀦涸十餘所，民有蓄洩，屢歲告收，遂以其餘力葺學宮、廨舍、祠廟、津梁，百廢備舉。積年鉅盜悉就禽，有周耆者，盜魁也，一日忽自投階下，願效驅使，且盡獻其黨歸農，君勞以酒食，使充捕首，於是境不閉戶。壽春鎮總兵標兵多攘治，獨偉君威望，城西湖窪下，舊免租賦，爲兵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六而無畛界，嘗馬縱踐民田，民爭，屢不勝，且分隸壽州、鳳臺，事權不一，至是民復其怨，君念此非可口舌爭，命盡驛其屬，兵嘩鬨，不爲動，總兵多隆武憤，白於總督、巡撫，乃檄廬鳳道、鳳陽府會勘，丈量，以十四里歸兵，十七里歸民，掘溝界之，兵民爭永息。君晨夜治事，數年，縣大治。以其暇輯志乘，訪名勝，登八公山，置酒賦詩，先後在縣七年，中署壽州事三年。丁父憂，歸服闋，當赴選四川，而恬退不復出山，巡撫陳紹緒固請



往廣東教子，借回揚州。先復爲著刊書數十餘種。時道光元二年也。君既倦游，適當事聘往江陰暨陽書院，遂不出矣。家有藏書，弟子日衆，擇其尤者分治天文輿地之業。康熙乾隆皇輿六統圖，祕府所藏，內府無從購求。陽湖董君祐誠有摹本，惟分四卷廿圖，大小底離，不便披覽，且無歷代沿革。乃改爲總圖，每方百里，而以廣續存天度之經緯，先用朱印數十部，墨注古地名其上。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略依皇輿表及一統志，歷代各注一圖。號曰歷代沿革圖，皆以朱圖爲本，而疊圖緯之。但朱圖可印，墨圖則在人自加，故未能廣布也。元和李君銳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衍注，君欲推廣之，取歷代史中律曆志盡通其法，因事體重大，未能究業，乃先成天地球及天文圖，地球以鐫輿木，爲之各一。僅學者不能明，乃爲文以釋之。星圖則依
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觀法推衍之，適爲直線，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圖，列於前後，較古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覽，且較原圖補入增星，推準度分，以便占天者之考覽。孫君居家不預官事，惟興水利，表忠節，則陳諸當事，孟瀆河久塞，君言於巡撫陶公，貢濬之。英蕃諸圩田被淹，則倡率修復之。所自著書，率未就，兩刊布僅太遺書、遺集、金石翰墨至數十種，見人一技一善，欣然若己有，其論學無漢宋，惟以心得爲主，而惡夫以餖飣爲漢，空腐爲宋，故以通經通考二書爲學之門戶。弟子脇形錄其平生緒論爲暨陽答問，又記其言動爲紀聞小德錄可興可觀，與暨陽答問錄可相表裏。近代通儒，殆其人而已。

敘源曰：乾隆間經師有武進莊方耕侍郎，其學能通於經之大誼，西漢董伏諸先生之微恉。而不落東漢以下，至嘉慶道光間，而李先生出，學無不貫，而不以一藝自名，闇然粹然，莫測其涯也。並世兩通儒皆出武進，盛矣哉！余於莊先生不及見，見李先生，故論其大旨於篇。

養一子述　蔣彤

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尊稱養一子。本王姓，明中世育於李，遂冒李姓。子，祖考欲復本姓，而世太無稽，乃止。世居武進大甯鄉王河里。雍正三年，析武進置陽湖，遂爲陽湖人。考諱徵蘭，字馥亭，縣學生，母奚氏。子以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二十四日生。幼而穎異，五歲入小學，氣弱不能讀，聽兄兼齡所受書，試即能背誦。稍長益力學，分日課馬氏文獻通考，期年盡之，其篇目要處，略能上口。嗣朱子通鑑綱目，以事不詳，實更讀司馬氏書，能貫徹首尾，尤用功顧氏讀史方輿紀要、巨編繁重，未有刊本，命書人鈔錄而手校之，類及太平寰宇記諸書，皆硃書小楷，精整有法。丙午，丁奚太宜人憂，時哭泣兼勤讀，遂患目，用醫者說飲豬膽汁數枚，卧病幾殆，氣體爲減，瘠，庚戌補郡庠生。王子以優等食餼，仁和盧學士文弨主講龍城，從游者一時英彥，與焉。在東鄉堂，顧子明文炳、顧菊舲萬來訓誦之學，子意殊不屑，學出獨異，之聞其成就非尋常所及，歎亭公書院避暑秋勝，且座來書無客，子親承其風教，育親故款延，碩彥同時如周伯恬先生儀暐、莊卿珊先生綬甲、劉申受先生逢祿、董晉卿先生士錫、陸祁生先生繼輅、紹聞先生燿適、張翰風先生琦、洪孟慈先生飴孫、李鹿籽先生慶來、心陔先生復來、董方立先生祐誠、魏尊容先生襄、無錫薛畫水先生玉堂、宜興周介存先生濟、江陰祝子常先生百十、吳山子先生育、元和沈小宛先生欽韓、涇縣包愼伯先生世臣，並先後訪交廬，時必來，來必信宿，久或旬月彌篤，切磋道誼，研練經典，善相養氣相煦，故接之者綢繆饜飫，久而不厭。作相去而愈益思也。嘉慶庚申，辛酉鄉試連黜，年三十餘矣，人皆遲之，子志學獨篤，作詩貽子常，有曰：買傳始弱冠，終軍亦妙年，吾今已過之，偃蹇行自憐，非怨遇合遲，吾學實未全云云，宜興潘觀常有道氣，謂曰：吾子才而斂，必得大成，蓋眞知己之學也。甲子，舉江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
武英殿協修，散館一等七名，時初定分省引見例，而同省之前列者已四人，遂以知縣用，掣得四川慶符縣，告近，得安徽鳳臺縣，治與壽州同城，爲古南北用兵地，瀕淮帶汝，時厖於水，西接蒙城，北界阜陽，遠者百八十里，土曠民稀，風氣獷悍，猾偸號稱難治，前令或不越歲輒謝事去，故治率苟且，終任不一履縣境，子下車，即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親歷四境，荒僻並到，所到詳觀地形，察視土脈，訪問農圃，以爲自漢迄唐宋，淮南北屯墾常爲天下最，玉海稱下蔡城北有眉陂、大崀陂等，皆溉田百餘頃，蓋即今鬭嚾、萬福集諸處，由是銳意墾治豐湖、焦岡湖，爲縣中水利幹，建牐築隄，濬溝十餘處，費百千萬計，皆委曲籌策，以集事，民有蓄洩，歲以屢豐，遂以其餘力修葺學宮、縣署、訓導署、祠廟之應祀典者，橋渡之便民用者，並次第舉行。民性強鷙，喜劫掠，有刀手、鐵飛、諸頭目，其黨翼往往至千人，殺傷人日或數起，子故以嚴治，朱紀、張盤、土任際般諸夙盜，歷令莫敢誰何，一一擒治如律。有周清者，號盜中巨擘，忽一日身投階下，時適聽囚，畢，呼問曰：汝自首，汝黨且奈何？叩頭對曰：神

明府君辱收小人，可立解散，還本業。遂命爲民壯首，黨果悉爲農。其化效如此。子自治縣，頗用刑名法術之學，束身勤以廉，御下嚴以察，吏不敢欺。下民有欺侵官吏者，以爲投鼠不忌器，此犯上之漸，必懲治乃已。壽州鎮總兵官以下時或撓治，子一斷以法，上下咸懾其威。壽城西湖即水經注之尉升湖也。湖西北屬壽州，惟北涯隸鳳臺，地窪下，遇潦輒成巨浸，明末嘗開種加租，

國朝初獨除其地爲兵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六，而界址無考。總兵遊擊、都司、守備各營馬縱踐民田，民爭之不勝。州民曰：今不直其事，將何待？子以越職拒不受，狀叩頭對曰：神明慈母道，不問兵食，民無餘骨矣。子惻然，度此事非可以口舌勝，命盡驅其馬來，兵數千，勢洶洶然不爲動。總兵多隆武憤甚，遽以狀白督憲百公齡、撫憲錢公楷，乃委鳳廬道四色達、鳳陽府知府姚鳴庭、江蘇候補廣蘇州同知僖、江寧府協副將祥，會同壽州鎮總兵官多隆武、游擊沙念聖、守備程錫泰、壽州知州沈南春勘丈。備志載湖周六十里，今遵部頒尺式，足五尺一爲弓，三百六十弓爲一里，兵四地實丈十四里六十弓，民六地實丈十七里六十弓，劃直溝一道，溝以東爲民，溝以西爲兵，兩不得侵越。餘一里六十弓於湖之南北岸，爲民人由湖東入湖西樵牧之路。手爲圖說，以呈百公、錢公，並嘉其明白。公當即飭刊碑記，立營縣中堂及湖岸，使永永遵守，民因得蘇焉。子敏於爲政，事無留牘，晝坐堂皇理案牘，夜與故人渡江來者契闊談讌，賦詩論文，丙夜就寢，昧爽起入閣治事矣。數年，縣大治，乃手纂縣志，詳利弊，稽古蹟，考金石，搜錄前明巡撫壽春人方孩未文集、壽州自明以來詩人爲小山嗣音。又嘗謂水經注壽春城郭左右自長瀨津以下，有山淵寺、解南精廬、西昌寺、曲水堂，皆擅水山之勝，當南北戰爭之時，此爲兵衝，而名藍傑觀，會不遭壞，酈氏崎嶇戎馬，不廢燕遊，而今並闃然。余往來於八公四頂，閱其巖壑最爲秀美，欲於八公山創八公仙院，於四頂山下重興古雀離寺，使春秋勝日，邑中人士可以遊覽嘯詠，一洗僻陋，興復風雅，覓猝猝未能也。壬申兼理壽州事。甲戌三月，始卸壽州事。四月而歡亭公凶問至矣。計子先後在鳳臺七年，中署壽州事者距三年，其意欲行而力不逮者，曰田賦，曰保甲。蓋其民性不戀土，聚散不恆，官無魚鱗冊，無戶區細冊，莽舛已久，勢必改弦而更張之，又非州縣之得而主，故著其說於志中，意不勝拳拳焉。蓋子自是備嘗服官之苦，無復有入仕之意矣。先是子之任鳳臺，乞終養者再四。壬申冬，闞歡亭公病，即日請急假旋里，侍顏色者二十餘日，即還治所，擬舉交替，刻日歸侍，眷屬且有成行者，不意仍見羈留。及是聞訃，慟絕而蘇。代者至，交盤倉庫，正項無虧，請洽回籍，嗣因捐攤雜款，後任搜求尚有一千餘兩，遂爲當道所齮齕，不得請。越丙子春，乃歸，與兄相持慟哭。冬葬事畢，仍遊安徽，懷遠縣令孫仿山先生讓，同縣舊識也，邀主真儒書院，爲編纂懷遠縣志，功過半矣。巡撫合河康公紹鏞固延入省垣，不得已以志事屬董先生晉卿，挈弟子輩入幕府。康公調廣東，遂偕往。迨康公丁母憂，又同處揚州，時道光紀元之二年也。子益自罷官來，爲四方遊者六七年，飭修脯所入，償鳳臺官項外，餘盡以刻書。在廣東則校刊鳳氏經說，則江陰德隆先生韶所著也；虞氏易禮、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虞氏易變動表、易圖條辨諸書，則同縣張皋文先生惠言所著也；并歲在東孔子年表、孟子年略等數十卷；在揚州則校刊孟慈三圖、職官表、列代史目表、申穀公羊釋例，併手纂駢體文鈔、

皇朝文典續百卷。所至藉其山川道理、土俗利病、文章典實，及一物一名之異者，亦不忽遺，一語之合，欣然有會，一技之能，稱許不置，未嘗以一長自顯，而當世英彥見者皆敬而親之，終莫與有爭。當道鉅公爭延致之以爲重，而子意既倦遊，自得江陰主講暨陽之聘，而子自是亦不出矣。暨陽廬學士舊講席也，自乾隆丙子至是道光癸未，閱四十年，薪木毀傷，弟子零落殆盡，子於是重葺講舍，與諸生誦其中。先是江陰湘習爲舉業之下者，子痛繩以先正理法，重刊明人舉業荃蹄頒給之，爲指法教讀通鑑、通考以充其學，選定史記、漢書、春秋繁露、管子、荀子、呂氏春秋、商子、韓非子、賈子新書、逸周書、淮南子，目錄以博其義，擇其才者教作詩賦、經解、策論，月一爲之，謂之小課，月課必鎖院面試，限刻繳卷，士氣爲一振。十餘年間，季仙九芝昌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夏伯初子齡舉禮部第一人，鄭守廷經舉本省鄉試第一人，曾毓英以選拔得七品官，皆江陰未得之事。其他舉於鄉者科不下四五人，博士弟子及童子試以經解、詩賦得超拔者，爲八邑最。科名盛衰，固風會適然，或亦由子倡導作興之效歟。子慎於閱卷，必再三反覆，甲乙乃定。文章不墨守章句，務達其所見，不爲蹈襲勦說記誦之學。嘗謂及門曰：吾此處是不貳法門，參禪不念佛，不爲講學餘習。常曰：道學在躬行，不在口說。故二三有才氣者頗能領悟其旨，學於其性之近，卓然有成。子終歲所入累千金，未嘗絲毫入於家，其親故子弟與

凡俊秀之寒無依者、輒收而教之、朋舊之自遠來者必應其求。傭書者常十餘輩、皆仰給朝夕、歲終計會、不足則稱貸濟之、以爲常。尤好表章古人文章、若鄒忠公道鄉集、瞿忠宣集、顧氏日知錄、胡氏繹志、莊宗伯易論、皆經世鴻製、並爲補其闕遺、正其訛舛、申其義類、定其體例。貲有所出、則任校讐之勞、缺不足則修脯是資、要期其事之克成而已。至若先哲賸稿、故人遺書、先後付梓、如盧學士抱經堂詩鈔、秀水莊公惟庚紀元通考、襄平德公宜西稠詩文集、宜興史先生問和鑑樓集、潘先生覲常靜寄軒集、婺縣程子香文鈔、山子先生私文齋文鈔、董晉卿張彥惟遺文、或藴關師友、或其子孫朋友志附青雲子必屬其意以去、未嘗有幾微嫌吝於其間。刻所見帖皆宋元明忠義手札、宋岳忠武文信國、元余忠宣、明趙南皋、高景逸、繆西溪數十人、積十年訪購而集是卷、以爲古來工書皆瑰瑋人、魏晉則鍾王、唐宋則顏柳蘇黃是也。自以書爲藝、而其途遂分。然端人傑士之書、要無不工、蓋志氣流露、自不可掩。此本末之幾。又取明楊忠愍、唐荆川、盧忠烈、倪文正、黃陶庵、史忠正諸人書刻爲屏幅、云可爲蕺正之助。子於古人之書無不學、得顏尤深、求必應。率十日一揮灑、輒數十百紙、張滿一屋、而所書多先正格言、觸目而動於心者、蓋動不忘正其性然也。而於細事罔不精、嘗畫屢眞研石美惡、種植節候、以意制竹爲爵、義象古雅、布帛製衣用此法、裁則省否則費。以今綜給績數、校古喪服升數、則精粗何似、可以比辨。用銅仿古嘉量爲升、合周漢與今部頒尺式、若各省民用長短、諸式咸備、以爲實事求是學問之道固然。惟樂律不精、以爲吾耳不聰、不敢謂能辨五音。而厤算與地兩業尤深、博無弱爲平生精力之總會。子於與地之學用功至深、夙嘗懷遠兩志、徵引博而精、爲當世宗法。遂欲推其道以肆遠後學。始得

欽定圖書集成中輿地圖本、苦其不著天度。又府各一圖。繼得康熙

內府輿地圖、大於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即康熙五十年

聖祖仁皇帝諭廷臣所謂

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者也。又於廣東巡撫庫見

乾隆開所賜各省督撫內府輿圖、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欲臨其本而未成。既得董方立所繪圖、方立固穎敏絕人、其爲是圖也、仿兩朝舊本、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之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依

內府以天度經緯分晝、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纔縮、而經度自赤道迤北之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當三里三分里之一、一杪當二十步、每數即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贏縮。乃依靈臺儀象志實測通南北、畫爲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便、而以虛綫存天度之經度、使測天者仍可依倣其緯度。又方立分爲四十一圖、小大瓜離不便觀覽。乃總爲一圖、舒之爲屏幅、卷之爲冊葉。凡鉤稽歷年而後成、以付刊焉。刊既成、用硃印數十部、墨注古地名其上。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爲經、始推及秦漢三國六朝唐宋五代②宋遼金元、下迨於明、檢各史地志、以皇輿表及一統志取其沿革、並得其實地而書之於圖、號曰歷代輿地沿革圖。其爲是圖也、別錄各史地志、編以歸韻。既得其實地、乃會前代郡縣注之韻下、號曰歷代地理韻編今釋。爲其成之艱、而散失易、用聚珍字集印數百部。此皆由及門六庚九承、如德只嚴、徐康甫、思錯、宋冕之、景昌諸人之勤勞。子時時爲提命督課、蓋十餘年於此矣。子又欲爲歷代地名長編、曰凡史中地名、因事而見、非郡縣者、悉錄出、亦以韻類之、可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若成此、則地皆有歸宿、讀史無復遺憾。而事尤繁賾、僅成數種而不得竟。建日表、面東西面南凡三。製天球、其法巧密、懼學者不明、釋曰天球之法、以木爲胚、以紙爲膚、膏之以豕血、塗之以蜃灰、俟其乾而去其胚、則堅滑輕利、便於旋轉矣。塗青以象天、圈墨以爲星、黃赤經緯各以其色界之、絲繫太陽於黃道、使可隨手移置、則冬夏節氣不惑其度矣。平置銅環、上刻地平二寸、四向承以銅柱、聯以十字架、則地平不傾側矣。側立銅環、上刻周天度數、於地平子午開鑿以容之、使可隨意旋轉則北極高下可以隨地升降矣。斜倚一環、與側環十字相交、以當赤道、上刻十二辰名、則晝夜加時可得而紀矣。其設機也、側環容軸、內貫球之兩極、南極之軸有齒輪焉、是謂運球之輪、其齒九十有六、別設四柱夾板於南極之左、上戴地平、十分夾板、上六下四、左八右二、以安釘輪、之軸中分其軸、以設釘輪、繞以銅索、索末繫錘、是謂運球之索。其北出夾板外、軸頭有齒、是謂運球之齒。其南藏於夾板近板之處、有大輪焉、其齒與運球輪等、釘輪大輪之閒有提簧、有關、有逆輪之用、順之則釘輪與輪若一、逆之則釘輪逆轉而軸不轉、所以繳運球之索、使不墜也。八分大輪之齒、以其五有少弱爲二輪之齒、以其四有半爲側輪之齒、以其一有少弱爲爪輪之齒。爪輪之齒與量天尺相摩相盪、而各輪之齒

旋轉生焉。凡輪皆有軸，凡軸皆六齒，惟運球之齒當運球輪六之一，若欲使日行黃道，與天相應，不假人爲，則於運球輪之內別設過極環，以隨六絡天球之外，斜倚雙環，以象黃道。雙環之中夾一單環，內聚太陽，以球西轉，外刻三百六十五齒，以當一期之日。單環之側各設十二小輪旋轉於雙環之內，單環之外，別設兩小輪與單環之齒遞相銜接，又於子午環上設一小釘，單環左旋一轉，其小輪必與子午環一觸，則右旋一度矣。又鎔銅鑄之，大合抱，歲周而後成。更廣其法，爲地球，染黃以象地，寫青以象河海，填注中國地名及海中諸國於其閒，爲之架，俾可旋轉觀覽焉。繪黃道、赤道，並分南北作四圖，圖以硃絲界爲三百六十度，填注恆星，增星於其閒。跋曰：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外常宿一百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至吳太史令陳卓合甘、巫咸三家並著圖籍，始多至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晉以後皆宗之。今所傳隋丹元子步天歌，數與之合。明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傳者率顛倒其方位。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較步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驗，推其度數，觀其形象，序其次第，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伏讀

欽定儀象考成恆星經緯度表，總計恆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以六等別其明暗，以經緯辨其方位，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燦矣備矣，蔑以加矣。既又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觀法變赤道爲直綫，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圜圖，列於前後。較之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觀覽。第原圖俱無增星，今推準度分合而繪之，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其十二宮圖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爲二。然直綫中分，配合甚易，非若圜規之判然難合也。至恆星隨黃道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歲五十一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中距九十一算，所差一度有餘。表中經緯已與天象不符，因命門生董蘿遵

欽定儀象考成歲差加減表，隨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數，庶幾此後七十年中可以行用不差焉。尋又命錢生維樾將恆星赤道繪作分圖刊板，距極三十度南北各爲圜圖一，距極三十度以外之九十度，南北各爲畢鼓形圖十二，以朱絲一格爲一度。惟圜圖經度在距極五度內以一格爲十度，距極五度外之五度以一格爲兩度，廣狹之勢然也。推步家得此，瞭如指掌焉。元和李尚之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子推廣其義，以爲欲究各朝麻法疏密，因變之原，宜舉廿一史中有麻律志者，盡通其法。沈俠侯欽裴與尚之同術，教諭荊溪，命覓之，從受四元算法，造正方、縱方、次商、三商之平廉、長廉各一具，仿劉徽九章注斜解立方暴作爲塹堵、陽馬、鱉臑諸形，合之一大方，析之各體皆備。弧三角一術爲西人絕業，鑄銅爲弧矢切割各綫，了然覺之，精擊敢入，子與爲絜綱闡奧，不數年，四元之術大通。故事，書院掌教十二年，例得議敘，換頂戴。子來暨陽，癸未迄乙未，適一紀，大吏既以其狀申部矣，子漠然若弗聞。子天性澹泊，一切人世富貴貧賤得喪存亡，寬久斷根株，無復萌動。初，庶吉士散館，一屈節要官，卽保奏入律麻館，以翰林用，子拒不應。獻亭公服闋，遂不復起。其在暨陽也，江蘇巡撫陶文毅澍邀往省垣，浙閩制軍孫文靖爾準邀往福建，兩廣制軍盧敏肅坤邀往嶺南，皆幣重詞卑，信使再四，而一氈安守，懇以兄老爲辭。兄既歿，惟歲時祠祭省墳墓，乃一至家。同年胡先生承珙與尊容同官，雲南萬里外，語及子出處之節，高於古人，超世遐舉之概，令人可望不可卽。然子雖退居，日闚邸報，留意天下事，閒居獨坐，時聞喟然，常若不豫者。弟子之親者從容致問，則實有遠謀至計，熟慮於中，明知其不能行，并無可言，惟東南漕運積弊，上下莫不知此爲剝膚之災，故昌言諸當道，宜變法，而亦莫之行。尤拳拳鄉郡風教之事，集江陰詩人爲江干香草，刊同郡詩人遺稿爲舊言集，命薛子選、子衛網羅散佚，撰毘陵經籍志。民閒貞烈罕得上聞，規畫總匯事宜，爲立節孝祠，勸倡修忠義孝弟諸祠，命門人高式之承鈺董其事，補入勝朝殉節諸臣，以應祀典。孟瀆久塞，閘文毅力行子之言，而蒙利無窮。比年阨於水，子上議請下率而莫替圩，賣天蕩、馬家圩諸圍田得復。究守令至勤，勸諭以土俗濬具宜，緣俾科而急盜賊，冀以興民利而除其害。蓋至性流露，有發於不容已者，非爲名也。子於書無不備，而必期其有用。四方來學者，就其材之近而授以業，三禮、尙書、毛詩、春秋三傳、爾雅、正史、編年、詩賦、駢體、古文、考據、推步、輿地、音韻、象緯、鼎碑刻、書畫雜藝，各示以古人成書，而導之門徑。雅不喜宋刊，惟假以校讎，或錄存其副，有求者則轉與之。叢書多至數百種，中擇取其十之二三而已。惟諸子別集若雜史，叢幽專晦，世人罕知，則亟收之，每得書，



必并本厚釘細楷目錄夾以銀杏木板束以青繩嚴整明便望而知爲輩學齋中物也。湖郡書賈歲必屢至有不知者則示以是書何用刊行自何時價何等卽奉爲典型。爲人高明博厚而極精微。置物有常處。授人書帖圖中採取不爽不棄寸紙尺繩隨宜取用。入人座中則几上經籍悉記問有檢閱則云某有某書往往其人亦自忘之。五經至老能背誦與諸生講貫不觀本文得人書疏雖疏賤小儒不毀棄積月輒盈束。終歲積聚覆而懸諸屋梁如牛腰。江陰固僻邑自子主講來乃有數書肆可得古籍有紙肆可得佳箋。賓朋或萬里而至當代英喆刊其所著書以行世必郵寄暨陽子每得一書卽反復觀覽稱其長而抉其短詩古文辭之合作則命錄其副教人必以序言不敢盡度其見地所能到而後語之有不受亦不復強相從。十二年度不可入則遂辭使歸未嘗一刻廢書或臥病則令諸孫讀於牀前偶獵雜家小說亦不棄遺蓋與書俱化而不自覺矣。然終以耗其精速至成疾自戊戌歲子年已七十矣時壽陽祁公寯藻督學江蘇與子甚親重出其先德書屬爲次比公欲重刊小徐說文解字繫傳子爲假得朱本命承生培元夏生灝校讐而子爲折其中。己亥春長沙黃公冕權守常州議修郡志延子主其事欣然赴之曰此抱經未竟之業也。兼司江陰縣志事往來兩局閒時時疾作然神明烱然與同人議定條例呈稿本者舉判其可否飲食亦不大減惟午後言語格格不甚作小字。間有模糊筆畫而已。醫者亦暈言脈氣極虛自庚子冬解學歸卽留養家中不復赴院。辛丑春寒食節親往省墓諸孫輩挾行禮畢周覽松楸曰吾不復此矣。入夏少瘥能獨自行立百餘步聞四月二十八日彤謁於里第請見於內寢不許出坐中堂從容問彤父母安否久之方入。七月十日竟得慰望手訃云於八日巳刻考終。嗚呼親予猶子竟不得一視含斂痛可言哉子豐頤廣顙聲中黃鐘氣體不甚強健第以愼自攝衛小不適則手自按摩不欲使人知非疾重未嘗終日睡所知來臥所問狀輒云無所苦辨色而興先大解次盥沐然後加衣衣雖嚴冬或丙夜寢未嘗晏起。弟子從容諫則曰晨氣清明正好幹事嘗題所居之窗前曰今日何成蓋用以自警厲也。一日之中或校讐或閱文卷或緝札或作字或對客無須臾休。朋儕多言其用心之非度答曰吾不解所謂用心吾爲其所欲爲者而已。乞文者自遠而至詩文集金石擧撰書讐卌卷碑志底本堆積案几一一應付無廢閣者。枕上成之晨興疾書或夜寢不能寐請藥之則曰不寐正可了日中未了事。自奉至儉幃帳至穿敝不易。自戊子被盜遂身無兼衣食坐與門人俱不爲私膳飲食敗而失味亦忍下不以責僕。性寬而恭論議不與人爭對幼賤必以敬坐不交膝不倚背不踏脚盡未嘗就枕朔望必衣冠虔謁於院中聚星樓學德樓期某日歸某日來院未嘗爽漏刻。主講暨陽二十年江陰人官於江陰督學使以下命子弟受業及遠方來者以千計其傑者考道義講學成一家及取科第去者以十百計次亦勤習舉子業得指受知所宗尙。其歿也來者皆哭失聲如喪慈父母亦可知子之教思矣。平生文字不自貴惜或請而錄之輒曰爲事於此彤相隨最久及時收錄得詩文雜著數百篇而散佚者尙多也。彤不肖頑劣疏陋其精微處不能測其萬一不敢強不知而妄言惟是聞諸先達推服之言見諸文字沈先生欽韓曰申耆強識敦讓博物多能劉先生逢祿曰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申耆。江都汪先生喜孫曰申耆先生有體有用知古知今學該漢宋識貫天人。寶山毛先生岳生曰吾自見李先生學問之道乃得實地其賢當越唐宋以上求之。趙君申嘉曰吾未得見孔子其人而其言則熟聞之以孔子之言求諸其身則殆備之矣。當世名公大人如陶文毅始終契重推爲人師今相國穆公順爲布帛菽粟之質而麟鳳之章歎爲眞古人桐城姚公瑩以爲東南講席先生一人而已大興徐星伯先生松仁和龔君鞏祚今代碩彥皆願以師事雖愼伯介存擬博辨喜評隲人物獨於子始終無閒言而予惇惇如畏惟日不足嘗謂吾氣弱故不爭文祇取達意力不任鍊鍛故無所成蓋其自處眞實如此非有所謙讓云爾也。生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亥時終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三初己丑歲葺祠堂成子規畫制度從程子祀始遷祖之說以愼吾始分祖不祧高祖明之公以下遞祧曰吾兄主入此祠吾死則不得入吾曾元有讀書明理者別設祠奉吾爲祖吾子孫與吾孫則祀吾於私室而其祀吾之曾祖祖考於此祠且曰吾家易王而李閱九世矣而見丁不滿三十人庶幾有賢子孫以恢前人之基也。嗚呼子意切而辭痛矣。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其必有酬吾子之意者夫彤不肖無狀不能暴揚遺烈於萬一惟吾子道誼石交徧於海內必有能知之深道之詳者謹比次其狀如右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朔日。

《續碑傳集》卷七三

趙徵君傳 陳壎

趙徵君坦者，仁和人也，字寬夫，有道而文。少爲郡小史，史胥最忌書以爲不祥，君晨趨曹，常賫書，爲老胥所呵，竊就壁默誦，已不覺出聲烏烏，僚吏愈厭怒，欲苦之，適去。會閣部阮公視浙學，遂以經術受知，補諸生，入詁經精舍，著籍爲弟子。而王侍郎昶、孫觀察星衍迭主講席，舉重君文，一時名聲藉出諸名士上遠甚。君益自厲，研究漢經師言，疏通證明之。著周易鄭注引義、春秋異文箋、石經攷續。尤好古金石文，自鼎鐘盤匜盉敦琱戟、泉幣以逮銘碣瓴甗之屬，鉤稽剔抉，具有辨識，益以他雜文爲保甓齋文錄及札記各如干卷。君學既成，恆韜晦不自表暴，搢紳之東西行過者爭物色君，輒謝不與通。阮公撫浙，請名士借助，聲望致通顯者甚眾，君獨無豪釐干之。道光改元，

詔舉天下孝廉方正，鄉先生、博士弟子、耆老翕然推君，君踧踖三讓，不獲。由博士而令而守而監司，監司吏雅有權力，賜賀君，因求賂，君謝曰：坦無狀，萬不敢當是徵，而長吏實彊之，奚賀焉？且長吏不許坦讓，而固彊之，毋乃以坦稍知有羞恥，而今以賕進，是尚得爲人乎？而奈何以辱大科？吏墨然無以應，已而乃大發怒去，立遣役來徼君驗視，君曰：生無罪，而皁隸辱其門，豈上求賢意耶？稱病，僞吏遂以病免君。巡撫帥公突下教曰：吾素知趙生文行第一，奈何以不簡劃監司庭，失賢士？卽此足以舉矣。趣宣使具文書，而自折簡招君，諷之仕，君以親老固辭，語次泣下。公惻然憐，益賢之，乃匯爲故事，奏給六品頂戴。逾二年，喪母，哀毀積羸，既除喪而病，又逾年卒。君爲人醇古樸訥，一介不苟取予，拱揖坐立必中禮，雖奴妾不見其袒踞。讀書立課程，風寒酷暑迄老弗輟。文摹元結、柳宗元，渾博中有附致。然人請讀其文，輒忸怩不肯卽出，至半卷，益忸怩乞弗竟讀，摘其瑕，輒受，應時改定。晚年尤簡澹，不常詣人，出門見童婦女，見其雅步，爭仞之曰：趙先生。君益踈惕，步愈恭。所與游皆一時聞人，而於里黨後進，行誼推黃玠，經學推姚若，文章推陳壎。陳壎曰：壎與君齒雁，論文史，縱譚及時事。君每病胥吏貪斂飽私橐，農氓苦累，而官不問，莫有乞。壎設曰：君亦不作州縣耳，屨之當知其艱。已而仁和輸稅者積不堪，聚白梧擡毆漕倉吏，官遣兵發銃擊之，而梟首事者頭於街。壎曰：噫，尊矣！爲者其吏貪甚。君正色曰：入賦而挾徒以逞，盜也，盜法當死，而或憐之，是獎盜也。鄉愚方嘗嘗被戮，而君子袒焉，將重戮乎？壎慢然。嗚呼！君豈徒長於文學者耶？往浙西大旱，君移書開化戴司寇，請於撫部買米以濟民，得不饑。君殆實有可以用世者，而僅僅以文學者惜哉。

昭文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梁廷枏

吾師之主講寶安書院也，及此八易寒暑矣。院左文昌神祠以道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二十二日落成，先一日，師率諸生習禮畢，返院坐，未定，汗出不可止，醫至，氣已絕矣。會城學者得之意外，相傳以爲無疾而終。歲晚訃至，始悉其詳，急挐舟往哭，且送靈輀之返，阻風不得達，歸乃爲位以哭，復撰百二十韻詩代文奠焉。竊念執贄門牆於茲九載，甲申春，始見於順德城南石湖舟次，蓋應鄒海瀾縣尹招來校試藝，事蕆卽東，未獲暢聞謦欬。是秋七月，艤舟東莞珊瑚洲，謁於講院，師肩輿下臨饗園，聆教誨者朝至日昃。丙戌仲夏，將駐南海學署，預以書期，又得一見。明年秋，重至東莞，留旬日，許以越月揚舲南下，既來藤花亭，宿菊齋乃去。餘則庚寅之春，繼見於會垣寓齋，中間雖鱗翼頻通，而追陪杖屨坐春風者，惟此而已。師屢主講席，高足生以千計，飛騰去者指不勝屈。廷枏及門最晚，獲訓迪最深，時有撰述，必加獎勵。秋賦之年，選題課藝鄉書，薦賢殆同父兄，每榜發報罷，耿耿不自適，若逾於身受也者。昊天不弔，萎我哲人，凶問遲來，不及蓋棺視斂，迴念生平恩義，曷日釋懷哉。去年長嗣君以謝弔來館會城，出所著狀相商，乃悉師行誼，心似有不能已，退而撰爲誌且銘焉。師姓李氏，諱黼平，字繡子，又字貞甫，明初自饒平遷嘉應之程鄉城南，世有宦達，高曾以上並著聲譽。序祖徵園府君以子深澤令祿軒先生貴，

贈如其官。父仰亭府君、母楊以師貴晉階爲奉直大夫、太宜人。太宜人夢吞流星，遂篤生師。懷中授唐人斷句，輒上口，就外傅讀書，絕穎異，不誦而識。十四精通樂，講著傳奇，曰桐花鳳，或舉示州牧，異之，方試言於督學使者，使者疑其私，覓置焉。後六年，始爲博士弟子，又十年，舉鄉試。兩試禮部不第，旋食盡，則走謁陳簡亭中丞大文於山東，旋就幕保定。乙丑成進士，選庶常，假歸，主講越華書院。時浙江文風尚組織，粵士猶循訓詁之習，師課士一本諸經，而教以研辭鍊字，五色十光，粵中於是文風一變。散館出爲昭文令，政主寬和，鞫囚不忍用鞭扑，獄隨至隨結，案無留牘。尤以作士爲務，月課必親定甲乙，公暇卽手一編，不喜與搢紳接。昭文故歲收漕，奸民倚爲衣食，數師懲治之，則飾訴於上官，搢紳以寡交往，故觀之漠然也。會交代有弊，卽病不親察，又家遠，至食指



綮、貲不時節、竟以虧空免官、褫省獄。當是時、刻意補葺、告急之書四出、有應有不應、既不能如限以償、而仰亭府君又病卒於家。未幾、師婦謝宜人亦卒。師聞憂不得歸、躍望於數千里外、擗踊幾不欲生。逮宜人訃至、則悲痛已習爲故事。蓋在獄八年、疊遭凶難、家人先返鄉里、乏摒擋者。仲弟錫侯先生雖從患難、顧以籌謀款項、持書日走四方、饘粥出納、實惟長嗣君一人、其艱難悽楚、顛沛抑塞之況、概可知矣。既援救出獄、主陳鄭谷中丞署。又三年、乃得旋南、抵家、楊太宜人又先數月卒、不獲見終天之痛、視在獄時抑又甚焉。阮雲臺制軍方開學海堂、聞師歸、聘閱課藝、遂留授諸公子經。居久之、病頭風、辭出、主講寶安、令尹咸敬愛之。然師每自重、非慶賀不至縣署。教人學行兼勖、一如其主越華時、諄誠文風又一變。至是竟卒、距生乾隆庚寅年六十有三。師生平論詩、謂心聲所發、含宮嚼羽、與粲簫胥鼓相應、故所爲詩專講音韻、得古人不傳之祕。囊梓詩集、使廷枏爲駢文跋尾、跋於粵中先正自曲江下、引及鄺氏嶠雅、而以師繼之、在師固不以爲然、是可以識其宗旨所尙。所撰述惟毛詩紬義著錄
皇清經解、他如易刊誤、文選異義、讀杜韓筆記、皆未刻。同產三、仲黼章、舉人、卽從師江南、字錫侯者。季黼文。子三、長通言、州學生、卽侍師獄中。次獻言、進言、並有時名。銘曰、

昔嘉慶中、漕議海通。僉言不便、畏濤且風。師甫受事、懷經畫意。謂牽挽難、莫航海易。請於上官、俾達
至尊。志雖未遂、偉論則存。淮流近決、糧艘行拙。
詔駛雲帆、獲申前說。懿鑠吾師、斯文在茲。豈惟粵士、海內宗之。川源不竟、溉潤已甚。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胡厭紅塵、遽此還神。如誓失相、如歲無春。公言誰剖、帷千秋口。驥尾附麗、銘亦可久。

《續碑傳集》卷七二

江都春谷黃君墓誌銘　阮元

君諱承吉、字謙牧、號春谷。黃氏其先歙人、自晉新安太守積卒於官、葬姚家墩、子孫家焉、因號黃墩。唐御史中丞德之季子璋由黃墩遷黃屯、曾孫芮以純孝著唐書孝友傳序。父沒、北渡潭水、廬墓終身、故名其地爲潭渡、世祀璋爲潭渡始祖、是爲潭渡黃氏。唐以下代有聞人。曾祖克輅、祖修溥、歙文學。父其林、國子監生。皆以君官累贈通奉大夫。君幼讀書聰敏、博綜兩漢諸儒論說、府教授全椒金棕亭先生退官時僑居相近、一見卽贈詩曰、騏驥在東鄰、三年不相識。又曰、顧我桑榆人、十駕安可及。其傾許若此。弱冠補江都學生員、與同郡焦理堂、循、李濱石、鍾泗、江鄭堂、藩、諸先生友善、日以經義文事相切劘。當時有江、焦、黃、李四友之目。嘉慶戊午中式鄉試解元、乙丑科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卽用廣西興安縣知縣、再署岑溪縣事、充戊辰恩科鄉試同考試官。君勤於政、在岑溪時、有乙爲甲傭種山僻地、忽告歸、久不至、而乙妻子則以索乙於甲控、繼乃控甲因鬭斃乙、並有風聞時日及埋尸於水塘側處。君鞫鞫多次、察甲辭色非殺人者、而乙妻子方固爭不已、又訪乙家則方治喪事、日暮聞哭泣。長子日荷鋤尋掘父尸。君不肯濫引左證、惟於乙妻子前後所供不符處獨加研詰、胥隸嘖嘖非議、太守康知使人規戒之。君既確有所見、益究得實情、乃匿乙於廣東羅定州、欲以詐甲財、遣役往獲之、甲始不冤。爲同考官時、偶詣他房閱一落卷、謂其文義精奧古茂、當時冠場、及薦主司、果置解首。揭曉、爲汪能肅、浙江名宿、而寄籍粵西者也。然君於公所識事、率以才能屈其坐人、緣是漸爲同僚所詆、上官亦竟以文書過境失落、未

能遠獲勍龍之。至道光六年、始得捐復、且捐道員需次、復因齒競衰、遂一意發憤著述、無出山之志。所著夢陔堂詩集數十年總五十卷、體物摹景數事類情、尤善於樂府、古辭。其著述則校證經史、鉤稽貫串、每出職識、正古文人之是非。嘗以司馬遷爲孟子後尊聖道明六經之第一人、而揚雄謂遷行不副文、是非繆於聖人、班固亦即以其語爲遷傳贊、又於傳中兩太史公牽混其辭於百官公卿表、成帝紀、張安世、京房等傳內抹沒增添之使中書令一官不知何職、助雄抑遷以爲己地。故漢書本不應爲雄立傳、而固欲黨雄、特變史例、全錄雄自序爲傳、遂於仕莽事畧不及。因並論雄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謬指靡麗勸風字貶賦、傾毀司馬相如、於事後追序甘泉賦、自謂風戒、其實甘泉賦通篇專以崑崙諛諂獻媚、趙昭儀則比之西王母。又稱賦爲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至使後生將以文爲詬病。其河東、校獵、長楊、逐貧、太玄諸賦、辭意雜亂、鄙陋有乖文體。太玄合天應歷、全爲曆說。作文十一篇以辨正之、總三十餘萬言。蓋謂千古之文人受此誣枉、不辨此弟一誣枉、餘可不必言文。不如此力抉其文之非、則不能實求其文之是。此其所以發憤者也。約其所論說、自揚雄有雕蟲篆刻之說、致文爲後世詬病、首著其非、以明文章關繫至重、弟一。論法言內謂賦爲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壯夫乃指壯年、及考雄賦、皆是壯年所爲、弟二。論揚雄漢書中不當有傳、弟三。論漢書中揚雄傳是雄自作、弟四。論揚雄甘泉賦、賦與序不合、弟五。論甘泉賦通體皆以崑崙諛頌、弟六。論揚雄河東、校獵、長楊、逐貧、太玄諸賦、弟七。論揚雄設風勸二字貶賦、就以誣陷司馬相如、乃先誤解詩序、衆誤及一切經書、弟八。論揚雄因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之譏、仁賊並論法言中各等辭、弟九。論漢書中多誣陷司馬遷之辭、弟十。論太玄自謂合天應歷、其實所說皆曆數、與天歷不合、弟十一。凡此十一篇、三十餘萬言。於是千古之誣枉始正、人心之是非始正、人心之忠奸始正、經史之是非、孔孟之指歸、是非亦皆正。然則君之不出山、特爲司馬遷、雄固定此一案也。使君出山復能辦岑溪等案官至督撫、終碌碌以歸、不及此數十萬言者、傳世人皆知尊文重道、而相與傳習其說、如不解其所說何事、置其說於若存若亡、可有可無者。則其人適自歸於不讀書之人、於君何損哉。欽定四庫書內有字詁、義府二書、爲君族祖黃生撰。君出康熙閒家藏鈔本刊之、又加按語、以發明聲音訓詁。又著經說若干卷。君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日、得年七十有二。君子必慶、爲晚年鍾愛、屢見於詩、錫吉於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奉君殯葬於甘泉西山雙墩、妻江恭人祔焉。恭人召試內閣中書戶部員外郎漣女、以道光十二年卒。側室劉氏生必慶、以貲爲員外郎、例封劉爲宜人。女二、長適儀徵學生程君塤。必慶介王生翼鳳以狀來乞爲銘。銘曰、

黃君之學、在於文說。雄固枉遷、無人能決。熟精古書、其私始訐。誣二千年、其冤始雪。書莽大夫、綱目早閱。自餘史情、備昧曲折。惟君說之、明明布列。既正文章、又正臣節。鳴鼓而攻、盟皆歃血。有不與盟、人必愚劣。我銘佳城、文亦不滅。

《碑傳集補》卷四八

儒藏

金誠齋先生傳 郭協寅

先生諱鶚、字風薦、誠齋其號也。世居安徽歙縣十一都、高祖名以德者、國初順治十年始占籍臨海、以經紀起家。曾祖起純克承先業。祖正發貲授登仕佐郎。父鎔邑庠生、世稱澤亭先生是也。誠齋行三、最爲澤亭先生鍾愛、幼承庭訓、端重如成人、不苟言笑、跬步必飭、日答功過格、稍有不檢、即自懲曰、吾過矣、吾過矣、必痛改而後快。姿性敏捷、于書無不讀、旁及形家等言、尤精天文、算法、詞章乃其餘事。年十七、受知於朱相國文正公、補弟子員。已而食餼、前後試居第一者五、餘亦俱列高等。阮中丞芸臺先生撫浙、首以作人爲己任、建詁經精舍、延孫淵如先生主講席、檄徵全省知名士肄業其中。時臨海赴召者三人、洪筠軒國如暨弟楙堂、亞如其一、則誠齋也。日省月試、目染耳濡、由是業益進、名益噪、考據之學、卓然一子、經生奉爲圭臬。旋里後、人爭聘爲弟子師、誠齋亦樂爲啓迪、口講指授、分撝香者不可殫述。嘉慶丙子、汪尚書瑟闇先生選充優貢生、需次抵都、尚書命館于家、待以上賓、質疑問難、都人士識與不識、聞誠齋名、咸避三舍。甫及二載、遽厄龍蛇、尚書失聲大慟、親爲斂具、遣价持櫬南歸、并醵金佽助嗣君讀書之費、噫、惜哉。夫以誠齋之才、不難掇巍科、取青紫、乃窮而在下、以明經貢入成均、旋即溘逝、豈文名、祿位二者不可得兼歟。抑誠齋享有令名、於所難者既厚、而所易者不妨薄乎。要非天道無意於其閒也。生於乾隆辛卯三月初三日巳時、卒於嘉慶己卯正月初一日巳時、年四十有九。配蔡氏、郡庠生晉錫公女。子一、同占、業儒、娘姚氏、濟川公女、待年未婚。女一、適庠生董如春。所著求古錄八卷、王蔭案、今所傳求古錄禮說十六卷、實非足本、此云八卷、豈石齋所見乃其初稿歟。四書正義　卷、賈疇案、四書正義今存者僅六卷。藏于家。今歲秋、遇其伯子敬齋先生、曰、家弟亡已有年、子與弟交最久、生平行事知之甚悉、盍爲我紀之。余愧不文、辭不獲、縷書梗概、以質吾黨之知誠齋者。

《碑傳集補》卷四〇

校記

①道理：當作「道里」。

②唐宋五代：疑作「隋唐五代」。

③持櫬：似當作「扶櫬」。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五

陳壽祺

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　高澍然

曾祖處士應瑞祖縣學生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起龍父歲貢生
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鶴書

先生姓陳氏諱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福州府閩縣人其先由泉州府惠安三徙占今籍世處士至奉直公始去農爲儒傳奉政以經法教授弟子歷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六書院生皆能名其學語具今相國儀徵阮公所撰墓誌先生生秉異質書過目成誦九歲遍羣經其師周立巖君梅社七子之一也所遊多名流客至輒舉案上書屬客摘試先生用以自豪於是里人咸目先生爲異童談立巖君得先生爲弟子也十二歲文成與博見者莫名所出已旁及駢體詩歌突入唐初四傑漸於燕許時郡名宿陳秋坪司馬黃耕賓林鶴陵許子錦三大令皆折輩行推爲老友司馬之官四川過先生別握手曰當以千秋自命故先生修贄鄉賢孟考功瓶庵先生爲傳經之學考功待以國士語人曰十年後福州有通儒起陳生是也成嘉慶己未進士座主朱文正公儀徵公爲學者山斗是科門下士武進張皋文編修高郵王伯申尚書之經學皆負重名先生與之並二公待之異於他門人辛酉散館已改部矣文正公特奏留館奉
旨授編修先生被知
眷自是始受職後假歸儀徵公方巡撫浙江延主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又因先生在浙特開局聘名士編纂經古義爲經郛義例取舍悉受成先生先生亦自著五經異義疏證海內治鄭許學者咸取正焉當是時嘉定錢宮詹竹汀高郵王巡河懷祖金壇段大令懋堂歙程徵君易疇負通儒望數十年先生晚出與之遊相往復學者謂先生經學與數公先後起也故世以孟考功爲知人癸亥冬還朝庚午奉先大夫諱歸在職七年主甲子廣東丁卯河南鄉試分校己巳禮闈京察卝上考擬陪內廷供奉記名御史充國史館總纂浸大用矣先生念違親而仕負終天之慟幸有老母可事何以官爲服闋卽陳情乞養
今天子嗣政適先生母郭太宜人以天年終公卿間有密薦先生於朝者蒙
上溫諭何時還閩將大擢用所知以聞先生感激涕零已慨然曰負學棘人不足辱
天子之知敬謝不敏卒不出先是孟考功歸養年四十不更仕先生勇退如之可謂不負師門也先生既不仕資教授自給曰我先人懷素業委祉後人者在此凡掌教泉州清源書院十年鼇峯書院十一年泉州爲先生故里又奉政公過化地也與諸生款洽不啻家人父子先是清源書院寓往來仕宦如傳舍先生致書督撫示禁幷乞下各郡縣諭不得夷書院爲路室候館從之各郡縣書院不爲路室候館由先生請也又以書院專祀與創增拓諸守令茲郡先賢不之及朱子栗主且委於東偏之樓曰是非崇教意也乃正朱子位於東堂從以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蔡蓼王氏素庵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八君子顏曰先覺祠爲之記其教使泉士知尊親崇禮讓傳以經術翼變其俗諸生化之斌斌斕風矣及爲鼇峯書院則首揭義利辨廉恥說於堂士初習故山長之寬頗苦先生之嚴久之而安焉又久之而悅服先生卒前一歲累辭次年講席諸生三百人具衣冠集講堂泣留先生先生勉從其請而先生尋卒矣先生性介而心仁在京師尊所與有貴人欲羅之門下遺客道意先生不答及家居遇鄉黨利病不克聞於大吏者輒冒嫌力陳至攖其怒不之恤其敬節堂之恤發米廠之施賑皆倡議偕同志爲之新貢闈濬東西湖水利則當道與咨詢力贊其成而貢闈全易舊觀費錢十萬餘緡會鄉試近以大營造責期八九月當用匠數百人夫數百人能使之齊力合作巡歷不能時及者悉奉約束不弊不偷先生笑語人曰此所謂以兵法部勒者也工既竣尚存錢二萬餘緡則請故制府孫文靖公移修福建通志會故尚書陳望坡先生有書致文靖與先生見合遂開局而先生爲總纂義例之精搜輯之博考訂之核古今方志未之有也然先生之勤鄉國文獻若機於中不能自已又不獨通志爲然矣方總纂國史未脫稿以憂歸因採輯
本朝閩人物行實爲東越儒林文苑後傳補上史館聞明劉蕺山已從祀西廡毅然曰吾閩黃忠端公出處大節與蕺山埒其講學蕺山主誠意而歸功愼獨榕壇主致知而止宿至善一救陽明流弊一闢朱子宗傳皆翼道眞儒也宜並從祀遂合諸紳具呈兩府兩府會疏以聞奉
旨祀東廡位明儒羅欽順之次又以公遺書文集未傳布者尚多因出

舊所購易本象、鄭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諸種，鳩貲刊行。以所藏繕本多譌闕，續購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所編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公門人石秋與公季子子平所編全集原本，手自校對，無間寒暑，彙成全集。訂以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儔所撰年譜，爲五十六卷。其表章鄉先哲不遺餘力如此。卽近代如藍鹿洲、陳偕堂、陳補堂、張惕庵、孟瓶庵、莊復齋、謝退谷、鄭六亭、陳惕園、李古山諸先正，得從祀鄉賢，亦先生發之。然則先生雖不仕，其有功鄉里，佐有司不及，固非欲自暇佚也。先生學主傳經，其文章初規六朝，赫然名動京師。已而謂非其至也，乃治古文，有左海文集十卷。綜先生所著，文集及五經異義疏證、東越儒林、文苑後傳外，尚有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左海經辨、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兩漢拾遺、左海駢體文、絳跗堂詩集、遂初樓雜記，皆尚友古人，開示來學。司馬千秋自命之屬，先生斯眞不負矣。以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於里第，享年六十有四。晚號隱屏，作隱屏山人傳。配鄭宜人，將樂教諭朝蔚女。子三：喬樅，道光乙酉舉人，妾梁孺人出；朝樞，曾氏出；鴻栐，吳氏出。孫榮先。先生垂沒，命喬樅曰：光澤高君知我，其往請行狀。澍然辱先生交十二年，同事通志六年，知先生特詳，謹具歷官家居事狀，伏請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又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阮元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書，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墓志中。壽祺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卽淹貫羣籍，一覽輒解。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此諸將嗣音也。洎嘉勇福公平臺凱旋，其參軍郭公，卽壽祺母之族叔，屬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并序，沈博絕麗，一時傳誦，稱爲才子。其序一篇今刊集中。武進張惠言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爲人所遺，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闈某卷經策是也。遏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於是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旣選館職，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鼒、歙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編修，請歸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且纂羣經古義，爲經郛，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南。己巳，會試房考，所得多知名之士，張嶽崧、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討論經義爲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中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上考，擬陪

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逾秋告歸省親，未幾遽丁憂，星奔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述至令人不可卒讀。時年方四十，卽抱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教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疏之習。嘗正定清源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爲之記，陷石壁間。丁母憂後，終於家居，主鼇峯書院講席者十一年，剏立規約，整肅課程，每月兼課經史文筆，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爲尚，作義利辨、知恥說、科舉論以示學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二十餘載，里黨義舉多爲之倡。若省會文昌祠、大成殿廡、明倫堂、恤嫠賑厰、貢院號舍、東西湖水利，莫不首其議，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觸目痗心，往往直陳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攖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揚先賢，以漳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

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浦黃公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乎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捐軀，詠歌弗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谿、考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公宗周相近，是以榕壇、蕺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旣崇祀西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

國家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題之，卽屬壽祺代撰疏



稿。壽祺因請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

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謚忠端。其生平著述尤富。

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其講學恪守朱子道脈、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入祀

孔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

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于洪思與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麗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公全集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編、彙成全集、重訂目錄、輯爲五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閩省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散失、請加纂、勸督撫從之。壽祺乃爲之剏立義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三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兩漢拾遺、遂初樓雜錄。元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之說經者入

皇清經解。壽祺雅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疾時不穀食、卻醫藥、惟日啜武夷巖茗、啖柑柚少許。枕上作絕句云、夢想仙棲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上幔亭。詞意惝怳、若有所會。子三、喬樅、道光乙酉舉人。朝樞、鴻様、喬樅等訃來、撰請爲墓志。元不爲志而爲之傳、時甲午六月。

論曰、山人以强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羲之誓墓有所激也、恬而已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齊梁、其學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又儒林傳 福建通志

陳壽祺字恭甫、其先自泉州遷福州、遂籍閩縣。祖起龍、父鶴書、有傳。壽祺於嘉慶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授職編修。九年、典試廣東。十二年、典試河南、旋記名御史。十四年、丁外艱、歸服除、以母老、遂不復出、主講泉州清源書院。道光三年、主講鼇峯書院。鼇峯在省城、凡興利除弊、修舉廢墜、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也。主講鼇峯十一年、以經術造士、士多歸之。先是、康熙間太原閻若璩倡爲考訂之學、其源出於漢劉氏向、歆父子。劉氏校讐之業、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屑屑於字句之異同訛舛也。然承古學式微之後、而以舊本之殊異、正古經之舛誤、由漢鄭氏、許氏以上通雅故、於經訓未嘗無補焉。元和惠棟、餘姚盧文弨、休甯戴震、曲阜孔廣森、嘉定錢大昕、金壇段若膺復繼起焉。至大興朱珪、儀徵阮元大暢其說、一時聞風興起、江左尤盛。閩中自李光地、王士讓、官獻瑤爲宋儒之學、兼崇漢儒。壽祺初受業於孟吏部超然、爲宋儒之學。及後出朱珪、阮元之門、既得所師承、又結交一時知名士、因是博闡强識、專爲鄭許之學、以疏證經傳、於閩中實開其端。又善爲沈博絕麗之辭、詞館中亦推重焉。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大傳疏證、左海經辨、左海文鈔、左海詩鈔、左海駢體乙集、凡若干卷。年六十四卒於家。子喬樅、道光五年舉人。

又陳恭甫先生家傳 周凱

道光十四年二月、福州陳恭甫先生卒。既葬、明年春、其子喬樅來廈門、主講紫陽書院、述先生遺事、請於富陽周凱曰、先君子志在傳經、其大者儀徵相國阮公爲傳、光澤高雨農舍人爲行狀、墓志、事涉瑣屑、有關內行、可以垂訓子孫者、請更爲家傳、載諸譜乘。凱曰、諾。謹受而讀之。先生諱某、字恭甫、先世惠安人、三遷居福州閩縣。生八歲、從大父學於外塾、時方食、值家告匱、謂之曰、兒啖飽飯、附母日午未炊也。即吐飯流涕、乞歸視母、令畢食、曰、尚何能食也。九歲、通羣經、有異童目、舉架上書隨試之、解輒出新義、有哭亡弟阿金詩、傳誦於時。年十二、能文、工駢體見許前宿。二十九、成嘉慶己未進士、散館、授編修、歸省、適座主阮公巡撫浙江、進謁、愕曰、大考期邇、胡歸爲。先生以兩世高堂、闕中饑、恐無以爲食、對公、爲憮然。甲子、大父卒、先生方典試廣東、聞耗、病臥數月、即思乞養、請於父文學公、文學年未耆、格於例、勿許、乃止。越六年庚午、丁文學憂、星奔歸里、季弟履祥前歿、叔弟壽愷病瘵、亦尋歿。先生自悲違親遠仕、不及視含斂、念母在、矢志不仕、且曰、吾師孟考功歸養時、父母俱存、今復何言。服闋、陳情乞養、發藏書讀之、恣意考證、叔弟遺四男一女、

俱在襁褓，撫之成立。妹氏林早寡而貧，有二甥一女，割宅居之，並勖之學。道光二年，母郭太宜人病，旦夕侍湯藥，不暫離，時休。先生執手慰之曰：自汝歸養，侍左右十三年矣。甘旨之奉，必適吾口；輕煖之御，必稱吾體。吾之所愛，汝不吾衰；吾之所惡，汝不吾拂。吾今耄矣，以天年終，汝其毋悲。先生嗚咽不能言。及卒，杖不能成禮。先生念曾祖以下從祖多中祀，歲時親祭墓。及掌教清源書院時，族人墓地之侵削者為勒石焉。高祖自晉江遷福州，里有同姓者與之偕，其後寖衰，遺兄弟二人，貧不能娶，年俱四十餘，助其弟娶婦，生二子，繼其兄，終身。蒙師魏貢生瑛老友陳郡丞登龍沒，皆無子，為之立嗣。狀請孟考功入祀鄉賢，并恤其後人。先生教授自給，家有餘積，悉以周親故。侍舉火者恆數十家。人有骨肉相鬩者，必舉先生以為言，或訴於先生，亦必正言譬解之。及先生卒，凡奔喪來哭者皆失聲。據喬樅所述如此。生平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兩漢拾遺、左海駢體、左海文集、絳趺堂詩集，諸書實開閩中經學之宗，已詳論阮、高二公傳志，不復論。

論曰：先生雖不仕，而問學重天下，天下莫不仰先生名。鄉里有所興舉、大吏有所咨詢，惟先生是主。先生又敢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為，雖忤於時勿顧也。人第知先生之學足以傳後世，而不知先生學自有其本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凱故於喬樅之請而彙為之傳，以補傳志所未載。

《碑傳集》卷五一

陳恭甫先生傳

先生諱壽祺，字恭甫，號左海，福州閩縣人也。祖起龍，父鶴書，世諸生，以質行稱。先生幼而能文，博奧驚其長者。年十七，遺書同縣薩君玉衡，自咎不能高行遠學，擔荷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雄節偉畧，建樹奇勳，如終孺子、班仲升，焠掌苦學，目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然自守澹靜，力絕徵逐，非同志一人弗妄交，而其胸中時有浩浩落落、慷慨鬱勃不可告人之意。蓋其年少自狀如此。是歲師事故考功郎中孟君超然，考功服膺宋儒書，履行滿備，厥後先生為刊其入錄者也。先生從學時齒尚弱，篤守師訓，已凜然以古君子自期矣。十九，充己酉鄉貢。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辛酉授編修，尋告歸省親。性至孝，既歸而重親致歡，久之不忍言仕也。家故貧，祖父皆敦厚任卹。先生既通籍，三黨之煢獨者多依之。居二年，無以食，父乃命之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主考官。丁卯，河南主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御史。凡在職七年，方直淵雅，重於　朝列。聞父喪，奔歸，以不得視含斂，終身為大戚。服除，遂乞養母，教授生徒，以供朝夕。謂其門人張岳崧曰：吾惟不屑不潔，不以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不義之行欺晨昏，差告無罪爾。母歿，終喪，年五十有三，遂不復出。先是，主講仙游書院，以學古敦行率其士，士多興起者。及館泉州之清

源亦如之。大旨重廉恥，尚經學，優其禮貌，嚴其董戒。士初苦之，久乃悅服矣。福州鼇峯書院，康熙間張清恪所創置也。時則蔡文勤爲之師。其後主講者多宿儒大師，百餘年間，閩人之出鼇峯，砥行立名者甚衆，而近稍衰息矣。巡撫上元葉公至，則請先生主之。先生舉清恪①之言，以爲士子奔競成俗，宜嚴加別擇，以品行賢否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乃請先察學行，而後考文藝。札下郡縣，舉其士之孝弟廉潔者、通經學古秀異有才者及歲科試高等若舉優行者，守令以禮資送，乃屬試而錄取之。又增築屋若干間，爲試所，糾其出入若貢院然。作義利辨、科舉論、知恥說，揭於講堂。又爲規約，教以正心術、廣學問、慎交遊、肅禮儀、勵廉隅、窮經致用之士，無爲不隆禮、不由禮無方之民。悉發藏書，使博觀而精擇之，日指其課，月考其能，經史文筆，因所長而裁成之，不爲一格，所以興實學、兼異才也。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生故旨闡明遺書，皆得其指歸。所撰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四方學者戶有之。又有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兩漢拾遺，凡若干卷。又嘗撰春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未成。少工詩及駢體文，中年治古文辭，皆有專集行於世。今之治經者或專小學而近煩碎，或舉大義而罕雅訓，又或界域漢宋，以文字義理爲二塗，而訓詁文筆亦鮮有兼長者。先生閎覽精識，賅貫本末，無是同非異之見，故游先生之門者有專肄，無偏②訾也。嘗搜漳浦黃文端公遺集刊之，校對精審。先生嘗客浙東，爲儀徵阮公延課士，仁和趙坦、汪家禧、錢塘嚴杰、王述曾、德清徐養源、養灝等皆從問業。時阮公方纂羣經古義爲經郛，先生定例言數十條，明所以原本訓辭、會通典禮、存家法而析異同之意，一時傳誦徧兩浙云。道光十四年春，卒於家，年六十四。儀徵阮公撰隱屏山人傳，光澤高君樹然、仁和陳君善、富陽周君凱、嘉興錢君儀吉各有誌傳之作。昌彝治經之學爲先生所授，感不能忘，因復撰傳一篇，以備史館之採摭焉。

昔儀徵阮文達公撰左海師隱屏山人傳，郵寄其嗣君璞園太守，外附一短札云：尊大人當日若出山領封圻，位卿相，官階顯耀，著述無聞，至今視之，與草木同腐矣。然則出處之間，果孰得孰失乎。今撰先生傳，敬附文達公語於此。昌彝自記。

林昌彝撰　**《小石渠閣文集》卷四**

隱屏山人傳

隱屏山人者、養拙之遺老、非沈冥之逸民也。山人雅慕武夷佳山水、老而不能遊、臆想五曲之大小隱屏、往紫陽精舍在焉、延取以自號也。山人幼穎異、六歲從周立巖先生遊、所謂梅社七子者也。先生喜之、每客至、輒令背誦所授書以誇之。既而從大父、父受業、又遊鄉賢考功孟先生之門、先生目以國士。少稍事詞章、壯治經義、小學及古文詞、溯游於六藝、斟酌於馬班、韓柳、歐蘇而下、逮震川、檽染於當世鉅人通儒、賢士大夫、其學用益進。著書數種、自謂非其至也。性直而介、嫉惡嚴、與時寡合、有所不可、雖朋舊權貴必力爭之。不飲、不奕、不摴蒱、唯篤嗜經籍。生平所聚幾八萬卷、舉唐杜暹鬻及借人為不孝之語示後人毋失。初、山人嘗通籍詞垣、請急歸。令相國儀徵公時巡撫浙江、留之主講敷文、所識拔者後皆任大藩矣。兼課詁經精舍生、與大府閒月迭主之。儀徵公則命剏義例、舉高才生、分纂羣經古義、為經郛數百卷。晚里居、教授清源、鼇峯、疲於文字之役、然皇皇然表揚先喆、汲引後進。里黨義舉、多為之領袖、文昌之祠、火神之廟、大成殿、兩廡之葺、重垣、明倫堂右之闢、通衢、敬節堂之恤嫠、米廠之施賑、莫不偕同志首倡其議。貢院校士之場、西湖、東湖、木蘭陂之水利、則當軸時與咨訪、上下議論、力贊其成。而於貢院尤心瘁、土石瓴甓之屬、覈省緡錢一千萬貫有奇。夫匠數百人、立章條、嚴程限、纖悉不遺。謂人曰、此所謂陰以兵法部勒者也。六閱月、而號舍成十之八。其於桑梓利弊蒿目痗心、往往直陳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攖逆耳之怒、弗恤也。以為苟身晦而道少伸、亦急病讓夷之義也。然亦以是積憂恚、生病胎矣。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為尚。士始畏束縛、漸而安之。其左右函丈及掇巍科登仕版者、久之悅服不能忘。然在官取士徒以文、猶以根荄未盡芟為憾。其戒子弟諄諄以慎取舍、依忠厚、而文藝其末也。適閩中重纂通志、當軸延山人總其事、山人舉賢分任之。逾三年病甚、猶力疾訂政山川稿本不輟。在輦下十年、恬然寡交遊、人亦憚其方、不之暱、獨座師數公善視之、異於他弟子。同歲生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有貴人欲羅致之門下、處以要津、山人峻卻焉、弗屑也。中亦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上考、擬倍　內廷供奉、皆卒不見用。再舉臺職、一　記名而已。預僃　國史甫屬草、以憂

去。然嘗奉使衡文於嶺南、中州，分校南宮，拒請託，絕投謁，得士多知名。今之位給諫、列曹郎、蒞監司、膺方面者蓋十數人。山人素愛其師孟考功之詩曰：四十歸田有二親，以爲吾宅不逮吾師，庶幾退栖之勇可自決也。及丁外艱，年適四十，山人歎曰：吾百不逮吾師遠矣。服闋，自傷祿不逮親，因乞養母不出。凡一紀，母卒，大臣有以山人密薦於　朝者，山人聞之曰：吾豈易誓墓之志者哉。卒不出。山人最有長句云：短髮蕭騷尚未班，山人何日卧青山。十年更約巖花綠，衹恐青山亦改顏。足以知其志矣。

陳壽祺撰《左海文集》卷九

左海陳先生別傳

陳先生壽祺，字恭甫，號左海，福州閩人也。祖起龍，父鶴書，世諸生，以質行稱。先生幼而能文，博奧驚其長者。年十七，遺書同縣薩君玉衡，自咎不能高行遠學，擔荷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雄節偉略，建樹奇勳如終孺子、班仲升，焠掌苦學，目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然自守澹靜，力絕徵逐，非同志一入弗妄交，而其胸中時有浩浩落落、慷慨鬱勃不可告人之意。蓋其年少自狀如此。是歲也，師事故考功郎中孟君超然。考功服膺宋儒書，履行淳備，厥後先生爲刊其八錄者也。先生從學時，齒尚弱，篤守師訓，已凜然以古君子自期矣。十九，充己酉鄉貢。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辛酉，授編修，尋告歸省親。性至孝，既歸而重親致歡，久之，不忍言仕也。家故貧，祖父皆敦厚任卹。先生既通籍，三黨之煢獨者多依之。居二年，無以食，父乃命之入都。充甲子廣東、丁卯河南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　京察一等，

記名御史。凡在職七年、方直淵雅、重於朝列。聞父喪奔歸、以不得視含斂、終身爲大慼。服除、遂乞養母、絕授生徒、以供朝夕。謂其門人張岳崧曰、吾惟不屑不潔、不以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不義之行欺晨昏、差告無罪爾。母歿終喪、年五十有三、遂不復出。先是、主講仙游書院、以學古敦行率其士、士多興起者。及館泉州清源、亦如之。大抵重廉恥、尚經學、優其禮貌、嚴其董戒、士初苦之、久乃悅服矣。福州鰲峯書院、康熙間張清恪所創置也。時則蔡文勤之父武湖先生爲之師、而文勤繼之。其後主講者多宿儒大師、百餘年間、閩人之出鰲峯、砥行立名者甚衆、而近稍衰息矣。巡撫上元葉公至、則請先生主之。先生舉清恪之言、以爲士子奔競成俗、宜嚴加別擇、以品行賢否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乃請先察學行、而後攷文藝。札下郡縣、舉其士之孝弟廉潔者、通經學古、秀異有才者、及歲科試高等若舉優行者、守令以禮資送、乃扃試而錄取之。又增築屋若干間、爲試所、糾其出入、若貢院然。作義利辨、科舉論、知恥說、揭於講堂。又爲規約、教以正心術、廣學問、愼交游、肅禮儀、

願爲砥厲廉隅、窮經致用之士、無爲不隆禮、不由禮、無方之民。悉發藏書、使博觀而精擇之、日稽其課、月攷其能、經史文筆、因所長而裁成之、不爲一格、所以興賢學、求異材也。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生故嘗闡明遺書、皆得其指歸。所撰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輯本、五經異義疏證、四方學者戶有之。又有禮記鄭讀攷、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攷、齊魯韓詩說攷、兩漢拾遺、左海經辨、凡若干卷。又嘗撰春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未成。少工詩及駢體文、中年治古文辭、皆有專集行於世。今之治經者、或專小學而近煩碎、或舉大義而略雅訓、又或界域漢宋、以文字義理爲二塗、而訓詁文筆亦鮮有兼長者。獨先生閎覽精識、貤貫本末、無是同非異之見、故游先生之門者有專肄、無偏詣也。若仙游王捷南之詩、禮、春秋、諸史、晉江杜彥士之小學、惠安陳金城之漢易、將樂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某、丁某與先大父同二名、故闕之。德化賴其煐、建陽張際亮之詩、古文辭、皆足名家。而惠安孫經世學成蚤世、今其名在通志儒林傳中。卽先生可見矣。先生嘗客吾浙、爲儀徵阮公課士、仁和

趙坦、德清徐養原、養灝、歸安嚴杰、臨海洪頤煊、震煊等皆從問業。時阮公方纂羣經古義爲經郛，先生撰條例一篇，明所以原本訓辭、會通典禮、存家法而析異同之意，一時傳誦徧兩浙云。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四。明年秋，先生長子喬樅遇儀吉於廣州，乞爲之傳。始阮公既傳先生矣，光澤高君澍然、仁和陳君善、富陽周君凱又各有誌傳之作，予迺尋覽遺書，究其爲學誨人之實，撰別傳一篇，以復喬樅，它行事不具書。

論曰：尚書涿州盧公爲予言，先生至性淳篤，官京師，以不得迎養二親，常愀然不樂，聞大父喪，慟幾絶，逾時而哀不釋。方主盧公家，公親見之也。又言先生博通經籍，而不以所學先人，有問無不盡，朋友有過失，必面諍無所依違。故吾嘗樂與先生居，可謂直諒多聞之友矣。儀吉讀先生家居上大吏諸書，論事得失，若水利、若政俗，悉乎其知之明，亦已難矣。至於閭閻疾苦、官吏敝獘，上下相狥相市，莫之底止，幾於涕泣而陳道之，雖觸忌諱無所隱諱，歎先生爲古之遺直，而盧公之言不虚也。嗟乎，以先生之賢而亟退奉親，遂以終老，時論惜之，然是乃先生之志也。躬行孝友，窮經勸學，士皆彬彬然興起矣。傳曰：儒以道得民，其先生之謂與。

錢儀吉撰 《衎石齋記事續稿》卷八

校記

①清格：當作「清恪」，即上文所云「張清恪」。

②徧：當作「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六

李鍾泗　呂飛鵬　董桂新
陸繼輅　迮鶴壽　鄧顯鶴
端木國瑚　金式玉　齊彥槐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焦循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璡、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興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黃先生名洙、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郡。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餐兩麥餅卽往、忍餓苦學。嵩泉閔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乃投櫝門橋洋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甕碎、大窘。或曰、爾窶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爲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卽攜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爲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爲性命交、以文藝相靡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爲諸生、負才氣、英儁倜儻、落寞偶。濱石謙遜、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兼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名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閒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爲歌詩及賦、頌箴誄雜文、空所依傍、而不愆於則。善飲酒、不拒不競、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讌集、非濱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似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吳太史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吳嘗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言。其穎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爲同年生。李君以書屬循曰、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碑傳集補》卷四〇

贈翰林院編修呂府君墓誌銘　梅曾亮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旌德贈君呂雲里先生卒於京師。時官禮科給事中者、其長子賢基也。既踰月、將歸葬、泣請於曾亮曰、賢基以某月日奉柩歸、以某年月日葬吾父於某鄉某原、敢請銘。乃按其狀曰、君諱飛鵬、（霽昌雲、柏視山房集名原闕今補）姓呂氏。唐廣明時、自歙遷旌德之豐溪、後遷廟首、遷高溪、地皆隸旌德。曾祖諱和樂、祖諱自怡、考諱偉發、配陳氏、以孫貴、贈如其官。生君及君弟二人。君年十七、卽出游、從師於方聞碩彥、有意其親炙之也。最後乃從學淩仲子。仲子長於禮、其立論精博廉悍、不多可於人、獨器君、以爲能得我道者也。著周禮補注四卷、周禮古今文義證六卷、而於王輔嗣易多所辯正。汪文端公視學安徽、喜士通古經義者、君遂補博士弟子。年既壯矣、鄉試又黜、然不以此自爲輕重、而平居書齋閣自銘戒者、粹然一出於儒先道術之學。鄉饑、籌粟以賑、族人效之。故人多德君。有爭辨、得一

言立釋。嘗戒其子曰、成名易、成人難。又曰、汝今言官、言官不易爲也、毋陳利而昧大體、毋挾私而務高名。蓋君之本行如此、非如世之經師奉一先生言、好小辨而忘大道者也。嗟夫、經者儒行也、而儒林與獨行分、自范蔚宗始。豈章句爲治經、謂躬不足與者東漢已然歟。君可謂不囿於流俗者矣。君卒時、年七十三。配姚安人。長子賢基、由編修官給事中。次子賢誠、候選從九品。孫周甲、開甲、乎甲、堂棟。曾孫紹祖。女三、適朱、適姚、適王。女孫一。

銘曰、

有樸其學、而德信矼。祗躬以經、主善不哤。養堂在京、歸旐翩翩。協龜兆蠙、卽於鮮原。用利賴其子孫、以安其宅與神。

《碑傳集補》卷四〇

董桂新傳 胡韞玉

董桂新、字茂文、學者稱爲栁江先生、安徽婺源人。幼從父右周先生朝勤讀書。右周殫心六藝、爲文根柢經術、取法乎古、務竭其才、不肯小就、未三十、賚志以歿。生三子、孟桂敷、字小樸、翰林。季桂科、字蔚雲、進士。先生其仲也。先生幼穎異、右周課之嚴、雖弱齡、十三經皆已上口。未幾、右周歿、先生愈自刻勵、傷父績學未成、思紹緖而光大之。從董牧堂先生錬金遊。牧堂爲邑知名士、博覽羣書、治經有根柢。先生既承家學、復得牧堂之善誘、而學日益進。弱冠有聲庠序、尋舉於鄉。羣謂董氏有子、而先生志不在是也。婺邑本紫陽舊鄉、晚近來學風稍替、自江慎修先生永出、提倡實學、博通今古、綜核名實、開皖學派之先聲、學者爭自濯磨、一變前日之陋。先生生江氏後、習聞江氏之風、兄弟互相砥礪、讀書山中、壹志以窮經爲事、慨然以紹述江氏爲己任。嘉慶壬戌成進士、入翰林。大興朱文正公珪、富陽董文恭公誥見先生所著書、稱爲博雅。嘉慶甲子、仁宗幸翰林院、先生進呈詩冊、賜御集、杜詩、紙硯等。帝心簡在、羣以大用期之、尋以疾卒、年僅三十有二。先生之學、務先通訓詁、辨名物、攷繁賾、異同之致、然後會其指歸、以約于一、不立門戶、與專治漢學、不使一語雜入宋人者不同。熟于爾雅一書。爾雅自漢、晉、唐、宋以注名者合有八家、唯晉郭氏璞、宋鄭氏樵二注今行于世。先生嘗謂漢犍爲舍人、樊氏光、李氏巡、孫氏炎諸儒講爾雅者家自爲學、並在璞前、其流最古、未可偏廢。雖其注皆已佚、然時見于他說、惜網羅放失、未有其人。梁沈氏旋嘗集衆家之注、今又未見其書、以爲歉恨。乃取陸氏釋文與本經義疏、旁及十二經疏、幷史、漢、諸史、水經、文選等書注中所引、與凡雜見前人類部諸書者、合而存之、成爾雅古注合存一書。其搜討之勤、可爲治爾雅學者之一助。先生讀書知其大而不遺其細、一名一物、必徧檢羣書、反復審定。平生所著書、以毛詩多識錄爲最精詣之作。其體例分識鳥、識獸、識草、識木、識蟲、識魚、識天、識地、雜識、而識地尤博徵詳引、足爲學者考訂之資。其識邶鄘衛云、顧亭林謂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爲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分爲三者、漢儒之誤、非夫子之舊也。考左氏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然則邶鄘衛不當分爲三國之風矣。此大不然。蓋歌詩各以其類、季札于工之歌周南、召南而合論之、于其歌邶鄘衛、又合論之、以其類也。故左氏亦爲之省

其文曰、爲之歌某某也云爾。若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則周南、召南亦不當分爲二南矣。且其以邶鄘衛爲衛風、以邶風柏舟爲衛詩者、亦就其時而言之耳。當季札、北宮文子時、邶鄘久已幷于衛、其詩亦多及衛事、故或謂之衛也。況左傳明言爲之歌邶鄘衛、不專言衛、則又安知夫子之前不已分爲三國之風乎。今攷商頌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則皆盤庚遷殷以後之詩、而仍其受封之國號曰商。唐風亦多徙居曲沃以後之詩、改號曰晉矣、而仍其始封之舊號曰唐。則皆以後世之詩冠以舊時之國號、豈有存其國號而不繫以詩者。亭林乃據左氏之文、遂欲舉十五國中之邶鄘衛而一之、是何異陳鵬飛詩解不解商魯二頌、謂商當缺、魯當廢耶。正恐蔑古之害、甚於泥古耳。朱子初解疑邶鄘衛爲聲之異、而集傳乃以爲不可曉、蓋其愼也。劉瑾曰、太師存邶鄘之名、置于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爾其識甫云、甫卽呂也、毛傳甫諸姜也。孔穎達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楚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李光型曰、按羅泌路史云、新蔡爲古呂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郙、上蔡有郙亭。呂氏春秋云、呂在宛西。徐廣亦云、呂在宛縣。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是申、呂同一地也。據此二說、則甫及申皆在今河南南陽府、屬南陽縣及鄧州等處矣。又攷大雅崧高云、生甫及申。集傳謂甫爲甫侯、卽穆王時作呂刑者。是以甫爲國。觀此詩甫對申而言、自是國名。後儒乃引鄭康成禮記注、以爲仲山甫。王應麟云、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也。史伯曰、當成周時、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屛翰歟。漢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此李忠定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也。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德輿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則樊乃山甫之邑、此甫與申皆是國邑、其非山甫明矣。呂祖謙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攷之、蓋當如此、亦未聞以甫爲仲山甫也。然則甫爲侯國、卽所謂呂也、與王風之甫同。其識大原云、集傳大原地名、亦曰大鹵。按朱傳所言、則大字音泰、其地在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然太原陽曲是禹貢冀州之太原、去鎬京甚遠。詩言至於大原、亦祇逐出之而已、未必卽至於此。攷國語宣王料民大原、則周地亦有大原。既言料民、似爲備鎬之計、未必遠料之於晉國也。毛傳、鄭箋、孔疏皆未實指何地、至集傳乃以爲大原亦曰大鹵、在太原陽曲縣。朱子蓋引公羊、穀梁大原、大鹵之文爲據。然公、穀本文非有定指、而唐徐彥公羊解云、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則公穀所云大原亦第如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似難專指

陽曲也。明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今在太原府陽曲縣。案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黄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卽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於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傳偶誤耳。據此、則大原在今甘肅平凉府固原州。其他大概贍博而不穿鑿、爲治毛詩者不可少之書。昔孔子言詩、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外、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雖非學詩之要、亦學詩者之所不廢。案毛詩詮釋名物、確然成書者、毋慮數十家。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宋蔡卞毛詩名物解、王應麟詩地理考、元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明馮應①六家詩名物疏、林兆柯毛詩多識編、吳兩毛詩鳥獸草木考、國朝毛奇齡續詩傳鳥名、姚炳詩識名解、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顧棟高毛詩類釋。自蔡卞以下、大抵因璣書而輾轉增損。先生之書最後出、故於諸家之說採輯尤夥、鑒別尤審。其自序有云、壬子夏、讀書麗澤山房、溫習之餘、檢閱諸書與傳箋、反覆校讐、凡三百篇中之名物、竊皆默識諸心。甲寅因做多識之義、分別錄之、閒附已意、三閱寒暑、成書十六卷。其用力可謂勤矣。先生好學而善思、得一疑義、輒苦思遂旦、不憚廣搜博攷、以助其佐證。嘗讀閻百詩孟子生卒

年月考而疑之、乃歷引顧、江諸先生以暨傳注各說之可印證者、悉取之以訂其訛謬、名曰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其精者於孟子游歷之先後出處之始末、不必詳考他籍、只證之本書而歷歷可據。其言曰孟子之書所載游歷先後、雖不可悉攷、然始末已見於首篇、而中閒所歷散見他篇、其先後亦大畧可覩。梁惠王一篇首書孟子見梁惠王、此見諸侯之始也。篇首五章曰仁義、曰與民偕樂、曰王道、曰爲民父母、曰施仁政於民、孟子一生學問經濟已具見於此。惜乎惠王不能用也。至嗣王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而知梁之不可爲矣。故下章便是至齊、自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此孟子始見諸侯、先梁後齊之確證也。其下十章皆在齊之言、至伐燕而孟子亦將去矣。此公孫丑篇致爲臣章所以繫於燕人畔之後也。自是歸鄒、故有鄒穆公之問。其次序相承、班班可考。其後所至諸邦、散見他篇、而梁惠王篇所載滕文公二章、皆滕文公問爲國以後事。蓋至滕憂國小、日見侵偪、而孟子乃以樂正子之故而之魯矣。觀於臧倉之沮、而歸其不遇之故於天、此孟子七篇所由作也。愚故曰孟子始末已見於首篇也。然則何以知由鄒之任在母喪服闋後、曰以孟子居鄒章知之也。季任以幣交、正孟子居鄒時也、而他日由鄒之任矣。自是復如齊、處於平陸、而儲子亦以幣交。蓋孟子先嘗仕齊、與儲相處久、玆復來齊、故方處平陸、而儲子卽使人以幣交、但因其不親來、是以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耳。孟子仕齊、中閒去齊只有自齊葬魯一事、故知此爲服闋後也。且孟子初仕齊、本由梁來、此處平陸在孟子居鄒後、而之任、之齊相連而及、必其事相去不遠、故知儲子之

以幣交、必是由鄒之任之後、復如齊而處平陸時事。其處平陸者、猶未至齊也。然自是雖復至齊、而齊亦不可久留矣。故下章淳于髡有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之語。然則何以知如宋及薛在去齊歸鄒後也。曰、觀陳臻之問於齊曰、前日、於宋於薛曰、今日、孟子自言亦先宋後薛、則知去齊後所遊歷、先在宋、後在薛耳。當在宋時、滕文公嘗過宋而見之、至是復歸鄒、而滕定公薨、兩使然友之鄒問孟子、後復以禮聘之、而問爲國。此則中閒所歷、散見諸篇、其先後大略可睹者也。故愚以爲孟子生平足跡所至不一地、然可約略言之、曰始於梁、久於齊、閒託足於列國、而實終於魯。百詩謂孟子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愚謂孟子之書乃其自作、先儒已詳論之。孟子卒時、其書當已成、未必待門人敘定。其諸侯王稱謚、當是孟子卒於諸侯王後耳。其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如此。先生耳目最勤、自十三經廿四史、旁及諸子百家之書、秦漢以來儒先之說、靡不周覽參稽、晝夜寒暑疾病無少閒。嘗曰、讀書中有所得、不覺忘倦。所著有毛詩多識錄十六卷、爾雅古注合存二十卷、埤雅物異記言八卷、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一卷、易圖駁議一卷、讀書隨筆二十卷、續筆六卷、三筆六卷、或徵引鉤稽、或獨抒創見。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當不止此、乃未竟其學而遽歿、論者惜之。其他行事、具載於家傳、茲不述。

論曰、乾隆後言皖學者首推戴氏。戴氏源出江氏、積厚流光、巍然爲經學大師。先生生江氏鄉、而又私淑江氏者也、乃百年來著作不顯、豈非韓子所謂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耶。同時吾邑包季懷世榮亦著有毛詩識小錄、體例畧同、其書未流行於世、余未及見、不知視先生之書如何。然有愼伯先生一序、今之治毛詩學者人人知有季懷、此余所以尤爲先生悲也。抑又考之婺邑董氏、自國初來、治經而有著述者、以余所聞、除先生昆季外不下十數人、雖純駁不一、要皆自成一書。余別爲董氏所著書目攷附於後、亦言經學史者之所當知、他日將求其書、次第傳之。茲剌取先生書之精者、箸爲此篇、使後之治經學者知倘有董柳江其人也。

先生所著書、惟讀書隨筆二十卷、同治丙寅先生孫耕石大令刋於江西、板存婺源。其餘諸書皆未付梓、稾存南昌董氏寓廬。辛亥夏、先生後人心齋過滬、出副本示余、余得盡讀其書。百餘年來雖未流行、而蔚然悉在、又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也。韞玉記。

附董氏所著書目攷

易講便覽、學庸要旨、董起予著。起予字卜公、號峙虹、拔貢生。文章條暢、說經恪守宋儒。嘗謂士當以變化氣質爲先、和平乖戾關係一生、可謂知本之言。

易經合纂、董正台著。正台字列三、號惕齋、卜公子、選貢生、爲學期以實用。

洪範正解、中庸解鈔、董昌祠著。昌祠字念祖、雍正壬子舉人。

經傳音韻辨譌、春秋列國考、董大鯤著。

書序蔡傳後說、周官辨非論、夏小正箋註、十三經管見、董桂敷著。桂敷字宗邵、號小槎、嘉慶乙丑進士、官翰林。爲學恪守程朱、躬行實踐、顏其堂曰自知、湯敦甫協揆嘗曰、

董某自勵勵人、無負性分職分。卒年五十八。

周禮存參、春秋管見、石經考、説文考、治經筆記、董桂科著。桂科字蔚雲、號恆軒、嘉慶戊寅舉人、道光癸未進士。爲文斂才就範、理脈極精、而尤潛心著述。

詩雅通釋、董桂山著。桂山字小叢、號香雪、嘉慶辛酉舉人、官青陽縣教諭。

詩書解義、董桂森著。桂森字香輪、嘉慶辛酉舉人、官蕪湖教諭。

纂尚書解、鄉黨考便讀、董惠芝著。惠芝字耕田、號蘭坡。精研經學、嘗從姚姬傳先生游、而學益粹。

讀經志疑、董成著。成字秩西、號瀛峯、經史百家無不博覽。性謹慤、言笑不苟、授徒自給。

禹貢錐指斂求、董汝成著。汝成字秋圃、號謙受、嘉慶戊午舉人。博覽經史、讀書能抒己見、而尤深於地理。

深衣考誤辨正、三江解、董彥輝著。彥輝字叔允、究心經史旁及諸子百家、恪守紫陽、亦不廢名物訓詁、博而能約。

朱子著述考、董昌珂著。昌珂大鵬子。大鵬以宋學爲宗、昌珂幼稟庭訓、踐履端方、潛心正學、江氏慎修亟稱之、惜不永年、未充其才。

四書述朱、董昌衢著。

右人凡十四、書凡二十五、不關於經學者不錄、其餘無分漢宋、悉著於篇、泯門戶之見、以盡表章之心而已。韞玉又記。

貴溪縣知縣陸君墓志銘　李兆洛

陸出古陸終氏、漢晉閒爲吳中望。唐宰相宣公至君凡三十二世。明初有昭毅將軍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諱禰者、自淮安徙居常州、君之十四世祖也。曾祖廷煒、祖載起、並諸生、贈順昌縣知縣。父廣霖、乾隆己未進士、官廣西恭城縣知縣、署思恩府百色同知。嫡母高、繼母莊、生母林。君諱繼輅、字祁孫、一字修平、恭城之孽子也。九歲而孤、林太宜人實能長而成之。君儀幹秀削、讀書夙成、文彩四照、音聲清加、唳鶴吐辭、儁婉常傾座人。當代先達有人倫鑒者、爭羅而禮焉。不肯輕涉世事、惟肆力於詩、清温多風、如其人也。嘉慶庚申、中江南鄉榜、八試禮部、仍黜。丁丑大挑二等、選合肥縣學訓導。君少羸善病、憚鞅掌而爲校官、得士稱。上游薦以才任治劇、又修省志、蕆成事、以勞議敘、授江西貴溪縣知縣。到官三年、治政清肅、因疾乞休、既得請、旅省城、行有日矣、而竟不起。予年二十、始識君於君之第、一時里中少儁士皆集、因而定交。予每至郡、必詣君、同人皆集君所、予之友皆君友也。君綢繆婉孌、篤切劇之誼、每朋尊促坐、清酒百壺、歡笑闌作、已或觸所聞見、微辭致規、因極論得失、欲刿心相示、涕泗橫流、不知者以爲酒狂也。自予服官淮甸、遂不復見。比君赴合肥、予適旋里、得一再見、而情緒非復昔時矣。君盡室之官、空其屋以賃某姓、某不戒於火、燼所居。追憶昔所遊宴處、如在目前、念君歸來、當何如措懷、而竟與人俱澌也。復可以致思乎哉。君性至孝、痛祿養不逮、爲林太宜人請封典、譔錄年譜、求諸同人能文詞者爲序讚銘誄等若干篇、都爲一集、以傳於後、曰貞珉錄。嘗致予書、欲有所爲、予不能繼諸人後、遲遲未成也。今君亡矣、愧負何可釋。著之君誌、成君志焉。著崇百藥齋詩文集并札記五十餘卷、學者多愛誦。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道光十四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配錢宜人、生子耀遹、蚤卒。女三、壻惲彙昌、洪敦曾、楊方訓、皆友之子、皆文而才。簉室王、生子二、曰光迨、曰嘉遂。光迨五齡、嘉遂二齡耳。方耀遹之不祿也、君以兄子耀遹之子聽應爲嗣孫。曾孫佑杞、佑勤。君歿、耀遹爲塋葬於陽湖豐西鄉橫塘之阡、道光十五年乙未十月二十五日也。耀遹齒稍長於君、恩則父子、而相親若兄弟。其趣操亦略同、庶幾廣受籍咸之亞。方刻君遺書而傳之。銘曰、

行何綱綱、世何悤悤、通而非通、窮而非窮、君文則工。

青厓汪君生壙志銘 潘眉

君名鐵壽、字蘭宮、號青厓、吳江莘塔人也。君之先有諱千秋者、從宋高宗南渡、爲平江刺史、遂家於吳、世爲吳中望族。父卍川先生、以文章名世。君少余二歲、弱冠時相與挑鐙論古、每事必究其根原。嘗謂劉歆三統曆稱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先是周公攝政五年、入孟統二十九章首、積月六千五百八十、無閏餘、積日十九萬四千三百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七、故推至此年爲正月己巳朔。金仁山移侯魯于攝政之元年、則正月乃庚辰朔矣。其精心探索類如此。嘉慶壬申、君客燕趙吳氏、余過訪之、言及漢說詩者四家、惟齊詩之四始五際已爲絕學。君曰、否否。古人著書、其術即在書中、特後人不悟耳。四始五際、出于陰陽五行。陰陽莫大乎天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倍之爲百有十。五行以土爲君、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數五、成數十。今以二雅之詩篇循環讀之、卯爲一部。自天保至常棣百有十篇、滿大數。自伐木至由庚十篇、滿小數。以下南有嘉魚又爲一部、周而復始。余聞之而愕然曰、千七百年不傳之祕、君盡洩之。他日後君死、爲君作墓志、當援據此條、以貽後世之解經者。自後余客中州、而君日閉戶著書、偶見鄭令劉昭續漢志注所引帝王世紀有堯時墾田若干頃、民口若干人數語、遂推衍三代土田戶口之至三萬餘言。又謂封建之法、有穀土三等地、有屬里九等地、有濤漁三等地、有采邑三等地、有山林六等地、有山澤邑居地。孟子與周禮一舉其土地、一舉其封疆、非有二制。井田始于公劉、夏殷之田不以井授、武王亦祗行于圻內、非盡天下而井之。或五十、或七十、或百畝、若今江南之行田、改移甚便。乃作孟子班爵祿、正經界兩章疏證百二十卷、以暢其說。道光壬午、舉于鄉。丙戌、成進士、銓授池州府教授。余丙申春自南粤歸、訪君于池陽、君年六十有四矣。聞君之子將爲君營生壙、乃踐前言作志銘。銘曰、鬱鬱哉佳城、生可以眺遠、死可以藏形。知交兮星散、故物兮雨零。數百年之後、但見牧豎樵夫嘔唫而上下、誰復知君之令名。獨紛紛之著述、或有一二記憶于後生。

《碑傳集補》卷四九

鄧雲渠先生傳　鄒漢勛

先生姓鄧氏名顯鶴字子振雲渠其自號也先世爲江西泰和人明中葉徙湖廣新化遂爲新化人世有隱德康熙中新化有還遺金鄧公者即先生之曾祖元臣也先生祖曰勝達字維庭爲縣增廣生贈鉅野知縣考曰長智字若愚國子生贈甯鄉訓導先生天性孝友少事里中宿儒張先生誨以窮經植品澹泊自守遂守之以終身初爲學時即一言一動必依禮則佻達者或戲呼爲道學先生先生弗顧也先生母曰毛孺人靖州訓導毛君學古之女也嘗遵先生省父於靖州嶽行自作授經圖左手執經右手持杖以針刺指血濡其上圖成以授先生曰兒離吾左右愼勿忘持杖誥誡時也及至靖州毛君留之使學先生遂閉門晝夜勤學夜分倦苶則展授經圖而泣泣已誦讀弗輟以達於旦如此者數年學益進遂於書無不窺旁及陰陽卜筮之學亦罔不研究及嘉慶初先生之二親俱老而家徒壁立無以爲養遂於里中傳授生徒資其脯修以易甘旨雞鳴即起督課晡後必歸省父母歸則備述諸生一日課程以承色笑國子君晚患氣疾遇寒即發一日爲諸生講已登坐發難矣秋風微起即輟講至家徑取篋中衣送國子君遊所國子君曰吾知兒必來也有疾恆竟夕侍國子君或勉自支慰遣其就館先生則篝鐙寢室戶外屏息評問生徒課藝以達曙室中有轉側呻吟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十餘年國子君及毛孺人相繼殂歿先生偕弟湘皋先生顯鶴廬居墓旁所畜犬夜常蹲伏廬外廬中悲哭犬亦猜猜作哭聲應之小祥日犬忽不食而死人以爲孝感所致湘皋先生幼多疾父母鍾愛絕憐之先生常每夜焚香禱天願有減壽延雙親分年與兄弟之語及湘皋先生壯遊之時客揚客薊客粵客皖經年每一念至中夜不能寐歸則昆弟三人圍鑪達旦其友愛蓋自性生也道光初湘皋先生客皖中將自皖中赴都謁選先生作聽雨圖以寄並寓書其略曰吾弟此行以謁選入都也老兄迂腐之見誠恐吾弟或得縣令既以遠宦鞅掌不獲常聚且徒以華侈溺子弟心故常諄諄抑吾弟進取之志吾弟亦唯唯從命可謂恭矣抵都之日即當向吏部還呈改教以成吾兄弟偕隱之初志也後又寓書其略曰吾弟幼即羸病十五以下四十以上日日有可危之勢其得存活至於今日者實非始願所敢必也今吾弟年已五十矣精力漸衰須髮亦白實不敢更以吏事勞汝形且汝負性戇直豈能如世俗妾婦之事其上官者乎況吾父母存時不能謀薄祿以養今日忍傅美精家養兒女輩乎汝之兄久甘澹泊固不望汝之累累多金汝之婦荆布素安亦不望汝之結駟連騎而竊自享珈副之榮汝之子若姪正宜使之習勞苦知艱難豈可輒以甘肥輕煖溺其心思惰其志氣然則全家久絕奢望各安貧賤吾弟又何必獨以其身試於宦海乎昔東坡與潁濱拳拳於嚮昔挑鐙聽雨之約故其詩曰君知此意不可忘愼勿苦愛高官職今爲弟葺小室於宅左顏曰聽雨山房老友歐陽磵東題之曰今湘皋有四方之志其久暫良不可知老兄須矣故山無恙愼勿忘此意哉語絕沈痛覃錄紙尾願吾弟再三熟讀也時桐城吳侍御賡枚見之歎服不已手書二通一寄其弟涪州知州庭煇一寄其子巴州州判孫琨且曰觀鄧氏兄弟之間而後人之爲兄弟者勸其爲時賢所推如此湘皋先生至都改就教諭大挑即得二等除甯鄉訓導益先生教也越數年新化教諭張君家集重先生學行欲舉先生優行以告先生先生陳書固辭張君得書知不可強遂不舉亦不更舉它人時學使爲秀水汪公世樽試畢謂張君曰它學皆舉薦優行君獨不能得人邪張君以先生事告汪公爲嗟歎久之又三年張君卒舉先生於學使岳公鎭南而先生不知也識者謂吾郡六學二百年來惟此事尚不失舉優行生之初制云永州猺逆之變湖以南郡縣騷動多結聚爲剽掠皆以穀直過昂爲辭時先生家居密諭里中有粟之家諭使平糶又召貧民陳論禍福且告以富民無閉糶長直之事與之持錢各詣有粟者之家糶糶價若平衆情遂沮故先生里中獨亡剽掠之事先是里有神巫媼能禍福人或迎於家中庭木爲臺几橙諸物螺旋成浮圖狀巫媼乃升最上層手持木偶口囁嚅作符咒不可辨衆婦女環伺其下屏息轉側以求神福鄰里觀者如堵牆第相誡勿使鄧先生知先生聞之即至其家撤所爲浮圖巫媼遂持木偶踊躍而去卒無以禍先生也有綏孝子者家貧不娶備力以養其母甘旨無缺先生頻加餽遺不受必親造其廬慰藉而強之受其卒也爲之擇地而葬表其墓并爲作傳其居鄉維持風俗類如此自湘皋先生之官甯鄉也先生居甯鄉學舍居十二年而歸歸一年而卒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又八先生居甯鄉日與湘皋先生召兩邑中名儁之士相與往來談義暇則著書故郡邑之士多宗尚之先生著有春秋目論口卷說詩識詁口卷文集口卷又有史漢目論未成書子瑤拔貢生琛國子生皆有儁才



太鶴先生墓表　宗稷辰

太鶴先生者、青田端木君也。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君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芝巖翁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而命其名曰國瑚。晚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云。當仁宗皇帝時、阮文達公采風東南、得君、以詩示朝右曰、吾得青田一鶴、為至幸。由是名聞天下。及戊午、書升、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公主會試、甚望得君卷、乃竟下第、人以此高之。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為內閣舍人、文達自滇黔持節朝京師、遇於郊外、與君酹酒朱文正墓道、猶言曩昔闈中文正以不得鶴為嗛。是年癸巳三月、文達將陛辭、宣宗皇帝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君適在選。世既奇其遇時、上知君深明易理、汪文端、曹文正會交薦之、其以召相吉地、自內閣加六品秩、皆由特恩。至是時論當選擢、乃因卷置三甲、用縣令、仍請回直閣中。翛然如未第、益淡世味、專力注易。易指成、俸未滿、即求去、人以此愈高之。君性清介、不耐煩劇、曾辭縣令至再、為歸安學教諭、樂將終身焉。自召入直、貧甚於教士時、雖奏勞山陵、不以為功、深悔地理元文之注、欲燬其板。在京絕不與大家卜地。居浙邸紫藤精舍、閉門著書、談易以外、薄酌詠歌、無他嗜。閣中與山左閻星持、山右李漪蘭及稷辰最親、自君退而先沒、李與閻相繼逝世、余為作內閣三先友傳以哀之。君沒後、湖州學子祔位於峴山蘇公祠、鄉士夫請祀於郡邑鄉賢祠、為吏所尼、久之始得入、奏章到、上嗟念其人、即命允。蓋聖明知之深、而恩尤獨優於身後也。雖命之蹇、數之奇、而三才通、六行修、生完其性之潔、沒終不失其名之高、非古所謂無求自得之君子乎。受於世者薄、則合乎道者多、其傳諸無窮奚疑也。君齒與名德皆先余、余素尊禮之、君亦與余相得甚。既沒、其子百祿來見、就余問學、余妻以少女、所以永舊誼也。君所著書、周易指四十五卷、詩集十三卷已行世、文集四卷待刊。生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十日、沒於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年十月、從君遺命、葬湖州之仁王山。故交門弟子為置墓田、歲時酹薦不絕。君元配陳安人、繼葉氏、林氏。子四、長大雅、次嘉議、早殤。三百祿、為拔貢生、能世君學。幼百禮。女子三、歸士族。君葬時無丙碑、故詳及之。咸豐三年、其姻稷辰始為表。

太鶴山人傳　湯紀尚

太鶴山人者、青田端木先生國瑚也。青田故產鶴、故山以鶴名。山人生而清傲似鶴、其大父芝巖取易中孚誼、字之鶴田、晚乃自稱太鶴山人云。當睿廟時、文達阮公督浙學、得山人、恆詩示人曰、此青田一鶴也。戊午舉於鄉、明年己未、文達偕朱文正主禮闈、亟思得山人、卒被放、厥後用大臣薦、召相吉地、敘勞、官中書、加秩六品。歲癸巳、文達適入覲自滇、留主會試、山人與其選、用知縣、投牒就原官。國朝監唐制、置舍人司制誥票擬、亞其選翰林、雄材魁士、百年相禪、顧地閒冷、遷轉迂多、抑遏終山人。性靜退、有逸士風、好讀易、閟身幽墨、不騖華顯。初為校官湖州、樂之。至是回直內閣、益澹榮利、顧專志注易、與昌樂閻學海、平定李星嶠為友。二君者以進士同官同居、猶而勖學、又同每入直、闖宮雅嚀雜聲、覩日下、春借步出長安門、覓蹇車共載以返、荒廬黯甖、與閻論詩、與李論文、山人則以易理絫拂之。易指成、假歸出都門、載書牛䑽、則易稱也。送者募之、以為幽人之貞焉。沒、祔湖州峴山蘇公祠。山人著書、易指外、詩文若干卷、其地理元文注、稍悔少作、晚欲刪之。子百祿、拔貢生。

（《續碑傳集》卷七七）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惲敬

君諱式玉、字朗甫、姓金氏、世爲歙人。曾祖茂宣、候選州同知。祖長溥、吏部主事、以君從兄應琦官巡撫、贈榮祿大夫。父杲、國子監生、以君官庶吉士、封文林郎、以君之仲兄應城官禮部主事、封朝議大夫。前母黄氏、母鄭氏、皆贈恭人。君以國子監生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中式、考取景山宫官學教習。明年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年六月三日卒、年二十有八。配黄氏。子二、長讓恩、縣學生。次書恩。金氏自同知公徒步萬里、輦親骨於甘肅之蘭州、遂以孝聞於時。吏部公與其兄奉直公長洪、孝而甚友、用閎濟其宗、蓋有至性、而兼能取富貴者也。君之伯父養泉先生雲槐、以侍從起家、築齋先生榜、繼冠多士、推文附質、引義合禮。而君之尊甫朝議公暨芙丹、櫌贊佑華盛、蓋不忘其祖、而能庇其子孫者也。自君之羣從外陟方面、外奉省闥、玉珂金車、照耀門第、而君獨單衣陋食、闇闇粥粥、從事於籠觚蠹簡之閒、乃未遂其志、而君竟死矣。君美風儀、善談詠、其學悉宗本師張惠言皋文。君之子書恩、爲敬弟敷之子壻、敬久交於皋文、及君、於養泉、築齋兩先生皆有淵源之誼。今過君之里、而君之卒十五年矣。朝議公僑康寧、君之伯兄應瑔、叔兄應珪已前卒、仲兄官京師、弟日瑩、日璡、應玕、黽勉侍養。敬心爲恤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朗甫其有知乎、朗甫其有知乎。銘君者陽湖惲子居也。是亦君魂魄之所期、而凡親君者之所悲也。

金匱縣知縣齊梅麓先生墓表　方濬頤

嘉慶十三年、

仁宗睿皇帝巡幸淀津、多士迎

鑾獻賦、

召試行在、名列一等第二者、爲齊梅麓先生。第五則先大夫、皆賞舉人。嗣先大夫守湖州、先生已罷守金匱、家於宜興。濬頤兒時竊見先生與先大夫尺一往還、兼有酬唱。歲時周閱、追先大夫歸田之後、課濬頤讀書於撫松草堂、常爲道先生政事、文章、瀏越儕輩、手一編授之、曰、此我梅麓同年詩也。小子當取以爲法。因迴環雒誦、出入必置諸行篋。尤喜讀紀災書壁諸詩、以爲情眞語摯、仁人之言、雖古循吏、弗是過也。同治八年、來揚州、先生長子學裘由滬上挐舟相訪、驩然道故、詢先生全集、則欷歔泣下、曰、板毀於賊、家中僅存詩集十六卷耳。遂鈔副本見遺、爲之屏當資斧、長作寓公、與濬頤爲詩友。光緒初元仲春、學裘持狀晤濬頤曰、先公一生事蹟、黄霽青年丈曾爲作傳、載於詩集之首、而墓碣闕如。學裘年已七十有三、深懼遺徽湮沒、何以見先公於地下、乞吾子一念兩世之交、泚筆以光泉壤、感且不朽。謹按狀、先生諱彥槐、字夢樹、號梅麓、世居安徽婺源縣。祖松、父翀、進士、官至廣東嘉應州知州。先生幼秉夙慧、七歲即能文、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從姚姬傳先生受作文法。弱冠以詩謁隨園老人、驚爲曠世逸才、以遠大期之。戊辰、己巳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江蘇金匱縣。直大旱、創立圖振法、復勸殷戶糴米平糶、饑民全活無算。又以振餘造望亭橋、修泰伯墓。大府上

聞、晉知州秩。庚辰、以疾得告。時祖母曹太恭人、母俞太恭人均在堂、公於宜興郭內築雙溪草堂、以養親、將有終焉之志。道光甲申、隄決堰盱、洪湖立涸、汪文端公奉

命往視南河、先生謁文端、極言引黄濟運之非、上海運議。文端入都告協揆英和、公以議上

聞、

命兩江總督魏公元煜檄公辦理海運、有以盜賊可虞、風濤至險、造船費巨、用袋貯米、咄嗟難辦、多方尼之者。先生謂吳淞口迤南由浙及閩粵爲南洋、迤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爲北洋。南洋多礁島、水深浪惡、非鳥船不行。北洋多沙磧、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洋盜在閩、粵、斷不



能越吳淞以北爭南糧也。上海沙船三千餘隻，儘數濟運，無須別造。沙船舵工熟於水綫風信，不然，富商安肯以多貲造船，挾重貨而輕於一擲。漂沒間或有之，烏得因噎廢食。況春夏風濤較穩耶。米宜散貯，奚以袋為？商賈載豆麥皆然也。阻者語塞。江蘇巡撫為陶文毅公，悉如所議行。是役也，用船一千五百有奇，運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銜尾而行，源源抵天津，無稍阻滯，倪失咸服其識之審，而謀之臧也。卒之功成不居，引身而退。陶公力勸之出，命權蘇州督糧同知，勘估吳淞江，親督浚治，日行泥淖，不以為瘁，事竣，得

旨優獎，以知府候補。旋丁母憂，遂不復仕。先生為文根柢經術，能見其大。研究天官家言，發鄉先輩梅氏、江氏未盡之蘊。嘗制中星儀、自動渾儀二器，並著說以示用者。又仿泰西水法造龍尾恆升二車。其用一車當翻車之五人，一當十，迅捷奔騰，廝有滲漏。林公則徐試之於塘，塘寬十畝，深二尺，周乾七寸，視晷甫三刻。林公奇之，謂有益於農田水利，欲以入告，未果。先生有龍尾車歌，可得其制。深明地理，謂山有直高有斜高，以步弓量之者斜高也，以矩度測之者直高也。發源有沖山，舊志云三百二十仞，先生用矩度墜綫倒影測之，知為斜高，作沖山記。其他經世之文，如論開濬吳淞、泖湖、劉河各事宜，復林公問勸民買米說，與祭酒程公恩澤論嵯務諸書，察覈情勢，推勘利病，剴切周至，無不盡之言。惜乎未竟其用也。先生本居婺源梅源山下，遂初之後，僑寓荊溪，輒歸里創義倉，環村種樹，引水灌田，以救貧乏。性好山水，笠屐所到，輒摩厓題壁，酒痕墨汁，淋漓衫袖間。自言生平之遊，至奇至險者莫如登岱。蓋夜作日觀之遊，甫及半嶺，而雷雨交作，山風怒號，古木盡拔，惶遽間遇茅棚嫗接引，乃免。讀先生紀事詩，猶令人神駭色變。或曰：先生所遇非人，殆神也。少時常夢身居江心古寺中，自顧儼然頭陀，後登焦山海西庵，宛如夢境，則先生之根器可知矣。所為詩元本風雅，胎息於杜，出入於韓、蘇。攄時感事，有為而作者居多，不屑屑於絺章繪句。工駢體律賦，官翰林時，恭遇

仁宗五旬萬壽，進呈擬唐賦十首，選入

皇清文穎續編，洵儒臣榮遇也。其言經濟者，亦選入

皇清經世文編，精鑑古工八法，藏弆既多，臨橅入化，頗得海岳、華亭兩家神髓，求書者無虛日。有句云：退筆如山了無謂，老年惟覺苦筋骸。自嘲亦紀實也。所著詩、古文辭、書畫錄凡百餘卷，梓行於世。又倩錢梅溪雙鉤松雪墨蹟上石，尤為藝林所寶貴云。道光辛丑六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八。葬於溧陽戴埠鎮馬墩橋。配余恭人，生子二：學燮，殤；學裘，府知事。繼配陳恭人，出子五：學箕、學斗，皆典史；學經，參將；學穀，學楞，從九品。學裘曰：先公見背之先一日，猶手寫藏書目錄，校勘雙鉤墨蹟，初無所謂疾病也。翌日遂棄養。嗚呼痛哉！學裘雖老，猶將重刊先公詩文集，以廣其傳，不知天假之緣否。濬頤聞學裘之言，瞿然以興曰：先生爲通儒，為循吏，宰金匱八稔，廉正愛民，頌聲載道，至於今六十餘年，民之稱齊青天者猶依依如在目前。抑何其去思之久耶。迴憶昔年先大夫數數道先生言，並長公子之孝，實為世所罕覯。今乃益信。正月既為先大夫先母作阡表，而學裘不以為不文，復有表墓之請。因思吾兩人並皆衰朽，追維先德，徒切闡揚，以君明發之懷，增吾風木之感，不禁涔涔然淚和墨墮也。

《續碑傳集》卷七七

校記

①「馮應」下脱「京」字，見《六家詩名物疏》題署。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七

林伯桐　俞正燮　汪家禧　凌曙
梁章鉅　吳德旋

林伯桐小傳 張維屏

林伯桐字桐君、號月亭、廣東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官德慶州學正、有修本堂詩集。

君辛酉舉於鄉、道光甲辰選授德慶州學正、卒於官、年七十。君事親孝、父歿不復上公車、與兩弟友愛、待人無論尊卑貴賤皆敬且和。生平於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學、研經宗漢儒、而踐履則服膺朱子。十三經注疏皆手自丹鉛、廿四史及諸子諸集凡目所經者皆能舉其大要。見人則抑然退讓、有若無、實若虛、於君見之。鄉里事有義當出者必出。前後兩制府阮公、鄧公皆敬禮之。阮公延為學海堂學長、鄧公延課其二子。君抱道自重、當言則言、絕不干預外事。然君之不可及、不僅在是也。君世系見於黃香石舍人所撰墓志、其著述見於金芑堂孝廉所撰家傳。松心文鈔

吾黨有績學篤行君子曰林月亭先生。考桂園先生嘗構寢廟以祀四親、顏曰桂園家塾。先生敬以持己、誠以待人、言行悉以朱子為法。教授生徒百餘人、擢科第者甚眾、而能敦內行勉實學者、往往不乏、又深得先生之傳者也。配李孺人、先卒。子世懋、諸生。孫男二人。道光丁未孟夏、其弟伯棠茂才奉先生柩葬於白雲山雨花臺之原。粵嶽山人文集

先生考桂園公歿、先生疏食不入內室者三年。先生為學官、諸生貧而能文者、或贈以赴科之費。遺事

修本堂遺書已刊者、毛詩通考三十卷、毛詩識小三十卷、史記蠡測一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諺箋十一卷、冠昏喪祭儀考十二卷、公車見聞錄四卷、修本堂叢四卷、月亭詩鈔二卷。未刻者、易象釋例十二卷、易象雅訓十二卷、毛詩傳例二卷、春秋左傳風俗二十卷、三禮注疏考異二十卷、史學蠡測三十卷、古音勸學三十卷、兩粵水經注四卷、粵風四卷、日用通考十四卷、修本堂文集四卷、修本堂外集四卷、修本堂駢體文鈔二卷、禺陽山館詩鈔十二卷。鈔書堂集

《續碑傳集》卷七十七

俞正燮傳 夏寅官

俞先生正燮、字理初、安徽黟縣人。父獻、以拔貢任句容訓導。隨父之官、時方弱冠、侍養外惟以讀書為事。父獻學俸所入、盡給以買書、積軸萬卷、過目成誦。性孝友、侍養學署、飲食必先嘗、不正不敢進。季弟正禧幼穉、日坐諸膝、教以古忠孝廉節事。正禧後以舉人成名立皐。先生秉性方直、言動有法、誘掖後進、亹亹不倦。勸建碧陽書院、考棚、重修文廟、族祠、家不中資、名公卿所贈修脯、盡以濟戚友族鄰。值歲除、索逋者紛至、錢唐王蔭森任黟縣、有惠政、就先生考訂經義、窺知其事、命家人率索逋者至縣取給、仍就先生講論不輟、士林兩高之。中道光辛巳舉人、為湯文端總裁所得士。壬辰、在都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為校顧氏方輿紀要。與平定張石洲交尤篤。道光癸巳、阮文達主會試、命下、諸鉅公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搽房、禮部力薦之、而新安曹相國深嫉其學、摒束致高閣、文達初未之見也。禮部既得先生、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為醵金付刊、於是天下始得讀其所謂癸巳類稿者。先生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為一題、巨册數千、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然細字密書、ㄙ增乙跨、草稿叢積、猝不可讀。嘗議刻類稿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印林、平定張石洲撿校分類、以次始獲付梓。乃類稿成、實書有餘資、又覓鈔胥為寫未刻文篇、即癸巳存稿是也。先生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於兗州。淵如時任兗沂曹道、為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先生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左山考、左墓考、申雜難篇、淵如多採其文、以折衆論。而先生陳古剌今之識、由是日堅、故議論學術、與淵如相出入。在京助給事中葉繼雯修會典及欽定左傳讀本、行水金鑑、多所校正、不肯署名。嘉慶庚午、纂修黟縣志。道光丁未、林文忠督兩湖、聘修兩湖通志、詳贍得體。復爲文忠參訂先人舊稿。歙縣程春海侍郎恩澤稱理初負絕人資、自識字積髮業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始也能入、其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人、地名稱、事蹟本末、見某皮某册某卷某篇行語、即中。是謂能入。舉昔賢往事、判黑白、搦筆纚纚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勘、某不可憑、某宜斠、一篇中計叠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精心卓識、分別部居、於諸儒所撟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串、絲在欄、其學之博大精深、於其鄉足以遠承慎修、東原、近邁竹村、墨莊。顧以家貧性介、道塗奔走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壽陽祁文端督學江蘇、留先生學署、爲校寫三古六朝文目錄。陶文毅督兩江、聘先生主江寧惜陰書院。院地據城西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修脯所入、亦較優贍、以爲足當晚節菟裘矣。不意次年五月遂卒於書院。所著書、類稿、存稿外、尚有說文部緯一卷、校補海國紀聞二卷、遭兵燹、稿焚。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歿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年六十六。子懋堂、懋穎、早卒、無後。歿後、邑人欽仰不沫、於光緒十年奏請入祀鄉賢祠。

附癸巳存稿序　張穆

癸巳存稿者、黟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爲文、題曰癸巳類稿、而以未刻者總寫成帙、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穆一再過之、頗多請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定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爲先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闈文出、穆爲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攷、而汰其繁縟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擱束置高閣、儀徵初竟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太傅於邗上、太傅爲述此事、猶扼腕太息有餘恨云。禮部既得理初、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醵金付彫、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爲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迹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册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么增乙跨、稿草襞積、猝不可讀。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備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如干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及類稿既竣、覽其書稍有餘貲、乃覓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即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既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雜難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衆論。而理初陳古剌今之識亦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恆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

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穆自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栖、與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頎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復相遇於泰州道中、因與偕謁祁叔穎學使、學使厚餼之、約其春初復來。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帀月、余隨軺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為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特設以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北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為幽勝。修脯所入、亦較豐贍。余聞之、竊以為此足抵理初晚節菟裘矣、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祜、至於此極、可為累欷矣。其年冬、學使還朝、余從得存稿副本。又越六年丙午、刻入楊氏叢書、放類稿例、亦釐為十五卷、中多引申未竟之作、不復删、惟積稿篇繙纚萬餘言、為理初極用意之作、穆以為非後學所能遽解也、則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核其著錄歲月、多在小子未生以前、顧不以為弗類、忘年折節、引為同志、此意何可忘也。至其學行本末、則程春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夏至節序。

《碑傳集補》卷四九

汪家禧別傳　姚椿

汪家禧字漢郊、浙江仁和人。少為諸生、穎敏特異、尤長集略之學。其言著書之旨曰、儒者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行、治人之謂事、所以明著其行與事者存乎言。言之善者曰明體、曰名家。明體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聖人略天而言人、略性而言行。易為體、五常為用、春秋用中道。聖人順天道以建其名、莊周執天道以蕩其實。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為陋儒。近世講義據之學、碎文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不墜。當是時、士方以漢學自高、略實箋注家言、即以宋儒為不足道。家禧學務極博、卒歸極于理、謂儒有鄭康成而經明、有韓退之而用彰、有朱文公而體立。釋道二氏之不能奪儒、三子者之功。朱學之傳、歷久無弊、論者或摭傳注小疵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涉乎禪機、皆非能知朱學。家禧色和意謙、勤常若不及。尤嚴取予、館許乃濟家、課誦外未嘗有所及。歷游學使者幕、皆不欲其去。嘗客楓涇謝氏、主人多藏書、晝日出數種、請為題跋、數每溢一二。家禧輒別白之、主人大媿服。家貧而父嗜酒、多重負。家禧以授讀所入償其逋、弗克則大憤。友人莊仲方為貸二十金、家禧病甚、有餽之者、請先償其半。仲方固辭。其父在旁言、此何時、汝乃拘拘此。家禧伏枕汗霑淫、其卒時、檢衣無蔽體者。所著述數十巨册、寄門人許乃穀家、皆燬于火。家禧既卒、仲方及乃穀蒐輯遺文五十餘篇刊行之、而三堂祠志以在其友所獨存、今傳于世。家禧嘗與予言、欲為乙丙亭、專輯殘明乙酉丙戌閒事、事竟不果。嘉慶二十一年卒、年四十二。

乃斂言家禧之詳具傳誌、而傳無有、予以所聞者著于篇。

贊曰、家禧質彊而形僂、類古獨行之士。其卒時、所學蓋未究也。浙江學使周兆基欲使應選拔、家禧方客江蘇督學文寧所、文寧得書、不以示家禧、曰、汪生終不能應選拔、何徒奪他人爲。嗚呼、是豈爲不知汪生者哉。

《碑傳集補》卷四八

三文學合傳

諸生汪家禧、仁和人。楊鳳苞、嚴元照、歸安人。儀徵阮侍郎元督學浙江、三人並以高才生受知。嘉慶四年、侍郎巡撫浙江、立詁經精舍、招致三人在其中。家禧年最幼、而沈篤鈌敏、好學尤甚。性謙下、常若不及。六一泉有神位數百、類皆前明湛族破家之遺老、莫知其蹤跡、家禧一一鉤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餘種。其他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鳳苞早以西湖秋柳詞有名於時、爲人性僻、不樂至城市。於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諳明末事、嘗爲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終身不娶、六十外卒。元照生而識字、四歲能作大書、八齡撿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戶外、江南以爲奇童。性倜儻、不樂市井。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娛親雅言、爾雅匡名等書、皆可傳。嘉慶二十二年、家禧自閩中歸、得疾而歿。無子。其次年元照亦歿。三人者、皆方聞強記、有守君子人也。高陽許宗彥爲之傳、系以讚曰、

家禧純脩、鳳苞國士。奇童磽磽、獨行自喜。棄妻離子、毀家而徙。水火之英、江漢之靈。匪今斯今、貽我學馨。

許宗彥撰　《鑑止水齋集》卷十七

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包世臣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師、君乘夜狙其軒外、竊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鄙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眾、脩脯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逐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即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閒、而其學實自君出。君初識予、問所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窒、樂則慧生、機窒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皆徵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耆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既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及予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授君以爲治經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際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歙洪梧。君既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甯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郛、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奧詞賾、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舛識、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洎至粵、與阮公商推、刪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來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鏞、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疴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五。鏞雖始齔、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

八日祔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强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減矣。君獨尙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羔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播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葢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毅、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姿氏之先、秦州舊籍。儒歷僉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長千夫。祖鑾、父驚、乃寄江都。君饔且鬻、好學根性。自知讀書、不纍而正。古有都養、抑聞牧豬。十五年所、其精不遺。吁嗟姿君、遠與爲儔。名則旣振、福迺不皆。抉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詖辭、章明先訓。身有慶允、泣抱遺書。修德必報、成此藐諸。

《續碑傳集》卷七四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梁公墓志銘　林則徐

道光二十九年夏六月、長樂梁公卒於浙江溫州官署。旣卒之三月、孤子逢辰等奉喪旋福州、將營窀穸、先期具狀郵書滇南、丐爲銘幽之文。則徐與公同鄉、又爲詞館後進、洎官江左、宦迹輒相先後、知公行事最詳、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章鉅、字閎中、一字茝林、晚年自號退庵。系出安定梁氏、宋時分居長樂縣南鄉之江田、遂爲長樂人。嗣復遷福州城中。自前明迄今十六傳、皆郡縣學博士弟子、紀文達公所稱爲書香世業者也。曾祖諱邦杜、祖諱劍華、父諱贊圖、乾隆戊子舉人、官寧化縣教諭。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而穎悟、四歲、母王太夫人即課之讀書、九歲能詩。十七入縣庠、乾隆甲寅年二十、舉於鄉。嘉慶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乙丑散館二等、以主事用、在禮部儀制司行走。乞假旋里、主講浦城之南浦書院凡七年。甲戌入都、丙子考取軍機章京、旋入直。道光辛巳補主客司主事、尋擢儀制司員外郎。壬午、京察一等、引對記名、授湖北荆州知府。甫半載、即擢江南淮海河務道、署江蘇按察使者再。乙酉十月、授山東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逾年、調江西按察使、未行、遷江蘇布政使。計公在江蘇由監司歷藩臬、四權巡撫、前後九年有餘、官轍所駐、莫久於江蘇、功業所施、亦莫著於江蘇云。壬辰春、則徐承恩補授蘇撫、公時在護撫任內、因病請開缺、有旨俟林則徐到任後再行開缺回籍調理。六月、卸巡撫事。越三載、奉召入都、授甘肅布政使。抵蘭州不三月、調直隸布政使。途次、拜巡撫廣西之命。辛丑春、粤東暎咭唎夷人滋擾濱海虎門一帶、逼廣州城。公率

兵駐梧州防堵。是夏、調江蘇巡撫。既下車、即馳往上海。時總督裕謙出缺、遂兼理兩江總督。九月、仍回蘇州辦理糧臺。凡儲備徵發、策應供支、夙夜紆籌、積勞日久、眩暈之疾大作。自念受恩深重、盤瘁所不敢辭、第當軍務孔棘之時、又未可因循貽誤、遂專摺備陳病狀、籲懇開缺、得旨俞允。蒙天子知公深、早察其非託詞矣。公敭歷中外垂四十年、進退以禮、其梗概有如此者。初守荊州、所屬監利縣與沔陽州民以爭水相仇殺、官持之急、士民匿不出。大府檄公往理其事、乃先以詩勸諭之、士民俱出。又親詣水濱、議消界址、兩境輿情胥協、爭端遂平。淮海道轄黃運兩河、而禦黃壩暨洪澤湖專屬淮揚道。公履任不數月、適黎襄勤公病卒、河帥新更。甲申夏、重運漕艘既北渡、禦黃壩未即堵閉、黃流灌入、河底積淤、黃高于清三四尺。霜降後回空船已抵楊莊、尚不能啟壩、洪澤湖水蓄至二丈餘、無隙宣洩、高家堰危甚。洎十月杪、黃水少落、回空始得進口。亟議開五壩洩水、西北風驟作、遂有十三堡漫口之事。時公方署江蘇按察使、奉大府飛調、飭司盤運漕糧總局。次年九月、將滯漕二百萬石全數盤運北上。是役也、先請撥銀一百一十萬兩、及竣事、節省銀三十二萬兩。時大府銳意治河、議挑關孟二灘以取直、又議改上流海口以利運、並欲開王營減壩以洩淤、皆淮海道所轄之工也、力陳其不可、以當官去就爭之、乃止。比公離江南、始復議舉行。公在任時、嘗上書星使、請修復堰盱二隄、以保衛大隄。及將赴山東、又因二隄辦理較難、上書制府、河帥、請復建三隄、均以經費支絀不果行、時議惜之。其書俱載文集中。公之由山東再至江蘇也、嘗治之區、地方利弊、靡不貫串熟悉、用人理財、措施咸

愜。思東南財賦甚重、水利不可不修、首治泖湖、浹月而功成。復請籌款濬吳淞江。丁亥冬興工、戊子春蕆事、商民咸利賴焉。撫部陶文毅公有詩紀之。丹陽之練湖、蓄水以濟運、廂埽久廢、漕運往來多阻、亟爲修復。又籌款奏請大挑武進縣孟瀆、德勝、澡港三河、以歲歉費絀中輟。及則徐履任、乃踵成之。辛卯秋、江淮大水、被災數州縣流民溯江而來、就食吳中、每日以萬計。率屬各捐養廉銀、并令紳士勸諭、分別給船資送、設廠留養、共資送六十餘萬人、留養四萬人、復自捐棉衣萬襲、以爲廠中禦寒之具。明年三月、俾各返里居、遠近歌頌載道、無盜竊焉。則徐私冀與公同官一方、得借它山之錯、乃則徐甫至而公已決然引退、殊令人慊然於中、不能自釋矣。既而公承詔再起、九重倚用方殷、一歲之中、洊陟巡撫。桂管遠在西南陬、政簡民淳、可以從容坐鎮。在任五年、隨事整頓、咸著成效。及因粵東夷務、親駐梧州密計。粵西與東省壤地相錯者、梧州之外、尚有南寧、潯州、平樂、鬱林三府一州、皆山路紛歧、奸匪易於潛匿、乃相度山川形勢、擇其要隘、添撥官兵駐守、嚴密巡查。復刊發規條、通行各屬、曉諭居民、團練壯丁、自相保衛。水路則臨流設險、陸路則築卡挖濠。無事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有事則羽檄登陴、守望相助。並選殷實曉事之紳耆爲之總長、使理一團之事、俾專責成。又派丞倅州縣數員、爲各府總捕、會同地方文武、分路查搜、以補兵力民團之所不及、境內帖然。適奉上諭飭查、遂將現辦情形具奏。蓋公之先事綢繆、有以仰符聖意也。及移江蘇、適聞定海警、席不暇暖、亟赴上海、會同提督陳忠愍公協力防堵。是時吳淞口外閩粵商船有二百餘隻、寄定洋面、前督部慮有漢奸溷入、

一概不准進港。商民惶恐，幾至罷市。巡道暨上海縣束手無策，各行戶紛紛具訴。公深知南洋各船向有行戶專管，并會館董事稽覈，原無匪人溷跡，若禁其進港，萬一被夷人劫奪，不唯商船身家受害，且恐引誘脅從，轉致爲彼所用，貽患更非淺鮮。遂親赴海口，詳加訪問，體察情形，實係清白商人，卽據呈，批准兩日內悉令挨續進港，一面附片奏聞。上海、寶山二縣歡聲雷動，人心大安。船戶等得有生路，亦俱踴躍感奮，同心外禦。因于扼要處所團練精壯義勇，并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豫備襲沈攔阻之用。商民藉此安堵，無識軍心爲之一振。逆夷數月內不敢窺伺吳淞者，僉以爲非公之遇事鎮靜，布置嚴密，不及此。旋因鎮海繼陷，督部裕靖節公殉於浙東，兼攝兩江總督事。未幾，將軍參贊帥勁旅往浙，於江蘇省分設後路糧臺，公綜覈其事，晝則嚴治官書，夜則親巡河干，無稍休暇，他事未遑設施。而公已病作，請告，從此不復出山矣。公歸時，夷務未定，福州城中居民紛紛外避，不得已，暫寓浦城。丁未春，就醫江浙，因叔子恭辰以知府需次浙江，遂率眷屬賃居杭城，雖處城闉，而距西湖咫尺，湖光山色可朝夕晤對也。是冬，恭辰署溫州府事，迎養東甌官署，戲彩亭唱和集卽作于此時。戊申春，游雁宕，補生平展齒所未到，公氣稟素强，又得怡神娛志，方謂可卜期頤，乃舊痾復發，寖至不治。聞者無弗涕泗滂如也。公性鎮靜，定識定力，卓然不搖，每當眾議紛出之時，徐發一言，輒中窾要。平生特立孤行，空無依傍，膺聖主特達之知，位躋通顯，處之泊然，爲政持大體，不以科條繳繞，樂獎人才，出諸天性，故人皆樂爲之用。耽風雅，篤朋舊，前此家居，開藤花吟館，招里中諸名流觴吟其中。居京時，以詩就正翁覃溪閣學，稱蘇齋詩弟子者三年。官蘇州時，曾輯同年之在吳中與往來過吳者酬贈題詠之作，爲吳中唱和集八卷，又作小滄浪七友圖畫卷，刻於滄浪亭壁。滄浪亭亦公所重修，爲文以記，曾輯滄浪亭志四卷者也。東南名士博學工文，如鈕布衣樹玉、郭明經麐、黃明經士錫、朱孝廉綬、姜文學皋、楊明經文蓀，或招致幕府，或相約過從。逮後郭、黃、朱相繼殂謝，姜亦老病歸雲間，公歸寓浦城，猶於干戈擾攘中以著作與楊明經寄書商榷，樂此不疲，所性存焉。生平精鑒藏，其辨證金石、討論彝古，與翁覃溪閣老、阮芸臺太傅、伊墨卿太守、程春海少宸特相器重，自弱冠至老，手不釋卷，孳孳勤勤，於鉛槧者五十餘年矣。所撰論語集註旁證二十卷、孟子集註旁證十四卷、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經塵八卷、稱謂錄十卷、古格言十二卷、三國志旁證三十卷、文選考證四十六卷、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樞垣紀略十六卷、春曹題名錄六卷、南省公餘錄八卷、退庵隨筆二十四卷、讀漁洋詩隨筆二卷、隨園詩話隨筆二卷、玉臺新詠補本十卷、制義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卷、楹聯叢話十二卷、楹聯續話四卷、楹聯賸話二卷、巧對錄四卷、晨家占驗四卷、東南嶠外詩話三十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三管詩話四卷、雁宕詩話二卷、閩中閨秀詩話二卷、武彝遊記二卷、滄浪亭志四卷、梁祠輯略二卷、梁氏家譜四卷、吉安室書錄十六卷、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退庵題跋二十卷、退庵續跋二卷、歸田瑣記十卷、浪跡叢談十一卷、浪跡續談八卷、浪跡三談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館詩鈔十二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退庵詩續存八卷、師友集八卷、枺棐雜

咏一卷、藤花吟館試帖二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五十卷、閩川文選五十卷、三管英靈集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詩存九卷、宣南贈言二卷、江漢贈言二卷、滄浪題咏二卷、東南棠蔭圖詠三卷、封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銅鼓聯吟集二卷、吳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戲綵亭唱和集一卷、閩文復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師友文鈔二十四卷、八家師友文鈔十二卷。仕宦中著撰之富、無出其右。校刊師友詩文、則有鄭蘇年先生西霞文鈔、程府丞同文、吳侍讀慈鶴遺集、亦不下數十卷。公生于乾隆乙未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己酉六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五。配鄭氏、封夫人、即蘇年先生之女、先十七年卒。子五人、逢辰、道光辛丑進士、兵部員外郎、改就江蘇候補同知。丁辰、道光己亥舉人、內閣中書。恭辰、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候補知府、署溫州府事。映辰、附貢生、刑部員外郎。敬辰、國學生。女四人、孫十七人、曾孫二人。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葬于侯官縣西關外羣鹿山之陽、爰應逢辰等之請、謹書其大者以示來裔。銘曰、

海嶠蟠蟠、代生偉人。公踵前哲、爲時名臣。勳業聞望、如鳳如麟。
特立不倚、上契楓宸。始犴天衢、旋叅樞轄。器高以閎、志廉而恪。
人方齗齗、公乃嶽嶽。岳牧連帥、重任爰託。公之膏澤、尤在東南。
江漢湘灕、仁化遠覃。維此斗野、拊循再三。吳甿遺愛、鄉僑奚慚。
難進易退、奉身綽綽。何弗慭遺、騎箕寥廓。瞻彼宰芹、用安體魄。
雲礽蕃昌、繩繩繼作。

《碑傳集補》卷一四

吳仲倫先生墓志銘 并序

姚椿

宜興有獨行篤學之君子、曰吳君德旋、字仲倫。當乾隆季年、已以文學服海內、追後數十年、而其志不衰。抑或有嘗其文與學者、而卒不敢議其行、豈非其志之立、有以愜其行與學於克久者歟。君世居宜興北渠里。口世祖中行、明世以直諫張居正奪情事名在天下。君幼時見袁枚所論先世事、即作文駁之。踰冠、以縣學生游京師、與同郡張惠言友、及四方諸聞人相切劘。游四年歸、用客授以養給。自嘉慶九年以祿不逮養、遂棄科舉業、專志於學、而游道日以廣。年幾四十、請益於桐城姚先生鼐。先生以爲善學韓文。君由是一意宗桐城學。當是時、言考據者徧海內、文字又皆以浚厲爲高。君涵濡醞含、斟酌損益、欲使軌格不戾乎古、以力與俗抗、氣孤勢單、衆譁且笑、既而翕然無閒言。君以孤童支義緒、凡義所應爲者、俱不敢後。自少時已肩分輯宜興東皋草堂之文祠。爲學宗宋儒、而絕不欲以講學名。友人或謂其以古六藝之旨導後進、輒遜謝不敢當、以爲僅能知古今人文章所自爲之意而已。至自爲則輒不逮所能知十之六七。又言人但當以畸士自我、率吾性所近、謂可希淵明萬一。昔陸子靜謂淵明、李、杜皆有志於求道、故以吾爲求道之士、則不敢固辭。若謂道積於躬而足以供人之求、則斯世自有其人、而德旋固去之甚遠也。識者以爲知言。君卒於道光二十年九月、年七十四。子二、長謹、縣學生。次盈嘉。君從游王國棟以謹狀來請銘。予初聞君於朱先生大樽、既而識君於莊舍人仲方所。會邑郡丞璜商古文義法於予、予將遠行、乃以君對。其後璜與君游甚歡、迨葬也、璜已先卒、予乃爲銘。君著書甚具、交游甚廣、而予皆不載、以爲是不足以銘君也。銘曰、

晚周而降、文與道分。至
本朝方氏、乃始欲合其統緒、而論者猶復紛紜。君生於今、勢如救焚、不顧其力之不及、顧欲企仰乎皇墳。嗚呼仲倫、生今之世、而以古人自處、庶幾乎絕倫而超羣。後之來者、或且勉述此意、而以緜緜延延乎無垠。我豈能言、夙者知君。後有傑士、興起斯文。

《續碑傳集》卷七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

劉逢祿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 戴望

曾祖機，
皇贈光祿大夫。
祖綸，
皇任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定。
妣許氏，封一品夫人。
父召揚，
皇授內閣中書。妣莊氏，封孺人。
本貫江蘇常州府武進縣，年五十有四。

先生諱逢祿，字申受，劉氏。其先自大同從鳳陽，明洪武初，有曰興者，從兵衛江南，防守常州，遂家焉。後五世璠無子，以姊適張氏之子丞爲子。丞有隱德，嘗受寓逆商數千金，十餘年不至，後遇匄者，訝其貌，詰之，果其子，云父客死久矣，泣而歸之，椷識如故。丞至中書君十世。中書君初生二子，皆殤，莊孺人禱於神，感異夢而生先生。先生弱不好弄，母氏誨之學，必舉所聞於外王父侍郎莊公，以糾俗師謬說。年十一，初謁侍郎，公叩以所業，應對如響，歎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十三而畢經及周秦古籍，皆舉。嘗讀漢書董仲舒傳而慕之，迺求得春秋繁露，知爲七十子相傳大義，遂發憤研公羊何氏解故，不數月，盡通其條例。從舅莊先生述祖自濟南解官歸，與語羣經家法，大稱善。時莊先生有意治公羊，遂輟業。先生復從受夏時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莊先生嘗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宋甥可友也。嘉慶五年，年二十有五，舉拔貢生，旋入都應朝考。時文定公及世父侍郎故舊徧京師，先生不往干謁，雖就張編修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竟以此被黜。十一年，舉順天鄉試中式，座主孔編修昭虔故世治公羊春秋，得先生卷，大驚，國士遇之。十九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踰年散館，改授禮部主事。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在部十有二載，每有大疑，先生輒援古事，據經義，以決之，非徒簿書期會如胥史所職而已。當
仁宗睿皇帝升遐，先生居署治大喪，檔案以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根本，盡瘁其事。成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自始事以訖奉
安
山陵，典章備具。其後承修官書，遂全用其藁。明年，
仁宗升配奉
旨圜丘享位
三昭
三穆，餘地似少，命大學士及九卿詳議。先生書上尚書王文簡公，請復古禘祀之禮，事不果行。又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伯仲共一子，各爲取婦，而仲婦仍無子，將繼其伯大孫爲仲嗣，欲令其服所嗣祖母承重服及母服，而降其父母與兄之服，乃以財子之。其當嗣之兄弟皆不可，乃請之州府，州府以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爲中表姻，非妾媵比，持不決，以咨於部。部中欲引禮及今律慈母如母之文以許之。先生駁曰：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故慈母如母，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適母親生無恙，未受仲婦鞠育，不得以妾子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幾皆姪娣也，孰謂內姻不得爲妾乎？仲之妻當爲伯子納妾，不當爲取妻，爲取妻，是二適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故有適子則無適孫，父以傳子，祖以傳孫，文家宗法則然，非貪財之謂也。古者兄弟同居異財，有餘則歸之宗。仲既無子，仲之妻當以其財歸於伯，伯使子主其生事葬祭，禮也。仲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使是子也利其財，外其所生，是婦也私其財，不夫其夫，是教天下以薄也。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其一子者，若皆爲取婦，而孫又止一人，是三年之喪，終其身無已也。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死，是子以從祖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於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議上，乃定。道光四年，開通禮館，禮部侍郎湯文端公請任先生纂修官，不果。其後閩有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爲服斬者，先生駁曰：喪服斬衰三年章皆無適孫爲祖之文，齊衰期章有孫爲祖父母、祖爲適孫之經。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鄭元注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適婦在，孫婦亦皆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謹案：立適孫者，周之宗法。何休注公羊所謂文家尊尊，

先立孫、質家親親、先立弟也。喪服、父在爲母期。傳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元注云、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齊衰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元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賈公彥疏引鄭志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謹案、此公羊子所謂繼體之君、臣子一例也。適曾孫、適玄孫皆同此例。公羊春秋說天子、大夫世祿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故大夫雖有大宗、小宗、重本尊統之義、而君臣之分與天子、諸侯異。于於此得爲人後者不降本生父母服期之制、爲得大夫士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之制。爲今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則主喪傳重之義晦。宜如舊制。議上不從。武進張氏女適胥汪某、其姑強使逆姿、不應、毆殺之、使聞於女氏、曰於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偪致死、杖八十、折贖。吾夫習於吏、若訟且毀而家事以不聞。先生議曰、案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於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罪、無罪、以葬別之、言有罪且不得專殺、其罪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罪誅也。觀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義云、父殺其子當誅、何。言天地所生、王者所教養、父不得而專也。禮喪服爲舅姑服期、傳謂從服。蓋婦於舅姑以人合、其恩輕於父子。今律、父殺子之罪輕於平人、古律、父殺子之罪且重於平人、況以淫姑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韙之、宜引以折斯獄、後讀律例駁案新編知

高宗朝已有駁例、黜符經義而俗吏不行也。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從祀孔子廟、言者以湯公輔導理密親王得罪、乾隆閒曾經奉駁、難之。先生援后夔、周公不能化朱均、管蔡爲喩、當事善而用之、遂得

旨允行。先生引經決事、倣法先漢諸儒、其爲學務通大義、不專章句、由董生春秋闚六藝家法、由六藝求觀聖人之志。嘗謂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西詩毛氏、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詞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在先漢有董生、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氏爲宗。然喪服於五禮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浹、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於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別有緯略二卷、春秋賞罰格一卷。愍時學者說春秋皆襲南宋俗儒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說、辭獨孔檢討爲公羊通義、能抉其敝、然尙不能信三科九旨爲微言大義所在、乃著春秋論上下篇、以張聖權。其上篇曰、嘉定錢詹事論春秋曰、春秋之法、直書其事、使善惡無所隱而已。魯之桓、宣皆與聞乎弒、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葬、無異詞。文姜淫而與乎弒、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書葬、無異詞。公子遂弒其君、季孫意如逐其君、亦書卒、無異詞。應之曰、錢氏以春秋無書法也、則隱之不葬、桓之不王、宣之先書子卒不日、胡爲者。公夫人姜氏如齊、去及、夫人孫於齊、去姜氏、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胡爲者。仲遂在所聞世、有罪不日、意如在所見世、有罪無罪例日、皆以其當誅而書卒、見宜定之失刑、獎賊也。錢氏又曰、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不父也、許止以不嘗藥書弒、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以惡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正之曰、春秋之義、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未聞有責君不正家者。許止本未嘗弒君、故書葬以赦之、吳楚之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賞書葬、三傳經文所同、而謂其不書葬、不知所見何經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經文瞭然、故二傳均指邾、鄫以季姬事相仇爲說。如果宋襄用鄫、而經歸獄邾婁、則春秋其誣罔之書與。左氏經文亦同、公羊而謂經特書之、以著宋襄之罪、又不知所見何經也。且錢氏不過欲以破綱目於夷狄賊臣書死之例、不知是例非創自綱目也。太史公、班書於匈奴傳、凡單于及其臣、漢臣之降匈奴者皆書死、班書王莽傳於莽臣亦皆書死、蓋本春秋吳楚君卒不



書葬及君弒賊不討、臣子皆當誅絕之義、而變其文、不必效春秋、亦無倍於春秋。錢氏又不過欲破綱目季漢中唐正統之說。夫綱目所書正統、其悉當與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統之例、則實本春秋通三統之義。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高辛堯舜、而不數少昊氏、斯義也。本之董生論三統、孔子論五帝德、柳下惠論祀典。蓋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修之、故柳下惠、孔子、董生、太史公論五帝、皆祧少昊氏之一代、於不言。是則正統本於三統之明徵、豈徒臚列紀載、體同胥史、遂並董狐乎。錢氏又曰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申辯於後、漢儒之專己黨同如此。吾謂此非公羊不及左氏、乃春秋不及左氏也。左氏詳於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於千百、所不書多於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為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再見之義。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尚不足為左氏之目錄、何謂游夏之莫贊也。如第執一例以繩春秋、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其下篇曰春秋之有公羊也、豈第異於左氏而已、亦且異於穀梁。太史公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為有所刺譏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班固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汸、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其無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是故以日月名字為褒貶、二傳所同、而大義迥異者、則以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與。自百餘年以來、曲阜孔先生始以公羊春秋為家法、於以鄒清諸儒據赴告、據左氏、據周官之蔽、箴砭眾說、無日月、無名字、無褒貶之妄、豈不謂素王之哲孫。乃其三科九旨不用先漢舊說、而別立時日月為天道科、譏貶絕為王法科、尊親賢為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推其意、不過以據魯、新周、故宋之文疑於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於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為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顏淵、吾其為東周、又見於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於禮運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變天閔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後世杜預、范甯之徒嘵嘵訾議、皆夫子所謂學我者也、必加其說

春秋功則有之、何學之有。又其意以為三科之義不見傳文、惟出何氏解故、疑非公羊本義。無論元年、文王、成周宣榭、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毋生條例、又有董子之蕃露、太史公之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師七十子遺說、不特非何氏臆造、亦非董胡特創也。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尚奚微言之與有。且孔君之書、辟春秋當新王之名、而未廢其實也。其言曰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國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邪。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內重本邪。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吾未見其不倍上也。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段借、說詩之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段之以明討賊復讎讓國之義、實不予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為一事一人而設哉。故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於所傳聞世見撥亂致治、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為第三治、請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學孔子者。先生論春秋左氏傳、據太史公書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比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強以為傳春秋、冀奪公羊博士師法、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繆於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眞、俾攻左者不得為口實、更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知者謂與閻惠之辯古文尚書等。先生於易主虞氏、於書匡馬鄭、於詩初尚毛學、後好三家。有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各一卷。又為易象賦、卦氣頌、撮其旨與文辭不載。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書序述聞一卷、詩聲衍二十七卷、少作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甘石星經疏證二卷、輯石渠禮議一卷、所為詩賦連珠論序碑記之文約五十篇。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丁丑卒於官、春秋五十有四。配潘恭人、有賢行、前先生卒。子八人、承寬、承寵、承向、承宴、承宣、承實、承安、承宇。承寵、承宴才而早歿。承宇殤。存者承寬、承向最有名。孫某某、開孫、懌最有名。葬於某鄉某原。弟子潘準、莊綪澍、趙振祚皆從學公羊及禮。振祚、先生甥也。當世顯學如龔禮部自珍、魏知州源、亦皆從先生問

故稱親炙學者爲。先生進退中禮、言動皆有則、望其容止、夷然退然。嘗欲推擧古制。見諸行事、咸怪笑爲迂、不以措意。其爲長子納婦、依士昏禮行於家廟。又慕唐柳氏家範、宋范氏義田、欲仿而行之。閭人有善、自外歸不及解帶、先嘩子姓告之、喜溢顏面。故平生交游甚寡、聞其歿而行哭失聲者則皆賢君子也。自公羊先師劭公而後、聖經賢傳蔽錮二千年、徐彥、殷侑、陸佃、家鉉翁、黃道周、王正中咸相望數百載、雖略窺指趣、未能昭揭。迨所聞世莊侍郎、孔檢討起而張之、至於先生、干城禦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緒幽而復明、殆聖曙其衷、資督者以詔相哉。聖初溺左氏、自謂吳宋先生詔以先生遠耆、狃於習俗、未能信也。其後宋先生歿、聖辟雖窮山中、徐徐取讀之、一旦發寤於先生及宋先生書、若有神誥迪然。於吾生之晚、不獲侍先生也。及客游金陵、與先生賢孫開孫遇、其學行悉本先生之舊、德量淵然、有黃憲、郭泰之風、於以歎先生之澤孔長也。聖既慕先生之學、爰取其家行述、參諸遺書、私爲之狀、詞繇而不殺、以冀它日之爲史官而知學者筆削焉。爾謹狀。

《續碑傳集》卷七二

禮部劉君傳 李兆洛

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劉君申受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六。訃至、哭之慟。嗚呼、吾鄉一意志學、洞明經術、究極義理者、同輩中遂無人矣、來者將安所儀型哉。君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之孫、

召試一等、

賜中書卣于先生之子、禮部侍郎諱存與莊公之外孫。文定公偉量碩德爲

熙朝名相、入祀賢良祠。禮侍公鴻識卓學、甄綜天人、經緯聖哲。君實克承內外淵緒、始終條理、山宣而澤鍾之。年才中身、位不副望、殄瘁之痛、胡可言也。君生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生十八年補弟子員、二十五中拔萃科、三十二擧順天鄉試、三十九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用禮部、旋補儀制司主事。在官者歷十有二年、不遷、簿書期會、敦厲恪共、如一日。君貌不逾中人、而美若冠玉、容止溫肅、吐屬謙謹。其於學務深造自得。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眞、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羣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自漢以來未嘗有也。中交張翰林皋文、其通虞氏易、爲六爻發揮旁通表、虞氏易變動表、卦象陰陽大義、易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又旁求之於書、掇拾殘缺、兼覽衆說、爲古今文尙書集解三十卷。又旁求之於詩、病古韻未有專書、近人推演遞密、而收字不全、入聲分配無準、爲詩聲演二十七卷。皆創通奧域、遂於大道、句萌新意、它達柯幹者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成書數卷。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又欲仿經典釋文之例、存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已就兩經而未成。其在官、凡同列有疑不能決者、爲引經義別白之。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無不據經決事、有董相風。在官有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石渠禮論一卷、悉事言翔實、疏證確審。大抵君之著書、不泥守章句、不分別門戶、宏而通、密而不縟、其大宗也。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十卷、絕妙好辭二十卷、詞雅四卷、自著詩文集八卷。大都所手輯及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配潘恭人、前君二月卒。子八、存者四。承寬、嘉慶丙子擧人、承向、承實、俱監生、承安、縣學生。其次子承寵、嘉慶己卯擧人、有儁才、先君卒。承宴、承宣、承宇俱早歿。

李兆洛曰、予弱冠即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言、予淺陋、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語相難、君俯仰唯諾、未嘗折之、亦未嘗以語於人。予甚媿焉。比從官日疏闊、見其成書、公羊釋例、虞氏易表數通而已。餘所成者多在服官後十數年間、想亦嘿不自得、而以深思博綜銷其歲月耳。宜其年壽之不永也。君勤於取資、當世有名人、莫不降心下問、後輩一業之善、即引與朝夕。又宜其所成之過人也。漢儒林傳稱董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文辭。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君雖未肯抗行仲舒、以視嬴公固有餘矣。

《續碑傳集》卷七二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逢祿、字申受、亦字申甫、號思誤居士。先世當明洪武初自鳳泗駐防常州、是爲西營劉氏。自高、曾以上詳府君所爲先中書公行狀。祖文定公諱綸、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仕至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文定公娶于許、有子三人、長乾隆戊子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諱圖南、次乾隆丙戌一甲三名進士、官工部左侍郎諱躍雲、其季諱召揚、字卣千、乾隆甲辰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棄官家居、爲文定請建專祠、庀祭器、置墓田、終身不仕、卽府君考也。娶禮部侍郎莊公存與之女、初殤二子、禱于都城三聖庵、感異夢而生府君。弱不好弄、每夜分在家塾、非召不入內。既入、而莊太恭人尙口授楚詞、古詩、雖就枕不輟。年十一、嘗從母歸省。時宗伯公予告歸里、叩以所業、應對如響。歎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十三歲而十三經及周秦古籍皆畢。嘗讀漢書董江都傳而慕之、乃求得春秋繁露、益知爲七十子微言大義、遂發憤研公羊傳、何氏解詁、不數月盡通其條例。年十有八、補府學生。踰年從舅莊先生述祖自濟南乞養歸、與語羣經家法、大稱善。時莊先生有意治公羊、遂輟業、府君復從受夏時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盡得其傳、學益進。莊先生嘗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若宋甥可友也。嘉慶五年、年二十有五、學使錢公賞其文、以廩生拔貢。時與同邑李申耆先生齊名、號常州二申。年二十有七、入都　朝考、時文定公及伯父侍郎公故舊徧京師、府君閉戶不往。初試一等第三、復試竟下第。始識張先生惠言于都、與譚周易、三禮之學。旋省親于山東書院而歸。踰年秋、聞訃奔喪至濟南、扶櫬歸里、貧不克舉葬。乙丑年三十歲、服闋、應聘主兖州講席。明年歸、力營葬事、相度經年、始得地于邑之東北鄉。旋搆訟、不克葬。明年丁卯、舉順天鄉試。編修孔先生昭虔、故世治公羊春秋者也、得府君卷、大驚。座主戴文端公、桂文敏公、蔣少司農皆國士遇之。明春、會試下第、方歸營葬、復丁內艱、治喪悉應禮經。是冬、始克合葬。府君以名門之子、早負重望、屢困場屋、又拙謀生、喪葬之事、積載瘁瘏、兩浙、廣陵連年旅食、尙以其脩脯之餘葺祖祠、嫁季妹、心力交竭、而學古求道益不衰。甲戌、年三十有九、始成進士。房師程先生祖洛手錄其經策以出、總裁則章文簡公、周大司空、王大宗伯、賈少司空也。　殿試二甲、　朝考入選、改庶吉士。是秋乞假南歸、在籍二載。丁丑散館、改禮部主事。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在部十有二載、凡籌書期會、胥史所職者、府君無以踰人、至於據古禮以定今制、推經義以決疑難、若嘉慶二十五年　睿皇帝升遐、府君居署數旬、晝夜討論、口誦手錄、因成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

自始事以至奉安　山陵、典章備具、體例謹嚴。其後承修官書、遂全用其稾。明年、　仁宗升祔、奉
旨　圜丘享位、　三昭　三穆、倐地似少、　命大學士及禮部詳議。府君擬上書大宗伯、旣而失稾、止別存締議藏于家。又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伯仲共一子、各爲取婦、而仲之婦仍無出、將繼其伯之次孫爲仲嗣、欲令其服所嗣祖母承重服及母服、乃以財予之。其當嗣之兄弟皆不可、乃請之州府。州府以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係中表聯姻、難謂妾媵、持不能決、咨請部示。部中欲引慈母如母之律以許之、否則或令其子爲仲妻若婦持祖母及叔母之服。府君再立駁稾、析義至精、同司無以難、其案始定、若集中禮無二適議是也。道光四年、開通禮館、湯少宗伯欲派府君纂修、旣而不果。其後聞館中有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爲服斬一條、府君謂先王之禮曷可輕易、乃復爲駁議、以俟後世、若集中適孫爲祖母持服議是也。武進張氏女適胥汪某、其姑强使與人通、不從、毆死之、使聞于女氏曰、于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逼致死、杖八十折贖。吾夫若子詈于吏、卽訟必毀而家。事以不聞。府君議曰、案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于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罪無罪以彝別之。言有罪且不得專殺、其罪貶絶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罪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云、父殺其子當誅何、言天地所生、王者所教養、父不得而專也。禮、喪服爲舅姑服期。傳謂從服、蓋婦于舅姑以人合、其恩輕于父子。今律父殺子之罪輕于平人、古律父殺子之罪且重于平人、況以淫姑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譏之、宜引以折斯獄。後讀律例駁案新編、乃知
純廟已有駁例、默符經義、而俗吏不知遵用、爲可慨。若集中張貞女獄議是也。道光四年、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斌從祀聖廟、議者以湯公康熙中在　上書房獲譴、乾隆閒曾經奉駁難之。府君執筆曰、后夔典樂、猶有失、均。呂望陳書、難臣管蔡。汪文端善而用之、遂奉
俞旨。本年七月越南貢使陳請爲其國王母乞人葠、得　旨賞給、而　諭中有外夷貢道之語、其使臣欲請改爲外藩、部中以　詔書難更易而拒之、又恐失遠人心。府君乃爲牒復之、曰、案周官大司馬職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國七千里、藩服去王國九千里、是藩遠而夷近也。又許氏說文謂羌狄蠻貊字皆從物旁、惟夷從大從弓者、東方大人之國、夷俗仁、仁者壽、有東方不死之國、故孔子欲居之。且乾隆閒奉
上諭、申飭四庫館、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裔字。舜

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　朝六合一家、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使者無得以此爲疑。遂無辭而退。其據經決事、有先漢董相風類、此至多。惜平日無紀載、苫塊餘生、又無從訪問、掛一漏百、豈易可言。今春從少宗伯汪公、果勇侯楊公徧勘　東陵、亟相　萬年吉地、咸以府君所呈之平安峪爲上吉、據圖入奏。楊公曰、君此事亦能以經斷之乎。府君乃爲從容言、古者葬不及泉。引漢文帝灞陵及劉向論昌陵事爲臣子忠慮之至、楊公歎爲眞讀書人。大抵府君于詩、書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于外家莊氏、易、禮多出于皋文張氏、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主山東講舍時、爲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强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禮議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中庸崇禮論、夏時經傳箋、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覽衍者、尚有緯略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爲春秋之書十有一種、宮保阮公、申耆李公各爲梓行于廣東、揚州。咸謂春秋自唐宋以來、郢書燕說、　國朝經學大昌、如嘉定錢氏、河間紀氏、棲霞郝氏皆號通儒、而其說春秋皆襲宋元直錄其事、不煩褒貶之說、其弊不至于等經朝報、束傳高閣不止。近日曲阜檢討孔先生潛心大業、紹明絕學、著爲公羊通義、而尚不能信三科九指、大義

微言、千鈞一髮、至若鉤幽起墜、干城禦侮、張筆削之權于三統之內、嚴蕭胡之藩于二傳之外、擇精語詳、醇乎其醇、則自漢以後、府君一人而已。府君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今惟何、虞、許、鄭四君子。虞氏之易、雖惠、張創通大義、學者尚罕得其門而入、因別爲易虞氏變動表一卷、六爻發揮旁通表一卷、卦象陰陽大義一卷、易言補一卷、易象賦、卦氣頌一卷、撮其吉要、約其義例、以便緻學之士。鄭氏于三禮而外、于易、詩非專門、其尚書注已亡、或掇拾殘闕、欲申墨守、或旁蒐衆說、支離雜博、皆淺涉藩籬、未足窺先王之淵奧。乃別爲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別黑白而定一尊、由訓故以推大義、冀他日與各經傳注竝立學官焉。許君說文爲形書、而古韻未有專籍。近世顧、江、段、孔推衍遞密、而收字未有全數、入聲未審分配。乃研極精微、分爲二十有六部、每部先收毛詩字、次收說文字、次收廣韻字。每字復爲推其本音、詳其訓故、又爲條例一卷、其名詩聲衍二十有七卷、集古韻之大成。此四端、皆府君所學之大者。又嘗欲爲五經攷異、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以存異文古訓、先成易一卷、春秋一卷。又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二卷。又有少時所著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其未成者、尚有九章舉隅及小學啟蒙二書、無卷數。此皆府君手著之書。其裒輯者則有石渠禮議一卷、庚辰大

禮紀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　東陵勘地圖說一卷。又手摹兩京十六省輿地圖一冊。大抵府君之學、其異于世儒者有二、一曰通大義而不專章句。嘗謂毛傳詳詁訓而畧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傳在先漢則有董仲舒氏、後漢則有何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氏爲宗。然二傳雖皆可以條例求、而喪服于五禮特一端。春秋則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浹、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事、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二曰求公是而祛門戶。說者謂府君墨守何學、然箋甲規何五十餘事。至于母以子貴及夫人子氏惠公仲子之屬、則并舍公羊而從穀梁、甚至宋災故一條、則并舍三傳而從宋儒劉原父、胡安國之說、于其不苟爲異、益知其同者之非苟同也。其說詩、書、與鄭異義十之四五、一洗近世專己守殘之陋。又嘗謂漢志有公羊外傳五十餘篇、今佚不存、左氏正可補其闕、惟當復其舊名曰左氏春秋、而盡刊去劉歆所私改之經文與所增竄之書法凡例、庶幾以春秋還之春秋、以左氏還之左氏、離之兩美、俾攻左者不得摘爲口實。人知府君爲公羊之功臣、不知其尤爲左氏之忠臣也。至于近世小學、但知溯源小篆、而古籀幾爲絕學。嘗病說文多有所從得聲之字、反不見于本書、而一字重文別體、或分收各部、又部首過繁、稽攷不易、嘗欲仿爾雅體、并其重俗、補其古訓、增其闕文、以省初學之心力、俾得專心于大業。手書創稾而未能就也、痛哉痛哉。府君于詞章由六朝以躋兩漢、洞悉其源流正變、故所著述隨物賦形、無體不備、在他人稱絕業、而在府君自視爲緒餘。有自著詩文集八卷、又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絕妙好詞二十卷、唐詩選四十卷、詞雅四卷、藏于家。平日師友淵源、于先正則及見大興朱文正公、陽湖孫淵如、金壇段若膺、高郵王懷祖諸先生。同志中與共習莊氏學者、則有若莊君綬甲兄弟、宋君翔鳳、丁君履恒。其共習張氏學者、則有若張君琦、其姪成孫、其甥董君士錫。其束髮以學行相砥礪者、則有李君兆洛、惲君敬、陸君繼輅、周君儀暐、李君復來。又嘗與劉公鳳誥商五代史于浙江、與胡君培翬講儀禮、王君萱齡、汪君喜孫講尚書、徐君松論地理、徐君有壬論九數、陳君奐論小學于都門。于後學接引尤至、一技若己有之。弟子潘準、莊繽澍從受公羊禮、而潘早夭、府君痛之、于是有反招魂之作。同里董君祐誠高才早歿、于是有夢董方立之詩。丙戌分校禮闈、鄭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經策奧博、曰、此必仁和龔君自珍、邵陽魏君源也。亟勸力薦、不售、于是有傷湖南浙

江二遺卷之詩。于諸甥中喜趙振祚、于年家子喜道州何紹基。凡所著述有能獻一字之益者、應時改定。聞人一善、則入內時不及解冠、先呼不孝等而詩語之、喜動顏色。故平生交游落落、聞府君逝而哭失聲者、皆道誼中人。先後長禮部者若高郵王公、蕭山湯公、樂平汪公、皆重其學行、府君未嘗有所干謁。有侮其迂、欺其樸者、府君皆歡然與之即、或代致不平、而府君反爲申釋焉。蓋其肫篤、龐厚、城府洞然、實不知人世之有險巇、物情之有機械、非矯揉以然也。嘗爲阮宮保言重雕宋本十三經注疏、又彙刊　本朝說經之書爲　皇朝經解、以幸士林、阮公從之、遂衣被海內。又嘗纂唐柳氏家範、宋范氏義田、他日欲仿而行之。丙子爲不孝承寬納婦、仿士昏禮、行于家廟。至于四時之家祭必敬、先世之手澤必珍、樂道忘貧之素、清苦困窮之節、百行難盡、俟喘息稍蘇、當謹述其詳、別爲逸事、以示子孫。以府君之古誼淳悶、有先漢申公、伏生之風、宜享神明之壽、以勸儒林、矜後學、而甫逾半百、遽頽泰山、頻年遘死亡之感、遺篋餘未竟之書、此則天道之難問者。近載以來、府君夜患不寐、不孝等以先慈宿疾方亟、又恃府君體素康强、豐頤廣下、舉止端重、雖中黃鐘、必可以冀期頤、曾不知蚤勸節勞、輔以覆亢。迨至先慈棄世、府君恰恫益深、又念失恃之子、强爲撫慰。本月十二日、驟患咯血、猶力疾詣署、歸而疾湧氣逆、旋止旋作。中秋日猶肅衣冠、祀五祀及先祖。四更後喘復大作、執不孝等手、諭以守祖父之遺規、法古人之安命、至日中遂不起矣。嗚呼痛哉。府君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戌時、卒于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四。配潘恭人、先府君兩月卒、詳府君所爲行述。子八人、存者長承寬、嘉慶丙子舉人、候補咸安宮教習。三子承向、六子承寔、俱監生。七子承安。其殁者次子承龍、嘉慶己卯舉人、著有麟石詩文鈔二卷。四子承寔、五子承宣、均早殁、詳府君所爲壙記三篇。季承宇年十歲殤。女二、俱先殤。長婦龔氏、次婦謝氏、三婦趙氏、四婦潘氏、長婦、三婦俱先殁。承寔聘胡氏。孫開孫、申孫、俱承向出。孫女二、長承寬出、次承向出、又殤孫受穀、承龍出。不孝等愚陋孤露、未足仰測府君德行學術于萬一、惟是府君道誼同志徧海內、必有能知之深、道之詳者、儻哀而錫之銘誄、以慰九原、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孤哀子劉承寬等泣血謹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
晉封光祿大夫、工部侍郎、重預鹿鳴宴、
欽加四品銜、前直隸永定河道、山東運河兵備道、吏科
掌印給事中、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工部製造庫郎

中、營繕司員外郎、虞衡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世弟王念孫頓首拜填諱。

劉承寬撰《劉禮部集》附録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九

沈欽韓 洪飴孫 莊綬甲 何治運 張楚生 臧禮堂
段載錫 强琳

皇敕授脩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曾祖彬、 妣仲氏。
祖載熙、吳縣學生。 妣錢氏。
考培宗、貤贈脩職郎。 妣馬氏、貤封孺人。
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年五十七狀。

君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吳興、分吳江、遷郡城、再遷木瀆、爲吳縣人、至君六世。君深眉鉅目、仰鼻而魁脰、面麻黑碩、腹下垂、行步蹇連、語言澀吶。年逾三十、乃得以縣學生員就嘉慶丁卯江寧布政使司試、領薦、赴春官、又輒躓。丁丑、大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選授安徽寧國縣學訓導。庚寅九月、奉馬孺人諱歸里。次年十二月廿日、卒於家。配同邑王氏。子三、箕術、不勝喪、後君一月以壬辰正月廿日歿。有孫懋官。次瓜衍、天衍、皆業儒。君質亞生知、而力同困學。幼侍貤贈君習爲詩、稍長、自程誦讀。家極貧、書值千錢、輒無力購致、假之藏書家、莫肯出全部、得數册持歸、計日繳換。然必求要領、寫爲要删。淹通羣經、尤長禮與春秋。擘肇諸史、尤熟於志、旁及百家故記、官書野乘、古今專集、彙集、類鈔、劄記、究其條緒、悉歸於統。既弱冠、念漢書至深至博、顏注既淺陋、復多盜竊。范氏後書雖簡略、而義存實錄、章懷雜集衆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殊宏富、然頗無統貫、尤疎於地理。乃覃思廿年、遠搜故籍、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纍書四十頁、頁率八九百言、共二百餘萬言、於以正謬補闕盡之矣。凡以植國之體、端由制度、漢氏雖近古、然離秦立法、爲後世濫觴。君故上推姬周、下比有明、詳哉乎其言之損益、悉陳、得失備見、使來學有所依據、以當後王取法者。既成、寓柬於余曰、此書發蒙啟覆、鉤稽貫串。然親見其成書、或加省覽、曾莫能終一卷、覆之甀、歎何待來茲、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非足下而誰。蓋君之自信而遂以信余也。余與君皆業荀子、嘗推論爲國以禮之指、以爲孔子悼時人勃亂廢禮、當使天下嬰毒禍無可既極、乃見意於春秋、以詔萬世。君因謂左氏親承聖訓、博驗實書、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晦。杜氏注出、雖得列學官、然多入以邪說、陰敗禮教、其蠹左氏也逾于明攻。余涉左氏淺、聞君言、未深喻也。及君郵示補注十二卷、正杜氏之大失、其有畧陋、並爲補綴、別爲攷異十卷、以闢百家淆亂、則信

乎從詒衣規杜之後而加詳審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國志、遺在補其殘脫、光耀沈落、而郡縣鎮戍之僅見、一時名物訓詁之不類後世者、皆闕、故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酈氏水經註、近人戴東原校定其倒置羨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而戴氏短在憑虛、趙氏蔽於輕信、至如古書之有足互証、與近今志乘之目驗可據者二家、又皆蒐討未遂也、故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然後郡縣之廢置沿革、山川之高深變遷、流合派分、昔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指掌可談。又以一代鉅公詩文、非曉然其朝章事實、則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韓退之、王介甫兩集、於唐宋各立其極、而宋人註韓集、空疏亢測、宋人注王集、止及其詩、雖云賅博、其於人物制度闕畧尚多。故補註韓集及王詩、而別創王氏文註注共四十四卷。又集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君深造眞積、樂進其原。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疵謬觸目、隨手科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無慮四五百萬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於實、無一語任意矜眩、墨談來學者。雖云注釋、實可单行。唯未習算術、常自引以爲憾。君手繕古書至夥、唯所節

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其若干卷、校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手稿尚存。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詩始則導源魏晉、晚乃頹然自放、然而獨嗣比事、必有所處。嘗爲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深究三史行文離合之故、以故氣骨籌畢、脈絡微爭。其聲音然而沈、其色黝然而幽、爲自來駢儷家所未有。後更爲散文、健入叢出、盡破唐宋壁壘、而自合矩矱、一可爲後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業驕人、有問者必就其端緒、原始要終、反覆推尋、使皆洞澈。唯少小廢事口腹遊處有不暇擇者、漸來久要之責。又遇僕隸過豁刻、相與造蜚語、肆謗訕。嘗一至秦中、遊幕稍潤、有薪眾數事、交遊復其掎摭之、雖非大失、唯余亦不能爲君曲諱也。余生平言學推君、論文則晉卿。庚寅夏自刪定舊作爲三十卷、初寫出、而晉卿物化。今年秋、攜稿本訪君於术瀆、入門則君奄在殯宮矣。嗚呼哀哉。原夫居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於詩、盛於春秋、秦漢作者遞相祖述、幸得乘論方來、莫不珍同鴻寶、功力纖細、殆難歷名。李唐以還、著述滋廣、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爲政書之首。然前承劉秩、後錄國故、搜討尚易。宋世不刊之書、唯涑水資治通鑑、然亦借助羣材、非一人心力所

及。章氏考索、馬氏通考，則俱以獨力成大業，然依類採纂，事有循持，而舛誤亦復時見。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氏、述其成書，郡國利病、宅京記不過掇拾之勤，肇域志雖未見，要亦其類也。唐韻正五書功同鐫金，而學止一孔，唯日知錄閎深簡切，足副其守先待後之志，而前十卷仍屬帖括末技。顧宛溪、胡朏明、齊次風畢精水地，優義居多。顧復初窮究春秋分合，著績專家，成名於斯爲盛。與君並世，則錢曉徵質能偏採羣籍，刊落疏通，大都精當。然片詞碎義，其細已甚。若博聞兼綜，同符碩錢，以言識大、雖略後亭林，而精則過之。又文采鴻贍，非二君自完遐幅者比。學問之道，務多則龐雜無紀，而非所以語於吾沈君也。君名故藉甚，而婁菲九盛。余薄植無可指數，困躓更甚於君，疏附禦侮，非其任矣。竊述所知爲狀，寫付瓜衍、天衍，錄副二本，一以告君，一歸君集之末，使君學大昌之後，知君所謂道，知之者唯包慎伯之言之非妄歎也。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十三日，安吳包世臣謹狀。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卷四

甯國縣訓導沈君墓志銘 王瀣

君諱欽韓，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出吳興，遷江蘇木瀆鎮，至君已六世。曾祖彬，妣仲氏。祖載熙，縣學生，妣錢氏。考培宗，妣馬氏。封贈如例。君秉資極敏，爲學甚勤，晝書夕苦，蚊蟈足於甕，校書至漏三下。家貧，借書於人，計日以歸，輒寫其要，遂淹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古今別集、彙集、類書、雜記。故君學自詩賦、古文詞外，尤長於訓詁考證，所爲制舉文，沈博怪瑋，常人不能解。年逾三十，始爲縣學生，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又屢躓春官。道光三年，選授安徽甯國縣訓導，十年，丁母艱，次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五十七。君以漢書顏氏注淺陋，章懷後書雜集衆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頗宏富，而少統貫，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漢書四十葉，葉率八九百言，共二百萬餘言。又以左傳杜注多舛，爲左傳補注十二卷，別爲考異十卷。又以裴氏三國志注專在補其事蹟，而典章名物闕焉，爲補訓故八卷、釋地理八卷。又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而古今郡縣之廢置、山川之沿革皆具。又爲韓昌黎集補注四十卷、王荆公詩補注若干卷、文集注若干卷。又注范石湖集若干卷，皆深明唐宋兩朝典章故實，故多能得作者之志。凡君所注，先寫於書上下左右，幾無閒隙，乃錄爲初稿，久之增刪，復錄爲再稿，每一書成，輒三四易稿。他若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隨手糾繆，積成卷帙。凡君著述，幾四五百萬言。又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爲若干卷，較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英悉萃焉。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皆極華贍。屠君孟昭爲之刊行。君好援引才士，而賦性剛褊，有劉四罵人之癖，世亦以此少之。予得交君晚，讀君著述，乃大驚服。閔君之沒也，家無餘財，不克葬者十年。嘗與寶山毛君生甫語及之，爲慨然而歎曰：天下有讀破萬卷、著書滿家之士，而忍其不歸於土乎。曾毛君之友上海郁君泰峰好古有義行，聞之，助以葬資，乃共謀以君著作遺稿歸於郁氏，庶幾能刻而傳焉。君娶王氏，三子，長箕衍，不勝喪，後君一月卒。次瓜衍、天衍。於是始卜地於木瀆之祁壽山，葬以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六日。銘曰：

茫茫今古，冊籍羣分。誰其健者，彊識博聞。劬書嗜疾，惟我沈君。研經抉奧，攷史解紛。既華既質，發爲高文。穿石務斲，治絲戒棼。名山事業，擔荷惟勤。學豐遇嗇，天道奚云。靈山之麓，我銘其墳。

《續碑傳集》卷七六

東湖縣知縣洪君墓誌銘

君諱飴孫，字孟慈，又字祐甫，北江先生之元子也。先生以氣節震天下，君能繼其志。先生以賸學博聞迪後進，君能纘其業。先生以詩古文辭發揮道德，導揚情性，君能承其規。幼卽沉敏，嗜學不厭。聞見既洽，心力尤銳，每旬月不見，過其舍，披其業，纂述者已盈寸矣。撰世本輯補十卷，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二卷，毘陵藝文志四卷，青埵山人詩十卷，皆成書。漢書藝文志考，隋書經籍志考，諸史考畧，世本識餘各數十卷，皆未成。嘗聞其緒言，胸中所願爲而未及措手者，倘倍於此。中嘉慶戊午江南鄉試舉人，四試禮部不售。乙丑、己巳、甲戌皆以薦卷挑取

國史館謄錄，旣默默不得志，而北江先生捐館後，家益貧，乃以謄錄期滿議敘，詮選得湖北東湖知縣。在任有惠政。抵任八閱月，遽卒，年四十四，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也。君體氣壯盛，工飲啖，耐勞苦，值其發憤，窮日夜無倦容，徒步日可百里。擇交至嚴，不能爲唯阿，處衆中，疑然莫窺其涯，志合者傾倒如不及。君卒之歲，予方自安徽罷歸，過魏贊卿，值其不在，坐待之。見案上訃狀，訝其字，以爲偶同也。卒閱之而信，失聲一詫，涕淚直墮。嗚呼，好學者理固短命乎，抑亦數有不可知者乎。君娶於汪。子穀曾，孫承敏、承定。穀曾愿而能立，斐然向學，益克守其業者。以道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君於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先世具北江先生年譜，故不著。銘曰：

嗟乎祐甫，嗜子刻也。金之王之，沙礫之匿也。又亟毀之，抏之力也。其身可埋，光不蝕也。道固有否，吾纂則盡也。覩此四尺，終古無泐也。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二

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

曾祖柱，雍正丁未進士，浙江海防兵備道。

祖存與，乾隆乙丑一甲二名進士，禮部左侍郎。

父逢原，乾隆乙酉舉人，山陽縣訓導，候選知縣。

母凌氏，贈孺人。

凌氏，贈孺人。

毛氏，贈孺人。

生母顧氏，例贈孺人。

君姓莊氏，諱綬甲，字卿珊，行四，常州武進縣人。國朝以來，莊氏爲邑右族。觀察公以名德矜式鄉里，宗伯公兄弟相繼大魁，子孫仍世科名鼎盛。君兄弟三人，從兄弟復若干人，皆能守其家學，而君尤力學得師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經術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漢宋，必融通聖與歸諸至當。而君從父珍藝先生盡傳其業，復旁究夏小正、逸周書暨古文籀篆之學，皆一代絶業也。訓導公夙秉庭聞，因源導委，紹述遺學，所著盈篋，而年壽未究，九仞猶虧。君既負敏達之資，思兼綜素業，通滙條流，又承師論交，傅訪孤詣，如張編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劉禮部申受、宋大令于廷、董明經晉卿諸子，無不朝夕研討，上下其議論，蓋庶幾於好學不倦，篤行不困者焉。宗伯公所著諸書多未刊布，君研精校讐，於未刻者次第付梓，已刻者補續未備。每一書竟，即探求旨趣，附記簡末，條理秩然可觀。惜乎僅竟三書，而遽嬰疾不起也。珍藝先生於諸子行尤器識君，有所得，輒相拔示，君亦能以穎悟之思，出所見相攻益。珍藝先生之殁也，古文甲乙篇尚未脱稿，君方思理其綸緒，就所知見，條其大端，使來者可繼，此志亦竟不遂。君伯兄吾珍貴甲、季弟頌平襄甲，從弟觀喻濟，少同師長，同尚，斐斐競爽。兆洛每過君齋，共諸昆季談學藝，未嘗不心怵。未幾，觀喻早喪，今年秋頌平從若士於肥城，遂卒焉。兆洛以哭頌平故執君手，悲不能勝。時君已病，然尚能料理喪事，不謂其相繼殂謝也。君于師友誼甚篤，若士，君姊壻也，君少從問業，終身執弟子禮甚恭。申受、于廷、晉卿皆親串，並年小於君，然每折衷經義，問所疑否，欿然請益，一義之勝，懽欣怡愉，奉之若師，意所不可，侃侃辨諍，不肯少挫。朋友有過舉，未嘗不婉規其有緩急，未嘗不援恤也。以貧故時時客遊，所至倒屣，無不敬而暱之。體質魁岸，肩背可隱二人，聲氣寬緩，眉宇慈和，素通於醫，始病痎，治之不愈，遂成痞。二年，始向痊，精氣已匱，骨柴立矣。而君尚以壯盛自信，讀書庀家事，外應接賓友，操心無息，尋患瘡瘍，展轉不息。其卒也以喘。卒之前一日，兆洛就榻前見君，不能卧，隱几對語，尚惓惓於宗伯公諸書，病起當悉力校刊。嗚呼！其志足悲也已。君

生乾隆甲午九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戊子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五。配劉，卽申受從女兄。子一，潤。孫一，杏。君於經義無不窺，有所得輒劄記之，往往有精詣，惜未有成書。潤沉靜好學，成君之志者，將在於是。吾珍以書來，屬兆洛為君傳。兆洛不足以傳君，謹就所知，次其狀，諗吾黨之知君者，不敢夸也。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正月七日。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四

鄉貢士郊海何君墓志銘

吾鄉自宋以來，學者奉朱子為大師，百世無異議。然如吳才老之於尚書，陳用之、晉之之於禮樂，黃文肅、敖君善之於儀禮，蘇魏公之於律算，鄭漁仲之於通志，陳季立之於詩音，黃漳浦、何元子之於古易，皆淵綜閎肆，負千載卓絕之識，庸非前賢之所亟許乎。今國家經術昌明，雅材宏達，無不治古學，以名其家者。晚出則吾友郊海其人也。君幼敏悟，長洽聞彊識，篤耆漢學，其為文博奧而廉悍，於近日閻百詩、臧玉林、惠定宇、全紹衣、錢曉徵、段若膺諸巨儒所箸，往往有以抉其違而彌其罅，數訓故，剖古今，見者輒目瞠舌撟。游嶺南，總督阮宮保聘君總纂廣東通志，獨屬君考古。遊越中，今總督陳望坡先生館之，為鏤經解及論辨文字四卷。其書成未箸竹帛者，有公羊精義、論語解詁、孟子通義、周書後定、傅子後定、太元經補注。未卒業者，東越志、姓苑鉤沈、纂文捃逸若干種。君篤內行，居喪三年，不飲酒，不食肉。重氣誼，寡耆好，不問家人生產，廉直其天性也。由閩縣學生充嘉慶三年拔貢，十二年舉於鄉，屢困公車。久之，大挑用教諭。道光元年歸自武林，其夏五月晦日疾，翼日卒，年四

十有七。於戲、以君奇傑之才、沈博之學、假令在康熙乾隆之初、則登鴻博、舉經術、否亦首預四庫編摩。恢恢乎奪西河之幟、參東原之席矣。乃迮時屯邅、求恩一第而不得、又不能永其年、以終其述作、豈天未欲海澨慭遺一好學通古逸羣絕塵之士邪。惜君者以爲過於昌黎之哀歐陽生、殆相倍蓰也。余僂指平生畏友、在四方若張皋文、許周生、在里鄙若謝甸男、萬虞臣、先後十餘年間、莫不怛化。今又失吾郊海、是余之無與爲質、不獲以輔成其學也、悲夫。君何氏、諱治運。自曾祖以下業儒。父解福秀林、孝友好施。君於昆弟次仲、有丈夫子五、廣忠、廣憙、廣勳、廣惠、廣愻、勳、惠竝殤、皆繼夫人姜出也。姜夫人後君一月卒。前室薛夫人初葬西郊沙堤山祖塋之次、風水不貞、乃卜遷。以君卒之明年閏三月朔、合葬高沙後塢山之陽。銘曰、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唯學林。何邵公、信書淫。擇六藝、默深湛。究許鄭、力自任。老師汗、小儒瘖。生何促、失南金。短士氣、傷我心。棄甖缶、摧牙琴。叩冥冥、天難諶。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十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予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緒闕殆遍。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倍、五徧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諷誦常至數千徧、必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謂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腳。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己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内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觀之事也。非其鬼而祭之、

鬼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即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當斷句、其德剛健而文明爲句、乃叶韻、與全經韻法相稱。若如今讀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已。又言、史記項羽本紀贊先云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諸侯畔已難已、末云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言羽之失天下、實自失之、非天亡也。蓋背關懷楚則失地利、放帝自立、則負不義之名。怨諸侯畔已、則與天下爲難。有此三失、難以有天下矣。又言鄉黨一篇、記孔子者少、記君子學孔子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則言不、言必。予嘆絕、謂之曰、吾子精熟經史、心有古初、何以尚不學作詩文。童子曰、學在內者也、文在外者也。俟弱冠內學充而後學文、豈爲遲乎。雪齋別去、而次年童子遂殤於痘。從予讀漢書、三國志、屢見輝光日新之譽、知古讀正如此。讀集解其訓學則不固也、如童子說。見陽湖惲子居論鄉黨說與童子無異、而猶疑友字於君臣或未安。及讀毛傳、言國君友其賢臣、讀呂覽、言敦洽讎糜、惡足以駭人、言足以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信童子所說無不根據精當、殆古經生之醇降而曇花一現者也。予成童後、誦過秦論、古詩十九首皆萬過、漸有心得。感此說之實發於童子也、故次爲傳以傳其略、不敢私爲已有焉。嘉慶癸亥十月。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卷四

孝節處士臧君墓表

昔宋楚州徐仲車以孝聞、諡曰節孝處士。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也、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所周知事極其詳、亦異矣。今武進處士臧君年三十四而卒、其私諡曰孝節。父繼宏病瘧三年、冬月以身温被、暑往滑起、不使父知。繼母張氏疾篤、刲股以療、禱於神、請減年以益母、而母愈。娶婦甫下車、撰孝敬辭令、女傭誦之、俾立聽、乃合卺。其後偶失母歡、輒不與同室、約三歲無過乃已。君生平不畜童僕、躬執薪水之役、以承父母歡、計其非侍疾、則舞笑娛親之日多也。然其撰孝子孝女孝婦事至數百卷、又三禮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集南齊臧榮緒晉書二卷、刪補吳江嚴氏左傳賈服注三卷、南宋石經攷二卷、拜經堂書目四卷、皆尚未刊行。以予所見者、說文解字經攷十三卷。予嘗謂宋節孝徐處士善讀儀禮、而今見君所攷禮今文、蓋許祭酒不及見鄭氏疊出古今文、故未嘗析言、而君特表出之。又所手輯其高祖琳尚書集解案六卷。君之兄庸客京師、儗書不多、俟他日求而讀之、而先諾其請、爲援大略表於石。君名禮堂、和貴其字也。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孝節處士臧君墓表

君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人也。高祖琳、明經通古學、為太原閻若璩所重、學者宗之。君負曾閔之淳性、抱圭薜之貞行、動符仁義、言軌忠信。事父繼宏久瘧惡寒、身潛温被、居喪如禮、哀慕癯顇。母章危疾、刲股和藥、私禱嶽祠、減齒延壽、神感至誠、天聽如響。是以醇粹沐飲乎州閭、德音風動乎圭組。娶婦之夕、豫撰誡辭、女傭莊誦、乃命合卺、卒能執義制愛、叱狗禁蔡。少從伯兄庸學、事之如師、然有過輒諫、斐斐乎孝弟之言、綽然變酷祗鈍者也。撢稽六藝、討論於雅、觚字幽贒、發疑正讀、儀徵阮侍郎聘君纂輯經詁、又著古今孝子孝婦傳、說文解字經考、南宋石經考、愛日居筆記、總數百卷。河圖曰、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算中功。豈叢蘭敗風、生促顏冉、春秋三十、以嘉慶十年閏六月乙酉病卒。庸聞喪京師、弟泗酷慟、旁采儒議、私謚之曰孝節。余交於庸、數聞君之賢、願以弦章為贊者久矣、無期邂逅、黃鳥增哀。以為荆卞之寶、豈抱厥能、騰膏桂之林、非委灰可銷。遂勒銘表墓、栓厥令聞。其詞曰、

於戲臧君、肫肫其仁。苦節而甘、樂存事親。孝乎惟孝、

達天盡人。勤味道腴、鬱然席珍。文爲士範、德爲國寶。竟夭天年、莫贖百身。傷哉魂氣、尚戀昏晨。萬古愛日、照兹佳閨。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臧和貴墓表

武進臧氏有孝子曰禮堂、字和貴。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瘧、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禱而母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巹。苟有益於親之事、必忘身而爲之也。苟足悅其親、雖違衆不顧也。和貴與兄庸皆好學博聞、尤精小學、善讐校、爲四方賢士所貴。而和貴不幸年三十而死。桐城姚鼐嘗識庸、聞和貴之學行、未見也。今以天下悲惜和貴之情、乃爲表其墓云。

姚鼐撰　《惜抱軒文後集》卷六

臧和貴傳

臧禮堂、武進人、和貴其字也。學於兄庸、喜許氏說文學、謂世行小徐本轉寫譌異、或據大徐補之、益失眞。謂得熊氏韻會舉要所引小徐善本、乃重輯說文繫辭十五卷。又剌取許氏所引諸經、爲說文經考十三卷。其爲儀禮今文多誤字、據說文考正之。段縣尹玉裁、王庶子引之皆歎其精確也。高祖琳、康熙間以經學名世、謂之玉林先生、所著書甚富。禮堂少從其考讐校之精甚、考亟稱之。其他自所校正經傳、皆有成書。又嘗錄傳記孝子、孝孫、孝婦諸節行、爲書數百卷。蓋不獨專志文字、而欲以力行見者也。事父母至孝、母疾嘗刲肉和藥進之、而母愈。執親喪、動必以禮。初娶婦日、爲七言辭教之、乃合巹。其責難於兄庸、爲書數百言寄之。其言躬自厚而不爲怨誹、乃足以感人、可謂得善處家庭之道者也。阮侍郎元巡撫浙江、嘗延之修經籍纂詁。其後至階州、校淳熙本左傳。遇疾卒、年三十。其兄庸與鄉人私謚之曰孝節先生。

陳用光曰、世之為漢學者咸訾宋儒。汪學士廷珍為余言、愼修江氏闡述宋五子之言凡數十卷、世未之見也。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江氏、非能尊江氏者也。夫人之力學、為名高耶。行不若宋儒、而訾之以為名、烏足以言學。和貴孜孜治章句、而嚴取與、敦節行、能自力於家庭、可謂得其本矣。志未竟而遽卒、悲夫。在東哀其弟、博求人為文以紀之、以屬於余。傳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和貴之賢、以在東之哀而益信。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臧禮堂家傳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為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既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為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勉應其請。

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長言、令熟聽、乃合卺。事父繼宏久病、每夜焚香禱天、父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御下刻不離。壬戌、刲股請減壽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夭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聞其名、親拜聘襄詁經精舍詩服遜之、許白衣冠方見于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故其兄庸、鏞、弟虍、皆以孝友推之、無間言。顧性孤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為神祇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為百善之首、士而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棨為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倘偃蹇而夭折哉。豈非命數使然、天亦無所容心于其間歟。既有令名、而復求壽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二

臧和貴別傳

臧和貴名禮堂、以字行。江南武進人。高祖琳、治經精兩漢學、即世所稱玉林先生者也。父繼宏、有隱德。和貴爲人肫摯、不苟言笑。事親孝、臨財廉、非其義一介不取。居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笑不見齒。母病、刲股肉療之。兄庸博學有聲、師事盧學士文弨、學士稱庸校書天下第一。和貴師事庸。庸之楚、和貴師事錢宮詹大昕、業益進、所與游皆東南知名士。時段大令玉裁、丁廣文杰、孫觀察星衍皆宿學、負重望、不輕許可、顧交口善和貴、名亞庸、謂之二臧云。阮撫部元爲經籍纂詁、聘庸總校、和貴與焉。後撫部校勘十三經、亦延和貴、以母老辭。逾年、邢大令澍復以校經聘、留三月、遇疾歸。疾且革、語季弟屺曰、柰母何。遂死、時嘉慶乙丑歲也、年三十。無子。庸在京師聞而哭之哀、私謚之曰孝節先生。和貴善著書、慕古孝子、孝女、孝婦事、作孝傳百三十卷。又纂尚書集解案六卷、三禮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補嚴氏蔚左傳賈服注三卷、說文解字經考十三卷、南宋石經考二卷、增訂孫氏星衍倉頡篇三卷、重編說文繫傳十五卷、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卷。

嚴可均曰、以和貴之孝行卓卓矣、而未永其年、惜哉。然著述等身、督施蓺苑、亦吾黨之榮也。彼歿世而名不稱者、可勝慨哉。

嚴可均撰　《鐵橋漫稿》卷七

臧禮堂小傳

臧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人也。其高祖琳、篤學、善著書、以經義雜記傳於世。兄庸爲漢學、討論精悍。所著拜經日記、當世通儒稱道之不衰。家居誦讀、則與禮堂相敬如師。禮堂性篤厚、以孝聞。持父喪、毀瘠骨立、三年不入於寢門。母嘗滯病、禮堂延醫治罔瘳、憂不知所爲、則割臂肉以療、既又禱於神、求促己算以畀親。兄弟親戚聞而悲之。浙江阮撫軍延禮堂兄弟校經籍纂詁、時禮堂服喪未畢、則愀然曰、吉服而往、余弗忍也。請施墨於冠、可乎。撫軍嘉其志而許焉。其不與俗浮沈如是。又甚好學、治小徐說文、通其說、撰古今孝子傳數百卷。未竟其志而卒、卒時年裁三十云。王引之曰、自古獨行之士、烝烝孝弟、實有不可解於心者焉。方和貴之割肉療親、求以身代、夫豈不知死生天命、不可以人力與哉。愛深而憂迫、事之成否、其忘之矣。孔子曰、甯武子愚不可及。蓋信乎其不可及也。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段慶安先生家傳

先生段氏、諱㳦錫、字慶安、世爲金壇人。幼穎敏、九歲能讀資治通鑑、長老嗟異。比長、于書無所不讀、而一軌于正。中年不復應科舉、以廩于學、歲久、貢名太學。年七十四而終。邑之士大夫相與稱曰、先生博學彊識、孝弟忠信、律己以介、接物以謙、鄉人薰其德、無賢愚少長咸尊敬無異辭、可謂君子矣。溧陽强汝詢曰、是則誠然、然未知先生之深也。自程朱之澤衰、儒術分裂、言道者不說學、言學者不求道、偭背離隔、迭爲盛衰、侮嘗先儒、無所忌憚。先生自弱冠卽志朱子之學、蹈跡按軌、不失尺寸、羣誘而不惑、交訕而不沮、其守之深堅、若積鐵爲十仞之城、以卻流矢也。非夫智足以辨是非、勇足以決從違、孰能自拔于流俗之中、而斷斷若此哉。先生之德之成、實根于此、此非其犖犖尤大者歟。先生既不遇于時、設施無所見。或諷先生著書、則謝曰、聖賢之言備矣、士患不能身體力行、奚多言爲。嗟乎、先生之用心如此、則夫外此者豈足爲先生道哉。先生長子濬源、汝詢同年友也、以書來曰、知先君者莫如子深、今將修宗乘、願以家傳爲請。既不獲辭、因著其大略、俾後之言儒林者有可徵焉。

强汝詢撰　《求益齋文集》卷七

三從叔父堯甫公家傳

公諱琳、字堯甫、少于先府君三歲。北面受業、執禮恭甚。以能文補縣學生、年四十二而卒。汝詢五六歲時、嘗見公、既而隨宦衛國、則聞公歿。稍長、聞先府君之言曰、堯甫性純而介、志專而敏、好深湛之思。吾語以經史要義及儒先之說、堯甫傾聽默識、洞奧析賾、既得塗轍、益恢而大之、駸駸深抵、要其歸主于躬行、庶幾能爲有本之學者。吾嘗戒我從子弟、使皆以堯甫爲法、聞其死、流涕彌日、不惟痛惜其人、且悲吾宗之不幸也。及汝詢年十八、以事歸里、則又聞諸叔諸兄之言曰、公與人甚謙、而神采端毅、無戲言、無惰容、無遽步、雖盛暑未嘗袒裼。尤嚴男女之辨、雖在親黨、未嘗同席而坐、未嘗親授受、以是見者莫不肅然。里中無賴子或酗酒肆詈、聞公至、輒走匿。其爲人所敬憚如此。公之配陸孺人又泣告汝詢曰、公雖在私室、未嘗嬉笑、終日危坐讀書、冥思、中夜而寢、辨色而起、汲汲然常若有所求而未獲者。又指架上書曰、此皆公所聚也、逾萬卷矣。公自言皆經史古書、無雜說參其間。又有算數、歷律之書數百卷、公讀書有暇、恆喜治之。公歿後、族人頗來求書、余以公所好惟此、守之不忍失。惜諸子無能讀者、恐終飽鼠蠹耳。汝詢嘗合所聞、以想見公之爲人。子夏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者、

非耶。記所謂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者、非耶。自德行、道藝之選廢、既專以文章取士、雖有經明行修之儒、世固莫之重也。公又闇然不自表襮、名聲不出于里巷、著述無所見于後、蓋求慊于已、人不知而無悶者、君子之自處固然。然以公之賢、不得下壽、又莫爲之表章、將泯焉與庸愚同盡、則爲善者何以勸焉。謹撰次所聞、藏之家乘、後有欲考潛德者、或將有取于斯。

强汝詢撰　《求益齋文集》卷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佟景文　何秋濤　顧錫祉　錢綺　季錫疇　王振聲

李可玖　馬釗　葉名澧　顧瑞清　袁瓚　胡承珙

王汝謙　王植　姚椿　周儀暐　沈復粲　鄧顯鶴

[佟]敬堂先生墓表　宗稷辰

[國]朝遼東世胄能講聖賢之學者，在康熙朝有若德公格勒、徐公元[夢]從安溪[illegible]閣學。在雍正乾隆間，有若法公海、顧公琮，而宗室濟齋先[生][illegible]稱甚者，以賢藩講道德，尤爲曠古所希。其時天下鉅儒多聚於[京]邸，稱最盛。厥後五六十年，遺風已微，乃猶有人焉，手口於程朱之書，[身]心於濂洛之緒，如佟公敬堂先生，尤不易得也。公諱景文，字敬堂，[號]文生。先世將家勳戚，高祖世思始好學爲文士，五世至公，遂起家翰林，自編修外除施南守，歷滇黔道、廣西提刑官，至安徽承宣布政使，[護]巡撫事。服官十有二考，其立心行政，多師法宋大儒，於朱子之學尤[專]致力焉。洽邊久，雅尚教化，仁惠周洽，處大事有定識，所至誠格衷落，[其]不畏肅，一時人仰望之，謂使顧制方州，如西山帥潭，其事功必可幾及。乃僅得屏藩數年，假節一再，齒甫逾艾，而遽卒於官。嗚呼！公存而北方之學有所歸，公亡而擔荷斯道者尚有誰耶？吾既不及見濟齋以前諸賢，而幸得見公桂林，相與質疑問難，折衷一是，豈料三年繼見京師[而]發覆見耶。此吾所以重爲吾道悲，思之十年而不能忘也。公生平[學]在徵，其言學以修身爲綱統，誠正格致，皆貫於實修之地，一切[懸]指，稍涉空虛，即所不談，視河津、餘干之專言敬者，庶乎近之。嘗與公[辨]論心體於桂林之華嚴精舍，反復辨證，公深相容納。主稱主張陸[王之]書於宋學，公亦不拒之也。蓋公晚年修踐純熟，未始無意於上達之[境]，而其先刻讀性理、修身說、櫛齋劄記等書，皆務篤實，以爲訓。設天不[憖]遺，其所深造而日進者，夫豈止於是乎。然使流俗知有正學如公[者]之有砥柱，絕港之道大航矣。後有繼此學淵源者，其可忽諸。公生於[乾]隆丙申，道光十六年自皖歸，葬於京城西郊原。有子若山，不慧，其從子培性代治其喪。培性將仕於外，育公行履，政速巡撫色卡星額公之因[以]傳之矣，而墓石無文，以稷辰與公舊故，且略能知公，諈力屬爲表之。[因]論其學而爲之表。

（《續碑傳集》卷七一）

刑部員外郎何君墓表

嗚呼，此吾故人何君願船墓也。同治元年，彭年自燕之蜀，君代爲蓮池書院院長。比入蜀，聞君喪，逾十年，重來蓮池，始知君之旅葬於此，悲夫。君諱秋濤，願船其字。世居福建光澤福民坊。祖長敦，直隸博野縣知縣，考高華，國子監生。君少負異稟，過目成誦，自爲兒時，能舉天下府廳州縣名數其四境所至。年二十，舉於鄉，逾年試禮部，爲貢士。又逾年　殿試，授刑部主事，益廣交游，博覽[illegible]記，學乃大進。道光中，京師言宋學者則有倭文端公、曾文正公、何文貞公、吳侍郎廷棟、邵員外懿辰、丁郎中彥儔。言漢學者則有何編修紹基、張州判穆、苗貢生夔、及君鄉人陳御史慶鏞。言古文詞者則有梅郎中曾亮、朱御史琦、王都御史拯、馮按察志沂。君專精漢學，而從諸公游處，未嘗以門戶標異。其於經史百家之詞、事物之理、考證鉤析，務窮其源委，較其異同，而要歸諸實用。刑部奉　勅撰律例根源，多君手定。陳御史壇嘗得匿名書，例當毀，疑以質君。君言軍國重計宜上聞，援引故事，御史據以入告。其通識類此。咸豐三年，李侍郎嘉端

巡撫安徽、奏辟君自隨。侍郎罷、君還京師、益究心經世之務。嘗謂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　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乃采官私載籍、爲北徼彙編六卷、復增衍圖說爲八十五卷。陳尚書孚恩言於　上、命以草藁進。　上覽而稱善、更　命繕進、　賜名朔方備乘。　召見、晉君員外郎、　懋勤殿行走。庚申之變、書亡、上諭副本、黃侍郎宗漢盡取君所藏藁、將繕寫重進、而侍郎居茨、是書遂不復存、君亦以憂去。君故貧、至是饔飧或不繼、而講誦不倦。彭年去進池、薦君自代、不虞君之奄逝也。君卒以同治元年六月四日、年三十有九。其門人監生沈丙墀買地葬之保定西郭外馬池村。其友河東道楊寶臣育其二子。十一年、彭年與布政使孫觀、按察使范梁、清河道陳鼐、君鄉人同知陳崇砥、邱銘勳、知州沈枚、各輸錢爲置守家。竊傷君之博學能文、深識遠慮、而窮困以終、遺藁散失、百不存一、備乘一書、乃至再燬於火、亦可云奇阨矣。懼後世之無傳也、爲之表其墓。貴筑黃彭年表。

黃彭年撰《陶樓文鈔》卷七

懷舊記　張星鑑

昔杜子美有云、訪舊半爲鬼。蓋爲天寶離亂時作也。情胣語摯、令讀者懷舊之心油然而生。歲在戊午、余年四十、甫出里門、即逢喪亂、流離燕市、得交鉅公長者、問難質疑、取益難數。乙丑夏自河東旋里、舊業青緗已歸巨劫、親戚故舊存亡多、遠方之朋、亦不半在、欲伸知己之感、爰爲歎逝之詞。執筆爲此、恍接言笑、是猶索過風於前林、追往步於既寤。所錄計十人、皆文章學行有益於余者也、題曰懷舊、取潘安仁賦意也。

顧翁錫祉、字竹樓、亭林先生裔孫、居邑之千墩、能鑒別法書名畫、所藏宋元眞跡多至數百種、嘗刻亭林先生宅京記以行世。晚年不與世相接、獨居來賢堂、烹茶讀書、以終其身。咸豐九年卒、年八十四。

錢先生綺、字映江、號竺生、元和縣諸生、好左氏傳、專宗賈服、痛斥杜當陽之謬、著左札七卷。又熟明季遺事、著南明書三十六卷。嘉慶時、郡中李四香先生以算學名海內、李氏既歿、遂成絕學。先生酷好其書、嘗與先府君討論立天元諸術、成蘇城日晷表一卷。咸豐八年卒、年六十二。

季明經錫疇、字菘耘、太倉州人、敦品勵行、爲文謹守先正出入震川、堯峯之閒。晚年館虞山瞿氏、館中多善本書、得於黃氏士禮居者爲多、君悉跋尾、遂成藏書志若干卷。咸豐中歿於家。其詩文自兵燹後鮮有存者。

王孝廉振聲、字竇之、昭文縣人、道光十七年舉人、精音韻之學、晚好桐城書、漸入宋儒、著歸文考異、詩古文稿若干卷。同治四年冬以疾卒、年六十七、學者稱文村先生。

李茂才可玖、字次玉、號小香、吳縣人、四香先生子也。孤貧力學、工詩詞、孤兒行一首、爲集中之冠。駢體文力追玉芝堂、卷葹閣、朋輩呼爲畏友。某年遊幕皖江、歸覆舟於雙湖口以死、年三十六。友人陸布衣清桂錄其遺詩成愁紅草一卷。

馬孝廉釗、字燕郊、號遠林、長洲縣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嘗從陳先生碩甫遊、通六書音韻、於羣書中用力集韻最久、手校數過、成集韻校勘記若干卷。君膂力過人、少有從軍志、粵匪陷金陵後、君久歷戎行、得中書銜。咸豐十年帶勇守丹陽、師潰力戰陣亡、世襲雲騎尉、子文藻、蘇州城陷日殉難。

何刑部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縣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刑部主事、著律心一書、上自呂刑、下至律文、貫串一編、壽陽相國見而奇之、惜其書早爲人竊去、稿本不傳。君於經史小學靡不研究、而尤長於輿地、嘗



考東北邊疆之要，成書百卷。尚書某公令其繕寫代爲進呈，
文宗皇帝覽之，許其學有根柢，
賜名朔方備乘，
命懋勤殿行走。不久，以丁憂去。庚申秋，西人騷動，淀園宮殿悉化爲烬，而是書亦遭灰劫矣。同治元年，歿於保定蓮池書院，一棺旅殯，貧無以歸，聞者莫不隕涕。

龔侍讀名澧，字潤臣，湖北漢陽縣人。道光十七年舉人，官內閣侍讀。家門鼎貴，依然寒素，汲引人材，惟恐不及。在都門，聞翁覃谿學士之曾孫女淪跡市中，貧無以度，君引爲己女，擇名門子嫁之。士林益頌其賢。性好吟詠，著敦夙好齋詩集八卷。後以道員候補浙江。咸豐九年，歿於杭州，年四十八。君舊籍溧水，雖遷楚三世，而於吳人鄉誼尤篤。

顧孝廉瑞清，字河之，吳縣人，千里先生孫也。咸豐二年舉人，會試屢薦不售，名心遂淡，性好聚書。千里先生零星手澤，珍重藏之，不輕示人。思適齋集之刻，君之力也。同治二年夏，歿於上海，年四十七。著作甚富，惜多未成書。

袁刑部瑑，字徵甫，奉賢人，流寓浙之嘉善。咸豐二年舉人。君少遊粵東，與學海堂諸君上下其議論。既歸，適胡先生竹村主講雲間書院，君從之遊，因知爲學途徑。甲子春，識君於河東運城，相處一年而別。今年十月卒於京都松江會館，年四十九。

《續碑傳集》卷七九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胡培翬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楝，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即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即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於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於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綦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貽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俾令擔承。一曰糜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爲辦公，豈盡必不可省？聞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己貲取閱鈔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即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宜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兢篤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詡擔承之力，以自見己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輕易受其欺朦，往往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剜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廒、東城，皆弊絕風清。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兼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即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均置於法。旋即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幀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輯，率屬清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即以械鬭起釁，擾及全臺，至勤大兵勦定，則君鎮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羣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真，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

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賦，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爲之解，公孫之偶，請命之贖，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鄭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剿取古籍，而所取之小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翬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翬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難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集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職爲今文，樴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職或作植，樴爲古文璪爲今文，而又云古文樴或作蘖。且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取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甒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監不從盜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翬書曰：承珙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即用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鬪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蔑之辭，衆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者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鬯，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者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之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撰稿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玕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瀚、先頻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



惟與二三故舊開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與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即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憔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處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續碑傳集》卷七二

王六吉先生墓志銘 李棠階

道光二十九年，余主講河朔書院，謁王六吉先生，一見如故，交因得讀所著《四書記悟》，洞見本源，獨抒心得，皆可與程、朱相印證，始知流俗波靡中有卓然深造如先生者。不幸今夏感疾，竟至不起，典型云亡，良可慨已。其孤卜葬有日，持狀來請銘。予既稔知先生，不敢辭。先生王氏，諱孜謙，六吉其字，號益齋。先世由山西洪洞縣遷河內，

國朝康熙中，曾祖國麟由河內遷木樂店，遂爲武陟人。祖守身，太學生。兩世並有孝行。考九齡，字夢錫，乾隆戊申舉人，任中牟訓導，立品勵行，爲世眞儒。娶何太孺人，生三子，先生其長也。先生性誠一，與人無城府。事親篤孝，待二弟友愛過人。凡訓導公書策、杖履、衾枕，必躬親之，不假手童僕。季弟孜誠病甚，先生與同臥起，便溺皆親抱之。後仲弟汝愚病，先生禱都城隍，求以身代，蓋深恐貽父母憂也。然二弟竟先後没，先生積勞亦病嗽，不能臥。旋聞訓導公在任亦病，即日延醫赴署，値伏汛，河漲，浪出舟數丈，醫者悚慄，先生色不動。訓導公没後，事母益勤慎，飲食必侍，如嬰兒狀。其純孝，周至人所難也。訓導公篤志力學，爲當時所重。嘗誨先生曰：學惟一心，心惟一理，不窮理，不足爲學。人或迂其言，先生於是一意向學，博極羣書，凡天文、地輿、古今沿革，及莊、老、釋典之屬，靡不考究，而尤專精於性理。每得一語，積思累日，必窮其眞諦而後已。嘗取仁義禮智信五者，精體之，察之念慮，驗之施行，考之人倫、徵之庶物，久之貫通，觸處洞然也。其言曰：天以誠然之理賦之人，《大學》謂之明德，《中庸》謂之天性，只是一團生氣，貫徹於天地萬物之中，所謂仁也。其裁制處便是義，其燦設處便是禮，其貞固處便是智，其肫實處便是信。總主在一心，而著落在家國、天下、人倫、庶物之際。分之則有五性，合之則是一仁。故孔門專務求仁。學者苟不於此著力，雖讀盡羣書，亦何益哉！嗚呼，窮理之功至此，可謂知要矣。先生既專志於此，不逐時趨，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文名日著，卒不獲一第，而其志不衰。家產中落，或勸令營生計，則慨然以爲產業可無，志必不可衰；先人之訓必不可忘。仍孜孜以其學教授子姪生徒，從遊者多確然有端緒，四方之志學者如同邑王文庵、許州王樹禎、河內崔梅溪、鄭州劉蘭洲諸先生，皆能以學行共相砥礪。蓋先生無日不以窮理反躬爲務，實無日不以隱慰先志爲心也。所著有《四書記悟》、《尚書管窺》四卷、《孟子論文》三卷、《省過齋文集》一卷。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於咸豐五年六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九。配孫孺人，先卒。子三：長黎青，季翔青，邑庠生；仲蓮青，道光丁酉拔貢，候選復設教諭。將以月日葬先生於孫家莊北先塋之次，啟孫太孺人柩合葬焉。謹爲之銘曰：

有眞秀才，曰王先生。其貌則樸，其志則貞。其遇則困，其學則亨。嗚呼先正之言，明且清。哲人萎兮梁木傾，典型存兮即老成，敢告後人兮視此銘。

《續碑傳集》卷七一

王植傳 畿輔通志

王植，字曉林，直隸清苑人，原籍山陰。幼穎異，中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己卯授編修，道光九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故事，順天試，直隸籍不與襄校，奉

旨專閱南中皿卷，蓋異數也。十三年大考一等，升侍講，督學廣東。廣東士習急功名，多營謀奔競之習，植悉革除，士風爲變。尋遷大理寺少卿，擢內閣學士。十六年，補禮部右侍郎。十七年，轉左。督安徽學政。十九年，調刑部左侍郎，入京供職，於刑獄情僞鮮不詳察，人謂精於申韓。植曰：天下事不外情理，刑名乃一端爾。二十三年，奉

旨以侍郎主刑部稿，

命往浙江審案，即授浙江巡撫。

命下次日，復調安徽巡撫，暫攝浙撫事，有振荒、捕盜功。二十四年抵皖。

初，河南中牟漫口，皖境多被災，植以災歉地方首重積穀，今歲二麥雖有收，但小民當空匱之餘，勢必盡數糶出，恐青黃不接，將至坐困，令各州縣買穀四萬石，復勸殷實戶多爲積儲，屆期減價平糶，並興工代振，

嚴緝匪徒，以防鉤結滋事。奏上，奉
旨俞允。植以營伍將弁奉行成法，徒飾外觀，無裨實際，因就本省情形，
參合古人成法，酌擬六條，與將弁勸習講求。其目曰束隊伍、立選鋒、嚴
選募、精教演、專習藝、備軍實，繕呈
御覽。
上深然之，並刻訓兵條約、束隊陣圖，頒示各營。二十六年，臺諫有奏銀
錢並重，設法變通者，
飭下疆臣籌議。植統籌全局，詳陳變通之法，數千言，皆切中窾要。下部
議，未行。己酉、庚戌，皖省連患水災，植設局撫濟，民受其福。植又造小舟
救護，散放餅粥，擇高阜建草舍，令流民棲止。咸豐元年，入
覲，召對稱
旨。時
詔求直言，植條陳八事，能洞中時弊，內飭法禁一條，即奉議行。尋
內召，授刑部右侍郎，查辦江西南豐事件，平反大獄，士民感之。署江西
巡撫，卒。植喜讀，雖公事繹絡，猶手一編校讐，自號秉燭老人，著有經解
述、深柳書堂詩文集。初，植在江南時，部文許外夷傳教，各省設立天主
堂。植覆奏曰：安省民風樸直，不信鬼神，從無習天主教者，各屬亦無天
主堂名目。臣愚謂此事不禁，已不可；萬無公然准其設立、出示曉諭之
理。廣東解餉知縣方玉達因部胥需索，自縊於舒城道，植如狀具奏，承
除留難賠累之患，為世所稱。安徽通志

又王植傳

王植，字叔培，號曉林，清苑人。進士。道光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撫，旋調安
徽。二十四年二月，抵皖撫任。先是，撫浙時，遵
旨將浙、皖接壤各縣棚民實力編查，至是奏言：棚民置有田產，即與土
著無異，見飭查將歷年既久，確有冊籍可憑者，按戶換給門牌，其新添
之戶及無業游民，概逐回籍。得
旨認真辦理。九月，以鳳、潁、泗州各屬被水，請飭各州縣買補倉穀外，添
買四萬石，並勸紳富多為積儲，於冬春減糶。得
旨妥實為之。又以鳳、潁各屬棍匪滋多，飭營汛一體兜拏，并曉諭被害
民人許以格殺勿論。奏入，得
旨除莠安良，勉之又勉。十一月，校閱江北各營，因奏陳武備事宜，均如
所議行。二十八年，各州縣災，奏請截留蕪關各庫銀兩備振，並倣照二
十一年寓工於振之法，修築沿江隄壩，均得
旨俞允。先是，盱眙縣張公、鄧公、大王廟諸隄年久淹廢，植率同官紳捐
修，歷屆水患，田廬攸賴。咸豐元年，授刑部左侍郎，
命往江西查訊案件，署江西巡撫。二年，因病開缺回籍，次望江縣卒。
《續碑傳集》卷二五

姚先生行狀　沈日富

曾祖士英，皇贈通奉大夫。曾祖妣徐氏，贈夫人。
祖宗侃，贈通奉大夫。祖妣瞿氏，贈夫人。
考令儀，乾隆丁酉選拔貢生，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官至四川布政
使。妣許氏，封夫人。
本籍江蘇松江府婁縣人。
先生諱椿，字子壽，一字春木，別自號樗寮生。姓姚氏，帝舜之後，居於姚
墟，以邑為氏。漢世避莽亂，遷江南，改姓嬀。未幾復姓。及隋，北絳郡公僧
垣居吳興武康，有二子，長曰太子舍人察，嘗草創梁、陳二書，以授其二
子。唐左散騎常侍思廉者，婁縣之姚，其後也。由武康徙婁，不詳在何世。
先生高祖諱天麒，
皇贈通奉大夫，居松江府城西門外。生贈公諱士英，士英生贈公諱宗
侃，宗侃生方伯公諱令儀，由雲南祿豐縣知縣洊陟至四川布政使，追
贈其三代。配夫人許氏，生子二人，長即先生也。以乾隆四十二年九月
十一日，生於里第，自幼從宦滇蜀，資稟絕人。十歲許，即通聲律，以全唐
詩出入懷袖間，屢為塾師所斥，弗改焉。喜博覽，遇未見書，必手自鈔錄。
年十八，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才名噪京師，一時所與遊皆前輩績學
之士。六十年
恩科，
特命六大臣先汰所試卷，上合格者乃送禮部，聽入闈。南昌彭公元瑞、
河間紀公昀見先生文，皆奇之，置其卷第一。兩公方以文字受
高廟知遇，位望隆赫，故事入選者俱投贄門下，先生不屑焉。既而連試
不售，先生處之夷然，日與洪太史亮吉、楊農部芳燦、張太守問陶、翟極
論詞賦，氣甚淩厲。時川中方用兵，方伯公屢以知府參諸大帥幕，先生
仍歲往省，又數數歸家，奔馳千里，所至必周攬其山川，交其賢豪長者。
嘉慶四年，見郡先達王侍郎昶於杭州。侍郎知先生能詩，叩以所得，先
生曰：以諷諭為主，以音節為輔，以獨造為境，以自然為宗。侍郎激賞，不



置賠以詩、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輪之譽。又有句云文章名節無窮事、先生歎曰、詩外固有事在、古人言之矣。乃更求爲有用之學、凡河渠農桑、漕運邊防以及閭閻疾苦、無不反復熟爾、稽諸史傳、證之以游歷、自謂古人事業可立致。如是者數年、乃以方伯公命、從學於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語先生曰、子之業幾成矣、然亦嘗從事程朱之學乎。先生未有以對。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後之人類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視焉。先生退而徧發濂洛關閩之書讀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復歡然如有所得。是時詞章訓詁兩家之氣燄方盛、姚君生當其際、獨以其所學引迪後進、聽其言者有信有疑、惟先生闇郎開悟、服膺弗失。自此屏棄夙習、壹志求道、廓如也。十四年、別姚君於金陵、而西上。其冬、方伯公卒於蜀。明年、喪歸、十六年、營葬於佘山。二十年、復至金陵、時姚君已有疾、先生視醫藥者數月。及卒、親視含殮、又裒輯其遺書。旣歸、杜門力學、不復應舉、先生弟盧氏令君樾爲校官於寶應、先生偕之任、得其鄉朱止泉氏澤澐遺書讀之數日、作而言曰、此眞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欲以文書者、雖然言者道之華也、行者文之實也、約者博之極也。不極諸繁賾、則無以窮其變、而盡事物之情狀、不根諸理要、則浮文析義、小言破道、而學適足以爲害。學富矣、辭工矣、而其人不足稱、後世譏其齧而病之、然則人其尤要也歟。向者桐城之言、特引而不發耳。於是悉訪朱氏未行之書及其門人所述、極力表彰之。又親詣其墓拜謁、申私淑之禮。先生至是造詣蓋益深矣。作

國朝名人贊二十八首、以見趨向。又作心爲嚴師箴及讀書靜坐箴、以日自課其行習。道光元年、

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於是松郡以先生名首列、而太倉亦以先生執友彭上舍兆蓀薦。時彭以書告先生言、盛名難副、先生亦有詩寄彭、道不當就之意、未幾彭卒、慶宰猶必欲起先生、先生乃一再作書懇款求免、始寢其事。時先生年四十五。是秋、奔叔父喪於明州。又三年、乃就河南長吏聘、主講夷山書院、以實學勵諸生、遇才高行美者、獎借不容口。有孤寒無以自立、必資給焉。取廣昌黃太守永年所作范文正公論張示講堂、一院之士咸知以名節自重。又主他書院、所教前後一律、及去、輒薦賢以自代。初、先生客中州未久、而盧氏君以保舉知縣亦來豫省、許夫人與諸孫家居、先生歲必歸省。已、遂留家侍養。十六年、許夫人卒、盧氏君奔喪歸、不復求仕、先生乃更出游。會林文忠則徐總督兩湖、聘主荊南書院、先生遂作楚中之游。留楚七載、二十五年、先生年六十九矣、乃始歸里。旣歸、仍主本郡景賢書院、以有足疾、自稱蹇道人、或稱樗寮病叟、或稱東佘老民。下帷著書、不接外事。春秋佳日、鄉曲招邀、閒攜杖一赴、坐中少長咸在、時有問難、隨口酬答、必滿人意。賢士大夫官雲間者、下車之始、拜問起居、先生肩輿一謝、自後不再詣。與盧氏君白首相對、各據几案讀書。先生以好鈔書、晚年腕常痛、有所作、盧氏君輒爲書之。兩從子之煨、之烜侍奉寢興、未嘗離側、孝友之積、化及一家、雍雍如也。咸豐二年冬、得疾、終日不言、亦不肯進藥、遂以三年春二月二十一日考終、春秋七十有七。葬佘山、祔方伯公之墓。子二人、次圻早世。長子炳、遵隨其婦翁丹徒嚴大令學淦於湘鄉、嚴卒官、炳護其孥歸、道梗未得達。孫三人、殤者二、其季曰雒甫、冠而死、故先生之喪、盧氏君父子實主之。嗚呼、悲已。生平著述甚富、其已刊而行者曰通藝閣詩錄八卷、續錄八卷、和陶詩三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先生自言於詩用力多、故可自信爲通一藝。文則初好駢儷、三十後始爲古文、故稱晚學云。選

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張侍郎祥河撫陝時刻於署。又仿黃氏宗羲、全氏祖望兩家例、爲

國朝學案一書、而采掇甚煩、而未及成。又有詩後錄若干卷、別錄若干卷、文續錄若干卷、詞錄若干卷、樗寮詩話三卷、樗寮隨筆若干卷、茸城筆記若干卷、今藏於家。諸經皆有所論述、未及類聚爲書。晚好讀易、輯易傳若干卷、上下經備、而不及繫辭、歿前數年、更命門人震澤陳壽熊補之。先生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之有宗有教、不可偏廢也。嘗作論曰、易四聖人之作也、大旨以處憂患而已、而後儒以讖緯之說亂之。書列代帝王以出政事、歸於言治法而已、而後儒紛紛以古文今文之說亂之。詩作不一人、人不一事、聖人以無邪蔽之而已、而後儒以大小序、淫詩淫聲而出入之、至於攷前代典章制度、以爲後人立身之矩矱、而有禮也。紀東周列國時事、以觀聖人之褒貶、而有春秋也。或以後世之事證前代、而不肯闕其疑、或泥時人之所載以爲實、而不能觀其會通。此豈聖人所以望諸後世者乎。秦火之後、抱殘守闕、歷久而僅存者、諸儒功也。其說之未盡當、傳之未盡眞、其勢然、非漢儒過也。歷魏晉六朝至唐而有注疏之作、其說悉本於儒先、然而經各有主、則其說亦未盡備。宋繼五代之後、周程張四子出、始各爲書、以言聖人精微之蘊。至朱子則又兼綜歷代之說、雖推尊四子、而復追崇漢人之學、以爲非

有所論說於前、則後人亦無所憑藉以爲稽究之地、其言可謂公矣。後之人遵其說而行之、雖百世無弊可也。自明以科舉之學閹天下士、其始非不善也、後乃務簡陋、而或不能以博觀。至於中葉、而心學興焉。廢棄典籍、自作聰明、迨其末造、狂譎肆出、學術橫裂、於是篤實之士乃復理漢唐舊說以救其弊、而奇衺者亦或借此齮齕宋儒、以便其私。後之學者益以名高相勝、論上古則可以避今之所諱、斥他人則可以匿己之所短、吾不知其所說者爲何經、而於聖人之心爲何等矣。先生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好學難、深思更難、心知其意難之難者也。又自言曰、文之爲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辭之美。故其選

國朝人文、皆本此旨。又論古人所作及文之極詣、則曰退之出、一洗舊習矣。學之過者、則又有前此之失、歐、曾起而天下一軌於正、然而庸膚牽率之病又興焉。有豪傑者作、酌唐之文、以準宋之理、庶乎可矣、而其本原則自有在。其論詩也、每曰元裕之以後無大家。於明初推劉伯溫、謂在高季迪上。論

本朝人詩、嘗曰、詩者性情之事、才與學皆後起者也。王文簡標舉神韻、天下翕然宗之、數十年來、其弊也流於蹇弱而貌似。於是學詩之士務以才力相勝、而通儒鉅公又以其學問之餘、溢爲詠歌、至於推原本始、則猶有閒焉。居常盛稱武進管侍御世銘所選唐詩、以謂備正變、具勸懲、一一皆如胸中所欲言。其自選則有五朝長律偶鈔、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絕句偶鈔、

國朝諸家七言長句選共六冊、亦藏於家。先生行修於家、道積於厥躬、世不見用、無由發爲功業。其欲正人心而厚風俗、耿耿此志、僅託語言文字以見。竊疑天之畀先生也甚厚、而其待先生也抑何薄歟。雖然、古之聖賢君子殫精竭神於畢世、而阨窮以老、何可勝數。所堪信者、無當世之榮、必有後世之名。異時儒林、文苑之收錄、其能遺之也耶。先生雖并不以此爲重、而述德撰行、門弟子之責也。曰富從游日淺、於先生微言逸事不能詳舉。今就見聞所及、存其大概、以俟夫載筆者之擇焉。

《續碑傳集》卷七八

周伯恬家傳　梅曾亮

周伯恬諱儀暐、陽湖人。考諱情、與李申耆之父友善、攜就讀李、故多書、遂恣意流覽、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嘉慶九年舉於鄉、大挑得訓導、宣城俸滿、授陝西山陽縣令。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柵架、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君曰、吾老矣、乃復與少年習治名聲也。鄧公廷楨先見君韓城驛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語僚屬曰、周君固名士、且老矣、可使無以歸乎。乃換署鳳翔。而鄧公旋薨、君之友魏公襄亦先卒京師、君悲傷成疾、遂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也、君之年蓋七十矣。君少與陸祁生、李申耆、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後皆爲知縣、或不久棄去、惟張君官山東十年、有政聲。君固非溺文藝、薄吏事者、而不能如張之久、且年之未衰也。然君去山陽時、有歸志、父老或知之、曰、官去鳳翔時、無遽歸、必還我山陽。此亦足以知君矣。有二子、曰本稙、曰騰虎、能以文繼其家。

梅曾亮曰、君爲校官來江甯、言論豪甚。著棕鞋、日行十餘里、訪友人、或獨往城西北山中。後兩見於京師及之官時、稍衰矣。余念之、每爲不自釋。然爲君計、亦無有可以易其之官者也、而余與君遂自此別矣。

《續碑傳集》卷七八

沈霞西墓表　宗稷辰

乾隆中、東南收繳禁書、吾越相戒無藏飭、士競趨舉子業、故科目盛而學術微。其以餘力讀古書者、百不一二焉。獨沈氏三昆隱於書肆、反得究心於學。三昆中、其季子有志希古、因之得名。龍山九老中所謂霞西翁名復粲者也。君幼時貧、不能事科舉、勤力以養親。母疾則封肱、父疾則嘗糞、篤行初不令人知。其心得於經史百家、人亦罕知之者。比壯且老、所博覽甚富、以書田之穫、獸務收藏、蓋積萬卷者倍蓰。數十年搜討幾徧、而於大儒大忠孝尤愛重、殘文懨字、護惜如異珍。於是得與同里三杜君輯成蕺山劉子全書四十卷、復自輯劉子書補遺二十四卷、書皆刊行。念劉子之門祁忠惠完節最先、更與諸杜校刊忠惠文集、劉子之學實本姚江、又輯王門弟子淵源錄。先劉子而殉於甲申者施忠愍獨無後、爲輯其緒言爲忠愍集。王門私淑之徒徐文長最奇、爲輯其遺事四卷、皆將付刊、而君病乃不果。他如越中金石廣記、詩巢香火證因、朱太守事實、於越詩彙、娥江詩輯、遂武侯志、沈氏古今人表及瓜廡諸等書、大都皆徵國故、揚先懿、述祖德、多可傳者。餘雜書碑帖之目、姓名之紀凡數十種、不勝錄。其勤拙如此。余近年歸里、與君始定交、以爲吾越之獻在是夫、豈阿好哉。君以道光三十年二月與兄致疾、遂不起、年七十有二。尺莊翁哭之哀、謂自此郡中無知古者。後三月、尺莊翁復逝。



嗚呼、一鄉文獻盡矣。君先世多潛德，追遠表微，不遺餘力。族遠祖明忠愍公不祀，爲尋得其墓，且與尺莊翁爲復建新祠於蕺山，歲與忠介並祭之，以爲常。既疾，以不與詩巢之祭，且不得掃忠愍墓爲恨。其乃心名教，終身不懈，非有得於是而能然耶。先是郡大夫重君品學，欲見之不可，會有

詔徵孝廉隱逸，將以君應，未上而君沒。時皆惜之。配錢氏，同德稱孝，早卒。生一子，昉。二女，適士族。是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賢莊黃菁田之原。昉也既葬君，以狀寄京師，求余文其外碑，稷辰乃爲之表。

（續碑傳集）卷七八

鄧湘皋先生墓表　曾國藩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南掇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慨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礀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覵幽刺怪過之。使平，終歲䌷繹，誓不履近人之踣，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礀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謂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還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礀東略同。然礀東持律矜嚴，體勢稍隘；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礀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等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獨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村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副以荃孫謹案：歐陽圭齋集郡刻本據成化本，無甚大異，荃孫爲輯遺文一卷。

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宋子五忠祠傳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知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又大者所冀又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彌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士，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咸豐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遠，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稱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孫四：光黼、光紬、光紱、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群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光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弆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詒詩之精與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又　甯鄉訓導鄧湘皋先生墓表　劉基定

距甯鄉三百四十里爲新化縣，與安化接壤，縣隸寶慶府。寶慶郎古邵州，其地有芳風藻川之勝，宋元以來，名人多有著述，迄今通儒碩彥爲世名稱者，咸以邵州爲淵藪。新化鄧湘皋先生其最後著者也。先生諱顯鶴，字子立，號湘皋。三世皆以名德稱於州里，祖勝遠諸生，講學資邵間，著錄弟子凡數十人，通籍者二人，學者稱松堂先生，著有松堂詩存。父長智，國子監生，與弟山東鉅野縣君長信以孝友型於家。母氏毛，前母氏李，生三子，長顯鵬，次顯鷗，諸生，季即先生。當毛孺人孕先生時，夢長庚星入懷，而始寤。幼穎慧，姿性過人，讀書入目成誦，有神童之異。年二十，補諸生，旋食餼於庠。是時制舉之文不盡根柢經義，專務詞華。先生獨鉤稽六籍，沈潛大家，以歐曾之法行之，一時目爲高材生。嘉慶甲子舉於鄉。明年春官報罷，襆被旋里，與母兄雲渠築聽雨山房於南村之旁，閉戶讀書，講求經濟之學。凡一切朝章大政、國家掌故，靡不綜錄成帙，以期實用。尤邃於詩古文，每一篇出，必以漢魏爲標準，以杜韓爲法律，風泉滿聽，雲霞生色，無寥寥窮苦之音，有造化微妙之旨，甚有聲譽。

時南城會賓谷中丞轉運兩淮，主持風雅，以東南壇坫自職，耳其名，不遠千里專致書幣，延入幕府。凡一篇一集，悉屬點定。每當高會廣座，長吟短詠，應口雒誦，無不驚異，服其嫺雅。居淮上五年，挾其才徧遊東諸侯，所至適館授餐，皆爲上客，傾動海內。晚歲不樂華膴之習，遒入京師，詣選籍銓，就閒職，得甯鄉校官，束裝赴任，壹以著作專門名家。余自道光辛卯始交先生，嗣是每歲必數至，則止宿署中。常雪夜縱談明季蔡忠烈公死事，僮僕皆有勃色，頭觸屏風，猶慼憤不少息。爰搜采軼事，證以詩文，創爲年譜，總若干卷，俾以鉛槧襄校閱。時合河康中丞紹鏞、長白裕宮傅泰、新安程侍郎恩澤，皆有書問訊，省著述無虛日。居甯鄉十餘稔，稍厭士習澆薄，引疾告歸。諸大吏聘主朗江、濂溪兩書院。官甯鄉時，增輯明季周伯孔楚寶四十五卷。主朗江時，編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其南村詩文集總四十四卷，先已開雕。主濂溪時，編輯沅湘耆舊集二百卷、續編八十卷。今咸豐元年，復主濂溪，續纂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方竣事，竟以閏八月廿八日壽終講院。其他經史雜著尚六七種，未鋟木，可謂多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每以科名祿位相矜尚，獨先生以儒官隻輪孤翼，遨翔公卿間，與纂述相終始，宜世所推重，與衡陽王而農先生後先媲美。夫學術不患不博，患其不精；詩文不患不多，患其不古。先生之學與文，信乎其可傳也。故余於先生身後爲之炭炭然綜其生平，襮白於世，使今世學者知先生一代傳人，他日文苑、儒林有所張本。彼徒以陳篇昃句譏口侈談者，烏足以測其高深也哉！子二人：琳，廪貢生，應京兆試，卒於都中；琮，道光丁酉拔貢，癸卯舉人，先生卒後十日以孝終。海內鉅公必有爲志傳銘墓者，詳其世系生卒，故不具，特詳其所著述，表於阡。

又　鄧先生傳　楊彝珍

鄧先生諱顯鶴，字湘皋，寶慶新化人。母毛夢人綳一嬰兒自空降，遂生先生。生有殊稟，八九歲即能爲詩。年十九，補縣學弟子員，旋由廪膳生登嘉慶甲子鄉薦，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究羣書，足跡半天下。凡海內薦紳大夫與才俊之士，悉慕與爲友。其議論風發，上下古今，率常傾其坐人。晚授甯鄉訓導，尋乞病歸。時因事至長沙，治旁舍，客造請詩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所求，歸然爲楚南文獻者垂三十載。先生嗜善其天性，自幼時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而吾楚値鼎革之際，其毅然殉白刃、蹈溝壑者不可勝數，迨殊世久遠，尺牘寸楮，幸不隨水火劫奪以沒，其散而棄於山崖墟莽間者，蓋十九而二三也。

國朝風教日盛，士尤多以文術志節相高，往往抱幽守獨，至老死且沓其書牖下，不求立名於時。先生往來躑躅於沅湘之濱，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能自已。所著楚寶、耆舊等集，知人論世，表章無遺。至其搜刻蔡忠烈遺集，與設前後五忠祠主，尤欲舉貞臣烈士爲邦人勸，俾各動其忠勇義憤之心，以維持夫天地氣數之變，其用意尤深且遠焉。故自狂勦橫發邕桂以來，侵鄂州，寇皖城，犯金陵，皆無不望風摧靡，獨吾長沙嬰城固守，迄三閱月而賊卒受創解去，遂能安據上游，下竹箭榦糧糗，士奮卒武，以成江漢之捷，而克禽大憝者，亶有由也。先生內行醇篤，事其兄抑畏惟謹，迄白首無閒言。撫其子勤於己子，衣食必先取足。尤篤於風義，師友存沒之感，數十年如一日。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爲古文，詳贍演迤，卓然成家。其發於詩也，引之而高，邃之而深，激之厲以長，涵之夷以婉，信如程侍郎所稱者。其他著若干種，皆已成編。以咸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濂溪書院之講室，年七十有五。子二：長琳，廪貢生，早卒；次琮，以拔貢舉於鄉，詩文俱斐然出儕輩，能世其家，著有沅湘耆舊集前編，尤稱精審，後先生一月卒，蓋以毀也。先生既卒之四年，其兄子瑤始狀其言行而乞爲之傳，予特取其大者書之，其細者不具詳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

唐鑑　錢侗　王萱齡　項霽　項傳霖　陳逢衡　包世臣　張維屏
杜煦　陳沆　彭昱堯　俞正禧　湯治名　董士錫　管同　陳揆
雷學淇　張鑑　張穆　劉㸌　張海珊　謝金鑾

唐確愼公墓志銘　曾國藩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沒，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附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飢。生入貲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鐶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

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歷官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猺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即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猺爲亂，公出防邊圉，內讒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猺，猺獠擾而兒畜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熟猺大悅。會郡中煽亂者譚于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貰其脅從千餘人，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君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振灾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寮僚塡咽，昧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摭他端以相訾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尚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敎其躬，亦以是屬於人。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畯。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艮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竇垿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覩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

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

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强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兩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謚確愼。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議其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繼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馨，昭示無窮。

《續碑傳集》卷一七

錢同人墓志銘 姚椿

吾友同人學近於古、又欲有用於世、其意不欲徒爲今之學。自其家世父兄皆以鉅人長德服海內、君少涵長濡、質與俱化、沈篤好問、早如成人、又聲於世之名公卿賢士大夫以成其業、故年逾弱冠、而遂有聞於遠邇。君未嘗自足、彌益不怠、卒以勤學篤行死、名不及上第、年不及中壽、書未及成、而學未見其竟也。悲夫悲夫。君於學通訓詁、自其少時卽能以禮記鄭注校朱注大學同異、其後卒爲孟子正義書、尤精講韵學、熟於古音之通借。以爲古人聲卽寓義於物、皆然。於說文用力致深。予初見君於青浦王侍郎家、君方爲侍郎纂金石萃編、侍郎稱其才。予每過侍郎家、未嘗不與君傾倒極論也。其後復見君於京師、既而西行、奉諱歸、則聞君以天津召試列二等、賜內府文綺、充補文穎館校錄、又舉順天鄉試。越三年、以親憂歸、歸二年而卒、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也、年三十有八。君諱侗、太倉州嘉定人。父徵君大昭、舉今上元年特科孝廉方正、世所稱可廬先生者也。徵君雖不仕、而其名與其兄詹事公埒。生子三人、皆有名、君其季也。君貌不苟合、然亦以和接物、遇事卽不肯推諉。嘉慶十一年歲饑、君佐徵君治邑賑事、甚有條理。越八年復饑、亦如之。先是、趙君曾令嘉定、與君相引重、及後攝寶山、君貽書以成法告之。趙君用其言、兩邑之民交驩于道。君伯兄東垣以松陽知縣居憂、書來言曰、君知吾弟者、宜有云。予以爲傳之久且遠者莫如銘、宜、予文固不足以重君、然而松陽君所以諈諉之意、與予所以哀君之心、固不可誣也、故爲銘。銘曰、

嗚呼、學既博、鑑莫發。仕有階、卒未達。藏雖深、名不迣。嗟我銘、著毫末。

《碑傳集補》卷四〇

王萱齡傳 徐世昌

王萱齡字北堂、昌平州人。道光元年副貢生、舉孝廉方正、官柏鄉教諭。讀書爲訓詁之學、見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其末附闕疑者三十二事、爲之攟摭經傳、疏通證明、成爲一卷。（南昌載、中華書局印）（清史列傳、劉世珩聚學軒叢書提要並云受業於高郵王引之。）如釋鄭公子魚臣字僕叔、謂魚氏也。詩拉其臣僕、謙爲賤者之稱。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釋公祖句茲字子之、謂月令句者畢出、說文茲草木多益也。之出也、象草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故句茲字子之。釋魯孔箕字子京、謂古箕萁同字、箕子、孟喜易作萁滋、史記曰、萬物方萁滋。孫子算經十京爲萁、萁京俱大也。釋趙李緄字牧、謂緄卽椒之譌字。禮運鳳皇騏麐皆在郊椒、天官薮牧養蕃鳥獸、椒藪同字、故椒字牧。其他究聲音之假借、察訓詁之會通、頗爲有裨經學。然逐條疏辨、穿鑿附會、在所不免。萱齡自謂遠闕疑之義、蓋自知其得失也。萱齡精九章之術、工駢文、昌平志稿、其所纂錄也。

《碑傳集補》卷四一

項雁湖几山兩先生墓表 方宗誠

余少側聞浙瑞安項氏有兩先生、曰雁湖、曰几山、兄弟相師友、文學行誼者偁天下、而友悌至行、尤爲當世之所希。雁湖不得見、几山嘗一遊桐城、博識而讓、敦行不怠、君子也。雁湖名霽、字叔明、几山名傳霖、字叔雨。祖昌琪、温州府學生。父灴、歲貢生。母戈氏、李氏、林氏、生母某氏。雁湖嗜古學、喜遊歷名山水、爲詩歌古文、不屑治舉子業、而教几山應舉以振家聲、自理生計、不以擾几山。冑次、几山事兄恭、每事必請命後行。自幼至長、恆相勵爲有用之學。雁湖性慈仁、歲洊饑、必經畫拯救、以靖民志。几山守禮不踰尺寸、然宗族、鄉黨義所當爲者、必承兄志任之、不以爲難。几山中道光壬午科舉人、十上春官、不知家人生產、每歸則多購古書、與雁湖辨證校閱、以娛其心。辛丑四月、禮闈榜將揭、心動悒悒數疑昏、自疑科名得失素澹、定何至是。遽歸杭、見家書、始知其爲雁湖卒之時也。雁湖於其時亦適得几山書、披閱數四、溘然而逝。几山歸隙所購古書大慟、卜兆域、謂子弟曰、他日當■使吾體魄與吾兄相依也。往者吾鄉方百川、塈阜兄弟相友愛、生則互以道義文章切劘、無閒、沒則相約同穴、不忍骨肉魂魄相違離。至今讀其言、有足感動人者。觀兩先生摯性高行、何其與方氏兄弟合也。雁湖雖絕意仕進、然於古今治亂興衰之源、民生利病之故、瞭如指掌。雖好爲詩文、然不以市名、與人言不爭辨是非、待其退取書傳貽使閱之。其人每感歎以爲如飲醇醪也。几山自始學至疾革、未嘗一日去書。博通經史、旁涉天官、麻示、陰陽風角諸雜家之說。然亦謙退不著書。藏古籍數萬卷、悉加丹鉛。所書斷章殘藁皆端楷不苟。凡事以古禮法自閑、雖期功之喪、必元素不隨俗流。教人讀書、必遵元儒程氏日程、無求速化。生平不輕臧否人物、郎對村農野叟無倦容。晚官富陽教諭二年、以學術風化爲已任。見諸生必整衣冠、授以文行法度、忠孝節義、搜訪必詳。咸豐戊午三月卒於家、年六十一。去雁湖卒時十八年矣。雁湖娶某氏、生子某。几山娶某氏、生女二、以雁湖子琪爲嗣。辛酉七月、琪承父命、葬兩先生於縣西三十五都四石山烏石寺側、以書因先生甥林君用光屬爲文以勒諸石、爰述兩先生落落大者、表諸其阡。桐城後學方宗誠謹撰。

《續碑傳集》卷八二

陳徵君傳 金長福

揚州藏書之家、向推馬氏玲瓏山館、藏書八萬餘卷。其有與馬氏匹敵者、惟陳氏瓠室最知名於時。瓠室者、江都陳徵君別業也。君諱逢衡、字穆堂、世居鈔關門外通化里。父本禮、以布衣淹貫羣籍、著述等身、名溢大江南北、達官通儒多折節定交。懸榻留賓、投轄禮士、綽有古人風概。君生四歲、入塾讀書、成誦如已讀者。嚴師執友日事劘切、入郡庠、名益噪。比長、喜治經、恥爲帖括學。閒爲詩歌、音節高邁、每屈其座人。中年移居城內鄭氏園亭、易名思園、開讀騷樓、招致東南文學之士、飲酒賦詩、戶外之屨恆滿。成讀騷樓詩初、二、三集、凡千餘首。平居著書、戛戛獨造、力避恆蹊、能爲今人所不能爲。及古人已爲而未竟其爲者、苦心研思、遲之數年、或數十年而後卒業。已刊行者如竹書紀年集證、逸周書補注、穆天子傳注、山海經彙說數十百卷。未刊者博物志考證、爲晚年訂本、辨論尤精覈。凡奇情異事、而核以庸言至理、旁推交通、無不畢貫。嗜古之儒多韙之。道光初元、詔舉賢良方正之士、有司欲以君膺其選、力辭不就。君豈於財、性慷慨好施與、家計中落、藏書亦多散佚、迺捆載其最精者數百種、輦而爲京洛游。嘗謁孔上公於曲阜、上公禮之比於匡、劉、服、賈一流。居一載、應萬全令施彥士之聘、挈其少妾弱女北出居庸關、越飛狐嶺、覽昔年瀋陽戰處、激宕悲歌、爲生平壯游第一。既至施館、以上賓。簿書之暇、以著述相質證。又三載、還京師、而君亦自斯倦游矣。君年逾六十、始覦裝作歸計。黃比部奭延以課子、並董刊漢學堂經解凡二百餘卷、昕夕校讎、丹黃並下、在叢書中體例獨醇、皆君考訂之力也。君富有藏書、精于是正、嘗以

五色筆敍其端委，莊書簡端，朗如眉列。江浙書賈獲一祕籍，必先造其廬，君不惜千百緡購之。今馬氏藏書已無孑遺，而瓠室善本尚有存者。其戚友知書者，即捐以相贈。余所藏批本古詩及義山、東坡詩註，皆君所遺也。君貌清羸，暮年薄滋味、節飲食，成結轖之疾，喜服峻利之劑，遂至暴下不起。其呻吟牀蓐時，猶手一編注視不倦。卒年七十有一，良足傷已。君無子，以兄子韻清爲之嗣。女一，適汪文學惟一。君移居舊城文選巷，去余居不數武，望衡對宇，寒暑過從，交君最久，知君亦最深。於其卒也，爰泚筆而爲之傳。

《碑傳集補》卷四八

書安吳包君　謝應芝

君姓包氏，名世臣，字慎伯，涇人也。涇本漢縣，而三國時嘗置安吳縣，以故學者稱安吳先生。君學書三十年，盡交天下能書之士，備得古人執筆運鋒、結體分行之奇。其法雙鉤懸腕，實指虛掌，逆入平出，峻落反收，而歸於氣滿。蓋兼秦篆、漢隸以爲六朝正草書，遂稱書家大宗。君爲人短小精悍，而口如懸河，喜兵家言，善經制之學。冀幽水利，始於宋何承矩，而元虞集、明徐貞明爲說尤詳，然其功莫舉。君以爲國家南漕四百萬石，中歲腴田二百萬畝之所產也。有田四百萬畝，歲入與畝人半之，遂當全漕。先減運什之一，以其米價及運費於近水之所置官屯，盡罫召耕，以習農而善心計者主之，買農器，安廬舍，給牛種，歲以爲常。東南之運漸減，西北之田漸增，以十年爲率，則漕可罷，賦可寬。以其贏餘量加俸餉，而官可廉，兵可練，民見官屯之利，亦不令而爭趨矣。君少舉於鄉，晚歲宦游不得志，棄官而歸，寓居江甯，布衣翛然。每作書，自署曰白門倦游閣外史。癸丑歲，以避粵賊之亂，卒於途。

論曰：劉廉方導余學北碑，因縱觀安吳撰著。廉方云，安吳論書，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其論北方水利，余尤善之。嗚呼，方今之經制，孰有切要於此哉。

《續碑傳集》卷七九

張南山先生墓碑銘　陳澧

張南山先生之墓，在廣東省城東北銀坑嶺靈岡，夫人金氏合葬。子祥晉、祥安葬左右。先生以祥晉封通奉大夫。孫兆熙等立二品之碑，而陳澧刻辭曰：先生諱維屏，字子樹，一字南山。曾祖諱廷望，自浙江山陰遷廣東番禺。祖諱元前，祖妣王氏皆早卒，繼黃氏奉旨旌表節孝。考諱炳文，四會縣學訓導。妣耿氏。兩世皆贈通奉大夫，妣皆夫人。先生幼能詩，年十三應縣試，知縣吳政達奇之，爲之誦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字之曰南山。里中方氏有園池，集諸名士賦詩，先生以童子與焉，方翁許嫁以女，未婚而死，先生悼以詩，辭采哀豔，傳誦一時。嘉慶二年爲諸生，九年中舉人，以祖母年老不赴會試，而肆力於詩，粵中推爲詩人。後會試至京師，翁覃溪學士曰：「詩壇大敵至矣。」會試屢不中，大挑一等，不欲爲知縣，改教職，選臨高學教諭。以親老不欲渡海，告病，與友數人築室白雲山居之。又遊羅浮山，爲



詩益奇。道光二年中進士、以知縣用、分發湖北、補長陽縣、署黃梅縣。江水潰隄、災民徧野。先生請帑金振之。上官奏其績曰「蠹心民事、深洽輿情」。調署松滋縣、廣濟縣、不欲收漕、曰不浮收則漕費無所出、浮收則理不直、理不直則氣不伸。吾甯棄官以伸氣。遂告病。上官留之、署襄陽同知。丁訓導君憂。服闋、不欲爲知縣、將改教職、親友助以資、捐升同知、分發江西。署袁州府同知、太和縣知縣、吉安府通判、南康府知府。兩登廬山賦詩。先生好游山、告病歸、游鼎湖山、七星巖、西至桂林、遊諸巖洞。返番禺、賃居花地之東園、以詩酒絲竹自娛。長子祥泰爲園於花地之西曰聽松園、先生時往遊焉。自嘉慶、道光、咸豐數十年、同輩詩人零落殆盡、而先生巋然獨存、年老耳聰目明、讀書日有程課。爲學海堂學長。堂中士虞必芳少年善屬文、先生往拜之、曰「昔吳學士蘭老矣、聞人誦吾詩、輒來拜我。我今敢不畏後生耶。」其愛才如此。所著書曰讀經求義、曰經字異同、曰史鏡、曰

國朝詩人徵略、曰松心詩集文集。尤精醫術、而不著書。自言學醫四十年、得黃氏元御書、乃通長沙之學、其深造過於詩也。道光中、林總督則徐奉

旨至廣東禁鴉片、訪於先生。先生曰「毋開邊釁。」已而夷人攻省城。咸豐六年、夷人又攻省城、礮子及坐旁、乃徙居城西之泌村。七年、城陷、祥晉官江蘇候補道、泛海歸省親、病殁、逾年、夫人卒、仲子祥鑑、季子祥安先卒。先生曰「吾亦將去人閒矣。」生平慕陶淵明、及有疾、誦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九年三月、賦詩辭世、而題曰九月。果以九月十八日卒於省城清水濠里第、年八十。祥泰官湖北知縣、先先生卒、後祥泰亦卒。先生子四人、今無存者。有孫十人、曾孫口人。澧童時蒙先生獎掖、至老契好彌篤。先生嘗招飲、手一卮曰「飲此。他日銘我墓石。」既而自言曰「狷者也。」嗚呼、澧之述先生、何如先生之自述哉。先生殁時、澧喪長子哀傷成疾、不能握筆、常恐遂死、承負先生之託。而今猶在、幸也。乃爲銘曰：

遯矣先生、其德悃愊。有晬其容、有介其心。位不副德、守令丞倅。功在救災、道在勇退。既退而休、視聽可娛。有山有水、有詩有書。既壽而康、期頤可卜。世有盛衰、家有歌哭。賦詩而逝、飄如登仙。既享高名、亦獲大年。大年有涯、彭殤一邱。高名無涯、片石千秋。我爲銘章、敬踐宿諾。老淚泿洹、與筆俱落。先生有靈、知我心悲。嗚呼何日、九原同歸。

《續碑傳集》卷七九

杜徵君墓志銘

宗稷辰

今天子繼體統元、詔郡縣舉孝廉方正。吾越郡大夫知越士稱此選者唯杜君、將以應徵。君聞、手陳不勝狀、亡何君沒、遂罷徵。鄉之人以爲旣被徵矣、多稱爲徵君云。君昔與先子同文社、稷辰見之都下、以故人子相愛親。至稷辰以母憂歸、三年、得朝夕見、聞教日益。君虛懷下問、幾忘其爲先執。盡示所著、命訂正。怡怡然如在和風朗月閒、欲依之以終焉。而君勉以致身大義、不許言隱也。道光二十九年仲冬、稷辰北行、君與同人祖帳王文成祠、手卮酒飲之、曰「吾老矣、願子出而有濟於時、山中人閒之富、益樂。」稷辰出後、家多喪、不顧、必俟補諫官、盡其所言、不行而後請急。雖已不可見、畏懼違君遺言也。咸豐二年正月、拜君影堂、淚不能制。時沒已歲餘矣。秋七月、其孤孫以張審封所爲狀請銘、曰遺令也。稷辰何忍辭。稷辰兒時聞先子言、君名元鼎、今狀惟曰諱煦、字春暉、號尺莊、從其定名也。其遠祖爲宋祁國正獻公、後遷剡、又遷會稽之前村、乃移居郡城西、仍爲山陰人。祖承節、州佐、父陶藩、佐、俱以孫官秩累贈通奉大夫。兩世有誼行、君率弟輩廣宗祠義田至千畝、倣范氏法、奉先收族、自七世以下無失所。又於城鄉設義塾二、教族子弟、一時稱義門焉。君考旣尚義、生貲寠、助之。君先意承志、親爲大歡。親疾、嘗封臂、遭喪哀毀、處外葬祭務盡誠愨、終身哀慕、晨瞻遺容而夕見諸夢、以爲常。嘉慶丁卯、與弟春生同登賢書、聞報、閉戶對泣、悲不逮親也。伯兄早析居、後均己分以益之。同母兩弟分而復合、至老愈篤。愛弟之孤、教之如己子。故稱孝弟者、遠近無閒言、推之戚長、師友、通窮、接絕、以及字棄嬰、振災、鄉所救卹不勝紀。其所因固有本矣。君負異才、性獨恬澹。十四齡入庠、嘉慶初即以廩貢就職、登第後與計偕者再、讀書教子二十年、子寶辰舉於鄉、亦十年不試、迨壬辰、癸巳閒、率之入都、子成進士、授刑部曹。君諄戒勿以未諳法律之身鹵莽從事、遂引退、令識有用書。越七八年、海氛偪姚江、命寶辰盡心力襄籌防局、偵閒諜、海口獲測水者、頗有勞。君裁抑之、勿使矜伐。兵報僅以城工練餉一再敘加道銜、將爲山西郡守、而卒於京邸。君歎曰「此兒急於用世、屢教潛晦、而終至於此、豈非天乎。」是時家幾毀、君益孜孜爲善、若不及、身處清約、瘝癖如病夫、而尚友古今、興廢舉墜之心未嘗一息倦也。越中學脈已微、士罕求上達、君獨博極經史、而志在輔翊聖賢。於陽明、蕺山之學融會洞澈、而務躬行實踐、以合於程朱。念會講久弛、與二三同志春秋會祭祠墓、爲贖田清

界、除荒穢而振新之、且刻王子詩帖、劉子全書、改建王門沈忠愍祠、刊劉門祁忠惠集、訪甲申殉國周文忠墓石於萬山中、爲之封樹、釐正臥龍山詩巢祔位。獲前賢遺蹟、多爲摹勒、以公諸世。平生以名教自任、一言一動、皆可經法。焚香靜居、丹黄萬卷、雖疾病弗休。其著述長於文、而自慊於筆。詩詞早工、後亦薄之。集若干卷、藏於家。蓋學愈崇而心愈下、德益懋而度益沖、有實行而慕申屠不就之風、擅雅望而嚴段干不見之節、雖古醇儒、何多讓焉。君生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廿五日、卒於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六日、年七十有一。會選縣令、膺封典、皆不樂、惟以士服終。娶沈氏、贈宜人、晉淑人。子一、寶辰。孫四人、長濂、中書、次遷、榕、庠生、國子監典籍。廷燮、餘西場大使、衡、拔貢。曾孫五人、尚幼。側室章氏、生女二、歸仕族。以咸豐元年月日葬於荔猪蔡家嶴。素慕望溪氏兄弟合葬之義、命師其意、與弟杰並兆域。銘曰、

溫然以善自存也、介然以善自樂也、恂恂然惟憂古人之不若也。行乎冥冥、趨道勇而入世怯也、嗚乎、君子之亡、而學者何以爲榘矱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

陳修撰沆傳　周錫恩

陳沆、原名學濂、字太初、秋舫其號也。母某氏、夢月入懷而生沆。年十二、應童子試、鮑學使桂星才氣雄駕、陵轢一世、得沆卷、驚歎曰、天才也。首拔之、由優貢中癸酉鄉試。沆清標玉映、雖再屆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越六載己卯、始成進士、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性純孝、母疾、則變容色、蚤暮嘗湯藥、間時時搏顙籲天請代。父光詔、官湘南、沆輒欲棄官歸侍。其學淵博、提要經史、旁徵流略、多所闚覽。其詩文以獨到爲宗、雖天姿儁拔、而思力刻憯至、數易其稾、故所作高奇華妙、卓然爲一代大宗。時邵陽魏中書源居京師、沆傾身與之友、人謂沆且貫胡折節乃爾。源鱗甲難近、沆不聽、交源益篤、源亦篤好沆爲人、蓋金石如也。沆既以詩文雄海內、承學接顔、走其門者日眾、沆獨慎所與友。理學之友則董太史桂敷、姚比部學塽、其人也。經濟之友則賀制軍長齡、陶文毅澍、龔禮部自珍、其人也。其學從詞章入、而中年銳治朱子學、著近思錄補註十四卷、深得其奧。壬午典試粵東、癸未充會試同考官、號爲得士。卒年四十一。所著詩比興箋四卷、簡學齋詩存、詩删若干卷、館課賦若干卷。沆亮拔醇粹、少負重譽、及享巍科、益志聖賢大道、議者以壽不究才爲恨。弟瀇、以英俊名、丁丑進士、官編修、道光辛巳充廣西主考、官至江南道監察御史、因陳事過戢、左遷主事、詩文散佚、罔傳於世。子廷經、以名御史傳其家。

（碑傳集補）卷八



彭子穆墓表　王錫振

吾友彭君子穆以咸豐元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君兄昭堯以君葬於君所居曰長樂村者之後山原。又明年、其友馬平王錫振始自京師爲文表君之墓。蓋君之卒者三年矣。君諱昱堯、字子穆、又字蘭畹、廣西潯州府平南縣人。世業儒。祖淑、歲貢生、官養利州學正。父廷杜、府學生。母氏甘。君生百日而孤、母氏教育、年十餘、補縣學生、試常高等。始以握奇跧伏鄉居、自道光甲午、乙未間、學使者楚雄池公生春按於潯州、一見大賞、目爲國士、攜之桂林學廨、將以其所學者使畢學之、欲其大成、爲世用也、其聲乃大起。君時方銳治諸經、爲古文辭、奔騰浩瀚、有蘇洵、軾、轍父子之風。感知於楚雄公、尤激昂才氣、自將不可一世。時爲歌詩、縱恣橫逸、光色萬變、每相引而益奇。自楚雄之覸君、創君之自擬、未有不日月變化者也。嗣不一年、而楚雄殁、而君數試於鄉、不得於有司。時粵人士希爲古文辭者、自君爲之、而人始多效之。時永福呂先生璜罷官自浙歸、主桂林書院、又以古文辭爲鄉里倡、君以所質於楚雄者質之於是。又聞當世所稱歸方文法於呂、而抑節從之、一屏才氣委蛇繩尺。中道光丁酉鄉試副榜、庚子舉人。五會試不第、衣食奔走、薄遊燕齊梁粵之間。在京師嘗一見上元梅先生曾亮、梅故出桐城姚氏、而以古文辭名當世者、君又以所質於呂先生者質之、於是君文蓋凡數變。覩其才氣所長、得於天之獨異、而爲人所不能齊者、故以見知於楚雄者爲獨眞云。君既雄文辭、又矜風節、慨然經濟。當楚雄公歿、君經紀其喪、將送之滇、適以楚雄人至而止。而君又爲謀其家事、纖悉畢至。粵人士念楚雄者衆、君率倡爲專祠桂林以祀。楚雄攜君學廨時、又得臨桂唐啟華子實、劉敬中蓮丞者兩人、皆茂年、子實材器尤美異、楚雄使君兼師友之。君善之如弟昆。余時亦因楚雄得與君交、三人者相愛重、以道藝爲切劘。歷十餘年、顛倒離合久、而性情彌相篤嗜、至相見洞肺府、未嘗覺其爲兩人。君嘗居京師日、潯州守顧元凱者方拜官、迹君訪焉。君舉其鄉利弊井然、顧欲君與之偕、君以告余、而心尼之、恐君往弗能如所謀。又時方試事、乃中已、獨手疏治潯數事者授之、首言治盜尤切至。余見訖、曰、君毋欲人爲郅都、鷹耶。君曰、然。吾茲言特禍未發耳、異日當思吾言。乃數年、而粵盜起金田、果出潯紫荊山。余之從大學士賽公南征、歸抵桂林日、聞君家居、請於賽公、特牒馳君使出、方略久而不至。徐乃知吾牒之至門、而君已殯殮也。君軀長身、容色常黧、而背少鮐兩頤有黑、時起如月、積勞則見。既屢不得第、浩然將歸、奉母著書、而不復出。其遊梁久、值河決中牟、圍開封城、時實居其中。至粵東佐學使幕、渡海試瓊、厓、皆不死。然而孫困、或少暇逸、則劬書益治所爲文、不少休。比數年來、余既與君別、旅病幾死、不相聞、子實亦索居其鄉。聞君自五黜禮部歸、容色益悴、及家數月而疾大作、醫者謂其血盡痼、乃死也。嗚呼、君之材使學大成、其爲文章、吾不知其於古人者將何如、而天不假其年以死。既死、而所爲文章、吾不知其於古人者當何如、而自吾觀之、其於當世所爲能者、殆未或遜、而粵之人士之皆知學爲古文辭者、乃實自君。君以經濟風節自高、又未嘗一設施於世。君死、而紫荊山賊乃遂蠭然猖擾東南、至於江介之間、成燎原之勢、禍深患極、幾若日月不可除者。君獨發之數年之前、使其所謀而成、將牙櫱折之矣。徒一守令事耳。乃使吾今徒思君言而獨痛之、亦君之命也夫、亦時也夫。君之卒、余與子實皆若有所失者、竊竊然自恐甚。君之葬、余又在軍、未及以銘。及歸京師、君之從兄曰弼堯來、始克爲文述君之尤大者、使歸表於君墓。子一曰恩慶。其詩文集曰怡雲樓稿若干卷、將與子實訂之以行世焉。咸豐三年月日。

《續碑傳集》卷七八

俞鄰林先生傳　程鴻詔

俞鄰林先生、儒而俠者也。嘗數掌論天下事、言必稱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神功至德、臚舉萬萬言。於相稱張江陵、於將稱張睢陽、謂明非江陵積弱貧寡久矣、睢陽守危城、更數百戰、所殺賊嘗切瓜菜、猶疲手。於儒稱王陽明。餘人講理學、當不讎而聽之、得陽明雪儒恥於文。愛莊子、其司馬遷以下不盡當意。於人無忤、煦煦嫗嫗、惟恐傷之、而疾惡甚嚴。汪有德、里正也、有士行、呼爲老友。知州某來、徵輸過嚴急、衆中大聲訓叱之、鑿威謝乃已。乙負甲金、欺甲老不償、爲篡乙歸、遺族士家有園亭花木。士死妾姣、憤逐之。並刈花盡、曰、此禍本也。說易訟卦、利見大人、大人者、非第折獄人、凡士之君子、型於鄉者皆是。故於訟必委曲理解、不使滋狡、不馴則自名以怵之、解而後罷。周文忠天爵稱曰、詩所謂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者也。周臬皖時、爲厲試、對簿侃侃、析繳結、稱之如是。不甚飲酒、而甚愛客、坐間議論鋒發、抵掌讙嘑、踞蹲席上、旁若無人。年相若者、亦兒呼之。最喜論文、喜遊湖、輒忘旦昏、廢寢食。喜猿、畜之雲

峰館中校文畢、餌以果實、使侍客、云霸性勝人。館有方竹、伐之易植圜者、云竹性本圜、方非竹性也。歲寒納手衣中、擕籠火行、衣帶或不整束、唾涕揮灑、人皆以為任俠玩世、不飾威重。然處大事、決大疑、守正不踰閑。湛深經術、尤熟史事、背誦皆上口、儕輩有忘書、叩之應如響。下筆千言、初若不經意、文成、有經生才人百思不到者。教學者為文章、以言有物、言有序為的。有鄰林堂文二卷。卒年七十二。道光丁酉舉人、揀選知縣。軍功五品、諱正禧、字鼎初、黟縣嘉祥里人、句容訓導諱獻之子、辛巳舉人諱正燮之弟也。子懋勤、縣學生。

程生曰：庚子自蜀如京師、鄰林先生時應禮部試、獲從學科舉文字。庚戌自雞澤歸里、重得朝夕。庚申二月之初、守羊棧嶺、聞赴、而寇在郭村、距羊棧不二十里、乘郭事亟、未遂哭寢前。時視疾强起、執手屬作傳、謂稱儒俠魂魄乃喜。嗟乎、先生畸行放言、儒耶、其有大不得意者耶。

《續碑傳集》卷七八

誼卿湯君傳　吳德旋

湯君名洽名字誼卿、世為武進人。少穎慧、善讀書。及長、以入貲為州同知。應順天鄉試、學於張編修惠言、以能文名、兼通天官、祿數、星祘之說。嘗以祘學考取天文生、補未及期而歸、一以修業著書為事。已而游慈、復游豫、或踰年歸、或未踰年即歸。意忽忽如有所不樂云。君與其內弟莊綬澍最相善。綬澍亦好為秝祘之學、然自以不君若也。每有所得、必就正於君。君嘗與綬澍分撰五經祘術補、及疏證、書未成而卒、年四十有一。君所著有穀梁春秋例一卷、句股祘指一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斠誤一卷、梁書藝文志一卷、又補陳書藝文志一卷、山海經道里考一卷、北魏張淵觀象賦補注一卷、賦稿一卷、雜文稿一卷、詩稿六卷、藏於家。

吳德旋曰：吾郡多好學深思之士、蓋有名不出里巷、而著述足傳於後者矣。夫學期自得、遑暇計及於人之知不知耶。迹君游歷所至、未嘗與人競一日之名、故卒所成就如此、然竟不獲一展其蘊也、惜哉。

晉卿董君傳　吳德旋

君名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縣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先世姓趙氏、系出宋魏懿王德昭。其始遷武進者曰元處士孟壥、至明季有名中兒者、出嗣於董、為姑之夫後、更名承猷。承猷之後、皆姓董氏。君大父曰明泰、廣東昌化縣知縣。父曰達章、國子監生、以能詩名。君幼從大母錢孺人受孝經章句、及就外傅、讀諸經史、悉能通解。年十六、從其兩舅氏張皋文、宛鄰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為古文、賦、詩、詞、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義尤精。君家貧、非客游無以為養、歷主張太守古餘、阮侍芸臺、方太守茶山、唐通守栢田、洪觀察石農、鄒觀察錫濱、皆名公卿也。又歷主講通州紫瑯書院、揚州廣陵書院、泰州書院、所至士皆慕而親之。嘗客安徽、為六安晁梅生、盧義山修其族譜。時同里孫于丕知懷遠縣、李申耆為修縣志、未成而以事去、延君繼修焉。道光辛巳、君房師霑化蘇君觀察淮揚、招君於幕。蘇君猝染時疫、病甚、君侍疾謹。或告君鄉試期迫、盍舍去、君作色曰：吾受吾師知遇之恩、未能一日報。今吾師疾病、而吾遽舍之而行、非待無以酬吾師、且重負吾師也。卒不應試、留侍疾閱數月、蘇君乃愈、遷福建按察司。旋丁父憂、歸、而南河總督黎襄勤公素知君才、及是賢君之為、聘請修續行水金鑑。行水金鑑作於雍正間、傅澤洪歷考河道古今沿革、興廢成敗之由、為河務薈萃之書。而於黃淮運三河為獨備、歲久未輯、君以為前作詳於考古、略於徵今、續之者宜詳於徵今、而略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於古幾十倍矣、而前書未詳、尤宜備載。因草例十數條以上、襄勤公歎服。君輯是書三載、書未成而襄勤公卒、事中輟矣。其後河督張公、副河督潘公至、仍延君纂修、而卒成之。君自中歲左肘生瘤、治之罔效、其後瘤敗而卒。君好治陰陽五行家言、殫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壬相墓者、皆各自為學、吾獨求其原於易、一以貫之、然求之愈深、闇者且駭、恐世之卒莫子知也。所著有齊物論齋集賦二卷、文六卷、家譜一卷、詩八卷、詞三卷、外編三卷、遁甲因是錄二卷、未成者遁甲通變錄、形氣正宗、賦家譜、詞已刻、餘未刻、藏於家。

吳德旋曰：予始識君時、君年甫及冠、所為文已駸駸入古人之室、其志豈以小成自甘哉、而竟止於是、徒令天下後世人惜奇才之不遇也、吁、足慨矣。

《續碑傳集》卷七七

管異之墓志銘　方東樹

管異之卒後三年、其友人桐城方東樹念異之孤貧於世、事蹟無可述、獨其文章震耀於當時、而可以不泯於後世、兼以平生游好之密、不可以不銘、乃從其孤嗣復求得其遺書、因次其世以為之誌。君諱同、字異之、江甯上元人。父文郁、祖霈、官潁上教諭。君以乾隆庚子十月十六日、

生穎上教諭之署。年九歲，祖與父相繼沒，母鄒太孺人奉其祖母葉太孺人歸里。鄒太孺人賢，上事姑，下教子，其所以支持死喪，備極苦艱，卒成就君，爲名士。嘉慶初，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君與梅君伯言最受知。其後君苦力孤詣，學日以進，名日以大，四方賢士爭欲識君矣。道光五年乙酉，新城陳侍郎用光典試江南，力拔君得中舉人。陳固姬傳先生弟子，既得君，不敢以世俗門生之禮待君，其文字苟有稱，必曰丈。同邑中丞鄧公巡撫安徽，延君課其子。後六年，偕鄧公子入都，道卒於宿遷旅次，年五十有二。始余自推星命不利卯年，君與姚君石甫嘗琢爲之作挽詩。嗚呼，孰知君竟先余而逝也。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桐城姚氏。自中朝搢紳及於鄉曲後進，無異辭。君與陳侍郎久親指授，最承許與。侍郎貴仕於朝，名最顯，君以窮士在下，而與之抗，知者以爲實過之。鄧中丞賢梅君伯言爲君梓遺集，讀者亦足以知之矣。所著孟子年譜、七經紀聞、大學說、文中子考、戰國地理考、詩集、皖水詞存，俱未刻。君娶朱氏，子一，嗣復。女子一，適某某。嗣復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樹爲之銘。銘曰：

君之行孚於人，君之學足於己，君之文足以示君之名，斯已矣。

管異之先生傳　方宗誠

君名同，字異之，姓管氏，江甯上元縣人。祖霖，穎上教諭。父文郁，早卒。母鄒氏守節，事姑教子，成學。嘉慶初，桐城姚郎中鼐主講鍾山書院，以古文倡天下，君從遊久，苦力孤詣，淹貫羣言，好爲深湛之思。姚先生少許可，獨推重君。道光乙酉，中江南鄉試舉人，主考試者新城陳侍郎用光，不敢待以門生之禮。君容端氣肅，論篤行方，遇人和易，不露圭角，而中自嚴厲，有志經世，不獲用。嘗著擬言風俗書，其略曰：天下之風俗代有所弊，承其敝而善矯之，則俗美而世治安；承其敝而不善矯之，則俗頹而世危且亂。我

朝之興，承明之敝。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姦、閭巷之俠，而朝廷學校之閒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畜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弊每生於所矯。臣觀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懦；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國家之於明，鑒其末流，而矯之過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夫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不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示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既骫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術誘稍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以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國用不足，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即無益之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闘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即大位，嘗命吏民率得上書矣。既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除，故言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臣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

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所無忌諱。愈戇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

天子，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

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此當今之首務也。又擬籌積貯、籌洋貨議，皆挾切時弊以立言。洋貨議者，以自中國與西洋交易，洋貨日至，皆奇巧無用，而中國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蠹國病民爲害甚深，因著議以爲欲謀人國者，必先取無用之物以匱其有用之財，故表餌交關、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樂與吾貨其深情，殆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國之困窮，固由於此，則安可不爲之深慮也。先生卒後數十年，果受其敝。君既無所用於世，遂以文名家，雄深浩達，簡嚴精密，曲當乎法度，其詩綿情隸事，掰意造言，論者以爲得蘇黃之朗峻。所著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俱刊行。文中子攷、戰國地理攷、皖水詞存，存於家。道光十一年，先生卒，年四十有七。子嗣復，縣學生，能文，精算學。

論曰：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惜抱姚氏，從學知名者數十人。君實得其傳焉，然讀其風俗、積貯二書，洋貨一議，言之於數十年之前，而弊發於數十年之後，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窮老不用，徒以文名，惜哉。

《續碑傳集》卷七八

陳子準傳　孫原湘

子準諱揆，系出前明昌邑令啟元之後。邑陳氏著族有六，子準爲子游巷陳氏，獨以爲善績學見稱里黨。祖永復、父鑾並諸生。君生而羸弱，讀書氣不自勝，然能默識成誦。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省試對策纚纚數千言，以踰格被斥，遂絕意進取。購訪古籍，窮日夕讀之，目短視，鐙下則倩人讀而聽之。每得一書，手自讎勘，丹黃爛然。遇前人校本，必羅致之。嘗論書貴舊本，非獨校勘之爲貴也。夫古人遠矣，今得其所讀之書，如接其謦欬而見其手澤，展卷以思古人之所學，如彼，而我何以不能也。其論如此，即其用心可知矣。所藏書尤備於地志，嘗以酈氏水經注詳於北而略於南，著六朝水道疏，鉤稽精密，惜未之竟。幼失怙恃，遇前人孝義事尤流連不置，嘗輯宋躬孝子傳、蕭廣濟孝子傳，於趙善括應齋雜著中得邑中孝子三人，爲自來志乘所未載，狂喜累日，而終以未得謝謁孝史爲恨。平生不妄交，一人往還惟吳卓信、張金吾三數輩，卓信死，爲刻其遺文。君自念無用世之志，惟文章一道猶得盡志於鄉黨，凡邑中耆述，自宋元迄今，搜羅殆徧，度諸破山寺之採虎閣，不下■百餘種。輯琴川志注，以每句爲綱，釐眼細書，條繫於下，搜採贍博，較原書倍之。其續志稱始於有元，然無傳。君采元史及桑鄧諸志、下逮碑記文集，別撰十卷。又蒐輯自唐迄元邑中文字及文集之有關吾邑者，爲虞邑遺文錄十卷、補集五卷。又欲盡搜邑中宋元金石作虞陽金石錄，未就。君之於桑梓，可謂盡心矣。所居曰稽瑞樓，昔君嘗於書舶得唐劉賡稽瑞一卷，爲向來藏書家未經著錄者，因以名其樓。君於唐以上諸書儲蓄略備，方欲取其傳本較稀而有裨學問者刻爲稽瑞樓叢書，草創甫就而君死矣。爲文宗法震川，不苟作，作亦不存，存者說經之文數篇而已。

孫原湘曰：予之識君也，由卓信。每爲文，輒就商兩君。而君少予二十歲，每見執禮甚恭，獨論文不少假借。今人中直諒如君者，蓋僅見矣。君嘗語予，少時專肆力於考據之學，考據之得失，於身心無與焉，文章則吾所自得，方思從容含咀，以漸至於古人，而天遽奪之年，不逮中壽，可悲也已。

《續碑傳集》卷七六

雷學淇傳　儒林傳稿

雷學淇，字瞻叔，順天通州人。父鐏，字宗彝，乾隆二十七年舉人，著有古經服緯。（通州志）學淇，嘉慶十九年進士，任山西和順縣知縣，改貴州永從縣知縣，歷充丙子、乙未同考官。每概竹書紀年自五代以來頗多殘闕，爰博考李唐以前諸書所稱引者，積以九年之蒐輯，頗復舊觀。（古書纂輯）嘗謂孟子先至梁，後至齊，此經之明文，即無他左驗，亦當從之爲說，況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王後元十六年，齊宣王始即位，以此證之，較然可覩。孟子至梁，當即在後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也。史記誤謂惠王立三十六年即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後十六年爲襄王之世。今據竹書稱梁惠會諸侯於徐州，改元稱王，故孟子呼之曰王。史謂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經考之，其言可信，但卒於改元後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既立，孟子見其不似人君，乃東至齊，據竹書，即齊宣即位之二年也。梁至齊千數百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孟子先見齊宣王，由鄒之齊，六百餘里，不得云千里矣。齊人取燕，孟子明謂宣王時事，史記於齊失載悼子、侯剡二代，將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



於齊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司馬溫公終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即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蓋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溫公移齊年於後迄今已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還其聽說即巧作調人實皆未有定論今據紀年則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王之元年凡孟子書所記古人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者以紀年推之無不合且以竹書長厤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貸。（九經集解）嘗自云好爲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抵忤傳箋出疏取舍多殊非敢嘗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爾。（九義集紀自序）著有竹書紀年考紀年義證古今天象考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本義亦囂囂齋經義考等書。（通州高志）

《續碑傳集》卷七四

張鑑傳 楊峴

張鑑字秋水烏程南潯鎮人拔貢生工詩古文尤精考據之學著書數百卷已刻者僅冬青館甲乙集家貧賣畫自給所居一樓不下樓者十許年子某亦諸生授徒樓下余詣之其子問客胡爲者曰謁若翁曰老特胡知客誤矣既登樓從容語先生先生歎曰戾氣也甯堪道哉時余學疇人術叩先生畫秋鐙講算圖留飲而別嗣是不再見不知何時卒楊峴曰方余謁先生先生須髮皤然後生小子不敢請其年也嘗畫扇贈余設色工麗城南奚榆樓老人詫曰此老尚能爾耶奚老人稱其老老可想矣獨惜博通如先生而名不出里巷至憔悴死其子又不肯使先生之遺著無傳然則讀書費心力奚爲哉。

《續碑傳集》卷七三

張先生小傳 程鴻詔

張先生穆字誦風本名瀛暹一字碩洲山西平定州人道光辛卯優貢生白旗漢教習治經史善言地理著蒙古游牧記最覈洽北魏地形志才十三卷未卒業又爲顧炎武閻若璩兩徵君年譜攷證頗詳靈石楊郎中尚文刻連筠簃叢書禮庀其事刻韻補元朝祕史西游記徐星伯唐兩京城坊攷沈子惇文稿湖北金石詩俞理初癸巳存稿餘未竟又嘗自刻其祖希音堂集附輯祖事甚詳愼青陽吳履敬弟訓皆少孤鞠於舅馮發古修學張先生資給之使從學張先生卒吾師馮子芳夜飲聞信獲其奠兩吳尤悲前時衣冠公讌有貴人黑氈墨服乞說故事張先生曰有問麟狀於孔子者爲言孟孫氏麟其人至孟廏見野豕問廏吏麟何黑吏漫應云作孝又嘗客集各徵所惜畏者或言村婦詈或言蝎言猘狗吠言回回徐禮部松在西域久言喇嘛張先生言古文家。

論曰張先生磊落嶔崎人也祖佩芳令歙合肥牧壽泗善政在民父教來編修御史典福建試道卒未竟其施張先生又坎軻以終三娶無子。

張穆傳

張穆初名瀛暹字石州平定人道光中以優行貢太學充教習生具異稟於書無所不讀才名藉甚應京兆試誤犯場規負氣不少屈遂被斥自此謝絶舉業一意著述祁文端公典學江蘇延入幕阮太傅時家居見所著歎曰二百年無此作也稱爲碩儒一時名士若俞理初何子貞王菉友陳頌南何秋濤皆與訂交推爲祭酒年四十五卒於京邸所著有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顧閻年譜月齋詩文集書法勁逸冠絶一時得者寶貴之嘗以顧亭林入都會寓慈仁寺因偕何子貞醵金建祠寺中及卒同人爲位陪祀焉又祀晉陽書院之三立閣及州之崇賢堂嘗題齋曰月齋室曰涤雷有旨哉。

《續碑傳集》卷七三

劉君星若家傳 黃式三

劉君星若先生諱燦道光己酉年七十卒於家其子庠請式三作傳式三於乙巳書先生續廣雅後而未徧讀其著述不敢遽爲文癸丑冬季赴其家閱詩緝補義後定本幷見其所鈔朱子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各有所校正益歎先生之實事求是能化偏執也昔汪公瑟菴序詩緝補義云漢唐儒或失則固宋明儒或失則畔而詩之教微補義則不流於畔不膠於固戚公鶴泉序續廣雅云援葺經傳及儒先遺訓實足爲爾雅之續二公皆不輕許可者而獨推尊二書可知書之足傳於後矣然先生不自以爲足也得一古今善書露鈔雪纂老而不懈續廣雅栞於己卯後復增刪重栞於乙巳詩緝補義定本增減於舊栞本者十之四以家貧未得重栞爲憾讀其書有昨是而今非者有前略而後詳者有昔時未及見晚獲之而補鈔者藉非實事求是能化偏執何以及此自今之學者有漢學宋學之分守一師說以自顓頊經義大不明於天下先生篤信朱子學而所作詩緝補義以古序爲主已與朱子集傳之大指相殊其所以校正嚴緝者即所以校正集傳試以關雎一篇言之淑女指嬪御異於舊說之指后妃以流之爲隨波上下而始求

之異於舊說之順流而取流水以潔以箋訓擇異於舊說之箋冀凡若此者原本傳箋不惑於嚴緝亦不爲集傳所拘顧其本傳箋而申之者皆引李公厚斎方公望谿之說李方二公固謹守朱子之學者也則先生引之豈好與大儒相詰難乎而溝瞀之徒見其說之有所異於朱子或疑之或遂譁之此坐井觀天而未知其大體者也古經傳之義藴無窮賴後儒遞相推闡而臻於備先生鈔大學中庸章句之後復鈔李厚斎大學古本說與中庸餘論以附之自序以爲厚斎之疏通證明其理與朱子無芒芴異鈔論語集注兼采衆善復節取式三之後案不棄葑菲作孟子答問三十餘條根據趙注孫音義以校正之讀者體羽翼經傳之心而觀其通焉可矣若夫原書百篇集唐宋以來名家之文如原道原人等彙爲一帙支雅十篇釋人釋禮釋舟釋車釋歲集名士所撰釋詞釋官釋學釋兵釋物先生自撰之此外復有詩古音攷小學校譌日知錄記疑皆有裨於後學而在先生猶爲學之緒餘焉爾先生素性樸誠惡世俗之浮華而力黜之受業於陳公墨薌方公玉成謝公慄軒有青出於藍冰寒於水之譽浙學能見其大獲知於阮公雲臺汪公瑟菴李公芝齡以己卯優貢赴京試試輒卽思歸有和陶公歸去來辭云篇首曰歸去來兮親衰兒幼胡不歸一身旅食乎京師望白雲而增淚末曰已矣乎高堂白髮能幾時胡爲奔走聲利途意緒悤悤迷所之鐘鼎難倖致菽水自可期矧貽謀之式穀藉經籍以耘耔寘人生之樂事我今決計了無疑由是觀之先生之不留都以求官豈果迂哉豈果矯哉特難與俗人言耳張教諭朴堂作三老詠一錡叟王曰升二郎先生三髯翁王堃詠先生之句曰布袍不脫體齋心忘食葷文曰世固莫我知君亦無世氛其爲有識者所推重如此先生世居鎭海城之長營巷曾祖諱堯佐邑諸生詩緝補義中所偁帝臣者其字也祖諱嘉翰官奮武郎父諱丞祚子庠邑諸生孫二長體勤次體助先生經明行修之報不得於身必得於子孫勸幼而能文庶幾見之（《紉齋續集》卷七）

張先生海珊行狀　張生洲

先生諱海珊字越來一字鐵甫姓張氏世居震澤縣之儒林里曾祖保艾祖二之國子監生父印江邑諸生闓達多才嘗游滇當事請主鹽井其地界猓團練守猓猓不能犯焉先生髫齔卽有異趣每出里塾獨行林壄閒或攜酒藉草飲稍長自知向學凡舊藏書畫器玩悉以易書史或繫轉借鈔晨夜不勌年二十有一爲邑諸生學使者奇其文而先生方抗心希古不屑屑舉子業其識力精卓每觀一書輒融澈大意故於學無不窺而罩思尤在濂洛嘗歎毛大可之徒抉其泛濫所得之糟粕桀矢於先儒談經者遂堅持漢宋門戶穿鑿於古訓文字之徵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甚且鄙理欲爲迂談斥廉恥爲小節者貨利競功名以便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爲利祿之途然者於今益信矣其論宋明諸儒則謂陸有合於朱而亦不廢姚江之說其言曰心性之不能二猶理氣之不可離故王學之譁言理與近人之譁言心俱爲無本之學卽如致良知一語苟能擴充得盡卽大學之明明德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程子亦言德性之知不假於聞見與陽明之言印合無閒然須將自己氣質自少習倘盡情翻捨方得事事從良知而發不然未有不遑己妄動者況天下之變無窮所以應之者亦至動而隨夫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此則非徒良知之足憑而窮理之愈精愈難也蓋先生自讀陽明集後發施運用闢拓大半而平生用力要於程朱最深故能折衷至當如此先生素有人倫鑒凡接人於詞色閒卽洞其心術嘗謂儒道之不可行乃迂疏無用者之過故凡自農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勝所在及當世漕糧胥吏諸利弊無不悉心討論甲戌正月忽訛言長興山盜爲寇將至十百里閒居民倉皇驚竄先生曰凡盜賊焚掠兼行故有兵必有火募一人偵之則無火衆知爲妄乃安先生因作湖瀆防禦事宜凡禁涉守禦之器用人之術詳焉是歲三吳亢旱湖瀆漊港盡涸一日北風大作水乘風勢入諸漊頃刻皆滿先生糾衆築隄備之一夕而隄成歲以有收先生因作開港議及積穀會識先是甲子大水嘗作救荒私議以爲吳淞之塞久矣水之留而不去者未必不以是今莫若大浚吳淞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給工食凡各圖圩岸溝渠亦卽委其地之紳士勸募銀米糾人修浚公私兼舉事不果行後十餘年而大吏果奏請開吳淞焉先生以經世自期旣不卽見用亦遂翛然自得平生慕邵康節之爲人故自顏其居曰小安樂窩每晚霽良宵獨坐池上或徜徉湖干騁忘返所交友三數人皆酒落有高致相聚每劇談道藝從閒以詩歌嘗有句云進鑒心情歸獻詠觀閑手眼到蟲魚可以想其概矣近歲館於嚴郡俞氏潛心讀易裒眾說而研之常以五日治一卦及門從遊頗有講道談藝之樂而先生就江南鄉試比舉第一已以疾沒於江甯旅次矣時道光元年辛巳八



月十九日也、年四十歲。妻邱氏、子三、廣禮、惠禮、一未名、俱幼。所著有小安樂窩詩古文集若干卷、日記一卷、喪禮問答一卷、火攻秘錄一卷、藏於家。先生爲人淡着、欲不近名。尊公遊滇久不歸、憂念得心疾、幾殆。丁太孺人憂、終喪不入內寢。律身以黃陶菴不妄取、不飾己過、不面譽人三事自矢。其與生洲論學、每舉孟子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及朱子敬則活數語、謂與外面把持者有枯潤之別。論文則謂文字最難在實、如倉之必可飽、如衣之必可煖、如藥石之必可去病。生洲自交先生、獲聞緒論最後、始執弟子禮、而先後出今吏部侍郎湯公之門。先生既沒、生洲將謁公爲之傳、因先披其遺書、合以平日所聞、掇存大略如此。道光元年辛巳冬十有二月、弟子張生洲謹狀。

《碑傳集》卷一四一

敕授文林郎安溪縣學教諭謝君金鑾墓志銘　陳壽祺

君謝氏、諱金鑾、字巨廷、一字退谷、福州侯官人也。考正、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大挑一等、試用武進縣丞、改教諭、卒。君年十三而孤、貧不能自給、然未冠則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說。大興朱文正公督閩學、補縣諸生。踰壯、舉五十三年鄉試。嘉慶六年大挑二等、用教職。君交同里孝廉方正官崇、布衣陳天文、貢生陳庚煥、皆有道君子、相切劘、壹志於忠信篤學。其言學以四書爲綱、五經爲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冥行與夫泛枝濫葉揚粃簸糠之弊。署邵武教諭、有謝生者、極貧而孝、所親有婦不安其室、逼其幼媳爲不善。媳不從、生議拔其媳歸良家、婦遂誣控生。學使至、入讒者、置生劣等、眾盡譁、請五庠之師白其冤於學使、五庠之師禁不敢發、君獨稟學使數千言、卒直其獄。補南靖學、歷司嘉義、南平、再莅安溪。安溪襲陽鄉以賽神起衅、釀鬥殺、士被羅織者眾、匿莫敢出。守持之急、君請寬其株連、諭使自投、而後遣之爲耳目、將掩執所名捕數人、會令中怯、事洩、數人者遂不可得、守歸咎於士、將盡褫其衣巾、君力爭不獲、迺具上其事於學使、且曰、漳泉無獄不及士、設按牒而罪之、不出二年、庠序且一空。學使蒙古恩侍郎壯其言、力主之、事乃已。初、海盜蔡牽擾臺灣、陷鳳山、嘉義令急延君問計。君曰、此閩士民更林爽文之亂、其守禦咸有成法、召而謀之、咄嗟可集也。如其言、眾果至、乃偕令周視四門、指麾分守之、夜三鼓而辦。賊平、一縣安堵、然君未嘗自言其勞。總兵滿洲武隆阿詣縣問君賢、單騎徑造、入門、讀壁間教士條約曰、通儒也。一見如平生歡、假館學廨、每飯必與偕。同知薛志亮聘修臺灣縣志。君講求利病、尤致意於政俗。薛君歎曰、有造海徼之書也。巡道楊廷理建議闢臺灣山後蛤仔難、君考其始末、條其利害、爲紀略。同里梁詹事採以具疏、請收其民土、設官定制、

朝議從之。及楊君奉

命董其事、凡所建置經畫、一一必手書報君。今新設噶瑪蘭廳是也。君痛泉漳狃於鬥殺劫掠之獄、治之者恆禍及學官弟子、乃作泉漳治法論、示所以緝兇訓俗而歸其惰於重士以爲教、始誠司牧閩南者之藥石。晚漸不樂居官、作教諭語、留贈安溪諸生、其言皆懇惻、適於用。遘疾請告、諸生籲留久之、君竟去、乃相與厚贐之歸。歸數載卒、二十五年四月六日也。嘉義諸生聞之、自海外相與鳩貲佽葬、祭君。食貧樂道、一介不苟取於朋友、死生不易、行所至、獎孤寒、表遺佚、善譏氣類。其誨人依於孝弟禮義、負笈者踵接、及養痾於家、猶餽問不絕。守令之賢者咸倚重君、君盡言無私、異趣者雖心憚君、然亦諒其無他腸、相尊禮無閒、非忠愨廉直孚於人、何以及此。於乎、今之師儒之官、能以道得民者尟矣。士之自廢廉隅者日趨污下而未有止、求如君者長善而捄其失、安可復得乎哉。君所交若陳布衣、官孝廉、余曩咸相與捧手、顧恨少、不能相從講習、與入道之途。晚及陳貢生與君遊、又不能朝夕刻厲急引爲修身之助。比諸君子皆已凋謝、而余亦衰荼、不足以自奮、每感風俗人心之憂、未嘗不愀焉慨吾道之孤而莫之繫也。於乎、可勝悼哉。君春秋六十有四、配林孺人前卒、繼配林孺人、生女二、適鄭氏、生子四、曰本、曰善、曰來、曰復生、以道光二年立冬後四日庚子時加辛巳、葬君於西郭外侮亭天才山之陽。銘曰、

位卑而道高、故其節不撓、學苦而心恬、故其教不勞。如蘭在櫟、如坯在陶、其勸僚吏、如其所以勖俊髦、其衛庠序、如其所以守城濠。毀我人師、生徒號咷、鄙薄儒頑、孰滌腐臊。嗟斯人之不作、吾又焉知蘭茝之爲蕭蒿。

《碑傳集》卷一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二

沈豫　馬瑞辰　胡培翬　周濟　錢儀吉

沈補堂傳　宗稷辰

越中在先漢兩晉時，雅多傳經巨儒，自趙宋以後，章句行而治古經者日少。國初河右毛氏作，與一時博學相競，然毛氏以辨勝，其學實不及朱、閻、顧、惠之精。嘉慶初年，儀徵阮文達與江左明經之士纂詁訓於西湖之上，郡士知漢學者三數人預校訂，風尚為變，考學說經之書漸出，顧如茹氏易、范氏詩、邵氏爾雅，此外無聞焉。文達輯我朝經解，越人得預者寥寥矣。迄三十年來，科舉文率虛衍，士鮮窮經，惟樊氏疏孟子，未成，高氏家有經學，門人祕之，其書未見於世。章氏、杜氏雖淹貫，志在文史，不專於經。王氏、錢氏稍志於此，又早沒。余在都得一陶在一者，見其所集論語鄭注，以為難，引之見文達，文達將導之門徑，而在一遽喪於旅。自此佛鬱於中，望其人不可得，蓋久之而南歸，始得見沈補堂君也。補堂名豫，字小專，居蕭山山陰之間，為蕭山文學，夙有孝行，好學，苦家貧，書冊不備，多借資於邑藏書家。治春秋最深，獨取服氏，於是蒐輯服注一書，會數以質稷辰。稷辰有子熊也，好讀左氏，能辨杜林之非，得君著，頗喜習之。余在餘姚講學，得邵氏所為規杜持平者，與君問難，惜余北行，不得留君於家。熊也又夭折，無人以經義請益者。君所友尺莊杜氏亦逝世，君滋不懌。迄元年，余再歸，而君已沒，不復相見。君曾客齊、魯、燕、趙，見經師輒與質問，晚遊吳門，主何悔庵，悔庵好博，力致古經籍甚富，獲汲古閣經板，已殘缺，與君謀校補之，君以病不復入吳，遂不果，亦恨事也。君著四六文，會為先太恭人志墓，他散文多可取，余盡讀，思訂正之。君長於余九歲，七十一考終，年不為短，其學行已成就，足為一郡學範，惜乎吾越治經之寡，而天喪斯人也。是余所為大傷心者矣。君有子和尚，幼。君之從子端略述君生平，請余為傳，乃先敘大意，以為之傳云。癸丑三月，同郡學弟宗稷辰譔。

《續碑傳集》卷七八

贈道銜原任工部員外郎馬公墓表　丙申

公桐城馬氏，諱瑞辰，字元伯。桐城以盛文物推天下名縣，自前代多慷慨偉節之士。而密之方氏儒雅之業，望溪侍郎以古文顯。侍郎學深於經，其先則田間錢先生，後葉書山庶子，三家於經皆不專訓詁。姚薑塢編修為學務徵實，姬傳先生恢其緒，而益肆於文，流風大煽，後生習傳，彬彬皆被儒雅。而當是時，天下競言攷據，文勝而散，說者謂視前明強執之氣殆不侔矣。桐城先大師皆涉義理為教，其漸染考據者寡，於是吾家二先生從繼起，以與經核學聞於時。二先生謂公暨其父魯陳先生者也。魯陳先生諱宗璉，字器之，著述侈富，惟左傳補注刊行。嘉慶四年會試中式，是科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公為總裁，得人稱盛。先生甫登第而沒，沒後四年乙丑，公成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再擢工部營繕司郎中。公既負高材異質，懲於比許，殽不可究詰，日夜痛讀律，倍誦不差一字，老吏皆懾服。尚書蘇楞額嘗有所持，意堅甚，白堂官述諸曹司皆畫諾，公爭不可，從眾致駮斥。由是一部事皆取決。然公卒見齮齕，再蹶不復起矣。初，坐會議寶源局匠滋事罪議輕，失政體，發盛京効力，旋　賞給主事，曾文正抵鍰，奏留工部，擢補員外郎，復坐主辦　太廟工程，薦郎中納爾經額料工同部某，折工不實，內務府核算無失，納爾經額謂不坐，而公遣戍，未幾釋歸，居主白鹿、鐸山、廬陽書院講席。咸豐初，粵賊陷桐城，死之事　聞，贈道銜，賞雲騎尉世職，建專祠。初，公之家居也，老矣，常未明起，[illegible]臨內寢正欵，獨挾一冊，炳燭出就几事吟哦。賊至，二子起團練，奉公避居山中。賊入山，家騎走，公方捻[illegible]讀書，賊以刃脅之降，叱曰：吾生降賊者耶！賊怒呵推何，曰：吾大清原職工部員外郎馬某，而降賊耶！吾且命子殺賊。賊益怒，刺之，大其髮而擁之行，遂遇害，血濺宗上書冊，痕斑然。春秋七十有七。公為人故情碩勒，船退讓長者，及臨大節，不屈若山。居閒喜為詩，詩近萬篇，砣砣若書不倦。嘗謂詩自齊、魯、韓亡，獨毛、鄭最古。鄭君注詩宗毛為主，其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為毛、鄭異義。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其異訓多本韓說，而正義又或誤合傳、箋為一。毛詩用古文，經字多假借，而正義或未達，於是撰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同時長洲陳



氏無若詩毛氏傳疏，亦為顛門之學，故世之治毛詩者，多推此兩家之書。其在桐城有張聰咸、阮林、徐璈，六家學業並近，皆與公善，然皆早世。公既殉寇難，子孝廉方正優貢生三俊，以起義兵死，其子復震，遂與平寇之役，授陽江鎮總兵，浮　褒贈三代。公配方太夫人。凡生三子，廷勳、罡曙、三俊。孫十五人，曾孫二十三人。以光緒二十一年冬合葬懷甯路官沖保江家山之原。公於其祖大父行之，竊嘗誦習公書，而要其終始，以謂一代學術，與時勢相消息者也。窮則變，變則通，一二智者起，矯前世之窮，而偶其端，千萬人緒衍而推大之。吾日轉乎其中，夫孰能不波然而歷百變，此乎不可移者，君子自立之道也。公之治經，篤守家法，義據壁通，人以此為公之錐刀於經者深乎。嗚呼，自知道者觀之，彼其遇危難，較然不欺其志意，是乃所為深於經者也。然則向所云文章風節之異尚，亦樂其盛美之積重者區之，夫豈有異哉。國顛推論吾邑儒學承傳之緒，表於前仟，俾過者知所矜式，而後世尚論徵文獻者，亦得以考覽焉。至其世次、子姓名爵，備詳傳誌，表不臚列云。吳先生曰：以一篇闡合錫鬯中經墨傳。伯嚴曰：次論一出於推擬琢玩可誦。

馬其昶撰《抱潤軒文集》卷六

記馬元伯先生死事　方宗誠

咸豐三年冬，余避亂柏堂，有趙君者過余，問所自來，則陷賊中甫得脫。告余曰：子知馬元伯水部之所以死乎？城破時，余被賊酋侯玉田脅為治文書，一日見賊酋林天九者來謁侯，告以破唐家灣之事，曰：向言世竟無忠義人，今不然也。余搜山圍馬宅，衆驚走，一老人倨上坐，余怒拽之起，問姓名，植立大言曰：吾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員外郎馬瑞辰也。勸之降，曰：吾受

國家恩，罷官鄉居數十年，無以報，故聞亂，命二子團練鄉兵，家人以我老，避之山中。今城陷，仲子死，少子往從軍，吾恨多矣，尚降爾邪！余曰：不降則必殺。應曰：可，固不畏死也。余復反覆諭之，怒曰：汝自奉賊為主，我自有我之主也。遂大罵，卒擁出，火其室，燒其背，罵愈厲，行一里，罵聲不絕，乃殺之。是豈非義人邪？侯賊亦贊歎。余聞之，私為泣下。今過子，素知子與水部父子久，故且能文章也，子其志之。越數月，遇余龍眠別峰麓，又述以請，且曰：余與水部無戚好，生不相往還，與其子孫亦無故，所謂以諄諄者，以其罵賊不屈狀，賊中敬而述之，而可無傳乎？先生平生多厚德，余擬書其事，以寄先生子三俊，狀大府，而三俊又以起義師戰死矣。余哀悼，每執筆不能成章。今春族孫紱過先生死難處，又聞土人為言，是夜避賊艸樹間，聞先生罵賊聲甚烈，指血迹視之，猶殷殷然石上。念先生父子死事既上聞，得

賜卹予祠祭，無待余言為重，惟三俊殷撫軍時，猶未得先生被執不屈狀，故書之以示後人，且書趙君之義。先生博綜經學，著有毛詩傳箋通釋，已刊行。

《續碑傳集》卷七三

戶部主事胡先生墓志銘　汪士鐸

唯胡氏代有令問，光於圖牒。宋大觀中，有待制曰舜陟者，著論語義，冝子曰仔，著孔子編年，廿傳而至

國朝，曰廷璣，著周易凡見，厥子曰清齋，先生曾祖也。祖曰匡衷，著儀禮釋宮、周官井田諸書，最夥。其子秉欽，先生考也。先生涵濡先澤，淵源書俊，重之以博閎篤志，閎數十年，成儀禮正義凡四十卷，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恉，發明鄭君、賈氏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皇幽渺，闡揚聖緒二千餘歲絕學也。又有燕寢考、研六室文鈔，所以扶翼正義者也。惟先生自高祖以來，世傳經術，道崇位卑，先生雖從政農部，而奸蠹布濩，未竟厥施。名臣碩輔延主皋比，鍾山惜陰，士飫其教，講舍百數十人，服膺歸仁，拳拳弗忘。士鐸不才，亦參揃拂，蓋門無棄材焉。先生諱培翬，字載屏，一字竹村，績溪縣城人。嘉慶己卯進士，內閣中書，戶部廣

東司主事。取許氏生子肇濱。繼室李氏生子肇潤。皆庠生、亦皆卒。側室徐氏孫■入。先生卒於道光二十九年七月、春秋六十有八。從俗厝青烏之說、故未葬、而浮厝於邑東門外先農壇之後。先生居鄉、創立東山書院、於今存焉、邑人感之。所著書已刊行、先生固不朽矣、然世之嗜經術、思明德者、欽式遺教、不可無以觀之也。故因先生從弟子繼之請、而志之、且銘之曰、

禮有端緒、著於威儀。探原揚瀾、厥爲大師。明明先生、補而疏之、廣之附之、或耰耡之。橫舍其昌、士碑有光。潤以文學、報以馨香。澤留東山、道著竹帛。惜此高原、尚非幽宅。

《續碑傳集》卷七三

荆溪周君保緒傳　魏源

君諱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荆溪人。荆溪周氏皆晋孝侯周處之裔也。君自祖父以上無達者、及君生而敏悟絶人。嘉慶十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廷對縱言天下事、字數逾格、以三甲歸班銓選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淮安府知府王轂丁祭至學宮、禮畢、將就殿門外升輿、君力拒之、轂不懌去、君即日移病去。是秋、淮安府山陽縣知縣王伸漢冒振事發、王轂大辟、所屬吏及委員皆詿誤、惟君先幾得免。君少與同郡李君兆洛、張君琦、涇縣包君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較其長、盡通其術、并詳訓練營陣之制。時海賊蔡牽出没江浙、寶山知縣田鈞延君往商海防、因客寶山數載。癸酉春、田君丁母憂、而河南、山東教匪叛、田君鉅野人、以母喪在家未葬、鄰曹縣賊境、身牽官累弗克歸、日夜憂泣。君慨然請代行、約四川武舉任子田同往、七晝夜馳二千里、至鉅野、知田君家無恙、乃往來曹濟間、行視郡邑戰守之術。途遇曹州賊數百人突至、君與任子田下車、各持一鎗仆其前二人、創其黨數十人、衆悉遁去。山東鹽運使劉清剿賊有名、與君語甚契、欲留君幕下、君以事平謝歸、作山東新樂府數十章以代詩史。回至吳門、則田君尚虧官帑四千餘兩、檄追甚急、君乃請以己廬十餘間及田五十畝稟官代抵、事始釋。嘗過京口、丹徒令屠君倬患居民訟洲田、莫得其實、久不決。君曰、明日可具簑馬夫役、爲君行視之。晨起至洲、先丈量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即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晡、縱橫環遶皆如之、凡八十餘里、還至署、令束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屠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耳。諸幕友如言覆核之、盡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學有實用如是。自山左歸、寓揚州、兩江總督大學士孫公聞其名、過揚州、邀見舟中、縱談兵事、曰、君將才也、承平無所試、可姑試諸兩淮私梟乎。君笑曰、諾。孫公令淮北各營伍及州縣聽君號令。時淮北梟徒千百爲羣、器械精銳、君則招諸豪士數十輩、兼募巡卒、教以擊刺、月餘皆可用、偵擊其大隊於安東、屢敗禽之。淮北斂迹、然君遂謝事、曰、鹺務不治其本、而徒緝私、私不可勝緝也。淮南諸商爭延重君、遂措貲數萬金、託君辦鹺淮北、君則以其貲購妖姬、養豪客、劍士過酒樓、酣歌恆舞、裙屐雜沓、閒填小樂府、倚聲度曲、悲歌慷慨、醉持丈八矛、揮霍如飛、滿堂風雨、醒則磨墨數斗、狂草淋漓、或放筆爲數丈山水、雲垂海立、見者毛髮豎、人皆莫測君何許人。嘗言願得十萬金、當置義倉、義學、贍諸族姻、並蓄書數萬卷、招東南士友之不得志者、分治經史、各盡所長、不令旅食干謁、廢學、所志皆恢闊難就。一日翻然悔曰、吾數年一念所誤、乃至此。盡散其貲、謝其業、因自號止安、作五言詩自訟、訟其兵農雜進、負初心、遂去揚州、寓金陵之春水園、時道光八年也、年四十七。盡屏豪蕩技藝、復理故業、先成説文字系四卷、韻原四卷、輯平日古今體詩二卷、詞二卷、雜文二卷、最後乃成晋略十冊、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遐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深坐斗室、前此豪士過門概謝不見、前後如二人。然食貧日甚、遂復就淮安府學教授、適漕運總督周公天爵駐節淮安、亦好講武、相得懽甚。及擢兩湖總督、強同往、許爲盡刊所著書、遂以七月三日卒武昌、年五十有九。周制府使人歸其喪、葬於荆溪。君無子、嗣其兄弟子二人、皆不能讀書、晚年妾蘇氏有遺腹子云。

魏源曰、予晚晤君金陵、淮安、沖淡如也、無復少壯時態。然以君所稟受苟見諸用、庶幾周孝侯、盧忠烈之風。即使中年專力學問、不耗於詭奇、所就亦不當止是。君殁次年、海氛訌熾、朝廷詔求奇才之士、欲如君者、海内不可復得。天之生材不易、生之而得盡其用、又十一二、亦獨何哉。

又書周進士濟　徐士芬

余門人袁生翼佐余校士嶺南、嘗述其師周進士事甚奇。進士名濟、江南宜興人、年十八領甲子鄉薦、次年聯捷、以知縣用。父兄以其性卞急、憚僨事、爲請改教職、銓淮安教授、促之到官、然非其志也。郡守王轂篤舊不飭、濟揭諸大府、獄不得直、罷職歸、主講婁東書院、其教士善誘不



倦士樂就之。然非其志也。時淮楚閒鹽梟橫甚，有司治之無策。濟詣制府孫相國獻計，從其言，畀以偵緝之任。濟素善拳勇，工擊刺，梟不敢近，往往棄鹽而逃。以所獲鹽隨地瘞之，前後集金無算。會所親守襄陽，請以所積金召募農人開墾襄陽曠土若干頃，守不聽，而前所逃諸梟結聚楚北，伺其出將殺之。乃閒道歸，治宅廣陵，甚壯麗，珍物美人皆具。居無何棄之去，蓋亦非其志也。尋又主講山左曹州，與總戎飲於郡署。總戎素以驍勇稱，酒酣語多自負。濟曰：公勇甚，盍試之。總戎正技撥鼓氣作勢狎擊濟，濟一揮應手而仆，負傷憊甚，慚且恚，踉蹌而歸。郡守惡其失師儒體，辭之。復歸維揚，日以醇酒婦人自廢。噫，此豈其志歟。哀生述其軀體偉岸，手大如箕，不類書生者。嗚呼，可以想濟之志矣。

乙 周止庵先生傳 沈銘石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號未齋，晚號止庵，荆溪之蕺溪里人。父仁多學，有孝行，夢顛僧騎虎入室而生先生，故以濟名。幼奇慧，九歲能屬文。稍長，卓犖自命，好讀史，尤好觀古將帥兵略，暇則兼習騎射擊刺，藝絕精曆。然負用世志，年二十四魁鄉書，明年成進士，以對策言直置丙科。出爲淮安教授，慨然曰：此天將以玉成吾才也。益發憤求有用之學，爲深博無涯涘，於經史外，凡韜鈐、營陣、圖法，罔不指次鑿鑿。無何，引疾去，歷之齊、魯、晉、楚，遇山川形勝、關隘阻阨處，必窮究其要領，不徒作汗漫游，而更隱求當世豪傑士以相切劘。於是交遊之中，稍稍知先生有偉略矣。鉅野田君仲衡鈞，以才武交者也。仲衡令寶山，有母喪，値滌匪梗道，不得返，泣爲先生言。先生惻然曰：友母如吾母，吾請代子行。仲衡爲具徒從，先生曰：道遠人衆，滋累耳，無庸。單騎遂往，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先生搶仆其前隊二人，被創者又十餘人，賊驚遁。卒至鉅野，覩田太君喪無恙而返，并察近縣諸利害，得閒爲當事言之。於是方面重臣亦有知先生非文弱士者。濟甯寄園孫公持節兩江，以淮南北鹽梟充斥，聘先生任緝私事，令所在營弁得聽指揮。先生以兵法部勒禽擊防撫畢當。一日與梟衆相持，梟自後將發巨礮，先生怒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擊之，獲百十人。會有尼於制府者，事寢不行，先生遂去，而知兵之名益震大江南北閒。後僑寓白門春水園，與契友涇邑包孝廉愼伯世臣砥礪實學，互相警發也。包深悉水利，先生洞曉兵機。當是時，數吳中士有裨世用者，必首及兩人。而先生一腔蘊蓄，磅礴無寄，乃賅括晉萃，著爲晉略一書，體例精深，識議英特。其諸論贊中，於攻取防守地勢，必反覆曲折，確有指歸，俾覽者得所依據。自言此書爲一生精力所聚，實亦一生志略所寓也。不得施諸世，因以託之言，豈徒與王隱、臧榮緒輩較其得失短長已哉。晚復乘鐸淮安，磨礲英氣，更慥慥爲篤行儒。教育之餘，采地之孝貞節烈者盈千人，牒諸大府旌其閭。庠樂久廢，先生遴童子之秀者教以舞蹈搏拏，丁酉釋奠，觀禮者盈千人，一時稱爲盛事。謂帥周文忠公梧村移督兩湖，邀先生行，先生猶冀有所奮，去官從之，抵夏口，遇疾卒，年五十有九。周公厚紀其喪，并刊其所譔晉略焉。

論曰：先生書宗六朝，疊宗北宋，他詩古文詞及韻原、字系諸書，合二百萬餘言，而傳弗詳載者，恐掩其大也。嗟乎，天之生才不數，生才矣，使成爲有用之才尤不數。抱負如先生，沈沒山林則已耳，亦既策名天府，見知於一二大臣，卒不使爲國干城，展盡生平底蘊，而僅僅以柔翰功名終，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丙 止安先生家傳 丁晏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又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安，江蘇荆溪人。君之生也，父夢顛僧騎虎入室，及覺而君墜地，遂以濟命名。幼敏悟，勇於爲學，九歲能屬文。稍長，深沈有智略，膂力絕人，讀書明大義，不屑爲章句之學。年二十四，嘉慶甲子舉鄉魁，明年乙丑成進士，以對策戇言抑寘丙科，出爲淮安府教授。因慨然曰：吾今日始可讀書矣。益自淬厲，求之六經三史，以期實用，深明韜鈐，練習營陣圖法，暇則縱情詩酒，放浪於江淮閒。要其讀書精進，未嘗一日輟學也。未幾謝病去官，乃出游求天下之士，得涇包君世臣，以實事相切劘，屏去瑣碎，提挈要領，卓然爲通儒有用之學。閒與包君共學書，肆力北朝碑帖，窮日夜臨摹至碑病不少勌，闚其用筆，換骨易筋。嘗病大王姿媚，唐主好之，沿爲習尚，而古意寖微。近世書惟鄧完白山人篆隸精妙，陵轢古今，書學絕而復續。與包君論書之祕，曰峻，曰澀，曰中實。其書變化脫擲，自成一家，時人莫之好也。又與商邱宋君端己學作畫，謂畫衰於文、董而絕於惲、王，因求之北宋大家，得其骨法，純用墨鈎，使筆如鐵，著折肱錄以見志。僑居金陵春水園，撫眞景八尺幅，每自署曰春水翁。作花卉必折供膽瓶，戲其向背，曲盡寫生之妙。君之書畫初出時，世頗不謂然，迄今閱三十年，長幀短箋，珍逾什襲，競爲士大夫寶貴矣。君任俠好施與，數往來齊、魯、晉、豫，結納豪士，擊刺騎射，互較所長，君必精其技乃已。君之友寶山令田君

冢鉅野，有毋喪，時豫省賊匪滋事，剽掠曹、濟，出君以道阻不得歸，憂形於色。君慨然曰：我為君一行。挈一僕從，七晝夜至鉅野。時賊將平，覩面太君既得無恙。田君復以虧帑失職，君又為田產抵於有司，田君始得釋。其好義輕財急人之難多類此。方君之之鉅野也，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人，君下車持鎗擊之，仆其前隊二人，其被重創走者又十數人，賊驚竄遁去。由是君之名益震。濟南孫公為兩江節相，慕君才略，延致之，以淮南北鹽梟充斥，擬緝捕，費二萬金，屬君獨任其事，令各營副將以下惟君指麾左右之。時梟黨數千人，皆亡命無賴，非力拒捕，君偵知穴巢，要擊殲除，不遺餘力。一日與梟眾相持，梟自後將發巨礮，君覺有異，急回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追擊之，禽梟眾十百人。君長於兵法，不得一展其才，捕戮私梟，甚非所願，以其拒傷官軍，戕害民命，特藉此小試，以張朝廷之威，然非君之志也。會有以激變言於制府者，事寢不行，而君亦決計退休矣。乙未秋，復起病為淮安校官，垂老耆書，折節為儒者，行以讀書敦品教士子。淮之人幽光潛德久而未彰者，君牒於大府，舉節烈貞孝千有餘人，皆旌其閭。文廟雅樂久湮，君力為振興，遴童子之秀良者，教以執籥秉翟舞蹈之節，吹篪擊鐘搏拊之事，凡數月，而文物燦然。丁酉春秋釋奠，觀禮者逾千人。君又節脩脯所入，自輸錢二百緡，存質庫，權子母，為每歲興舞之用，則復古之盛事也。澧帥東阿周公雅重君之為人，周公擢兩湖總督，君遂辭官從之行，抵夏口，嬰疾弗瘳，以道光己亥年七月三日卒於行館，年五十有九。周公經紀其喪，賻遺甚厚，并刻其晉略以傳世。君所著有說文字系二卷、顧原七卷、介存齋詩六卷、味雋齋詞一卷、史義二卷，而最著者為晉略云。

論曰：君之為晉略也，一生精力畢萃於斯，體例精深，因而贊勒非好學深思，留心當世之務者，烏能讀是書哉。余讀其史論，推見治亂，若身履其間，每覽一篇，未嘗不欷歔流涕。君少有命世之志，既不得意，迺著書以自見，雖述舊文，直同作者，以是為周君之書云爾。

《續碑傳集》卷七七

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　蘇源生

先生名儀吉，字藹人，號星湖，浙江嘉興人，太傅文端公諱陳羣之曾孫，安慶同知諱汝恭之孫，侍讀學士諱福胙之子也。嘉慶辛酉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歷官雲南、山東司主事，貴州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總辦八旗現審處，會典館總纂，並提調，升河南道御史，掌貴州道御史，刑科給事中，工科掌印給事中，稽察內倉、豐益倉、戶部銀庫，巡視中城，誥授中憲大夫。庚寅因公累罷官。道光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卒，年六十八。

先生之生，有五色文禽見於室，故初名逵吉，後改今名。少讀書海寧園花鎮外祖家。九歲侍母戚太恭人入都，十二歲徧讀十三經，熟精文選，背誦不遺一字。初讀賦，即擬作山賦，數千言立就。張船山先生歎賞不置。一日手畫桐一、梅一以贈，題句曰：錢郎十二已英妙，能讀盧仝月蝕詩。比似眷阿桐一樹，露華新長鳳皇枝。先生小字桐，故云。又曰：倘書家世多才子，十葉金貂萬首詩。我欲拈毫畫梅里，為君點染向南枝。十七歲侍父學士公入閩學署，十九領鄉薦，因學士乞歸後小病，遂不赴公車。壬戌三月丁外艱，自是至己巳，奉母里居之日多，沈潛經史，纂述極富。

改官之明年，配陳恭人與先生女兄侍母戚太恭人入都。先生同產惟一姊，南北追隨，共侍几杖。又嘗款族姻子孫下榻寓廬，具脩延致，戚太恭人娃某使更番侍母笑言，瞻視顏色，先意唯謹。家貧累重，陳恭人黽勉有無，甘旨無缺於供。甲戌夏，女兄產亡，戚太恭人遂多病，百計承歡，心力為瘁。丁丑三月，母卒，奉櫬

歸葬。己卯服闋、還京、顏所居曰定廬。劉芙初太史見而稱之曰、如子乃足當一定字。時先生養親事畢、澹於功名矣。性清介、事上官歲一投門狀、不請謁、落落寡交、一二知己外、無漫與酬酢者。尤不好牟牘。夙苦痔、不能久坐、倚牀執卷、無倦容。晉黎明起、中夜寢、無分寸功不在書。曰、吾於此得養心之樂。作詩文亦如日用飲食、殆安之若性矣。

庚辰、先生補官、英相國倚重、遇事直陳、多所匡補。會察辦豁免、蠲賦之法、使實惠及民、不果行。同官或因公事齮齕之、堂見日、長官既避先生言、撤取案屬所上書付先生、某君書在焉。及同歸司署、行且讀、某憧恐無措、則慰之曰、公事正當各抒所見、惟詆諆已甚者、施之君子、固相忘於無事、不然危矣。某愧謝。値現審處、剖決如流、與魏春松侍御論事契合、手攟成案若干册、吏不容奸、畏忌甚。及先生改御史、同官朱修撰昌頤聞科吏衆語、皆拊掌曰、錢公去此、吾屬無患矣。

先生入覲後、章數十上、皆焚其草。源生所知者、如陳京師流民不應押送回籍、劾浙撫諱飾糧艘事、劾江南吏治、劾浙江學政、又陳河漕鹽政、南路屯田各事宜。巡城每四五日一視事、隨到隨決、無稽留旬日者。嘗曰、小民細故、導之使速已、縱不免小有不平、猶愈於久纍株累耳。事關倫紀、不可以窮治、既輕決、猶矜慎以思、且筆錄以訪於人、讀記事、稿書某氏婦文及廣州附記郝中丞語、亦足見先生之存心已。在中城、嘗以獲盜保坊官李德林爲令、後遂以爲例。西城設廣仁所、推廣棲流所之意、歲集貲以養羸老。又奏請廣義冢地、講事日、嘗從容問屬官許君惇書曰、吾治事有失乎。許肅然對曰、貧民爲小貿易者、咸公德尤深。蓋無賴子多挾私誣控、先生燭其奸、遇事懲創、不妄傳訊一人、吏無可緣爲利、久之亦無妄控者矣。

先生稽察銀庫、不受陋規、爲文秋潭先生所知、京師稱之曰前陳後錢。陳爲午橋先生、清節亞一時、先生同年、亦同志友也。時先生貧甚、長子婦主內政、屏當奩具、甚至賣字以給。時親友宦於外者不乏人、或欲寓書代言、峻卻之。饔飧不繼、嘯歌自如。嘗見先生辛卯答仲女詩曰、債券如落葉、藥籠初中人。由來治生拙、昔已在官貧。又曰、婦瘁炊無米、孫謗筆有神。又見査春園贈句云、坐擁圖書貧足樂、家無儋石不知貧。李君次白亦有詩曰、朝衫可典琴可爨、但有書癖百不憂。皆紀實也。

戊子、京察一等。己丑、內簾監試。庚寅、因戶部失察假照案鐫一級。初、先生直捐納房僅數月、以剔弊爲己任。一日黎明赴公所、見一人持文送巡門外、遽取視、則直督催補監照事、且云、上年咨部未復也。稽檔册無上年文、閱監簿又無李珀等三人名。遂代長官草奏、以吏郭坦送刑部治。請託百至、戚太恭人戒門者毋通刺。有餽小罌云、南來蔬果也。呵之去、持益力。自後半年餘、部案久不結、會以憂去、事遂解。及再至京師、同人偶及之曰、奏當吏自承誤以監生名塡貢生簿耳。杖郭坦、準珀等三人給照。先生一笑罷。至是察某事、覺親友知先生前事者、力勸自陳。先生笑曰、同罪數十人、獨嘵嘵何爲。且吾實疏於閱監簿、遣貢簿、使得巧脫焉。答奚辭。升沈有數、吾思之熟矣。源生聞其事於所親、嘗論先生當日若不以憂去、鞫獄者或有所忌、不諱飾、涓涓既塞、何至流爲江河、而先生泊然終不自言也。董琴涵觀察前作五君詠、有先生。是年復作後五君詠、其五云、給諫志通濟、侃

侃古遺直。胸中萬卷書，論事有特識。側聞驄馬威，清風動京國。吏議來無端，翛然六月息。周稚圭中丞湘南道中亦有五君詠，其四云：待軒吾畏友，學粹行詣敦。淵淵千頃陂，誰能測其源。白雲在天際，玄鶴相與騫。超詣謝塵滓，知希安足論。源生謂此二詩能道先生高致云。

先生罷官後，留京三年，以廣督盧敏肅公聘，爲嶺外游，主學海堂。堂在粵秀山中，與諸友商略經史，顧而樂之。嘗舉儀墨農克中有用世才，曾勉士釗有經術氣，又稱林伯桐孝友、吳岳理學、侯康、侯度、陳澧等博覽，居溥、茹棻、潘繼李等詞章，時時誘進之不倦。時有人竊先生與大府厚，冀有請而未敢發。先生覺之，遂與盧公約曰：吾在此，凡涉官場升轉及洋鹽二事，當緘口不道一字。所不能忘情者，其寒士課館穀乎。盧公笑曰：諾。先生出告諸生使揚言於外，故居粵三年，門無雜賓，惟有關利弊之大者，聞見所及，不引嫌緘默，如勸辦夷船，招徠呂宋米，開小金河，富事皆就商焉。課諸生爲專經之業，定季課章程，須日程分句讀、評校著述，鈔錄四式，每課數十鉅册，一一丹黃評騭。粵人之學登彬彬矣。觀羊城錄別册，依依愛慕，情見乎詞，非教澤洽浹士心而能致是乎。時朱蘭坡侍講之子鼎元在粵，呈詩曰：左宦憂時切，南游講學殷。且述之侍講，亦以詩寄懷云：首數韓門羅籍湜，胸懷杜廈庇單寒。注云：兒子書來言先生具有廣廈萬間氣象。

先生在粵時，朝廷方能停升之令，中朝重臣素重先生名，屢書招之，且屬宮保盧公勸駕。笑謝云：江湖浩蕩，樂於宮官，吾甘以齏鹽送老，不復作春明夢矣。然體素羸，瘴鄉多疾，遂於丙申春應河南巡撫桂公聘，來主大梁講院。先生教士，各就所志而導之，或問性理，或談詩文，因材教督，不拘一格。須日程課讀經及語錄文字，旬日考定甲乙，隨課升降。又屬河道張公捐置經史諸籍，勵諸生學。輯賦選評注，刊劉念臺人譜。又屬方伯張公刊近思錄集注，頒發書院。諸生游其門者，如固始蔣湘南、商邱陳凝遠、密縣翟允之、洛陽曹鼎孫、祥符徐鑑齡，皆彬彬有以自見。與中丞牛公交善，不干涉公事，惟民情欲達，必以告。道光辛丑、黃河決水圍梁園，紳士皆恃先生以無恐。又如新鄉復古鄘書院，中丞舉諸郡士民卓行，皆力贊成之。先生祖安慶公乾隆朝宰新鄉，有生祠於趙村。父學士公兄弟使車經過，輒展謁。先生近念祖澤，捐田奉祀，曰：吾祖愛民力甚，數十年享祀，重煩父老，非公心也。新人感先生意，復祠安慶公於書院，亦欲以慰先生孺慕云。

先生稽察銀庫，清節甚著。及道光癸卯銀庫虧短事覺，時先生去官已十餘年，猶與衆同受罰，人皆代爲扼腕，先生怡然安之。惟與源生郵筒商選中州詩紀事一書，益襟懷超曠，不以得失介懷，故從容淡定如此云。

先生於學無不通。其治經先求故訓，博考衆說，而折衷以本文大義。少日有六言詩曰：六經自有神解，不在詁字釋文。一笑魯魚帝虎，何殊隙蟻籠蟲。閒舉示子貫惠曰：若曹誦此，得毋以乃翁薄考據而不爲乎。亦聽之而已。詩意蓋謂欲得經解，必通訓詁，而泛濫訓詁，未必遽獲神解耳。著經典證文、說文雅厭。雅厭者，以十九篇之次，寫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經籍傳注推廣之。仿西山法，作洪範衍義；仿國語，作歷代史語；又作穀梁溯義、選讀。

俱草創未就、而先生卒矣。

先生言學服膺朱子、在粵時、以粵人留心詞章者多、特令讀朱子大全集以培其本。來返後亦屢爲諸生言之。嘗自誦其先世之言曰、讀程朱書、雖身寡過幸矣、其他立說之高妙者不可自爲、亦不可以立教也。然見子弟口說異同、則又訶止之、恐其務辨爭而不從事於實行。近讀易、悟乾元用事、即一以貫之、又於損益得養生法、皆見道語。

先生喜讀史、尤熟於洪三國晉書、補晉兵志、朔閏諸表、輯十八家逸史、撰三國會要、南北朝會要、本史外博采羣書、得渾天象說、三字石經、魏吳都城、金墉城圖之類數十百篇、悉爲甄錄。尤詳於地理、旁行斜上、易稾數四。推步術算、直取李四香、朱鍔麓注讀、專門名家、不可掩美、視徐仲林、王齊物精審十倍之矣。

先生爲會典館總纂、專辦天文、輿地諸圖象。同館程春廬、朱鍔麓諸先生有所著、皆就商榷。國朝禮樂制度、六部條例、因是益習。復手撰皇輿圖說四十卷、又嘗總纂戶部則例、重輯審規、手定條例、具有卓識。

先生仿明焦弱侯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集、閱文集千餘家、益以直省志乘、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孝友、貞烈累千百人、積二三百卷、皆粹淵藪、史裁通識、一代文獻備於是編。嘗言之同鄉朱侍郎方增、陸方伯言、朱作從政觀法錄、陸撰政學錄、皆先生啟之。又自節錄名臣事狀、爲先正事略、尤珍秘焉。

先生於諸子百家輯錄其有用者、多不勝記、醫家言尤精深。

先生輯國朝詩人之有猗徇者若干家、曰冰蔬集。近又輯中州十二家文鈔、又輯友朋投贈唱和之作、編年錄之、曰韞匱集。源生假讀一過、因得詳先生出處大概云。

先生十五歲以前作詩、曰斂帚集、朱梓廬先生評曰、嘗古者入學之年、已似此斐然成章、豈非天才。侍閩二年、有閩游集、刪存一卷、自言少年侍下、可樂之境僅此、不忍棄也。己巳以前里居詩存四卷、曰北郭集。安慶公故居北郭秋涇橋、有書室曰靜讀齋、時從梓廬及舅氏餘齋兩先生講詩法、益精進。吳蘭雪舍人題北郭集曰、讀書能養氣、醞釀出清詩、諫果多回味、寒花少媚姿。又曰、改官仍澹泊、酊史更精研、同社儕余長、名山讓汝專。其推重至矣。己巳借居終十二員外澄觀廊、用陸士衡連珠句也。先生愛之、嘗曰、叔度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誠使撓之不濁、雖澄之何加於清。是以居京師從仕宦、尤不可不澄觀。乃自題己巳至丁丑詩曰澄觀集八卷。己卯服闋後至己丑詩曰定廬集八卷、自序曰、人生得喪憂樂日接於吾前、定何能也。抑聞之彥和論文、心定而後結音。予偶涉翰墨、未嘗糙應於心而強出之、則以之目予詩其可。罷官京居三年、詩曰剡楮集四卷。癸巳出都後詩曰旅逸小稾、用謝靈運東方就旅逸、皇甫丹無機成旅逸意也。此二種先刊行。先生屢戒作詩、然所存已二千篇。來返後曰旅逸續稾、別有詞集若干卷。

先生古文集己巳以前曰讀書船山、先生題曰、大文合理、小文愜情、情理兩得、浩氣縱橫、如此少年、益以閱歷、因文見道、致用可必。丁小鶴先生序曰、祈石子成童泛濫於詞章、弱冠沈潛於典籍、窮理養氣、深究治亂得失之故、洞若觀火、無益之文、悉爲屏棄、每發一議、必合於道、而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而先生之推重於少年時者若此、使及讀晚年之作、又不知敬服何如也、

又見先生兄子實甫呈詩曰、行年二十四、下筆足千秋。薰琴涵觀察辛未贈詩曰、實事必求是、談書獨能思。文章重義法、精絕嗣無尼。丹黃謝朝謁、十日九下帷。又曰、英年御長轡、萬里崇崇驅。他時定七略、名山非子誰。甲戌寫成颿山樓初集十六卷。癸巳在粵、專取記事之文刻之、曰衎石齋記事稾十卷。賦頌論識、駢儷之文悉刊落、實慮私錄成帙六十卷。來汲後所作益多、其卷帙與記事稾相等云。

康熙中、崑山徐健菴尚書刊宋元諸儒說經之書百四十種、爲通志堂經解、宋攈至廣。先生以其未備、復集同人之貲、刊宋司馬光溫公易說六卷、張根吳園易解九卷、楊萬里誠齋易傳二十卷、徐總幹易傳燈四卷、元黃澤易學濫觴一卷、宋鄭伯熊敷文書說一卷、黃倫尚書精義五十卷、趙善湘洪範統一一卷、王質詩總聞二十卷、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王安石周官新義十六卷附二卷、李如圭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宋蘇轍春秋集解十二卷、朱子孝經刊誤一卷、明呂維祺孝經本義二卷、孝經或問三卷、呂維結孝經翼一卷、宋鄭汝諧論語意原四卷、熙時子孟子外篇註一卷、元許謙讀四書叢說七卷、熊朋來瑟譜六卷、共二十五種、名曰經苑。缺者補之、訛者正之、日夕丹鉛、躬自讐校。自道光乙巳起庚戌竣事。此外尚有宋陳經尚書詳解五十卷、傳寅禹貢說斷四卷、蘇轍詩經傳二十卷、嚴粲詩緝三十六卷、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黃幹續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黃震讀禮記日鈔十六卷、元吳澄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宋陳祥道禮書一百五十卷、陳暘樂書二百卷、胡銓春秋集善十二卷、高閌春秋集註四十卷、朱子論孟精義三十四卷、陸佃爾雅新義二十卷、賈昌期①羣經音辨七卷、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皆已寫清本、未及授梓、而先生卒矣。

先生詠頌祖德。錢氏五百年文獻、集大成於先生之手。少時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列經史子集各數十種。其後時加增訂。集部尤夥、乃輯廬江錢氏文匯、詩百數十卷。專集則選錄之、遺篇賸簡則廣蒐而勘定之。文則分體編次、詩則人自爲卷。若本集已佚、僅存一二者、別錄曰遺音集。又以先世仕宦多專祠、在明世太常顯忠祠最著。近若施南祀蒲圻、安慶公祀新鄉、其附祀名宦鄉賢者尤眾、乃輯廬江錢氏祠祀略二卷。又編次先世投贈詩什、名曰清風集。後又輯廬江年譜八卷、自元明至今、編年纂事、書其卓卓大者、有綱有目、爲一家之春秋、創例也。事蹟采自史乘及諸賢詩文、必著其所出、書慎之至也。尤詳於家風舊訓、爲子孫法戒也。其中所書、在前明如太常以言事罷官、侍御以貢生劾客魏。又近百年來政事、文章之美、皆爲人所共知。而源生歷溯秦溪世澤、太常而下、如淵甫公之顯揚孤忠、西乘公之以跛隱避寇勢、西安以耆碩訓士、贈光祿之至性篤行、實光啟太傅之業。又循吏則有臨江、永州、德慶、於潛、蓬州、高節則有嵩園撫松居、理學則有紫雲介亭。至於名德義行、施於宗族則置義田、贍成役、重譜系、施於鄉則備倭捍患、拯疫瘞旅、鄉約有書、淳風有會。其他遺聞軼事、一爐半椀之文、祥蓮牡丹之圖、小瀛洲十老之社、萬蒼山之樓、壺天玉露之著書、樂圃之種花、筆之於書、聲容如在。若夫表章前聞、誦述德美、賣畫佐讀、街菜安貧、

家風自昔然矣。

源生讀錢氏世譜、自明正、嘉閒、臨江父子叔姪四進士起家、至國朝太傅、少寇、宗伯、子孫科第相繼、前後十二世矣。先生父學士公與農部侍講三昆弟同官淸要、中外仕宦同時十餘人。迨先生官京師、從兄裴山、從父潤齋相繼開府、寶甫亦由翰林歷方伯、而先生則惟盛滿是懼、常日戒勑子弟、學士署堂延澤之義以訓曰、君子之澤能久延者、其讀書爲善乎。庚子兩子同捷、寓書勵以念祖修德。寶惡拓先生家書六册、名言絡繹、道德之氣盎然、此可以覘家法矣。

先生內行淳至、接人嚴肅、而意懃厚。事從父母、奉舅氏、敬愛甚。伯母金恭人年九十矣、寓書奉甘旨、極稱慕。友愛從兄弟、敦勉道義。從弟鬱石廣文博學擅文章、以書質疑問難、無虛月。從孫聚仁侍京邸久、受讀書法、著作名家。其他成就族子弟甚眾。京居極困時、養族姑無父者、爲之嫁甥女、復訪得某氏棄女、撫之如孫女。汽戚黨之窮乏、不以無力辭。下榻招游士、貧失所者、盡心以教成一藝、使自食其力。役於西域販廠、遇一士、載歸衣食之。其人背德、置不問。故人子有文行、存問尤至。次白子文貧、依侍絳帳、既瞻之金、復令寫其父所著服賈遺注輯述一書、欲爲之梓而未果。

先生愼交游、里居與嘉定陳遜夫講學相善也。庚午歲與同年劉芙初、董琴涵、朱勳楣、屠琴塢、謝向亭、賀藕耕、周稚圭諸先生爲消寒詩會。甲戌與劉、董、吳及陳石士、朱蘭坡、陶文毅、梁茝鄰、胡墨莊諸公重舉此會、敦勵學行、不事聲氣、諸公皆有專集行世。入臺與吳侍郎傑論事相契、與董方立、李次白兩孝廉賞析文字。董作水經注疏、嘉慶輿地圖、助之考正。又嘗集同庚生者爲癸卯會、次白與焉。考古人癸卯生得稽叔夜、王仲淹、洪景盧等十二人、賦詩尚友焉。與朱野雲山人、曾玉水評事作消暍游。入粵後、激賞墨農、勉士、折節與交。墨農送先生北歸、有一代史才、經采擇、粲傳詩教本和平之句。勉士贈序則曰、先生通經術、熟史傳、藏古今輿圖數十家、多識國朝先正事實。故短視縱言及當世大利病、目光炯炯灼人、蓋非忘意天下者。二子之知先生深矣。

先生家無長物、筆硯器具取適用而已。惟癖嗜書、十四五歲時爲父執擬進御文字、得金、學士公遂賜之以覘所用、則之廠肆買水經注、高青邱集讀之、陳恭人奩中金盡用以買書。更脫釵珥、繼之斗室中、連牀塞屋、無隙地。行役則緘縢自隨、纍纍後車、多費無所恡。嘗見仙蝶齋藏書目、今分貯南北中三處、猶各數千卷云。

先生平生以文字自娛、有請業者、至樸陋不吝繩削、曰吾之長技、但可鍼灸文字耳。手訂近賢詩文集、家集外有蔣春雨、戚餘齋兩先生詩、丁小鶴、秋補齋兩先生文、皆刊行。又爲戴簡恪公刪定汪晚華詩。在粵選學海堂二集、皆斧削成之。來汳後、源生嘗請定故友李于濱詩、竭數晝夜力、改存四卷。源生撰中州文徵、先生爲代閱樸園、柳下、山蔚數家之作。源生因此悟選文之旨。辛丑夏、書院被水、先生避居周中丞第、手訂沈司勳申如珪二集、歸其家。又以中丞牛公鑑定之易錄、胡傳芬請正之發峯集、校閱竟、序而歸之。又檢集上世詩文書簡沾濕者、熨貼以藏、餘物概不問。方擾攘閒、蕭然吟詠、不少動、非有定識定力、何以

能心開手敏若此。

先生初自粤東來，旋源生即受業門下，期誨諄諄，有問即答。凡經史疑義、爲學門徑，無不剖晰詳盡，令人恍然若有所得。故源生雖無所肖似，而得不見棄於儒林者，先生賜也。先生寄源生書甚多，已錄其要者入師友札記，其文多積集所不載云。

先生既篤嗜讀書，陳恭人亦著歷代后妃表，家人化之，一門儒雅。閨庚子生春集，閨秀人人能詩。先生有所撰著，或假書於人，輒命分寫。先生之子實惠曰：吾家婦稚皆以讀書爲可樂，蓋耳目濡染者深耳。

先生子四人：長實惠，道光丁酉副榜、庚子舉人，著說文義緯，未成而卒。次尊煜，候選刑部司獄。次邑爵，道光庚子舉人。次彝甫，生員。女三人。孫男三人：長相，道光甲辰舉人、庚戌進士。次元絳，生員。次杞。曾孫炳文。

《碑傳集補》卷一〇

校記

①期：當作「朝」，見《羣經音辨》題署。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

江承之　李貽德　苗夔　包世榮　王筠　劉開

潘德興

江安甫葬銘 張惠言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考、舊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考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從。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令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署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於吾書。而錄其條於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尚有聞乎。嗚呼。

又江承之傳 董士錫

江承之字安甫。徽州歙人。世業賈。至承之始爲儒者之學。承之好學而有恆。不喜詞賦小技。獨有志於六經。其於師友閒肫肫也。承之所師事庶吉士武進張先生。先生弟子前後以十數。承之爲最。承之生十四年。而事張先生凡四年。先生之所學者無不學也。先生之所著述發明者無弗朝夕而檢求也。遂通虞翻氏易、鄭康成氏禮。嘉慶四年。張先生之京師。承之從。若不可以一日違先生者。其冬得疾。以五年正月之朔卒於京師。年十有八。

其友董士錫曰：先生余舅氏也。嘉慶紀元之初。余與承之皆從學。遂相友善。承之之學雖有所得而未成。無以自見於世。豈天靳之邪。然余以爲古之人其學未若承之。而幸而著書以傳於後者有矣。若承之者其志抑可哀邪。余故爲之傳。無使其泯焉。

《碑傳集補》卷四〇

李次白墓誌銘

嗚呼悲夫、吾何忍銘吾次白之墓也。壬辰秋、吾將出都門、謂次白年五十矣、猶數以程試之文聽得失於有司何益、孰與夫歸就所箸、蘄見知於來世也乎。明年、吾其待子於江淮之閒。次白笑曰、諾。冬、暮吾到家、吾子寶惠書至、次白則死矣、傷哉。瀕死、謂寶惠篋有金二百、以謀先人窀穸未就、其付我子文賁為之。又謂寶惠致別於余、語悽愴不忍聞。今文賁將卜葬、君先期乞吾文。嗚呼、吾又何忍不銘也。次白為人仁直通敏、敦氣節、其學無所不綜貫。李氏世以博雅名。康熙、乾隆閒、兩舉博學宏辭科、李氏皆有薦者。次白生二歲而孤、家故有書、多散失。年十七、補縣學生。處貧、則習法家言以養母。其後舍館於硤石蔣氏、金陵王氏。兩家藏書聞海內、次白窮晝夜縱觀、經目輒成誦不忘。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孫先生方纂集十三經佚註、次白分任之、成周禮賸義、左傳集解若干卷。孫先生善病、晚年所箸書多付次白為卒其業。舉嘉慶戊寅鄉試、入京師、於是高郵王尚書其舉主也。深於經、尤善小學。

吾郡程學使同文善言史、尤諳習國朝掌故及山川隘塞、士馬芻糧、治河與屯、盡悉諸利弊、皆以所學名於一時。及與次白語、則皆驚歎以為殊絕。然次白處眾中、侈頤莞懌、退然若不能言者。其自守嚴甚、非其義一無所授受、其於流俗意見無纖芥可著胸中者。與余交甚密、兩人生同歲、長同入縣庠、同嗜書。其論為學門徑、決事可否、取舍殆無不同者。始舍館於余一年、海鹽朱閣學方督江南學、與之偕。及還、謂次白無去我、以是居閣學家最久。閣學沒、次白經紀其喪、錄成其遺書而後返於余。顧貧益甚、且病、不食不寢、藥之若稍差者、復出授徒、又朝夕呫畢、年餘而遂至於死也、悲夫。時舍館於吳侍郎椿家、疾甚、猶講授不輟。或曰已諸、曰、吾職也、一息尚存、不可懈。侍郎使其子以疾辭、乃已。及沒、侍郎感其意、賻助之甚厚。次白兄鳳孫有廢疾、次白奉養惟謹。嘗謂余曰、日者梅里人來、謂吾子閒市肉以奉其伯父而已、仍菜食、此言殊慰念。又謂余曰、吾江南之行、家未舉之喪皆窆焉、獨吾父未葬。意朱君督學三年、留將謀之、不意其遽還也、今當奈何。余與次

白兩人家事相商度無隱、次白以語余者不語人人也。迺其所著書則雖余不以告。蓋次白志意深遠、初不屑屑文字閒。今得其手稾、有擬青閣詩、望春廬詞及詩攷異、詩經名物攷、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略未竟。其十七史攷異最完善、辨覈諦審、嘗與嘉定錢氏書竝行者。嗚呼、次白已矣、幸而傳其所著書、其終見知於後世也夫。次白諱貽德、字天彝、又自號杏村。先世自江陰徙嘉興。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考朗、俱國子監生。永昌府知府宗渭、乾隆己亥舉人蘭、則本生祖考也。妣陸氏、本生妣鄭氏。娶吳氏、能詩、居姑喪泣血成瘵疾卒。次白時方踰冠、遂不復娶。子一、文賁、縣學廩膳生、有學行、能繼其家者。銘曰：

嗚呼次白、曠世之才、萬古之心、日星之耀而土壤之沈。已矣、吾弦之摧兮、其誰嗣音。

錢儀吉撰《衎石齋記事稿》卷一〇

李次白傳 徐士芬

君諱貽德、字天彝、次白其號也。先世由江陰徙居嘉興梅會里。曾祖某、官廣西布政司參政。祖某、父某、皆國子生。君二歲而孤、三歲外祖陸公某口授以詩、至輾轉反側句、輒以手狀之。七歲賦柳絮詩、族人進士某一見目為奇童、延之家塾、為剖析經義數十條、每覆解未嘗失一字。十歲習舉子業、一藝出、輒冠其曹。年十八為縣學生、試高等食餼。嘗因家貧遊慈谿、習法家言、尋以母病歸。後館硤川蔣氏、蔣藏書富、盡發其篋讀之、學益進。繼又館金陵王氏、時陽湖孫廉使星衍亦僑寓金陵、君投以詩百韻、亟延入、與上下古今、窮晝夜不息。孫公晚年所著書、君為卒其業居多。嘉慶戊寅舉於鄉、對策為浙士冠、得進呈。嗣是六上春官、屢薦不售。都下無不知君學行、爭延致之。壬辰會試報罷、遘疾歿於京師、年五十。君生性孝友、篤於內行。本生母鄭孺人性嚴、時怒責、輒跪受無少忤。兄鳳聲有廢疾、終身敬事之、撫兩從子如己出。家徒四壁立、而歲所入輒以贍宗郿之貧無依者。配吳孺人、工吟詠、姑卒、泣血成廢疾不起。君時甫逾冠、誓不再娶。素耿介、人不能干以私。房師桐城李公、居停婺源王公先後攝本郡守、裹足不一及其門。與人交、肝膽披露不少隱。有不可、輒面斥之、然不設崖岸。讀書一覽成誦、終身不忘。嘗徵事云出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人覆視之不少爽。尤具經濟略、於天下山川扼塞、士馬芻糧、以逮治河、興屯諸利弊、羅列若指諸掌。少工韻語、亦閒為倚聲。著有擬青閣詩鈔、夢春廬詞存若干卷。又與馮太史登府、周茂才某、張孝廉昌衢以經術相切劘。著有詩攷異、詩經名物攷若干卷。其在金陵時、孫廉使輯漢魏人之說經者為十三經佚注一書、令同志分任之。君著有周禮廣義、左傳集解若干卷。於史學則自漢以迄五代、復縷析條貫、實事求是、著有攷證若干卷、視錢宮詹攷異一書加詳焉。又訂正鄧名世姓氏辨證、增補錢諷回溪史韻、惜未成書而卒。子文賁以行狀請為傳、因刪剟其凡如此。

贊曰：余與次白同舉鄉試、又皆出桐城李公展、里居接壤、一見如故、遂同偕計車北上、在都閒、二三日必相過、氣誼之親、侔手足焉。君豐頤便腹、不事修飾、吐屬諧儁、見者如飲醇醪、亦莫測其涯涘。座師高郵王公深器之、每論學術、必語及君。禮闈見浙人二三場淵博深厚者、輒疑為君卷、亟入選、蓋欲昌其學也。使其得展所負、豈止著書數尺已哉。不幸齎志以歿。今文賁克世其學、屬其裒集著述、以備徵采云。

《續碑傳集》卷七六

苗先麓墓志銘　曾國藩

君諱夔、字先麓、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篤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久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韻一書。授徒窮鄉、制義試帖之屬、一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閒於河閒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塼、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闓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鐈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其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巂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譔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乃醵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坿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別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兩音不應立一部、於是幷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幷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槩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溤君登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閒、子貞嘗命工圖已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閒、蓋三人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書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飯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窮治幾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眾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瞀、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宗。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輿幽宮。

《續碑傳集》卷七三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包世臣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祖輯五，字覲之，縣學生，貤贈文林郎、候官縣知縣。父良棻，字重侯，道光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由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以爲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則東海愷、愉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佶以詩任城文賦以書著聲開寶閒。于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于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顧宗合肥云。孝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貫池，季居丹徒。在貫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爲孝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涯析閱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牀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斆表其門曰，雍睦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于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予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眾，從數十、無升斗之例。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於江寧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惟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貲庸。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尚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予攜君同遊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於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性沈毅，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託興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即以見得失，寓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需聲音說詩義，幾晦。爰託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述吉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末有大名共二十二卷，[illegible]作二十三卷。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君自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笥者。[illegible]其貫穿馳騁，分散探纂，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

廣、採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於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瑕纇、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嘗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尠、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善、然自為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衒鬻以徼名利、君旅居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積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閭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貧友以自淑。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為尤篤。君又嗜書、肆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閑入中岳為歎。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為其多聞而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誨人不倦、足以息驕吝、風惰廢、皆執禮於師友之閒。於古文推陽湖惲敬子居、為百年巨手、而謂仁和龔自珍定庵文情奧衍、富齒淹閎、造詣未可量。於制義推盧龍蔣第次竹、於書推懷寧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謂高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漶肌為紕、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為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而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為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頲、嘆君文、沈麗、為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為予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為慎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為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鎖榜。丙戌報罷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閒患足疾、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耄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即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為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倘不至煢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為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為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生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覺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起。適戚黨同里程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貸其賻、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里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晬。君好學如是而不祿、貽背拊髀、黃口扶箕、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纍述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弟世臣抆淚謹狀。

図包君墓表　沈欽韓

道光六年冬、慎伯自揚州馳書、以其弟季懷狀來乞表墓之文、

予爲位而哭之、獲閱其狀、則于季懷立品之峻、信道之篤、擇交之愼、與學業之邃、至著述之可久者、詳哉其言、而言之醇茂、休愴、是必可傳示來茲、以取信當世之君子矣、余復何以加于此。然與愼伯、季懷交數十年、愼伯與予同歲生而稍後、季懷則後予生者九歲、予皆弟畜之、而愼伯事予如兄、季懷事予如師、若無言以質宼叜、是永長逝者之憾、而莫慰愼伯人琴之痛也。予以嘉慶己巳春識季懷于揚州、時季懷始治毛詩正義、畢箋申傳說而疏誤、以爲破毛者十數事、相是正、詞甚博辨。予方激賞精識、而愼伯呵之、謂治經先事壘守、毋遽生議論。及壬申、癸酉之閒、予假館鮑通政家、與季懷相去不三四里。每過從、必及今古制度文爲因革之故、自故明上溯秦漢、以推本於周官。予爲逐事剖析、季懷領受與駁難閒發、久久則有相說以解之樂。蓋兩年中、衆晤百餘次、未嘗有燕朋燕僻之一言闌乎其口也。嘗自謂欲著詩禮原鄭一書、謂呂家、董如毛詩說也。發鄭氏以禮說詩之旨、而明詩人發情止禮之宗。凡子史百家之有合詩說者、要歸於禮。以條別其得失。甲戌別去、季懷書尚未脫稿、是後數年、始一見。每見出其書稿盈尺、乙汱至不可辨、惜倥偬、未能盡讀也。蓋其用力精進、進而不止。又與儀徵劉文淇、甘泉薛傳均、旌德姚配中及其族子愼言日以道義相切劘。四君皆人豪、愼伯所深嘆。季懷之學實資以成、愼伯言論丰采霽動一世、而季懷顧若造次不能自達者。愼伯通人情之原、據今以溯古、常以肊測而合於鄭氏十八九。季懷學一本愼伯、然必稽之古昔、以證驗近世人情、而求其合。其於愼伯、庶幾能引伸所長、以補綴其短缺者矣。予學無專家、惟不好近人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餖飣之說。愼伯所見至大、而所取則廣于錢、段。皆修先進之禮、故季懷所爲書其說每有近錢、段者。然其由醇而肆、以博返約、則與婺源江氏、休寧戴氏相上下、得永其年、同列無與爲匹偶。遽爾凋謝、予故以二十年契合之要著於篇、其世家、生卒已詳狀者、皆不贅及、而申之以辭曰、

維揚都會君羈游、軒裳雜遝如最投。佌忕錢刀汗駿流、君固抱書無所求。陳編堆屋日咿嚘、慹步獨出尋朋儔。討論古義不能休、飢腸軋軋繅盆抽。自謂腹果賢肥牛、確然著述垂千秋。騏驥荷重方山邱、欻勿中道委長鞦。父哭壯子妻焉夫、天殲善士將何尤。同志抿泣不自聊、雅部鼓色亡雙抱。吾文何足爲子謀、以志雅故幽堂陬。

《碑傳集補》卷四一

王筠傳　儒林傳稟

王筠，字貫山，山東安邱人。道光元年舉人。山西鄉甯縣知縣。[illegible]博涉經史，尤深說文之學。桂文燦經學博采錄遊京師三十年，與漢陽葉志詵、道州何紹基、晉江陳慶鏞、日照許瀚商榷今古。出宰鄉甯，在萬山中，民樸事簡，訟至立判，暇則抱一編不去手。權徐溝，再權曲沃，地號繁劇，二縣皆治，然亦未嘗廢學。縣志著有說文釋例二十卷。釋例云者，即許書而釋其條例，猶杜元凱之於春秋也。其目曰六書統說，曰指事，曰象形，曰形聲，曰亦聲，曰省聲，曰一全一省，曰兩借，曰以雙聲字爲聲，曰一字數音，曰形聲之失，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曰彣飾，曰籀文好重疊，曰或體，曰俗體，曰同部重文，曰異部重文，曰分別文、累增字，曰疊文同異，曰體同音義異，曰互從，曰展轉相從，曰母從子，曰說文與經典互易字，曰列文次弟，曰列文變例，曰說解正例，曰說解變例，曰一曰，曰非字者不出於說解，曰同意，曰闕，曰讀若直指，曰讀若本義，曰讀同，曰讀若引經，曰讀若引諺，曰聲讀同字，曰雙聲疊韻，曰脫文，曰衍文，曰誤字，曰補篆，曰刪篆，曰逸篆，曰改篆，曰觀文，曰糾徐，曰鈔存，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變例，皆論篆籀；其自說解正例至雙聲疊韻，皆論說解；自脫文至末，則皆肊說。其存疑數條，則訂許氏之誤，兼訂段氏玉裁之誤。曰存疑者，謙抑之詞也。其例目失之繁多，論說或有穿鑿，不無遺憾，然其精確之處，有非肊他人所及者。如解囟字云：此字當據繹山碑作㐫，平看之，乃全體象形，後不兼顱，前不兼頟，左右不兼日月角，當軶小兒驗之，囟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繹山碑象其輪郭而爲𠫓也。其中則筋膜連綴之，故象之以乂也。又解巢字云：巢在木之上，故从木，巛則鳥形，臼則巢形。三鳥者況其多耳。且皆謂雛也。蓋鳥惟家雀秋冬依人屋宇，其它率露宿，至春秋孵卵，乃作巢，雛能飛，則率之以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又解冓部再、再二字云：此二字乃以冓字摺疊觀之，以會其意，即如有布二尺，以杖當中荷之，則一面祇見一尺，以手當中提之，亦一面祇見一尺，然人固知彼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從之一，即杖也；再所從之爪，即手也，而所從之冉，即如布之舉其中也。且如非舉其中，則無以成兩面也。故再下云一舉而二也，再下云竝舉也。苟不以冓字摺疊觀之，則省去一半矣，何二之云，何竝之云。又論象形之字當分平看、樹看，云天類之平看者，日月是也；樹起看者，云雨是也。地類樹起看者，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又有當放倒看者，巛是也。翁鼎二字皆從三糞水者，其形皆然。人類多樹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看者，止、足是也。物類亦多樹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羊、瓜、米是也。然有別，牛羊自存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𠂢字上象艙，下象底，右象容舵之處，冊以方者爲輿，橫貫者爲軸，植者爲輪，自車後觀之，則見兩輪如綫直也。又論古文籀文云：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者也。惟隸二字獨生變例，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文之象，西下云象古文丣之形，文法不同也。又論笑字云：說文闕笑字，竊謂當作笑，漢書辥宣、谷永傳皆作笑，班氏多古文，似爲可據。蓋指事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眉開眼笑也。夭者屈也，笑時肩背氐卬之象也。至八之所以譌爲竹者，箕之古文作𠧪，玉篇作笛，此其確證也。又隸釋王政碑作咲，玉篇亦有咲字，集韻以咲爲古文，以笑爲咲之省，竊謂咲乃累增之俗也，然證知本字作笑矣。又論第字云：次弟之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弟，則說文無第可知。廣韻第下云說文本作弟，韋束之次弟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疏引說文弟次也，即弟下說韋束之次弟也，但省其文耳。又曰：字從竹𢏚，𢏚非字，不過分而爲二，以明字體如此耳。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謬有甚於仲達者。說文釋例又著說文句讀三十卷，雖多采金壇段氏、曲阜桂氏之說，然獨闢門徑，折衷一是，初不倚傍於人，不可謂非許氏之功臣，二家之勁敵也。他著說文繫傳校錄、鄂宰四種、蛾術編、禹貢正字、禮記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略。卒年七十有一。縣志光緒十四年，由國子監進呈所著書，奉

旨覽。

《續碑傳集》卷七四

劉孟塗先生墓表　方宗誠

君姓劉氏，名開，字明東，一字孟塗，世居桐城孔城鎮。祖庭濱，父應台，皆善士。君幼英異，母吳氏守節教養。君念母劬勞，矢發憤自樹立。時鄉先輩姚惜抱先生碩學高文，爲海內宗。君年十四，上書自通，姚先生大奇

之學之學盡授以詩古文法。君既得姚先生爲之師，又與當時雋俊交遊，於是學日進，名日起，一世賢士大夫皆願識君矣。君爲人豁達不羈，與人談論如懸河，遊迹所至，爭相延重。而君顧矜持士節，辭昌而氣伸，所詣皆文學治術。或以片詞解其紛，或以數千言醫其委折，卒未嘗稍濶以私。相國蔣公礪堂總制兩粵時，君客其幕府。省城外下河火，蔣公聞報曰：「吾知其中必無孟塗。」蓋地故遊士宴樂之所也。事母最孝，每出遊，輒依依母前不忍去，行數里猶瞻顧遲迴，謂友人曰：「吾鄉多佳山水，使吾得菽水資，擧吾母龍眠浮渡閒，手一編日夕諷詠，不去吾母左右，其樂當何如！而顧爲是僕僕哉。」君詩文天才閎肆，光氣爆爚，能暢達其心之所欲言。姚先生之門攻詩古文者數十人，君與吾從兄植之先生、上元管異之、梅伯言名尤重，時人並儕方、劉、梅、管云。乾嘉閒治經學者以博綜爲宗，好詆毀先儒，姚先生力辟狂瀾，戒學徒不得濡其習。君從姚先生久，故其治經不敢私逞己見。嘗曰：「今世窮經之弊，肓宋者流爲空虛講陋之習，言漢者溺於瑣碎紛紜之說，二者相反而不克相成，是以注釋益廣，益離於經，攷證雖繁，無適於義。」識者憾之。少補縣學生，廩試於鄉不售，一試京兆亦不售。道光四年閏七月十四日卒於亳州志局，年四十一。妻望江倪氏，無子，君喪歸，自經以殉，已旌表如例。側室蔣氏生一子曰繼甫，四歲，守節撫育以至成人。君所著書曰孟塗詩文集四十四卷、論語補注三卷、大學正旨二卷、中庸本義二卷、孟子拾遺二卷、廣列女傳二十卷。君卒後，友人姚伯山太守、光栗園方伯及君子繼鋟木焉。繼葬君於掛車山，其貲亦光方伯助。道光丙午，里後學方宗誠表。

又 記劉孟塗先生軼事　方宗誠

咸豐五年春，余訪朱魯岑先生於龍眠寓舍，友人劉少塗邀余及先生飲。談次及諸前輩懿行，先生因述少時與姚石甫及少塗尊人孟塗友善。一日，石甫有失檢，孟塗痛責之。時方三人相對飲，石甫忿而出，忽又反坐，孟塗又責之。石甫又忿而走，至中塗忽又反，孟塗責如初，加厲焉。是時石甫已成進士，著書作文，日有名，年少氣盛，被友責不已，不能忍，忿然出曰：「自今請與子絕交矣。」遂去不顧。余謂孟塗曰：「子不已過乎？」孟塗曰：「所貴乎友者，爲能責善勸學也。今石甫成進士，著書作文日有名，年少氣盛，其行不及檢，苟無友以責之，異日將肆然民上矣，學業不自此廢乎？故甯石甫絕我，我不可阿石甫也。且石甫亦必不我絕也。」言未旣，石甫果復反，笑而請曰：「吾思之，言良是，自今請再責我，我終不忍絕子矣。」復坐飲，盡歡而散。余聞之太息，嗟乎！石甫先生之受善，孟塗先生之直諒，今豈得有此風乎？少塗又爲余述其先君遺事：先生幼孤無依，隨母吳孺人就育於外氏。時吳理庵先生授經里中，先生貧不能從遊，且甚幼，日於學舍外竊聽講論。理庵先生異之，詢知其爲孤兒也，召至家授讀，以女字之。女夭，又字以次者。先生用是得成其所學爲名士。理庵名士徧，字待擇，能文章。前輩之憐才如命，曲爲成就如此，亦可風也。孟塗先生年四十一卒於亳州，母老子幼，僑居望江。其友光方伯栗園自直隸謝病歸，一日清晨造先生故廬，時先生季父臥未起，方伯直入臥室。問何人，自偁曰光二來。蓋方伯未貴時朋輩相呼之偁謂如此。先生季父大驚，急出見，方伯以白金四十請爲先生母壽，徒步至先生厝室，哭盡哀，良久乃去，往反人皆不知也。後先生母自望江歸，方伯同姚石甫廉訪、馬元伯水部迎養於家，事之如母，而依廉訪家尤久。廉訪妻方淑人事之如姑，而視少塗加於諸子然。先生之葬也，亦方伯之力焉。是皆前輩之風誼不可及也。余爲孟塗先生撰墓表，未及知此，今因少塗言補記之，以風世焉，亦以見先生之文章直諒信於友朋，故既沒而人不忘之如此也。咸豐七年八月。

（續碑傳集）卷七六

安徽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　魯一同

安徽候補知縣潘先生既歿之二十年，郡邑之士追思先生之道義文章、清明剛大之氣，足以扶樹世教，激挽流俗，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於先生宜。乃相與歷牒郡縣吏，達於撫部使者，以疏聞。

天子嘖爲嘉許，乃以己未之歲仲冬月丙寅朔越二十七日壬辰，嗣子先彝亮熙徹謹奉先生神位，嚴入於學宮。兩學博士、先生率鄉大夫、後生髦俊之士百有餘人，齋宿盛服，恭詣祠下，牲酒維虔，鼓樂成列。神主既升，皆降拜成禮以出，擁摩門而觀者數千人，罔不歎息嘖嘖，以爲盛展。而不遇於時，卒享千秋之報，亦惟先生克稱是典，非是典足以歸重於先生也。先是十餘年，先生之弟子刊布遺書數十萬言，頌求當代能言之士狀先生家世年壽、行學大凡，久而不成。至是衆命一同曰：「夫士蓋棺論定，今先生墓木十圍，可謂久矣；道允孚於鄉里，名聞

當扆，可謂光大矣。既久且光，而行實不錄，遺事闕如，後死者之責也。」一同承命戰懼，不敢以辭，謹按先生諱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姓潘氏，明

覇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墳之役。高祖常度、聰居易氏之際。曾祖[illegible]兆豐曾邑諸生。考宗實、歲貢生、候選訓導、以恩爲一邑宗師、娶旋[illegible]豐曉而生先生。盧孺人雅善病、先生五六歲時、行坐視孺人兩[illegible]貧乃食。既卒業爲絕饗、訓導君患咯血疾、每進藥必躬、脈不既痛割[illegible]爲以進。謝導君察其色勤、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游錄大爲而王[illegible]禮[illegible]孫承重、自小斂以至反哭、事求禮於[illegible]體而豐度蔚劇、柴齋儼然、殆不勝喪。潘氏之族有僑居廬州及[illegible]於其歸也、收恤之恩遠過所望。其所飲食教誨於族戚之孤貧無[illegible]而已。恆義布粟、屬其篤厚、始不可學、抑性使然也。惟郡自邱氏、張氏[illegible]氏諸達尊相繼殂謝、後起則汪文端公、李尚書用大科致通顯、次端光以詁經博物負海內重望、致位宰相、顧於著述謙讓未遑也。先生[illegible]晚出、詩露鋒鋩、盡掩前人。每提學使者行部至、皆拱手讚歎、既而[illegible]州舉。年二十六、乃盡棄科舉進士之業、力求古人微言大義。其宗旨以爲挽迴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則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痛疾、而振作一時之頹儒鄙薄、以復於古。其說經不祖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學之糟粕、語錄之空虛荒渺、爲朱儒之筌蹄。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略、非雜縱橫、即蹈功利、未有能破例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也。其爲文章以圖出顯沈痛吐露。蓋先生應鄉舉者十有三、而後領一解、以貢於京師、至則與四方之士議論追逐、以求文章之眞、亦陰以覘氣運之贏縮。凌長甫[illegible]幾波流之一返也。是時先生座主長白鍾侍郎館先生於家、謂人曰、西農乃吾師事也。宜黃黃司寇亦云然。然先生與禮部試者六矣、卒默默無所遇。主文枋者至以不得先生相詬病、而一時新進少年翰林文學之臣、往往竊觀先生之文、諷頌闇記、以期佹一識之也。先生笑曰、吾豈若是難知耶。先生居京久、所與往來、若汞豐郭儀霄、建甯張際亮[illegible]張履、益陽湯鵬、歙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刪切、盡當時之選矣。要[illegible]文辭詩歌相推服、至於先生深心大用、尚有知之不盡者、而豈所[illegible]於流俗之士也。先生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illegible]儀徵阮相國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公桂楨、周公天爵以清剛大節爲世名臣、於先生皆願納交。周公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公以是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君廣業、黃君以炳相命以懲忿窒欲之學。所居故柴氏宅、柴素無賴、毒其家人、以禍先生。還其宅、斂其尸、終不與較。時年未冠也。中年所養益純、和順之氣布於四體、而臨義勃然、尤善剸斷大事。嘉慶末、郡人以白役妻裴烈婦當入祠與不當入祠、分左右袒、傾城以爭、爭久不決。先生爲書數百言、開解窾會、平其牙角、聞者帖服。道光中、濬城東濠河、上[illegible]游居民萬家、用異議相牴、亦得先生言乃定。蓋其平日公誠之[illegible]於人人、而言中理會、又足以解膠結而定危疑。一旦立乎廟堂之[illegible]天子宰相可否、遇非常之原、一國之大是非、必能從容言笑以靖[illegible]外之人心、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惜其無所設施、而空言之垂於世、祗於如是而遂已焉。然得先生之書尊而信之、以覘夫元虛穿鑿靡心力於無用以取世資者、其關於人心世道何如也。先生生於乾隆五十[illegible]年六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戊子科舉人第[illegible]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所著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外集未刊者十四卷、詩餘三卷、詩話十三卷、念石子一卷、春秋綱領一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誡一卷、傳恭堂祭儀二卷、示兒長語一卷、養一齋劄記九卷、四書義試帖共五卷。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二書皆未成、蓋絕筆也。配史孺人、事先生有禮。先生歿後、教子收族、遵先生之戒、後二十年卒。子三人、亮弼、郡庠生、後先生十七年卒。亮彝、邑庠生。亮熙、郡庠生。女三、適鮑掄秀、郭斗、鮑掄弼。孫六人、蘭篤、亮弼出。蘭寶、蘭同、亮彝出。蘭璘、蘭華、蘭章、亮熙出。先生始以歿之年十二月葬郡城東南潘岡上、咸豐八年九月遷葬於車橋陳家河北岸、史孺人合葬焉。一同與先生游處二十年、先生始以弟畜、而一同師事先生、往來長安、連牀接軫、聞教甚詳。先生之歿、遺戒力辭哀輓、墓志、誄文、故不敢以爲。門人刻遺書時、先友長德尚有存者、又不敢僭以爲。今則無可辭矣。先生盛德事多、有已牒上禮部者、人皆能言之、余獨綜其立身教世之大旨以揭於篇。孤貧崛起、學究天人、名聞四海、不虛也。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

賀長齡　梅曾亮　張聰咸｜王塗　陳奐
朱駿聲

誥授榮祿大夫前雲貴總督賀君墓志銘　唐鑑

君姓賀氏，諱長齡，字耦庚，號西涯，晚自號耐庵，湖南善化縣人也。曾籍鎭海，其高祖上振公爲湖南司獄，恤囚有隱德，貧未能歸，居會垣，爲善化人，世世以仁厚傳家。迨君爲雲貴總督，曾祖士英、祖國華、考敂曾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馮氏、祖妣陳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君英姿動人，而志高言下，見善如不及，勇於任事。自秀才至詞翰，常以文章爲羣萃雄，而自視恆闕如也。初放廣西考官，繼簡山西學政，稱得士之盛云。今上登極，大闢賢能，君以春坊贊善出守南昌，以察吏功，大府指臂信瀰，舒民閒疾苦，深得上下心。二年七月，擢兗沂曹濟道。四年閏月，擢江蘇按察使。五年四月，升江蘇布政使。時以清口塞，議海運，協揆英和連疏其利，而外間以事涉創始，愼之不敢決，君主之，海運乃行。六年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時庫項轇轕，君立清查局，或追或補，數月頓清。旋護巡撫，條奏甚衆。七年九月，調江甯布政使。十年十月，請假省親，丁母憂。服闋，因疾請假。十五年四月，奉召入都，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授貴州巡撫。閱九年而升雲貴總督。君之惠政在貴州者，雖屢冊不能罄，而其待士也尤加意焉。養之教之，奮而敦之，循而導之，優游而涵育之，擴充其所已能，輔翼其所未逮，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不是過也。凡書院義學在省垣者，暇則往焉，或背書，或摘講經義，樂此不倦，固其所好，抑亦愛士之心深也。他若迪官方，澤黎庶，緝盜賊，懲胥吏，贍倉儲，練營伍，收恤孤嫠，存養嬰幼，開通溝瀆，布種桑棉，亦皆犧黼仁安，法明恩備。君好與人詰辨，相知與不相知，但可與言，見則發端啟問，逐層推詰，窮其原，又竭其委，叩其中，又討其邊，愈攻愈進，應者傾囊倒篋，不足以給之，而君方纚纚然未已也。蓋其聽言也，順而易受；其取言也，廣而能蓄。一人作如此言，然之；一人作如彼言，亦然之。惟其善而已，無彼此也。其讀書也亦若是。君無日不讀書，亦無書不讀，求聞者記之，數聞而互異者亦記之。一篇若是，易千百篇亦若是。是以胸懷豁落，得於古者足，得於今者多，事來亦以其所得者應之而已。然而千得之中，未嘗無一失也，而心之光明，則可以告於天下。

之總督任，適永昌回變，督兵剿辦，亦即解散。次年逆孽復行聚掠，以是左遷河南布政使，殺疾告歸。旋以前案雖覈察，按殺過當，未經嚴參，落職。君少失怙，恆痛不及祿養，又以官遠不能迎奉太夫人爲不樂。居喪三年，不出門閑。友於兄弟，雖遠，每月必數起居以爲常。戚鄰貧乏者，周恤不少吝。晚年尤好行善事。君生於乾隆乙巳年二月初八日戌時，卒於道光戊申年六月初六日巳時，葬長沙明道都南嶽廟金雞背之原。元配徐氏，前任河南固始縣知縣諱坦公女；繼配鄭氏，山東同知諱士杰公女；韓氏，山西平陽府知府諱某公女，皆早卒；陳氏，同邑處士諱鍔公女。妾陳氏、馮氏、吳氏。子二：長殤，繼配陳氏出；次詒令，胞弟桂齡之子，人繼，娶丁氏，翰林院侍講學士名善慶公女。女五：長適河南固始縣前任山西巡撫吳公諱其濬長子蔭生元禧，徐氏出；次殤，鄭氏出；次殤，韓氏出；次殤，陳氏出；幼，妾陳氏出。孫女一。君才高望重，交遊徧天下，而於同邑唐鑑最親且信。葬有日，其孤走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梧桐兮高岡，鳳凰鳴兮邦家之光。菉竹兮淇澳，圭璧緯兮君子之獨。君子之獨兮至隱費大，兮聲揚而聞遠。名孚其實兮仕孚其學，仁愛其心兮經緯其腹。先民而勞兮先士而逸，不顯其恩兮雨甘林綠，不大其威兮風柔草肅。欽崟兮黔之陽，迢遞兮阻且長。思君之去兮徙倚而傍徨，祝君之來兮蘋藻而烝羊。惟此遺愛兮百世烝嘗。

《續碑傳集》卷二一四

兵部尚書雲貴總督善化賀公傳

公諱長齡、字耦庚、晚自號耐庵、又號[illegible]鼓叟、姓賀氏、系出唐祕書監知章。祕監居山陰會稽、開子孫多隸浙之甯波府定海縣。康熙二十六年、分定海為鎮海、定海二縣、公之先隸籍鎮海。自祕監二十五傳有諱宏聲者、是為公高祖、以雍正六年任湖南按察司司獄、子孫遂占籍善化。司獄仁厚惠囚、於衣糧廩於常格、囚感甚、為位以祀於獄。曾祖諱士英、祖諱國華、皆早世。妣皆節孝、膺旌典。考諱啟會、性方嚴、居恆不妄語笑、子弟侍奉、凜然無敢咳唾。祖父兩世皆習法家言、佐郡邑治三世、歿贈如公官。贈公舉丈夫子八人、公次居第五、生而岐嶷、如成人、弱不好弄、讀不釋卷。年十六、應童子試、輒冠其曹。明年辛酉、補學官弟子。又二年、尻贈公憂。歲丙寅入嶽麓書院、從羅鴻臚典受業。明年舉本省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是為嘉慶十三年。次年散館、授編修、旋充庚午科廣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一年、簡放山西學政。二十五年、保送御史、引　見記名、旋轉左春坊左贊善。中閒屢充文穎館協修、本衙門撰文、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當是時、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迴翔　禁近、殆將一紀、而　特達之知從此始矣。道光元年四月、出為江西南昌府知府。故事、省郡由大吏揀調、公洊茲任、蓋出　特簡。二年七月、擢山東兗沂曹濟道。四年四月、署山東按察使。閏七月、擢廣西按察使、旋調江蘇按察使。五年四月、擢江蘇布政使。六年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七年四月、自江蘇入　覲、　上曰、汝聲名甚好、今調山東、非因汝曾任山東、實因地方難治也。五月赴任、未幾、　命護巡撫。八年八月、調江甯布政使。九年十月、丁母嚴太夫人憂、回籍終喪、以心疾請假調治。十五年四月、奉　旨飭來京聽候簡用。八月、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調直隸布政使、旋擢貴州巡撫。五月、　陛見、七月抵任。二十五年五月、擢雲貴總督。二十六年、降補河南布政使、踰年春病免歸里、復以雲南回案落職。二十八年六月六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四。公為後所歷官及顯晦升沈蓋如此。公資性沈毅、學問純正、故能敢言敢為、肩任宏鉅。道光四年、大風壞高堰、清口水澀、　詔羣臣議海運、協揆英和、公連疏稱便、而事涉刱始、節目繁重、悉以為難。公執議謂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民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儈、天津倉胥、屯弁運丁也。三者之人所挾海為難、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風濤也、盜賊也、霉溼也。所離海為難、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偽、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

後知事有必行。某嘗且討論、暇食籌度、後之屬吏、貨之瀕洋人士、諏之海客畸民、衆難解散、愈推愈密、更無疑義。說具復議制匐書。復為圖說上之。大吏於是江督某公、蘇撫安化陶公協力行之。公乃擇諳悉洋面商人、使雇覔沙船一千五百餘號、裝兌蘇藩所屬四府一州額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由吳淞出崇明、佘山、北放大洋、趨成山、轉之罘、以達天津、水程四千餘里、往來不爽時日。昔元代刱行海運、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米四萬六千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明王宗沐以海道不虞失風、譬遊門而罷、固其時海道未通、又無沙船之利、尤講求不能如此之精也。　成皇帝嘗詢江蘇何務最難、對曰漕務、因陳辦漕之難。　上曰、聞挑河頗認眞、何以回空之船如此遲滯。公奏減壩本不宜閉、傾天下之財不能挑河、故從古無挑法、令挑亦不得法、而合龍又非其時。向來合龍在冬令、冬水力能拔根、離大汛尚遠、故合後得安穩無事。　上問江南官吏優劣、奏言大抵循分供職者多、實心辦事者少。又言用人之難、人才多格於例求、　朝廷不拘成格。道光中、大學士寶興奏請嚴禁奸商錢票、公議覆略曰、政在便民、道崇簡易。錢質繇重、難以致遠、票則無須運載、而可交易遠方。錢有良惡、數易混淆、票則無庸揀數、無胥小盜竊之虞、水火沈失之患。二利可徵、應請一仍其舊。又議覆嚴塞漏卮奏曰、論罪必覈衡情、吸食鴉片之人祗以自戕軀命耳、而與殺人同科、毋乃過當。且科條愈重、則勾結愈密、搆發愈難矣。某御史奏請查禁漢奸盤剝苗民。　詔公議覆。奏曰、苗疆自前撫臣嵩溥查辦保甲之後、盤剝準折等弊均經奏明飭禁、但須實力奉行、無須更設科條。原奏謂流民漸少、今殊不然。自臣履任以來、興義各屬已無不墾之山、而客民仍多趨之者、則以興義地腴也。然地多煙瘴、新徙之民、輒多夭亡、故地不加廣、曾無人滿之患。言者乃謂客民獲利甚豐、率皆廣田畝而峻牆宇、毋乃偶見一二、遂以概之千百。若使目擊流民之苦、必不忍為是言也。黔不產鹽、布帛又貴、類皆挹注於他省。苗民僻居巖洞、所饒者雜糧材木耳、非得客民與之交易、則日用無資、所有亦莫之售。況且苗民務耕作而不知貿易、客民耐勞而儉用、多就穀賤之地為家、是未嘗不兩相資益。若謂紛華靡麗皆由客民導之、以至重之、則漢人中曾稱富戶、今為貧民者、又將誰咎。盈虛消長、物理之常、即無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富也。而臣細察邊苗情形、則更有數端。一則苗民實為漢民害、一則苗民自為害、一則土目土司之為苗民害、一則苗民之為土目土司害。洞悉隱結、縷析條分、而要以釐剔之餘、漸迻習染、庶幾革薄從忠焉。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已為壁昌、劉韻珂、梁寶常諸疆吏先後奏駁、公是時撫黔、亦請召募訓練土兵。　上以團練既經指駁、恐無實效、公覆奏曰、瀕海各省又方

混襍、團練鄉兵動踰數千、不免恃眾恣肆、故辦理爲難。黔省土曠人稀、岡箐叢襍、奸宄最易出沒。苗俗習於獷猂、又多剽掠、故良懦民苗自相團結、以資保衛。漢民謂之齊團、苗民謂之估欆。州縣因兵役不敷、亦輒捐貲添募守卡巡查。是雖無土兵之名、早有土兵之實。此其爲數不多、又皆散布、無虞擾累、實裨巡防。若恐日久視爲具文、此則有治人無治法、凡事類然、未宜因噎廢食也。公之持論侃侃、無稍阿諛、大率如此。而其爲政之大端、要有犖犖可紀者。一在恤民、一在恤吏、一在育人才、一在講荒備。南昌爲豫章首郡、公別設自理讞局、詳定章程、局員以勞敍績、公日與諸員會食、即席研究情實、辨詰疑難。諸員欲備諮詢、不得不先自詳察。公又與之歡談古今、放懷暢飲、脫遺拘檢、使得盡其辭意。其時案無留牘、民大感說。城外野寺厝柩數千、公示限三月遷葬、力不能遷則官爲葬之、歷年積殯數月一空。山東屬地平衍、水鮮歸宿。公諭民案地爲溝洫、以資灌溉、溝旁種樹、枝葉茂密、由是收穫倍常、行旅亦便。臨清州馬進忠等既以習教謀逆伏法、而臨清營署獲揭帖臚列僞號、剋期七月十五稱兵舉事、內有進忠餘黨及附近州縣人名氏凡數百人、一時驚懼、悉欲案拏。公曰、苟有謀爲不軌而以姓名日月告人者、是貽害平民也。尋密知進忠案由州人徐化隆擧發、邀賞未得、化隆死、其兄慶隆賄進忠餘黨林老仲潛回、欲藉此興獄爲倖功計。讞定誅慶隆、旁無株累。公之在黔也、沿途諮詢、知黔民所苦、無如詞訟拖累、歷任即以聽訟之勤惰、爲察吏之權衡、并以清理詞訟、查辦匪類、約束差役之法、逐條申明、頒示各屬。復慮匿案不報、飭將上控自理新舊各案、分已結未結、案旬開報、以便稽核、從功過分明、瑕瑜莫掩、由是而吏勤其職。黔中多山少田、不產布帛、舟楫難通、商賈艱致。公目擊貧黎藍縷、衣不蔽體、釐然愍之、乃刊布蠶桑編、木棉譜、於楚豫各省購蠶子二萬六千一百餘斤、遍頒各屬、使之栽種、設局雇匠、教之紡織。及成、綢則勝於遵義之橡繭、布則賤於客貨、民大便之。社倉舊濟春借秋還、自多逋負。公於黔省各州縣添設義倉、勸諭官民捐輸、增義穀三萬二千五百餘石、改出借爲平糶、責成紳士司之、穀貴則碾米減價出糶、銀存於官、而數記於紳、穀平糶還、穀交自紳而銀發自官、互相稽查、以杜其弊。倡建恤節堂、爲房舍百五十二間、收卹嫠婦。堂外建義學二所、延訓蒙師以教其孤。建及幼堂、收養無依童丱、教之識字、習技藝。至年十七始令其出。時仁懷逆匪謝法真聚眾焚劫、就擒伏法。公以逆產充廢、奏懇賞入二堂、益資贍膳。公凡官狀事、未嘗規避處分、深服新吾呂氏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之言、而於屬吏、公過亦肩任之。嘗言爲長吏者必卹屬而後可以責屬。當旬宣東省時、查明州縣未結舊案交代一百九十六起、奏請勒限一年完結、遲延處分、概予寬

免。因念山左州縣繇稱苦、所入本款、又病攤捐、非量爲變通、莫蘇其困。乃具奏曰、臣於實虧各員、從嚴參辦、不下數十起、各牧令亦豈罔知警戒、而究不敢謂此後遂無虧空者、則以致虧半由於攤捐。況辦公有費、贍家有費、應酬鄉鄰親朋又有費、供給過往差使又有費、已爲竭蹶不遑、而以從苛懸鈹之項攤之於事後無涉之人、揆之事理、詎爲平允、徒以官項不便無著耳。不知攤扣太多、不但無補於國計、實於吏治民生大有妨礙。應請將盤查案內之二成、戮族當工三成、攤完後、再行接攤。其常年捐款、由臣酌量刪減、而最苦州縣免攤。公既調江甯、以清查未完、奏留月餘。是時舊案未結者僅十數起、公以清釐於前、尤不可不預防於後、乃申明新案交代二參之例、其款目分應領、應攤、應交、應賠、使抵款皆歸有著、通省倉庫一時頓清。東昌、泰安、兗曹等三十餘州縣、舊於衛清水次兌漕、時日甚迫、米有不足、則於水次買補、墊兌而旗丁藉例索詐、不遂則并現米不收、徑自開船出閘、州縣無如何。公奏言、　天庾正供、所重在米、但以乾潔爲準、不必以買補爲非。今東省閘內州縣、計開廒以至兌運、爲期不及一月、以數千至萬餘石之漕、剋期收足於旬日閒、則必所屬糧戶無一玩抗、無一疲乏、而後可。又須於旬日之閒、將數千以至萬餘石之漕、運於數百里之水次、則必風雨一無阻滯、車輛一無損折而後可。揆時度勢、實所不能。乃必泥於不準買米上兌之例、徒供旗丁需索、目苦此數十州縣。若變相沿、勢必日甚、誠不可不思所變計也。又以發遣軍流徒犯由府解司、遠者解道之例、長途疏虞、往返耗費、請改府屬解府、州屬解州、直隸州解道、以免苦累。皆奉　俞允。其後撫黔、山徑崎險、押解尤艱、亦以此法奏改焉。恤民如彼、恤吏又如此、故公所至民懷德而急公、僚屬感恩而思奮、雖黠猾之吏、莫不更革、而士林尤喁喁向化也。初公居詞垣、藉授徒脩脯自給、誘掖勤懇、十數年中、成就百輩。視學山西、於晉陽書院增設膏火、釐正條規、不時召入公廨、授之餐而課試之。按臨所得佳士、資送會城肄業、試竣復擇其尤、攜入京師。黔地瘠苦、文教未興、或連數廳縣無一義塾。公謂諸守令、自三代以來士失其教、惟書院之制、會生徒講習、爲近於古、而崇教化、厲人材、固有司者之責。於是倡廉冊建、凡貴陽、銅仁、安順、石阡等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等廳、黃平州、普定、天柱、永從、甕安、清平、興義、普安等縣、皆興大書院、義學、并上其事於　朝、各予獎敍。其於省會書院、重定條教、分上內外三舍、隨才造就。諸生日所讀書、填注簿冊、公餘親往試背、并摘問疑義、以爲升黜。復下其法於州縣、令倣行之。貞豐州向無拔貢、八寨廳童試向附都勻府、取進無定例、銅仁府縣、松桃廳向附鎮遠、石阡向附思南、路遠費鉅、憚於跋涉。公奏請增設銅仁、石阡考棚、貞豐、八寨貢額、學額、黔士奮發興起、懽醟

雷動、嚴隊伍壇、墊砥於學。先是、公以恩在籍、以鄉閭師道不廢、往往失學、出貲分設義學四所、延師課讀。其意良法、具見文集扶風學舍記中。蓋公生平以培養人才、扶植學術爲事、故汲汲不遺餘力、要以成效。其於治兵亦然。御史花訓春請飭邊疆認眞訓練、公議覆曰、兵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平時各將所轄之兵、即令各將自爲召募、自爲訓練、遇有征調、即令自將以行、則責有專屬、練之必精、恤之必至、束之必嚴、恩信既能相孚、威令自能相攝。將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傳曰、師克在和。和非詭隨之謂也、節制明則分定、分定則勢順、順則和矣。平時果能節制、行兵自有紀律。韓信之多多益善、用此道也、有制而後能和也。兵必與兵一心、而後可用。曹劌論戰、全以气勝、心齊則气勝、心散則气衰。以又方糾合之眾、而欲其協力同心、全在平時整頓聯絡。管仲軌里連鄉之源、所謂晝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患難足以相死者、用此道也。尤須使知全家豢養悉出　天恩、所得錢糧無非民力、常與講明激發、人孰無良、詎不感奮。二十三年、遵　旨保舉武職、奏曰、臣聞練兵必先擇將、大將必有統御之才、戰將必有折衝之勇、即下而偏裨、亦必才气實能獨當一面、而後可無僨事。要未有不嫻明紀律、與士卒同甘苦、克勝將帥之任者。紀律一壞、何變不生。歷稽傳史、將之以貪敗者、覆轍相尋、則常失之於先才後守、謂殺敵致果、不必稽其素行、互鑑則素行既非、豈能服眾。即小有才幹、亦且予智自雄、動輒誤事。是所謂才者、非才也。雖使詐使貪、用人不拘成格、然貪詐即果有才、亦但可爲人使、而不可以使人、但可取濟一時、而不可恃爲長策。必其明階級以修軍政、汰虛糧以實軍伍、勤訓練以振軍威、舉事一出於公、故人不敢犯、否則利令智昏、舉錯乖謬、雖復案期操演、亦何益哉。公在黔中、召募土兵一千餘名。每土兵十名、半習火鎗、半習刀矛、遇有營兵出缺、土兵併入挑選歸伍、仍募補以符原額。奏請省中糧儲道加兵備道銜、所轄貴陽石阡、平越、仁懷等處、營分、責令稽查、年終結報一次。籌款添賠軍倉穀千餘石、遇穀貴時、逐營酌借、於月餉內次第扣還、隨時買補。又以地方盜案例應文武會捕、而武營往往不能得力、通計黔省文武養廉不過八萬、而武職廉奉兵餉多至八十萬、各營將弁多於文職數倍、兵丁多於皁役數百倍。下游古州、鎮遠二鎮之兵不下二萬、承平既無徵調、即當責以緝捕、追亡逐捕、非捷不可格鬬擊刺、非勇不能躡險援窮、非膽不敢。緝捕固征討先資也。茲當於百名內挑選數名、令其專拏盜賊、免派雜差、擇弁管領、日習拳棒、刀矛、鎗礮、火箭、跳澗等技。分隸府廳州縣文員幷轄、計功拔補。管領將弁亦與計功、不力則過亦同之。無事時仍就各營操演、不使曠廢。如此、則兵非增設、餉不虛糜。公先爲議使人共曉、復奏行之。當是時、公私恩旣變將驕、軍政廢弛、亟

思整理、以固邊疆。曾提督某入　覲、極陳公能飭戎備。未幾、
命總督雲貴。公涖滇日、申儆營規八條、嚴操守、講紀律、恤兵丁、
勤訓練、勤緝捕、和緝民夷、嚴禁洋煙、勤修軍械。通飭滇黔鎮將、
使察所屬、分三等、出具考語、覈甄察材品以收實用。乃使車未
周而左遷之　命下矣。初、滇中漢回構釁已久、道光十九年、緬
甯、雲州、順甯連次互鬬、結怨益深。二十五年四月、永昌回馬大
等以唱曲與漢民鬬毆、漸至糾黨千餘、滋擾鄉寨、經永昌守會
營剿退、旋復聚集猛庭寨、圖攻永昌。時城中回民衆多、將爲內
應、人心洶洶。九月二日、迤西道羅天池、遽以計掩殺之。公甫以
八月二十四日抵任、省會距永昌千三百餘里、方咨會提軍張
必祿就赴堵禦、又飭迤南道周某馳往督辦、而肅清內應報至、
公據以入告、并夾片保敍、即親赴永昌沿途曉諭、匪黨解散、惟
後投首者百餘、猛庭屯聚之衆、亦旋撲滅、其肇釁之回民張世
賢、漢民萬林桂等、案擬如律。獄已定矣、二十六年正月、回衆復
叛。公察知按殺內應未別善良、回衆得以藉口、疏請將保敍諸
員撤銷、并自請議處。復馳赴大理、永昌剿辦、殲斃首犯、賊衆解
散、在逃之張富率其黨馬效靑等繳獻器械、詣軍投誠。公欲破
除漢回畛域、爲之奏懇免罪。王芝異者以事充軍順甯、當回衆
再集猛庭、呈告奮勇、團練鄉兵、頗爲出力。公與巡撫陸公建瀛
援新疆成例、合詞請以功抵罪、準其釋回。　上諭曰、該督辦理

果協機宜、何至復有蠢動。現雖據奏地方安謐、究未能及早籌
防、甚至以兩省營伍、皆其統轄、豈竟謫遣之人、轉藉一軍犯之
力。謬妄無能、莫此爲甚。著降補河南布政使。及公自豫藩歸里、
復奉　上諭曰、李星沅奏遵旨確查原辦回務情形、覽奏均悉。
此次殲捦雲州回務之告病羅天池、未能詳慎區別、率行掩捕、
以致回衆寒心、有所藉口、實屬貽誤大局。著即革職、永不敍用。
賀長齡於羅天池按殺過多、託疾以去、并不糾嚴參劾、止請撤
銷議敍。又率準張富投誠、代請免罪、實屬辦理不善。著一併革
職。時公甫抵家、患水腫、腹腿隆然、不任行步、日以問學引掖後
進、其於升沈得失、意適然也。公力宦中外、凡四十年、所至愛民
禮士、興利除害、以儉率下、服御傔從皆極簡約。河南舊俗、新歲
宴會彌月不絕。公抵藩任、戒屬吏曰、頻年水旱、民不聊生、而盛
張讌飲邪。一筵之費、數十百人之資也。宴會之風、遂以衰息。令
某某以貲得升階、公詰之曰、汝虧帑鉅萬、而復能納貲、何也。方
擬鞫覈道省官吏、籌補庫欵、遽以病去。中州人士深悼惜之。生
平取與一準於義、陋規多所屏卻。其於中朝權貴、亦無所饋獻、
而親戚故舊、僚屬振恤無恡。任江藩時、糧道名中山者、常以餽
苦多絫爲言、公時其乏而周之。於其卒後、復厚貲之、俾其妻子
扶櫬北還。於是所負同鄉秀公者金四千、遂焚其券。白、聞貸公
同寅未久、吾滋媿也。同母兄弟凡七人、長松齡、次椿齡、壽齡、文

齡、公皆請　貤封爲奉政大夫。熙齡出嗣叔父、後由翰林院編修掌四川道監察御史。柏齡、桂齡、丁未進士、廣東潮陽知縣、擢府同知。當罣之時、公皆分潤白晢、依依無閒言。叔祖某遊粵卤、父子繼殁、公備資歸其櫬、䘏其眷屬衣食嫁娶咸資之。建家廟、定宗規、置義田、倡捐千金爲恤嫠會。然公固囊橐無餘、自滇赴豫、力卻餽贐而貸金以成行云。公儀表豐碩、風度端凝、性寬厚、而虛謙下人、好問、無賢賤、無智愚、推誠相與、片長必襃。文在在受欺誑、覺而不悔、曰、知人固難。然如八九失而一二得、猶足收一二之用。若壹志猜疑、則忠信且失之。願必自役其心於察察之途乎。案宋呂氏童蒙訓、言呂正獻既薦常秩、後頗悔之、以語明道程子。明道曰、願侍郎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然則謂公爲過於長厚者、亦未嘗衡之古人耳。公嗇飲、凡詞垣時、詩酒豪邁、後頗以酒失自規。其爲學以潛書身心爲主、日取先儒嘉言懿行以自淬厲。晚尤致力周易、時有獨得、郵書唐太常鑑反覆論之、不爲苟同。公餘專習艸書、效孫虔禮、屬稾伦札皆用之、無一筆苟。所著書今編刻耐庵文集六卷、詩集三卷。其奏疏劄示、凡數十冊、藏於家。劄示尤多可采、如謂屬吏稟牘率以儷語、　飾無裨實用、飭令據事直書、不用常行格套。既以行艸親書、不用書手細楷、皆足破拘牽粉飾陋習、而意尤在覘其人之能否、諳悉事理也。所輯書如　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卷、學術、治術皆備、風行海內。孝經輯注、勸學彙言、望溪先生左傳義法舉要、皆刊行。黔省所刻書、如詩、書、禮記精義、左傳讀本、公穀摘鈔、本陳文恭課士直解、李文侯淛授存愚所重刻、如顧氏日知錄、方氏周官辨、皆以黔中僻遠書籍罕至、故廣爲刊布、以惠來學。至使黔士蒸蒸嚮學、風气丕變。聞公課士時、遴爲上舍者三十有六人、復汰其二、曰、非吾徒也。既而卅四人皆擢科第、或爲明經。其二人者、一歿、一叔賊矣。初、黔人士服教沐德、思因公誕日製錦稱祝、屢請不許、乃陰圖公像祀之。及聞公訃、皆行哭失聲、流涕遐邇、憂沒世不泯。公卒後十年、而黔中寇事起矣。嗣子詒令、咸豐補行壬子科副榜貢生、同知銜候補內閣中書、後公十年卒。孫克繩、克燕。

論曰、公爲政無赫赫名、在當時畺吏中閒如也。至翰士相與語曰、黔撫章疏不問可知、大抵請節婦祠、乞書院獎耳。由斯言推之、則其時風尚可知、此俗之所以日媮、盜之所以日熾也。敎詩書、崇節義、以靖兵刑、公信知本哉。詒令嘗出公交遊所貽簡札數冊、公自署曰師友講言、而不佞任所削牘夾與焉。又嘗以公韻語中部分微滑、爲易之過半、公無忤色、曰、吾久不檢韻書也。其虛懷服善無人己畛域、可概見矣。平生所見巨人長德、能去驕矜者、以公爲最。於戲、眞古人哉。

羅汝懷撰　《綠漪草堂文集》卷二五

梅曾亮傳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父沖世所稱抱邨先生者也曾亮成道光壬午進士以知縣用援例改戶部郎中少時文喜駢儷既游姚郎中門與管同友善同輒規之始頗持所業相亢已乃悟俳優所爲無與面目乃一變爲古文詞其文洗伐最深故饒姿韻官京師久以文自贍一時碑版記敘率其手筆時論盛稱之嘗著民論言亂民姦民之別而推極於五斗米張角之所由來其上汪稼門書亦諄諄言姦民易治姦民難治治之者獨州縣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豈無權哉民事利病修廢之宜方竭其聰明才力以求之猶未必盡舉然事之萬全無害者幾何而倡議行之文書之上籌者上官六七級此合彼牾返往曠日迫切成過誤功未收而罪已集矣夫足以有爲之才值萬不得已之事而逆阻於文報階級之繁擾以藉其破壞於冥冥中者什蓋八九故曰無權也曾亮見川楚教匪之亂及嘉慶十九年林清之變故其詞如此又著刑論頗中近日刑部說帖駮案之弊其詞謂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此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情事有萬不齊然一切之法不足悉其變不若從其略者乃天下之公失也大抵曾亮駢文爲上詩次之散文循桐城家法平易無情實於史記師其論贊姚佚而遺其八書之典博同時諸公倒屣禮待極令聞廣譽施身之致有後進謁於京邸者戒以長安居大不易惟擇交游端言行勤讀書三言而已其人本誠篤用是益兢兢無纖芥過回里猶尋味其言不置云江寧老宿能以德望服人而人服之無過詞者惟郎管同與曾亮既以文名當穀邑人許宗衡謂之輿論文至千百言其他靜默而已晚歲罷官游經粵逆之亂浮沈江淮間其同年生楊以增總督南河招之且爲刊所著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及詩十二卷駢文二卷行於世年七十一卒

梅伯言先生誄辭 吳敏樹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顧心竊陋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游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雖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類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嗷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顚倒者耶

又跋柏梘山房文集書後 朱琦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甯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讌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歸逾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閒關憔悴、挈家辟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臣謀錄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遂裒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案是集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定閒增損益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中碑志記序之類益夥。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鬭剶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覩、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既沒、先生序之。

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明之時尙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其難迺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俠、朝堂、學校之閒、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遞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時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異之既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既老而顚頓、幽憂以死也、其可悲已。丙辰九月、後學朱琦。

《碑傳集補》卷四九



張先生聰咸傳 劉開

余友張君阮林之卒也，既爲誄以哀之矣，今復總敘其家世生平而爲之傳曰：君名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傳巖，太傅文端公之五世孫也。祖貴西兵備道諱曾敭，父巴州州判名元位。張氏爲吾邑巨族，世有達官，才人亦且不乏，而文辭能直追古人，則自阮林始。阮林怯弱如不勝衣，其筆力精悍無前，振厲風發，不可一世。所爲詩宗法少陵，其深造者幾欲神合，近時之善學杜者，未能或之先也。往時姚惜抱先生見阮林所作，歎曰：其文其詩皆有雄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先生不輕許可人，而賞識阮林如此。阮林于經通左氏傳，于小學通音韻，于史熟于漢晉逸事，著有左傳杜註辨正及經史質疑錄。阮芸臺宮保、王伯昇閣學、胡墨莊給諫皆深器之。余識阮林在壬戌之冬，而識栗原也先于阮林後二年，而得從萩六襄又後二年，而得石甫。當時意氣相許，以古人爲期，歲時過從，歡讌無閒，每當酒酣耳熱，阮林則高歌杜詩，以洩其悲憤之懷，滿座聞之爲之動容。自阮林沒而盛會虛，吾輩雖有讌游，亦慘然不樂矣。阮林性簡傲寡合，一時目爲狂士。栗原嘗謂余曰：昔嗣宗能爲靑白眼，今阮林亦是也。阮林既卒之三年，栗原、六襄皆赴官京師，石甫宦海隅，筐萩客豫州，余時自江右歸里，經過舊游之地，俯仰徬徨，獨增惆悵，回憶總角之歡，恍然在目。十數年中，故交雲散，死別生離之感，集于一時，而余年已及壯矣。阮林詩刊除浮豔，或不能悅衆目，然思深力厚，精氣盤結，神光外燭，必不終掩塵土之下，世固自有識者也。使天假之年，其所造豈復可量，而竟積勞以死。然阮林雖死，其詩之所就已足以自傳，傳亦必得重名，但未卜時之遲速，要之歷久論乃定耳。阮林中嘉慶庚午科鄉試，以考館得八旗教習，娶姚氏，今伯昂編修之妹也。有子二，皆聰穎善讀書，必能繼其父志者。阮林卒時，年僅三十有二。

《碑傳集》卷一四一

王君亮生傳 孫履

君姓王，諱鎏，初名仲鎏，字子兼，一字亮生，吳縣東洞庭山人。明大學士文恪公鏊其十世族祖也。祖諱鎔，商南典史，値湖北教匪犯境，日夜城守，獲賊諜爲內應者三人，斬之，賊遂退。既又逆民嘯聚謀亂，率健卒禽其魁，餘黨悉平。考諱闐，伯太學生。君自少有至性，年十一，太學君挈赴陝省親，以教匪亂路梗，還漢口，迂道入潼關，登秦嶺，以達商南，備嘗艱險。十二讀文恪公集，學爲文，補諸生。督學使者協辦大學士蕭山湯公

金釗賞其文，稱爲學人。餼於庠，屢絀鄉試，入貲當選教職。游京師，稍與賢士大夫交。道州何尙書凌漢、嘉興沈侍郞維鐈爲督學時，並延之襄校。沈公尤器重君，稱爲粹然儒者。嘗隨使車歷居庸關，出古北口，覽其形勝陒塞所在，南眺黃山、白嶽、天台、雁宕之奇，浩歌自得。既歸，效宋陳起隱於書肆。兩廣總督林公則徐欲招君入幕，屬沈侍郞寓書道意，君感其知己，慨然思就之，卒不果往。君自束髮受書，以至華顚，未嘗一日釋卷，素嗜考訂，兼好儒家言，尤志在經世，嘗慕賈生、陳亮之爲人。問古文法於族兄芑孫，芑孫語以才爲主而學輔之，少年作文，先須盡意，故君之文辭氣激發，能畢達其中之所存。初猶累於舉業，久之無所得，遂棄不復理。嘗與余書，謂自悔聞道之晚，邇來漸能埽除俗念，覺讀書別有意味。余因是歎君學之與年俱進也。所著有鄉黨正義十六卷、四書總哩攷十四卷、毛詩多識編十二卷，以眞氏德秀大學衍義、邱氏濬大學衍義補二書意主綱羅，故卿大夫以下從略，而小學之功所以培大學之基者亦未詳，因仿陳氏淏聖學入門書分目之例，爲大小學廣要，積稾數十卷，不克成，乃刪爲聖學入門書衍義十二卷。嘗謂向日讀書苦無端緒，隨見隨忘，至是如滿屋散錢，使之就貫云。又選

國朝古文爲文逝，詩爲詩持，文擬爲十集，今僅第一集而止。其所自爲詩，多懷古七律，沈鬱悲壯，得少陵之遺。有艤舟園文藁，其中如釋性辯、董子性猶禾善猶米禾非米性非善之失答、鷄鵠問，發明聖人當日悔過心事；綿說攷上下，條舉衆說而折之以經，後有論禘禮者，殆無以復過。海運議、主和糴議、輔水利議，謂宜仿南方築圩蓄水，及參用古人溝澮法，確然可見諸施行。而君所最自信者，惟錢幣芻言一書，謂三代以下惟鈔法可以富國富民，救井田之窮。積思三十年，旁搜廣訊，以成是編。時何公深韙之，而不克用；林公欲用之，以粵行而止。其餘名人達士，如同縣顧通政純、武進李進士兆洛、涇縣包大令世臣，咸許爲可行。自頃英夷擾邊，帑藏告匱，中朝言事之臣頗采用君書以進，而外省大吏或執以爲不可，故君說之行不行，迄今卒未有定也。余交君幾二十載，昔時同志之友，如湖州盛朝勳、紀慶曾、沈垚，並已先卒，而君亦多病早衰，自營生壙於東山之荷盤峰，因又自號荷盤山人，屬余豫爲之志。余謂古人多自爲志銘，盍仿其例？君遂如余言，仍與余書云：身後之文，卒以累子矣。未幾，君卒。嗚呼！以君之抱負蘊積，不獲枋用於朝，稍有所發攄，而天又不假以年，俾得益富其著撰，是誠可惜也已。然君雖嗇於遇，

而當代賢公卿重之，四方學古之士推之，其意所欲著之書，或未卒業，而據其所成，已足表見於後世，亦未爲身名寂寞矣。獨以余之寡陋知交，將落殆盡，惟恃君爲壯生之質，而君又化去，此所以懷子爲孤立之慨，覽君遺文，爲泫然嗚咽者也。君之自志有云：平生有三恨，親存不能侍養，一恨也；不得爲諫官，盡言天下事，二恨也；欲刻天下有用之書，而無其力，三恨也。有三幸：父母命我讀書，一幸也；天資非下愚，觀書時有心得，二幸也；游覽四方，遇通人，三幸也。不溺於妻子，不惑於仙佛，勸學古人，自知不足，惻閔民物，發於詩文，是其爲人大略云。爾卒於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日，得年五十有八。有女二人，無子，以弟仲覽子希范爲嗣。

《續碑傳集》卷七七

孝廉方正陳先生行狀　戴望

曾祖朝玉。

祖浩，皇任中城正指揮。

父植，母趙安人。

本貫江蘇蘇州府長洲縣，年七十有八。

先生陳氏，諱奐，字碩甫，先世居崇明，祖指揮公始遷蘇州，籍隸長洲，遂爲長洲人。先生昆弟四人，於行爲仲。幼從師受周官禮、左氏春秋，年將二十，始學功令文。於塾中見徐氏讀禮通考、秦氏五禮通考諸書，纂要鈎元，私自過錄，由是得闚爲學塗徑。年二十五，就江君沅治小學。時金壇段先生玉裁自巫山知縣引疾歸，僦居吳下，故與江君祖徵君聲相善，段嘗謂曰：吾所著六書音均表，雖子大父及子知之，餘罕知者。江以語先生，先生遇一書，夜力攻之，盡得梗概，異日段將刊其集，命江嚴審以未定本，屬勿假人。先生覩而愛之，加朱墨爲識，正其譌誤，越月返其書。段見朱墨識語所自來，知爲先生，乃大動容曰：是子能讀書，吾且往見。先生遂委質師事段。段先生命治毛詩說文，旋補長洲縣學生員，從學三年，將往海門，段先生送之曰：女聞道早，賈孔不女逮也。讀書舍此無乇求矣。無何，段先生卒，嘉慶二十一年也。明年入都，謁王給事念孫，給事已致仕，其子文簡公引之方爲禮部侍郎，就養其邸。僕老病不見客，閽人辭焉。先生曰：試以名刺入，不見不敢瀆也。給事覩其刺，喜甚，命僕扶出，由寢門及堂，大嘑先生字曰：若膺歿後，猶有高第弟子如君者乎。老夫不佞，願爲忘年交。自是先生往給事所，徑造寢室，質問疑義，若家人然。文簡亦敬愛先生，凡四方學者至，必道使見。於時賢士大夫若胡給事承珙、郝戶部懿行、胡戶部培翬、金優貢鶚、徐學士松、（燧孫按：徐星伯先生未爲學士，嘉慶丙子戍西域未回，徐學士蓋少鶴侍郎也。）戴刑部敦元，咸納交恐後。文簡方著經義述聞，每一卷成，必出相示，嘗曰：吾與若學術既同，閉戶造車，出而合轍，德不孤矣。道光二年，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欲先生偕行，曰：吾載書五車出塞，廣開學校，詎子不爲文翁乎。先生以有二親在，力辭歸。既遭父母喪，再入都，猶及見王先生，年已八十餘矣，日校管荀書成，命先生審正。未幾，客浙，汪舍人遠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其定已，謂先生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盍將所著毛詩作爲傳疏，互相斷瑳乎。初，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出爲臺灣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譔後箋艸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特條舉傳義，不爲統釋，遂有採義類作疏之志。至是聞舍人言，始屬艸稿，迄六年而定，先生五十五歲矣。書成而舍人歿，其弟適孫復請定其兄遺書，又爲先生刊詩疏以行。凡主汪氏者二十餘年。咸豐初，詔舉孝廉方正，鄉人士以先生應，故人河陽陸公總督兩江，延先生往校刊經籍，踰年歸，會東南亂，比歲不得息，先生自是不復出游，十年夏，賊陷蘇州，避地無錫，夫容山屏跡以居。同治二年五月至上海，將就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聘，未行，得脾泄疾，以六月二十九日甲辰歿於龍華郁氏舍，春秋七十有八。妻顧孺人，子埏，皆前卒，孫丙喜，長洲縣學附生，四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木瀆北石橋。先生於毛詩最爲專家，所著毛氏傳疏，於先漢微言大義無不曲發其蘊，自爲敘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遂檃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傳乃補綴之，而於故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閒出，三家多采雜說，與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仲尼既歿，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假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廑僻在河



聞。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固說詩、齊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學隆。若鄭衆、賈逵、許慎、馬融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殷居漢季、初從東郡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作箋、亦復閒雜魯詩、并參己意、因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肅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尙專修、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崖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奐不揣檮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劃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與箋合并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用毛詩義也。憶自髫飾、聞修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獨取先秦之舊說、摹擇末漢之異言、壘守之識、亦所不廢、而鼠璞之譏、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俟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又表明西漢儒說禮器制度、可補古經殘闕、同傳異箋者、揭書數端、爲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明鄭多本三家、與毛不同、術爲鄭氏箋攷徵一卷。編毛詩傳義類十九篇一卷。又其少作有詩語助義三十卷、爲江君所點定者也。先生雖宗毛學、亦頗稽譔三家同異、嘗言近今學三家者不下數十百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多從習尙、故所引與毛詩同文、亦三家不獨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爾有用三家與字、不全用成句者、六朝雜文多有之。又有不用詩辭而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亦皆出於三家、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竄、轉寫譌舛者、亦習三家者所亟當釐正、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其論周官、謂先鄭司農說與毛傳脗合、言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當、而時祭閒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其論禮、謂當追溯先秦古說、以攷鄭君所言禮器制度得失。同時胡戶部譔儀禮正義、先生錄生平所自得者四十餘事、皆依據古說、屬其采入正義。戶部意不謂然、亦無以難先生也。其論春秋、謂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治禮十數年、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先生嘗成穀梁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顯使暢其旨。其論小學、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漢季說經家之沿流者。又謂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諸說文、玉篇、廣韻、埤雅則校讐之功過半矣。至其是非顚倒、瑕瑜錯雜、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謂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尙書音義經開寶中陳鄂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可由段先生譔異之說以類推之。至於義即寓音、音可見義、其音之有變有轉、不能全執古音而繩今音矣。先生執親喪、悉本士喪禮行事、作堊室中門外、寢苫枕凷、水漿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事者、輒婉謝之。既除喪、遂不應舉、曰吾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也。自段先生師事外、篤以王氏父子、嘗取其論學書札、裒爲一帙、使弟子各題識其上。其識金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入都、先生偶宿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拜、距而不內、排闥入、意不說、亦以先生爲與試士也。彊請其所業、則擲稿本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敬而受讀焉、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曰、子亦諭此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金君卒。後先生入浙、從其子城求得禮說、爲刊行焉。有師友淵原記若干卷、記所往來諸公及弟子學行甚具。堅於咸豐七年秋從先生受毛詩、遂執弟子禮。嘗誨堅曰、說經貴守師法、出入旁雜、爲道之賊。自魏晉下、陋儒頼自謂集大成、而不得經旨之彷彿、智不若臧獲。已先生歿後、弟子管慶祺爲述年譜一卷、命堅斟定、因得舉其犖犖大者、并昔侍坐所聞、次爲行狀、用冀世有達人君子上之史館、以爲修儒林傳者要刪其可。同治五年三月弟子戴望謹狀。

陳碩甫先生傳　張星鑑

先生姓陳，諱奐，字碩甫，號師竹，居蘇州之南園，晚自號南園老人。曾祖朝玉，崇明人。康熙中，常熟、通州、江海間湧沙互地二百餘里，君履其地開墾，不及十年，人民益眾，爲一大聚落，大吏籍其地爲海門廳，故海門人祀君爲先嗇。祖浩，始遷蘇州長洲縣。父植，有善行，世稱杖芸先生。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少從書塾中見五禮通考，好其書，摘錄之。先生之學實基於此。既從江氏沅遊，精研小學，遂通六書音韻。金壇段氏玉裁，當代碩儒也，從巫山引疾歸，流寓吳門。一見先生，許其學識已出賈、孔上。未幾，江有閩中之行，先生遂受學段氏。刻說文解字注，校訂之力，先生爲多。年二十七，爲縣學生。嘉慶戊寅，應順天鄉試，在都門得交高郵王給事念孫暨其嗣文簡公引之、棲霞郝戶部懿行、績谿胡戶部培翬、涇縣胡觀察承珙、臨海金貢士鶚，以經術相砥礪，而學乃大進。己卯七月，會羣賢於萬柳堂祀鄭君康成，各爲詩文以表鄭學。先生與胡戶部實主其事。時當事有延請先生主講書院者，先生以親老力辭，遂出都。杭州汪遠孫、适孫居西湖之上，有振綺堂藏書，聞先生名，延爲上客。先後二十年，先生大著作半成於此。時中閩會客涇縣胡氏爲觀察公補毛詩後箋。道光末，兩江總督陸公延先生至江甯，校刻郝氏爾雅義疏、胡氏儀禮正義、金氏求古錄諸書。書成，而先生不復出矣。咸豐初元，詔舉孝廉方正，大吏以先生應，人咸謂如先生者始不負此舉矣。十年夏，粵匪陷蘇州，先生先期出城，避居無錫芙蓉山，覓得無恙。同治二年，兩江總督曾侯招先生至安徽，行有期矣，忽得洩瀉疾，於六月二十九日卒於上海龍華郁氏寓舍，年七十有八。配顧氏，有孝行，子延俱先卒。妾和氏死庚申難。孫丙喜，縣學生。先生外和內介，品精學粹，與人論學，終日不倦。嘗言大毛公詁訓傳言簡意賅，漢儒不遵行，錮蔽久矣。余殫精極慮，專攻毛傳，凡制度文物，皆守西漢以前舊說，而於東漢人不苟同。爲詩毛氏傳疏三十卷、毛詩說一卷、毛詩音四卷、詩義類三卷、鄭氏箋考證一卷，俱已刊板行世。其未刻者，則有師友淵源錄、禘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各若干卷，藏於家。其論尚書大傳與毛傳同條共貫，許氏說文、先鄭周官注皆足以發明毛氏微旨。其論丁度集韻云：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之釋文、說文、玉篇、廣韻，則校讐之功過半矣。又云：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釋文尚書經宋人陳鄂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段氏尚書撰異所引是也，可由其說類推之。凡此皆千古未發之蘊，先生特爲後學闢途徑。於子書中服膺管子，命門下士丁士涵爲管子案四卷，助其搜輯，手校數過，精確不磨。家居教學，弟子從遊者各隨其質之所近而造就之，俾成一家之學。同郡管慶祺、馬釗、費寶錫，浙西戴望，其尤著也。先生之歿也，管君既爲先生年譜矣，星鑑承先生教有年，爰舉侍坐時聞諸先生者述之，願以質諸天下之讀先生書者。

又　書陳碩甫先生　張星鑑

陳碩甫先生居蘇州之南園，薛氏掃葉山莊也。星鑑嘗三四至，先生謂余曰：爲學當從西漢入，東漢人名物象數言之非不精確，然此有意說經也。西漢人無意流露，一二語已勝東漢人千百言，此即微言大義也。子其識之。先生少從江氏鐵君遊，時段君茂堂流寓閶門下津橋，江以大父行呼段。一日，段謂江曰：余所撰六書音韻表，子之祖艮庭先生能究此中之義，子亦能之，此外恐無知之者。江告先生，先生竭日夜力攻之，謂江氏曰：金壇所謂不傳之學，小子已窺其奧矣。江以語段，遂大奇之。翼日，江向段君借經韻樓集，段君曰：此集未經刪定，子勿出以視人。越數月，江以書返段，段君曰：老人屬子勿視他人，誰加朱墨於此書耶？江曰：是必陳氏子。段君細視之，改容曰：一代名儒屬此君矣，其學識已出孔、賈之上，傳吾道者必此人也。既而江應汪稼門中丞之聘，先生始往段君所受學，實段君招之也。先生既至段君所，因其師以大父行呼段，不敢呼之，爲先生。段君曰：子勿外視老人。時刻說文解字注第二卷，大書受業長洲陳奐校字，於是始稱段君爲先生。段君歿後，先生遊京師，謁王懷祖給事。時給事老病致仕，因其嗣伯申尚書貴在都中，登其門，閽人曰：主人臥牀十餘年，不與世周旋久矣，客何人，遽勞主人耶？先生曰：余長洲陳奐也，與爾主人有淵源，渴欲一見，試爲吾通姓氏。閽人如其言以告，給事曰：是吾友段君高足也，欲見其人久矣。遂令僕人扶之起，由內寢至堂，未見顏色，大呼碩甫先生，曰：自茂堂老人歿後，天下讀書種子幾絕，先生繼段君而起，如見故友。願訂忘年交，談論良久而退。自後先生往給事所，徑至臥室，商推著述，如家人然。先生平生論學，必以王氏爲宗，所著毛氏傳疏與廣雅疏證相出入。凡弟子從遊者，必授以管子、周禮、先鄭注、丁度集韻等書，是皆王氏家法也。以上二事，先生親爲星鑑述者，書此以見先生誨人不倦，而經師學問之淵源亦略見於斯云。

又　陳先生述　楊峴

陳先生諱奐，碩甫其號也。自崇明遷長洲，遂占籍。先世事未詳，勿可述。道光丙午，臧眉卿先生卒，峴求遺書，得春秋古誼，僅經耳。誤據陸德明氏經與傳分也。且審是初稿，又不全，昭公二十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不作，聊補綴爲六卷，以質於先生，且請受業。先生諾，謂峴曰：若聞道蚤，勉乎哉。時峴治公羊學，先生曰：公羊善於禮，不孰三禮，勿治，治亦勿善。既而曰：治周禮尤難，職官、輿地之煩，宮室、衣服之雜，酒漿、醯醢之細，無一虛字，不利逃虛者，無惑乎以爲僞書矣。吾衰，望洋若有志乎。列空冊，題某某事，讀書有觸，登焉，條繫而件栰之，它日採成全疏，不桀同之作也。峴敬如教，十許年來，摭擇盈笥，粵寇之禍，都付一炬，命也夫。同治壬戌，峴自京道安徽，大學士曾公方勦寇開幕府，留峴侍左右，訪聞先生避地上海，以告公。公瞿然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在邪。亟請相見。一再致書，而先生病不果來，未幾卒，癸亥八月事也。先是咸豐辛亥，大吏舉應孝廉方正科，辭不赴。著詩毛氏傳疏三十卷，行世，亂後板存。孫丙熹能守之，餘不傳。先生嘗曰：古訓大義，前賢未經道者，尚數萬言，願奉師人事，無暇寫出何。峴初務博綜，先生曰：不然，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庋架無虛以後，謂學貴精深矣，汎濫爲精乃通，深乃靈，無入而不學千載之心，勉乎哉。師訓未遠，汔用無成，去日苦多，忽忽乎勿可追已。

《續碑傳集》卷七三

朱博士事略

孫詒讓

朱博士駿聲，字豐芑，江蘇元和縣人也。祖煥，以通禮經中乾隆壬午科順天鄉試第二名舉人，出紀文達公門下，官廣東鹽庫大使，著有臨嘯閣遺稿。父德垣，附貢生，有孝行，好經術，博士傳世業，十三歲，父令爲經解，必問文字源流，因授說文，一讀即通曉，戲爲孔方傳，文似馬遷，吳中目爲神童。年十五，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錢宮詹大昕主紫陽書院講席，宮詹亦十五歲爲諸生，是年重游泮宮，奇博士才，曰：吾衣鉢之傳，將在子矣。遂受業門下三年，期以通材大儒。嘉慶戊寅恩科舉於鄉，七上春官不第，鬱鬱不得志，在蘇撫張中丞師誠幕，掌牋奏。林文忠公撫蘇，推轂主江陰暨陽書院講席，先後主講吳江、荊溪、嵊、蕭山書院，復就館山東、揚州、浙江。會試數留京，因事往馬蘭谷，出居庸關，奔走風塵，窮愁落寞，積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廢學。道光間，大挑教職，選授黟縣訓導，與諸生講學，多暇，著述日富，嘗覽古今說易百數十家，提要鉤玄，爲學易札記，謂孟京之卦气、五行，荀虞之納甲、消息，馬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至爭言玄理，反疏訓典，墨守宗尚，拘求義例，尤後儒說易之通病。惟觀其會通，不膠一說，先釋其文，次求其理，至一卦之中取象雜出，一爻之內上下不蒙，不必強經以就我，周公之言，不必拘羲文之義，而義貫，孔子之說，不必泥文周之旨，而自通。因著六十四卦經解八卷，更取歷代筮卦所驗，掇綴其詞，以便占者推尋。又述經傳互卦卮言二卷，參虞氏消息，意爲圖一卷。鄭氏爻辰說易，其書已亡，見於唐人正義者僅數條，因據漢志三統術補之，爲爻辰補義二卷。尚書則謂今文僅存三

十篇、其載天時、人事、山川、草木、禮樂、刑政、書雖殘而事猶備、學者苟深窺淵奧、皆徒七觀四要而已、爲尚書古注便讀四卷。其僞古文、則注引用出處、視梅致齋考異、王西莊後案尤加詳焉。至論春秋、則謂孔子筆削、亦志在儆亂臣賊子而已、其他或據事直書、或仍舊史闕文、本無關義例。三傳以例求之、故各說其說、而終不能通。宋人以臆測之、故自說其說、而更不可訓。先生則析其疑滯、破其拘墟、爲平議三卷、亂賊考一卷。又謂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云今闕一千四十八字、知春秋既修之後、一千八百餘條中傳寫殘闕亦復不少、特循文尚可解、不盡如夏五之難通。如晉弒其君州蒲、闕欒書字、黑肱以濫來奔、闕邾字、原無疑義、必曲爲立說、反誣聖經矣。且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後儒乃欲于日月名字、爵號氏族一二字異同爲褒貶、何其固也。著闕文考一卷。又以古書傳寫、各有師承、文字互淆、必求一是、謂讀書不精、不可論斷。如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不知公穀二家郢字固作楚、特楚字不如郢字直切、因爲三家異文覈一卷。又錄周秦漢魏諸集所引與左氏異同者、復加論斷、俾讀者知邱明當日採擇之旨、爲左傳旁通十卷。又輯百家精注、爲左傳識小錄三卷。又以儀禮篇帙佚存十七、昌黎博敏猶苦難讀、因斷章節取、爲儀禮經注一隅二卷。又論小戴當合於大戴、今所分三十九篇、惟夏小正獨有傳、疑出公羊、穀梁二子、以萬用入學句、傳稱今時大舍采、而大舍采禮、秦漢蓋已不行、所言今時可知爲春秋時。且漢志載公羊外傳五十餘篇、今佚不存、知其所著不傳者甚多。夏小正傳或出其手、延君編錄、失其名耳、爲夏小正補傳一卷。又論爾雅太歲在寅、推錢宮詹說、謂其時自以實測之歲星在亥、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歲星所合之辰、即爲太歲。然歲星閱百四十四年超一辰、至秦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在丑、太歲應在子。漢詔書以太初元年爲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歷年以次排敘、不能輒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爲太歲、強以攝提格等爲歲陰、其實爾雅所云歲陽、歲陰、非如後人說也。又讀周語帝嚳能叙三辰、知十二次名義當爲所定。然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婁得名、今婁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副。古宮之稱不必施於今。因參用舊名、著歲星表一卷、天算致記四卷。又讀離騷王叔師注有不概於心者、爲補注一卷。又以小爾雅晉李軌解無傳、北宋宋咸注頗略、爰集各本鉤稽裁補、爲約注一卷。至研究鄦書、功深且久、尤爲心力所萃。嘗謂自二徐以後、至本朝段、錢、嚴、桂、推衍已極精密、而六書中轉注、段借二義、究未有塙詁、因獨抉義例、以爲轉注者即一字而推廣其意、非合數字而需同其訓。通其所可通者爲轉注、通其所不通者爲段借。段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後世之俗書。如网爲田魚之器、轉而爲車网、爲蛛网、此通以形。又轉而爲文網、此通以意。防爲隄障之稱、轉而爲郵坊、爲埵坊、此通以形。轉而爲勸防、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又謂兇詾之段借易知、雙聲之段借難知。通德釋名似轉注、而實多段借。方言、

廣韵半叚借、而時有轉注。叔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叚借則難言。爾雅一經、詮釋全詩、而轉注叚借亦終晦。爰著說文通訓定聲三十二卷、爲轉注叚借之專書、似因而實刱。又取百六韵而權衡之、爲古今韵準一卷、循爾雅之條例、貫許氏之說解。又爲說雅四卷、益發明轉注叚借之義無遺。又許書有未安者、閒參己意、爲說解商十卷。專論叚借、爲叚借經徵四卷。說文通訓已成、又有補遺三卷。嘗與嘉定葛其仁、朱右曾、黟俞正燮、汪文臺、程鴻詔論經史事、及門人程朝錂、程朝儀等問答、有經史答問若干卷。詩古文詩餘若干卷、皆未編定。咸豐元年詣闕獻說文通訓等書、賜皇褒嘉、加國子監博士銜。旋升揚州府教授。因風痺解官、僑居黟之石邨、自號石隱山人。閒避亂入潯溪、病中聞曾公國藩提兵自鄂南下、喜曰、吾獻書時、在禮部數見曾公、服其宏量、能平此寇者、其在曾公乎。臨終誦陸務觀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之句。咸豐七年病卒、春秋七十有一。子孔彰、光緒壬午科舉人、克傳家學。

《碑傳集補》卷四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五

李惺　張金吾　方申　臧壽恭　薛傳均
黃式三　劉文淇　胡紹勳　徐松

西漚先生墓志銘　黃彭年

西漚先生姓李、諱惺、伯子其字、四川墊江人也。先生自春坊告歸主講眉、瀘、劍、潼諸州郡及錦江書院者三十餘年、蜀中學者無論及門不及門、相語稱西漚。卒無子、門人爲之立後、治喪具事狀、請諸官、使達於朝、祠之鄉賢。及葬、李嗣兹蛾來請銘。嗚呼、師道不立久矣。蜀多君子、其風義有近古者、而先生之德與所以爲教於是亦可見。按狀稱先生奔父喪、哀毀盡禮、其歸養也、祖母袁年九十餘、母傅年六十餘、先生亦將五十矣、猶時率諸弟昇輭輿、冀得祖母歡、而其母從旁相與笑樂、用是大慰。推之兄弟、冠婚課誦、爲之謀者靡不至也。推之朋友、則爲故人羅文光養親、爲孝子巫志修立後、捐潼州館穀、歸知府張志忠之喪於漢中、而同里蕭秀棠奉田二百畝以養、未嘗受也。樂道人善、在瀘州、嘗表馬氏一門三節、蓋篤於人倫、見義必爲、非道不取、若其性然。其爲教也、先德行、後文藝、躬爲之率、加以誘掖箴勸之詞。嘗慨謂自聖人而下、世無無病之人、亦無不可治之病、又謂人於天地閒、不有益於養、則有益於教、即不然者、是蠹也。於是都古人垂訓之語爲藥言、懼其歛也、又爲冰言、又爲藥言賸稿、又爲冰言補、又爲拙修錄、老學究語、最後爲蠹餘四種、其他雜著尚十餘種。所爲詩古文詞、門人次之凡若干卷。彭年自總角誦世所傳七家詩、識先生名。時先生已退居教授、中外交薦、堅臥不出。咸豐中、詔直省遣使團練、用御史趙樹吉薦、加五品卿銜、爲四川團練大臣。先生具疏辭、厥後他省治團練者多不當上意、人咸稱先生先見。彭年來成都、數過先生、盡讀所著書、乃知先生入道之深、與人之誠、斯世斯民固無日不愍然於其胸、肫然於其口、而非徒守孤介、耽空寂者比也。嘉慶戊辰舉於鄉、丁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屢遷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道光十二年、丁父喪歸、服除、遂乞終養。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成都、年七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葬於仁壽某鄉某山。祖振音、井研縣教諭、貤贈文林郎。祖母袁、貤贈孺人。父如連、縣學增生、封奉政大夫。母傅、封宜人。弟三人、恂、愃、惰。妻董、繼娶何、先卒、又娶馬。以惰子兹蛃爲後、早死、更繼愃子、即兹蛾也。先生卒後、兹蛃所聘閬中孫氏女來居喪守貞、鄉里稱之。先是、彭年爲文祭先生、有曰、淡定生明、遠慮則智、無私利心、有悲憫志。先生之徒以爲足以知先生、故乞銘。銘曰、

靜而方、與類行也。躬則約、其心長也。古之先生、歿而祭於鄉也。

《碑傳集補》卷八

張月霄傳　黃廷鑑

月霄名金吾、字慎旃、月霄其別字也。常熟有三張、月霄系出南張、明武邑教諭懋之之後也。祖仁濟、父光基、皆邑諸生。月霄少孤、性穎敏、喜博覽、比長、學爲考據。嘗從季父海鵬校刊太平御覽諸書、鉤稽審覈、見者稱焉。年廿二、補博士弟子員、省試一不售、即棄去、慕鄉先輩汲古毛氏、述古錢氏遺風、篤志儲藏、與同里陳子準揆善、咸事購訪古籍、欲以撰述名當世。嘗謂歷朝總集自文苑英華而後、文粹、文鑑、文類代勒鴻編、惟金源氏一朝著作自來散佚、月霄慨然引爲己任、討論史傳、網羅圖經、碑刻、殫十二年之精力、成金文最百廿卷、較梅氏文紀事覈而厥功實

倍。經學莫盛於本朝，通志堂經解實集大成。顧宋元來諸家群說放失尚多，月霄出其家藏祕帙，復傳鈔藏文瀾閣本，凡羽翼經傳者得八十餘種，寫定詒經堂續經解千四百三十六卷，自是先儒說經之書彙萃無遺矣。又念藏書考鏡賴有書目，宋之晁氏、陳氏兩家其最善也。今則歷年既久，坊槧胥鈔代出，魯魚錯脫，踵謬襲訛，第按目取盈，卷帙藏猶不藏也。爰取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爲世罕見者，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爲廣其例，詳載鏤版時代、校藏姓氏，備錄敘跋，以著一書之原委，俾實者得失瞭如。乃書目成而書散，說者謂干造物之忌云。月霄不善治生，家中落，處之泰然，鍵戶日讀經疏，撰釋冕、釋弁二篇。近又取李氏易解、漢上易傳諸書，窮日夕研究，將爲窮理盡性之學，而疾不起矣。年四十三，惜哉。月霄別著廣釋名，明小學訓詁；兩漢五經博士考，補朱氏立學一門；釋龜，原三代卜法；十七史引經考及白虎通注，稿皆貫穿詳核，非經生家言也。

抽經叟曰：月霄幼從予游，治經之暇，好觀史記、兩漢書，篝鐙深夜，寒暑不輟。與之講論今古，徵典實，辨名物，退則抽書尋討，質難疊生。讀書閒舉傳注舊解，或古今異詞，輒取塾本作夾注，行閒幾滿。觀其嗜書好古，趨向已早殊俗學。厥後纂輯之宏，插架之富，十年中名滿三吳，斯眞勇于自立已。及藏書既散，蕭然僻處，一編在手，而所學益嶄深，遂其氣量，豈出古人下哉。凡所著述，務爲其所難，實能從古籍中博觀約取而成。使天假之年，所造就當不止是，此非余之私言也。請以俟當世之讀其書而論定者。

〈碑傳集補〉卷四八

文學方君傳　劉文淇

君名申，字端齋，本姓申氏，舅氏方取以爲子，故從舅氏姓，而以申爲名。其世系詳余所撰方節母家傳中。君少孤，家貧，傭書於外，以所得錢奉節母甘旨，備盡色養。室中極狹，母歿，徹去牀几，僅容一棺。時久雨不霽，屋恆漏，君以席覆棺，差免滲淋。晝夜坐臥於其側，衣服沾濡，不離苫次。如是踰月，始克舉葬。既竣事，卽置几筵於室中以奉主。遇時節及忌日，必從食肆中市羹飯，置主前祭之。雖祁寒暑雨，未嘗輟。懷慶太守汪君孟慈謂君之孝不愧古人，故表君之墓曰孝子。太守卽節母之族弟也。君雖以傭書廢業，而素通文義。人以稿本倩君傳寫者，大率多塗乙，難識，君悉能辨之，且爲之校正譌字。余舅氏麥曉樓先生重其爲人，命其子鏞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鏞方八歲，余攜之歸，而仍延君課鏞讀。君訓誨懇摯，終日坐書室中，於世俗之紛華，泊然無與。余因與劉君楚楨勸君習制舉業，時君年已踰四十矣，甫應童子試，屢見黜於有司。而學益進，至戊戌冬，督學祁公按試揚郡，君始以經解見知，拔置郡第一。督學劇賞之，正場試律以人閒重晚晴命題，蓋爲君發也。補儀徵縣學生員。庚子秋，赴試江甯，積勞成疾，歸而益劇，卽於十一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四，祔葬於節母墓側。次年，凌鏞亦以經解受知於督學毛公，入江都學，而君已不及見矣。君自悔晚學，故致力綦勤，其撮精者尤在周易。朝夕鑽研，未嘗釋手。君以張氏惠言約舉鄭氏易象而未及其他，毛氏奇齡引諸家易象而尙多挂漏，因徧閱諸家書，有涉及易象者，咸摘錄之，成諸家易象別錄一卷。又以易家之言象者以虞氏爲最密，惠、張二家所述猶未完備，因詳核虞注之引逸象者，纔析條分，成虞氏易象彙編一卷。又以後儒解易，罕引說卦傳，因博攷古注，參閱諸緯與春秋內外傳注，援據易說卦傳者，排比其次第，各繫於本文之下，成周易卦象集證一卷。又以春秋時列國卜筮必據互卦以與正卦相參，因尋繹漢儒之所言者，反覆求其條理，而知互卦之法正例有七，附例有二，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互體詳述。又以卦變之法傳之已久，言人人殊，無所統貫，因參伍考訂，以深求其義例之所在，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卦變舉要。是爲易學五書。君之於易，可謂勤矣。古之士懷才抱異，阨塞而不遇者，何可勝道，然如君之少苦流離，中歲困躓，終其身寂寥寡歡者，蓋亦尠矣。君以貧故未婚娶，族中又無可爲君後者，君之祀斬焉。人道之窮，至君而極。世有跅弛之士，或恃才傲物，頹然自放於禮法之

外其致窮也有由。君則抑然自下，束脩安貧，摧抑亦若是之酷，天道其果可知也耶。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爲梓遺書，俾垂久遠。然則君之所以不朽，與天之所以彰君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續碑傳集》卷七三

臧先生述　楊峴

臧先生長興人，嘉慶某科舉於鄉，貫試禮部不售，歸鍵戶著述，不問資産。性方嚴，不能容人過。有潔癖，衣裳或補綻，然無少垢。嘗大雨，徐步入市，人遥望，知是先生，亟避去，懼泥之濺先生也。峴嘗從先生游，竊見先生喜鈔書，日五六千字，端整無譌舛。於經喜春秋，左傳爲春秋古誼若干卷，摭周秦兩漢舊說，貫服注，正杜預氏之謬。於史仿王偁氏東都事略，爲南都事略若干卷，其體例則錢大昕氏以授邵晉涵氏而未卒業者也。通曉人術，爲春秋古誼時，痛長厤之不衷於法，欲依劉歆氏三統術，爲中朔表十二篇，以命峴，不敢辭。十二篇者，公各一篇，漢志古經十二篇是已。甫竟，稱先生病作，既劇，書召峴，握手曰：吾窮經白首，行將逝若，勉之。娓娓數千言，微勸進粥，先生曰：吾絕食旬又二日矣，爲若彊啓此。既而曰：速去，毋淹。明日先生名紙至，則某年月日某告別也。遺書夫已氏攫去易餳，峴購求，靳不予。昔者揚雄氏草玄，人謂覆醬瓿，然而元至今顯，先生乃零落盡，烏虖，先生之不幸也耶，抑亦後學之不幸也。憶平日詔峴曰：留散錢滿屋，無下手處，授以索則貫矣。四部書千萬卷，猶散錢也，沈研一經，而羣書爲之用，殆猶索歟。又曰：讀書遇有用者，錄片紙黏於壁，朝夕循覽，坐左右各設空器，一壁積多，以入器，更黏新者，越日採左器入於右，試覆誦焉，越日採右器入於左，亦如之，勿怠勿棄，博學多識矣。雖哉，洊罹兵燹，孱焉欲死，攟所聞見，不翅異代，以自號則和一而毀百，夫和一而毀百，是不容於喙也。又烏知和於堂不毀於室也。五情爽惑，能無汗下。先生初諱曜，後諱壽恭，字眉卿，道光丙午八月某日卒，年五十有九，無子。

文學薛君墓志銘　劉文淇

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予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歙洪桐生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富，獎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弇陋，相勉爲根柢之學，遂相約購書，積三載，各得書五七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年。君既博覽羣籍，强記精識，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凡反覆十數過，注疏本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其魏晉諸儒不守師法者，概置焉。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文瑣事，亦記誦靡遺。而大端尤在小學，於許君原書鉤稽貫串，洞其義而熟其辭，近今小學家推嘉定錢氏大昕及其從子坫、金壇段氏玉裁，君謂段氏時雜臆說，錢氏較精審，尤錢文集內有說文答問一卷，深明通轉假借之義，君博引經史以證之，成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嘗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繫，疏通證明，爲文選古字通疏證一書，甫草創，未就卷第。予每研覈至偏旁疑似、音韻傳譌者，必以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採核，悉如所言。蓋君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非君學之盛也。君沈潛而謙退，不以所能自衒。十赴省試，輒報罷，歲科試亦屢抑，鄉人鮮有知君者，而好學之志未嘗少挫。君嘗語余曰：富貴不敢期，使但有暇讀書，則願足矣。蓋聞造物之篤材也，常有所偏，至是以偏於遇者絀於學，老師宿儒常靳之，祿利之途然。至如君之恬淡，求布衣蔬食，終其身，以盡心於學，而亦卒不可得，則又何故哉。君家素裕，自君之知讀書也，忽中落，藉授讀以餬口，童蒙十餘人，環坐斗室，舉頑劣呶呶，沸耳騷心，君抱書危坐，丹鉛不去手。至生計日迫，無以給俯仰，乃就學使者聘，遠遊福建，府主閩學新城陳公用光好善而重士，見君所著說文答問疏證，恨得君之晚，以質制軍金匱孫公爾準，孫公歎爲絕作，亟令小史錄副。嗣按臨汀州，君猝感熱疾，卒於試院，實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閩學厚殮之，遣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稿本板行閩中，將以還朝時過揚授其孤孝釗。嗚呼，君素性開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爲生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既見知於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而鬱抑恆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奄忽也。傷已。然君之家居，墨墨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躓無聊賴，不足以張君之學，而躁進之士每笑其迂拙，或至相引以爲戒，君卽老死牖下，誰爲傳其書而信其學乎，則其可悼痛，更何如耶。君之喪至自閩，同人既乞涇縣包君爲表墓之文，於學行世系具詳，余故敘述交遊之舊與君之鬱鬱無可告者，納諸幽，以志余痛。銘曰：

已矣子韻，復何言，賤近貴遠，信前論，身既沒矣，名則存。

《續碑傳集》卷七二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韻歿於福建督學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先是、陳公讀子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保閩浙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爲絕倫、議相與板行之、以嘉惠閩士。猝遘此變、陳公慎於殯之禮、留疏證六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賫其葬。儀徵劉文淇孟瞻故還館、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手斟之語約可廿卷、閩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二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子族子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家。其家卜明年春祔於甘泉西郊十三里廟陶家沖祖墓。同人以子韻道贏時絀、不可不表也、以屬予。予以謂子韻少工駢文、高麗常冠儕輩。嗣與孟瞻及予弟季懷友善、因以次締交於孟開、仲虞、五人者相結爲本原之學。季懷、孟瞻、孟開治詩、攻毛、鄭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旁通羣籍、而撮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言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衆尤盛、唯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段皆予舊識、備聞二老商榷之辭、知子韻於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勸天下、一變揣摩塵腐之習。繼聲者務名高、而不別真僞、則掃擠斷爛之弊興。於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爲用、或揣摩塵腐之未能也、然遂衮褒蹐清要、爭言主持風會矣。四十年間、風向三變、故學者能有志於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當於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汔有成者又百之一。予弱冠展側江淮間、常自病盜虛聲、無根柢、物色樸學、得暘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涉事迂疏、而好學出自天性。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因學而不厭。同邑胡世琦玉樵壘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楚楨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鄭、尤長於輿地。黟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蓋吳越英儁、畧備於斯已。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非必資性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已、志乎古必遺乎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適斯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議功令、主於駁書而嘆者、

不亦深悼樗滯矣。迹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於時、而成進士、居館職者唯玉樵、申受。求幾玉樵竟出宰、不獲乎上。申受充遷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墅之、季懷獲一解、遭躓春官、憂生之計更迫。餘子則困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年以後、小仲嗒然物化、季懷、小城相繼奄忽。今年春夏之交、玉樵家食不繼、曉樓以養痾歛於道院。入秋而申受疾沒京邸、予蹶旅喪閩館。右軍所謂感逝傷痛、切心哀窮不已。又云、當今人物眇然彫落、可哀嘆者、殆猶未至若斯之摧剝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卅一諱傳均、舊隸溧水兮邗濱。遷邗再傳璋璡琇、
璡次子柄君其胄。以柄後璋璋有孫、孫知好學祖顏溫。
母李早世繼楊慈、妻何淑慎君宜之。維君失職以學顯、
吁嗟中材何以勉。孝釗總角抱遺書、君子之澤自茲遠。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卷四

黃先生傳　譚廷獻

黃先生名式三、字薇香、浙江定海人。祖必悌、父興梧。先生事親孝、父性嚴、先意承志、恆得歡心。嘗應鄉試、母裴暴病卒於家、馳歸慟絕、誓不再赴試。以歲貢生終。於學不立門戶、博綜群經、治易、言卦辭爻辭一意相承、六十四卦爻辭同者亦一意相承。又釋繫辭衰世之意、謂伏羲世衰而神農作、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中古謂神農也。以此申鄭君神農重卦之義。治春秋、作釋救執、釋人、釋名、釋盜、釋殺、釋歸入、釋以、以訂杜預釋例之誤。先生宗鄭氏、尤長於三禮、論郊禘、論學校、謹守鄭學。其說明堂則云、明堂之制、見於考工記、匠人漢師鄭君猶有疑義。辨之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當作堂修七、殷度以尋、堂修七尋、周度以筵、堂修七筵、則夏度以步、堂修七步。鄭君以堂修七步為隘、注有令堂修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修七、體校古書並無二字、此為得其實也。先生撰易釋四卷、書啓幪三卷、詩叢說一卷、敘說通二卷、詩傳箋攷二卷、春秋釋二卷、論語後案二十卷。惟論語後案排字印行、吳縣吳鍾駿、上元朱緒曾、鎮海劉燦、慈谿王約、皆以為漢宋持平之書、可垂國胄。作求是齋記曰、天假我一日、即讀一日之書、以求其是、作畏軒記曰、讀經而不治心、猶百萬兵而自亂之。蓋自道云。讀史喜文獻通考、而時論定馬氏之闕失。嘗應聘佐軍幕、府主以外寇問、作禦外寇議。問者色沮、先生曰、不從此言、數年後必有大寇。事果驗。年七十二、乃作知非子傳曰、人各有職、士無職、以治經為天職、其治之也、必以畏聖言、侮聖言為懸衡、洞見得失、用不敢勦說雷同、而卒以行不掩言為咎。至是而先生之學大成。越二年得偏痺疾。病革、挽手欲起、諸子扶之、命書別語告兄弟、宗族、門弟子、端坐卒。子以愚、道光乙酉副榜貢生。以異議敘從九品、以周優行廩生、能世其學。江東稱經師者、必曰黃氏。先生歿五年、督學泰興吳存義讀其遺書、與巡撫荷澤馬新貽會奏、入祀鄉賢祠。

又定海黃先生別傳　施補華

仁和譚君廷獻為定海黃先生家傳、其於學問之旨蓋詳矣。至於敘述生平、尚有缺者。蓋先生非今所謂學人也。先生自赴省試、母暴卒於家、歸而號慟幾絕。時父茂才君老矣、先生依依侍寢、服終不適私室。茂才君臥病數年、衣食澣洗、一以身親、比卒、持喪以禮。其後每值祭日、涕泣不能自已、行之終身、常如一日。至其彌留、告別、欲以定省疏缺補之泉



襲閒，其言絕痛。先生蓋古之誠孝人也。昆弟相見，白首怡怡，又以餘力修輯譚氏家譜，敬宗合族，其推於誠孝有如此。居閒處默，反驗此心陰陽消長，悚然危懼，謂寂守於內，非入學之道。年六十二，仿唐韓愈作五箴，提呼惕息，老而愈確。而居心樂易，不立崖岸，凡親戚僚友之有問者，子弟之請業請益者，告之一出於誠，故鄉人服其義，而後生之造就尤眾。窮居無位，表見者少，而當世之務，籌之甚審。嘗曰：士當思孔顏所樂，又當思孔顏所憂。為兵制十策，欲獻於海上之事，凡所經畫，燭照數計不啻也。惜當時無用其言者。先生既歿十二年，其子以周之友烏程施補華讀其遺書，與其生平行誼得之於以周者，從而論之曰：十略之作，經術明，人事備，斟酌諸儒，并包六藝，豈非乾嘉以來通才大雅之儒歟！若夫修於其身，教於其鄉，而謀於單國，一以誠孝為之本，推之以應經法。今所謂學人無能似之者。作黃先生別傳，以補譚氏之缺。先生名式三，字薇香，定海歲貢生。

《續碑傳集》卷七三

劉文淇傳 儒林傳稿

劉文淇，字孟瞻，江蘇儀徵人。父錫瑜，以醫名世。文淇孝養承志，能得歡心。稍長，即研精古籍，貫串羣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通經解誼，博覽冥搜，實事求是。（丁晏候選訓導劉君墓志銘）於左氏傳致力尤勤。嘗謂左氏之義，為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惠補注及近人專釋左氏之書，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證佐，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清溪舊屋著述敘錄）謂唐孔氏義疏多襲劉光伯述議，成左傳舊疏考正八卷。（劉寶楠詞等劉君墓表）又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羽曾都江都，核其時勢，推見割據之迹，成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據左傳吳越春秋水經注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成揚州水道記四卷。（清溪舊屋著述敘錄）

又讀書隨筆二十卷、文集十卷、詩一卷。文淇事親純孝，父年篤老，目眚，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足凍，侍親以溫其足。舅氏凌曙極貧，遺孤鏞瑞，文淇收育之，延同里方申為其師，並補諸生。申通虞氏易，皆其教也。（劉壽表）惜文淇左傳未成，即歸道山，子毓崧續之，亦以家計奔走四方，謀博衣食，不能專心殫志，以完其書。天不佑善人，亦年及五十而卒。孫壽曾續之，年甫四十有五，亦復絕筆。襄公三世一經，未能畢業，今子孫惑溺邪說，離經畔道，此事殆無望矣，哀哉！（記津）

《續碑傳集》卷七四

從伯父文甫先生事畧　胡昌望

公諱紹勳、字文甫、號讓泉。曾祖聖思公諱能堉、國子監生。祖𡷊屏公諱啓錦、邑庠生。父屏山公諱承鑑、國子監生、贈承德郎、於昌望爲伯祖。屏山公生二子、公其長也。次維時公諱紹華、國子監生。公容貌秀偉、動止有度、恂恂儒者。自少淡泊世緣、潛心篤學。游庠後、與先枕考泉公同受業於族兄竹村先生。先生教以各治一經、互相宣究、一時有二難之目。公精研小學、實事求是。館於歙西溪汪氏、示人讀書當從聲音訓詁始、以爲讀書不通聲音訓詁、比之瞽者識色、聾者論聲、終無當焉。汪故多藏書、益以恣其蒐討。課徒之暇、壹意著述。歲科試每以解經列優等、食餼有年。道光丁酉、受知於學使沈鼎甫先生、取爲拔貢生。祁文端公視學江蘇、延公襄校、深敬任之。凡遇經學淹通之士、公必加之汲引、如嘉定陳君恬生、其一也。其繼文端公任江蘇提學者、若毛伯雨先生、李　先生、張文毅公、皆相繼延聘。歷任學幕二十餘年、廉潔審慎、爲數公所推重。咸豐辛亥、詔舉孝廉方正、縣府以公名應、士論翕然無異辭。公以年老不赴廷試、賜六品頂戴。乙卯、粵逆竄擾徽境、張文毅公奉命蒞徽防勦、公與邑紳士勸捐軍餉、邑令王公上其勞、保加五品銜。庚申、郡城與績邑相繼失守、曾文正公督師駐祁門、公閉關走謁。文正公素稔公名、委辦采訪忠義局事。未幾病歿。公篤於內行、事父母先意承志。屏山公性剛毅、與人或有齟齬、公必長跪婉求解釋、俟色霽乃已。仲弟維時公早世、弟妻葛氏矢志守節、遺腹祇一女、公視之踰所生、以次子昌泰爲弟後、婚姻皆力任之。生平和氣婉容、與物無迕、不好爲臧否、而胸中涇渭判然、所與交始終如一日。有從弟某隨其祖父服賈於浙、遂家焉。公聞其貧困、招之歸、割宅與居、而時周其匱乏、又爲謀生計、以圖久遠。其人後竟負公、公亦不之較、惟自引咎。其存心仁恕、多類此。著有周易異文疏證、春秋異文疏證稿、俱燬於兵火。所刊行者、惟四書拾義五卷。公說經慎重、雅不喜攻擊駁難之習、然每樹一義、輒確不可易。所著拾義、於前人所已言者不多述、前人所未言與言之未盡者、則爲引伸而補正之、舊注有未安者、間出己見、仍以爾雅、方言、說文、廣雅諸書爲據、而不失之鑿空。同邑汪手存明經、歙江晉三明經、皆極稱之。長洲陳碩甫徵君謂其精覈可接武閻氏四書釋地。江寧汪梅村先生與公同出竹村先生之門、夙稱莫逆、嘗有感知己贊云、文甫拾義、先民典型。孳孳程朱、庶登皇孔。庭疾風、撥霧遠鏡窺星。沖和有度、急遽不形。聞者謂無愧辭焉。公生於乾隆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歿於同治元年正月　日、年七十有四。葬績溪二都鳳窠之原。元配周氏、繼周氏、程氏、汪氏。子二、長昌臨、國子監生、元配周出。次昌泰、議叙八品銜、繼配周出、出嗣維時公。女四、一適某、兩適程、一適汪。孫敦詩、昌泰長子、嗣昌臨後。公於昌望爲從伯父。憶公之歿已二十餘年、其學問行誼、恐日就湮沒、謹以所及知者詮次於右、以俟當世立言君子采擇焉。



徐松傳

徐松字星伯，大興人。原籍上虞，幼隨父宦京師，遂家焉。問業錢塘吳錫麒之門，九歲應童試，學使者奇其文，取入邑庠，補弟子員。年二十，舉嘉慶五年鄉試。十年乙丑，以二甲第一人成進士，授編修。十三年，入直南書房。時總司書房者大學士董誥，以松淹雅儒才，心重之，一切應奉文字皆出松手。明年，奉

詔纂輯唐文，因徧覩

四庫、讀未見書，並搜宋永樂大典之能成卷帙者。十四年，

上命視學湖南，坐事謫伊犁。伊犁將軍松筠夙知松者，會有

旨纂新疆志，屬松親歷各城，周咨彼中情事，於是南北兩路馳驛殆徧。（□采訪）每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鍼，其記山川道里，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僕夫、驛卒、臺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西域水道記龍萬育序）經年，風土備悉，乃援古證今，成書十二卷。（□采訪）有圖有敘，綸河山之襟帶，城郭之控制，兵食財賦之備，積田野畜收之繁滋，條分件系，順末詳贍，成蔗舊章，洵稱賅備。（新疆識略御製序）二十五年夏，

賜環。道光紀元之歲，全書繕進，

宣宗成皇帝垂覽，

召見，奏對西陲情形甚悉，

上韙之，旋拜中書之

命，以其書付　武英殿

刊行，名曰新疆識略。（□采訪）松又撮其要，領成新疆南北路賦二章。其辭云：粵徵西域，爰始班書，孟堅奉使於私渠，定遠揚威於疏勒，語其翔實，必在經行。走以嘉慶壬申之年，西出嘉峪關，由巴里坤達伊犁，歷四千八百九十里。越乙亥，于役回疆，度木素爾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達喀什噶爾，歷三千二百里。其明年還伊犁，所經者英吉沙爾、葉爾羌、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吐魯番、烏魯木齊，歷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覽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設屯，旁及和闐、烏什、塔爾巴哈臺諸城之輿圖，回部、哈薩克、布魯特種人之流派，又徵之有司，伏觀典籍，仰見

高宗純皇帝自始禡師，首稽故實，迄乎偃伯，畢系篇章，勒方略以三編，界幅員爲四路，圖戰地以紀勳伐，志同文以合聲均，在辰朔時憲之經纏，職方河源之次，備哉燦爛，卓哉煌煌，是用敷陳，導揚

盛美，將軍能獵，脫長劒以高吟，才斗無雙，倚征鞍而瞑寫。辨其言語，孤塗撐犁之文，存其地名，的博達賚之號，設爲主客，本諸見聞，有道守在四夷，不取耿恭之賦，勞者須歌其事，聊比蔡女之詞，徒中上書，非敢然也。宋徵先張，無或譏焉。

烏孫使者，習於誦訓，好徵前聞，曲歌出塞，詩擬從軍，既諳乎北道之地城，而未究南道之星分，會奉檄而行役，乃考搜城郭，諸國之遺文，則咨有鹵嶺大夫者，吐辭爲經，登高能賦，拚臧旻之博通，紬班勇之記注，乃造廬而請曰：吾子觀政西陲，服官南路，亦將識其形勢而達其掌故乎。願子摛鴻藻，敷

景祚，祓飾

耆武，煥炳

皇度。大夫曰：唯唯。遏矣回部，外匿是疆，基祖國於墨克，稟金氣於西方。廓下都於化益，紀朝獻於阿衡，逮中鄉之發迹，値鑾覲之披猖，白登圍而城困，藍田溢而陵襄，應月肚而事舉，占雲暈而兵揚，寶馬邑兮誨盜，略雁門兮報償，屯甌脫而犄邏，棄斗辟而冠營，雖董赤申其薄伐，衛青奮彼外攘，嘗不得塞飛狐之口，而虜白羊之玉。嗟哉冒彫，接茲引弓，兼從是慮鑿空，晴通，臂斷其右，族逼其東，惟久長之深計，建都護而鎮控，屯胥鞬而積穀，治烏壘以宅中，判前後而別部，配戊己而寓宮，樓蘭斬而怨報，伊循田而威重，蓋孝武經營，師行則三十二年，爲哀平相繼，分國割爲五十五國，焉應赤九之會，昌驥黃初而順軌，習大乘而星居，廣先鋒而風靡，通舊國於六朝，開磧路於萬里，晶杯則寶帶偕登，活碍共渾提並至，五季之衰，不通私市，同慶紀獻杵之年，懷化授司戈之士，砥隣兮號鍰，獨峰兮駞馳，珠符兮是佩，金印兮屢褫，徒以恢大度於羈縻，委退陬以錯跱，嚮則屬其民於不侵不叛，析其地而我疆我理之哉。巍巍

聖代，明明

廟謨，天授宏略，神輸祕圖，登天山而闞虓虎，臨瀚海而裂豪豨。其定準部，蕩沙幕，犂其庭，埽其閭，固使者之所聞矣。蠢茲二豎，梟獍雛，肉骨生死，德借恩渝，郭吉受海上之辱，張匡詛道旁之孤，敢狼心之弗讖，肆蟻聚之未鋤，率醜類以煽亂，忘怙冒而干誅。乃奮

天戈，蕩穢平頗，爲鵝爲鸛，入自庫車。一奮氣於託和鼐，再褫魄於鄂根河，覘探囊之孔易，雖亡竄而不赦，長蛇遺毒，困獸抗顏，一鼓堂堂，七隊桓桓，騁射生之驍勇，齊勠戚之英賢，奏膚功以制勝，集爪士以摧堅。兇

三窟以走狡雜連棲而包亂謀塡海於黑水忘壓卵於齊盤玩我弩末
迫我於難力戰嘽殷血勇誰殫惟鄂惟特臨陣軀捐納公三公雙義槀
然惟天助順惟
帝誅頑有窨斯米有樹斯丸作士氣以敵愾欽
睿算之獨先信虎臣之矯矯終振旅以闐闐螳拒隆車魚遊沸鼎乘露
行空望風絕影三單臣率兩路師整巢覆橫奔榛除息梗耳蟲變而仰
攻角先折而威逞賊早獻而心傾首來函而路迴秉齊斧而戢亂拏嘛
尼而服猛極勃律而拔烽破鎢沖而釋警於是引鳳奏於天方炳雲書
於伊沮犯窯器於龍泉寫裹蹏與麟趾人集和通錢流普爾刀佩偃月
劒橫秋水匕首雙銜銀壺四喜海青下韝石索包匭豆識嗎愛之文匠
鑱噀嚕之匜表陳嚕克麛之箋字譯陀犁克之史旣通四譯爰建八城
首曰疏勒參贊之庭環列八衛分屯四營臨徙多以爲閫捸斡葉之峰
嘆次曰依耐新建是名頗隊治之如古附庸渠沙梁以橫亘寶咧睽之
所娶次三寬廣是曰葉奇次四和闐水跡爰基登山涉淵貢玉於斯桑
輝煌之琳宇煥照耀以豐碑導三支以派別撫六城之繁滋次五永寗
不當孔道騰懸藁以屯開抗鷹落以城抱負地險以牙蘗絕根株於再
造更建置之因時酌損益於多寡六曰阿蘇四達經衢温宿姑墨二國
遺墟擅坑冶以資鼓鑄則貨流於羌胡禁二城而航五渡則路通於舟
車次七屈茨次八焉耆東西並峙接壤鎮之惟渠犂與輪臺處適中而
在茲漢田官之相近唐安西之所治衛拉二族向化來格天覆地載立
盟分旗汗暨貝子授地有差咸統於哈喇沙爾俾牧於裕勒都斯其東
則導以廣安之城闢展之邑儷覓火州侵淫風穴回族碭駭堪輿無色
歎薄人物十不存一壇曼泱漭煩冤拂鬱千百餘里以屬於哈密其西
則域以劒末之谷竭又之民嶢嶢造天蔥嶺輪囷岡巒禍舍種別休循
蠛緜入壁鐵石重闗縋索相引懸度厮賓頭痛身熱與死爲鄰險阻危
害嵱嵷岣嶙馬行四十日以極於大秦其南則呢蟒依山帥陰晝陽盛
夏含凍不若暴強巚錡絕陘綫天藏光瘴癘中人往往而僵登降施靡
擎援頡頏三危鳥道四路羊腸棟科捷徑天竺之疆其北則喀克善山
折而東出結爲凌山嶽崟屼崒巨冰百里眩目瘁骨騎步相持失不容
髮雪海乍風千軍坐沒陰潛慘廩嫛姍敎率千二百里伊犂之域其中
則南河北河雙直如弦樹枝達利流玉于闐左右枝水厥狀井闌計戍
東注緣磧北邊撥換淤岸龜茲通川敦薨鹽海連城裂田剛鹵棋累餘

溜龍蟠少禽多鬼霧往雲還星日蔽虧冬夏涵天渾渾泡泡牢蘭之淵
地底流脈壁上醴泉乃會百泑之星海而東爲萬古之河源爾其鼓居
尤處桑榲柳樊瓜廬鑿牖曲突當門環鵶城之水驛闢鼠壤於山村帶
溫湯而成聚映古塔以緣垣亭倚長楊之樹家臨沙棗之園其闈則有
榆槐接蔭松柏交柯朱櫻夏綻丹若秋多玉餌窦父碧綴蘋婆杏移巴
旦參種婆羅水瓜垂枝於空谷羌桃采擷於平阿其圃則有豌豆蠶豆
胡瓜寒瓜渠蓫韭薤薪蓲瓠茄翠拂渾心之竹紅分芭攬之花簇雞冠
而翹秀壓狗尾而畝斜若夫七日爲墟百物交互徵逐奇贏奔馳婦孺
則有紅花紫鉀黃牙白坍蛤粉堆青晶鹽耀素雞舌含香馬乳垂露蜜
流刺草之漿淚滴胡桐之樹斗量金綫之氈刀裁白疊之布其或遠方
壞寶犬貢高昌復有迷迭兜納珊瑚玻璨齊敦摩澤底珍阿梨薰陸薦
瞢碎邪爾齊速乎阿月渾骨路支必齊荅錫蘭脂拔蘭鹿骨枏犀咸梯
航而入市列闤闠而街奇於是眾庶悅豫榮留靳祜逐臬以居慕纏而
聚虔禮拜於祆神立祠堂於教主其逢正歲度大年騎沓沓鼓鼘鼘凹
睛突鼻溢郭充壥場空歌舞匏巨鐙圓兜離集癹帕聯丸劒跳都盧緣
奏七調彈五弦吹觱篥擫毛員跨高楔歌小天末陀釀酒賸格分錢得
斯撻之疑頟色帔之鬝鬎當此之時世家襲職伯克任官多倫戶鉚
阿埒藝婀婦織蠶桑之利農知種植之篇估畢則亦思皙非之字測候
有嚩斯納默之編天降時雨地湧靈泉精謬在府樂石在縣獨樹盤欆
舞鵠踊躍盧牟亭毒莫知其然是博望不得侈略於致遠翁孫不得擅
美於屯田彼唐宋之瑣瑣更何足語於籌邊也哉烏孫使者避席而誦
曰茂矣美矣偉創制矣廣矣大矣參天地矣今乃知丹書之貢異白雉
之讓也玉關之通殊珠崖之棄也然
聖天子不疆彼蔥雪同我中冀變彼朔閏同我啟閉易彼衣冠同我佩
璲革彼言語同我文字蓋遐思旅獒愼德之訓深維大禹卽敘之義匪
漸被之有待誠
謇晏之所示若乃談重鎭之措施覘理本之至計明農以養之鍇兵以
衛之設學校以教之畫郡縣以莅之建其長立其貳作其利捄其弊則
北路備焉夫其爲疆域也啟莽平鄰嶨鹵浮沮表井雍狂闢土排沒稽
之山奄鮮卑之部通五船以爲門披六國以爲戶立惡都奴以爲界棄
烏禪幕以爲盧其前則壘鄣嵒齬列障四千貢古魯克之嶺奇喇圖魯
之山徑納喇特之險隘挺博克達之中權鹿圈噴湧而赴浸龍池潟瀑

而成淵。鎮雙碑於蒲類、淩百發於祁連。其後則包絡寒露之野、跨躡眩雷之塞。標鄂博以祭叢疆、因淖爾以名險介。巴勒喀什於斯爲大。沙磧緣其表、三島峙其內。趨西北以眾入、極康居之所在。犄宰桑之沮洳、望羅剎而分界。越科布多之北鄙、爲烏梁海之所居。統土爾扈之新舊、按喀爾喀於內外。訣蕩蕩浩茫茫、騁斜徑涉大荒。馳突利士馬良、故匈奴偃蹇於炎漢、而突厥桀驁於李唐。迨奇渥溫之失政、有馬哈木之寖昌。阿魯台之族別、綽羅斯之姓彰。雄西海以自大、衍北支而愈強。噶勒丹之首禍、策妄繼而召殃。擾我衛藏、納我叛亡。阻絕我使命、侵軼我邊疆。實凶德以世濟、乃禍心之包藏。赫赫

聖祖、奮發神武。黃屋雲移、白旄宵豎。分指金戈、三揮玉斧。無競維人、後先禦侮。戮貳負而陳尸、斬溫禺而釁鼓。會幕地而傳觴、戢梵天以安堵。狸豜有子、封豨生貙。野心克肖、厲吻仍蘇。

世宗震怒、載彎星弧。靖遠甯遠、判道徂誅。靖邊綏遠、驅逆亡逋。姑衍有封山之票騎、涿邪有外扞之單于。鋌鹿投身於走險、檻虎失勢於負嵎。緤騎輪與匹馬、等拉朽而摧枯。穆穆

高宗、并包兼容。維初年之罷役、破二術以坐攻。通偏介以易道、正戎索以溝封。乃天亡而魄奪、斯眾叛而技窮。蝸有角而自戰、魚終爛而內訌。運算風霆、拯民水火。六十載之鴟張、廿五人而致果。槩有提壺、弦無折笴。飛尺檄、駕單舸。卽條枝尖其阻害、格登攝其駮驁。畢九集賽、四圖什墨廿一、昂吉廿四、鄂拓克皆委質以四月、而不必乘其三隙也。及乎食桑詐、脫兔跳樊崇、悔彭寵驕、聚蜂蟻肆螗蜩。明駝晝絕、火輪夜燒。四甄重整、六騎潛逃。繫頡利以纓組、駐落蘭之弓刀。捍畢獿之叛換、靖包沁之軒囂。懸槀街而骨腐、蕩蔥海而氛消。蓋

天討龔行、於再定而

神謨制勝於

三朝。以覩花門之龕纍、實遲速之相遭。既戢我戈、既攝我麾。廓彼周道、物其土宜。似自山北、郡曰鎮西。宜禾奇臺、二縣相比。惟守與令、各有攸司。循名考實、糾厲成規。弊六計以均職、驗四科以廉事。闢以戎衛、列營相次。屹屹會甯、疏榆所治。湯湯木壘、形同釜底。望孚遠之孤懸、通眾山之徑。嚈環託壘之畎澮、接贊皇之舊基。豈鼈思之未改、訝龍興之已移。又西迆化、是建州一。城曰鞏甯、治烏魯齊。所領縣三、丞倅副之。易金滿以阜康、有迭滑之處茲。維昌吉之西達、夾二水以交歧。綏嘐垣以靖遠、

迺西放乎綏來。爾其中樞擬憲、都統建庭。北極距其後戶、福壽導其前楹。阿勒塔齊之水、直界道乎兩城。右屯八旗之勁旅、左簡九鎮之雄兵。家儲犀渠之甲、人服縵胡之纓。浮游郊遂、阡陌縱橫。六道七道、二堡相并。聯乎輯懷、是屬中營。樂全寶昌、懷義宜仁。星羅昣暚、綺錯溝塍。甌窶污邪、流種火耕。一種百穫、百室斯盈。則有野處不暱、鄉校之英。高鳳漂麥、承宮聽經。學肄蛾術、歌賡鹿鳴。樂詩書之藹藹、習仁讓之蒸蒸。至其綏以慶綏、杭以嘉德。安阜扼要、鼎河之側。霜泛熬波之場、戶載淘金之籍。展託里之莽蒼、陟奎屯之泫汨。領布延圖之三旗、接塔巴台於直北。建綏靖之金墉、徙雅爾之雪積。面額米爾之舒繚、負楚呼楚之前岩。四部環居、六營齊闢。斯綏懷夷落之界、鞏嚴重固之國。而猶未入乎伊犁之域也。翼翼烏孫、新疆之柢。峻阻豁險、握其肯綮。外則善塔斯嶺導干百餘山以周峙、內則伊列之川匯九十餘水而橫駛。廣輪所經、各千餘里。陰陽既度、日晷斯揆。拓舊築於一城、聳惠遠之百雉。其南則河流瀕溶、汪洋渺瀰。長隄捍禦、不侈不陂。輓方舟而漕粟、咸轉輸而絃檥。其北則瞻德廣仁、左右相倚。達乎綏定、馳道迤邐。夾濃陰以颸輕、隱金椎而雲起。其東則惠甯熙春、是角是掎。睋甯遠之迎曦、惜都綱之舊燬。高阜崛峙以俯瞰、

貞珉照耀乎萬禩。其西則塔勒奇城、拱宸西靡。或背山之鬼疑、或面山而崎巇。亂經流以深入、乃達乎匯龍癸。徒觀其街衢輻輳、闤巷旁通。坰五爲衢、二四爲縱。守嚴更以啟閉、譙樓聳立乎衢中。臨來安而北向心戀

闕而呼萬。盻

瓠棱於天表、騰星緯之熊熊。升馨香於房祀、咸肸蠁於宗工。闡幽光於貞孝、迺厲俗而移風。協南訛於宣閣、首教牆而明農。値旱潦而祈報、事啟佑乎龍宮。朝旗獵獵、夜鼓鼕鼕。沈沈幕府、奕奕元戎。武士執戟以就伍、眾司操篇以趨公。廣諏咨於隊帥、交翊贊而和衷。綜嘉肺之必立、典琛幣之恆充。闢磨城而轟糗、傾羽山以輸銅。班驅駮之宛馬、審轂摩於和弓。莅說澤而平質劑、居景仁而肅軍容。市肆儇囂而相競、貨貝隱賑以告豐。祿糈焉籌、興屯是務。惟熟券之番休、闢新田而分布。溝七里而渠通、河三條而濟注。占墳星以書年、樂健兒之應募。法百畝於周徹、制公田於殷助。旁果樹而牆遮、援魚槮而水厚。產以恆而習勤、地雖廣而非鶩。有郭外之受廛、指河灣而沿溯。已僑寄之胥忘、識蓋藏之有素。限

一晼以名田、惠兕鉗之守戍。表隙地以西匽、陟高梁而東傃。疇沓錙之
相隨、渠耕田而齊赴。增沃壤於春稽、快納總於河渡。莫不墾汙萊、收頫
陾、㶇詩風、被甘澍。故得屢豐接乎青黃、荒服臻乎富庶。二麥登大有之
祥、三犛肸
天章之句。至其設兵也、屹屹兩營、實維駐防。西安、榮陽、涼州、莊浪、六千
君子、守節知方。綠旗習農、耕作是長。關西虎士、遷地能良。別廿五屯、六
城相望。移彼索倫、自黑龍江。拜牲格爾、風俗異褱、騶騎射之無敵、曾不
數乎豳張。察哈爾之駐牧、察喇木以爲羈、擇旵吾而分隸、馳兩翼之莫
筃。此皆錯處乎九城、以捍衛乎河陽。猗錫伯之八屯、夾雙渠之決決。資
雜豚之樂利、繕甲矢之堅剛。至厄魯之遺種、滋孳馬以繁昌。沙畢納爾
之後、附達什達瓦之先降。刲上三與下五、亙南山而作障。其置邊衞也、
大者卡倫、小布克申。夜則㯪聚、晝則羇巡。或移設之無恆、或常設之貴
因。或添撤之視地、更遞易乎冬春。或非常而執禁、匪過所而莫㨿其外
則大宛之國、布露之民、蘇對之域、賁山之人、別三準於典屬、差六品於
外臣。驛羊馬而通市、納賨幣而來賓。卹卉服而無遠、察耕絲而必甄。若
夫考牧詠馬、政須均齊。立脫朵、便繁騝、駮綱驪驔駱、駃騠騶駁、輪徵異
種於汗血、整儔乘於屈產。將以埒四駿之跡、參八駿之班。則有騊如意、
服超閑騰、慶吉效平安。穿祥駿、步安端、慶雲容與、寶花褥斑、蓋兩龍呈
才於夏后、飛黃應瑞於帝軒。冠七驥而
錫號、啟一笑於
天顏。又汎觀於在坰、察蕃阜於庾官。亦牛羊之衡尾、錯牟圉而羣譜。既
陟巘而降原、復行林而瞻麓。順長養於𣪍旻、禁樵蘇而滋毓。櫻柳荊參
於河堧、松樠藸鬱於巖曲。神漫僑功於上䕺、支連齊品於巴蜀。溪泛四
葉之茱、室貯千歲之榖。青割麥子之瓜、翠鄭柳葉之菊。佩解鹿葱、囊盛
驚粟。羊乳垂垂、䳧頭簇簇。金散地丁、紅攢石竹。以及茨菇桂荏、茉莒𦼫
蓄、稀薟犽蒿、從蓉胥積。勤母益母、黃結黃芪之屬。辨阜物與聚物、雜悉
數而更僕。復有變常徵怪、熒䋼駭目、雪沒軒而蓮葩、冰堅腹而燕啄雀
芋處曠而翹滋、石油遇水而騰燭、埒嬉紅柳之娃、核注青田之酥。尤齊
諸所不載、計然所未錄。乃縱獵者傳言、寶育張翼河干、鳴箭空谷。踏儲
胥屬、㹀𤜶貚𩥇、駼駃騠騄、擭狐貒、䟿麘麃、搏麢羊、蹈麢馘、罭鶡鷃、冒撲
胡、縈駼駸、綴鶩鸞、熊羆鶫鷽、虎豹奔。龀進則闢、厩退則洞腹。掩澤挂山、
風毛雨肉、方鬱怒而未息、肆顯利而止戮。聊宬乎洲淤、巡行乎溝瀆、搜

梵書之片石、莫雙烈之遺蹟。考山城之古壘、鏡天池之澄淥。尋沙井之
詩篇、訪故宮之琴木。訂謨脫於種羊、問爵名於禿鹿。證四十八橋之跡、
辨九十六種之族。命馳旛而計鮮、示從禽之不黷。於是申蒐度、考禮樂、
展明禋、絜粢盛、陳簠簋、列斝爵。舉耤於春田、報功於秋稼。六宗昭其秩、
八蜡致其恪。斑浮沈與廢縣、肅獻酬之交錯。舉釋奠而用幣、爰舞羽而
歆籥。入黌庠而踐節、坐里尹而申約。莅校比而戒茲、讀邦憲而欽若。故
得人無介冑、地無沙漠。與三物而束修、懸五品而文莫。揚
緝熙而民於變暢。
皇風而頌聲作。且夫玉盤石鉢、所以紀襲美而告成也。銅印鐵章、所以
詔知懼而懔盈也。均椀鼓尊、所以誌和衆而安毗也。剛甲錯刀、所以嘉
歸順而表誠也。在昔龍堆未靖、小醜縱橫、瓜沙築堡、張岳移營、黔首效
命於魯陳之域、牲畜徙迹於波羅之庭。方三隴之阻遠、遽六月以遄征。
而今日者、人經乎內咄之谷、地極乎卑闐之城。不閉戶以居、不齎糧以
行。丁壯不見烽燧之警、耆老不聞鉦鼓之聲。此孰得而孰失、亦何回而
何貞。拓移兵而無僉軍之擾、節餉而有度支之贏。事變而愈康、天培不
可傾。欽惟
十全揚武、
廟算先庚。利申西之懋、復符乙亥之遐平。獻馘終韋於白練、露布馳遞
乎紅旌。猶且理昭虔暈、
德體好生。
詩著西師之什、
論標開惑之名。弃軍伴則致美於肆夏、藏鎧甲則用戒於佳兵。而子大
夫侈崑崙之物產、炫粟廣之地形。騁舌人之博辯、泥舊史以爭鳴。此東
都主人所由興歎於知德、而烏有先生復將設誚於見輕也。言辭未畢、
憲續大夫嗛然氣下、幡然意改。乃稱曰、大順之積、將有開而必因。大同
之至、雖離逖而亦親。猗
聖清之煦諭、默契合乎鴻鈞。卿雲昭睍於縟藻、繩河表瑞於清淪。騶象
鑿山於思茅之境、鶼鴂懷音於遼海之濱。既東風之受吏、又西母之來
賓。誕發祥而流慶、鍾運會於庚辰。今甲子之已復、闢帝夏與皇春。如尼
西爾兗之德化、如素來瑀佛之鴻仁、如魯斯塔木之大勇、如伊斯干達
里之威神。超四洲與四主、而莫得與比倫。斯所以表𨤲一千年、地拓二
萬里、而永戴如天覆育之



聖人。（[illegible]）是篇松皆句爲注記，傳地理志家便於省覽。煌煌乎與盛京西巡之作後先輝映，誠鉅製也。（[illegible]）十六年，選授禮部主事。十八年，遷員外郎。二十三年，掌江西道監察御史，遷江南道。踰年，奉命出守榆林。因病乞假。二十六年，復授榆林守，有政聲，擢延榆兵備道，疑移漋商末幾，致仕歸，卒年六十有八。松研究經術，尤精史事。（[illegible]）生平嗜讀新舊唐書及唐人小說，輯唐文時，於永樂大典中得河南志圖，亟爲摹鈔。宋集金石傳記，合以程大昌、李好問之長安圖，作唐兩京城坊考，以爲吟詠唐賢篇什之助。（唐兩京城坊考序）又性好鐘鼎碑碣文字，謂足資考證。在西域，披榛剔莽，（[illegible]）手搨漢裴岑碑、唐姜行本碑以歸，復於燉煌搜得唐索勳及李氏修功德兩碑，皆向來著錄家所無者。（西域水道記）（[illegible]）（[illegible]）自塞外歸，文名益噪，其時海內通人遊都下者，莫不相見恨晚。（[illegible]）與烏程沈垚、平定張穆輩羊炊餅、置酒大嚼，劇談西北邊外地里，以爲笑樂。（[illegible]）若忘乎當日身在患難中者，其志趣過人遠矣。（[illegible]）所著又有唐登科記考一卷、宋三司條例考一卷、後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西域水道記一卷、長春眞人西遊記考二卷。（[illegible]）

《續碑傳集》卷七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

沈寶麟　孫經世　陳廷颺　凌介禧　方履籛
翁心存　姚配中　徐有壬　劉宅俊

湯溪縣學教諭沈君行狀

道光二十一年、湯溪縣教諭嘉興沈君紋齋謁告將歸、湯溪人重君學行、爭挽留主講九峰書院。君去湯溪、亦無以爲家、不得已應其請。乃增設規條、於制義外、課經解、策論、詩賦、且爲講經及小學書。君嘗主泰州書院、亦若此。其勞無異爲校官時。數年以疾卒、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其年四月、次子敷桂以縣學生祝光烈所爲事略及君所刻勸設祠倉議、減釀備荒說、施衣集、存信錄、湯溪縣節婦譜、孝子譜示泰吉於杭州寓、爲家狀。祝生敘述翔實、君所施設皆可師法、乃不敢以不文辭。謹詮次之曰、君諱寶麟、字孔珍、紋齋其自號也。曾祖諱近仁、江蘇儀徵閘官、濬河必避民墓、人咸德之。祖諱璿、爲錢塘桑弢甫先生高第弟子、乾隆甲子舉人、中乙丑會試明通榜、甘肅崇信縣知縣。考諱振鵬、乾隆庚子進士、直隸豐潤縣知縣、兩世皆有惠政。豐潤君生子二、君其長也。年十八、舉嘉慶戊午順天鄉試。道光丙戌大挑一等、改就教職。其同志友金衍宗岱峰語泰吉曰、紋齋累世循吏、其爲人精勤、亦有治縣才、乃辭避不爲、與我同、何也。然爲校官、必若紋齋者、始稱職爾。戊子、選授湯溪。是時我從兄械雲壽爲武義縣教諭、平湖方垌子春佐之、兩人皆持躬謹、教士勤、於是金華士論僉謂錢、方、沈爲嘉興三夫子云。我兄及子春皆遜謝曰、紋齋非可幾也。君初至湯溪、即修灑掃職、殿庭無積塵、雨則周省、視有漏痕、則旁皇若無所措、曰、我室完而廟屋敝漏、我何衣食於此。繕完乃即安。邑人聞之、皆感奮、相率新兩廡及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四祠、並及先農神祇壇、君倡之也。尊經閣藏書殘闕者、借鈔購補、多精整。撰文廟祀事考、上稽
大清通禮諸書、以正湯溪沿習之誤。兩廡位次及釋奠儀節、器數、考定惟謹。前期必變食、及祭必潔必虔。其辭職也、自謂精力衰、恐跪起或失儀、爲大不敬云。君治己甚嚴、接人甚和、待士甚恕、當官理案牘、纖微皆稽例。有問者、輒縷舉曲折無遺、例所不可者、以義斷之、衆莫能奪。武生葉某爲富家訟、審其枉、釋不問、富家控之府、檄縣移學褫葉某衿。君請集兩造讞之縣、不可、府又檄如

初。同僚曰、拂知府意、且得罪。君曰、忤知府不過奪我官，我終不以一官故枉人罪。府縣凡七檄、而某某卒不覆。稟生某病狂、其父得錢於待稟者、爲某請給衣頂。君廉知之、執不可、曰、爾子疾愈必悔之。固請、叱之曰、利乃能移人父子情乎。我必不可。無何、某疾瘳、其父亦悔悟。縣賦地丁銀、民舊折錢以納、有定數。會銀直昂、縣將增納民錢、君勸止之。其長泰州書院時、知州議增院租以裕士、止之不可、則曰、書院者將教士以學道愛人、爲他日臨民用、可先示以剝民自裕乎。必欲增、吾請去。議乃罷。君生平辨別義利、侃侃不苟同類如此。乙未夏、大旱、奉檄勸分、人皆曰、沈夫子至吾邑、八年口不言錢、今者爲一邑民命計、吾儕可不力。由是樂輸者眾。凡飢民之簿籍、錢粟之斂發、期日之疏數、縣尹屬君總其成、鈎覈籌畫、民困得蘇。而君自禱雨至施振、憂勞幾半載、遂得嗽上氣疾、鬚髮斑斑矣。有益於民生者、猶力疾勸行、不稍怠。邑士益信從之、勸設祠倉、議諸書、皆次第行之而有效者也。其書已刊行。君敘例極詳、故不具。往歲癸未、浙西大水、自泰州急歸省父墓。著省墓日記、述所見水利廢壞及野殣漂流、有足爲世鑒者。外舅崔公分巡河南南汝光道時、爲撰南汝光水利志十卷。蓋自其少時、即究心郡國利弊、期有濟於世、行之湯溪者一二端爾。所蘊未盡展、而湯溪人已厚被其惠、稱頌之不衰。祝生述其父言、爲諸生六十年、所事學師甚眾、未有若沈夫子者。即縣志列明以來官師數十人、不過一二人若夫子耳。其言良信。然君晚歲讀儒先書、自治益力、每嘆曰、吾自省生平內疚實多也。所爲詩古文詞、必期實踐、不苟爲高論。嘗研究荀爽易、爲圖說、未竟、藏於家。娶山西崔氏、乾隆甲辰進士河南南汝光道景儀女、中歲以疾歿、相敬數十年。子三、對薇、敷桂、應梅、皆庠生。弟慶齡、力學早世、應梅爲之後。

錢泰吉撰 《甘泉鄉人稿》卷一九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涕泣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喘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是、命也夫。然因舉

主議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之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存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晉定衆葬、奔赴襄事、用敢將吾師之未命、又曰、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即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即得其字、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洽、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賢吾師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鬥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漬身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譎述行治本末尤詳備有要、其所受于師可知也。余既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

系曰、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①江學政新城陳公用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吒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筍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証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略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尚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二卷、小學輯說、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惕齋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適某某職。葬某原、實某月某日。

銘曰、昌黎謂衆萬之生誰非天、胡獨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卷四

皇清誥封奉直大夫四川鹽源縣知縣加六品銜重赴鹿鳴陳先生墓誌銘

今上御極之八年、湖北舉行壬午科鄉試。彭年時權督糧道、襄事外闈場故事揭曉次日設鹿鳴宴宴考官及中式諸生於巡撫署。其中式已屆周甲之年者、巡撫先期聞於　朝、蒙　恩晉秩重赴鹿鳴、用彰人文之瑞、甚盛典也。蘄州陳先生與焉。先生與吾先子同歲舉於鄉、又同舉進士。彭年以年家子謁於旅館、退而歎曰、仁人也。逾年先生卒、子桂棻來請銘。按狀、先生筮仕四川、屢權新甯、青神、樂至諸縣、除鹽源縣、罷歸。其爲治、凡勸農桑、勵士、詰姦、聽訟、不求赫赫之名、而廢者舉、弊者革、民稱其慈。其在樂至、大吏幕賓戚屬有獄、語使袒之、先生曰、吾不忍欺貧民。民稱其剛。其在鹽源、盜千餘人焚掠梅邑堡、先生調土練剿捕、躬冒礮石、追至雲南大姚縣人和場、盡殲擒之、民稱其勇。是役也、先生追賊未遑治文書、知府先報以爲己功、先生反緣是罣吏議、民咸冤之。凡先生宦蹟所至、民皆樂爲稱道。及其去也、則餞送塞途、有哭泣罷市者。鹽源民至醵金贈行。越時既久、猶有謀爲入貲復官者。乃益歎仁德入人之深、而先生斗室著書、里居教授、不履城市。胡文忠公將以鄉兵擊賊、敘先生功、授官不可、欲官其子弟、亦不可。其天懷澹定又如此。吾嘗謂仁者無欲、故其動也能行其慈、行其剛勇、其靜也能守其天眞、而世故利祿不足以撓而惑之。論語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然則靜固壽之徵歟。吾謁先生、年九十有七矣、猶殷勤詢問家世、手書楹聯見遺。我朝重赴鹿鳴、若山舟、覃谿、鳴北諸老、皆近百歲、而嗜學不倦、神明不衰。先生殆其儔也。先生諱廷颺、字小坡。所著有周易本義集注十二卷、四流山人集八卷、蜀遊草一卷、學吟隨錄二卷。以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卒於家、將以某年月日葬於蘄之某鄉某原。祖某、妣某氏、父某、貢生、妣某氏、皆以先生貴、誥贈如例。配某氏、封宜人。子桂榮、庠生。道宜、增生。道奎、監生、先卒。道萱、九品銜。桂棻、貢生。孫十一人、曾孫十二人。銘曰、

九十六年、計閏逾百。例旌人瑞、況文章伯。壽考作人、髦士承澤。型典式里、用賓光國。千秋萬世、視此貞石。

黃彭年撰　《陶樓文鈔》卷七

淩少茗先生別傳

淩先生名介禧，烏程縣學諸生。淩氏世居城東之晟舍，自明以後代有聞人。忠介公殉甲申之難，淩氏之望益著。先生少敦行誼，謹於規矩，尤留心經世之務。慕忠介公之爲人，以忠介號若柯，故自號少茗。家貧，藉館穀以養。游盧敏肅、林文忠諸公間，均相引重。嘗謂東南水旱荐臻，由於水利不修，作東南水利略六卷。於鎮江、蘇州、松江、杭州、湖州、嘉興、太倉七府州水之來源去委，疏濬之方，蓄洩之宜，皆足履目驗，水宿山行，實事求是，不爲紙上空言。又憫故鄉田賦之重，推求唐宋田賦舊額，元明重賦之由，

列祖加恩減賦之旨，爲程、安、德三縣田賦攷二卷。又輯古忠臣義士烈女絶命詩詞，爲金管扶教錄十二卷；輯古之嘉言懿行，爲敦行續錄七十二卷，以續其先人之書。耄而好學，年七十餘，露纂風鈔，終日不倦。同治元年，湖城不守，鬱鬱而卒。

陸子曰：先生負有用之志，以諸生終，論者皆惜其不遇。愚謂中興以來，前江蘇巡撫、今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合肥李公，前浙江巡撫、今陝甘總督湘陰左公，奏減江浙田賦；今浙江巡撫湘鄉楊公，江蘇巡撫豐順丁公，大興東南水利，皆採用先生之書。然則先生身雖不遇，其言則既行矣。視彼著書滿家，身名俱泯者，所得不已多乎。先生年七十餘，倦游歸里，先資政公聘主家塾，授余及弟性源讀。時余年十五，頗以好讀書，不喜時文，爲先生所賞。獨念先生無當世之責，惓惓於民生利病，如不及。余受

今上皇帝特達之知，竊位方面，不能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爲有負先生之教云。

陸心源撰《儀顧堂集》卷一〇

清勑授文林郎署福建閩縣知縣方君墓志銘

君方氏，諱履籛，字彦聞，一字朮民。先世湖州德清人。明初有錦衣衛指揮使覺亮者，從蹕入燕，遂爲順天人。高祖康熙間翰林檢討辰，幼就婚於常州徐氏，因卜居焉，故今又爲陽湖人，而著籍大興。君以嘉慶二十三年舉於鄉。父永康知州諱聯聚，官二十餘年，歿而家無餘貲。君橐筆走燕、趙、兖、豫、淮、楚間。道光六年大挑一等，來閩署永定知縣，歲餘調閩縣，一載暴疾卒。君善事親，每晨必至牀下問安，移時飯必侍側。永康愛之。及仕，迎養母馮宜人官舍，猶然。愛趙氏妹，曰：吾無弟，倚妹爲弟。篤於師友，死生不渝。博學於文，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夾之典，靡不綜貫。尤酷嗜金石文字，少壯行萬里，所至深山古刹，必携氊椎與俱，遇殘跌斷碣隱隱有字，必手自捫拓以歸，如獲拱璧。足所未到，必屬所知代訪。所積幾萬種，多王氏金石萃編、孫氏訪碑録所未載。遊伊闕，居山中彌月，徧搜石刻，得唐以前造像題名八百餘種。近嘗從室人脱簪珥，質白鏹五十兩，購西湖僧所藏碑搨本百種，比鄭椷至，君已病，竟未及啓視也。詩詞外，尤工駢儷文，滙漢、魏、晉、宋作者之風骨神韻，纚纚焉御風而行，而陽開陰闔，雲譎波詭，神明矩矱，動與古會，趙宋以來迄明，一人而已。余嘗示以黄石齋先生駢體，君醉心歎絶，蓋其所詣若合符，皆秕穅齋梁以下者也。著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詩五卷、詞一卷、河内縣志三十卷、武陟縣志三十卷、永定縣志二十卷、伊闕石刻録六卷、富衡齋碑目六卷、希姓録一卷、泉譜一卷。然君實不徒以文學顯。初試吏，持己廉，任事勇。其宰永定時，豪胡鳳兆與族人某甲不相能，殺其子，刼其父棺，棄深山中，前令數年弗能捕。君爲書諭之，反覆數百言，遣一役持往。鳳兆見書，泣且詫曰：鳳兆死矣。會君勘事經其鄉，徑出跽輿前自首，願歸死獄，吏遂論如法。南鄉民許開玉殺其族幼姪而逃，緝弗獲，君禱於神。開玉至厦門，將浮海矣，忽憒然歸，徑抵縣廨堂皇間，負手躑躅，門吏有識者執之，一訊而服。求之古循吏傳，鮮有異政若斯者也。夫非忠信慈惠之格於神人而能之乎？在首邑，戴星出，徧謁諸上官白事，日昃甫返衙齋，飯，接賓客，閱簿牘，裁函札，晡則鞫諸訟者，以爲常。半載釐積獄凡五百有奇。上官有所諮，必盡言無隱。與同寮言必誠，論事必侃侃無支飾。鄉人士過從，必詢訪利弊所

由。其夏六月又不雨、米粟騰涌、從大府禱于山蘭若。
君體素豐、數徒步烈日中、焦灼晝夜不少憩。中暍几
五日、易簀之際、猶問天雨乎再、豈所謂為民請命、以
身殉之者耶。然使天假之年、其設施豈獨止於此耶。
於戲哀哉。君往與江左名流數十輩交遊、最服膺者
張皋文編修、李申耆縣尹、所最善者同年生董方立。
今獨李君六十餘健在、皋文年四十逝、已三十年、方
立年三十有三逝、已九年。君昔哭之神魂俱痛、而君
年亦僅四十有二。於戲彼世俗造物忌才之說、信有
之耶。韓子所謂嘲詠鬼神、挑抉草木者、固足傷造化
之情耶。抑彫肝琢腎、苦役心神、於人宜易喪其生耶。
雖然、天能絀其命、而不能絀其文、能阸其身、而不能
阸其名。君之文與君之名、胥有以壽於百世矣。其脩
短榮枯之數、又曷足爭乎哉。君之喪將歸、其孤踵門
乞銘。余感君之相知、而悲其志之不伸也、為之銘曰、
孰墨妙如淵雲、而芝蕙之遽焚。是殆諒輔之引戾訴
真宰、而哀胡不聞。噫嘻乎方君。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體仁閣大學士　贈太保翁文端公神道碑銘

皇上御極之初、褒論大學士翁公曰守正不阿、學問淹博。未
幾公薨、賜卹、又　諭曰品學純粹、守正不阿。內閣請謚、賜
謚曰文端。維公歷仕
三朝、自詞臣至宰相、始遇昇平、終濟時艱、忠孝勤勞、事在　國
史及海內士大夫所稱述、不可殫紀、而　明詔褒揚、一曰守正、
再曰守正、易名以端、職此之由、千秋之論定矣。公子前任安徽
巡撫同書、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同爵、右春坊右贊善同龢以公
將歸葬、奉行述、年譜、寓書於公門下士陳澧、為神道碑銘。澧再
拜而書之曰、公諱心存、字二銘、號邃庵、江南常熟人。曾祖諱汝
明、早卒。本生曾祖諱汝弼、祖諱謙、皆不仕。考諱咸封、官海州學
正、皆　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本生曾祖妣錢氏、祖妣王
氏、前妣許氏、皆　贈一品夫人。妣張氏、　封太淑人、累　贈一
品夫人。公七歲能屬文、人稱神童。稍長為生員、舉人、才名大震。
體貌魁碩、見者知為偉人。丁學正憂、家貧、常館於外。道光二年
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升右春坊右中允、典福
建鄉試、督廣東學政、轉左中允、直　上書房、授　惠郡王讀書、
升侍講、典四川鄉試、督江西學政、歷左右庶子、國子監祭酒。十
五年授奉天府丞、兼督學政。公事母至孝、奏言臣母年七十餘、
不能迎侍關外、乞解職歸養。
上意方嚮用、慰諭曰俟汝母年八十許汝歸。公感涕赴任、旋授
大理寺少卿、　召還、復乞歸。
上曰得人甚難、汝少留復直　上書房、授　皇六子讀書。十八
年、奏言臣母年八十、乞歸。許之。二十五年、丁憂、服闋、欲不出、會

同書以編修督貴州學政、召見、
上命傳諭趣公還　朝。復直　上書房、授　皇八子讀書、再補
祭酒、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授工部左侍郎。
文宗卽位、調戶部右侍郎。咸豐元年、典順天鄉試、兼署吏部右
侍郎、升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充　實錄館總裁、經筵講
官。三年、廣西賊竄入湖南北、遂陷江甯。公疏陳八事、一日速合
勦、二日守江淮、三日清捻賊、四日嚴浮冒、五日邮災民、六日籌
糧食、七日培元氣、八日振紀綱。
上命會同大學士戶部籌軍餉、又命兼管順天府事務。賊犯
天津、京師震動、公條奏守禦事、請順天府各營歸府尹管轄。又
奏京城團防法。時關東索倫兵東三盟蒙古兵屯京城外、皆工
部順天府供給、公晝夜勞瘁、鉅細無不辦。戶部議以銀票給軍
食、公奏言不便、有　旨切責。會通州捕役有搶劫者、部議革職。
居月餘、起爲吏部左侍郎、調戶部右侍郎、升兵部尚書、調吏部
尚書、復充　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調戶部
尚書。八年、充　上書房總師傅、授體仁閣大學士、管戶部事務。
公屢掌戶部、慎持大體。初爲侍郎、衆議蘇松漕糧改徵銀、公持
不可、事得寢。再爲侍郎、請停鑄當千、當百大錢、至是度支日匱、
公勞神焦思、至廢寢食、而言利者競進。公曰、戶部、古之司農也、
諸君盍顧名思義乎。會有請弛鴉片烟禁者、公數於
上前爭之、而戶部尚書□□主弛禁收稅、廷臣集議、皆默然。公
正色曰、若此何以對
先帝。乃罷、會凡□□所爲掊克事、皆力止之。□□大憾、每事相
齟齬。公以足疾請假、旋請開缺、

上許之。初、戶部設官錢鋪行、鈔票積久生弊、公擇司員廉潔者
司之。□□欲傾公、奏請除奸商、遂興大獄。
上命□□□□□□治其事、逮司員下獄、欲坐以贓、而窮治無所
得。□□請　命公詣刑部、當是時、大學士柏葰下獄棄市未久、
人皆爲公危、僚友莫敢至門。公夷然曰、是欲我爲蕭望之耶。
上知公清正、釋不問、惟交部議處、補官日革職留任。
今上卽位、
兩宮皇太后臨朝、誅□□□□　命公銷假聽候簡用。公自陳
衰老不堪任使、因上封奏、臚舉人材、有　旨開復革職留任處
分、以大學士銜管工部事務。公以足疾辭、　命免帶領引　見
及一切勞苦事。同治元年、
皇上讀書弘德殿、
皇太后命公授讀、使內侍扶掖出入。十一月朔、入直、遘寒疾、越
五日薨、年七十二。
皇太后、
皇上皆震悼、　命　醇郡王奠醊、贈太保、照大學士例　賜
邮、入祀賢良祠。先是、同書爲安徽巡撫、被劾下獄、公疾甚、有
旨出獄侍疾。及公薨、有　旨俟百日後入獄、遂　加恩遣戍烏
魯木齊。　加恩公諸孫曾源以舉人　賞進士、一體　殿試、曾
純以候選同知卽選、曾榮以監生賞舉人、曾桂以刑部學習郎
中爲候補郎中、曾翰以舉人　賞內閣中書。先是、同龢以咸豐
六年一甲第一名及第、至是曾源復以一甲第一名及第、海內
榮之。公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早年詞賦偉麗、擅名於時、
非所好也。中年研精經史、敦尚實學。嘗告陳澧曰、漢儒之學如

治田得米、宋儒之學如炊米爲飯、無偏重也。此公學問大旨、澧所得聞者、敢附著之。蓋上諭所謂淹博而純粹者歟。銘曰、

維公名儒、位極台輔。先帝所拔、以遺聖主。維公大老、德如皋夔。聖后所命、以爲帝師。中更病退、保身之哲。豈惟保身、國體罔缺。中更吏議、聖主之恩。豈惟施恩、扶持正人。公如松柏、孰伐孰翦。惟欲伐翦、公名益顯。公如山嶽、孰撼孰傾。惟欲撼傾、益彰公名。公名隆隆、克正克端。　明詔所垂、史筆不刊。公德淵淵、惟忠惟孝。學綜羣籍、心通大道。　國恩既渥、家祚彌光。巍科高秩、子孫大昌。爰知正人、實天所祐。刻此豐碑、示千載後。

陳澧撰　《東塾集》卷五

清故文學旌德姚君傳

君諱配中、字仲虞、姓姚氏、安徽旌德人也。其先世居湖州、宋寶慶間有遞虞者爲旌德教諭、子孫家焉、故爲旌德人。君穎悟絕人、用思沈摯不怠倦。甫弱冠、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既善毗陵張先生虞氏義、因求李氏集解、研究羣說、鄭氏最優、苦其簡畧、意推之、至形夢寐。嘗夢請業於鄭氏者再、侍鄭氏與虞氏辨論者一、又夢吞乾爻、自初九至九五、意乃豁然。客廣陵五年、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爲論十篇、說其通義、附於編後。予讀之、嘆爲絕業。時儀徵劉文淇孟瞻、甘泉薛傳均子韵、丹徒汪沆芷生、江都汪穀小城、丹徒柳興宗賓叔、予從弟世榮季懷、族子慎言孟開、以治漢學與君朝夕、皆嘆爲莫及。季懷則曰、仲虞書行於今世、自不及張先生之盛、百年後當獨爲學易者宗矣。遂爲之序。仲虞旋歸里門。至道光甲辰、予遊旌德、去廣陵別已久、君出示定本、點竄原書至什七八、刪說通義之十篇爲三、移冠編首、題曰周易姚氏學、而序則仍季懷之舊。其微妙詳審、益非予所能測識矣。君又以月令一編、實先王體天勤民之大經、其義一皆本於卦氣、爲月令箋三卷、總其要、爲月令說一卷、復合之爲周易通論月令二卷、而後

知予者一居處一舉止無非順天地陰陽消息之氣以爲生民錫福消疢者。徵引讖緯發明至理而不附會。別下已意疏通儒先而不鑿空。則天地人呼吸關通之故、古先聖王萬物一體之誼、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旨、悉於是乎在。可謂通天地人之謂儒、足以當後王取法者矣。君又嗜琴。東南琴學有金陵、常熟、武林三派、而譜則皆出廣陵。君長於金陵、而游廣陵、雜習各派。及歸里、潛心默悟、乃知傳譜多舛誤、更正世所盛習者十數曲、又自製七曲、原數說聲、上溯本始、爲琴學二卷。亦出以示予、予未習此事、惟爲賞文義瑰奇而已。君言七弦各有本數、倍數、半數、損益上下、旋相爲宮、以定宮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凡吟猱必在角羽位、蓋宮爲君、商爲臣、徵爲事、角爲民、羽爲物、君臣所有事皆爲民物、故吟而上、猱而下、往復遲回、必當民物之位。予聞言不能解、請君一再鼓、君於對几設副琴、鼓至窈眇之時、則副琴弦不動而自鳴、又几案所置杯盎及檽槅時或響應。余怪問之、君曰、各物皆有數、數同則聲應。唐書所載寺磬每無故自鳴、僧感其不祥、萬寶常爲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宮中鐘洞數、鐘鼓於宮、則磬應於寺、剋痕雖么細、而磬之得數已與鐘異、故鳴止。秉筆者不解此義、是以載其事而不能言其故、雖寶常精察、然其數不可誣也。予考董子同類相動篇云、調琴而錯之、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又云、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有使之然者。蓋和聲之道、自古如斯、末俗失傳、故詫以爲奇。然則君眞冥契古初者矣。君又嗜書、爲書學拾遺四千餘言。又注智果心成頌、以傳立書大幅執筆之法。又和予論書次東坡韻五言十四韻、實如親受法於晉唐諸公、掃宋氏以求謬說、而自書亦足踐其言、時流無與比者。君家貧而守堅、學優而遇蹇。吾鄉士氣恇怯、則名庠序、輒欲結納有司以爲榮而挾利。前後莅旌之長官十數、慕君學行、求識面而卒不得。其督皖學者前後亦十數、皆奇君文。而杭州學士胡敬、湖州侍郎張鱗尤器君。張公奉使、當乙酉選拔期、於旌德學拔呂賢基。及謁謝、張公語呂君曰、姚生學行冠廣、九學無其匹、非止冠旌德已也。吾所爲拔若者、以姚生文淡而彌旨、胎息班馬、風格中斷、無能識之者。若頗能塈哉、是可成進士、登詞垣。若歸、當益親近、請業請益、庶不至終於孤陋寡聞也。同謁者以其語告君、君一笑而已。而呂君以

詞垣歷科長驪驛主文衡、君竟困諸生。及甲辰例出貢、而考貢領單之資無可籌、遂以廩膳生卒於家。張公有識有守、爲督皖學者所僅見、然爲子孫求不荒之庄、遂無暇爲斯世惜人材。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悲夫。君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九、距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六、年五十有三。祖士凱、國子生、邑志所載孝義君子者也。父燦、國子生、娶同邑汪氏、繼程氏。子四、長邦選、季懷之女夫也、携歸至金陵、居母家、而訓蒙於鄉以自給。次邦道、就時武昌、漸可自植。三邦進、君使爲叔弟經瑚後、僑宣城。皆汪出。季邦達、程出也。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呂振宗、汪出。次程出者、尚幼。孫一、阿寶。女孫一、鵑子。皆幼。君善病已三四年、至甲辰六月而劇。君之弟子汪守成季鄭、郭維濱文瀾、昕夕更番侍疾、潛備棺衾於外。前卒一日、君召季鄭、文瀾、指邦達曰、此兒質可向學、我死無培植者、姚氏書香自此絶矣。語次嗚咽不自勝。季鄭故教授文瀾家、文瀾曰②、先生設不諱、弟子即挈邦達使就學季鄭、十年內衣食紙筆、考試費弟子任之。季鄭任醵金五百、刻所著書、以其餘置產贍程及幼女。文瀾農家、強自給耳。季鄭赤貧、以潔已任俠爲邑人所重、覓得醵金如約、市板開雕。君教授鄉里廿餘年、從遊者多、惟季鄭苦寒力學、願傳君之業。荀子曰、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君當之矣。道光乙巳夏四月望、包世臣譔。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附錄

清故兵部侍郎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徐公行狀

曾祖士標、貢生、誥贈奉政大夫、貤贈資政大夫。妣戴氏、誥贈宜人、貤贈夫人。

祖文心、增廣生、貤贈中憲大夫、誥贈資政大夫。妣閔氏、柴氏、貤贈恭人、誥贈夫人。

父眾奎、邑庠生、敕贈承德郎、誥贈資政大夫。妣閔氏、敕贈安人、誥贈夫人。

繼妣張氏、敕封太安人、誥封太夫人。

公諱有壬、字鈞卿。徐氏其先有澤鴻者、唐懿宗時官兵部尚書、居浙東蕭山。二十七世祖雍夏始遷湖州盛林鎮、累傳至資政公生子六人、公其叔也。公生而敦敏、八歲解句股術。初就傅、勤讀不倦、嘗攬族譜、得宋太學生贈秘閣修撰應鑣闔門死節事、嘆吾他日當如此、聞者駭之。資政公早卒、太安人命公依叔父儀部公居京師、凡十六年、師事刑部郎中姚君學塽、欽天監博士陳君杰。年二十二、占宛平籍、補博士弟子員。道光八年、舉順天鄉試。九年成進士、榜發、江都汪君喜孫夜走三十里告王文簡、為科舉得人慶。廷試三甲、以主事用、分籤戶部、旋補四川司主事。二十年、陞山西司員外郎、充則例館提調、隨和碩鄭親王、尚書賽尚阿公往福建、天津察辦事案。二十二年、轉陝西司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二十三年、授四川成綿龍茂兵備道、歷充四川文武鄉試外監試官。二十七年、署四川按察使、時嘓匪滋事、公匹馬入賊巢、諭之降、而誅其渠魁倡亂者。二十八年、擢兩廣鹽運使、署廣東按察使。廣東俗惡、犯大辟者率以貨覓人代死、曰頂凶、甘自誣服、斷脰不悔。公素知之、每鞫獄、肫肫然與囚對語、使自覺悟、開釋數十百人。是年冬、授四川按察使、假道歸省、以太安人年高、將乞終養、太安人不許。馳至京師、值 成皇帝升遐、 今上御極、公扶服闕門面求叩謁 梓宮。蒙 召見、垂問經過各省情形、歷陳所自。 陛辭赴任、由陝而蜀、蜀人聞公至、喜曰、賢使者也。是年、應 詔求直言、上封事。旋擢雲南布政使。雲南運銅經費、軍興以後他省無復津貼、京銅不起運、廠丁坐困、謀作亂。公請大府就廠制錢以蘇民困、亂始息。咸豐元年、以曾孫生、大吏奏五世同堂、 御書篤慶延齡匾額以賜、賞銀緞有加。三年、調湖南布政使。於是賊氛大熾、烽火達湖湘、公與督撫謀、使鄉大夫各力輸餉、子弟皆登陴守。賊既陷武昌、湖北巡撫遁至湖南、賊尾而至。公下教關吏、不聽入。賊攻長沙四旬、不克、退走。五年夏、丁太安人憂、歸里。六年、甯國告警、浙之大吏奏請命公理湖州防務。公見城惡、亟出財修葺。又疏通南湖、濬城濠、飭長興縣竟與廣德、建平毗連、為最衝、至是與太湖諸漊皆為守禦備。賊犯高資、公帥民兵往援。甯國告陷、又移書提督鄧紹良、責堅守廣德、毋縱賊入。八年春二月、服闋、引見、 上命公往江南理糧餉。 陛辭、 賜御書福字。十二月、授公江蘇巡撫。下車後、虛中納言、禁絕私謁、革除關稅陋規。江南自江甯陷、罷鄉試者三科。及公至、縉紳先生皆請假浙闈舉行、公不謂然、而大學士彭公已言于 上前、不得已、據實上聞。九年己未、遂有假浙闈舉行江南鄉試之舉。又慮都中糧匱、海運或

不濟、請先撥藩庫銀買米三十萬石、由海舶達京師、請於次年新漕扣抵。奉　旨俞允。先是、江蘇糧税有加成完納之例、甚至正供一石、完四五石、不能清積逋。公奏飭地方官遵定例、勿苛索、於是民困稍紓。十年二月、廣德陷於賊、遂下溧陽、徑趨湖州。公聞報、亟命兵往援。及杭州陷、總兵張玉良從太湖進攻、公促速往、資以軍糧器械。比至杭州、賊見其幟、以爲張公國樑至、遂遁。事聞、時總督何桂清奏克復杭州由布政司王有齡授機宜、于是王擢浙江巡撫、而公交部議叙。未逾月、東壩、溧陽相繼失守。公命張玉良移師駐宜興、總督留之常州。閏三月十七日、江南大營復潰、欽差大臣和春公率諸將退守丹陽。未幾、丹陽又陷、張公國樑死之、和春退保常州。常州兵多、且團練可用、公謂足恃、方令并力守禦、以圖再振、而總督何桂清先棄城走至滸墅關外。總督之走也、常州士民遮道乞留、至不得行、發火鎗斃數人而後出。和春公聞外自經死、總督間道出常熟。公聞、即據實奏陳。張玉良兵潰至無錫、入見公、請助守蘇州。公與諸紳謀、令屯郭外、而前巡撫許公乃釗力爲公言杭州陷時、爲不信援兵所致、可蹈其覆轍乎。公韙其言、使屯葑門、時四月十二日也。是夜、張玉良潛遁。明日、公方巡城、客軍已開門納賊、急馳至營務處集民兵巷戰、而賊突至。公厲聲叱之、賊刺公、刃出於背而卒。子震翼赴池中死、妾施氏及女媖姑皆自經死。報至、嗣子震耀偕甯赴杭州、乞巡撫王公奏上。有　旨加恩照巡撫例賜卹。先是、丹陽陷、常州危甚、公有兩弟前至蘇州見公、問以事、俱不答、但抗聲曰、吾終繼武修撰公矣。請攜子女出、皆不從、遂及於難。公生嘉慶庚申正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一。配陳氏、刑部郎中時熏女。繼配黃氏、先公卒。公爲學宗尚程朱、尤好李文貞公書、於陸王、顏李之説皆非所取、然不尚空談、宦遊所至、必訪求風土民情及山川險要、命人繪爲巨册、以便觀覽。生平於算術最精、嘗自言予幼而好此、乃天性所近。任郎中時、蒙成皇帝召見、垂詢諸法、一一具答、　諭旨褒奬。高麗使臣及英吉利人聞而仰慕、賫書求教、公爲刊正其紕繆、皆悦服而去。所著有弧矢細草、割圜密率、堆垛求積術、冬至權度、考日食九服里差、校正四畢術等書凡若干卷。於文字必求有用、不輕作。撫江蘇時、嘗自爲策問地方利弊、元和縣學生祖詰具對數千言、公讀而善之、徧示坐客。予以鄉後進見公、公每寬予禮數。予論學多與公相近、而向人輒推許不去口。又嘗論先正行事、至湯文正、張淸恪、予因進曰、以是期公。公曰、二公何可當也、若林文忠、則不敢不勉。公之素志如此、而遇非其時、卒以見危授命、而昧者猶在疑信之間、爲可哀也。公沒後、其故吏烏程張君私於遺燼中拾公骨、市薄棺以葬、遂逃歸。鄉人士聞之、多爲位以哭者。予自愧材薄、惟是文章之事、猶可以報公、乃不俟其子孫之請、略舉所聞、敘述如左。鄉後學戴望謹具狀。

戴望撰　《謫麐堂遺集》文卷二

徐莊愍公別傳

公徐氏、諱有壬、字鈞卿、一字君青。烏程人、寄籍宛平。道光八年舉人、明年成進士、試戶部主事、授四川司、洊升山西司員外、陝西司郎中。以精核爲上官所重、京察一等。入對、
宣廟夙知公精算術、垂詢頗久、奏對稱
旨。二十三年、擢分巡四川成緜龍茂道。明年、署四川按察使。時嘓匪滋事、公馳至近賊地方、用紳耆爲耳目、懸賞購賊、不數日、渠魁就擒。擢廣東鹽運使。明年、兼權按察使。清遠縣土匪戕官、坐死者七百人、公廉知有冤、反復研詰、釋無辜百餘人。二十九年、擢四川按察使。
文廟登極、詔求直言。自道光以來、司道恐爲督撫所忌、不敢復有陳奏。公密封奏事、言人所不敢言。遷雲南布政使。滇省運銅經費自軍興以來、他省不能津貼、京銅遂不能起運、廠丁坐困、將謀不軌。公請就廠鑄錢、以甦民困、上下便之。咸豐三年、調湖南布政使。時長沙新被兵、公私交困、公撫綏擘畫、處之裕如。旋丁內艱歸。六年、賊陷甯國府城、湖州戒嚴。浙江巡撫何桂清
奏起公督辦湖郡團防、屢辭不獲、乃修濬城濠、蒐勇敢守要衝、誅土豪數人。賊知有備、不敢近。七年服闋、奉
命督辦江南軍營糧臺、旋擢江蘇巡撫。時何某總督兩江、與江蘇布政使比、公遇事持正、吏治稍清。鎮江鈔關例由巡撫委巡道監收、月餽白金千、大府生日及歲時伏臘、州縣各有餽遺、相習百餘年、公皆卻之。漕米浮收之弊、甚至正米一石、加耗至四五石、民不聊生、公奏明通飭州縣照例徵收、力除苛索。十年三月、和春圍攻金陵之師潰、退保丹陽、輜重盡失、公飛運軍資器械以濟之。既而丹陽亦潰、何桂清棄常州遁、賊長驅犯蘇州。公激厲軍民、嬰城固守、移檄責詰桂清、並劾其聞警倡逃、誤國殃民狀。未幾、常州亦陷、賊衆大至、族弟某詢以進止、叱曰、存亡視城、何問爲。復請以家屬出、亦不許。城破、衣冠坐堂上、遂被害、子震翼亦死之。事聞、照例
賜䘏、予謚莊愍。公耿介端方、言笑不苟、少就業於鄉先生姚學塽之門、務爲有用之學、尤精算法、雖西人亦歎爲不及。授成緜道時、入對、
宣廟詢以圓明園水高於京城幾十丈、又出西洋進貢奇器、令指陳用法、公一一奏明、
面諭褒美。著有務民義齋算學行於世。

《儀顧堂集》卷一〇

劉悌堂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先生姓劉氏、諱宅俊、字愷生、號悌堂。桐城東鄉陳家洲人也。祖■父斗才、皆業儒。斗才公以貧教讀里中、主人數家皆連班供飯、不肯獨予、以故先生年十一尚未入小學。一日拾薪過父館窗外小立。時父爲生徒講中庸某章、先生心領神會、一一記之。次日、乃特到父館窗外竊聽、父命諸生覆講、皆不能答、先生自窗外一一對之。父大驚、急出覘之、乃其子也、遂抱頭大哭曰、吾誤吾兒矣。主東互閱之、相商勉力爲之、一本家某願獨任其事。先生每日三餐、均到其家、先生於心未安、亦時不至、在野擇草木質食之。先生非常聰穎、自從父學、日見進益。歲餘、一日父將外出、命題諸生作文、先生已悟題義、亦以意草一稿、中多空格。父回、爲諸生改文畢、先生以草稿呈父、父見多空格、問其所以。先生曰、此當用某字某字、彼當用某字某字、吾均不知何寫。父一一代爲塡之、乃就觀之、果皆順理成章也。自是文日大進。年十四應學使試、卽入縣學。數年食餼、父已前卒。先生教授鄉里、尋以　欽定四書文爲圭臬、教諸生原本經訓。道光丁酉舉人、甲辰進士、　廷試二甲、以知縣用、掣籤廣西、特授來賓縣知縣。歷任天河、修仁、荔浦、懷遠等縣知縣、署新甯州知州。公務之餘、辯進諸生談經講藝、終日無倦容。咸豐初、以母老告終養歸田里、遂不復出、宦槖蕭然、仍以課徒自給。先生嘗與吾先君善、咸豐庚申、辛酉間、先生館於歐家、族人叢桂堂距吾家一二里、穆以子姪禮往見。先生曰、閱子學問甚好、一見幸甚。嘗往來余家、見穆文數篇、以爲氣力醇厚、頗近先察兩溪。穆乃綜前數年散文一巨冊、請先生改訂。先生推奬之餘、仍以師道父執自居、凡有不合、輒爲批抹塗改、不稍假借。又嘗以自著詩文三四冊見示、且命言其是非、不以我老稍爲迴護、情致甚殷。先生壯年曾刻詩集六卷、請序於鄉前輩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詩法極爲精嚴、於當代詩人少所許可、獨稱先生詩爲卓然見先正典刑、既爲先生序其詩、晚年以家藏刊本書其卷端、以爲深得古人超妙之境。平心而論、實在孟塗、歇堂之上。孟塗者、爲劉處士開、歇堂者、爲朱學博雅。兩先生均以詩學鳴世、爲當代名公所重者也。然穆見先生在廣西諸作、奇峭瑰瑋、神采壯麗、尤深入杜龕之室。惜歸田後而方先生已謝賓客、不及見而歎賞之矣。逾年辛酉秋、里中遭水災、先生解館歸所居之德新莊。又逾年、以疾終於南灣族人某家、以手合掌、端坐不動、年近七十。娶■氏。長子元佐、邑廩生、年少有學行、早卒。側室■氏生四子、先生歿時、年皆幼、不能力學。穆嘗日侍先生、會叩及居官時事、先生曰、吾本非吏才、幸歷任平安、公事一到卽了、不取民間一錢、民情愛戴如父母、士子沾化如父師。吾雖未有出奇政蹟、於心實無愧也。今僅搜得古文一冊、凡■十■篇、在廣西及晚年之詩、爲其族人某攜爲已有、余屢求之、堅不肯出。他日能得、當并其古文共爲刊之。今距先生之歿已二十年、而先君棄養亦有三年矣。終年遠客海濱、不惟先生葬與未葬、尚未及知、而先君亦尚浮厝於會公里祖塋之側。今不肖年近始衰矣、生平志事百無一就。念少時與先生論文解惑、相聚之時爲日雖無多、而獲益於先生甚眾、廢餘年更無所進、以酬當日教導之風誼、乃追述大略爲之銘。他日有力、當刻諸石、補納先生幽宅、庶幾以表私淑之忱云。銘曰、

所學所行並與古人相映，而志事終未能竟。惟遺業尚有留於人間，論者以爲奄有六代三唐之盛。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一

校記

①浙：當作「浙」。

②目：當作「曰」。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七

譚大勳　紀慶曾　張澍　朱振采　劉淳　黄穆之　陳瑑
錢師康　莊爾保　奚疑　龐大堃　徐寶善　丁善慶　季錫疇
毛嶽生　董祐誠　宗稷辰

候選教諭譚君墓誌銘王柏心

國朝自高宗時、兴儒輩出、遠承漢學、修明馬、鄭之業。其高才博辨者、復馳騁七略、九流、參稽綜貫。以淹洽名家者精深鴻富、號爲極盛。大抵吳越之彥爲多。而吾楚譚君力臣生數十年後、起穹山幽壑中、聞風嚮慕、積所研窮、遂與通才奧學相頡頏、可不謂卓然奇傑也哉。君諱大勳、字兆元、一字力臣。先世自巴東徙居長陽磨市、五代以文學相嬗。曾祖鏞、郡增生。祖應洙、邑附生、貤贈修職郎。考楚箴、貢生、鄖陽府學訓導。子二、君其長也。誕時重闈在堂、稱爲充閭之慶。甫四齡、白蓮賊起、訓導公練壯士從征、君母彭孺人攜之遷避、試以字、能識、即爲授經。十七補縣學生、旋食餼。訓導公客幕府、命君問業外祖良菴公斳水學舍。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廷試後遂羈輦下。應京兆試、肄業太學凡六年、同輩多騰騫。或諷以謁要津、君謝曰、日下人才藪、吾來求廣吾學、不圖仕也。主蔣副憲棻給諫宅、以熊脈村大令、陳其山比部爲師、而友仁和龔定盦舍人、江都汪孟慈農部。定盦才雄學贍、一時孟慈又容甫先生子也、故君之探討聞見益渾渾無涯涘。所作復禮書、朝鮮使者索之、播其國中。比歸、居彭孺人憂。侍訓導公於鄖、主郎山講席、兼治郡守幕中文字。訓導歸田、君乃遊中州、湘、桂、兩至粵東。爵相葉公薦主惠來講席、亦兼治高要記室。是時兩粵盜賊方起、君亦倦遊歸矣。歸而賊氛延於楚、所在郡邑督治團練、里中推君董之、獲盜未嘗濫誅。訓導公年九秩、親見五世同堂、守令上其事、鄉人榮之。逾八年、訓導公捐館、君耄矣、哀毀如禮。邑田逆稱亂、都轉唐公以師平之、慕君名、殷勤延攬、乞君文紀戰事、勒諸石、薦主本邑書院。偏語人曰、此經師人師也。因主修邑乘、勒爲成書。會胡恕堂中丞走書相招、擬赴之、疾作、遂不起。君治經史、徧覽百家、獵微探賾、以精博稱。爲駢文自東漢、六代至三唐、鎔治而出之、閎整若彥昇、休文、鋒穎則劉孝標、劉子元。詩典則沖和、體潔而意遠。世之矜淵雅者則不工詞藻、詡才藻者又多涉孤陋。君乃兼長並擅、破小儒曲士之樊籬、蓋超然比肩大雅之林矣。顧華首含章、不得如稚存、淵如諸老、獲取巍科上第、名震遠近、持著作照耀承明、石渠閒。獨韜光斂耀、偃蹇空山、至于沒齒。嗟乎、其可悲也已。君於事機尤識大體。在鄖時、淮引多滯、商白大府、請搜索南旋糧艘、絕夾帶。君上書郡守寬其禁。在高要、粵民已多剽掠、君憂之、作團練論上郡守、用其法、郡以安。吏某甲失當道意、以千金丐君緩頰、卻其金、卒爲斡旋之事。竟解、君語人曰、受金則汙吾節矣。然渠理直、不言且別生事端。歸舟遇盜、胠其篋、惟研才、盜笑曰、公何廉也。所著駢散文、古今體詩、讀書一得、讀詩一得、水經注刊誤、新唐書糾繆、明事類編、焦氏易林辨同、長陽志備攷、惟駢文及詩梓三之一。配楊孺人、子四、啟垣、縣學廩生。啟墉、恩貢生。啟埶、啟壂、郡增生、壂早卒、埶後公數日卒。女二、皆適士族。孫四、文錦、縣學廩生、軍功候選訓導。文鎡、嗣壂後。文銑、文鑠。曾孫二。垣葬君祖塋側、請柏心爲銘、納諸壙。柏心惜君之韞櫝藝文、而不登東觀、歷西清也。銘曰、

高文未掌乎典册、膴仕未躡乎公卿。夫孰知不我假者其浮榮、而不我閼者其菁英耶。

紀思詒事略　沈垚

《碑傳集補》卷四九

黃棃州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垚年二十餘、與里中諸君訂交、最相親愛者爲盛介眉朝勛、所最畏服者則紀思詒慶曾。是時孫愈愚燮、邈沈金坡登瀛讀書其家、延霞澤金山甫錫桂課其子、而施北研先生國祁以宿儒奬厲後生。金坡治明史、愈愚攻古文詞、介眉旁涉百家言、後專治通鑑。山甫善詩賦、工筆札。思詒則識解絕人、論古今得失、儒術純疵、口若懸河、聞者爲之色駭。垚與諸君數過從、相質證、諸君皆志銳氣盛、絕不料有世故之摧折、人事之變遷也。乃北研先生遽逝、未幾而介眉死。十年來、垚與諸君或合或離、非復昔時意興。嗚呼、孰知山甫、思詒又不一年而相繼死乎。思詒號牛虔、又號師泉、烏程人。少孤、育于祖母。天姿警敏、入歸安學、補增廣生。家貧甚、授徒自給、然不工場屋之文、又屢爲族人所累、由是大困。北游山東、五年無所遇、歸益窘。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以傷寒疾卒。思詒彊記過人、雙眸炯炯、每朋儕會合時、笑語喧雜、輒起取架上書默視俄頃、已盡數卷、多能背誦。其爲學初頗泛覽、繼乃潛思理學家言、然所長終在史、而明史尤深。嘗以國初修明史諸臣多於搜采攷索上用心、未及翦裁潤色、乾隆時重修、刪改出方望溪之手。望溪於敍事雅非所長、詳略頗未得宜、因擬刪併列傳、謂議禮諸臣用漢書韋賢傳體、盡載入楊廷和傳。齊、楚、浙三黨諸小人用後漢書黨錮傳序體、撮其大略、載入東林諸君子傳。溫體仁之黨、事皆入體仁傳。熊文燦之事、即入楊嗣昌傳。崔呈秀、魏廣微之事、即入魏忠賢傳、而刻酷摹寫其上壽頌閹之狀。又謂明代氣節與東漢類、東漢諸臣章疏、史不盡載、其事或見本紀、或散見他人傳中。明史敍直諫諸臣、亦當如此。土司不必立傳、可入地理志。治河諸臣事入河渠志。邊將無赫赫顯功者、事入外國傳。如是則篇目省而文體不破碎矣。又謂明初政事歸六部、其時六部即宰輔。嘉靖後閣臣始以宰相自居、史臣以閣臣爲宰輔表、別以六部及都察院爲七卿表、不合一代制度、不若陳東莊合殿閣部院諸大臣作一表爲善。史記載淮陰侯與陳豨步庭語、何等神采、案牘原文必不如是、祇是史臣善改飾耳。王之寀傳直載張差供語、不爲改潤、殊非文辭行遠之道。將與元史泰定紀同譏矣。王文成傳事功與講學雜見一篇之內、文終不純、當於本傳中詳載事功、而列其論學之恉於儒林傳序。又謂漢書不別立紀信傳、後代史官標忠義之目、而史愈下。當取忠義傳事多者入列傳、餘改爲表。列女亦爲表。表多而傳少、斯事備而文可讀。古人爲名臣作傳、敍大事不惜數千言、而小事則略。讀霍光傳可見。後代史官無識、小事一概采入、反將大事刪節字句以爲簡、於是閒世名臣、黯然無色矣。于忠肅傳、了無可觀、當刪去其小事、而鋪張其大事。垚謂思詒曰、宋禮治會通河、祇是強用民力、當時國勢方盛、小民奔走惟命、故事易成。然自淮以北、運河所經之地、皆古人膏壤、鄭子藉稻、匡衡爭田、明著古籍。自運河成、而山泉皆資以濟運、小民不得灌溉、由是岱南、淮北曠土彌望。重徵三吳之粟、而廢棄淮泗之田、嘗以一牛易九羊、以此爲功、吾未之敢許。思詒曰、陸桴亭先生亦嘗

言之謂以民力開河，而不興西北水利，不可爲智。君與思詒志同意洽，衆則窮日夜縱談史傳爲樂。思詒與頗豪，酒酣以往，書卷縱橫，歡呼自得，其累亦頗由於酒。後自山東歸，不復飲矣。思詒恥爲求知干謁之文，遇知名士則走避。君嘗與約訪一友，思詒曰：學與我合則往，不然，寧與古人相對。君每譏其隘，數與爭辯，然終不改。世亦竟無知思詒之人。其往山東也，妻子時困乏，又喪其次子。次子頗明慧，思詒託之震澤沈退甫眉壽。退甫慨然任其教養，漸有知矣，乃竟夭歿。思詒思家而歸，行裝用盡，冬月衣單。嗚呼，何其窮也。長子不能讀父書，餘二子皆幼。遺稿古文數十首、日記一册。山甫先於十四年五月卒，君將之京師，聞思詒疾，趨視。思詒曰：初頗發熱，今緩矣。孰知君行而思詒遂不起，斯言竟爲永訣乎。舊時過從之侶愈愚與金坡在里中，其傷悼將更何如也。

（《碑傳集補》卷四九）

張介侯墓志銘

錢儀吉

武威張君諱澍，字伯瀹，自號介侯。考諱應舉，涼州府學增廣生。君仕，封如其官。上世具余所爲封君墓誌中。母張氏，元駙馬高昌王之裔，至明而易姓。君九齡失母，讀書過目輒記，文章鉅麗傾一時。乾隆甲寅，我世父侍講府君偕漢軍蔣公典陝西試，得君，驚歎，目爲異人。時君未弱冠，余年小於君，君弟呼余，相愛也。君性亢直，疾惡如仇，好責善朋友，聞人多畏君。會試歸，留久，貧甚，而館鉅公家，主人出其內人，夜摘君使其戚譙讓之，卒以譏去。又館戚家，矯主人召優娛客，君怒，又去之。最後南昌熊侍郎枚請教其孫常錞。是歲第進士，入翰林，充實錄館纂修，嘉慶四年己未也。辛酉散館，改外，選黔之玉屏，自是爲縣宰三十年。處己廉，與人忠，而剛介特立，論事屹然，少可，亦時時責善於上官。守其直，終身不易也。在黔時，滇撫初公彭齡過縣，從者索金，則扶之。百文敏公異爲，使署遵義，治盜徒黨盡。文敏贈詩，君和答，諷以獎拔廉吏。退語其儕曰：爲上官惟此最急。旋以思親引疾歸。數年，起爲蜀之屏山，調署興文，回本任。屏山民迎於境，訴署令獄有私，君遽窮治，發其所受金貯庫，而言於行省總督先公，難之。緩其事，署令亦訟君，乃爲一奏，以上告聽勘。君所執持牢，而訟君者無有也，則遷延不決，以困君。會蔣代至，事乃白。蔣公問蜀事，對曰：公入境，即舉劾屬吏，震動，然如所舉某守賕某令，但侯佛耳，豈爲賢乎？蔣公默然，退又上書，其狂直如此。旋署大足、銅梁、南谿。丁父艱歸，再起爲江西之永新，署通判臨江，以上遭銀綬去官，尋復開復，補瀘谿。又丁繼母■袁氏艱歸，遂不出。君治事節易而聽察，持法嚴，胥役惕息不敢犯，所至令行禁止。蜀歲饑，爲振法甚周而祛弊絕，民乃大飽。君謂余曰：吾始聽訟，好以數言決，欲其無留也。不能姁姁與家人語，民多畏余。既振民，乃甚親余，上下相信，訟益易了。縣日以無事。余喟然曰：介侯如君言，可爲民監矣。君好言振事，嘗注講蘭州大旱書、與那文毅戒邏綏、戒拘方、戒遣使云。君著姓氏五書、續黔書、自定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五卷、補輯漢皇德傳、魏周生烈子以下關隴著述數十種，及世本、風俗通、諸葛忠武集，皆已刻。詩小序與三古人苑、五涼舊聞、秦音、蜀典等，藏於家。娶楊氏，繼室何氏、李氏、某氏。子五人：延壽早卒，次振鈞、不疑、去疾、長卿。孫三人：南仲、南季、南金。君以道光丁未五月丙戌病沒於西安城中和樂巷之居，振鈞等將以十月某日葬君某原，期迫不及具行狀，以余知君久，而郵訃請銘。銘



曰、

其文也、眾謂卿雲復生。其志也、思與李、杜齊名。其仕也、既已登天祿、侍承明。忽去故吏、亦自以孤行一意、而思表百城。其節厲、其才明、以濟其直。故雖為流俗所曾惡、而理美之莫傾。退著書以沒齒、揚藝苑之芳聲。其其藏也、嗟五十年之老友、悉乎君之行事、而泣為斯銘。

《續碑傳集》卷七七

朱鋐梅孝廉傳　陳壽祺

朱君振采、字冕玉、鋐梅其號、瑞州高安人、相國文端公族孫也。自父銘以上、皆潛德篤行、以文學世其家。君幼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年十八補弟子員、傳涉群書。相國汪文端公視學江右、特器重之、拔置高等、稱為江西一士、勖以治經、為通儒之學。性伉直、喜面折人過、落落鮮與時合。至交友有緩急、死生以之。同里何煦負儁聲、會有以事誣煦者、親族恆懾累莫前、君獨率同人白其冤、義聲由是播郡縣。以嘉慶癸酉舉於鄉、偕計入都、時詞垣有慕君名者、欲羅致之門下、終不肯投一刺。毅然自守之嚴、固不以一第之得失動其心也。試禮部、屢報罷、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之言。尤汲汲治漢學、嘗謂漢學之佚、而可惜者、虞仲翔之易、鄭康成之易與書、服子慎之左傳也。今易有張皋文虞氏義、惠定宇周易述、書有王西莊尚書後案、孫淵如今古文注疏、略具梗概。惟服氏左傳、為絕學、爰采諸書所引服氏解義、彙為一編、疏通證明之、以訂杜解之誤、名曰服氏左傳解義疏證。千餘年不絕如綫之緒、乃以於茲弗墜。其他所著經典質疑、皆讀書能得閒、又著易圖問答、詩徵、禮記故、儀禮校正、周官辨非、駁四書釋地、駁鄉黨圖考、駁爾雅纂遺、說文舉正、天官書詳注、務實事以求其是焉。生平急病讓夷、遇有不當理之事、輒義形於色、言人所不敢言、雖攖權貴人之怒、弗恤也。歲辛卯、江西大水、民人墊溺、流離屯聚會城外沙井、待振、多屢轉溝壑、當事議欲發帑、而游移未決。君作沙井行、痛寫流亡之狀、以諷當事、遂即發振、災民賴以存活。君遂以詩俠聞。道光乙未、公車北上。時外洋弗靖、軍興、費累千萬、度支告匱、有京朝官某條上捐舉人奏。君在某侍郎座聞之、勃然奮起曰、納粟拜官、弊且不堪、況貢士乎。天下之本在民、民之休戚在守與令。今若以浮薄之子入貲進身、廁名科目、寄民社之任、非獨玷辱斯文、敗壞風化、且無異驅狼以牧羣羊、欲其不恣搏噬得乎。謀利之臣、不計大害、其如傷國體、辱民生何。因上書座主相國王公鼎、語甚激切。有云、昔先文端公遺表上

高宗純皇帝、斥言利之臣、明公素推為千秋金鑑、曾是言利之弊、有甚於捐舉人者乎。納貲貢士、公亦何顏坐中書矣。相國以其詞嚴正也、歎曰、鋐梅今人中古人、青史名長、不在暫時一第也。於是議卒得寢。嗟乎、士之窮經、將以致用、使君得行其志、於國計之是非、民生之利弊、所指施必有大異於人者。惜乎其終未嘗一日用世也。家居葺九芝仙館、有詩文鈔若干帙、藏書逾三十萬卷、於桑梓文獻、特留意。嘗得新建陳宏緒江城名蹟二卷、謂其敘論簡當、閒附考證、亦多所訂定、惟於豫章名郡、洗馬目池以及賈萌、陶侃家樓、大安寺諸條、並沿前人之誤、未免失之不考。爰尋覽日觀、閱舊事、檢校載籍、緝江城舊事十有五卷、視名蹟記尤精核詳贍。蓋其博聞强識、不獨識武平侯玉璋為曹魏公所上故印、辨□□字牙牌為明代置送外夷之往者、其淹洽見稱於儀徵阮文達公也。他雜著如豫章經籍志、江西詩話、道光高安志、平濠事跡、攷說文駢珠、漢詩衷說、陶詩箋各種、皆藏於家。子航、道光戊子科副車、積學能文、繼其家聲。

贊曰、余以道光乙酉入都、與禮部試、道出高家堰、堰決於甲申、大水、吾閩林文忠公適起督高堰工、蕆事迅速、民免昏墊。聞時旅次有題壁詩十八首、人相與傳誦、諗知為江右朱孝廉作、歎其留心時事、才識遠出流俗、斯乃有用之學、非尋行數墨家佔畢之士所能測其淺深涯涘也。迨余宦江右、而君已先歸道山矣。余不及交君、與相質正經說、然獲與君嗣明經航過從、知君於桑梓利病、萬目痗心、冀獲挽救、往往寓之詩文中。至其生平著述之富、行誼之篤、所以遺其澤於後昆者、正未有文也。嗚乎、君真江右奇士哉。

《續碑傳集》卷七七

劉孝長傳　王柏心

君姓劉氏、諱淯、字孝長、天門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正、太學生、贈徵仕郎。以隱德為里黨所重。君資稟絕人、於書未嘗再覽、下筆不移晷、萬言立就。始補弟子員、督學涂嶽莊先生目以國士。

睿皇帝西巡五臺、君詣

行在所獻詩五百韻、

廷試、拜文綺之

賜。時海內士集豹尾車後者數百人、才皆出君下。登嘉慶癸酉拔萃、總

覺生侍郎得其文，尤奇之，環語諸生曰：劉君曠代才也，吾不逮遠甚。還朝，徧告公卿曰：所得奇士無踰劉生者。丙子，來於鄉，至都，名大起，偉貌玉立，英辨飈發，酒酣縱論，千夫卷舌，諧謔雜遝，操翰若飛，諸公貴人及四方才俊之流，見者歎以爲賈誼、蘇軾復生。久之不得第，館侍郎又歿，傷時無知己者，遂放浪燕、趙、吳、越兩河南北，閱覽無所遇，以大挑二等授遠安學博，不數月棄官去，浮湛閭里，意氣稍摧頹矣。自乾隆、嘉慶以來，學士大夫爲文章斤斤持繩尺，章範句背，不若是則詆爲大悖於古，君睨而笑之，謂無得於心者可無言，有得於心者，挾之事理而皆中，然後形爲言，爲當以氣爲主，氣之積而大者，充宇宙，高者抗星辰，雄傑而迅疾者驅風霆，蹴河海，若龍虎騰踔，鬼神之不可端倪也。不當規規如循牆而墨守者然，故其所爲文，以意爲起止，馳騁變化而不失法度。要之其氣獨盛，世無能敵之者。於詩亦然，刬除塗澤靡曼之習，一反之正始，神駿超逸，往往似曹植、李白。君於詞藝最敏，才識又最高，無覃思沈吟之苦，然非奇偉振俗者即薪去不存，其刻意自卓立如此。慷慨懷大略，通知古今時變之異，談天下事，亹亹不休，必度世所可行，與行之有濟者，不肯爲高言詭論以聳動一切，時一二盛名之士，抵擊談經濟，君曰：治道有其本，得其本則萬事理，諸所言皆末務也。性豪邁，不屑小節，然其事親孝，取與介，交遊信，無賢愚皆驩就之。晚節益積誠敬，瞿瞿如畏，語及君父，則肅然動容，終身於人物無所臧否。識者服其盛。兩江制府沔陽陸公及楚方伯遵義唐公最重君，皆折節事之，所論議必采行。君亦喜曰：藉二公以濟世，勝自爲多矣。陸公嘗謂柏心曰：孝長之才足冠一時，後柏心自都下還，陸公迎問曰：所見士有孝長比乎？對曰：未也。公義言不妄，唐公梓君集，自序之曰：孝長非文士，蓋命世才也，惜不得用云。君與時輩論詩，獨心折大竹王大令魯之，魯之歿，君忽忽不樂。今年移書告柏心，約以九月會鄂渚，至期而君卒，年五十有九。著有雲中詩文集及辛儀長短句三十闋，子偉華，國子生，能以文行世其家，孫二。君嘗弟畜柏心，所以規訓之者甚至，悲良友之逝，又悼君負奇才而不遇也，采其行事爲之傳。

論曰：君才氣類牧之，同甫二子雖不遇，然猶擁麾節，登上第，君獨蹇躓以終，何不幸也。君度不見用於世，時時謂柏心曰：吾欲著書，已又曰：精者言不能傳，淺者又不足言也。竟不果就。嗚呼！君之傳者，非其所欲傳者也，所欲傳者固未嘗傳。天以奇才畀君，尼之使不得用，又并其欲傳者終閟之，抑獨何哉，抑獨何哉。

《續碑傳集》卷七八

五友傳

葛其仁

黃穆之，字賓于，一字雲生，以廩貢生入貲爲訓導，試用省垣，遇事輒以身任之，爲制府陶文毅公所知。道光辛卯、壬辰間，三吳歲不登，穀價騰涌，民艱於食，方奉檄赴北采買，未及行而病歿於金陵寓舍，制府深惜之。年四十有五。

陳琢，字聘侯，一字恬生，進士詩庭子。進士以學行著於時，爲潛研入室弟子。恬生擩染庭訓，年十七而孤，忍飢誦經，爲童子師以自給，撫三弟俱入邑學，仲叔又早世，爲存卹其子。精於書數之學，自署六九學人，祁春圃尚書、毛伯雨、張小浦兩侍郎先後視學江蘇，試經學爲通省之冠，以國士目之。道光甲辰，徐辛庵侍郎典試江南，闈中蒐幽索遐，所錄皆積學士。君與侍郎有舊，論者不以爲私，蓋鍼芥之合，非干請諮訪而得者。所著有說文引經攷、春秋歲星算例、說文舉例，皆精深閎達，發人所未發，其餘未成書尚多。卒年五十九。

毛嶽生，字生甫，一字蘭生，寶山籍，家嘉定，官四川酆州，死難，祀昭忠祠，名大瀛者，其祖也。以蔭例襲雲騎尉，不就，改諸生，少穎敏，意氣浚發，儕輩長乃博綜經史、聲音訓詁、名物象數、天文輿地，靡不宣究，詩文剷削生峭，不隨人俯仰。嘗慨元史龐雜，別撰紀傳志表，於一代典章文獻，尤辨析賅博，書成，當不滅范蔚宗後漢書，惜未竟，僅成后妃公主傳十，應行省試，志氣不少挫，家貧，佐人述撰籍甘旨以養，公卿皆折節與交，常事造廬請謁，以道相契結，言不及私。有休復居詩文集十二卷。卒年五十一。

錢師康，字鄭卿，號竹孫，一字鈞生。祖少詹事大昕，世所謂竹汀先生者也。父東塾，候選訓導。嘉定言文章學問，必推錢氏，故自少孜孜力學，惟恐不及。甫冠，爲少宰督學文公當所激賞，膺選拔，廷試入都，文譽雀起，前人謂九齡文輕縑素，練貫濟時用，殆其近之。由武英殿校書敍官祁門教諭，掩關卻軌，攻苦如諸生，旋得淫疾，疾殆，夢遊古刹，見纍纍者僧衣冠，方熟睡狀，與己酷似，旁有人唶曰：是兒臥三十餘年，今當醒矣。果不起，年三十有四。

莊爾保，字桐卿，一字桐生，金華縣知縣東來子。性坦適，敝衣冠，終歲不易，與人交煦煦，偶詣之，牽裾不欲別，至聲氣勢利之友，則遁弗通也。其



於詩文視若性命、選嘉定詩鈔兩集、謂欲見作者之長、不得限篇什之多寡、欲窮體裁之變、不得立宋唐之門戶。闡發幽隱、此事大難、以故悉心甄綜、去取靡不精當、黃樗父主傳爲刊行之。讀書之暇、精究醫理、知好招之輒往。中年後時病、亦不能自療也。平居工愁、憂怨之色見於眉宇、或以此傷其生耶。

恩貢生、年五十有六。

頓邱生曰、嘉慶壬申之歲、邑中有七生圖之繪、其記則錢同人孝廉所作。七生者、余忝居首、諸君以次遞亞、時舉文酒之會、講論切磋、各思出所長以自見。越十餘年、筠生卒於官、不數年、雲生繼之、又數年、蔚生沒。上年恬生、桐生相繼下世、今茲存者惟桓生與余。追溯舊遊、音容如昨、山邱零落之感、豈止車過腹痛已哉。爲敘次其傳、蓋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續碑傳集》卷七九

奚疑傳 周農 王一源 陳長孺

茂穉華

奚疑字子復、烏程布衣。家世業酒、居湖州城南知稼橋。橋西有樓臨水、南窗見道場、金蓋諸山列若屏障、碧湖千頃在其左。乾隆初、錢塘厲太鴻徵士於此樓納妾朱氏字月上、樊榭集中所謂鮑氏谿樓也。子復居之、署曰月上樓。後於樓外種榆十餘樹、數年與樓齊、改署曰榆陰樓。樓上書聲琅琅然、樓下餅樽甕盎纍纍然。工詩、能畫、喜賓客、四方名士至湖州者、子復延之樓上、設筆硯、具酒脯、流連歌詠、竟日夜不厭。然通而能介、與人交皆如其分。武進湯貞愍公爲湖州副將、過無事時、命老兵抱一琴、徑出南門、登樓布席、撫琴而彈、開化戴簡恪公乘扁舟來居樓上、三日不謁一客而去。人問之、曰得見子復足矣。其爲當時愛敬如此。晚歲務爲長者、城南諸鄉皆化之、遇有爭訟、詣子復訴之、一言解去。年八十四卒、稱榆樓先生。咸豐庚申二月、樓燬於兵火。

周農字七橋、亦烏程布衣、子復之友。受性孤介、終身不娶、隨身一鐵瓢、一鐵箋、自署鐵瓢道人。畫梅奇逸、涉筆自喜、曰冬心先生惜未見此。詩極幽峭、如坐修篁間、風生月出、聞寒泉淙淙然。年四十餘卒、子復葬之道場山下明高士孫太初墓側、以鐵瓢殉。

王一源字二樵、子復中表弟、烏程監生、舊樵師周農、奇逸不如、而能隱秀。亦工爲詩、所居去榆陰樓百步、曰小竹里館、隱居讀書、不問外事、年逾八十、稱城南二老。

陳長孺字稚君、歸安人、府學拔貢生。其父山陶與子復交。稚君居京師十餘年、辭書求友、盡識四方賢儁、卒無所遇而歸。叔事子復、博學雅游、收藏金石書畫甚富、熟於湖州掌故。國初已來諸老先遺文軼事、志書所不載者、稚君記之綦詳、子復比之楊鳳苞、嚴元照。鳳苞字秋室、元照字九能、嘉道間方聞之士也。曰六十年中見此三人。著有借隱堂詩文集、畫谿漁父詞。同治元年五月、城陷湖州、稚君死之、年五十二。事聞、照千總例

賜卹。

施氏曰、余年十八、謁奚先生於樓上、先生已八十矣、改定余詩、呼曰小友。陳先生晚年貧甚、且無子、然清游閒詠、未嘗有戚戚之色、性善諧謔、文酒之會、時出一語、舉坐絕倒。湖之人至今道兩先生風流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

龐先生墓表

孫衣言

道光之季、常熟有經師曰子方龐先生、以舉人官終國子監學錄、而以子鍾璐貴、

贈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其卒也、宰相翁文端公爲之銘。同治戊辰、衣言重至京師、侍郎以狀及文端公之銘來、屬爲表於墓上。以衣言與侍郎甲辰鄉試同榜也。先生自祖父以來、以治經世其家、至先生益能博通諸經、既舉鄉試、久不第進士、故於經益明、諸經皆有論著。晚年乃獨專心說文、其於音韻之說尤自喜也。先生之言音韻曰、不明等韻、不可以讀古書、不明古韻、不可以讀古書。古音自崑山顧氏以經典用韻合之說文諧聲、分鄭庠六部爲十、其義始明。婺源江氏演之而加密、江以傳休甯戴氏、戴以傳金壇段氏、授受相承、源流一貫、若曲阜孔氏、若高郵王氏、皆有所發明、而諸家分部互有出入者、以入聲配隸無準耳。入聲有正紐、有反紐、今音多從正紐、古音多從反紐、戴氏聲類表作於段氏音均表之後、實足糾段之失、集諸家之大成。惟今音古音相閒錯出、猝難了晰、猶爲未成之書。故用王氏說、別出緝盍爲十八部、第一部歌戈麻分支齊佳、第二部魚虞模分麻、其入鐸陌昔分藥、鐸、麥、錫、皆喉音。第三部蒸登分耕、第四部之咍分皆灰尤、其入職德分屋麥、第五部東冬鍾江、第六部尤侯幽分虞蕭宵肴豪、其入屋沃燭覺分藥鐸、第七部陽唐耕、第八部蕭宵肴豪、其入藥分鐸屋沃覺麥錫、第九部耕清青分庚、第十部支佳分齊、其入麥錫分昔、皆鼻音。第十一部眞諄臻文殷魂分

痕先分刪山仙第十二部脂微齊皆灰分咍祭其入質術櫛物迄沒黠屑分薛第十三部元寒桓刪山仙分先第十四部祭泰夬廢分齊怪其入月曷末鎋薛分黠屑皆舌齒音第十五部侵覃添咸凡分鹽第十六部緝合怗洽乏分葉第十七部談鹽銜嚴第十八部盍葉狎業分怗皆脣音祭無平上聲緝盍無平上去聲陽類陰類各九部陽奇陰偶兩兩相配一從陸氏法言所定爲正紐一從顧江戴王氏所定爲反紐其轉音之法有五一正轉同部者是也一遞轉同音者是也一對轉同入者是也一旁轉相比及相生者是也一雙聲同母者是也先生又謂欲明古音必先究唐韻乃可定其分合因取徐氏鉉所引孫緬音切參以徐氏鍇之篆韻譜按部排纂爲唐韻輯略五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正字按部排纂以聲相統而別出其流變之字爲形聲輯略一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諧聲經典用韻合之唐韻按部排纂以紐相承而表出其分收之字別收之字爲古音輯略三卷備考一卷其論等韻則謂字母三十六爲天地自然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取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參互考訂合門法爲八分十六攝爲六十一圖以唐韻廣韻集韻五音集韻及玉篇篇海之字按紐排纂附注切音爲總圖以提其綱爲略例以舉其凡爲備考以覈其實又推之玉篇廣韻皇極經世之論音以暢其說又推之天竺西番藏經十二家之譯字以盡其變爲等韻輯略三卷凡先生所爲音韻之說如此嗚呼何其博耶蓋文字訓詁之學至於今日可謂極繁而其互相是非各爲一說者訖未嘗有定論諸聲之說又文字之一端然自顧氏首言古韻十部其後江段氏遞衍爲十三部十七部至王氏又廣爲二十一部而同時莊氏述祖張氏惠言又有十九部二十部之說近時學人乃有推廣爲二十三部二十六部者則其說蓋亦有所未定然世之論者以謂後人之說未必能超前人之範圍而遂致其精前人誠有所未備也亦如今日說經家言第廣存之以俟後人之自擇焉可矣先生音韻之學其用功之久至於如此後世言古韻者不可以不知之而其書之多世或不能盡見故特撮其大指表而著之庶後之人有所考焉惜乎予之薄陋不足以知先生之書也先生諱大堃亦字厚甫侍郎今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世家及宅行義具於文端之誌者不復書同治九年五月表。

（《續碑傳集》卷七三）

翰林院編修前山西道監察御史廉峰徐君墓志銘　彭邦疇

自古宗法不行於世一姓之子同居一鄉慶弔不相聞有無不相通遇諸塗若弗相識者比比也矧其去而之他邦者乎觀於吾友廉峰而一本之愛油然生矣君姓徐氏諱寶善廉峰其號也徐之族望於安徽之歙縣所居曰徐村徐村之徐大宗曰阜呈析而爲朱方君系出朱方而祖阜呈者也上世自歙遷居吳之崑山伴山橋七傳至健庵尚書是爲君之高高祖尚書之後又徙無錫三傳至君之本生考曰闇齋先生諱錄慶以乾隆丙午舉人知湖北蘄州事方先生試吏時阜呈之族斗垣先生諱午由乾隆甲午舉人仕至吾江右吳城同知罷官僑寓於漢陽與闇齋先生序譜誼爲昆弟行久之情益密斗垣先生無子因昭穆相當遂以君爲嗣故君爲歙人幼而穎異且勤於學闇齋先生雖入官家故貧常以冬日負暄讀書斗垣先生見而器之先生性慷慨於資財無少靳自君嗣後恆縱之遊從師於千里外年甫弱冠即令入都徧交海內士大夫君益自刻厲暇則訪求天下事見聞日廣遂以嘉慶戊寅舉京兆試又二年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丙戌散館授職編修壬辰進山西道監察御史旋復原官又六年而卒故以編修終此君服官之始末也君篤於天倫徐故大族兩家子姓雖疏遠者悉推先人之愛周卹之會葺阜呈宗祠增祀產數逾鉅萬人訐其過豐君歉歎而言曰是皆先君子所留遺且有成命其敢因以爲利耶烏乎此可知君之善繼志矣當官以經世爲務嘗謂州縣於民爲最親道府於州縣爲最近二者得人大吏特受其成耳然非嚴禁請託則不肖者得以優容非明定陋規即能事者亦多所顧慮比官侍御甫十日即具二疏以上陋規事下直隸督臣覈議雖未行識者知其務爲實用杜請託事

上命指實君雅不欲以言語中人遂自引咎坐是仍回原任然近歲以來頗有舉發私書者然後知君所見非虛語也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諸史所著有五代史記樂府已刊行好吟詠初學選體兢兢守其繩墨後乃肆力於少陵昌黎兩家卓然有以自立少工舉子業每試若有可操券者予嘗戲之曰觀君通籍後蹭蹬若是恐科名亦非命中所有直君所爲文有以奪之耳君亦笑以爲然後以甲午典試浙江所取多知名士凡遺卷必抉其疵纇所在故有被黜而後獲售者來則投門下以爲得力於指斥者多也歿之前三月奉

命分校禮闈時雖已臥病猶可力疾從事君恐精力少差或致屈抑殺然以病辭免蓋生平遇事之不苟如此喜交遊無貴賤咸相接延人之

難。初不計及有無。都門宣南坊壽佛寺歲於冬春間施粥五月。爲兩光祿卿范叔度先生所創。始後因力乏止。君卽踵行之。所存活者無算。君歿後。予爲繇此善緣。其規條井井。皆君所手定者也。君以乾隆庚戌五月十五日子時生。以道光戊戌閏四月二十九日歿。配陶氏。先君十二年卒。子三人。長志導。次志恭。陶宜人生。三志德。側室周出也。孫三。永齡、繩武、憶。君爲諸生時。卽定交於予。每與論詩古文及當世事。所見無弗合者。予長於君九歲。君以兄事予。予亦弟視之。蓋廿餘年如一日耳。其將葬也。諸孤以銘幽之文請。義不當辭。乃爲之銘曰。

岡迴顧主。木濟歸源。靈鍾兩地。生此英賢。其學則豐。其遇何嗇。其境雖順。其心則戚。年未及艾。官僅儒臣。斯才泯歿。乃世之屯。隆隆者阡。丸丸者柏。考是幽宮。以昌祖德。

《續碑傳集》卷一八

丁君墓志銘　曾國藩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格公家。自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已。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爲

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

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

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爲廣西學政。君雖闇然自斂。無所矜異。

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曾文正公舉君以對。

天子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道。以爲令僕之器。歲月向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淅米必潔。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飄鬮其好。貨端匲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既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賫。所欲立應。室無纖塵。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官遊餘財。爲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穫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君珏諭官遠戍。君又傾其囊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也。母歿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圍攻長沙。君矢死堅守。寫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封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衞

國。婦封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恭武社。使諸生與眾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敘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欖堂坑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

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

贈恭人。妣氏某。累

封恭人。晉淑人。

旌表節孝。配陶氏。繼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肆爲後。妾廖氏生子駿。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煊、熾。皆肆出。煥復出爲馴後。女孫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隲感應之說。[illegible]徒翼翼。無敢軼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嘶不礱。不揭已以爲崇。公以校士。毅以即戎。勇以辭祿位。而[illegible]以致羣蒙。皆以仁孝爲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續碑傳集》卷一八

季菘耘先生傳　葉裕仁

同治元年二月。菘耘季先生卒於海虞之李市。初。先生長子毓通才而天。獨仲子守敬持門戶。咸豐十年八月。守敬死寇難。先生詒予書曰。不幸在賊境。無所得食。老妻孀婦日抱孤孫涕泣。以是窮茲者。終何所託也。予未及報。而先生逝矣。悲夫。先生姓季氏。諱錫疇。字範卿。世爲太倉人。曾祖龍。益州學生。祖應鱗。國學生。考坊。字昂千。生二子。長卽先生。自爲諸生時。獨嗜書。家事一不嘗省。輒以束修所入購書。尤喜觀唐宋以下及近世文集。其爲文一宗歸太僕。而盛推同邑黃仲廉先生爲近代作手。嘗受業李養一先生之門。與海虞趙允懷、邵淵耀以文字相切劘。故其業益工。自弱冠授徒海虞。海虞人爭延致之。其碑版傳記出先生手者居多。罟里瞿氏蓄宋本書數千卷。聘先生撰書目。書成刊板。未竣而遭亂。遂避地於李市。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嘗館石墩顧氏。縣

吏需遣稅急、主人亡、攝先生局之公廨、邑人大譁。令恐、欲釋之。或謂先生勿出、藉索縣令金、先生不聽。令懟、置酒謝、因飲、竭歡而罷。州行鄉飲酒禮、舉先生爲賓、峻卻之。其介如此。先生論文嚴、予以所爲文是正先生、輒見許可。嘗謂予曰、異日君必爲我作傳、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他無所好、惟以書爲性命而已。故掇其厓略而爲之傳、不敢有所緣飾、以誣故人也。著有菘耘文稿百餘首、子爲庋藏之。

《續碑傳集》卷七九

毛生甫墓志銘　姚椿

嗚呼、生甫既沒之後四年、予乃能執筆而銘其墓。君毛氏、名嶽生、字生甫、先世居太倉之寶山、既而遷諸嘉定。君名字在天下、其先世次系詳見所自爲文及他人所著。君少即劬學、每務博覽、既而講於當世賢碩、小乃益篤志道古。祖大瀛夙以文詞名、父際盛從同里錢詹事受訓詁學、君皆不及授、崛起自奮、鬱然爲世聞人。家境屯困、屢出游以資兩世之養。生甫所爲詩凌厲側出、獨蹈險境、卒能返於大道。文則根本經術、澤以義法、不欲因襲陳軌。嗚呼、豈非古所謂豪傑特起之士者與。君以前輩嘗病元史冗漏、見詹事所爲稿、因加補輯、纂錄異冊數十種、未已、奔走道路、年又限之、卒未克底於成。此古窮悴有志之士所爲撫躬而自悼者也。君自處艱厄、能以力所及者救人、於經書不甚治熟、每出所見、輒超然俗解之外。外貌疏略、而內實沈細。武進李大令兆洛以爲三反、李蓋實與君爲深知者。君先世於予家有交、其問業於惜抱先生之門也、椿實介之以往。後又最爲兩淮都轉運使鹽所知、故每自云生平於姚氏爲厚。昔屢戲言各以身後相屬、予衰病無文、故當累君執筆、而不幸反是。此予所以臨紙屢悲而不能終竟也。君既有成言、又君舅氏朱君鳳南以書來請、乃不果辭。君娶陳氏、子三人、次元之尤穎悟、蚤殤、存者曰企之。孫一、端。君卒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日、年五十一。冬葬於嘉定裘字圩彭門祖塋、其葬也、實賴友朋之力。銘曰、

嗚呼、生甫學胡篤、才胡異、少尠鄉曲之譽、而長厖其四方之志。孤衷激致、畢世頗頓。惟其著述、皓首文字。此則生平微尚所託、庶幾可徵諸來禩也。噫。

《續碑傳集》卷七七

董君方立傳　李兆洛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貪也、才亦何所利也。造物者重此而輕彼邪。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乏也。曰、造物烏知、才自毒耳、是必甘爲不才而後可邪。董子方立、予從母之子。從母嫁未逾年而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焉。幼穎異、殊於常兒、未弱冠、已與兄子詵騰踔士林、爲儕輩冠冕。嘉慶辛未歲、予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聘君劭文赴陝西、途出鳳臺、止之宿、因留旬餘。是歲予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進止凝然、不強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予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言或偏宕。方立意似不懌。予戲解之曰、弟毋然、老兄無似、霍霍失所據、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表。他時提挈骷髏、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不徒恃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於爲渾沌施面目耳。斯言如昨、倘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負經世之才、衣食奔走、足迹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弊、采覽所及、歷歷識之不忘。少時喜爲沈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麻、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譔述亦益富。平居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曲、補罅漏、專門名家殫數十年之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間已突過之。然其志意欲有所施於世、特以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遺、隨所見而了之、未嘗以自矜異也。董故世胄、值中否、又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蹶、僅一得解、三試禮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皆隱賾深微之書、讀之疲神、而方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之無節、耗竭不覺、以明自銷、以香自燒、此尤老父所爲痛哭於龔生者也。所著書曰割圜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圜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注圖說殘稾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文乙集二卷。方君彥聞序而刻之矣、今子詵復盡裒其遺書刊之。吾鄉自荊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之生、謂造物者當有意於是。方立之歿也、鄉邦耆舊無識與不識、無不咯咼如有所失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乎。方立諱祐誠、陽湖縣人、嘉慶戊寅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三。娶楊氏、子二、長曰念貽、方立卒時甫五歲、季曰孝貽、方立卒乃生。子詵名基誠、嘉慶丁丑科進士、今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也。綜敏百之方立所欲施於用者、將在子詵、則方立不死也。

《續碑傳集》卷七二

誥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崇祀鄉賢滌甫宗先生墓誌銘　王柏心

宋以來言學術者屢變矣。陽明子起倡良知之旨、其於道也由簡易趨高明、卓然稱大儒之先覺、與閩學殊塗而同歸。再傳稍稍歧矣。念臺劉子約之以實踐、與閩學相輔。又越百有餘年、漢學大興、眞儒益少。會稽宗滌甫先生乃合王劉之旨而一之、體忠孝、脩仁義、推之於外、肫然也、秩然也。昌越學以翼閩學、見者始而疑、繼而詆、終且翕然信。宗先生沒、識與不識皆嘆曰正學淪矣。嗟乎、其可痛惜也哉。先生諱稷辰、字滌甫、其先自淮來遷。曾祖逢時、贈通奉大夫。有子二、長聖垣、所謂雷州公者也。次聖堂、卽先生祖、庠生、客遊卒南粵。考霖、嘉慶己巳進士、仕終湖南零陵縣知縣、多善政、邑人以入方志名宦傳、祀之范張祠。最後先生疏言孝行、請於朝、建坊曰孝子。兩世皆以先生貴與助賑獎敘、晉贈通奉大夫。妣王太夫人、晉贈夫人。又以捐贍田助義塾、得聞於朝、建坊曰慈惠。先生性超悟絕人、幼時家極貧、通奉公旅食服官不遑課、皆太夫人授之經。比就塾、淪貫羣籍。下筆如駃騠奮迅不得休。隸弟子籍、久居湖湘、爲朱張二子及陽明講道地、卽慨然有志聖賢之學。與楊大章、蕭明善結吝社、用道義節行相劘切。無何、通奉卒官、公累山積、先生百計補苴、宦遊以清、坐是困不能歸。奉太夫人僑永州十餘年。登道光辛巳賢書、連上春官不第、主虎溪濂溪講席、以佐戶饔。己丑、援例入內閣、始藉祿入迎太夫人就養都中。己亥補官、考取軍機章京、轉起居注主事、再轉戶部山東司員外郎、考取御史記名。丁內艱、歸。除服、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入直樞垣。咸豐元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乞病歸。假滿、返京、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權戶兵二科給事中、兼署湖廣道監察御史、充順天鄉闈監試、調掌山西道、截取繁缺知府記名、補刑科給事中。奏陳錢法、召見、奉硃筆派赴東河差委、河帥奏留、以河工道員補用、權運河道。同治元年、賞加鹽運使銜、入覲、奉上諭准其實授、在大清河工次督率芟捷竹、勞勤過甚。六年、遂引疾歸。冬十一月朔子時、卒於里第、年七十有六。先生起孤貧、力學進用稍晚、然所踐地望淸要。直鳳池樞廷、文翰敏贍、同時碩彥斂手交推。居綃掖、言論引大體、切時務、薦引文武奇傑之士、助戡寇難、至核實效以懲浮濫、獎忠烈以激偷惰、意尤拳篤。惜乎遲暮登朝、歷既久、精力益耗、悠舟遽藏、未竟其用。然深清鯁亮、識者許其不負所學。事親孝、友于女兄弟、宗姻之黨有窮困孤煢、待先生而後衣食聘娶。鄉人士、海內交遊、故人子弟有緩急、傾身營贍、力不足、亦大營助將伯、必期其得濟而後已。所至遇名儒忠節遺蹟、力爲表章、恐後以扶翊名教自任。先生爲學、探之六經、證之儒先、驗之身心、不自炫襮、表裏設誠、雖飢寒坎壈、學道之心未嘗一念輟。好與朋儕門人推析講明。始在湖南、後在都門、鄉國其所析衷、皆仰紹王劉之學、融會調燮、實求有得於身心、不至抵牾閩學。絕口不言老釋、恆閔人心日渝、志節頹靡、馴至亂萌蹢起、妖妄橫行、推原其故、皆由學術歧雜貿醨之故、亟欲挽回陷溺、使各悟良知、以躬行爲倡、而反之正。嗟乎、先生之於道、可謂窺大源而躡末流者。其爲文章、專宣洩胸中所積、洸瀁滂沛、卷舒回薄、而析理造微、六通四辟、犁然曲當於人心、雖世之工於言者無以加也。著躬恥集五十二卷、四書體味錄二十卷。原配將淑人、繼配王淑人、又繼張淑人、簉室張安人、萬恭人。子德熊、庠生、有雋才、

早卒。其同懷兄弟四、均幼殤、皆蔣淑人出。能徵、萬恭人出。能達、張安人出。能敦、張淑人出。女五、長適同邑王加敏、二品銜湖南補用道。次適錢塘汪以寬、山東候補縣丞。三適同邑施煟、東河候補通判。四適仁和汪恂、候選縣丞。五適青田端木百祿、拔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皆蔣淑人出。先生卒後、葬禹陵旁之後山。其邑人以先生明德學問於朝、崇祀鄉賢祠。先生執友多老於文學者、孤幼不能遠徵銘壙之文、其壻王觀察謂柏心亦先生友也、持狀代爲請銘、不敢辭。銘曰、

去聖遠兮挺大儒、王劉興兮越學出。景二賢之遺風兮、通其旨而歸諸一。與新安無歧途兮、兢兢又防其流失。嗚呼、其身雖沒、其書尚存兮、方將揭越學而懸諸滄海之日。

（《碑傳集補》卷一七）

校記

①高高祖：似衍一「高」字。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

田寶臣　吳廷棟　丁晏　魏源　汪穀

田少泉墓表　李聯琇

自高郵賈禮耕(田祖)開揚郡經學之先、與其邑李孝臣(惇)、王懷祖(念孫)、伯申(引之)父子及興化任子田(大椿)、顧文子(九苞)、江都汪容甫(中)、寶應劉端臨(台拱)、甘泉焦理堂(循)、俱蔚起一時、各成緐業、而儀徵阮太傅(元)且出而膺稽古之榮、以經訓衣被天下、又享年永而退居於鄉久。今距其歿不及二十年、芬澤薰灌之遺、豈遂云歇。余於丁巳夏按臨茲郡、先試古學、即物色於其閒、乃見詞賦之才甲全吳、而經解殊負余望、意者名山之業率不肯輕售於有司、而其爲余得者猶陽書之所謂陽鱎、而非魴歟。時余需筆札之助、試畢、竊書所賞四人姓名以示提調官許君緣仲、問以孰愈、將致其一於幕中。緣仲、泰州牧也、獨知泰州田君、見余書列、即以田君應、余遂招之來。然田君初未嘗試古學也、余特以其時藝知之、緣仲亦特以其書院課藝屢試高等知之。田君爲人介然自守、又深自斂藏、雖與晨夕、不聞吐所蘊。及余試他郡、與偕、每試題出、余論書理及詁題義法、惟田君稔知、且所見往往出余上。閒以其擬作示余、洞中窾要。自余並世論四書藝、無能望塵於南昌鄧覺亭師者、田君殆庶幾乎。余習爲詩、幕中多和余、惟田君精雅。於是又以田君爲詩人、而與論詩。時幕中才推黃鶴樓、郭友松。鶴樓熟史事、以駢文名、而其體諧俗。友松雜習經籍、百家九流之言、皆能強記、而汎濫無歸。至於講經、則棼然𪑾昧、即條衆說、亦迄無所折衷、惟田君確有心得、每析一義、輒屈座人不敢出一語、而尤貫通於許氏說文。余叩

所撰述、具言嘗有小學駢支之作。急索一觀、則以未在行篋對。及其返里、屬爲余攜來、乃重陳、則又以草本漫漶、且未卒業、不敢獻、而第貽余以魏笛生所著駢雅訓纂。其閒載田君論證數條、其義皆前人所未發。於是益悵小學駢支之不我示也。一日與論陳碩甫毛詩傳疏、至所解大東詩之牽牛、余謂陳說非是、作牽牛辨以示之。田君大悅、謂多年積疑、得此豁然、以釋爲之跋、而錄副墨去、言欲節載於其書中。迨歲戊午、余居瓜代、主賓分手、不相聞者一年。其子鳳聲旋訪余於吳門、儼然憂服、乃知田君即於戊午十月下世、葬已隔年。余適絆人事、鳳聲持父詩集及小學駢支乞訂、而不肯久留。駢支凡八卷、奧密非可猝覽、遂不及訂而歸之。撮其旨趣、益以參校訓纂之書、而別有疑、輒沈思而析其義、以於訓纂不涉、故自爲書。曰駢支者、繫於駢雅。曰小學駢支者、駢雅在欽定四庫書目隸小學類也。其書以說文爲主、爾雅、方言、毛氏、鄭氏爲根柢、而波瀾於孔、賈、郭註、旁及莊子、荀子、淮南子、素問、大戴記、史記三家註、班書顏註、范書李註、廣雅、釋名、水經注、玉篇、顏氏家訓、文選、衆經音義、下逮二徐、集韻、類篇以及近日名家。欲溯其原始、故討論之詞多。欲暢其支流、故參互之說繁。中有據阮太傅說以河鼓之河作何、乃郭璞私改、而因疑大東詩牽牛以服箱言、亦謂星紀之牽牛。又以天官書東宮房下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釋爲河鼓左右旗、因謂史公以旗屬房星、不屬河鼓。蓋田君早有此疑、及從余游、始學觀星、嘗撰此書時、望文生疑、不知東宮房內在古自有所稱旗星、(余以見後)正義誤以河鼓左右旗當之、非天官書有異也。至泥服箱爲不當河鼓名義、並疑亦指星紀之牽牛、與陳氏傳疏

全反。然河鼓既可名牽牛、則亦何不可言服箱、惜未竊載余牽牛辨於其書也。詩集未分卷、亦不及訂而歸之。其派出眉山而加以精鍊、畧摘其律句之佳者以表之。曰：樹森雙鬼立、燈靜百神臨。曉日紅江霧、秋山青客舟。山中氣味宜三鼓、雨後星河各一天。榻前易有無窮感、見後幾收未達書。天寒不易多求米、命好幾容坐讀書。酒後境難分醉夢、人閒事有大飢寒。愁中夏課催溫卷、夢裏飢顏見老親。叢林瀧瀧微聞水、灌莽盤盤只聽燈。松栢偉到參天地、峰嶺排如獄鬱。果熟飛鸝常趁客、雲深巨蟒欲巡山。人欲千秋須本命、名成一技恐斜曛。得過且爲今日計、無窮都在不言閒。鄉閭百事難開口、書冊終年可閉門。生前富貴原如夢、死後旂常始是名。寄生枝長全欺樹、野水波狂直進門。六代雲山青鬱鬱、半空雷雨白茫茫。雲深但覺窗難曙、酒醒生憎夢不全。齋臨歲月愁今我、涕淚襟懷見古人。明月自高容縱步、故人已邈獨登山。天色到頭餘紺紫、人家一氣隱菰蘆。又嘗題其駢支曰：平生嗜研經、動輒墨盈紙、辛勤八卷書、荒陋未足齒。風雪小燈前、頹亦皺吾指。煙塵浩蕩來、流落固其理。儻有拾燼餘、拉雜幸無毀。厚意在仁人、鴻願望君子。素業未就湮、冥報首當稽。聊鋼箱篋中、鐍鑰終當啟。浮生數十年、聲華不能起。作此誰何思、哀忱寄知己。嗚呼、田君之窮而遭亂、其遇可悲、而志可傷已。著述尚不止此、余就所見而論止此。此固太傅流風之未泯、經學有人、若徒以詩謂掩其邑吳野人於前、猶淺之乎識田君也。田君名寶臣、字少泉、年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屢困場屋、至五十餘始貢於庠。卒年六十有七、葬泰州某原。妻某氏、子一、鳳聲也。其仍世皆單傳、無兄弟云。女一、適某。咸豐十年正月、臨川李聯琇表。

天官書東宮條下、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鈐、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市中四星曰市樓。（前八星、天官書云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此天市下衍一市字、又六星誤作四星。）正義於旗註云：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琇按東宮蒼龍不應忽列西宮咸池之星、河鼓左右旗在星紀丑宮、余作牽牛辨、已詳言之。此言房之東北、則在卯寅兩宮之閒、於丑宮迥不相涉。然今星圖房東北無此十二星名、而以上文鈐牽、下文天市市樓考之、蓋指天市垣之左包絡而言。左包絡十一星、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也、與十二之數小異、而曰房東北曰曲、則正合、殆無別指。若河鼓之旗左右共十八星、數更懸殊、宮又迥別、守節之誤明矣。

田寶臣傳

田寶臣字少泉、揚州府泰州人。年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屢困場屋。年踰五十、始餼于庠。家夙貧、介然自守、郡人鮮知其名。適臨川李聯琇提學江蘇、奇其文、聘之入幕。及聯琇職滿、寶臣亦反里門。以咸豐戊午十月卒于家、年六十有七。寶臣幼治小學、蘄通前儒之說、于文字偏旁音讀、辨證尤精。即字形以求字音、即字音以通字義、凡一字歧爲二義、二字訛爲一義者、均詳考其由、並以正古籍文字之訛。然深自斂藏、不以所學自炫。若偶析一義、則恆屈座人。先是明宗室朱謀㙔作駢雅二十篇、徵引詳博。及嘉道之間、固始祝慶蕃錄四庫館所藏者爲副本、以授陽湖董基誠、屬爲作箋。書未成而基誠歿。後龍巖魏茂林得昭文張氏借月山房刊本、彙博引羣書、作爲訓纂、成書十六卷。書既成、以屬寶臣訂正。時寶臣亦治駢雅、謂欲通雙聲疊韵、必以駢雅爲權輿、乃即茂林所未詳者、附以考訂、得義數十條、迥出魏書之右。其解崢嶸二字也、謂說文以崝嶸訓嶸、而方言注及玉篇均以崝嶸爲高峻貌。又廣雅訓崝峹爲深、峥峹爲深冥。而王佚注楚辭遠游、亦以崢嶸爲淪于幽廡、即文選高唐賦之崝嶸、上林賦、魯靈光殿賦、吳都賦之崢嶸、李注亦訓爲深。惟西都賦、天台山賦、舞鶴賦注以崢嶸爲高貌、二訓不同。蓋崝峹之峹從岑、從山作深冥訓。崢嶸之嶸從山從榮作高峻訓。以形測義、二字本別。觀說文嶸下必立峹篆、則峹非嶸省。玉篇謂峹同嶸、非許旨也。況二字互用、六朝始然、段注據之、謂峹即嶸、可謂無左驗矣。其釋攌字也、謂廣雅訓揾㧊爲攌、舊本作攌、實則攌當作揳、蓋而大篆文相近、故叜誤爲㩄。說文手部攌字、段氏定作揳、音而泉反、他本均言從需聲、係後人所淆亂、其說最晰。又說文訓揳爲如染、縮爲色、訓揾爲沒、段氏訓沒爲湛浸于中、則廣

雅訓揾㧊爲揳、蓋謂沒㧊於中而染之、非謂揾㧊即是揳義。不設許書、則爾雅之義不明也。其釋摵𢶏二字也、謂方言訓摵𢶏爲到、廣雅訓𢶏、摵爲至、玉篇、廣韵均訓摵爲到。惟說文云𢶏、刺也、一曰刺之財至也。財今纔字。𢶏以刺言、𢶏從致聲、致爲送詣之義、詣爲候至之義。若僅以至、到爲訓、失其奧旨矣。觀致在夊部、夊爲遲行、此正許氏財至之義。干部羊、𢶏也、從干入一爲干、入二爲羊、讀若飪、言稍甚也。細玩許旨、羊既訓𢶏、又云入二、則𢶏爲矜持之義可知。又考工言不微至無以爲戚速、注謂齊人名疾爲戚、則摵亦指戚疾言。蓋彼注輪之至地者少、言其圜甚、則著地者微。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速。此則鍼之入膝者少、言其速甚則達疾者微、達疾者微則不傷、故不微至亦無以爲戚速。摵有疾速意、𢶏有矜持意、彙此而摵𢶏之義乃盡。乃靈樞九鍼之精蘊也。其解窶數二字也、謂窶數見漢書東方朔傳、窶當作寠、數當從艸作藪。此猶今人所云拘束耳。凡器有方有圓。景福殿賦、欒櫨結重、寠數矩設。注引蘇林說、以四股訓之、則此爲方形。續博物志說、寠數結茅爲絰、以戴頭上、狀如環。即漢書顏注所謂以盆盛物戴于頭也。此爲圓象。又廣韵窶籔字從竹、四竹几也、則象四股鉤而倪甲以薦器、蓋亦方物。釋名云、窶數猶局促。則言拘謹。蓋又引伸而言人。大約寠數二字、均有制而不越之義、故棟字戴器薦几姿容悉受此稱。其信而有徵類如此。又謂陸璣艸木蟲魚疏謂虺蜴一名蠑螈、或謂之號蜼。據說文、蜼如母猴、卬鼻長尾、從蟲隹聲。此爲獸名。虺似蜥易而大、從蟲唯聲。此爲蟲類。陸疏所言當作號虺、蜼今奪口作蜼、蓋版刻之譌也。郭璞方言注謂守宮似蛇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呼爲蛤蚧、汝穎直名爲蛤獬。戴氏疏證改蛤蚧爲蛤蚧、改蛤獬爲蛤解。實則郭本非訛。說文頌字、朱翺音侯坎反、段氏音

胡惑反、則蛤蚖雙聲、蚖即蝾螈之螈。又廣韵領音公答反、說文段注音歁、爲丁活反。則蛤歁二字以疊韵兼雙聲。蓋蛤蚖之蛤音頜、守宮之雄者也。蛤歁之蛤音丁活切、守宮之雌者也。雌弇而雄侈、故蛤有二音、此古人名物之精也。復謂史記貨殖傳時有奇羨、索隱以奇羨爲時有餘衍。據索隱單行本、應作奇爲餘羨。蓋奇作畸、零解時、乃畸字之訛。淮南子墜形訓、凡介者生于庶龜、高注云、介國也。魚之先潭讀譚國之譚。據王一鷃刻本、魚之先之魚作龜、蓋魚非甲蟲、當以作龜爲是。自此以外、于史記陳丞相世家之主臣、則引馮唐及陳琳之語、以證主臣爲驚怖之詞。于伯夷傳之恣睢、則引後漢書崔駰傳文以證恣睢爲自用之貌。于韓策睚眦之意、則引漢書孔光傳以證睚眦一作厓眥。于漢書王莽傳恐猲良民、則引史記蘇秦傳以證恫猲異于恐猲。于段氏說文注補正尤多。謂段氏釋安纍二字、引廣韵說、謂纍音乃回、奴回切。然廣韵纍字實無乃回、奴回二音、山韵則女閑、翰韵則奴案也。段氏又謂訓嗢爲咽、咽當作嚍笑、名嗢噱、嗢在喉而噱則口。今觀揚雄羽獵賦、遙噱紘中、顏注以口內之上下爲噱、雖指獸言、然段氏在口之說爲有徵。彼文選琴賦嗢噱終日、蓋嗢指聲而噱指容也。其他說字諸條悉稱是。于參校駢雅之條、復取字義之有疑者詳晰其說、成書八卷、名曰小學駢支、以其書繫于駢雅、而駢雅則隸小學類也。李聯琇曾見之、謂其書以說文爲主、以爾雅、方言、毛氏、鄭氏爲根柢、而波瀾于孔、賈、郭諸注、旁及莊、荀、淮南、素問、大戴禮、史記三家注、班書顏注、范書李注、廣雅、釋名、水經注、玉篇、顏氏家訓、文選、衆經音義、下逮二徐說文集韵、類篇、以及近日諸名儒、均採擇其說。欲溯其原始、故參互之詞多。欲暢其支流、故參互之說繁。復敍其自題駢支之詩曰、平生嗜研經、勤輒疊盈紙。辛勤八卷書、荒陋未足恥。風雪小燈前、頗亦皴吾指。烟塵浩蕩來、流落固其理。儻有拾燼餘、拉雜幸無毀。厚意在仁人、鴻碩望君子。素業未就、溘冥報首當稽。聊鋤箱篋中、鎖鑰終當啟。浮生數十年、聲華不能起。作此誰何思、哀忱寄知己。蓋自傷之詞也。素工詩、派出眉山、加以精鍊。尤精律句、惟流傳之作甚鮮、即小學駢支亦失傳。妻某氏、子一、名鳳聲。

論曰、臨川李氏好雲樓集有田少泉墓表、惟載其爾雅河鼓說、並摘錄其詩。今觀其訂正駢雅諸條、如撼搣、筵數二則、明於音訓之變遷、雖高郵王氏、棲霞郝氏曾不是過。循是以推、則古人於義象相同者、事物雖異、必錫以同一之稱、乃小學之精蘊也。若別嵘于嵤、易攜爲擕、易雌爲雖、校勘之精、亦與顧、盧相勒。至于蛤有二音、說雖稍曲、然亦持之有故、非諳明音讀者不克知。使駢支具存、其解字之精、必多前儒所未闡。惜所傳之止於斯也。又觀駢雅訓纂評論門、載有朱氏校正文心雕龍跋、從田氏藏本抄錄、以是知田氏多藏書。然予嘗三游海陵、諮詢田氏學、知其詳者惟袁先生鑣、然于遺著亦未見。時袁先生議續修州志、予謂儒林一傳、宜首田氏。蓋海陵知聲音詁訓之原者、近代惟田氏一人也。

劉師培撰　《左盦外集》



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吳公神道碑銘　方宗誠　代

國朝自平湖陸清獻公以正學清德爲
聖祖朝名臣、論者謂其學之精純、直接程朱之統。越百餘年、而有少司
寇霍山吳公承清獻之後、而獨有得於程朱論學之宗。其行身居官清
風直節、又足與之相埒。天下知與不知、皆不低其官而低其德。尊之曰
竹如先生云。公諱廷棟、字彥甫、一字竹如、安徽霍山人。生長桐城。曾祖
均、祖鉞、父正湖、三世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生於乾隆癸丑五月十八日。端重渾厚、
聰明內涵。十餘歲時、偶得近思錄、讀而好之。雖從科舉師、而超然不溺
於文藝之末、功名富貴泊如也。道光乙酉、以選拔科貢太學。丙戌、
朝考一等、以七品京官簽分刑部學習。庚寅、辛卯、丁內外艱、又以承重
孫丁艱太夫人艱。服闋入都、學習期滿、改官主事。廣西司行走。丁未、始
補江西司主事。明年、升福建司員外郎。己酉、升河南司郎中。植節嗜學、
潛心職守、長官重其才、而尤賢其無一營求。遇優差、示意公、而公若爲
不知也者。咸豐壬子、京察一等、曾公國藩、周公祖培亦特薦、引
見、記名以道府用。
召見、詢在刑部承審私酒案、敷陳反復、毫無瞻徇、且進言治道之要與
君子小人之辨、獄得平反、而
文宗皇帝之知公守正不欺、自此始。旋放直隸保定府遺缺知府。補授
河間府。俗好訟、京控省控案充斥、公爲之訟簡刑清。時粵賊北竄、府當
東道之衝、公日夜團練巡防、不震不懾、深得民心。賊屢窺、末由入。癸丑
冬、升授永定河務道。甲寅春、署理天津河間兵備道。七月、擢授直隸按
察使、總督以河間京師門戶、公防守嚴、不得驟離河間府任。及乙卯軍
務平、始任按察使事。丙辰大名災、稽察振務、實惠及民、盜賊斂迹。冬、升
授山東布政使。明年入
覲、時直隸奉嚴旨行使大錢、官民苦之、總督不敢言。公因
上問、乃反復開陳、竝及鐵錢鈔票之弊、且曰、
國家立法、必先便於民而後可行、必先信於民而後能行。於是
文宗益賢公、而直隸行使大錢之議遂寢。其後布政山東、亦請巡撫疏
明不行使大錢、停止鈔票與海口加稅抽釐、民免紛擾。爲布政使三年、
署理山東巡撫三月、專以察吏安民爲心。己未、以代補歷任虧欠未足、
部議降一級調用。

特旨改授直隸按察使、同治元年壬戌、調山東按察使。公治獄勤明、尤
愼重服制之案、每平反冤獄、不使有司受過、故人樂從。癸亥、內遷大理
寺卿。夏、升刑部右侍郎、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又兼署吏部右
侍郎。乙丑、復調刑部右侍郎。丙寅春、因病乞假、
予告回籍。公霍山無田廬、曾文正公洎鴻章延之至金陵、遂寓金陵七
年。以癸酉閏六月朔卒、年八十有一。公學務實踐、不爲空言、篤守孔子
下學上達之序、程朱居敬窮理之訓。生平進退取與、必嚴義利之介。嘗
鐫朱子論是非不論利害二語爲印章、以自檢於身心事物之間。順逆
常變、守之如一。視聽言動、從容中禮。當官盡職、不立異、不苟同、尤不喜
急功近名。所與同官上下、多薰猶異趣、而公毫不以賢智先人、律己嚴
持物恕、常存與人爲善之心、潛移而默誘之、故雖異己者、終無不感其
誠而服其德。善政亦因之以行。或疑公依違遷就、及觀義所不可、雖王
公不能奪也。其論天下治亂、每以君德人才爲根柢。初、
文宗皇帝召見時、方勵精圖治、而疑學程朱者爲拘迂、公對曰、此不善
學之過也。程朱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天下斷無有體而無用者。
皇上讀書窮理、以裕知人之識、清心寡欲、以鑒坐照之明、虛衷求賢、內
外得人、天下何患不治。其後
穆宗沖齡即位、公上書宰相、請舉倭文端公任師傅、培養元德、而時詢
聖學之進退、以爲喜憂。金陵告捷、天下方謂中興大業成矣、公獨憂之、
以爲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
心已伏、宦侍左右容說之臣、屏逐之餘、皆將乘此喜而貢其諂媚、肆其欺
蒙巧其蠹蝕、害將何所不至。因上疏請加敬懼、持之以恆、永固長治久
安之基。
上嘉納存
弘德殿省覽、竝申戒天下。蓋公之學所蘊蓄者甚深、志量尤極宏遠、其
所欲忠於君、於天下國家者、固無涯而靡已也。已見於政事者、特其淺
焉者耳。然公知命樂天、雖不能盡行其志、而無慍無悶、惟闇然自修、終
其身於學焉而已。故世亦罕知其所至也。公居恆不以講學立名、始在
京師、與唐確愼公、倭文端公、曾文正公、何文貞公、竇蘭泉侍御、切磋砥
礪、而與倭文端性行尤相近。其後再官京師、倭文端公以首輔爲師傅、
河內李文清公以尙書掌軍機、海內翕然望治、倂爲三大賢。公亦深服
文清公之篤行、而論學則與文端爲最契。公不事著述、退居金陵時、文

端公屬校理學宗傳辨正入卷、桐城方宗誠輯公讀書札記及與人論
學書爲十卷、曰拙修集。六安涂宗瀛爲梓行。其於理氣心性之辨、格致
存養之功、皎然如日月之明、聖人復起、殆無以易也。妻葉夫人、先公卒、
權葬諸城。二子、應熾早卒、應焯嗣公仲弟後。公卒之二年、孫兆張將奉
公櫬歸葬霍山之東六安州界復覽山麓、應焯以書來屬爲墓碑文。公
與先光祿公同官刑部、鴻章少從官京師、即得親公言行、義不可辭。公
之德行學術政事、方宗誠所撰年譜載之詳矣、茲不具著其大者。銘曰、
維學有統、維道有宗。卓哉徽國、伊洛是從。千五百年、上續鄒魯。精理微
言、昭晰萬古。異學差謬、小儒和同。不有眞知、孰開其蒙。洪維
聖清、重儒崇道。哲人挺生、爲
國大老。曰潛曰見、未究厥施。闇然下學、終身以之。精純如金、溫良如玉。
斯文在茲、賴公以續。同時眞儒、惟有羅山。體立用行、伯仲之間。峩峩霍
山、雅偶南嶽。惟岳降神、生此先覺。歸神天柱、存順沒安。我銘其幽、永世
弗栞。

又 予告刑部右侍郎霍山吳公墓誌銘 方濬師

本朝理學名臣、最著者曰睢州湯公、平湖陸公。湯公師夏峯、和同發源、
餘姚、陸公則專宗發源。一以明體達用爲本。百數十年、繼陸公而得發
源眞脉、厥惟霍山吳公。公在
宣宗朝官京師、四方學者咸宗仰之。
文宗登極、知公名、得
召見、首問公讀何書、公以程朱對。又
問學程朱者何以多迂拘、公對程朱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天下斷無
有體而無用者。凡臨事迂拘、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格物窮理、而徒資
記誦、非學程朱之過。又
問明臣楊漣及侍郎曾國藩、倭仁等、公一一具奏、
上頷之、荷學問結實之
褒。由是擢用、凡有遷擢、皆出
特簡。迨
穆宗奉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公在九列中年高德劭、値奏事日、履輿入朝、白鬚
飄蕭、目光炯炯、四射、望之尊嚴若河岳然。一日入對、
兩宮面諭曰、汝受
先帝恩最深、皇帝沖齡踐祚、汝老臣也、國家大事、汝宜直言無隱、毋負
先帝之知。公伏地感激出涕、至不能起立。公時年已七十三矣、素患眩
疾、久不愈、陳情乞假、
九重憐念、准開缺調理、遂僑寓江甯。未幾、左體偏枯、而精神食飲如舊。
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某時、偶覺體中不適、沐浴端坐而逝。遺疏入、
上軫恤有加、
賜祭葬逾常儀。嗚呼、君臣遇合、終始爲難、如公遭際、夫豈偶然哉。光緒
改元二月十九日、公子應焯扶櫬歸霍山。卜三月二十八日葬公於
縣東鄉虎皮尖之原。應焯子兆駿、濬師壻也。應焯先期寄狀來、屬爲埋
幽之文。公之出處、濬師知之頗詳、雖不文、其奚敢辭。謹案公姓吳氏、諱
廷棟、字彥甫、號竹如、晚自號拙修老人、籍安徽六安直隸州霍山縣。世
有隱德。曾祖逌成公、諱均、祖東安公、諱球、父信泉公、諱正潮。曾祖妣孫
氏、祖妣龔氏、妣葉氏。三代皆以公貴、
誥贈至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妣皆
贈至一品夫人。東安公家貧、服賈於桐城縣之新安鎭、卒。後信泉公復
承父志、隨其叔祖堃仍居新安。已而公生、容貌端愨、言笑不苟。鄰有質
庫、公嘗嬉戲其中。司事某欲試之、闞公來、以碎金散置於地、自匿帳中。
公入門見、即揚聲止步不入。某起詢之、公謂金在而不見人、脫遺失、豈
能自白。某大驚歎。葉太夫人博通書史、治家嚴肅。公四歲即能授以經
籍、過目成誦。有過手撻之、公泣、太夫人曰、汝頭有鯁、母痛吾手矣。公捧
母手撫摩再四、曰母再撻兒可用絓細裏也。太夫人爲之霽顏。公每欲
著好衣、又欲以功名顯、太夫人訓之曰、人以衣服愛汝、慕汝、是汝徒以
衣服重矣。功名者儻來之物、無學問濟之、何貴乎功名耶。公怳然曰、兒
知之、天爵爲貴。太夫人曰、然。蓋公生平得力於母教最多、識者謂不在
廬陵眉山下云。年十九、就桐城商籍應試、邑侯拔置第一、無賴子譁
於衆、將興訟、公坦然不與校、不應府試而歸。旋補霍山庠生。次年食餼。
道光乙酉、受知湖州張小軒先生、鱗舉選拔貢生。丙戌
朝考一等、引
見、以七品小京官用、簽分刑部廣西司行走。在部四年、讀律益精熟。丁
信泉公憂、回里。旋接丁葉太夫人憂。甲午服闋、入都供職。又十五年戊
申、補江西司主事。次年升福建司員外郎、河南司郎中。公自分廣西司
在司辦事幾二十年、案經手判、屹如山岳不可動。坐辦秋審處、提調律

例館各堂官倚重如左右手。當是時、山陰謝端愍公與公同總秋讞、天
下呼爲二竹焉。庚戌春、
文宗詔舉賢才、周文勤公曾文正公首以公姓名上。咸豐辛亥、郎中俸
滿截取壬子京察均蒙
恩記名。旋
簡授直隸保定府遺缺知府補河間府知府。癸丑冬、擢直隸永定河道。
甲寅正月、復奉
諭署理直隸天津道。閏月、升直隸按察使、均以要務未竣、仍留河間府
任。臬司兼郡守、前此所僅見也。乙卯正月、運餉奏凱。二月、交卸郡篆入
都、
召見三次、垂詢守城事甚悉。六年冬、山東布政使缺員、
上難其人、政府以劉源灝曾任東藩爲請、
聖意遲回久之、
諭曰、何如吳廷棟乎。遂得
旨補授。公具摺乞
覲、許之。丁巳正月、再入都、
召見四次、敷陳事宜極懇至、從未宣播、外人無由知也。三月、抵濟南。五
月、東撫崇恩公述職疏上、
硃諭著來見、山東巡撫著吳廷棟署理。時濬師官中書、是日適輪值
圓明園、親詣軍機房領
旨發鈔。
上向用公方殷、亟欲以公代崇公。政府有奏公資格淺者、故崇公仍回
本任。戊午、奏銷遲滯、戶部嚴議、降一級調用、實皆前任事。公不置辯、將
作歸計、而降補直隸按察使之
命下、并
敕公速赴新任。公於是再領提刑者三載、自外擢惟斯任爲最久。
派赴張家口審辦口北道賽某受傷案。又
派辦古北口榷臺。又
派往天津查辦事件。辛酉、
穆宗臨御、調補山東按察使、同治癸亥、
特旨擢大理寺卿、旋升刑部右侍郎、
派赴察哈爾查辦事件、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
賜紫禁城內騎馬、署吏部右侍郎
派通州驗收漕米。乙丑、復調刑部右侍郎。
聖眷優渥、將畀正卿、而公病不及待矣。公官畿輔、山左、使車來
往兩省、士民垂髮戴白、滿其前、若忘其爲尊官者。守河間時、四郊兵燹、
州邑陷賊者踵相接。公處以定靜、修城垣、設民團、晝理餉糈、夜則登陴
巡邏。故帥勝保督兵至、知縣王灴迫於應付、自刎不殊、公憐之、爲舁車
牛、親赴大營陳說、勝保重公、卽飭麾下聽命。倉場侍郎慶祺公繼至、兵
丁占住民房、頗騷擾。公沿民居步行勸諭、并與各官弁約曉以利害、人
心乃定。典史程某隨慶侍郎委員王錫蕃辦捐輸事、程乘間詐索舉人
孔某銀、公遴知之、立提訊、得實、程畏罪自盡、嗣是大小官吏悉遵約束。
直隸臬司署有屋數十楹、俗稱曰班房、爲書吏之親戚學習公牘所、人
多關防不謹。公嚴行沙汰、於署東立一總門、派人守視、出入皆有常度。
一應官文書隨閱隨辦、立限五日內卽發。各府州縣解囚、亦立限五日
內覆訊詳院。積歷需索之弊一清。公慮囚不輕用刑、但悉心熬審、遇可
疑之案、地方官規避處分、改供朦混、往往自相矛盾、公防承審官來省
與發審委員再加研鞫、覽其處分、而平反者尤夥。嘗定爰書、大府非之、
輿申屢駁、公親詣面陳大府、卒如公議。總督幕友孫姓之弟謀奪良家
女、被控、當事者以總督故、爲緩頰。公曰、徇私情而壞風化、豈長吏之所
爲。嚴懲如例、總督無如何也。屬邑運出逆倫案、總督某公以一月之內
頻入奏、恐干
上怒。公曰、此吾儕大僚不能教化百姓之過、待罪之不暇、敢再欺飾耶。
某公失色。公言笑如平常。大名各屬被黃水泛濫、民居田廬悉成澤國、
奏請發帑銀振濟、議者擬由省易錢、可以不致折減。大名至省九百餘
里、一車費至京錢八十緡。公謂錢與銀同一價、一車銀可抵二十
餘車之錢、以此覈算、孰得孰失、力排其議。旋奉
旨赴大名督辦振務、所全活者數十萬人。當行使大錢之壅滯也、戶部
奏請直隸錢糧兼收大錢鈔票各三成、奉
旨責成總督奉行、通省惶駭、迄無善策。適公擢東藩入
覲、
垂詢現辦情形、公對、名爲行使、實不流通、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
先信於民方能行。今條科太多、朝夕更改、
國家先不自信、何能取信於民。

上始而靜聽，繼而連聲相應曰，據此無論官運、商運，仍是不行。公復以不可操之太急對，上稱善。會譚端愨公以制府入朝，乃奏罷前議。而公至山東，亦陳請巡撫奏明停止。山東吏治浸壞，公獎廉懲貪，首劾曹州府某官，揚以肅司庫。有餘勇口糧，經前撫奏准開銷各屬，請領者司中輒折扣入己，公如數給發。既奏停大錢票，祿營弁兵餐廉口糧，除照新章減成，餘皆予以實銀，通省感戴。州縣應徵銀兩，向多遲延拖欠，委員守催，則又但取差費。公擇其最疲玩者嚴飭之，分限報解，逾期立予撤任，故雖委員不至，而上下忙錢漕均掃數清完。初，有海口立局收捐之議，民情不順，公力持不可。繼公任者銳行之，遂構訟，人益服公先見。其貳刑部也，諸司官遇疑獄，輒詣公剖決，公不憚煩瑣，娓娓相告，如師之課弟子。每謂相驗首重比對凶器、傷痕分數及屍屬、當場口供，此時入細，後來必有把握。又謂鞫獄無論大小輕重，速問速結，稍涉延閣，必有匪人從中別生事端，不惟羈押拖累無辜，而自己亦爲案累。又謂辦事不可稍有所偏。昔年承審崇文門監督書公擧獲私酒一案，上意頗震怒，予時召對，從容爲上言之，事竟得解。彼時若稍依違，必爲衆口指摘矣。軍興以來，司農告匱，公綜理庫款，量入爲出，精於理財者歎爲不及。爲政獨持大體，不屑毛擧細故。甲子克復江寧，公上敬懼持恆疏，奉旨交存弘德殿，用資省覽。都城內外，覓公疏稾者幾於紙貴。某編修陳奏事，發公與廷議，說者謂富韓國於韓、歐陽兩公，數陳時有異同，均不失爲名臣。公之心實堪其白焉。公體氣充實，標鑒遐明，每退食私室，端坐如塑，不輕出一語。及遇政治之得失，與夫人心風俗之邪正，上下今古，不厭不倦。湛深宋五子書，由雒閩而上溯鄒魯，取諸家撰述，辨晰毫芒，求其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期於古人相合。其他天文、術數之學，靡不窮原竟委。於醫則抉河間、丹溪兩家閫奧，於地理則合楊、曾、廖、賴而得其精微。在公視之，皆以爲餘事也。著拙修集十卷，涂閬仙方伯宗瀛爲刊行之。詩一卷，法律直追韓、杜，濬師亦將爲校刊。公居恆所守，在義利之關，尤不肯借假者，在儒釋限界。服官四十年，清操絕俗。引疾後歸，無一椽寓居，日食不給，處之晏然。倭文端公、曾文正公並年小於公，事之如兄，敬之等嚴師。文端弟令淄川，公輒誡之無私謁。文正督兩江，念公貧，一日值中秋節，欲以三百金贈，擕以往，晤對良久，徵詢公近狀，公答以貧吾素也，不可干人。文正唯唯，終不敢出金而去。此文正見濬師時親言之者。嗚乎，可以風矣。公生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五月十八日辰時，享年八十有一。夫人葉氏，公母太夫人姪也，勤儉慈惠，主持中饋，俾公無內顧憂。公之孝於親、友於昆弟、河潤九里、澤周三族，夫人實佐助之。先公十六年卒，葬山東諸城縣亮甲山。子二人：長應熾，先卒；次應焯，候選布政司理問，出嗣公弟廷桂。孫兆張，三品廕生，候選知縣；兆學，先卒；均應熾出。兆傳、兆書、兆英、兆毅、兆鍾，均應焯出。孫女五人。曾孫口人，曾孫女二人。謹敘次於左，用備國史采擇，并系之以銘曰：

家經戶史，漢祓宋鍼。究厥指歸，心憤口瘖。厥障功利，務累心性。不揚則墨，惟狂罔聖。仰仰吳公，徽國鄉人。格物窮理，體該用純。上據求功，出佐明主。主知公學，結實足取。銅符始綰，石畫罕儔。賊首屢梟，民志賴鳩。侯燕侯魯，來旬來宣。三月晝奇，萬頸企延。民口有碑，公簡比纖。矧伊胸懷，冰壺不熱。持平廷尉，司寇秋官。五宅三居，所申劃韓。邦典計吏，食貨陳書。公兼司之，弊杜用舒。朝廷視公，股肱心膂。中外望公，皋夔伊呂。王臣蹇蹇，匪敢乞身。二豎弗去，一疏陳悃。文母廬念，特頒溫旨，慇懃闕門。迢迢梓里，梓里莫歸，言尋鍾山。誅茅結屋，圖書是耽。左圖右書，被服儒者。冬尊立門，春風拂廈。蓮溪花發，鹿洞雲迷。天不愸遺，哲人其萎。宰樹覲棐，濤臺并久。我勒貞珉，千秋不朽。

（《續碑傳集》卷二二）

丁晏傳 儒林傳稿

丁晏字柘堂，江蘇山陽人。性嗜典籍，勤學不輟。阮元爲漕督，以漢易十五家發策，晏條對萬餘言，江藩稱其抉摘縕之精，闡漢易之奧，好學深思，爲當世冠。道光元年舉人。（丁晏歷年紀略）晏以顧炎武云梅賾僞古文雅密，



非讀所能為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而斷為王肅僞作。蓋肅雅才好博，好作僞，以難鄭君。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為古文孔傳以駕其上，後儒遂誤信之，而皆莫能發其覆。特著論申辨之，撰尚書餘論二卷。（[illegible]）又以胡渭禹貢錐指能知古人而不能信好古學，踵謬沿譌，自是意見，後之學者何所取正。既為正誤以匡其失，復采獲古文甄錄舊說，砭俗訂譌，斷以己意，自史、漢、水經注及許、鄭古學，取其說之確者，著之於篇，傳以後儒之解，證以地志，期於發揮經文，無取泥古。引用前人說，各繫姓氏於下。輯禹貢集釋三卷。（[illegible]）生平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研討尤深。以毛公之學得聖賢之正傳，其所稱道與周秦諸子相出入，康成申暢毛義，修敬作牋，孔疏不能尋繹，誤解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鄭旨因傳稱互考，證之故書雅記，義若合符。撰毛鄭詩釋四卷。康成詩譜，宋歐陽氏補亡，今通志堂刊本譌脫踳駁，爰據正義排比重編，撰鄭氏詩譜考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詩，王應麟有三家詩考，坿刊玉海之後，舛謬錯出，世無善本，乃蒐采原書校讐是正，撰詩考補注二卷、補遺一卷。鄭氏注禮，至精去古未遠，不為憑虛臆說，迄今可考見者。如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記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禮喪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鼜注依許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胥縣鍾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虡，依劉向五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通義。射人注稱今儒家，依賈侍中注。考工記山以章注作獐，依馬季長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當作沬，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為緌，依劉子政說苑。玉藻元端朝日，鄭讀為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幽宗雩祭，鄭讀為禜，依許氏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依據。凡此釋義，補孔之遺闕，皆前人未發之祕，疏通證明，灿若燃火。撰三禮釋注共八卷。又輯鄭康成年譜，署其堂曰六藝，取康成六藝論以深仰止之思。（[illegible]）晏早歲治經，復熟於通鑑，故經世優裕，嘗在籍辦隄工，司賑務，修府城，浚市河，開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鄉里。咸豐壬子，聞粵匪蔓延大江南北，兩江總督檄行府縣教練鄉勇，廣積穀米，為守禦計。以晏主其事，旋以事為人所劾。奉
旨遣戍，捐繳臺費，部議免行。庚申，捻匪擾淮安北關，晏號召團練，分布要隘，城以獲全。辛酉，以團練大臣晏端書薦，奉
旨隨同差遣委用，敘前守城績，由侍讀銜內閣中書加三品銜，花翎。壬申，重讌泮林。晏少多疾病，迨長讀書養氣，日益強固。治一書畢，方治他書。手校書籍極多，必徹終始。卒年八十有二。其著作已刊者有頤志齋叢書。（年譜紀略）

《續碑傳集》卷七四

魏默深先生傳　姚永樸

魏先生諱源，字默深，先世由江西太和縣遷居湖南之邵陽。曾祖諱大公，祖諱志順。考諱邦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八歲受書，即解大義。局一室，不出，偶出，犬不識，輒羣嗥。父母恐其致疾，夜滅燈趣之寢。先生俟二親睡熟，更籠燈被底默誦。年十有五，補諸生，乃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珙問漢儒學，姚先生學塽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君桂敷、龔君自珍相切劘。蕭山湯公金釗雅重之，嘗造其寓，先生出迓，髯髮如蓬。湯公睇眙，既知訂大學古本，歎曰：吾子深造乃若是邪。尋兩中副榜。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善化賀公長齡爲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貲爲內閣中書，得徧覽秘籍，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晉改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明年，權知東臺縣，爲政平恕，民便之。又明年，丁母憂，歸。二十九年服闋，復權興化縣。興化於裏河地極窪，形如釜底，近高寶、洪澤二湖，秋必漲，爲設南關、中新等壩，實宣洩閘以隄防不固，河員慮橫決致罪，甫漲即啟壩，雖穀未登，弗顧。裏河七州縣用是歲恆饑，而興化尤劇。先生至時方大暑，河員遽議啟壩，民洶洶，先生止之，不可，則馳至總督署，擊鼓。總督陸公建瀛親往勘，得免。是歲大穰，民謂其稻曰魏公稻也。先生勸運河東隄外故有西隄，久未修，白陸公復之，又定啟壩期於處暑後，自是水不爲災。初，陶公澍爲總督，籌辦海運、水利，變淮北鹽行票法，多諮於先生。三十年，陸公以淮北改票已效，欲推行淮南，先生謂淮南課額重，引地遼闊，宜先自食岸始，以漸圖之。陸公不從。值南鹽產缺，檄先生權淮北海州運判。先生督各場官稽掃曬，杜偷漏，於是北產大盛，收逾額，以二十餘萬大引濟淮南南課，以充而北課又倍，因籌銀三十萬，生息爲高寶西隄歲修之用。咸豐元年，補高郵州知州。三年，粵賊擾江南，省城陷，揚州繼失守。賊至召伯埭，去州城四十里。先生倡辦團練督以防堵，又斬奸民內應者。會欽差大臣琦善統兵至，人心乃安。已而與大吏忤，坐驛報遲誤，奪職。明年，周侍郎天爵督軍於皖，奏留營以勳，宿州匪降，其眾復原官。先生於時年逾六十矣。辭歸，僑居興化，尋卒。（閻昌義陸附南三輪年魏默深卒咸豐六年丙辰、年六十三。又章太炎文錄魏源傳弔墓魏二生默自注、默深卒於杭州。）先生罕嗜欲，自博覽羣籍外，惟好游，輪蹄幾徧域內。與客接，無多言，獨至古今成敗、國家利病、學術得失，則反覆辨難，風起潮湧，不可遏。或未當，亦能虛以受人。嘗至粵，聞陳君澧議其書，大喜，亟易所撰與論交。因有感於英吉利搆釁，述開國以來兵事，爲聖武記十四卷。又考東西洋諸國地形，爲海國圖志一百卷。此外尚有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曾子發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古經、大學古本、兩漢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錄、春秋繁露、老子、墨子、說苑、六韜、孫子、吳子注及詩文集各若干卷，或行於世，或藏於家。

論曰：昔乾隆中，有總督劾縣令者，高宗知其人賢，會總督陛見，詰之。對曰：以書氣重耳。上曰：官氣不可有，若書氣，人之命脈，豈爲牧令可無邪。今觀先生博極羣書，而居官慈惠若此，益信高宗之言，洵千古用人者之蓍龜也。自明末泰西人利馬竇、艾儒略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吾國人始談西洋地理。其後南懷仁、

蔣友仁復有地球全圖之作。林文忠公在粵東、亦譯四州志。先生因之輯海國圖志、雖近年來晚出之書、或發揚實然、創爲之者之艱何如哉。永樸大父與先生交頗篤、丙辰春適得先生子耆所爲行述於京師、爰論次之、以貽今之史氏。

〈碑傳集補〉卷二四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包世臣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丹徒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寶應劉寶楠楚楨、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賓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颺熙載、王翼鳳句生、既各爲文辭以紀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藹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卽鄙棄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鉤深洞賾、常達旦不寐。又以羣經擧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質、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據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眞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適麗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學、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者、遷揚、五傳至君。考錄、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稙、繼娶楊氏、生君及和秦程。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歿、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瞻有子毓崧、岐秀善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耶。君無主後、稙以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　月　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窆。自予弟世榮季懷從洪、沂州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勗勉者、不爲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間、諸君既皆困躓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爲之繼、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遽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密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逮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勝哀慕涕隕而心傾也。悲夫。

囗文學汪君傳　劉文淇

君姓汪氏、諱穀、字小城。其先歙人、六世祖國儒遷於揚州。曾祖諱煒、祖諱詩伯、韜光抱璞、隱德勿耀。父諱錄、始隸籍儀徵、以歲貢生中式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紹學敦品、鄉黨矜式。君資性淳篤、天才卓犖、甫冠補縣學生、赴省試者三、既不遇、復以疾、遂棄舉子業、疾八年而卒、時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也、得年三十有五。君齒稚于余五歲、所居至近、然自丙子歲始於薛子韻所相識。君潛心經籍、鑽研甚勤。其爲文偶傑㢘悍、力追古人、顧

不以予爲不材、每刱稿即就點勘。又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無忤容倦色。家至貧、恃館穀爲生。其發憤誦讀也、恆於夜、伊唔之聲率達旦、遂以此得咯血疾。友朋勸其少輟、君諾之、然少閒仍誦讀如故。君素工書、求者頗夥、及見涇包慎伯先生、授以筆法、遂肆力北朝碑刻、一變妍媚之習、時好者轉嗤笑之、而君信之愈篤。其勇于遷善、不恤人言、類如此。又好輿地之學、于歷朝地志諸書、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瞭如指掌。嘗食猶以手指畫形勢、稍有不明晰者、吐哺執卷、詣友人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爲而爲之、顧好之如此其篤也。君天性孝友、生平無子弟之過、雖抱沈疴、猶力疾授徒、以束修所入、潔白養母。然家無僮僕、病中所需藥餌、皆母氏躬治之、君以是自疚、而疾日增劇。及疾革、顧謂諸弟、惟以久病累母爲恨。然則君固以勤學死、而所處之境又足以促其死、爲重可哀已。君慎交而誼最篤、同儕有所不得、君苟知之、雖力不能助、然必代爲之謀、得則喜、否則惆悵累日、忽忽若有所失。身死之後、親故無所訾議、弔哭皆哀。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奄遘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未就、古人所爲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而重致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既恨識君之晚、重以杜門養疴、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又深悲君賫志以歿、車過腹痛、不能已于言、而尤恐余言之不足重君也。嗣子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闡君未竟之業、庶幾君之祉有所施已。

汪小城傳　丁晏

自科目行而學術微、士子從事帖括、舉其聰明果銳之氣、營營於制舉之業、其文藝書楷、揣摩趨合、皆若有一定之尺度、雖輭媚恬俗、弗以爲嫌、而惟以古爲戒、近乎古則必戾乎今矣。閒有矜言古學者、不過撏撦掇拾、夸多鬭捷、寡識者詫爲新奇、而實則枵然無所得也。甚且排擯實事、高語淸眞、以自文其孤陋。此豈科目爲之乎、抑人之役志於科目、而不能壹志以志乎學也。儀徵汪君小城、穀其名也、弱冠補諸生、旋棄舉子業、潛心經籍、發憤下帷、恆達旦不寐。君體素羸、以耆學得咯血疾。又所好率皆古學、不爲榮名、時好者競嗤笑之、而君耆之愈篤。其勇往精進、雖賁育不過也。嘗謂經史要領多在輿地、明人輿記地志紛然淆譌、即近世常熟顧氏、德淸胡氏號爲絶學、然亦頗有踳駮。君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一一精細。君素工書、筆法遒麗、求寫者無虛日。壯歲以後、肆力北朝碑刻、騰擲踔厲、直追古人。自謂書學大進、而求者希矣。爲文儁傑廉悍、有北宋人風力、然甚虛衷商榷、每脫稿即就相知點定、應時輒改、必識善乃已。顧以多病、著書未就、中道殂謝、年止三十有五。時人皆謂君以學死、然天之賦命有數、君而不學、亦未必不死也。且今之年少子弟、率以色貨戕其軀、視君之以學死者何如也。君之歿也、同志友十許人纍爲文辭、共琢石以表君學、死而可傳、則君不死。

君有一女、無主後、以兄子寅壽爲嗣。疾革時、顧念弱女、君至交劉君文淇即乞爲子婦、風誼之友、信厚至此、則君之學有以致之也。嗚呼、漢世儒林、卓然大雅、而班生贊之曰、蓋利祿之途然也。如君之學、不應科目、闢門研精、果何所爲而爲之哉。夫惟

學不爲祿利，此學之所以傳也。

《碑傳集補》卷四九

梅植之　柳興恩　張安保　蔣湘南　何慶元　凌堃
劉寶楠　汪文臺　吳式芬　沈垚　侯康　侯度　張際亮
徐堂　何若瑤

貢士梅君墓志銘 劉文淇

君諱植之，字蘊生，姓梅氏。祖諱訓，自宣城徙江都。考諱恂，積德在躬，鄉黨稱長者。幼孤，育於其舅范氏，范以為嗣。及長，娶於黃，生子某，即以之繼舅氏後，而已歸宗，繼取於胡，乃生君。君年十二，已能為古今體詩，二十學駢麗之文，博覽經史，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性簡傲，凡鄉里先達及流寓名公有所招邀，未嘗輕造其門，必歷久知其學實勝己，乃執弟子禮事之。朋輩所心折者僅十數人，視世俗齷齪之士蔑如也。家貧無書，所讀經註及古文詞，率手自鈔寫，偶購舊書殘本，展轉借全帙錄之。二旬而畢。余交游中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韻於百憂中手不釋卷，儀徵汪穀小城，病至咯血，誦讀自若，而君實似之。君中歲疊遭考妣喪，未除服，而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其愁苦抑鬱無聊賴之狀，一寓於詩。余每不忍卒讀，勸其少輟，君諾之而莫能改。然君即不事吟詠，而所處為生人極艱，身非金石，摧折之斬，文之欲求無死不可得已。余固憂君之不永年也，而君竟以肺疾卒。悲夫！繼娶黃孺人，結縭甫七載，生男女各一，皆不存。沒之前夕，新舉一男，君猶強撫視之，名之曰毓曾。未市日，緩經一襲加於文孫。嗚呼，可哀也已！君由揚州府學增生中式道光己亥科舉人，生於乾隆甲寅六月二十日，卒於道光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即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甘泉縣施家沖，祔其考處士君之墓。君詩近體主少陵，古體則導源康樂，駢文宗江鮑而參以庾徐，哀艷散行文亦雅有歐曾矩矱，所著稽庵詩集六卷，友人王君瓚華梓行之，其續集四卷、文集二卷，則門人上元黃爾華所刻也。江都薛壽及君妻姪儀徵黃春熙亦嘗受學於君，謂君之學行不可無所稱述，伐石刊詞，埋諸幽壤，以渴葬不得遠求鉅公之文，而丐文於余。余文何足傳君？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則無疑也。爰為銘曰：

君志之高潔兮，飲清風而餐白雪也。君學之勇決兮，挽六鈞而徹七札也。謂韞於中宜有所施設兮，奚出門而車軸折也。惟遺編足以垂後兮，芳馨其不滅也。

（續碑傳集）卷七七

柳興恩傳 儒林傳稿

柳興恩，原名興宗，字賓叔，江蘇丹徒人。道光十二年舉人。治毛詩，著毛詩正義糾補，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以穀梁春秋千古絕學，纂穀梁春秋大義述。柳興恩事實 興恩專從善於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為事，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穀梁大義述自序 其自序曰：烏乎！穀梁之學之微也久矣，乃今而知春秋託始於隱之旨，獨在此矣。何言之？公羊子桓公以宜立，穀梁罪桓以不宜立。宜立則罪在桓，不宜立則罪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成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在惠公為賊子。傳曰：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如傳意，則隱於周室為亂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所謂賊者，豈待剸之刃乃為賊哉？成父之惡，即賊子矣。所謂亂者，豈但犯上作逆乃為亂哉？廢倫忘君，即亂臣矣。烏乎！以輕千乘之國者，而不能逃亂賊之誅，然則千秋萬世臣子之懼心，必自隱公始矣。況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託始於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之弒逆，隱實啟之也，併明其無庸託始於桓也。且惠反諸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即位之禮以啟桓，是隱之納於邪也。然則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之託始於此，即於不書公即位見之。孔子志在春秋，故知我罪我之言，亦出於不得已。此春秋之微言，而即春秋之大義也。烏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春秋之旨，炳於日星，以視左氏傳曰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果孰當乎？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范甯序襲杜預說，而小變之謂孔子慨東周之變，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亦豈知穀梁之旨者哉？其凡例曰：聖經既以春秋定名，而無事猶必舉四時之首月。後儒紛紛競謂日月非經之大例，豈通論哉？況桓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事而兩日迭書；十有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二事而一日兩書；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日先書月後書。此即經之自起凡例也。穀梁日月之術，例泥則難通，比則易見，與其議傳而轉謂經誤，何如信經而併存傳說之為得耶？述日月例第一。春秋治亂於已然，禮乃防亂於未然，況穀梁親受子夏，其中典禮尤與論語夏時周冕相表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述禮第二。穀梁之經與左氏、公羊經異



者勳以百數，此非經旨有殊，或由齊魯異讀。（漢書儒林傳：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音轉而字亦分也。陸氏釋文雖備載之，而未嘗析其源流。今本仁和趙坦春秋異文箋，以引而伸之，述異文第三。穀梁親受子夏，故傳中用孔子、孟子說者，如隱元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有二年、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其他暗相脗合者更多。毛詩云、古訓是式，竊有志焉，述古訓第四。自漢以來，穀梁師授卽不敵二傳之多，迨唐以後，說經者競治春秋，卽不束穀梁於高閣，或采用一二焉，或批駁一二焉，雖屬兼及，鮮有專家，要不得猥諸師說之外，述師說第五。漢儒師說之可見者，惟尹更始、劉向二家，然捃獲者亦寥寥矣。其說已亡而名僅存者，自漢以後，併拾三傳亦收錄焉，其若干人，述經師第六。穀梁久屬孤經，今日更成絕學，茲於所見載籍之涉穀梁者，以經史子集之序，循次摘錄，附以論斷，庶爲之集其大成，述長編第七。（柳興恩穀梁大義述序）儀徵阮元見之，許以爲扶翼孤經，並爲之序。（[illegible]）又著周易卦氣輔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尙書篇目考二卷、毛詩注疏糾補三十卷、續王應麟詩地考二卷、羣經異義四卷、劉向年譜二卷、儀禮釋宮考辨二卷、史記漢書南齊書校勘記、說文解字校勘記、宿壹齋詩文集。（[illegible]後序）光緒六年卒，年八十有六。（[illegible]）

《續碑傳集》卷七四

通奉石樵先生張公墓表

吳昆田

石樵先生旣卒之六年，其子丙炎以翰林出守廉州，過淸江浦，與昆田相見，乞爲先生作傳，且言先生係本親而封贈例必以貤，心覵不安。昆田曰：此子之孝思也。然先生之孝弟公誠，昭於日月，爲不朽矣。昔朱文公聘士劉公先生墓表有云：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丞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本末，具陳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畧備，議以少息。子之不爲胡侍郎以教育於先生也，先生以子爲兄後，承大宗，教子力學，不振家聲，而無幾微吝惜之意，至德爲何如者。鄭雲官所著行狀極簡要，可傳，昆田敬爲表墓之文，可乎。前年丙炎自廉州來書，復言之，頻年多故，心緒棼如，遷延之罪，無所逃避，謹泚筆而次其事。先生諱安保，字懷之，號石樵，一號叔雅，晚更號酒癡。其先元末由崑山遷儀徵，曾祖光祖，祖秉倫，父祥昇，本生父祥景，贈編修。生四子，先生其叔也。生六歲而祥昇歿，以先生後之。祖父世有隱德，家貧，先生從本生父受讀，與兄一室相對，常忍饑讀，益勤。年十九，補弟子員，文名噪一郡，受知於學使湯文端公金釗。十六應省試，不售，遂棄舉子業，潛心聖賢之學，博稽載籍，而不氾濫於詞章，以馳騁功利。其與昆田書有云：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數十年貧賤憂患艱苦備嘗，只緣記得幾句有用之書，似覺胸中畧有把握。其於子弟，教以文行經業，而必使務其大者遠者。故丙炎之守廉州，定變安民，大吏稱其操守，官聲通省第一，則服習先生之教者深也。性孝友，聞贈公一言，終身不敢忘。贈公鬻田治母喪，先生積教授所得金歸之。贈公夫婦旣老，於所

居西偏搆屋數椽、雜蒔花藥。春秋佳日、延耆年賓客、流連飲燕、爲二親壽。居喪、哀毀盡禮。每歲孟春、集族人掃墓飲酒、以盡敦睦之誼、一秉昭公教。祖墓植松數萬株、鬱葱彌望。嘗欲建家祠、其側置祭田供祀事、以其餘贍族人、力不逮、則語後人曰、必成吾志。伯兄定保卒、遺一女、無子、以子丙炎後之。仲兄案保績學不遇、感心疾、事之唯謹。季弟亡、遺子女五、又遺腹生一子、皆撫之成立、昏嫁如己出。令從子丙榮亦獲鄉舉。好施與、脩脯所入、有餘則以分給族鄰之貧者。尤好獎誘後進、見人善、稱之不容口、與人交必以誠、始終如一。故交子鄭雲官幼英異、而孤寒特甚、爲訪名師教之、卒成循吏。於世家子必獎誘、令勿墮家聲。尤篤念故交、一裘之贈、其人已亡、服之既敝、不忍棄也。友人零縑寸楮、皆珍惜裝治之。學問、經濟、文字、詩歌。所與友者周保緒、黃修存、包眘伯、管異之、楊季子、汪大竹、潘小江、黃竹雲、許海秋。晚又得魯通甫、高伯平、皆當時賢豪長者。性嗜金石、工篆刻、精八分書、求者踵相接。購書萬餘卷、皆手自校勘、有所得、必手錄之。好急人之難、爲人謀必忠。遇邑中公事、潔己盡力。戊申、己酉水災、請於當事、發鹽義倉穀振饑、並廣勸助振、全活甚眾。邑有崇節堂卹嫠婦、以先生主辦卹者、歲增。采訪貞孝節烈婦數百名、請旌。舊節孝祠地湫隘、爲移建於爽塏、並建總旌坊於祠前。修學宮、建書院、皆主其事。試院在泰州、狹隘傾頹、鳩金修建、士人便之。道光壬寅、夷船入江、姦盜竊發、勸諭鄉里互爲守望、撿捕獲安。至咸豐癸丑、粵賊蔽江、郡城既破、先生欲爲保衛之計、而令長非人、遂避居於鄉。而儀徵城破。先是淮南引鹽歲百三十萬、自通泰諸場運至儀徵、改捆上赴江、皖、湘、鄂、回空船隻則載荆湖竹木紙炭諸物、以市於儀揚、倚以爲生者數十萬家。道光辛卯、當事議欲就場捆掣徵課、不復道儀徵、民情洶懼。先生上言止之。又二十年、綱運改爲票販。粵賊入江、鹽艇鹽梟及失業者雲合響應、儀徵遂以糜爛。論者至今猶歎先生之深識遠慮、非一邑一家之計也。先生不遇於時、而修於身、宜於家、善於俗、以一身爲一邑之利賴者數十年。居家接人、孝弟和易、開心見誠、表裏洞然。好賢樂善、輕財喜施。人率稱先生爲善信人、又有稱先生爲文學人者、昆田則信先生爲篤道人也。先生以貧士教授爲生、而濟物誨人、勤學不倦、流離轉徙、語言眞摯、顏色沖愉、絕無怱遽愴戚之狀、是非有學有養、以道自守者能之乎。昆田集先生手翰萬餘言、大旨以安貧樂道爲歸。三復流連、未嘗不悽然欲絕也。先生著作味眞閣詩鈔、文鈔、駢體文鈔、晚翠軒詩鈔、淸暉堂詩話、稿均燬於兵火、存者僅味眞閣詩鈔、已刻若千卷、而板亦燬。鄭雲官所爲傳有云、水利書三篇、論治內外河及引山水刷江淤之法、遭兵燹失傳、邑人以爲恨云。配李夫人、有懿德、今年八十餘歲、猶健在。男子二人、丙炎、翰林院編修、廉州府知府、今調署肇慶府。丙瑩、監生、以咸豐戊午科挑取謄錄、充國史館謄錄、候選鹽大使。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四、允頤、允鴻、允翰、允瀅。孫女四。丙炎以知府積貲加四級、得請二品封。墓在儀徵北郊穆家壩之原、先生所自定也。於例得按式立碑、昆田仰慕先生者十載、而得親炙者十六日、與丙炎至交且二十餘年矣。以私淑之情、託於子弟之誼、齋祓而敬述之、且系以銘。銘曰、

以子繼兄、惟公惟誠。教誨式穀、不振家聲。一命之士、心存利濟。

道洽慈祥、本在孝弟。豺狼城市、兵火江濱。造次顛沛、無違者仁。溫不失厲、介不易通。蒼松翠柏、舞日光風。明德啟後、福祿山阜。我爲此銘、以垂永久。

又張石樵先生別傳　許宗衡

許宗衡曰、嗚呼、士生於世、讀書期有濟。不幸老牖下、雖有文章、世方以爲空言、其孰從而惜之。而乘時得志、既有事權者又多無濟於世、其藉口於艱難、而隱以飾其無識無才、則人轉歎其遭時不偶、無以表見於天下。古今人才之消長、與世推移、卒至湮沒於衆人之無知、蓋比比爲。悲夫。禍患之機、伏積於未見、深識者言之、不非笑則迂怪、而不知士之洞觀於數十年之前者、固燭照數計、而世且漠然置之也。淮南鹽筴甲海內、方乾嘉盛時、淮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江漢、轉運半天下、歲額引百三十萬。鹽艘沿明制、至儀眞則改捆、其歸多載荊湖竹木紙炭、魚米、百貨市於儀、儀之民倚爲生活、無慮數萬家、不逞之徒藉以弭其虎噬狼貪、而窮氓婦女以箕帚拾其餘利者、又以補其凶荒水旱之不足。道光辛卯、制府陶文毅公議就各場捆掣、儀民慮無生活、人情洶懼。邑父老皆太息曰、如儀之民何。當是時、石樵張先生獨毅然曰、周禮閒民轉移執事。管子云衣食足然後民知禮義。此議行、豈獨儀之害哉。成法不可妄更張、見近利而貽遠患、必自此始。乃與父老上書文毅、復馳告鄉人官京朝者疏陳得失、事乃止。於是儀之民皆獲全、賴其利者幾二十年。人猶謂儀固有是利、特先生能保之、事苟不止、未見其害也。無何改票販、淮綱卒散、沿江民多失業。及粵寇破武昌、由楚東下、鹽梟揭竿斬木、失業者響應嘯呼、句連蔓延、遍東南、創鉅痛深、其害果何由哉。然後知先生維持審畫於二十年之前、非空言也。猶憶戊申、己酉閒、宗衡居揚州、常與先生相過從。先生曰、讀書無所濟於世、雖百年猶虛生。嗟乎、事權之不屬、徒以讀書所得、不幸而言中。使遇於時、其所濟於世者更何如。乃世之遇而無所濟者又復不少。然則空言非可信、空言而可信、獨先生爲然、而先生卒老牖下、無由表見於天下、是固不獨先生之不幸也。先生名安保、字石樵、晚號潛翁。性孝友、精歌詩。宗衡識先生時、先生年未六十。同治癸亥、以子丙炎官編修、來京師。明年四月、以疾卒、年七十。宗衡少壯轉徙江淮閒、多交老成人、與先生迹尤親。及先生來京師、猶嘆誦先生讀書無濟、百年虛生之言。先生喟然曰、老矣、且空言何足倘、足下勉之。然宗衡年二十餘、以公車踐齊魯、歷燕趙、中閒奔走衣食、往來數千里。及乎寇亂起東南、亦嘗心識天下之故。性既竊惰、又以枝官寂寞、其無濟於世、蓋亦先生所矜歎者。乃於先生歿後、用空言爲別傳以報先生、其慙負先生爲何如。然宗衡亦五十餘矣。

《碑傳集補》卷四九

蔣湘南傳　夏寅官

蔣先生湘南、字子瀟。先世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爲固始人。幼孤、家貧、母授經於風雪中。仲父奇其才、爲之置書千卷、一覽輒曉。其有疑者、負笈走千里、訪於魁儒、所至考其山川沿革、風土人情、驗之於事、證之於經。勤學不倦、自少時已然。與同里王濟宏同學、放言論志、渭然開闢賈董馬鄭之學、濂洛關閩之理、道藏梵筴之書、毗婆尸佛之教、分析其支派源流、而窮其精奧。道光十五年乙酉拔貢、明年入都應朝考。蔣礪堂、阮雲臺兩相

國奇賞之。與陝硯士、顧南雅、吳蘭雪、魏默深、龔定庵、齊梅麓、俞理初諸人游上下其議論、考稽商榷、學識大進。又友高麗人金老商及客諷章佳、胡圖克圖、而聞見益恢詭奇肆。南歸謁吳巢松學使於濟南、勸校事。幕中皆一時名宿、相與泛大明湖、酌珍珠、趵突泉、登泰嶽、歷訪秦丞相李斯所篆殘碑、陟日觀峯觀日出處、遨遊任城、與陽湖洪幼懷符孫飲太白樓作長歌、自負旁若無人。侍讀下世、扶柩徒步水陸數千里歸葬吳閩、時人多其義。甲午中副榜、乙未中式舉人。數試禮部不第、大挑二等選虞城教諭、不就。謁栗樸園河督於河壖、與籌磚工。入關中、謁座主張椒雲布政主關中書院講席、修全陝通志、著西征賦、足備關中掌故。先生嘗論爲學不分漢宋、以爲儒者尊孔子、尊孔子周人也、周之學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謂之四術。孔子益以易與春秋、謂之六藝。六藝皆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是易與春秋之二藝、禮樂詩書之四藝、皆周公之禮明矣。子曰、吾學周禮。告顔子曰克己復禮。顔子亦曰約我以禮。曾子傳一貫之道、作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證明之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可知孔門之學、但宜名爲禮學、不宜稱爲理學。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荀爲再傳弟子、僅百年而詩書已待辨正、況漢儒去孔子二百餘年、宋儒去孔子二千餘年乎。漢學宋學之爭、皆無與周學者也、吾爲周學而已。此先生論學之大旨也。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皆用韻語、孔子直以文言爲名、是必叶聲韻者始謂之文。人之生也、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發喉引聲、自有高下抑揚之致。小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宋以後之文多有聲而無音、子瀟病之、嘗曰、寧爲箏琶、無爲土鼓。又嘗取漢書中志傳爲史記所無者、鈔而出之、以示古文門徑、曰、學純論正、神華味腴、直起直往、不用語助虛字、足爲僞八家對病之藥。宋以來論史漢異同者、多右馬而左班、乃穴坏之見也。此先生論文之大旨也。嘗謂刑名之學、古人所以輔禮、鄭康成注周禮多引漢律、是讀律亦儒者事。因取大清律與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經二緯、以推原周公制禮之等殺、著輔禮論二千餘言、酌古準今、爲治獄者之助。先生之學、自經史象緯律曆與地農田、禮制兵刑、名法以及釋道兩藏、一一尋源沿流、究其得失。學博故見無不大、識精故論無不平、氣盛故辭無不達。誠大河南北之鉅儒已。所著書、解經者十之四、辨史者十之三、衍算者十之二、述刑名、錢穀、河鹽諸大政者十之一。其大者周易鄭虞通旨、輔禮論、十四經日記、中州河渠書四種未刊。七經樓文集六卷、春暉閣詩集六卷、其壻馬佩貽、門人劉元培、王正烈等刻行之。

夏寅官曰、蔣先生少即負盛名。道光戊子、儀徵張椒雲典河南鄉試將行、往辭阮文達。文達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椒雲欲請其詳、會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公所稱必好古士、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衆皆怪笑、椒雲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也。林文忠嘗笑椒雲曰、吾不意汝竟得一大名士門生。其爲名公卿宿儒所推重如此。然性剛介不隨俗、游四方無所遇、客死鳳翔、無子、身後遺書經粵寇竄吳楚、羯寇趨河湟、凶炬所侵、悉爲煨燼、僅於文集中略窺先生學行大概於十一。嗚呼悕已。

《碑傳集補》卷五〇



漱石先生行狀 何俊

先生姓何氏，諱慶元，字積之，號漱石。先世本籍江西某郡，宋時有曰玉者，官郴州刺史，其子珪仕因從家郴之桂陽，遂爲桂陽人。曾大父諱恩佑，縣學生。王父諱光鴻，例授直隸州州同。考諱仁文，縣學生，敕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生幼有慧解，七八歲時，父指壁間鏡命作破題，脫口輒誦。又嘗至外祖家，竊資治通鑑一帙觀之，浹日皆諳貫。及長，傑邁豪奇，獨然峻矚。補博士弟子，聯爲督學徐公松、湯公金釗所器重，遂拔貢太學。是時湖南知名士桂東李希濂、克鈿，郴州陳雲心、起詩，邵陽魏默深源，皆高等在選，見先生爭師友，因相與作爲古文。又講說前儒程、張諸子學，一時聲譽赫然起，南人士爭嚮附之。道光辛卯恩科，中湖南鄉試第三名。乙未登甲科，改翰林院庶吉士，假歸侍養，益遠詣遐趨，肩取宏重，勵志命行，毅然及希古聖賢名儒，無肯有出入墜從者。其自將偘偘，不爲小儒齷齪，而趣舍大閑，慄嚴峻厲，不可觸犯。尤爲文沈浸六籍，涵茹百家，仰規俯速，上下晒睎，當其自得，與言川湧麗，字霞凌，鏗聲炳爛，殷地燭天，雖咸韶振韻，黼藻揚華，不能多其光響也。先生銳毅沈斷，才任濟時，而韜遏抑蔽，不自暴試，遠猷碩畫，世莫得而窺也。然其在里遡歷事變，臨決洶亂，每一指顧，禍敗輒刻，候立紓嚮，慮有出人意表者。道光壬辰，眉猺趙金龍亂衡、永、郴屬，大震，桂尤甚，有奸民李觀章者，草竊興甯徼下，躪縣北鄉，蠔聚且千人，南鄉閧劫亦寖擁數百，勢洶洶將亂。先生聞變，立見邑侯易公，大來甚，令吳典史楊琣壯健馳北鄉，迅殄之。觀章卒就禽。又甚琣至南鄉，授指團練，閧劫頓息。縣境由是復安。歲甲午大荒，先生方赴縣議振，民有走署告糴者，市城諸不逞趁蹶之擁入治，忽大譟，易公倉黃與出，眾捽下，列刃向將劫。往北郭荽躪，先生急爲教授易公計，遏之。及昏，眾遂巡，相視散，當是時微先生指畫民，且變，易公幾不免。辛丑，縣有粵警，民恟一日數十驚，邑侯劉公滋籌，筴殺定，舉以詢先生，爲軌伍民戶，使相聲接，捍屛復相掎，邊粵阨要，築八隘一墩一卡，奪險防控，外寇迄不得肆，至今賴之。丙午、丁未閒，齋匪聲擾半天下，縣民多竊入匪籍，窟穴南東諸鄉，保廒爲絡肆賄斂，樹黨日盛，起爲寇，使其徒潛入近地劫懸，民從之。民閧猝驚潰，誰號比里，比里亦紛挐共潰，粵盜乘之，城野皆搶攘，喘奔先生。先生詣邑侯方公，其正建議，簡紳耆幹諳者數人分所鎮禦，拔大姓陷染匪籍者，開使首滌，霽之賊氛頓滅，民安堵，里閈自後無亡失者。先生性純孝，侍養父母及大父大母，竭誠盡慎，無幾微拂沮者。侍人誠恕，於故舊尤厚，所善李克鈿、歐陽泳蹇歿，爲恤嫠賚孤，及刊其遺文。遇事明銳，興建縣邑廢墜事甚夥，增修

文廟、書院，其大者。著有知新閣散體文。先生卒道光庚戌正月二十七日，距其生之年，得年五十有六。將以某月日葬北鄉白芒村迴頭嶺之原。子男四人：長安仁，太學生；次安義、安禮、安智。女子四人。孫男二人。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甲寅，門人何俊謹狀。

《續碑傳集》卷一八

凌教諭墓志銘 戴望

故金華縣學教諭凌君，當咸豐十一年某月日，罵賊死，子姓覓其骸不得，則藏遺衣冠而樹諸石。越七年，望獨其辭。君凌氏，諱堃，字仲訥，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也。世居縣之晟舍，當明季，忠清公義渠爲兵部侍郎，死思宗難。凌以是始著。君曾祖某，祖某，父鳴喈，中嘉慶四年進士，官兵部車駕司主事，上疏言馬政，以越職去。君幼有異質，能伏氣行水中，十歲隨兵部公京師，遭母喪，君昆弟三人失後母愛，日事搒箠，無人色，伯以杖死，君見而大痛，懼終及死，則伏哭殯宮前，絕粒七晝夜，日禱西山神，祈速死，嘗七餌毒，兩咽銅，再縊，服一溺一，顛不死。越紫荊隊十五里，匡石如劍，深澗鄰急，湍沸石如輪，如盤，如拳，如卵，卒不死，有憐之者曰：盍行乎。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君憮然曰：敬諾。於是走之晉，道乞食，遇相者奇之，授以術，令張肆太原市中，得錢以給，乃隱姓名，自號鐵簫子，徧習壬遁、軌革、陰陽諸家言，爲人揲蓍相宅，多奇驗，遠近爭趨之，以爲神。臨汾張生自言善易筋經術，年百歲矣，色如嬰兒，力能曳九牛，君從之學，盡其技，嘗遇盜數十人於野，行劫，君馳馬揮鞭，縱擊之，盜披靡，遁。禽其魁，與語，有過人者，遂釋之，贈以文馬百金。自是恆析朔代閒，行伍商販，里豪劇盜，下逮婦人稚子，莫不嘖嘖傳鐵簫子者。無何，兵部公故人官於晉，跡之以來，勸之爲時文，應順天鄉試，得中式。時道光十一年也。始歸謁兵部公，請罪，掖之起，遂爲父子如初。阮文達公，兵部公座主也，君就請業，文達命治經，始辯別禮宮室、服食、制度，譔尚書述、周易翼、春秋理辯數十萬言，於書不廢，悔讀古文，於易兼綜孟、京、虞、鄭諸家，於春秋條貫左氏，該以周禮，深懲鄉壁虛造之言，而尤惡新說，謂其以理殺人，如酷吏之舞法，致人骨肉遭變，不得盡其情，聞者咸駭其言。好經世之略，著德輿子，論時政甚具，嘗客代以錢百千得不耕之

地數頃、蓄溝渔引虖沱委折瀕之、成膩田、畝稻十五六鬴。分十之二歲作疏防、又分其六七以利佃、徑畛綠之、萁非瓜蔬、渠澄之久、魚蝦育焉。歎曰、推是以富天下、管仲不足爲矣。晚年選授金華教諭、於署中作圖行區田法、畝收數倍。咸豐十年、聞湖州警、棄官歸、明年寇至、晟舍家人勸君行、君歎曰、天下皆若輩也、行將奚之。因舉酒自酹、招所善潘生與俱。賊入、見君危坐、愕眙不敢前、報其魁、至晉君、降君、大罵、手格殺數賊、爲賊攢刃死。潘生從焉、年六十有七。君配安孺人、先卒。子鑛、鎬、皆夭。妻子益之、河南縣丞、君於塋始成、儃即折節與交、後以女女焉、而望言養秋主公羊、數與君乖迕。家貧遭亂離、不能行道、妻子每獨居深念、未嘗不盡焉傷之。乃爲銘曰、

于嗟乎、君畸於人而侔於天邪。其行任而普、則儒不囿於方隅。盤谿之淵、有光熊熊、藏魄於中原。石不能言、吾銘代宣、告君亦世子孫。

《續碑傳集》卷七三

故三河縣知縣劉君事狀　戴望

君劉氏、諱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也。其先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當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傳以至於君、世有聞人。曾祖家晟、祖世謨、皆附貢生。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歲解哦詩、五歲而孤、母喬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與儀徵劉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儀徵劉君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十五年、以優行貢生中式鄉試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故窪下、隄堰久不修、遇伏秋水旁溢爲居民害。君親履隄防、詢知疾苦、令甲凡隄工旗丁及民均貢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勢不出伕助、相爲觀望。君執法不阿、工賴以濟。在縣三歲、無水災。再補元氏縣知縣、會歲旱、縣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君禱東郊蜡祠、令村保設廠購捕、蝗爭投阬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縣知縣。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君請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車應差、給以民價、空車減半、民得不擾。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於聽訟。官文安日、審結積案千四百餘事。每雞初鳴、燭入、啜食少許、興坐堂皇、兩造既備、當時研鞫、事無鉅細、均令具結、口授結狀、或予紙筆、當堂收結、毋許吏胥攙言。凡涉親故族屬訟者、諭以睦卹、槩令解釋。訟獄既簡、吏多去籍歸耕。曾舍舊閉、或貸與人爲書書肆、於是遠近歎然、著循良稱。咸豐五年九月、寢疾卒、先歿七日、自譔墓志、春秋六十有五。歸葬寶應城北之黃塍灘。鄉人私謚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書有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愈愚錄及詩文若干卷。又裒輯先世遺言爲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嘗病論語皇邢疏蕪陋、蒐輯漢儒舊說、益以近世諸家及宋人長義、爲正義一書、未卒業、命子恭冕成之。君內行嚴整、步立笑言皆有矩矱、鄉人士望之以爲矜式。子弟或好博及飲酖者、必痛懲之、至禁絕乃已。與人交和敬以誠、不事諧謔。居恆不爲耳語、謂其近知故險汙之行。其學不堅持門戶。於河漕鹽筴大政、洞悉本末。嘗言河淮當分、河流迅急、足以刷沙、且免倒灌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仿轉般之法、於河北別雇民船、或用舊存糧艘、數年之後、重艘有朽敗者、不復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說。君歿十四年、望客金陵、與恭冕朝夕承事書局、始得觀君遺書、纂其世德。恭冕述君行、命爲傳、望不敢當史任、爰述事狀一通、俾後傳海內先賢者有所稽攷。謹狀。

《續碑傳集》卷七三

汪文臺傳　朱師轍

汪文臺字南士、安徽黟縣人。少從父崇勤讀、年十五父卒、居哀如成人。家故寒、母欲使習賈、奔而逸、家人遍索獲之於書肆、方觀書、乃復使讀、補廩生、以課徒自給、膏火所入、悉以購書、至晚年、聚書數萬卷、聞有異書、必假而讀之、博聞強記、深通經史百家。與同邑俞正燮齊名相善。正燮號博覽、而精深不逮文臺、每有疑義、嘗就正焉。正燮遍遊四方、文臺足不出鄉邑、郡試至徽郡、鄉試至江寧、一遊揚州、故正燮名著遠邇、而知文臺者甚鮮。文臺宗漢儒、其言曰、石經託之賈逵、詩傳假諸子貢、亂經也。謂虞書排偶、適雅頌重複、侮經也。臆見說詩書、鑿空寬三傳、誣經也。漢儒釋經義有疑、弟曰讀如某、不以己字為經、唐人正義雖傳注亦無輕議者。宋元以來、六經無完書、徒逞私智以騰口說、吾道之憂也。譔脞稿、又以論語邢疏疏略、因取證古義、博采子史、變傳依韓嬰詩傳例、作論語外傳。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謂有益於後學、然成於衆手、時有駁文、別為表識、作校勘記識語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函聘至揚州。文臺操方言、元不能達、嘗以筆談為設盛筵、無他賓、自坐旁席以陪。值英吉利犯上海、淮揚震動、元意不懌、文臺辭歸、元贐二百金。文臺以當道不知敵情、歸而作紅毛番英吉利考略。又嘗集輯七家後漢書、譔淮南子校勘記、皆行於世。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文臺弟子甚衆、程鴻詔、湯球最知名。

《碑傳集補》卷五〇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吳公墓志銘　彭蘊章

公諱式芬、字子苾、號誦孫、山東海豐人。先世自恭定公諱紹詩、以侍郎起家、代有聞人。恭定子壇、官江蘇巡撫、政績赫然、是為公之曾祖。公祖諱之勳、湖北安襄鄖荊道。父諱衍曾。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幼而岐嶷、博覽羣書。道光二年壬午順天鄉試舉人、充咸安宮教習、選授臨清州學正。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授職編修。戊戌五月、

宣廟召見翰詹、每日二員、有即膺外簡者。公蒙

特簡江西知府、補南安府。時粵東用兵、轉輸軍餉、以南安為後路、公措置裕如、民不擾而供億無誤。甲辰、授廣西右江道、次年、抵任、權按察使事、慮衷研鞫、務得其情。權河南按察使。越二年、擢直隸布政使、尋調貴州。

今上咸豐建元之歲、復調陝西、以倡捐軍餉、

賞戴花翎。癸丑冬、有

旨來京引見。甲寅、補鴻臚寺卿、提督浙江學政。明年、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鄉試監臨官、旋引疾歸、抵里六閱月而卒、時咸豐六年十月初八日也。生於嘉慶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公性和易、平居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必相規以道義、故自京僚以至外吏、莫不慕公之篤雅、而樂與相親。好金石文字、凡鼎彝、碑碣、漢甎、唐鏡之文、皆拓本藏之、於古人書畫尤工鑒別。善鼓琴、每訪山川名勝、必攜以自隨、雖處貴顯、其意趣泊如也。夫人劉氏、高陽望族、勤儉治家、待族鄰有恩、隨公宦轍所至、賙卹貧乏、助公善政。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九。累遇覃恩、封一品夫人。子重周、廩貢生、以縣生候選通判。次重憙。女一、適同邑陝西知縣張守嶠孫峋、庠生。重周等將以咸豐八年三月十六日奉公暨夫人柩合葬於城南徐家莊祖塋之次、而屬余為文以志墓。余與公為同年進士、知行誼為詳、不敢以弇陋辭。銘曰、

海豐世閥、令德遙承。篤生儒雅、祖武是繩。詞章流譽、經濟垂名。蕃宣四國、迴翔九卿。秩遷祕省、職典文衡。大猷未竟、沉痾遽攖。抽簪慮澹、易簀神清。素車會葬、千里馳情。澤詒後嗣、積善有徵。佳城永固、爰勒斯銘。

《續碑傳集》卷一七

沈子敦哀辭 孫燮

庚子十一月十七日、沈君子敦卒于京邸。踰月訃至、諸友會弔于其家、憫其未有繼嗣、中道夭折、父老而無以爲養、莫不仰天叫呼、泣如雨下也。君名垚、子敦其字、世居烏程之南潯鎮。予于戊寅、己卯閒始交君、時金君山甫館予家、君與盛君眉庵、紀君牛虔閒數日必來談藝、談必竟日始去。年纔二十許、英姿卓犖、議論常出人意表、予與山甫共推爲畏友。然性坦率、舉動多任情、見客不數語、輒搖頭作誦詩狀、又好直言忤物、自一二朋友外、咸以迂愚目之。君既被迂愚之目、則益自喜、讀書愈力、經史子集罔不溯流探原、而尤精輿地之學。地理以水道爲提綱、書之所載、千支萬派、棼如亂絲、讀者每苦昏眩、而不能遽解。君獨一覽了然、執筆爲圖、往往與古圖暗合。著新疆私議、謂國家開邊萬里、常患饋餉難繼。省餉必須屯田、屯田必講水利。某山出某水、某水經某處、灑灑數千言、如指諸掌。君友人王君亮生客京師、愛其文、刊布之。徐舍人松一見、歎曰、某謫戍新疆、凡諸水道皆所目擊、然猶歷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閉戶家居、獨從故紙中搜得之、非具絕大識力、曷克有此。爲之延譽公卿閒。會何侍郎淩漢視學浙江、歲試湖郡、校官上諸生優行、籍無君名、侍郎卻之、再上、仍不列君名。侍郎乃言曰、吾在京師、聞湖州沈垚學識爲浙江第一、而報優無名、何也。諸校官皆目上視、茫然不知沈垚爲何人。侍郎笑曰、校官所講者時文也、所急者贄禮也。沈生不攻時文、而贄薄、宜校官之不識也。遂拔君第一。于是鄉人爭願識君、向之目君爲迂愚者、乃更以君爲奇傑。時沈侍郎維鐈督安徽學政、聞君名、以厚幣聘請校文。明年科試、何侍郎擢倘書去、代者爲陳侍郎用光、尤愛重君、名仍第一。甲午鄉試、主司徐太史寶善得一卷、詫爲奇絕、以爲此必湖州沈垚也、榜發非是、愧甚、乃修刺謁君于寓、謝不敏焉。主司出闈先謁舉子、爲從來所未有。是年、君以優貢入都、姚侍郎元之有地志之纂、請君主其事。君遂館于姚氏。侍郎旋督浙江學政、君引嫌不從、獨留京邸著書。未幾、侍郎晉總憲、以言事降秩、有欲請君校文者、君曰、主人方失意去、枯而集菀、吾不爲也。自是修脯漸薄、旅況愈窘。君試南闈者六、試北闈者四、惟庚子一薦、卷終不售。君雖不遇、而所憂常在天下。嘗謂乾隆以來、士務訓詁、意欲矯明人空疏之病。然明人講學、倘知愛民、今人博覽、專爲謀利。又曰、士不好名而好利、廉恥道喪、害必中于國家。著論千餘言、與世常格格不相入。在京師六年、未嘗妄交一人。姚總憲既降秩、何倘書、陳侍郎及徐太史先後卽世、沈侍郎以老病乞休、惟徐舍人時時過從、知己寥落、恆鬱悒無聊、遂遘疾以卒、年僅四十有三。著有新疆私議、漳北滹南諸水攷、元史西北地理志攷、元和郡縣志補闕、文數十首。君之交游、眉庵最早卒、君至京師前一年、山甫卒。甫戒行、牛虔又卒。君雖窮困、常從京師寄錢䘏兩家之孤、其風義實今人所罕有。予嘗爲眉庵作傳、山甫、牛虔之卒、皆爲哀辭、致慨于天道無知、善人常偏受其厄。然三君皆有子、君獨斬焉無後、厄更甚於三君。豈君之才名稍顯、故折福愈甚。然則士必埋名里巷、不使一人知己而後可。嗚呼、悲夫。爰爲辭以哀之曰、

繄造物之生材兮、紛小大之不齊。拱把倘有所用兮、焉有千尋之木而棄之。彼大匠既羣睨其旁兮、曾不得邀斤斧之施。豈斧

柯之不在手兮，抑束于法而不能惟我所欲爲。惟科場之定制兮，防姦賾而法日以密。舍昭昭之可見兮，使索物于暗室。掩騏驥之形而使辨其聲兮，雖九方亦有難識。心知其賢而不舉兮，當局乃作旁觀之歎息。之子之見賞于公卿兮，謂科名可必得。壽十上而終無所遇兮，遂客死而不得返乎蓬蓽。身不遇其猶可兮，獨惜此著書之年歲。終日捉刀爲人兮，曾不暇爲己千秋之計。歎飢驅之惟坐一貧兮，竟不得獨行其志。念高堂之遠隔兮，望白雲而隕涕。妻猶守夫空房兮，子未生而遂絕其世。早知年命之不永兮，悔不忍餓于蓬蒿之內。旃蒙協洽之送別兮，予偕衆友而登君之堂。方期不數年而重聚兮，豈料遂判乎存亡。自古才人恆失職以死兮，惟愚者乃富壽而康強。足與翼之不能兼畀兮，君又何憾乎彼蒼。酹靈筵而一慟兮，仰視天之茫茫。

又沈垚傳　夏寅官

沈先生垚，字子敦，浙江烏程人。少受學於施北研國祁。北研孰於金元史事，故子敦喜研究金元輿地掌故之學。道州何文安督浙學，以庸獨羌掔微慮彭濮攷拔置第一。繼又以尙書古文攷、毛詩古音攷爲督學新城陳碩士侍郎所賞。甲午，以優行貢成均，時年三十有八矣。程春海侍郎嘗讀西游記，擬爲文疏通春廬宗丞跋所未盡，及見先生跋，歎曰：「地學如此，遐荒萬里猶目驗矣。我雖物才，未足語於是也。」嘗與張淵甫論禮服，往復詰難，百辯益堅，淵甫瞠不知所答也。先生初入京，館徐星伯家，後爲桐城姚伯卬校國史地理志，寓內城，閑出訪友。星伯爲烹羊炊餅，召張石州共食，劇談西北邊外地理，以爲笑樂。石州嘗戲謂先生生魚米之鄉，而慕韓耆麥。南人足不越關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爲精決學，而喜說宋遼金元史事，可謂三反。先生聞而軒渠無以易也。作字模範鍾王，而偏旁點畫必斷合於六書。當道州、新城視學浙江時，日照許印林瀚兩在幕中，嘗言鎮院得子敦卷，如辨古金款識，淺學者或不能盡識，輒傳觀以爲奇寶。至爲賦頌駢儷之文，則又精雅似六朝小品。蓋其多藝如此。性沈默，每當衆論鋒起，拈髭靜聽，若都不解。及客退，而發其乖違，斷斷不少假借。故於一時名士少所許可，人亦畏忌之，不甚內交也。庚子十月，以手錄所撰濟南渙北諸水攷及施北研元遺山詩箋初印本貽張石州，未一月而病且死矣，年四十四。所著有長春西游記跋、金山以東釋、落颿樓文集。

《碑傳集補》卷四九

二侯傳　陳澧

侯君模名廷楷，更名康，君模其字也。其先江南無錫人，祖金鉉遷廣東，爲番禺人。君模幼孤，好學，喜讀史。家貧無書，母張爲稱貸得錢買十七史讀之，久，卷帙皆敝。愛南北朝諸史所載文章，爲文輒效其體。阮文達公總督兩廣，開學海堂課士，賞其文，由是知名。後乃研精注疏，畢通諸經，而史學尤深。正史之外，旁搜羣籍，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注隋以前諸史。嘗曰：

國初以梅氏算書、顧氏讀史方輿紀要、李氏南北史合鈔稱天地人三奇書，論者謂李書未可鼎足。吾書成，其將取而代乎。又曰：注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又異。史例貴嚴，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羣書大備，注古史者遺籍罕存，當日爲唾棄之餘，今日皆見聞之助，宜過而存之。爲後漢書補注續一卷、三國志補注一卷。後漢稱續者，以有惠定宇補注。三國志杭大宗補注未完善，故不稱續焉。又以隋以前古書多亡，著書者湮沒不彰，補撰後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十書藝文志，而自注之。後漢三國成，經、史、子三部，餘未成。尤好左氏傳，謂近儒多尊賈、服而排杜解，然杜固有勝賈、服者。儒者說經當求心之所安，毋徒博好古之名。欲著書以持其平，亦未成。又治穀梁傳，考其涉於禮者，爲穀梁禮證。其餘羣經小學，皆有論說，多前儒所未及。又考漢魏六朝禮俗，貫串三禮書，書數十篇。爲人孝友惇篤，性兼狂狷，質直疏易，喜飲酒，招呼朋好，諧謔閒作，不治家人生產，至不識算子，惟以授徒自給。體氣羸弱，不離藥物，而讀書恆至深夜，亦頗以此致疾云。以優貢生中道光乙未科舉人，會試歸，發病，逾年卒，年四十。弟度同年舉人，時稱爲兩經師。

子琴名廷椿，更名度，少貧困，備書於外，夜歸置盤小几上，踞坐讀書，兒女雜犬環繞之不厭也。年三十七，始爲縣學生員，與君模同年中舉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試用知縣，分發廣西，署河池州知州。州縣官到任饋金於上官，曰到任禮；時節饋金，曰節禮。子琴以貧故，獨不饋，知府銜之。廣西賊起，河池州居萬山中，無城郭，子琴伐木爲柵，因山勢聯絡，堅固可守。又使民十家爲牌，民有從賊者，仿趙廣漢缿筩法，使良民告奸民，十得六七。南丹土知州差役莫應和以事被拘，上官命子琴鞫之，得實，將治其罪。時巡撫鄭鳴鶴命民團練，應和訴於府，謂出家財團練，而知州索賄。知府稟巡撫，巡撫奏之，將治子琴罪。既而審訊，知其誣，猶回護前奏，罰子琴俸。賊攻桂林，巡撫命子琴守城，宿堞旁數月，賊退，又命至梧州辦鹽事。子琴遂告病歸，甫至家，病卒，時咸豐五年五月，年五十七。子琴靜樸和厚，經傳洽熟，尤長於禮學。自大挑後，志在吏治，常讀諸史循吏傳及兵書。又以世風衰壞，采古書名言爲一編，曰述古軒家訓，在梧州爲賊所焚。其副本在番禺志書局，爲夷寇所焚，遂無傳焉。所著說經文刻於學海堂集。又通算學，所著書亦散失。三子，長培基，幼裕基，皆早卒。其仲炳基聞巡撫奏子琴罪，且不測，憂憤發病死。

陳澧曰：二侯君有兄名廷槐，更名廣，亦聰穎，而不以經學名，時稱侯家兩經師云。余與二君居址相近，常相見。在京師同居，下第同歸，情好最密。計自弱冠得交君模，始知治經，是吾師也。子琴則同志曰友者也。嘗與君模戲言：我後君死，當傳君。君模死，余爲傳，哭其殯而焚之。子琴死，乃爲合傳。嗚呼！使二侯君今猶在，年七十耳，而墓木拱矣，悲夫！

《續碑傳集》卷七七

張亨甫傳　姚瑩

張亨甫名際亮，建寧人。少孤，繼母撫之。父嘗賈鄭州，伯兄繼業。亨甫幼穎異，里中老儒李古山才之，其家乃使之讀。未冠爲諸生，與族兄紳、光澤高祖望、何長詔友善，肄業福州鼇峰書院。同舍生多俗學，亨甫視之蔑如也。陳恭甫編修爲山長，器之。道光三年，余至福州，亨甫以詩來謁。余曰：何、李之流也。子才可及空同，若去其麤豪，則大復矣。明年，沈鼎甫侍郎視學閩中，試拔貢第一。乙酉入京師，朝考報罷。京貴人及名士言詩者，無不知亨甫矣。新城陳石士侍郎延寓其家。曾賓谷鹺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飲，同坐皆知名士也。曾以名輩顯宦，縱意言論，諸人贊服，亨甫心薄之。曾食瓜子黏鬚，一人起爲拈去，亨甫大笑，衆慙，曾不懽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復不自知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曾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慨當時諸公好士而無眞識，曾不如其好色也，取一時名優爲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都中交深者，歙徐蓮峰寶善、龍溪鄭□□開禧、宜黃黃樹齋爵滋、益陽湯海秋鵬、山陽潘四農德輿，唱和尤密。六年，余至京師，從遊者久之。亨甫既爲朝貴所忌，試輒不利，自是歷遊天下山川，窮探奇勝，所交名賢幾徧。以其窮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發爲詩歌，益沈雄悲壯，至天才驂逸，情致緜邈，則其本色，而亨甫之詩乃大成矣。十八年鄉試，主閩試者途中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亨甫已易名亨



補中式，拆卷見其名，疑欲去之，副考申解而止。及來謁，果際亮也。主試愕然。會試復報罷二十年，余在臺灣，召之，亨甫喜，將渡海，及廈門，畏險，使人寫其親題詩寄余而返。聞鹿澤長爲甯紹台道，往依之，至則甯波失守，狼狽走江西，將至山東，不果，遂過桐城，視余家，訪方植之、光律原、馬元伯，而至湖北，葉方伯（敬昌）厚禮之。復之吳中，聞余爲英夷謀怒江南，奏劾，有閩人附和其言，亨甫憤甚，見某公而責之。計余赴逮必過吳中，棲遲以待。七月，余過淮上，乃從至京師。先是亨甫有妾蔣氏從在淮，及赴，余難留蔣於淮，屬其友。亨甫方店疾，扶病從余，止之不可，自投方舟。未已，余事白出獄，亨甫大喜，從余寓炸子橋楊椒山故宅中，延人治其病，而所患已深矣。京師諸公聞亨甫急余難，義之，過余者必問亨甫，而湯海秋及桂林朱濂甫（琦）、柳州王少鶴（錫振）、道州何子貞（紹基）、晉江陳頌南（慶鏞）、高要蘇賡堂（廷魁）、閩陳弼夫（景亮），皆亨甫故人，尤厚。疾革日，晨起自訂詩稾，屬余及濂甫執筆爲之去取，其夕遂卒，年四十五。余及諸君經理其喪，一時識與不識，爭致賻焉。余搆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以喪歸。亨甫詩已刻者，婁光堂稾、松寥山人集、南來錄，未刻詩文尚多，嘗語余欲編爲全集，卒後余收遺稾於行篋，將成其志焉。其妾蔣氏在淮浦，逾葬，聞亨甫歿，大慟，誓死守，或勸之嫁，乃削髮爲尼。一小婢，感焉亦從削髮。河漕二帥及善亨甫者，咸重其才，高其義，又歎異蔣氏，皆憐而資之，一時歌詠其事者甚衆。

論曰：自古名公卿，無不愛才。近世則延納才士，以爲已名，士利其財，亦爭趨焉。鄙者則面諛承奉，無所不至，此尚知有廉恥氣節哉？亨甫力振頽風，可爲矯矯矣。乃受其嘗者，不愧謝，而以爲恨，時人復被以狂名，使亨甫達而在上，風節必有可觀者。竟不一第，徒以詩名，是可悲也。亨甫内行甚篤，善事繼母，生平好遊，伯兄常資之，縱覽名勝。伯歿後，厚視諸姪有加，每言繼母、伯兄，未嘗不泫然也。里中前輩，闡揚不遺餘力，所交海内賢士，老不遇者，尤推揚之不絕，年長於己者，禮之必恭，少於己者，正言教誘，懇至其敦篤，如此嘗負大志，余稱其有經世才，人未之信。後見盧厚山、林少穆二帥，亦稱之，然後知余非私言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

徐君瀦人墓志銘　董兆熊

吾邑徐虹亭先生以上舍生中鴻博之選，一日之間，名滿天下，子姓番衍，代有聞人，而君則虹亭之弟半郇先生後也。始虹亭以詞賦顯，而半郇獨邃於經學，末年以羣經義分授諸子，諸子亦各世其學，數傳至君，而其業益精。君以宋儒之學研精性命，名物象數在其所略，慨然以漢氏爲宗，閉門攷索，不得其解，彌月不出，一朝得之，亦必數削其稿，而後屬之於簡。嘗以毛詩得列注疏，齊、魯、韓之不顯於世也，晉稡古書，刺其字句，苟涉此者，片義單辭，靡不甄錄，著古人之說於右，而自系其說於左，遇有沈晦，不憚數千百言，譬喻曉解，求合於聖賢之意而後止。久之書成，名三家詩述，凡十有六卷。其中異義，采苓之苓，從朱彝尊說，訓古蓮字，或疑山不得有蓮，君笑曰：太華峰頭固有池矣，蓮不當產其中邪？不然，而旱蓮之草，載於本草者自若也。又以有狐綏綏爲刺時君之詩，以狐比無道之君，引齊風雄狐之譏襄公，兼引左氏傳獲其雄狐指晉惠公爲證，論者卒不能難。於易則衍鄭氏爻辰圖說，而敷暢其意。於書有書古訓若干卷。君既專於治經，閒出其餘技爲詩，採源騷選，泛濫杜、韓、白、蘇諸家，事有不概於心者，激蕩其聲，抑揚其詞，以一吐其胸中之奇。世有唐衢，又不知若何痛哭也。它文章亦卓然可傳。惜君中年摧折，不及徧交當世賢豪，無有表顯之者，可悲也已。君性至孝，少失母，獨與父居。父遇之嚴，家貧無僕賃，使提壺出酤，小不如旨，大杖擊君，走避，噤不敢出一語。父既歿，言必流涕。篤於友朋，楊君秋泉著十家晉書未竟而卒，君藏弆補綴之。弟子經其指授，咸有師法可觀。君沒後數年，高第弟子陳君某思刻行其遺書，將經紀其家，教其子使成人，有足尚者。吾嘗觀古經生堅守師說，牢固不拔，雖極之躓跋顛頓，不肯輒背其師，而陳君遂欲如是，非特陳君之高誼，抑亦君窮經之效也。君既傳其家學，忌君者乃毀君曰：是固攘其祖作者。噫！信如此言，虞翻何以五世窮易，班固何以二世修史，而近世吳中惠氏、高郵王氏又何以世世治經哉？余辱交於君，遂銘君幽。君諱堂，瀦人其自號，吳江縣諸生。道光十七年九月日卒，年四十有一。娶顧氏，先君卒。有子一人，名曰某。越二年某月日，君之兄某奉君之匶祔於祖塋之某阡。銘曰：

三家之詩，君所治，旁涉易、書、常下帷。詩文佚宕，鏗金絲，性篤孝友，經人師。四十小苦，僅過之，如君者死，心然疑。晚有弟子撫孤兒，吁嗟徐君，可勿悲。

《續碑傳集》卷七一

何若瑤傳

何若瑤字石卿。少穎悟，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道光戊子舉人，七赴禮闈。庚子大挑二等，選海康訓導。辛丑成進士，殿試二甲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甲辰散館，授職編修。戊申大考二等，補授右春坊右贊善。己酉丁父憂，服闋，回京。癸丑丁繼母憂，歸，遂不出。甲寅紅匪擾亂，變起倉卒，擬團練不及，幾被害，乃微服走會城，圖剿賊。是時賊氛正熾，各賊目盤踞，其黨散佈村落者以萬數，又有賊艘千餘往來內河，隔絕城鄉，聲息不通，士紳之居鄉者皆爲所阻遏，不得出。乃與二品銜梁綸樞請於制府，開局城西，籌餉募勇，以爲之招。於是沙茭兩屬士紳稍稍出。乙卯正月，力集謀定，遂同官軍進攻，遣練勇直入大箍圍之市頭，扼其中樞，各鄉義民聞之，響起相應，不三日而諸賊一埽蕩平。於是復與紳士定議，移局南村，安集善良，搜捕餘匪。又改建局爲貢南書院，以總沙茭兩屬之事。大吏嘉之，擬請奬敘，辭焉，悉以讓諸同事。知縣李福泰深重之。丙辰延主禺山講席，並請總纂邑志，發凡起例，未成書而卒，年六十。爲人靜默恬淡，遇事鎮定有執持，沈幾觀變，不動聲色，事成而已，若無所與。獨未獲大用於世，識者惜之。生平勤學嗜古，晚年於陽明先生學若有所得，著有公羊注疏質疑、兩漢考證、海陀華館詩集、文集等書。

（《續碑傳集》卷一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

池生春　李棠階　張履　吳鋌　黃汝成　王柏心

曾釗　任雲倬　朱緒曾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楚雄池公墓志銘　呂璜

道光十有三年春，廣西學政乏員，於是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楚雄池公奉
簡命視學粵西。明年秋，當更易天下學政，復奉留任之
命。十六年夏四月，
天子擢公爲國子監司業，仍留視學如故。既拜
命，再踰月而公遂不起矣，是爲七月十日。前二日，璜入視公疾，公顧謂曰：吾滇以舟楫不利，故少書籍，幸陳文恭公爲布政使時，刊存正學之書十餘種，使士不涉於歧趨。又創舉書院義學數十所，所成就之材無算。余幸官公故里，思有以仰跂之，而力不逮，且遘疾矣，奈何。璜對曰：文恭公受氣厚，故耐勞。公宜稍自節。公徐又曰：陳公處事精密，不後於古名臣，殆不可學，其樸實則人皆可勉。區區此心，常恐負慚陳公，因以上孤
聖主也。言已，氣喘甚，不足以息，璜亦遂出。先是道光戊子，公爲陝甘鄉試正考官，事竣，復
命，奏對稱
旨，遂
命入直南書房。蓋
天子特以屬公，而不由廷推者。次日
召見養心殿，
上溫語曰：爲學須有體有用，仰不愧，俯不怍，能從此處下工夫，乃足以當大任也。公退而敬書於册。公諱生春，字籥庭，別字劍芝。其先山東登州人，今爲雲南楚雄縣人。曾祖諱湘，而乾隆戊申副榜諱映斗者，公之祖，郡庠生。
誥封奉直大夫曰瑤者，公之父也。公自初識字，有奇童之稱，年十二，補弟子員，明年，食廩餼。嘉慶己卯，舉於鄉。道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丙戌散館，授編修，嘗充壬辰會試同考官。公沈毅清愨，動止有儀法，以不欺爲本，以陶物振俗爲志，視人世芬華泊如也。課士先行誼而後文藝，其大指曰立志、曰修身、曰窮經、曰講學。又條爲子目二十四，曰塾規，刊萬本頒示諸生，蓋正學源流於是兼備。又刊朱子小學，擊數千帙，隨使車所至，輒分給就試者，令誦習之。士請謁，無或不見，見則首勉以植品，問所治經，心得何在，或袖詩文求審定，必詳指其利病，詞色煦煦，雖日數十見，無倦容。聞士有踰閑檢者，則痛懲之。於諸郡邑書院，必核其實，求所以有裨於學者，費不充，則與守土者議捐增，必足乃已。故事，太平諸郡土司所轄之民，惟佃種隸田者不許應試，其佃官田者，令退佃，乃得與考。其自種民田者，不在禁考之列。近時土官有他意，凡應試者，輒抑之，或飽其欲，乃錄送。土童不勝冤，則鳴於有司，鳴於上官，有走訴於公者。公廉得其實，以謂土官無聽訟之責，其小大獄皆流官主之，獨童試一端，聽其操縱由己，非政體，且非所以廣作人之化。隨具疏請改由流官主試，事奏入，格於部議，不果行。嘗采訪郡邑貞烈婦，得六百四十餘人，孝子二人，皆手書四字給之，示獎勵。然猶慨有所遺佚。見諸生未嘗不周咨之。公既惓惓於正士習，扶世教，而神識精徹，品第士高下，無不翕服。善摘發隱蔽，左右趨事者咸心慴然，不以此弛防閑，謂胥人之敢於作奸，恆由馭之過寬，乃得肆其志，而剔奸必自近者始。故於傔從及吏胥，先事告戒，臨事精覈，既事猶博稽不已。於是士驩然，謂自來最難絕之弊，至公無不絕也。性儉素，飲食服御如寒儒，臨財尤耿介，且嚴禁其下之多取，或以過廉諷之，不顧。於是士驩然，謂自來未釐革之費，至是亦無不革也。公體素羸，食又少，而勇於治事，凡所設施，審其可，趣其成，刻日計時，有人不堪其劬者。每試士，胥未及分，則已起啟閽唱名，既畢，雖夜未央，不稍假寐，終日坐堂皇，或周行試席，閱數百人作止無不在目中。卷經幕客分閱者，必親閱而後決去取，定甲乙，所爲告諭及判公牘批控詞，皆手自削之，纚纚數百言或千言，窮日夕之力不少休，以此事立辦，亦以此致疾。公嘗自言，奉
命視學之夕，焚香告天，苟此心有幾微不自持，入於暗昧者，身及子孫皆被殃。跡公所爲，可謂要而不忘者矣。所爲文純明平易，不喜作奇僻語，然會文切理，亦時以新藻發其摯思。嘗恭和
御製重華宮茶宴詩及上元後二日對雪喜成元韻，又嘗奉
敕書
御製詩集、經筵
御論。公書故宗柳誠懸、方嚴峭勁，然亦襟抱所流露，與古人同趣也。直南書房凡五年，荷
賜御書石刻及筆硯、書畫、貂綺、食物之屬甚夥。所記入秦日記一卷，直

廬記一卷、詩文剩稿四卷。嘗編輯節孝錄未成、欲選輯廣西人詩文集刊之、亦未成。粵人士聞公之卒也、無不哭之哀如喪其私親、然可以觀公入人之深矣。其生以嘉慶三年十月二十日、得年三十有九。配陳宜人、無子、以仲弟之子聯桂爲後。璜以文字辱公知、於公之歸瀕也、徵諸聞見旣實而預爲之銘。銘曰、

名臣步、名儒趨、或判然其歧視兮、公謂無殊指也。

帝鑒顯、神鑒徵、或絛爾其中餒兮、公謂吾永矢也。志維慤、力維果、雖天下重寄宜無弗舉兮、且從容而就理也。洪鐘萬鈞、聲小發已震耳兮、孰則廣其毀也。肅肅乎、公乎、偉乎、亹乎、乃如是止也。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池公廟碑　王錫振

南書房翰林池公以道光十三年視學粵西、涖事之日、揭示十二府州學曰、生春奉

命之日、焚香告天、使吾此心有幾微曖昧者、畀及其身、殃及其子孫。今與生徒約、必率吾教而列其條目、四曰立志、曰修身、曰治經、曰講學、又分予目、自始就塾及成學所宜、爲塾規二十四條。按臨各府州、攜所纂注朱子小學數千帙、散予生童之試優等及補學員者。輶軒所至、儀從闃然。及扃試、星旦啟門、終日肅然坐堂上、生徒呈卷於座、輒指畫其利病、言呴呴若藂塾之師弟子者然。然而性獨沈毅、生徒有舞奸及涉他事或訟於庭者、必按之法、不稍寬。其質秀愿有文者、或出遐遠、必導揚溫拊重佽給之、使就學。會城十二府州之士穰穰至桂林、書院至盈塞不能容、乃別拓榕湖經舍數十楹於榕湖之北居之。試兼經義、論策、詩賦、延承福呂先生璜掌之、其選尤嚴。錫振嘗得與焉。踰年天下學政當更、人復留公任。又二年丙申、以積勞致病、卒。公於燕閒生徒進謁者、必以體導之學。嘗爲錫振言曰、詞章之學廉、訓詁之學迂、必將明體達用、而後居則能有所守、爲潔修砥行之儒、出則能有所爲、擔荷天下而不憂於無術。錫振讀學政之官、天下所以爲木鐸之寄者也。天下之治、必先於士、王公卿詔誥之所不及者、士有薰被則民從之、學政者又士之羣仰而風焉者也。天下之學政、皆以其人、而治世不亦可致哉。我

朝承平百年、四海雍熙、膏澤醇美、而教士之效未詳。

國家以纂經及宋儒傳注著爲令、士皆誦習取科第、而能體於身心者鮮、一爲揣摩聲病之文、以期速化坐致顯榮。其閒一二魁傑之材、則工籠帨、習矛盾、自雄文詞。又其進而擊求訓旨、勘驗左證、互相標舉、見謂求是。舉凡聖賢傳道經世之書、悉不問其大義所歸、而惟支詞旁解是尚。蓋至士學離蕩若此、此天下之人材惡得而不衰邪。孔子教人之法、由小學以入大學、由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儒先發明之者備矣、粵西偏遠、士不爭風會、則錮於俗陋、而澆雜以干時好亦稀。觀於池公教士之言七、不可決然而有所向哉。錫振受公知先而沐公教尤篤、今公卒十年矣、行能無狀、將無以對公九原。鄉人士念公勤、爲祠以祀、余聞而喜、又懼若余者之感其德而忘其教、故獨著公論學之要、將揭於祠下、爲來者觀焉。公諱生春、字劒芝、又字籥庭、由編修擢國子監司業、卒年三十九。雲南楚雄縣人。

《續碑傳集》卷一八

李文淸公行實　王瓏

公諱棠階、字樹南、號文園、又號強齋。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河南河内縣之保封村、世力田。曾祖琮、祖成章、父賡颺、邑庠生。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母姬太夫人以嘉慶戊午二月十七日寅時生公。生之夕、夢居室前桂樹一株、大數圍而無花葉、寤而公生。幼不好弄、靜重如成人。七歲就傅、端謹不隨羣兒嬉戲。時歲饑、家貧屢斷炊、煙至歲終無升合儲。父嘗遠出貸友人升斗米、負以歸。公侍母忍飢以待、舉火、故公一生自奉儉約。旣貴、幣衣濯冠、敝車羸馬、終身如一日。祿入稍餘、則以恤宗族、贈姻鄰、賙故舊、振饑困、每罄所有而後已。嘗曰、憂患者、生之門、吾終身不忘忍飢待米時也。稍長、攻苦力學、每五更起讀、夜分始寢。父見其癯瘦、令少休息。公每夜以盆覆燈、聞父寢、卽啟燈潛讀。由是經籍淹貫、義理大明。乙亥、補郡庠生。己卯、中河南鄉試舉人。道光壬午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癸未、散館授編修。乙酉、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復任雲南學政。辛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甲午、升國子監司業。乙未、升詹事府右中允。十二月、丁外艱。丙申、丁内艱、喪葬動依古禮。己亥入都、仍補詹事府右中允。庚子、升翰林院侍講、旋轉侍讀。六月、充教習庶吉士。七月、充山西鄉試正考官、以發題錯誤、自行檢舉、部議革職、奉

旨留任。辛丑、充

日講官。壬寅、接任廣東學政。癸卯、留任。十一月、升太常寺少卿、仍留任。所至痛除宿弊、倡明正學。七月、河南中牟河決、公捐廉五百兩振災黎。乙巳、以再繼祖母艱去官、建家祠、立義塾、凡來問學者、開導警勉、娓娓不倦。仍歲薦饑、散米濟貧無少貸、旋因廣東學政任内取年老武生不

台例部議降三級調用。己酉、主講河朔書院、四方問學者益眾。庚戌、
文宗顯皇帝御極、
詔復日講之儀。又
詔内外大臣薦舉賢才、禮部侍郎曾公國藩薦公學術醇正、堪備講官。
奉
上諭、命河南撫臣查李棠階病是否痊愈、能否來京。蓋公氣體素弱、宿
疾屢發、丁未服闋後、曾以病請故也。時公患怔忡足、請醫治痊愈、即當
赴部、再奉迅速來京之
諭。後日講中止、公遂不起。咸豐癸丑、粵匪猖獗、九江江甯相繼失守、
上諭紳士會同地方官舉辦團練。公爲河北紳士之望、乃督民創各村
辦團、互相聯絡、名曰友助社、酌定條款、商之府縣官、刊諭曉示各里、勸
限舉行。商約未定、而粵匪已於五月二十一日由鞏縣渡河、盤踞溫東
河灘柳林中、四出搶掠、民心大憤。二十五日、河内武涉溫縣各村約於
二十六日攻賊於柳林。是日、公率村人往攻、沿途殺賊諜數十人。柳林
賊張兩翼出戰、而村民未習戰陳、乘乏鎗礮、遂敗北。然賊自粵西造亂
以來、轉戰數省、所至披靡、甫渡黃河、即遭截擊、賊鋒少挫。甲寅、以堵禦
功、
賞四品卿銜並花翎。公深以不能保護鄉閭、濫邀寵榮爲歉。後入直時、
摯
太后面詢得翎之由、公仍以無功受賞對。是年秋、河内以收漕事、民幾
致變、公妥爲調處、因以無事。辛酉、
今上御極、奉
諭來京、有學養深邃、老成方正之
褒。公深念主少時艱、正臣子竭力之時、即於同治壬戌四月入都。五月
十八日、疏陳時政之要、
上嘉其深識治體、剴切詳明、足資采擇。二十三日、補授大理寺卿。六月、
派充拔貢
朝考閱卷大臣。又上申明公論疏。十八日、升補禮部右侍郎。七月、升授
左都御史。八月、署理戶部尚書、專司順天鄉試貢院稽察。復
命時進言、治天下只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吏。今日之盜賊、即前日之百
姓、多由地方官貪虐逼迫、激成變亂。今非輕徭薄賦不可、而非擇廉正
之督撫則不能得人。因極言河南近日情形、及直省諸利病、皆持大體。

恭親王謂公不愧風憲、爲近來所未有也。閏八月、會商保甲團防事、公
陳三利二戒、利認眞、利簡便、利周密、戒張皇、戒粉飾也。十三日、奉
旨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具疏懇辭、
上不許。十九日、
賜紫禁城騎馬。時天下多事、
上勵精圖治、每奏對後、輒考及吏治得失、民生疾苦、盜賊起滅、往往移
時始出。公宿疾本未痊、一日以奏對時久、忽眩暈仆地、
上急賜人葠、賞假調理、
命查賜坐舊制、公固辭乃已。自後
召對、
上輒諭公先退、以示優禮。癸亥二月、調補工部尚書、又充
實錄館正總裁。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公自入樞府、贊襄密勿、類非外人
所能知。十二月、
慈禧太后手書砥德勵行四字以賜。甲子、金陵克復、加太子少保銜。
上諭以金陵克復、於論功行賞外、諄諄以兢兢業業與中外臣工相勉
勵。公與親王及同僚語、謂當設誠而致行之、久益不懈、勿徒作空言。恭
王深然之。次日
召對時、恭王反復陳交儆之義、公與同僚協助之、
上嘉納焉。二十五日、調補禮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十
七日、
太后垂簾、恭講治平寶鑑、公講漢文帝卻千里馬事、因復推言人主總
不宜有所嗜好、以啟窺伺之端。自是公每講後、皆推原反覆、歸於實踐。
惟進講時久、時形氣促、乃改派文尚書進講。十二月、
皇帝手書篤行不倦四字以賜公。入直書值雨雪、
上念公年老、特令太監於養心殿前扶掖。乙丑三月、恭親王被劾退出
軍機、公切念咸豐庚辛年間、内憂外患、華夷交訌、恭王獨力支持、除大
姦、定大難、卒奉
鑾輿眞安
神京。同治改元以來、雖未即太平、而東南底定、財賦有出、不可謂恭王
無功。至用人行政、閒有缺失、致滋物議、誠亦難免。今大局所繫、正須力
言之耳。次日
兩宮召對、因力言恭王非有心之失、嗣王公大臣會議、惇親王、醇郡王

亦各奏恭王未可遽罷，恭王乃再入軍機。是月覆試貢士，派充閱卷大臣。五月，僧邸在山東陣亡，公以朝廷賞多罰少，疆臣藐玩，懇切言之。奉上諭申飭各督撫。九月，文宗顯皇帝奉安，隨扈定陵。公自入軍機，軍書旁午，每早入直，日昃始出，每念用人行政有未安者，終夜不寐，憂形於色。十月，公以積勞病發，請假調理，上屢遣大臣問疾，命勿宣旨，蓋不欲以謝恩重勞之也。大臣問疾還復命，上問之，對病狀畢，且曰：屋宇、衣裳皆寒士本色。上爲之惻然。十一月初九日，薨於京寓，壽六十八。遺疏入，上震悼，奠醊，賞銀二千兩治喪，贈太子太保，照尚書例賜卹，予謚文清。自公初入翰林，即潛心理學，常手鈔湯文正公全書以自勵。乙酉在雲南，遇佟觀察景文講程朱之學，公與之論其旨，毅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癸巳遇新鄭王孝廉鈐於京邸，語連日夜，覺所學未得其要，乃相與講王文成、羅念庵之學。晚歲融貫諸儒，無所偏主，而潛修默勘，刻苦用功，要祇以聖人克己兩言爲把握。故凡問學者，皆以實做工夫勖之。壬戌入都，覲陳時政，首言臣在籍多年，自治之功未敢稍廢，蓋本其自得者以爲獻納之本，非空言也。原配和，繼配鄭、邢，並誥封一品夫人。子浵，恩賞舉人、郎中。孫積千、葆貞。丙寅，子浵扶柩旋里，三月初七日，葬公於村東先塋之次原。

《續碑傳集》卷一二

張學博傳　湯紀尚

張先生履，初名生洲，淵甫其字，江蘇震澤人。父以智，以純孝稱。先生其次子，齠齒安禮，元文樂飢，潛於榮願，泊如也。與同里張孝廉海珊請業，督過如古人相師友。遭父喪，柴瘠滅性，孝廉丞尉敕，始進溢米。終三年無弛容。授經自衛，學道日嚴，廉隅精苦中，陶然有性道之樂。嘉慶丙子鄉舉，久之，以教習注知縣，投牒改教諭，選句容。德業課士，著六箴爲程。燕閒講討，乃刳心繕性之誼。清寒瑩人，不嚴而栗，一時粹潔之士恆歸之。在官十八載，陶文毅、林文忠亟欽禮，兩膺卓薦，均固卻。年六十卒。先生岸容儀，修廾鬑鬑，任義若調飢，投以世好則懦退若怯夫。爲學有常課，守銖積寸累之訓，爲日問月學之功，昧爽而興，一妄不萌，深衣塊坐，孟晉追羣，詠歌先王之風，逌然忘其遲暮焉。是殆堅苦者亞，秋霜琨玉，瞻乎哲人已。著宗法通考、喪禮辨誤、容山教事錄、課經偶記、炳燭記及詩文等書。子三，均早逝。孫某，方伎自給，遇不酬學，澤不究躬，惘乎有餘悲焉。

《續碑傳集》卷七一

吳耶谿墓志銘　吳德旋

唐李元賓、獨孤申叔，宋王逢原，皆以高才盛志，蚤世殞命，然託於韓退之、柳子厚、王介甫之文，遂藉以不朽。後之人未嘗不追思而慕道之。今於吾耶谿之亡，乃不禁流涕太息，深悲而重有感也。耶谿幼時質甚鈍，年十一，性忽開悟，讀書過目輒成誦，下筆有老成之風。年十八補縣學生。道光癸未，耶谿年二十四，從余問古文法。予以所受於師友之說告之，蓋疑信半也。已而深信不疑。數年之閒，所爲文出予遠甚。然耶谿信予甚篤，其論余文，每不自覺爲言之過也。耶谿年三十而挾所業文入京師，諸公貴人頗有能知其文而爲之延譽者。然一應順天鄉試不售，未幾得疾，卒京師旅館中，年僅三十三耳。予謂極耶谿之才與其所志，必能遠追漢唐作者於數千載之上，以自成一家之言，而不意其竟止於是也。然今即其所就而論之，以視李元賓、王逢原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嗚呼，以如是之才，如是之志，而竟止於是，甚可惜哉，甚可惜哉。耶谿姓吳氏，諱鋌，陽湖縣人。大父琦，江西鄱陽縣知縣。父應庚，國子監生。娶某氏，無子。耶谿之喪，以某年月日歸自京師，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其友人王國棟先期以書來速銘。嗚呼，吾忍銘吾耶谿也夫。雖然，耶谿之葬，非吾孰宜爲銘者。銘曰：

已矣乎，與之以才而靳厥年乎。斯則然矣，而孰能厄其于百世之傳乎。

已乎已乎，知予悲者，後將有其人乎。

吳耶谿墓表　謝應芝

吳耶谿歿於京師，以喪歸。家之人發篋出其生平所爲之文。友人王守靜爲寫古文稿若干卷，而劉廉方寫所論文之書三卷以視余，曰：古文之法盡於是矣。嗚呼，自唐韓退之振東漢以降之弊，而得有宋諸賢，明歸熙甫破唐宋八家之藩而



本朝數君子與、如立表以當日、如呼聲於空谷、其應歷歷不爽也。然宋歐陽蘇爲兩派、而王介甫峙其閒。本朝姚惲派分、亦必有人焉起而參之、此余不能無慨於耶谿也。已、耶谿名鋌、陽湖人。曾祖偉業、祖琦、江西鄱陽縣知縣、父應庚、國子監生。娶程氏。始耶谿讀書不慧、及年十二三、操紙筆爲文章、驟驚其長者、將冠、補邑諸生、爲古文詞、從學於宜興吳仲倫先生。吾鄉三數嗜古之徒、皆師法仲倫、而耶谿爲第一入室弟子。耶谿爲人墳首、髮歷於眉、口吃語無音響。壯歲忽走京師、應順天試、日爲制舉文一首、效當時得高第者所爲、既絕肯之、迄試報罷、喀焉若喪、踰歲、臥病武陽會館中。一日大呼壁牀下有聲、同邸驚怪、奔視則死矣。嗚呼、耶谿爲澹泊滷悶之學、祇益窮困、一發憤求功名、旅死顛如是、其慘猶幸常所爲古文不至散佚、其可慰也。耶谿卒於道光十二年、年三十四。耶谿歿而廉方始師仲倫、又有程子香者亦師仲倫、前卒。守靜嗜學仲倫之文、與三人交善十餘年、來三人後先彫謝、而仲倫亦下世、守靜落寞無所嚮、能無仰瞻前哲、俯視來學、惻然有慨於中乎。乃屬余表其墓、系以銘曰：

昔在昌黎、羽翼六經、習之子厚、具厥典型、廬陵南豐、規矩準繩、眉山半山、曰纘曰承、粵若震川、曠代蔚興、望溪有作、碩大聲宏、海峰惜抱、緒衍桐城、吾鄉參與、荊川首起、茗柯大雲、固拓基址、余跂宥之、二三君子、君著文翼、覩厥宗旨、初月本師、源流一水、曰既知之、曷勿能之、而今已矣、然又何求、亦云千紀、余銘無夸、石泐彌恃。

《續碑傳集》卷七六

黄潛夫墓志銘　毛嶽生

余友潛夫名汝成、字庸玉、世爲嘉定人。黄忠節公族裔也。其暴疾亡、余哭視其殮、又爲文以祭、後又序傳其遺書。潛夫爲人仁厚豪邁、狀貌瓌偉、善辯說、戲謔、樂任人艱鉅、無親疏厚薄、苟當其意、告以緩急、卒累出千金不悔。而內行則極誠謹、無過差。平居衣服率節儉。其爲學自天文、輿地、厤律、訓詁以及水利、河渠、漕運、賦稅、鹽鐵、錢幣、莫不洞其奧賾、參諸世會、詳其所以利病得失、而爲文則又明博簡慎、知要。嗚呼、學問人材之衰、其賢者務殫窮於名物度數、邪尚氣節、至於設施張弛、激昂奮發、以求利濟、卒惟綜覈補苴而已。其明道術之原、知變通、壹出閎廓、動合體用者鮮矣。余窮於世、頗以冀潛夫或顯達、有所建白、爲不負學識、迺久困伏、遽喪、悲夫。始余與潛夫尊親子仁善、少時數往來其家、潛夫時年十三四、熟習文史、已博辯古昔賢姧治亂、後更潛閉深造。余遠游、歸輒累月留其家、益相從講說德業、閒或賦詩飲酒、登陟笑語爲樂。余性隘、文行豈無可議、嘗面折其短、潛夫則自少至壯、輩居獨處、無片言不足余者。聞余言善則幡然從、意不合則必積日逾時論定乃止。視余困亨如己、憂憤悅豫無弗同。又數濟余急而誠敬率有餘於財。其家世居西谿上、谿旁頗饒竹木、欲買田築室佚余老、雖弗果、意誼篤矣。昔惠子死、莊子曰自夫子之亡也、吾無以爲質矣。余自潛夫歿、居恆假假出入語默若失其宗、形然後知莊子之言爲悲。夫莊子達於死生存亡、曼然於萬物之表、而其言之悲猶若此、矧惠子之賢未必過莊子、而潛夫學行論著則實有助余者也。潛夫著書成者日知錄集釋、刊誤、古今歲朔實校補、文錄凡四十四卷。未成者春秋外傳正義若干卷。少爲縣學廩膳生、歲饑勸分、𣪠敍得通判銜、後入貲爲縣學官、選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憂未赴。娶秦氏、生子三、宗魯、宗文、宗英、女三、長字張修事。潛夫歿於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春秋三十九。以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爽號十二圖李圩。初、潛夫世父損之先生無子、以潛夫爲後。先生少與先府君同受業於錢少詹事、將歿、屬余志其墓。余故弟畜潛夫而往爲之銘。又潛夫亡時、武進李先生兆洛已爲之傳、世系皆具、略次其生平趣舍、遊從長言志余慟焉。詞曰：

垓埏爲隘兮附嶁是從、博學無命兮滔仁以凶、義爲其質兮德爲華、奚不遠兮隕厥躬、數逢其嗇兮匪其窮、安其藏兮歲窮而隆。

黄潛夫家傳　李兆洛

黄潛夫名汝成、字庸玉、太倉嘉定人。其先居今寶山江東鎮、忠節公族裔也。後遷嘉定者四世。潛德弗耀。曾祖曰國楷、嘗刲股以療其親疾。祖曰通理、考曰鍾、皆恢然長者。鍾無子、以母弟鎔之子爲後、即潛夫也。鎔字子仁、亦縣學附生、議敍主簿銜、有文行。潛夫器局瓌偉、而才識敏達、嘗讀書、自年十四五時、已博涉能文、逾冠爲縣學廩膳生、益有名。嘉定氣節文學自南宋來亮碩鴻奧、重於海內。潛夫少承家業、習聞鄉先生端緒、綜貫浩博、達於精邃。又善爲文章、論議閎整、敍事繁簡廉肉率中體要。學不泥章句、而務合體用。自古昔禮樂、德刑以及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諸事、參校理勢、損益遷嬗、而折衷於顧氏日知錄、條比義類及所以施設者、居閒復以聲音訓詁、名物度數之學集述爲春秋外傳疏、補諸經正義名實、益高尤爲今宮保兩江

總督安化陶公、今江西巡撫江夏陳公所知重。乃殫竭心力，以禮過肥，猝疾作，弗治，殞年止三十九。悲夫。黃氏世有穆行，其祖考好施與，凡遇饑饉，先出巨資佐振。潛夫性益豪達，輕財，喜蓄古書畫、碑刻、鼎彝、錢鏹，而族姻交友、鄉里婚喪急難，凡求者無弗應，幾耗其資之半。余頗以不節過之。然自少至壯，衣服飲食無改於舊，又猝以千金周人，困終無悔心與德色。比歿，郡邑識與不識，都悼惜而來哭者，輒歔欷抑亦賢已。始余聞潛夫名而材之，而余友寶山毛君生甫數歎美其學行。生甫不妄譽者。後潛夫嘗請余於暨陽書院，留信宿，聽其論識明瑋，達理道，益信生甫為知人，而決潛夫學可深造大成，雖頗憂其弗壽，而不虞其遽止斯也。嗚呼。人世利祿貴顯，不過數十寒暑，人之死生其閒者何限。自古鴻材碩儒，閒亦弗克永年，奚足致慨。獨潛夫有可自傳述於後世耶。余獨惜其志業未竟，子仁以年老遽喪賢子，且辱厚余，而僅一見已也。潛夫前已入粟議敘通判銜，後入貲為縣學官，選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憂未赴。所著書惟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衶海樓文稿若干首。子三：宗魯、宗文、宗英。余既重其人，又哀其志，生甫書來乞為傳，乃次序行事，使附於家乘後云。

又　黃潛夫傳　葛其仁

潛夫姓黃氏，名汝成，字庸玉，潛夫其號。余外祖母為潛夫祖姑，故亦為表兄弟。年亞余十餘歲，性情意嚮相親莫逆，往來尤密。潛夫家故饒，祖若父咸以醇德為善於鄉邑中，有義舉，輒勸議施舍。潛夫秉承家訓，能賙人之急，至不憚稱貸為之，幾耗其產之半。余嘗以聖人有父兄在之義規之，弗恤也。少溺苦於學，又留心經濟，於田賦、職官、選舉、河漕、鹽筴、錢幣有關治亂得失之故，一一攷證源流，務得真是。崑山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一書，服膺最深，綜顧氏同時暨後賢著譔，廣為搜擇，融貫條繫，成集釋三十二卷，刊誤四卷。又通曆算之學，為休甯戴氏歲實考、同邑錢氏朔實考校補各一卷，衶海樓文集六卷。左氏國語自韋昭注後，有宋庠校本，無作疏者，欲仿諸經正義條其微文奧旨，附於三傳之後，草創甫定，汔未卒業。嗟夫。以潛夫之學之才，使天假之年，必焯然有所表見於時，而僅止於是，可慨也夫。始議敘通判銜，後以入貲由廩貢生得安徽泗州訓導，未之任。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九。子宗魯、宗文、宗英。

王子壽先生墓志銘　郭嵩燾

監利王子壽先生既卒十有七年，其孫傳喬以書告言：大父之喪，請父無存者。傳喬年在童稚，邑人以鄉賢請，左文襄公又奏請史館立傳，大父為有傳矣，而銘墓之文闕然未具。傳喬生晚，聞大父之生，知交偏天下，內外文章道義相接，訖今無一存，存者獨有先生。傳喬念非先生無與銘大父之墓者，敢以請。嵩燾自少學為文，則知先生，而讀其樞言上下篇，以為懷文抱質，有道君子之言也。先生長於嵩燾二十年，是時年未逾四十，文章已冠絕海內，湖南北講論經史文藝，必歸先生，即有所述造，老師大儒皆咋伏，莫敢與並。先生亦自以其詩文啟誘後進，才儁見人一技之長，譽之不容口，推轂而策勵之，必使有所興發，以成其善。容接故人子弟尤厚，家無儋石儲，其急人之憂，嘗倍甚於憂其私。以其道德文章獨步江漢閒五十餘年。然先生遨攬古今，勤求時要，日思所以振厲一世之人心而厝之安，豈思以文士終哉。其始通籍，即乞歸養。嵩燾就詢其故，喟然曰：政敝民頑，盜賊肆行，承平日久，惟務以法律束縛馳驟天下，賢者無所用其能。吾官卑，濡忍二十年，得一郡守，自審無能為，不如歸而事親之歡也。先生言治術必達民情，言兵事必明地險，心和而氣愉，貌慈而言溫，與人處無不輸心感服，久而益相親也。誠得假手以效其尺寸，所施必有過人者。而自先生罷官歸，學益光，道益高，其心泊然不以榮悴曝見易其守。大帥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諸公，有事焉必就諮，有謀焉必待斷，而終不能以一官強使相就也。嗚呼，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孰使其志終不一發攄，而天下言先生者徒欷歔感慕其文章，亦豈先生之心哉。先生名柏心，字子壽，明季由江西豐城徙湘潭，再徙監利，居螺山。曾祖秉道，祖文模，父有端，並以先生貴，贈封如其官。道光癸卯科舉人，甲辰科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夫人楊氏，聊坐誦佛，有解悟，質不能文也，年四十卒，與先生合葬螺山之滿園。子家遇，荊門州學訓導；家隆，候選通判；家休，監生。孫傳喬、傳綬、傳治。曾孫忠海、忠訓、忠誠、忠禮。先生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歲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五月十三日。所著書曰樞言，曰導江三議，曰漆室吟，曰百柱堂詩，通若干卷，皆采行。未采者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六卷，文集二十卷。同治元年，上經綸言事入條，由雲貴總督銅山張公代進奉旨褒獎，詳家傳及所刊鄉賢錄。嵩燾為具先生之學行犖犖大者，揭之



於墓，昭示來哲，而繫之銘。銘曰：

其生先我，二紀相望，後我七年，乃貢於鄉。名聲夙馳，通籍蓋晚。浮湛郎署，任薄道遠。澹然南歸，播揚馨芬，昂霄躋景，大儒於文，莘莘學徒，門闌戶溢。淪而通之，道其湮塞。大湖南北，物望斯歸。孕包衆能，甯受羈鞿。自致其名，泰山北斗。仕則匪豐，其施孔厚。

《續碑傳集》卷八〇

曾釗傳 林伯桐 李黼平 儀克中附　繆荃孫

曾釗，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官合浦縣教諭，調欽州學正。釗篤學好古，讀一書必校勘譌字脫文，遇祕本或雇人影寫，或懷餅就鈔，積七八年，得數萬卷。自是研求經義，文字則考之說文、玉篇，訓詁則稽之方言、爾雅，雖奧晦難通，而因文得義，因義得音，類能以經解經，確有依據。[illegible]入都時，見武進劉逢祿，逢祿曰：篤學若冕士，吾道東矣。冕士，釗號也。[illegible]儀徵阮元督粵，震澤任兆麟見釗所校字林，以告元，元竊異，延請課子。後開學海堂，以古學造士，特命釗為學長，獎勸後進。（原傳）嘗因元說日月為易，為合朔之辨，在朔易更發明孟喜卦氣，引繫辭縣象莫大乎日月，死魄會於壬癸，日上月下，象未濟，為晦時，元以為足發古義，宜再暢言之，以明孟氏之學。[illegible]因著周易虞氏義箋七卷。（原傳）他著有周禮注疏小箋四卷，謂惟王建國，國謂諸侯國。賈、馬說是，引左傳師服曰，天子建國，注立諸侯，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注建國，封諸侯為證。又引詩周頌序，賚，大封於廟也，樂記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以駁賈疏豈王國未立先建諸侯之說。謂辨方正位，鄭司農云，正君臣之位，其說不可破。鄭君引召誥謂定宗廟，失之。周營洛原以均諸侯貢道，非有遷都之意，故周未東遷以前，宗廟皆在豐鎬。詩振鷺潛及黍離序可證。漢書韋玄成傳，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其親也。五行志董仲舒災異對曰，高廟不當居遼東，識原廟也。苟洛立宗廟，是原廟不始於漢矣。如斯之類，皆特精審。[illegible]又詩說二卷。[illegible]長洲陳奐詩疏中往往采其說。[illegible]又詩毛鄭異同辨一卷、毛詩經

文定本小序一卷、考異一卷、音讀一卷、(原傳)虞書命義和章解一卷、([illegible])論語述解一卷、讀書雜志五卷、面城樓集十卷。(原傳)歙程恩澤典試粵東、耳釗名、欲取作榜首、適釗持服、未預試。榜發後、恩澤邀釗飲於蒲澗、作詩云、我求明珠向南海、離朱喫詬驚愚頑、昆侖弟一未即得、羊鬚首捋緣希慳。謂釗也。釗好講經濟之學。二十一年、英人焚掠海疆、以鄧墳還督兩粵、番禺舉人陸殿邦獻議填大石獵德瀝滘河道以阻火船、墳舉以問釗、釗言易稱設險者不恃天塹、不藉地利、在人相時設之而已。入省河道三、獵德瀝　皆淺、由大石至大黃滘、水深數丈、三四月夷船從此入、當先事防之、以固省城、城固然後由內達外、墳甚韙之、委釗相度堵塞形勢。釗以大石爲弟一要區、糾南海番禺二縣團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防務、遂密。二十三年、墳謀修復虎門礮臺、釗進礮臺形勢議十條。已而廉洋賊起、墳以釗習知廉州情形、委釗與軍事、海賊投首。咸豐四年卒於家。(原傳)林伯桐字桐君、番禺人。嘉慶六年舉人。生平好爲考據之學、宗主漢儒、而踐履則服膺朱子、無門戶之見。事親孝。道光六年、試禮部歸、父已卒、悲慟不欲生、居喪悉遵古禮、蔬食不入內者三年、自是不復上公車、一意奉母、與兩弟友愛、教授生徒百餘人、咸敦內行、勉實學。(原傳)粵督阮元、鄧廷楨皆敬禮之。元延爲學海堂學長、廷楨聘課其二子。然伯桐抱道自重、絕不干預外事。([illegible])二十四年、以選授德慶州學正、閱三年卒於官、年七十。([illegible])伯桐於諸經無不通、尤深於毛詩、謂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爲毛詩學者當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因考鄭箋異義、爲毛詩通考三十卷、(毛詩通考自序)又著毛詩傳例二卷、([illegible])又綴其碎義瑣辭、著毛詩識小三十卷、皆極精覈。([illegible])他著有易象釋例十二卷、易象雅訓十二卷、三禮注疏考異二十卷、冠昏喪祭儀考十二卷、左傳風俗二十卷、古音勸學三十卷、史學蠡測三十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諺箋十一卷、兩粵水經注四卷、粵風四卷、修本堂稾四卷、詩文集二十四卷。([illegible])李黼平字繡子、嘉應州人。幼穎異、年十四、精通樂譜。及長、治漢學、工考證。嘉慶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昭文縣知縣、涖事一以寬和慈惠爲宗、不忍用鞭扑、獄隨至隨結、公餘即手一編。民閒因有李十五書生之目。以虧挪落職、繫獄數年、乃得歸。(文苑傳)會粵督阮元開學海堂、聘閱課藝、遂留授諸子經。([illegible])所著毛詩紬義二十四卷。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三。他著有易刋誤二卷、文選異義二卷、讀杜韓筆記二卷。([illegible])儀克中字墨農、番禺人。(府志附傳)以三日和方孚若南海百詠見賞於阮元。([illegible])道光十三年、廣州官窰大水決隄、巡撫祁墳命克中與官釗塞決口、兼濬靈州舊渠。克中親歷石門至蘆包河相度河水、三閱月而工竣。(縣志傳)卒年四十二。身後遺書燬於火、所存者爲劍光樓詩詞鈔六卷。([illegible])

(《碑傳集補》卷四一)

任漢卿傳畧　李[illegible]寶

君任氏、諱雲𧫒、改名雲倬、字漢卿。父授廷先生隱居桃鄉、晉榮晦耀、世咸推爲德長者。娶黃氏、繼娶陶氏、子五人、君居季、陶氏出也。幼不好弄、喜讀書、初從淩曉樓先生游、先生往粵、遂問經古於劉孟瞻、梅蘊生兩先生、學益進、尤邃於易。([illegible])([illegible])工楷法、草書宗安吳包世臣。甫

冠、朱虹舫學使拔取經古第一、補江都學弟子員、勤於探討典籍。與江都薛介伯（壽）、儀徵黃愼臺（[illegible]）、劉伯山（毓崧）、上元黃菊人（[illegible]）及余交最深、以學問相砥礪。每而月各出所蓺集學詁齋相質難、數年成十餘卷、君作多載焉。君尤重節義、家故貧、遇人有急難、走相救、唯恐弗逮。每歲春秋先師廟上丁釋菜、君必預日齋戒詣禮所、率同學修祝嘏、陳祭典及期、籩器用幣、羅列俎豆尊罍、大昕鼓𪔉、升降以節。一日、夢得一讖、告余曰、朝在秦、暮在楚、世人日日酣歌舞、謂脊義過激、揚城繁晉、恐有變不測。咸豐三年、粵氛不靖、將圍城、以太夫人不欲出、遂挈家陷城內。常忤賊、食日乏、妻茅氏病不起、以毀伏其尸、題云某某之妻死此。又云妻有四得、凍得餓得忍得耐得。又題七絕云、不是凡人不是仙、相攜稚子入滄泉（[illegible]）。蓋因母罵賊投井死、遂與二子投井中。僕王順、李福亦繼死於井。嗟乎、士人不得志於時、閉戶著書、課徒自給、雖悅親有道、已足傳矣、況夫與賊爲伍、目覩高堂危難、赴義不屈、更爲肯倫生視息、食盜跖之粟、易伯夷之清哉。君之五弟僅一子、名世祥、嗣爲後、以君忠厚傳家、力學不倦、敦行立義、天之報施雖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吾將於君卜之爾。

（碑傳集補）卷四一

朱緒曾傳　孫鈐　朱金牧附

江寧府志

朱緒曾字述之、上元人。幼耆讀、居鄰秦淮、盛夏時畫船簫鼓、不一顧也。從同縣諸生孫鈐問業、遂精訓詁。鈐字佩蘭、受小學於其父文淇、應試默寫爾雅、悉遵唐石經、爲學使胡文恪公高望所賞。每晨必誦經書、至老不輟。晚授徒洞神宮以終。陳宗彝金龍、博雅人也、與緒曾往還最密。緒曾作修利涉橋碑、宗彝爲篆額。龍著金陵待徵錄、嘗借緒曾藏書、每日晡同遊書肆、日有所得、互相考訂不少倦。緒曾舉道光二年鄉試、以大挑知縣分發浙江、補孝豐知縣、署武義、秀水、遷嘉興。梅里舊有三忠祠、祀明季王允昌、李自明、李士標、緒曾增以李毓新、爲四忠、重修朱彝尊曝書亭、復建清芬閣、以祀里之詩人、又得許燦梅里詩輯、命門人沈愛蓮續之、併付剞劂。二十九年大水、朝廷頒內帑給振、緒曾宣揚上德、紳民無不樂輸以救患、是歲有野蠶成繭之瑞。轉台州府同知、洊升知府。生平著述最富、其爾雅集釋、論語義證、續棠陰比事、皆經亂散失、今所存者北山集、昌國典詠、曹子建集考異、而金陵詩匯、則二千年名流韻語、搜采靡遺。且人繫以傳、志乘咸取資焉、當時助輯者甘熙、王肇元、吳繼曾、朱金牧。肇元、繼曾自有傳。金牧字錫侯、上元增生、嘉興王春漁得開有益齋煨燼數卷、江寧翁以巽於同治時知秀水縣事、景仰前修、曾命其子刋之、今編爲開有益齋讀書志是也。

（碑傳集補）卷四九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一

何紹基　王約　朱道文　林天齡　吴嵩梁　朱琦　鄭瓚
錢泰吉　許瀚　邵懿辰　許槤　陳潮　蘇惇元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貤封資政大夫道州何君墓誌銘

蕭少牧

君道州何氏、諱紹基、字子貞、晚自號蝯叟、前戸部尚書文安公長子。母廖太夫人。幼慧穎、擩染家學、試輒冠其偶。道光辛卯、以優行貢成均。乙未舉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國史館提調。己亥、癸卯、丁未大考俱賜文綺、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得士稱盛。君學於經史說文考訂尤研審、旁及金石圖刻、律算實事求是、識解精超。文宗先正義法、書根篆分、會通大小率更、顔魯公、北海、東坡諸大家、自成一體。性爽白、與人無町畦、見不善必面斥、改復如初、故人咸親其和而憚其峻。咸豐壬子、以侍郎張文毅公保舉、特旨放四川學政。顯皇帝召對、詢家世外、備及學業時務、移六刻始出。蓋已屬簡在矣。抵蜀任、士心翕感、文教蔚興。按部至南江縣、鄰懷江冤獄、河東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爭襲各案、皆據所聞見入告。欽使至、均如所議平反、繳結。又奉硃諭訪察地方一切情形具奏。君感知遇、直言無隱。權貴側目、謗議熾騰。卒以條陳時事罣議、鐫秩、時黄壽臣制府、樂彦亭將軍及士民殷挙挽畱、而君喜釋重荷、絶意仕進、角巾筇杖、縱探峨嵋瓦屋諸峯、飲酒賦詩、匝月忘返、旋去蜀、主山左濼源、長沙城南書院有年、薄游吴越、諸當事聘主揚州書局、校定十三經注疏、兼主孝、廉堂講席、士以得游其門相詡耀、遇佳山水、徜徉自適、同治十三年秋、寓蘇州、遘疾、遂不起、實七月二十日、享壽七十有五。生平誠厚端飭、深識古今成敗得失、慷慨敢爲。充提調時、擬遵純廟諭旨、纂辦三品以下各臣列傳、條例已具、政府執不允所請。夫表潛闡幽之盛舉、曠不修者將百年、一旦仔之有人、迺阻於勢之所不得崇識者爲是舉惜、又以謂君之辭提調爲非激也。西蜀距京師五千餘里、吏疵民患、得敢言者隨時入告、利病自昭。況輶軒有采風之職、舉其職而忌者、即多方擠之、俾不復振、豈吾孟子所云行止非人所能爲、固天耶。君自是勇於游、放於酒、毋亦其中有未慊者耶。所撰東洲艸堂詩集已刊行、古文雜著待梓。求書翰者所至綢素山積、東西洋諸屬國珍隻字若拱璧焉。官學政時、送捐軍餉、賞六品頂戴、隨帶加六級、以編修誥授中憲大夫。後以季弟紹京候選道、貤封資政大夫。配陶夫人、先卒。一子、慶涵、舉人、刑部郎中。側室王氏、王氏、陳氏。女四、長次四殤、三適仁和編修吳觀禮。孫七、維樸、副貢生、內閣中書。維楷、庠生。維棣、舉人。維榮、維頫、維幹、維植。女孫二、長殤、次幼。其孤慶涵即於是年扶櫬歸里、卜吉善化縣八都石人衝內苦竹坡之原、巽首乾趾、葬有日、涕泣具狀求余銘其藏。少牧與君辛卯、乙未兩次同年生、受業文安公門下、友諸昆如同氣。君恆以植品篤學交勉、暇則觴詠極歡。未幾、各以事散去、或累歲不得合併。追君罷歸、見之余、齒髦衰、君髮亦禿且白矣。因相約優游里社、續耆英眞率之會、而君乃遽止於是也。悲夫。不忍銘。君然銘君孰於余宜。其辭曰、

恭慎自將肝膽呈厥緒未竟屯其亨。窆藏幽、貽昌嗣英、吾銘信後貽完名。

何紹基小傳　林昌彝

道州何子貞師名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猨叟、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省元、丙申會試二甲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歷典福建、廣東、貴州主考官。視學四川、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奏參總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員、置承審官七人於法、闔闕快之、咸以爲天眼開。事詳富順朱舍人鑑成文集。師內行出於天性、處家庭間、恂恂孝友。其於學無所不窺、博涉羣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歷朝掌故、無不了然於心。嘗論詩以厚人倫、理性情、扶風化爲主。其爲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温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電、震蕩乾坤、騰驤變化、得詩家舉重若輕之妙。師論詩喜宋東坡、山谷、其自爲詩、直合蘇、黃爲一手。臨桂朱蓮甫侍御謂師詩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適如其意之所欲出、得吾師作詩之旨矣。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搜輯至千餘種、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子、草書尤爲一代之冠、海內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爲之紙貴。師作書執筆用懸臂、若開强弓勁弩、取李廣猨臂彎弓之義、故晚年自號猨叟。著有惜道味齋經說八卷、說文段注駁正四卷、詩文集十六卷、試閩草一卷、試黔草一卷、試粵草一卷、瓦屋山游草一卷。普化賀耦耕中丞題其詩草云：忠孝鬱至性、一卷三綱繆。行身式曾閔、餘事兼韓歐。世以爲确論。

《續碑傳集》卷一八

余輯師友存知詩錄三十卷、凡一百八人、作傳者約三十餘人、以交誼之淺深別之、東洲師小傳其一也。名曰存知、取王子安詩海內存知己之意。師謂此傳入木三分、直入班掾之室、可謂不負所知。蓋師爲昌彝己亥科鄉試座主、師恩深重、感不能忘、此篇由詩錄采出、以記大略云。

王君西嶼家傳　黃式三

曩日四明談經之士、在鎮海曰劉君星若、在慈谿曰王君西嶼。時君遷寓。劉君卒於己酉、王君卒於庚戌、時君存於今歲辛亥之春。式三於是歎知心之友爲少、而力維古學者之不易得也。春季、式三詣郡城修族譜、王君之子肅猷來、哀泣請作傳、奉其父之著作、曰詩學自怡錄、曰說蒙新附種義、曰段注說文私測、曰同文音義釋要、文鈔二、經其師柯訥齋先生所評、曰不遮山樓襍著。文後自訂者、曰不遮山樓且存草。詩鈔七、曰蓮心小草且存、曰吳山樵唱且存、曰雲岑餘草、皆其柯師所評。曰闡畦小草、則其後自訂者也。式三繙讀再四、知王君之學、爲寀其矣。君生平讀書、於漢儒酷信馬、鄭、而不偏護鄭君之失、無論馬。於宋儒酷嗜程、朱、而不偏護朱子之失、無論程。於近儒酷信段注說文、鉏非石之妄駮、段氏一一申之、而段書之闕者、誤者、攷出者、欲刪不刪者、一一釐正之。此豈指摘古今儒說以自表襮哉、心祇求其是而已。文鈔中錄與式三書言宋本朱子論語注之異、必遵守其定本。而與魏友雲浦書則曰朱子注易以元亨利貞之四德、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意。凡卦之彖傳、邵氏康節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而疑孔子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之方位。注詩則力斥古序、注論語則屏棄孔、包。春秋之春正月、或因爲改月改時、或復從胡說、因斥孟子之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有意出來作鬧。此皆後學之不能諱其誤者、如必袒護其非、附會其失、曲解遷就其疑而未定者、始猶別戶分門、終必黨同伐異、卒至敢於背孔孟之言而無所顧忌、皆由尊朱者之玉成其過。斯言也、抑何嚴且正乎。讀古今書能擇善而從、可謂不欺己。不媿一學以市於世、可謂不欺人。擴其資力之所能充、而不囿於俗學、可謂不欺天。與之諸不以己之所是拒人之所是、聞人有不是、諄諄然必使之共歸於是、心旣虛且公、而急於成人之美。晚近學者無是也。丙午歲、式三以斯言壽君、翻君星若、時君適病、皆以爲實錄、則君以是爲可傳也已。君諱約、字儆夫、少承其父五樹公之訓、穎慧異常人、性篤孝、居父母喪、哀毀盡禮。弟三人、從弟八人、怡怡一堂。其有客游異地者、君爲之兼理家政、無殊己事。受業於訥齋柯先生、情同父子。詣蘇州十年、校栞柯師蘭雪齋集、并校栞其外祖石壑余先生醉墨樓詩草、則君篤於外家及師門之傳授、洵爲不負。子肅猷述其父平日之立身行事、覼縷不能更僕數、要皆以不欺賅之。

《續碑傳集》卷七一

朱魯岑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先生姓朱氏、名道文、字魯岑。先世爲徽州婺源人、明初遷於安慶之桐城。祖某、父某、皆業儒不仕。先生幼英敏、善爲文、以經濟自負、凡天下利病及輿地險要、必一一窮其原委。年十八、應省試。時山陽汪文端公廷珍爲督學使者、奇先生文、取入縣學。屢試不售、遂棄去、乃大肆力於學。家貧、以授徒爲生。邑中賢士大夫有官於外者、常延入幕府、遂獲闖歷嶺南、江右以及秦楚。名山水多爲詩歌以誌其勝。年逾六旬、以母老不復遠出。時授徒於附近、以養親、飲酒賦詩文以自娛。當是時、同邑諸老或以經世自負、或以文章自鳴、各造其勝、炫耀一時、彼此讌集、各爲異說、高論不相下、或盛氣交爭。先生閉門埽迹、上下千古、拼學術之眞僞、窮陰陽之消長、以及歷代文章之正變、酒闌鐙灺、高吟莊騷、史漢、李杜、韓蘇及陸宣公、朱文公、陽明王氏之文、聲琅琅徹戶外。家徒四壁、怡然自樂。人有餽遺者、非其人終不受也。咸豐癸丑冬十月、粵賊陷桐城、先生奉母家居。賊至、見先生、以巨刃劈其首、先生高誦邵子上天生我之詩、責駡賊不屈。賊復以刃斫其頸、斷幾半、乃仆地、血淋漓被面。賊以爲已死、更他去。良久乃甦。時家婦及女孫數人已先投井中死、先生被創、猶奉母不倦。母臥病、衣不解帶、侍疾凡二十餘日、母以天年終。先生號痛如嬰兒、見者皆爲感動。後與孺人深入龍眠山中。時先生門人馬大令建勳避亂邑之東鄉黄家山、遂延先生課其子孫。穆因往謁、見其音容耆款、超然風塵之表、逾年乃受業門下、是爲咸豐丙辰歲也。先生少好老莊之書、論學則以濂洛爲宗、兼取金溪、姚江、不執一隅之見。生平所著、於詩、易俱有成書、詩文數十卷、城陷盡失。今以先生避亂數年之作、合前殘稾、編爲十卷。先生素不欲以詩文名世、存者皆非先生意也。穆貫薄才弱、侍先生將二載、朝夕聆其訓誨。痿疾時、猶諄諄以讀書窮理、務爲明體達用之學爲勖。今距先生之卒又五年矣、每思先生遺言、不覺愧懼交集。先生之卒也、以咸豐丁巳冬十月二十八日、距生於乾隆乙巳年正月初八日、春秋七十有三。娶左氏、子三人、長某、蚤卒。次某、次兆蘭。孫二人、長某、次某。兆蘭久客於外、穆家貧、未得爲先生卜窀穸。今兩江制府曾相國聞先生學行、慨然助白金若干、屬邑人甘君紹盤爲買山、貲以同治元年夏■月■日葬先生於龍眠山都家岔之原、孺人左氏祔。相國大書刻碑題曰、大清文學朱君魯岑之墓。穆於是稍論次先生學行、爲之銘曰、

斂其才、終未能施也。抱其道、無所矜奇也。樂天知命、不與世推移也。古之人與、乃周邵之風規也。高碣巍巍、千載下庶幾識吾之師也。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一



朱魯存先生傳　方宗誠

先生名道文、字魯存、桐城縣學生。性豁達、少有經世志。年三十、棄科舉、虛心高明、不求名譽。於造化之源流、萬物之終始、國家興衰治亂存亡之故、人事之變、聖賢修治心世之要、老釋元妙之旨、無不有以究其精微而通其奧眇。旣明其所以然、遂一順其自然、窮通得喪、死生禍福、不以動其心。觀世之智名勇功、蔑如也。喜飲酒、歌詩、工文章、好獨遊、倏然逍遙、得吟風弄月之致。閒發悲歌慷慨之詞、然事過輒忘、不以累其胷次。沖養有道、遯世無悔、識者以爲有陶靖節、邵康節之流風。先生雖不慕聞達、然於世事常憂深慮遠、見之於未然。英夷旣撫之後、先生時慮夫狡焉思啓之徒、不察

國家懷柔輯甯之深心、但見

朝廷優容包含、妄意我武不揚、而生覬覦。雖

天子留心武備、屢飭督撫提鎭治器械、勤訓練、又遣重臣觀兵江淮、特加黜陟、而爲有司者終居安忘危、以修飾虛文爲觀美。故探頗朝廷有以激昂。歷年久安因循之氣、而隱寓夫神搜霆擊、制馭不測之威權者、幾可以折姦萌而銷禍本。詩文之中、三致意焉。其後果有粵賊遘亂之事。先生又嘗與友人書、以爲亂之所生、有已然、有未然。其已然者、必勦絕之、並有以善其後、使其亂不至於再作。其未然者、當有以銷弭之、不使其盾火積薪、以至於不可撲滅。是其事皆取辦於良有司、而大吏得總其綱而通其變。是以人君之務、莫亟於得人。內愼擇輔臣、輔臣賢必能擇庶長、庶長擇佐寮、以次得人、而內職修。外愼擇督撫、督撫賢必能擇監司、監司擇守令、以次得人、而外職舉。方今天下雖未有目前之急、然而民愁兵懦、公私乏匱、綱紀陵夷、風俗薄惡、苟有心於世道、亦皆隱憂竊歎、欲事更張。是宜激昂久安怠惰之氣、而去姦任賢、由內及外、與天下更始。又以爲兵以義興、以氣奮、不可以小勝而喜、喜則驕、驕則輕敵、而或懈於防。不可以小不勝而懾、懾則怯、怯則畏敵、而不能復振。惟置勝負於度外、而始終屢疊以要其成、乃至仆而愈奮、危而復安、擧氣盛故也。然非紀律嚴而賞罰明、則亦無以肅軍政、而大作行閒之氣。今

國勢旣弱且貧、人心之渙散不相維繫、士大夫庸懦貪污、全軀保妻子、鮮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亂或息也、憂方大耳。知者歎爲深識之言。先生壯歲客遊、老始歸里。母趙孺人年九十餘、先生色養如孩提。咸豐己年、粵賊入桐城、先生以貧故未能遠徙。城陷、冢婦倪氏及孫女數人投井死、一子三孫俱被掠。先生見賊不屈、夫婦皆遇害。移時復蘇、坐地下大吟曰、上天生我、上天殺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逆賊焉能殺我哉。躬至爨下烹食以養母、血肉淋漓、不覺其痛。母卒、有賊感先生孝、奉錢二萬、先生不受。賊舁入房中、慰留之。先生與夫人相將出閉之戶外、賊亦歎息咨嗟而去。先生雖遭艱危、而氣益增。旣出城、日不再食、冬無縕袍、僂寠窮山中、意豁如也。氣象和粹、曾未見有歷容。皓髮朱顏、飄然出塵表、望之疑爲神仙中人焉。生平不欲人知、人亦無有知其深者。晚與閭里方潛、方宗誠爲忘年交、偁莫逆。其學精通老莊、而歸重於程朱。嘗戒人勿務空高、毀聖學、以害名教。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卒、慟母歛薄、遺命身沒無厚歛。門人馬建勳遵遺命、爲製棺衾焉。二子、三孫俱不在側。先生所爲詩文、多毀於賊、今存者若干卷。

論曰、吾往讀尹和靖、趙江漢兩先生傳、見滔德碩學、遭世亂、合家俱燼、子身流離、竊歎天道之不可究詰也。旣觀其遺書、世變而心不動、身九死而行不悔、是殆天之以禍患顯其學邪。易曰、碩果不食。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吾於先生見之。

《續碑傳集》卷七一

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君墓表　俞樾

光緒四年十一月己酉、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江蘇學政林君卒於官。

巡撫以聞、

皇太后以其在

穆宗毅皇帝時、曾預君嚌務成之列、緬懷舊學、有惻

聖懷、

璽書悼惜、

賜次子開棻爲舉人、異數也。於是諸孤奉其喪以歸。其明年十有一月丁酉、葬於侯官縣陣坂山之陽。先期具書狀走吳下、乞銘於樾。書至而君之葬逾月矣。銘幽之文無及焉、乃舉君行誼之大者、表於其阡。按狀、君諱天齡、字受恆、又字錫三、姓林氏、福建長樂人。其十世祖由長樂遷省城、遂家焉、而仍籍長樂。曾祖輔廷、祖逢春、雄於財、喜施與、耗其貲。父經光、能承其志、以舉人官黔中二十年、歷任劇縣、權牧守、多惠政。然性鯁直、不能事上官、年未六十、引疾歸。所得俸錢、輒以贍族姻之貧者、無誅金寸綿之儲、而稱貸者猶踵於門、解衣質錢以應之、無吝也。生丈夫

子三、而君爲長。幼穎悟異常兒、然以廉吏子、又少孤、一家十餘人皆恃
君生。母劉太夫人織紝以食。太夫人泣、君亦泣、機聲鐙影閒、邅如也。長
樂陳公學瀾以耆年宿德教授鄉里、知君之才、許以其子妻之、招之就
學、與以膏火之資。每語同學者曰、如林生者、豈長貧賤者哉。年十八、充
府學生、以詩賦受知於長洲彭文敬公。公授以儒門法語一書、曰、士先
器識、吾願子不徒以文章名也。君自是始博覽先儒之書、其所造益就
江爲近。然其論學曰、主敬主靜一也。而學者必從主敬始、則程朱之說
尤爲無弊矣。咸豐五年、應鄉試中式副榜。九年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
改庶吉士、請假南歸。主臺灣海東書院講席者兩年。臺灣縣大海中、風
濤洶湧、行者畏之。君與陳夫人俱往、舟至澎湖、颶風大作、砰訇漂射、波
而上、搖而下、釜甑皆毀、不能具食者五六日。同舟之人惶怖失措、有號
哭者、君手一編讀之、陽陽如平常。既至、立課程、校文藝、講求義理、陳說
古今、與諸生相勉爲根柢之學。暇則或爲歌詩以娛之。臺灣之俗、富而
悍、僿而不文、主講席者率鄙夷之、又以瘴癘之地、不久輒求去、無有勤
懇如君者。於是諸生咸大服、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同治二年、
假滿還
朝、散館授編修。瀋陽相國倭文端公方掌翰林院事、獨器重君、每與縱
論古今學術得失、未嘗不稱善。又見君所擬治安策四篇、奇賞之、薦於
朝、遂有
上書房行走之命。當是時、朝政清明、宮府無閒、而不得志者有所觖望、
從而媒孽之、意叵測。君力言於文端、又以書進、反復數千言、文端韙之、
事遂寢。越數日、廷臣亦有疏論是事者、不知君已先之矣。俄奉
命視學山右、所至嚴關防、杜弊竇。試之日、鍵內外門、禁僕隸出入。終日
危坐堂皇、食於是、飲於是、皆以一人於門隙傳送茶鋗飯筥、必驗也。閱
試卷遇有佳者、或字句有疑、則召而試之、以定去取。其或議論權奇、能
馳騁筆力、則文雖未純、亦皆甄錄。曰、其文如此、是非庸庸者也、收之或
可爲
國家得一士之用、棄之則鬱邑侘傺、蹟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而其甚者、
以跅弛之材、挾不軌之志、如唐之黃巢、明之牛金星、李巖、皆其已事也。
是尤可懼矣。君之所慮者遠、而所見者大、類如此。未滿三載、以
上書房需人、
召還朝、

命授孚郡王及惠王二子讀。九年、以贊善充江南鄉試副考官、闈中積
勞歐血、復
命前一夕猶歐血至升許。已而擢侍講、轉侍讀。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
用。政府中有知君貧者、議出之爲監司、
皇太后以廷臣品學無逾君者、
命在
弘德殿行走。君拜疏辭。疏入、
召見、
溫諭慰勉之。君感激流涕、遂入直、寅而入、申而出。每當天寒風勁、驅車
東華門、輪鐵碾冰雪中、轔轔然、霜霰騰蹂入帷、齒相擊也。君素有風欬
疾、至是益劇、然以
聖學爲重、雖甚病不敢以休沐請。
穆宗每閒數日、必問曰、汝欬稍可邪。十一年、轉右庶子、權國子監祭酒。
是歲
大婚禮成、
上始親政、以萬幾無暇、不能日御書房。君與同直諸公合辭言十餘事、
其尤要者曰勤
聖學、保
聖躬、罷土木。
上韙其言。未幾、有江蘇學政之命。君出都時、賦詩曰、三年講幄慚無補、
但願羣公輔
聖明。情見乎辭矣。未至江蘇、道拜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其視蘇學
也、與視晉學同。而遇士較寬、士亦無敢干之者。手書數百言榜諸堂、惓
惓以砥學勵行爲多士勸。又會同督撫言於
朝、請以太倉陸桴亭氏從祀
文廟、部議從之。故事、鄉試中式者、必自書年貌及三代名氏呈學使者、
謂之親供。由使者咨禮部、而吏胥卽因以爲利。江蘇尤甚。君嚴禁之、士
林稱焉。十三年冬、
穆宗崩。明年正月、
遺詔下、君自以講幄舊臣、不獲終事、一慟、北望擗踴、欷歔彭湃。每言
先朝故事、未嘗不涕泗橫流也。光緒二年、學政報滿、奉
命留任、於是視事如故。四年八月、自江陰行部至太倉而疾作。十月辛

未至松江、甫入試院、氣逆上不可止。或勸回署、不許、力疾行試事。至卒之日、天遲明卽起、手書四書文題四道、發提調官考試童生、猶以不克親蒞爲憾。午後尚進糜粥、與幕中諸友談文藝相酬答。薄暮小極、將就枕、甫登牀、奄然逝矣。手加膝、猶趺坐也。事出倉卒、故無遺疏、而事聞之日、

朝廷震悼、下

詔褒歎、賞延於世。蓋君直內廷久、其學行固

兩宮所深悉矣。配陳夫人、賢而太主內政三十年、咸有條理、故君未嘗一問家事也。子五人、長開章、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官郞中、次開棻、卽君殁後

賜舉人也、官內閣中書、又次開藩、開祐、開淦。女子子二人。孫一人、甫生。孫女二人。夫以君之賢、又爲甘盤舊學、後之過是墓者、宜何如矜式歔欷。自君視學江蘇、始相識、不足以知君之深、謹就行狀撮大略、刊貞石、詒來世。乃系以銘曰、

天啟

穆宗、聖神文武。稍平禍亂、乂安區宇。一二儒臣、日侍禁籞。啟心沃心、豈曰小補。懿歟林君、字量高雅。三十登

朝、通籍金馬。敬奉丹扆、親承

天語。出其緒餘、聲動朝野。三晉三吳、同被時雨。厥德之純、厥學之裕。雖嗇於年、垂曜千古。謂余不信、視此抔土。

《續碑傳集》卷一八

吳嵩梁傳　江西通志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年十五、卽以文字爲金谿楊護所知、結忘年交。未冠、赴金陵應

南巡召試、歸受詩法於鉛山蔣士銓、得杜陵宗派。出游吳、越、閩、詩名籍起。嘉慶庚申舉鄉試、官內閣中書、名振都下。青浦王昶、北平翁方綱、無錫秦瀛、蒙古法式善、錢塘吳錫麒並相推重。篇什流播及於海外。朝鮮侍郎申緯推爲詩佛、吏部判書金魯敬父子鐫梅花龕奉其像、並嘗置所爲詩卷。嘗於仲春日集其國勝流置酒高會、遙爲嵩梁祝壽、好事者繪圖張之。琉球陪臣向邦正奏請入監肄業、亦出嵩梁門下、學成歸國、奉使來朝者、皆以得其詩句爲榮。會

玉牒館議敘、嵩梁出知貴州黔西州、兩充鄉試同考官。兄崑榕工文榕篆隸、女弟素雲善繪事、崑榕子晃炌亦能詩、一門皆以文字翰墨著稱。

《續碑傳集》卷七七

朱伯韓先生傳　方宗誠

先生名琦、字伯韓、廣西桂林人。父鳳森、嘗知河南濬縣。嘉慶十八年、滑縣賊起、著守城功、有循績。先生少篤學、慕其鄉陳文恭公之爲人、毅然思以志節厲當世、不務躁進。其論學旨要、謂欲觀聖人之道、斷自程朱始、欲爲程朱、斷自去其利心始。所著辨學三篇、孟子說、貨殖傳書後三、致意焉。道光辛卯舉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官編修、改官御史。時天下承平久、上下習爲容默、士氣委靡、而言官尤不偁職。先生獨抱隱憂、著名實說、其略曰、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攷之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偁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之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慮、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謗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而無患、而其名又至美也。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矣。當其峩冠褒裾、從容正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沈深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撟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讓退三者、非果無用也。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惟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故可以鎭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倜然自以爲足、是滅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愿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遂數上章陳天下大計、與蘇廷魁、陳慶鏞時號諫垣三直。其疏留中、世不傳。先生自以不能遂其志、卽不能偁其職、亟告歸里。未幾、粵賊禍起、其言皆驗。家居團練鄉兵、助大府籌守禦。會賊中梟將張家祥慕義歸、羣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識其忠果可大用、以全家保之、後果爲名將、死王事、卽世所偁張國樑者也。先生以守城勞、議敘道員候選、再入京師。居踰年、之江蘇、復之杭州。咸豐十一年、總理杭州團練局。賊圍城、督守清波門、城陷死之。先生工詩、古文、以上元梅伯言郞

中爲師友、著有怡志堂文集六卷、詩集八卷。先生論事每持大體、務卹民方。用兵時、籌餉日亟、一切苟且之政競進、或嫌其言事目爲迂闊云。

論曰、道光間、諫官多不言事、自先生與蘇陳二公侃侃廷諍、而後風氣漸開。然禍機已萌、蘗久不可卒制矣。先生歸咎於謹厚廉靜退讓三者、自余觀之、特假其名而貌爲其似耳。又烏嘗有謹厚廉靜退讓之實也哉。

《續碑傳集》卷七九

鄭先生墓志銘　董兆熊

先生姓鄭氏、諱璜、字元吉、號瘦山、晚更號脊翁。其先爲歙之著姓、八世祖某避地吳江、遂爲邑之同里人。七傳至先生之考、諱士增、頗饒於貲、好施予、重然諾、鄉里稱善人。生五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少儻蕩不羈、騎屋棟、打細腰鼓、日與拳兒作劇、夜則篝鐙讀書、家世服賈、苦無書、得陸伯生廣輿記、狂喜、欲願、輒自鈔錄。母與姊方夜績、厭苦之、曰、欲作老博士邪、何馴馴乃爾也。鄉前輩袁徵君湘湄續竹溪社、先生投以詩、徵君器之、招入社、詩名噪一時。甫弱冠、補郡諸生、試輒高等、餼於庠、兩中副車。嘉慶庚午舉於鄉、北上不中第、家亦中落、乃偕朱先生鐵門同客嚴小農河帥幕府。使酒罵座、意有不可、瞪目直視、見俗客、不交一語、醉後歌謳、或唾茵席。嚴公頗優容之、使主雲龍書院、進諸生教以孝弟、務爲敦本之學。嘗獨行谿谷間、閒誦書辟瑱瑱出茅屋中、卯扉與語、則秀才崔君某也。策以經義、大奇之、問何不應試、以家貧對。先生爲辦裝、是年中高第、後爲名翰苑。客有以豚酒餉者、先生受之、謂其人曰、山中人勤於稼穡、益往勞之、其以餉我者餉之也。耕父皆歡抃、益勸於耕。已試春官、連上不中第、或入選揄魁矣、主司摘其小疵擯不錄、乃居京師充選人。始先生下第時、與友人出都、雨淫泥濘、意不欲行、友人趣之、車覆於道、先生傷股、步微蹇、至是某公目之曰、彼足之不良於行也。甚趨走上官前邪。斥不用、困而歸、仍客嚴公所。嚴公使謁某觀察、書與先生曰、見卽呈之、當不落寞也。先生謁觀察、嘖嘖曰、是何足慁乃公者。遽乘傳去。愾然念親之老、急返其家。時先生之父年且八十矣、母亦齊其年、先生承歡膝下、蒸蒸色養。諸兄有先歿者、父母或過時而悲、先生溫言慰解之、退未嘗不泣下沾襟也。父母歿、擗踴號慟、殆不勝喪、葬以其時、鄰家火、殲先生居、生平詩文草藁手鈔書數十百本皆燼焉。先生既無家、重以嚴公之招、復之河上。嚴公哀先生窮且老、代入貲爲校官、掣籤後卒不得官。先生顧跌宕自喜、益好爲詩、兼窮經學、著春秋地理今釋二十卷。盛暑之夕、諸少年納涼樹下、先生獨閉戶鈔書、少年多匿笑之。先生曰、諸君如日之方出、老夫直炳燭之光耳、敢自逸乎。蓋先生學益邃而氣亦漸平矣。暇輒憶所爲詩、追錄成冊、鋟諸木。工既竣、辭嚴公歸、優遊田里、樂與後進接、見有一善、口之不置、獨喜兆熊所爲儷體文、一日出文集命之曰、子爲我序、可乎。序成、先生喜、指示人曰、渠胸中所有、世豈能多得哉。雖先生之戲言、成就後學之心亦至已。是時先生苦目眊、猶觀大字書、後遂病、病至不起。語其子採所著三國志辨誤、箴書馳千里歸陳君廉叔、言不及它、俄而卒、壽六十有一。庚子秋、陳君歸自濟南、謀欲刻之、眞不負先生之託。兆熊於先生爲從表兄弟、而齒幼於先生幾三十年、又爲先生族女之壻、先生不居丈人行、仍畜兆熊、時過兆熊家、與太孺人從容語、言稱母姨、甚愛敬也。又攜太孺人詩贊揮太夫人編正、始集中。先生之惠其何敢忘、今嗣君鴻圖謀葬先生於九里籍字圩、新阡狀來請銘、兆熊其可辭。先生娶顧氏、善事舅姑、克相夫子、先二十年卒。子二人、長卽鴻圖、次麟圖。女一人、嫁王氏、早卒。孫一人、孫女一人。銘曰、

其始也豐、其終也窮。少負其氣、老喪其雄。廣文冷官、亦不可得、廬廬以孝廉終。室有賢嬬、能代子職、孝於姑翁。其不遇也、差彊於馮敬通。冢土崇崇、宰木蔥蔥、是乃鄭先生之幽宮。

《續碑傳集》卷七八

錢君墓表　曾國藩

君諱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先世本何氏、明洪武中有依海鹽錢翁鞠育者、遂承錢姓。厥後徙居嘉興、代有聞人。至文端公而益大。文端公諱陳羣、以侍郎

子告、特加刑部尚書

晉贈太傅。君曾祖也。祖汝懋、早卒。本生祖汝恭、安慶府同知。父復、大興縣知縣。君少而苦學、潛心孤往、從兄曰儀吉者、字衎石、博通羣籍、早有高名。君事之、師友之間。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蓋自弱冠後遠近已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衎石以翰林改官戶部、擢御史、給事中、久處京師、其後客游廣東、汴梁。君則以廪貢爲海甯州訓導者近三十年、與給諫君離多合少、而書問叢沓、咨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枝、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尚論前哲、評隲時流、雜以嘲詼、鄙譏窮極理趣。故二石



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給諫晚而搜刻經說、刊正訛謬。君自中年即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冊、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周、一字之舛、旁求衆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嘉慶中、海內猶尙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乇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義理、不薄考據。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根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飭人紀、誦述先德。給諫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馨而詒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冊、

高宗賜題十詩、發還原冊、并書清芬世守四字。逮文端公致仕還鄉、

高宗寄賜冊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此錄、具載君臣賡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著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勖後人孝友於弗替。其敘軼事、述彝訓、懇懇乎懼來葉之遺墮、有味哉其言之也。咸豐庚申、辛酉之際、粵賊縱橫浙中、君展轉兵間、最後由江西以達安慶、國藩乃獲與相見、以飄泊兵間、偷得骨肉完聚也、則爲之破顏一喜。語及世事滄桑、邱墓成毀不可知、則又蹙焉以悲。其明歲同治二年十一月廿日、卒於安慶旅舍。將歿、猶以先世文字之責未得及身整理爲恨、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已。君配胡氏、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出爲家兄學源後、前卒。次應溥、以拔貢官吏部主事、軍機處行走、加四品卿銜。君以子貴、累封朝議大夫。女六人、孫七人、孫女三人。君所著又有學職禾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稿、亂後板燬。古今才智之士、率思大有爲於世、其立言常雄駿自喜、若文章不求雄駿而但求平澹、德業不求施於世而但求善於一身一家、此殆非智者愉快事也。具無所不能之才、斂之又斂、彌晦焉而彌愉快、則其自得於中者必大矣。夫自得之學、惟君其庶幾哉。

《續碑傳集》卷七九

嘉興錢先生家傳

先生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先世本何氏、居浙之海鹽甘泉鄉、養於邑錢翁、爲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承錢氏。數傳寖盛、至先生曾王父贈太傅文端公益大顯。王父汝愨早世、以弟汝恭子嗣、曰復官大興縣令者、先生考也。先生早敏學、年十八補嘉興縣學生、四年食廩餼、又十年、以數困鄉試、援例爲校官、及選海甯州學訓導、年甫三十七也。總角爲詩文、即縱橫馳騁。受六經後、好聚書、簽排甲乙。大興公顧而喜、舉所藏書數千卷畀之。大興公喪、奉母沈太恭人扶歸。伯父某試之詩文則喜、又舉所得語溪吳氏藏書數百卷悉予之、且謂其從兄衎石曰、善誘若弟。自是先生日就衎石論學、禾人稱曰錢氏二石。自少至老、兄弟摩切數十年弗少衰。衎石者名儀吉、以名進士官給事中、海內所稱心壺先生者也。先生既高材、躓場屋、自樂校官、不復就試、肆力爲古文詞。其要本於性情之眞、養之以正、不爲偏雜、故氣和而體醇。其精尤在牋疏考證。自先世遺書外、遇善本異籍、非力所必不能得者、悉購藏、或假錄焉。在海昌三十年、及以子應溥封、老將去、又爲州人擧主書院數年、有書數十匱、大半丹鉛所勘訂、於四庫名籍幾偏。兩漢書、元文

類尤精校者、目爲曝書雜記兩卷、百餘條。自道所得、成一家言。海內學者及藏書家爭購傳之。爲校官、厲身敎正士習、海人翕敬愛之。大府討吏將以薦擢、則力辭謝曰、吾祖父皆久縣官、貴政在民、吾故知縣令難爲也。後其友馮柳東將辭校官爲縣令、先生作書極尼之。然於民生利病講權深至、大府廉其才、嘗以開濬備塘河事屬之。先生舉民所不便者爲牧言、斷斷往復、辭不預開河事。既而牧乃大服。於貞孝節義尤亟表揚、勸修學宮、集餘貲爲海昌備志成、舉所得應旌義者節孝千數百人達於大府、再三必得請而後已。表鄉農朱輿仁聘妻張殉夫事、旌於

朝。及爲州張氏作適孫攝重議、時人尤服儒者之敎。先生雖海壖司鐸耳、而四方學人莫不聞其所著述、期皆足以信今傳後。於雜記、備志外、嘗輯家譜及淸芬世守錄、海昌學職禾人考。詩文曰甘泉鄉人稿者卷二十有四。咸豐壬寅、海氛起、在海昌日讀書不輟。庚申、粵賊陷杭、乃辟海鹽匿跡深鄉。常、蘇變陷及嘉興、猶守先塋不忍去。子應溥自京師亟馳歸、乃請渡江、行痛哭告墓、至澉浦泛海、息餘姚、遷慈谿。賊再圍杭、破紹興、慈之郵港火光徹霄、復倉卒登海船、艤上海、達九江。時辛酉歲暮矣。明年、應溥爲湘鄉相國招襄戎幕、迎奉養於安慶。於是先生老矣。自遭寇亂、頻年顛沛江烽海濤、澒洞之餘、而神明迄未衰、居則校讎經史、猶日有程。湘鄉幕府東南彥會所集、先生至而樂之、謂鄉中無有也。癸亥十一月、官軍復蘇州、語應溥曰、我其可歸守先隴乎。時已病甚、踰月乃卒、年七十三。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爲先生兄友泗後、先卒。次卽應溥、以己酉選貢朝考、用吏部小京官陞主事、軍機處行走。拯與應溥同直友善、以先生年譜郵京師、乞傳志、弗可辭。嗚呼、我

朝監於明季學術之蔽、國初大師實事求是、斬爲有用。比末流蔽又生、求能劬學明先緒者、蓋亦希矣。拯於先生、覩所著述、歎其懃懃問學、而見其大不遺其細、抱其殘闕、參互考訂、而壹歸於本原、孝友虛心實力、以畢世而不移、故樂敍其學行以爲之傳、且與天下爲學人者同質論焉。馬平王拯撰。

王拯撰《甘泉鄉人稿》附錄

錢警石先生傳

先生姓錢氏，名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浙江嘉興人。太傅文端公之曾孫也。少有異才，與其從兄衎石給諫儀吉相砥礪，日有文譽，郡人咸稱錢氏二石云。弱冠時，山陽汪文端公試嘉興郡，得先生文，詫爲逼近眉山，拔冠曹偶。然先生少年服古，文多奇崛，屢躓秋闈。道光乙酉秋試得而旋失，時先生年甫三十五，自是不復應舉。逾二年，選授杭州府海寧州學訓導，攜所藏書萬餘卷，皆少所披閱丹黃者。偶檢仇山村金淵集有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廨之室曰可讀書齋。官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挈教安瀾書院，又七年。海寧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其去。先生少好深湛之思，中年以後，慕梅子與之爲人，以讀書養性爲務。嘗繪冷齋勘書圖以見志。公務之外，讐校經籍，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朱墨迭遺，點勘至十數周不倦。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元文類校勘功力尤深。每閱宋元以來版本至十數種，皆蠅頭細書，標錄於本書上下方。尤善爲詩、古文辭，深得古人淵雅之詣。所與吳越耆舊及當時名賢相與抵掌上下其議論，莫不心折，以爲其學不可以度量窺也。先生抱用世才，深自退藏，官海甯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先生名上，先生力辭之。顧大府廉知先生能，遇地方事有關民生利病者，必屬州刺史與之商榷。歲在丙申，將開浚備塘河、杭嘉湖道宋公洙首以相屬，先生采訪輿論。時刺史李曉村甫下車，先生以民所不便，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先生持論不撓，乃作書詳析論辯，辭開河事不預聞。刺史旋熟思先生言，重索前書觀之，乃歎服。暇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深相勸勉，而訓於家者尤以培養元氣爲本。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而引伸之曰：行發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晚年避賊氛，哲嗣應溥奉先生寓居安慶西城。應溥在節相曾公戎幕，一時名賢輻輳，自曾公以下多時相過從，先生願而樂之，論談娓娓不倦。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 殿本對校，至是猶借其書日校數葉，盛暑不輟。逾年寢疾，遂卒於此，年七十有三，是爲同治癸亥冬十一月也。所著有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清芬世守錄二十六卷、曝書雜記二卷、海昌修志采訪日記四卷、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子二人，長炳森，甲辰舉人，考補 景山官學教習，先先生卒。次應溥，己酉拔貢，現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孫■人，皆能守其學。

蕭穆曰：先生以壬戌冬寓居吾郡，明年春余始謁先生於城西寓所，聆其言議，與篤雅書①子也。是年秋，穆府試被黜，先生悄然不樂，穆屢請業於先生。是時學使朱公方奉 命按試吾郡，先生力勸暫輟所學，留意舉業。穆旋以舊爲文一冊呈閱。時先生猶力疾以蠅頭朱書評其得失，未竟而先生棄世。卒前數日，猶呼余字問其哲嗣子密曰：敬孚已入學否？嗚呼！穆以迂拙窮困於時，而先生獨引而教之，勤勤懇懇如此。疾中余屢見之，猶力疾出語移時，再三喘乃罷，是亦足見前輩之古風，不再見今世矣。先生之學行具見其哲嗣子密所編年譜，其討論經籍文章具見於集中，故不著，獨以所聞見私淑於先生者，書其大略如此。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二

許印林先生傳　楊鐸

先生名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幼博綜經史及金石文字。年逾冠補博士弟子員。道光乙酉，道州何文安公視學山左，許先生詩古文，拔貢成均。次年入都，主文安公寓邸，得與公子子貞太史交，互相攻訂，於訓詁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書籍，精審不減黃蕘圃、顧澗蘋諸君。平定張石舟、河間苗仙露、新安俞理初，皆昕夕過從，以學問相切磋。仁和龔定盦推爲北方學者第一，其見重於時如此。會

武英殿重修字典，徵先生校錄。書成，敘得州同銜。乙未北闈中式舉人。五試春官。庚子，主講漁山書院。濟甯修輯州志，刺史徐樹人中丞聘同膠州牧馮集軒爲總纂，鐸亦與分纂，朝夕共硯几，始悉先生尊甫蘭齋封翁爲先叔祖魯生公官日照時門下士，遂得讀封翁所著說詩循序、大學中庸總義諸書，知得力於庭訓者多矣。後選授嶧縣學教諭，旋以憂去官。丙午，河帥潘芸閣侍郎延校定史籍考。時山陽丁柘唐年丈、魯通甫孝廉、海甯許珊林太守、秀水高伯平明經，皆與訂文字交。鐸亦幕游袁浦，觴雨重逢，蹤跡甚密。子觴嗜金石，有所得，輒共爲審訂，每於經史中得左證，古之益友，直諒多聞，非先生其誰與。己酉，山西楊墨林以桂氏說文義證屬校栞，書未成，病患偏痺，局移贛榆青口鎮，養痾里門，猶力疾校理。咸豐紀元始蕆事。迨壬子、癸丑，粵賊東竄，捻氛又熾，道路梗塞。鐸雖援例指發江蘇，然音問不相通矣。丁巳，伯平惜先生文稿散失，因錄所存，彙刻一帙，曰攀古小廬文。庚申，賊入南清河，板燬於火。辛酉八月，賊北入登萊，穿東境，越日照。十月，又至，先生所藏書籍、碑版，俱化煨燼。幸至戚丁君少山勸避於邑北磴山，得免於難。越十有二年，同治壬申，鐸需次金陵，有自山左來者，詢問先生蹤跡，云已死矣。鐸復搜得零文碎義及尺牘諸篇，輯爲補遺。德清戴子高見之，歎其考證精當，吉光片羽，皆可寶貴，因并付手民。所著更有韓詩外傳勘誤，槀本存趙撝叔處，儻合而刊之，又所深冀於博雅者也。鐸與先生通家世好，交垂三十年。先生之文雖不待鐸以傳，然揚推之心，曷云能已，遂略述梗槩，諗後之君子焉。

論曰：國家用人之途廣矣，以科名顯者，率以帖括勝，經史束之高閣，雖職居清要，雅訓之不識，句讀且誤，離焉。次則六曹縣令，以不學躁進之材，承衰弊之後，治不教之民，巧計謀工，權算無怪，姦民猾吏愚而弄之。先生學有根柢，實事求是，若以臨民，舉春秋以決獄，刑罰中，禮樂興，何愧古良吏與？惜未得設施，惟溯祭酒之家學，推闡其旨趣，以研摩經籍，著述且多散失，傳者僅是編而已，悲夫。

《續碑傳集》卷七九

邵位西墓志銘　曾國藩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粗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麾家人避出，圖延宗祀，遂絕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爲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

天子下詔褒䘏，然後知賢者遭難，親在則出避，親沒則死之義之至衷者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縟色繁聲，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朝章國故，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諏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酣恣而不厭，久暱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靡顧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尚阿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峭直，由是嚮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既罷歸，則大覃思經籍，纂著尚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鏗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通論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惟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王父又曾，父宗羲，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某，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殁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三日亦卒。嗚呼傷已！於是國藩命順國與其壻鄭與僕具位西衣冠，葬之杭州某鄉某山，以余恭人及順年祔。銘曰：



蜮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爲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歷東南之塗炭，仁聖與螻蟻而同捐。著述盡其傷盡，僅弔灰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續碑傳集》卷五四

許府君家傳 譚廷獻

許府君槤，字叔夏，號珊林，浙江海寧州人。祖充仁，父士斌，嗣伯父士廉後。生而絕慧，讀書能推究民物，與弟楣篤志經術，精治六書，尤明律學如窮經。嘉慶二十四年舉優行貢生，遂舉鄉試中，道光十三年進士，直隸知縣，未赴，官議修國子監金石志。書成，改知州，選山東平度，始莅事如老吏。有叔父與從子訟遺產，歷二十餘年不決，府君引之前曰：爾爭財，久貲不貲矣。訟不決，財且罄，盍思之。訟者思之，則曰：今官惟爾中分之，惟均。訟止。河漫州田，遂逋賦多逃亡，則勸佃作，且墾且治。河逃者遲久歸田，不歸主。開大河一，支河二，州不病水，賦大入。善治盜，高海者獨身手長刀，人莫敢近。捕人田文員與抗，方以事繫釋之，名捕海刀，仗接久之，海刀落，就禽。文員中傷死。李美亦自獄出，捕劇盜孔大烈，得之於是。平度幾無盜，牧平度八年，鄉有疑獄，大府輒以畀府君，無不結正。或平反者，而平度無留獄。尤留心屍傷痕損，訂洗冤錄詳義，宋慈惡父以來，始有定本，天下刑官皆師之云。任淮安時，久不雨，巨室田在上流，遏水源下游，田悉槁。嘗貽前知府刻石，曰：水大則開，水小則閉。府君曰：水大則堅於鄰，水小則不下注。吾不能欺，今易之：水大則開，水小則開，勿龍斷也。道光二十九年，濱江東大水，濱江田舍成巨浸，府君嚮鎮江，知府上官日，即部分數百舟，載災民入城，內外祠廟佛寺既偏，則爲苫蔽之，比冬水落，乃貲之歸。婦嬰全活尤衆。府君曰：在舟中親見纍屍浮水下，余任事先三日，始可多活萬人也。守徐州，日河決沛縣，民未沒者山居露宿，多爲艇餌，親櫂小舟犯溺活之，請大吏振之，衆拯十萬人。他郡好義者載麥助焉。權江蘇糧儲道，方改海運，散遣內河水手，部勒周密，以無譁者。府君吏事精敏，然日不廢學，洞明古篆源流，研精說文解字，以爲吾一家之學也。寢饋久，羅致海內已刻未刻諸書，而以鈕樹玉、王筠釋例、句讀爲絕詣，纂說文解字統箋巨編，高數尺，未寫定，寇亂散佚，別纂識字略，依韵戢音，非初志也。攷定金石文字，手自鉤撫古均閣，寶刻錄，行世不及十一。府君工篆隸，書埶茂密。與弟楣辛未齊名，又通醫術，博習羣書，往往校正刊誤，有咽喉脈證通論，倪氏產寶，徐評外科正宗。咸豐閒，兵事大起，府君流寓轉徙，淪失書策，時已篤老，神明不衰，年七十六卒於如皋。服官垂三十年，興革利弊，必果鉏惡，必嚴居勞怨之地，恆人所不堪，毅然任之。讀書力學，亦好爲其難，鉤稽務盡曲折，書書不悉傳，承學之士惜焉。子誦恆，舉人，考取中書，署長蘆鹽運使，誦嘉，鎮海學官，誦宣，拔貢生，江蘇江寧知縣，誦咸，早卒。頌鼎，原名誦年，舉人，今官山東平度知州，溎祥，原名誦禾，昆弟皆以優行登賢書，繼府君後，士林嘆爲廑見。長孫景福，四川保寧知府，曾孫某某。

年家子譚獻曰：珊林先生儒林大師，以六書名其家者也。獻少交景福於京師，後與頌鼎同舉於鄉，溎祥讀書杭州，尤相得，習聞遺書散失，後尚多校錄善本，亦獲讀於二子也。獻於先生云私淑丈者矣。治平度最久，民免於水，治田大獲，麥秀兩歧，且三歧，先生不以瑞告，與農氓相安無事。今同年生頌鼎嗣先德牧此土，遺民當益親，古有理縣譜傳之孫子者，許氏當之矣。

《續碑傳集》卷七九

陳東之家傳 楊亢

君諱潮，字東之，泰興陳氏。生而穎異，立志果銳，學必精研而後止。弗至弗輟也。游於京師，大興徐星伯先生見而重之，延課其子，鉅公爭識其面，由此顯名。當是時，都下有十二才子之目，而君實居其一，因得徧識瑰奇偉傑之士，所學益進。問音韻於吳伯盃先生，盡其緼奧，愛唐李陽冰篆法，每晨起必作篆三百字。尤精於許氏說文，自二徐以及錢段諸人之異同，無不畢究。凡經史箋疏、諸子百家、詩古文辭，口誦手披，靡閒寒暑。道光辛卯，中順天舉人，會試不第，乙未卒於星伯先生家，年三十五。遺著若干篇，尚未付刻。子二人，長譜，邑諸生，次謌，出嗣伯父後。

論曰：余遊京師，與東之傾蓋訂交，東之歿後，星伯先生爲之殯斂，與同人謀歸其喪。余慨然願任送柩之役，由水路行六十餘日，舟破者再，屢瀕於危，幸能安抵泰興，致諸友賻財於其家，戚黨鄉里咸都中人士之義，復醵金五百權子母，以贍孀孤。其時譜、謌尚幼，已知哀毀，譜能寶護父之手澤，謌亦慧敏，並有以慰祖母之心，僉謂東之有子。今果績學，善屬文，謀刻遺書，嗚呼，東之真不死矣。

《續碑傳集》卷七九

蘇厚子先生傳　方宗誠

先生名惇元，字厚子，桐城人，國子監生。五世祖紹眉，好學宗朱子，國初隱居不試。父埜，敦善行，仁和邵員外懿辰誌其墓特詳。

先生天性孝謹，少失怙，客遊養母，極孺慕之誠。母卒，哀禮交致，不入內，聽樂食肉飲酒者三年。葬祭必精攷禮經、國制，爲安厝錄、家祭約儀、宗祠規儀，敬謹遵行，其後廣之爲四禮從宜一書，修於家以正習俗之非。乾嘉閒海內學者以博綜爲聲，號曰漢學，力毁程朱，獨耆儒方植之先生著漢學商兑明辨之。先生年三十餘，心好朱子學，名其堂曰儀宋，復師事方先生，博究儒先之言，凡少異程朱者皆不取。最後篤好張楊園先生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六人，楊園書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閒，而精詳親切殆尤過之，體用兼備，巨細畢舉，因纂訂年譜，奉爲儀刑。經學文章宗方望溪侍郎，以爲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宋以後文之合韓、歐、程、朱爲一，而純正動人有心得之實者，惟望溪。於是又編輯望溪年譜二卷。先生爲人嚴正守禮，家甚貧，一介不妄取與。嘗佐治粤東，有關吏持重金屬爲請事，先生峻拒之。里居值道光戊申、己酉水災，佐邑令籌畫拯救，鄉里因得實惠。嘗慨天下政事之美敝、風俗之淳澆、士習之浮實，皆由於學術之邪正。學術正則能陶成人才，取德行之士以任官爲政，則教化端而風俗淳，風俗淳則國治天下平矣。後世法敝，棄本取末，不察其德行而攷其文藝，其文又爲無用之空言，故弊不可勝述。著有選舉私議，藏於家，雖不可盡行，要之以務實用爲本。道光三十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人以先生應，固辭不就，論者以是科先生爲不愧云。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先生卒，年五十有七。所著又有遜敏錄、欽齋劄記、文集、詩稾、尺牘、題跋、課蒙津指，藏於家。二子：求莊、求敬，俱縣學生。

方宗誠曰：余弱冠時，從玉峯許先生聞宋儒學。先生長余年十七歲，聞之先施下交焉，見余所著甚稱道，而深勗以力行，尤諄諄以無染雜學爲言。余欲以師禮事之，先生不受，而切劘甚至。今二十年，碌碌無所成就，而先生卒矣，悲夫。

《碑傳集補》卷三八

校記

①書子：似當作「君子」。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二

呂緝熙　鄭獻甫　湯鵬　朱琦　魯一同　汪士鐸　湯球

呂敬甫傳　方宗誠

君名緝熙，字敬甫，壽州安豐人，遷居六安。父錫疇，世積善，人俾積善呂氏。君幼穎悟，志趣越儕輩。既長，讀司馬溫公、程朱諸儒書，及國朝方望溪侍郎文，益奮然興起。或勸以應舉求仕，則曰：學不足，無暇及也。是時正學輟講，久誇議羣興，君怡然受之，曰：吾生平隱過多矣，或天假人言，以示之罰乎。篤行潛修不怠。太倉王學博寶仁、六安徐工部啟山皆好古學，一見知君賢。嘉興沈公維鐈、順德羅公惇衍視學安徽，首重君，諭士子讀書勵行，以君為則。而羅公兩至六安，撤防後必造廬訪焉。所著書名求志編。其論學曰：學者心欲下而志欲高，心不下不能求益，志不高不足任道。有願學孔子之志，而又有詢於芻蕘之心，則無患學之不進矣。又曰：鑒以空而明，心以虛而靈，有成見者心之蔽也。讀書觀理，無往而不窒矣。又曰：道無定體，學無止境，君子之心安有自足時乎。又曰：負意氣而為善，久則必衰，難則必阻。又曰：饕者炊其下而覆其上，懼其洩也。好名之念，德之洩也。君子慎之。又曰：廉讓，美德也，以己之廉形人之貪，則入惡之讓而過情，則人厭之。君子弗為。又曰：盛氣以責人，人亦盛氣以應我，兩相持而言不入矣。善責人者使人說其言、感其責，故從之也輕。又曰：將有施於人，必思其反也。將有責於人，必察其情也。又曰：為善必思其所繼，立法必計其所窮。又曰：分人以財，必與以可受之名，斯為厚之至。又曰：同氣也而避嫌，執友也而言恩，皆薄道也。其論治曰：為治莫先於正君，莫要於舉賢，莫重於立教，三者得而天下平。又曰：真才難，全才愈難，擇而用之則不足，教而用之則有餘，君子之用人也，裁其所已能，增其所未有，去其所不可，故君子之門多才。又曰：教士重而取士輕，教法立，雖取之不善，其得人也猶易；教法廢，雖取之不苟，其得人也終難。又曰：用人者擇於先，非防於後，防其我欺，是使之欺也。不以誠待人，而望其誠於我，豈可得乎。又曰：法立則弊生，法密則弊巧，恃法以禁私，未有能濟者也。論立言曰：古者為文以明道，後世為文以說人，以文說人，其人可知，其世亦可知矣。又曰：凡言無關於法戒，妄言也。有其言而無其行，亦妄言也。服古未深而說經，辨義不精而論事，皆妄言也。其日省而戒諸。羅公甚推其書，以為似明儒呂氏。君為學勇於自信，嘗謂周秦諸子之精說，有宋儒所未及者，輯諸子述醇一書。又謂宋賢語錄辭不雅馴，欲潤色二程書為二程法言，皆未免賢智之過。然性好善，聞異才必親訪之，有來學者，飲食衣服與共，兄弟親戚黨體親之，財物未嘗計公私，有餘輒以濟窮困，義舉必身先，謂門人曰：為善則智慧生，不為善則障蔽生，吾於道蠡明善之力也。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四十有九。門人程鴻萬字鶴秋，六安諸生，有學行，咸豐四年粵寇入六安，鴻萬避亂山中，晝夜哭，疽發背卒。論者謂不愧先生弟子云。

論曰：余少從友人方子春所見君求志編，始知君名。其後君卒，六安[illegible]學博鄭致其書於吾友戴存莊，存莊命為訂正。君書多格言，惟論性則誤，曰：理者氣所為也，無氣則無命，無氣則無性，天命之謂性，命之以氣也，率性之謂道，率之以氣也，乖謬往往如此。余惜君早死，處僻之人因其謬而并棄其是也，故節取其言以著於君傳云。

《續碑傳集》卷七一

象州鄭君傳　陳澧

象州鄭君字獻甫，其名避文宗舊諱，以字行，別字小谷。祖、父皆力田讀書，為諸生。君年十五入州學，後十年拔貢中舉人，又十年中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請假歸。丁父母憂，遂不出，掌教諸書院。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掠象州，欲殺君，旋舍之。其後復遇賊於途，劫其衣裝，并失所著書。咸豐七年，君在桂林省城，賊攻城急，走平樂，走封川，皆有賊，遂走廣州省城。是年夷寇入城，君走仁化，轉徙東莞，十年夷事定，復至省城，總督勞公崇光故與君交好，延君掌教書院。未幾，辭歸廣東。官吏以君為總督上客，餽贐豐厚，君皆不受。至桂林，復掌教書院。廣東巡撫郭公嵩燾奏君學深養邃，通達治體，請飭赴廣東差遣委用。君上書廣西巡撫張公凱嵩，以年老求奏免。張公復奏君品高守正，足勵風俗，請

賜五品卿銜。君為書力辭，而疏已上，得

旨如所請。君具五品冠服，望

闕謝

恩畢，匯而藏之。象州亂後，民失田契，官失糧冊，訟獄繁興。君請於官，命民呈田數、糧數，總算符舊額而止。鄉人服君忠信無欺偽者，於是官給印照，訟獄遂息。君天資高朗，耿介豪邁，發言行事，純任自然，談笑譏貶無所避。生平無嗜好，惟好書，終日不釋卷，博覽強記，十三經注疏校勘



記皆有評點，尤熟諸史，爲文章貫串古今，直抒所見，絕去修飾。所著法論曰：開創之世，所以治於承平之世者，其法簡而易行也。承平之世，議法者好以一己之私心度萬事之私弊，法未行而豫設一法以待之，法既行而又增一法以制之，法或窮而又創數法以救之，問之民，不能悉也，付之官，不能記也，惟積爲塵牘，以供狡猾老吏上愚官而下剝民。同一事也，一人賄吏，吏曰法可；一人不賄吏，吏曰法不可。如是則吏之權且在宰相上。其儲材議曰：以科舉取士，以資格用人，以簿書考吏，謂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例，但得其似人者，即足以辦矣。士無論有學無學，皆可干名；人無論有才無才，皆可當官。天下舉知其然也，僥倖於名，奔競於利，游士滿世，濫官滿朝。夫豪傑之才不可驟而得，氣節之士則可預而養也；救時之術不可強而爲，經世之學則可勉而通也。天下之人才不在於上，則必伏於下；不出於正，則且入於邪。如今之法，不足以得天下之大才，且足以壞天下之小才也。其士策曰：農商百工之事，士不得暇爲；公卿大夫之事，士又未得爲，然其所以仰事俯畜者，猶夫人也。籍之以空名，收之以定額，而聽其紛紛自謀營求，多則廉恥喪矣。故天下愈多士，天下愈少士。愚謂今之三場，當分爲一，初場二，覆試，皆以盡一日爲限。初場試以制藝二篇，其無文理、無文法者去之，則千人可去三四百人。次場試策二道，一問經，一問史，其不知注疏、不知事實者去之，則千人可去六七百人。後場試以詩賦各一首，其格不諧、詞不當者去之，則不過留數十人而止。州縣以此試而上其籍於都會，都會以此試而定其數，歸於學，餘仍爲民。如是者三年，都會以此試而上其名於禮部，禮部以此試而第其等，授之以官，餘仍歸學，罷去舉人之目。其在學者咸有餼，而不材者黜爲民，則養之不苦其多；中第者皆有官，而不能者歸之學，則祿之不患其濫，較之聽其紛紛自謀者何如哉？其學宮議曰：今之學宮，乃古之所謂孔子廟；今之書院，乃古之所謂學宮也。今之國子監猶存古法，而今之國子生徧天下，皆由納粟而入，發名成業，固有終身未至者。其餘鄉學但有孔子廟耳，非學宮也。其教職當作奉祠官耳，非學師也。學師之名，其殆主書院者尸之乎？昔潮州學爲之師者，趙德也；慈谿學爲之師者，杜醇也。豈嘗命於吏部哉？今以古之祠官爲學師，而以古之學師爲山長，名不正則實愈乖，但掌名籍，營糗脯，而不知教學爲何事。其山長雖有師、有弟子、有堂、有齋，亦各緣膏火而來，天下事之厖不舐者，可勝歎哉。其權論曰：大吏所以侵州縣之權者，恐官病民也，而不知大吏侵州縣之權，則民又輕官。官病民，有上司之制察，有下民之控告，知則去之而已。民而輕官，則風俗大壞，雖有賢守令，亦困於積習，其弊必至決裂而不可救。故欲伸大吏之權，莫如侵州縣之權。其治盜說曰：重州縣之權而授以兵，留州縣之賦而饒以財，寬州縣之課而責以效，盜之初起，令能急治，何至有聚千萬人而橫行者？惟州縣不能治盜，而不使有餘財，而又處分太重，彼苦於緝捕之難，則縱舍諱飾以逭考成，至縣以盜報而縣破矣，郡以盜報而郡破矣。其積而至於不能平，無足怪也。其練民練勇議曰：招勇爲兵，則散勇爲盜，其變速而禍小；練民爲兵，則教民爲盜，其變遷而禍大。漢光武治盜，謂執弓矢者始爲盜，執鉏犂者皆良民。龔遂之治民，亦教以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今執鉏犂者反令執弓矢，買牛犢者反令買刀劍，馴至團練強而官無權，彼習於攻戰之藝，狃於殺伐之事，官兵至則以團之旗往而索官賞，客舟至則以盜之旗往而劫客貲，故曰教民爲盜也。盜之數有窮，而民之數無窮，民變爲盜，此所謂變遷而禍大也。君學識博通，而遇亂禍，故其言痛切如此。尤不喜近之爲文者，其言曰：道無所謂統也，道有統，其始於明人所輯宋五子書乎？文無所謂派也，文有派，其始於明人所選唐宋八家文乎？自道之統立，文之派別，遂若於先秦以來之賢人君子，東漢以來之鴻篇鉅製，皆可置之不論。夫一代之世運與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體，文體不同而精采皆同，若具一孔之見，勒一途之歸，則陳陳相因而已。然則宋五子不足宗，八家文不足法乎？曰：否。知賢人不止五子，則何病乎宗五子？知古文不止八家，則何病乎法八家？余惡夫徒知有五子、八家者耳，而況問以五子書、八家文而亦未全寓目也。凡所著文集六卷、詩集八卷、家記四卷、家藏書目解題四卷、愚一錄若干卷。愚一錄者，說經之書，先被賊劫去，晚年追憶而爲之者也。同治十一年十月，卒於桂林省城榕湖書院，年七十二。遺命子漢葬於先塋之次，不擇地，不擇日。廣西官吏朋友門下士相與給象祀之。

陳澧曰：國朝二百餘年，儒林文苑之彥，疊出海內，及風氣既衰，而鄭君特起於廣西，學行皆高，可謂豪傑之士矣。君在廣州，與澧交最篤。君沒，君之子乞爲傳。君好讀後漢書，後漢書言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志意蘊憤，著潛夫論，足以觀見風政；仲長統論說古今，發憤歎息，因著昌言，其書有益於政者，故其傳載之。余擬此二人之傳以傳君，其可也。

《續碑傳集》卷七九

戶部江南司郎中湯君行狀 王拯

君名鵬，字海秋，湖南益陽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封朝議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君生負異稟，九歲能屬文，年十四補學員。道光二年壬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分禮部，觀政之餘，益閉戶為學，縱涉經史、百氏之書。庚寅，充軍機章京，兼方略館纂修。前太傅大學士曹文正公以禮部方尤眾需，補久恐抑君才，特奏調君戶部，補浙江司主事，擢貴州司員外郎。乙未科會試同考官，人皆謂君不日月躋津要，得美仕也，而君獨以資求為御史，擢山東道。甫拜官一月，三上章言事，最後以言工部尚書宗室載銓事，回原衙門行走，升郎中。一充陝甘鄉試正考官，於路聞母喪，歸服闋，起復，補江南司郎中，管理軍需局。君以數年海疆運兵，英吉利甫就撫，宜善馭之，上善後事宜三十條，由本部堂上官以聞。大抵言羈縻之中，宜思預防，如召募練勇、修船造礮、緝奸設險諸務，皆指陳剴切，而尤以破成格、開特科為用人之要，往復致意焉。郎中俸滿，截取知府，記名一年。一日忽暴疾卒，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也。君始由軍機得御史，其勢位若將大起者，繼浮湛曹司，汶汶頗自侘傺，獨時意氣感激，抗言天下事，則憤義形於言色，豈謂其方強盛而遽忽然盡耶。君脩髯偉貌，顧瞻雄驁，言詞侃侃，樂交天下豪傑，中外名公卿以至偏隅遠方薄技片能之士，咸聞聲相傾倒，而人亦皆樂就之。顧性伉直，於所弗合，不宿中必盡言質之，或相執忿爭，以是人交君者，始莫不曰海秋賢，而或者不能終之。其讀書求大義，不屑屑章句，尤自雄於文詞，而時天下學者多好訓詁考訂，或為文嚴榘法，君一皆厭苦之。與建甯張際亮文，際亮時以詩名，莫與抗者，而君初未為詩，一歲與張別數月，相見出巨冊示之，則已為詩歌數百篇，淋漓甚豪，一發其振迅不可一世之概，張撫卷大愕，以謂李夢陽今復世也。既復官戶部，益浮湛，乃益發憤為文，所著浮邱子篇九十餘，其文榦立枝分，以演進於不窮，設論一事，必先曲盡情勢利害，而後證歸經傳之言。其自謂海秋之所學與海秋之生也之所目篤而心傷者，悉於是焉存。又言為天下者貴能通萬物之情，以定天下之務，若徒治天下事以吏胥之才，而待天下士以妾婦之道，惡在其為治日也。余與君同官戶部，始識君數月，汎然也。一日於友人家讀余一詩，立策馬造吾廬，持其所為詩文來，縱談及暮始去，自是凡相見於官廨，必俱，文酒友朋之會必相招，閱余詩文有所作，以相質者，必激揚之，且道於人人，蓋君故宏獎於人士皆然，而余為尤親。方余未見君時，人皆謂君大岸異不可向者，及相見，乃殊率易，多可愛敬。君卒前日，猶與余入官署，時方議復米利堅國通市章程，旨行矣，君呼吏持牘前，張目諦視，意慼慼若大戚者，久之遽出，登車去。余視牘中議，殆知君前陳善後疏中有所逆中，而至是夷果以為請者。予謂君之慼慼者，殆以是夫。何意其不三日死也。君生嘉慶辛酉年三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四。所為詩文集若干卷、七經補若干卷、浮邱子九十篇、明林三十卷，獨明林未成書。配某宜人，先卒，繼配前配之妹。生子五：假昭、佶昭、什昭、佑昭、啟昭。假昭扶君喪歸有日，余走問志狀闕如，是後死者責也，乃自為之狀，而為假昭請上元梅先生曾亮為志，以銘其幽，且以備後之為史官者采擇焉。道光二十有四年九月日。

○湯海秋傳 姚瑩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二年進士，初為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為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章奏，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論議。及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書呰辱滿司官，其人訐之，上置尚書吏議，君以為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大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援嘉慶中故事爭之。上以為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暴白於天下，為浮邱子八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纂，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纂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尚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為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抑鬱，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為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為制藝，人爭傳其藁，市肆鬻之幾徧。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儗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梓者三十餘卷。又好為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



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寧張亨甫、仁和龔定菴及君。定菴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歙徐廉峯及亨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編修爲言官，數論事，洊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幸不殊爲幸。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菴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亨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亨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亨甫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以事更罷爲部曹，俯仰二十年間，升沈存歿若此，悲夫。

湯海秋哀辭 邵懿辰

壬辰，余始至京師，見書肆閒市湯君海秋時文，善瑣繪物情，而舉以大氣，其源似出於方氏。秋各異定，從人問得君五言詩一篇，崛奇可誦，益有意乎其人。及庚子，再至京師，而君以憂去，詢諸朋儕，則曰海秋詩若文今所爲，不及先時之爾雅。豈宦成志得，不矜心而出之乎。壬寅冬，會其鄉人曾滌生偶過君，一見語合，會日暮，遮留置酒，驩然若故交。始君登第年甚少，山陽汪文端爲座主，奇其文，名是以起，而君顧自詭高語周秦，廣眾中詆司馬遷、韓愈，以張其說，人或駭不服，輒出所爲浮邱子俾讀。浮邱子者，傚昌言、論衡，道古今政俗得失、人情事變，以二字標題，凡九十篇，萬餘言。讀者不能終篇，益愕眙對君，君則鼓掌掀髯大喜。嘗見謂曰：子文筆天出，慎無徇世所謂八家者。余謹謝曰：生平但識歸熙甫、方靈皐，猶病未能，敢望八家乎。然君雖放言多論，特以矯流俗之人，至於文章，徑徐出入，體制佳惡，自了然於心，見他人所爲作，即不當意，亦願隱惲之。晚交上元梅伯言、馬平王定甫。梅君老矣，嘗及姚郎中之門，定甫後出，所爲文皆八家之流，而既君之沒，卒狀君行者定甫，而伯言實志其墓焉。君儻蕩不規規繩檢，然豪氣任事。自部曹直軍機處，擢御史，不兩月，以劾載銓罷。定郡王載銓，未襲郡王時，爲工部堂上官，奴視其屬，出俚語罵曹。君聞不平，入臺，即上章論之。君雖以是斥還部，而載銓自是未嘗攝部事。英吉利款于江寧，君條制防之策三十，俾長官轉達，即官資深需次，將出守，而暴得疾以卒，甲辰七月九日也。年四十有四。君諱鵬，益陽人，癸未進士，海秋其字也。辭曰：

眾詆誹君之人兮，孰知其氣陵物而志沖。眾怖君之文兮，孰知其溺於外而嗛中。慷慨論事兮，覩攫奸凶，忽蹶不振兮，憤厭其躬。知斯人而自斲以死兮，益余心之忡忡。

《續碑傳集》卷二〇

朱偉君傳 許宗衡

朱琦字偉君，上元人，世業儒，幼孤貧，然性廓落，讀書略觀大意，與人交無貧富少長，不合輒舍去。所居城北，與雞鳴山近，朝暮登山，獨吟嘯，瞰覽煙樹，俛循陂塘，片石寸草，動有神悟，於是遂工畫，然以好怒罵醉尤甚，出入人皆避之。年十六七，君叔父以君必無成，怒使業賈。君曰：吾豈生而知計然之術耶。雖坐市肆，手書不輟，不數月仍閉居。君自知不合於眾，則日肆飲，既放於酒，登臨酬宴必極酣，方春花時，深夜月出，甚或大風雨雪，手偏提，步臨街衢，行且飲，破帽敝屣，槃之若顛，或忤之，則詢而詈，不擇於眾，眾咸怨恨，而君飲不休。暮暮孤行墟莽間，呼墓鬼與語，嘗夜入佛寺，出而貌爲鬼，衣白衣冠，用駭路人，路人驚，則大笑。此君年二十以前事。未幾悔之，而境益困。初交邑人王章、王深於詩，君與習，遂能詩，然以境困，則詩多憤激，於是見其詩者又益厭棄之。及與余論交，勸之，君貌聽，久之思余言，氣漸下。然年已二十餘矣。余居揚州，招君教余女。後館王氏凡四年。揚之人士若劉文淇、王翼鳳、楊亮、吳廷颺、汪秦程、應燕君皆與遊處，而與程尤親，於吳則慕其學爲大小篆隸，日搜討鐘鼎款識、秦漢碑石，書倣數百字。吳故精鄧頑伯山人法，有名江淮間。發二十年，君不二年而遂能彷彿。當是時，君年已三十餘，與人言循循儒者，蓋君雖偉軀幹而意思蕭閒，益之讀書，向嘗避君者皆慕與君交。然君未嘗不飲也，偶酒酣氣少激，余睨君，君笑謝曰：灌夫改矣。自是君遂無罵坐事。君入爲上元縣學生，娶於楊，妻知書，亦能畫。咸豐二年冬十月，自晉歸。其明年二月，粵賊陷金陵，君與妻皆從容死於難。年未四十。方正月余在金陵，詣君，遇於門。時賊去城不百里，余曰：城儻不守，君曷出避。君拱手曰：吾子有母，當速去。余夫婦貧，去焉往，死耳，他何言。於是遂與君別。

許宗衡曰：君既孤貧，遭窮阨，幾三十年。及遊京師，復從潘中丞客河南，遂隨至晉，與世既涉，始降其氣，歸而有妻，二親在，君爲生平之僅使得

從容成其學，由是放浪山水間，亦生世之幸也。卒遇亂以死，天之阨君何酷耶。然君以諸生無鬭於時，生何所樂，又安知天非惜君之才，而酬以不辱之節。吾知君必有甚快於其死者也，悲夫。

（《續碑傳集》卷六九）

魯通甫傳　吴昆田

魯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其先不知所自始，或曰甘涼故世將，或曰燕京人。國初嘗從吴藩平雲南，已窺其有異志，挈孥而逃於淮安之山陽，遂占籍焉，世居安東。一同始遷清河，父長泰，郡庠生，工書善畫，閉門養素，以道自貞。一同生而穎悟絶人，六歲通五音，少長，工為古文辭。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次年舉道光壬午科副貢生，年三十一，中道光十五年舉人。當是時，海內方承平，一同獨以為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為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染不高之精，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嘗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并道按察於布政使，得詳察所屬，以專達於天子。其鹽漕、軍政、興革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撓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皆責州縣，則州縣之事減。今天下之弊，蓋在於知府擁虛名以容與於上，會屬吏之聞，其實無所能為。知府者，親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所屬民吏，統轄不甚遼闊，耳目易周，情偽易悉，賞罰與奪，朝發而夕至，門編未峻，百姓呼號易達，佐貳丞尉詳察而周知。苟得其人，委以數百里之地，即事必舉。故誠能得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屬，則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則州縣莫敢偽蔽，久任而責其成功，其視督撫司道叢治於一方者，功相萬也。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吏，必能耳目清明，公務修舉。當世以為名言。嘗就試禮部，有蔡生者，亦與計偕，稱坐中揖君，問姓字，大驚曰：「少時讀先生文，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乃今先生故在也。」立起蹤踏，備弟子禮而去。寶山毛嶽生見其文，謂七百年來文患於柔，惟此為能得剛之美。建甯張際亮以詩名天下，見古歌行，自以為不及。既再試不第，益研精為文章，乃汎濫無涯涘。其說長於史例，旁及諸子百家之言，禽魚草木之變，靡不貫曉。然居恆鬱鬱，嘗自歎曰：「吾乃為文人耶。」林文忠公則徐總督湖廣，請與偕，欲行，而以親老止。周文忠公天爵見其文，曰：「此天下大才也，豈直文章哉。」最後曾文正公國藩尤敬異。庚戌試禮部，居淮安館舍，數屛騎從，就問天下事。時當揭曉，文正為禮部侍郎，例鈐榜，先言於衆曰：「淮安魯通甫若成進士，天下之幸也。」及見榜無名，為懊喪如失左右手。粵賊踞金陵，同年生盱眙吳公棠方宰清河，衆志洶洶，一同為之明部分，決機宜，傳檄鳳、潁、淮、徐、滁、泗、宿、海各府州若縣，辭氣奮發，指誓天日，共期滅賊，河北人心大定，清江浦屹然成重鎭焉。人或以是稱其能，歎曰：「天下事有百倍於此者，何可易言也。」廬州危急，江忠烈公忠源馳赴安徽巡撫之任，桐城戴孝廉鈞衡走書通曾文正之指，欲其起佐忠烈，謝不出，而復以書有曰：「今日之憂不在已被賊之省，而在未被賊之省；不在已殘破州縣，在未破而先自殘之州縣；不在已從賊之民，在未從而岌岌恐為賊之民。經營天下之大勢，當先注意於此。首重州縣之權，次講耕戰之法。凡被賊之省會州府，不難克復，難於堅凝。且如武昌一府，向軍門復之於前，曾侍郎克之於後，去未移時，旋皆陷沒，人物彫散，倉庫空竭，金城蕩蕩，莽若邱墟，節帥式臨，徒擁空器，寇至則靡，固其所也。昔唐季之亂，東都之民不滿百戶，判南兵餘，裁十七家，史稱張全義尹河南，韓建刺華州，皆能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中，民富軍贍，安集殘破，莫貝於此。又曰：賊之初起，數十聲感，安人耳，脅從既多，遂出梟桀，又有搢紳科目之無恥者開廟其閒，指使引導。於是其教則參以泰西，其軍制略仿周官軍帥、卒旅，其官雜取漢、宋諸色目，而其用兵則令嚴而法簡，行速而多詐。既得金陵，志意少滿，備立制度，然而未有立國之勢也。自古戰伐之朝，有立國之勢者，則先攻其本，桓溫之直走成都，王鎭惡之溺舟潤水，韓擒虎之順流三山，李愬之夜入淮蔡是也；無立國之勢者，則宜先翦其枝，張角死而飛燕、黑山熾，仙芝殛而黃巢、尚讓橫，迎祥滅而自成、獻忠狂，皆由賊基未立，東西流走，合散無常，殲厥渠魁，則各自雄長，益多樹敵，翦除黨翼，首惡自孤。為今之計，莫若暫緩金陵之攻，而專收秀郡，豫帥壁信陽，收靳黃；皖帥仍壁廬州，收舒桐；江帥壁廣饒，收宣歙；蘇帥壁江南北，兵壁江北，仍同收瓜鎭，皆觀變而勤，而專責西師以上游之任。武昌若復，深駐大軍，營繕耕戰，益具舟船，練習水師，以廣變待時，而以曾侍郎九江之團為綴賊之勢。西師既盛，出一不意，順流東下，直踞安慶，突出九江之前，號召南北，使羅石之黨外牽於曾搭之師，急不得返顧，沿江諸



賊必當同時解散，入穴金陵則成功可望。其時有謂先攻金陵、築長圍、剗賊腹心，肢體自然散落者，故書中及之。其後大兵攻金陵，築長圍江，帥何桂清以為賊如釜魚阱獸，期於旦夕成功，朝野幾同聲慶幸。一同獨決其必敗，未幾而潰裂，蘇浙淪陷，桂清伏辜。迨於文正東征，舟師下，歷據安慶，指復金陵，一如所論。一同無尺寸之柄，而處傷時勢之艱危，於田賦、兵戎諸大政，與夫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大勢，無不究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於文章。為文務切事情，其言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為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道。」皆至言也。性極疏闊，不立畔岸，風節卓然。或請為文壽一鉅公，卻之曰：「吾輩之文，疏直樸野，不足說勢要，必若肆其狂愚，為足下得罪當塗，安所用之？」其不苟說於人，皆此類也。文字交遊，盛一時，四海知名之士，而清修篤學，獨重潘先生德輿，誼在師友之間，相契莫逆焉。

又魯通甫先生傳　湯紀尚

先生氏魯，名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上世甘涼故將，國初從吳藩入滇，既窺其異志，遂間走江南，占籍淮安之安東。至先生始遷山陽。父長泰，郡庠生，工書畫，不仕。先生六歲辨四聲，少長治古文。年十七為弟子員，以道光壬午副貢舉乙未本省鄉試。當是時，國家承平久，風紀蕩佚，文武百執事安於無為，乃相習為浮湛婾娛，務樂暇豫，鉗舌縮朒，以不諱之世為重足之變。於是粵東西兵事漸興，而吏事益不可問。先生嘗推當世之故而極論之，以為天下有氣有習，以不激之氣為不化之習，貪不去之身，務不駭之論，尋常演迤庸愞之中，以叨富貴、保歲月，他莫敢誰何。善為治者，務伸其氣於振厲激發，而杜其旁出於陰佞之門。今之隱憂，實在於是。蓋先生之意，務究極時變，而棘棘昌言，使人知媿厲，以挽季俗、拯世亂。既屢試不遇，則伊鬱自誓，恥為文人。先生性疏奇，不治畔岸，而風烈皎然。晚居江淮，冦氛杳至，嘗一出佐吳勤惠治城守。事平，眾歸其才，遁歎曰：「天下艱鉅百倍此，何易言也。」先後為林文忠、江忠烈、曾文正所延禮，均不樂赴，則絕意仕進，閉關憔悴，乃益雄於文。其為文昌明洞達，切於事情，而以靜儉為本。或請為文壽某巨公，以書卻之曰：「吾文朴野，不足悅勢要，強欲肆其狂愚，得罪當塗，安所用之？」寶山毛嶽生謂七百年文氣柔靡，獨此為剛美者。詩文類稿十一卷、右軍年譜一卷，其邳州志、清河縣志，尤為世推重。同治二年卒，年六十。子四：葵、賁、帝、衡。賁能繼父業，早卒。孫樾，舉人。

論曰：以予聞盱眙有王效成者，字約甫，以學樂貧，與吳山尊、李申耆為友。二人深引重，效成傲然自見也。於時桐城之學方日盛，效成獨能經世綜物，為漢廷賈董之文，與先生為頡頏，竟其身名不出州里，一旦觸前痛，赴淮以死。先生嘗序其文而悲之。淮泗之濱，風雲之蒸，二奇之興，抑有由已。道咸時，文士輩起，若會稽潘諮、嘉興錢儀吉、仁和龔自珍，其尤魁壘遜聳之選也。曾文正序歐陽生文，頗事甄敘，而略未旁及，即先生極為文正悅重，亦不一稱焉。甚矣時習相囿之概，依古已然，而言為世重，又不能孤行於風尚是非之閒，則世所慕效，亦徒得不逕庭於俗者已爾。中所獨造，又能遇儔侶於一時哉？予傳先生，附著效成，而推論之，予子四顧，憂獨學之無和已。

《續碑傳集》卷七九

汪士鐸傳　儒林傳藁

汪士鐸，字振庵，別字梅村，江蘇江甯人。道光二十年舉人。（宋訥冊）士鐸根柢經訓，以為聖賢大道，有體有用，體原一貫，用則萬變，雖窮居，於人鮮尺寸裨益，然不可不讀經世書，儲宅日待用。從績溪胡培翬、荊溪任泰游，與楊大堉同精三禮，號曰汪楊。據注疏、通典及宋楊氏、元敖氏、本朝程瑤田、張惠言諸家說，為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戚，準禮以貫，貴而加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為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又以古人期功皆去官，作期功去官攷。培翬盍推重之。士鐸覃精輿地，嘗謂學者必先有得力之一書，而後能推類以既其餘。其為水經注釋文，於戴、趙二家外，援補疏櫛，釋以今地，而尤於山川阨塞、陂池水利，特詳盡。水經舊多佚文，趙補漯、滏、洺、滹沱、泒、滋、洛、豐、汭、涇、弱、黑、滁十三水，以足一百三十七之數。士鐸謂漯水原坿見河水，豐水見渭水注中，禹貢雍州兩見渭汭，猶言洛汭，水經敘於渭水末，則汭亦不當補，滁乃小水，不宜為篇，止洛、涇、滹沱、滏、洺、弱、黑、泒、滋各宜為一篇，合趙氏漯水，惟十水耳，是水經終不能全也。又仿休甯戴氏渭水、南海陳氏溫水之例，訂正穀水、江水、若水、沫水、延江水、存水、溫水、葉榆水、夷水、沅水、資水、湘水十二篇，足補所未備。水經注圖，蓋為班志而作，為讀唐以前古籍所不可少者。晚年有再校、三校本，覆勘益密。漢志輿地疏舛特甚，士鐸據漢志穀遠縣下師古云「疑轉寫錯誤」，因考其篇中誤系者，如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又云「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據此當云「禹貢雒水出熊耳山，冢嶺、獲輿山在東北」。又如西縣下禹

貢嶓冢山五字當在沮縣下下接氐道下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九字下再接沮縣注沮水出東狼谷武都下當移氐道下禹貢二字冠東漢水上云禹貢漢水一名沔又移沮縣下南至沙羡南入江過江夏謂之夏水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於下河池注泉街水下接武都下受氐道水四字再云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此言泉街水即兩當故道水也受氐道水者濁水合於河池成南也南至沮即通沮水支津也如此則與禹貢合又武安下又有漳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按即大陸澤入虖池河者與虖池故瀆通也歷廣平鉅鹿信都不得云五郡所謂與濁醴通爲衡津也其宅顛倒脫誤如丹陽注當系枝江下石城故城注當系辯湖下博昌應氏語當系之昌陽下昌陽即今清陽水與廬江之淮涿鹿之涿同誤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當系江夏沙羡下若在安豐西南則去漢入江遠甚且南入于江注灊大別山而南入江也如大別在安豐何以云灊虖沱河東至參合合乃戶之譌交黎渝水即榆水即肥水如之濡水今灤河夾右碣石乃永平府山自海入河貢道也山右河左不誤餘疏辨明确多類此又禹以小學說輿地如泥中爲甯柳下爲留舒於餘邱爲閭邱嘗摸爲鄉又即爲通鑑之最之類公羊昧硯彼雉四字疊韻在紙昧音近蔑唐昧先昧盟於昧皆即蔑蔑音又近灉桓十七年之灉即隱元年之蔑在泗水鄒縣界由此可悟聲音通段之原嘗據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史而注其甲子异同於下又爲漢隸日月年表著後漢書之所以誤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布算月日於七月五日借同志祀之其標格如此近咸豐三年粵寇陷江甯士鐸廬以身免南度績之續溪居山閒五年空谷絃歌講讀不輟座主益陽胡林翼馳使迎入鄂退食燕閒摧政治得失所論議多埤時局會時屬有裁兵議士鐸上書云咸豐以來戰推楚勇皆桀驁强鍵有力非編入營伍亦必揭竿斬木而爲亂故能所向有功然亦稍稍傲敵矣今新集之兵秀民之貪惰者耳焉有先登致果之氣哉今言兵者竟曰楚勇毋亦循向之虛名而未深究其實乎帥兵者將也非書生也嘗以爲得百韓范不如得一韓岳今以羅李之故而統領必用文人則未思聞世之英即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繼其軌者而欲槩求之佔畢之士不亦拘乎戰國時秦俗上首功始立武功爵故士奮於外犯鋒鏑而不顧今兵弁力而戰於陣文士坐而享其福是啟不肯儌倖之心隳武夫殺敵之志也夫民力只有此數割其皮毛以養兵可也剜其脂膏以養兵且未有已時民心甘乎且錢糧正供也鬻金朘商賈捐輸朘富戶則貧富貴賤皆不免能不亂乎今日京員以至文士布衣庇宇下者以數百計度皆有覬闊計議而非徒以容悅爲事也而乃月需奉錢手鉗口結或只效斗筲之勞吏役之事苟且偷惰積爲風俗人心之痼而不計及所入雖微皆楚民之膏血也官司者效用之實事而非徇情之具也循善者平時之良吏而非撥亂之用也若知其不可而又姑試之以事是愛國家之事不如其私人矣大臣者如農之芸草非種必鋤焉以善稗自妨嘉穀哉林翼深納之（梅村文集）江甯既復士鐸東歸葺金沙井老屋杜門御埽頤情墳典庭階雜植桐竹雜卉之屬卷映扶疏名曰瓠邱日徜徉其中寓公名流過金陵必詣談至以一識面爲幸苦茗一甌凝塵滿席泊如也光緒十一年江蘇學政黃體芳疏薦學行於

朝授國子監助教銜十五年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累數十萬言大半燬燼已刊者南北史補志十四卷水經注圖二卷坿漢志釋地略漢志志疑各一卷文集十三卷詩十五卷詞五卷筆記六卷續纂江甯府志十五卷同治上江兩縣志二十九卷逝行無子女淑近淑頖皆殉癸丑之難

梁蔚清

汪梅村先生別傳

先生姓汪氏，名士鐸，字梅村，晚號無不悔翁。先世爲安徽歙縣之潛口人，曾祖楨始遷江甯。祖照、父均，皆有隱德不仕。父均好先儒理學之書。先生嘗自述云：士鐸家極貧，然性好讀書。先君子好理學，嘗訓士鐸曰：窮而在下，須記餓死事小四字。除程朱經注之外，禁勿觀。日以無入不自得爲訓，故視戚族之溫飽美衣食爲餘事。然聚師皆不踰閭巷，雖歲一易，率無所講授。年十一，從徐先生諱鎔游，始覩考試帖括之書。乙亥冬，館災於火。明年，益貧不能從師。其夏學故衣於焦氏，才六月，其肆歇業。又明年，復學於朱思泉姑丈宅，亦只五月，其肆再閉而歸。先君子館孝陵衛，月一歸，定省先大母，暇則煮茗與先慈弈棋，而勖余以習楷書而已，未嘗一語及飢寒及葭戚蘿也。戊寅五月，改習餻餅業於長干里，（店曰群和）其東人萬姓，燕人也，謂余曰：子非商賈中人也，奚不歸讀書耶？遂於八月又歸，歸則刺譏之言、揶揄之狀，殆鄉里族黨中周徧，以爲不才矣。於是取四子書溫習之，中表吳乔卿茂才杰爲略解說，乃習爲制義。己卯七月，求考鳳池書院，邑令某極賞之。（題爲從崇德也。）蓋時先大父卒已久，舅氏韋文先生智叔業不好書，外大父榕庵先生所藏書東之高閣，四舅氏振聲先生營綸事，存其二十之一於齋中，余時時竊觀之，大母姑倪太孺人賢之，或舉以贈。庚辰八月，以能讀書入泮，督學使者姚文僖公（詩文用字校殷湖之歸安人，首題爲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次題河淡，余首藝用韓非、屈原作正面，以伯夷、叔齊作陪面，以陳東、歐陽澈、李綱、趙鼎作反面。或黜力言嘉陵江非漢，西域非河源，錯家昆侖、班斷之言非是，由是人爭見余文矣。）深加歎賞，然亦惜其文法未合。外舅宗錦城先生聽之，以南陽君字余。辛巳、壬午，兩膺房薦。（詩文編公金鈞謂其有大魁亦多小疵，由沈伐之功未至條崔，書侍郎士菜謂其亦自按弦補師借詞指對薄耳。）乙酉，以經文草率，房師擯之。丁亥冬，南陽君來歸。君性木訥，鮮言笑，不加修飾，先君子喜之。先慈雖惜其太樸素，然亦喜其能聽教言也。江甯之俗，新婦入門，有所謂暖房者，用魚肉將之，中表朱鄰水茂才華瑩知余意，皆以書代之，如墨池編、廣輿記之屬皆是也。時見佳書，則私與南陽君嫁衣、釵釧之屬以市之，而屬其勿言。南陽君亦喜余讀書，嘗冬夜一鐙，憑矮几作針黹於牀前，余無絮被，坐牀上牛衣中瀕而觀書，率夜漏三下始寢。蓋余性剛拙，而南陽君能安貧，勤操作，於堂上極婉順敬慎之道，而於余二十年無一語反目。雖或小不加以理，亦淡然處之無違言。他人雖其兄弟，無一字假借也。乙酉，余始食廩餼，南陽君既歸，謂余勿爭泉刀，貽上人不美名，故余不與人爭利。先考聞而喜之曰：是能守吾道者也。進舉五女，一無服殤子，坐是病瘵，日以悴直。家雖斷裕於昔，而念遺嫁諸女，遂不能市藥餌之，此余之深悔也。己酉冬，始以無子續取吳興君，始製珍衣裘，始役一老媪，始能具飲饌，遣嫁兩女，始連舉二子，雖下殤，歛而先考妣及南陽君皆不及知矣。此先生自述中年以前之境如是。咸豐三年癸丑春，粵西之賊陷江甯，先生與妻沈氏轉徙於徽州之績溪深山中，授徒自給。數年，益陽胡文忠公開府楚北，聞先生避地於彼，乃召往鄂渚，同長沙丁君取忠爲輯讀史兵略於武昌節署。先生故有水經注圖、釗稽疑籍，以爲學者讀唐以前古書之資，遭亂失之。避地績溪時，略有追補。胡公閔恤先生窮老，平生著述多燬兵燹，爲刊此書，並敘先生學行大略。其序曰：江甯汪梅村士鐸，余道光庚子典試江南所取士也。沓山水，無仕進志，四上春官，特借以瀏覽山川

風土、不謁一人、不待榜而歸、其視富貴利祿泊如也。雅性好學、藏書二萬六千餘卷、閉戶絕慶弔、蒔花木、讀書爲樂。 國朝學人率自經史、秦漢諸子外、天官、厤算、輿地、職官、爾雅、典禮之屬靡不綜覈。君承吳越諸尊宿緒論、又金陵爲南北津要、通人名士魁者之彥多遊寓其地、故平生師友講說頗不狹陋。家至貧、備書河泲江淮閩、皆以府主意、不能自有以發攄、而其自爲說半札記。其書上下左右方朱墨交道、陸離不可辨。嘗據注疏、通典及宋楊氏、元敖氏、 本朝盛百二、吳東壁、程易疇、張皐文、張崗甫諸家說、爲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戚戚、準禮以貴貴、而加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爲儀禮鄭注今制疏證、績溪胡竹村農部甚稱之。又據仁和趙氏本水經注、爲之疏稱、釋以今地、及列史、諸家文集有可附麗連綴者、率爲補輯、不盡酈亭意也。然於山川阨塞、陂湖水利特詳盡、可施之政治。又取說文玉篇而下諸小學書及史鑑注、爲廣韻疋正、其文字雅俗、而旁及於訓詁、姓氏、郡縣、并爲廣韻聲紐表一卷。又以宋、齊、隋有志、而梁、陳、北齊、周皆無之、爲補梁陳州郡志。於梁之百七州皆爲確證其沿革、壽陽祁相國亟賞之。其北齊、周志惜未成。又據續志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史及洪氏、王氏書、而注其甲子異同於下。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布算其月日、於七月五日偕同志祀之。又爲佚存書目、究詩至廣。及韓詩外傳疏證、皆未成。其爲散文喜秦漢、駢文喜齊梁而亦不廢魏晉。爲詩喜唐人及有明七子。爲詞喜南宋人。則皆無草稿、以爲不必存也。粵逆之亂、一切燬於賊、遂避地績邑北山深谷中、客授自給、號曰無不悔翁。咸豐九年、余召來楚北、詢其著作、無一存者、惟授徒之暇、曾補爲水經注圖二卷、益爲班志而作、非其前書之指矣。余重憫其學行、又經喪亂、年已衰病無子息、致可悲歎、故爲刊其水經注圖、以補黃子鴻氏之所遺、而韋連及其爲人如此云。先生又嘗爲種樗老人傳以自況、其詞曰、種樗老人自忘其氏字、似漢魏間人。喜種樗、樗成林甚茂。嘗一詣市貨之、不售、歸益種不輟。居貧老憊、顧自少多忘年交、與北海管幼安、高密鄭康成、汝南許愼、南郡龐德公、豫章陶潛、范陽酈道元、京兆杜佑、吳陸德明、洛陽賈公彥、魯孔穎達往還最數。東海徐陵、南陽庾信、亦嘗把臂、稍閒輒與諸人議論樗林閒、人笑其迂曲、弗恤也。遭時之亂、諸人各避地不相聞問、老人遂寢忘之。五季之末、老人益聾瞽、時人與言、多不省。老人言世亦不省。以是宋以來交遊絕少、卒窮老以死。其鄰曰、余嘗聞老人言、蒼勁砢硃、多節目、歷寒燠不渝、松柏也。今茲培塿地弗宜。鬱琢形綠、爲明堂清廟建章樸觀。其小者爲舟車禮器之屬者、杞梓豫章也。然必世適相需、又有工師重而采之、與所以施之用者當其任、否則無若與吾樗老於空山荒江之濱、而弗妄斲小之以嬰世患也。其桃李棠棣之妖冶可憐、與性不相類、故不植、植亦必不蕃。樗不才中爲薪、造物無私雨露、其長養異乎材木同石炭用多、而天地山谷之氣必有窮、則吾薪獲厚直、未可知焉。惜吾不及見之矣。其旨如是、悲夫、老人之善自爲謀也。先生之胸懷高曠如此。先是、胡文忠公延先生輯讀史兵略成、復屬爲 大淸中外一統輿地全圖、垂成而胡公薨於位。楚督官文恭公及繼胡公撫鄂新繁嚴公樹森復延先生續成之。同治元年壬戌之冬、余出河南至武昌、因晃先生於寓居、往還數日、先

生期望爲學之道甚切、陳義甚高。歲晏返里、逾年、余致書復申爲學大恉。先生答之曰、士鐸以謂凡爲學者、學至於聖賢而已。聖賢至衆、而以孔子爲集大成。學孔子如飲巨海、登泰山、各有所得、而不必其相同、比而一之、陋矣。漢魏儒者自博入、惜其未知約也。宋元儒者自約入、惜其未知博也。然人之性情既各有所近、不能强同。且爲博爲約、皆須竭其畢生精力、加飢者求食、寒者求衣、孳孳日加勉焉、而後各有所得。既得之後、而互相非詆、不知交相資益、則門戶之積習爭勝之客氣爾。學者未得其致功自得之真、而徒掇拾其妄自尊大之貌、此不善學者也。然既博既約、既交相取益、而士鐸猶未敢以爲合乎聖人之道者、則以服、鄭、程、朱雖殊途同歸、而皆得乎道之全體、其於大用猶有未臻、是具聖門四科之一爾。管、商、申、韓、孫、吳、後人所唾罵、而儒者尤不屑齒頰。要而論之、百世不能廢、儒者亦陰用其術而陽斥其人爾。蓋二叔之時、已不能純用道德、而謂方今之世、欲以儒林道學兩傳中人、遂能登三咸五、撥亂世而返之治也、不亦夢寐之讆言乎。然則管、商、申、韓、孫、吳與吾儒交相濟、亦如服、鄭、程、朱之爲博爲約、宜相資助而後可以窺見洙泗體用之全也。蓋自孔子生於古、其時地狹人寡、俗樸事簡、一切狡詐奢侈風氣未開、不見今之火器、鐵騎、大船之害、不知有㖆法、美俄住兵强市、邪教之事、不計有回回、苗猓與吾民爲仇之孽、故其言如彼。設生於今、其必有所以感喟、而爲世儒設之術矣。然則吾儒爲學之次第、亦先原其性之所近、而後自權於出處用舍之閒、以定其讀書尚友之志。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如士鐸者、少嗜服膺許、鄭、既乃約以程、朱、於經世之用當如也。而自涉艱

難、閱歷吳楚、所遇不一人、知漢宋之言皆鑿枘也。又況外無應門之童、內有交謫之婦、日處失意中、則又取黃老之言以自放、益不足與於學人之數已明矣。蓋先生雖以儒學爲世所推、而實能洞達古今之治體如此。甲子秋、　王師收復江甯。是年冬、先生東歸、當道仰先生名德、月致餼廪、制府曾文正公尤禮異之。是時曾公奏請補行本科及咸豐乙卯等科江南鄉試、余乃至江甯、與先生再見於秦淮之上。自是二十年來往來江甯、輒時相往還。先生自甲子東歸江甯、即不復出閉戶窮居、非其人不見、非其餽不納。光緒庚辰夏五月、余以事至江甯、省先生於家。先生時年八十、猶扶杖出見、尚善談論、且屬余爲覓書帖數種、聊以自遣。自述平生著作多不能自信、且半爲他人代作、惟所爲水經注疏證、以古證今、工力頗久、以爲經世之資。惜燬於兵燹、不能追記。然北方水道時有變遷、今又閱數十年、與前所記不免又有參差矣。辛巳、夏先生故人六安涂朗軒中丞宗瀛、涇縣洪琴西都轉汝奎及諸故人、生徒輩爲先生校刊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癸未秋、先生門人合肥張士珩爲先生校刊悔翁筆記六卷、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五卷。先生皆以刊本先後寄余於海上、且自品其亂後之作、筆記爲上、詩次之、詞又次之、而文最下。斯刻也、莊生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云云。先生舊時所著書、有禮服記、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廣讕雅、廣韻發紐表、梁陳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皆不存。今存者僅胡文忠公所刊水經注圖及坿錄二卷、淮南書局所刊南北史補志十四卷。先是、咸豐辛酉秋、胡文忠公殁於武昌節署、先生爲文忠刪定遺集■卷刊行。又搜輯文忠在武昌數

年政蹟、公牘、稿本等編、刪繁舉要、撰爲胡文忠公撫鄂記二十卷。因文忠歷年於不職之員多所參劾、今其人及子孫仍多貴顯、書出慮有所忌、鈔本僅存、不輕出以示人。同治二年春、余由安慶致書武昌、請鈔副本、先生秘不肯與。去年春、余以先生年已八十有八、復致書先生、欲爲傳之、先生時目眵不能復書、僱於爲余經手致書之人李光明傳言、此書現已在山西書局云。至秋七月、聞余至江甯、欲見先生親索之、時先生已於十日前卒矣。今因檢先生先後所寄水經注圖、文集等書、乃將先生文集之自述並種樗老人傳、胡文忠公之序及先生癸亥秋在武昌復余書、爲今刊文集之所遺者、薈萃成篇、俾後之知先生者有所考焉。光緒十六年春三月十五日謹述。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一二

湯球傳　朱師轍

湯球字伯玕、黟庠生。操行廉介、以孝聞。少耽經史、從兪正燮、汪文臺游、傳其考據之學、通歷算、星緯、恥以藝名。嘗輯鄭康成逸書九種、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記、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攷、傅子、伏侯古今注。球讀史用力於晉書、尤深廣蒐載籍、補晉史之闕、成書二十三種、曰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沈約九家晉書、皆正史也。曰陸機、干寶、曹嘉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郭季產九家晉記、曰習鑿齒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杜延業晉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皆編年也。又輯常璩、和苞、田融、王度、陸翽、范亨、張詮、王景暉、高閭、裴景仁、姚和都、張諮、劉昞、喻歸、車頻、段龜龍等所譔偏霸各史、而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爲巨觀。又補譔年表一卷、校定纂錄十卷。其所刪訂、足正屠喬孫之失、尤稱精核。又旁輯兩晉詔鈔、晉起居注鈔、庾詵晉朝雜事、張敞東宮舊事、車灌修陵故事、盧綝八王故事、四王起事、應詹陶公故事、桓玄譌事、傳暢晉諸公敘讚、晉公卿禮秩故事、荀綽晉後略記、晉百官表注、晉百官寮屬名、杜預律本、賈充晉令、張裴漢晉律序注、摯虞決疑要注、皆典午一代掌故所資。其區宇則輯太康地記、鄴中記、林邑記三種。其言行則輯晉諸公別傳、袁宏名士傳、郭頒世語、裴啓語林、山公啓事五種。又著錄晉別集三百家、晉文集五百家、裒輯閎富、卓越一代。同治六年、舉孝廉方正。光緒七年卒、年七十八。

《碑傳集補》卷五〇

羅汝懷　倭仁　鄒漢勳　楊翰

皇清誥封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銜候選內閣中書舍人選授龍山茝江等縣儒學訓導湘潭羅府君行狀

男克進謹述

府君諱汝懷、字研生。家譜名世琴、榜名汝槐。丁艱起復、取詩小宛爾懷二人之義、改今名、徙字念生、晚號楳根居士。先世吉水人、與一峯念庵同祖。當明洪武初、祖曰政齋公者始遷湘潭縣南之鼓磉洲、人謂鼓磉羅氏。五世承德君諱瑤、行義于鄉、當明敕建崇義坊、大學士張公治、乾隆中詹事蔡公揚宗先後表其墓。九世至孝廉諱璣、丁明末造、于邑樹偎嶺闢蒙泉精舍、隱居講學、獨與同邑郭幼隗、寧鄉陶仲調相過從、世稱蒙泉先生。十二世而至儒林公諱佗敬、篤志好學、年十七、縣試冠曹、院試日未午成四藝、屬艸甫定、意不愜、遽投卷出。學使宜興儲先生在文于途乙中拔識之、是爲府君之高祖。始從鼓磉洲徙居石潭、即今所稱蒼松老屋者也。曾祖諱晉、字自昭、國子監生、贈承德郎、妣黃、封安人。祖諱紹龍、字見田、縣學增生、續學敦行、享壽八十有二、贈通議大夫、妣黃、贈淑人。考諱修澍、字沛霖、壽九十二、恩賜八品頂戴、贈通議大夫、著行詳新化鄧先生瑤所爲墓表中。子五人、嫡妣張生伯兄文學江、妣張生仲兄世梓、次府君、次世杞、世棡、均贈淑人。府君幼承祖訓、多所開悟。贈公以家世寒素、又長次二兄皆業儒術、擬命府君紹業、府君志不欲、因倩父執某婉言于贈公、久始允許。府君得請、即夕束裝詣省城書院、發憤攻苦。明年入泮、學使爲祁文端公嶲藻。府君少師事從兄白初先生世案泉伯氏秋浦老人江。既入學、又從石給諫承藻、龍宮贊瑛、賀侍御熙齡游、益自刻厲。積古人嘉言懿行爲一編、曰自鏡錄。日之所行、夕籍之冊、曰省身錄。弱冠即吐棄俗學、按極羣籍、壹志以古人自期。授經里中、嘗授學者以朱子小學、謂發蒙養正莫善是書。時邑中爲學率就簡陋、府君力敦樸學、究心于亭林讀書于欽定四庫提要一書、多所攷證、故于往籍之變本源流、皆能鑒言其意。屢試歲科、拔第一、先後以文見知于合河中丞康公紹鏞、提學大興邵中丞甲名、歙縣程侍郎恩澤、選譜充丁酉科拔貢、學使爲順德蔡先生錦泉。府君以通博冠一時、同輩先達皆自以爲莫及。然自刻厲、旦夕矻矻、無嬉游清談之暇。居城南書院、每日夕輒移几就檐下餘光鈔撰經史、或臨習摹彝碑帖、同舍生見者、無不歎服其篤志而有恆也。性尤謙龢、于物無所忤、名譽翕然。年三十四、始充貢生、已有宿儒之望。明年入都、攜書數篋隨行、于山川險要風土利病極意推求、有不合者籤鐙旅舍、發書攷其得失書之于冊、成北游記里錄四冊。至都、館攸縣夏攷功恆家、益陽湯御史鵬嘗先投謁。府君故與道州何編修紹基暨編修父尙書文安公延致其家、洊相引重、都下

名公爭與納交。貢禮部、試高等、　廷試報罷、南歸、因謁曲阜、謁闕里廟堂、東望海門、攬金焦之勝、一形之詩謌。今集中北游艸是也。歸主講淥江書院二年、以親老辭遠、頻年段館近地、藉修脯以奉養、名譽益高。與鄰縣沈先生衙寬、長洲宋先生翔鳳、甯鄉楊先生季鸞、新化鄧先生顯鶴、善化唐先生鑑、甯鄉黃先生本驥、砥礪學行、倡導後進。所在技求文獻、維持風俗、以經學訓迪學者、贊學邑中保節積穀諸善政。丙午以後、遂迺絕意場屋、專事經學。解周易以闡古訓、箋禹貢以測地理、疏毛詩以證古音。于時粵寇初萌、復籌有鄉里團練議、兵餉芻說諸書。未幾、湘鄉曾文正公幫辦團防、與　府君諳甸門計事。徐端愍公有壬爲湖南藩使、延　府君課其長子、多所指畫。又舉數人于曾公、後皆爲名將、倚之以有功。壽長江水師提督黃公翼升其首也。曾公衛師東下、命伯兄萱訟甸後、一肖曾公于南康甸中、獨爲客不受事。曾公治甸嚴、又與驕帥多相忤、　府君持大體、尚寬緐、自以舊交多所獻替、爭論頻煩。後遂辭歸、曾公留之不得、餽金辭不受、而與書謝焉、復致已意切礎之。曾公後出遂崇寬大、緐同輩帥以功名終用　府君言也。時賊復掠邵陽、鄉邑募民思棄閒竊發、　府君力行保甲、境賴以安。同治改元、　詔編忠義錄、暨錄死事者。湖南先已開局、會奉　詔益重其事、聘者循鉅公六七人總之、而皆以其事屬　府君。越數年、成湖南褒忠錄若干卷。而以暇時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自元明迄今、闢掌故、政治、學術之大者、靡有滲漉、爲楚南文獻之宗。采索鉤稽、甄錄多至八百餘人、爲文四千皆有奇、所閱不下四五萬篇、幾十易稾、暑乃成書。今湘陰侍郎郭公嵩燾巡撫廣東時、以篤于古學、廢博易晨薦　府君于　翰、不果用。晚授茝江縣儒學訓導、以當事者留籌集湖南通志、未赴。繼復選授龍山縣儒學訓導。　府君故甘澹泊、又以籌集日勤、終不樂就也。　府君爲學切近平實、不立門庭。弱冠習許氏說文、遂肆力形聲訓詁之途、而即由訓詁以達義理、于漢宋兩無倚傍、惟以力行爲主。嘗謂古聖人以治性爲第一義、中庸首標率性之旨、性蓋稟氣質剛柔智愚而言。率乃衛之假字、其字从行率聲、謂強之使行、如捕鳥之用率畢罨之使不他往也。即率循、率由、率師皆同此義。率者、用力之詞、但訓爲率由、佀兂其恉。蓋餙而制之則言率、屏而崇之則言尊、故復言尊德性而道問學、道問學即以尊德性、非截分二事、而即自明誠之道也。治性之在大學者、如七章之釋正心、修身、蓋忿懥、恐懼、憂患、好樂四者之發于心、皆出于性之毗陰毗陽、以不得其正、而克治爲難。故生平學行、一以崇實去華、期于抹世而平時省心減務、窺所淵際、則約以克己爲之基也。尤罔取于橫渠學以變化氣質之語、謂技千古爲學之要、常以自勵而觀人。又嘗與曾文正公書曰、漢宋之爭于天下也久矣、以

愚蒙觀之、直謂無事之援耳。今人所視爲漢學者、名物、度數、訓故也。所視爲宋學者、義理也。雖若判分而不容偏廢。禮以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小學、而保氏教之六書。夫以幼小、觿語義理之精、俟其博識名物、而義理生焉。以大學言之、博識卽格致之事、義理卽誠正之事也。以論語言之、漢學爲博文之事、宋學卽約禮之事。自科舉利祿之途既開、競務簡易、故小學幼儀皆亡。及夫名位既衰、或兩博洽之稱、則攷据與焉。其優于攷討者樂以之、憚于記誦者厭苦之、殞肩空疏、兩相詬病、而皆不得其平矣。夫名物度數、先王之所以立教、何以謂之漢學。義理者、先王之所傳道、何以謂之宋學。後儒雖博涉、夫何足矜博、而仍爲待于約也。宋儒雖偶疵、夫何可議、而先已識其大也。蓋 府君于學無所不窺、而尤潢肆古人實事求是之語。其于經史、文藝、音韻、訓故、地理沿革、歷代灋制、氏族、金石、篆隸、先肆掌故、竆源竟委、是非疑似之閒、必揆其眞際乃已。蚤歲治經、以小學始、其時海內已競于蒐輯目錄、故訓之學、而湖湘猶依先正傳述、以義理、經濟爲精閎、見有言字體、音義者、恆戒以爲逐末遺本。傳教生徒、輒屛去漢唐諸儒書、務以程朱爲宗。 府君獨倡言段借明而後經訓明、段借之多由于隸變篆體、遂亡形聲、今不于此求明、而強就借字以爲訓、則爲說益支。又嘗謂許氏解字、本義外惟開引一二義、而後來傳注家則繁稱博引、雖毛鄭大儒、不免望文生義。如易、睽其人夫且劓、天殆顚之借字、而馬注以爲刻鑿其額、虞注以爲黥額、釋文以爲刵也。此以劓例之、想當然耳。詩伐木、釃酒有藇、藇殆醑之借字、謂酒味之薄也。而傳訓爲美皃、藇本艸名、而可訓爲美乎。他如采綠、六日不詹、傳訓爲至、夫見爾雅、方言、不知詹殆瞻之借字、而與魯邦所詹同訓爲至、謂六日不至猶可、謂魯邦所至則不辭矣。又以古人說易象數、義理兩家爲多、無專言訓故者、所著周易訓故大誼、以補丁將軍三萬言之佚、多所疏證、至離卦而遘兵亂、及東南平定、年已耄矣、遂未竟其業矣。其言音韻、則謂古音之未明、卽由經傳段借之多、而可以音以證義、多兩得于古人之外。所刱解如謂覽爲寬字入聲、滌爲條字入聲之類、曾文正嘗以書相詰鶴、而同縣王君闓運尤喜其說、以謂言入聲者無以易之也。著兩詩古音疏證四卷、多補顧氏所未及。其言地輿、以漢宋互兩得亡、乃薈萃眾說、輯禹貢古今義案二卷、而別著禹貢義參義別二卷、參互以疏證之、各爲書二卷。又注兩漢書地理志、溝洫志注補正各一卷、古今水道表二卷。凡所治經、祛糾紛而歸一是、雖反覆證明、必使人一覽得其要領。至晚年以事纂輯、不復箋疏經書、以爲門戶分歧、取發明義例、舉隅而已、非一人之所能究也。嘗餘人詩、兩云、赴懷千載意、未勒一家言。又兩云、老惜桑榆仍伏案、舊存囊艸尚塡箱。于時于一名一物、觸類稽求、

無或因俗，有所得卽縷載之日記中。門人或請以所已譔著者先付梓行，不許。竊　府君續學之心，惟日覺歉然不足，其不以僅得唐末而止，而尤以徵引聲籟爲大戒，則所持之有繇也。蚤歲擬爲十三經字原一書，謂體之原、音之原、義之原。終以體例不愜，未卒業。後乃分韻編錄，每韻先錄全文，而錄篆文于楷書之下，丼解說原注音切，全錄之二徐，及後來注家有補正者，亦譔錄之，繇字攷訂其後。大指以許書爲經緯，以後來各家之說而始制之文字，明不須韻字，而後世之字爲有本爲沿譌，亦明都爲十有七冊，曰六書統攷，盡釋諸家之轇轕，而有裨于來學。外尚著有記字珠、文字偏旁舉略各書若干卷，待刊刻焉。　府君惠性堅定，敏行實踐。嘗自言，吾雖未能轉移風俗，庶不爲風俗所轉移。又謂人始則徇嗜欲，終且忘廉恥，而生人之道已泯。家居儉約，自奉尤薄，飧不重味，凡異品及烹飪過侈者，絕不入口。衣裳未嘗一循時製，冠服外悉以布棸爲之。伯兄萱嘗歲暮自粵東來歸，製一狐裘，踰月乃設，雜笑視久之，問值幾何，對以廿餘緡。除夕，諸人于圻市售之，得其值以周貧者。旁有言此兒子筆舌所得，何事峻拒之。曰，吾自有以御冬者，焉用此華麗爲。且以吾一人而兼數人之奉，物力亦竭給矣。家中一循祖先舊制，不稍涉華靡，亦不稍形慳嗇，瑣屑細故，悉權衡盡當，人無閒言。不襍踊賓客，惟先世戚誼援踵于門。嘗謂家無厭世故舊往來，便是惠衰福薄。况喪柔禮、闔門茹素百日，淡戒用樂與酒、浮屠，屏絕不入門，著爲家法。嘗在制中，有來餽棸服往視人壽者，答以無可爲祝之服，其人慙謝而去。其于三禮無專書，惟講夕言論，徵引單詞隻義，令人體行而淡味之。聞者以爲終身佔畢之儒所未及也。初持喪時，鄉人以爲沽儉，旣後見其顏色哭泣，相與歎服，漸有信從之者。　府君自律至嚴，而待人篤厚，無城府，惠容粹然，無貴賤皆樂與盡歡。下至臧獲，亦未嘗淡加譴訶。嘗曰，世之用人者輒恃予智駕馭之，不欲其長蓋己，故多所嫌棄，卒無得力者而已，則已勞矣。故用人自無疑于人始，然又不能盡人無疑，則又感召之機不在人而在己。遇人有過，未嘗不先事儆誡，若事已往，則終身未嘗舉其過相詰責，卽旁有論及者，終亦不應也。于族姻友朋事之難處者，必竭慮以謀，盡勞以任，雖在疑遠，以急投之，無不立應焉。生平非公事無一字入郡邑。族中有搆訟者，輒饋書解之，嘗示人書有云，吾自五十以後，每覺人無不是，而皆有可原。卽往年某之肆爲議毀，雖已絕之，而終自覺其不廢也，持情之平恕如此。　府君天性質直，眞率盎然，于交友尤見古誼。平居以陳義相切劘，遇有違失，雖在名位崇隆，輒大聲斥之，無或因俗。有同譜某君棸相親洽，後某君偶染習俗，極口戒之，至屢不悛，怫然曰，志趣旣殊，是當疏矣。絕音問者幾二十年。後某君淡自悔濼，來見，乃更愛好逾于平時。其于舊交遺

文、悉爲闡發、俾或湮沒者。序跋繼緜悱惻、令人不忍卒讀。陽湖惲中丞撫楚、肩艱政、 府君與之縱蹟甚延、吕被議去、演加悅惜、爲刻官書摘鈔一帙。後中丞竟因此藉得湔白去。畢生所積館穀、儲書外、吕饋貧士及族姓故人子弟之困乏者、季時餽贈米鹽之屬必周、曰、此自古人任恤之義、非市惠也。琶城及里中待吕舉火者恆數十家。亏沓謝絕形勢、書札惟簡而寒暄、必輾轉爲之計。 府君耿介自持、義所不可、確乎不易其志。晚歲吕高年碩學魁士夫之望、尤演自斂抑。凥荷恎、惟與二三老宿相過訪。聞有當事請謁者、輒吕老病謝、惟諸人一報謁而已。交游或吕珍物見餉、必婉轉託詞吕謝。嘗有需次某君吕 府君與中丞有素、奉重金爲壽、屬爲營說、 府君峻拒之、而終身未一言其事也。 府君處事一求信亏心、不因人爲詭合、而識精力果、當機立應、雖變故之來、處之裕如。中年遭讒大故、更舅弟四人之喪、皆一身任之。晚歲伯兄萱殉難黔中、家庭之間悲傷疊見、 府君撐輯日勤、或有勸其稍輟者、則曰、人處逆境、尤當自勵、若心意低沮直塌、則厲气愈見侵陵。其謂事之當爲而務爲者、輒不避嫌怨、銳意吕爲之。人或吕積重難返爲言、則曰、此豈不知、若終視爲牢不可破、則難返者終無返之日矣。而所積者又有既乎。嘗示子弟曰、學問之途、須有特見、方能拔俗。此在隨事體會也。家凥一有灋度、亏時無疾言遽色、而人皆嚴憚之。

子弟有過、不遽加譴訶、必待眞恥自萌、乃徐施詰讓、而言論曲中癥結、至有涕泣求改者。凥書局者近廿年、不孝等 隨侍、雖元日、必躬率誦讀群史。嘗曰、天下奢欲給求之事、雖大雄大力亦所難幾、惟學問文章猶能操縱亏一己。尤喜魯齋儒者吕治生爲急之語、嘗曰、學人明理練事、潔治其身心、吕期有用亏世。卽不然、亦當俛焉、日有孶孶、精一藝吕庇其家。其亏孶孜子弟、訓誨提循無微不至。與人言、終日皆敦勉學行、處身涉世之方、雖童稚、待之如成人。尤愛才好學、見一材一藝、汲引如不及。接後誰邑莊吕龢、或互證所學、如未嘗有一日之長也。 府君雖不見用亏時、而民物痌瘝之念、時徵亏譔述、皆踊躍亏實、破除一切浮游腐𤢖闊之論。所著鄉團、保甲、義倉、種樹諸說、條理密察、後有作者、蓋可舉而行之。生亏吕世風競逐奢靡爲大慮、而謂阜財之道、無如節流、故敦崇儉樸、力祛習俗、無一不吕身先之、卓然有古儒者凥鄉丰采。尤吕燒酒、洋藥爲人心風俗之大害、屢亦呈請大吏禁治、官司誥誡、毋不惜手爲具艸。而力不副志、往往歎憾形諸顏面。有風吕赴勞者、則曰、整飭風俗、自士人凥鄉之責、亦補有司所不逮也。生亏謝絕形勢之途、干請尤非所屑。惟同治癸亥邑中縣試生赴毀拆教堂、夷人欲甘心縣令、大吏已許之、 府君力請亏當道、謂釁由衆怒、誰其尸之、如此則不獨長夷驕、抑傷 國體、事亦旋解。又疾亏俗氛敝相仍、嘗

日、世之人輒曰爲治人無治法、曰一法立、一弊生、曰戒滋擾、戒紛更、置興衰理亂於不問、而萬事萬理皆以數言括之。夫爲治人無治法者、重在爲人、而彼意則直以爲無法、法立弊生者、欲人之防弊、而彼意則直以爲不應立法、以循例爲無亂政、以徇俗爲守舊章、雖士君子亦漸染日深、習焉不察、身於循例徇俗而可以治天下也。則吏爲治之而爲餘矣、惡用士君子爲哉。屬纊前數日、爲自縣城來者猶諄諄以保甲爲屬。蓋其繫念民物之切、爲如此者。生平未嘗以私一履邑宰之庭、而於邑中公事爲關政治學術之大者、爲之如不及。所尤著者、則積穀、賓興二端。道咸之間、水旱頻仍、府君兩次請發社倉出賑、於糶、晝夜營之、多所全活。而以邑中常平之倉道光中屢形虧空、府君遂倡請積穀。其法以每田一畝、輸穀二升、以五六年而要成、得穀十餘萬石、穀藏於民、而官總其成、緩急恃以無恐、民不煩而利已溥。條例手自刱定、凡數萬言、謹已摘其略、具載文集中、實一生心力所縈注也。後陽湖惲中丞撫湘、府君謁見、即陳足國裕民、無逾積穀、中丞即札飭通行各州縣、至今賴之。士人入學、例爲印卷之費、需索縣重、寒畯苦之。邑人久議舉行賓興、未得就緒。府君復獨力綜其成、而又欲於邑中蓋置書樓、建二忠祠、（謂宋邑丞李君長庚及明何忠誠公騰蛟、皆於邑中致命者。）不果、每引爲憾云。戊申之歲、段館宗祠瀕江爲小市、當衡湘之衝、歲爲馬會、距期五方襍集、招搖無賴、耗費動萬金。府君力爲禁革、俗爲之厲。其地尤齊迎神、游民交鬭其間、大爲風俗累。府君又力禁之、迄今無犯。粵寇之亂、府君兩次舉辦團練、經費盡籌。後伯兄暨復於西路接辦。事於、府君以捐輸所餘二百餘緡、擇經理者爲恒給公以周窮乏及貧不能葬者、今已積至八百餘金。其隨事隨地爲所補救、蓋如此。一生尤以文獻爲己任、於大湖以南藎臣節士、故老才人之事蹟著述、無不裒襮以廣其傳、不隨眾好惡、雖舉世以爲非者、必搜求其事實、設身於心以論之。如所著楊巷陵事實攷之類是也。好談先輩掌故、娓娓忘倦。鑽闡軼事爲可法者、終身誦之不衰。聞故家爲藏弆祕帖、不惜禱祀以求、爲所得則驚喜若不自禁。此數十年如一日。先是、新化鄧氏輯沅湘耆舊詩集、府君助其蒐討、多所闡發、而搜輯邑中先喆朋儕之詩爲八卷、曰潭雅。後更徵集先正遺文、續修沅湘詩集、遺文逸藻、要數十百年、雖在子孫不及知者、府君往往得之蛛絲蠹窟中、作合之奇、宛爲有緣焉。成湘潭縣十修志稾若干卷、多爲得於舊志之外、而於風土、名物、文獻尤極精密。湖南通志、府君分纂藝文一類、彌年家居、乃就舊志所錄各部私加攷索、彷四庫書例、悉爲論列、成書八卷。又嘗欲於會垣建立裒文閣、以收儲藝文、未及就緒。（往時湘鄉劉孟容中丞蓉寓府君撫湖南文徵百卷、方在斟訖、忽綴名數十人至、中丞卻謝曰、公等皆卷中人邪、客謝凡士。客青擯、府君。後肯同生不擯、掩面佁法、中丞因題二律於卷端比

贊、惟記天教後必與新文之句、事見曾暉齋集。于先人潛德尤極意搜求、薶沒且經百年者、得　府君而復顯于世。如先儒林公著松老屋圖、先鴻臚公重宴鹿鳴圖、先少詹公所藏周忠介公寒月篇墨蹟、及奎垣欣課卷子之屬、府君皆爲徵題詠焉。著有先世述聞一卷、皆　府君所訪輯而成者。　府君爲文氣識深厚、因事設辭、不爲議論恢奇、而詳明典則、成一家言。常謂議論可備、敘述不可繁。文以述事、文工而事弗具、焉用文爲。湘陰郭侍郎論中外交接之密、自謂曲中事情。　府君以爲獨醒獨清、古人之所戒也。況自宋明以來、并爲一談、已成定論、今欲以筆舌悟俗、持論過激、人將不察其心、而輒偏詞以相詬、于事終無所益、貽譏規之。當修褒忠錄時、同縣王君應湖北大吏之聘、多譽來言、欲記載實事、以裨信史。　府君報書、以爲軍旅之事、何從得實、又何可紀實。今但記述忠節、期無遺漏、猶非可以歲月限。況乃總覈東南之時政、加之以褒貶、自謂直筆、取喧眾論乎。其後侍郎果不勝眾口、被謗而歸。王君書竟不成、而其所敘軍事十六篇、人皆以爲譏議、大負時論、卒毀其書。其深識遠慮、老成之見、尤爲當世所推服。又嘗與人書曰、古人之文皆以辟其學問、證其行誼、學足以裨匡濟、行足以式鄉閭、斯其文有用、而亦可貴、初無所謂古文之學。所謂古文之學者、以濟言之耳。周秦以降、文體遞變、樸巧日殊、未嘗不有遷徃、而不以文自命。至唐人而論文之說始繁、然後世論以發者、祇取原道、佛骨諸篇、而欲廢其他作。于

河東尤多繆議。然則工如韓柳、且不能塞後人之望、後人更何能以此夸命安身。吾輩于文亦第辭吾之意、寫吾之心、而不以專治古文、自爲標目焉。又謂文之質幹在義精詞正、此有何派、派第以體格言耳。震川力矯何李氣燄之盛、乃以清澹幽靜行之、此兩派之迥殊者也。震川之後、豈無師其意以爲文者、特無名位以號召、赴寡故湮沒不彰。至方、姚而信從者眾、其教乃著。今曰桐城派者、流俗之論無稽者也。後進間請爲文之濾則曰、易之立誠、辭之體要、論語之爲命一節、皆盡是矣。著有絲漪艸堂文集三十四卷、巴陵吳南屏先生敘其端。　府君蚤歲即耽吟詠、後益健爲之、直攄胸臆、具有本原。與人和答、疊韻至十數不休、皆精妙妥帖、出奇無窮。晚年從事編定、無暇酬贈、然偶一爲之、輒驚其座人。其詩導源漢魏、兼初盛諸家之長而有之、間亦神似山谷老人、而縮伸變化、洗盡浮詞、實能拔奇于古人之外。著有絲漪艸堂詩集二十卷、研農館詞三卷、有于江李次青方伯敘。其與沈、宋諸先生唱酬詩、有城南唱酬集、與　先伯父歲壽觴詠、仿東坡岐下詩、有除夕吟蘇集、與易念園、何子貞諸先生唱酬、有金縷酬贈詞、皆久行于時。嘗選有七律流別集數十卷、評點精當、宗恉具本書敘意。又選有駢體三三篇、唐詩六百編、則皆學子蒙課之本也。書法遒整、互力最深、所刊刻各書、務匯別字之譌體、精核異于他本。尤究心金石之學、嘗欲從諸

金石中涵其變體之始、㠯訂經傳轉寫之譌、而譚金石爾碑亐經訓、其說多具所箸經傳金石叚借字輯中。亐漢唐碑搨參互稽究、一見洞悉源委。如所箸麓山寺碑攷之類。下至名人翰墨、皆能領其指窾所在、眞贗去辨、款服為精鑒。亐外間題跋、毋慮數十百條、皆若學䆊不忍釋焉、則　府君嗜好之所獨存也。　府君天資彊敏、而為學專壹純至、殆無其比。晨起必誦四子書數章、寒暑無閒。曰、此畢生取用不竆、而未可須臾離也。終身手不釋卷、雖在旅舍舟車、陳書吏誦讀如亐時。讀書丹黃襍下、爾所得即劄記之歷季筆記積至數十冊。生亐力屏家人之奉、亐苛勢汔六度歲除。家構崇樸、曰桌葉樓、集中爾記。儲書數萬卷。雖講治生事、而一切具爾成規、庭內灑然無相擾者。所居緣濟圖題鏡水竹之趣中爾艸堂藍爾樓曰虹月新構堂室曰守經堂、崔季張玉夫大令贅玢贈句云、倚觀瑰麗書連屋、浩气清空竹掃天。　體槃彊健、耆艾之季、言自勸勵、疾㠯爾殄唐之態為恥。衰季時爾肺疾、未嘗偃息牀褥、爾呻吟之聲。故易簀之日、猶扶掖至檀舫、府君書室、集中爾記。神志清明、微言不謪、醫來診脈未竟、而長逝矣。烏乎痛哉。遺訹之書、猶襍陳几席、始可謂日爾孜孜順受考終者已。晚季常㠯書林多未寬之業為慮、向無重疾故未嘗一語及後事、惟肯二日龢石門袁先生孚文詩、爾云、人言詩律竆始工、豈識經畬老鶴罷。壯志欲隨元化盡、古情詎其浮雲𢿱行。將解脫四大空、惟覺寸心頑不化。烏虖已若自讖矣、哀哉。　府君㠯優廩生舉讖光丁酉科拔貢、就職直隸州州判、呈改教職、㠯　先祖父母未爾封誥、納資候選內閣中書、部選龍山、茝江等縣儒學訓導、封較　貤誥

　先伯父文學君、後㠯伯兄萱太常寺卿銜、　誥封通議大夫。生亐嘉慶九季甲子七月初四日、沒亐光緒六季庚辰九月三十日、享壽七十爾七。肯妣周淑人、同邑副貢生儋補永綏廳儒學訓導系蔚公季女、名絜、字季笒、號梔雪、賢淑、工吟詠、箸爾吉劭閣詩詞二卷、天啟宮詞百首。繼配陳淑人、山陰人、寄籍善化鍔公第三女。側室王孺人。子六、長萱、邑優附生、軍功保舉、由訓導洊至江西補用知府、擬保鹽員、煦鸛齡中、　郖典準按察使陣亾例、　賜襲騎都尉、兼完補恩騎尉、世襲罔替、加　贈太常寺卿銜、坿祀昭忠祠、　國史爾傳、周淑人出。次蘇、殤。次克進、軍功洊保花翎、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淑人出。次蔶、殤。次艱、國子監生。次蘷。王孺人出。女三人、長歸長沙舉人、同知銜、候選知縣張公啟鵬之次子、府學生、候選國子監典簿、加州同知璟同。次歸賀縣進士、補用知府、肯善化知縣張公培仁之次子、五品銜、候選縣丞錫桂。次歸湘陰舉人、三品京卿郭公崑燾之次子、縣學生、兩淮候補鹽經歷、加五品銜慶藩。孫八人、正浙、承襲騎都尉。正學、正旅、正垣、正科、正齡、萱出。正年、正孝、克進出。女孫一、歸衡陽縣學生何承鑽、萱出。㠯本季十二月十五日葬本邑上十七都八甲龍家港枌墅莊山之原、卯山酉向。烏虖痛哉。　府

君綜貫本末、爲世碩儒、其生亐學行具在　士林心目及所譔錄各種。不孝等亐大者多不及知、即知者亦多不能言、謹具里居、世次、就問、覩所得者千百之十一、隨節譔錄伏冀當世大人君子賜譔碑誌誄傳之屬、俾垂先型亐後。不孝子孫等感且不朽。

羅克進撰《綠漪草堂文集》卷首

候選內閣中書羅君墓表

巴陵楊彝珍譔

君諱汝懷、字念生、姓羅氏、湘潭人也。自少異敏、能奮亐學。甫冠、即餼諸生、旋得選貢、　廷試不遇、歸遂絕意進取、視榮利泊如也。家素多藏書、日枕籍其中、亐羣經多所辨證。[illegible][illegible]精許氏學、旁及金石文字、攷訂眞僞極精宷。尤按討楚故、輯諸先正遺文、幾八易寒暑、成書二百卷、自元明迄今、靡有滲漉。當有沈沒至數百年之久、雖其子孫不及知、一旦再顯亐世、論者謂有功楚文獻、可繼南邨老。所爲綠漪園、頗饒水竹之勝。晚授龍山、芷江訓導、俱棄去之。著綠漪草堂詩文集數十卷。其他著尚多、可謂宏覽多聞之君子。余交君計四十餘載、不謂非久、故今其孤克進狀其行詣、乞表墓、遂不辭而爲之表。

楊彝珍撰《綠漪草堂文集》卷首

羅研生墓志銘

郭嵩燾

君諱汝懷、字研生、姓羅氏、湘潭人。自少讀書、喜形聲訓詁之學、求得顧、汪、戴、段諸家之書、精研力索、曲暢旁通。乾嘉之際、經師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闃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君居石潭萬山中、承其遺論、獨以治經必先識字、擲意潛思、受成於心、不假師資。年三十四、充丁酉科選拔貢生、則君學已成矣。所著書曰周易訓詁大誼、曰禹貢義箋、曰毛詩古音疏證、曰漢書溝洫志補注、曰古今水道表、曰十三經字原、曰六書統考、皆粗具其義例。湘鄉曾文正公、道州何子貞編修以爲有國朝經師之遺風。君性和雅、貌溫而氣愉、與人交洞見肺腑、久而益親。言事嘗使意餘於詞、婉約微至、雜以諧笑、尤以利濟民物爲心。部使者駱文忠公議治團防、得君團練芻說、節取頒行以爲式。其後陽湖惲公籌積穀、德與李公申明鴉片煙之禁、其端皆自君發之。曾文正公視師江西、召君。君至、曰吾任爲賓、不受事。選授芷江縣學訓導、改選龍山縣學訓導、皆不赴。同治初、詔編忠義錄、襃錄死事者、君獨力任之。先是新化鄧先生顯鶴輯沅湘耆舊集二百卷、自唐以來、湖南文獻可紀錄者採討靡遺。又爲明季湖南殉節諸臣傳略、以勸奬節義、存鄉先達遺跡。君曰、永明之難、湖南死節者爲多。粵寇據有長江、河南之寇徧及東豫、而甘陝困於回逆、兵師一出、湖南死忠者倍焉。國家方盛、成功立名、震耀天地、而死者之節則一也。至論湖南之文傳世者無多、而要關繫一方掌故、政治學術、尤有以見歷代人文之盛、而一鬱而不宣、此吾事也。於是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褒忠錄八十四卷。論者以湖南文獻之徵、得鄧先生及君存其梗概、爲有功鄉里

之大者。君嘗疾近世漢學宋學之分、以爲名物度數、先王所以立教、而學必先識其大、未可偏勝。故其學於六藝故訓、地理沿革、古今山水源流、歷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隸、靡不研通、而一本於立身行己。尤務獎厲後進以成學、誘勉之惟恐不至、薄技微長、必求所以振拔之、而自處一守以約、菲言厚行、不爲聲名、言者謂通儒、而行誼當世長者、尤難能也。君生於嘉慶九年甲子歲七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六年庚辰歲九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曾祖晉、祖紹龍、考脩澍、以孫貴官贈通議大夫。君兄弟五人、於次爲三。配周淑人、繼配陳淑人。子六人。萱、以縣學生軍功道員殉難黔中、以按察使例賜卹、贈騎都尉世職、太常寺卿、周淑人出也。克進、軍功保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淑人出。羲、國子監生。察、妾王氏出。女三人、孫八人。君既卒、就求其遺書、蓋猶前四十年所見、標具其所心得與先儒所以異同、或多缺略無完書。獨所著綠漪草堂文集三十四卷、詩集二十卷、研筆館詞三卷刊行於世。克進葬君邑西龍家港粉壁山莊之原、而述君行狀、屬嵩燾爲之銘。銘曰、

湖湘以南、有儒一生。承經師之風以起、而擷取其精。著書累數十萬言、求之太廣、而艱於成。其單辭朕義、表見於世、猶足以見君之生平。千齡萬代、以無隕其名。

《碑傳集補》卷五〇

羅研生先生家傳

善化李　楨撰

先生諱汝懷、字念生、湘潭羅氏。祖紹龍、增廣生。父修澍、　恩賜八品冠帶。兩世皆躋大耋。先生少從伯兄江學、秊十九補縣學弟子員。㠯優廩生選道光丁酉拔貢。先生自弱冠、即吐棄俗學、探極蒼籒、期至於古人。其治經壹從小學始、㠯爲叚借眀肰後經訓眀、審形聲㠯知叚借、知叚借㠯辨訓故、而㠯達於義理。故先生之所得、栞解爲多。其他如地理沿革、歷代灋制、氏族、金后篆隸、先朝掌故、是非疑佀之界、窮源竟委、攷證眀白、皆可據依。湖南自嘉道閒、新化鄧訓導顯鶴表揚文獻、採摭略備。先生志趣故與鄧先生雅合、乃益起而廣之、旁搜遺壁、詮述贍覈、不捐細大。其渼耆篤好、一如飢渴之於食飲。逮後大府聘修褒忠錄、通志、得益肆蒐討、㠯既其表章、而所輯文徵一書、始元明迄國朝、㠯來凡繫掌故、治政、學術之大、甄錄博富、尤卓爲楚南人文之鉅觀。又㠯苍陵明楊閣部嗣昌瓌才蒙詬、獨其後嗣嘗爲湔雪、乃徵綜事實、爲設身平心㠯論之、其不欲苟同雯惛、有如此。先生家灋儉素、外篤舊故、興學縣中、事無遺利、嘗爲巡撫公陳備災裕民無逾積穀、惲公韙之、檄牧令勸民輸貯、至今利賴。同治初、湘陰郭侍郎嵩燾撫廣東、薦先生於　朝、不果用。嘗納貲候選內閣中書、晚授芷江、龍山訓導、皆不就。先生既㠯樸

學高秊魁鄉邦士夫之望、搢紳耆舊爭下吕禮、當途問風致蕜請謁、而先生沖虛退斂、持其節一不易、可謂闇修克己之君子矣。吕光緒六秊九月卅日卒於后潭里居、秊七十七。先生本名汝槐、字硏生、夔後取詩小宛有懷二人之義、易今名、并徙字焉。晚自號楳根居士。箸書凡若干種、行於世、其若干種藏於家。子六人、長萱、優坿生、高才能文、世其家學、目江西補用知府殉難貴州、　贈太常寺卿銜、予廕、予祠、　國史有傳、　封贈三代如其官。次蘇、蚤卒。次克進、匋功游保花翎、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次黃、蚤卒。次蕘、國子監生。次蘇。先生既歿之明秊、克進狀其事行來乞爲傳、乃謹擇而書之。

李楨曰、楨初不識先生、歲辛未分修省志、始得接先生於荷沱精舍。時先生秊且七十矣、猶日事諷輯、不少休間。相從論議、知先生篤湊於古學、顧亦非規規焉顓屐濂儒之䂓者。及讀其詩歌文章、諟見其根柢。惟先生亦雅重余、相勖吕箸述、此其愛才之意爲何如。於虖、可復覯哉。

——李楨撰　《綠漪草堂文集》卷首

倭文端公別傳　匡輔之

公諱倭仁、字艮齋、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河南駐防。道光己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辰散館、授編修。十三年二月、升右春坊右中允。七月、升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升右春坊右庶子。十二月、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六月、轉侍讀學士。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十八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二年、擢詹事府詹事。二十四年八月、升大理寺卿。三十年二月、應詔陳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辦君子小人。蓋於心術者知之、發乎事跡者易見。大抵君子訥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類；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相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匡弼、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逢迎逞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動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亶聰明、勤學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聖明洞鑒之中。第恐以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眾、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莫辨、情偽滋紛、愛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致歎也。今欲求所以知人、豈有他術哉。本皇上好學之心、勤求不怠、使聖志益明、聖德益固而已。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臣、惟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摩治體、以廣聞聽。我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聖祖仁皇帝疏、爾大學衍義一書、爲萬世有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延訪真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實體諸身、默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近習左右、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屏而勿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處之閒、外而大庭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

身者無不備、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强固矣。二臣所言、
皆人君修養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
責講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
幄以贊
宸修、致治要圖、莫切於此。疏入、
上稱其辨君子小人之分、言甚切直、
諭嗣後大小臣工有所見聞、剴切直陳、以爲法。三月、禮部侍郎曾國藩
奏陳用人三策、
上復憶公言、
手諭同褒嘉焉。十一月、
賞副都統銜充葉爾羌幫辦大臣。時大理寺少卿田雨公以公用違其
才、奏陳用人宜慎、
諭曰、倭仁以三品卿給與副都統職銜、爲葉爾羌幫辦大臣、遐疆要任、
令其歷練諳練、並非投閒置散、而該少卿以爲用違其才、若如所奏、則
外任曾爲左遷、而新疆換班者尤爲擯斥、豈諳國家文武兼資、內外並
重之微意乎。咸豐二年五月、在葉爾羌上敬陳治本一疏、
上以公意在責難陳善、其言尚無不合、惟朕特授倭仁葉爾羌幫辦大
臣、原使其歷練邊疆、備資練習。今觀所奏、仍係統論治道、並未及邊陲
情形、豈忽近圖遠、轉以職守爲無關輕重耶。嗣後總宜留心邊務、實力
講求於任內應辦事件、毋稍疏忽。如有地方要務、切實敷陳、朕亦可驗
其學識、毋得徒託空言、致負委任。十二月、候補道何桂珍疏言時勢危
難、請特用緩急可倚之人、以固人心而維邦本。倭仁秉性忠貞、見理明
決、處危疑而不懼、臨利害而不搖、生平言行一一不負所學、若投以艱
鉅、必能盡言竭力、死生以之。
上亦未從其請。三年、以辦理葉爾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愛瑪特攤
派路費及護衛索賍等情不合、降三級調用、即行回京。四年二月、
命以翰林院侍講候補、在
上書房行走。八月、授惇郡王讀。旋擢
盛京禮部侍郎、管理宗室覺羅學事務。九年十月、補鑲白旗蒙古都統。
穆宗毅皇帝御極、
命充朝鮮正使、尋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正月、擢工部尚書。二
月、

賜紫禁城騎馬。奉
兩宮
皇太后懿旨、命在
弘德殿授皇帝讀。尋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公將前所輯古帝王事蹟及
古今臣工奏議有裨治道者、重加精擇、附以按辭、爲兩帙進呈、得
旨賜名啟心金鑑、並陳設
弘德殿、以資講肄。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教習庶吉士。七月、以工部
尚書協辦大學士。閏八月、授
文淵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六年正月、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由滿
漢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公
奏言、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諸
一藝之末、又奉夷人爲師、無論所學未必果精、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
學、其所成就不過術數之士。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靡者也。自耶
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爲所惑、所恃讀書明理之儒、或可維持人心。
今復舉聰明儁秀
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使之奉夷人爲師、恐所習未必能精、而讀
書人已爲所惑。夫術爲六藝之一、本儒者所當知、非歧途可比。然天文
算學爲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伏望
宸衷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彌隱患。事遂止。旋
命公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公懇請收回成命、
上不允。尋上疏固辭。四月、因病請假。六月、奏請開缺、
上命以大學士在
弘德殿行走、其餘一切差使均著勿庸管理。七月、病痊。八年三月、奏
大婚典禮宜崇儉以光
聖德。六月、
武英殿不戒於火、公偕
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桐、國子監祭酒翁同龢、奏請勤修
聖德以弭災變。奏入、
上嘉納之。九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管理國子監事務。十年
三月、授
文華殿大學士、尋薨於位。
賜祭葬如例、予謚文端。



評曰、道咸之閒、从宋儒之學、身體力行者、必推公爲首選。曾文正公、吳侍郎竹如、皆公之益友、皆實力求朱子之意而力行之。曾文正公以見過自訟、言動無妄推之。又掀吃攫會以屬侈靡之志、尤近今所罕見。門下雖依草附木、不盡正人、有家庭細故、致父自縊之李如松、附和拳匪、禍延家國之徐桐、其人固狗彘之不若、要不足爲公病也。

鄒叔勣先生事略　李元度

《續碑傳集》卷五

鄒先生漢勳、字叔勣、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爲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讀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繁或千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爲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湘皋深異之、惜其羅縕里閈、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寧鄉學舍、同編蔡忠烈公遺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寶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爲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蒇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情事、雖文倨繞典、胡文忠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爲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衆往觀、令并執而坐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是歲爲咸豐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越歲、賊陷江寧、默深舁以遠。史及尚書未定稿、促其閒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濬偕先生率以往。圍解、敘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安徽巡撫、約先生相從、遂同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筸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守大西門、賊三爲隧道攻之、城坍數丈、登陴矣、先生力擊卻之。忠烈專疏上其功、有

詔褒奬、以同知直隸州用、

賞戴花翎。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通、臘月十六夜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賊。賊至、格鬭、閼斃賊數人。賊怒、刃中項、血淋漓頂偏、折兩卒掖之前、走數武、死之。時年四十有九。事聞、

贈道銜、

予卹、廕、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先生生時、母氏夢虎驚而寤、少溺苦於學、罔舍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兄弟互相師友、志在勵名節、敦氣誼。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金、悉供購書周急之用、家無甔石儲、弗計也。所纂貴陽府志百十二卷、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安順府志五十卷、皆刊行。又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讀書偶得三十六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諧聲譜十六卷、夏小正義疏一卷、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六國春秋二十四卷、顓頊憲考二卷、帝繫詁一卷、詩序去害釋滯發微四卷、凡十四種、藏於家。

辰沅永靖兵備道楊公墓志銘　楊彝珍

《續碑傳集》卷七四

道光庚戌秋、予初晤公於京師松筠菴、一見如舊識。未幾、予乞假南旋、會狂寇竊發粤西、尋飲馬江介、轉渡河而北、以窺畿輔。時侍郎某公出視師、奏請公參軍事。公佐擐戎械、授任堅明、殲馘獷雄十數萬、畿輔以清。某公請敘於

朝、即命公爲永州守。未履任、先權守吾郡。值陬市有巨猾馴積禍心、糾集羣不逞、侵暴市廛、勢欲緣閒階亂。公至、以計誘禽之、並捕其死黨六人、置之理、邑以無事。旋履永州任、未一載、適粤寇石達開嘯衆十餘萬、衆自江右入楚、連陷十餘州縣、遂圍永州。公倉卒募民兵嬰城固守、賊四面環攻、出百計抵禦之、相持九晝夜、危亡介呼吸。聞幸各路援軍至、內外夾擊之、殲賊數千、圍遂解。敘功以道員補用、嗣補辰沅永靖兵備道。所治極楚邊徼、而西毘於黔、尚苗叫嘯出沒、一夕數驚。公謹烽堠、密偵諜、所用將佐皆能別其材、鄙使之、賊因是不敢窺犯其境、井里恒晏眠居。頃之、因爲蜚語所中、即投劾歸、遂拔百慮、以游心於清邈、而自適其適、乃爲粤西之遊、閱平蠻頌、元巖銘諸刻、皆懸峭巖深壑閒、遂不惜扶筇蠟往、窮其力、登躋以求之、雖瀑濡項、棘刺膚、莫之阻也。幸而得之、輒驚喜出望外。至於莫龍編侯墫新開石室記、閱數千年不見於世、因精誠

所結、若或戚之、似有神物相導引、經紆迴曲折險阻、卒莫之或遺、抑殆與古人有夙契、乃以是見餉與。信非偶然也。公夙坦中仍眞、不知人世有機械事。見人有一藝即折節下之。厲治幸舍舍客、於家計一無嘗省、然未嘗斯須輟業。凡游涉所得清峭幽異之境、悉迴繚於胸中、一旦語隨與學通肖其中之所得出之、能以古淡生新無所緣染。尤工書法、兼素日資其門流及殊域所蓄書盈萬卷、金石文字千種、若有疑義闕文、能以意測譯直發千古之覆。嘗官永州時、其朝陽巖、澹巖諸勝跡皆修葺使還舊觀。意欲與元柳風流相映耳。予知交徧海內、其文章氣誼之同、實無踰公者。近年尤密好無閒、閒歲輒聚晤、皆恒相與觴詠無虛日。及判袂嘗悵悵然。比猶接易簀前十日手書、期以三月杪重展良覿、乃竟不克踐斯約也。悲哉。公夙乞予銘其墓、兹因不待其孤之請、遂預爲文俟定吉卜後、乃鐫諸幽宮。銘曰、

有才槃槃、救時之傷。彼竊位者、以銛爲鈍。莫竟所施、俾成嘉遯。淵不可回、天不可問。我銘厥藏、浩生孤憤。

（《續碑傳集》卷八〇）

譚瑩　吳敏樹　王軒　鄭珍　董兆熊　羅澤南　朱次琦

萬斛泉　張文虎　陳喬樅　馮桂芬

譚瑩傳 南海縣志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捕屬人。甲辰科舉人，官化州學訓導，升瓊州府學教授。幼穎悟，於書無不窺，而尤長於詞賦。年十二，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郡內老宿鍾啟韶、劉廣禮見而驚異曰：此子後來之秀也。年弱冠，出應童試，時儀徵相國阮元節制兩粵，以生辰日避客，屏騶從，來往山寺，見瑩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現赴縣考者也。翌日，南海令謁見，制府問曰：汝治下有譚姓文童，詩文甚佳，能高列否？令愕然，以為制府欲薦士也，即請文童名字。制府曰：我以名告汝，是奪令長權，為人關說也，汝自行捫索可耳。令乃盡取譚姓試卷偏閱之，拔其詩文並工者，果得瑩，遂以縣考第一入泮。而督學長洲顧元熙亦謂其律賦胎息六朝，非時手所及。制府開學海堂於粵秀山，以經史課士，兼及詩賦，見瑩所作蒲澗修禊序及嶺南荔支詞百首，尤為激賞，自此文譽日噪，凡海內名流游粵者，無不慕與締交矣。道光六年，常熟相國翁心存以庶子督學粵東，歲考以樓心扇賦試諸生，瑩居首列。時值西陲用兵，覆試日題為擬平定回疆收復四城生禽首逆賀表，瑩於風檐中振筆直書，駢四儷六，得一千五百餘言。學使批其卷，有粵東固多雋才，此手合推第一等語。繼翁任者為平湖徐侍郎士芬，閱其歷年試卷，有驅心選手、獨出冠時之譽，遂以優行生入貢。然瑩聲望日高，鄉場頻遭眊噪，故前後來粵典試者，如壬辰科程侍郎恩澤、癸卯科翁中丞同書，榜後太息咨嗟，以不得瑩為憾。直至甲辰科，昆明何制府桂清、臨桂龍殿撰啟瑞典試，場中得一卷，擊節贊賞，擬元數日矣。因三場策問敷陳剴切，微觸時諱，特抑置榜末，僅得而幾失，蹭蹬如此。然瑩澹於榮名，於進取不甚在意，初膺鄉薦，循例計偕，嗣後不復北上，惟安居教職，借官閒無事，以為旁搜博羅之資。居化州任最久，化州人樸魯不文，居此官者多厭賤意，瑩仍諄諄引導，欲迪以詩書。教職實俸無多，不得不計較修脯之厚薄，瑩隨諸生自送，去官後，所積空券盈箱，諸子弟悉焚之。委管學海堂學長，粵秀、越華、端溪書院監院數十年，後進詩文可造者，譽之不去口。加以強記過人，於先哲嘉言懿行及地方事沿革變更，雖隔數十年，述其顛末，初終絲毫不爽。故道光中邑人吳中丞榮光倡修邑志，咸豐末粱侍御紹獻修續邑志，廣州守丹徒戴肇辰修廣府志，咸聘為纂修官，正謂其不愧鄉邦文獻故也。而有功藝林，尤在刊刻祕籍巨編，洎粵中先正遺書一事。初，粵省雖號富饒，而藏書家絕少，坊間所售絕無異本。自阮制府以樸學課士，經史子集漸見流通，而本省板刻無多，其來自他處，價值倍昂，寒士艱於儲書。瑩與同里伍崇曜至交，每得祕本巨帙，勸之較勘開雕。其關於本省文獻者，有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詩，各種楚庭耆舊遺詩七十二卷，此外有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瑩皆為編訂而助成之，俾遺寶碎金不至湮沒，而後起有好學深思之士，亦得窺見先進典型，其裨益非淺鮮也。瑩以文行矜式鄉閭，而性坦率，與人交不作尋常應酬語，若與論學術是非、人品心術邪正、詩文得失，咸推勘入微，凡所譏訶，悉中癥結，不肯受壓於虛名，故同人皆許其直素。善飲，咳疾病不去杯杓，又篤信星命之說，謂人世修短吉凶，造物安排已定，故開口即笑，不為大耋之嗟。或箴以酗酒過甚，非攝生所宜者，瑩笑曰：酒者天之美祿，古聖人所以享食高年，此豈殺人物？況壽算限於天，吾雖日飲無何，犬馬齒當在古稀左右耳。或曰：子何以知之？瑩曰：壬辰科歙縣程侍郎來典試，程淹博而衆游藝，多能者也。榜後，粵中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程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盛極矣，然盛極而衰，天之道也。此後二十餘年，亂從粵東起，再過十年，亂將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釗亦嫻於漢人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程往復，不覺慘悒欷歔。程笑曰：子無為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矣。隨諦視座中人曰：及見者，止譚子玉生耳。後五年，程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亦卒；逮丁巳以後，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雖善養生者早已物故，惟我歸然獨存。然年過耳順久矣，酒亦何損於人哉？其順時安命，皆此類也。瑩服官至教授，以襄辦省垣勸捐防堵各公務著有勞績，奉旨給予內閣中書銜。卒年七十二。子五人，宗浚，辛酉舉人。

（《續碑傳集》卷八〇）

吳君墓表 郭嵩燾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貲財雄鄉里，父達德為善益力，歲歉，貸貧民穀逾萬石，不償，有名湖湘間。至君始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為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為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

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説。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

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君少習爲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祟尚歸氏，聞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襃然成冊，不知其時尚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爲古文之名日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顧獨不喜歸氏，以爲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而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説，不以自居。而觀明以來爲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瑰行軼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大挑選授瀏陽縣教諭，旋自免去。從弟士邁構九江樓，君山、有湖山花木之勝，君樂之，爲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渚亭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冊行九十里至所謂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烟淡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思。視人世忻戚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君文之所以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貌溫而氣怡，惠施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進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銳蓉，副榜，先君卒。女三人。所著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柈湖文錄、柈湖詩錄，通若干卷。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涴，有得於古文人之風。夫人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外，視外物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所欿。君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爲人，益足知其文之深也。吾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詩古文者。某年月日表。

吳先生傳　杜貴墀

巴陵多樸實厚重之儒，自爲縣以來，更歷千數百年，以古文名天下，而貴墀幸及親見之也。蓋一人焉，其姓吳氏，其諱敏樹，其字南屏，其居巴陵之銅柈湖，其官由道光壬辰舉人教諭瀏陽，其生始嘉慶乙丑，終同治癸酉，其學六經，其文則宋代曾、歐二氏之文，而非一世之文也。先生幼穎悟，從師受左、國、史、漢諸書，即能通其意，稍長，爲詩與鄰近毛西垣孝廉相唱和。時藝獨喜明歸氏震川，既得舉，益專意古文之學。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方以歸氏古文鳴京師，而朱侍御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諸人爲之先後。先生甲辰之年入都試禮部，所序歸文別鈔爲瑞安項孝廉傳霖攜去，以達梅郎中。先生由是有古文名，鉅人多求識先生，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與交尤篤。然先生雅自矜重，功名形勢之地，可借以收聲實者，不以自浼。嘗言人之於古，豈特效其文哉，必行誼無不與合，而後吾文從爲生。平辭受取與，兢兢嚴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於可愧。官瀏陽，小有不合，即自免去。咸豐初，曾公以侍郎倡楚南義士，東向擊賊，天下賢豪雲附景從。其卒師下武昌也，先生與見郡西之岳陽樓，從容道故，殷殷詢兵事，堅請與俱，先生不可，即別去，終公之身，先生不以私干。先生體肥，能飲啖，目光炯炯，若有薄膚其睛而外突，掌表瑩白，而裹朱著盥匜中，若朝霞之映波，接物莊而和，與言必誠意所不可，則相對以默，其人逡巡自去。家有聽雨樓，爲兄弟觴詠之所，弟卒，遂廢樓不居，於故舊終身不忘，然不苟稱許。獨喜毛孝廉詩，爲梓行之。毛孝廉既死，子然無侶，獨常徜徉洞庭君山及城南之呂仙亭。卒之前數歲，大病而瘉，因更號樂生翁，或貽唐製巾，忻然著之，跨小驢循行湖畔，遇可留，家則縶驢飲酒，自譜小詞爲贈，後竟以遊卒長沙。嘗東南初定，先生棹舟金陵，因以其閒陟石鐘、匡廬、大小孤山，遊宴西湖，回舟泊漢濱，登余所寓晴川閣，作重九而歸，時同治戊辰歲也。其在金陵，文正公館爲上客，幕府故多賢豪，而一時名流以公故，多客金陵，沿江諸營亦往往而有。聞先生至，則皆相就交驩。公貽先生詩章，大江南北繼先生和者三百餘人，海內傳爲從郃倡和詩，從郃者詩首尾二韻上相吐握之勤，文人聲氣之廣，中興盛事，蓋近今僅見云。自初識字，無一日去書，亦竟無一事累其學者。論文甚不取宗派之説，謂當博取諸古書，烏有建一先生言以自域者。厭薄時人以搖曳取媚爲歸，體書史記別鈔以正之。詩主黃山谷，造句矜慎而味醇深。所手定稾曰柈湖文錄、曰柈湖詩錄、曰釣者風。嘗謂貴墀：吾稾不及吾自定，後事烏可知。貴墀所聞，吾巴陵耆舊非無撰著，然以未及刊，故多不傳。先生是言蓋有深痛



焉。先生身不廁朝籍，無爲文與冊之作。曾文正客先生金陵節署，從容爲言：「吾一旦不幸，誌銘當以屬子。」後竟不然。然近今稱古文者，必首曾文正及先生。曾文正謂先生文字字如履危石，落紙乃遲重絕倫也。少與同里方稼軒兵部同治經學，頗主其說。著有論語大學中庸考義、別鈔春秋三傳義求、孟子考義、發詩國風原指及杵榭詩話、湖上客談、年譜諸書，藏於家。子念謀，舉人，官安徽知縣；念敷，副貢生，能文章，早卒。均不愧名父子云。

《續碑傳集》卷八〇

王軒傳

王軒，字霞舉，洪洞人。性敏悟，好學深思。幼爲詩，已能驚其長老。既舉於鄉，則益治樸學，研究三禮、爾雅、說文，以及地輿、麻算。客齊魯三年，學益進。江都符葆森選其詩入正雅集，貲以金，勸由貲郎進，遂援例官兵部主事。在都與一時名宿結社唱和，以文章氣節相砥礪。每高麗使臣至，皆投詩造謁，有執弟子禮者。祁文端公方在告，見所著，歎曰：「吾鄉後起有人，石州死，道不孤矣。」其後文端再出，以經學特疏薦焉。同治壬戌成進士，引見，以知縣用，仍改歸部曹。與兄昂素友愛，兄卒，乞假歸葬，自此無復仕宦志。主講宏運書院，歷十年。值光緒大祲，朝邑相奏請襄辦振務。事竣，復與撫部曾忠襄公議修通志，延爲總纂，兼主晉陽講席。會當事者擇高才生別設令德書院，復移席焉。居會城凡八年，卒。生平湛深經術，於六書九數用力尤勤。詩文奇崛，自成一家。篤於師友，修脯所入，卒以貲親故。愛才下士，後進多樂就之。纂修通志，體例多所手定，河東道府州沿革亦其筆也。卒後，諸生祀之三立閣及四徵君祠。所著有耨經廬詩集初稿、續稿行世，算學三書、耨經廬文集、雜著藏於家。

《續碑傳集》卷八〇

鄭徵君墓表　黎庶昌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綎部將，以明萬厤庚子從平播，經班師被論，回衛，益顯偕兵屯防水烟，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術，德於術。妣氏黎，余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余世父雪樓公以舅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尚攷據，名曰漢學，從者波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即已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柝理尊宋。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

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備，與莫可彈詰。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之惟恐不及。既治三反，苟有惑，則愼發覃思①，又不合，則覃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輪輿私箋、鳧氏圖說；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甚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協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柯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愼、應奉授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眞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褎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教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狆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縋城出擊，斬馘甚衆，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即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殁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愼，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閒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

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余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辭以昌大之，瓌奇孤嶷，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未有。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攷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學錄四卷、巢經巢經說一卷、巢經巢詩鈔九卷、樗繭譜二卷、母教錄一卷。未刊者有攷工鳧氏圖說、說隸、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綫圖、巢經巢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亦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

高宗純皇帝崇尙儒術，於時顧棟高、梁錫璵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愨行集於身，外而經術覃於衆，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邪，抑猶未邪，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續碑傳集）卷七四

董徵君墓志　楊象濟

吾友吳江董徵君歿後十七年，其子應瀛奉行述來乞志其墓。余出沈沃之、陳獻青獲交於君，未幾，沃之與君先後死，獻青於庚申死餓。東南亂作，朋舊閒隔，比者稾筆吳門，始得理故業，而卒銘君墓，悲夫！君故王姓，父贅於董，諱兆熊，字敎臨，一字夢蘭，事親以孝，浮沈諸生中數十年，最爲學使辛侍郎所賞，晚館於庠。家故寒，值里黨急難，屢傾所蓄，爲人和讓，而義之所在，不少貶損。有里豪遺重資丐墓上文，君拒不納。好爲駢語，積百餘篇，曰味無味齋稿。又助輯金山縣志三十卷。嘗館吾族芸士先生家，撰南宋文錄百卷，檢閱國朝諸家文集成明遺民錄二十卷，搜羅舊史作孝子傳二卷，又注錢塘厲鶚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君以咸豐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生嘉慶十一年，享年五十三歲，娶鄭氏，君歿後九十餘日自經以殉。子五：應銓、應鈺、福生、應瀛、應濤，今存者二，孫三。君葬以某年某月，墓在邑之義危圩。今年辛未四月，余遊虞山，君之故友常熟李芝綬將刊其文，屬余訪諸其家，遺稿始出，即以此見君之獲信於友也。君歿後屢示靈異，相傳爲神，儒者所不道，顧如昌黎所記子厚示神灼灼在人耳目，即沃之及余中表鄭瀛卿之死皆然。嗚呼，聰明正直之士固有不亡者存耶。

（續碑傳集）卷七九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閒，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凛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愼，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辨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歿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資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餘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三千，輔以新甯之勇、鎭筸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勦土匪於禾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提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迺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而自請攻花園，嘗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冶，於田家鎭。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殲之江濱，墜石壁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衆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晉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鎭，東



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龍崗屯、高峰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潰。義甯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衄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逹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

賜卹、二子皆

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

予謚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

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勵、又相從於金革中、之以婚姻、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漸車之潤、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渾涵實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歸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荊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嬀學從、相從征討、朝出纍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愼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李元度

又 羅忠節公別傳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家酷貧、刻苦於學、夜無油、把卷讀月下、倦則露宿達旦。年十九、喪母、明年大父及兄姒殁。二十九、長子及三子皆殤、是歲爲道光乙未、大旱饑疫作、公罷試徒步歸、夜半敲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明。時飢甚、索米爲炊、無有也。己亥、補縣學生、年三十有三矣。又八年、始食廩餼。公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賀制軍長齡、唐太常鑑、皆重之。制軍延課其子。咸豐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公應。二年、粵逆犯長沙、縣令屬公練丁設防、號湘勇。明年、侍郎曾公奉命督治團防、江西上猶土匪竄桂東、檄公進剿。行次衡山、忽草市寇起、衆千餘、公禽首逆劉積厚等。進擊桂東、賊走之。時粵寇圍南昌、公帥湘勇赴援。既至、土賊陷泰和、安福、圖吉安、公與劉公長佑往援、剿賊解圍遁、公追至安福、復縣城。日夕賊大至、敗之。明日又至、我軍鏖戰、斬馘無數、敗賊竄入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剿、賊尋遁。會永興土寇亂、曾侍郎檄公往剿、戰於油榨墟、平之。公初以湘勇三百破安福賊數千、與李公續賓分典中右營、共七百人、至是增至千人、屯衡州。再平草市土寇、斬首逆王大漢。四年夏、湘潭賊退、公與提督塔忠武公會師東下。六月、攻岳州、公以大橋路爲賊所必爭、帥所部扼橋守、三戰皆捷、殲賊千。閏七月二日、破高橋賊壘九、賊退踞城陵磯、公與塔公乘勝進翦、迎破賊營三、賊宵遁。是役也、公獨當大橋一面、功最偉云。尋自臨湘進屯長安驛、賊分四路來犯、公令偃旗息鼓、乘間突起擊之、賊大潰。又破賊羊樓峒、追至百花橋、再破之佛嶺、進次虎爪市、連破桂口、大沙坪賊壘、復崇陽。時武昌賊分黨由金牛入咸甯、公擊走之、追敗之官步橋。又敗之金牛、遂進壁江夏之紫坊。始曾公約諸君會紫坊、及是召諸將至金口、議攻武昌、策公出所繪圖、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當以重兵剿花園、而分兵扼洪山防反竄。諸將未決、公請身任其難、遂自攻花園。令塔公出洪山。時花園悍賊萬餘、築堅壘一、枕大江、一頻青林湖、一跨長隄、深溝堅柵、列巨礮爲固。八月二十一日、官軍水陸進攻、公直趨花園、賊悉木城鑿壘拒我。軍伏地進、分兵奪賊舟數十、舟賊退營、賊亦亂、乘勢踰溝摩其壘、同時並下。翼日攻鮎魚套賊營、川勇卻、公擊賊隄上、隔溪不能救。街口賊乘機出、遁。公奮擊敗之。李公由江岸回援、又大敗之。賊竄洪山、爲塔公所薄。是夕棄城遁。二十三日、武漢城皆復。距會議時七日耳。鄂城之克、實本公謀也。九月、師出金牛、敗賊於沿埠頭、克興國、大冶、遂規取田家鎭。鎭居大江北岸、其南爲半壁山、舊設防兵陷於賊、賊更爲鐵鎖以截水師、而用重兵屯半壁、夾江以守。十月朔、公據半壁、賊數路來犯、公策馬衝陣、賊敗走江干、壓之墮水、死者千。初四日、塔公造浮橋渡小河、爲賊所遏、賊自半壁傾巢出、北岸賊渡江助戰者萬人、僞王半將纛、督戰龍旗黃蓋、勢張甚、時公所部纔二千六百人、衆色沮、有潛遁者、李公飛騎追三卒、回手刃之、軍心乃定。公令堅伏弗動、度賊銳已竭、突起急攻、賊大潰、奔半壁山、而後路爲我軍所扼、不得上、皆觸石墜崖死、凡數千。水師亦截江下、斷

横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火光夜照數十里。水陸夾擊。田鎮平。尋渡江次蘄提塌。塔公已先至。兩次伏賊起。皆擊敗之。禽斬千三百。遂復廣濟。十一月。進軍雙城驛。賊扼險而營。一鼓登山。平其壘。抵黃梅。與塔公奪柵人。縱火攻之。城復。遂進軍濯港。遇悍賊解衣出戰。堆積市肆間。公焚之。斬馘千餘。餘賊退保孔隴驛。賊酋羅大綱復從湖口率萬人至。公分兵抄襲街口。賊敗歸壘。攻破之。大綱遁去。是役以五千人破賊二萬。賊遂盡撤沿江各營。併力守九江矣。塔公渡江圍潯城。公別勦盆山。遇湖口上援之賊。攻梅家洲賊壘不下。會水軍自湖口入彭蠡。盡燔賊艘。賊亦濟以小舟縱火。襲我外江輜重船。水師潰。公回駐九江。會北岸小池口有賊。公與李公率勇千四百人進勦。塔公往助之。渡江。賊大至。刃既接。我前軍卻。公急斂兵歸。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五年正月。北岸賊由黃梅廣濟上犯武昌。復失。曾侍郎入南昌。別賊由浮梁陷饒州及弋陽。檄公往援勦。時公所部三營。李公將左。蔣君益澧將右。公自將中營。唐君訓方、劉君希洛各率勇從之。三月。大戰五里亭。克弋陽。賊隨陷廣信。公壁城西烏石山。賊三路來犯。公方築壘不為動。俟其疲乏乘之。大獲。翼日。賊復大至。見我軍不動。亦不敢前。相持兩時許。忽起乘賊。大敗之。遂四面薄城。賊啟東門遁。初賊驟至。民不及避。殺戮甚慘。公至不三日復其城。士民歡躍。焚香遮道迎。遂復德興及景德鎮。未幾有進勦義甯之役。七月。次梁口。賊分兩路來拒。我軍三伏以待之。賊潰。伏兵從山後出。賊之抄我後者。我軍反躡其後。斃賊六七百人。越日進駐棋盤嶺。以籠嶺為州城屏蔽。急據之。嶺距州七里。左曰鳳凰山。其右最高者曰雞鳴峰。峰下即西門。擁百貨所輳也。軍據此。全城在目矣。十四日大戰。殪賊六七千。賊奪氣。閉城不出。次日復戰。又敗之。盡焚濱江賊壘。是夕賊棄城遁。義甯既克。公上書曾侍郎。其略曰。武昌居吳楚上游。九江為豫章門戶。今皆為賊據。崇通等處。尋盜出沒。江西之義甯、武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均無安枕日。欲克九江。必繇武漢下。欲克武昌。必自崇通入。曾公因奏派公回援武漢。而以彭君三元、普君承堯所部寶勇隸之。九月。進攻通城。悍賊萬餘人見官軍至。突出薄之。公令軍士席地坐。無譁。待賊逼。大呼奮擊。斬賊將三人。乃崩潰。明日破城外三營。奪門入克之。尋進攻桂口。令會攻通城之李原濬、何忠駿等率平江勇駐守。而自率所部克崇陽。尋以分兵攻梯木山。有濠頭堡之敗。公整軍再戰。復大捷。進攻蒲圻。克之。遂復咸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逆渠石達開自崇陽乘虛入義甯、江西。賊勢日棘矣。十一月。師抵紫坊。與巡撫胡文忠會合。又會提督楊公岳斌於金口。商進取策。定議公率湘勇從東路壁洪山。胡公從中路壁城南隄上。而令九溪營屯金口。為水師犄角。時賊於武昌城外築堅壘十三。高者與城埒。公至方修壘。胡公亦始至。悍賊二萬從十字街出。胡公擊卻之。數卻數至。公與李公督師出鐵湖隄。分兩路繞抄。胡公所部見湘勇至。佯敗走。賊追之。旋反擊。則公等已抄出堅壘北。遂破十字街營。盡殪追賊。無脫者。於是賊皆縋城入。盡毀城東南賊壘。進浮橋於鮎魚套。進攻八步街。以奇兵逼望山門。躡賊壘後立平之。於是西路賊壘亦盡。尋攻塘角賊營。毀漢陽門外一壘。焚其船廠。殲賊千。城賊由竇出截我軍後路。公與李公夾擊之。又殺賊數百。環西北路賊壘皆盡。是夜賊於望山門外築石壘二。高與城等。我軍躡平之。李公出祭灣截賊餉道。賊七八千人由塘角沿湖下抄其後。公令劉君騰鴻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夾擊之。殄賊千餘。賊自此閉城不復出。六年正月。公率中營移屯洪山絕頂。後右各營壁南岡。賊乘夜襲中營。摩壘矣。我軍架石投之。登者皆殪。嗣是每夕輒至。公設伏痛殲。斬首四百。賊始不敢復襲營。二月。公分軍扼緊灣。賊出爭。大戰小龜山。斬級六七百。遂以二營駐其地。明日。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戰隄上。殲賊數百。公追至城下。繞城審覘。賊不敢出。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朔。大霧。次日城賊出。公親搏戰走之。已而賊窺我守壘兵少。大舉來犯。公追賊至城下。賊礮如雨。中公右額。裹創戰。逾時歸。而創劇。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語喃喃皆時事。口占忠義祠楹聯。使人書之。忽開目索紙筆。仰臥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初八日晨起。汗出如瀋。握胡文忠手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為之。迪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瞑。年四十有九。公貌樸。氣沈。究心濂洛之書。通知世務。期見諸施行。在軍毅然以滅賊自任。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為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公初以團練敘訓導。晉知縣。平安福晉直隸州知州。克岳州。擢知府。
賞戴孔雀翎。武漢克復。援浙江甯紹台道。以田鎮戰功加按察使銜。克廣濟、黃梅。
賞菜普鏗額巴圖魯號。凡勇號多由外奏。此出

特恩、異數也。義甯之役、加布政使銜。死事狀上、
優旨照巡撫陣亡例
賜卹、父嘉旦
賞頭品頂戴、子兆作、兆升並
賞舉人、
詔湖南、湖北、江西各建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節。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即家
賜祭一壇。三年克復江甯、
特旨加雲騎尉世職。所著小學鉤語一卷、詩文集八卷、周易附說、讀孟
子劄記、西銘講義、人極衍義、
皇輿要覽、皆行於世。贊曰、
國朝武功邁前古、所用皆八旗、東三省勁旅及各直省綠旗兵。嘉慶初
平川楚教匪、始兼用鄉勇、然十裁二三耳。迨粵寇起、而楚勇湘勇名天
下。楚勇自江忠烈始。公以老諸生帥湘勇、轉戰大江南北、往輒有功、所
謂與忠烈江公同張大楚國也哉。雖然、公以戰績顯、時會使然耳。公邃
於關洛之學、淵乎莫測其際也、世所佩慕者、抑猶其外見之一端歟。

（續碑傳集）卷五八

朱次琦傳　繆荃孫

朱次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分發山西、攝襄陵
縣事、引疾歸。次琦生平論學平實敦大、嘗論漢之學鄭康成集
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精之者也。宋末以來、殺
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
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
天下之學以考據為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乃
矛盾。烏乎、古之言異學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
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岐。果其修行讀書、蘄至
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實四、曰敦行
孝弟、曰崇尚氣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
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性理之學、曰詞章之學。一時咸推為
人倫師表云。官襄陵時、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溉田畝、居民爭
利、搆獄數年不決。次琦至、博詢訟端、則豪強壟斷居奇、有有水
無地者、有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予之地弗予
之水。有水無地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
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縣知縣躬親履畝、兩邑田相若、
稅相直也、迺定平水為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綱
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門。實得水田三萬四百畝
有奇、邑人立碑頌之。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越獄逃。次琦未抵
任、先出重賞購知其所適、亟假郡捕、前牛夕疾馳百二十里、至
曲沃郭南、以侯盜眾方飲酒家、役前持之、忽樓上下百炬齊明、
則赫然襄陵縣鐙也。乃伏地就縛。比縣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
原賊入矣。遠近以為神。每行縣所至、拊循姁姁、老稚迎笑、有遮

訴者、索木椅在道與決、能引服則已、恆終日不啓一人。其他頒護書日程、創保甲、追社倉二萬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阜卓多異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先是南方盜起、北至揚州、次琦猶在襄陵、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居家時、稱說浦江鄭氏、江州陳氏諸義門、及朝廷捐產準旌之例、由是宗人捐產贍族、合金數萬。次琦呈請立案、爲變通范氏義莊章程、設完課、祀先、養老、勸學、矜恤孤寡諸條、刊石世守之。同治元年、與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出。光緒七年、賞五品卿銜、逾數月卒。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五史實徵錄、晉乘、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蒙古聞見等書、疾革盡焚之、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燕中集一卷。

又稚圭先生畫像記 王[illegible]

嗚呼、賢者所係於人國、顧不重哉。用其人足以圖治、用其言亦足以禦亂。若有人不用、有言不信、則淪胥顛覆之禍、捷發於眉睫之間、不可振救。迨生民糜爛、患中國家、斯世乃嘖嘖於大賢知幾之早、深身之遠、而太息痛恨於當軸之人、謂夫徙薪來告、明明有此、彼昏不知、竟憒憒以至斯也。嗚呼、此何及也哉。君子之任也、非以私市也。東坡蘇氏所謂苟可尊主庇民、則忘身爲之是也。君子之有言、非以衒異也。亭林顧氏所謂以明道救世者是也。然則君子無救世之柄、乃不得已而有言、至於言亦不售、君子始無望矣。昔王通以太平十二策干隋文不用、遂賦詩東歸、教授龍門、嗇猶謂恨遇生晚、一再徵之、竟不起。陳亮上中興書、時方諱言兵、僅授館職。亮慨然曰、吾爲國家數百年治亂、豈爲一官。卒不受。是故用其人以戡亂者、古有之矣、陽明平宸濠是也。用其言以決幾者、古有之矣、昌黎策淮西是也。人與言均失、而亂亡侵辱不旋踵者、古有之矣、王仲淹之於隋、陳同甫之於宋是也。吾師稚圭先生以道德學術高天下。令襄陵、煦民若子女、民亦愛之如爹。訓諸生督誨諄諄、可畏而親、或雜以談嘲游燕、使皆醉義忘歸。比去、士女持扶挽留、號咷數十里不得、則乞畫像以祀。諸生又刻石於縣學之敬一亭。當是時、部民雖不忍公平、固謂公既仕晉、去當復來、否則大其施、亦將及我。不謂先生竟拂袖歸也。先是、南方盜起、先生猶在襄陵。壬子冬、寇東下、歷破武昌、安慶、金陵、北至揚州、氛雖遠、先生卹然憂之、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保障一方計。大約謂雍、冀爲天地積高之府、勢既建瓴、與爲合從、則我免腹背之敵、關隴得唇齒之依。況晉中富實甲海內、內而馬牧、金鐵、硝磺、芻粟之產、饒給於軍實、外而蒙古、察哈爾之兵、踊躍於徵霸。長安稱陸海、褰戶亞晉中、而河西之武力、關外之防秋、皆足備緩急也。一旦有警、甘督出商漢、陝撫據潼關、與吾爲犄角、吾撫軍則率北鎮勁旅、拒河爲固、踞茅津、太陽之閒、仍命廉使率南鎮控太行、以防河北。其餘若遼州之十八盤、平定之井陘口、五臺之黑山、龍泉等關、可丸泥封也。北邊幸無事、將軍引綏遠旗兵入鎮會垣、與藩侯居守、副都統移駐大同以鎖鑰北門、我師之出、平蒲爲正、澤潞爲奇、正扼其亢、奇搗其背、以守則固、以征則强。是故漢南有賊、甘督爲主、秦晉赴之。河北有賊、我師爲主、關隴赴之。豫中有賊、我與甘軍之赴、陝撫者亦如之。堅瑕一氣、折衝千里。此常山蛇勢也。於以轅衛楚蜀、控引河洛、接中原以屏蔽京師、蓋桓文之

勤也。其條目又有止徵調、請便宜、嚴賞罰、作忠義、右軍謀、選鋒
銳、嚴辦循、禁科派、保殷富、息流移諸政。乃爲三難五易十可守、
八可征之策。洋洋萬言。以府主全州何公撫軍所信也。再三言
之。何不能用。癸丑三月。代還。乃自奏記。如所以告何公者。加迫
切焉。不省。先生遂引疾。無何。揚州賊由鳳亳趨豫。跨河擾懷慶。
八月。折而西入晉境。巡陷垣曲、絳縣、曲沃。進屠平陽府。又殘洪
洞、潞城、黎城以出。喋血千里。蹂躪及畿輔。天子遂以螯斃爲憂。
謀臧不從。其禍蓋至於此。先生之學。平實敦大。不涉瑣碎。亦不
爲性命高談。居家則孝友。居官則惠慈。以及物爲功。以忘己爲
大。以無欲爲至。器量閎邃。渾渾然喜怒不形。當辭受取與去就
之交。則介然有執。處衆中尤簡重。及夫談經世大略。則援證今
古。會文切理。淵懿疏析。聽者心目爲開。璲嘗妄測先生。謂行古
道而不固。用儒術而不疏。高峻似河汾。而篤實過之。豪邁似永
嘉。而深穩過之。需次七年。不形鞅鞅。一語不合。投劾遂歸。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先生信倜乎遠已。璲等不獲終從先生遊。道梗
負笈未可必。佗日者登首陽。上太行。躡孔子迴車之蹟。以望南
天。見有雲氣歘烝。若散若連。若往若還。終不離膚寸之閒者。是
我先生蜩寄之廬、蟠龍之淵也哉。咸豐三年陽月。門人太原王
璲記。

《碑傳集補》卷三八

萬斛泉傳

萬斛泉。字清軒。興國人。幼出嗣伯父。年十歲。嗣母駱卒。哀毀如
成人。弱冠。得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讀之。知正學入門次第。毫不
可紊。因補讀小學、近思錄諸書。尤研精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及
三魚堂集。嗣父喪。寢苦食粥。三年不入內室。居恆閉戶靜坐。以
授徒自給。或勸之應試。不肯行。龍學使啓瑞聞其學行。延主漢
陽崇正書院。逾年。辭歸。咸豐初。粵寇犯興國。斛泉獨與弟子講
誦不輟。賊異之。相戒勿犯。閭里有藉以全者。巡撫胡林翼以事
聞於朝。詔嘉獎。賞七品頂戴。弟子宋鼎、鄒金粟賞八品頂戴。同
治四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多士從之者益衆。嘗校刊朱子大
全、張楊園集。光緒六年。州修疊山書院成。以斛泉居講席。八年。
總督涂宗瀛特疏薦斛泉恪守程朱之學。躬行實踐。老而彌篤。
加國子博士銜。二十八年。督撫合奏斛泉學行端純。耄勤不倦。
加五品卿銜。時年已九十有五矣。後二歲卒。季子溥椿承其家
學。宣統初元舉孝廉方正。

《碑傳集補》卷三八

州判銜候選訓導張先生墓志銘 繆荃孫

先生姓張氏，諱文虎，字孟彪，又字嘯山，江蘇南匯人。幼穎異，見書籍輒自翻閲，嘗讀元和惠氏、歙江氏、休甯戴氏、嘉定錢氏諸家書，慨然歎爲學自有本，馳騖枝葉，無益也，則取漢唐宋人注疏，若說經諸書，由形聲以通其字，由訓詁以會其義，由度數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語事蹟以窺古聖賢精義，旁及子史，是非得失，源流異同，以參古今風會之變。壬辰大比，戚友强之行，試卷墨汙，題詩號舍而出，自是不復應試。金山錢雪枝通守熙祚輯守山閣叢書，屬先生校訂，館錢氏三十年，所校書若守山閣叢書、指海、珠叢別錄及鼎卿學博熙輔續輯藝海珠塵壬癸集、子馨少尹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無慮數百種，時稱善本。嘗三詣杭州文瀾閣縱觀四庫書，手自校錄。績溪胡竹村培翬、元和陳碩甫奐時同寓西湖，過從商榷，甚歡。中閒西游天目，南登會稽，尤愛天目之勝，因自號曰天目山樵。年二十八始就婚於金山姚氏，越四年，舉一子，曰錫卣。癸卯，偕錢通守游京師，通守卒於邸，先生載其柩南歸。時輯指海未竟，其嗣偉甫培杰、子馨培名請畢之，先生力任不辭。海甯李壬叔善蘭與先生讀算契合，咸豐初，李先生從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偉力亞力新譯重學及幾何原本後九卷，而艾約瑟輩深明算理格致之學，聞先生名，數造訪質疑，問難咸大折服，歎爲彼國專家勿能及。丙辰，移家張涇堰，蓋贅於姚二十有二年，至是始有家也。粵匪之亂，轉徙避難。曾文正公聘赴安慶，李文忠公繼督兩江，議刻經史，因與先生商定條例，文忠稱善，遂留書局。八年癸酉，先生以老固請，始得旋里。蘇撫檄各屬修志，乘邑令金福曾造門敦請，奉賢韓令佩金、華亭楊令開第亦相繼以志事來聘，勉應之。錢子馨議輯先世書，曰留先生於郡城，復閲。丙子秋，子馨殁，遺孤幼，先生傷之，爲處分其喪事，再閲姚孺人之訃，悲慟不能已，自是神氣稍衰矣。癸未，學使瑞安黄公體芳創建南菁書院於江陰，按臨松江，躬延先生主講席。時先生足艱於行，再三辭，不獲。秋七月赴江陰，冬十一月旋里，足疾加甚，乃具書請退。甲申，長至得類中疾，乙酉下月卒於復園，年七十有八。先生於書無所不覽，過目輒記，尤長於比勘，遇疑義必反覆窮究，廣證旁引，以匯於通，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所著各書，曰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舒藝室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雜著甲編二卷、乙編二卷、賸稿一卷、詩存七卷、索笑詞二卷。又嘗以漢魏以來古樂失傳，而古書之存於今者，祇滋後人聚訟，乃因端以考其器數，審其聲氣，以究古今之變異，作古今樂律攷一書。顧尚之先生作殷厤攷，申鄭氏一家之言，先生證之經傳，謂鄭氏誤執緯書及大傳之文，致召誥注破經從厤，而劉歆又損夏益周，移前五十七算，以求密合經文，爲作周初歲朔攷，以疏通之。先生之學，博大宏達，既以經學、小學、厤算、樂律立其本，泛濫以及其他，莫不洞悉源流，獨見幽隱，實事求是，由博返約，勿苟於著述，勿囿於門戶，溯自惠、江、戴、錢諸家而後，可謂集大成也已。然先生豐於學而嗇於遇，少時疊遭大故，家屢空，殆人所難堪，自是客游日多，垂白歸來，又抱伯道之戚，而先生不以是廢學，手一卷外，無他嗜好，老而彌篤。顧尚之爲先生石交，著作等身，先生爲謀於上海令獨山莫公祥芝，俾爲刊布。婁朱虞卿先生大韶邃於經術，先生選錄其經義若干篇，今李勉林中丞校付梓人，海內迺知有朱、顧之學，先生力也。曩以諸生從文正公軍營，保以訓導選用。光緒初，援例加州判銜。錫卣遺腹有一女，贅同邑附貢生王保如，生外曾孫孝曾，歸爲先生後。孝曾礙復以慰曾來歸焉。荃孫幼罹兵燹，避地楚蜀，未曾捧手受教，後先生四年，來主南菁講席，華亭張錫恭出此狀來求銘，爰作銘曰：

東南諸老，首推潛研，先生繼之，名滿垓埏。六書九數，如日中天，合朔周初，協律宮縣，微言克紹，絕學能專。少絕仕進，青紫無緣，晚爲賓客，艱直自全，校讐最工，几席丹鉛。更生子固，輝映後先，明湖之濆，冶城之巔，大名不滅，遺事獨傳。龍蛇歲厄，牛斗星懸，隻雞斗酒，誰過新阡。

左海後人樸園陳先生墓志銘 謝章鋌

國家經學昌明、碩儒輩出、閩人則謹守五子淵源、風氣不變。及左海陳恭甫編修以沈博絶麗之才、修精深醇懿之業、其所著經辨諸書、遠與兩漢大師相羽翼、又以古義作庭誥、五經紛綸、宏敞其堂構、論者謂自元和惠氏三世傳易、高郵王氏父子明小學之外、蓋莫與抗手焉。嗟乎、若樸園先生者可謂難矣。按狀、先生諱喬樅、一字樹滋、侯官人、編修之長子也。其先世詳編修志傳。年十七舉於鄉、七與計偕不第。甲辰以大挑分發江西、歷宰分宜、弋陽、德化、南城諸縣、署袁州、臨江、撫州諸府、以經術飾吏治、居官有聲。而先生獨居深念、撫其先世遺書、慨然曰、昔先大夫病革、有言曰、吾四十歸田、生平無他嗜、惟以書爲性命、疲於文字之役、纂述悤悤、未盡就。爾好漢學、治經知師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無憾矣。小子雖無狀、敢不勉諸。乃於簿書之隙、紬繹舊聞、次第勒爲定本。於時政和民宜、而素業亦告成焉。有禮堂經說二卷、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禮記鄭讀考六卷、魯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說考五卷、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詩緯集證四卷、魯齊韓毛四家詩異文考五卷、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四卷、歐陽夏侯經說考一卷。其禮記鄭讀考、謂三禮之學、周禮則有金壇段懋堂之漢讀考、儀禮則有涇縣胡墨莊之古今疏義、因專治禮記四十九篇。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間獻王所得、皆古文、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師承各出、傳寫日繁、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審覈音訓以定之者。而一孔之士乃以爲鄭好改字、非也。其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謂齊氏之學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齊先亡、最爲寡證、獨翼奉傳存其百一、亦猶易有孟京卦氣之候、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且其說多出詩緯、察璣象、推厤數、徵休咎、蓋齊學所本也。詩緯亡而齊詩遂爲絶學矣。其今文尚書經說考、謂二十九篇今文具存、十六篇既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向微伏生、則萬古長夜矣。歐陽、大小夏侯各守師法、苟能得其單辭片義、以尋千百年不傳之緒、則今文之維持聖經於不墜者、豈淺鮮哉。凡先生所論列、實事求是類如此。其他書或創於編修未亡之日、經其指示、或成於編修既歿之後、準其遺訓、而一時名公碩彥、莫不引爲畏友。儀徵阮文達公以爲析前人所未析、蕭山湯文端公以爲見博而思精、最後始爲尚書說。其時宿學漸蕪、微言霧落、而瞪目扼腕者流、方以敗壞人才訾考據家、獨湘鄉曾文正公通經能文章、見其書以爲可傳。嗚乎、賈徽、鄭興家風不沫、若先生者殆能讀父書矣。年六十一、同治己巳卒於撫州官舍。身後蕭然、惟著籍刻板百有餘篋而已。其明年歸葬於福州之大夫嶺。子某某。嗟乎、章鋌於編修恨不及其門、又無緣得見先生、一質其所學、適其從子元禧請爲誌、乃揭編修之學派與先生所以修世業而張大其家法者、以興志古之士、而繫之以銘曰、

聚訟湯武、馬肝毒、怒詈驪駒何狗曲。臺行路漆書學、鄉壁臆造鬼痏哭。韓而陳君巨儒族、良冶良弓君子穀、醇醇者心便便腹、金絲有聲出牆屋。儼喬發墨娟我獨、紉蘭無人香滿谷。許鄭既精程朱足、漢宋二家貫一轂、囊門之光九幽燭。

《續碑傳集》卷七四

清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馮君墓誌銘代

東南經寇亂逾十年而後定、故家文籍蕩然、猶賴碩望耆儒若伏生、申公者抱遺經、嘗道德、後學奉爲依歸、而官其土者有大政、或遇事變、得所諮度焉。中允馮君桂芬殆其人矣。君生有異禀、幼擅文譽、工制舉業及駢體。中年以後、乃肆力於古文、探源左、國、下及唐宋。説經宗漢儒、亦不廢宋。精研小學、嘗手摹楚金説文韻譜、敘而刊之。喜疇人家言、師事李申耆、李尚之兩先生。嘗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試行於川沙。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頒五尺步弓、田多缺額、考會典、皇朝文獻通考及戶工事例、定用舊行六尺步弓量舊田、新頒五尺步弓量新漲沙田。君於學無所不窺、而期於實用、天下大計無日不往來於胸中。其於河漕、兵刑、鹽鐵諸政、國家條例、源流洞達、而持之介然。少時爲某邑令記室、兼治錢穀、令以欠糧欲褫生員、君力爭不得、拂衣去。客遊陶文毅、裕忠靖諸公幕中、自未仕時、名重大江南北。粵寇之陷蘇城、避居滬上、是時予方從曾文正公治兵皖疆、今河南巡撫錢君鼎銘持書乞援、陳滬城危急狀及用兵先後機宜、累數千言。其書君所創稾、文正得之感動、乃定計以予率師、乘輪舟東下、卒解滬上之圍、克蘇州。文正嘗言、東南大局、不出君一書也。予既至滬、奏辟君自隨。君創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方言館、求博通西學之才、備以濟變。嘗爲予言、外家破於催科、究心漕務者三十餘年、周知民間苦累、因力陳其弊。予於是有奏減漕糧之疏。凡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前年予奉　部議治河事、有欲挽河使南流復淮徐故道者。君書來痛陳南流之弊、予於是有故道難復之疏。予以非才、謬膺重任、敬耆老而咨故實、庶幾免愆戾焉。而君遽隕喪、予滋戚已。君字林一、又字景亭。先世諱惠始者自常熟遷蘇州郡城、占籍吳縣。曾祖義誠、妣王。祖禮瑞、妣錢。考智懋、妣謝。君未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人、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丁母憂、服闋、　文宗御極、用大臣薦召見。旋丁父憂、服甫闋、而金陵陷。奉　詔勸捐團練、以克復松江、南匯、川沙、青浦、嘉定、上海諸城功、晉五品銜、擢中允。爲蜚語所中、得白

赴京、期年復告歸。 今上初元、予密疏薦得 旨宣召、君病不克赴、以蘇松太治圖善後功、奏加四品卿銜。迨中原肅清、東南大定、追念前勞、奏加三品卿銜、格於部議。予續奏稱君江鄉耆宿、講學著書、卓識閎議、有裨軍國、 特詔賜三品銜、君遂循例加級、三代皆 贈一品秩。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六。妻黃、早卒、 贈一品夫人。子芳緝、員外郎銜、刑部主事。芳植、五品銜、内閣中書。孫世徵、縣學生員。世灝、世銘、世選、世霖。曾孫澤榮。女二、孫女八。君性恬澹、登第後、服官不及十年、即引疾歸、徜徉山水、蕭然自得。儉約廉靜、旁無姬侍、而遇事奮發、勇於有爲、凡蘇郡諸善堂及濬河、建學、賑撫、積穀諸善舉、條議悉出君手。先後主講金陵惜陰、上海敬業、蘇州正誼諸書院、爲後進講論學術、評隲文藝。書宗率更、兼工篆隸、四方求書者踵至、研朱摛翰、昕夕忘倦。所著顯志堂詩文集、說文解字段注考正、弧矢算術細草圖說、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圖、測定咸豐紀元中星表、丈田繪圖章程、使粵行紀、抗議、家譜、兩淮鹽法志、蘇州府志各若干卷。每一書成、遠近學者爭快睹焉。嗚呼、使君出而佐 天子治庶政、其見於世者豈止如是而已哉。芳緝將以十三年十一月□□日奉君喪與黃夫人合葬於吳縣二十一都八圖陽甲字圩北祝塢。銘曰、

江南文獻、 先帝儒臣、衆望是責。均賦治河、運籌決勝、條變蠡奇。舒古琳今、齗謀晦斷、一身兼之。不榮於祿、而富於書、浩博無涯。我銘藏幽、君書在世、其傳奚疑。

黃彭年撰 《陶樓文鈔》卷六

中允馮君景庭家傳　左宗棠

君諱桂芬，字林一，又字景庭。吳縣馮氏，先世由常州遷吳，遂爲吳縣人。君幼穎異，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於鄉，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

文宗御極，大臣疏舉人材，以君與林文忠同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賊已陷金陵矣。承

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敘克復諸城勞，晉五品銜。

特旨擢中允。有問之者，告歸，不復出也。金陵師潰，賊犯吳中，時秦西海舶鱗集滬上，衆議藉以禦寇，君亦謂然。比蘇州、松江陷，滬益不支，所望者曾侯駐皖之軍。吳人畫赴皖乞援之策，慮侯不遽許，推君具草。君爲陳危急情狀，並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曾侯許之，令福建延建邵道今相國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李公益召淮陽豪俊與俱，遂成平吳之功。吳平，李公開府吳中，就君諮訪郡縣利病，諸時政多取決焉。如蘇松減漕額，長元吳三縣減佃租，舉八百數十年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積歎終古者，一旦如其意而湔雪之，如沈痾之去體，非遇

聖仁在上，當事無所顧慮，民閒呻吟疾苦，奚由徹諸

殿陛也。吳人兵燹餘生，蠲貸及於寬政，幸矣。茲如常制，更減除數十萬租賦，永爲太平幸民。微君有言，而孰貽之？第以赴皖請援，謂君大有造於鄉邦，抑又淺矣。君著述甚富，堪裨實用，算學尤邃，稱於時。茲撮其有關國故者錄之。君卒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年六十有六。子二：芳縝、芳植，有有聞於時。余與君同壬辰鄉舉，今亦七十矣，頭白臨邊，久荒文字，因芳緝書來求爲君家傳，不獲以不文辭，乃書此詒史氏。

論曰：士之有意用世者，蓋欲行其志焉。而行之有難易，成之有遲速，則時爲之。使君於大臣論薦時，遽膺重寄，固宜大有設施。然時會未值，議論或足以害其成，未可知也。觀君所爲，如雷霆之乘風，載轡霖雨之困雲灑潤也，事成而神功亦斂如此。語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諒哉。

《續碑傳集》卷一八

校記

①潭思：疑作「覃思」。

蘇菊村墓表　孫衣言

道光戊戌、子應
廷試至京師、菊村方主汪戸部孟慈。予因孟慈識菊村、時時見菊村獨坐斗室、案上圖史錯雜、僅留隙地置筆研、心竊好菊村。既而出示所爲雜文、尤簡古有法。予二人游日密、試既黜、予留京師、而菊村以母老思歸、來就予別、予輒爲詩四章以送其行。菊村既行、絕不通音問。咸豐三年六月、菊村書來、則知自庚子試後、不復應舉、而奉母著書甚樂。後一月、又得菊村書、以母喪告。予既羨菊村奉母之久、而閔其失母之遽也。又爲文表母之節、以慰菊村、而未能寄也。同治八年、予在金陵、同官孫君育均其鄉人也、問菊村、則無恙甚喜。既而得菊村書、則自言抱羸疾已二年、日益加劇、冬寒恐不得活、而以所著記過齋書五種、及其門人王心所爲言行略見寄、屬爲銘墓之文、其言甚哀切。己巳九月廿四日逝、讀其書、則前所贈詩及母墓表皆在。嗚呼、如我菊村者、方超然獨利之外、以自樂於名教之中、內則無疚於志、外則無慕於人、其不見知而無悶、固無取於後世之名、而名亦不足爲重也。而顧汲汲焉欲有託於文字者、殆以平生所學旣自得之、又欲世之皆能得之、以同趨於聖賢之歸。古之君子、著書自見其意、往往如此。其爲世甚重、而其自爲甚輕也。而豈知子之不肖、不足爲菊村身後之託哉。菊村蘇氏、諱源生、字泉近、世爲鄢陵人。祖泰、妣某氏某氏。父立誠、妣王氏。菊村自能讀書、即有志於聖人之學。幼喪父而事祖母劉孺人、母王孺人尤以孝稱。年三十二、劉孺人卒、菊村居喪務守古禮、不苟徇世俗。既而王孺人病、菊村衣不解帶者二月、復刺血爲文以禱、母尋愈。咸豐壬子、王孺人卒、菊村幾不勝哀、自治喪至舉葬、一如劉孺人時、鄢陵人始知有喪祭禮。是時嘉興錢先生儀吉主大梁書院、通經大儒也、尤喜與菊村論學。其後菊村亦主鄢陵書院、教人一以朱子法、又刻陳北溪、呂新吾、薛文清、陳確庵諸家之書、以授學者、學者多化之。菊村名旣益重、諸公貴人下至守長、人人傾慕菊村、而菊村守己嚴甚、未嘗輕於一見、有干以非禮、即拒弗納。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郡邑將以菊村應、力辭之。其後又有薦者、詔以教諭用、亦不赴也。而事或關繫民閒風俗利害、必盡言之、不爲苟止。有所籌畫建置、常可垂後爲法。蓋菊村之行義、其大者如此、其它事弟子記之甚詳、又其所自爲書已備、天下後世必當傳之、無待於予言也。蓋後世儒者之學莫粹於程朱、而自程朱在世時、之浮慕之徒已有竊其似以爲利者、世因以此爲道學病。中州風氣朴厚、又承甯陵、容城、睢州之遺教、士往往好學自立、勝於他州。道光、咸豐閒、李文清公、倭文端公尤稱賢者。予不及見文清、而與倭文端同直者二年、其闇默自信、世莫得而窺也。其後二公相繼爲宰相、（荃孫謹案、文清官止禮部尚書、未入閣、而直軍機處、權與宰輔並、故文云然。）位益高、望亦益重、而世之言宋學亦彌眾、然大抵與浮慕程朱無異。嗚呼、必如我菊村、始可謂之儒者歟。菊村與予別久、所居又絕遠、徒以虛名有取於予文、使其日與予處、親見其衰情無慘與言行之不相顧、且將憎棄之不暇、其肯以身後之事爲託哉。顧予私念與菊村三十年之交、以數千里之外、承其疾病垂絕之言、而竟不能少有論著以見菊村之志事、則予之負疚也深矣。故因循六年、遲之又久、卒爲之表以報菊村、使菊村而無恙、文之有當與否、菊村自能命之、如其不然、則其平時道義之交、與高第弟子如李君濬、翟君允之、王君心、王君敬、蘇皆當健在、幸與菊村二子持予之文詣其墓下、焚以告之、以明予之無負菊村而已、而非謂不敏之辭、果足爲菊村身後之託也。菊村與予同爲丁酉拔貢、後嘗一中庚子副榜。娶同邑王氏、先卒、繼室以長葛張氏、生子志善、側室亦張氏、生子志和。其所爲書曰中州文徵五十四卷、鄢陵文獻志四十卷、而所謂記過齋書五種者、曰省身錄十卷、大學臆說二卷、文稾二卷、貞壽堂贈言一卷、師友札記四卷、皆已刻。未刻者曰記過齋札記若干卷、書目三卷、而最後所著中州學案蓋未成云。光緒改元正月十八日。

蘇菊村傳　方宗誠

[illegible]蘇君、名源生、字泉近、河南鄢陵人。父立誠、蚤卒、母王孺人[illegible]成君。君自少嗜學、嘉興錢給諫儀吉主講大梁書院、君[illegible]爲學之要。聚書數萬卷、博觀約取、至老彌勤、尤善讀宋儒之書[illegible]聖賢爲可學、而至反躬實踐、不求利達、亦不爲浮華雜博之文。以[illegible]於時。嘗謂學[illegible]朱子爲宗、然朱子所講說皆其所已行、若師其說而不師其爲、[illegible]善學朱子者。又言朱子之學有階級可循、陸王[illegible]無定、[illegible]爲文雖非[illegible]教人之法也。故其讀書遇事、[illegible]

克治、戒欺、求慊、策勵錄力。著有求學膽說、省身錄十餘卷，可放見也。君天性純篤，孝養其親，左右無違。飲饌衣服、出入起居，惟恐有一之不適親意者。母常病，病則晝延醫治，多方言可喜事以娛其心；夜則伺聲息，檢方書，刺血爲文，稽顙籲天以冀神明之佑助。身抱弱疾，不自知精力之不給也。最愛新吾呂氏四禮翼侍疾、事生二篇，以爲於此而不殫其忱，後雖思哀思敬，何補耶。喪祭稚守禮經。二十二歲丁祖母劉孺人憂，不飲酒御內者三年。葬日盡除鄉俗用音樂作佛事之陋。母卒，益參致儀禮、書儀、家禮、通禮而折其中。北方習俗簡陋，如葬用灰隔之法，卒哭後朝夕與奠，禫後附主於廟之禮，以及朱子四代祠堂之制、程子所論時祭朔薦之儀，皆曠然無有知之者，君皆力行之。致齊竭誠，不徒具其文也。念母苦節，既請

旌建坊，又集海內名賢敘記、傳、志、詩文爲貞壽堂贈言一卷，以表母節。君先舉道光丁酉拔萃科，後中庚子河南鄉試副榜貢生，時年三十四。遂不復應舉，專以養親讀書爲樂。咸豐初，

詔舉孝廉方正，邑之人謂非君莫偁也。君固辭。以修城守禦勞，巡撫黃公贊湯上其名，得

旨以教諭用。學使景公其濬舉中州賢士，偁君學養純粹，心體力行，奉

旨以訓導用，君皆不謁選人。然君生平無時不以培養元氣、維持風教爲心，固未嘗一日忘世也。邑有文清書院，幾廢矣，君籌措振興，主講十有五年，一以正學淑士子，采陳北溪嚴陵講義、薛文清讀書錄、呂新吾省心紀、陳確庵聖學入門書、彭訪濂儒門法語，令學者切己體行。又捐建朱子祠堂，刻遺像於石，以興學者仰止之思。建志仁堂，集同志倡行利人濟物之事。鄢陵城久頹，君倡義修之。又采呂氏救命書勸邑人備防禦。後賊屢入境，安堵無恐，君豫倡完守之力也。推錫類之孝，訪邑中貞孝節烈婦女三百人，亂後又訪不屈死難者男婦百三十餘人，白諸府，請

旌於朝。君親製木主祠之，復刻名於碑，以垂久遠。賢士大夫官豫者往往造其廬，君無私干，亦不報謁。訪以政者，則必告以一省一邑利弊之所在。問革弊，則曰去其太甚；問御胥吏，則曰正本清源；又曰察吏安民必以無欲爲先。或屬以事，則曰本天理以行者，余能代爲謀，非是不可也。以故賢士大夫益重之。鄢公鳴鶴守開封，請君爲纂道齊正軌一書，又助錢給諫校棐經苑十餘種，皆有裨經術治理。於鄉邦文獻，則撰有中州文徵五十四卷、鄢陵文獻志四十卷。於師友，則多記其言行，表其遺書，有師友劄記四卷、紀過齋文稾二卷，皆棐行。惟中州學案未脫稾而卒。凡君纂集編訂及己所爲書，皆主於明道紀事而不尚浮辭，存心制行，守義介然，不肯委阿隨俗。道光、咸豐間，中州講正學者首推倭艮峯相國，君與李文園尚書棠階、王子涵觀察檢心，皆負時望。君之學醇正淵雅，其省身錄氣象蓋與讀書錄相近云。君卒於同治九年九月二十日，年六十二。子志普、志和。

方宗誠曰：咸豐十一年，余客中州，君因太康李又哲以其所著書屬爲校勘，余與君固未相見也。既爲之敘，還其書。凡余所刪削者，君皆從而芟易之，虛衷克己如此。同治九年，余奉檄來直隸，得君書，言病狀，並寄所爲鄢公殉難事，屬余詳載兩江忠義錄，以辨朱侍御所言之誣，且曰老病將死，平情之言，無毫髮飾僞也。嗚呼，即是可知君之立心矣。十一年，余宰棗強，又哲子遴樓書來，始知又哲與君相繼卒矣。余既爲又哲表其墓，因復爲君傳云。

《續碑傳集》卷七一

史夢蘭傳 徐世昌

史夢蘭字香崖、號硯農、樂亭人。生六月失父、幼受母王氏教。端謹如成人。家故富饒、藏書數萬卷、肆力瀏覽、凡羣經、諸史、百家之說、靡不淹通、而尤嗜宋明儒者之書、一言一動、奉爲師法。道光二十年舉於鄉、選山東朝城知縣、以母老不赴。築別業於碣石山、名曰止園、以奉母著書爲樂。同治八年、湘鄉曾國藩總督直隸、設禮賢館、徧徵畿南北通儒碩士、一再招之、不應、迫於敦促、始一往見、爲論古今學術得失、及地方利病大端、益爲國藩所器。一時幕僚如方宗誠、吳汝綸、游智開、皆慕與之交。國藩欲留以主講蓮池書院、卒以母老辭不就。合肥李鴻章繼督直隸、開畿輔通志局於保定之蓮池、延貴筑黃彭年主其事、復手書招致夢蘭、仍以家居奉母爲辭、僅爲之删定志例而已。定州王灝有刊刻畿輔叢書之舉、以古今藝文考相屬。游智開守永平、以纂修府志相屬、皆設局於其家、往返函商、其見重如此。夢蘭學無偏倚、嘗病近世學者於程朱陸王過分門戶、非孔門四科之旨、解經無漢宋之見、訓詁義理必折中於一是。四部之籍、手自丹黃、無晷刻閒。平生著述甚富、不名一家。嘗以名物之稱、中多複字、形容之妙、每用重言。爾雅、廣雅釋訓之中、偶一及之、未能詳備。於是集經史子集及諸家注疏之用疊字者、搜羅疏證、爲疊雅十三卷。又以方言土語、動關訓典、學士文人有習其語而不能舉其字者、於是採載籍中與鄉音里諺相發明之語、掇集而參訂之、爲燕說四卷。又以士子讀書、束於功令、專攻朱註、然先儒異說、皆所以廣見聞、翼經傳也、於是旁採衆義、爲論語翼註駢枝二卷。又以羣史地名沿革不一、於是依韻編次、以便檢稽、爲輿地韻編二百卷。又以古今興亡治忽之原、每肇於宮闈、而及於天下。自唐王建作宮詞百首、歷宋元明代有作者、然偶然託興、只見一斑、於是上起黃帝、下逮有明、正統偏安、僭竊割據、凡正史雜史載記小說及歷代詩文所載有關宮闈風化之事、無不廣搜博采、形之詠歌、爲全史宮詞二十卷。又以鬼谷、鶡冠別號之稱、始於周秦之際、自後競相標尚、又有出於別號之外、爲當世所指目者、緣事類行、有美有刺、足寓勸懲之意。於是取史傳志乘所載、彙而錄之、爲異號類編二十卷。又以楊慎所輯古今風謠及古今諺二書、可以參考天人之故、然隨手摘錄、重出與脫譌之處不一而足、於是重加釐正、爲古今謠諺補注二卷。並取羣書所載、爲楊書所未備者、爲古今謠諺拾遺十卷。又以永平一郡、二百餘年人文迭出、名流逸士、湮沒牖下、姓字翳如者不可枚數、於是廣爲搜訪、吉光片羽、悉入吟筒、或以人存詩、或以詩存人、各就其所長者錄之、爲永平詩存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又以雜事異聞足以資勸懲、廣見聞者、輒筆記之、爲止園筆談八卷。至其詩文以抒寫性靈爲主、不拘拘於格調。著有爾爾書屋詩草八卷、文鈔二卷。其他所著尚有圖書便覽、氏族考異、四朝詩史、史昉、雙名錄、青衣小名錄、遼詩話、樂亭縣志、遷安縣志諸書。光緒十七年、順天學政周德潤以篤學耆儒薦於朝、賞四品卿銜。二十三年、學政徐會澧復以學行薦。年八十六卒。夢蘭性至孝、老而彌篤。自奉儉約、而喜施與。里人有相訟者、得其一言、可以不爭。見義勇爲、輒先人倡。咸豐十年、英法內犯、僧格林沁督師至樂亭、屬夢蘭募鄉勇以備、皆出私財養之。尤以獎掖後進、表彰先達爲急務。嘗爲刻佘一元、楊開基、倪

上述遺稿、爲永平三子遺書。又刊行王好問、高繼珩、史一經、畢梅、陰振猷諸人著作、以公諸世。其視人才如性命、率此類也。夢蘭書法鍾、王、亦工繪事、然不輕爲人作、詩名噪一時、朝鮮進士任慶準、越南使臣阮荷亭爭購其全史宮詞、攜之歸國、人比之雞林賈人之於白樂天云。子履升、字旭東、讀書能世其業。仁和夏同善督學順天、以經史試全省高材生詩百首、履升冠其曹。中光緒元年舉人、官內閣中書。遭父喪、以毀卒。著有放言百首箋注及有所不爲齋詞行世。

（碑傳集補）卷五〇

程鴻詔、字伯敷、亦黟人。父式金、入順天大興籍、成嘉慶二十五年進士、選四川知縣、歷官鹽亭、遂寧、華陽、成都等縣、以廉明稱。擢敘永廳直隸同知、丁父憂歸黟、尋卒。鴻詔少孤、母張撫養有則、使師事同邑宿儒汪文臺、俞正燮、故學有本源。文臺、正燮湛深經學、兼綜子史百家、號稱博覽、然不重詞章。鴻詔爲文務閎麗、雖精博不逮其師、而文采過之。弱冠有聲鄉里。家素寒、外舅汪朝議守重慶、招之往、奉母入川、迎娶逾年。朝議卒、無所依、將母妻入都、以傭書自給、日書萬字。夏日苦蚊、納足於甕、閒以鹽煮小石、吮之以代菜、刻苦甚至、而劬學不倦。兩中順天副榜、選雞澤訓導、復中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會母歿、奉柩歸。咸豐五年、賊竄皖南、據黟城、鴻詔倡團練禦賊、招山中獵戶百助戰。未至、賊諜悉率黨三千來攻、戰嶺下石鼓山、壯士金觀海善火槍、殪賊先鋒數人、賊稍卻。觀海馳刈其首、陷泥淖、賊爭積刺之死、眾驚潰、鴻詔跳免。賊憚獵戶復至、亦棄城遁。黟團練自是屢助官軍戰守、鴻詔義聲聞遠邇。十年、欽差大臣曾國藩駐軍祁門、聞鴻詔名、聘入幕府、主章奏、甚見優禮、從復安慶。同治三年夏、江寧克、國藩親往鎮撫、幕賓李鴻裔、龐際雲從、留鴻詔主安慶後事。寧垣既定、鴻詔以書賀國藩、國藩推爲獨步。鴻詔性耿介、耽著述、淡仕進、國藩幕客多膺薦擢致顯官、鴻詔雖以贊襄帷幄功擢至山東補用道、仍留幕中。國藩勦撚、獨鴻詔從、專任機要。未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復調直隸、鴻詔辭歸、會李鴻章授湖廣總督、過安慶、鴻章、鴻詔同年友也、堅邀入幕。鴻章查辦四川教案、奏劾川東道某、謂鴻詔曰、吾欲保老同年斯缺。鴻詔不可、曰、公雖至公、吾心不安。鴻章乃止。頃之、假歸、皖撫英翰聘修安徽通志、充總纂、讎訂筆削、昕夕不輟。直督李鴻章屢函聘、謝不往。十三年、稟將就、病卒、子壽保繼成之。著有有恆心齋文集十一卷、詩集七卷、駢文六卷、夏小正集說四卷、論語異義四卷、詞三卷、曲一卷、外集三卷、陛錄二卷、筆記二卷、先德記三卷、贈言錄二卷行于世。

（碑傳集補）卷五〇

潘布衣傳 湯紀尚

潘先生諱諮，字誨叔，一字少白，會稽人。少負熊猛，兵機劍術皆習之。時袁大令枚負盛譽，收召才俊，思致門下，不可，遂與名流日遠，獨游海內奇山水，足跡踰萬里。入蜀，居青城大酉。在江介，居龍眠、九華。入峽，舟破，身僅免。守令饋遺之，不受也。後入姑射，豁然朗徹，斂其雄心俠概，反求諸道，與長民者言愛人，與里巷言耕鑿農桑，與士大夫言孝悌忠信。遇名士以著述自張者，則告以實行為首務。居惟一襆被、深衣、疏食而已。所居從受業者如環，致贈皆不受。自晉歸，或齎金為母夫人壽，潛與僧行抵越後，發不可卻。母夫人怒曰：汝見僧以如來像匄市者乎？乃謝而盡散之。自是遇取予益兢兢。晚游燕，歸安姚鏡塘先生獨行君子也，與先生狷而勿學同，相約規行，詣得失，專力自治，苦志過少壯，規模宏遠，足濟姚先生所不及。姚先生卒，先生亦病，古寺陋巷，子身寡臥，暇則步看山，與之酒，怡然不可厭，故與游者常滿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貧，日就之，知其樂其學，以修己不責物為事，凡一言笑，皆喻以道，常欲使天下務本節用，洽禮義，以稱國家教士之意，無負天地生人之心。聞者不嚴而肅，內愧者不違近也。聞為詩古文，稱心而言，語出理著，閑淡超曠，自闢町畦。今存者文六卷、詩五卷、常語二卷。上自公卿，下至婦孺，咸知有潘先生者。然先生所自得，實不在聲聞也。後歸越，居僧寺數載，重游江介，寄迹四松菴。時目已盲，有踵門請業者，默授大指而已。九江師潰，憂金陵不守，避居句容，未幾遂卒。先生無子，女蘭靚，八歲從母歸越，以紙墨畫一人，酷肖先生，且為之鬚，背人泣。或詢之，曰：吾念翁，別後再見翁鬚白矣。

《續碑傳集》卷七一

陳灃傳 儒林傳藁

陳灃，字蘭甫，廣東番禺人。（自述）九歲能為詩文。（行述）年十七，督學翁心存取為縣學生員。明年，科試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鍾麟賞譽之。與桂文燿、楊榮緒為友，復問詩學於張維屏，問經學於侯康。年二十舉優行，二十三舉於鄉，六應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加國子監學錄銜。少好為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塡詞、篆隸、眞行書，無不研究。（集中與人書）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為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苟

楊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為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勝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聖人之道不絕，惟鄭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為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為

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因采取語類、文集之說足以證者，以明朱子之學，而除門戶之見。晚年乃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其言治經之法，則遵鄭氏六藝論，以孝經為道之根原，六藝之總會。學易不信虞翻之說，學禮必求禮意。其次考周末諸子流派，則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表章漢晉以後諸醇儒。（自序）嘗曰：吾之書但論學術，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意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故於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原言之尤詳，則意之所在也。（集中與人書）謂樂為六藝之一，欲知樂，必先通聲律。周禮言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言聲律之權輿也。自漢至於趙宋，古樂衰而未絕，惟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有工尺字譜而不知宮商角徵羽，深懼古樂由此而絕，乃考古今聲律，為一書。自周禮三大祭之樂為千古疑義，爰考唐時三大祭各用四調，而周禮乃可通。以此知古樂十二宮本有轉調，據隋書及舊五代史，而知梁武帝、萬寶常皆有八十四調，且宋人以工尺配律呂，今人以工尺代宮商，此今人失宋人之法，律呂由是而亡，有以今人之法駁宋人，於此尤不可不辨。若夫古今樂聲高下，謂有隋志所載歷代律尺，皆以晉前尺為比，而晉前尺則有王復齋之鐘鼎款識傳刻尚存，因依尺以製管，隋以前樂律皆可考見。又謂宋史載王朴律準尺，亦以晉前尺為比，又可以晉前尺求王朴樂，由是以王朴樂求唐宋遼金元明樂高下異同，史籍具在，可以排比句稽而盡得之。至於晉泰始之笛，可仿而造，唐開元之譜，可按而歌，古器古音，千載未泯，蓋以今曉古，以古正今，庶幾古樂不墜於地。其中參差變易，紛如亂絲，細如秋毫，故多為圖表，使覽者易明，成聲律通考十卷。（[illegible]）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成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自述）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水道，則可攷漢郡縣，以及於歷代郡縣，成漢書水道圖說七卷。他著有說文聲統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公孫龍子注一卷、文集

若干卷。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以耆年碩德奏
請賞舉人，奉
旨賞五品卿銜，以爲績學敦品者勸。八年正月卒，年七十有三。其
卒也，門人請於大吏，祀其主於菊坡精舍，蓋誨人不倦，宜有去思云。

《續碑傳集》卷七四

伊孝廉傳　方宗誠

君名樂堯，字遇羹，姓伊氏。曾祖宰卿，祖榮數，自浙江慈谿徙居錢塘，世有隱德。父邦達，謹厚好施，有詩集。母俞氏，繼母邵氏。君少與仁和邵員外懿辰爲交友，俱以通經名於時。浙撫與學使者至，必優禮之。咸豐元年，將舉君孝廉方正，辭不就。是年舉於鄉，典試者爲呂文節公賢基，以君所對策呈
御覽焉。五試禮部不第。按察使段光清入覲，
文宗皇帝問杭通經學古之士，以君對。
文宗曲詢其家世，俯歎久之。十年夏，歸自京師。湘鄉曾公欲聘至軍中，以母老辭。十一年冬十一月，賊再陷杭州，數受賊刃不屈，奉繼母出乞食山中，安貧守約，不改其素志。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竟以寒餓致疾卒，年五十有三。君事繼母以孝聞，撫諸弟友愛，皆人所難。與人交，分財讓善，一本仁厚，謙謹和易，出於至誠，士無賢不肖，皆敬慕之。蓋以所得於經訓者爲日用行習之準，故敦倫秉義，卓然爲鄉里矜式焉。君既以通經知名，而四書文亦冠絕一時，從遊者日益衆。君嘗於此篤講學之意，令人體之身心，驗之行事，婉委曲暢，學者多觀感興起，潛移默化，嘗不自知。平居動必以禮，恂恂若無所能，及講論經史疑義，古今政治成敗得失，則抉幽發微，皆有獨得之見，而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其嗜讀書若飢渴之於飲食，孜孜矻矻，常終夜不寢，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方賊圍城時，旦夕莫必其命，猶與邵員外窮經不變也。於六經仁義之旨，程子、朱子之書，漢唐儒先解經之說，與夫近世爾雅說文之學，皆研精覃思，貫串融洽，用以抉摘群經之疑，審訂先儒未定之說，每豁然而得其理解，確然而不可以易。所爲古文辭，亦根據理要，樸茂淵懿，然多散棄不自存。辛酉夏，讀表記、坊記、緇衣、祭義、冠義、昏義諸篇，反復究論，忽有所會，於是分析其章段，推闡其精微，奥旨宏綱，昭然若揭，未及成書而君卒矣。越中張楊園、陸清獻而後，正學衰替垂二百年，杭州惟潛齋應氏撝性理之學，麓泉趙氏多說經之文，而君與邵員外則講義明理，究切遺經，而言行大節又能不背於聖訓，乃君以守節餓死，而員外亦先以罵賊殉難於城。所著尚書通義、孝經通攷，皆嘗經君討論，俱燬於賊。惟禮經通論存其半，遺文數十首，潛督吳公棨刻之於淮安。君所著書未編集，今皆散佚不可得矣。惟嘗校定周易程傳、本義、音訓及詩傳、書傳、首釋五經補綱，正能補脫，有功來學。所編孝經指解說注及所著孝經辨異指解補正，皆已梓行於世，偁善本爲。君卒，渴葬城西四鄉大巷山之原。娶侯氏，事姑以孝謹。偁子二，女一，適邵員外子順年。城陷赴水殉節。君門人袁鳳桐曾狀君之行，云：鳳桐字廉伯，一字敬民，年少潛心正學，人皆以爲迂，獨邵員外與君偁爲後來之傑，遂從君游，學日進，性孝。父卒於外，奔喪持柩歸葬，旬日必數往墓次慟哭。城陷，母投水死，鳳桐被賊掠，屢自經，賊拒之，因逃滬上，慟母鬱積成疾，乃作君行狀成，付門人邵順年而卒。

論曰：余與君曾通書論學，而未嘗相交，於邵員外亦然。員外殉節後，遺文不存，獨余曾藏得數十首，檢付順年，今吳公所采行者是也。順年以君行狀屬余爲傳，余不獲接君言論，讀君狀，益慨慕久之。然念君篤實好古，力行而天所以厄之者如此，其至每執筆，愴然不可爲懷。今始據狀次之，而順年已卒矣。鳳桐顛沛至卒，猶狀其師之行，是可紀也，故坿著之。鳳桐之行，詎蓋得之於順年。

《續碑傳集》卷七一

曲靖府知府陳君墓志銘　劉恭冕

君諱立，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家世服田，潛德弗燿。父啟瓏，國學生。本生父輔，邑諸生，績學樂善，教子有法。君幼穎異，讀書能求是，道光甲午鄉試以經學淹博中式本省舉人。辛丑會試成進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雲南曲靖府知府。時以道梗不克之任，流轉東歸，所至質禮，先後受事，皆刑名至重，君處以詳慎，於喪服變除、宗法濟異，多能折衷，協於禮律。少所受學，皆名師。江都梅先生植之授君詩古文詞，得其義法。江都凌先生曙、儀徵劉先生文淇授君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君兼通之，而於公羊用力尤深，鉤稽貫串，成公羊疏七十六卷。又他著作已成者有爾雅舊注、白虎通疏證、說文諧聲孳生述、句溪雜著各若干卷。君學爲通人，位爲大夫，而起居節儉，同於寒素，語言樸疑於不文，忘貧與勢，於君今見之焉乎，如君者豈易及哉。君生嘉慶己

巳五月二十一日，卒同治己巳十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一。娶任氏，再娶徐氏，皆先君卒。側室李氏。子一，汝恭，縣學生。女一，適同邑兵部員外郎趙汝。汝恭以君卒之明年卜葬君縣東孝義鄉孫塘頭之原，述遺行來徵文。君久居於外，汝恭又生晚，故君行事多不能詳，因最其政學之略，爲之誌，且銘之曰：

志未遂兮學則存，行已佚兮名則尊。故人多宿草兮，予懷壹鬱以誰言。

《續碑傳集》卷七四

向伯常哀辭　薛福成

余友向君師棣，字伯常，世居湖南之漵浦。湖南地噉奧，摘衡嶽洞庭之奇勝。乾隆嘉慶間，往往有聞人。今相國毅勇侯曾公以忠孝文武爲邦人倡，獎拔英儁，中興名臣之在湖南者十八九。蓋山川偉氣，磅礴鬱積數千百年，至相國而始發之。其後進之士亦且嗚嗚然風爭以學行經濟相砥礪，伯常其一也。始伯常居里時，與嚴咸秋農爲友。秋農倜儻，淵源家學，才氣冠時，而不輕許可者。同時又有舒燾伯魯以治古文辭鳴於時。先十餘年卒。三人者皆年少爲時彥，相國目爲漵浦三俊者也。同治元年，伯常持秋農膚七書走數千里謁相國安慶，留佐戎幕，而秋農遽卒於家。伯常得盡交海內賢士，所學益大進。相國嘗密疏薦其才。四年夏，相國督師剿寇北上，招余入幕府，俾與伯常及遵義黎庶昌蒓齋同居。時方盛暑，艤舟淮浦。每風月之夕，相與布席鷁首，縱論古今大局成敗興廢之所以然，遴羅哲建樹，博覽學術純駁，追溯文章源流，以究其升降利病，甘苦證嚮，至夜分不輟。蒓齋志雖銳，而稍忱默。伯常意氣尤豪，與其議淼興，濤溢逝往莫禦。嘗自稱喜讀漢書孔光張禹傳，所以著爲大臣者無大節，則學行雖美，尤足誤朝廷而負世風，其爲戒至深微也。喜讀趙廣漢韓延壽傳，謂彼數子者，才皆不世出，而世俗繩矩亦自不足以羈之，然其高能瑰資，治事精鑿，各有獨絕之詣，用能輔吏治與三代比隆。蓋感以自命云。其爲文不屑屑以桐城執範自拘，每至得意，疾書如洪波汪洋，雖浮沙淤泥，未暇澄清，而不能阻其百折必東之勢。同人數用世才，必曰伯常，余與蒓齋咸自謂弗如也。已而隨大軍移駐徐州，伯常忽遘疾，八日而卒，年僅三十有一。相國率屬僚弔奠如禮，將召其族弟金陵而歸葬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嗚呼！遊處半年，中道訣別，追憶曩時艤舟之樂，邈不可得，抑何天之豐其賦而嗇其年也！可哀也。

辭曰：嗟擢秀於南國兮，播蘭芷之高芬。韞異寶於荊璞兮，固和氏之所欣。忽摧折於半塗兮，闕英華於終古。愴二老之煢煢兮，魂歸去兮泣杜宇。人生有死兮，惟修短其難知。遺孤荀承妾祀兮，儻副余中心之所期。

《續碑傳集》卷七九

故賜進士出身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署吳縣知縣高先生事狀　朱之榛

先生高氏，名心夔，字伯足，又字陶堂，江西湖口縣人也。少稟異資，容謨龐山賦，擅時譽。稍長，於儒墨諸書靡不覃精思索，窺測其意趣之所極。性剛峻，不施戚級，才雄氣猛，桀然負康濟略。初試即舉咸豐元年本省鄉試。無何，粵寇犯江右，附公殉焉。既遭家難，銳意復仇。時湘鄉曾文正督師潯陽，先生練鄉兵五百人，請隸麾下，會諸軍攻撫州壁城市，鏖戰輒先矛，洞左骸。文正疏稱右營高夢漢，先生原名也。寇勢方熾，師久無功。九年，辭赴禮部試，海內賢士大夫之集都下者咸納交恐後。次年，補廷對，列二甲，銓選知縣，遂南歸，崎嶇楚粵閩，最後佐今大學士合肥李公德州軍幕。敘勞以直隸州知州發江蘇，兩署吳縣知縣，先後四年，一意振厲斷治，不主故常，心所不可，則變色不質對，縱違官貴游無歧視。用是齮齕者眾。然實盡心民事，扶植善類，士論歸之。縣西南瀕太湖，橫金故渠久閼，水功不興，三歲兩旱，力浚之，前後有橫金行紀其事。高累山寺僧挾邪說以歛人歲歛財無算，先生親拘泥像投諸湖，逐僧毀寺，庀其材充建諸祠。民始譁，終德，異乎俗吏所爲。洎重攝縣事，也治倡過激，轉爲擣嗌，故上其事於臺，使不直。久之，猶罹身後之貲。卒年僅四十九。嗚呼，可哀也已。先生少好爲詩，家番湖，與東皐栗里相望百里，慕淵明之爲人，命其詩曰陶堂志微錄，凡四卷，續錄一卷。其敘略曰：詩內和性情，外詠風化，方將以其仁誼豈弟之德流示區中，俾豈然出入於雅頌，何爲是賠隱天下也。而有不得言者焉，有不察其言者，其人乃皆工爲言者也。深思遠憂，不可弭於匈，不可旌於口，覽而寄諸或遠或近，其然豈其然之辭，以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不與知也。若其憂思豈有隱涯乎。繼世作者，各於其黨，或變則鄭，或變則野，或變則燚，或變則詭，和平之感薄，而怙懣之音生。屈宋司馬曹劉阮陶之徒，旁皇乎其闕，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莫測其端者，大抵變而正者也。又曰：春秋內修外攘，奉先王之法，以大性情之閑，絕奸亂視聽之物，而導之嚴事其親長。夫子志之門人小子，志之列國之得失，人道之流極。夫子不忍盡言者，孰敢斥言之，揚善而過惡，諷一而勸百。風人先得春秋之志也，而風比興夙微焉。凡今有事乎此者，謂夫春秋經世之遺也，篆奚不得誦法夫子乎哉。故春秋俱亡，獨其義蘊於天人，達乎自然，幽攡萬物而無刑，糴舉斯道而無名，盛德之士時一觀茲，盖致精大順之候也，風澤之芳

也。前修之所貴也。誠不可階神跂而已。嘗摭孔宙、韓敕、史晨碑、妃爲榜楷、凡五百餘通、三日而訖。取太元謹於騶扶語、顔爲三淡碑、執宇半道假足、驗平日小學之邃。又病中贊述家璵事、爲郵誦七十四解、遺文無多、搜成一卷。盍平生力詩、彸於文也。論者謂詩境有窮達、先生能咀茹古之菁腴、而不模肖其貌、戛然自闢門徑、近今作者未有或之先矣。顧體物諷吟、託之寓言、意多沈閎、趣鮮懽愉、類於境之窮者。先生深滋風騷之旨、非不自知、息以東坡有言、昌其身不若昌其詩。文人意好所注、雖萬鍾前誘、刀鋸後啾、有不爲之奪。使告以反是則致顯、而終不以彼易此者、所志定也。先生既歿、歸安楊峴爲志墓、蕭山湯紀尚爲家傳、之檃綜其所志所學、并核以聞見、次爲事狀、將備史館采擇。故世系不具云。受業朱之榛狀。

高陶堂先生傳　易紀曾

先生幼資熊異、於學罔不綜。美儀觀、鋒勢剡剡、有宏攬宙合之志。既仕不達、益彸於文史。其爲詩擇髓騷疋、剽剟儒墨、務喜刻縣、履危側出、神凝大幽、駘宕魂魄、天挄耿襮、万怪騰趠、哀以沈造、慵怒而蜚、於凡俗語態譔褫殆盡、暖姝小夫、幾瞠不識字。未嘗數爲文、然爲輒挺獨、字紃句組、不屑屑蹈襲、就本事言、栗然止、不溢累黍。其附盩似劉蛻、元結、疑澀口不可讀、然自謂爲文識過於力。未爲至也。年十六、爲弟子員、明年舉咸豐辛亥鄉試、計偕入都、實於尚書肅順之門。無何、大寇剏江右、適歸侍父、覲家難、憤團義旅、投文正曾公、別屬楚軍五百、使會師壁撫州、久無功、急歸、終父憂。再入都、中己未貢士。庚申廷對、銓縣令、不赴、以其閑歸故人喪、啟隴茫粤閩、既謁今相國李公德州行營、問九河故道及累朝開塞口、汨汨決呂梁、相國歸其閎雅。入幕參軍謀事、平敘直隸州知州、發江蘇。初、肅順用事、頗禮士、而最重先生。及事敗、往來門下者皆自異、獨先生有終始之誼。嘗爲中興篇以見志。先生既傷於讒、黯黯不進、居恆紆鬱、自念已矣。及是用薦入官、至則爲撫部丁公禮異、未幾檄攝吳縣。縣故壯邑也、吏朋民黠、豪右指嗾、郡縣吏不應則持短長。先生奮逴於孳牙綠戾中、賦政肅栗、痛剟故常、抑桀扶尪、不懾於勢、尤瘴心民事。縣西南仰太湖、雨盛漲湖波、而上橫金首受其患、躬度地防、背治理孫墊祅沓、釋揃、稽大薦、吳之民也。巫唶田隴閒、有少祇異、則稷弁而神之曰、不然、禍及汝。山椒墟聚、紿置焉。時高景山僧祠羣小鬼、焚邨砥、歲斂財無筭、立捽毀、民始駴、終德先生。故儒者、剌促諸僚後、勦字下、拙事上。初、大吏咸度外優禮、至是、丁公憂去。始組錯滿三歲、受代、省舉吳下、日與二三儒彥攷道論藝、咨齋茹默、不欲聲聞天地閒。久之、吳縣闕、行臺省用前能檄再攝縣符。既受事、益峻防自固、懇款飭吏事。屬縣有婬者、故倡也。某姣之、或以訟、先生立收捕、不獲、持之急。羣誹上聞、力評危觸怒、噎娼不出、氣遠引疾去。茹悷悼心以卒。卒後、其黨持益力、上劾落職。年僅四十九。先生性剛、明洞闓、不施戟級、守峻而行危、峨峨不可狎、遇勝己則目注面不辨、閒自抑不勝衣、然內慙者不遑近也。晚與歸安楊峴、江山劉履芬、山陰傅懷祖爲篤古交、而清修正學、獨重溧陽強汝詢。先生著書、可最錄者、詩文六卷、憷誦碑執各一卷。水有彭蠡、山有匡廬、固方州之雄也。馭貴失其權、士人榮悴、已定於進身之始。其大文駁智、違時命以自達者、爲往而不躓哉。先生高氏、心夔名、伯足字、陶堂、碧湄、東蠡皆自號、江西湖口人。

《續碑傳集》卷八〇

莫子偲墓志銘　張裕釗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郘亭、晚號眲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强、州學生、皆以君考貴、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訓其子弟、子偲獨能一意自刻勵以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劘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曠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差失。所爲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探且久、又工眞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癯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騭術業、高下正論、詼嘲閒作、窮朝昏不勸。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成推子偲、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耆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愼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



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棄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安慶。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舊所與遊，皆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
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
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既好遊，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適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借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日接膝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偕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藤葛，陵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詑以為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遊，不復果，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為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郘亭詩鈔六卷，樗繭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郘亭文、影山詞、郘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尚幼。子偲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偲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偲故相得也，既踰月，為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偲，迹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慊矣，其何以悲。

莫徵君別傳　黎庶昌

徵君諱友芝，姓莫氏，字子偲，別號郘亭，晚又稱眲叟，貴州獨山州人。父與儔，以翰林院庶吉士再改官，為遵義府學教授，君從來居遵義。為人默然湛深，與吾里鄭徵君子尹珍同志友善，篤治許鄭之學，因子尹以交余。從兄伯庸、兆勳三人者，至莫逆也。君家貧，嗜古，喜蒐珍本書，得獨多，與東南藏弆家等。讀之恆徹旦暮不息，寢食並廢。身通蒼雅故訓、六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眞、行、篆、隸書。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莫。中道光辛卯鄉試舉人，丁未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耶！」即過語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瑩為置酒虎坊橋，造褟訂交而去。咸豐十年，君以截取知縣候選在都，是時端華、肅順方擅權，欲收召天下知名士藉助聲譽，介人來求君一晤，不應。又招致授讀子弟，亦辭謝之。居無何，且選官，睹東南寇亂，不樂，一旦棄去，往客太湖胡文忠公林翼所，為校刻讀史兵略。胡公卒，又從曾文正公安慶。黔亂益無所歸，述影山草堂本末以見志。影山草堂者，君所居獨山舊廬也。自是客文正者踰十年。江南底定，寓妻子金陵，偏游江淮、吳越、閩、粵，交其魁儒豪彥，與南匯張嘯山文虎、江甯汪梅村士鐸、儀徵劉伯山毓崧、海甯唐端甫仁壽、武昌張廉卿裕釗、江山劉彥清履芬數輩尤篤，其名益高，所至求書者屨履逢迎。同治四年，今大學士江蘇巡撫李公鴻章請州縣吏於
朝，君嘗與子尹為郝文端公雋藻密薦，有
詔徵用，君卒不就。同治十年，往求文宗、文匯兩閣書於揚州裏下河。九月辛丑，至興化，病卒，縣令甘紹盤殮其喪，年六十一。君弟祥芝方官江甯知縣，請解任，返葬君遵義青田，與先壠相近。文正公善其所為，曰：「世不行此久矣。」君生平志存文獻，思為黔志一書，潤色邊裔。道光中，與子尹同撰遵義府志，博采漢唐以來圖書地志、荒經野史，披榛別幗，搜證精確，體例矜嚴，成書四十八卷，時論以配水經注、華陽國志。又綜明代黔人詩歌，因詩存人，因人考事，翔實典要，為黔詩紀略三十三卷，貴州文獻始燦然可述。居金陵，得唐寫本說文木部百八十八文，君自謂此吾西州瑑書也，以舉正段二家校注，譔箋異一卷，文正公為校刻以行。又嘗至句容山中，蒐討梁碑，躬自監拓，惟恐一字見遺，譔梁石記一卷。其覈如此。別著之書，有聲韻攷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樗繭譜注一卷，郘亭詩鈔六卷，郘庭遺詩八卷，郘亭遺文八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三卷。編訂未竟者，有郘亭經說、影山詞、書畫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各若干卷。配夏孺人。子二：彝孫、繩孫。彝孫，附貢生，先卒；繩孫，知府銜、兩淮候補鹽掣同知。

（續碑傳集）卷七九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

吴懷珍 龔襄 楊象濟 楊傳第 莊棫 魏錫曾 王詒壽 王麟書 孔繼鑅 沈用熙 楊棨緒 張承華 鄧瑶 葉名灃

亡友傳 譚廷獻

吴懷珍傳

吴懷珍字子珍，錢唐人。舉咸豐二年壬子鄉試，考取教習。少與周炳元都齋、沈瑜寔生、蔡鼎子鼎友善，交譚獻仲修。在癸丑會試報罷南旋時，從弟鳳藻方以一甲進士入翰林，典試福建。懷珍治古文辭，習兵家言，粵寇起，慷慨自負。每與諸子登吴山高處，席地痛飲，日落無他人，悲歌叱咤，山谷應之。下山瞑黑，相掖持行，吟不輟。論兵主李廣，文主蘇軾，詩學中唐。有異議者，面赤手拍案爭之，必申其說乃罷。新城袁生卧字雪安，懷珍中表，尤權奇自喜，賦五言詩，絕似孟浩、李白。困甚，走杭州，懷珍與譚獻外，恆嫚罵。先懷珍三年死。懷珍公車數上，當世名流傾倒者衆，仍歲被放，久留都下，則不得養母。鳳藻仕宦亦久，不進進退，亦且旅人牢愁，意氣亦少衰矣。兵事日亟，中外震動，懷珍抱奇無以自表見，日荒燕迷中，危疾卒於鳳藻邸舍。旅殯妙光閣。數年後，嗣子正濂奉以歸葬。懷珍母、妻當咸豐十年杭州陷日，投水殉難。一子九齡，亦没於水。正濂以兄子嗣。當年吴山之游，惟蔡鼎、譚獻尚在。懷珍撰著散佚，譚獻刻待堂文九首，詩二十篇。戊午後偶學填詞，寓意輒工，求之不可得矣。

龔公襄傳

龔公襄字公襄，仁和監生，上海兵備道闇齋先生孫，禮部主事定盦先生子。龔氏之學既世，時海內經生講東漢許鄭學者日敝，君乃求微言於晚周西漢，推陷羣儒，聞者震駭。尚書二十八篇，分別伏孔，讀定之理三家遺書，廣以史記、漢書，提正毛詩敘義，爲詩大誼，又撰形篇、名篇，推究許書，皆持之有故，非妄作也。治諸生業，久不遇，開以策干大帥，不能用。鬱鬱亡所試，遂好奇服，流寓上海，歐羅巴人語言文字，耳目一過輒洞精。咸豐十年，英吉利入京師，或曰挾龔先生爲導，君方以言聳長酋換約而退，而人閒遂相訾謷。君久居夷場，洞識情僞，蘇杭相繼陷賊，西人助守上海，軍書饞道，精通南北。君開說萬端，始得其力，江南人至今道之。君懷抱大略，不見推達，退而著書，又多非常異誼可怪之論，所謂數奇者也。二子皆有奇氣，前卒。君死上海，斥賣遺書，與其喪，原名橙，字孝拱。獻二十餘歲，兄事之，與楊象濟、高炳麐，皆莫逆，嘗告獻，剛頸有均古失其讀，淵淵誦之，聲振屋瓦，其跌蕩如此。

楊象濟傳

楊象濟字利叔，秀水人。咸豐己未舉人。少志於學，嘗題柱曰：私淑桐城、鉛山、視象、長水、裴江。桐城謂姚郎中鼐，鉛山謂蔣侍御士銓，長水者，沈先生維鐈，裴江者，姚君椿也。君學不純師，好論經世，文章灝灝有氣。家中人產，粗衣惡食，有人所不堪者。奔走吴楚閒，巨公多奇之，亦不用也。獻客汀洲，陷賊四十日，四方傳爲已死，君賦詩哀之。比來杭州，知余尙在，又賦一詩志喜。杭州亂後，百爲艸刱，君聞見不快，則嫚罵撫部馬公。運使秦大夫方敬禮君，乃上大帥書，多詆娸大帥，告馬公，逐客。公護持之。獻則勸君行游蘇州，爲諸侯客以老。時有子爲諸生，不肖且死，君忽忽獨語，君有心疾。一日納二妾，未幾遣去，乃盡出田宅，告有司爲義莊，以寄其憤。又數年死。友人李道悠爲君詩文盈篋，秦大夫見之，醵貲刻行，爲汲庵文存六卷、詩存四卷。君性戇，慕汲黯以自況，故曰汲庵。遣妾時其一方孕，去而生子，十餘歲乃自歸於宗。

楊傳第傳

楊傳第字聽臚，陽湖耆姓。咸豐壬子舉人。涇縣包大令世臣女夫。杭負奇，學有本末，志康濟。會試入京，館內閣侍讀漢陽葉名灃邸，與桃源尹侍御耕雲、甘泉李刑部汝鈞、錢塘吴懷珍、丹徒莊棫、仁和譚獻定交，時爲咸豐五六年。比七年，君又下第，河督黄贊湯招之入幕，旋以知府官河南，才謂亡匹。時河南久亂，羣捻去來靡常，君奉使佗郡，老母方至開封，未入城，寓居黑岡。一夕賊至，母太夫人抗節死難。越日君還，賊已去，憤痛不已，仰葯殉母。黄督部聞於朝，入祀孝子祠。君文章爾雅，卓然名家，今刻行汀鷺遺文十餘篇，詩詞近百篇，散失尙多。尹耕雲官陝汝道，李汝鈞官河南鹽道，皆卒於官，身後當有傳狀，將訪諸子姓。葉名灃者，故大學士名琛弟，淵邃東脩，通周易、爾雅，撰著不傳，傳者敦夙好齋詩集十二卷、續集八卷，高潔清深，二百年閒作者幾亡與抗手。官終浙江候補道。前聽臚卒於杭州，歿數日而獻自閩歸，哭之慟。

莊棫傳

莊棫字中白，江南丹徒人。先世業淮鹽，家揚州，生長華膴，少即以輸餉得部主事官。已而商綱改，家蓋以一夕毀。穎澤性醇粹，讀書好微言大義，口吃，善言名理，學通易、春秋，踰冠著書，以董子繁露爲師。咸豐五年游京師，以貲絀不得上官，待試京兆，居蕭寺中，門多長者車。獻揖君顧



亭林祠下、遂偁知己。一時結道義交者、李汝鈞子衡、楊傳第聽臚、易佩紳未子、吳懷珍子珍也。西人要盟天津、欽王侍郎茂蔭謝病、桃源尹侍御耕雲建言、君皆密贊之。於是投書時相、言甚激切、桂林朱給諫琦規以出位、君感其言、後有哀憤、則託於樂府古詩、回曲其辭以寓意、至倚聲爲長短句、皆是物也。南北往來、欲有所成就、連蹇亡聊、兵閒轉徙、益困。徐溝喬勤恪公欲用之、薦改府同知。君不習爲吏、謝之。江東既定、大府奏開書局、延訪方聞士、君乃謀食淮南、江甯校正羣籍、睢曾文正公歎爲異才、始終敬禮之。時耆舊則丹徒柳興宗、窮交則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桐廬袁昶、皆喻君學術、他人不能也。治易久、漸通縣數、益信緯候、弟以心力衰於奔走、未能布策、心知其意而已。曾公薨、遂倦游。光緒三年七月、訪獻於安慶、語窮三晝夜、年未五十、諄諄言後事、獻訝其不祥。明年、竟病歿於家。平居寡言笑、每日莫無人、獨繞庭階百千步、或顧景自語、家人莫能問也。遺書皆手定、有周易通義十六卷、易緯通義十卷、東莊擷詩記一卷、靜觀堂文十八卷、隸重文騷七卷、蒿庵遺集九卷。長子髫宸後君二年死。次子葆辰、能讀父書。

魏錫曾傳

魏錫曾字稼孫、仁和貢生、福建浦南場大使。魏固名族、多聞人。君少壯有文、好印人篆刻、多見名蹟。遭亂、攜家入閩、依其親串、乃益耆金石拓本。時獻久客、而趙之謙撝叔亦避地至福州、故家所藏碑拓方出、君與撝叔討論、節嗇家食、聚墨本盈數篋、胼手校讀。以胥浦王侍郎金石萃編多謬、丹鉛審定、飢不皇食、晚出諸碑、銳志書述、欲撰萃編補石。獻落魄亡聊、賓左右之、偶得一二舊拓、互靳祕也、俄而出以相炫、所見或不合、斷斷致辨、至面赤拂衣起、明日相見如初。君一游揚州、又交吳讓之、刻印益究源流、然未嘗奏刀也。獻還杭、君亦歸葬母、服除、入官鹽吏、事簡、不廢讀碑、校唐石經及易州刻石老子、正嚴可均之失。在官樸拙、日事筆硯。光緒七年卒官。遺稿曰績語堂碑錄數十卷、刻者十不及一。有績語堂詩文集三卷、書學緒聞二卷。子本存、諸生、君所校錄皆付寫定、在閩嘗從予問業、今官福建府經歷。

王詒壽傳

王詒壽字眉子、山陰貢生、候選訓導。少習法家言、游皖南、三年、兵起、歸里門。性瀟遐、好古學、恩心湛湛、詩篇雅令、閒爲南宋人小詞、輒工、有笙月詞二卷、尤精駢儷文字、芳潤縝密、如梁陳人。一署武康學官、杭州奏開書局、訪延學人校理、踰一二年、眉子至、諸人服其安雅、名大起。王麟書、譚獻、陳豪尤交契也。已而諸人皆宦游、君窮悴且善病、許增邁孫博覽好賢、尤耆眉子文、一日語君曰、子今年五十矣、何不寫定文稿、增且任槧人資、以爲君壽。君遽起再拜、緩雅堂文八卷刻垂成、而君已卒。詩十卷、稿藏其家。子某。

王麟書傳

王麟書字松谿、錢唐人、同治庚午舉人、甲戌進士。俊雅有文、性樂易、無芥蒂。食貧、講授鄉里、事母至孝。比以文學著偁、而兵起、炭炭不自存、恆奔走江淮閒、幾瀕於死。嘗於火輪船遇盜、閉舟中、得救也。官軍復杭州、君始得歸。受知當路、稍稍自振矣。又陳樸幾寶、亦亡恙。成進士、官江西、署廣豐縣事。邑有同族水田之訟、雖上流以涸下、爭者三世、且百年、上官不悅、君儒緩、則以此苦之。君徒步入其村、眾方列仗驕立、君指示形勢、動以一本至情、立談定、啟閉期、歡聲雷動、放仗羅拜。由是歷官數政、皆以循吏著、調補萬安令。在官三年、不廢書策、詩近百篇、雅好比興。一日屏人治文書、乞假省墓、遂歸。與故知三數人布衣道舊、如平生歡。俄而疾作、光緒十三年正月七日卒。臨歿神明湛然、賦詩別譚獻云、皖公山下年來別、記取千秋萬古情。蓋君自江西旋、與獻維舟相見於安慶城下、有偕隱之約、故詩云然。獻以四月歸、乃不復見君也。

《續碑傳集》卷八一

孔宥函傳　吳昆田

孔繼鑅字宥函、曲阜至聖裔。自京師遷清河、父傳坤、仕南河主簿。繼鑅生而穎異、四歲知書、能讀陶詩。十五爲和陶詩、有停雲之作、爲耆宿所稱賞。於書無所不讀、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制義一覽輒棄置、居試期任取名作仿效之、規模意趣無不合、見者疑爲宿構。道光丙申成進士、用刑部主事。性至孝、無兄弟、居京師年餘、思親心切、急歸、以家在河上、改官南河同知、爲養親計。時督河使者以舊契相與、極款密、人疑有苞苴之行、因憤而去官、避居於寶應、將以養親終老。會粵寇入江、揚州昭有故舊大僚來防河、軍於泰州、強起佐之、以功得知府。大僚忮中敗、復歸寶應。督師德興阿駐軍江浦、再起寇來犯、督師走、繼鑅死之、旌於朝。繼鑅能文章、好爲古歌詩、師事山陽潘德輿、與同郡魯一同、寶應黃爵滋、歙徐寶善、益陽湯鵬、建甯張際亮、漢陽葉名澧、以氣節相尚、賦詩酬倡、一時京師壇坫稱極盛焉。知天下將亂、每語人曰、吾當死國。際亮

號爲善相人、熟視曰、君殆不免。聲音高亮、嘗於曠野長嘯、如鸞鳳鳴、天際樵夫牧豎驚而聚觀。軀幹短而豐、有力、取一方食案、盂皿滿列其上、以兩手舉之、走數十步不變色。讀道書、能練氣、雖盛寒、衣褌衣走風雪中無所畏。負性磊落、不事家人生產、中年爲一姻婭毀其貲、盡至貨居宅以償、負不介於懷。著有心嚮往齋和陶詩、壬癸詩錄、皆鋟板、其他作甚多、藏於家。

《續碑傳集》卷七九

沈石翁傳　馬其昶

石翁沈先生、合肥人也、諱用熙、字薪甫、一字石坪、八十後自號曰石翁。翁少而篤學、時時從其鄉先生趙席珍、響泉問八法、趙故以學行聞於時。荆溪周教授保緒有高名、嘗過合肥、翁年廿餘、偕趙謁周邸舍、周爲言、今天下書宗當屬安吳包愼伯。翁以諸生應試江甯、訪安吳不遇、遇其高第弟子吳熙載、就詢筆法、精心習之。其後安吳罷官寓江甯、翁亦客江甯、因從受業、於是年三十矣。安吳之論書、探微抉奥、開闢一家、前古無有。翁性顓篤、既親承緒論、則屏弃百爲、以謂蓺不獨絕、無取見嗤。年六十、復輟漢分、一意眞草、臨摹晉唐北朝碑刻、秒黍不失。八十後精能之極、乃超觕變、人之得之者猶拱璧也。翁生三十年而始工書、又六十年、年九十而後卒。自三十以逮其卒年、無一日不學書。然七十前猶自謂書不工、不輕爲人作、至八十後書亦乃頗自憙矣。始翁翳蟄里巷、聲譽闃如、以歲貢生選甯國訓導、不就、而瘉益耽翫於書、其書故不諧世俗。自其縣人劉檢討光典攜翁書至京師、乃始有聞、李生國松尤篤耆之、酬以重直、其家遂資以爲生。而張君文運、劉君澤源、張君敬文皆傳其業。劉君之篤信翁、亦猶翁之篤信安吳也。數人者皆與予善、劉君丏予爲傳、而張君文運先爲文記翁書法始末甚備、予乃次之如此。翁卒以光緒廿五年、配趙氏、生二子、寶澤、寶中、孫五人、光烜賢而蚤死。一女適舒城舉人葛鍾秀。葛述翁遺事曰、翁嘗避寇逃竄山谷、纍然負挈以行、寇劫得之、則斷爛古搨及所弃鄧山人、包安吳手蹟也。寇怒裂擲之、翁大呼曰、命可捨、此不可裂也。寇乃熟視良久、笑而去、翁幸亦獲免。嗟乎、世方擾攘、書誠未暇工、雖工亦復何用、然往往自古勝流畸士、結習獨至之操、眞若性命、鴻毛不以天下易吾之所好。彼一藝之成、顧可倖乎哉。及其既成、風教之所被、乃久而不衰也。然則世所爲皆如翁者、又何功緒不竟之爲慨哉。

述沈先生書學　張文運

先生姓沈氏、諱用熙、字石坪、又字薪甫、八十後自號石翁。幼頗耆學、苦無名師。同縣趙學博響泉、先生之中表也、恆就請益、文藝之外、於八法頗聞大槪、因篤好之。然趙書僅饒雅致、不能以深遠迪先生也。荆溪周教授保緒以事過合肥、先生時年二十餘、偕趙學博謁周旅邸、語次、周言方今天下善讀書者首武進李申耆、善書者首安吳包愼伯。先生故好書、既聞安吳名、卽願慕一見其人。以應省試江甯、虔訪安吳不遇、遇儀徵吳讓之。讓之、安吳之高第弟子也、就詢筆法、因盡聞其所得於安吳者。後數年、於江甯就同縣梁氏館、適安吳自江右罷官歸、寓白門、先生因緣獲識面、一見執弟子禮、從學書三年、於安吳論書語、在在求實地。安吳亦以先生之篤信之也、盡言無隱。又有語所不能悉者、恆面作書以證之。先生性專而能恆、既悉安吳法、銳精攻習、昕夕不閒。初尙喜漢分、六十後恐多務不精、遂輟不習、一意眞草、臨摹各碑刻、北朝則自鄭羲、刁遵、元公、姬氏、龍藏寺、唐則自皇甫誕、醴泉銘、同州聖教序、道因法師、不空和尙、褚摹禊帖、吳郡書譜、率不下百數十本。又時有所旁及、蓋先生於書道專矣、深矣。然先生恆不自足、不恆爲人書。晚於國朝書家愛劉文清之縟厚、梁亳州之沈挺、姚惜抱之寬宕、鄧完白之和靜。臨摹不求形似、必得其精眞所在。至善者四家無以過也。然先生早守安吳法過謹、於平紓轉換有餘、剛直渾勁或不足。八十後得亳州書、精習歷二三年、用法稍超觕變、書詣遂大進、故人之得先生書者、亦以八十後爲尤可珍。運年二十時、卽好先生書、以方事時俗應試、不及從先生學。中閒屢見先生、恆以書學請、先生答如問所及、然每苦其略而不詳。劉君訪渠、張君琴襄先後學書於先生、先生皆甚喜之、以爲可以繼其傳。運與二人者爲友、時就二人採先生微言、二人又益以其所自得者告運、運因以頗知先生書。今先生歿去已七年、而訪渠將爲丏傳於桐城馬通伯先生、俾運述先生書學本末、因略次如右、俟撰著者之采擇焉。

《續碑傳集》卷八一

浙江湖州府知府候選道楊君墓碑銘

君諱榮緒、初名榮字、浦香、一字孟桐、姓楊氏、番禺人。祖德發、父其臻、皆以君貴、 贈如其官。君童時考取縣學生員。道光十五年中舉人、咸豐三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年、補授河南道御史。十一年、轉掌四川道、題掌河南道、署刑科禮科給事中。同治二年、簡放浙江湖州府知府。時長髮賊據湖州四年、官兵克復、乃到任。當殘破之後、數十里無人烟、白骨徧地、君斂葬爲叢冢數十區、招集流亡、設厰留養、墾荒田、理種冊、修城垣、浚川渠、積穀置倉、重建學宮、復設書院、課士、設育嬰堂收養者萬計。編察保甲、有奸民復謀作亂、捕而誅之。湖州蠶桑之利甲天下、亂後桑樹伐盡、君課民復種、貧者給以桑秧、未幾蔚然成林、民業復盛。數年之中、百事修舉。未嘗文飾簿書、張皇條教、而百姓實受其惠。尤盡心鞫獄、堅坐詳問、吏役立侍相更待、而君無倦容。放告之期、出坐大堂、來者直入無阻、觀其狀有虛詞、則指示之曰、汝倩人爲此耶。如此使汝訟不得休、徒爲吏役利耳。汝持歸細思、果如此、明日再來。往往不復至。其受理者即日手自批發、恆數百言、剖析曲直、情理兼盡、觀者咸服。由是訟牒漸稀、兼旬無一紙、刑具徹而不試、隸役無事、賣果於府門以自活、論者以爲能使無訟焉。君廉儉絕俗、出於自然。初到任時、衙署已燬、後重建之、宅門内減於舊址、曰、如是足矣。客廳無氈鋪地、客至笑其陋。出門、僕人步從道旁、觀者皆曰、未見太守步從無馬騎者也。每至歲暮、上官知其匱乏、各有饋贈、乃得度歲。布政使蔣公益澧欲拜君爲師、君辭不敢當、曰、豈有上司爲弟子者耶。君遇屬吏謙厚、有過者和顏告戒、所上公牘有疵謬、使自改之、莫不感戴。客有自江蘇喚船來訪者、船戶問曰、往見湖州府耶、好官也。其循聲遠播如此。十年、大計卓異、入都引見、奉 旨回任候升、而君以年老、漸有歸志、以民情愛戴、遲遲未去。十三年、君之生辰、府經歷以俗禮燃燭堂上、君滅而還之、同僚來祝壽、君避於鄉村、皆不歡而罷、謂君矯情、遂爲譏毀。君亦以老病欲去官。値大計之年、例不得告病、乃捐升道員。巡撫調君赴省、君卸事、病不能往、卒於公館、時同治十三年六月某日、年六十有六。卒之日、吏民悲泣、及於婦女、湖濱農人入城哭奠、船戶輿夫皆哭、罷往時伺候府門以待驛使、君始免之也。郡人立德政碑、又具呈大吏奏請入祀名宦、奉 旨允行。君柩歸廣州、浙人猶有詣厝所拜謁者。君性情謹樸、遇事謹惕、吶然如不能言。而善爲文章、其始追擬魏晉、既而曰、此太高矣。乃效任、沈、博綜經史、尤精說文之學、究心篆籀、至不能爲眞書、其專篤如此。同縣侯君模學問最精博、每見君、輒求講說文數字、歎曰、此所謂默而好深湛之思者也。未第時、授徒十年、講經必講注疏、從學者數百人、學海堂推爲學長、守郡後專心吏治、注解律例、以治經之法爲之、謂律意即經義也。生平所讀書皆有評識、其文章多不存稿、是可惜矣。余少時與君同肄業粵秀書院、時順德盧君同伯、南海桂君文燿、並爲院長陳厚甫先生賞識。盧君早卒、吾三人過從尤密、以勸善規過相要約。桂君之歿、今又二十年矣。君與余俱老、常願得一相見而死、而竟不能也、不亦哀乎。君之子三人、近光、近仁、近思。伯、季先卒、近仁奉君之喪歸、

余迎哭江干，告之曰，速書湖州政蹟來，及我未死，當爲銘。銘曰，其德愔愔，其行兢兢。其學矻矻，以醇儒稱。孰知醇儒，乃有吏能。煦物爲春，澄心若冰。奄其逝矣，萬涕沾膺。銘於　天閫，祀事是承。敬君德業，愧我友朋。摛文豐碑，老矣弗勝。

陳澧撰　《東塾集》卷六

張舜卿先生墓志銘 并序

同治元年壬戌夏，余以事到汴梁，往往見書肆有中州八先生凝道錄。所謂八先生者，乃孫先生奇逢、湯先生斌、耿先生介、張先生沐、張先生伯行、竇先生克勤、冉先生覲祖、李先生來章，乃吾鄉張君舜卿時主講許州聚星書院，特取八先生生平著述擇其最精者，前載本傳，後附語錄，刊板以教諸生，俾諸生用功立身，爲人一以此八先生爲法者也。余是以心儀張君之爲人，旋與開封紳士之有學者談及，皆云張君主講許州，沈潛四子六經之書，終日坐講堂，孜孜教誨諸生不倦。余於是又心儀張君經師人師兼而有之者也。是年冬十一月，余由汴梁赴湖北，道過許州，下晚停車，即到聚星書院見君，留晚飲，並以所著經學稿本數冊見示，閱其大略，即別歸旅舍。次日啟行，自此十數年，與君音問不通。光緒三年丁丑，許州奇荒，君以年老辭聚星講席回里。閱八年，余以事至皖城，時君亦寓所親方宗屏大令官署。余訪方君，又與君相晤，則君鬚髮皓然，而貌全改，非復余與君相見時之顏色矣。時方君特設酒宴君與余，爲一夕之談。次日，余適有事回家，方擬他時稍暇，到縣城見君，小住數日，藉質所業，未料所願，聞君已謝人間世矣。壬寅春，君之曾孫其昌以君狀及君諸著述踵門，乞余爲君銘幽之文。余文雖不足以重君，乃據狀書君學行大略，以爲鄉之後進矜式焉。

君諱承華，字蓉溪，號舜卿，桐城人，太傅文端公諱英之■世孫。祖■父■君雖家世貴顯，均以清白自守。自君祖考皆食貧，以故君自成童後，即爲里中童子師，課讀養親。幼時母嘗患

胃疾、痛不能支、君虔禱於神、刲肱和藥以進、母忠頓瘉。年逾冠、學大進、爲名諸生、世家巨室爭延聘、館穀漸豐、乃將曾祖以下未葬多棺、竭數年之力、徧歷本鄉山水、均得吉壤安葬。某年作館於外、時父在家構疾、一夕心動、即星夜馳歸、則父疾已篤、猶得侍疾三月、親視含殮。道光二十七年、君北遊中州、當道有知君學行、特聘主講許州聚星書院。咸豐三年、粵西之賊陷桐城、君馳歸時、母已先避亂山間、君號泣尋母、猝遇猛獸於五嶺山中、獸見君、乃遠奔、君得無恙。乃奉母至許州書院、侍養多年、母年七十六以壽終、君一切盡禮。君主講許州、前後凡三十年、教諸生多所成就。自奉甚儉約、衣服非至敝不輕易。人有急難來告者、輒不憚推解周恤之。平生相知及里人有過許州、資用不給、必竭力佽助之。君爲學不存門戶之見、於漢宋兩派能持其平、不苟異、亦不苟同、惟求心之所安。所著有大學補釋、中庸補釋各一卷、三頌考一卷、困學齋文存二卷。所輯有中州八先生述道錄二卷。其著大學補釋、有云、古本不分經傳、非有缺文、亦無錯簡。朱子補格致之傳爲窮理之功、又補敬字爲涵養之要、其於義理可謂致極精詳。乃細玩古本原文、則格物與敬之義皆已周備、而無俟後人之補。惜古注未能發明、故朱子亦未看出。又其先見湯文正公集上孫徵君書、發明古本大學之精義、洋洋千餘言。又嘗見潔水黃鈍齋之說、次序一仍原文、義理甚宗朱子、極爲善論。君本湯、黃兩公之論、更暢乎其言之爲大學補釋一篇、與程朱之義理無不脗合、而愈見陽明之致良知、非經文本旨、庶後之論者不得執古本爲朱子病、亦不得因注疏及陽明誤解、遂謂古本有差、而大學乃還其眞面目云。此書極爲湘鄉曾文正公、河內李公棠階、高要蘇公廷魁諸名公所契。其三頌考序略云、余讀左傳、與今詩周頌有歧、讀孟子、與今詩魯頌有歧。蓄疑於中、後得王文憲公之說、謂魯頌有錯簡、玩之誠是。更以左傳證周頌、則錯簡尤多。諷玩久之、忽若睹二詩之面目、乃細繹其章次、成周頌魯頌考定二篇。友人金陵劉武橋、洛陽曹伯繩見之、謂確是本經眞義諦。而新鄭閻遜之尤喜大武七章之解、謂千餘年後復睹大武全詩爲快云云。其困學齋文存二卷、凡五十四篇、亦皆說經之作、確有根據、非苟與先儒立異者。君身前皆先後自行鋟板行世。君卒於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二月十九日未時、距生於嘉慶十四年己巳十一月十六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八。先是、疲疾時已自知不起、沐浴更衣冠、拜辭家廟、諭家人曰、我行年將近八旬、不爲殀矣。平生自問無他長、但樸質頭地、不敢妄爲汝輩記之。善事宜多作。遂端坐而逝、人咸稱君爲生有自來云。娶■氏、前卒。子家鼎、孫紹祖、曾孫其昌、其興、其猷、其盤。其昌等以某年■月■日葬君于■■■之原、君子家鼎、孫紹祖均左右祔葬。銘曰、

吾鄉前輩老儒學、君與二方尤卓犖。（魯生先生、存之先生）二方與君學異詣、各有著述傳諸世。惟君之著最後覯、我欲長追力已殫。四顧彷徨無所倚、深望後人有繼起。我今衰老一無成、傾心先哲銘佳城。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一

鄧伯昭先生行狀

黃彭年

同治四年、先君自蜀之官鳳邠時、湘鄉劉公撫秦、詢人才、先君以新化鄧君對。劉公故知君、即奏辟君。君在蜀、奉詔、遂浮舟東下、將歸請於叔母而之秦。至宜昌、舟覆、先君聞而傷之。他日語彭年曰、吾死而返葬於楚、則之鄧君墓而弔焉。比彭年奉親喪歸、鄧君之子光繼以所撰年譜來請爲狀。彭年方讀禮廢業、然鄧君先子之所懷也、不敢辭。按譜、君諱琭、字伯昭。其先世自江西泰和縣遷居新化。有諱文才者、當明季鼎革之際、孑身避亂、僅而獲免。寶慶府志傳所稱爲遺民者也。曾祖諱勝逵、縣學增生、贈文林郎。祖諱長智、國子監生、贈修職郎。考諱顯鵬、麻陽縣教諭、學者稱耘渠先生。自嘉道閒、耘渠先生與其弟湘皋先生用文學顯名當時。湘皋博綜典籍、以楚中文獻自任、著述宏富、幾埒船山王氏。耘渠則篤守經義、味道秉禮、務趨簡約、昆弟之閒、互爲師友、怡怡白首、里黨稱之、而多君與弟仲源及從弟孟華、仲權爲能繼其志。君生有異秉、初入塾讀爾雅、通解大意、即爲兩先生所鍾愛。湘皋撰楚寶時、君纔逾舞象、侍左右搜攷羣籍、閒有辨論、湘皋輒誇示黃虎癡、沈栗仲兩君、謂當飼以銅盤、其爲老宿所稱賞如此。年十八、補郡學弟子員。道光十七年、與從弟仲權同充選拔貢生。明年入京師應廷試、孟華送之行、報罷。仲權南歸、而孟華與君留太學肄業。又逾年、孟華病卒、君護其喪歸、脊令之慟、行旅之艱、詳君所著潞河紀程。二十一年丁父憂、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二十三年、仲權舉於鄉。明年、送仲權北上、遂留應京兆試、方罷歸、而仲源又舉於鄉、將北上。君侍母家居年餘、復爲鄂遊以謀養、故入貲爲校官。三十年春、除麻陽縣教諭。會新寧逆匪李沅發之亂、留辦善後。事竣之任、甫兩月、而母李太恭人赴至、奔喪抵家、哀毀骨立。咸豐元年、湘皋先生卒於濂溪講室、君馳治喪、盡哀盡禮。逾月、仲權以毀終。逾年、君爲粵遊。四年、聞仲源得心疾、自粵馳歸、帀月而仲源又死。君篤於天性、常以貧故遠遊、不獲時定省。湘皋於君教養篤至、君事之不異所生。其於昆弟之閒、亦如耘渠、湘皋之相師友。兩先生嘗畫聽雨耦耕兩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君之在黃州也、亦作雪堂聽雨圖、以寓己意。自仲權之死、連遭家難、獨叔母曹者存、君自皖遊蜀、時曹年八十餘矣、君感念之、往往泣下。嘗書示其子孫曰、吾夢叔母以家蔬餉我、其甘如薺、拊我如嬰兒、稱我爲孝子、而我忽爲萬里之遊、舍吾叔母以去、世有如是之孝子乎。其言沈痛。及奉詔調陝、急圖歸省、竟緣是覆溺以死、良可悲已。君自數歲喜爲古文、稍長爲之益勤、然不苟作。每一篇出、必有關於倫紀風教之大、學問心術之微、與治亂得失之故、而援引古義、以挽末俗。事無巨細、不少假借。邵陽記唐妖人申泰芝、君據唐書李霅傳、辨明一統志、湖廣通志之妄、請毀其祠。某縣諸生有冒喪應試者、君援古期功奔喪及宋郭稹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故事、移書縣令、謂某生斬衰重喪、天良澌滅、請糾其罪。里有憫其女之寡者、將以孫爲女後、君以書規之曰、禮、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妻黨既不宜主喪、其不得以妻之姪爲嗣明矣。晉太常博士秦秀曰、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謂立異爲後、滅亡之道也。春秋之義甚嚴、不孝之罪、莫大於改姓、欲愛寡女、而使夫族有亂

宗之嫌、繼者有改姓之罪、非禮也。里有其妻喪母者、逾月思召之歸、而懼於違禮。君以書告之曰、禮、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先王之意、以女子舍其父母而從人、既已易斬爲期矣、既練而歸、所以達其情也。朱子門人葉味道之婦喪母既葬而歸、味道後讀喪大記、乃知其誤、令反終其月數。蓋古人用情之厚如此。婦人遭父母喪、若遇姑舅有疾、或夫病亟、但已視含殮、宜即還歸、所謂權也。如夫家幸無事、何不使既練而歸、而必令其銜恤蘊憤、急遽離父母几筵乎。君又以鄉人惑於堪輿之說、葬不以時、且有已葬而遷、再遷至三四遷者、著論曰、古者葬有定期、久亦不逾七月。蓋人死以入土爲安、不忍遲也。大夫三月、諸侯五月、而葬者俟同位同盟之至、未聞爲營求兆域至於曠日持久也。今人經年不葬、或更遲至數年、數十年者、已之富貴未必即得、而親之骸骨則甚不安、人子之心安乎。君又謂鄉俗治喪、戚友來弔、喪主答以錢幣、沿爲陋習、中人之產、至有鬻田稱貸、竭蹶治喪、以邀鄉黨美譽者、著論曰、古者弔喪有含襚賵賻之禮。珠玉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記曰、弔人不能賻、不問其所費。賻之云者、蓋恐人子不能舉喪、而貨財以爲助。若范純仁以麥舟助人舉三喪、風義篤且摯矣。至漢陳平居鄉貧、不能賻、以先往後罷爲助、則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也。徐穉所知喪、以隻雞絮酒爲儀、則不以菲廢禮也。稽之於古、嘗聞賻人之喪、未聞利人之喪也。今俗於貧窮之家、往往昧扶服相救之義、一聞富室治喪、則蟻附鶩趨、惟恐其後、豈眞有知生則弔、知死則傷之意哉。孔子曰、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夫喪以哀爲主、禮義尙可從寬、何論財物酬答之厚薄哉。君又以鄉俗死於外、喪歸有不迎入門者、著論曰、禮、曾子問曰、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如之何。孔子曰、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喪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至於家、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皆喪歸入門、事死如事生之明證。聖人準情定禮、至當不易之道也。又周禮殯在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在兩楹之中、亦不忍遠之也。蓋待死於外者、尤有加禮焉。左傳載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此則死已三年、以其先殯不成禮、猶從郭外出、而遷諸路寢、爲之改殯、齊人卒無所忌、以爲必如是、臣子之心始安也。今制、以王事死於外者、許入城治喪。都邑之有城門、猶人家之有大門也。朝廷於臣子之喪、曲加恩卹、許令入城、子孫於祖父母之喪、乃不許入其家、悖孰甚焉。此仁孝之心未篤、故利害之見得淆之也。凡君之立言、深病末流之失、而折衷於聖言、漸進乎大道、其意肫篤、而言之深切著明、大率類此。所著文集二十五卷、潞河紀程一卷、北歸紀程一卷、蜀遊日記一卷。予撮其要者著於篇。君官麻陽教諭僅兩月、以勞績保知縣、遞加至運同銜。同治元年、用兩江總督曾公薦、交軍機處記名。旋以知縣發往江蘇。是年、直隸總督劉公奏調、皆辭未赴。四年、將赴入秦之詔、而未果、遂死、未竟其用。然在麻陽、淸理藏書、召諸生告以爲學之要、謁懷忠祠、彰明麻陽縣知縣朱璜之

忠、議建四烈祠、彰明向氏姑嫂之節、爲能舉其職。其在鄉也、嘗奉詔襄辦本籍團練、又佐郡縣治籌餉積穀、捕蝗救荒、諸政所規畫皆卓有條貫。咸豐九年、粵逆石達開之圍寶慶也、新化富家大室盡逃、君獨守不去。防勇潰退索餉、大譁、拔劍向君、君厲聲叱之、人以是服君之勇。君於天下事無所不留意、其視世之治亂、賢人之進退、不啻其身之休戚。或幽居深念、愴然涕洟。江公忠濬布政皖、獨招君與偕、用人行政之方、處己接物之道、君娓娓言之不倦。或有所爭論、至面赤。疾呼而語及軍士飢困、民閒流離之狀、則哽咽不能成語、人以是信君之誠。先君嘗言、任事者不患才之不足、而患心之不到、鄧君其近之矣。故蜀中邂逅、即深相契洽焉。君以同治四年三月十九日沒於宜昌之東湖、十日尸出、光繼自家奔赴、以喪歸、年五十有五。元妻陳、先卒。繼妻陳、其娣也。子光繼、光紹、皆縣學生員。光緯、光綸、光綏。

鄧伯昭墓志銘　郭嵩燾

伯昭鄧氏、諱瑤、新化人。父顯鵾、諸生、有學行、世稱芸渠先生。伯昭以父字亦字小芸。其季父湘皋先生名尤盛、與其兄悌友終身、自湖以南言詩文宗鄧氏、尤稱鄧氏家法爲不可及。予始交伯昭及其季父子小皋京師、而小皋之兄孟華實與偕、後七年、伯昭之弟小渠與予弟意城同舉於鄉、以是得盡交鄧氏兄弟。乙巳冬謁湘皋先生於所居南村草堂、孟華已前卒、小皋事其父甚孝、而伯昭、小渠所以事其叔者、猶事父也。退而兄弟相友愛、甚敬以和。又七年、而湘皋先生卒、小皋以毀死、又四年、小渠亦死、存者獨伯昭。蓋予交鄧氏兄弟三十年、盛衰生死之故多足感予心者。伯昭以久故尤親、又甚賢而能文、於其卒也、思之、尤悲。伯昭少能文、湘皋先生廣交遊、章牘叢積。伯昭年十八九、常給筆札、侍坐酬答。自道光丁酉選貢京師、既試報罷、遂以書記周歷湖南北。久之謁選、得麻陽縣教諭。是時廣西寇亂萌蘖、其黨蔓延新寧、反者數起。寶慶知府長白魁聯思所以遏亂萌、盡起郡人士賢者議方略、檄留君、事以大辦、於是人知君幹濟能任事矣。赴麻陽任兩月、丁母憂歸、而粵寇起。勞文毅公巡撫廣西、邀君佐軍事。湖南巡撫駱文忠公以寶慶當廣西衝、爲重鎮、延君主講濂溪書院、以團防屬之。咸豐九年、粵寇圍寶慶、君以守新化縣城功、加鹽提舉銜、又以辦理新化捐輸、保知縣、加運同銜。今相國湘鄉曾公及駱文忠公數薦君可屬以事、曾公請以知府擢用。會江蘇請揀員、遂以知縣揀發江蘇。君方佐布政使江公於皖、不赴官。江公改四川布政使、又從入蜀。已而直隸總督劉公、陝西巡撫劉公皆奏請君自隨、而君浩然歸矣。同治五年三月某日、出峽至巴東、舟覆死。君性嚴介、而退然自歛抑、不露鋒穎。與人和夷粹溫、可愛而親、而心肫肫然思有以利濟於人。爲鄧氏族人立社倉備荒。在安徽積二十金、謀製一狐裘、慨然曰、吾族社倉幸立、無憂凍餒、而家子弟貧者多、苦不得就學、吾此一裘之費、可使生積供一二人讀書之資。卽日封其金、以告其宗人、充學費焉。守新化城、醵金爲軍食。事定、計所餘千金。君曰、文武之用、一張一弛、賓興禮廢久矣、請留以助邑人之賓興者。新化有賓興、自君始。居常以兄弟死亡相繼、忽忽無歡悰、與人言輒嗚咽。而其叔母年八十、獨健在、君曲意承懽、朝夕爲孺子嬉、以使豁其哀。其自四川請告歸也、曰、吾叔母老、吾不忍久違。嗚呼、是足以知鄧氏家法矣。然而君賢遠哉。君所爲

詩文集若干卷、已刊行於世。其他譔述甚繁。予論次君之行實、貽其從子光黼使碣諸墓、亦以導予之悲。銘曰、君之戚友曹炳文者、夢君冠蓋紛紜、不知其死也、知有王勃之後身。就而與語、諄然以樸厚謹慎詒其家、抑又何其殷勤。天之於君、若有意、若無意、吾將信之。所聞惟其文章質行、耿耿不可磨滅、庶幾有攷於斯文。

《碑傳集補》卷五〇

葉中憲君傳　朱琦

君諱名澧、字翰源、一字潤臣。其先世自江南溧水遷漢陽、世有魁碩巨儒。祖繼雯在嘉慶閒爲給諫、侃侃建言、世所稱雲素先生者也。贈公志詵屢舉京兆不售、其家多金石文史、博學能教子。君少與兄名琛並著稱、然兄由翰林累官督兩廣、以撫夷晉男爵、拜大學士。而君當家門貴勢鼎盛之時、僅一登丁酉鄉薦、爲中書舍人。居恆嗜詩、於書無不窺。嫠於史館識君、其後別十年、至京過從益歡。君盡刊所爲敦夙好齋詩示琦、清微遒厚、嫠嫠老杜、並時諸子如梅伯言、何子貞、汪仲穆、王少鶴、劉焵甫之屬、君皆與交。然君自謂所學得山陽潘先生爲多、遂執弟子禮、故於山陽之卒、痛惋屢見於詩。君官內閣久、歷史館玉牒館纂修、轉侍讀、京察優等。未幾、由海疆捐輸予花翎。咸豐八年、夷事復熾、君兄落職、浮海、涉印度。贈公年老矣、遠在嶺南萬里外、君亟思侍親、以貲出爲浙江試用道。中塗聞兄喪、邑邑抵浙、病店遽卒、是爲咸豐九年八月朔日也。年四十九。子恩頤、與胡君心耘續刊君遺詩、丐琦爲傳。先是、君南來時、飲滄浪亭、言笑竟日、猶及和君淮上詩、不意今日遂次君狀而爲之傳也、其可悲已。

《碑傳集補》卷五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七

曾國藩

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
道碑　李鴻章

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
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
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咸豐二年，以母憂歸湘鄉，遂起鄉兵
討賊。自
宣宗時，天下乂安，內外弛備，於是西洋始通中國，海上多事，未幾而廣
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東出，攻長沙不克，遂渡洞庭，陷武昌，
循江而下，所過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抵惰窳恇怯，不可復用，諸老將
盡死，爲吏者不習戰陳。公既歸，
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奏言團練不食於
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人募爲勇營，教以兵法，束伍練技，號
曰湘軍。湘軍之名自此始。明年，益募人三千，解南昌之圍。是時賊已陷
金陵，踞之，掠民艘巨萬，縱橫大江中。於是議創舟師，制船鑄礮，選將練
卒，教習水戰。
天子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再失利，未幾大捷
湘潭，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
鐵鎖，乘勝圍九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震天下。會水師陷入彭
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檄湖
北按察使胡公林翼率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
攻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
劾，卒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
威復振。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金石，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
公遠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矣。公以
父憂歸，累
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始奉
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爲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浙閩，西
則蜀，北則淮甸，皆遙恃公軍爲固，應旌旗所指。
天子亦屢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必據上
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浙淪陷，
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趣
詔公東兵，而公卒不棄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定和議。十一年，公
克安慶。
今上同治元年正月元旦，授公協辦大學士。於是分道出師，大舉東下。
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循大江薄金陵，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
楚軍抵衢州，援浙江；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爲陸
軍聲援。三年，蘇浙以次甚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僞都。自公初出師，
至是十有三年，粵賊平，東南大定。論功
封一等毅勇侯。開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始。公既平定江南，威振方夏，
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殁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
所部湘軍皆已散歸，經畫歲餘，功緒漸彰，會疾作，有
詔還鎮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進規中原，議築
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爲
根本，皆初立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馭夷爲尤著云。初
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十一年，和
議既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
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以
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
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
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舟、夷礮，中國
頗得其要領矣。六年，
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虛儀者
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擊殺法蘭西
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
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
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練兵，設方
略甚備。先是，公已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闕帥，
上念南洋馭夷事任絕重，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臥治之。至則經營遠
略益勤。既一年，疾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遂薨於位。官至
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
天子震悼，
賻賜有加。
贈太傅，諡文正。公諱某，字滌生，始爲湖南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
縣學生麟書，三世皆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二人，紀澤，廕生，戶部員外郎，襲爵爲侯；紀鴻，附貢生。孫三人，廣鈞、廣銘、廣銓，皆幼。公既薨，紀鴻、廣鈞皆賜舉人，廣鎔賜員外郎，廣銓賜主事。女五人，皆適士族。公爲學，肇究義理，精通訓詁，爲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爲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尊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戚敬元氏所紀者，若公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禮庶幾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經緯乎萬變，條理乎鉅細，其素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嘗葬於湘鄉縣某鄉。鴻章少從公問學，又相從於軍旅，與聞公謀國之大者，乃爲文刻其墓道之碑。銘曰：於鑠皇清，世載聖武。萬夷震懾，匡臣伊主。歷載二百，極熾而屯。孰排其紛，厥維宗臣。功與時會，其成則天。惟公之興，事乃與前。國有師旅，雲屯鼎沸。公曰寂矣，汰之則那。率我萌隸，敵愾同仇。舍其鉏耰，來事戈矛。厥初孤立，百挫不懾。天日可格，神鬼爲泣。持己所學，陶鑄羣倫。雖培浸灌，爲國得人。孰任鉅艱，剋印使帥。孰以節死，孰成孰敗。決之於微，卒驗不爽。朝廷乏人，取之公旁。始詔求賢，江以鸕起。繼才胡公，勝己十倍。陸軍諸將，首塔羅王。二李繼之，水則彭楊。皆公所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衆一心，貫虹食鼎。終戡九土，踣此狂醜。事已大畢，乃謀於海。益我之長，奪彼所恃。動如雷霆，靜守其雌。內閣自強，外羈縻之。默運方寸，極九萬里。人謂公怯，曰吾過矣。式蛙奮臂，以生以訓。大勛宜就，胡棄而隕。道光季世，夷始恩我。內忠乘之，燎原觀火。彼睨吾旁，雌雄首尾。曰敵可乘，附耳同起。夷翻其外，寇訌其內。不有我公，噫甚矣憊。維昔相臣，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則由聖人。留都開基，三藩定變。新疆外拓，川楚內奠。四夷奔走，唯恐在後。皆秉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攘。天子虛己，曰汝予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是謂不朽。巡之有言，衡爲嶽宗。扶輿磅礴，鬱積必鍾。後千百年，降神堯堯。我銘不誄，以配崧高。

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墓誌銘 劉蓉銘辭 郭嵩燾撰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天子震悼，加贈太傅，謚文正，命儒臣議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撿其遺書，得所爲銘辭，而前敘闕焉。又明年，卜葬善化縣之平塘伏龍山。葬有日，而夫人歐陽氏薨，遂即其地祔葬。於是嵩燾涕泣，承劉公之意而敘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踞金陵十四年，蹂躪江浙兩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佔畢之儒、鉏耰之民，鑒長江爲患，歷賊踣之，天下復覩乂安，民用蘇息。已而合肥李公平捻逆於兩津，湘陰左公殄回亂於關隴，皆用公所擢，席其遺規，遂蕆成功。於時江以南構亂尤深，公再督兩江，噓枯蘇蕆，煦濡羣萌，孤嫠有養，儒宿有歸，漸摩浮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爲己私。公始爲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爲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爲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爲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滿洲塔齊布公、新寧江公忠源、衡陽彭公玉麐、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爲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片長薄技，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爲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斂退虛抑，勤求己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閎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

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
郎。
文宗即位、
詔求直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爲唐宋名臣所不及。典試江
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圍長沙、奉
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
命公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
上初即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四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毅伯國
荃以一軍特起、克復金陵。
天子嘉勞、錫公一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兩江。公
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年壬申歲二月
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屛、父麟書、自公祖若父皆名德耆
壽、及見公爲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天下榮之。配歐陽夫人、衡陽縣貢生
凝祉之女、勤儉有禮法、恩周於人、行飭於家。自文正公在軍、夫人常蔬
食夜疏、告天乞早紓生民之禍、助成大功。歿、
天子憂勞、以同治十有三年八月十三日薨、年五十有九。子紀澤、戶部
員外郎、襲封一等毅勇侯。紀鴻、
貢給舉人。女五人、一適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秉楨。一適陳
氏、安徽池州府知府源兖之子遠濟。一適羅氏、浙江甯紹台道追贈巡
撫忠節公之子兆升。一適郭氏、員外郎剛基、嵩燾之家子也。一字聶氏、廣
東候補道爾康之子緝槼。孫四人、廣鈞、舉人、廣鎔、六部員外郎、廣銓、六
部主事。年皆幼、
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廣鑾、公薨後生。公識量恢閎、望而知其偉人、生平
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爲去就、而精鑒微識、一言一事、研覈無遺。
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
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及爲
欽差大臣、建三路進攻、以規江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
力、扼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戈鋋
欃槍、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而未嘗一念
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爲仁由己。公無愧焉。公學行功業、
具見
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譔神道碑、不復論著。其生平志節關係天下

之大者、藏於公之墓、而繫以劉公之銘、其辭曰、
國有治亂、任賢者昌、惟
聖御世、與時弛張。道光末造、亢極而僵、吏惰民偷、卒嬉於伍、姦徒乘之、
揭竿起舞、天祚
聖清、篤生元輔、重奠八荒、爲
國股肱。始公通籍、翱翔掖垣、
顯皇初政、抗疏陳言、謇諤之風、
帝心所簡。起公衰麻、戎符往綰。時寇方張、百城潰亂、羹沸於鼎、當者糜
爛。公倡義旅、豪傑景從、虎飛龍嘯、吐氣如虹。銳師東討、壁堅不攻、大江
南北、阸塞四通、利鈍無常、或傷衆殺、孤忠籲天、義泣神鬼、亦或左次、斂
兵祁門、豺狐夜嘷、星日晝昏、百憂所叢、不震不悚、一柱屹然、華嶽之重。
卒夷大難、奮積鷹揚、殪渠搗穴、寸磔梟獍、以義擎天、浴日於海、盪滌垢
汙、河山無改。
帝勞相臣、建侯剖符、畀蕃鐵輔、再鎮三吳、民謳於野、絃歌載途、公心廓
然、與物無競、斂聚羣謀、虛已以聽、慮周六合、不耀其明、淵衷自惕、婦豎
歸誠、羣彥煌煌、洪纖高下、大匠陶鎔、歸諸一冶、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
長思奮、大受以隆、公不自賢、厥心愈下、被寵若驚、聞過則謝、退偎一室、
仰思古人、尚友千載、遙契以神、發爲文字、恢偉縱橫、雷霆砰擊、金石鏘
鳴、蹤踰百家、孤懷自賞、跨宋軼唐、近古無兩、德溢於位、功不償年、載其
忠藎、往即重泉、誰與主者、豈曰非天、北斗帝鄉、公魂攸寄、陵圮谷湮、其
誠不替、伐石勒銘、敢告萬世。

人　曾文正公別傳　朱孔彰

曾公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也。其先自江西徙衡陽、明季徙
湘鄉。家世力農、五六百歲無與科目顯者。祖玉屛、始篤學、父麟書、老儒、
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生時、曾大父夢巨蟒盤旋入室、驚寤聞曾孫生、
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宅後有古樹、藤糾之、樹槁而藤日大、以蕃蔭亘一
畝、人以爲瑞藤云。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遷
大考、累遷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公
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寺卿唐公鑑講受義理學、疾門戶家言漢宋
不相通曉、亦宗向考據、治古文辭、與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明
何公桂珍、仁和邵公懿辰、漢陽劉公傳瑩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志。每自負，或謂公大言欺人，惟倭仁公數賢信之。
文宗卽位之年，廣西兵事起，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邨，官
軍進勦無功，
詔臣工極言得失。公奏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
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上嘉納之。
詔保舉人才，公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咸豐元
年，粵寇益熾，公奏曰：臣竊惟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
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鬬爲常，黔蜀
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
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
以邀功，章奏屢陳，
諭旨屢飭，不能稍變其錮習。至於財用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
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
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
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吝嗟太息，憾宦途之濫
襍，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
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
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
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
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
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
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
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
之數，兵餉爲一大宗，臣嘗考
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絀一大
轉關，請卽爲我
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
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
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卹
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

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
坐糧，月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
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
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
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
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陳論，以
爲
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
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
至嘉慶十九年，
仁宗覩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
特詔裁汰，於是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
宣宗卽位，又
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
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
國家之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當昧
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
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
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贏兵，蓋亦當爲簡汰，以剜其腐
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
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
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
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
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
部之大勳，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
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
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亙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
翊衞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
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卽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
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
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闔竟無一人足用者，粵
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又上疏敬陳

舉僞三端，預防流弊，言過切直，
上怒，摔其摺於地，立
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公㝢藻叩頭，稱
主聖臣直者再。季公芝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戇，
惟
皇上寬而宥之。於是
上意解，且優詔褒答。公自爲侍從臣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
侍郎，雖嘗以直諫忤指，
上益察其忠。二年，
命典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是時粵賊已犯長沙，圍之三月，舍去，掠
民船順風一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漢陽、武昌。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
九江、安慶，破江甯，據爲僞都。秀全自僞天王，建僞號大平天國，分竄北
犯河南、直隸，陷鎭江、揚州，蹂之海內震動。而公已奉
旨辦團練於長沙。初，公欲具疏請終制，郭公嵩燾言於公曰：公本有澂
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
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制也。公於是投袂而起，募農夫，但取用樸生
爲營官，湘軍之名自此始。時土寇蜂起，人心惶惑，賊衆未至，一日數驚，
縣令每畏葸養癰。及公之出，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掩捕即置重典，十旬
中戮二百餘人，謗讟四起。公與人書，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一時誦之。
又手書告勸鄉人士，耆老雖幼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
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其求才也，舉塔齊布於戎行，識羅澤南
於諸生，拔楊載福於卒伍，延彭玉麟於𥕛庫，保胡林翼以大用，而湖南
泄沓之風由公一變。又嘗與郭公嵩燾、江公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
欲剿賊非水師不可，乃奏請在衡州創造戰艦。南中匠卒不知辦此，公
研精覃思，博采衆議，得之，遂成大小戰艦二百四十，募水陸萬人，水軍
以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等領之，陸軍以塔齊布、羅澤南領之。賊自江
西上竄，再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
朝廷累詔出兵策應，初不責以數省軍務，而公獨毅然以討賊自任，於
是以湖南爲根本，將水陸東征。舟師初出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
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遂犯靖港，又敗，公憤，投水，左右援
救得不溺。後數日，塔公大破賊於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
整軍實，或請增兵，公曰：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即潰，岳州之敗，水
師拒賊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
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勤求己過，
古人亦正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
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初從我，非以
利動也，故於法亦有難施，其致敗實由於此。諸將皆服。既克湘潭，公引
兵趨岳州，進戰下城陵磯，水軍偏師挫衄復振，會師金口，謀攻武昌，公
率水師中流直下，盡燬鹽關、漢關、鮎魚套賊舟，而令羅公攻花園，塔公
攻洪山，公親策應，武昌、漢陽賊見官軍，皆宵遁，遂復二郡。捷奏至京師，
文宗大悅，手敕曰：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
自持，叩天速救民劫也。詔公署湖北巡撫，又
詔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
賞兵部侍郎銜。旋
賜黃馬褂。當是時，水軍鋭甚，順流而下，大破賊於田家鎭，至於九江，前
鋒薄湖口，攻梅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湖，賊斷其後路，不得出，於是外
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賊乘舴艋夜襲營，擲火燒數十百
艘，水師大潰。公走羅軍，以免，憤欲自剄，羅公止之。公上疏請罪，
詔旨寬免，慰公謂大局無傷。
顯皇帝之知臣，聖矣哉。然武漢空虛，北岸軍弱，南岸軍孤，水師既挫，賊
衆復西上，再陷武漢，擾荆襄，蹂崇通，破義甯。公遣胡公等軍回援湖北，
塔公軍九江攻城賊，公身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羅公從征江
西，復弋陽，拔廣信，克義甯，而塔公卒於軍。公復至九江，羅公自義甯上
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請
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瓴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守，不宜數數進攻，
以頓兵損威，戒諸公堅持，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可議戰。公
從之。幕府劉公蓉諫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將軍亡，諸將
可恃獨羅公，又令遠行，脫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計東南大
局宜如是。今俱困於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可爲，吾雖困猶
榮也。羅公遂行。郭公嵩燾送之曰：曾公兵單弱，君遠去，奈何？羅公歎曰：
天苟不忘
本朝，曾公必不死，諸君無憂。五年九月，公補授兵部侍郎。其冬，僞翼王
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九江賊踞自如，湖南北
音問不通。公困南昌，從衆議，復調羅公，羅公因攻武昌而亡。公弟國華、

國藩聞江西急、用父命走湖北、乞師巡撫胡公拯兄難、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公秉章亦資公弟國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間。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江。李公續賓八千人軍城東、楊公載福戰船四百號泊江兩岸、江甯將軍都興阿公馬隊、佐以鮑公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軍容整肅。公自南昌迎勞、望見之則大喜、兵勢復振。是時下游軍事棘、江南大營失陷、督師向公榮退守丹陽卒。

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梁爲總統、復進攻金陵。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奔喪回籍、請開缺守制、得假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

上雖知公拘謹、重違其意、乃先開兵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

旨。胡公既定湖北、進圍九江、破湖口外江內湖水師、絕四年復合。楊公乘勝轉鬬、拔彭澤、望江東流、揚飆過安慶、克銅陵泥汊、與江南水軍通、於是湘軍水師名天下。胡公以此軍本公建立、楊彭皆公舊部、請起公復統水師。會九江克復、僞翼王石達開自江西竄入浙江、浸及福建、

上即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

詔援閩。時僞英王陳玉成再破踞廬州、李公續賓赴援、至三河覆沒、駱公秉章請公舍江圖皖、公亦奉

旨統籌全局者屢矣、迺規取形勢。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剿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亦分兩路、臣與撫臣耆齡任之、臣任北路、耆齡任南路。福建之賊、閩省兵力足以自了。粵賊句結撚匪、膂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剿。

上深然其策。後數月、石達開竄入湖南、攻永州、圍寶慶。

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以軍防蜀、行至巴河、聞賊已引去、竄入廣西、而

上游兵事解。胡公迺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弟國荃督諸軍在前圍之、多隆阿公軍桐城、李公續宜軍青草塥、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陷廣德州、遂入浙江、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僞忠王李秀成大會羣賊建平、分道解救金陵、江南大營復陷、官軍悉潰、常州、蘇州相繼失。咸豐十年閏三月也。左公宗棠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又問誰可當之、胡公林翼曰、

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

天子慎選帥、以公功效懋著、就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促救蘇常。左公宗棠方儤用、有

旨下公問狀、即令襄辦軍務、

賞給四品京堂。未幾、公補實授

欽差大臣。或言當撤安慶圍先所急。公曰、安慶一軍、關係淮南全局、即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動搖也。遂南渡江、趨祁門。是時江浙賊氛熾、官紳告急軍書日數十至、援蘇、援浙、援皖、援鎮江、

詔書疊下。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甯國。又數日陷徽州。中國方困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戒嚴、

文宗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勝保奏請飛召外援、公發書請提兵北上。會和議成、乃止。其冬、大爲賊所圍、一出祁門東陷婺源、一出祁門西陷景德鎮、一入羊棧嶺攻其北、環城數重。吏士皆有憂色、固請移營江干、與水師相依。公曰、無故退軍、兵家上忌、此不可也。卒不從、使人間行檄鮑超、張運蘭亟引兵會。身在軍中、意氣自如、猶時時以詩古文是娛、其堅定不撓率此類也。左公至江西後、數破賊樂平、浮梁間、公薦宗棠可大用、請改幫辦軍務。十一年八月、公弟國荃克復安慶。捷未聞而

文宗崩、

穆宗立。帝年少、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以公

先帝重臣、委任益至、

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

朝廷每有軍國大議、咨而後行。公弟國荃既克安慶、用兵如神、公益令召募、付以江甯事。杭州再陷、公舉左公宗棠付以浙江事。蘇州之陷、賊逼上海、官紳來乞師、公舉幕僚李公鴻章付以江蘇事、令至淮上召募、得八千人。公爲定營制、選將官、以湘軍之良教之、名曰淮軍。同治元年、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駐安慶、居中調度。公弟國荃有直擣金陵之師、李公鴻章有援剿蘇滬之師、楊公載福、彭公玉麟有肅清下游之師、

大江以北多隆阿公有圍攻廬州之師、李公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公超有進攻甯國之師、張公運蘭有防勦徽州之師、左公宗棠有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此外袁公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公防江北之師、馮公子材守鎮江之師、並奉旨統轄兼顧、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其秋皖南金陵軍病疫、死亡山積、公思大局決裂、慮甚、奏請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任重責。

上諭勞之曰、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屢經諭令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以俟可乘之機。矧疫沴繁興、各軍病困之餘、詎忍重加督責。其各傳旨存問、當此艱難時會、益以疾疫流行、深虞隳士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多所闕失、足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為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厄、賊中亦豈能獨無傳染。該大臣憂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員、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懈也。

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蘇州、李世賢浙江悉眾來援、號六十萬、圍公弟國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解去。語具忠襄傳中。明年五月、水師克九洑洲、長江肅清、江甯城圍合。十月、李公鴻章克蘇州。又明年二月、左公宗棠克杭州。六月、公弟國荃克江甯。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中外咸來備賀、公功成不居、粥粥如畏。論克金陵、謂非前拙而後工、時不可為、雖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無一時不存敬慎之心。

穆宗之初立、屢詔保薦督撫大員。公奏、封疆將帥、天子舉錯之。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為然、凡為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太后臨朝、俯善之。初、官軍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公練湘軍、謂必萬眾一心、萬人一氣、方可辦賊。又以淮上風氣強悍、宜別立一軍。湘軍利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其所長、用武十年、氣亦稍衰、故練淮軍以為湘軍之繼。至是東南大定、裁湘軍、進淮軍、而勦撚事起。撚匪者、始於山東游民相聚、其後河南之光固、安徽之潁亳、江蘇之淮徐、羣盜剽略、脅從愈眾、諱名為撚。或曰其黨明火劫人、撚紙然脂、故謂之撚。有眾數十萬、馬數萬、蹂躪數千里、分合不常。撚首四人、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文光。自洪寇苗練營糾與官軍戰、益習攻鬥、勝保、袁甲三不能制、僧格林沁親王移師攻討數年、亦不能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僧王輕騎追賊、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步兵弗能從、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將密陳於上止之、弗及、而王果敗沒曹州城下。

上聞大驚、立召公引兵赴山東勦賊、其直、東、豫三省旗綠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僧王、而李公鴻章代為總督。廷旨促督師、公覆陳目下情形萬難迅速。一、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作為親兵、外調劉松山一軍及劉銘傳淮勇、各軍尚不敷勦辦、當另募徐州勇、以楚軍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撚匪戰馬極多、步兵不足當騎賊、擬赴古北口采辦戰馬、在徐州添練一馬隊。一、扼賊北竄、全恃黃河天險、現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一、直隸宜另籌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僧格林沁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斷不能兼顧五省、不但不能至湖北也。如以徐州為老營、則山東祗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祗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祗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祗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又奏定扼要駐軍、不事馳逐、軍餉器械錄水道轉運、以江南為根本、以清江浦為樞紐、溯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關、溯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安徽以臨淮為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為老營、江蘇以徐州為老營、山東以濟甯為老營、各駐重兵、多儲軍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有首尾相應之象、無疲於奔命之虞、或可以拙補遲、徐圖功效。又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臣堅持初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重迎勦、不事尾追。公督師年餘、賊馳突如故、將士皆曰不苦戰而苦奔走。公適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馮運河禦之、未成而賊竄襄、鄧間。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甫定、賊衝河南汛地、復突而東。時議咎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黃運河之策、皆得其要。在臨淮、拔除蒙亳匪黨、以絕其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杜其句引。大小數十戰、力



過凶鋒。撚勢實因此而衰。而是時言路數劾公。公亦以河防無成。奏請
李公鴻章以江督出駐徐州。與東撫會辦東路。公弟國荃以鄂撫出駐
襄陽。與豫撫會辦西路。自駐周家口策應。或又劾公驕妄。公念權位所
在。衆責歸之。始有憂讒畏譏之心。乃請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
營效力。另
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又奏勦撚無功。請將封爵暫行注銷。以明自貶
之義。
上皆不許。五年冬。奉
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公鴻章代督軍。時牛洪死。張總愚竄入陝西。任
柱、賴文光入湖北。撚自是不復合幷。遂有東西撚之號。六年六月。公補
授大學士。仍治兩江。任柱、賴文光再入河南。竄山東。渡運河。擾登萊。青。
李公鴻章、劉公長佑建議集四省兵力會堵運河。英翰公請合兵守膠
萊河。圈賊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議。賊復引而西。越濰河。南入海州。官軍
陣斬任柱。再擊破之壽光瀰河。賴文光走死揚州。東撚平。
詔加公雲騎尉世職。張總愚入陝後。爲劉公松山所敗。數月。乘冰堅渡
河。竄山西。入直隸。擾犯保定。天津。河間。京師戒嚴。劉公松山繞出賊前。
破之於獻。丁公寶楨入援。駐固安。左公宗棠駐天津。李公鴻章駐大名。
英翰公。李公鶴年。防河南北岸。賊越運河竄東昌。武定。李公鴻章移師
德州。時河北水漲。官軍扼河以困之。公派提督黃翼升。總兵歐陽利見
領水師協勦。龍神見舟中。水師至。合官軍團壓之。大破撚黨於茌平南
鎮。張總愚赴水死。西撚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謀也。是年。公授
武英殿大學士。秋。調補直隸總督。公奏直隸最要之政在練兵。飭吏。次
則河工。請留劉銘傳一軍以資拱衛。再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患
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屬僚玩上虐民。當嚴法以懲
之。永定。滹沱二河。永爲民患。宜大加疏濬。皆興辦如言。期年。百廢具舉。
無何。天津民焚燬法國教堂。以堂中授迷藥。拐幼孩。挖眼剖心。殺傷教
民數十人。天津大擾。公在病假中。奉
命查辦。與通商大臣崇厚分謗。不獎士民義憤。以粵撚初平。宜堅保和
局。不宜與洋人構釁。又慮四國合從敗約。變不測。京師震驚。於是辦理
稍柔。津民不知此義。遂以怨崇厚者怨公。然府縣議抵之說。究賴公力
拒之。奏曰。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法重情輕。彼若立意決裂。雖
百請百從。難保無事。且外國論强弱。不論是非。若中國有備。和議當易

定。已令銘軍拔赴滄州。以資防衛。崇厚懼事決裂。奏公病勢甚重。請另
簡重臣來津。乃召李公鴻章於潼關。引兵馳赴天津會辦。會兩江缺出。
仍以公調補。而李公爲直隸總督。踰月事定。公與人書云。內疚神明。外
慚清議。深自引咎而已。時目病甚。疏辭兩江。
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坐鎭其間。諸事自可就理。公三至江
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尚儒雅。引經決事。
後頗采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幕
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素廉。奉入悉以養士軍。所經用毋慮千萬。家
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汎愛樂士。天性也。諸將羣吏皆子弟遇畜之。得
庶類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公左公相
繼柄用。遂匡
國家。以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爲盟主。海內饜服。同治十一年二月四
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甯將軍以聞。
穆宗皇帝震悼。輟朝三日。
追贈太傅。
賞銀三千兩治喪。
賜祭一壇。謚曰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何公璟。李
公瀚章。英翰公先後臚陳勳績。
宣付史館。何公承公後。
上以守成爲戒。公在江南。幷充南洋通商大臣。初和議成。公陰有爭雄
海上之志。設內軍械所安慶。仿造火輪船。踰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
用。迺使同知容閎往西洋美利堅采辦機器。洋鐵。時李公鴻章亦自購
機器。設局上海。用西法製造鎗礮。規模遂闢。中國機器之興。歲益增盛
自此始。後公益奏請選派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期十五
年還。仍以容閎往。其遠略如此。公學究天人。於書無所不讀。公誠之心。
形於文墨。平生公牘私函。無一欺飾語。治軍行政。務求蹈實。或譏議稍
迂。成功轉奇。發端至難。取效甚遠。凡規畫天下事。無不效者。故當時咸
侔聖相。公剏立長江水師。太湖水師。淮揚水師章程。皆手定。又定陸軍
營制。馬勇章程。兩淮鹽務章程。江南開墾章程。直隸清訟事宜。練軍章
程。皆經國之大端。時所施用。文章奏議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公喪之
歸。百姓爇香追送。盈路。擁輿不得行。江南家家繪像以祀。謳思弗置。廿
年如一日。公美鬚髯。目三角。終身患癬。相者以爲龍而癬云。子紀澤。襲

爵、官至兵部侍郎。光緒八年使俄，定伊犂界，還卒，謚惠敏。紀鴻，
賞舉人，先兄卒。孫廣鈞，由
賜舉人中己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廣鎔、廣銓，主事。公弟國荃等別有
傳。

評曰：中興景運，萃公羣出。十年之間，削平大難。非天生聖相而援翼之，烏能若是耶？然履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撓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趙衰之言曰：說禮樂，敦詩書，爲元帥。叔孫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爲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攘詬忍尤，以安
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續碑傳集》卷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八

高均儒　張岳駿　陳壽熊　薛壽　陳介祺　劉熙載
徐子苓　戴鈞衡　周壽昌

高君伯平行狀　吳昆田

道光二十有五年之秋、余與魯通甫過存譚桐舫。桐舫曰、秀水高伯平適來、古之狷者也、不可不一識之。於是介而見於四公祠之寓齋、爲十日留。嗣後寓王公祠、寓黎公祠、凡再徙、而吾兩人者或相攜、或獨往、每至淸江浦、必就之。門無雜賓、所最嚴者交遊及取與。尊酒無虛日、然非其人不得入坐也。季子行篤、余愛其謹重、以女妻之。自傾蓋之始、訖於君卒、三十年如一日也。君沒世已十二年、孤行篤爲刋續東軒遺集成、乞余序之。先是、葬之日、乞余爲墓碑。余以君之風節高亮、實足媲美郭林宗。昔蔡中郎自言爲人作文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余獨何人、而敢輕下筆乎。然以吾二人之知交、不能無言也。爰卽所見聞、比而次之、爲行狀、以待能者。君諱均儒、字伯平、秀水廩生、原籍閩縣。高祖諱朗、縣學生、妣葉氏。曾祖諱安爵、歲貢生、妣鄭氏、生妣丁氏。祖諱積、通議大夫、貴州按察使、妣毛氏、贈淑人。按察公前巡江南鹽驛道、遇覃恩、贈先兩世中憲大夫恭人。考諱世煥、供事實錄館、選四川邛州火井漕巡檢、妣沈孺人、繼妣車孺人。按察公爲仇家所齕、暴卒、家毀、巡檢公辛苦流離、得末吏、卒於官。君方六齡、車孺人攜之、奉柩於嘉興。按察公、毛淑人柩先在嘉興、至是葬按察公於縣西吉字圍、葬巡檢公於海鹽縣角里堰元保山之麓、遂爲嘉興人。入秀水邑庠、同治年閒、學使者得眷、知爲服古之士、取優等、補上舍生。少孤、性至孝、車孺人劬瘁之餘、課其誦讀、未嘗不流涕相對也。幼卽耆學、知治經必先識字、故於小學爲勤、不好制義、屢躓於有司、不計也。好古文、主於簡質、不尙詞藻爲工。與攻說文之日照許瀚印林最相契、桐城蘇惇元厚子與講學、杭州邵懿辰蕙西、伊樂堯遇羹與研經、涇包世臣愼伯、上元梅曾亮伯言與論文。蓋君學不求博而貴專、三禮主鄭康成、故自號鄭齋、而篤守程朱之學。應潛齋、陸稼書所尤服膺者也。與人交必誠、不作泛泛酬酢。黃樹齋侍郎、雷鶴皐太常聞而過訪、一揖而已、無多言、亦不答拜也。詩酒名士則遠之、謗檢踰閑、自以爲天下大才者、絕之如仇讎。而一爲之友、規過勸善、至不遺餘力、人頗以爲難近。余與通甫嘗有徵歌之飲、及遇君、遂絕迹。淸江浦四月賽神會最盛、花明柳媚、履舄駢田。余與通甫適止其所、有相約往觀者、君呵叱之曰、我輩卽不肖、豈與蜉蝣浪子聯臂而嬉於市邪。其人悚息而去。嘗飲人以酒、而不喜飲人之酒。人有投贈、必峻拒、無故而餽金、必怒絕之。總兵某能殺賊、雅敬君、以二百金爲壽、御之卒暗寘於牀之簀衣中而去。及知之、總兵出征矣、持以繳吳勤惠。總兵固勤惠麾下將。勤惠亂後刋刻書籍、迎君於兵火中、爲主校勘。時君將返杭州別去也。及君三至淮上、已抱病困悴特甚、某總兵復以三百金介君之友人持贈、不受。勸之、怒作色起立而言曰、均儒旦暮人耳、豈有死人而受人金者哉。言畢面赤氣逆、友人快快而去。狷介皆此類也。君在道光時、校勘夔一齋詩文集。咸豐閒河帥楊至堂侍郎刻書、延主校勘、極相契重。楊公薨、代者爲庾長、君留一年、決去。余以刑部散郎假歸、與同人送別河干、耆士萬嵐繪載書圖紀其事。咸豐十年正月也。君行後、而皖賊李大喜突至淸江浦、灰燼。無不以易之介石貞吉爲君頌者、孰知君

歸嘉興而遇粵寇、一子、子婦、一孫、一女及壻死焉。與子行信、行篤相率避於澉浦先塋所、再徙杭州、就丁丙松生、無何而杭州失守、君陷賊。以其年老書生、縱之出、復走澉浦塋所、而行篤亦至、父子復合、遂渡江北來、以行篤贅於余郡城浙巷之寓舍。其時余之家亦毀矣。初君自清江浦歸、應己酉鄉試、丁內艱、余千里弔之。家居嘉興府城安衖、君喪居毀瘠、殆無人色。余信宿其家、行忠、行信上食、不以僕從、門庭肅穆、有茅容之風。一孫子侍立者、行篤也。行信工篆法、遇亂後留澉浦、從鮑郎場大使申祜秩亭入閩、亂定還浙、暴卒於涂。訃來、君時已寓居淮郡三年。杭州收復、丁松生書來、再返杭州、主東城講舍講席。故撫軍馬端敏公及今撫軍譚文卿公俱重之。方君在淮郡、曾文正公督兩江、涖清江浦、問君於勤惠、勤惠告以寓郡城、文正以不得一見為恨。有慫惥以一見宰相者、君曰、孟子不見諸侯之語、乃忘之邪。時有伎者以為偽自高、君聞之不校也。亂後至淮、或謂君曰、吾甚為子危、子戇直、若攖賊怒、立碎首矣。君曰、吾之戇為友也、賊非友、何戇焉。蓋君素戇直、然不妄、及唯友則交益厚者戇益甚、苟有過不少貸也。孤陋之性、至老不衰。祭邵樞部文有曰、唯兄知均儒之孤陋、均儒謹當守此終身。烏乎、亦可謂至死不變、強哉矯矣。記曰、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孔子言益友曰直、曰諒、其君之謂乎。子行篤、援例得官、將引見、君攜之來淮。行篤北上、君南歸、卒於東城講舍、同治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君生於嘉慶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八歲。杭州弟子哀思、私謚為孝靖先生。配陳氏、先君卒。子行忠、孫全樸、遇難。行信先卒。行篤、兩淮候補鹽大使。孫全棟。

張端甫哀詞　秦緗業

道光二十有六年夏四月、張君端甫自河南來、抵京師而病篤、遂以其月望後三日卒於城西佛寺中、年三十五。余時授徒海淀、端甫卒之先一日、始聞其至且病、急馳視之、已不及矣。悲夫。吾錫自楊員外芳燦以沈博絕麗之學震爍海內、端甫幼而濡染、喜為駢儷文字、詩與詞亦倚側豔。後以廩貢入京師、從梅先生曾亮游、始嗒焉自喪、屏不復為詩文、而浸淫於易、詩、孟子、三傳。自遷固書以及莊、列、管、荀諸子、文則非八家、歸、方與夫李、杜、韓、蘇、黃之詩、不敢泛濫涉獵。如是者二年、其氣沛然以充、發為文辭、不沿蹈時俗字句、而蘄妃於古人。然不多作、得文三篇、詩數十首而已。後遭母喪、貧不能歸、去而游河南、人事病其思慮卒卒、未暇以為、以迄於死。死之二日、余與同縣侯楨發其篋、則得所謂文三篇、詩數十首者、其他所作與一切徇人之詞、蓋焚棄略盡矣、亦勇矣哉。端甫年十八九為弟子員、赴南北試者五被黜。其家向有中人產、至端甫之父而貧。河南糧道庚長君厚端甫、助之歸葬其大父以下數喪、而端甫至是亦死。烏乎、世所稱科第、祿位、子孫、壽考數者、或一人而兼有之、即不然、不得於彼、必得於此、而端甫無一有焉、何也。端甫之喪、常熟姚員外福增經紀之喪、以南歸、而庚長君復賻恤其家人。余當刻其遺集、先為詞以宣余哀、且乞梅先生傳焉。詞曰、

烏乎端甫、胡嗇子之遇、而復札其生耶。胡為善之汲汲、而繼世之惸惸耶。學能窺先民之宦奧、胡不克底於成耶。豈彼蒼之夢夢、才果與命妨耶。是區區之零墨敗紙、其能取後世名耶。抑徒供蠹魚之饕餮、而同歸於冥冥耶。烏乎、端甫已矣、其老父與寡妻、疇所恃以為養耶。此後死者之責也、而終使子睊睊於泉壤耶。



陳獻清傳　方宗誠

君名壽熊，字獻清，一字子松，世爲江蘇吳江人，補蘇州府學生。少孤，能自樹立，嘗作座右箴，言入孝出弟之方、居敬窮理之旨，朝夕觀省以責警省。讀書好爲深沈之思，遇疑義，連夕不寐，期必達而後已。以貧不能葬其親，與其友吳江沈日富應省試，舟次大江，涕泣酹江流爲誓，歸集同志倣桐鄉唐灝儒、張楊園先生法，爲葬親會，而稍變通之，因是獲葬其親者數十家。日富亦能文章、砥名節者也。君少與交游，既壯，又友平湖顧徵君廣譽，益治經學，遂棄舉子業，自漢魏及國朝諸儒解經之書，皆究其底蘊，別其得失。後又受業於婁縣姚先生椿。先生爲桐城姚惜抱先生門人，私淑寶應朱止泉先生之學，君既學於姚先生，自文章經術反而證諸吾心之理，而體驗益深。姚先生沒，君授經吳淞間。當是時，數百里內爲醇儒之學者，咸推顧徵君，徵君務持謙退，未嘗爲學者盡言，君則誘掖後進，惟恐不及，學士大夫漸尊禮之。先是咸豐三年，賊陷金陵，賴提督向公榮、張公國樑先後堵禦，故蘇松常數府得無恙。十年三月，江甯大營師潰，張公戰死，兩江總督何桂清自常州退蘇松，賊遂下竄，莫敢爲守禦計者。君居吳江之黎里鎭，與里人謀練鄉兵捍之。四月，吳江陷，賊來犯鎭，鄉兵擊殺數十人，賊退，益繕守具，爲持久計，相拒兩月，屢卻賊，人心益奮。無何，賊大至，鄉兵無援，始潰。副貢生馮經、國子監典簿徐泰吉、太學生陸鏡人及其弟某皆死之。君被重創未殊，長子婦葉氏及次女某投水死。君友人凌君泗迎至栗塔，醫治得痊。賊退，君歸。初，黎里未破時，有以款賊爲說者，君厲聲言：吾輩雖無民社，然能死死之，否則去之，若藉口計全鄉里，覥顏迎賊，不特棄君父之倫，直不知人閒羞恥事矣。及兵敗事，乃有不可言者，君憤不欲生，遂作書別故舊，絕粒五日而卒，是爲十月二十四日也，年四十九。君爲學宗主程朱，闇然自修，不侈講學名，貌樸素若無能，至名義所在，未嘗稍貶以徇俗。嘗言數十年檢攝此心，至今日始能不妄用。又言於死生之際，覷之淡然，蓋其平日之所養如此。所著有周易集義、周易正義舉正、周易本義箋、讀易學啟蒙私記、讀易漢學私記、冬官補亡攷工記釋、詩說、參同契注及詩文集若干卷，又嘗注王西莊光祿蛾術編，補緝吳枚庵所撰國朝文徵采行。四子某、某、某。

論曰：昔兩漢尚經學，宋與明多講求心性之儒，故當世變，節義遂爲千古冠。甚矣，學之有關於世教也。君學養有本，豈徒以節見哉。君門人秀水陶模能守君學，家陷於賊，竄身窮鄉，讀書勵志不少挫，且撰君行狀以表其師之學行。烏呼，即是可覘君之教澤也。

（續碑傳集）卷七一

薛先生家傳　劉壽曾

先生諱壽，字介伯，晚字矸伯，揚州江都人。父諱長慶，武生。先生幼穎異，父奇其質，不令習弓馬，賓敬儒者，導掖於學。同縣梅先生植之以詞章小學施教黨塾，先生從游於門，甫成童，賦早梅詩，有香兼一雁來之句，鄉先達黃中憲承吉見而詫曰：此薛元卿句法也。賦詩勖勉之。年二十，以詩賦受知於學使者廖公鴻荃，補江都附學生員，屢試高等。道光戊戌，壽陽祁文端公督江蘇學，歲試揚州，試十月爲陽賦，擬許沖代父上說文解字表，擢先生第一。文端告其友曰：吾試揚州，得二士，一謂先徵君也。梅先生晚年游浙，先生遂受經於先大父，學益昌殖。先生家故中人產，而善治生，酒漿屢秩然，得其任，所居學詁齋，雜蒔花樹，堂宇清嚴，書策環列，自同游梅先生、先大父之門者多雅材名德，風日清美，輒會集齋中，談讌以爲樂，客去還長几，散帙點勘，夜則一燈熒然，持茗碗與書卷相對，時亦以吟詠自娛。先大父嘗字先生曰介伯，有讀書之福者也。先生未三十，已知名江淮間，又甚工制舉文字，十試於布政司，垂得而失者再，力學之志不爲沮退，性愛閒曠，處境又能副其守。中歲偶爲近游，聞有所主，然不久即棄去。咸豐初，再遭寇難，喪其貲，乃以客授自給，嘗從事淮南書局，兩淮運使方公濬頤、龐公際雲深禮異之。時輩流多徂謝，先生意興牢落，愔然曰：清尊談藝，可再得乎。最後南皮張公之洞視學湖北，掾經心書院，課士治經，聘先生主講席，士率其教。以疾歸，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家，春秋六十一。先生專力許書，於音韻尤有深造，好以讀若例說詩經用韻，正轉又欲分廣韻入聲緝合盍爲一部、葉怗以下爲一部，皆未有成書。序記雅潔，得近人孫、洪法。爲詩以聲情爲宗，別裁僞體，持擇甚嚴，蓋梅先生所授，於黃中憲者。著有續文選古字通二十卷、讀經劄記二卷、學詁齋文集二卷、外集二卷、詩集二卷。子慰祖。

劉壽曾曰：先生游先大父門，爲高第弟子，與先徵君尤相善，所居相距不半里，時時來青溪舊屋中。壽曾童丱嬉游，恆侍先生側，先生呼以乳名，患難孤露，曲相扶翼，其爲學宗旨，聞於梅先生暨先大父者，每樂爲壽曾盡之，且曰：慰祖生晚，吾不及見其成矣，子它日告吾兒，可乎。九原可作，憾負諾責，流涕書此，願慰祖毋忘先生言也。

（續碑傳集）卷七九

陳介祺傳　支偉成

陳介祺、字壽卿、號簠齋、山東濰縣人。（[illegible]）（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家故饒於貲、通籍後即絕意仕進。素嗜金石之學、收藏甲海内、築簠齋以珍弄之。凡彝器至數百件、尤著者爲毛公鼎、文幾七百餘字、推天下金器之冠。三代陶器亦數百件、周印百數十事、漢魏印萬餘、秦詔版十餘、魏造像數百區、從來賞鑒家所未有也。同時若潘文勤公、王文敏公、吳子苾閣學、清卿中丞、劉燕庭方伯、鮑子年舍人、李竹朋太守、並皆不足方駕。而復於三代文字確有心得、其釋聃敦決爲毛叔聃所作器、謂文少於書武成者二百六十二字、于伐商事爲略、而于受天改大命爲詳。至大之事、括以二十二言、七十六字、非師文王、周公之文、焉能至此。又釋陳侯因貲敦銘中有考孝武桓公、與戴大韻克成其謚、謂即桓侯兼齊之記。又釋乍田盤、齊太公和、陳猶兩區諸篇、考語見古史、古制、如數家珍。自昔談金石者僅見之作也。又大集李斯書、推爲碑祖、蓋亦有鑒於古籀之亡、今文之失、而慨乎言之。觀其與友人書、有曰：有李斯而古篆亡、有中郎而古隸亡、有右軍而書法亡、可以知其意矣。惜著述罕觀、近始陸續景印簠齋吉金錄八卷、吉金文釋一卷、藏古册目並題記一卷、十鐘山房印舉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固十不逮一云。

《碑傳集補》卷九

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　俞樾

光緒七年、國史館上言、儒林傳曠不修、櫌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著、宜下各直省采訪以聞。於是江蘇巡撫以故左春坊左中允劉君事實咨送史館、海内士從之。大夫知其事者僉曰：允哉。君事實既在史館、自足傳後世、無待空言表襮。然墓道立碑、自漢以來然矣。君自上海以疾歸、徵語諸子曰：如我死、則志墓之文、以屬德清俞樾。君卒、諸子以狀告於樾、樾亦病、因循未作、而君已葬矣。樾幽無及焉、乃爲譜其系、敘其出處、述其行誼與其學術、紀其生卒、因及其所生而係以銘、俾刻石墓道、用詒來者。其系曰：君諱熙載、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考諱璣、字瑟玉、祖考諱銓、字衡掌、考諱松齡、字鶴與。自曾祖妣以至於妣、並姓王氏。祖、父皆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妣皆宜人。其出處曰：君於道光十九年舉於鄉、二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咸豐三年、

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旋奉

命直

上書房。久之、

上見其氣體充溢、早暮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

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大計羣吏、君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君旋以病乞假。十年、胡文忠公特疏薦君貞介絕俗。同治元年、

詔起用舊臣、而君與焉。其明年、兩奉

寄諭趣入都。三年、補國子監司業。其秋、

命爲廣東學政、補春坊左右中允、引疾歸、遂不出、主上海龍門書院講席以終。其行誼曰：君少孤苦、及貴不改其初。以翰林直

内廷、徒步無車馬。視學廣東、一介不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讀之。或曰：次藝可無閱。君曰：不觀其全而謂吾已得之、欺人乎、自欺也。試畢、進諸生而訓之、作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歷十四年、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丙夜或周視齋舍、察諸生在否、其嚴密如此。然與之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性嗜酒、招之飲、欣然往、雖醉不亂。樾時亦頻至上海、至必訪君、君亦數數來談、諧甚樂、初不覺其貌然高厲也。而意所不可、卒莫之能奪。嘗有異邦人求見、三至三卻之、一日徑造其庭、君在内抗聲曰：吾不樂與爾曹見。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見。其學術曰：君幼敏悟、



父鶴與君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晚年自號寤崖子云。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爲重。嘗曰、學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昨非集四卷、皆刊以行世。日記若干卷、藏於家未刊。其生卒曰、君生於嘉慶十八年正月癸巳、卒於光緒七年二月乙未、年六十有九。於某年月日葬某原。娶宗氏、以君官封宜人、先卒。生丈夫子三、彝程、國學生、展程、光緒元年恩科舉人、尊程、縣學生。女子子二、高郵吳嵩、泰州唐恩祥其壻也。孫三人、啟詵、增詵、祥詵。其銘曰、

士生今世、學術大明。貴在擇守、無取更張。云何漢宋、若判井疆。我觀君容、恭儉溫良。粹然無滓、元酒太羹。我觀君行、克柔克剛。意之所可、譊然承迎。其所不可、凜若冰霜。我讀君書、靡有不詳。高論道德、下逮文章。至於聲律、剖豪析芒。至於詞曲、乃亦所長。君之所學、小大具臧。宜其翕然令聞令望。天子嘉歎、巨公表揚。名在國史、澤在膠庠。學無宋元、亦無漢唐。一言居要、要在躬行。躬行君子、久而彌芳。我作斯文、刻石墓傍。俾千百世、知學之方。學君之學、吾道以亨。

《續碑傳集》卷一八

劉熙載傳 儒林傳稿

劉熙載、字融齋、江蘇興化人。少孤貧、篤行力學。十歲喪父、哭踊如禮、鄉里異之。爲人內清介而外和易、讀書睹指識微、約言屏守、至詶酢事變、一斷以誼理、與之居久者、莫不灑然自御其非心。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友宗裕昆疾革、貽書屬督教其子。或尼熙載將考差矣、盍緩謀歸。答曰、使垂死之言而可負、吾豈有人心者哉。卒踐諾。咸豐二年九月、

命直上書房、侍

穆廟潛邸時讀。每進講、先日齋思、擧貫左右傳儆、歸之於正。糲食蔬羹、敝衣徒步、非人所堪、處之泊如。時故相倭仁同直、以操尚相友重、論學則有異同、倭宗程朱、熙載則兼取陸王及邵百源、陳白沙、沈潛反覆、涵揉自得、以慎獨主敬爲宗、而不喜學蔀通辨以下捂擊已甚之談。其不阿如此。俄病辭、直復

召對、稱

旨旋

御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熙載不樂爲吏、乞假客山東、授徒自給。十年、入都補官。時有薦譽官吏多遷避山谷、閒熙載獨守志不去。會撫議成、湖北撫臣胡林翼延主江漢書院、以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疏薦、鄂省戒嚴、則曰、吾居此客也、有可去之義。遂游太原、以經學教授。同治初元、再奉

召命、未赴。三年春、徵爲國子監司業、督學廣東、歷遷左春坊左中允、行部所至、翛然如寒素。作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四箴、訓士、謂士學聖賢當先於此四者從事。五年、乞病歸、襍被鑑書而已。熙載治經、無漢宋門戶之見。其論格物、兼取鄭義。論毛詩古韻、不廢吳棫叶音。讀爾雅釋詁、至卬吾台予、以爲四字能攝一切之音、以推開齊合撮、無不如矢之貫的。又論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許叔重時雖未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疊韻也、江工雙聲也。孫炎以下、切音下一字爲韻、取疊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非許氏實開之乎。徐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要之許氏之聲本可爲切、由古人制字、其中本具字母也。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若用許之本聲易爲工雙切、不正切江字乎。且如脂字、許云旨聲、楔字、許云契聲。孫氏業取其音以爲母矣。至如虔、吳聲、佳圭聲、殷身聲、蕭肅聲、背肖聲、荀以許聲加孫韻、皆可爲切、而一切雙聲之字、不可以類求之乎。又作天元正負歌以明加減乘除相消開方諸法。嘗戒學者曰、與博必約、眞約必博。又曰、才出於學、器出於養。又曰、學以盡人道而已。士人所處無論窮達、當以正人心、維世道爲已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嘗以志士不忘在溝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二語自勵、自少至老、未嘗作一妄語、與人交際、無貴賤、一以囅誠待之、人亦不忍欺。在貴彌痡、處約逾榮、表裏渾然、夷險一節、德量淵邃、莫能器之。卒年六十九。光緒八年七月、奉

特旨入儒林傳。有品學純粹、以身爲教之褒。所著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昨非集四卷、藝槩六卷、持志塾言二卷。

㊀劉融齋中允別傳 [illegible]

光緒八年、國史館上言、儒林、文苑傳曠不修、懼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著、宜下各直省采訪以聞。

從之。於是江蘇巡撫衛公榮光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興化劉君事實上聞。奉旨：原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劉熙載，前在上書房行走，曾任廣東學政，旋因病請假，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品學純粹，以身爲教，成就甚多，洵足爲士林表率，著即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欽此。仰見聖主敦崇實學、褒惠儒臣，式刑多士之至意。於是海內士大夫知其事者，僉曰允哉。公傳在史館，名在天下，既足傳諸天下後世矣，然金匱石室之藏，非草茅所得聞見。穆自同治十一年壬申之冬客遊海上，與公還往凡八九年，粗能窺公學行崖略，乃採公家狀及其所撰諸書大旨，別爲一傳，以示同志者焉。公諱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瓚，祖銓，考松齡，世以耕讀傳家。公少孤貧，力學，中道光十九年己亥恩科舉人，二十四年甲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乙巳散館，授編修。咸豐三年癸丑，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奉命直上書房。久之，上見其氣體充溢，早莫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丙辰京察，公名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旋以病乞假。十年庚申，湖北巡撫胡公林翼特疏薦公貞介絕俗。同治元年壬戌，詔起舊臣，公與焉。其明年，兩奉寄諭入都。三年甲子，補國子監司業。其秋，命督廣東學政，旋補春坊左右中允。五年丙寅，引疾歸，遂不出。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凡十四年以終。公秉性儉約，至貴不改其初，嘗以翰林直內廷，徒步無車馬，有晏子浣衣濯冠之風。視廣東學，一介不苟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閱之，試畢進諸生而訓之，如家人父子，爲作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與人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與客言，善談議，亦時雜詼諧嘲笑，極不見其有高邁遠俗之槩，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奪也。閒居敝衣糲食，不多用一錢，親故有貴顯遠有餽，不一取；有貧苦，必多方周濟，而待客又必豐潔。其處己接物，變動不拘又如此。幼敏悟，太翁鶴與公嘗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公晚年亦自號寤崖子。自六經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韻學，下至詞曲，以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爲重。嘗曰：所貴於學者，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昨非集四卷，皆公晚年在書院自爲校栞行世。又有自記語錄若干卷，藏於笥，未能整理。其敘四音定切曰：余幼讀爾雅釋詁，至卬吾台予四字，忽有所悟，以爲此四字能收一切之音，後證之諸韻書皆合，益自信，乃易以欸意烏于四字。蓋欸意烏于，皆取聲音之名以爲名，其於卬吾台予，則欸代卬，意代台，烏代吾，于代予也。前數年，客有問余以切字法者，余先問之曰：子知開口正音、開口副音乎？曰：知之。子知合口正音、合口副音乎？曰：知之。開正一名開口，開副一名齊齒，合正一名合口，合副一名撮口，子知之乎？曰：知之。曰：吾有常言之四字，欸意烏于是也，子知之乎？客曰：將焉用此？曰：然則子之所謂知者，豈誠知乎？夫欸字收聲者名開口音，意字收聲者名齊齒音，以及收烏名合口，收于名撮口，自非先辨欸意烏于，何以能定開齊合撮也？不能定開齊合撮，而欲切音，更何以能定上一字母、下一字韻也。吾試問子，關雎河洲四字，於欸意烏于宜若何分屬？客謝未能。余曰：子試於關字長其聲以讀之，雎河洲三字皆長讀之。客從余言。余曰：子覺關字下隱然有一彎字乎？雎字下隱然有一于字乎？河字下隱然有一阿字乎？洲字下隱然有一優字乎？曰：然。彎亦烏也，阿亦欸也，優亦意也，于則無俟復言。是則開齊合撮不既定矣乎。推之一切韻之收聲可知矣。客悅曰：此指吾未前聞，然尤願論撰以貽後學，俾得與能也。余時頗心許之。今余爲圖說既成，又因及門黃接三鑽研韻學，與之畢佩文詩韻字數，輯爲韻釋四卷，事固有難已者，書名四音定切，蓋原其實，且使余向者之所以自悟與所以告客者，胥統焉。其敘說文雙聲曰：切音始於西域乎？非也。始於魏孫炎乎？亦非也。然則於何而起？曰：起於始制文字者也。許氏說文於字下繫之以聲，其有所受之矣。夫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許氏論形聲及於江河二字，方許氏時未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爲疊韻，江工爲雙聲，是其實也。後世切音下一字爲韻，取疊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非此何以開之哉？是編獨詳雙聲者，以韻有古今之別，雙聲則古今一也。徐鉉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要之許氏之聲本可爲

切由古人制字其中术具字母也是編韻借孫氏母即用許氏之聲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今用許氏之本聲易古雙切為工雙切不正切江字乎由江字推之如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聲孫氏業已取其聲以為母矣至於虞佳殷蕭肴尤等字虞吳聲佳圭聲殷月聲蕭肅聲肴肖聲尤又聲苟以許聲加孫韻皆可為切而一切雙聲之字不皆可知乎夫雙聲之大略不外乎清濁二聲之從類及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之相通自有切音以來學者固皆知之惟其知之則與余之溯源於古人制字之本音必有合也余纂說文雙聲僅舉崖略及門陳仲英以為裨於小學孜矻助余成之學者誠因是編以契許氏之恉因許氏以契古人制字之音庶無負諸聲之本指也哉其序說文疊韻曰書以說文疊韻名疊韻也者疊古韻也古韻有與今同有與今異與今同者即為今韻何以不疊今韻今韻不勝疊也夫古韻可據者有若詩百篇焉有若屈宋之辭焉推之凡古有韻之文無不可見何必許氏一人之書顧許氏於字下繫聲所以著韻即出於其字雖雙聲亦在其內要不及疊韻之多即但以疊古韻而言其字亦豈少哉論者於河可其知為疊今韻於江工或但以雙聲目之其實雖取雙聲亦取疊古韻也然則欲明古韻舍說文其可乎閒嘗以此語及門袁竹一竹一所見輒符余因與之輯疊韻上下卷以明說文合體之字與獨體之聲體既相因韻自相合即有不合亦由後人之失讀類非古韻之本然是編於許聲雖若有信之過者然過信猶愈於過疑況信未必過也同校者為及門黃淵甫蓋亦以其明於許書而屬之至古韻大恉為余舊著今列為首卷雖所言不專在說文要與說文相發云公於音韻小學確有心得之外而潔身修行與有宋諸儒言行相為表裏凡日有心得隨筆記識晚年手編定為持志塾言上下兩卷內分子目二十事曰立志曰為學曰窮理曰存省曰擴充曰克志曰力行（卷上）曰盡倫曰立教曰人品曰才器曰致用曰濟物曰正物曰處事曰處境曰處世曰天地曰心性曰禮樂（卷下）復為之序曰孟子始言持志志之賴於持也久矣持之義不一端大要維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之方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養也慎其志之所以發也每念古人之學無不以此為兢兢而即可準此以見吾人之失故余之教於塾也嘗以持志二字額其齋焉塾中講貫自聖賢經義以及先儒格言因皆日有課程矣其有不及槩古人之辭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則隨時筆而存之蓋以便學者之復習也原本即名持志塾言惟不立門類不避重複未免雜而離約今姑刪複分類以成二卷然亦但如原本之所有而未嘗增益實亦未嘗得整齊次第之宜焉夫持志之功深求之而未有者也學者誠由所至而進推焉則是編者或亦由淺之深之藉也與公既以持志塾言教授及門諸子及鄉晚進之餘又探討古今人詩賦古文詞曲書法經義深造自得復為藝槩六卷子目有六曰文槩曰詩槩曰賦槩曰詞曲槩曰書槩曰經義槩自為之序曰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尚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為藝即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槩乎皆嘗有聞大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為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為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即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為簡而已矣至果為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公於古人詞章文學既有深造獨得之境嘗有述作不自收拾隨時散佚晚年就篋中所存詩文詞曲各類編定四卷而以所仿周秦諸子書寓言四十二篇曰寤崖子列為卷端總為之序曰此集始名四旬集蓋集中所編入大率四十以前作也余之少也學不知道雖從事於六經然頗好周秦閒諸子又汎濫諸仙釋書并騷人辭客之悲愁放曠借衰暮感羈旅者亦未嘗不寓自焉故當時所作指趣多所出入且有傲然自得而不知其為非者豈非沈溺之甚也哉四十後乃始悔之又後則欲勿存之矣既而思之非與是不容偏掩者也是中有非非中亦豈必無是狂言聖擇理或同與且即未必有是術存之以著其非庶鑒余非者得以及時趨是而不至若余之過時而悔與偶憶陶淵明辭有昨非二字因以名集昨之云者豈獨為四十以前言之乎四十以後附入者自覷實亦未見是也故並以昨非槩之以上六書惟持志塾言成於同治丁卯藝槩成於癸酉餘四種均成於光緒三四年間先後公自校定成之遺書有讀書劄記游藝約言制藝書存三種乃公歿後公子彝程等從公篋中所存手稿分類鈔出示公及門諸弟子於丁亥冬續刊之劄記與持志塾言相類游藝約言與藝槩相類制藝書存原為昨非集之第六卷公刊集時尚在游疑未能即時刊入者也公早年工行楷書法晚年喜橅漢魏人八分篆書

久之鎔鑄一體規模奇古變化無端人有求者亦時應之又嘗命工爲刻一石時以餉人亦自喜也公以光緒六年庚辰夏五月上海龍門書院構寒疾其初尚輕尚能時時見客及拜客穆以四月閒由上海廣方言館附輪船回里至五月二十七日回館六日即到龍門書院候公起居時公構疾已十餘日尚能談話如故留同午食至六月初三日公乃到廣方言館訪談移時乃去自是以後穆數日輒往書院候問公疾雖未瘳尚能坐話移時至十七日公門弟子沈約叁竟竹一到館言公疾久不瘉思回興化穆即同局總辦李勉林觀察相商李君故與公友善乃爲主張以本局小火輪船拖帶公舟回鄉較速公乃清理書院一切事宜即於七月十三日登舟時穆亦將有事於蘇州即附公舟於十四日巳刻抵蘇州胥門外小泊穆即別公上岸時公病已不能興矣公歸里後疾亦時重時輕中閒尚能訪老友陳君茂亭一談至七年辛巳二月乙未乃終於里第正寢距生於嘉慶十八年癸酉正月癸巳享年六十有九夫人宗氏先公■年歿公子三人長彝程太學生精通天文算法公嘗與穆談及時以爲慮曰察見淵魚不祥次展程光緒元年乙亥恩科舉人三尊程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高郵吳嵩泰次適泰州唐恩祥孫三人啟詵增詵祥詵

《續碑傳集》卷七五

龍泉老牧傳　馬其昶

龍泉老牧者合肥徐君子苓自署別號也君故號南陽字西叔一字毅甫先世由南昌遷廬州世農也父欽多病早世性喜振施君方在娠有道士修髯古貌自言遊峩眉來到門乞齋已忽不見家人報產兒故遂小字曰道士岐嶷穎異涉學多通既孤貧不能自存太守劉耀椿奇賞之期以國士爲資給其家少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究心天下利病顧視儕輩皆無出己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獲交湘鄉曾文正公及邵郎中懿辰陳編修源兗張石洲穆暨他知名士皆解帶爲誠懽流傾嚮然性故介特於時俗人不能容納尤負顯者尤以氣轢之人以此畏其狂望風嫉之既困不得第歸而書文自活得錢復隨手散去久益困則以書抵故人於京師謂足下誠欲起僕之窮乎何不號於諸貴人之門曰合肥有徐生善屬文苟羅而致之不苛以恆禮自時文試帖館閣賦牋表頌誄旁及兩漢三唐樂府與夫流俗俳諧祈神餞鬼藏嬌賭盤之作唯主人之命是聽計役而與償當其快意萬言之富唾手可辦苟非其人雖千金一字不得也蓋其困彌甚其自喜亦彌甚曾公典試江西使節過廬州詣君陋巷不值賦詩一章而去於是陳源兗出守吉安再補池州君樂江南山水陳又故人也遂客其所當是時天下已大亂曾公治兵於長沙廣西寇既破武昌順流東下防江兵潰散寇遂據江甯四出侵擾安徽巡撫移治廬州江公忠源新立大功授巡撫馳入廬州治守禦陳源兗已前解池州任被檄至廬州助守君方避寇亂鄉居聞陳至亟走存問甫入而城閉寇前鋒抵派河君留居圍城中廿餘日一日陳置酒飲君酒半慨然曰嘻子好言兵迺恆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衛鄉里因强之以見江公江公固夙知君一見大喜曰何以教我迺者客有獻計籍富民財以招徠鄉勇鄉勇果何如君曰鄉民自保衛皆無足當巨寇江公曰然然吾精兵皆留江西今事急姑强子一行且聞子有老母又獨子不可徒死圍城中子幸出爲我趣鄉勇來吾開門待戰事平還籍子草露布君既感陳公之言又重違江公乃許諾以籃縋城下冒圍出未幾城陷二公殉節死鄉里富民聞前時議斂民財事雖不就皆爭齮齕君君用是益困厄無所向久之曾公水陸大舉克安慶則遣人迎致君居三年江甯平兩淮游以無事君謂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乃辭去到家解裝以所得金買黃牛一頭私心自幸天若厭亂吾與是牛蚤作而夕休更十餘年即死幸矣因自號龍泉老牧龍泉者巢湖之濱其所居山名也歲比不登蝗大起復飢騷四走風雪寒沍中酒成痺病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作於是乃太息曰皇穹不佑載犁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畝悲夫自是仍時時鬻文遊公卿閒同治五年揀選得知縣不樂爲吏改教職選授和州學正未上事州牧游智開循吏也固要之往比至聞學師爭諸生贄金薄厚笑曰是尚可爲邪徑去不顧光緒二年年六十有五其夏有鵩鳥飛集書室侍者逐不去臨之越日二大鵩率雛小鵩數百樓園樹瓦摵牆屋格格有聲君曰此賈太傅所謂服鳥也吾其行矣遂卒君於醫卜相人之術一皆擘習尤雄詩筆著有敦艮齋詩文存六卷配楊氏生子二長源伯次元叔才而早死君上世五傳皆單丁至源伯乃有孫五人

馬其昶曰予客合肥聞其先輩有三怪之目蓋謂君暨朱默存王謙齋而三子及見王君年八十猶健爲詩述君行乞爲之傳且言君師事姚石父先生其文學亦乃傳業桐城予其勿辭果敏公英翰者起安徽州



縣。至巡撫，故與君爲昆弟交。一日，君微衣詣巡撫署，果敏屣履出迎，酒酣樂作，君乃言曰：大難初夷，百廢待飭，而君輩爲大官者，固樂甚乎？僕老矣，殊不慣此。因起趨出。果敏亟謝曰：謹受教。即命徹樂，固請乃留。其正辭不阿，皆此類也。今年余來合肥，王君已前卒，偶與李生國松讀君文，歎其絶人，又頗惜其多無聊應俗之作。今誠能要刪之，亦足以不朽。李生請任校刻，予乃錄存其文一百餘篇，分類編次，皆可觀，而君子源伯適於其時持狀來謁文也。蓋其年亦且七十矣。因頗采君所自著文及王君語次之如此。

《續碑傳集》卷八一

戴存莊權厝志　方宗誠

咸豐五年十月十八日，吾友戴君存莊病卒於懷遠。訃聞，余慟哭失聲，深巖幽谷之中，隨所坐地爲之涇。烏乎！余避亂柏堂甫二年，始聞吾友馬命之殉節於舒，哭之爲之傳，編次其遺集，未幾而吾友張小嵩復隨宿遷張公戰沒於桐，吾與存莊會哭於僧舍，屬余謀尋其尸斂之，兼爲作傳，教育其孤與弟。乃至今而又哭吾存莊焉。天生才之難，才而足以用世則尤難，是三君者匪徒一邑之才，天下之才也。乃人多忌嫉摧折之，惟恐不力，而天又若陰助其虐，以速其夭亡，使雖欲謀一邑之安而不可得，而不才如余者，世無所可用，徒留其身以哭吾友焉。烏乎，其何以爲懷邪？初，桐陷後，命之既起義師陣亡，小嵩日奔走舒營圖收復，君亦與文君鍾甫、徐君晉生籌餉結義民，請兵於各大帥，久之不得。君發憤上書撫軍，極言用兵之道在神速，設伏出奇，宜乘閒分兵襲桐，以斷舒廬賊後，不宜坐擁重兵於一隅之地。又著草茅一得，謂今日之事，最要四端：一嚴軍令，一求將才，一明賞罰，一籌大局。軍令不嚴，高官厚賞不能得其死力；將才不求，大帥一人不能衝鋒肆應；賞罰不明，雖有軍令將才，人心不可得而固；大局不籌，雖有目前克捷，賊勢不可得而滅。賊不急滅，設再有不軌之徒，乘閒竊發，或兵燹之後，繼以凶荒，則事有難爲者。又論嚴法令、明教化、勵氣節、改科舉、破資格、久任使、肅軍政、省例案、節財用、禁奢侈，皆按切時務，反覆至數萬言。上之副憲袁公。袁公極重之。及臧公之敗也，賊聞君曾籌餉請兵，又入營蹤跡，掠其家，夫人李氏、妾劉氏被執殉節。君聞之，益慷慨報國，遂走臨淮見袁公。當是時，舒廬駐重兵，與賊相持久不下，袁公復以被議去。君不得已，乃復上書所知大府，以爲自古用兵，未有不先嚴軍律而能殺敵制勝者。當今大計，宜急請皇上大震天威，起用從前著有成效，爲天下人心共向者數人，重其事權，嚴其責成，速圖會剿，俾之自請將官，廣求奇才，開言路以收羣策羣力之效。蓋君性伉直，勇言事，又義憤所積，故奮不顧身，且忘其越位犯分也如此。而卒鬱鬱得疾以死，烏乎悲夫！君少有異才，思以詩文名世，壯歲遊方植之先生之門，乃奮志爲通經致用之學。嘗著書傳補商，貫穴漢宋，多前賢所未發。道光己酉科中江南鄉試第四人，庚戌、壬子兩上公車，皆勤訪當世人才賢否，民生利病，深思所以整齊之方，制治防微久遠之策，有公車日記數卷。今天子新即政，銳意求治，詔許直言，君因條舉數端，分別邪正，指陳利弊，先後上書於呂侍郎賢基、陳給諫壇、羅通政惇衍、曾侍郎國藩，其言多關政理之大。乞其陳請以振士氣，慰天下望。陳給諫據以入奏，其後罷斥誤國數大臣，由君發之也。呂侍郎奉命團練安徽，君又十上書論事宜。其在懷遠，聞亳州土賊張洛刑聚衆僭逆，復上書撫軍，謂不速剿，後又爲巨患。袁公之被劾也，君亦上書撫軍爭之，且爲鳳潁二郡人士作書辨其冤。烏乎！君之才其見於言者如此，雖皆空談無施，然其志則亦可悲矣。故余嘗論余執友數人，使以命之爲太學師，倡明正學，鍾甫、小嵩膺民社，而君爲言官，余以散才左右其間，必皆有卓卓建立於世者，乃竟不得稍伸其志以死。今惟鍾甫存，而齒已衰。烏乎！天乎！是豈吾一人之不幸，亦豈吾一邑之不幸已哉！而吾黨之孤，則尤爲可悲也夫。君名鈞衡，字存莊，號蓉洲，姓戴氏。卒時年四十有二。子三，先殤，以兄子心杰爲後。心杰奉君喪歸，權厝於龍眠山，請余爲誌。余既爲君編遺集成，因抆淚爲之銘曰：

鬱抑侘傺心煩冤，志恢土宇奉至尊。陳詞無路叩帝閽，皇皇霸上又棘門。充耳莫聞氣潛吞，顛沛不悔炎炎言。婞直亡身赤心存，紀辭伐石壽乾坤。

《續碑傳集》卷七九

誥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荇農府君行狀　周禮昌

從兄光祿公諱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晚號自庵，湖南長沙人。先世籍江右豐城，明洪武初以始遷祖榮祿卜居長沙之塘沖，遂爲塘沖周氏。

自是以來世有隱德十一世祖沖元遭張獻忠之亂斷臂不屈行詳邑
乘公其仍孫也曾祖豐甲國子監生祖大羅從九品父時雍嘉慶戊寅
恩科舉人浙江泰順縣知縣三代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雷曾祖妣姚祖妣任祖妣陸妣劉皆
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稟在襁褓聞書聲輒歡躍稍長舉止若成人經
史過目輒成誦八歲即能爲詩下筆驚老宿年十八補縣學生時贈
公之官瀏水視事甫六月以勤民遘疾卒凶聞至公驚慟攜一老僕匍
匐千餘里奉以歸服闋益肆力於文與從兄湖北襄陽通判壽祺讀書
城北之聽櫓園維時湘中大吏如吳中丞榮光王方伯藻皆能以宏獎
風流爲己任尤偉視公而新化鄧廣文顯鶴湘陰李太史杭吳孝廉淮
善化淩工部玉垣孫侍讀鼎臣兵部頤臣昆季皆與公爲文字交遇有
彥集一紙出湘中傳頌歲庚子公以優行貢七遇考錄輒雄其曹甲辰
恩科中順天鄉試舉人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授職編修時族叔四川龍
安知府有萱以翰林官部曹從兄內閣學士玉麒刑部主事道治先後
入詞館號稱極盛而一時人傑如曾文正公毛文達公鄭慈愼公及侍
郎郭公嵩燾咸在京邸以文章道義相砥礪壬子
大考二等超擢侍講轉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時粵寇犯湖南督師賽尚阿總兵和春逗遛不戰公疏
劾之并條陳討賊事宜入則有
皇上不惜千萬帑藏拯民水火而諸臣忍心老師靡餉坐失事機等語
一時服其敢言後賊踞金陵分股北犯公連上封事
召對稱旨
命在巡防王大臣上行走兼辦京畿團防時防禁嚴有鄉愚十七人入
城爲防卒偵獲當事擬以賊諜論公廉得實趣令釋之或恐忤長官指
公毅然曰我豈以十七人性命阿附權貴哉卒釋之其不畏強禦多類
此然卒以論列切直爲時所忌旋奉劉太夫人諱旋里曾文正治師湖
北擬奏請襄贊軍事以毀止公亦夷然不以介意當時練兵籌餉諸大
政文正屬有咨訪公亦盡言無隱服闋後入
朝供職迴翔詞苑又幾十年而公才名徹中外如高麗國相李裕元乞
公作嘉梧室記高麗侍讀閔翰山乞公訂正詩集蓋不徒雞林賈人聞
風爭購已也同治丙寅大考二等遷庶子充
實錄館纂修總校庚午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

穆宗謁
陵公備扈從
召見
行在
迴鑾後擢授詹事旋
命署戶部左侍郎公領度支精核強記曹司不敢欺以方又嘗以
穆廟新政不宜就邊疏請
躬行典禮朝論韙之
今上登極遷內閣學士丁丑復奉
命署戶部未幾以足疾蒙
恩予告庚辰
皇太后違和江督劉公坤一疏薦公醫公以疾辭遂不出於宣武城南
構宅以居日以著述爲事著有思益堂文集十卷詩集二十卷詩餘四
卷日札六十卷前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後漢書注補正八卷三國志
注證遺四卷五代史注纂注補續一卷宮闈文選十卷行世公平生無
書不讀尤癖嗜班書手自丹黃書眉行間塗染殆徧校補顏注藁凡十
有七易先後分校鄉闈者一主武闈鄉試者一教習庶常者一
廷試閱卷讀卷者四餘事作書畫耄老不倦其精密有非少年所能及
者嗜古人眞蹟極搜篋典衣以購其待人無疾言遽色尤以引掖後進
成就人才爲汲汲故一時才俊皆樂與之遊得其陶成而騰達者蓋不
之人而公之設施乃止於是豈勤攘人忌者天亦不稍假借之耶公生
嘉慶十九年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光緒十年甲申十月二十七日壽七
十有一十二年丙戌五月初十日葬善化河西鄉石坤山首艮趾坤元
配金嘉慶丙子科副榜諱友蘭公女
誥贈一品夫人生嘉慶二十年乙亥正月初六日以同治二年癸亥二
月初二日前卒葬長沙之觀音井山公孫衍齡改而合諸左道室李
贈宜人馬
贈宜人皆以次祔公左右繼室張
誥封一品夫人男子子四長潤蕃郡庠生四川補用直隸州知州鈞連
縣知縣以公歿後十有三月卒次瀹蕃同治庚午科順天鄉試舉人分
省補用直隸州知州次濬蕃國子監生皆前卒次泗蕃幼殤女子子一
適刑部主事山西候補知府餘姚何葆恩孫五人長衍齡同知銜候選
知縣次衍慶次衍祐三品廕生次衍富次衍庭曾孫二鼎新鼎連衍齡
念公渴葬而納壙之文闕如爰述隨侍所得屬禮昌狀謹掇擇次之如
左俾立言君子賜銘誄而加采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九

徐時棟　高學治　龍啓瑞　孫衣言　成孺
劉傳瑩　孫鏘鳴　劉毓崧　蔣春霖　鍾文烝
李祖望　薛時雨

徐先生墓表　董沛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柳泉徐先生卒、年六十。其友董沛流涕言曰、自謝山太史歿、吾鄉之學統幾絕。先生以經術文章主盟壇坫、後進高材生咸北面稱弟子、四方知名之彥以事之四明者、皆願望見顏色、出所業相證問。而不佞游處三十年、時以一得之愚請益於先生、而先生時啟發之。嗚乎、一老東南人才所覜爲標準者也。今而後吾黨之士、其誰爲質耶。先生名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其先出偃王、在太末者爲大宗。唐光化閒、自衢遷台。宋南渡後、自台遷明、遂爲鄞縣人。曾祖嘉獎、卜宅月湖之西。祖廷芳、父桂林、出武生、授營千總、詔旌義行。母李氏、陳氏。先生爲義行第三子、陳出也。姿性通敏、委己於學。成諸生、充道光癸卯優貢、旋中丙午舉人、以輸饟授內閣中書。自其少時、有志著述、兩上春官、卽家居不復出。湖西煙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夜不倦。對湖居人恆以五鼓望先生燈火、候晨旦燈滅、俄頃而天明矣。洎遷城西、遭兵火之厄、圖籍俱盡、乃營新宅、購藏如其舊、寢息於中、老而彌篤、窮年兀兀、著書數百卷。余屢館其家、恆出其篋笥之帙、而相與討論之、故知先生之學者莫余若也。先生覃思精詣、治經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眾難、故不蹈近人墨守之弊。尚書湯誓有二、一爲伐桀、見於今文、一爲禱旱、錯見於古書。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誥、而禱旱之誓湮矣。先生正之、則有逸湯誓考。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子所獻亦僞書也。近代崇漢學、捧以爲眞、先生非之、則有三太誓考。言詩音者始自陳第、亭林、顧繼之、往往以漢魏之韻強合古音。先生以詩證詩、分爲七部、而周人之韻著焉、則有詩音通。避寇建陝、閉戶說詩、以蓼莪爲告密、以葛生爲悼亡、以猗嗟爲詩壻、以賚般爲祭太山之詩、以下武爲美成王之作、其他箋釋雜引諸經解之、則有山中學詩記。讀充宗之書、而嫌其疏也、則有春秋規萬讀。西河之書、而斥其妄也、則有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又嘗補朱輯之逸經、校畢刻之呂覽、以暨羣經、國語、皆有論著。此則先生羽翼經傳之功也。四明舊志、宋元凡六家、先生購而刊之。其考異也、曰札記。其補闕也、曰佚文。其述諸家之傳也、曰作者。其摭前人之議論也、曰雜錄。而山經、鄉志之屬、以其目附焉、曰餘考。爲宋儒袁正獻公請從祀、創四明未有之舉、詳其本末、曰事實錄。考其系代、曰世譜略。舒氏子孫刊文靖遺集、屬先生審定之。先生參核羣書、以糾近刻宋元學案之謬、曰新校廣平學案。邇年修縣志、嘗事請先生主之、商搉凡例、仿史館列傳之體、徵引文句、各注本書、（至孫刺史傳此僅校文范書引文句各注本書）所采踰千種。建議爲貞烈節孝請旌、一邑至千餘人、而擇其尤著者人自爲傳、以列之新志。搜訪鄉先正詩文、上自漢唐、以迄於元、踵諸家耆舊之集、而益所未備、凡數十冊。此則先生表章文獻之力也。他所撰述若偃王志、若北宋譜疏證、若言行記、思舊記、皆徐氏一家之書、亦精確可傳後者。先生論文、漢以司馬氏爲宗、而參以劉向、唐以韓氏爲宗、而參以柳宗元、故所作宏深雅健、奄有眾長。詩則浩浩直達、無門戶之習。樂府法漢魏、詞近蘇辛、其餘事也。詩集十八卷、已梓行。文集四十卷、以命其甥葛祥熊刻之。我朝二百餘年、經術如惠定宇、江愼修、王伯申、文章如姜西溟、惲子居、姚姬傳、皆元明以來所不易見、然而兼是二者、自望溪、皋聞而外、亦無多焉。望溪研究義理、而不甚長於考證。皋聞則申明漢儒、猶是專門守己之學。其文章雖無愧正宗、而經術則各據一是也。先生之文章中立乎方、張之閒、蓋庶幾矣。至其沈潛遺經、援據古訓、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講學諸儒亦闡發不遺餘力、信乎其爲通儒者。前娶朱氏、同縣人、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卒、年三十三。再娶葉氏、慈谿人、咸豐十年十二月五日卒、年三十五。先生甫四十、立仲兄子隆壽爲後、以佐振議敍九品銜。後納妾鮑氏、奉化人、生子隆鬻、尚幼。女四、長嫁舒懋敬、次嫁吏部主事凌忠鎭、三字吳世粟、四未字。孫三人、正塘、正堤、正坫。孫女二人。先生卒之明年、隆壽以四月朔日葬先生於縣西南王杜隩、陳徵士勱爲之誌。又明年、乃請表墓。嗚呼、三十年來、先生之益我多矣。余幸得稍知古今、而不以荒陋自畫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臨歿、猶嗚咽執余手、鄭重以遺文相屬。今而後四明之學統、其誰繼之耶。不腆之文、以表先生、余非徒哭其私也已。光緒元年四月、同縣董沛表。

《續碑傳集》卷八〇

皇清內閣中書柳泉徐君墓誌銘

余交徐君四十年，辱知契深且久。而君少余九歲，余謂君他日當誌吾墓，君亦笑而諾之。人事難知，君竟先余而長往矣。將葬，其子隆爵乞爲銘。荒落如余，何足以知君？然屈指儕輩，僅有存者，惟余猶知其什一二也，乃敘而銘之。君諱時棟，字定宇，又字同叔，號柳泉，鄞人。父諱桂林，由武生爲營千總，贈奉直大夫，以義行旌。前母李氏，贈宜人。母陳氏，封太宜人。贈公六子，君第三。五歲入塾，贈公督課綦嚴。十六而孤，鋭意務學，與四弟子冊互相砥礪，並負時名。既補諸生，學使南海羅公命呈所作詩、古文，歎爲異才，遂充道光癸卯優貢。子冊以是科舉於鄉，成乙巳進士，官西曹。明年丙午，君捷秋闈，兩應禮部試。尋丁內艱，服闋後，不復赴，以助餉授內閣中書。君家月湖之烟嶼，因以烟嶼名其樓，聚書充之，日坐臥其中。上自經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覽，焚膏繼晷，徹夜不倦。後遷城西草堂，藏書益富，學亦益進，發爲文章，滔滔數千言，事理洞達，見者疑爲不假思索，而君實研精覃思，一字一句無不斟酌出之。敘事似子長，體物似子厚，持議似子瞻，旁及詩歌，浩落自喜，而樂府入漢魏之室，尤其至也。君嘗謂立言不本經術，即工文亦無足觀。然經義宏奧，歷二千年之箋解，竟有未發其覆者。故其治經獨抒心得，證據鑿鑿，幾奪前人之席，成一家言。尤留心鄉邦文獻，嘗校刊宋元四明六志，與余往復箋札至百數十通，別爲校勘劄記，附以佚文、作者傳、餘錄、雜錄。又嘗集同人爲袁正獻公請從祀，考證事實，窮日夜之力，成正獻從祀錄、正獻世譜略。復因爵文靖後人之請，成新校廣平學案。近方纂修縣志，搜採精博，病未卒業，士論惜之。吾浙徐氏多祖偃王，漢以後紀載每有貶詞。王墓在鄞，錢志疑之，君據周秦古書及史記正義以匡其失，成徐偃王志。又集東坡表忠碑字，作先德銘，刻石祠中。生平所著，於書有逸湯誓考、三太誓考、召誥解。於詩有山中學詩記、詩斥。通諸經、論孟各有論說，別爲烟嶼樓經說若干卷。他若朱氏逸經補正、毛氏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春秋規萬則糾近人之謬。國語韋注正誤、呂氏春秋雜記則訂古注之譌。其餘雜有撰述，皆卓然可傳後者。同治癸亥，草堂燬，稿多亡失，惟逸湯誓考、宋元六志、袁正獻從祀錄、新校廣平學案、烟嶼樓詩集已梓行，其手定文集四十卷及已成、未成諸書，臨沒屬其甥爲祁熊、門下劉鳳章整理之。天不終厄斯文，豈竟聽其湮沒也耶。君性坦白，而詞多亢厲，有睥睨

一切之概。人初憚之，久亦信其無他。座客常滿，高談酣飲，殆無虛日，而於聲妓徵逐之娛，掉頭不顧，則又自古才人名士所希有者。才識既優，親友以疑難相質，得一言，各當其意。以去年前軍書旁午，當道屢延君共事，君屏謝冠蓋，閉戶著書而已。丙行敦篤，待宗黨交遊恩誼周洽，大抵取法贈公，然在君非難能者，姑略之。卒於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年六十。配朱孺人、葉孺人。君年四十，立仲兄子爲後，即隆壽，議敘九品。後納妾鮑氏，生子隆鑄，尚幼。女四，長適舒懋微，次適吏部主事淩忠鎮，三字吳世粟，四未字。孫二，正塏、正堤。孫女二，長字朱允煒，次字吳愷澤。君自營生壙於縣西南王杜墩，將以同治十三年四月癸酉朔，窆其兩孺人，預爲葬記，未及期而君卒。隆壽乃以其日奉君柩與兩孺人合葬焉。銘曰：天生才，良不偶，天忌之，將誰咎？光能熊，留劫後，藏名山，尚不朽。

敕授文林郎、廣西知縣，俊舉孝廉方正、特旨揀發江蘇知縣，同邑陳勱撰。

陳勱撰《煙嶼樓文集》附錄

高先生傳

高先生諱學治，字宰平。其先自山陰之前梅渡江而宅，爲仁和人。先生生則扶義倣儻，樂文藝，無幾敵，皆取。弱冠游同縣勞權、勞格兄弟間，慕其倜儻，始刻苦求樸學。勞氏多藏書，自何焯、盧文弨、顧廣圻所校鈔，置百種，得盡假讀，深居治三禮及四家詩、旁舉金石，亦好宋明儒書，以貢生還爲程訓導。是時歸安徐有壬書四元術，仁和勞權善校讎，德清戴望好爲故訓，皆時夫集。望年最少，性感槩不與時俗偶。每至，見他人所論箸，即曰爲先生獻獄。先生曰：諾。望即取書反覆檢之，證一事、敢一事，曰：爲先生奏悲痛。先生曰：諾。望則倚榻振懾，聲振林木。當是時，先生最催及望治公羊春秋，與先生異術，勞權亦死，先生始不說經。炳麟見先生，先生年七十五六矣，猶日讀書，朝必寫百名，書雖倦不臥也。問經事，輒隨口應，且令讀陳喬樅書。炳麟曰：若不逮陳奐矣。先生曰：長洲陳君過拘牽，不得騁。炳麟問孫星衍，且及邁。先生曰：邁書置之，禹貢鄭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孫君曰：昭導勸也。忠信爲周，說昭爲勸，則是言忠信王，何其紆曲無文義邪。炳麟曰：大康失邦，及仲康至相世，天子守府，有斟灌、斟尋之地耳。地理志北海郡有平壽、壽光二縣。應劭曰：平壽，故斟尋；壽光，故斟灌；斟城、灌亭皆在焉。然則周王者，壽王也。地本名壽，漢世因以名縣。古者遷都則國號從之。商更爲殷、西更爲周、唐更爲晉是也。天子依壽爲行在，故不曰夏王，稱壽王矣。古文周壽聲近，柯或作蜀，其例也。望文生義，言忠信王，末之思也。先生稱善，且曰：若是，逸書則可說矣。雖然，不見篇帙，從朽壁中得一二語已，拉雜者，輒以施訓，若得完書，當云何。炳麟由是說經益謹。先生語炳麟：惠、戴以降，樸學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義無卓絕可稱者，方以程朱儗也。視兩漢諸經師堅苦忍形、遯世而不悶者，終莫能逮。夫處陵夷之世，刻志典籍，而操行不衰，常爲法式，斯所謂易直頭中君子也。小子志之。炳麟拜受教。先生爲人宜髮而髯，以好金石，財略盡。子保徵善治生，先生得取給，常薄滋味，發形，故得壽考。以清光緒二十年，年八十一卒。病時，語其子保康曰：居亂世，無累累如樗棻，吾聞諸朱用純矣。薪以冬甘，疢疾者將以定而性也。既病甚，保康常采庭華進，先生說之，頃之，又進黃甘，枕上命徹之，曰：自病莫如貪，既得華，復樂此邪。其自敕如此。子二，保康、保徵。

章炳麟撰《太炎先生文錄》卷二

龍啓瑞傳（繆荃孫）

龍啓瑞、字翰臣、臨桂人。（[illegible]）道光二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侍講升用。七月、簡湖北學政。（事略）湖北人士知禮尙文、啓瑞專以根柢之學振之、著經籍舉要一書以示學者。（[illegible]）又以學政之職有三要、一曰防弊、二曰厲實學、三曰正人心風俗。（[illegible]）故所作文檄告誡周詳。（[illegible]）三十年、丁父憂回籍。（[illegible]）咸豐元年六月、廣西巡撫鄒鳴鶴奏辦廣西團練、以啓瑞總其事。二年七月、省城圍解、（事略）以守城出力、以侍講學士升用。（[illegible]）五年、入都供職。六年四月、授通政司副使。十一月、簡江西學政。七年三月、遷江西布政使、（事略）治理蒸蒸日上。（[illegible]）八年九月、卒於官。

（事略）啓瑞切劘經義、尤講求音韻之學、貫穿於顧、江、段、王、孔、張、劉江諸家之書、而著古韻通說二十部。（事略）其論古韻寬嚴得失曰、論古韻者、自顧氏以前、失之疏、自段氏以後、過於密。江氏酌中、亦未爲盡善。顧氏規模粗備、其攷據精碻、有不可磨滅者。段氏分之脂支三部、發前人所未發、餘所分者、求之古經、率多可據。雖分配入聲、未極精審、不免千慮一失、然而分合周備、條理井然、可謂文而不煩、博而知要者矣。後之陽湖張氏、高郵王氏、曲阜孔氏、歙江氏、諸子之學、博足以綜其審變、精足以定其指歸、皆由段氏精而求之、以極於無以復加之地。則張氏之分二十一部、與王氏略同、其依據說文、折衷經韻、使人觀形可以得聲之誤、復審音可以定形之譌、而於通轉流變之閒、尤能言之盡意。同時武進劉氏復有詩聲衍之作、觀其序論及標目部分、蓋亦竊取張氏之義而爲之者。其論入聲同部異用及異部同用、較諸家尤爲明備、覺段氏之精於說文、猶未見及。張氏有言、凡言古韻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廣。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脈絡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韻可通、亦不至因各韻而疑一字之不可通。啓瑞服膺是言、故今之集古韻也、意主於嚴、而其爲通說也、則較之顧氏而尙覺其寬。其分也、有所以可分之由、其合也、有所以得合之故、皆爲剖而明之。不敢拘前人成說、不敢執一己私見。亦曰參之古書、以求其是、質之人心、而得其安而已。其論本音、論通韻、論轉音、皆確有據依、而以論通說總之、故以名其全書爲。（古韻通說）他著有爾雅經注集證三卷、經德堂集十二卷。（事略）

《碑傳集補》卷四一

孫太僕家傳（姚永樸）

孫公諱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世有隱德、曾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穎異、書過目輒成誦。道光三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咸豐初、授編修、入直上書房、擢侍講。會英吉利法蘭西聯軍犯天津、京師戒嚴、公兩上疏、請速定戰議、以言切出知安慶府。時安慶陷於粵匪、行省僑置廬州、公至、巡撫翁文勤公俾護按察使、尋以疾歸。及曾文正公總督兩江、安慶克復、馳書招之、遂權鳳穎六泗道。巡撫喬公松年治軍臨淮、倚之如左右手。丁母憂、擬奏請留軍、公力辭。服闋、乃應兩江總督馬端敏公之調、權江寧布政使。馬公爲盜所刺、詔尙書鄭敦謹、江蘇巡撫張之萬就鞫江寧、有言疑其獄者、公謂封疆大臣被戕、非用重典、不足伸國法、議始定。曾公繼爲總督、奏江寧鹽法道。

適有旨命保堪勝兩司者、以公應擢安徽按察使、遷湖北布政使、調江寧。所至皆以廉勤自矢。每日黎明起治官書、至夜分乃罷。其在皖時、歷平反冤獄。厥胥吏尤嚴。嘗按一執法吏、布政使祖之。公堅持不移、卒論如律。在江寧數年、綜覈鹽務、釐捐積弊、中飽悉祛、庫儲充裕數倍於昔。總督時爲沈文肅公、賢者也。其會試又出公弟葉田學士門、然用法稍峻。候補道某希旨、每訊獄入多出少。公規切之、某大憾、搆之於沈公。會有殺人者、不得主名、某執途人鍛鍊成獄。江寧令疑之、以告公。公曰：某君欲遷官耳、獨奈何殺人以求之乎。急白沈公、而沈公先入某言、笑曰：此宜非長厚者所樂聞也。故事、人命案必由藩臬會詳、沈公以公持異議、乃徑下某論死。公以是與沈公不相中。內召爲太僕寺卿、尋以疾返里、而某擢兩淮鹽運使。及沈公薨逾兩年、是獄眞犯以他案牽連發覺、後任總督以聞、某坐革職遣戍、而公以未會詳得免議。公論學宗宋儒、爲古文辭守桐城方氏、姚氏緒論、出入馬、班、韓、歐閒。詩嗜山谷、詞嗜蘇辛。尤喜考其鄉先輩軼事、嘗以黃太沖、全謝山宋元學案於永嘉諸儒猶未備、更搜補爲永嘉學案。又編其遺文爲永嘉集內外編、而別刊陳止齋、葉水心兩集、校勘皆精審。其所自著曰甌海軼聞、曰遜學齋詩文鈔。

光緒十六年卒於家。

論曰：昔顧亭林、方望溪、劉海峯皆言文人不當爲顯官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吾家惜抱府君則曰：唐時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篇、以覘其才。今史館大臣傳率鈔錄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事蹟遂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丙辰春、永樸客京師、公從子貽澤因邵君伯絅以公之行述來乞文、爰論次之、爲家傳、俾藏於宗祏。修史者儻欲求公之行事、則斯文亦可備甄采也。

（碑傳集補）卷七

成先生行狀　馮煦

曾祖應洤、本生曾祖邦殿。祖林椿、本生祖紱。父載勳。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成孺六十八狀。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寶應成先生卒。先生江淮大儒、百行純備、而孝尤絕人。煦既誌諸墓矣、會國史館有儒林之徵、學行如先生不可以無傳也。爰疏其著述之大旨歸之、其爲誌所未具者、別爲之狀、俟史官采焉。先生學凡三變、二十攻詞章、三十攻攷證、四十攻義理、爲之必要其成、行之必蘄其安。著書凡數十卷。夫易有太極、道之大原、濂溪明之于前、考亭尊之于後。後儒不根、轉相疑謬、先生悠然有會、折周、朱同異之故、而得其衷、爲太極衍義一卷。百工一藝、莫不有師、矧在儒者。二千許年、派別緒分、主于一善、爲我師錄一卷。百世之師、鄒魯而後、厥爲紫陽、爲紫陽學則二卷。登高者卑、行遠者邇、尼山權輿、實始下學、爲必自錄二卷。下學維何、倫常日用、聖凡不易、是曰庸德、爲庸德錄二卷。生安學利、知行不強齊、盡人所能、惟困與勉、爲心巢困勉記一卷。四德首元、五常首仁、仁有體用、道由而生、爲論語論仁釋一卷。天命之性、在明明德、徹上徹下、此其歸極、爲明明德解義一卷。道不自私、傳之其人、博文約禮、湖湘斷斷、爲長沙校經堂學程一卷。趙宋代嬗、多有體無用之儒、爲世訾警、先生病之、取魯論論政者條舉件繫、斷以後儒之說與當時之宜、爲山東政教錄三卷。深識我朝學術升降與其次第傳受之緒、爲

大清儒學案目錄一卷、學案備忘錄一卷、國朝師儒論畧一卷。承學之士各尊所聞、爲語錄若干卷。此先生義理之學也。疇人失官、世離其業、先生于歷通三統、下逮時憲諸術、于算申中抑西、不阿世好、爲尙書歷譜二卷、春秋日南至譜一卷、太初歷譜一卷、五經算術補注二卷、步算釋例六卷。古之方輿、禹貢始詳、漢志所援、尤爲精確。先生本孟堅之說以釋之、復旁取百家、證通疏滯、爲禹貢班義述三卷。等韻之學、倡自崑山、江、戴、段、王遞相祖述、先生通諸家之郵、而益之邃密、爲詩聲類表一卷、切韻表五卷。單辭片義、確有心得、大鳴小鳴、隨其所叩、爲經史駢枝若干卷。此先生攷證之學也。左氏有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先生蚤宗昌黎、晚法廬陵、沛乎煥乎、足以載道、爲文錄若干卷。陶寫性靈、莫善于詩、先生得淵明之超、得子美之深、爲詩錄若干卷。詩可以興、百代懲勸、以今視昔、其則不遠、爲可興集六卷。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爲寶應儒林文苑事畧各一卷。有美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爲成氏先德傳一卷。此先生詞章之學也。[illegible]之三者、魁儒碩師窮畢世之力、得一已難、而先生一人兼之。嗚呼、成矣。抑先生嘗謂煦曰、學有三宗、義理孔子所謂識大也、攷證孔子所謂識小也、詞章則發明斯二者者也。皆道之所在也、然亦不可無本末輕重之差。故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觀于此言、可以知旨歸之所在矣。先生樂善不倦、其所與切磋者、義理則朱司馬百順、裴廉訪蔭森、陳觀察彝、攷證則高文學均儒、陳孝廉裕、劉明經毓崧、茆文學泮林、祁文學寅亮、劉孝廉恭冕、詞章則孔太僕繼鑅、喬孝廉守敬、並一世之望。教授數十年、門弟子著錄者衆、若張荔生、潘詠、孔廣牧、姚江其尤著者也。煦事先生久、知先生深、于國初諸儒各得其近似、而集其大成、博綜經術、行己有恥、似顧亭林、通天地人、歸于經世、似黃梨洲、操履嚴密、一介不苟、似張楊園、廓乎有容、無所黨伐、似湯潛庵、澹其物外、獨全其天、似李二曲。今顧、黃氏既爲儒林之冠、而張氏、湯氏、李氏皆配食孔廟、先生規之是一是二、然先生隱居學道、深自韜晦、不汲汲求人知、人亦鮮知之者。論先生者、當知煦非阿其所好也。

甲申九月、金壇弟子馮煦謹狀。

清故寶應縣學生成先生墓誌銘　馮煦

寶應自朱止泉、王予中兩先生以正學倡其鄉、學者漸之、彬彬嚮儒術、達材成德、先後相望。吾師成先生晚出、尤大且醇。先生性孝、父沒三日、哭氣絕而復屬者再。授經養母、母所欲、必百計致之、忘力與財。歲饑、家人或不得食、而奉母不少損、又懼傷母心、輒戒家人、戛槃盂於堂、若會食然。非省試暨學使者試、無百里之游。三十後遂絕科舉、不忍一日去母也。母苦嗽、寒夜尤劇、先生屏息牖戶外、廉其衰數而調劑之、或至申旦、歲恆數十夕。既旅金陵書局、舍母江寧城北、有池沼花木之勝、母游而樂之、時母年幾八十、先生亦越五十矣、依依左右、爲孺子慕、識與不識僉曰孝子、孝子。然先生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食飲之節、各得其宜、有禮經所未嘗言、而先生以積誠通之、其曲艱隱、動履之若固然。先生且不自知、又豈他人所及窺邪。乾隆中葉、宗尚攷據、一二鉅公標志於上、號爲漢學、而斥義理爲宋學、爲漢學者

斤斤焉一名一物是究、而立身行己之大、或與經訓相謬盭、尤好譏訶宋儒、以自矜異。為宋學者又不事躬行、而唯門戶之辨、空疏無用、重為世詬病、少有識矣。兼綜漢宋兩家而持其平、然亦無本末輕重之差。二者所執雖殊、學術之不明一也。先生為學不耑一家、凡歷算方輿、典禮音聲、訓故之屬、旁及古文辭靡不洞徹穴幽、有所纂述、而折衷於程朱、操履敦竺、恥為空言、一屏主奴出入之習。與門弟子論學、亦以主敬窮理為宗、又隨其材器而牖之、不囿於一格。庚辰主講長沙校經堂、為博文約禮兩齋、世尤則之。氣專容寂、終日危坐、嶷然若槁木之枝。及與之親、則一溫且恭、人人得其欲以去、又若時雨之澤萬物。處鄉黨、宗族閒、勤禮而務施、憂樂之如一體。口不道人過、下至兒童走卒、唯恐有傷、而是非不阿、亦無以非義干者、故卒之日、無戚疏賢不肖、轉相告、若喪其所依。所交多海內之望、然絕遠聲譽、每人士會集、論議鋒起、先生獨淵默不一語。有詢其所業者、斂手謝不敏、見者不知為名儒也。先生豐約得喪雖不一措意、而國是善敗、民生利病、則拳拳不能自已。一水旱、一兵革之故、至廢寢饋。隱居著述、若友生燕語、每以正人心、厚風俗為亟。嗟乎、微用一源、粹然有得於斯道、不為風會所奪、若先生者、求之國初諸儒、猶或難之、百年以來、未之有也。著書數十卷、藏於家。先生名蓉鏡、二親喪後更名孺、字美卿、一字心巢。曾祖惡詮、本生曾祖邦殿、祖林椿、本生祖紱、考載勳、曾祖妣氏喬、本生曾祖妣氏喬、祖妣氏劉、本生祖妣氏周、妣氏劉、行誼載先生所為家傳中。生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卒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年六十有八。以明年九月二日葬縣城北台塘莊楊家花園祖塋

之次。初取朱氏、照之從母也、先三十九年卒。再取山陽陶氏、後一月卒、竝祔焉。子三、長肇麐、同治癸酉舉人、大挑一等直隸知縣。次肇鳳、殤。次毓麐、前卒。銘曰、

巖巖紫陽昌儒宗、越六百歲嗟晦蒙。先生崛起六藝通、學規大本不苟同。與物以誠敬宅中、時命屯蹇道則豐。我銘載之垂無窮。

《碑傳集補》卷三八

劉君墓志銘　曾國藩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為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偏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為銘，伐石於都下，寫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洽之三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遊，益得盡窺

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窺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己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秘本鉤校，朱墨並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為學者，何為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騖瑣瑣，不已偵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鄧氏金，謝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為養，灊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敝精於讐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徵纍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黽勉孝恭，族鄰大悅，規畫家政，條擬粗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恨，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將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慙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祖貞琨，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屬校刊行於世，俾君志也。銘曰：

亟吾之世，江漢之濆，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遊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劉茮雲傳　方宗誠

君名傳瑩，字實甫，號茮雲，湖北漢陽人，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少讀亭林顧氏、愼修江氏書，慨然以通經史立功業為志，尤熟於德清胡氏、太原閻氏方輿之學，凡字書、音韻、天文、推算、古文家之說，皆刺得大旨，日夜鉤稽不懈。久之，稍損心氣，幡然改曰：吾力勤於考據，而理道之蘊未能尋求，情殷於民物，而倫常之間動多乖失，疲精喪志，長傲增驕，其弊與習舉業志富貴利達等。於是日釋先儒書，毅然欲以盡倫復性為事，尤以審於辭受取與為甚。初，君官太學，繼室鄧氏之父資之數千金，以遂君迎養二親之志，然心常不自安。一日盡反其金，移疾歸養，將家居教授，從政於門內，庶浩然其自得也。著明性、明教、明治三篇，以詔學者，首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其得性命之正而已，性命之實著於五倫，愚不肖者日用而不知，賢者知之過，又好高而失實，此所以違禽獸不遠也。中言二帝三王之立教，皆以明倫，學校之勸懲，朝廷之舉錯，悉不外是。是以其時風俗醇厚。三代而下，惟漢置孝弟力田科，舉孝廉方正，猶存此意，故其風俗近古。自唐以後，專以詩賦帖經取士，天下悉趨於詞章記誦兩途，不復知先王立學本意，苟長於詞章記誦，則雖不孝不友、無禮無義，皆可以掇巍科，取高位而長民，輔世鄉委之，如是之人無怪乎風俗薄惡而兇荒盜賊不絕於史策也。終謂帝王之治，通乎神明，光於四海，不過盡人倫之實，推之天下，使各盡人倫之實而已。後世不乏有志治平之士，或徒以事功為意，而忽於家室彝倫之近，亦見其推之無本，行則必躓而已矣。君於先儒，獨宗宋五子及元許魯齋、明薛敬軒、吳康齋、胡敬齋，

國朝張楊園、陸稼書。先生之學，粹然一軌於正。居家數月，為日記一編，其於身心性情、事父事兄日用細微之故，隨在檢察，有不至，自責絕痛。雖病革不怠。將卒，為遺令，考之禮經，覆之會典，以權度於天理人心之宜，不欲使一事牽於習俗而留餘憾。時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也，年甫三十有一。所集有孟子要略，曾滌生侍郎棻行於世。兄子世墀、門人洪汝奎為鈔遺集，桐城方宗誠編為四卷，藏於家。

論曰：正學輟講久矣，乾嘉以來，好學之士卑者溺科舉詞章，高者以漢學攷證馳騁當世為務，身心倫常之理，力窮而務盡者鮮矣。道光間，乃有唐公鏡海、吳公竹如、倭公艮峯、竇公蘭泉、曾公滌生、何公丹溪諸先生相與講修於京師，君與曾侍郎最友善，始為博綜之學，繼乃粹然為醇儒。讀其遺令，臨死生之際而不惑，毅然欲修身以俟之，可謂篤信好學君子矣。

（續碑傳集）卷七一

清故侍郎銜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先生墓碑　婿茶孫

先生諱鏘鳴，字韶甫，號蕖田，浙江瑞安人。祖　父希曾，邑諸生。先生甫弱冠，即中乙未鄉舉，與歸安錢谷仙司業、鄞童薇研侍郎同榜，目爲三少年。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丁未分校禮闈。己酉典試廣西，留督學。任滿乞假省親。咸豐癸丑奉命會辦本籍團練捐輸事宜，遞遷侍講、侍讀、左右庶子、侍講學士。同治壬戌，轉侍讀學士，以團練事舉入都，復命供職。癸亥，總裁武會試。是年以言本籍事休致。光緒乙未，重宴鹿鳴，賜三品卿銜。庚子，以辛丑例得重宴恩榮，賜侍郎銜。是年因兩宮西幸，終日涕泣，病遂劇，十二月十三日終於里門，年八十有四，葬於縣之　山。先生科第早達，而仕宦始終翰苑，在籍又將十年，年未五十而遽罷，故其所以不朽者不在立功，而在立德、立言。初官編修，閒然與一二務實學者互勉躬行，切求民瘼，期將有所設施補救。宋時薛、鄭、陳、葉諸大師以爲性理隔於空談，經濟發於實事，貫而通之，舉而措之，世所推爲永嘉之學者。先生尋往哲之墜緒，質當代之通儒，以史學爲己任，而充之於事功，卓乎不可及已。其主試也，堅卻守土官例贈；其督學也，并卻所至守土官例宴。嘗於道光庚戌應詔上疏，痛陳督府之粉飾、守令之貪汙、軍律之放縱、士習之空疏，風俗之日非，民生之日困，請獎節操，崇經術，起敢諫之廢臣，搜通儒之遺著，推轉移之本，極責難之恭。又嚴劾軍機大臣穆彰阿爲秦檜、嚴嵩，直聲震天下。時廣西吏治積壞，羣盜橫行，按臨各府所受詞訟極多，均移咨巡撫，且駢手書數千言，爲民請命。巡撫鄭祖琛不怒，亦不省。先生太息曰：大亂其將作乎。俄而洪秀全等倡變，禍及各省矣。其會辦團練、捐輸也，於團練則不失寓兵於農之本意，於捐輸則持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要言，故鄉里氣甚固，民甚德也。咸豐辛酉，平陽亂民焚掠，先生力爲良民籌保衛，亂民恨，遂攻瑞城，焚先生廬，并大宗之幸得脫難，而家產蕩盡。其罷官也，以劾周開錫。開錫者，湘人，摭溫、處分巡，治鹽捐暨細及毛髮，民不堪命。彈章下巡撫，而巡撫素嗛先生，盡反其言，并以阻籌餉誤軍務劾之，遂奉休致之旨。其教人也，因質施術，不強一途。四十年間，所掌書院曰姑蘇之正誼，曰金陵之鍾山、惜陰，曰溫之龍門、求志。先生仰承黃、萬，旁及顏、李，不襲理學之陳言，不蹈訓詁之勦說。至其爲教，并及西書，而種痘、纖足之積習，偏喩閭閻，風俗爲之小變，仍是永嘉之學派，小用則小效也。先生家貧，而沈文肅、李文忠皆丁未會房所得士，從不通干求之函，而自食館穀，尤人所難。自著有讀書隨筆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甌大事記、周浮沚、陳止齋年譜等，題曰止庵遺書。配葉夫人，繼配林夫人。男詒鈞，優貢生；詒穀，拔貢生；詒沅、詒澤、詒職、詒揆、詒棫，皆諸生。德鴻幼。兄弟三人，兄衣言，道光庚戌翰林，官至太僕寺卿，嘗刻永嘉叢書；弟嘉言，諸生。猶子詒讓，同治丁卯舉人，著有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等書。茶孫與詒讓丁卯同譜，誼屬年家子，敢略次事蹟而爲之銘。銘曰：

經義治事，安定良規；治事鑑史，俾識安危。永嘉學術，百世所師。
先生繼起，惜不遇時；道光初政，新安主持。挫折鋒鋩，庇蔭萎疲。
寒蟬仗馬，平步軒墀；睥睨才士，言高位卑。一疏不合，罷斥隨之。
小惠鄉里，名論經帷；海日一樓，望若峨嵋。先生往矣，爲世道悲。

（《碑傳集補》卷九）

劉先生家傳　程畹

聖朝昌明經學，集古大成，吾郡如阮文達公、江先生德量、焦先生循、汪先生中，皆以經學鳴於時。其父子祖孫相繼，尤莫如王文肅公。若夫名位未彰，而家學淵源，纘承罔替，絕相類者，則有如吾邑劉先生。先生諱毓崧，字伯山，一字松崖。先世由溧水遷揚州，遂籍儀徵。父諱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研經篤行，爲世儒宗，所稱孟瞻先生者也。先生弱不好弄，長益通經，盡傳父業，諸宿儒咸驚異曰：劉氏有子。由是學問日進，名譽大起，諸司鑒者皆願得爲擧首。道光庚子，以廩膳生舉優行，貢太學。府主兩淮運司郭公沛霖延課其子，知先生深，至以家務託。最後湘鄉相國曾文正公尤禮異之。今江督威毅伯曾公曾延先生入書局，亦敬禮勿衰。先生質直之氣溢於眉宇，無貴賤老幼，一接以誠。平生無妄語，無惰容。事親孝。姑姊妹皆早寡，遺孤幼弱，就先生食，先生誨之如子，卒以有成。門無雜賓，交友久敬，或中途殂謝，待其子尤肫摯，爲謀必忠。臨財無苟。避寇以來，閱歷轉徙，險阻百出，而性甘淡泊，雖饔飧不繼，口不言貧。自訓導君爲左氏學，先生纘承前業，旁通經史、諸子百家，凡所寓目，悉留於心，或廣坐道其原委，聞者私校原書，不訛一字。精於勘校，友人或刊刻著述，多質而後定。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經傳史乘諸子通義，彭城獻徵錄，舊德錄，王船山年譜，通義堂詩文筆記，各若干卷，皆能博稽載籍，窮極根要，洞見癥結，剖析精微，尤惓惓於表微闡幽，務得古人事外之情、言外之意。爲文有物有序，不規橅前人，自成體勢。前後十赴鄉闈，多以三場賓對見遺，而先生不敢故操。己未後，遂絕意進取。生於嘉慶戊寅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同治丁卯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歲。配汪孺人，婦德母教，三黨交推。繼配黃孺人。子四，皆汪孺人出。壽曾，同治甲子科、光緒丙子科兩中副榜貢生；貴曾，亦中丙子科副榜貢生；富曾、顯曾，廩膳生。皆以通經著，持己接物，一秉先教。及見先生者，皆歎先生如未死云。

論曰：先生性和而介。余嘗以他款助其戚某，事已踰年，先生以杜方伯所刻古謠諺贈余，方遜謝，先生正色曰：此書價早取之矣。余茫然。先生曰：某人財不當取，當時即欲代還，今方報命。余大戚愧，不能出一辭焉。

《續碑傳集》卷七四

蔣君春霖傳　金武祥

蔣君春霖，字鹿潭，江陰人。生而瓌異，諷書十行俱下。性倜儻，自標置，不溺苦於章句之學。父尊典，官荊門知州，有子三，君仲也。幼隨荊門公任所，久涉鄂漢，得江山騷賦之氣爲多。道光中葉，海寓清晏，士夫雖容樽俎，文讌稱盛。君周旋先輩間，嘗登黃鶴樓賦詩，老宿斂手，一時有乳虎之目。父歿，家中落，奉母游京師，聲問日起，巨公鴻生咸折節樂與交。既連不得志於有司，乃棄制舉業，就淮南鹺官，非其志也。咸豐壬子，權富安揚大使，綱政稱最，蒲圻但運使明倫器之，久任不調。丁巳，遭母憂，始去官。君伉直，不諧俗，人多忮之。又勇施予，廉俸所入，薪水外悉以資人緩急，坐是重困，貧不得歸，挈家揚州之東臺居焉。庚辛之際，兵事方急，徐溝喬勤恪公松年、嘉善金運使安清先後爭致之。君抵掌陳當世利弊甚辨，侃侃奮發，不以屬吏自撓，上官亦禮遇之，不爲忤也。兩公既去，君憂時念亂，益牢落寡合，浮湛下僚者六七載，而年且垂老矣。同治戊辰冬，將訪上元宗兵備源瀚於衢州道，吳江機舟垂虹橋，一昔而卒，年五十一。姬人黃婉君徇焉。君故力於詩，追源究流，靡不洞丱，積藁累數寸。中歲乃悉摧燒之，語所知曰：吾能詩匪難，特窮老盡氣，無以斷勝於古人之外，作者眾矣，吾甯別取徑焉。用是一意於詞，以終其身，然亦卒成大名。晚年刪存詩僅數十篇，而傳世者爲水雲樓詞二卷，蓋幾幾飲井水處無不唱鹿潭詞矣。秀水杜方伯文瀾刻君詞於曼陀羅華閣叢書中，而宗兵備梓其補遺，同邑繆編修荃孫復彙采之，仁和譚仲修儀中詞甄錄尤富。余嘗讀君詩，沈鬱蒼健，神似子美，因刻之粟香叢書。綜君一生心力所萃，已略具於此，雖其志其學無由大伸於世，而文采光氣終必發穋於身後，沒世而名不朽者，固斷斷可知也。余獲交君猶子玉棱，得君生平出處較悉，傳之以諗後之纂文苑者。

金武祥曰：詞之爲道尊矣。雍乾以來，倚聲之學，吾州號稱極盛。陽湖張先生惠言、宜興周先生保緒，該正變，兼風諭，英絕領袖，爲兩大宗。厥後閩位餘齋，惜乖趣歧，家鶩眾術，稍稍衰息。鹿潭起而嗣緒以振，相望百餘年間，水雲一家遂與茗柯、止葊三鼎其足。天所以蹇其遇，嗇其年，坎壈其身，以昌其詞，庸偶然耶？仁和譚獻曰：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推挹至矣。知言哉！知言哉！

《續碑傳集》卷八〇

鍾文烝傳

鍾文烝、字殿才、少負異稟、卽通小學。年十二、應邑試、冠其軍。道光丙午鄉薦、再上春官、以知縣注選、歸絕意仕進、日事著述。同治年入江蘇忠義局、與長洲陳奐、平湖顧廣譽同任編纂。主講敬業書院十二年。崇尚經學、尤究心春秋、謂穀梁子獨得麟經遺意、楊注范疏於本傳無所發明、網羅折衷、成穀梁傳補註一書。若禘祫、祖禰、謚法數大端、實事求是、共成二十四卷。沈潛反復二十餘年、始出問世。少年撰述有論語序說、詳正、鄉黨集說備考、河圖洛書說各一卷、均以婺源江氏爲宗。甲子後手自讐勘、存者有乙閏錄四卷、新定魯論語二十篇。

《碑傳集補》卷四一

李祖望傳

李祖望、字賓嵎、增貢生。幼穎悟、讀書輒數行下。六歲詠蘭花、有品超羣卉外、清味有誰知之句。祖文綬賞之、謂異日必遠於流俗。稍長、問業於梅植之、授楚詞、文選、誦習嘗至夜分不輟。又與同邑薛壽、儀徵劉毓崧友、因博覽經史、尤嗜六書、金石之學。所居半畝園、雜時花樹、風日清美、憑長几散帙、點勘、夜則一燈熒然、持茗椀與書卷相對。咸豐癸丑、郡城淪陷、祖望奉父母徙居於外、閉關兵燹中、皆以著述爲事。嘗爲說文統系表、凡分四類、前表列庖犧至西漢諸儒、正表列許愼、許沖、尹珍並六朝以來傳說文之學者、後表列呂忱、張有諸人說許書而宗旨別者、附表列校刻說文之人。又以金壇段氏若膺分古韻爲十七部、因博采音訓、申釋段氏之義、爲古韻旁證十四卷。又以陸、孔、諸本校唐石經、並采國朝顧、惠、錢、段諸家考證之說、凡磨改旁增者標明之、爲唐石經箋異九卷。任氏大椿著有小學鉤沈、祖望甄采異文、校正異字、增引序跋說部證之、爲小學鉤沈篇目考證六卷。說文重文有或省、或不省、或如此、或非是、或從某或從某聲諸例、祖望折衷經史、並采周秦漢魏之書、辨其異同、以明通假之例、爲說文重文考十六卷。又仿孫氏星衍訪碑錄例、爲江蘇碑目紀略六卷。又取段、嚴、錢、江諸儒著述能闡明許書義例、音訓者、彙刻之、爲小學類編三十六卷。又編所著詩文爲鍥不舍齋詩文集八卷。粵寇平、返郡城、舊居燬於賊、別賃屋以居、亦有園林之勝。祖望幼卽善畫、尤工山水、蕭散淸幽、得倪、黃筆意。嘗分纂郡志、又嘗從事淮南書局、後進多師事之。卒年六十八。子三、汝麟、汝甲、皆諸生。

《碑傳集補》卷四一

桑根先生行狀

顧雲

先生姓薛氏諱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人世居安徽全椒縣之復興集曾祖諱芳祖諱鳳翥考諱鑫增廣生以先生貴並贈資政大夫妣並夫人先生性警敏九歲爲詩輒驚其長老於書無所不讀率參伍古今究其利病所在斷可施行未始以問學矜人而於世儒騖漢宋之迹入主出奴斷斷不已者嘗獨持其平焉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次年公車報罷母葉太夫人老矣且多病積四科弗上會伯兄暄黍舉於鄉仲兄春藜以優行貢相次入都先生獨留侍疾或勸行曰吾家自桑根老屋火伯仲去之四方煢煢孤露貧不自存今僅而獲立何忍以不可必之物致母氏湯藥弗躬弗視彼世之生子者何爲耶咸豐三年始再上大挑二等候選教諭旋與仲兄同中禮部式

殿試二甲

賜進士出身以即用知縣分發浙江次年題補嘉興縣知縣部議到省稽期擬降調會以海運勞浙撫羅壯節公保奏免議五年充鄉試同考官所得多宿士莅嘉興任弛張一切惟民便之從不煩而治次年歲大旱原隰焦如內計民且流亡亟亟徵發理不能並濟當以一官殉之因下令停徵既而催科檄屢下置弗報鄰邑如檄指民無以應千百爲羣舁其令出勘所歷諸河無涓滴其邑民且指祠且詈圖之竭日中請與俱死勢洶洶且不測爲卻輿蓋疾出慰而遣焉然後挾令歸而大吏以停徵乏軍興檄代者至於是先生官罷矣然浙東西言循吏者皆曰薛嘉興某公者慕之使風執北面禮謝以古者官相師某公誠善吾且師以心用是久不得調七年署嘉善縣事民習嘉興之政相慶得賢令十餘年積案尤不可理數月悉清釐九年再充鄉試同考官所得有老儒二既來謁鬚髮皓然叩之皆積學者伏以金弁賦詩贈焉一時傳爲嘉話既歸嘉善未幾以代去而會城旋陷於粵逆辟地金華餘姚達於江西同治元年蘇撫合肥相國奏調赴上海時湘淮諸將共督滅賊或不能相下識者憂焉爲通彼我而釋之軍以大和賊酋據嘉興有降意議往撫無敢行者先生從門下士一棹小舟冒入取要領俄而他酋等至不果降呼吸存亡以前令嘉興民識其政多爲之耳目者因免以出有頃卒下之次年擢同知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署嘉興府知府未上浙閩總督署巡撫湘陰相國以歷任繁劇久著循聲奏補杭州府知府時同治三年也會城新復一切棼如無端緒可理於是抑強暴撫流亡先之以振興文教葺東城講舍庇其人士衢之詁經精舍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亦以次復又用明蔣侍御故事月課士湖上命舟十數茶鼎酒餚悉具日出發題訖各鼓棹去擇瀟六橋三竺間自亦棹一舟主之日入鳴鉦集諸舟納所課浙東西知名士無弗與者時以文物之盛雖經寇亂無異承平時徵先生不及此東南杼柚大抵仰湖絲故樹桑者特盛當湖州未復我軍水陸並進先生亟請於大府禁諸軍樵采桑田城復未幾民得理故業如初迄於今是賴軍事略定海甯州報獲逸賊數十百人所爵頗夥大府付先生鞫實誅之餘則孑遺之民拔自賊中無死法以報大府頗加詰難先生爭之力且曰公獲之公誅之則已既付有司有司法吏不敢以阿公者累公大府旋亦悟並其財遣之去金華亂肩食天下賊既平販者連艑至司榷采故事稅焉販者以大亂之後多

恩子豁除所以請免甚至司榷怒則勒扛所載於岸將以抗稅罪販者乃人手香一炷赴府署以控訛言沓起謂且釀變亟出勘則欒欒然肉山數座臭幾不可近遂不見司榷立提關役數人懲焉慰販者勿戚歸白大府奏停其稅軍興後枯骨載途既飭所在檢瘞而掩柩不克葬者非盡子姓或青烏家言或不任山虎要索山虎杭以稱鄉民供畚揭者積習相沿其虐特甚先生平其屜值且勒石禁其把持俗爲之革有不逞竊名旗籍購市物以僞金釧質去俄反取所質則以爲僞而非己釧折視良僞市主人無以自白因擁至府署環而觀者無慮數百千人先生聞即出訊反覆視所質釧不逞挾要人勢頗呶呶則遣役至城隍山曰某所有鬻飾金釧者速購焉並其人以來至則與鬻所質者對出一手指不逞謂鬻者曰若嘗購汝釧乎諦視久之曰彼購吾釧屢矣不逞面土色俄有旗校以書來置弗視治之如法堂皇下觀者讙聲雷動誦神明不容口而不得所以折之蓋先生嘗輿道城隍山憶見所鬻與所質同故立蔽厥獄會城貢院燬躬與督造工既竣自外荆榛滿目無一椽可庇益請金數萬兩就民址構屋屆期士得所而商賈亦利焉既乃衙定規條十數年後金反於官屋給之民他行省多以爲法先生修髯偉幹面正方而頹痘瘢滿之雙眸炯炯音響若洪鐘其始莅杭州也相國督師於外藩臬亦將兵徇地浙東西遂以知府署糧儲道代行兩司事一身綰四印而所設善後等十數局一綦布會城皆兼領之相國又令所宜興革先發後聞晝出夜不得休無一日正席而食每秉燭應事吏十



數人擁官文書尺許請判、先生應幾立斷、奔走其前者輒苦不給。既罷、進僚屬與論庶事、及延接賓客、人各得其意以去。而與從夙戒、又正衣冠列炬出矣。如是者數月、職畢而躬不知勞。時歎爲異稟、亦會相國知之深、不以人言動、故能盡其才。時藩司蔣果敏公頗致不備、相國怒、字果敏公謂曰、鄰泉以軍事起家、至於吏道、當學薛慰農。自餘要人多類此。相國既赴浙閩任、繼撫馬端敏公亦亟相禮貌、至若衢者一切以度外遇之、則未能也。四年、充鄉試提調官。自念大亂既平、進取者多而已之政亦纔成、可以退、遂於闈中治告病文書上之、時年未五十。端敏公重惜其去、格不以聞、士民亦懷思皐皐、決弗顧、於是以二品銜候選道解組杭州。已而端敏公聘主崇文書院、凡三年。先生愛才若性、當其在官以宏獎爲己任、所號通人多注籍門下。至是益加甄擢、一時掇巍科躋顯仕者、中朝內外遂數之不能終。而退抒所學、以其著述自詭於名山者、亦所在多有。教士之暇、與名流觴詠湖上、一篇之出、爭相傳誦。其詩以真勝、而用密實矯空滑之弊、故自饒深穩、當時作者莫之或先。所著藤香館詩集及詞、久行於世。晚更訂爲藤香館詩刪、詞刪及藤香館札記暨小品諸書凡若干卷。八年、端敏公總督兩江、復聘主江甯尊經書院、兼惜陰書院、浙人士結廬西湖鳳林寺後、名曰薛廬、以識不忘。既主講江甯、凡十七年、人士服其教久、亦結薛廬盋山烏龍潭上、宿儒汪孝廉士鐸爲之記、以爲高密任城諸大師所未嘗有焉。先生內嚴外和、於所往還、不盡別流品、至義所當辨、釐然若涇渭不可淆、而大吏所咨雖退休、必以忠告。曾文正公雅重之、命次子若將從而受學、嘗欲疏薦於

朝。笑而謝曰、昔者吳勤惠公厚意與公等、自維宦浙數載、所迕多要人、其不堪世用亦明矣。固辭乃止。沈文肅公官江西巡撫、聞先生爲循吏、及是尤倚知。滁屬暨浦六圩田苦澇爲災、惟開朱家山河道可濟、之言於文肅公、公即檄防軍就役、已而暫輟、歷數政至湘陰相國工竣、人始知其利。江甯所賴緞業爲大宗、有請以機器爲之者、民閒羣懼失業。先生聞、即命輿謁相國、將以情告、會相國已駁不行、乃退。人兩美之。書院故事、月二日課於官、給膏火銀頗厚、山長課以月十六日、十人外無所給、籌之郡紳始給如官之半、士多質焉。校文惟其佳者、不持一律、日可覓百數十篇、臧否無或爽。此在先生爲贅、不足數、然不概見矣。教人不甚立主名、往往就宗旨、離即出之、使自領會、言後世乘興所至日

行在所、春秋公在乾侯、其託始乎。史記於平、勃立文帝、有微辭焉、曰代王入未央宮、謁者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此類他人行之經說、史論並赫獲也。然不以爲意、於後進之士極口獎借、尤能容異量之美。大江南北多鴻才碩學、義理、詞章、考證、人是所業、不能無異同、時其辯徐以一言折衷之、輒渙然以釋。其不爲噏噏熱、造次以風節自持者、既加之敬、異而不理於口、與夫以聲華相耀、本末未能副、及華於時網之徒、苟有一長、亦必爲之所焉。論者以是稱其大、或以鑒擇風曰、吾培才也、非用才也。用才者良楛不辨、或遺他日憂。若夫培才、惟壹志作賢、何自隘爲、且學子小小愆咎、爲掩覆之、待自省以反於善。未可知也。家非饒、於財人士貧不自存者、輒分所入以賑、其或辭弗受、至輿造其家資之。光緒十年季冬病、幾革矣、猶念所從游無以卒歲、出金命其友婉致焉。嗚呼、此天下士爭以先生爲歸、而識與不識聞先生之喪、莫不異倚同悼、而不惟浙父老誦遺愛至今者然也。於是祀先生者、江甯則薛廬之禾今堂暨盋山精舍、滁則醉翁亭、杭州則東城講舍暨薛廬、而嘉興士民亦祠而祀焉。先生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八。配楊夫人。子二、長葆楹、嗣伯兄之子、優貢生、

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加同知銜。次葆樫、側室汪孺人出、幼。女二、並撫伯兄女、長適江蘇候補道監利李慶雲、次字北通州候選主事胡求發孫三、均幼。先生卒既踰月、其稱述士大夫聞日遠、以著爰卽信而有徵者撰次如右、以備史官采擇。

薛先生墓志銘

譚廷獻

古之守杭州者、循良著稱、於唐則白公、宋則蘇公、二公皆當國家中葉、生聚蕃、財力盛、故能修政濬利、興革中於人心、乃其文章照映山水、歷久不隳、蓋以其時考之、猶爲其易也。當其難者有薛先生。先生名時雨、字慰農、晚號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祖鳳翥、父鑫、以古禮經周官小戴記教授鄉校、偁大師。伯兄暄黍、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官安慶府教授。仲兄春黎、咸豐三年翰林官山東道御史、昆弟以經義治事、相師友也。先生與仲兄同榜進士、分發浙江、授嘉興縣知縣、行縣閔旱、歸罷徵賦、大府催科檄下、置勿問、以是解任、而仁聞大起、署嘉善令、終日坐堂皇治庶獄三百數、月之後幾幾無訟。浙西人士文而好禮、先生從容引與講藝、請業日進。先生詩篇亦於是名家也。而兵事起、寇陷全椒、親故辟地

相依者如歸官舍至不能容至咸豐十年代去赴吏部引見出都杭州已陷賊流寓南昌同治元年仲兄御史君主江西試病卒貢院旅居盡傷甚矣先是渡彭蠡謁曾文正公安慶慷慨論兵事時合肥李相國方在帷幄已而統援師至上海疏請先生入軍文正久統湘軍相國新立淮軍兩軍將帥壁壘相望先生通懷來佐機要師以大和官軍旋克嘉興府城檄署知府未上官浙撫部院湘陰左公疏授杭州知府先生於是去軍府至治所爲同治三年也當是時杭州久爲賊據市廛蕩然孑遺無人色荷戈之士出入橫恣八旗駐防初歸贊貸且䝯往往撓有司法左公督閩浙駐師延平布政按察二使皆治兵徇地先生署權儲道行兩司事行省二千里之政令萃於郡守左公令曰都會初定多所興革以時先發後聞知也先生久次浙江洞於民生銳意繕完盾危於安招流亡戢强暴威愛徧遐邇又於其閒延進文士從容講藝尼舍穢惡衣冠匽之先生敞焉廬其居爲東城講舍西湖之上修復書院月課所業浙東西知名士著弟子籍數百人桑柘之利杍柚之富湖州稱首大軍進攻用先生議首禁樵蘇民復故業軍政獲舉輒目以逸賊將騈戮爲先生持之生活無算杭人淹葬加以兵死亂定枯胔載涂先生既告大吏收瘞其無主者知守墓人號山虎周利無厭民閒治葬具不勝其求索也樹石屬禁之貸官中金錢築廬舍四方漸歸乃有所棲託云治杭再期拮据興廢如沈痾之起嗚呼難矣先生賢聲既昌而忌者日眾素擔榮利雅不欲與夸毗者競進方提調鄉試郎試院治文書稱病撫部馬端愍公固留之不得既去官掌教崇文書院於是曠無堂階往時學者日親羣焉築室湖濱曰辟廬以不忘友教閱三年馬公督兩江聘先生掌教情險瞀院時伯兄又卒安慶友于之戚尤摯江甯去全椒百二十里風土最近先生爲諸生日往來尤習書院當清涼山下有益山烏龍潭之勝主講十六年人士蒸蒸日勸於學著弟子籍盛於浙江吏築薜廬壯於西湖乃拓爲別墅蒔花葯儲圖史將終老焉近百年中名遂身退唆不絕物而和不俛卬超然燕處以爲人倫表儀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罷官爲師儒有叩昔年治行者輒不答而拳拳民物尤不忍於忽江浦以北圩田歲苦撫惟悛朱家山河可宣導之顧自明迄今四百年功數舉數不就先生言於督部沈文肅公銳意治之作輟數政卒成於左文襄公今年夏霖雨水大上六合而下不爲巨浸名卿成績始於讓言惜先生不及見也先生詩歌博大如樂天超逷如子瞻先後行世二千篇獻用山谷精華錄故事讀定四卷今藤香館詩刪是已海內談者皆謂先生之文之事媲白蘇二公知言也哉起家寒士能惡衣食秉賦充固音聲若鐘應煩靜若有餘文酒之會一飲數斗不沾醉謝官後優游山水色益睟然五十七歲舉一子人以爲坐致期頤矣六十後稍稍衰然健飯談笑不異曩昔光緒十年冬末疾憊甚十一年正月廿二日遂捐館舍獻宰合肥方欲渡江視疾而二孤來告哀矣卒年六十八娶楊夫人無子嗣教授君少子優貢知縣葆楹孫三人側室汪氏生葆檉增監利李慶雲北通州胡秉鑾二孤既卜今年十二月六日葬先生于桑根山青龍岡之塋具狀乞銘獻識先生卅年受業於門亦二十載梁木既壞潸焉出涕而爲銘曰

先生作令有齕齮者比拜專城益用厓厗世蓺棫棘必舍梧檟外通中介夷惠之閒流爲丹青渥赭其顏撫絃動操峩峩高山有叩斯鳴與言慈孝談諧百出勿違名教扶獎孤寒有所好樂一辭纓紱江湖胥疏干里而進結兩精廬神其往來以雲爲車桑根之山雲氣棣通瞻彼華表復土其崇遺民學子來拜幽宮

《續碑傳集》卷八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

方宗誠　郭嵩燾　鄒伯奇　孫鼎臣　王家璧　李文田
趙聖傳　程慶餘　魯蕡　勞檢　勞權　勞格　魏秀仁

五品卿銜前棗强縣知縣方君墓志銘 譚廷獻

聖清光緒十四年二月下旬一日、桐城方先生卒於懷甯居舍、年七十一。先一年冬、安徽督學使者貴恆公奏奉
俞旨以在籍前直隸棗强縣知縣方宗誠學行矜式、
賞五品卿銜、士林觀感。君固學者所稱柏堂先生者也。君字存之、先代自婺源遷桐城。祖護、考松、皆以孝義仍世篤行。君生而忱恂、劬學、比冠、從鄉里碩儒許玉峰先生講明有宋程、朱之書、粹然一出於正、而族兄儀衛先生東樹者抗心希古、辭闢羣言、君奉臬焉。生平學術之有宗尚、實原於此。君三十以後、東南兵事起、皖桐之間、戰守多故、盡焉傷於中。安慶既陷、乃修魯洪山中柏堂、寇破桐城、避地讀書不輟。當是時、海內多事、大人君子出所學以斡運阽危、不徒師武臣力也。仁者之勇、則有霍山吳侍郎、益陽胡文忠、湘鄉曾文正、命世大儒、經綸定變、皆折節禮賢士、咸與君結道義交、游於諸公、則匡拂左助、干戈之閒、有草布之師焉。君未出也、邵刑部懿辰、宗御史稷辰、闔耆相思、而里巷窮悅、若馬命之、戴存莊者、性學磋切最久、馬、戴先後以義死、刑部亦殉杭州之變、君出入諸賢、淵源不二、所學亦既大就、而不欲以榮利自役。然曾公戡定四方、銳欲以儒術潤色吏治、而君仕矣。曾公總督直隸、疏辟人才、以縣令徵、君辭之、再、逡遁至保定、班於候吏、合肥李節相代曾公、請以棗强除授、同治十年二月之官、時年五十四矣。既任職、精强若老吏、日坐堂皇、決獄如流水、振教扶倫、嚴祀事、諮民疾苦、一月平訟至百數十。在官九年、肫肫儒行、固所蓄積而開敏於事、無滯癈者。又於其閒訪遺書、謀休養當官之政、稍不束以文法、所請無不應者。君獲上以行其志也如是。光緒六年、君大計卓異、當赴吏部、遽引身告歸、買宅安慶、編次所著書百數十卷、終始講授、遠近從學著弟子籍者數十人。君精力絕人、斷頭修髯、發聲若鐘、談笑必傳經法。中歲出游、舟車萬里、先後再登泰山、告歸後、游廬山、上衡嶽、所至輒有詩文、託意高遠、皆所學之見端也。篤於師友、手定許先生、馬徵士、吳侍郎遺集、輯晉先哲經訓文辭、至老不勌。歸四五年、物望崇異、一時樂晉友大人之賢者、撫部陳公彝、恆弼節過從如平生歡。六十七歲病痺、百日、扶杖能步、已而增劇、時時口授成文章、千言立就。七十時、秋冬語日春熙、馴至改歲、遂不起。當學使騰章入告、實采清議、讀所著書、固未嘗識君也。生四丈夫子、培濬、好學、早逝。次守彝、次培凝、殤。次獻彝。仲季二子英碩、讀父書、多文有聲。父命從名師力學、繼其家。孫五人。葬君於桐城某山之阡。守彝馳書杭州乞獻銘諸幽。其辭曰、

桐城方氏代有聞人。都事侍郎、肫肫淵淵。魯洪一支、孰後孰先。柏堂撰著、儀衛前塵。巖巖柏堂、如土斯范。俎梲纖縷、宗稷罔忝。朋道必合、仕學齊軌。彼小人儒、視其所染。猗予謝官、與疾臨歧。謂三四年、再挹鬚眉。游於九京、隨季知歸。永矣斯別、望邈漣而。

《續碑傳集》卷八〇

方存之先生家傳

先生姓方氏，諱宗誠，字存之。世爲桐城著姓，以諸生受知曾文正公，薦授棗強縣知縣。居五年，引疾歸，又以督學使者薦論學行，加五品卿服。卒年七十一。初，桐城方望溪侍郎以程朱之學、韓歐之文倡導後進，自後海內言古文者咸尊方氏，而莫知其學，獨桐城儒者能傳之。乾隆時，有自號爲漢學者，專以詆訐程朱爲能事，海內風靡。惟桐城儒者獨守望溪氏之說不變。先生生于是邦，幼聞于家庭，長得于師友，無非正學，遂慨然有志于聖賢，刊除枝葉，屏棄曲說，專本程朱之言，以進求六經四子書，銳精研思，作氣勇進。雖值寇亂，轉徙山谷間，就几困賊，而讀書著述不一日間斷。凡爲諸經說數十萬言。深憫世之學者或汨于異端，或梏于俗學，論辨箴勸，思挽之于正。又爲諸大府力陳撥亂之方、綏民之道，薦達賢俊，表揚忠義。凡爲諸體文又數十萬言。綜其論說大旨，以格物致知爲首務，以子臣弟友爲實學，以明體達用爲要歸，造次發言，不離乎是，而文足以達之，遠近傳播，信從者衆。論者謂望溪氏而後，先生之學卓然爲桐城一大宗。先生初不樂仕進，曾文正公強之，始就官。其治倣古循吏，上官甚重之。先生以不得盡行其志爲憾，遷乞歸，遂不復出。余與先生初未相識，洎先生自棗強歸，始以書來訂交。自後書問往來無虛歲。先生既没，其子守彝、獻彝以家傳爲請。凡先生之學之全，有所著書在；其世務、行誼、政事，有行狀及碑誌在。余特撮其爲學大旨著于篇，欲識先生之眞者，即是亦可想見焉。

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諱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既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愨，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嶽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

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曾公以侍郎居憂奉

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曾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絀，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餉，並請於巡撫開[illegible][illegible]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製戰船備攻勦。江公韙之，公爲草奏，奉

旨允行。後曾公用舟師蹈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

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

賞花翎。

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

擢兩淮鹽運使，

賞三品頂戴，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平，晉二品頂戴。五年解任。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

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餉給庫充。粵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爲商旅害。公別造戰艦，領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大及西北省河，悉斂歸官，歲省餉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糧道司之，兩歲亦積二百餘萬。其綜理精密，多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民物熾豐，聲教訖海外，環地球諸國畢集戶

庭，非撻伐所及，既以邇言積釁，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爲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

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輯。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直爭無假借。西人咸敬服焉。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夫人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厲氏、梁氏、李氏。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瑩、厲出、縣學生。立瑛、梁出。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謀、縣學生。曾孫道傳、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例、可支匣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即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適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己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任。歿後多流涕者。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六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六卷、已刻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飄峰山、首巳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瑩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爲銘曰、

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欿如未施。衆榮我蔑、趣與世睽。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
國家、豈圖其私。鑾猶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嘁。召歸報罷、遘疾江湄。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
君、魂消魄夷。孰聞天馬、徒戀敝帷。皦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黼黻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攷三不朽、視此穹碑。

又郭筠仙先生西法畫象序贊　王先謙

光緒元年乙亥、郭筠仙先生以兵部侍郎奉
命爲出使英法大臣、
中朝使臣駐外國自此始。越四年己卯、先生還
朝、以疾乞休。其明年、曾劼剛通侯自海外寄歸英人石印先生畫象。又九年、爲光緒十五年己丑、先謙始拜觀於長沙、前譯英人庫伯爾所爲先生小傳、稱西人敬愛先生甚至、於其歸同聲相望、而惜其早退未竟厥施。又言先生和厚坦直、外文明而內剛健、自有各國使臣以來、無如先生者。益泰西印行名人畫象、通及諸國有名蹟者、歲僅數人、其重入畫者或數十年一見。先生始至英之歲、已列畫象、至是復列而敘之、在西人以
中朝駐使爲彼國光榮、而其竅說先生歷久而彌永、則先生誠有以取重於西人也。先生當咸豐己未從僧王贊理天津海防、於當日中外違言積釁、其機易轉、其事至順、卒以至計不定、一潰不可收拾、捬膺裂眦、慨事權之不已屬。厥後外縮彌符、內趨譯署、熟覩外患日深、中國應之怱無其具、其密陳於
君父之前、及與同僚爭論、侃侃不少避、屆常思發抒志慮、爲
國家定長治久安之局、而卒不得一遂。及奉使務平情達理、一切決去壅蔽、順事而恕施之、使人驩然自通其意、此先生學問之緒餘、而西人所以尊重先生、惟是而已。至於沈幾覘國、常維持於未然、而
國家隱受其益、則西人無由知而中國亦未有知先生之深者。近世人言西學、務師外人所長、爲富強計、而拘墟之徒、以爲當一埽刮絕、持論互爲是非。先生於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無弊者、必思仿而行之、至勢所難爲、或時有未可、不肯徇衆志爲苟同、如近與合肥相國書、力言鐵路不可行於中國是也。駐西二歲、費國帑不逾八萬金、在英時、遇各國公會、必身帥從官往、衆頗苦之、而先生以爲邦交之義當然、且裨益中外機宜、卒事如一日。以此見先生謀
國之忠、足以契
帝心而孚公論者、非庸衆所庶幾。外人之敬慕、固不足爲先生異也。係以贊曰、

大西之通、粵自有明。
聖皇布化、旁流八瀛。遂環地球、咸集戶庭。曷以妥之、柔遠有經。
皇命重臣、往駐法英。邦則有交、爽亦有情。坍俾不通、以干
皇靈。先生在西、察事知萌。挈其綱要、用贊機廷。凡百究圖、維勤維誠。西人大驩、偃僂將迎。公歸謳思、託於畫形。搏搏海天、嶽嶽榮名。
紫光作繪、耀此先聲。

又書郭筠仙侍郎事　繆荃孫

郭筠仙先生由道光丁未翰林值
南齋、膺
使命、假歸。後起爲蘇松道、

擢粵撫、罷官、再起爲閩臬、遷侍郎、出使英國、諸事齟齬、以病乞歸。先生丁酉舉人、禁煙起釁、罷戰議和、割地賠費、傳教通商、均所目擊、心焉傷之。因上覽古今之事變、旁觀四國之情僞、於舉世譁笑之中、求其所以爲保邦制治、以自立於不敗、而知宋以來士大夫之議論虛憍誇張、不求實用、一禍宋、再禍明、以至

本朝、所言均決於機先。言曾文正公天津一案、誅亂民、賠教堂、均不當曾議、當曾議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莨莠、以對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又言左文襄平定西域、必收伊犁一城以完全功、在俄人初以給還兵費爲言、左相宜自與議結、自與畫界、不但勝於崇厚、當并勝於曾惠敏。乃以委之總理衙門、致貽巨禍、並以鴉片爲當禁、教民應分別約束、鐵路應辦、礦務應開、一切內政當整頓、而練兵爲後。皆閱歷有得之言、不肯附和者。公身歿二十年、拳匪之役、爲宋明議論之結果。今法亦變矣、官職改矣、制度更矣、仍務其名、不務其實、流於浮夸、習於奢靡。先生有知、又豈以爲然哉。

先生撫粵時、毛鴻賓爲總督、諸事專擅、決不先商幕府、納賄招權、壓見先生自記。因率屬捐廉助餉、交部從優議敘。再奏所得獎敘、移獎子弟、奉　旨斥其卑陋、發還銀兩、交部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毋庸查級議抵。加　恩改革職留任。謝　恩摺內有云、自去年三月以來、江西匪由甯都南安擾近粵邊、東北兩江同時告急、臣一力倡捐、催繳軍需、局支放募勇經費、耿耿愚忱、但有顧公之心、實無營私之意。曲荷　聖慈之戒飭、衷隱難陳。更蒙　淵量之包容、旁皇日有罪而邀　矜貸、原期激勵臣工、已捐而又領回、何顏對諸寮屬。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仍准容臣報捐軍餉、　賞免發還、雷霆雨露、無非教、　恩威所被、一本至仁。天地神明、詎敢誣。懲戒之餘、彌深私禱。自記云、此疏實礙難著筆、而私衷憤鬱之氣、又不能不稍稍自明、與此膺其事、公私交受其累、爲之拊膺浩歎而已。

鄒伯奇傳　劉熙載　伊德齡附　諸可寶

鄒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南海人、諸生。聰敏絕世、於諸經義疏無不罩究、覃思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而尤精於天文歷算、能萃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生平寡所嗜好、執業甚篤、靜極生明、多有神解。嘗作春秋經傳日月攷、謂昔人考春秋朔閏多矣、類以經傳日月求之、未能精確。今以時憲術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閏及食限、然後以經傳所書質其合否、乃知有經誤傳誤及術誤之分。又論尚書克殷年月、謂鄭玄據乾鑿度以入戊午蔀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劉歆三統術以爲積四百年、近人錢塘李銳多主其說。今以時憲術上推、且以歲星驗之、始知鄭玄之是、劉歆之非。其解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句、謂閻百詩孟子生卒年月考據大事記及通鑑綱目、以孟子致爲臣而歸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今考綱目年數、本之劉歆、然共和以上周初年數、史遷已不能紀、可考者魯世家耳。此爲劉歆歷譜所據。然將歆歷與史記比對、歆於煬公獻公等年分多所增加、共衍五十二年、若減其所加年數、則歆所謂八百有九年者實七百五十七年耳。又謂向來注經者於算學不盡精通、故解三禮制度多所疏失、因作深衣考、以訂江永之謬、作戈戟考、以指程瑤田之疏。以文選景福殿賦陽馬承阿證古宮室阿棟之制、以體積論㮚氏爲量、以重心論磬之形、皆繪圖注說、援引詳明。又嘗謂羣經注疏於算術未能簡要、甄鸞五經算術既多疏略、王伯厚六經天文編博引傳注、家言亦無辨證、因即經義中有關於天文算術或先儒所未發、或闡發而未明者、隨時錄

出之、成學計一得二卷。於天象著甲寅恆星表、赤道星圖、黃道星圖各一卷。自序曰、甲寅之春、製渾球以考證經史恆星出沒、歷代歲差之故。然制器刻畫、必先繪圖、爲圖、必先立表、此恆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漢、晉、隋諸志、於恆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極度數、故舊傳新圖、大抵據步天歌意想爲之、與天象不符。國朝康熙初、南懷仁作靈臺儀象志、然後黃赤經緯各列爲表。乾隆九年、增修儀象考成、補其缺誤。道光甲辰、再加考測、爲儀象考成續編、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爲明備。今踰十載、歲漸有差、故復據現時推測立表、庶繪圖製器、密合天行也。又嘗謂繪地難於算天、天文可坐而推、求地理必須親歷。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異常。因考求地理沿革、爲歷代地圖、以補史書地志之缺。又手摹皇輿全圖、自序曰、地圖以天度畫方、至當不易。然地球經緯相交皆成正角、而世傳輿圖、至邊地竟成斜方形、既非數理、又失地勢、其蔽在以緯度爲直線也。昔嘗爲小總圖、依渾蓋儀用半度切線以顯迹象。然州縣不備、且內密外疏、容與實數不符、故復爲此。其格緯度無盈縮、而經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例。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隤之形、欲使以圓繪圓、其圓乃肖也。又變西人之舊、作地球正背兩面全圖。其序曰、地形渾圓、上應天度、經緯皆爲圓線、作圖者繪渾於平、須用法調劑、方不大失形似。然視法有三、皆爲疏圖之用。其一在圓外視圓、法用正弦、則經圈爲橢圓、緯圈爲直線、其形中廣而旁狹、作簡平儀用之。其一在圓心視圓、法用正切、則經圈爲直線、緯圈爲弧線、中曲而旁殺、其形內密而外疏、作日晷用之。斯二者線無定式、量算繁難、且經緯相交、不成正角、又其邊際或太促而褊淺、或太展而狹長、以畫地球、既昧方邪之本形、復失修廣之實數、所不取也。其一在圓周視圓、法用半切線、經緯圈皆爲平圓、雖亦內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作渾蓋儀、最爲理精法密。今本之爲地球圖、分正背兩面。正面以京師爲中、其背面之中、即爲京師對衝之處、尊本朝也。旁爲廿四向、密中土與各國彼此之勢、定準望也。經緯俱以十度爲一格、設分率也。因推演其法、著測量備要四卷、分備物、致用、揆度、考數二題。備物致用其目四、一丈量之器、曰插標、曰線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丈竹、曰竹籤、曰皮活尺、曰番紙簿、曰鉛筆。二測望之儀、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腳架、曰矩度、曰地平經儀、曰平水準、曰紀限儀、曰迴光環、曰折照玻璃屋、曰千里鏡、曰象限儀、曰秒分時辰標、曰行海時辰標、曰析分大日晷、曰風雨針、曰寒暑針。三檢數之書、曰志書、曰地圖、曰星表、曰星圖、曰度算版、曰對數尺、曰八線表、曰八線對數表、曰十進對數表、曰現年行海通書、曰清蒙氣差表、曰太陽緯度表、曰日晷時差表、曰句股四游表、曰大星經緯表、曰對數較表、曰對數較差表。四畫圖之具、曰大小幅紙、曰硯、曰墨、曰硃、曰顏色料、曰筆、曰五色鉛筆、曰筆殼、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長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機矩、曰交連比例規、曰玻璃片、曰橡皮。揆度考數、其目四、一明數、曰尺度考、曰畝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經緯里數。二步量、曰量田計積、曰步地遠近、曰記方向曲折、曰認山形、曰準望所見。三測算、曰測量方向遠近法、曰測地緯度法、曰論平陽大海地平界角、曰測地經度法、曰經緯方向里數互求法。四布圖、曰正紙幅、曰定分率、

日縮展、日識別設色、終焉。又因修改對數表之根源、求析小術、是開極多乘方法、可逕求自然對數。即對表數以十進對數根乘之、卽得十進對數、箸乘方捷術三卷、招培中爲之序曰、吾甥鄒特夫所箸算書曰乘方捷術、是書隱括董君方立割圜連比例、戴君鄂士開方捷法之說、而立開方四術、演闡詳解、以明其理、右通左達、以同其條、俾學者開卷瞭然、布算不紛。其於訥白爾表以連比例乘除法、逕開一無量數乘方以求之、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求之、亦用連比例乘除法、一以貫之、立術最爲簡易。近者徐莊愍公造各表簡法、及李君壬叔則古昔齋算學、俱有求對數較法、而操算各殊。惟夏君紫笙萬象一原有求眞數之訥氏對數四術、其布算與特夫畧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爲異。特夫謂此是求對數較法、凡本眞數與借眞數比例等者、其對數較必同、故不得從借對數起數也。此四條次置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次置對數根倍之、則通矣。此夏君之偶失檢、而特夫之精審可見。至對數開方計息諸草、所以箸其術之切於日用、末附十億對數表及純雜表、則手此一編、卽可取數、以省他檢也。又創對數尺、蓋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爲算器增新製、爲算術開捷徑。晝數於兩尺、相併而伸縮之、使原有兩數相對、而今有數卽對所求數。一曰形聲、二曰界畫、三曰致用、四曰諸書、五曰圖式、爲記一卷。又嘗譔格術補一卷、同郡陳京卿[illegible]序之曰、格術補者、古之算家有所謂格術、後世亡之、而吾友鄒特夫徵君補之也。格術之名見夢溪筆談、其說云、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艣、臬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又云、陽燧面洼、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爲一點、箸物火發。筆談之說如此、皆格術之根源也。若其推衍爲算術、宋時蓋有其書、後世失傳、遂無知此術者。徵君得筆談之說、觀日月之光影、推求數理、窮極微眇、而知西洋製鏡之法皆出於此、乃爲書一卷、以補古算家之術。夫古所謂陽燧者、鑄金以爲鏡也。西洋鐵鏡、卽陽燧也。其玻璃爲鏡、亦與陽燧同一理。故推極陽燧之理、可以貫而通之。有此書而古算家失傳之法復明於世、又可知西洋製器之法、實古算家所有。此今世算家之奇書也。若夫宋時算術、後世失傳、如此者當復不少、吾又因此書而感慨係之矣。同治初、南豐吳編修嘉善、錢塘夏宮游[illegible]游粵、皆與訂交、甚篤。宮游客死、爲之痛傷、刻其遺書以傳之。三年、湘陰郭侍郎嵩燾特疏薦之、請居同文館、以資討論。五年、七年、兩奉優詔、令督撫咨送、徵君澹於利祿、堅以疾辭、俱未赴。湘鄉太傅文正公督兩江、日欲於上海機器局旁設書院、延徵君以數學教授生徒、屬興化劉學政[illegible]致書、亦未就也。八年五月、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一。劉熙載字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季年、寓居上海、主龍門書院講席。久深於音韻之書、自譔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以欵意鳥于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兼長算學、箸有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又徵君同縣弟子伊德齡字善卿、箸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刻入傳習錄中。南匯縣志鄒徵君傳

[illegible]

論曰、鄒徵君天姿過人、力學甚摯、閱其讀書、遇名物制度、必窮晝夜探索、務得其確。或按其度數繪爲圖、造其器而驗之、渙然

冰釋而後已。故其解識多前人所未發、又能正外誤、別是非、皆以算術權衡之。晚年論算家新法、曰自董方立以後、諸家極思生巧、出於前人之外、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實抉算理之窔奧。然恐後之學者不復循途守轍、而遽趨捷法、將久而忘其所自、是可憂矣。人於是益服所慮之遠。夫歷算必善測量、測量必資儀器、而製器精巧、與西所稱重學、光學、化學相連。徵君獨深明其理、證之古籍、皆由冥搜而得。測地繪圖、尤多創解、今南海縣志諸圖爲徵君手定義例、跬步實測、述合無憾、雖以西人爲之、微妙不是過也。使九服州郡焉得識人識地而仿之、合成鉅觀、豈非千秋之業乎。若夫尙志高蹈、任天而行、又豈好爵所能縻哉。於虖難已。

《碑傳集補》卷四二

翰林院侍讀孫君墓表　吳敏樹

咸豐九年三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讀芝房孫君卒於長沙里居。卒前二日、力起爲書、告知友爲別、而及敏樹、且屬表於其墓。先是一年、君奉母桂太恭人之喪、歸自京師、而君已病、失音瘖、久不愈。自以家多不幸、兩弟仲嘉兵部、叔孚孝廉、前已連喪、身又嬰疾、意必不獲壽、日夜取平生所爲書及詩、更定其稿。余輩往視、則出以相質、盡無憾乃止。及將卒、所與書詞意恬然、筆札與常日不異。嗚呼、其於死生之際乃如是、君賢矣哉。君自幼少名神童子、即絕去尋常才士意態、默自修厲、期至於古人。性好詩歌、文辭、窮究源流、探擇體要、剖析微眇、既精既嚴、然後舉其才力從之、故才益豐、文益高。及居翰林、聲譽最隆、而君未屑以文人自與也。益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事、實利害、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者。爲書論數十篇、其言絕明達、適治體、屏斥小利、要歸大道、蓋古之論政事、議鹽鐵者不能過、而君遂不及大用以究竟其志、其待於後世者爲多云。君諱鼎臣、字子餘、善化人。年十四爲諸生、十七舉鄉試、數年考選內閣中書舍人。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己酉科鄉試貴州正考官。庚戌、今上登極、充宣宗成皇帝實錄館纂修官。咸豐二年御試翰詹一等、擢翰林院侍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粵賊方出湖南、各路民先賊驚散、軍興動天下。朝臣並言得失、君數上疏、言團練、籌餉事、而故總督琦善自黑龍江戍所釋還、署河南巡撫、以備賊之北竄。君言其人不宜復用。明年賊躪河南北、故督師大臣賽尙阿、徐廣縉並以寬旨出獄、赴軍前自效、君又言兩人前失律、罪大不誅、且用之無以申軍法、示天下罰。君論事既切深、時皆不能用、乃請假歸。賊猶出入湖南北鬨、君築室山中、奉親讀書、閱四年、起補故官、遭喪歸、遂卒、年四十一。

觀君之立朝、居翰林文學之官、覩時之亟、發憤犯難、風采暴露、足以信其志也。然君爲人羸然溫秀、語言徐徐甚儒少。與人善、意色自親、無熱囂之態、他亦皆得者、然其韻度遠矣。於文章力操大雅、骨格矜重、而出之純渾流麗、人習觀之、徒驚其美才、而不知其介然甚有以自尊也。君曾祖諱繩武、歲貢生、

誥封文林郎。祖諱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知縣。父諱葆田，舉人，桃源教諭，余爲撰家傳，曰劭吾先生者。祖、父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妻唐氏，繼妻胡氏。子宗錫、宗穀、宗翰。其葬君某鄉某原，以某年月日。所著詩十卷、文十卷、春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總爲著貨集行於世。

《續碑傳集》卷一八

王家璧傳

王家璧，字孝鳳，武昌人。道光甲辰進士，授兵部主事。咸豐初，粵匪犯湖北，家璧爲少卿雷以諴畫江防要策，以諴奏上之。丁母憂，歸，率鄉里集資餉軍，侍郎曾國藩、巡撫胡林翼皆倚重之。先後保以郎中用。同治初，從國藩軍安徽，多所贊畫。國藩薦以五品京堂候補。曾疏言廣東巡撫蔣益澧吏事是其所短，將略是其所長；侍衛陳國瑞驍將也，可專任以禦賊。後兩人皆如其言。又奏密籌根本計，納之。從左宗棠軍直隸，辦理南皮、東光、寧津、慶雲諸縣團練。又從宗棠入陝甘，累薦，以四品京堂補用，尋授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少卿。十二年，疏言疏黃濟運，一時之良圖；墾田近畿，萬世之長策。南漕歲四百萬石，如畿輔有田二萬頃，即敷所運。得旨試行。御史吳可讀劾提督成祿，被議，家璧奏其措詞激切，出於忠憤。又疏舉立功後退處諸臣曾國荃、蔣益澧、楊岳斌等。光緒元年，與議海防，家璧言制敵以人不以器，兼用西法，無專恃西法。水雷、三層兵輪、鐵甲、數子諸船，舉無事購造，以杜浮冒之門，而留急需之餉。第就我能辦之礮臺、輪船、洋槍、洋礮，參以常用船礮，勤加訓練。且敵所畏者民心，我所恃者亦此民心。機器淫巧，慮非本計之得者。二年，轉順天府丞，調奉天，兼學政，以事降級。七年，補鴻臚寺少卿，轉光祿寺。疏言聖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言雖簡，其施甚大。年七十，疾卒。家璧生有至性，父芝爲人搆陷，戍雲南，家璧髫年牽衣請隨行，父不許，志雪父冤，爲學奮疾。釋褐後，兩次裹糧萬里覲省。後父以赦歸，奉養倍篤。所著狄雲行館詩文集、周易集注、洪範通易說、老子注、莊子南華經注及奏議若干卷。

《碑傳集》卷七

李文田仲約事實　葉昌熾

李仲約侍郎名文田，號芍農，廣東順德縣人。咸豐己未一甲三名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直南齋最久。書法唐賢，精嚴似信本，道麗似登善。嘗爲汪郎亭師摹蘇孝慈墓誌一通，能亂眞，一時豐碑鉅製，皆出其手。昌熾未通籍，即介先師潘文勤公納交於侍郎，不以昌熾爲不肖，每得古碑舊拓，輒出賞析，並許通假。嘗談風鑑，見輒揶揄曰：一老教官耳。余笑應之曰：浮湛木天，侏儒一囊粟，與苜蓿闌干何異焉。其邸舍在北半截胡同，几榻之外，惟圖籍列櫝數十，皆啓其鐍，手題書籤，長至尺許，下垂如簾。甲乙縱橫，密于櫛比。精於碑版之學，覃研乙部，而於遼金元三史尤洽孰，典章輿地攷索精詳。所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攷、耶律楚材西游錄注。元和江建霞太史，其戊子典試江南所取士也，刻靈鶼閣叢書，以侍郎所著朔方備乘札記、和林金石攷付梓焉。昌熾亦從譯署得和林石刻攝影本，輯錄其全文，將有所攷釋，見侍郎書而止。所見京朝士大夫，耄而好學，獎掖後進，通懷樂善，不啻口出，如侍郎者，今豈可得見哉。

《碑傳集補》卷四

趙聖傳傳　陳慶年

趙聖傳字蓉裳，江蘇興化人，廪貢生。少穎悟異常兒，問人讀書，每能臆其下句。既冠，補縣學生，即棄舉子業，日夕窮經，精熟左氏傳，先治世族學，於舊說之失多所舉正。如襄九年疏引服云：皇鄖，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近李次白引衛定姜稱孫林父爲宗卿，爲證，正之云：傳所列宋六卿皆公族，何獨于皇鄖明其爲宗卿，宗卿二字實東鄉形似之訛。周禮大司馬鄉以州名，注云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鄭注東鄉爲人，即服注之東鄉爲人。傳言宋有四鄉正，故以四方爲名。惠天牧禮說据廣韻引世本，宋有大夫東鄉爲，疑多人字。段若膺周禮漢讀攷知廣韻引奪人字，謂此即左傳宋之向爲人，向鄉通。不知檀弓疏引世本，樂喜之祖父曰東鄉克，父曰西鄉士曹。又文七年疏引世本，鱗矔稱東鄉矔，豈能盡讀鄉爲向。段又以東鄉矔爲例，謂矔與爲人同爲桓族，故得稱東鄉爲人。不知傳言宋有四鄉正，故以四鄉爲號，豈得因爲同族，遂可假稱。其說愈失。又服注椒字又邟字之訛，邟通鄖，與椒形聲絕遠，無緣左傳名鄖，世本名椒也。又成十年傳，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疏：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正之云：此後人誤改世本，服所据者乃原文。其文云：公明夙生共孟及季衰。晉語韋注於趙衰云：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於趙穿云：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武子穿也。韋自序以世本考其流，則其所据世本原文也，與服注足互明。疏從杜注，以衰爲夙弟，乃因杜誤會國語文義。此疏及宣二年疏皆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閔元年疏更引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考此爲宋公孫固告襄公語，原文作趙氏，不作趙夙。宋明道本國語與今本並同。云趙氏之弟，則不得徑指爲夙之弟矣。晉語蓋謂衰爲共孟之弟，公孫固告襄公時夙已死，故舉共孟言之。共孟者，衰之兄及穿之父也。故世本於趙氏譜與衰並書之，穿後世爲大夫，有世譜，故必著之，又必衰係夙適子，孟雖長，乃庶出，故士會謂爲趙之側室，合觀內外傳及世本於此世次並合，以公明爲夙字，亦相配云。其說足正杜氏之失。左氏世族之學，近儒之書頗未精博。君謂高誘注呂覽，於春秋系譜尚有誤說，畢弇山校本至不能舉正，蓋於是學未精熟也。宜別作春秋世族譜，顯其所出，以發疑隱。繼以服注於世族最精，遂總輯服氏傳注，作左傳服義，進於諸家搜獲之外，更攷得二端，以明服書之體例。其一本疏中所

載鄭衆、馬融二家之注，以及彭汪、許淑等解傳之義。又疏中有以賈、鄭二家之說及賈、馬二家之說並列者，皆服注所引用，而加以辨論。疏杜注者棄其折中之語，惟取其所載諸家之解，漫加詆斥，然亦有錄服語删之不盡者，如皇父之二子、暫齊平、琴張，服載舊說而斷以已意者，仍存疏中。以三處推之，知所載前人之注，率多加以斷語，此端一開，足以裒輯服注原文，又累數十條矣。且攷服注所載，固必具諸家同異，亦有僅列前人之注、已不復增注者，如御覽於梗陽人有獄節引服注，先引賈逵云訟者之大宗，此解其大宗賂以女樂句。又云二子，晉大夫魏子之屬，此解女寬之爲晉人。又云召二大夫食，此解饋人召之句。又云小人，二子自謂，此解或賜二小人酒句。然後載服注云昨飲酒醉，故不夕食。又云屬，足也。又云小人，二子自謂，此解以小人之腹句之小人，與賈解二小人酒句之小人不嫌重複，然後云腹飢云云，方解屬厭之義。據此知錄此注者，係全鈔服注中所引者，不然，豈鈔注者前皆用賈注，後皆用服注乎？又豈服注前文無解，說鈔者取之不得乎？必不然矣。據御覽此條，足知服注體例，其前人已注者，惟引其注，已可無注，故疏中每云賈逵云然，故杜用之，常不及服者，以服已用賈說，更無他說。準此以推，又知諸書引賈而不及服者，多可錄存，又得若干條矣。此一端也。又有一端可攷者，九經注疏皆係六朝人舊本，其周禮、儀禮、公羊三疏，均係北朝所作，唐人用之，未知有所修改與否。如公羊疏多載賈、服、左氏經本，昭然可見。二禮疏引左傳注，多用服注，其引杜注甚少，又必明標杜氏。今攷二疏所載，不特明標注字，悉爲服注，即不稱爲注而疏自立說者，亦多本服義立言，如少牢疏謂魯公子展以展爲謚，與杜不同，係用服義自明。疏中如此者多有，又可錄存若干條矣。自惠定宇表章服注，治服學者相踵，皆未能發此義焉。又夏商官制，經傳未嘗詳列其名，先生爲文攷之云：周語祭公謀父言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夏衰，棄稷弗務，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據此更未聞商與復后稷之官，第祀用棄耳。然則虢文公諫宣王所陳耕籍之典，官制甚具，先云稷爲大官，下冠以古者太史云云，又稱天子爲王，知所陳者必夏官制矣。宋用殷禮，則左傳襄九年所記宋救災事，敘官制粗具，亦殷制也。今依周官分六典，而以此兩處爲大宗，以致二代之異同。一、太宰之屬。夏無太宰，伏生尚書夏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馬公，三司空公，據此知夏以三公兼三卿之職，則司徒之官最貴，而無太宰。周語云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夫作大事以王命戒百官，乃太宰之職，因無太宰，故司徒戒百官。更按下文先王巡行，有司空、司徒、大保、大師而無太宰，益可證夏無此最貴之官。周語又云宰夫陳饔以王歆大牢，故與周宰夫掌牢禮之具制同，則無太宰、小宰而有宰夫也。商有太宰之官，左傳云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云鉏吾，太宰也。杜固以宋有太宰，亦望文知之，然誤以府守爲六官之典，當從劉炫說爲府庫守藏，與周制太府、王府等屬隸太宰同。又按此傳云使某官令某官者，皆兼使轉令其屬官。杜注司宮，奄臣；巷伯，寺人，則與周奄寺之等皆隸太宰同矣。惟六典周公始作，則商太宰亦非最尊之官，故宋率以大夫爲之，亦可見其非如周太宰。孔子所云聽於冢宰，謂古之人皆然者，乃元老執政之通稱，故鄭氏注儀禮云諸侯以司徒爲宰矣。二、司徒之屬。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夏爲實職最貴之官，商亦當然，以宋固具此三官，皆卿一人。又凡周之侯國皆有此三卿，蓋承用殷制，以降於天子，而武王伐紂所云，舊此三官，亦係尚用殷官名，故鄭注曲禮於司徒等五官云殷制矣。夏商實職，皆以司徒爲首，與周異也。其大異者，草人、稻人等農師，周之小官，夏則稷爲大官，即名后稷，名又甚尊，實因唐虞舊號。屬官有農正、農師、農大夫，商周無矣。鄉遂之官，夏商皆與周同，知者甘誓乃召六卿，鄭注周禮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六軍出於六鄉，則三代皆立六鄉，而鄉遂吏名與其制皆同矣。宋止四鄉正者，蓋因地無千里，當殷時必爲六鄉也。宋使司徒令隧正納郊保之民，與周制遂人以下隸司徒同。又云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不屬司徒，則與周制異。若師氏、保氏皆大夫官，均隸司徒者，周制也。書序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康成謂即兼此職。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知四代皆有此官，必求聖賢爲之，故常以三公兼，而本職則中下大夫。周語詳衎農之典，既曰司空四之，司徒五之，二官三公官也，又曰太保六之，太師七之，明師保非三公官。更以伊尹亦曰保衡，微子所告之父師即太師，知三代此官大略同制，周以其久爲三公兼官，而二代三公所兼之重職又首在司徒，故以師保隸之與？然則宋左師、右師之官，非舊制矣。三、宗伯之屬。周語云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韋注陽官，春官。按陽，日也，訓見毛詩傳。陽官猶左傳云日官，四時本日行之南北，故以陽官爲名，此猶周官馮相、保章之屬太史也。又云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即鍾師等官，猶周之隸太師也。四、司馬之屬。司馬異同，說已見上。宋使司馬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工正於周



屬司空。攷魯叔孫爲司馬，亦與工正書服，知亦周之侯國用殷之官制，與三司用殷官名制固同也。五司寇之屬，鄭注月令云夏曰大理，又曲禮之五官末曰司寇，鄭云殷制，是刑官之長，殷周同矣。六司空之屬，說亦見上。周語單襄公引夏令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宋司城即司空，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云云。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命於司里。知司里掌城內外官舍民居道塗里巷，三代皆當屬司空。韋、杜皆云里宰，非是。又據曲禮注，則司士、司寇與司徒等爲五官之長，而司士不如周之隸司馬。此皆三代異同可攷者也。其文鉤稽三代異同，精覈極倫。復精儀禮，常朗誦其經文，不復按本，謂其章句義例、脈絡節次最整齊，便記誦，韓文公獨以爲難讀不可解，其言如此，亦可知其爛熟禮經矣。顧鼙目爲雜學，無延之課徒者，貧乏不能自存。光緒甲申，聞江蘇學政瑞安黃公已建南菁書院，專課經史古文詞，乃褰筆渡江，身外無長物，年已六十餘矣。書卷字出格外，而義據特碻，黃公賞之，爲製被，送院。院長黃先生，浙東經學大師也，謂君該洽羣籍，爲諸生冠，署爲齋長。南方學者始少少知其名。自是客江陰者八年，正月出門，歲暮乃歸，經年不得家書，目眵齒衰，仰課卷以求活，不能專心撰著。然月試之暇，紬閱諸儒經說，猶必盡其首尾，蓋好學其天性也。辛卯之春，猶成穀梁詁義一書。至秋季以病返，不再至。久之，始知其卒於家云。其在南菁時，同學多好詞章，以君樸學且衰老，罕就君論學。其既歿之五年，慶年乃取其說經之精者而爲之傳，使他日有采焉。

《續碑傳集》卷七五

先師程君墓版文 戴望

先師程君諱慶餘，字善夫，又名可大，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某，祖某，父雲，嘉慶中進士，出爲陝西城固縣知縣，民有習天主教者，毀其堂，誅其人，得循良稱。生子三人，君其叔也。幼岐嶷，執經同郡戴𬘡先生門，過目成誦。及長，慕其鄉嚴教諭可均學，博採四部書，凡天象、地形、樂律、書數、金石罔不兼綜，獨功令文違格，數試被擯，年踰四十，不得爲諸生，大爲流俗姍笑。君絕不經意，思託著述自見。其言書則有六書微、諧聲討原；言數則有開方捷法、句股比例述、補錢氏四史閏朔攷；言金石則有校補王氏萃編、訪碑錄、校正金石續編、佚編、金石足徵記。足徵者，徵金石刻與經史事實同異，及引經文句異今本爲書者也。皇朝碑版錄、經籍志、八卿表、督撫提鎮年表等書，皆未就。君既達於時，惟與同郡汪剛木、周禮傳兩先生交。東至吳，詣陳徵士論毛詩傳義。歸而隱修經業，作句讀師，或鬻文以給。君母瘦明，每飲食起居咸賴君扶持，然後即安，見者謂爲難能。同治元年，賊陷湖州，君從母赴水死，年四十三。後君從父歸自晉，招魂葬於峴山之側。君未娶，無嗣。越七年，弟子戴望哭君墓，立石以表之。望年九歲就君授讀周易、尚書，爲之正文字，明音讀，闓本漢師說，析其文義，異於他師。望始知鄉學，訖今粗有端緒，不見鄙於秀人偉才，君之賜爲多。孫卿曰：木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望其敢忘君德。銘曰：

於乎先生，純節固兮。書孔博兮，文其都居兮。生疇卹其過，死慎無辜兮。南山巃嵸，幽心魂兮。銘茲墓版，抒痛懣兮。以告四鄉地主及式墓者。

《續碑傳集》卷七九

魯仲實傳　吳昆田

魯賁字仲實，一同子。少穎異有氣決，姿體凝重，耆書嗜食兼數人。幼勤學，不待拘迫，率意爲文，進其父，父言無條理，棄之。逾年復作，父曰可遂爲之。補弟子員。性喜古文辭，不耐習制藝，三應鄉舉不售，棄去。見人久困名場，笑之，謂此區區者，何用苦心役志爲。乃一意讀書史，實事求是，不爲空言。太守章儀林議減清河賦，款目繁重，老吏握筆不得下，以叩賁，賁爲剖析肯綮。時已昏夜，退草三千言，旦獻之，覈周詳，太守驚喜，以其議上大府，因請主辦，三年蕆事。復佐理清河安東水道役，既竣，費無豪髮羨。天性質直，能劇飲，好戲謔，意豁如也。不知人閒浮僞事，與人交極坦易，一絕世故。世長某翰林以所著示之，許可者十一二，銜之次骨。或尤其太直，賁曰：文章得失有定評，非可誣也。若誣之，是誣道也。其眞至類如此。於人無所求，布衣斂履，酬應皆廢，尤不樂見貴人。吳漕督棠邀入幕，以故人子待之，有加禮，未久輒去。曾文正公國藩訪之再四，以父執一往謁，不再詣。文正語人曰：通甫有子矣。然世人率重其品與才，不知其爲孝子也。咸豐十年，皖寇至，父方病，奉之走安東，草屨行纔驗泥淖中，日百餘里，未嘗去左右。同治元年，寇復至，以鹿車輦父而奔，前阻水，賊騎在後，偶得空舟，負父以登，復下推舟入深水中，以免。時母在清河，每晝侍父，昏夜握刀徒步往省母，比曉疾走詣父所，往反二百里，踵血淋漓，不自知也。方播遷時，嘗三日不食，而恆懷乾糒餌其父，自是精氣頓減，多病，猶自力讀書如常時。卒年四十九。詩文書畫皆有家法。所著光緒清河縣志、安東縣志、詩文集刊行。

唐棲勞氏三君傳　吳昌綬

《碑傳集補》卷五〇

勞氏三君，長檢，初名金檢，字粲甫，一字青主。次權，字平甫，一字巽卿，自號蟫隱，亦稱飲香詞隱。次格，字保艾，一字季言。家唐棲，籍仁和，並爲諸生。父經原，字笙士，嘗從武進臧在東游，學有根柢，好收書，與歸安嚴修能、德清徐新田爲問難之友。修能歿，刻所著爾雅匡名二十卷，爲之序。尤熟唐代典制，著折衝府考，未及寫定，季言校補成書。巽卿、季言皆精校讎之學。季言少受業於同邑朱進士以升，一時名宿咸傾衿相契。趙鉞星甫譔唐郎官石柱、御史臺精舍題名二考，屬稾垂半，自顧年近衰暮，俾季言續成之。又嘗著登科記，聞大興徐星伯已有成書，遂中輟。以宋尤延之、洪文安、洪文敏全集久佚，舊輯未備，重爲蒐補，得粱溪漫稾一卷、文安小隱集一卷、文敏集八卷。所校有元和姓纂、大唐郊祀錄、北堂書鈔、蔡中郎集、文苑英華。其他諸史及宋元人集，或爲訂誤，或爲摭遺，靡不詳核。道咸之閒，名鈔舊槧往往尚存，凡所援據，多世不經見之本，藉傳至今，有功於古書甚鉅。平居讀書，置空冊於案閒，遇疑義輒筆疏之，反覆互證，期至精審而後已。鐫一印曰實事是正，多聞闕疑。凡校本必鈐卷端，蓋其爲學職志也。巽卿手鈔書尤富，兼工倚聲，校輯宋元詞集數十家。其藏書之所曰學林堂，曰鉛槧齋，曰丹鉛精舍，曰拂塵掃葉之樓。所居有燕喜堂、木夫容館、秋井草堂、漚喜亭、玉參差館、雙聲閣，流風餘韻，猶可想見。咸豐壬戌、癸亥閒，寇氛益熾，唐棲當孔道，不遑寧處。青主與巽卿、季言倉卒扁舟至雙溪，就友人歸安丁寶書僦一室居。所著在行篋閒，雖流離遷徙，猶嘗萃手

寫不輟。俄警至、又偕之吳江之同里。季言憂傷致疾、同治三年甲子卒、年四十五。（昌綬案、以季言卒年推之、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邵卿有咸豐丁巳八月廿一日手跋、云是日初度、當生於嘉慶戊寅、比季言長二歲、其卒年任五十以外。）無子、以手稾付實書。閱十年、實書爲編定讀書雜識十二卷、唐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四卷、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卷、光緒戊寅刊成、即今月湖精舍本也。邵卿後季言數年卒、箸述散佚。昌綬從皕宋樓善本書室兩藏書志錄其手跋十餘事。丁未來京師、與武進董京卿康互有采獲、并輯季言條記在讀書雜識外者並存之、仿雷甘谿刻劉丞喈遺書例、目曰勞氏碎金。青主文字不概見、丁君謂其素不治生、經亂家益落、拮据謀刻、賞傳季言書、友愛之篤、亦可偁也。故就所譔季言事略、刪益之爲三君傳云。

述曰、昌綬自少憙爲斠訂之學、比歲復縛意盡搜宋金元詞人別集、與勞君兄弟辱同志、又同里、恨生差晚、不獲奉手請益、循覽遺箸、有餘慕焉。方海內承平、士夫家多蓄舊籍、諳故事、父子兄弟相爲師友、賓朋文酒、從容商榷。吾鄉如小山、瓶花、以降蓋未易僂數。邵卿、季言被服儒素、孤秀自譽、其淹貫羣藝、夙昔在抱經、潛揅諸老閒。文章爾雅、旁嫻聲律、一一有流派可尋。惜夫遭逢喪亂、顑頷即世、顧所造已絕異如此、單門盡落、裔緒蔑聞、廬志乘宋錄有不盡詳、故綜其學行敘而論之、且以致深慨也。

《碑傳集補》卷五〇

魏子安墓誌銘 謝章鋌

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閒、或言曰、魏子安至自蜀矣。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若、一見如舊、蹤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君名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父本唐、歷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元者。君其長子、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即連舉丙午鄉試。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夫人持家務、諸婦佐饔飧、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君復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念、忽高眎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既累應春官不第、乃遊晉、遊秦、遊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卒不能爲君大力。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髒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稗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沈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爲惝怳詼譎、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君年四十矣。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踞金陵、浙閩皆警、聞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既而弟殉難、既而父棄養、欲歸無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濟、而蜀寇蠢動、焚掠慘酷、貲裝俱盡、挾其殘書、稗妾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君憤廉恥之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聞見、指陳利弊、慎擇而謹發之、爲咄咄錄、復依準邸報、博考名臣章奏、通人詩文集、爲詩話、相輔而行。君著書滿家、而此二書爲尤不朽、蓋時務之蓍龜、功罪之金鑑、春秋之義、變風變雅之旨也。後世必有取焉、然而世乃不甚傳、獨傳其花月痕。嗟乎、知君固亦不易耶。君既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閒修治所著書、晨鈔暝寫、汲汲顧影

若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毋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離。卒年五十有六、葬於某山之原。君性疏直不觧齪齪、既數與世齟齬、乃摧方爲圓、見俗客亦謬爲恭敬周旋惟恐不當。顧其人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嬉笑諧謔、千人皆廢。遇素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證、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即篝燈點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蓋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此者。予之聞君名也、由於芑川。芑川實未見君、見所爲荔枝詞而善之。今芑川歿矣、君又繼之、使余以悲芑川者悲君。君如有知、能無憾耶。然君書俱在、謂非後死者之責耶。乃錄其部目而系之銘、畀君弟若子使刻於石、以詔來者。

陔南石經考四卷、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正始石經遺文考一卷、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石經訂顧錄二卷、西蜀石經殘本一卷、北宋石經殘本一卷、南宋石經殘本一卷、洛陽漢魏石經考一卷、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益都石經考一卷、開封石經考一卷、臨安石經考一卷、陔南山館詩話十卷、咄咄錄四卷、蹇蹇錄二卷、彤史拾遺四卷、三朝讜論四卷、故我論詩錄二卷、論詩瑣錄二卷、丹鉛雜識四卷、榕陰雜掇二卷、蠶桑瑣錄一卷、湖壖閒話一卷、懲惡錄一卷、壽錄一卷、巴山曉音錄一卷、春明攈錄四卷、銅仙殘淚一卷、陔南山館文錄四卷、陔南山館駢體文鈔一卷、陔南山館詩集二卷、碧花凝唾錄一卷。

銘曰、有美一人、黔而豐、腰腳不健、精神充。胸有鑪錘、筆有風、百鍊元氣貫當中。蚩蚩者婆、醉者翁、禿烏狡兎爭西東。傍立側睨讓乃公、笑罵非慢拜非恭。大聲疾呼聵不聰、著書百卷完天功。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一

張裕釗　侯楨　俞樾　李元度

張裕釗傳　夏寅官

張先生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父善準、嗜學敦行義、好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二書。先生少染家學、精勤不倦、又從曾文正公游、竺志古文、學以大進。中道光丙午舉人。淡於仕宦、舉生平所學、一專發之於文。其爲文叚塗韓歐、曾王以上推之晚周先秦盛漢、又原本六經、沈潛乎許鄭之訓詁、程朱之義理、以究其微奧。故其義粹以精、其詞深以厚。晚歲喜讀易中庸、孟子及莊周、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賈誼之文、益恢奇跌蕩、旁薄萬類、縱心退邁、邈焉寡儔。曾文正公推爲當代作者、非私言也。平日與人論文、洞見本原。其與黎蒓齋書、謂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樂、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以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埃之外、雖天下不與易也。又與吳摯甫書、謂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故必諷誦之既久、使吾與古人訢合於無閒、然後能深契其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又與李佛笙書、謂近撰元后傳書後一篇、自以爲甚似西漢人、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校之方、劉、姚、梅、未知其孰後先也。與查翼甫書、謂考据詞章必擇一而專精、更取一以爲輔。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月、行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爲古文、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以考證者、莫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文章爾雅、遠於鄙倍而已。又謂宋賢有言、學者學爲仁義也、孟子七篇、壹以仁義曉人、若能即無欲害人、無穿窬二語深繹而內省之、則爲人之大本立矣。又與鍾子勤書、謂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極盛、遠軼前代、然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反以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篤志之士、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然或專事義理、而一切屏棄考證、爲不足道。雖其說甚美、而訓故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與。觀先生與諸人書、持論平實、正大確守文正之家法焉。先生書法導源晉魏、突過唐人、嘗謂吳摯甫曰、近世金石刻稀少、吾書雖工、世不求、無所託以久、恐身死而跡滅、吾將歸於黃鶴樓下、選堅石良工、書而刻之、鑿懸崖石壁、使中空如篋、陷吾所書石其中、別用他石錮篋口、四周不使隙也。千百世後、必有剖此石壁得吾書者。嗚呼、此杜元凱欲沈碑漢水者類也。今先生雖逝、而其所箸濂亭遺文與所書碑版、近人搜集葆貴之不遑、其傳世行遠固無俟於沈碑鑿壁之爲也。在湖北、聘修通志、與當事不合、遂辭不就。中年主講金陵、文正、江漢、經心、鹿門諸書院、又主保定蓮池書院。其後聲望益隆、遭遇益困、不得已入關中、依西安將軍榮公、鬱鬱久居、遂挹窮而死。將死、自營壙於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吁、可慨已。先生中子會叔剌史與寅官戊子同舉於鄉、景仰懿行、在秦州時、訪求墓銘、行狀不獲、因輯所聞大較以爲傳。

《碑傳集補》卷五一

侯子勤哀詞　華翼綸

子勤姓侯氏，名楨，無錫人。爲大興縣學生，久留京師。余三上禮部試，至京恆與爲文字交。子勤治樸學，出梅柏棖先生門下。余素私淑方、姚，每爲文，互相閱，輒交相喜，以是交益深。後子勤舉順天鄉試，應禮部試，方進取。余選官江西，遂不相見。咸豐庚申，金陵之賊潰圍出，破常州，邑城不守。余時丁憂在家，方以團練保鄉里，不知子勤避地何處也。後子勤流轉無狀，聞余蕩口倘無恙，乃決意來覰余，率妻子渡江，至常熟梅里，喜而語人曰：此地去蕩口近，余當得生矣。其夕忽病，病即死。余不知其如何病、如何棺殮也。後有人自梅里來，述其艱苦狀，始悉之。嗟乎，子勤之來，去蕩口不及百里耳，而不得果來，天竟不使有一息生機耶。文人之厄，至斯極矣，命也夫，亦可哀已。詞曰：是何遇之嗇，而才之豐耶。文可以追史漢，而藜藿之不充耶。既流離以轉徙，性命而付飄蓬耶。將惠然其肯來，擊楫而向東耶。乃百里之易達，而一水之難通耶。胡幽明之異路，忽焉其命終耶。此天之阨我，俾欲援手而無功耶。嗟棺殮之草草，妻孥之困頓，余心悽惻，其何窮耶。

（《碑傳集補》卷五一）

清誥授奉直大夫誥封資政大夫重宴鹿鳴翰林院編修俞先生行狀　繆荃孫

曾祖■

祖廷鑣，乾隆甲寅恩科，欽賜副貢生。妣夏氏、戴氏。

考鴻漸，嘉慶丙子科舉人。妣蔡氏、嵇氏、姚氏。

本貫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年八十有六。

先生諱樾，字蔭甫，號曲園，舊居德清東門之南埭。姚太夫人生子二，先生居次。先生生三日，太夫人得病甚危，積二十餘日始愈。四歲遷居仁和之臨平鎮。先生幼有夙慧，太夫人口授四子書，過目不忘。九歲戲爲書，自注其下，著述等身，篤老不倦，實兆於此。年十六，補縣學生。道光丁酉科副榜貢生，甲辰恩科舉人，庚戌舉禮部試，覆試一等第一名，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覆試詩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爲曾文正公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此先生受知文正公之始。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知遇也。咸豐壬子散館，授編修，以博物閎覽稱於輦下名輩。乙卯四月考差，上以舜在牀琴命題，時海宇多故，宵旰憂勤，先生借題發揮，以見古聖人不懟不疎，遇變如常，并旁引文王之羑里鳴琴、孔子之匡邑被圍絃歌不輟，以明先後聖之同揆。八月，簡放河南學政，奏請以公孫僑從祀文廟，及聖兄孟皮配享崇德祠，並邀俞允。甫再歲，以人言罷歸，僑居蘇州。先生既反初服，乃壹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叚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冀不背王氏之旨。其羣經平議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平議則稱坿讀書雜志之後，古書疑義舉例則小變經傳釋詞之例而推衍之。先生之私淑王氏，謹守家法不苟如此。逮其後俞樓雜志、曲園雜纂、茶香室經說諸書，出其析疑振滯，皆與前書相仿，或有精義較勝於昔。學與年進，先生不自諱也。先生居吳，猶及見宋大令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學，故一切讖緯家言，先生亦偶涉之。要見先生精力過絕於人遠甚。先生業以著書自娛，遂不復出。曾文正之督兩江，李文忠之撫



儒藏

吳下，咸愛重之。先生以巾服從游，往來如處士。文正有閣才不爲徒竊高位之語，論者謂文正懲徐侍郎之奏，不敢繼進於先生。本志所在，固未愉也。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等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爲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昶、孫觀察星衍兩先生之緒，至先生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爲通材者不可勝數。門人爲築俞樓於孤山之麓，以與薛廬相配。游湖上者皆能指其所在，相與樂道其地不絶。先生自少至老讀書著述，皆有常程，每竟一歲，皆有寫定之書刊布於世。晚年足跡不出江浙，聲名溢於海內，遠及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其不及者則從海舶寄書質證，賦詩相祝，而如蒙古賢王、京邸宗藩，或遠來求書，或以楹帖寄贈，以致傾慕。先生居林下四十餘年，於光緒癸卯正科溯舉道光甲辰鄉試，計周一甲子，浙中大吏以重宴鹿鳴請，得旨復編修原官，有早入翰林，殫心著述，啟迪後進，人望允孚之諭。先是先生省母於其兄福甯官舍，晤閩浙制府英香巖相國，爲道咸豐閒以河南巡撫入覲，文宗猶詢及姓名，有人頗聰明，寫作俱佳之諭。先生聞之，不覺失聲。至今上復有此旨，稽古之榮，一時無兩。往者曾文正謂先生拚命著書，食報之隆，乃儻於後，可謂極儒生之殊遇矣。先生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然爲東南大師。晚歲變傷時局，常語人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中學爲體者道也，以西學爲用者器也。病中猶以毋域見聞，毋忘國本垂爲家訓，東脩所入，別以貧文字自給，有餘則振贍親族，拯卹災患，樂以爲常。授孫陛雲讀，不名他師。陛雲以戊戌第三人及第，親見其典試蜀中，舉特科，乞假侍左右，賦詩相樂。其祖孫翰林，庶幾亦猶高郵王氏文肅之於文簡。先生雖得年稍遜懷祖，名山之業固實繼之。世俗耳食，多以曲園比之隨園，雷同相和，所謂貌同心異，有道於通人之前，宜不值一哂也。先生以光緒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蘇州寓廬。臨終賦自喜、留別詩，以賸啟代訃，夷然委化，至無所苦。朝野人士聞之，相與咨歎，謂頓失儒宗，後生小子於何宗仰。今江蘇巡撫陳公瓌舉先生學術及所著書入奏，天語寵被，詔入國史儒林傳，以旌其學。耆儒著書之富，受知之厚，信無如先生者，即其仕不中輟，度至卿相而止耳。以彼易此，殊有不侔。先生可以慰矣。先生著書凡五百餘卷，其有功經義、諸子則有羣經平議五十卷、諸子平議五十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俞園雜纂共一百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餘具先生自著全書錄要中。先生於兵燹後，總辦浙江書局，建議江浙揚鄂四省分刻二十四史，於浙局精刻子書二十四種，海內稱爲善本。又議鈔補浙江文瀾閣舊藏四庫全書，今閣重建，而書亦稍具。沾溉儒林，嘉惠尤非淺尠。古來小說，燕丹子傳奇體也，西京雜記小說體也，至太平廣記以博采爲宗，乃合兩體爲一帙，後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筆記，以晉人之清談，寫宋人之名理，勸善懲惡，使人觀感於不自知，前之者閱微草堂五種，後之者寄龕四種，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華者所可比也。荃孫於光緒丁丑初見先生於曲園，奉手受教，先生因與先君子丁酉同譜，誨之尤切。後每過蘇必侍談數次。先生成書必先遺之荃孫，有所撰述亦必郵呈訓誨。去年九月猶侍談三時之久，窺見先生精神強固，言語貫串，私心自喜，以爲可繼伏生之長壽，爲後進之導師。別後又兩奉手書，而孰意竟不及再見耶。嗚呼悲已。謹略舉先生爲學大概，及聞見所及如右，以備當世爲志傳者之采擇。若其持論之精，先生全書具存，第而擷之，是在史氏。鄙之所述，庶亦以拊麗焉。

《續碑傳集》卷七五

俞先生傳

俞先生諱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也。清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既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革職。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依王氏律令、五歲成羣經平議、以擬述聞。又規襍志作諸子平議。成、後作古書疑義舉例。治羣經不如述聞諦、諸子乃與襍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覈察鰓理疏紛、比昔牙角財見、細爲科條、五寸之榘、極巧以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恢郭矣。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鶚、沈濤、其佗多淩襍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敎于詁經精舍、學者鄉方。始屯固不陵節、同縣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嘗受學長洲陳奐、後依宋翔鳳、引公羊致之論語。先生亦次何邵公論語義一卷。始先生廢初見翔鳳、翔鳳言說文始一終亥、即歸藏經。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頗右公羊氏、蓋稱之翔鳳云。爲學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說經好改字、末年自敕爲經說十六卷、多與前異。章炳麟讀左氏昭十七年傳、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證以論衡變動篇云、緋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說曰、不然者林然之誤、借林爲緋。先生曰、雖均善、不可以訓。其審諦如此。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摧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誑豫爲之、韓非所謂番吾之迹、華山之基、可以辨形體、識通叚者、至秦漢碑銘則止。雅性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肴食、衣不過大布、進襪不過茗菜、遇人豈弟、臥起有節、氣深深大董、形無苛欻、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覽典籍、下至稗官、歌謠、以筆札泛愛人、其文辭瑕適並見、襍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所著書自羣經平議、經說而下、有易說、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直日考、卦氣續考、書說、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箋、鄭康成駁正三禮考、玉佩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歲星考、七十二候考、論語鄭義考、何邵公論語義、續論語駢枝、兒笘錄、讀漢碑。自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如別錄其佗筆語甚眾、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清光緒三十三年卒。

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弟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敎張不弛、愈穉不逮。一世新學與生、滅我聖文、粲而不爽、非一隅之憂也。

《太炎先生文録》卷二



誥授光祿大夫貴州布政使李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姓李氏，諱元度，字次青，一字笏庭，自號天岳山樵，晚更號超然老人。其先出唐太宗三子吳王恪後，遷江西建昌，石晉天福中，再遷湖南平江，為縣人。曾祖自芳，縣學生，祖家庚，從九品，父傳祁，府學生，母喻氏，旌表節孝，以公貴，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太夫人。公生有異稟，四歲而父歿，稍長，讀書過目成誦，年十八為諸生，食廩餼，中式道光癸卯舉人，會試報罷，遊奉天學政幕，
陪都尊藏
列朝實錄，公得以仰闚美富，通知一代政事，又隨使車徧覽關東形勢，浩然有得，益肆力掌故地理之書，考稽百家載籍，才識宏裕，大挑選授黔陽教諭，咸豐二年，粵寇破武昌而東，曾文正公國藩奉
詔在籍團練，公上書數千言，隱其名，曾公廉之，既相見，詢知公所為，大驩曰：吾固知非子莫辦，引與規畫軍事。岳州師潰，曾公敗於靖港，部軍捷於湘潭，賊返竄，
詔落曾公職，戴罪督剿，故事，革員例不專奏，公代草疏，請出湖南境後仍專奏，以速戎機，曾公疑焉，公力持之，得
俞旨，奏保知縣，加內閣中書銜，復武昌，克田家鎮，加同知銜，
賞花翎，水師敗於九江，曾公入南昌，公相從艱危中，多所裨助，會公自出師，迫不利，輒衝前死，皆以公防捄免。五年，公自請於曾公，募平江勇為一軍，破賊蘇官渡，會水師克湖口，賊酋石達開據撫州，瑞臨、貴吉諸郡皆為賊有。六年，公克東鄉，攻撫州，累戰皆捷，分軍西徇，復宜黃、崇仁，值皖賊來援，戰不利，退保崇仁。七年，曾公檄公守貴溪，兼控閩浙要隘，大捷於鷹潭，加知府銜，敗石達開眾鉅萬，擢知府，以道員記名。八年，石達開竄衢州，道出貴溪，擊走之，分兵解衢圍，移防玉山及廣豐、常山、閩賊犯廣豐，襲玉山，公廣設方略，賊窮竄，伏兵邀之，大獲。江西巡撫疏稱以三千饑疲之卒，當悍賊數萬，自有戰事，未之前聞，為時推重如此。先是，曾公憂歸，為書勞公曰：君當靖港敗後，宛轉護持，入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嗚憤，一不忘也。九江敗後，特立一軍，志在護衛水師，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鎮敗後，我部別無陸軍，賴君支持東路，隱然巨鎮，力拄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三不忘也。至是再起視師，遂上公功，加按察使銜，
賞色爾固楞巴圖魯號。胡文忠公林翼疏舉賢才，公與沈文肅公葆楨、左文襄公宗棠首列焉。十年，金陵師潰，曾公為欽差大臣，總督兩江，檄公守廣信、衢州，援浙江溫處道，曾公奏調皖南道，改防徽州，公率新卒三千以行，八月抵徽，先數日甯國陷，賊酋李侍賢眾十數萬來犯，督防兵潰，環索餉，甯防兵踵至，大掠，公善遣之。賊犯績溪、叢山關，部將壹梅華等往禦，賊入關，梅華擊走之，遇伏歿，關遂失。賊薄徽城，周十八里，頹圮甚，公督修三晝夜，完三之二，而賊至。曾公所遣援兵潰，公收兵登陴，賊環攻五日，北門不守，公馳往督戰，墮馬暈絕，為親卒負出城，遂陷。事聞，
上意雖欲罪之，然有李元度謀勇兼優、人才難得之旨，
命曾公察奏，曾公疏請褫職逮治，而浙撫王壯愍公有齡請公募勇赴援。十一年，
命曾公飭赴浙，應得罪名，仍察辦。公歸里，募八千人，為安越軍。會賊酋李秀成連陷湖北江南郡縣，湖南大震，官民固請留守平江。六月，公自湖北轉戰而前，賊望風潰遁，連復通城、崇陽、蒲圻、義甯、新昌、奉新、瑞昌諸城，
詔賞還按察使銜，再
賞布政使銜，前罪應否寬宥，
命曾公覈奏。九月，次衢州，浙餉不至，稱貸以行，敗賊雲溪、峽口、葉村等處，道梗迄不得前。十一月，杭州陷，同治元年，李侍賢陷江山，公力戰挫其鋒，復分軍與左公會擊，大破之，授浙江鹽運使，晉按察使，署布政使，而曾公以公罪未定，遽回籍，疏劾褫職留營，
命交左公差遣，公遂歸，尋言官論劾，復
命曾公、左公察實具奏。時金陵已克，曾公奏公守徽之役，到不十日，巨賊猝至，兵力未厚，前奏遽罔本從嚴，今大功垂成，請量錄用。左公奏杭州失陷，非公逗留所致，惟落職後求去，索餉不顧大局，
詔遣戍，仍留養母。貴州教匪癰聚，思南、石阡與苗賊應和，蔓延楚蜀。五年，巡撫張公亮基起公專辦教匪，公募平勇二千，督各軍由銅仁進攻，克大小埡、八寶關、大園子、馬鞍營、席家山諸堅巢，大捷於孟溪，解銅仁圍。教匪居河西者曰城頭界、曰老圍、曰環岳、曰秦家寨、曰大堡、曰景陽洞、曰牛渡灘、曰岳科，居河東者曰荊竹園，在安化縣北，其西朱明月踞湄川縣之偏刀水，公分設水師，斷東西互援，進規河西。六年，克城頭界、老園、環岳諸巢，東會席公寶田軍，攻荊竹園，三道水。七年正月克之，分

兵克綦家寨、走教首劉俵順、禽朱明月於覺林寺。五月、拔偏刀水、禽僞王何繼述、田應武、老教主王科等以降人內應、克大堡、黔陽洞而牛渡灘、邑科乞降。兩年之間、勦撫九百餘寨、廓清五六百里。設屯田局、招丁三千、授田二萬餘畝。教匪平、屯政亦竣。

詔復原官、授雲南按察使。陳情乞養、

允之。光緒八年、母卒。服除、十一年入都、補貴州按察使。十三年、遷布政使。在黔翦巨惡、勦墨吏、興蠶桑、設礦局、前殉賊難者、自貴州提督孝順公以次、爲請建十忠祠、而卹其後裔。它善政多可紀。以九月二十七日卒於官、距其生道光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七。湖南巡撫奏附祀曾公祠、事蹟宣付國史。

詔如所請。妻同邑喻氏、

封一品夫人。妾徐氏、吳氏、宜人。子五、積琳、花翎三品銜江西候補道。積璠、同治癸酉拔貢、花翎四品銜兵部員外郎、先卒。積璿、縣學生。積璜、積瑄。女七、適黃錫綬、彭樹森、沈瑩慶、曾廣銓、郭焯瑩、歐陽鈞、張壽威。孫八、厚荃、府學生、厚孫、候選道厚英、厚葵、縣學生厚芬、厚萃、厚荘、厚藩。孫女八。曾孫一、曾孫女二。公性肫篤、事母逮老如孺子。厚於親族、塾有課、餼有資、姻故鄉鄰多待以舉火。平江地界三省、設局縣城、集械編丁、以時訓練、寇警迭乘、恃以完固。立諸善堂及廣仁倉、貸不取息。郡建平江忠義祠及葺新諸祠、祀必親、必積倡捐。江西欠餉二十餘萬、請增府縣學額、它眞效之省帑千萬。自少以文鳴、既老於兵間、閱見闊廣、益雄於詞。所著有

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平江縣志五十六卷、平江十三君子事略二卷、十忠祠紀略二卷、南岳志二十六卷、天岳山館文鈔六十卷、未刊者四書廣義六十四卷、

國朝彤史略十卷、名賢遺事錄二卷、

國朝先正文略二百卷、求實用齋叢書若干卷、安貧錄四卷、古文話六十四卷、天岳山館詩集十二卷、文續集若干卷、四六文二卷。以光緒十九年四月葬縣南水南里丑首未趾。積琳等泣請文其墓道之碑。先謙少公二十年、自公貴州軍營歸里、始相識。一日過先謙書齋、見所爲明大學士史可法補傳、誦之再、曰、君有班、范之才、幸努力。由是以文字相知好、意氣許與、至今不忘。銘曰、

公之文章足以潤色廟堂、而不操史筆。才猷足以參贊密勿、而滯於外官。武略足以取侯封、而躓於任事之勇。忠誠足以信朋友、而不免同心之責言。固瑕釁之有開、亦時命之適然。彼古人致歎數奇兮、如公者猶可自慰於九原。

《續碑傳集》卷三九

戴高　宋澤　王灝　劉庠　胡澍　孫樹　周星譽
姚燮　董沛　張之洞

戴小亭墓志銘　許錫祺

君諱高，字瞻雲，號小亭，姓戴氏。先世出自宋戴公，南唐時光祿大夫諡忠恭諱鳴始居新安，遂高祖長顯遷青浦，曾祖秉珪遂家焉。祖繼頌，字賡堂，議敘八品。祖母俞，繼錢，庶周。父學禮，字勳亭，太學生。母王，繼蘇。勳亭及君皆繼出。君性聰穎，讀書過目輒成誦。少孤，為祖母錢慈愛。弱冠補諸生，餼於庠。登咸豐辛亥賢書，先後治鄉團，保獎國子監學正銜，候選教諭。同治紀元，薦舉孝廉方正，辭不受。辛未大挑，仍以教職歸部選。

君幼時以孝行聞於里。師事郁西槐，後從周耕漁師游，與祺同几席，講索不厭。閱史嗜漢書，治經先春秋，尤喜觀易。發為文，經經緯史，葉子湘稱其渾樸若堅金，溫潤如良玉。教於家，操觚弟子規矩循循，閉門之內雍然肅然。時吳雲甫居固溪，張濱甫居黃渡，君皆獲交，恨相見晚。與祺辨論，坐輒移晷。咸豐三年，君母蘇孺人以疾卒，君銜哀負疚，若不成人子。竊兩世皆少孤，賴祖母錢持家政。今煢煢獲事，惟祖母一人，終養之志，蓋自此始。粵匪擾蘇省，君奉祖母避南匯，再徙崇明，涉波濤不懾。祖母年屆九旬，衣食寢興，君與婦若妾迭侍左右，罔間晨昏。同治三年，邀平。君奉祖母歸。是歲十月，錢太孺人卒，喪葬盡禮。君自壬子應禮部試，不復計偕，庶幾遂終養者。曾姪孫承澍庚午舉於鄉，辛未北上，君偕往，歸途抱病，比至自京，臥病不出，顏色如平時，自謂此心慊然，死無憾。病殆，命子宗源師事黃哲生。君同年生也。君生於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以同治十年八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遺存蓉護堂吟草一卷，燬於火。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祔葬先人墓側。配徐氏，世家女，孀婦職子宗源，側室周氏。生，君先於咸豐初年以祖母氏錢暨周守節撫孤事實臚陳大吏，

旌表如例，建坊於吳淞之陽蔣浦口。以喪父時母氏蘇年三十二，格於例，不得請，手敘節孝行述藏於家。君為人和而介，崇實行，不務名，與人交，無疾言遽色。家有中人產，斂濟人以急之。歿日，故廬未完，葺里人追思，有嗟歎者。曩日會友之地曰震川書院，去家五六里，有遊者談其行，僉曰古之順孫也。銘曰：

學之創設，實在明倫。域中大者，惟君與親。雖不獲盡，敢瀉性真。家難孝子，尤重順孫。克遂終養，遺馨播鄰。孰矜而陳止，孰歆而循止。歸藏幽宅，千載永存。既安既固，以蔭其嗣人。

（續碑傳集）卷八二

宋理卿先生傳　李元度

三代後所謂異端，老莊也，楊墨也，釋道二教也。得孔子、孟子、韓愈氏暨程朱諸子闢而闢之，害寖以息矣。乃荒服島夷從古不通人迹之地，有所謂天主教者，航海七萬里，抵隙而來，闌樹幟於中國，雖山僻下州，距海嶴絕遠，亦爭立教堂，奸民竄名籍中，遂得抗長令，魚肉鄉里，為逋逃藪。而不肖有司又曲庇之，以陰取其所求，勢不至胥天下而為所蠱蝕不止。烏虖，此書契以來所僅見，抑堯舜周孔之世所未聞者也。當是時，西川酉陽州民為義憤所激，屢有殺教酋之獄，而宋君理卿以持正論為教黨所讐，幾陷不測，然亦以此名聞天下云。君諱澤，初名文選，字理卿，先世居辰州，遷安化。曾祖宜先，祖易田，並邑諸生。父儀廷，舉鄉飲賓。咨酉陽家焉，遂為酉陽人。君生有節操，健於文，甫冠為州學生，食廩餼。五試於鄉不遇，乃隱居教授以為養。親病，逾兩月不交睫，喪祭皆盡禮。咸豐中，東南盜起，大吏檄所屬治團練，州牧屬君董其役，君以兵法部勒鄉人，躬教練之，及秋皆可用。辛酉，粵寇犯州境，君擊走之。川督駱文忠上其功，得

旨以訓導用。同治癸亥，粵逆再竄酉，君毀家結死士，自為一軍，與諸隘賊敗遁。明年金陵既拔，粵逆平，川中幸無事矣。亡何而教堂之禍作。初，法蘭西之傳教於川也，酉人從之凡數萬，數侵暴平民，有司不敢問，或訟不得直。浼教酋關說，輒得逞。君故負鄉望，為說十六則，勸勿從教，自拔者千餘家。同治乙丑正月，州人積為教黨所虐，憤甚，一日夜焚教堂七十有奇，忌者因指目君。七月，州人殺教酋，獄益棘，刊章名捕君，不獲，則株累其家人。戚屬有徐某者素義君，乃與冉某等三人謀曰：「宋先生前治鄉兵，括吾屬，今因公扞文網，官必欲死之。男兒終不免一死，吾屬代宋先生死，何如？」皆曰：「善。」則詣州堂自承曰：「燔教堂、殲教首，我曹也，無與宋某事。」州上諸行省，屢鞫之，爭自引伏，或詆之曰：「若奈何替人死？」四人者笑不答也。獄具，皆論斬。時以比顏佩韋等之殉周忠介云。事既解，奸人仍欲甘心君，乃挈家避難辰州。會胡某權酉陽牧，墨而驚，受教酋指，括民膏以半新教堂，半飽其橐。洎戊辰冬，又激成何才之變，而君不與知也。何才者，事母以孝聞，因事與教黨忤，教白諸官，遣隸拘才，才宅出械其母且毆之，鄉人大譁，奪母返，隸走愬州，才歸憤甚，夜走告所親，

詭言奉密檄驅教黨，居民聞言，皆躍喜，立集百餘人，奔其仇，殺數人。犂旦，眾益集，數踰千。州官來撫定之，官去，才麾眾散，眾不可，趨州城之教堂。至則教黨數百人列火器牆上，眾不能近。日且暮，將散矣，市人舁巨礮助之，礮發牆圮，眾擁入，殺二三百人，樹其酋，又搜殺教黨千餘，并燔教堂之在各鄉者。時州人死者亦數百，何才負母逃，不知所往。明年，

朝命大學士肅毅伯李公按其事，具得胡牧庇教虐民狀，奏褫之，[illegible]山。擇良吏與民休息，於是何才自投請死，事上，斬才及教黨王學典，遂定。君實未與知也，然勢尤岌岌矣。君尋客長沙，以精相墓術爭主之。甲戌五月，卒於寓舍，年五十三。子三：衡、荃、荀。衡有學行，具狀屬爲君傳。君學無所不窺，精許氏學及兵法、水利家言，所著曰《勞人集》、《湘上吟》。茲著其系時局之大者。

論曰：泰西通商凡二十有二國，傳教止法蘭西人。彼其所謂天主教者，鄰國皆屏拒之，有屬禁，法人並不相強，而獨強傳諸中土。中土人惡異教之亂常，又不知傳教者止一國也，於是見西人輒仇視之。夫諸國不傳教，無損於互市也，獨法人必強傳教，又以一國故貽累諸國，是亦不可以已乎。今欲中外相安，莫若使法人罷傳教，匪獨諸國之利，抑法之利也。至吾堯舜孔孟之教，則窮天地亙萬古莫能易者，彼烏足爲毫末加損哉。

《續碑傳集》卷八三

定州王文泉先生行狀　賀濤

曾祖又曾，誥封朝議大夫，晉贈通奉大夫。祖萬年，乾隆戊子舉人，誥封中憲大夫，晉贈通奉大夫。父實華，嘉慶丁卯舉人，誥封奉政大夫，晉贈通奉大夫。

先生諱灝，字文泉，姓王氏。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定州之奇連村，十傳至先生之高祖，徙居州西門外。先生長身魁貌，性坦直，善與人交，所過逢，雖卑幼若不同道，登自下，飲食笑呼連日夜不厭。既猶追述之以爲樂。人有過，顯斥之，使不自容，即有求，輒遂所望。喜讀書，務爲經世之學，期有濟斯世，視人事如己，苟利鄉里，無不爲。事以財集，倡爲之，或獨任。州有大工役，必仰以成。振乏困，不待請。歲歉，出米平市價，而量畝授種，以爲常。光緒初，歲比旱，赤地數千里，飢民走死徧野，益思所以全活之。遠者給米，而二十里內設施粥之所三，自十月至正月，就食者日五千人，而留其老弱婦女之無歸者數百人，至五月竟事，未嘗死一人。使人持錢四出，要孔道，資飢民走四方者，獲資免道路死二千三百餘人。又出粟四千石，建倉儲之，歸之官，鄉人感德。邊近信賴。自粵賊竄畿甸，其後土匪竊發，連年不定，繼以捻匪，畿內不靖者幾二十年。州縣治團練，卒不能成軍，賊至輒潰。先生既爲一方所信仗，悉就法約，又出家財助之，人益奮厲，樂爲用，以戰以守，竟賴以完。粵賊之竄入臨洺關，由正定趨東北，遏賊於藁城之滹莊鎮，賊遂東。土匪犯州，竟與戰，輒敗之。最後賊至高門鎮，而官軍躡其後，往說其將，而夜帥數十人卒往掩捕，獲數百人，眾潰，土匪遂平。捻匪北渡，晝夜城守，而時出擊之，衣食難民，而令其壯者登陴，賊游騎數至，卒以有備不敢犯。總督訥

爾經額公、劉公長佑皆奇公所爲、予以軍械、而犒勞其士卒。先生既以貲雄一方、嗇於自奉、於人世華靡無所耆、獨喜收積書籍、所無必求之、不校直、以異書至、酬之輒過當。聞有善本、使人齎重金、不遠千里、必得然後已。濤嘗遊京師書肆、所指求輒曰、昨新得、已送定州王先生所。如是者數矣。自宋元明初精刊、武英殿諸刻、國朝諸巨儒所校古書、兵燹後絕難得者、皆有之、而人世通行之書殆無不備。羣經注疏以及箋解、考證、凡涉於經者六百五十七種、而小學、音韻之類又百三十五種、歷朝史記與譜錄、志傳凡隸於史者以及各行省通志府州縣志五百十四種、諸子、術數、方伎之書七百十三種、漢魏以來詩文集六百二十七種、纂諸家詩文爲一書百四十八種、叢書百十種、其子目七千六十四、類書三十三種、善本重收又二百七種、寫本百二十種、以帙數都六千五百三十四、以四庫例著錄、而編校姓名、刊刻年月皆注之。其爲四庫所未收、而通儒博學不嘗見者蓋若干種。善本以錦爲帙、其尤者襲以篋笥、置祕室、餘則叢插架上、堂室皆滿。又以餘力搜輯金石拓本千餘種。嘗以謂大河前橫、太行右峙、度滹衛而東薄海、其地平舒壯闊、荀卿、董仲舒後作者代興、汴宋以來爲帝者都、人文乃益盛、而不幸而其書不顯於世者乃至不可勝數、此命世君子以斯文自任、而生長其地者所宜悼懼者也。於是有畿輔叢書之刻、廣延英俊、齎金幣走書四方、罔散失、拾闕殘、巨細畢收、日積月增、遂以大備。於周得一種、於漢得四種、於魏得六種、於晉、於齊、於隋得一種、於唐得十六種、於宋得十五種、於遼得一種、於金得五種、於元得八種、於明得七十八種、於國朝得三百四十六種、甄錄芟補、匯爲一編。其零篇碎牘不能成書者、更爲畿輔文徵埒其後。與校勘者皆一時博通之士、而書之棄取與纂修體例、雕刊規式、則先生自任之。始設局於保定、既移於家、日從事編校、孜孜無倦容、雖疾病不輟。歷十年、將蕆事矣、而先生遽卒。然雕印成書、爲先生所目覩已過半矣。先生既耆學、喜賓接文士。自開局校書、學益勤、名公鉅卿、博材碩學爭欲與交、交道亦日廣、而所學益宏博無涯涘。合肥李相國以畿南文獻榜其門、而畿南學者亦遂仰如山斗云。先生之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年六十有六。由舉人議敘同知、賞四品頂戴。配許氏、同郡舉人魁烈女、先卒。繼配何氏、正定廩貢生秉鈞女。子延綸、優貢、亦耆學、刊書之役、將纘先生之志而成之也。女適行唐中書科中科李鹿鳴。孫思範、娶吾叔父諱錫珊公次女。先生見濤文以爲奇、招與校書、濤亦欲一謁先生、縱觀其所藏書以爲快、而卒不克、此濤之私憾也。先生平生志事、武昌張先生既表其墓矣、茲復爲之狀、仍冀立言君子撰次其事、以廣其傳。

定州王君墓表　張裕釗

君定州王氏、諱灝、字文泉、號坦甫。生而英亮開敏、勇於有爲、能急人之困阨、疏於財利、泊如也。獨好讀書、百氏羣籍、瀏覽博涉、夜以繼日、才資意量、益倜乎軼於衆矣。道光丁酉、以優行貢太學。壬子舉於鄉。明年、粵賊自山西犯臨洺關、畿甸戒嚴、君奉檄練義勇、破賊無極、州境以寧。其後畿南土寇、粵寇繼起、最後捻賊復自山西東犯、四境糜沸、而定獨屹若、君實有力焉。君家故以貲雄也、君又益無所顧藉、往往捐千金如脫屣。然其練勇禦賊、皆出私財濟之。他若更立定武書院規制、以嚴程課、廣餼稟

賓興之資以惠多士。同治、光緒之際、燕晉壤接、寇亂饑饉薦臻、飲食餓者、資遣流民、所需大者萬緡、小者千緡、若數千緡、君壹曰、於我乎取。又益傾誠殫智、區處擘畫、躬其勞劇。閒值槃錯艱阻、危疑震撼、君臨壹是辨治、故自定州有君、有廢輒舉、有難立夷、義聲仁聞既翔於遐邇矣。顧君常獨居深念、功所及猶未云博、事所就猶未云遠、以謂幽冀之邦、上古帝王之所治、千載豪傑大儒之所藪萃也、高文懿典紛綸往昔、而亡佚滋多、心竊悼焉。於是窮搜境以內前古以來下至於茲二千餘祀名賢遺籍、博延方聞綴學之士校讐編訂、爲畿輔叢書若干卷、都百有十　種、先後經營十載、糜白金一萬有奇。剞劂且竣、而君遽以疾卒、遺命其子必終吾事、於是卒刻期蕆功、以竟君志。惜君不及見其成也。嘗以謂天之生斯人也、於千萬不可紀極、羣醜類之中、特畀以聰明才智、崇高厚實、而獨豐之、豈徒使私自厚而已、蓋賦命之因所憑依以輔人之不足焉耳。其在通貴尊顯、義職濟物者無論已、下至閭里阡陌、高貲富室、以及智過十人、智過百人者、並得因其勢與力、以自效利濟之事、皆與有責焉。自世之衰、則人知自營以利其躬已耳。君獨喜施豁如、周人之急、拯時之危、宏功溥澤、周洽旁流、既施之並世、益推以及古之人。使此邦之閎册鉅製、逸文墜簡、徧昭布於海內。往者通人哲士、幽潛遺佚之所託命、後者新學英彥之所霑溉、於無窮、盛矣哉。君之爲功於一方也、不可泯也已。君以舉人議敘同知銜、以團防功賞四品頂戴。其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曾祖義曾。（[illegible]品歲、於一撥狀作又曾、曾有一調。）祖萬年、乾隆戊子舉人。考實華、嘉慶丁卯舉人。皆贈通奉大夫。妣皆贈夫人。配許恭人、繼配何恭人。生子二、長延經、早卒。次延綸、光緒乙酉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行唐中書科中書李鹿鳴。孫一人、思範。武昌張裕釗表。

（《碑傳集補》卷五一）

內閣中書劉君墓志銘 王耕心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戊辰，南豐劉先生終於南清河。夏六月，歸葬其縣之某鄉某原。而公子孚存來乞銘。耕心曰：先生不屑爲外吏，惟以植道義、崇經術爲務，不朽之業，已獲其二，則於法宜銘。後學其奚辭。謹按先生諱庠，字慈民，晚號鈍叟，姓劉氏，江西南豐人。祖父衡，故開歸陳許兵備道。道光中以循吏名，時稱廉舫先生，

國史循吏有傳。考良駒，故兩淮都轉鹽運使。先生由咸豐元年舉人授

內閣中書舍人，充

國史方略館校勘官。同治五年，都轉公卒，先生以憂歸，輒謝病不復仕。蒞江南主徐州雲龍書院講席，徙海州敦善書院，再徙南清河崇實書院，及卒。年七十有八。先生少居京師，門祚方鼎盛，而愔愔向學，不知有子弟遨放事。嘗受業於湘鄉曾文正公。爲人翦翦如畏，孝友篤誠，不慕榮利，頗得文正之傳。文正方討粵匪，時議招先生入幕府，先生不敢決。文正將移師祁門，爲留行以待。且屬李布政元度及故大學士李文忠兩公來道意。而先生以都轉公意不欲去左右，竟謝不往。其後文正門下士皆出入將相，以功名顯當世。惟先生以講授終老，無悔也。故人朱觀察琦從軍浙江，先生過之，觀察留先生贊軍務，且籌厚精贍其家。先生念母夫人在堂，如就職守，且不得歸省，復辭去。後數月而浙江陷，觀察及巡撫皆遇害，先生獲免。當是時，先生方困家計，如以規利祿辭親遠遊，且及於難。其自守如此，則志趣可知已。平居事親能盡色養。都轉公嘗避地滁州，先生朝夕在側，每以稱古今誦經史爲愉，俾都轉忘徙之憂。其處昆弟戚友，輒量力紓其乏，己所不欲，未嘗加人。每曰：吾所學不足道，惟於忠恕二字稍有體會，蓋實錄也。爲文昭曠清澈，不析門戶。少好考證，晚復致力兩宋諸子書。常手書羣經全文，雖篤老無倦色。藏書萬卷，丹黃殆徧。嘗與陽湖方元徵同撰徐州府志，創闢義例，糾繆繩愆，世以爲精當。所著書別有周易詁說、文校詁及詩文集等，總若干萬言，藏於家。先生嘗言少遇異人，預必其行履之隆替，後數十年無差異。然先生抱道懷藝，不失尺寸，未嘗蹈流俗以自貶損也。嗚呼，其可謂篤行君子矣。配吳宜人。子二：孚同，廩膳生；孚存，附監生。皆能以文學世其家。銘曰：

克孝其親，以質天人。克充其神，以覺天民。漢學匪故，而兩宋匪新。漢宋兼資，是爲道義之醇。君子彬彬，其鑿茲百世之貞珉。

又 靈自在龕筆記

晚年自號鈍叟，嘗手寫十三經，復自號寫十三經老人。每見後生子弟之俊異者，必勸以多讀有宋諸子書，庶可以挽末流而轉移風氣也。性和易，門生後進及子弟來謁者，往往引與談笑，或說歷代掌故、國朝軼事文獻，娓娓無遺忘。所著書曰儉德堂易說、說文蒙求、說文諧聲表、後漢郡國職官表、唐藩鎮名氏表、通鑑校勘記、班許水道類記、意林補文選、小學讀書隨筆、漢魏音補輯、儉德堂文集、紫芝丹荔山房詩集，凡十餘種。

《續碑傳集》卷八一

戶部郎中胡君荄甫事狀 胡培系

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八月十四日，荄甫戶部以疾卒於京邸，年四十有八。訃至，培系爲文哭之。君所著內經校義，今刑部尚書潘伯寅先生爲刻於都中。培系以南方學者不易覯，乃重爲刊布。自念與君少同學長，同志知君最深，刻既竟，因撰次君之行事爲狀，以乞志傳，俾後世有考焉。君諱澍，字荄甫，一字甘伯，號石生，績溪縣城北人。先世三山公諱舜陟，宋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宦蹟見宋史本傳，著有論語義、師律陣圖、奏議、文集、詠古詩、三山老人語錄。仲子苕溪公諱仔，知晉陵縣事，著有孔子編年、苕溪漁隱叢話，

國朝收入

四庫全書。傳至明充賢公諱思伸，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宦蹟見府縣志，著有督撫奏議、遼垣圖紀。是爲君八世祖。自充賢公以下，入

國朝，潛德弗耀。曾祖立三，祖仕來，父尚昱，候選直隸州同知。曾祖母高，祖母許，母周，生母程。州同公性孝友，家貧，慮無以供甘旨，乃棄儒而賈，往來江浙間數十年，遂致饒裕，以好義博施著聞於時，邑有善舉無不預焉。年五十尚無子，七十有子七人，人咸謂積善之報。君其長也，幼穎悟，父母奇愛之。一日，州同公過先君塾中，見其所以教培系兄弟者，心敬異之，乃命君受業焉。君時方九齡，培系年十二。自此以至弱冠，凡讀書作文字、飲食居處無不與君共之。君沈默寡言，所誦讀不煩督責，先君覘之異於羣弟子。年十四丁生母程太宜人憂，哀毀如成人。早有文譽，年十六七，與邑中知名士結社相酬唱。辛丑秋，修禊於邑東石照山，繪圖賦詩，君年最少，儕輩皆折服。癸卯秋，先君膺疾，君與培系晝夜走

二十里求醫藥先君捐館君襆被就培系兄弟於苫凷中與同臥起古所謂心喪於君見之甲辰君與培系兄弟讀書郡城之紫陽書院是歲以古學受知於督學季文敏公芝昌補徽州府學生丙午偕培系就試金陵櫂邗江覽紅橋竹西諸勝阻風京口登金山寺浮圖培系及半欲止君強捋培系手直窮其巔於是道吳門溯錢塘泛舟西湖經月始返是時購得洪稺存孫淵如黃仲則諸先生著述慨然有志其為人淵如先生集中有釋人一篇君博稽古訓為之疏通證明嘉定朱亮甫先生右曾見其書曰某行年五十閱人頗多英年嗜學如君者實所罕覯君益自奮勵嘗思發名成業以顯揚其親未幾周太宜人暨州同公相繼棄養君營葬事畢乃負笈杭州從溧陽繆武烈公梓習制舉業君弱冠以前所作時藝不甚合繩墨而時有英銳之氣至是武烈公教以古文之法為時文君乃大喜毋聞公緒論條記為一編曰尊聞錄心摹手追務竟其學己未舉於鄉庚申春計偕入都至清江道梗折回是歲二月粵匪竄績溪君舊居大廈一夕變為灰燼遺業蕩然杭城旋亦失守君歸則已無家乃攜眷屬奔走浙東西自是烽火驚天幾無所託命矣壬戌杭城再陷君挈幼子冒駒間關險難同至蘇州遇救得脫旋由滬上附輪船北上乙丑會試報罷援例授內閣中書尋乞假南歸戊辰會試復不第乃捐升郎中分發戶部山西司是時仕途冗雜司員需次甚夥君資淺無可自見仍以著書為事不妄與人酬酢體素羸又以更歷憂患精力損耗壬申二月與培系書云昔以風塵馳逐驗輪蹄之鐵每歲必銷寸許況以肥薄之身當之無怪其然矣某入都來痔瘡已成痼疾頻發無休而他疾之嬰身者殆月不有年未五十與致索然數年後便料理歸休矣人生能得數十卷書以傳後而有佳子孫以保守勝於萬戶侯多多矣某思之慕之而東塗西抹迄用無成可懼也此君之絕筆嗚呼君固淡於宦情篤於撰述屢見家竹邨先兄郝蘭皋年丈皆官戶部並以絕學名當世稱冀君踵其軼天奈何既嗇其遇又嗇其年使君仕宦既不成著書又不就徒抱其所蘊蓄而鬱鬱以終斯生人之極哀已君少有至性事父母愉色婉容終身有孺子之慕與諸弟尤友愛少弟祥麟以浙江候補府經歷從戎衢州積勞成疾君得耗促裝赴衢為之稱藥量水衣不解帶者帀月弟歿又為扶櫬歸葬行路哀之君身裁中人文弱如不勝衣而遇事有贍略於所親厚同患難託死生毅然引為己任與人交不為崖岸和易溫婉人以是親之然胸中涇渭劃然不肯隨俗俯仰嘗歷數交游私為籍紀而第其甲乙培系戲謂曰君為月旦評乎抑為古今人表乎君笑謝之培系與君客繆武烈公前後六七年與同門餘姚周君雙庚會稽趙君撝叔溧陽王君西垞繆君芷汀稱循昆季以文章道誼相切磋數君俱負儁才然皆雅愛君每考古訂今搜奇選勝非君在不樂也一時經學淹通之士如歸安楊君見山德清戴君子高皆與君一見如舊相識居京師時潘伯寅先生方官戶部侍郎引為文字交潘氏滂喜齋所刻唐釋湛然輔行紀君所擬也君之撰例戶曹也王君西垞厚貲之君歿潘司農暨家芸楣比部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歸其旅櫬及其眷屬又為刻其遺書數公風誼為不可及亦君之賢有以致之也君總角能詩初學太白稍長自以為不足傳遂不復作駢體文有齊梁風味亦不多作先君授以段氏說文注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四聲切韻表諸書遂通聲音訓詁之學後見高郵王氏書益篤嗜之雖在逆旅中塵積滿案暇必展卷覃索每得一義則怡愉累日庚申以後不獲常聚首然每見輒以所心得者相質證娓娓不倦少時所著釋人疏證左傳服氏注義通俗文疏證俱燬於兵火中年多病因治醫術時有超悟後於都肆得宋刻內經乃以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古書悉心校勘發明古義撰內經校義草創未就今存數十條詁說精確其義例略如王氏讀書雜志又為從兄印溪校刊先君撰公孔子編年於本書之外博考先聖事蹟之見於他書者以為之跋極稱賅洽又淮南子一切經音義均有校本又著有墨守編正名錄俱未成君精刻印工篆書得秦漢人遺意至今學者珍之性嗜舊書銜下直輒至琉璃廠書肆蒐求善本獨其所好必購得之雖典質不少怪所積至五千餘卷嘗自言於春秋慕叔向於西漢慕劉向欲顏所居曰二向堂其志趣如此吾族人丁蕃盛培系與君自始祖以下十五傳皆同祖嗣後各為一支培系於君為族叔祖君幼受經於先君捲倍相親暱中更多難倚之如左右手遇困阨君恆典衣濟之培系為戚某所齮齕君力為捍蔽不避嫌怨培系性褊急於內外人己閒每不善處多致繆盭君常婉言諷諭當抑鬱不自得時得君一言輒渙然冰釋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蓋自少至老數十年共嘗甘苦不以榮枯得喪易其心者惟君一人而已方謂生為我鮑叔死為我巨卿豈意君竟先我而逝耶傷哉君生於道光五年乙酉四月初二日卒葬邑南門外之洪上塘娶周氏

封宜人再娶萬氏子二長艮恭議敘九品銜周出次艮駒國子監生萬

出。艮駒器宇魁傑、舉止頎肖君、殆能世其學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八月、族叔祖培系謹狀。

《續碑傳集》卷七九

孫太史傳　方宗誠

君名樹、字友琴、姓孫氏、明忠烈公燧之裔孫、世居餘姚、遷山陰。曾祖某游汴、家焉、遂爲祥符人。君少穎悟、事親有至性。咸豐辛亥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己未

殿試、入翰林、爲庶吉士。君嘗負經世之志。癸丑、粵賊破金陵、陷揚州、中原騷動、君知必犯豫、議守邊、當事者不聽。五月賊圍汴、君出金四千爲守城資、圍乃解。甲寅、黎亳盜起、張納、荆龍德等攻陷永夏、虞城、

朝廷詔舉行鄉團、州縣吏奉行不力。君嘗極論之、以爲鄉團之役、利於官、利於民、而獨不利於賊。然而州縣吏往往惡團如讎者、貪心蔽之、遂壅蔽反聞而不悟也。時則有太康令祝塏率柘城竇鉦、商人賈太徵、永城王相廷、蕭九穀等倡舉義團、敗賊於張橋、復永城、夏邑、進剿雉河集、焚賊巢、幾禽渠魁、會主撫者中賊先入之言、撤團練事、祝令禍且不測。君曰、此天下安危機也、不可不辨。白其冤於學使張公、爲疏於

朝、且薦其才、事得解。自此保障東南、力挫兇鋒者累年。且戰且耕、而

國家正賦得以無虧、內地編氓安處鄉閭、巷舞衢歌、不驚烽火者、諸義團之力也。君嘗選授閿鄉縣教諭、訓士以敦品勵節爲先。閿鄉逼近潼關、君以秦中富甲天下、爲賊所覬覦、遂託爲游山、偏視險要、作潼關論、河南大勢論。又與項人王丹君爲堅壁清野議、人多笑之、其後言皆驗。或難君曰、鄉團果可平賊乎。曰、勸鄉團者、意在衛民、使艸茅豪俊皆得自奮於功名、則民不化爲賊、賊可使復爲民、縱不復爲民、而殺一賊即少一賊、無路孳生、終有時殲其醜類、揚湯止沸、固不如釜底抽薪之爲愈也。然則鄉團果皆能戰乎。曰、此視乎離城之遠近、受禍之淺深、風氣之強弱、是在賢有司因勢利導、以濟兵力之窮、蓋正兵以爲之主、正兵角之、鄉團犄之、正兵衝之、鄉團躡之、正兵尾之、鄉團要擊之、其勝也同薦章、其敗也同卹典、中原之地、其有瘳乎。又曰、今寨堡已成、民情可用、第寨自爲寨、不相聯絡、恐賊併力攻一寨、則諸寨瓦解。因爲聯寨議數十條。君多病、然每有賊警、必力疾登陴、時時以

國計民生爲念、曰、天下事尚可爲、惜當事者不力求其本原耳。辛酉十月二十五日卒、年三十六。卒之日、猶驚呼其僕覓刀殺賊云。

論曰、余游河南、交太學李文哲、蘭儀、馮[illegible]友、祥符王秋舲、許汝濟、孫雨農、皆時彥也。諸子時爲余儛太史之才、而惜其言不用。太史卒、汝濟爲狀、屬爲傳。余因論次之如此云。

（《續碑傳集》卷一八

二品頂戴兩廣鹽運使周公傳　金武祥

公諱星譽、字畇叔、一字叔雲、河南祥符人。曾祖世緒、乾隆癸酉舉人、祖理、乾隆辛丑進士、廣東雷州知府。父岱齡、乾隆甲寅舉人、直隸保定知府。先世著籍山陰、故保定公解官歸、仍居越中。保定公凡八子、公次居七、長沐潤、次如甫、次源緒、次祖福、次星譼、次星誥、次星詒、星譽、星詒同母生。生之夕、母陸太夫人夢一老尼指山寺桂花謂之曰、此汝子也。已而生公。公天資華贍、幼即能爲詩詞及駢儷文字、下筆若夙構。尤善畫折枝花卉、驚才絕豔、冠絕一時。年十九、中道光甲辰舉人、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名聲踔起、未幾以連丁家難歸。道光末葉、風雅寖微、士大夫無以矜式後進、學者日汨於榮利、而文章之道殆欲衰熄。至是公家居、銳以興復自任、於是刱益社於浙東、一時勝流如許棫、孫垓、余承普、周光祖、陳壽祺、孫廷璋、王星諴、李慈銘、星譼、星詒咸隸社籍、吳越間花事最盛、公昆季扁舟載酒、往來雲門、南湖、扣舷而歌、與眾山若應答、見者以爲天際眞人也。家居凡九年、學識益粹、詩文日益富、同社交相推服、無敢與狎主齊盟者。嘗與客言、名士可爲、才子不可爲也。名士者如美人、如時花、如古鼎彝圖畫、如朱霞天半、如鸞鶴顧影、品自矜貴。才子則不然、可以窮、可以乞、可以佯狂病癲、破坎決觚、風斯下矣。明唐寅、桑悅之徒是也。又言、千古文士得乾坤清氣爲多、吾家兄弟如星譼清奇、星詒清剛。客曰、然則子非清麗乎。公笑不言。蓋許其知言也。服既除、還官京師、公卿中如商城周文勤公、仁和沈文忠公、新城陳子鶴尚書皆折節爭致、以得其贈詩爲寵。同時聞人如潘伯寅尚書、孫琴西太僕、林穎叔方伯、王定甫通政、咸先顧定交、流連過從、談讌無虛日。而公天性簡傲、高自標置、不隨時俯仰、坐是不得顯宦。由編修、日講起居注官、擢江南道監察御史、充同治乙丑會試同考官、所得士桐城吳汝綸最知名。轉禮科給事中、兼掌印、簡廣西左江道、署鹽法桂平梧鬱道、右江道、權按察使事、升兩廣鹽運使、兼署廣東按察使、加二品銜、

賞花翎。爲御史時、疏劾王有齡、何桂清、直聲甚著。及官粵西、多善政、而當法越有事、徵兵籌餉、以濟劉永福安南軍、俾支危局、尤犖犖大者。生

道光丙戌年二月初十日，卒光緒甲申年某月某日，葬紹興府城外之昌源山。娶吳氏，妾許氏，能詩歌，善談論，日記所稱令芬者也。子紹晉，早卒，以兄星警幼子爲嗣。其外孫如皋冒孝廉廣生爲之行狀云。

金武祥曰：按狀多言文學，而宦績所不詳，謂俾傳文苑者得所掇拾。然已。憶公由左江擢與粵鹺，會武祥奉曾忠襄檄查勘粵西邊防，歸謁公，即與武祥言法越之情僞、關塞之夷險、軍政之强弱，與武祥所身歷目驗者若合符契。武祥竊心儀之。後時時繼見，論時事，權文藝，訢合無朋。於是武祥益有知己之感。在粵數年，裕課卹商，綱政稱最，使公膺節鉞當大任，必將安內攘外，績效爛然，是豈僅以文苑傳哉！仁和譚獻仲修謂公少擅高譽，天懷沖曠，詩文俊逸，屬草逾年月輒削棄之。武祥輯刻公漚堂詩一卷、詞二卷、日記三卷，固知非公所願傳者，而所傳止此，悲夫。

《續碑傳集》卷八〇

姚復莊先生墓表　董沛

復莊先生之葬也，寶山蔣敦復實志之。越二十年，余宦遊西江，哲嗣景皋等始請表墓，乃敘大略以揭於阡。先生諱燮，字梅伯，自號曰復莊，鎮海姚氏。生具異稟，五歲能賦鐙花詩，稍長讀書十行並下，自經史百家以逮道藏釋典，靡不周覽。道光甲午舉於鄉，公車北上，都中士大夫及海內名輩爭相延納，交日益廣，才日益肆，著述日益多。於經若禹貢錐指勘補、夏小正求是，於史若它山圖經、漢書日札，於子若息遊園雜纂、玉樞經鑰、今樂攷證，於總集若蛟川詩繫、蚶城唱和詩，於別集若駢體文榷、復莊詩問、疏影樓詞、諸書暨院本小說都二百餘卷，傳人也。生平足跡徧於江南北，而寓鄞之日最久。作文寫畫，藉以自給，老屋三間，客常滿座，閒或擫笛品花，與諸少年爲詩社，而甲乙之，著錄弟子至數百人。徐舍人時棟許其所作，以爲駢體文第一，詩次之，詞又次之，余則曰詞第一，詩次之，駢體文又次之。先生許余爲知言。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墓在本貫劇嶴之麓。余自弱冠始侍先生，詩法皆先生所授。今老矣，集已梓行於師門，頗爲輔手，而淵源所自，不可忘也。謹表貞石，以報先生。先生其猶許我乎？至於三代官諱、妻妾子孫，爲金石例所應有者，具見於蔣君志中，故略焉。光緒十年八月，門人鄞董沛表。

知州銜封朝議大夫江西建昌知縣董府君行狀　董緝承

曾祖雲逵，鄞縣學生，敕贈儒林郎；妣殷氏、沈氏、王氏，贈安人。

祖琨，乾隆乙卯舉人，新昌縣學訓導，誥贈奉直大夫；妣俞氏、李氏，贈宜人。

父岵，甯波府學廩生，誥贈奉直大夫；妣陸氏、邱氏，贈宜人。

本貫浙江甯波府鄞縣人。

府君諱沛，字孟如，號覺軒，學者稱覺軒先生。系出幽州令諱賓，十四傳諱知日，爲洺州刺史，居廣平。又八傳諱賢，宋仁宗朝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賜第西京，居洛陽。又四傳諱俊，由洛陽扈蹕南渡，居於鄞，遂爲鄞人。府君家世儒學，生具異稟，精爽過人，四歲入塾，客指几上文竹命對，應聲曰武松，客大嗟賞曰：是何異王瓜后稷也。七歲能詩，十一歲學古文，未嘗爲經生藝。應縣試，即爲縣令舒公屋庵所器，十九補博士弟子，踰年補增生，汎濫四部，徧讀家藏書，復求之同縣煙嶼樓徐氏、抱經樓盧氏、天一閣范氏，繼至杭州，借文瀾閣書閱之，學極淹貫。徐柳泉先生以文章鳴東南，名士率著籍門下，獨於府君爲忘年交，深相推重。柳泉先生就私第開志局，甫就緒而卒，屬府君終其事，書出，咸稱殫洽。同治丁卯舉本省鄉試，光緒丁丑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西，抵省後，會稽趙撝叔薦於撫軍劉公，充江西通志協輯官，一年職畢。己卯分校鄉闈，得士十二人，爲同考十六房之冠。庚辰攝清江，甫下車修城葺學宮，修中洲隄、勸梁隄，皆捐俸爲倡，而贊城河隄關繫三縣，已廢五十年，亦同時修復，歲增穀六十萬石，其功尤鉅。縣有樟樹鎮，分設釐卡，以丁夫訛索，幾釀巨案，上游惑於局員之訴，遠治士民，府君獨謂不可，至以去就爭之，乃得解。旋攝東鄉，興舉廢墜，略如治清江時。又餽高才生於書院，一月六課，親爲批削，士皆蒸蒸向學。時李公文敏方撫江西，疏請以府君補建昌，

旨未下，即攝縣事。未幾遂眞除。建昌號難治，重以水旱之困，民益罷敝。府君至則祈求晴雨，芒屩徒步，枕草宿堂皇，取郵民粗糲沃湯食之，報災牒上，大吏以爲過實，手稟數千言，仍上原牘，爲民請命，幾蹈不測，適月以耳疾乞假，明年將遂告歸，撫軍潘公及學政陳公力挽之，假滿，調上饒，潘公保請逾格升用，奉

旨交軍機處存記。縣中承大水之後，道路崩塌，涖事期月，所修治者亡慮百餘里，巡歷鄉邨，延訪利弊而興革之，民以大懽。乙酉六月，復以疾乞休，新任江撫德公允之，遂解綬歸。府君居官以四語自守，御下貴嚴，治獄貴簡，催科不求勝於前人，事上不苟同於流俗，所至以修整學校



爲事，尤留心文獻，表章前哲。在清江復臨川講堂，在東鄉建帥文毅祠，修陸文達墓，在建昌復李文定祠，使西江人士知所興起。遇士甚優，暇即詣書院講明禮教，勸誡諄切，承辦院試，添鐙牌，籧廠，列長木爲坐具，躬立階上督率之，自始至終，士無一譁者。每聽訟，虛衷研問，律之所窮，徵於經史，手自裁判，不假幕僚。邑人爭傳鈔之。憫念囚繫，修監獄及候審公所，務令高爽，冬給棉衣，夏給巾扇，歲時給節物，恩意周摯，有感而泣者。建昌山城，舊有虎患，府君至，虎皆絕迹，比回省，虎復食人，談者比之宋叔庠。始去清江時，紳民會者二百二十人，詣當道乞留，不能得，乃盛設祖帳，大書「民不能忘」四字，勒石樟鎮。去上饒，東鄉亦如之，並設位報功祠，尸祝勿替。潘公疏薦有云：「勤敏精能，盡心民事，歷任各縣，判決如流，興復水利，隄工士民愛戴。」紀實也。府君將歸，令家人闢園地，築屋三楹，顏曰「六一山房」。既至，聚書五萬卷，坐臥其中，觀察吳公聘主崇實書院，太守胡公、錢公先後聘主辨志書院，課史學，究心甄別，所識拔皆一時名宿，士論翕然歸之。於前賢著作，尤所留意，全謝山先生七校水經注原本，爲有力者竊據，乃搜求底稿，重加校勘，謀於觀察無錫薛公付梓，復爲完璧。辛卯，督學潘公續阮文達兩浙輶軒錄，府君輯四明嘉道後詩凡九百餘人上之，以局於卷帙，所采僅四百人，因復輯國初至今，刪爲四明詩，以益前後輶軒錄所未備。甲午冬月，將開雕，會病作，不果。他所著甚富，已刻者明州繫年錄七卷，依編年例，徵引舊事，皆集句爲之，實自來地志所未有。兩浙令長攷三卷，自秦漢迄唐季，吳越浙中縣令，皆錄其姓名，注其所本，凡八百人，旁洎丞簿官，亦二百餘人。甲丁鄉試同年錄三卷，府君以丁卯科兼補甲子科，舉於鄉，而他省先有甲子科，最後則以己卯補丁卯，是錄自同治三年至光緒五年，采各省試錄凡屬同年，皆書其名籍，計四千餘人，可備他日掌故。甬上宋元詩略十六卷，采諸先輩之詩，各注所出，凡二百八十餘人，較杲堂先生耆舊集宋元兩代多至八倍。若吳平贅言八卷、汝東判語六卷、南屏贅語八卷、晦闇齋筆語六卷，皆官私文檄，爲當時所傳鈔者。未刻者韓詩箋六卷，韓嬰一家之言，掇拾蒐備，喻於王范、臧馬諸家，而與陳氏相彷彿。周官職方解十二卷，稱引羣籍，略如禹貢錐指，而務求精塙。唐書方鎭表攷證二十卷，補正疏舛，并列拜罷承襲諸姓名，較沈氏合訂爲詳。竹書紀年拾遺六卷，斥通行本爲僞，別采他書之引紀年者，亦張氏朱氏舊例，而繁富過之。西江靖寇錄六卷，與山東軍興紀略、吳中平寇記、平浙紀略、豫軍紀略相類，而事事皆注引用書目，更可徵信。甬上明詩略二十四卷，所列明人本李氏全書、耆舊集，而別采他書附益之。甬上詩話十六卷，亦采諸家之書，間附己說。董氏家傳四卷，述先德榘備。又今平準書、今禮書、今獻遺聞，皆未定卷數。若鄞縣志七十五卷、慈谿縣志五十六卷，所主修之書也。江西通志一百八十五卷，所協修之書也。府君樂府五言古凌溼漢魏，七言古獨宗少陵，晚乃參以韓蘇。律詩由義山入杜，七律尤備，上出於牧齋之右，梅郎而下不敷觀也。古文以柳州爲幹，參以廬陵，於明取潛溪、震川，於今代取湛園、望溪、曉景所造，直接龍門矣。詩已刻曰六一山房詩集正續，凡二十卷。文未刻，曰正誼堂文集凡二十四卷，外集十卷。府君十三而孤，事母邱太夫人備極色養，逾壯恆枕太夫人之膝，依依作孺子慕。既遭喪，哭泣盡哀，值春秋祭享，流涕被面，雖積年猶如祖括時也。仲弟欽旌，悌弟濂，季弟治，相處無閒言。一姊一妹俱寡，撫諸甥，衣食嫁娶，不異己出。從昆季之子，亦振業之，使有成立。性亢爽，面斥人過，不稍依違，獎勵後進則如恐不及，待朋友能仗義。前在京邸，歸居熊占孝廉之櫬，賙忠節之後之陷爲優伶者，當世靡不義之。身後家無餘貲，故舊門下多醵金相贈恤，其清操可知矣。卒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八。元配秦恭人，卒於同治二年，年三十有六。繼室張恭人，俱無子。府君甫五十，即立季弟次子景祥爲嗣。庚寅，景祥入鄞縣學，是歲側室田氏生子道柖。府君年六十三矣。女二：長適同縣監生陳愈滌，次適同縣廩生忻江明。孫二：親焜、親煜。府君以光緒甲午營生壙於鄞東鄞山橋之西南原，歿後始窆。而表志未具，今景祥、道柖將乞言於當世大人君子，而以緒祺從府君久，而知之之悉也，請詮次大凡，以備乘筆者之采擇焉。乃不辭而述之。謹狀。

《續碑傳集》卷八一

清誥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贈太保張文襄公墓志銘　陳寶琛

景廟西狩回蹕之六年，庶政整新，顧朝臣無足與圖深規遠者，乃詔召體仁閣大學士湖廣總督南皮張公入贊樞機，兼筦學部，尊充經筵講官。逾年上疾大漸，孝欽皇太后仍秉羣臣，醇親王監國攝政。公以顧命重臣，鎮紱內外，海內望新治，而公體羸勞成疾，十閏月遽薨於位。朝野震悼，如傾梁棟。蓋公抱體國之忠、救時之略，膺重寄垂三十年，英流碩彥羣冀公持鈞軸，冀匡夏者殆十年、二十年，而需追歸運重奪之遽，天之不弔何如也。公諱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舉咸豐壬子順天鄉試第一，同治癸亥廷對，用直言時政擢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讀、侍讀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出為山西巡撫，擢兩廣總督，移湖廣，再權兩江。平日論學言政，以法聖崇王為體、以進夷予菹、致國富強為用。官翰詹時，使俄大臣崇厚定俄約不詳，失伊犂地數百里，疏爭數十，卒改前約，還伊犂。他所指陳，皆關至計。山西舊有土鐵出洋之禁，民閒歲輸官鐵路釉，又苦充驛。公至，一切除之。經略邊外七廳蒙地為興屯練兵計，繼者踵其法，事遂辦。法越之役，朝議和戰不決，法乘隙擾臺灣及閩，公至粵，則建攻越救臺之議，大舉洋債以強半助滇桂越臺諸軍，而特遣馮子材、王孝祺兩軍援桂，遂克諒山，法以就款。初鐵路議興，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公小試之於京津。公謂宜大興蘆漢，以經南北之脊，則粵漢、川漢、寧滬、蘇杭次第可舉。在粵奏上之，於是朝廷移公督楚。公之督粵也，注邊海之防，越事定後，汲汲奏移廣西提督駐龍州，建欽廉鎮南關礮臺，設守瓊州，經營榆林港，於粵閩廠造兵船十數，設水陸師學堂以練將消，關稅鹽課、鑄銀幣、權烟膏以裕餉，嚴治盜以清奸。及移楚，則一以路政工業為務，大冶產鐵，江西萍鄉產煤，公設鍊鐵廠漢陽，既奏開之，資路用，兼造礮械，以荊襄宜桑棉麻枲而饒皮革也，因設織布、紡紗、繅絲、製麻、製革諸局佐之，以興工，通之以幣政，用盡地利，抵洋貨。而中東事起，上下議變法，新學科、武備始。公典試提學浙江、湖北、四川，迄任疆帥，所至創立書院以通經學古，提倡士風，謂求才必由學，於鄂、於蜀有經心、尊經，於晉有令德堂，於粵有廣雅，比督楚復創兩湖書院。其權江督也，巡閱江防礮臺，察南北營政，於陳窳礮騎將儕兵，悉與更易，募德弁練江南自強軍，至是乃首采東西規制，廣立文武、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諸學堂，遣遊學，設將校講習所，籌款造船，又以邪說誣民，著勸學篇闢之，雖衆忌毀不顧也。洎夫拳亂召戎，大局危岌，而公益紓、忠益明，心乃益苦矣。於時中外沸騰，公亟請剿匪、護使館，不報，則急電各國外部及來華水師將領暨各領事，立約保護東南。測聯軍必入京，督撫中有聯名阻乘輿西幸者，公聞大駭，急電撤銜疏論之。俄乘拳亂占東三省，脅將軍增祺定新約，關東權利盡失。聯軍和約成，迫全權畫押有日矣，公力爭得寢。既日俄爭東權，擁兵或邀公出勸止，拒之，兩國定約兵解，東三省以全。其振大綱、斷大計類此。公為政經畫恢宏，而綜理微密，千條萬端，一心默識，用財繁浩，大率取之中飽私規，不竭民膏，不侵庫款。其對外如拒赫德之議設沿海巡航、加釐賦免稅釐，英提督貝思福之代練華兵、美員精琦之圖攬幣政、聯軍

各國之請濬吳淞口、日德商船之溯越漢口馬頭、收回美比合興公司之承辦粵漢鐵路、皆操理抗爭、務以保全國權爲主。抗懷千載、所在祠其名賢先哲、若晉杜成侯、陶桓公、唐裴、李、宋韓、范司馬、無日不流連心口。閒爲學兼師漢宋、去短取長、惡說經變公羊文字、據六朝謂爲權說亂俗。癸卯入覲、怵然於中學式微、道法將墜、手訂學堂章程、於經文兩科尤注意焉。比還鄂、益亟亟於營建存古學堂、圖書館。嗚呼、公之忠規密謨、關係斯文之興壞、匪獨天下安危而已。薨於宣統元年八月丁酉、春秋七十有三。公以諒山之捷、賞戴花翎、論保全東南疆土功、賞加太子少保。今上御極、晉太子太保、賜紫韁。遺疏聞、贈太保、謚文襄。曾祖諱怡熊、浙江山陰知縣。祖諱廷琛、福建古田知縣。考諱鍈、署貴州貴東道、贈太僕寺卿、皆追贈如公官。曾祖妣氏傅、祖妣氏王、氏蘇、妣氏劉、氏蔣、氏朱、皆一品太夫人。配石夫人、繼配唐夫人、王夫人、前公卒。子六、權、戊戌進士、禮部郎中、賞四品京堂。顒、附生、前卒。仁侃、郵傳部員外郎、實郎中。仁淶、一品蔭生。仁實、主事。仁蠡。女二、長適卞綍昌。孫五、厚琨、早卒、厚璟、拔貢、實主事、厚瑰、厚琪、厚瑜。孫女二。曾孫三、遵顒、遵騤、遵猷。初、寶琛與公接滕京師、謬引同志、里居一訪公廣州、前後契闊幾三十年。前歲入都、見公道孤志厲、氣鬱慮煎、私用懷歎、孰圖會遭而歎遽哉。公子權等將以宣統二年十二月乙酉葬公縣西南原新阡、乞文納壙。思公誰嗣、乃最其政蹟志事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宋肅樂喜、鄭國寢兵、陶桓淹廣、晉業不宏。相才俾鎮、如棟作楨。老耽匪晚、顧大寧盈、皆居禁中。槃槃公望、卌載封圻、忠勤無上。忠實勤止、遇特艱哉、淺迂公託、儉伎公猜。帝曰相予、及公未耄。公髮已皤、公精未耗。國有大愉、賴公而殺。移山逐日、朞月曷爲。公存繫紓、公沒誰繼。獨其宏心、天嬌地際。甘辭幽宮、永貞百世。

張相國傳　陳衍

張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直隸南皮人。晚自號抱冰。督兩廣時、創廣雅書院、廣雅書局、故又稱廣雅。父官貴州觀察使、生之洞。軀幹短小、不類北人、廣顙偉鼻、目三稜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讓儀觀秩然。未冠、舉順天壬子鄉試第一、癸亥始成進士。時粵匪方熾、詔廷對勿拘磨格式、之洞縱陳時事、然終以第三人及第。旋督學湖北、取士提倡樸學、才華次之、建經心書院、選高才生肄業。校士錄出、天下傳誦。丁卯、庚午、典浙江、四川試、皆偏拔經策。遺卷名下士無一失者。遂督川學、著輶軒語、書目答問、教士。道咸以來、士溺於陳腐時藝、愈益不學、自是後進乃畧識讀書門徑。有詆其書目不盡翔實、稿非己出、然不害其勵學愛士懃懃意也。同治閒、大亂初定、朝廷倚兢業開言路、言者競進、頗黨伐同異。久而孝欽太后厭之、獨之洞多上書陳政事、不以參劾爲能。光緒初、由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京曹久不放疆吏、倚畀之重、自茲始矣。未幾、法越事起、擢兩廣總督、沿海驛騷、方修礮臺、樓船、水戰具。之洞注意陸戰、專力籌軍餉、重顧廣西邊防、兼濟雲南餘力及福建之臺灣、皆百十萬。以湘淮軍已暮氣、王德榜、潘鼎新督連戰不利、乃起宿將粵人馮子材、畀以重任、諒山告大捷、爲自來中西搆兵所未曾有。雲南宣光亦捷、法人勞大屈、浼英人議和、急請停戰。政府怵且關遼之、之洞力爭、且密飭馮軍速戰、朝旨終連責、不得已乃退師。粵俗多盜、多海寇、以博爲生、闈姓尤非法。士紳分肥、闈姓者、遇童子試、鄉會試、限

稍僻之姓，射其中否，以百十萬爲博注，姓僻者則有代之作文、通關節使之必中而後已，害亦甚矣。然禁之不易，籌餉無所出，則且因勢而重征之，歲入恆百十萬。中國幣制，銅錢外向用生銀，互市口岸則用外國所鑄銀圓，漸及內地，乃創鑄龍文銀圓、小銀圓，造兵輪船、商輪船，設水師學堂，諸要務繁然興矣。時鐵路風氣未開，惟臺撫劉銘傳言之最早，疑阻者衆，之洞以爲鐵路國之脈絡，無鐵路是人身無脈絡也，無幹路是無督脈也。乃建議首辦蘆漢幹路，而後西達秦晉，南通湘粵，中朝因調督湖廣。湖廣治武昌，督撫同城。自胡林翼以湘軍戡定武漢，開辦釐金籌餉，察吏事權一歸巡撫，總督拱手而已。之洞至，興鐵廠、槍礮廠、紡紗、織布、繅絲、製麻、製革各廠，創設官錢局、造幣局，行用鈔票，鑄銀圓，以固根本，劑盈虛，攬鑄東三省、雲貴、四川各省小銀圓，收其餘利，歲百十萬。用從事陳衍言，仿造外國暗字銀紙，創鑄當十銅圓、當二銅錢，行用南北各省，至數千萬，餘利至千百萬。繼而鄰省競利，分疆行用，畫界而閉，塞滯銷矣。又繼而京師集權，禁限各省鑄造，而銅幣業已充斥，値亦貶矣。議者咎銅圓之濫利病民，直不足當十，然一文錢既極缺而乏絕，無銅圓即無以交易，失在銅價既貴，當用金銀主幣，不當用銅。有主幣、補助幣，乃有限制。銅圓特一時濟急，先鑄者暫獲其利耳。湖北爲數省要衝，若鹽斤加稅、土藥加稅、罷釐金、行統捐、開富籤票，歲入增數百萬，益以沿江沙田、堤工堅實，漢口後湖漲灘、大冶崇通鐵煤礦、會城內外築馬路、闢商場，生活窮民無算。用以添造槍礮及淺水兵輪，首開速成師範、兩湖完全師範、方言文普通中小各學堂，選派學生留學東西國，甲於各省。先於各省，其講武則武備、將弁各學堂，練軍、全鎮、礮隊、輜重各營，罔不具備。湖北列在小省，攤京餉、攤賠款，至方駕江南。爲庚子之亂，革王載漪矯旨命各省吏攻擊居留外人，之洞不奉詔，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倡互保之策。北方鼎沸，東南晏然。前後坐鎮武昌二十年，中權兩江總督者二年。丁未，乃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兼管學部。未幾德宗、孝欽太后相繼崩殂。少帝立，醇王載灃攝政監國，專用親貴，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學部屬漢人，以母弟載洵、載濤典水陸軍，載洵招權作威福，日營宮室，天下側目。載澤長度支，無所知，惟與之洞爭幣制，袒庇瑞澂以亡其國。之洞力爭親漸典兵，至於椎心嘔血，病旬月以薨。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凛古人不戢自焚之戒各語，天下誦之。生平獨立無與援，惟高陽相國李鴻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爲爲然，剛毅、翁同龢尤惡之。戊戌，景帝召將內用，翁以留辦教案阻之，中途折回。之洞天資稍遲鈍，而精力過人，文章、經濟之學弗得弗措，思深憂長，眼光因之及遠，長處卻願亦閉坐此，宏獎知名士，無不羅致，然不與謀政事，所用多雜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無薦剡爲公卿大臣者。

論曰：傳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統之世之言也。今不能與列強閉關絕約，人富強，已貧弱，猶爲此言，非駁則狂易耳。中國士夫諱言財用，見之洞用財如糞土，從而百端詬病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錢也。三十年經營財用，與外國理財家較挈短長，去之尚遠，而中國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闈姓鐵捐之類，固不軌於正，鐵廠、紗布、絲麻各廠亦折閱相繼。然一易商辦，則贏利巨萬，一擊不中，謗者引爲大戒，豈不謬乎。獨銅圓鈔

儒藏

票帳行時、衍請以中國所自有金鑄造金幣以數百萬、建織呢大廠可支三十年國用運回蒂順、未之能從、滋可惜耳。爲專制之說者、至謂開學堂遣派游學、練兵造械爲亂階。彼驪山囚徒、又何嘗負笈之學子耶。

図書張廣雅相國逸事　陳衍

公日凌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達明。余初見公約迎明往堂上燃燭以待。尋常辰巳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蔬果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丑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冬寒、坐籐倚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劄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

權督兩江時、一日興至、早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辯證良久乃行。

公嘗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余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余曰、若然、則稻秫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嘗閱余貨幣論、說有官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余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脆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

《碑傳集補》卷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三

王棻　唐仁壽　黄以周　汪瑔　譚獻　蔣豫
方恮　謝維藩　周學汝　桂文燦　翁同龢
潘祖蔭　李慈銘

王子莊先生傳　王舟瑤

先生諱棻、字子莊、別字耔軒、黄巖人。先世自縣南之道奥遷東鄉柔橋、稱柔橋王氏。父維祺、字道齡、別字梅庵、縣諸生、有學行、嘗著家訓六篇、大旨主於樹氣節、慎交游、存寬厚、而尤以立志有恥爲首務。先生少受義方、又從同里林明經有壬、姜明經文衡、李孝廉飛英、學治説文、經史爲詩古文辭。弱冠後、卽斐然有纂述志、著倪希子五篇、冰雪文二卷、曲禮異義四卷、九峯山志五卷、柔橋王氏譜十卷。同治初、泰興吳侍郎存義督學兩浙、重其學行、取爲優貢生。六年、太和張大理澐卿、南皮張編修之洞典浙試、舉於鄉。先生恬於仕進、再上春官、遂不復赴、一意著述、以發揚學術、表章儒先、啟迪後進爲職志。時劉郡守璈、孫縣令憙、皆有意振厲文教、心敬先生、多所諮詢。孫刱建九峯精舍、以通經學古課多士、購藏經籍數萬卷、以資博覽。又修縣志、刻宋杜清獻集、車氏脚氣集、明方氏遜志齋集、國朝金氏求古録禮説、其所規畫、俱出於先生。先生論學不立門戶、以爲古今學術大別有四、曰性理、曰經濟、曰訓詁、曰詞章、而其歸有三。性理者、志於立德者也。經濟者、志於立功者也。訓詁、詞章者、志於立言者也。四者皆有用、但當辨其眞僞、不當互相是非。其説經以經證經、不偏主於漢宋。與婺源江愼修、同郡金誠齋相伯仲。爲文章不事雕琢、而持論名通、援證詳確、則又近於仁和杭堇浦、鄞縣全謝山。於鄉邦文獻最所究心、遇遺文軼事、手自甄録。晚年成台學統百卷、裒録吾台先哲、自晉唐迄於近代、凡三百三十七人、分爲六派、而歸重於氣節、躬行。自爲之敘曰、自孔門以四科取士、後世儒術遂分爲四。夫惟聖人兼材、無所不通、其餘則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或乃得一察焉以自好、則褊矣。蓋德行之粹、根於性理、政事之懋、蔚爲經濟、言語之美、炳於文章、文學之精、乖於訓詁、而其業皆具於六經、是故性理者、六經之道也。經濟者、六經之治也。詞章者、六經之文也。訓詁者、六經之學也。韓子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豈不信哉。然其大本則在氣節、大要則在躬行。此二者該貫乎四科、幷包乎六藝、而非此則不足以爲學者也。後世不樹其本、不務其要、往往文章冠世、經訓名家、而氣節躬行、皆無足取。是以性理經濟之儒、猶或貌爲君子、而訓詁詞章之士、則竟泰然安於小人、此時學之極弊也。吾台處萬山之中、岸東海而爲郡、三代之時、人文未啟、東漢洎吳、閒有表見、至晉而任次龍先生出、遂爲當代偉人。然自東晉以及五季、六百餘年、英華消歇、豈天運有厚薄、而地氣有盛衰與。亦由吾邦之士無志於學、以至斯耳。宋興百年、始得一二有志之士、竺學厲行、以爲之倡、而南渡之後、台爲輔郡、一時來游來歌者既多、命世之英、而無待而興者、亦有豪傑之士、由是山陬海澨、稱小鄒魯矣。由元迄明、遺芬未沫、史籍炳然。國朝更化、一道同風、而吾台之士獨若有媿於古。乾嘉以來、稍稍振起、中興之後、科名亦漸隆矣、意者其將追宋明之盛軌、與當世奇傑之士並駕而爭驅與。吾竊覩近世之儒、其淵源所漸、曾未及乎游夏、乃欲菲薄淵騫、輕詆予賜、譏詘由求、其可乎否耶。予少也馳騖時學、汎濫無歸、今老矣、將有志於其本、乃取吾台之士自晉

以來與於斯學之統者、區為六派、萃為一編、朝夕省覽、用以自鏡。若謂其分裂道術、判斷古人、則僭妄之罪、誠無所逃焉耳。先生掌教九峯精舍前後十餘年、又歷主淸獻、文達及郡城之正學、太平之宗文、括之蓮城、甌之中山、東山、肄經、江西之經訓諸書院講席、弟子徧於鄰郡及江右、多所成就。先生平生深於經、於小學治之尤力。然與後進言、卽斤斤以宗法程朱為事。嘗曰、漢學者小學、宋學者大學、文藝為末、器識為先。其詠懷詩有云、左交許鄭、右程朱、要使海濱變鄒魯。可以窺其志矣。性醇竺、事母至孝。言行不苟、尤嚴於取與。著書勖學、至老彌竺、數十年如一日。光緒丁酉、學使徐侍郎致祥以先生學行聞於朝、賞加內閣中書銜。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經說偶存六卷、六書古訓六十四卷、史記補正三卷、漢書補正三卷、重訂歷代帝王年表十五卷、明年表一卷、大統平議一卷、大禮平議四卷、明大禮駁議二卷、中外和戰議十六卷、謝氏赤城新志校注二十三卷、黃巖縣志四十卷、校議二卷、靑田縣志十八卷、永嘉縣志三十六卷、仙居縣志二十卷、太平續志十八卷、杭州府志二百十二卷、杜淸獻公年譜一卷、台獻疑年錄一卷、辨章一卷、柔橋文集四十六卷、詩集八卷、杜淸獻集校注一卷。其所編輯有黃巖集三十二卷、續錄二卷、仙居集二十四卷、方城遺獻續編六卷。王舟瑤曰、先生主講九峯精舍時、余嘗以經說相質證、深為先生所稱許。至晚歲過從益密、時時相與論學。其說經也、證諸經不合、求諸心不安、雖伏鄭大儒、不肯曲從、而尤以近世漢學家之排斥程朱為非、可謂卓然獨立、不隨世儒為是非矣。顧其論六書也、據漢志六者皆造字之本、以為轉注之說、至晉文正而始定叚借之說、諸家皆未明、乃研精覃思、悟令長為今長之誤、今從反及長從倒亡、所謂本無其字也。丁者及前人也、反丁則今人矣。亡者不長也、倒亡則不亡矣、所謂託事也。今從丁聲、長從亡聲、所謂依聲也。自謂發千七百年未發之矇、然余未敢苟同。其論修志也、謂方志與國史異、不當儗史、嘗箸論糾章氏文史通義之失、而余纂修台州志、則仍間用實齋之例。至於論治、先生力持祖制不可變更之說、謂漢唐宋明俱以變更祖制而致亂亡。余則以為道者所以治天下之本、歷萬古而不變、法者所以治天下之具、當隨時而變更。故嘗相聚論一事一義、往往竆日夕、累千百言、而未有已。先生記問既博、口若懸河、稱引古今上下數千年、如數家珍、而又閒雜以詼諧、聽者皆為解頤。私心頗以為先生局量稍褊、自信稍過、而又泥古鮮通、未達現世情狀、中外事變。然其制行之嚴、居心之厚、為學之勤、則固心所折服、以為未易求之今人中也。今先生沒已十年、學術日變、人心日浮、鄉之少年後進、殊乏究心於本原之學者、台學淵源、益鮮紹述。是以於先生輒低回慨慕、日往來於懷而不能去夫。

（碑傳集補）卷三八

唐端甫墓誌銘　張裕釗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為之銘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寧州人。考諱鳳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貲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十四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以宿學官海寧州學訓導、甚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濮陽彛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

端甫既負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祕笈珍本、乃益發憤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肆校經史文字、疏譌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躪擾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掃地剗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志意蕭然、與少年時夐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邃。性靜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赬、乃頗振厲談噱、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冶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爲衆流所歸、於是江寧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倘。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邕容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閒、文正公既薨逝、劉毓崧、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國家自聖祖天縱睿智、右文稽古、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度越百代、而　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殊恩、蒙渥賚、遺聞盛事、爲藝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熾豐、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鎮、揚諸郡、頒四庫書庋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尙藏書、刊布珍册、流衍海內、紘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尙書等、尤亟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逮咸豐初兵起、區寓麋沸、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轉徙、典籍焚燬、斬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壞。物盛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雖以曾文正公剏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薨逝曾不數年、而人物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強者邪。余既以悲端甫之故、因幷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固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慟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墓吾銘、吾獨子悕。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碑傳集補》卷五一

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志銘　繆荃孫

先生諱以周，字元同，號儆季，浙江定海廳人。曾祖必悌，祖興梧，庠生。父式三，歲貢生，敦行力學，著述等身，入國史儒林傳。先生本名元同，字經翼，後出試同知某命，改從今名。少承家學，與兄儆孟、儆仲相砥礪。六歲入塾，識說文部首字，遂讀經，先禮，次詩、書，次春秋、易。每一業，數輒條分節目，疏通大義。十九補諸生。同治庚午優貢，旋舉於鄉。光緒庚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補分水縣學訓導。辛卯，學政瞿學士鴻禨稱其素履誠樸，粹然儒者，保中書銜，後學政潘學士衍桐又稱其研精覃思，物疏道親，保以教授歷用，旋選處州府教授，而年已七十，禮宜致仕，遂不就。先生恪守父訓，以傳經明道爲宗旨。其事父三十餘年，未嘗去左右。父卒前數月，大厥而蘇，成偏枯疾，手不能作書，一日自敘黃氏塾課字形蜿蜒難讀，先生適自外返，見而大驚，請口授爲書之。父卒，先生裝絕筆一紙，不忍毀棄，且曰示我子孫，知吾父學，舉是書所以佑啓後人者深且遠也。居喪盡禮，不徇時俗，刊遺書行世。先生以爲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爲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乖離聖經，尚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國朝講學之風，倡自顧亭林。顧氏嘗云，經學即是理學，乃體顧氏之訓，上追孔門之遺言。其說易則由孔聖之大象傳，以尋畫卦之指，由孔聖之彖文傳，以尋彖爻之恉。詩必宗序，書必條貫大義，春秋用比事之法，三傳校以經例，定其短長。而三禮尤爲宗主。凡詳攷禮制，晝夜研索，多正舊說之誤，釋後人之疑，而意在叢明古禮，示後聖可行，所著禮書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古先王禮制備焉。其書足以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至其道德性命之學，則在辨虛無，辨絕欲，以執一端立宗旨爲賊道，悉折衷經訓，以燭詖懸疑，核邪離遁窮之情形，所著經訓比義三卷，列二十四目，畢講博文約禮聖門正訓。學者欲求孔聖之微言大義，必先通經。經義難明，必求諸訓詁聲音，而後古人之語言文字乃憭然於心目。不博文，能治經乎？既治經矣，當約之以禮。又謂禮者理也，天理之秩然者也。攷禮即窮理，後儒舍禮而言理，禮必實徵往古，理可空談任肊也。欲挽漢宋學之流弊，其惟禮學乎？或云禮爲忠信之薄，是言一出，而周衰。或云禮豈爲我輩設，是言一出，而晉亂。學術不明，而治術敝，是先生以經學爲理學，即以禮學爲理學，顧氏之訓至先生而始闡。先生以孟子學孔子，由博反約，而未嘗親炙孔聖，其閒有子思子，綜七十子之前聞，承孔聖以啓孟子，乃著子思子輯解七卷，而舉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及所明仁義爲利之說，謂其傳授之大指，是深信博文約禮之經學爲行義之正軌，而求孟子學孔聖之師承，以子思爲樞軸。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數年，子思子輯解成，斯無憾。既書成而疾瘳，更號曰哉生，蓋先生之學，由子思學孔孟，至是而其志章矣，其學亦大成矣。黃漱蘭侍郎視學江蘇，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門戶，常語門弟子曰：前代之禍，可鑒也。宗湘文觀察建辨志精舍於甯波，請先生定其名義規制，而專課經學，著錄弟子千餘人。光緒戊戌，去江陰歸，隱於仁和半山之下。卒於光緒己亥十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二，卜葬於海晏鄉黃家橋之東。配梅孺人，妾陳氏，子六人，長家辰，附貢生；次家岱，優廩生，先歿；次家嶽，廩膳生，皆梅出。次家鼎，次家毅，次家璵，皆陳出。荃孫戊子在南菁，與先生接席者兩年，沖如盎如，粹然儒者，時時請益，反復詳告，不憚煩也。今家辰等來請銘，其曷敢辭。銘曰：

國朝家學，紹漢邁唐，元和之惠，高郵之王，鼎足其閒，先生就就，佩觽自警，炳燭未遑，禮堂寫定，北熊南皇，居鄉植品，天府圭璋，滌筆摛辭，炎漢班揚，著錄弟子，肇奉瓣香，歲星周天，久留吾鄉，傳鐙負笈，絃誦鏗鏘，山頹木壞，萬口悼傷，張嘯山黃薇香同祀，永薦蒸嘗。

（續碑傳集）卷七五

汪君墓志銘　陳寶箴

君山陰汪氏，諱瑔，字芙生，一字越人，所居曰穀庵，學者稱穀庵先生。客粵，占籍遂爲番禺人。曾祖父倫秩，祖父炌，著史億三卷。父鼎，著雨韭庵筆記二卷。勵學不仕，君少隨父游粵東，輒以文詞最儁偶，以父爲老，不能歸，遁佐郡縣爲幕客，所至咸有聲譽。始客曲江，翁寇圍縣城逾歲，卒用君策，盡燔寇舟，城賴不陷。由是君以才略顯，蔣俠俊達公聞而聘焉。先是潮州災，振庫銀二千，事久未上，籍具處格部例，不知所出。君曰：稅契奇羨，異正賦，所以備緩急與非常也，以是聞司農，其可棄置不問。後列縣水旱，率得頒振司庫，便利至今，君之本謀也。光緒初元，劉公坤一爲總督，延君主夷務，理中外交涉。自國家通番互市久，廣州最領襟要，利弊所倚伏，尤鉅。番夷既習中國，又頗緣奸民設疑刺隱，闞伺構文書往還，首尾萬端，君居幕府凡十歲，洞幾折巔，劑和柔剛，繼劉公者曰裕寬公、張靖達公、曾忠襄公，撫御貺

夷，號稱難治。維君計畫贊助爲多焉。君才性開濟，識慮通遠。法越之難，邊海騷震，曾忠襄公獨就君陰籌戰守，備扞無形，服君偉才，歎爲國寶。然君貞節絶俗，澹於榮仕，俯仰委蛇，嘯詠終老，海濱之儒，羇旅之士。至論清德滴行，長於謨筴，達於事變，旋斡冥漠之中，而不尸其名，浮湛汚濁之俗，而不滓其志，蓋未有先君者已。晚歲養痾，躭情墳史，名賢鉅公禮聘踵至，終不復出。素勤纂述，爲書滿家，傳辭奥旨，究理天人，儒學宗焉。凡有隨山館集十八卷，無悶子一卷，松煙小錄六卷，旅譚五卷，尺牘二卷。春秋六十有四，以光緒十七年二月丁酉卒。配張孺人，男子子兆銓，乙酉科鄉試舉人，官海陽縣學教諭，女子子二人，次嫁朱啟連。端介有文行，傳君之學者也。年月日，兆銓將葬君於某原，請啟連所述狀屬銘。其辭曰：

海維炎州，億族環之，厲獷刺肥，施彼斯瓷。伊君沖懿，與道盤嬉，脫然塵垢，保其天倪。亭亭雅志，振振上才，雍容帷閫，爰職契司。斡運無名，杜機未恢。六合內外，清風噓濡，孰云棄世，有偉厥辭。精貫元黄，理砌等夷。朋從斷南，曰貧曰師，摛翰序幽，神宅允綏。

（續碑傳集）卷八一

譚獻傳　夏寅官

譚先生獻，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縣人。少孤露，瀕苦於學，好爲六朝三唐駢儷文。二十五六以後，潛心經訓、古子，有志於微言大義。同治初，遊福建學使徐樹銘幕中，幾死於汀州之寇。老母垂白，殉節閩中，（[illegible]）痛不欲生，扶柩返里，栖息墓田，若將終身。中同治六年舉人，屢赴禮部試不售。署秀水教諭，未幾，以知縣入安徽，署歙縣、全椒、合肥，不數年告歸。先生淡於仕進，銳志著書，嘗推武進莊方耕侍郎、會稽章實齋爲當代絶學，列師儒表百餘人。嘗論本朝學術有三四變：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尚文辭，又好言經世，祇爲幾復兩社餘波，經史大誼，尚無涂轍，偶有從事，炫世而已，非實事求是也。竹垞、西河皆是。竹垞文章士，經生之業不媿；西河天挺軼才，摧陷廓清，有功聖學，而日以心鬭，不軌于正。遺民如黎洲、亭林，故是群膺威鳳，惟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有門戶之習，不若顏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爲命世之儒也。王崑繩、劉繼莊推究世用，足爲羽翼。易堂諸子，虛聲相煽者也，而彭躬菴爲高。卽亭林、二曲，其學尙不足師表百世。亭林論治，皆漢唐之粗迹，如郡縣論，不可謂非巨謬，然諸君皆講明草野，閉耳廟堂之上。湯文正功在治民，而大臣風義未昌。二魏則無問學可道。熊、李輩心性空譚，陸清獻徒爭私見，遂至束書不觀，而學遂一變。厭其鄙倍者，於是乎從事墳籍，以搜討遺佚，求未見書爲事，所樂講者，山經、地志、別集、野史之屬，事倍而功半，徒以博淹雅之名而已。儒林、文苑兩無所歸，承學之士，文采黯然矣。惠氏一門，卽於斯時萌芽經術，故餖飣蒐瑣之習漸

衰而六藝古學起矣。極盛於乾隆季年、發精於嘉慶、遭經耑緒、皆有條貫、六書九數、如日中天。於是乎有清之學、跨越千載、由唐以來不愧儒林之傳者、惟今日耳。諸老師儒略具於表、厥後師法異趨。後起求勝、六書乃譏許叔重、文章則墨守歸方、經學如詩書古微、從其說者奉一先生之言、廢先哲之傳。吾儕聞此數家之論、未讀數家之書、未識爲盛爲衰、要之論學則又一變也。以文辭言、乾嘉時經生、文士實有潞雅醇古、抗顏行於先秦兩漢。朱右、茅坤以來、十家八家之餘、亦以稍熸、則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矣。綜是論之、國初稍尙浮華、遺失中有深粹者、則別出、一變而爲疏謬、再變而爲瑣屑、三變而始爲經學。經學亦濫觴於明之遺老、綿延授受、至此大昌。然猶之浮夸庸陋、餘習漸染、亦未能天下從風、或且因以求勝、至於學矜西漢、書高宋槧、水火之爭、因茲以起、則於不變之中、而變之機已伏、是在學子之能自得師矣。又推董子之學、極深研幾、爲十六篇、其自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亡位、黑不代蒼、廢文從質、故宋吾祖、乃因行事、加王心焉。懿哉六藝之卒業、其文則史。今之經、古之史也。探陰陽之本、正天元、體天行者、五惡代新代、故用九无首、易之蘊邪。四方之風、百國寶書、蓋亦多師矣。而忠厚宅心者、其詩教與。詩亡而後春秋作、吾其爲東周乎。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不在茲、政事之大、孰謂尙書、不在春秋、綴僞秦誓、反秩而泣、薪采之獲焉。撥亂世反之正、非禮不行焉。春秋有經禮、有變禮。董仲舒言、大義昭然、譏喪取惡、寔來或諱內惡、或諱天王、莫非禮誼。純太平之世、作樂象德、六羽物始、聞韶忘味、至譏二名、微而箸之麟。至者太平之應、今非其時、感而箸書、師摯往矣、然而本末具、待後王。春秋大傳、厥惟論語。問十世以通三統、多聞見以張三世、口耳授受、三科九指、游夏之徒、默識微言、博深切明。魯齊之儒、轅在胡母生云。董生蔚然、將以春秋推大漢治、江都之問、五行之對、後不及見劉向、並世而有公孫弘、箸書數十萬言、親受業之弟子、且以師言爲大愚。聞舉玉杯、蕃露、淸明、竹林之屬、胡爲乎若存若亡。子政部凥、班志暨而採之、傳公羊者禰而若祧之、遺文失次、董生之不幸、與春秋之不幸也。漢魏之際、何休之倫、殆已不見全書、後益茫晦、淩稚撥拾莊王云者、闕失而還登爲首簡。公羊治獄甲乙辭十六篇、說春秋者從衡闢亂、猶可屬讀。儒家篇第、傳寫斷爛、闕疑抱殘、止僞焉爾。國朝老師訶責呂步茶、目攝程大昌、鉤鈲之鰓理之眇哉。承學小子、備聞嘉定錢氏、餘姚盧氏、武進張氏、江都淩氏、烏程周氏之言、既冠以來、垂四十載、北南之遊、壯老之遷變、未能學於春秋也。學于董子、未能學于董子、學于諸先生、以天治王、以王治天下者、春秋也。儒者曰、春秋當興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勿乃世亡王、則始可以亡春秋乎。然且不可。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孟子得之、鄒夾、鐸虞、世亡書、董生有書焉、乃任其茫晦、撥拾一至於是。諸先生告我矣、引而申之、銳乎寫定其文、悠乎籀其義、如親見其事。十六篇、其大本也。今十六篇可以當其書、未可知也。然觀春秋之大法、其庶乎。彼五十凡、寥語耳。王道以上六篇、蓄第也、稍稍進退其言、後十篇差更次焉。觀德者、肇創之迹、滅國消息、會盟云者、所謂撥亂而作也。正其貫、爲事理、于是十指者人事、二端者天事。盡人以合天、有質文之運、以人承天、爵國之等也。若夫彖序所次、或相應、或不相應。古之十六篇、其諸相應者與、今不

可貲言矣、然而大要可覩。儒家百二十三篇、殆有隊簡、而大統在仁義。董子承問抗對、則曰仁義。學春秋之學在是、故首以仁義。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深察名號而下、正名之學也、故次之以名。政也者正也。春秋之書、以正春秋之時之政。天人交會、以成其政、故次之以政。政莫大於法制、制有物、物有則、故次之以制。人道邇、天道遠、苟求其故、王者之受命、則非王者治人也。天法云爾、故天人之義次之。何以謂之天、天雖知者也。陰陽也者物、物而有蓋乎陰陽、則蓋乎天、故陰陽義次之。陰陽盡署乎五行而已。故五行義次之。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則不可以不知天。惟王事天、祀天于郊、所以告祀天于宮、未受命則已、受命則郊天、喪且不避、而況佗物、故以郊義終焉。夫惟董子春秋大師、則儒家所傳百二十三篇不離其所宗。吾生十五年、而讀春秋、二十年而讀董子、蓬轉燕閩、獨學亡津涘、以先進所次第者爲梁爲舟、庶幾破文析理、一人之私言、亦非絕亡師說者也。後三十年、賡續以往、復時間疑、時載疑礙、若夫詁言大略、盧淩成業推說匪艱、理董獄諸來者可見。始從事于咸豐戊午六月、卒業於光緒壬辰六月。又深嗜馬宛斯繹史、悉心校讎、條列凡例、引用書目一、古書眞僞二、羣經正字三、諸書善本四、要删補正五、除重去複六、改定分注七、以後從前八、可謂精審。先生自咸豐庚辛以後、歷劫亂離、家無長物、薄宦廿年、蕭然儒素、而聚書獨數萬卷、世推善本。讀書亦如之、丹鉛寒暑不去手、箸書稱是、積几以數尺計、已刊者十不逮一。董子十六篇、爲先生致力最深之書、藏篋未梓。其刻於牛廠叢書中者、爲復堂文四卷、詩九卷、詞二卷、金石跋三卷、日記六卷。建德胡念修爲校刻復堂文續五卷、而先生已不及見矣。卒於光緒辛丑、年七十二。

《碑傳集補》卷五一

常州二子傳　黄彭年

自予領畿輔志局、共事者多常州人、而蔣君侑石從事最先、方君子謹年最少。二君皆能文、皆工篆隸、其爲學徑途趣嚮又一致也。蔣君歿、請於合肥、爲刊其遺書。屬方君審校刻甫竣、而方君不祿、悲夫、好學之難得、而天道之不可知、作二子傳。

蔣君曰豫、侑石其字、世爲常之陽湖人。十歲時詠詩效長慶體、塾師驚歎曰、此詩中飛將也。從父宦游越中、北至燕趙、皆有文譽。父喪、棄舉子業、納粟得知縣、分畿輔。咸豐中宰雞澤、値兵燹。後上官以軍事督催科甚厲、君愀然曰、民困如斯、奈何重迫之。乃稱貸供億。旋權涞水、値海事棘、洋人投剌欲立天主堂、君又愀然曰、奈何拂民心。乃堅拒之。同治中、權元氏、蔚州。元俗疲、爲之清訟除弊。蔚俗僿、爲之課士勵學。民有製益頌德者、君又愀然曰、幾許恩澤、重煩吾父老也。乃力卻之。其居官行事類此。君之爲學、大都以實事求是爲宗、以聲音文字爲窮經之要。其於故訓遺書、單詞隻義、搜羅裒輯、惟恐墜失。嘗慨經學失宗、世道貿變、考兩漢傳經家繫人部表而出之。然其論學之言則曰、純內不克以宗事、純表不克以闡道。又曰、綜變知貫、庶不爲形象蒙。然則君之博學詳說、固將反而說約、使天假之年、詎能測其所至也。纂通志諸傳、自正史外、旁摭羣書、細字分註。予謂史家網羅放失、嘗成一家言、君則於古人之言不敢易一字、其篤謹類此。從事畿南戎幕者十餘年、露布封章、倚戈立就、將吏疊以戰勝論最、君未嘗一言及蔵事。當事者上其功、始一遷同知直

隸州、賜花翎。元氏、蔚州，皆膴仕，去官之日，囊無餘貲。其卒也，猶賚友朋之力歸葬。君之爲人，即是可見矣。君卒以光緒元年三月，年四十有六。裒其遺稿爲滂喜齋學錄十一卷、詩古文詞五卷。

方君栓，子謹其字。其先大興人，康熙中徙常州，遂占籍陽湖。父駿謨，知河南靈寶縣。婦翁趙君烈文，知直隸易州。君以故嘗客燕豫間，與予子國璉游處，見其詩翰，異之。蔣君始卒之年，君來與修畿輔志。君始好泛覽，至是知其寡要，乃求古文義法於桐城諸家，以爲未足進求之聲音訓詁，以爲未足進求之典章文物，期致諸實用。君之志廣而氣盛，嘗與人論禮制不合，爲書詒予，累數千言，若挾風霜而出芒刃。予深規之，乃幡然而改其用力之勤，朋輩莫不畏憚。予嘗以歲除夜半循池行，至君所居，鐙熒熒然，據几檢書，羅列層積，立其旁若無覩也。常州自北江、皋文、淵如以經術倡導後進，宗之。蔣君守其遺風者也。君獨嗜會稽章先生之書，以爲能推原官禮，深窺六藝之精微，羣言之奧旨，而部次條列，比之劉向、鄭樵而得其精，可謂專家之學。君既肆力、性又精敏，初不解算術，見勞君玉初筆籌算略，數夕即能通其法。予丐君校蔣君遺書，補正凡若干條。光緒四年四月，以疫厲暴卒，年三十。裒其遺文僅一卷。

黃彭年曰：方君謂侑石似其鄉方立董先生，學人短死，千古遺恨。詎知予之以是哭君哉。昔者吾友𦕈齋張先生卒，吳君履敬校其遺集，亦書成而死，可傷也已。故取方君遺文附蔣君以傳。

《碑傳集補》卷五一

先兄子謹事狀　方愷

元明之初，吾方氏世居德清。自德清遷於大興，則明錦衣衛僉事諱覺亮公始也。自大興遷於常州，則康熙時翰林院檢討諱辰公始也。檢討府君至吾祖五世，雖爲陽湖人，而仍著籍大興。吾祖福建閩縣知縣彥聞府君諱履籛。吾父河南靈寶知縣幼靜府君諱駿謨。吾母封宜人，姓顧氏，無錫人。吾母舉四子，長兄懷，後伯父仲棐公；次兄，又次恆，又次怡。兄諱栓，字子謹，一字退齋。以道光二十九年五月甲戌生於常州北岸上之居第。咸豐十年，粵賊之亂，隨先宜人避兵入豫。同治二年，侍先府君宦靈寶。五年，府君以守正忤上官，罷。八年，丁宜人憂。服闋，就昏於易州。未返，而先府君棄養。十一年壬申九月也。光緒改元，由國子生應京兆試，見擯。游保定，貫筑黃編修器之，言於合肥李公，招纂通志。明年，再試京兆，再不第。四年三月廿六日，以疫厲暴卒於蓮池書局，年三十。兄幼負異稟，嗜博力學，長而博覽羣籍，於詩、古文辭以及書畫、金石、摹印之屬，無不愛，愛而無不習，習而無不極其詣，因工分隸、唐人楷法，善繪事、篆刻，兼冬心、完白兩家之長。年未弱冠，而名譽聿起，求書畫鐵筆者日不暇給。已而幡然自悔，盡棄平日所爲，專力於昌黎、河東之文，以爲作文而不事根柢之業，雖日日爲文，而文不能工。於是求晚出書之眞僞於閻百詩、惠定宇、王西莊諸先生，求詩之聲均於顧、江、戴、段及劉申受、苗仙路諸先生，求六書訓詁之蘊於段茂堂、王伯申、王貫山諸先生，求古文義法於姚惜抱、張皋聞、惲子居諸先生之十數子者，蓋未嘗一日去諸口也。又以爲治經而不治史，是有益於己而無益於人，乃偏覽馬、班、陳、范之書，以及司馬氏通鑑、馬氏通考、袁氏、陳氏紀事本末，考覈古今成敗之局、國是治亂之迹、典章名物之緣始、山川形勢之利病，爲建置表一卷、兵事表二卷，圖劉項以來武事之所經，稽其道里，釋以今名，爲歷代武功圖要若干卷，惜僅成有漢一代，魏晉以下闕焉。先府君之罷官也，居汴梁，家貧甚，未能延師授讀。其時長兄已逝二年，兄年十七，偕恆同室自課。先府君性通脫，教督素寬，尤不以庸子飭君。雖有過，弗加譴責。逮先宜人歿，府君抑鬱無聊，患喘嗽之證，不能熟睡，每四鼓就寢，黎明輒起。兄善侍奉，朝夕不去側。凡家中米鹽凌雜之事，皆隱爲籌備，無使府君聞知，惟日以圖籍、碑帖之屬博府君歡，非侍遊書肆，即笑譚一室。故數年之間，府君遇雖困，家雖窘，而婉婉然若有可樂者。兄之善爲發也。兄讀書無常課，每於府君既寢之後，默誦數過，或直府君

他出，稍讀移時，其得跬伏於几案之閒者日不獲一二時，而學殖日以進，人咸怪之。先府君既歿，兄奔走南北，歲率行三千里，安處之日益鮮。以嗣客保陽，轉得以局事餘閒，潛研經史之學，束修所入，半以購書，前後所積幾千餘卷。而蔡子苗崖、迂堂兩先生藏籍亘富，局中亦存數千帙，縱使假覽，兄樂甚，以為可遂讀書之願，乃顏所居為願讀十年書室，而申其說曰：讀書百稔不足，易以十年，願淺或易踐也。又曰：日讀三卷書，竭十歲力，可通萬卷。蓮池為保定名勝之區，陂池竹木，雲水相映，足以怡人懷，而其事者皆魁碩儁逸之士，若勞君玉初、褚君叔寅、樊君雲門、王君晉卿輩。兄既習於編修，又與諸子為友，盡考其行能，以增其器識，人有一藝之長，輒傾倒不已，稱之往往過情，而無毫髮忮刻之見存於中也。丙子歲，李公試畿輔士，局中人隱與焉，命跋鹽鐵論，兄博綜利病，設二十疑，公奇之，置第一，求知誰作也，適崔迂堂先生晉謁，語曰：前日首拔之卷，非名手不能為，殆翁為耶？崔曰：某何能此，同局少年方怡作也。稱賞久之。兄懷經世才，臨事如素練，先府君稱其能，期以遠大，更為外舅能靜先生所知許，以通經致用之士，顧屢躓場屋，不獲標見於時，自惟才堪濟世，於時政得失，日往來於胸中，而欣戚係焉，與勞君論夷務，書千餘言，文鋭事辨，洵可施之實用，不為迂闊之談，又持論侃侃不肯隨人俯仰。雖為黃編修所厚，而志例有未安者，諍之無所阿。編修青純皇帝敕貳臣傳，垂千古臣道之防，通志亦當遵立，為不能死節者愧。兄言畿輔於古雖無聞人，然如唐之孔穎達、宋之曹彬、潘美，一大儒兩勳臣，皆不得與乎正傳，此書為之減色。且志與史一而二之者也。史記一代，志則貫乎上古

聖主所以示懲於當世之臣者，今乃追貶夫前賢，不可。兄史學至深，多所論著，在局三年，孜孜不輟，盡取各省通志及郡縣志而讀之，尉得貫齋章先生書，其議論多與闇合，兄服膺無閒，以為推原官禮，深窺乎六藝之精微，羣言之奧旨，比之本朝之學，謂能獨見其大，乃憤發其所欲言，成方志舉例三編，內外編各二十篇，雜編十篇，於章氏一家之言，可謂盡心矣。兄為文謹於法律，一切碑版傳志之例，尤秩然不紊，所尚凡三變：初好侯壯悔之文，繼好汪堯峰，以為宜於碑志，最後好惲子居。今春北行，以惲文自隨，由上海致恆書曰：日來讀惲先生文，頗悟其用筆，以彼攻人之短，求之其作，亦往往自相矛盾，蓋惲先生有意為古文者，有意為古文，則所謂氣之疾徐、文之向背，皆不能踰於法之外。觀臧文

端神道碑諸作，可知也。其勤摯如此。更以聲均之學，諸家之說日歧，乃考其部目，辨其分合，而詳說之，論等均有曰：五音猶五行也，是以有角牙舌齒脣喉之別；音有四轉，猶四時也，是以有歌轉為珂，珂轉為阿，阿轉為訶之別；非母不能統其子，是以有見溪屬牙、端透屬舌之別；非清濁不能分其原，是以有見溪清、羣疑濁之別；非等不能明其序，是以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之別；非開合不能清其界，是以有東董屬合、江講屬開之別；字母明其始也，收聲言其終也，是以有十二收聲之別；非四聲不能和其節，是以有平上去入之別。論古均有曰：詩騷周秦有韻之書也，以為之宗，而旁推諸書以證之，此古均之原也。宋人之叶韻，知其意矣，未知其指也。陳第獨能知之，不能精以博也。顧炎武精以博矣，不能密也。江永密矣，戴震、段玉裁益加密矣，然至戴段之密，而人猶有議之者，蓋物析之至微，必有所不合之處，一有不合，遂旁求他證以實之，匪失之空，即失之鑿，然則前乎顧江者合其所不可合，後乎顧江者分其所不必分，今人不明其故，而猶以為未精，是愈析而愈鑿也。初不解斯學，後與勞君交數日之閒，遂得其術，其敏捷又如此。自恃精力過人，為學必幾其極，志之所在，期於速成，晝夜不少休，平居一鐙熒熒然，目不停注，筆不停腕，非疾病未嘗廢怠。又知過必改，人以善言進，則欣然聽受，與人交各盡所欲，雖志趨相左者，亦始終敬遇之。兄狀貌雄邁，議論抗直而多奇，見之者輒疑其狂，而不知兄之虛懷求益，慊然恆不自滿。曾集平生知交數人，以擬亭林廣師，而數人者實才非兄比也。嗟乎！兄之文足以備承明著作之選，而顧不得弋一第；兄之才以之膺民社、臨政事，有可以施於用者，而顧不得入仕籍；兄之學深思善悟，將合孔賈韓柳為一人，而顧未克償。兄之志，思欲振起門廬，以昌先府君之潛德，而忽焉以歿，既蹇其遇，復損於年，此何為者耶？豈非命耶？自先府君歿，予兄弟飢驅四方，聚處之日蓋寡，及兄客保定，與恆不相見者三年。去年歸，適弟怡已前一歲至，兄弟三人喜其散而復聚，日追隨於咫室，述舊聞，譚文藝，自以為千古樂事，而豈料數月之閒，遂罹茲痛酷耶？嗚呼！兄之北行也，恆方纂郡縣志就，兄謂有裨史學，將副錄之，以注未成不果。屆行，謂之曰：注釋若成，速寄余書，頗便於記臆也。由今思之，此語非成永訣也耶？傷哉！兄所欲著書多至數十種，其撰次粗就者，有方志舉例若干卷、廣韻分母表九卷、與文三卷、詩一卷，皆攜諸行笥。今惟詩文存，餘不可得。又說文字原表一卷、讀通鑑雜記



二卷、同文考異三卷、稿存於家。然蚤歲之作、并兄所注意也。其歷代五功圖要、漢石存佚考二種、屬稿未竟、極將爲理而成之。兄既卒、黃先生爲刊文數十首以行世、雖不能盡兄之才、然讀之者想見其用力之勤、造道之速、其成就必不止此、而竟止此者、當不竟悲且惜也。妻趙氏、直隸易州知州名烈文女、故湖北按察使司諱仁甚公孫也、事夫勤、治家嚴整。聞兄喪、自縊以殉。於是江蘇巡撫吳公、直隸總督李公、疏聞於朝。子二人、保成年六歲、長紹、殤。女一人、卒後五月乃生。兄之柩歸以十月廿六日、將以某年某月葬於常熟縣虞山西麓之新阡。謹次世系、學業及著述之大凡、平時之緒論、以俟有道德能文章者垂采錄焉。其年十二月、同懷弟極濡淚謹狀。

——《續碑傳集》卷八〇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前提督山西學政謝君墓志銘

陸襄鉞

光緒四年戊寅四月二十六日、襄鉞之友謝君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五。訃聞、乃爲位會諸友哭如儀。越二年庚辰五月十九日丙戌、其嗣子鑅虞將以君之柩祔葬於陝西咸寧縣東南鄉神鹿原之先塋、先期以狀來請銘。襄鉞哭曰、嗚呼、吾倘忍銘吾友乎哉。顧吾友交誼惟襄鉞獨深、吾友行蹟亦惟襄鉞最悉、固辭不敢、乃序而銘之。君諱維藩、字麐伯、湖南岳州府巴陵縣人。曾祖諱承錫、祖諱志溎、父諱繼棨、隱德不仕、均以君貴貽奉政大夫。君生而穎悟、讀書目數行下。幼倘氣節、喜任俠、既壯、讀宋五子書、乃悚然曰、道在是矣。因折節向學、一以儒先爲宗。咸豐乙卯領鄉薦、同治壬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闋、入都、授翰林院編修。同治庚午科爲廣東副考官、同治癸酉任山西學政。光緒丙子旋京覆命。越歲、都中大饑、君集資助賑、親董其事、不避寒暑、竟以是遘疾卒。事聞、詔以君行事載本籍志乘、蓋異數也。嗚呼、以君之才之德、而天竟靳厥年、弗克大用、此固知交所扼腕、而亦天下所共惜者也。君秉性純孝、人無閒言、生事葬祭、動必以禮、所在風爲。親卒、來秦廬墓、恪靖侯相左公聞君賢、延至軍中、俾參戎事。君知無不言、多所匡助、屢欲特疏薦君、君謝曰、某在衰絰中、不敢邀國恩、且此行以報知遇、非敢援金革之禮也。由是左公益重君。館選後典試東粵、適正使王君中道卒、遂獨任文衡、昕夕罔懈、拔多眞學、輿論翕然。更爲王謀歸葬、贍顧其家。督學山右、時廉隅自飭、夙弊一清、復刊小學、徧給諸生、俾求根柢之詣、士多感之。其設粥賑也、徒步奔馳、露

稱自奉他人所不能堪者，君處之怡然，始終無倦色。官翰林時，感激時事，忠義奮發，封章十餘上，皆關國家大計，然每奏輒焚稿，曰：「吾不敢以直諫沽名也。」君性好施與，親族之貧者悉力佽助，解推不吝，以故身後蕭然。平生尤工詩，直入少陵之室，所著曰雪青閣集。君既歿，遺稿多佚，友朋裒集，始得付梓。君性介，於交遊少所許可，獨與襄鉞善，誼若手足，每以坡潁相況。襄鉞輓君詩云「坡老有詩多憶弟，杜陵每飯不忘君」，蓋紀實也。元配李氏，繼配劉氏，均誥封宜人。無子，以其從兄涵之子爲嗣，始名盛增，易名盛康，蓋持狀涕泣請銘者也。銘曰：

嗚呼！是爲有猗貞臣謝太史之墓。風水維貞，永奠佳城，以昌其後人。

《碑傳集補》卷九

周孝廉墓表　戴望

孝廉周君既沒之七年，厥弟侍御君其望客江甯，示諸狀，命曰：「子知先兄深，其爲文錄諸墓石。」望唯唯不敢辭。按狀，君諱學汝，字禮傳，初名學濂，後更今名。先世有思喬者，自長興桐橋遷居烏程，遂爲烏程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幼而好書，不甚措意時文。爲諸生，獲見鄉先生楊君，教之治許、鄭學。嘗自言讀他書輒惛然欲臥，及治箋疏，益煩碎，心益開朗有條理。座中客有爲漢宋之說者，必信漢儒，至面發頳，齦齦不少休。以道光丙午科舉於鄉，再赴禮部試，不中第，因銳意著書。謂說文九千餘字，無闕奪，於古今文字無所不該，自六書之指荒，始有以經所有、說文所無爲疑者，讓說文經字攷，舉經某字當說文某字，皆於聲求之，亦有聲絕相遠、形似致誤者，別據漢隸正之。世所傳虞世南北堂書鈔中多徵引古籍，可寶貴，顧刊本多妄改，君據嚴可均所校影宋本，博稽羣書，鉤心攷覈二十餘年，始成定本。其他校記書尚夥，不悉數。浙中變起，趙忠節公邀君議防守事，君故與忠節善，出應之。忠節酒後嘗妄殺人，其屬不敢與辯，輒推君出與之諍論，每有所縱釋。李副將楚材率師自皖中來援，李故降寇，所部慓捷善戰，其視浙軍蔑如也，每至防所，於諸鄉老無所不狎侮，或騎其項背爲戲，獨見君不敢犯，曰：「彼儒衣冠者可畏，君輩不及也。」李後與忠節有違言，突圍去。賊裹攻不得志，則以漸蹂其四鄉，四鄉之民及旁縣皆來居郡。至辛酉之冬，編籍戶口至二十萬，踰常時。君與忠節讓，令居民願出者勿禁，則耗食者寡，庶得專顧兵糧。或持謂爲不可，忠節不能決。侍御君奉母如滬瀆，勸君行，君歎曰：「記有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子以母出，吾留此，義也。子無慮我矣。」及城陷，闔戶自經死，妻及子婦皆從，年五十有三。君於學根柢段大令、王尚書父子、錢少詹事諸先生。時有妄著書詆諆漢學者，君曰：「其父殺人，子必行劫，是言信然邪？當乾隆中，姚郎中鼐嘗欲師事東原，堅不敢當。姚取所校方言、水經注，各錄副去。後東原死，姚遂抓以巧詆，衆筆諸書。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生欲以爲師，死而詆之，非法也。則亦無怪乎其徒之至此矣。」望於君爲通家子，嘗就君論音均，得聞顧、江以下分部疏密同異，君謬謂望可與道古，嘗以身後之文見託，雖微侍御君命，其敢忘宿諾？乃揭其大者如右，以報君。同治八年七月壬申，戴望表。

《續碑傳集》卷七九

桂文燦傳（儒林傳稿）

桂文燦，字子白，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揀選知縣。同治元年，獻所著經學叢書，旋奉諭曰：「桂文燦所呈諸書，考證箋注，均尚詳明。羣經補證一編，於近儒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諸經說，多所糾正，薈萃衆家，確有依據，具見潛心研究之功。」二年正月，應詔陳言四十條，奉上諭交各衙門分別議奏。所奏者：曰嚴甄別以清仕途，曰設幕職以重考成，曰分三途以勵科甲，曰分三途以試武科，曰裁孱弱以節糜費，曰鑄銀錢以資利用。諸奏見朝報，天下傳誦焉。若津貼京員、製造輪船、海運、滇銅諸奏，先後得旨允行。光緒九年，選湖北鄖縣知縣，抵鄖，命在江夏治獄，每決一獄，大府未嘗不稱善。海上事起，長江戒嚴，文燦建議宜增鎮隊，練陣法，並在田家鎮多設方略，以防未然。又以邪說誣民，宜正人心，爲急擬宣講聖諭章程。旋履鄖縣任，無幕客，無家人，事無大小，皆躬親之。未及期年，以積勞卒於任。嶺南自嘉道中，儀徵阮元設學海堂，經學日興，人才彬彬蔚出。其後承學之士，喜立門戶，尊朱者與鄭違，尊鄭者又與朱違，甚或以高談道學爲名，而物與民胞之理不講，以訓詁詞章爲事，而通經致用之道不知，有失本意。文燦追述阮元遺言，謂周公尚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約禮，明辨而不能篤行，非聖人之學也。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學亦同。因著朱子述鄭錄，推崇朱子。書有四書集注箋四卷、子思子集解一卷、弟子職解詁一卷、朱子述鄭錄二卷、易大義補一卷、詩箋禮注異義考一卷、周禮通釋六卷、箴膏肓評一卷、起廢疾評一卷、發墨守評一卷、論語皇疏考證十卷、重輯江氏論語集解二卷、孝經集證四卷、孝經集解一卷、孟子趙注考證一卷、羣經補證六卷、經學輯要一卷、經學博采錄十二卷、毛詩傳假借考一卷、毛詩鄭讀攷一卷、詩古今文注二卷、春秋左傳集注一卷、禹貢川澤攷四卷、毛詩釋地六卷、春秋列國疆域攷一卷、春秋列國疆域圖一卷、羣經輿地表一卷、廣東圖說九十二卷、四海記一卷、海國表一卷、掌故紀聞二卷、周禮今釋六卷、周髀算經攷一卷、說文部首句讀一卷、奏疏四卷、牧令芻言二卷、疑獄紀聞一卷、海防要覽二卷、潛心堂文集十二卷。湖廣總督卞寶第、巡撫彭祖賢奏請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奉旨允之。（續碑傳集）卷七四

翁同龢傳

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心存三子。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戊午典陝甘試，留學政，時猶未散館也。甫一年，以思親切引疾歸。丁父憂，服闋。同治四年，以右中允奉命弘德殿授讀，有勉承先人未竟之志諭。穆宗賓天，光緒元年，復奉毓慶宮授讀之命，固辭不獲。蓋趨承講帷，納誨兩朝者垂三十年。歷官至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遇慶典，賜穿帶膆貂褂，賜雙眼翎、紫韁，恩賚有加。同龢以世受國恩，當時事艱難，遭逢明聖，投艱遺大，朝夕憂勞，冀得圖報於萬一。其在講帷也，於列聖遺訓、古今治亂，反復陳說，曲盡其理，其調和宮廷，以聖孝爲本。其關明政要，以憂勤爲先，尤能直言極諫，造膝事祕，世莫得聞。章疏又強半焚稿，所可知者，請止臨幸王府、請罷修圓明園、請省宮禁一切工程、免外省傳辦各物，皆蒙嘉納。蓋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顧以秉性正直，爲小人所忌，遭讒罷廢，朝野惜之。二十四年十月，諭旨樞臣王文韶與剛毅力爭，以朝廷進退大臣以禮，無編管之理。剛毅詭稱出慈聖意，實非慈聖意也。同龢忠孝源濬，讀書靡不貫徹，尤邃於性理，歷司文柄，擢經術淵通之彥。平居延攬人才，虛心下士，一時歎爲莫及。事親竭終身之慕，憂國之心時見於辭色。罷歸後，廬墓七年，閉門思過，每念時艱，輒復流涕。三十年五月卒於里第，年七十五。宣統元年，吳中士大夫追念忠清，合詞請爲湔雪，恩准開復原官，旋予謚文恭。所著詩文清超古雋，不落恆蹊。書法縱橫跌宕，力透紙背，有魯公風骨。晚年學隸，兼迴腕作書，力追帶穆，人得片楮、

珍若兼金。著有瓶廬詩稿八卷刊行、餘事編輯。

〈碑傳集補〉卷一

潘文勤公墓誌銘　李慈銘

光緒十有六年十月丙寅晦、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順天尹吳縣潘公以疾薨於位。遺疏聞、天子震悼、贈太子太傅、賜千金治喪、命貝勒載瀅奠醊、予謚文勤。於是都中上自王公百執事、下至輿隸小民、咸歎息出涕、惜公之遽去、而所施設之未竟。時畿輔巨災、饑民之流轉京師者數萬人、皆仰食於公、聞之痛哭、聲震郊野、蓋近百年來公卿薨逝未有能得人心如此者也。公諱祖蔭、字伯寅、小字曰東鏞。祖太傅文恭公、考曾綬、四品卿銜、內閣侍讀、特贈三品卿銜、封光祿大夫。妣汪、繼妣陸、皆贈一品夫人。公汪出也。自太傅以上、內外官氏皆詳余所譔光祿公墓誌。公幼穎異、太傅尤愛之。十歲遭汪夫人喪、十四歲遭陸夫人喪、十七歲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挑取謄錄。十九歲以太傅八十賜壽恩賞舉人。二十一歲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二十三歲中咸豐壬子科會試第九名、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編修。二十五歲太傅薨、以遺表恩進侍讀。二十七歲充丙辰科會試同考官。是年十一月、詔在南書房行走、賞戴花翎。二十八歲晉侍講學士。二十九歲充戊午科陝甘正考官。是冬署國子監祭酒。三十歲轉大理寺少卿。三十二歲署宗人府府丞。三十三歲擢光祿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同治壬戌恩科山東正考官。三十五歲擢左副都御史、署工部右侍郎。三十六歲署禮部右侍郎。三十七歲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三十九歲兼署吏部右侍郎、調戶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十歲轉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四十一歲充庚午科武鄉試副考官。四十二歲充辛未科會試知貢舉、武會試副考官。四十三歲賞頭品頂戴。四十四歲兼署吏部左侍郎、充癸酉科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二月以磨勘被議、降二級調用。先以戶部遺失行在堂印、革職留任、至是循例革任。四十五歲正月、特旨賞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六月復特旨開復侍郎任內革職留任處分、以三品京堂候補。四十六歲授大理寺卿、署禮部右侍郎。四十七歲署刑部右侍郎、補禮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充玉牒館總裁、光緒丙子科武鄉試正考官。四十八歲充丁丑科武會試正考官。四十九歲調戶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管理三庫事務、充實錄館副總裁、經筵講官。五十歲轉左侍郎、升左都御史、仍兼署工部左侍郎、擢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調刑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一歲兼署工部尚書。五十二歲充國史館正總裁、賞穿帶膆貂褂。五十三歲兼署禮部尚書。十一月授軍機大臣。五十四歲正月丁光祿公憂、四月扶輀還葬。五十六歲五月服闋、至都、署兵部尚書、仍在南書房行走、充乙酉科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補工部尚書。五十七歲充會典館副總裁。五十八歲充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五十九歲兼署戶部尚書、充戊子科武鄉試監臨。六十歲加太子太保銜、充己丑科會試副總裁、順天鄉試監臨。十月六日、公六十生辰、賜壽寵賚加等。綜公一生、以文學、政事歘歷三朝、早結主知、日在禁近、進參樞密、出備六卿、恩寵駢蕃、光華震疊。凡程功艱鉅之役、文字衡校之司、無歲不膺、無役不與。以至國是大議、典禮鴻章、朝局玄黃、黨論消長、天下之疑獄、百司之興作、公悉仔肩其任、折

儒藏

夷是非，强力一心，中外倚重。三聖簡在，兩居協揆，東朝眷睞尤挹。彝等。文宗木蘭之狩，穆宗繼統之議，昌言危論，盡誠竭忠。惠陵因山，公專其勞，畿京建殯，公萃其責。而官不登於台司，年不躋於中壽，以特簡居政地而不及百日，以重望領中禁而未長翰林，星軺屢出，而未一與學差、鄉舉。四司而僅一副會試。溯咨滿野，晝夜噂沓，勸振發倉，言輒流涕，未及安集，而積瘁殫精，病作三日，遂以不治。此天下有識者所以惜公才之未盡用，而勞臣志士為之愴恨不能已者也。公天懷伉爽，開濟為務。自入翰林，遇事敢言，飆舉鋒發，不顧忌諱。戊午以後，大寇外夷，海縣交訌，懷忠憤發，屢上密疏，請誅納夷辱國之粵東督撫，請暴諸夷罪狀，力主戰議，請加八旗防營兵餉，請誅擣河失守之河督庚長，請誅廣德失郡之提督周天受，請誅江浙失守之統兵大員張玉良、李定太及逃官張玉藻等，請撤各省團練大臣，請嚴懲奮捐撓民之運司金安清，請速治陝西失事之提督孔廣順，總兵圖不毅等，而任多隆阿，請誅縱寇肆掠之署淮揚鎮總兵聯麗倫，而用黃翼升。請嚴劾太原鎮總兵田在田、駐軍徐宿，殺團冒功。請於江蘇、安徽、山東、河南之交添設四界重鎮，以制捻匪。請嚴劾擁兵養寇之陝西布政使毛振彝，請治陝西統兵大臣勝保縱兵殃民貽誤大局，請治前署江南提督曹秉忠罪，請斥養交廢務之直隸督臣文煜，及劾按察使孫治等，而薦前任提督鄭魁士、傅振邦。所言皆半施行，而卒以屢劾要人，忌者日眾。其劾秦撫瑛棨大壞吏事，曾一奉嚴旨申飭，而後先秉軸者皆嫌公以濟切詞臣嘵嘵言事。雖同鄉鉅公亦有嗛於心者。故自庚申以後數載不遷官，光祿卿至滿三年。雖公氣不少挫，亦恃上有堯仁，能保全之。而公之尤有功於天下者，咸豐之末，湘陰左文襄公以舉人參湘撫駱文忠公幕府，有忌文襄者力齮齕於重臣，文忠幾為動。公力辨其誣，三疏薦之，謂左宗棠在湖南，關繫事勢甚大，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此人。疏既傳，文忠得持之。文襄以安，卒能光佐中興，功在社稷，而公未嘗一日識文襄也。宋元以來，吳賦最重，蘇松太倉尤甚。同治二年四月，公疏請減江蘇賦額，得旨允行，千載積痡，一朝而起。四郡歡躍，額手皇仁，而公以大雅初夷，宜定民志，夙蓄一鋤，根本自固，非止為桑梓計也。此皆公謀國之忠，犖犖大者。公性通敏，遇事理解，批牘答簡，運筆如風，無不洞中利弊。長刑、工二部積年，百廢俱舉，官吏秉成，嚴而不苛。既去之後，思公不替。久直內廷，待宦寺甚嚴，指使呵叱，如奴隸。及至公薨，而中涓至今言及公者，無不流涕，謂如公者不可復見也。公幼服膺家教，謙恭下士，自少與吳中楊芸士、戈順卿諸名士交，文藻能兼眾工詩詞。既官京師，徧交天下士。士之至都者，無不欲識公。公愛才出天性，其主文也，務得魁奇沈博之士，所取不限一格，而深疾歊敏徇時之技。士有一技之長，終身言之不去口。故公既逝，而世失所歸，風流遂衰。百身莫贖，余自己未以選人入都，公時居海淀賜園，聞聲致契，折節下交。庚癸之間，余窮悴不振，公亦貧甚。時或質衣致餽，余性狷急，小不可意，輒言觸公，公久而益敬。及長戶部，余為屬官，形跡自嫌，往還幾絕，而公歲時餽問，殷摯彌甚。壬午之夏，一日公忽手書數十紙，具言平生志事，以身後之文相託。余心怪之，為嚴言以答公，且還其所書。乃次年春，公丁大故，屬余志光祿公之墓。及今八稔，而竟執筆為公志矣。公

豐頤渥丹，精神強固。余長公一歲，顧瘠多病，言笑籩豆，曾幾何時，兩世交期，山河俱邈，幽明宿諾，息壤遽徵，悲夫。公夙治說文，耽耆漢學，所刻書幾及百種，皆有功學者。少精楷法，中年以後抑厭書譜，日必數紙，至今爲世所寶。尤留心金石文字，自咸豐甲寅輯朝鮮碑刻，附以日本，爲海東金石錄二十四卷。其後搜香谷勤，聞有彝器出土者，傾囊購之，至醫衣物不恤。所得有部鐘四，彝鐘、史頌鼎、匽侯鼎、盂鼎、善夫克鼎，皆世之殊絕。嘗輯攀古樓金石款識，僅止二卷，而未成。他所著詩文筆記凡若干卷。公天性孝友，事光祿公膝下，雖老，昕夕如孺子。一弟祖年，庶母張恭人所出，少於公四十年，撫愛甚篤，今以公遺表恩官刑部郎中。公娶汪夫人，同邑候選太常寺博士槿之女，公之姑女也，賢淑備德，克贊儷助，公相敬如賓，終身無妾媵。公生於道光十年庚寅，享年六十有一。遺命以祖年子樹孳爲嗣，恩賞舉人。將以壬辰三月十九日葬公於吳縣五都一圖之婁白蕩，汪夫人以公平生之言屬祖年徵慈銘志公之幽。嗚呼，是重可感已。銘曰：

維昔太傅，相我宣宗。名德積慶，再世而豐。實生賢臣，魏科綢武。入侍紫宸，去天尺五。遭國中否，創夷涕洟。造膝危言，帝屢領頤。朝疏夕行，鼎銓汗臏。干將不撓，見沮鉤軸。維帝克明，惟臣克忠。保全令名，槐棘雍容。三聖蔽朝，是倚是畀。以人事君，中興以濟。回翔卿貳，映曜文昌。清流仰鏡，吾道有光。將眘奉嬰，吏議遂中。中禁念公，還公法從。再陟八座，屬以山陵。虔恭將事，不震不矜。長樂軫勞，當宁述志。錫爵公孤，俾長三事。司空匝月，遂領秋官。群剕平讞，入以不冤。帝倚樞臣，大政攸屬。胡席未暖，旋丁荼酷。再起宅揆，止還玉堂。匪帝不思，惟公太剛。平土有餘，兼綜京兆。滹水告災，匪公執弔。一夕數起，仰屋瘖吝。民庶有豸，公以不支。逢病三朝，進以赴告。臨殁喃喃，蒸黎是悼。九重涕泣，萬姓號呼。哀榮猥古，公歸帝衢。燕婉鄉君，婉孌嗣子。公輔南還，朝野具恃。吳山迢遞，浙水委迤。我銘公阡，永無媿辭。

（碑傳集補）卷四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尊客傳　平步青

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炁伯，號尊客，浙江會稽人。生有異才，年十二三即工韻語，集中所存游蘭亭諸詩是也。長益覃思勤學，於書無所不窺。時越多高才生，咸推君爲職志。道光庚戌，吳縣吳晴舫侍郎再督浙學，侍郎漢學大師，得君文，傾愛之，以第二人補縣學生員。次年食餼，而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貲爲部郎，而爲人所紿，喪其貲，落魄京師。母恭人亟鬻田成之。李氏越中巨戴，以財力滋殖雄里閭，君授產故不豐，至是保然寒士矣。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君才望傾朝右，僉謂宜擢上第，而顧不遇，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資郎。大都尚氣，寧交游，造謁報謝無虛日，暇則徵歌狎飲以爲常，鮮治事者，而君獨鍵戶讀書吟詠，蒔藥種花，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尚書閩邑閻公方嚴覈名實，下教諸曹郎分日入謁。尚書坐堂皇，冡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鬼呼囚者。然吏持牒至，君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伉直激切，若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閻公得書頗眘之，事遂已。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

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被旨允行、或報聞。君瑣瑣不自得。今年夏、倭夷犯遼、敗問日至。知君者頗訝何以無所論劾。蓋君戊創善病、至是獨居深念、感憤扼腕、咯血益劇、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年六十有六。君自謂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攈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爲散文駢體、攷據筆記、詩歌詞曲、積稿數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詩。詩者以爲定論。君性簡略、胸無城府、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苟同雖忤權幡不之顧、以是人多媢之。然岸中樂善後進一言之合、譽之不容口、所指授成名者爲多。門下著錄甚眾。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它可知已。君於經學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縵經說、於史有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賸、閏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攷、明謚法攷、南渡事畧、國朝經儒經籍攷、軍興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又有越縵讀書錄、越縵筆記、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跗閣詩初集、杏花香雪齋詩二集、霞川花隱詞、桃花聖解庵樂府凡百數十卷、可謂碩學淵文、蔚爲著述者矣。友人僅刻其駢體文鈔二卷、詩初集十卷、餘未寫定。傳之其人、要焉

恭人無子、以弟之子孝壐爲嗣。

論曰、吾越奇才、近代推石笥胡徵君。御史後出、所學與徵君微不同、其論定國朝古文、以徵君爲六家之一。徵君性剛、任氣豪偶自憙、不類循咫、雖爲朝貴所根連、卒以窮死。御史晚達、入臺差遇矣、而亦不克大稱所蓄、卒蕉萃侘傺以殁、不可謂非窮也。然徵君有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於虖、誰謂御史而竟死哉。

《碑傳集補》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四

王星誠　龍起濤　丁丙　莊士敏　吳大澂　陸心源
費延釐　閻淑震　姚諶

王君星誠傳　周星譽

君王氏、名星誠、字平子、浙江山陰人也。父學厚、以工帖括爲名孝廉、屢試春官不第、嘔血卒。君生而奇慧、讀書目數行下、把筆爲文、輒有新義、父深器之。尤喜爲詩、初無指授、而天資華瞻、妙悟特奇。出應童子試、徽南徐鐵孫榮時守越、一見歎異、首擢之。歲庚戌、補博士弟子員、與會稽李模俱以諸生有名於時、號王李。當道光末祚、風雅道衰、吳越夙稱文教之區、而典型頹謝、風流闃然、後進少年幾不知經史文章爲何物。山陰周星譽時以翰林家居、慨然有興復之志、於是爲益社於浙東、一時名士如許棫、孫垓、余承普、周光祖、周灝孫、孫廷璋、周星詒、李模均列社籍。君與李模、周星詒年最少、文又最工、每當同人社集、酒酣分韻、一篇作、成舉座歎伏、往往有匿其稿不敢出者。君和平温克、恂恂若處子、而實傲睨不可一世。生平惟推重周星譽、星詒兄弟、李模、待以師友、餘如孫垓雖齒高德重、未嘗下之。數充秋賦不售、孤貧益甚、又失歡於後母及叔、會從父履謙以御史中丞奉使河上、往依焉。既從父丁母憂罷、乃橐筆客梁、衛諸侯幕中、司箋奏者數年、迄無有知君才者、坐是益失意。咸豐己未入都試京兆、病脾洩、誤於藥、遂致委頓、揭曉中副車、自以才高運蹇、哭泣不止、次日病劇、卒、年甫二十有九。啟其行篋、衣數襲、白金五十兩而已。君穎悟出於天縱、又沈靜嗜學、于詩、古文辭無所不工、而尤長于詩與駢儷、驚才異藻、冠絕一時。同人嘗謂君貌陋而文特麗、是其一反。所爲詩清奇變化、學無專師、往往好爲幽深僻奥之詞、而尋繹實有至理、惟悲窮怨逝、多噍殺之音、如羇臣行唫、寡婦夜哭、讀之者掩被涕下、不能終篇。李模、周星詒往共評同人詩曰、平子清而至於寒、哀而流於慘、非貴壽之徵也。竟如其言。君生時、母夫人夢焦山退院僧來借舍、寤而臨蓐、殆公明圓覺之性、歷劫不昧者歟。會稽孫廷璋性狂易、人以文就質者、一覽輒置案頭、閒以侮劣、大笑不答。每得君所作、則循誦不能去手。嘗曰、王平子大是聰明、其爲勝流愛服如此。娶某氏、生子三。

贊曰、國家當康熙、乾隆之閒、時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習成風、延攬儒素、當代文學之士以詩文結主知、致身通顯者踵趾相錯。下至卿相節鎮、開閣置館、厚其廩餼、以海內之望、田野韋布、一藝足稱、無不坐致贏足。令平子生際其盛、迴翔臺閣、潤色太平、猜有愧色。乃飢寒奔走、三十不獲一第、牢騷抑瘵、賫恨以終。豈士之有遇不遇歟、抑世道之變也。百年之終、盛衰頓易。嗚呼、豈獨爲平子悲也哉。

《續碑傳集》卷八一

儒藏

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常寧縣知縣龍君墓誌銘　王先謙

君諱起濤，字倣山，禹門其自號。永新龍氏，先世自江西吉水徙縣之蓮塘。四世祖況，唐大理評事。二十一世祖仕安，明鴻臚卿。後有諱之普者，饒於財，移居西洲，施藥濟貧，時以況瑕丘仲、負局翁。於君爲太高祖。曾祖作樑，祖朝官，誥贈奉政大夫。父光閥，旌於朝，余爲之傳，所稱龍孝子者也。孝子五男，君最幼。生有至性，少長沈默寡言笑。孝子遘危疾，君私禱於神，祈促齡益親算。弱冠補縣學生，食廩餼，有文名。困於鄉試，家貧，志學益堅。常擕一裘就讀府城白鷺書院，初至，典裘爲食，試高等，積貲贖裘，餘以購書。歸度歲，復往。咸豐丙辰，粵寇陷縣城，君走避親友家，輒覩書。或迂笑之，君曰：吾無書則兩目無所注，非自苦也。同治癸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湖南，先後權辰谿、芷江、桑植，補華容，調常寧。君之任辰谿也，縣多奸徒，劫質索贖，白晝肆行，捕獲杖斃，餘皆屏息。在常寧，禽盜魁蔣姓、匪梟鄧姓，解散徒黨。人謂例得獎，盍上陳。君曰：殺人以徼功，吾弗安也。華容瀕湖，恃隄捍水，官歲巡視，民輸千金饋爲例，君卻之，更助以貲，工用堅完。俗爭淤田利，舉充書院育嬰費，疏龍開河，導積潦，涸田數萬畝。澧水出桑植境，乾隆中，茅巖山崩，水壅不流，商阻市荒。君碎石通道，行旅稱便。勸捐田租千石，贈學官，庠序訢然。蓋君之爲治，循事制宜，高行若性，不以競名涵惠，彌襟不以弛威。所至士服其教，民安其生。芷江耗倉穀甚鉅，爭代輸足。桑、華並建生祠，禁勿止，雖徇俗非典，然民情可見矣。君故澹榮利，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入貲爲知府，遂不出。明年庚子七月初七日卒於湖南省城，距其生道光十二年壬辰十月初三日，年六十九。

越歲辛丑四月二日，權厝善化東鄉豢廉山，首癸趾丁。妻恭人氏李，繼娶氏賀，並同邑人。子四：國樾，縣學生，翰林院待詔；國棠，中書科中書，俱先卒；國楚，舉人，知縣；國枏，湖南候補布庫大使。女四，適段蓮蕃、旭明、朱毓鳳，一先卒，皆賀出。孫男承燧、承誥、承燠、承煦。孫女六。君少從伯兄學，相友愛。兄陷疑獄，君傾數百金營救，得解。然其時不名一錢，顯仕後，族戚孤寒，周卹罔倦。遇平人必諄諄勸誘曰：時當末季，殃祥雜降，求可憑者，唯行善乎。刊崇儉說，分詒親友，布衣糲食，安之若素。或與言治生，蹙眉不答。相貿以詩文經史，則講論忘疲，其耆學蓋出天性。所著毛詩補正廿五卷，天假山館文存六卷，詩存二卷，制義文一卷。君於崇階厚祿，無氣力致之，而文學頗見知大吏，六充鄉試同考官，得士最盛，長沙陸承宗、桂陽夏壽田兩編修尤著。君會試出余房，一見相得甚，歸里以來，過從遂密，譚文校藝，歡然移晷。知其天懷晧潔，表裏洞徹，服官二十年，於世俗婞婟軟媚氣習一無濡染。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如君者，可謂樂道有守君子人矣。國楚等固以銘請，泫然不能辭，系以詩曰：

昔君遠祖，伯高耀漢，敦厚周慎，新息攸贊。君族紹之，於鑠洪支，於唐於明，振聲天墀。樂肆善人，旌門孝子，靈源載清，厥流不滓。君毓世德，秉義含仁，言動楨矩，文章潤身。伏而求志，獨寐勿告。出而牧民，仕優仍學。違爾高厲，泊然無營。被服河閒，絃歌武城。匪云近名，唯以效職。道學循良，兩無愧色。纘緒必達，斂形孔安。老友逝矣，曷御沈瀾。

（碑傳集補）卷二六

丁君松生家傳 俞樾

丁君諱丙字嘉魚別字松生晚年自稱松存浙江錢塘人其先世居山陰福嚴村有諱瑞南者當順治初土寇蠭起瑞南妻周挈二子行遇寇擠二子去自投水死世稱丁烈婦事見曾文正公所撰墓表嗣後遂遷居杭州蓋距君七世矣曾祖諱軾祖諱國典皆以君父官封中議大夫父諱英字洛耆候選同知加道銜道光二十九年浙西大水爲粥以食餓者巡撫吳文節公書任卹可風四字表其門生二子長諱申字竹舟次即君也初入塾即爲塾師奇賞曰此子後必有成年二十三入杭州府學其時粵賊已掠金陵江浙大聳洛耆公避居新城俄而病母姚恭人同日病皆痁也君封臂肉糝以進姚恭人愈而洛耆公竟不起逾二年姚恭人又病再封臂則無效矣君速丁大故哀感行路嘉興張子祥爲繪風木盦圖十年春粵寇犯杭君與兄竹舟君糾合城中錫箔之工得千餘人助戰守城陷猶與巷戰杭城舊有上下之分上城焚掠甚酷而下城稍安帖箔工之力也君避亂轉徙松江青浦南匯上海諸處時蘇之難民雲集於松滬君集同志出貲財施糜粥及藥餌亂民中有童子七八百人皆分別安頓使無失所松之陷也竹舟君先以眷屬行君以施粥事後之與賊遇賊三發火槍皆不中騎而追之馬忽蹶君得以免蓋有神祐焉明年仍回杭州創崇義祠纂崇義錄以表章死事之烈又以賊之攻城每取攢厝之柩爲築壘填濠之用與舅氏陸君設三學局凡學中貧士死而未葬者購地爲之葬然其時蘇省淪陷杭勢益孤寇日深而食且盡君獻議刮醬坊之麪以濟民食卒以食盡不能守君渡江至蕭山時渡者如蟻舟子索錢不滿其欲者投之江皆大號君代給之乃畢渡出城時與竹舟君相失至陶堰見其題壁字始知其在留下乃往從之即於留下設肆糶米訪求親串之自城出者留下市中賣物率以字紙包裹取視皆四庫書也驚曰

文瀾閣書得無零落在此乎隨地檢拾得數十大冊君之蒐輯

文瀾遺書實始此矣於其閒偕竹舟君至福嚴村拜埽祖墓因自紹興至定海而上海而如皋倉皇奔走猶託書賈周姓者閒道至杭州購求書籍其裝訂成本者十之一餘則束以巨繩每束高二尺許其得八百束皆載之至滬又自滬至普陀禮觀世音聚千僧誦佛號以明處士崔青蚓所畫應真十五尊施惠濟寺與銷劫運存者亡者皆得安樂同治三年杭城復君自滬歸杭浙撫左文襄公素知君賢即召入見語之曰

[illegible]諸甚美必有材智地方應爲之事具爲我籌之自是而君所設施皆在杭矣最君一生之事大端有二曰存文獻曰籌教養君既於灰燼中掇拾得

文瀾遺書乃奉歸皮之尊經閣請陸君粥冊繪書庫抱殘圖紀之其時

文瀾閣毀於兵未復也光緒六年巡撫譚公建復

文瀾閣爰有鈔補閣書之議君悉出其家藏書集人迻寫又於天一閣抱經樓振綺堂壽松堂諸藏書家按籍徵求歷七年之久得三千三百九十六種求而未得者僅九十餘種譚公疏陳其事言丁申丁丙兄弟於兵戈擾攘之際尚能搜求遺書購覓底本俾後進得窺內府遺編其識迥越尋常所費亦難以數計可謂篤行敦本之士於是

天語褒揚士林歎誦兩丁君之名赫然聞於天下君又以尊經閣亦不可無書乃於家藏中重出之本得如干種又乞諸朋舊購之市肆得如干種藏皮閣中焉君先世本富藏書君祖掌大公有八千卷樓至君又益以二樓曰後八千卷曰小八千卷然覈較君所藏固不止三八千也君以

天語有嘉惠士林之獎因總名藏書之所曰嘉惠堂乃擇士林所罕見者刻以傳播取其有涉杭郡掌故者都爲一編曰武林掌故叢編凡一百餘種君又以武林爲南宋故都城中坊巷之名由來久遠居其地者[illegible]不能言因創爲杭城坊巷志數十卷編纂粗定曰吾精力日衰恐不足了此屬其友孫峻字康侯者踵成之至今年春寫定可刻君易簀前又語康侯曰吾生前必不見其成矣子姑徐之取吾嘉惠堂書宋元以後詩文諸集再一繙閱以三年爲期當益精美嗚呼君一生用心不苟即此可見矣城內外古蹟加蘇祠白祠錢武肅祠岳忠武祠于忠肅祠林處士祠宋校尉施全祠楊侯再興祠徐巨翁忠節祠王項二公揚清祠宋行人朱弁墓胡公則龍井祠墓陳忠肅墓張楊園先生墓陸清獻公墓郭孝童墓孫花翁墓或言於官或出己貲一律修葺又如修交蘆庵而以高邁庵奚鐵生戴文節諸先生名蹟置其中建玉照堂並爲補種梅花得元大德年鑄鐵而建元音亭得宋咸平年貝葉經文歸之雲林寺得錢忠懿王金塗塔歸之靈隱昭慶諸寺一時韻事杭人尤豔之自君之亡而故書雅訓無所考訪名山勝地日就淪落所謂存文獻者此也杭爲東南大都會人文甲天下大亂之後學校荒蕪君與同人創設丁祭局集諸生供灑埽治祭器考訂禮器樂器創修府仁錢三學志

又建道統石室，以宋理宗御製道統贊碑石排列室中，缺文王一贊，集他石字補之，無則以偏旁配合而成字。乃至光緒十八年於尊經閣後圃土中掘得一石，則文王贊也。浙中盛傳，皆歎爲文治光昌之兆。君自左文襄以善後事見屬，即設立振撫局、難民局、掩埋局、施材局、醫藥局、牛痘局、錢江義渡局、救生局，凡各局無慮數十處，皆以君總之。杭故有普濟堂，始於阮文達公，成之者蔣撫軍攸銛、高撫軍杞、李觀察坦，與里人高宗元、丁燾。至是復建，官則蔣果敏公、高都轉鵬培、李司馬國賢，而紳士則君也。先後六十年，四姓符合，人皆異焉。同善堂者，光緒間左文襄所創，其時普濟堂未復，故創設此堂，嗣是普濟、同善與育嬰三堂並建，皆君主之，而善舉益備。推廣其意，隨宜施設，以杭多火災而置卹災所，以杭多游情之民而置遷善所，以庚申之亂死難者眾而築義烈遺阡，以亂後民間子弟無力延師而設正蒙義塾，以吏胥於命案多需索而置報驗所，以民間緩急無所資而置借錢局，以民間節婦不能概至清節堂而倡爲穗遺集，以補所不及，以育嬰堂所願乳媼有限而廣爲寄養，以濟其窮。又於城內外設粥廠七所，使貧民冬日無枵腹之虞，設丐廠使行乞之流不致溝壑之患，何其用意之周歟。浙西所重尤在水利，城中開新橫河、築新壩，城外濬北河、南湖，修仁和至海甯上河隄壩，修奉口陡門，君皆與焉。西湖常年設濬湖局，余每宿湖樓，平旦必聞其鳴鑼集眾也。養倉之事，主之尤久。世俗以私意窺測，疑倉穀不無虧耗。及己丑之秋，浙西霖雨爲災，中丞崧公委君散振平糶，盡發其粟，越九年戊戌春，米價翔貴，發粟平糶，糶至三萬餘石，而倉穀未及其半，浮言爲之頓息。所在橋梁，如慶春、寶善、龍光、拱宸，所在祠宇，如李敏達、阮文達、左文襄、蔣果敏，經君之手，無不完固。杭自收復以來，士風振起，民力寬紓，皆君力也。袁君爽秋紀其大者凡二十八事，所謂籌教養者，此也。君淡於榮利，在同治閒，左文襄特薦於
朝，有鉅細咸宜之目。得
旨以知縣發往江蘇，後又敘功，加同知銜，江蘇諸大吏皆敦勸出山，而君不願也。然以受
恩深，不敢膜視時艱。遇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行省偏災，浙省設局籌振，君必力任之。戊戌歲元旦日食，君以
天子且有減膳之詔，況在民庶，乃屏葷血不御，諸子以有妨頤養力勸，不從。居恆與寒素無異，惟以圖籍自娛。所著有讀禮私記、禮經集解、松夢寮詩初集，皆毀於兵火。餘若九思居經說、說文部目詳考、說文篆韻譜集注、二十四史刻本同異考、樂善錄、于忠肅公祠墓錄、善本書室藏書志、武林金石志、臯亭山志、宜堂小記、松夢寮集、北郭詩帳、西溪詩集，皆藏於家。其已刊行者，西泠四家印存一卷、師讓盦漢銅印存一卷、北隅贅錄、續錄各二卷、續東河櫂歌一卷、三塘漁唱三卷、庚辛泣杭錄十六卷。又菊邊吟一卷，則去年病中作也。吳退盦先生爲武林老輩，有
國朝杭郡詩輯，其孫仲雲制府又有續輯，君廣其未備，而爲三輯，推之前代而爲歷朝杭郡詩輯，又因吳志上先生武林文獻殘本，重加增補，爲內外二編，杭人之文爲內編，文之爲杭地、杭人作者爲外編，皆行於時。君天性篤厚，與兄竹舟君白首無閒，其卒也，淒然不勝人琴之感。先是洛耆公擬建宗祠未果，君與竹舟君成之。舊譜毀，重輯之。杭紹先隴積圮者修之，亂後親族中未葬之棺以數十計，悉爲葬之。宗祠之右設家塾，課子弟，羣從昆弟皆視如同產。前巡撫譚公稱君爲敦本篤行之士，洵不虛矣。六十五歲時得痰眩之疾，時劇時差，逾二年，又患脾泄。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丙辰卒於家，年六十有八。凡三娶，曰沈，曰凌，曰陸，側室三，曰王，曰孫，曰王。子三人，長立中，光緒十七年舉人，次立方，次立亢，殤。女四人，延適仁和陸氏，恆適仁和顧氏，芬適錢塘陳氏，祺未嫁，字仁和陸氏。孫一人天佑，孫女一。

余既爲君立家傳，乃論其後曰：杭城克復以來，三十餘年，湖山歌舞，粗復其舊，固由諸大吏振興於上，賢有司經畫於下，而拮据撤捐，心口交瘁，默汲從事，使公私交受其益者，則君一人也。君有官不赴，伏處鄉里，而惠澤被乎四方，聲名動乎朝野，求之古人，未可多得。徵諸劉勝、寒蟬不堪比擬，即王烈、陽城輩，徒以德化其鄉者，亦不能尸居龍見若斯也。君臨終有詩云：分應獨善心兼善，家守清貧書不貧。夫子自道，得其實矣。

《續碑傳集》卷八一

莊仲求小傳　譚廷獻

莊君士敏，字仲求，爲武進望族，世有名德。父煜，咸豐二年舉人，字晴谷，客中。獻接於分水史令君官齋，與聞常州諸老問學源流，貫始於此。時爲咸豐七年，納交仲求，則同治之初。君退然孺子之色，仁孝人也。方常州兵事亟，君母氏殉變最烈，事具君先妣事略。比寇難稍定，孤子泣血尋求遺骸，封土識之，後建家祠，即其地也。性好交遊，杭州道義之友有

許增邁孫、張景祁韻梅、皆雄駿君子。客於荷澤馬公、湘鄉楊公、書檄旁午。而獻過其齋、儕策鱗次、丹黃不去手。方治三國志、斠正塼碣夙昔未聞者也。尤精駢麗文、洞明晉宋以下正變。與獻語、未嘗不引為同聲。有知闇異義、則斷斷如也。君困鄉舉、以府同知官福建、歷游幕府、治軍理賦入、聞見博遠、故福建畺吏待以國士。君亦為之盡、與言侃侃不訶詘、何督部璟引若師友。會霞浦多盜、乃以君高資行縣令、在官果銳治事、連日夜。保甲法行、萑苻之澤、望風埽迹、境內安枕。夏六月、曉徹輿益閔祈雨、降歲孰、而君疾病、遂卒於官。夏時光緒五年、年四十六耳。君神明湛然、讀書致精、應事則才諝開發、不事苛細。著書未成、方試於吏、遽以暍死。獻在皖聞君喉與頭齒方馳書起居、而不意君以死勤事也。初君從丁撫部治臺灣軍書、論功擢知府、牒下、君已卒。子潭誠蘊覓能讀父書。

故人譚獻曰：君能思思齋遺文、楊遜阿大令書錄十篇、在大亭山館叢書。淵乎何朋詣也。遜阿與君洎吾鄉楊雪漁編修在浙江撫部幕府、三人者同校李申耆先生駢體文鈔。仲求尤精覈、當以善本遺餽學子。獻謝官歸、假二楊本過錄之、蓋如見仲求顏色也。

前湖南巡撫吳君墓志銘　俞樾

君諱大澂、字清卿、號愙軒。吳氏明成化間有諱敏學者、自歙縣來官蘇州府教授、遂家焉。其後乃世為吳縣人。曾祖傳烈、祖經燮、父立綱、皆以君官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君幼慧、年十三能文、十七入縣學、即慨然有經世之志。嘗入都應順天試、條陳時政、呈請都察院代奏、其志固已遠矣。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海內猶無事、翰苑諸人皆以文采風流相尚。君在鄉時、遇水旱偏災、輒與里中諸父老籌備振卹。既官京師、辛未壬申之閒、直隸水旱頻仍、君募資助振、又請假往勘災區、永定河決、以先所集倡辦慈幼堂經費移撥二千金馳往賑、同官咸以為難。同治十二年、
簡放陝甘學政。時
朝廷方議修理圓明園、君疏請停止。先時
穆宗毅皇帝大婚、典禮繁縟、君亦疏請裁減、以一詞臣言人所不敢言、風采震動朝右。光緒三年、山西大無、
詔下翰林院傳知君前往襄助振務、往返年餘、全活無算。已而左文襄曾忠襄交章薦君之才、先有
旨發往山西、未幾補授河南河北道。豫省荐饑、貧民無食、輒賤售其田、及年豐往贖不得、以此成訟者纍纍、州縣不勝其擾、置不理。君親鞫之、當堂繳價、領回原田者無慮數十起。豫省又苦於徭役、所屬武涉縣尤甚。縣吏按畝科派、一畝錢三百、供車馬之費。君裁定其費、畝五十文、設局由紳士經理、歲入有餘、而民不困。在任止一年、民間歌頌焉。光緒六年、
詔賞給三品卿銜、赴吉林隨同將軍銘安、訓練營兵、召募屯墾。君既至、請於省城設立機器製造局、於三姓、琿春各處興築礮臺。有韓效忠者、金匪也。金匪者、盜開金礦、徒黨繁多、而韓為之魁。有司名捕之、不能得。君單騎入山、至其巢穴、韓見君不帶一兵、出謁道左。君諭以
朝廷德意、有撫而用之之語、宜及時投效、毋自誤。是夕遂止宿其家。韓乃從君歸。君奏請
賞給五品頂戴。韓就撫後、頗得其力、金匪以清。法越事起、請抽馬步兵三營、及新練礮隊、水雷勇赴津、聽候調遣。
報可。旋
命會辦北洋事宜、駐樂亭、昌黎、以固京東門戶。時君已由太僕寺卿遷太常寺卿。光緒十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冬、朝鮮內亂、日本因而構釁。
命君往平之。明年、又
命赴吉林、會同琿春都統依克唐阿與俄使勘界、乃與俄使巴拉諾伏往返商榷、爰立土字界碑於沙草峯南十八里、離海口二十四五里。又以土字碑與怕字碑相距太遠、於蒙古往來之道補立啦字碑、於阿濟密往來之道補立薩字碑、又移三岔口小孤山倭字碑於瑚布圖河口。由倭字碑北至那字碑、由那字碑北至東大川、準南北直綫畫定小溝、以清疆界。而俄舊所占黑頂子地乃復歸於我。君又欲以圖們江出口之地作中俄公共海口、事雖未行、而中國船出入圖們江者不必復向俄官領照矣。是役也、君頗自喜、立銅柱於中俄交界之地、自以大篆勒銘其上曰：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壯哉、亦青史一美談矣。事畢還
朝、拜廣東巡撫。適葡萄牙人侵占香山民地、朝議方欲與葡人立約通

商、君以畫界未清，力持不可，親往履勘，有原定之界，有侵占之界，有將占未占之界，請飭總理大臣與葡使逐條研論，暫緩議約。從之。十四年，惠州大水，親往振撫，蓋君自諸生至翰林，皆從事於此，至是而振務益周密矣。會河決鄭州，命君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至則躬駐工次，鉤稽稭料，巡閱埽壩，懸構重賞，日夜督催兵役、廠員人人用命，甫四閱月，大功告成，支用省約，餘原估銀六十餘萬。朝廷嘉爲實授河督。賜頭品頂戴。十六年，母韓太夫人卒於家，回籍守制。服闋，授湖南巡撫。君設課吏館以課屬員，設求賢館以招致高才生，設蠶桑局以興民利，設保節堂、百善堂以惠養窮黎，百廢俱興，楚人大悅。二十年，日人內犯，君疏請統率湘軍北上。優詔俞焉。蓋君雖文臣，而曉暢戎機，嫻習武事，每值操練，擊槍打靶，率以身先之。至是憤外侮之侵陵，感中國之積弱，撫膺太息，毅然請纓，誠古人臣急病讓夷之義也。既至，命駐山海關幫辦軍務。明年春，督師出關，日人從間道來犯，兵敗，君退入關，自請嚴譴，有詔革職，回任，旋奉開缺來京之命。未幾，又奉即行回籍之命。君自是不復出矣。君少時曾從陳碩父先生學篆書，中年以後，又參以古籀文，書法益進，兼長丹青，喜收藏古金石，得宋微子鼎，有爲周客之文，客字作愙，因自號愙齋，海內稱愙齋先生，得其字畫，珍若拱璧。蓋君雖以勳業著，而翰墨之長，固不爲所掩也。君自歸里，即得風疾，久而不瘳。光緒二十八年正月戊子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八。最君一生，孝於親，友於兄弟，忠於君國。遵先贈君遺意，創立義莊，與兄濬人君、弟運齋君白首無閒言。敭歷中外，皆有表見，所保薦如李君文田、裴君蔭森、陳君彝、隋君模、吳君承潞、陸君襄鉞，皆爲時名臣，以人事君，君無愧矣。所著有愙齋詩文集若干卷，古籀補六卷，古玉圖考一卷，權衡度量考一卷，恒軒古金錄二卷，其餘考定鐘鼎文及手書大篆論語、孝經，皆爲學者所珍云。妻陸氏，封夫人，先君卒。子本孝，亦早卒，嗣濬人君之孫以爲孫，曰翼燕。女六人，長者未嫁，殤。嘉定廖世蔭、同郡潘睦先、南皮張仁頲、項城袁克定、吳江費樹蔚皆其壻也。君卒之明年十月乙卯，翼燕奉君之喪，葬吳縣支硎山之原，以狀乞銘。余從前主講蘇州紫陽書院，君來肄業，至今垂四十年。余雖老猶在，而君古人矣，感念今昔，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君起詞苑，功在邊陲，練兵吉林，闢其汙萊，單騎入穴，戎首來歸，畫界於俄，銅柱巍巍，撫粵撫楚，並著德威，嶋夷入寇，抗表督師，功雖未竟，海內壯之，歸臥一室，羅列鼎彝，人得片楮，珍若冰斯，內行尤篤，兄弟怡怡，仁民愛物，措之咸宜，卓哉斯人，當代所希，支硎之原，宰樹參差，千載而下，誦此刻辭。

（《續碑傳集》卷三二）

二品頂戴記名簡放道員前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公神道碑銘

繆荃孫

公諱心源、字剛父、號存齋、晚稱潛園老人、姓陸氏、浙江歸安人。曾祖景熙、祖映奎、父銘新、三代皆以公貴、封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資稟奇穎、讀書目數行下。年三十、通九經、尤精鄭、許之學、受知于萬文敏公青藜、吳閣學式芬、張文貞公錫庚。先輩如徐莊愍公有壬、朱司馬緒曾、皆引爲忘年交。與同郡姚宗諴、戴望、施補華、俞剛、王宗羲、凌霞以古學相切劘、時有七子之目。性喜營商書、於國朝諸儒尤服膺亭林之學。中咸豐己未舉人、援例以知府分發廣東。奉直督劉公長佑奏辦直東豫交界勦匪事宜、告竣、以才識精明、志行清直、奏留直隸、整頓吏治、薦擢道員。乙丑、簡廣東南韶兵備道、行抵英德、即聞長寧土匪擾六里、鄉翁源知縣張興烈被戕。嶺南姑息成政、戕官之案疊出、每辦匪鄉、必有耆老數輩、縛婦女哀乞承認繳匪、官民相爲粉飾。公覩事、檄遊擊湛恩榮率兵勦洗、罪人斯得、地方敉平。自是十餘年、粵中無戕官案。會遣軍叛勇突湖南入粵、勢洶洶急、檄湛遊擊回援樂昌、益以壯士千、礮船二十、水陸並捷、賊遁江西、而洪逆餘黨踞閩粵之交、思復踞江楚。南韶當其衝、始由龍南撲始興、即檄副將朱國雄扼縣城、再由連平犯翁源、檄參將任玉田扼雞仔嶺、賊不得逞。南韶卒無恙。韶關商賈貨物盈艑、一物漏稅、全船充公。公革除弊政、凡漏稅者祇准補繳、不准充公、積蠹一清、商民感悅。六年、調高廉道、旋奉旨開缺送部引見。繼丁外艱、星奔回籍。壬申、閩督李公鶴年以佐治需人奏調赴閩、總辦稅釐通商善後諸局並海防事宜、署糧鹽道、與署督不合、即乞養歸。仍以鹽務加耗參奏削職。時公歸里已二載矣。公循陔之暇、娛意林泉、就城東蓮花莊北闢小園、水木明瑟、極清曠之致、署曰潛園。酷嗜異書。大江南北兵燹之後、故家藏書出以求售、所得宋元版書於斯爲盛。光緒戊子、進書國子監、蒙刻得鈔一百五十種、計二千四百餘卷、附以所刻叢書三百餘卷、奉旨褒獎。公在家獨建昇山橋、修復安定、愛山兩書院、仁濟善堂、義學無不具舉。張勤果公曜撫山左、以才堪濟世、學識閎深奏、李文忠公鴻章督直隸、以氣局遠大、見義勇爲奏、得旨開復原官、交軍機處記名簡放。癸巳引見、召對一次、歸抵天津、即嬰末疾、次年十一月九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一。夫人莫氏。子四：樹藩、舉人、江蘇候補道；樹屏、舉人；樹聲、湖北候補知府；樹彰、幼。以　年　月葬公於　鄉。所著儀顧堂文集二十卷、儀顧堂題跋十六卷、續跋十六卷、皆古書源流、金石考證之學。藏宋刊書至一百餘種、元刊至四百餘種、儲之皕宋樓、作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所得金石碑版九千餘通、多青浦王尚書未著錄者、作金石粹編續二百卷。豐藏書畫、作穰梨館過眼錄四十卷、續錄十六卷。生平篤嗜唐文、於蟫斷殘朽掇拾錄存、與金石之文新出土者、成唐文拾遺八十卷、唐文續拾十六卷。樊榭山人宋詩紀事於兩宋詩人搜羅備至、復輯得三千餘人、得詩八千首、作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其屬書小傳有仕履不詳、時代未著者、別爲小傳補正四卷。其他善本卷帙繁重、不及編刻者、作羣書校補一百卷。搜故鄉風雅、補志乘闕遺、作吳興詩存四十卷、吳興金石記十六卷、歸安縣志四十八卷。病宋史蕪簡、考齋禁始末、作宋史翼四十卷、元祐黨人傳十卷、嘉定錢氏

疑年錄之作、大抵詳於儒林、文苑及書畫之士。公既校正錢溉薌疑年錄四卷、復益以名臣、大儒、氣節、文章之士、作三續疑年錄十卷。儲藏三代、秦漢鐘鼎彝器百餘種、晉唐古鏡六十餘種、輯古今言金石者、以補李學博富孫之缺、得三百餘人、作金石學錄補四卷。合署曰潛園總集、共九百四十餘卷。嗟夫、士大夫達而在上、則出其經濟、爲國家拯災救患、措斯世於隆平。即不然、亦以培植鄉里之後進、刊播古人之著述、有益於前賢、有造於末學、出處雖殊、事功則一。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公没後、公子樹藩以碑文爲請、荃孫諾之、而未有以應也。今補作此碑、以踐前言。銘曰、

公初筮仕、才氣無雙。聲名炳鑠、閩江粵江。五管七政、四達八窗。未盡石畫、難泯衆哤。自修有方、止謗之術。不占豹變、遂甘蠖屈。昌谷嘔心、武鄉抱膝。乍起東山、已迫西日。我在京師、因友通鄭。我歸江南、遣子從遊。不矜山海、而納壤流。知己之感、衷於千秋。仰止亭林、古今一致。願則空談、公則實事。詎料長才、止供小試。著作永存、儒林職志。銘墓一諾、瞬已十年。荒山寂寂、宿草芊芊。大名如在、豐碑再鐫。文以傳公、翻藉公傳。

《碑傳集補》卷一八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費君墓誌銘

洪良品

君姓費氏、諱延釐、字芸舫、江蘇吳江縣人。曾祖諱振勳、刑科掌印給事中。祖諱蘭墀、翰林院編修。父諱元鍇、安徽休寧縣訓導。君其季子。幼隨侍官舍、閉戶修業、不知有徵逐嬉戲。訓導君卒、值賊警、君奉母轉徙村落閒、承歡左右、不知有流離寇暴。咸豐九年舉於鄉、同治四年成進士、十年授翰林院編修、十二年視學河南。既下車、以整躬帥俗厲己、以研經澤古誠士。奏請河閒獻王、張清恪公從祀文廟、報允。置十三經註疏、資治通鑑等書藏大梁書院、鍥石以誌。聞兩河有溺女風、下州縣嚴禁革、捐金贍養之。任滿、旋京、歷充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方略館、功臣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光緒五年、典試福建、尋陞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朝以君所至有聲、謂其蒸蒸且大用。憶壬午冬天夜雪、君招同鄧鐵香、敖金甫、陳雲舫暨良品作消寒飲、酒闌縱談天下事、意氣慨慷。不數月、聞兄訃、遽請急歸、不復出。壬辰夏、君貽余書、率憫時深慮之言、猶諄諄以大義相敦勗、可以覘君之志矣。君爲人嗜善若飢渴、在豫值歲饑、施巨款佐賑貸。在都、親督圓通觀、粱家園諸義廠、活災黎無算。在里、循父兄遺緒、凡掩骼埋胔、廩殍、藥癘諸務、必躬必親、雖疲力不怠。曰、凡吾爲此、志在生生人也。又以昔賢述作日就湮滅、如疾痛在己、不憚宏蒐博討、裒而輯之、計不下數千百卷、壽諸剞劂氏、或版授其後人、或楮印以貽四方朋好、傾其槖囊、用廣道術。曰、凡吾爲此、蓋不欲死死人也。既而歎曰、人能爲一鄉一邑中不可死之人、則本領大矣。能爲一家中可死之人、則福命優矣。如君之本領、以一鄉一邑論、誠不可死、即以一家論、又豈可死哉。而竟死、命也夫。君友愛極摯、仲兄國子監學正延慶無子、而君之長子樹棨殤、乃立伯兄少子樹達爲後、遺命又俟君有子、並爲嗣。越歲餘、而樹蔚生、君不忍拂兄意。今君又卒、無他子、族人謂樹蔚當歸宗、然非君本懷也。君卒於光緒十九年歲癸巳夏四月十九日、年五十有九。元配袁恭人、繼配袁恭人、皆早卒。君葬諸吳江縣之越

來溪、自營生壙以待。續娶陸恭人、子、即樹蔚。女四、長適溧水縣舉人內閣中書濮賢懋、次字常熟縣太學生龐樹庭、餘未字。樹蔚葬君於所置生壙、以狀來乞銘。銘曰、

謂天好生、陰陽胡愆。匪不矜民、術窮于天。而君以人、補天之漏。孜孜樹德、德而不有。惟其不有、惟有積厚。施豐報慳、不少延茲。里走相告、咨嗟涕洟。曰斯人亡、何恃生爲。越來之溪、吳山之穴。考古遺愛、請視斯碣。

《碑傳集補》卷九

闇省齋傳　方宗誠

闇淑履字省齋、河南項城縣學生。年少篤行、與同邑曹學禮銳意爲劉念臺、孫夏峯慎獨養性之學、固窮礪節、力探本原。嘗著洗心譜、其敘曰、吾人不幸處窮鄉僻壤、欲脫然自拔於流俗、非尚友古人、其何道之由。夫尚友古人者、非拘陳迹、嗜糟粕已也、以古人之性情陶鎔吾之性情、循循於忠孝節廉之行、超超於勢利紛華之外、不與衆人爭一日之短長、不與天下校無益之是非、不與吾身計目前之聲名、澹然闇然、與物無競、不入俗而亦不戾於俗、爲斯可矣。其礪志如此。咸豐十年春、捻匪入項城境、淑履遇賊不屈、死、年二十餘歲。

論曰、河南爲二程子之鄉、

國朝初孫夏峯、湯潛庵、耿逸庵先後講學於此、故其流風至今未墜也。太康張性淵以省齋遺詩見示、讀之、深有慨於心。其感興詩曰、面牆甕牖中、情思奮發。又曰、窮達各有道、義命定不移。烏呼、是足以見君之學矣。年未壯、而遽以節死、惜哉。

《續碑傳集》卷七一

舉人姚君行狀　戴望

曾祖某、

祖某、

父開榮、母習孺人。

君諱諶、字子展。其先本沈氏、遠祖自南君禰育於姚、遂爲姚氏、籍隸江南蘇州府吳縣。至君祖始還歸安之雙林鎮、爲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君生而倜儻、十歲從塾師學、日嬉戲、不中程度。師怒將朴之、則誦背所誦書無誤奪者、師以試餘僮、皆不能然。君年十四學古文、十八補縣學諸生、益務流覽、無所不學、而壹以古文爲歸。君嘗謂文章原出於經、治經之本在明六書小學、於是致力說文、辯析段、嚴諸家得失。嘗請益於同郡周孝廉學汝、程處士可大、又從長洲陳徵君宋大令問漢師家法、故君於經能遠知端緒、顧性喜通、不尚專家。嘗欲仿劉陶中文尙書例、寫定羣經、其所欲爲之意、具答吳贊君鍔書。鍔、陳徵君弟子也。其書曰、覬手教詢以所爲經學、諸書欲其助成之。諶愚陋、讀書鹵莽、豈足以言經學。然嘗妄欲有所譔述、條例已粗具、敢略言之、就正於足下。諶聞學必本諸經、通經必先正文字、明訓故。舍文字、訓故而言學、其說始於爲佛者流、非儒學也。嘗患今監本經多譌奪、而唐之開成石經亦未盡善、



欲仿汴宋石經例以篆隸二體書爲定本初取周易寫之未能終卷蓋其篇次更諸儒迻易錯亂未可遽定又漢儒傳易家數最多其文字異同叚借觀它經尤甚非偏攷之不能知其本字而俗書不見於說文者亦多無以下筆周易若是推之它經可知用是輟業而中文之議始作

中文起於劉陶之定尚書意欲以其例推之各經然其事至鉅而用力至難蓋近時刊本之譌奪可以釋文石經宋本正之諸儒傳錄之誤及後人竄改與俗字非說文所有者可證以漢儒緒說而正之而惟今古文之是非得失則其傳皆最古出於七十子之徒非千歲而下所可縣斷也大抵古文多叚借今文多本字文異而義則同西漢經師各爲專門不相通曉東京諸儒始會通其說剏讀爲讀曰之例以正其譌剏讀若之例以通其叚借而後諸經同異渙然以釋然其中亦有絕不可通者音義乖殊師說互異宜竝存之以俟治經者之擇善而從而非可以臆見定之如易費氏爲古文而施孟梁邱亦遠有授受書則太史公馬鄭所傳古文有不如夏侯歐陽經本之善者詩毛氏傳古文多叚借而三家多用本字夫古時字少故叚借以代之其後孳乳益多似可從其本字矣周官經之有故書儀禮之有古文鄭君所定即中文也然如周官之祧緞當依故書今禮作澀齊醴經之銘餟當從今文作名襲斯又當以許書正之若論語之古魯齊鄭君所攷定者即中文矣春秋三傳其經文師承各異宜悉仍舊孝經才一篇定之猶易孟子爾雅無今古文之別獨宜攷正其俗書而已鄙意欲用漢石渠講經例條列諸儒攷辯斷以已意爲中文經議其諸經卷第篇目以至漢儒家法異同原流分合下逮梅賾衛包所妄改者別爲攷若干卷又以諸經多叚借字一字至十數義者學者茍執本義推之尠有可通蓋六書叚借之例有二其一許君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若說文所記卤朋韋來州革諸字是也其一則鄭君所云蒼卒無其字以聲近字代之者其用尤廣承襲既久不復知其本義云何誤欲悉求其本字爲羣經叚借攷俟成此二書後然後乃寫定經文耳今方攷爾雅之俗字多有不可知者此陸氏所云飛禽安鳥水族著魚之類可盡去其偏旁然非有證據未敢遽定今以別紙錄上幸詳教之君年二十五以咸豐九年舉於鄉越歲赴禮部試至山陽值寇亂不得達歸時江甯賊亦出逾廣德攻下杭州分兵趨湖州趙忠節公景賢與歸安縣知縣廖宗元創議募勇殺賊設防局司兵餉忠節主之設團局司民丁保甲廖公主之乃用君議分城中爲三十六鄉每鄉之民輪流登陴人自爲守又設循環牌法自甲至癸互相譏察奸宄無所藏匿其後廖公去官君與鄉人士共主其事賊屢來犯楚軍迭出挫賊民丁助之楚軍乃胡文忠公所遣援師自皖中來者兵主爲蕭翰慶蕭死忠節代領其衆十一年冬杭州再陷時城中積穀少而楚軍各營封捉民船無時得息四鄉商販裹足不前君首持清野之議言於忠節公請以五十舟出城運米諸營主出印憑約敕其下毋得侵擾公不能用俄賊大至四野盡掠至明年三月圍合軍食告盡公計無所出謀捐民食餉軍守備熊某數欲發兵入城抄括君力諍於公而止之至四月民食亦盡公不得已用其客計以三十六鄉分隸各營令自求米君乃爲書抵公云來書欲令營官抄米鄙意以爲不可當前次查米時民間存米不過半月今雖逐戶搜求所得必更無幾無濟於軍而徒斂怨於民明者之所不出也且營官抄米率以淫刑從事百姓何罪橫被慘酷就令得米已屬難堪況徒勤具空券乎今各營尚不至絕食鉛丸火藥亦尚足用不及此時并力突圍以通餉道當復何待孤注一擲較勝坐困今不聞慮此日事搜括既盡又當奈何來書雖云此舉出自營官之意然閣下身爲統領又習知民閒虛實閣下不言誰當言者律以春秋之義恐各營不能爲閣下分謗也書入公惡君強聒數譎不見熊某尤恨君欲致之死以計免五月三日城陷君父先一年憂卒君祖母母聞變均赴水死君率妹妻從焉賊至捽君出閒二日縱之逸遂轉徙松江之上海依其族以居同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聞亟歸奠告先人慟哭嘔血遂中心疾還客吳以是年九月某日卒於吳得年三十無子君既殁遺文零落其友施份搜集三十餘首編爲二卷而君所欲爲中文經議卒未成堅於丙辰之歲始得識君慮與君交垂十年雖所學不同而服君博聞彊記可繼鄉先正諸公之後君死而吾黨益孤矣份既爲君志多未盡者乃屬堅別爲行狀一通傳其行業以俟後之修郡志其人者謹狀

《續碑傳集》卷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五

沈景修　劉壽曾　丁立幹　戴望　傅誠　周思誠　胡錫燕
蘇求敬　鄭作相　程貞　馬起升　陳宗誼　陳作霖　汪宗沂

沈府君墓志銘　譚廷獻

獻道義之友安雅君子秀水沈景修字蒙叔、晚號寒柯、先世自湖州竹墩遷王江涇、占秀水籍。祖文炟、考堉、潛德劬學、垂教於家。君有兄早逝、仲子之生穎異、得親心。然日且淬厲、筆速成、君讀書廣記、行操筆斐然驚座、作字眞行入古。十七補諸生、學使按節、歷用賞契比。同治四年、泰興吳少宰公補行拔貢生。辛酉科試、君遂入選、士望翕然、文筆書勢鮮與抗手。惟時兵事初定、君拮据憂患、奉親事畢、出入勞臣幕府佐軍牘。洞世變、道氣悠然、爲全椒薛太守慰農先生、湘鄉蔣果敏公物色瑋異、地方肅清、君膺貢選入都、應

朝考被落、方入資爲科中書、旋改學官、南旋還我儒術、雖迭就鄉試不復念人間榮利、浩然游於物外而已。二十載以來、胥蕭山縣、甯波府訓導、壽昌分水教諭、冷齋無三年、淹而視學、賢使往往傾企翔雅、如儀眞陳六舟京兆歎異君書蹟、謂得楊少師韭花帖眞傳。君乃欣遇知己、童冠厲學、多近老成。平湖顧訪溪、吳馮林一、桐鄉陸定圃諸先正、掖以拔文晰理、不徒游於文辭、而薛慰農先生行政愛人、名山高隱從學最久、始引君爲忘年。詩詞雜文所撰著已成家、而少時吳江沈逸樓示君書翰、俯卬古法、從衡正變、於是菁鳴一時。迨老而墨本流布、踵越近代、展卷如遇晉唐名筆。雅好山水、天童、桐君、禹陵、嚴瀧、儒官杖屨、咫周學以樂其性。又嘗結七友、鄧尉賦詩、刻石。周甲年徂、交游彫落、君精神亦漸衰頹。方同治初、君客杭州、久官書局、與獻輩十餘同人校理、共晨夕傾心志。晚歲往來、輒寓榆園、主人許增益齋、忘形相悅、獻辭官養病、仍共談燕。平生久要、惟日不足。乃歸去三載、腰腳示疾、函告沈縣、未廢吟窮。光緒二十五年、年六十五、冬十月、告終吳江盛澤鎮斜橋寓廬。蓋君卜宅於茲、且三十年矣。後死故人訃逮、愕悼若喪昆弟。君男履蘩、孫傳楣、賡藻成就家法、書體絕肖。君勤賦不問家人生計、亦賡藻治之。所著有蒙廬詩四卷、井華詞二卷、雜文蕭落、喪且及期卜葬於某某山之塋、以志墓文請、爰雪涕而銘之曰、

學道有得、僅見文字。有韻詩詞、諷嘆敘次。槭槭球琳、遺墨在笥。一棄凡塵、克紹良嗣。故友晨星、十餘三二。落月屋梁、墓門遐企。永永流輝、藝林傳識。

《續碑傳集》卷八一

副榜貢生候選知縣劉君墓志銘　汪士鐸

國家以文德化成海內、百年來尤重經術、江淮間推儀徵劉氏。自孟瞻先生以經學純德師表儒術、余同年伯山繼之、其昆子恭甫又繼之、三世通經、精博、學者企若吳門惠氏。光緒八年孟秋、恭甫弟良甫來視余、泫然垂涕、告恭甫七月十六日以疾卒於家、哀動左右。余不禁錯愕失聲。蓋余從君三世游、不幸如昌黎之於馬北平也。良甫以君狀來乞銘、義不忍以衰朽辭、且哀良甫昆季友于之戚、而自歎蒲柳不獨芝蘭早賁焉。按狀、君諱壽曾、恭甫其字也、又字芝雲。同治三年副榜貢生。光緒二年又中副榜第一。以譽餉勞、得知縣、晉同知銜。年四十五。配李宜人、江都方聞士賓嶠女、少君三歲。子師蒼、方九齡。女一、亦幼。■年■月、良甫等葬君於郡城西郝家寶塔之原。狀言國學生諱錫瑜者、君曾祖。孟瞻先生諱文淇、伯山同年諱毓崧、皆優行貢生、當世幼學所習聞、君之祖若考也。嗟乎、有生之理、必天竺之人養之、既資粹抱懿、已或不免樓於內外、免焉。而稷落無所遇、至有所遇、遂衍衍辭、飽汗漫弗省錄、此則宜有人責矣。君乃魚濡歎趨、期副知我、其神既敝、敝則疾去之勢也。念君自同治初旅金陵書局、其府主則洪琴西都轉也、其賞拔則曾文正以來六七公也。此皆一代名卿大夫、甲推乙掖、躋君於雅材之右、豈誑於人、人不知耶。食人食者事人事、卒以積瘁至不逮中壽、莊生所謂以有涯隨無涯日遠於冥極、竭於報稱、而忘其原、不給也。君孝友謙謹、乎於人人、治經該博、摛詞古雅、大師碩彥、禮先縞帶、嘗修江都縣志、又偕余纂江甯府縣志、份份冠吾曹、所校刊者多官書、所自著有傳雅堂詩文集及札記若干卷、昏禮重別論駁義、南史校義、集平、戈諸類釋、臨川答問若干卷。良甫等裒之、藏於家。昔余嘗謂倫理者、所以養人性情者也、出即劬於所執、入而有孔懷之歡、室家之好、不猶足宣暢人之志意乎。孟瞻先生里居教授、伯山辟寇盡室與偕、惟君旅寓吾郡十餘年、所居飛霞閣踞冶城山巔下、行百數十級抵山麓、始睹人歎迹、終歲樵汲寄一廛。傖每至窮秋、緊霧坐臥一斗室、意勸出步、寒煙無極、北望廣陵、雁行負阻、斜暉西沒、孤鐙青熒、百蟲迸絕、雖無悲笳牧馬之烏烏、而我影偶我、略闃遠柝、敲厲四顧、闃宋若寥、外度君情猶人耳、安能當此而不憯然動心哉。嗚乎、此亦足以傷君之一也、因爲之銘曰、



羞之飽之、祖所遺茹也。播之穫之、考所遺畬也。畔之猒之、舊德之醞也。翼之終之、羣季合勠也。子家子邦、叔令譽也。斧如屋如、非山鬼所護迺神質不節、徵皆遂莫之侮也。

《續碑傳集》卷七五

劉君恭甫家傳　劉恭冕

君姓劉氏、諱壽曾、字恭甫、一字芝雲。先世自溧水遷揚、爲儀徵人。祖文淇、優貢生、候選訓導。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旗官學教習。兩世皆以學行、巍然爲江淮間名儒。君幼聰慧、偶試筆爲詩、古文詞、斐然可觀。山陽丁儉卿先生（晏）贈詩、有大雅掄才、小同通德之目。比弱冠、赴學使者試、以經古優膳入縣學、爲諸生。補增廣生。同治甲子、光緒丙子科兩中副榜、舉人。湘鄉曾文正公暨前後座主皆惋惜之。教習君主江甯書局、爲文正所重。教習下世、文正復招君入局。君初膺家事、自以祖父名德循行無改。事繼母黃太宜人、先意承志、色養愉愉。督教諸弟妹、皆克成立。姑母適田早卒、及歿、經紀其喪、復爲其孤增義籌生計。族中無後者歲時省祭、一如其故。復立碣表其墓。友人有以所事或詩文就質、君勤勤訓示、無所厭倦。自入書局、旁蒐博覽、見聞日擴。初訓導君治左氏春秋經傳、欲爲劉、鄭、賈、服諸儒義作疏、以懲杜氏乾沒荒陋之失、爲長編數十巨冊。晚年編輯成疏、甫得一卷、而訓導君沒。教習君思卒其業、不幸早世。君乃發憤以繼志述事爲任、嚴立課程、孜孜罔懈。入今歲中夏、已至襄公四年、而君亦奄逝、嗚乎傷已。其他所著春秋五十凡例表、昏禮重別論對駁義、南史校義、集平、傳雅堂集、芝雲雜記各若干卷、藏於家。娶李宜人、子師蒼、女一。君生道光十八年七月朔日、歿光緒八年七月十六日、得年四十五。

論曰、訓導君初與友朋爲著書之約、自占得左氏春秋、江都梅蘊生先生得穀梁、句容陳卓人丈得公羊。卓人故居揚州、受業訓導君之門、於時三傳之學皆在吾郡。而先君子得論語、先君子所作疏已及大半、授冢嫡成之。光緒初梓行。卓人公羊疏甫成、即下世。梅先生未遑具稿、先生之子延祖、孝廉毓續爲此疏、甚力、僅成隱公一世、而延祖以今春遽卒。君所纂左疏、亦僅至襄公四年、同時兩經師相繼物化、予爲二君惜、尤不能不爲左穀惜也。昔漢世公羊學盛行、而穀梁遺巫蠱之禍、左氏爲諸儒所沮、二家遂衰廢。今梅君、劉君其才、其年均足昌明絕學、而不幸皆未卒業。道之興廢、固有非人所能爲力者耶。君卒之前月、復予書言、梅君穀梁稿可授甘泉桂偉臣明經邦傑爲之、而君之弟良甫輩皆博雅嗜學、其必能成君之志、以繼祖父一家之學、是又不得不爲吾郡厚望已。

《續碑傳集》卷七五

詹事府詹事丁君神道碑　俞樾

君諱立幹、字桐生、一字質夫。生而端愨、幼習舉子業、封公訓之甚嚴。同治三年舉順天鄉試、七年成進士、十年補應

殿試、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充

國史館協修、

武英殿協修。光緒五年順天鄉試同考官。八年、

簡放雲南學政。滇於各行省最遠、又屢經兵燹、故文風稍遜、而積弊叢爲。外來嘗學之徒、遇學政莅試、則麕集其閒、窩其居、吻熒惑人聽、或闌入試場、呼甲而乙應、至於聯坐鋪席、傳遞文字、尤其慣技。君耳治目治、抉摘弊遺、其姦宄之尤者各捕數人治如律。又書賈牟利、所售多永嘉入面鋒之類、士子挾以就試、大都雷同。君嚴禁之、火其書、選先正遺文試舉發落、人與一冊、使爲楷模、文風爲之一振。新進童生舊有覆試之例、然既已取具額、即文字小有不符、亦容忍不復黜落。君疏請先提若干名覆試、然後再進其提覆被黜者、初頗有怨言、君不爲動、其後士皆悅服。君防弊嚴而遇士寬、澂江府考棚制度苟簡、察士爲考生坐具、君易以木、試者便之。其餘增書院膏火、修復義塾等事、尚不勝枚舉。歲乙酉、爲考選拔貢之年、君選擇謹、如麗江、蒙化、羅次、馬龍、元謀、廣通、大姚等處、不得其人則闕之。榜發、士論翕然。十一年擢司業、是歲學政任滿、既受代、請假回籍省親、請於封公、將謀歸養。封公曰、吾年未耄、汝受

恩重、執不可。十二年秋、入都覆

命。明年遷司經局洗馬、充

日講起居注官、累遷翰林院侍講、侍讀、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十八年武會試充副總裁。二十年正月、與

慈甯宮筵宴、

賜福字及珍物。其年二月、遷詹事府詹事。君以久違封公、色笑晨夕思慕、又以在滇積勞、恆有心悸之疾、端尹一官、雖號清簡、而君奉職謹、每入直、必先同列、嚴寒酷暑無間。三月、大考翰詹、循故事、點名給卷及帶領引

見。運日黎明入直，感寒遘疾，五月五日卒於官，年五十有八。君氣宇和粹，與人無疾言遽色，內行尤純篤。幼年，母鄒夫人望之切，俾及見君鄉舉。君自詞館假歸，設祭憑几筵，哭失聲，哀動左右。處伯叔兄弟間，恩誼周浹。臨卒時，惟言家貧親老，無以爲養。京師同官弔者，無不掩泣。元配陳夫人，恭儉勤慎，尤善治家。君讀書供職數十年，無內顧憂，夫人力也。君卒，夫人矢志以殉，顧以君喪未歸，不自言，家人亦無知者。七月，君之喪南歸，既至里門，翌夕，遂仰藥以殉。一時皆大驚歎，聞於有司，請於朝，旌表如例。子四人：長傳庚，次傳福，副貢生；又次傳清，出爲兄後；又次傳順，皆端謹好學，能世其家。

傳史氏曰：君季父諱紹周，字濂甫者，與余爲同年生，視學吾浙，士林感之，歿祀名宦。君視滇學，一以濂甫之視浙學者爲法，故滇人之頌公，亦如浙人之不忘濂甫云。

《續碑傳集》卷一八

戴子高傳 張星鑑

君姓戴，名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父某，舉人。母周氏，中孚先生女也。周先生深於漢學，爲詁經精舍名宿，君之學淵源於是。年若干，爲縣學生，一赴秋試，遂棄舉業，好讀先秦古書。遊長洲陳先生碩甫之門，既從宋于廷先生爲莊、劉之學，皆兩漢今文也。性倨傲，門戶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者，必反覆辨難而後已，人故忌之。君亦不妄交，交則必全始終。嘗屬星鑑點定其文稿，遇有可商處，輒爲改易，君未嘗不以爲然也。兵燹後，當事開書局於金陵，延君校勘所刊穀梁、毛詩、後漢書，皆出君手。每與星鑑札曰：世事紛紜，師資道喪，原伯魯之徒咸思襲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於前，無知之人和之於後，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黨振而興之，徵諸古訓，求之微言，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則救世敝而維聖教，在是矣。君生平不作徒隸書，點畫悉本小篆，見者以爲江氏艮廷復生。所學在論語，嘗曰：鄭康成、何劭公皆注論語，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沖、何晏、包咸、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說略具，而諸家之說因此亡佚。遂爲論語作注，本六經大例，以明七十子共撰微言之旨，爲書二十卷，凡三易稿而成。其他所著有管子校證、顔氏學記、詩文集各若干卷，藏於行篋。癸酉正月朔，偶感微疾，夢故友招之去，自知不起。二月二十六日，歿於金陵書局，年三十七。娶某氏，無子。友人溫州孫詒讓、海昌唐仁壽爲君謀歸葬事，并持所藏書分別沽之，以其資刻遺書。

又 戴子高哀辭 莊棫

余於癸亥年，譚子仲修自福州移書來，盛稱子高之爲人敦樸古處，能讀書，今世之君子也。自是常耿耿於中，欲一見之。及丙寅中冬，余游省垣，有人叩門而入，頎然而長，鬑鬑有鬚，就而問之，則子高也。於是縱談者累日。子高嘗從宋于廷先生游。于廷先生治管子，子高亦治管子。方乾嘉時，名儒輩出，然所研習討論，多在於三禮，而易與春秋鮮盡心焉。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稍有可釋者。春秋則公羊、穀梁爲正，左氏尚浮夸，而意例多闕，非聖人筆削之本意。至顨軒孔氏、申受劉氏始究其端緒。于廷先生學劉氏之學者也，子高從于廷先生遊，故亦學劉氏之學，因以夫子既修春秋，則論語爲孔氏之書，義例必與春秋同，遂取公羊義例成論語注若干卷。工甫竣，而子高死矣。嗚呼！子高今年三十有五，歿以二月廿六日，無子。省中友人爲理棺槨焉。余識子高於今八年，丁卯戊辰間，隔三日必相見，至今思之，何其速也。余詩嘗删訂，以答子高久離別一首殿其末，至今思之，此詩永不復棄矣。而仲修他日見此詩，其必感慨欷歔而莫能已也。而余之哀其又將何所終極也，悲夫。

《續碑傳集》卷七五

戴君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亡友戴君卒於江甯。其年七月、海甯唐仁壽携君柩還湖州。十月、歸安丁寶書、烏程施補華葬君仁王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補華爲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自曾祖某始遷居郡城。祖銘金、以詩名嘉道間、有三子、皆俊才。伯叔早殞、仲氏驪謙、道光丁酉舉人、君之父也。君生四歲、父歿于京師、君曾祖年逾八十、祖五十餘、尚存、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煢煢、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歲時、誦書日數十行、人謂戴氏垂絕而續矣。夫何曾祖與祖相繼奄留、家貧歲飢、無所依賴、於是習挾策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相向哭泣。然君雖孤貧、荏弱端緒、則見烏程程君可大、棲學至行、君以爲師、而友丁君及予、晨夕淬厲、十數年不懈。君學凡三變、始好爲辭章、繼讀博野顏氏元之書、則求顏氏學。最後至蘇州謁陳先生奐、而請業焉、適知聲音訓詁經師家法。復從宋先生翔鳳授公羊春秋、遂擘精覃思、嫥志治經。君之學幾有成矣、而庚申之亂作、君乃奉母避城南東林山。久之大困、無所得食、有至戚官閩中、母數命君往、不獲已、以辛酉入閩。

今上初元、君復自閩中歸、將迎其母、聞湖州已陷、則仰天長號、僵仆絕氣。復忍死出入豺虎之藪、偏求母之所在、冀行齎伏、神杳鬼諏、流匍彌月、迄無所遇。嘗過予山中、執手慟哭而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來省其祖父之墓、復與相見。已而旅食蘇州、旋至江甯、寓屋火猝發、墻圮、幸不死。曾文正公聞其名、悯之、始延之校所刻書。君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每寄書來述所志苦。然處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中、終不廢學、學日益進、大江南北耆儒魁碩交相稱許。時兵事大定、文治聿修、自公卿以至將帥咸慕儒術、皆將稱道程朱、比蹤孔孟、而君所講習又與世違異、伏處鬱鬱、冀有能纂述成戴氏論語注二十卷、證文四卷、輯顏氏學記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又爲古文尚書述、屬稿未半、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江甯數病、病稍間即改所爲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可爲以卒。無子、以族子後之。嗚乎、君自始生以至既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于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成就又有是、豈于此有所予、必于彼有所奪耶。在昔學人困厄顛沛、亦未有得之至此極者、何獨於君適際是艱耶。三世煢煢、望於君者何如、而君則既歿矣。君學術及他行事不備著、書其苦心委志致窮於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

施補華撰　《謫麐堂遺集》附錄

戴望傳

戴先生望字子高、湖州德清人。倜儻有大志。初致力於考據、詞章學、繼從陳碩甫、宋于庭游、通知西漢經師家法。嘗本劉先生逢祿、宋先生發微說、以公羊義例釋論語、成論語注二十卷。其自序曰、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念道既不行、當留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夢奠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譔微言。逮至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考。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惜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次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沖、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望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乃遂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檃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倘冀發其指趣、是正違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恠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焉爾。又以顏元、李塨學主實用、竟湮沒不彰、條其言行及師承、成顏氏學記十卷。其自序曰、望年十四、於餅餌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譔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①孔子之道也。自陳摶壽厓之流以其私說鼓天下、聖學爲所汩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箸筆者至今不絕、何其敝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遊、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愁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籍錄遺撝叔、按籍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擕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

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源、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勤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蓋先生治學、嫉視宋儒有若大敵。先生嫉視宋學、然力排王陽明、其詩有曰、嚴危屬處見經論、同視而證有量人。從兩宮風江湖陰陽明古訓自生來觀先可見。由西漢之微言、上窺三代教學成法。先生有一詩云、僅出二百儀林立吾頗有心、大小莊。亦有北方顏李學、天儒明明日實先。蓋先生之學有二派、一爲實用學、一爲微言大義學。實則欲推經學而施之用也。殆師淑常州莊氏者與。先生於莊氏之書、片言隻字皆珍重之、曾作劉申受先生行狀、謂宋先生授以先生遺書、徐徐取讀之、一且嘗恨於先生及宋先生潛若有神、恍惚然於吾生之興、不獲侍先生也。蓋劉、宋皆莊氏之弟子。當此時、湘軍甫克金陵、公卿慕儒術者多僞託宋學以投時尚、博聲譽。先生壯罹兵阨、客游江南、其所講肄多與世違、一時卿士大夫雖請先生雅才之右、及論學輒牾斷不相合、而先生特立獨行、竟以此不克伸其志。常繪夢隱圖以見意。然先生非無意時事者、潛心兵農、禮樂之學、曉然於民生利病所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國政之失平。嘗謂舜禹有天下、咸與天下共之、未嘗以己意與其間。論語巍巍乎二節注文。又謂毀生於造惡、譽生於造好、惟驗以民言、斯好惡出於公。論語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注文。其精理粹言、一於論語注發其微。迨及晚年、日茹□□之痛、謂後世兵不知學、斯盜賊夷狄甬逐於天下。注仲伊撰寄圖屏序。寫誦顏齋、亭林遺書、以發揚幽潛爲己任。嘗作亭林像贊、開爲明職力、又曰、後之君子稱新朝處士、玷投厥情。於明儒書刊禁目者、博采旁收、隻字片言珍若拱璧。如廣陽雜記、熊經略奏疏之類。謂覩其遺物、輒慭然有故國之思。記明地山人罕。尤留心明末野史、獲書數十種、擬網羅散失、輯爲續明史一書。蓋以近世所輯明季史書、無一直筆、無一信史、故發憤而爲此書也。惜有志未遂、僅成記蔡氏二列士數篇。蓋先生睠懷勝國、有明季遺民之風。慨冠帶之沈淪、讀戲山陽宜詩云、冠帶遂沈淪。昭陽秋之直筆。昔王船詩曰、僅法陽秋筆、誰王宋敢刪。尤嫉視湘軍諸將帥、方□□□剌□□□先生適居金陵、聞其報、拍案稱善、目□□爲英傑。嗚乎、此可以觀先生之志矣。先生於亭林及閻古古之集、皆則求原本以校之。先生善談辯、精校勘。於書工小篆、於詩工五言。惜遐隕天年、未盡厥才。卒於同治十二年、年僅三十有五。妻凌氏、無子。其所作書、尚有管子校正、謫麐堂文集若干卷。聞尚有古文尚書說、惜未成書。

劉光漢曰、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制久湮。晚近諸儒振茲遺緒、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爲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啟之、一爲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獨窺其全。故自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闚六藝家法、不復以章句名物爲學。凡經義晦蝕者、皆一一發其指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況復明華夏之防、茹□□之悲、蟄居雒誦、不欲以曲學進身、亮節高風、上躋顏、李、豈若近儒詁麟經者飾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

劉師培撰　《左盦外集》

江安傅君墓表

往余從曾文正公客金陵，聞江安傅君好聚書，書多善本精槧，遂與往還，得異書輒從君借校。是時江表新脱寇亂，書多散亡，人持書入市，量衡石求售，價輕賤如雞毛，比行者掉頭不顧。君職事宂倅，入薄少，獨節縮他用，有贏賸盡斥以買書，不少遴，以故藏書至富。入則窟處書中，出則所至以車若船載書自隨。於是金陵朋遊中，擁書多者自莫徵君子偲外，衆輒推傅氏。其後余宦遊畿甸，而君迻涉閩隴，從左文襄公軍，不相見者數年。及再見君天津，則君已老，積書故在，方僦居斗室，室無内主，聚從子若諸孫五六學僮，蓬頭敝蹝，嘯歌諷詠其中，人書雜揉。時余至則相從考問章句。余故心異之，以謂天津闤市中無有也。未幾則聞君獨所聚五六學僮者連歲收科第以去。又久之，則皆以文學有名公卿間。蓋今貴州學使翰林院編修曰增淯者，君冢孫，戊戌庶常曰增湘者，君第三孫也。而君第二孫增濬，從子世鈖，亦皆舉孝廉有聲。傅氏駸駸鼎貴矣。迴憶僦屋天津時，蓬頭敝蹝若翁儕，豈知其後各騰達如此。或曰：君所聚書留貽子若孫，固宜有是。或曰：君之留貽，蓋以學，不專在書。蓋傳所稱藏書家多矣，或及身而失者有焉；或一傳再傳，書益散亂，子孫持書入市，價十百不能一二者有焉。凌雜缺脱，半在半不在者有焉。或不幸遇火患，盡於一炬；或兵燹燬棄，又往往有焉。以余所聞見，聊城楊氏、濰徐氏、定州王氏、樂亭史氏，家多宋元舊刻，子孫有秩於　朝，或取甲乙科第，亦云盛矣。其尤著者，武强賀氏能盡讀家所藏書，以述作自表見世，號為文章家。其在蜀則江安傅氏，其流亞云。夫藏書一也，或書放絶不守，或仍世有名位，而功不在書；或盡發先世之藏，睎慕成名於後世，其子孫之自為得且失不同如此，則謂其祖父留貽潤賑縣絶，顧專在所聚書，未必然也。君為人孝慈端愨，無文飾，好拼救人，與人語唯恐傷之。見人有過不面折，積誠感之，使自悔。或遻侮欺不校也。常縣小叉肖臆前，冢忍字，用自警省。少好讀書擊劍，其友王社蕃孝廉，曾文正公試蜀時所得士也。文正視師江南，馳書召王君，且曰：鄉邑有賢士夫可與俱來。王君則以君東。既至，與莫子偲徵君、涂朗軒制軍、黎蒓齋觀察、今蜀中

周玉山方伯交善。已而左文襄公聞君賢、撰書辭備禮招君西。居久之、辭去、復東從合肥李相公於天津。自同治已來、曾、左、李三公狎主兵事進退天下士。君於任事勇、不顧望遷就、於名若利、獨逡逡退讓、若有羞畏然、故三帥交辟、更召、爭先得。而數十年不進一階、官終北河通判。古人有言、位不稱德者有後。君殆其人已。斯乃君之所以留貽子若孫、而子孫所由鼎實也歟。周公為津海關道時、請公自助、一夕卒、年六十四。君諱誠、字勵生。祖鳳齡、父登奎、以君貴贈如其官。子世瑢、有父風。二子在翰林、不尊己居榮、方以知縣待闕保定、用吏能顯。世鎣、殤。世銓、世鐸、候選州判。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八人、曾孫五人。余客保定、與知縣君遊、增濬、增湘又從余問學。君之卒也、歸葬於長甯之岩峯寺。既葬之十有三年、而知縣君徵文刻石、遂書君之留貽以有後者、具著其本末、俾後有考焉。

吳汝綸撰 《桐城吳先生文集》卷三

節孝先生烏程周君墓志

先生姓周氏、諱思誠、字一庵。湖州烏程人也。生有至性、事親孝。素嗜學問、道揚山費文學熙以理學教授、遂往謁師事之、於是研究四子六經、旁及天算醫卜諸書、無不通其精奧、而得所指歸。因輯下學指南一篇、以示爲學宗旨。家貧、課徒養親、以廉潔自守。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賊陷府城、先生不屈死之、距生於嘉慶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春秋四十有四。先生父諱永源、母施氏。妻楊氏、生子一、名驟。女一、未字。當城陷時、同日殉難、惟母施氏得脫。越數月、以天年終。有先生故交張君維楨及親故等經營棺斂如禮、葬於菡萏山麓。亂甫平、門人等欲求先生遺骸及衣冠以葬、不可得。有趙君復振藏有先生石印章、文曰一庵、將謀即以此葬、而趙君旋歿。今其門人周文桂等議以鐵函緘封、乃卜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招先生魂、葬於金蓋山雲巢隖紫清潭左側之阡。先期屬桐城蕭穆爲之志、里人李宗蓮爲之銘曰、

金崖峩峩峻且寬、佳城鬱鬱神永安。鐵邪石邪其忠肝。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一

胡伯蓟墓碣銘

余門人長沙胡同壽官於粵，得家書，知其兄伯蓟墜水卒，使來告。未幾，伯蓟之孤元儀、元常、元直、元玉書來請銘伯蓟墓。余悲痛不能下筆，既逾年，乃書之曰：伯蓟之考諱湘，廣東候補知縣，署南海縣事，延余敎二子。未幾，南海及宜人柳氏相繼卒，二子奉喪歸葬。咸豐七年，夷寇陷廣東省城，伯蓟來訪余於橫沙村，舍留數月乃歸。伯蓟家故在湖南省城，以資用不給，還居瀏陽方石村，閉門課子，粗衣菲食，泊如也。以余年老，復欲來相見。會湖南修志書，延伯蓟分纂。伯蓟至省城，辭修志事，而堅欲來粵。姻黨挽留之，忽失所在，數日尋求，至水濱，漁人曰：前日大風，有行岸上墮水死者，已瘞之矣。發之，則伯蓟也。嗚呼！伯蓟殆欲附客舟來粵，而遘此厄也，豈不痛哉！伯蓟性高邁而沈默寡言，其意不可一世，聚書數萬卷，勤讀精校，凡余所論說，皆篤信之。讀書有得，則寄書商榷。十三經注疏皆盡讀之，毛詩、三禮、春秋左傳疏則反覆讀數過。讀諸史，尤熟於通鑑，所校通鑑、通典皆精審。尤好陶淵明集，其性情高澹近之也。兩廣總督勞文毅公、兩江總督曾文正公皆以同鄉聞其學行，欲見之，辭不往，其狷介如此。卒時年四十有八。嗚呼！今世之士學力深博、志行孤高如伯蓟者，何可多得。余之門人虞子馨早死，趙子韶中年悲憤而死，伯蓟且不得其死，皆特出之士也，而伯蓟尤可痛矣。同壽友愛，聞伯蓟死，驚哭幾成疾，以書命伯蓟諸子搜伯蓟遺篋，得所爲詩韻譜一卷、通鑑校勘記二卷、通典校勘記二卷，及其餘散帙，寄廣州，將刻之，并刻所寫陶集。嗚呼！是未足以傳伯蓟也。伯蓟生於直隸南樂縣，故名曰錫燕，其自號曰蓟門。其友嘗出貲爲捐納知縣，而伯蓟不欲仕。然既有官，不可沒也，今以題其墓焉。銘曰：

志追古人，豈不祥耶？下從靈均，亦何傷耶？何以至斯，殆吾之學之不昌耶。

陳澧撰　《東塾集》卷六

蘇懋甫哀詞

吾友蘇君懋甫名求敬、邑諸生。其父欽齋先生講學以程朱爲宗、於近代儒者師張楊園、陸清獻、君與其兄求莊能承父學。咸豐癸丑、邑人馬愼甫起升結同人講學於麗澤精舍、君與其兄與焉。愼甫故欽齋先生弟子也、與君兄弟尤相友愛。是年冬十月、粤賊陷城、愼甫後乃挈家避亂於邑東鄉王氏之官塘、即延君課其弟、藉以砥礪於學。余之獲交於君也、在丙辰之夏。始相接時、見其容貌恭謹、而出言不苟、心竊異之。後君出所著筆記數卷見示、又聞愼甫言君之堅苦力學、乃益知君之爲人。余自愧所學、未能窺君之萬一、而君虛懷樂善、不欲自恃。嘗以書與余曰、僕受性駑怯、幼聞父兄之教、長得良友之輔、而悠忽以至於今、行能無所見於世、以視吾子之孑然獨立而能成就如此、眞乃愧死萬萬矣。以此大懼隕穫、欲自振拔、然以親老家貧、出謀菽水、思一日閉戶讀書不可得、每心自傷之。念及吾子、曷勝歆羡。吾子其勉之、僕於吾子更無所進。吾子秉心忠直、有所見、願相示無隱、僕雖不敏、猶能受盡言也。嗚呼、觀君之愛余、與其所以自待、君之爲人概可知矣。丁巳春、余聞君來愼甫寓齋、與相聚一二日、其形容雖頗顇、而言語益加溫和。蓋君是時已奉欽齋先生家居、愼甫復延其兄求莊來課其弟也。已而君歸、猶錄余文數首、與余相別於歧路、更約夏秋之閒復來余家觀荷。是年秋九月、欽齋先生以天年終、君兄弟行喪禮一本於古、而君身體故羸、至此積勞、又極哀毁。以家貧食指十餘口、授徒不足自給、往來借貸、亟爲風雨所侵、已漸致疾矣。明年春、不得已、乃謀食於浙西、客於仁和邵先生懿辰家。邵先生故與欽齋先生爲道義交、念通家之誼、又嘉君之學行、遇之亦與其子等。君旣疾日加劇、竟以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七。喪殮皆邵先生爲經紀也。君與余自丁巳春一別、即未通音問。往浙西時、亦過余里門、余適以他事出。次日過愼甫寓齋、聞君且渡江矣、而竟成再世交、余之悔恨曷有已邪。君詩歌、古文辭俱有前賢遺軌、書法、篆刻頗工妙、於宋儒書尤加研究、著有愧學錄若干卷。妻葉氏、生一子甫三歲、君卒後數月亦殤。先是、其兄於去歲冬十二月望後過余舍、猶以久不得君消息爲憂。余得君之凶問也、以今年正月六日、今其果知乎。當此烽煙滿目、棺歸未知何日、乃先爲詞而哀之曰、

西湖之山水深秀兮、中有羈魂於此棲。慈親日倚閭而長涕兮、更有腸斷之寡嫠。因知同寄軀於大鈞兮、彭與殤爲一轍。嗟大雅之日就替零兮、正學極虞於湮滅。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二

鄭君墓志銘

君諱作相、字仲殿山、東日照人。歲貢生。鄭氏自唐居日照、最爲舊族。曾祖帶、祖勗君、父僑。君五歲就學、言動異常童。二十一歲入邑庠、屢試秋闈不售。劬書力學、以前賢矩矱律身、以先儒語錄設教。嗜易、闡象數、闡義理、萃衆說而折其衷、附以己意、著易說採方十二卷。咸豐辛酉、捻匪掠日照、君率與村農講武、納附近諸村修山寨、遷孥實其中、因險設監以距寇、寇不敢犯。寇退、山外室廬燼焉、遂移居韓山。山陰有十泉、結廬第一泉側、因號一泉山居。幽僻、不輟吟諷。與人談時事、取言之有實用者、輯爲第一山房叢說。從學者日衆、量才授業、多所成就。修邑志、采訪節烈、皆君獨任之、名譽益盛。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二。歿後五年、門弟子戶部郎中丁麟年持狀索予銘。銘曰、

南宋變學、士氣始衰。褒衣博帶、無濟於時。偉哉鄭君、學爲人師。妖祲滔天、夜燭山眉。一蹴足障、男哂女嬉。時清投戈、講藝督帷。試之以事、無微不治。書成滿家、名揚九逵。勒銘幽宮、庶無愧辭。

繆荃孫撰　《藝風堂文集》卷一

程履正墓銘

君諱貞、字履正。程氏其先歙人、明季有避寇遷德清者、遂爲德清人。曾祖父某、祖父某、官嘉興縣學教諭、以能鼓琴名。父某、爲諸生。君生而敦樸、不事彫飾。年始幼學、其容貌有如成人焉。者好讀經書、質甚魯、懇懇款款、每得一解、輒超然出於俗所論說。於咸豐乙卯始與望交、嘗共習書數、夜恒不寐。從望得見顏氏書、曰、周孔之學、蓋在是矣。仿之爲日譜、糾察身心得失。與人交、恂恂有禮、雖僮僕走卒、對之無惰容。內行至孝、於弟尤友愛、烝烝克諧、出自天性。逮庚申、辛酉之交、東南大亂、君隨其二親避地東林山、展轉遷徙。其明年、爲同治壬戌紀元之歲、遭父喪、哀慟泣血、鬱鬱成疾卒、年僅二十有五。君卒之日、猶念望不去口。逮望歸自閩、遇君弟於吳閶門、泣使銘君墓、其何敢辭。君取徐氏、無子。所著有文十餘篇、發明顏氏之學之所以得者、詢其弟、云以兵燹亡矣。銘曰、

望之儼然、即之溫然。殆其顏氏之子、閔氏之孫邪。命之難知、而止於斯噫。

戴望撰　《謫麐堂遺集》文卷二

馬愼庵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光緒十四年秋九月八日、吾友馬愼庵先生以疾終於里第。迴月、其孤其昶以訃聞。時余適有東洋之役、因設奠春申江上、西嚮而哭之。八九年來、竟不克憑棺一奠、以申余哀、而君之孤其昶已於十六年葬君於城北朱家橋矣。當同治九年夏、余遭先君喪、忽得心疾、慮不能起。時余長子生甫數月、念孤稚無所托藾、乃舁書屬君。不料余以樗櫟之資、至今尚偃蹇人間、而君墓木又將拱矣。嗚呼痛哉。今其昶以君葬地未善、復改卜龍眠山傑烏石崖、將以二十九年春三月己未遷焉。余悲感往事、乃拭淚攜筆、志君行誼大略、以付其昶、俾刻石納於壙中。君名起升、字愼甫、號愼庵、一號趣園。先世本固始祝氏、又遷居六安、易姓趙氏。明永樂初、有州學生諱駿者、出贅桐城馬氏、又承其姓、世爲桐城人。六世祖太僕公孟禎以風節著稱、事績載明史本傳。高祖穀飛、曾祖春生、均研精禮經、家世傳業。祖邦基、考樹章、以耆年碩德、爲鄉里之望、具詳安徽通志。君幼聰穎過人、學詩、古文辭於世父公賓先生、兼受業於鄉先生方儀衞、蘇欽齋、戴存莊諸老。諸老學術不同、君能左右采獲、而得其精粹。兼工六書、私淑鄧山人、筆力沈厚、波磔奇偉、則君又自得古人用筆之意、非諸老所能爲力也。咸豐間、粵西盜起、蔓延吾邑。君挈家避亂邑之東鄉。當是時、有成都蔡先生天培者、年老罷官、依其婿康江章太史瓊。蔡先生無子、而以其學傳諸其女玉生。君一日過章氏、與蔡先生相見、縱談、蔡先生大驚異、立呼女玉生出見、各證所學、有契於心、因師事蔡先生、而與其女爲道義交、時論皆不謂然。其實蔡先生父女所學亦眞有大過人者。昔晁錯受尚書今文於伏女、馬融受漢書句讀於曹昭、顯稱今古、何獨於君而疑之。余與君訂交稍後、所居距君寓僅十餘里、時過從論學。己未夏秋間、皖東大亂、君挈家避杭州三年。亂定歸里、余訪君山中、君以流離播遷之餘、閱歷興亡、隨境識察、所學又加進矣。君固有經世才、屢困名場、又不肯自他途進、年甫四十、即棄諸生業、益肆力於詩、古文詞。其求君書者尤踵相接於門。君故言辭溫雅、不甚闊遠。一日外出、値卒伍雜遝、讙囂桀驁、交鬨相競、將挾刃洩私忿。君闖馳蹴、立出數言排解之、其音宏亮、徹於遐邇、眾相顧驚愕而散。邑有大事、悉推君主持、君必力持正誼、強者抑之、屈者伸之、而君亦以此時遭謗議。余每與君相見、無所不言、意有不合、或直爲面刺、或隱相腹誹、亦有時故持堅僻怪誕之說、相牴牾爲笑樂。同治庚午、辛未間、安徽大吏奏修通志、檄各州縣分纂以上。余與君總理本邑志稿、君意主寬厚、余主嚴謹、各持一說、每盛氣陵轢、辯駁不相下、至鐙殘漏盡、力竭神疲、乃各就寢。餘氣未平、天將明、輒衣黃披屐、襲裘露頂搥門而入、復伸前說、往往至日昃、不歡而散。余一夕頓有所悟、晨起盥櫛畢、整冠束帶、造君之廬而三揖之、君亦謬爲恭敬、互相推獎。兩人雖知非其本衷、然亦因此兩相遷就、卒能相與有成也。是歲之晏、與君別、各有贈言、自是遂不復再見。余之負疚於君多矣、今一一思之、其將何以爲懷耶。君生於道光八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以附貢生議敘同知、加四品封典。妻張氏、有賢行、祔君葬。子一人、即其昶也。女三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根碩、根偉、皆幼。銘曰、

龍眠有一老居士、別號雩谿之鈞子。人云泉石有膏肓、寂欲差

同徐偉長。早年經世頗自許、崛起龍驤不我與。六經萬戶與千門、隨人所得皆同源。良知之説久沈鬱、君乃獨耽其妙諦。殄追王孟法韓歐、斯冰李蔡亦同儔。高躅芳踪雖可擬、文子文孫相繼起。有請我銘不由衷、請君與我辯空中。

蕭穆撰　《敬孚類稿》卷一一

長子宗誼墓碣銘

番禺陳澧喪其長子宗誼、將葬、痛哭而書其碣曰、宗誼字孝通、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咸豐九年九月十五日死、年二十一。嗚呼惜哉。宗誼性孝、凡余言篤信謹守、出於至誠、沈默寡言、無世俗嗜好、尤不好爲時文。余敎以朱子讀論語法、每日一章、輒以其意記於卷端、未卒業而死。余取而觀之、大都以詩語之言自責自奮、研究義理、頗有所得。其言曰、以勇爲第一義、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勇之效也。又曰、爲人當從大道上行、讀書亦然、小街曲巷、不成學問。讀朱注每有會意、輒曰、朱子敎我矣。夷寇破省城、宗誼隨余出城、城火叢集、旣得出寓橫沙村、遂吐血逾年、漸瘳。娶妻張氏。逾年病復發、歸城中故居而死。當大吐血時、笑而言曰、吾將吐盡濁氣耳。其從兄子慶修問所苦、答曰、君子坦蕩蕩。死前二日、使其妹誦大學中庸聽之、又呼諸弟妹環坐牀前、共食餅餌、示訣別意。將死、使人問余曰、可死否。嗚呼、此子平日每事不自專、必問可否、至死猶然、哀哉。余入告之曰、汝讀書明理、有生必有死、宜知之。領之而絶。觀其垂死、神明湛然、不離學問、不忘孝友、豈易得也。余老矣、所學未成、以望此子。嘗告之曰、我似汝年、遠不及汝、汝至我年、我不知汝所至也。豈知其短命若此哉。張南山先生病將歿、聞其死也、手書輓辭比以顔子。余同年譚君玉生問其讀論語日記、余舉其説云、聖賢之學在安貧、士不安貧、足以亂天下。譚君歎爲名言。余悲泣自悼無福、譚君曰、廣東無福。其友趙子韶序其日記、尤推許以爲實踐之學。三君子過愛之言、至於如此、此余所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余權葬之白雲山下長腰嶺、俟余死、當遷葬於余墓旁、父子相依於終古也。銘曰、

爾事父、如事師、尊所聞、行所知。我喪爾、如喪我、以我身、贖爾可。我痛爾、非我私、諸賢達、爲爾悲。爾勿悲、爾書在、附我書、或千載。陵可變、谷可遷、命短長、何足言。我淚枯、我腸裂、我銘存、爾不滅。

陳澧撰　《東塾集》卷六

江寧陳先生墓誌銘　陳三立

自余僑江寧、世所推汪先生士鐸歿已久。繼汪先生而起、有聲者、猶獲接秦君際唐、鄧君嘉緝、顧君雲及可園陳先生。二十餘年閒、三君先後殂謝、獨先生醇德劬學、歸然繫東南之望。亂後人士考道問業、依以爲宗。今年正月、先生年八十四、微疾卒、於是咸欷歔奔走相告曰、吾鄉耆舊盡矣。即余衰病踽踽、亦以無由踵見先生、爲居是邦之不幸也。先生諱作霖、字雨生、號伯雨。嘗築可園娛親、學者稱可園先生。世爲江寧人。年十五補諸生、逢亂出走江淮閒。旋舉光緒元年鄉試、三上禮部不第、歸益事撰述、浩然有終焉之志。凡省府縣志局、書院、學堂、官書局、官報局、圖書館之屬、先生皆互董其役、終其身亦因以著書百數十卷、蔚爲通儒。其最關鄉邦文獻、曰金陵通紀十六卷、通傳四十九卷、先正言行錄四卷、元寧鄉土志六卷、運瀆志一卷、鳳麓志四卷、東城志略一卷、物產志一卷、南朝梵剎志二卷、補逸表徵、爲前人所未備、世尤稱之。餘所著曰文存十六卷、詩存二十八卷、詞存四卷、可園備忘錄四卷、藏書跋尾五卷、養和軒隨筆二卷、炳燭里談三卷、一切經音義通檢四卷。國變後病盲、猶口授兒孫輩成瞽說二卷。逾歲目復明、續成壽藻堂外稿二卷、文集二卷、詩集六卷、歷代遺民傳四卷、可園詩話八卷。先生委己於學、日事撰著外、頗縱攬東南山水勝處、以爲娛。爲人耿介特立、有媚娿列顯要、相羅致、無能屈其志。氣貌溫厚、接四方學子、寫誠盎然、所成就甚眾。嗚呼、可謂守先而待後、嶢嶢自奮於百世者矣。先生之世曰邑增生、祀鄉賢祠、諱授者、曾祖也。祖諱維垣、內閣中書、記名軍機章京。父諱元恆、舉人、試用教諭、娶席淑人、繼娶趙淑人。子男四人、詒紱、通雅、能傳其家學。詒祿、早卒。詒壽、詒謀。女三人、適龔肇新、孫啓椿、朱慶章。孫五人。歲庚申某月日、葬先生某山某原。銘曰、

道汨世改、異說睢盱、虎踞之都、晚留魁儒、爬抉墳籍、滿家紛儲。旁記風土、英靈起予、挺立燼餘、商歌蘧廬、鍾阜副坐、精魂吹噓。仰止若失、攷銘不誣。

（碑傳集補）卷五三

汪仲伊先生傳　劉師培

汪先生宗沂、字仲伊、亦號弢廬處士　子、世居徽州府歙縣之西溪、爲歙縣人。以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早補縣學生員、同治三年以優行貢太學、光緒二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籤分山西、即用知縣、告病在籍。二十一年由安徽學政李保舉學行、特旨賞加五品卿銜。以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卒、年七十。先生負稟穎異、生三歲能誦四子書、四歲、母　太宜人授以爾雅、毛詩、均寓目成誦。長益嗜學。汪故鉅族、世席豐厚、族眾數百人、建不疏園以藏書、即婺源江氏、休寧戴氏讀書所也。先生居闔數年、手披口誦、以夜繼晝。嗣從同邑程先生焜游、學甫成、而粵亂起、轉徙浙江、江西、飢寒困頓、誦讀不輟。益好經世之學、討治兵農、禮樂諸大端、作禮樂一貫錄。東南亂定、以所作謁湘鄉曾文正公。時文正督兩江、延任忠義局編纂。因師臨川李大理聯琇、授漢學於先大父、授宋學於桐城方先生宗誠。於九流百家之學、莫不旁推交通、以宣究得失。然所學仍在經。治經大旨、在博徵羣籍、以存已佚之經、集合眾說之長、以釋未佚之經。其治周易也、謂說卦三篇今佚其二、古籍引易、其有不載今

本者、均爲說卦逸文、輯十翼逸文一卷。又謂王注掃除象數、虞注說取道家、象多臆造、其失也均、因於集解所藏漢說外、上溯韓嬰、孟喜、周生、蔡景君諸說、旁及史記、淮南子、賈、董、劉之書、兼及唐宋以降諸家易注、以己意擇決、輯爲經注、成周易學統若干卷、以十翼逸文綴其末。其說尚書也、謂梅賾既造僞古文、與今文併合於今文二十九篇、若甘誓、金縢、酒誥、湯誓、微子、無逸之屬、均有竄易、非復伏生所傳之舊、而馬、鄭所注古文、亦非孔壁眞簡。乃考定今文、證以漢人所引、以去梅賾所竄易、別甘誓、太誓於逸篇、曰今文存眞、別輯古文諸佚語、合以甘誓、太誓、定爲二十四篇、曰今古文輯逸。括爲尚書合訂上下卷。於禮樂二經、則鉤棘數十年、謂逸禮三十九篇均爲周禮、西漢末立博士、其說遂亡。乃綜集經傳、諸子、注疏、言及逸禮者、緊以後論吉禮六、凶禮五、軍禮三、賓禮四、嘉禮一、通言五禮者一、凡十九篇、名曰逸禮大義論。又謂聲韻之精、必協律呂。樂有宮、商、角、徵、羽五音、字有陰陽、上去入五聲、均與喉、舌、唇、齒、牙出音相應。字區五聲、古代已然。樂經蓋以五音分部、以統陰陽、上、去、入五聲、故王應麟小學紺珠以五聲分屬五音。等韻家辨別五音、法同於習讀五聲字譜、因以樂音定五音、以五音括五方元音。法旋宮三調之變、併守溫字母爲廿一。法琴徵之音、定韻部爲十三。法五音之有五降、定音讀爲二十五。又折五音爲七音、益以變宮、變徵、以括二十一字母、而以陰、陽、上、去、入五聲經緯之、成管樂元音譜、聲譜、漢魏三調樂府詩譜、金元十五調南北曲譜若干卷、括爲五聲音韻論一篇。別著律譜、尺譜及旋宮四十九調譜、以明樂律。更推其學以說詩、謂古詩之音均可譜、非考古字、循古音末由便學徒諷習、因審辨音讀、以詩韻協樂律、成詩說、詩經讀本若干卷。其說論語、孝經也、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匡衡傳齊論、本於后倉、倉作曲臺記、而小戴之中若聘義、記子貢問玉、鄉飲酒義言觀鄉知王道、均述孔子語、則冠義以下七篇或均齊論逸文。又漢人引書有僅稱傳曰、記曰、孔子曰者、魏晉之閒又與魯論比附、併引者疑亦齊論佚語、因輯爲逸論語一篇。謂孝經傳自曾子、周秦兩漢之儒咸述其文、故有逸傳、無逸經。今文之本、合文字形聲而外、亦與古文多同。若隋代以前之孔本、實由王肅僞爲、後世所傳、則經傳均出依託、且作僞非一本、鄭本亦經眞注僞。因仿治周易例、萃古今衆說、定爲十八章、輯傳末、仿趙岐注孟子例、作爲章指。又以宋儒司馬光疑孟子說近誣經、條辨其說、作孟子釋疑一卷。此先生治經之大略也。先生幼以孝聞、長侍親病、因研醫術、以張仲景之書汩於王叔和也、輯傷寒雜病論合編。又以葬親之故、治形家言、病葬經龍經無善本、作葬經校注、龍經校注若干卷。壯喜論兵、以今之六韜既非眞帙、武侯陣圖、李靖兵法亦淪佚失考、因掇剌羣籍所引者、輯爲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卷、衛公兵法三卷、附錄一卷、并曰三家兵法。以曾胡左行軍方略具見三公奏疏文集中、輯爲三湘兵法。又以古崇舞劍、法久失傳、因上徵劍制、並及舞容、輯爲弢廬劍譜。晚喜道家言、以老子雖崇養生、然於用兵治國之經、不違於致用、匪屏仁義禮勿言、作道德經實注上下卷。又以黃庭經爲老子外書、說醫多符素問、周易參同契爲漢人詮述丹法之書、今所傳非故本、又改五相類爲三相類、與神仙傳所云作五行相類不符、作黃庭經注、周易

參同契五相類經文考若干卷。其他輯佚之書、有何氏姓苑輯本。集錄之書、有王顥二子粹言。校訂之書、有西漢急就章寫校本、弢庵隸譜。而詞曲歌詩之屬、則有後緹縈傳奇弢庵詩畧諸編。若弢庵文稾、則先生歿後諸弟子所輯者也。先生雖治經稽古、然志存濟世、恆欲推經術施之用、以所學禮樂兵農之實補濟世變。會試出常熟翁尚書同龢門、尚書謂人曰、汪某不凡才也。及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延聘入幕、條陳兵農諸政、併及北土蠶桑之法。以所抱莫克盡展、居五年、遂辭歸、曾主講安慶敬敷、蕪湖中江、本郡紫陽各書院。略仿胡安定分齋制、勗諸生以務實、士多興起。庚子之夏、衢州變作、徽民蠢迪思逞、先生不避艱險、募鄉兵得百人、日居僧寺訓練、儼成一軍。又購浙西桑秧數百株移植徽歙、迄今邑人收其利。篤信己學、迄老不衰。謂學吾術以措之、太平易致也。年屆七十、論及世變、聲屈坐人。暇以作隸、舞劍自遣。以里居鮮可語、因薄游江淮、由揚州至江寧、主淮揚海道合肥蒯光典家、因以病歿。元配王孺人、繼配王宜人、李宜人、均先歿。子五、長福熙、次律本、次行本、次眞均、以學行世其家。次　孫八、曾孫一。

劉師培曰、先生覃研禮經、洞悉樂呂、克秉鄉先生江、戴之傳。若推學於用、則上法顏、李、近與涇縣包氏符。先世父稱之曰、綜貫六藝、自成一子。蓋記實也。先生既受經先大父、與先世父先府君交誼尤稔。恆以事至揚州、師培方垂髫、嗜蓄古泉、因舉莽布諸品相畀。繼謁先生於蕪湖、因備詢所著書、克聞呂律大誼。今徽人宦京師者、將舉先生遺書上之朝、以傳文相屬、因述先生治學之大綱著於篇。

《碑傳集補》卷四一

校記

①泊亂：當作「汩亂」。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六

黎庶昌　王用誥　沈家本　王錫祺　張亨嘉　賀濤
張仁黼　孟憲春　謝山壽　王景

黎庶昌傳　夏寅官

黎先生庶昌、字蒓齋、貴州遵義人。少染家學、從莫子偲、鄭子尹兩先生游、稽經攷道、學以大進。同治紀元、下詔求言、先生方二十餘歲、年少志銳、奮身行萬里至京師、以廩貢生應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其大要歸於進賢退不肖、正人心、厚風俗、不惲反復敷陳、直言無隱、忠愛之忱、溢於言表。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棠階以名儒入政府、建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上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文正優禮之。嘗謂蒓齋生長邊隅、意氣邁往、行文堅確、鍥而不舍、可成一家言。文正幕中皆當世賢豪、先生與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無錫薛叔耘、溆浦向伯常交尤篤。文正歿、先生浮沈州縣近十年、充出使英法德日四國參贊五六年、未盡所用、鬱鬱不樂。已而天子睠用、爲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遭丁內艱。服闋、復起用。前後凡奉使六年、熟通彼此之情、因機適變、剛柔互濟、鄰邦歎異折服之。暇至東京書肆、搜羅宋元舊籍、與宜都楊守敬商榷、刻成古逸叢書凡二百卷、二十六種、皆中土希見之本。任滿、僑居上海、朋舊歡讌、蕭然物外。合肥李文忠追論前勞、遂復有川東兵備道之命。涖官二年、規畫興革、秩然改觀。已而靜覘世變、不欲久任事、遂乞病引去。歸里未久卽卒。先生讀書守曾文正家法、嘗議十一書應立學官、曰、昔周衰、孔子自衛返魯、憂道不行、退而贊易、敍書、删詩、定禮樂、修春秋、垂範百王、是爲六經。樂經遭秦而闕、僅存其五。然而孔子沒、門弟子各聞師說、曾子述孝經、游夏之徒譔論語、左邱明、公羊、穀梁傳春秋、至戰國而有孟子。爾雅、禮記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經、九經、十一經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成都、十三經遂著爲令。其於孔子所刪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唐雖以經升老子、而不久卽廢。南宋時朱子作集注、始於戴記中摘出大學、中庸、以配論語、孟子、題曰四書、詔學者讀書當自四書始。淳熙以降、翕然宗之。元皇慶中定制、以四書試士。明代迄今、樂其易簡、因仍不革、發題考試、先四書而後五經、廢注疏而遵朱說、道術因之一變。然而私家誦讀、往往溢出令甲、於羣經外頗有視爲不刊之典者。當周末時、莊子著書多寓言、然其指事類情、在諸子中最爲瑰放特出。陸德明釋文已列爲經、而作之音義。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王逸注楚辭、尊離騷曰經、朱子從而不廢。後世騷學、選學相因爲用、欲祛文章流別之僞、文選其最要矣。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閎識孤懷、蓋未易幾也。班孟堅紀述漢事、斷代爲書、文字之淵源、經世之大法、粲然畢備。許叔重說文解字、博奧精嚴、六藝遺文賴以不墜、實軼爾雅一經之上。本朝蔚成詞學。儀禮十七篇、士禮雖存、頗闕王朝邦國舊典、欲觀後世帝王因襲之迹、惟杜氏通典、馬氏通攷博而有要。通鑑上續左氏、事始三家分晉、體大思精、言馴而不雜、則亦儼視聖作矣。杜子美冠絕古今詩人、韓愈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子、使孔門用詩文、二子者入室矣。校此數家之書、其傳之遠者一二千歲、少亦七八百年、非有名爵利祿之資、然而歷世相承、誦習不絕、人心衆好之同、如飢渴飲食、不可一日離、其視爲經固已久矣。往者嘗與曾文正公討論羣籍、公獨以謂子若莊

子、辭若離騷、集若文選、史若兩司馬氏、班氏、小學若許氏、典章若杜氏、馬氏、詩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韓氏、所謂曠代命世大才也。齊其書以配經典、誰曰不宜。今以功令之所頒若彼、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若此。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竊謂莊子以下十一書、宜因私家肄習、特爲崇異、立入學官、使列十三經後、以莊子次孟子、楚辭文選杜詩韓文次毛詩、史記漢書次尚書、通鑑次左氏、通典文獻通考次三禮、說文次爾雅、各降一等、命曰亞經。於以廣術輿徵翼贊聖業、非復謏聞曲學之私、將樂與海內知言君子一平其議也。又輯續古文辭類纂文四五百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曰、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繆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廣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挈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儷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敘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塗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所著有拙尊園叢稿六卷、輯古逸叢書二百卷、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先生承其鄉莫鄭諸老遺風、表章先賢、獎掖後進、皇皇然如不及。聲望益高、卓乎爲黔中祭酒。先生歿而西南耆儒盡矣。

又黎庶昌蒓齋事實　葉昌熾

黎蒓齋觀察名庶昌、貴州遵義縣人。黔中有莫鄭之學、觀察獨治古文、尤好談經濟家言。咸豐閒以諸生上書、釋褐、宰吾鄉青浦縣、循聲著聞。曾文正公以奇才薦。光緒中兩充出使日本大臣、宜都楊惺吾廣文守敬隨之東渡。廣文精於校勘、學問淵博。日本爲同文之國、楓山、金澤諸官庫、私家如松崎、狩谷藏書皆未散。値明治改革之初、彼都士夫不甚留意於古學、觀察遂於其時搜訪墜典、中朝所已佚者、好寫精雕、又得楊君助之、成古佚叢書如干種。影宋蜀大字本爾雅三卷、紹熙本穀梁傳十二卷、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元至正本易程傳六卷、繫辭精義二卷、舊鈔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一卷、集唐字老子注二卷、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莊子成玄英疏十卷、覆元本楚詞集注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影宋蜀大字本尚書釋音一卷、影舊鈔卷子殘本玉篇三卷半、廣韻覆宋本五卷、覆元泰定本五卷、覆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十一卷、文館詞林十三卷半、琱玉集二卷、影北宋本姓解三卷、覆永祿本韻鏡一卷、舊鈔卷子本

日本見在書目一卷、影宋本史畧六卷、影唐寫本漢書食貨志一卷、仿唐寫本急就篇一卷、覆麻沙本草堂詩箋四十卷、附外集一卷、補遺十卷、傳序碑銘一卷、目錄年譜詩話各二卷、影舊鈔卷子本碣石調幽蘭一卷、天台山記一卷、影宋太平寰宇記補闕五卷半、裒然巨帙、募勒精審、毫髮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紙、潔白如玉、墨如點漆、醉心悅目。旋節至滬、即以其板付江蘇官書局貯之、流通古籍、嘉惠後學、與敝帚自珍者異矣。潘文勤師時奉諱在里、聞之、嬰然曰蟲老眞豪傑之士哉。昌熾識公於都門、公方赴川東道任、同人設祖帳餞之、聞公談東游所見古籍、唐寫宋槧如數家珍、惜未能請閒詳問而疏錄之。

《碑傳集補》卷一九

王篠泉先生行狀　賀濤

先生諱用誥、字覲五、號篠泉、又號君言、深澤王氏。濤既表先生之父榕泉先生之墓、不復詳其世系。榕泉先生既篤遵程朱之學、先生繼之益邃以博。宋以來爲程朱學者苟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搜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於經尤寄易、陰陽、象數、義理諸家之說既皆探其奥窔、已乃屏棄之、比屬經辭、因類尋義、而消息於身心事物、以求安處。初成易備忘錄、續有讀易劄記。於書有禹貢考、洪範解。於禮有中庸說、禘祭考。於詩有詩鈔、自諸家釋訓以及羣經、子史、百氏與歷朝金石、苟涉於詩、皆鈔之。其論語經正錄、則繼先志而成之者、所采數百家、自爲義例、宏通深切、平生志學具見此書。此外復有雜著數十篇、皆扞正祛妄、無脣辭辟論。先生辨說雖多、一以躬行爲本。嘗欲推之於世、以驗所學、親老多疾、不欲遽出。以拔貢朝考得知縣、改主事、棄不就。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壹力養親。父久疾惡囂、屏居一室、家人趨走操作、皆噤無聲。不問家事、而時欲有所聞、閽不白、白所不欲聞、欲聞而白不時、則疾增劇。先生將順其閒、未嘗失指、他人皆莫喻其故。食無定時、饌無常品、必立具、不豫不需。先生廣蓄穀蔬、諸可食之屬、列四籠於庭、與妻躬褻子女助之、衆指並作、時不後先、而所羞適得所欲。嘗承志執勤、事皆此類、十餘年如一日。遇人接事、必誠必恕、所宜爲不以德怨辟就、持身以禮、動有法式。雖晏居無放言惰容。其淡定之志、敦篤堅苦之操、近世厲行之士殆無其比。濤從學時、先生年方及壯、志氣甚盛、讀書窮日夜、雖過勞咯血、不少休。憂世甚於憂家、憂學術之壞甚於憂世。言及輒欷歔太息。後十餘年、復見先生、與人言論及所述作、但別白是非而已、無憤嫉之色、激烈之辭。最後則唯言力不逮志、鄉所辨論皆空談也。退然若不能自與於學者。嗚呼、所學彌深、所志彌篤、則其心益下、而其氣益和以平。君子進學之功、固不易量哉。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四。妻賀氏、濤之姑也。子孝箴、貢生。孝銘、舉人。孝來、附生。女二、孫三。孝銘爲先生年譜、屬濤爲行狀。濤乃本所聞於先生者、爲之論曰、古之學者所以復性改過、自修其身也、而其說皆具於經。自師傳中絕、載籍闕脫、學者第能搜亡守殘、標摘其章句、稽覈其名數、已足當通經之目、而謂之儒林。取經所言而返而存省之、用以自檢者、則漢以後更數百千年未之聞也。有宋諸子生絕學之後、獨能尋墜經遺旨、隱參而顯證、勘獨而抑私、而力而踐之、兢兢焉唯恐幾微之不合。其於學以修身之義、庶乎近焉、而號爲通經之

士、乃承飛者儒林之說、譏其說經之書疏謬失、意抑何不忠之甚邪。門庭堂階習禮之地也、尊爵璋璧弓矢之屬、習禮之器也。吾既出入登降有節、洗爵授受有儀、履物視侯期不失銖矣、而乃與之度廣狹、絜長短、差大小輕重、以百工之事相詰難、雖學禮之君子、未嘗不講明其制、然較之工師之執以爲業日習其伎者、其離合疏密固當有殊也、而遽用是爲學禮之君子病、豈非語器而忘道與。嗚呼、與宋賢爲難者眾矣、以言心性爲無用、以求之事物爲支離、說皆偏淺不待辨。其謂說經疏謬者、緣逍訂誤、洵足匡宋賢之不逮矣、然推而論之、亦執工師之伎而嗤學禮之君子之類也、而遂欲陵駕宋賢、擯斥之以爲不足與於斯道、此不得不辨者也。世有知言君子、蓄德能文、欲表闡幽隱、撰次先生行事、孝銘所爲年譜既詳實可據、請更參以予小子之說、使通經之士不至徇末而遺本、而先生之學庶克顯於世乎。武強賀濤謹狀。

《碑傳集補》卷三八

吳興沈公子惇墓誌銘　王式通

清之季年、有以耆年碩德治法家言名於時、當變法之初、能融合古今中外之律、使定於一、而推行無礙、蔚爲一代不刊之盛典、則今世海內所推仰吳興沈公者是也。公諱家本、字子惇。祖諱鏡源、舉人、慶元縣學教諭、妣卜氏、宗氏、李氏。父諱麟書、妣俞氏。本生父諱丙瑩、進士、刑部郎中、貴州安順府知府、妣俞氏。安順公以忤時解官歸、公才弱冠、即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公之學律自是始。中本省同治四年補行辛酉、壬戌科舉人、回京供職、歷充直隸、陝西司主稿。時吳縣潘文勤爲尚書、公嘗爲同舍郎某擬稿進、文勤詑其不類平日所爲、詰之、某以實對。文勤歎曰、吾固知非沈君不辦此也。公之以律鳴於時、又自是始。成光緒九年癸未科進士、充奉天司正主稿、兼秋審處坐辦、律例館幫辦提調、協理提調、管理提調。在部十年、無日不以纂述爲事。十九年、簡放天津府知府。津俗故剽悍、有械鬭、前守持之嚴、風少斂。公履任、以寬大爲治、犂不逞之徒以爲可欺也、聚百人鬨於市。公飭役擒其魁四人戮之、無敢復犯者。望海樓者、法蘭西教堂也、以庚申毀於火、至是亟謀成、津人感念前釁、訛言繁興。又適有偵獲誘賣孩童人犯事、審律非迷藥不處死刑。公曰、是豈可以常例論乎。竟置之法、而民大安。於是又知公之用律能與時爲變通也。大吏才公、調保定府知府。北關外有某國教堂、甘軍過境毀之。公聞變、即偕清苑縣令馳往、多方撫慰、教士感公誠、但乞城中一地易之、而營路僅於外人之勢、遂派員查辦。於教士亦電告其留京主教、百端要索、勢張甚、卒償金五萬兩、且與以清河道舊署。猶不可、以郡廨東偏爲道署舊址、應畫歸教堂爲辭。將許之矣、公獨持府志斷斷辨、教士始無言而退。於是又知公於外交能守正不阿如此。拳匪之變、萌於山東、蔓延於畿輔。民初有私習者、公輒偵得其首要重懲之。俄而朝貴多爲所惑、卒不可遏。保定密邇京師、故受禍尤烈、英美教堂相繼被毀。公時已升通永道、擢山西按察使、未及行、而兩宮西狩、聯軍入保、大肆搜索。某教士銜公前爭郡廨之隙也、則誣公附和拳匪、百計中傷之、卒無左驗而難解。公遂馳赴西安行在。被命以三四品京堂用、授光祿寺卿、升刑部右侍郎、遷左侍郎。自嘉道以來、各國互市、開拓及於內地、傳教、訂諸約章、民教齟齬、日遠

而益多。方其起釁之初、大抵瑣物細故、州縣吏率不解各國法律、往往坐失機會、釀成巨案、而莫可收束。而中外用律輕重懸殊、民益不能堪、惡官長之蔑視已也、則惟有遷怒於外人。庚子之變、萬口同聲者、此其癥結之所在耳。公嘗私憂、以謂欲使民教相安、當令官吏普知法律。然中律不變、而欲收回領事審判權、亦終不可得。會二十七年兩宫回鑾、變法議起、令大總統袁公薦公於朝、設脩訂法律館、命公與伍公廷芳總其事。公於是先譯東西各國現行法、每一卷成、必考其沿革、審其輕重、三復而後已。又請先廢凌遲、梟首、戮屍及緣坐、刺字等刑、又別設法律學堂、畢業者近千人、一時稱盛。補大理正卿、旋改法部右侍郎、仍兼脩律事。三十三年、專充修訂法律大臣。宣統二年、兼充資政院副總裁、仍日與館員商訂諸法草案、先後告成、未嘗以事棄自解。蓋公生平之學之志、至是乃大發攄矣。公雖終其身於法律之學、然於他書無所不讀。其自著已刊者、刺字集二卷、歷代刑官考二卷、寄簃文存八卷又二編二卷。未刊者、歷代刑法考三十八卷、漢律摭遺二十二卷、明大誥竣令考一卷、明律目箋三卷、律例偶箋三卷、駁稿彙存一卷、雪堂公牘一卷、奏讞彙存一卷、壓線編一卷、學斷錄一卷、文字獄一卷、刑案匯覽三編一百卷、讀律校勘記五卷、秋讞須知十卷、日南讀書記十八卷、說文引經異同二十五卷又附錄一卷、史記瑣言三卷、漢書瑣言六卷、後漢書瑣言三卷、續漢書志瑣言一卷、三國志瑣言四卷、三國志校勘記七卷、漢書侯國郡縣表一卷、李善文選注引書目六卷、古今官名異同考一卷、枕碧樓偶存稿八卷、日南隨筆八卷、沈碧樓詩稿六卷①、古書目三編共八卷。此外又有周官書名考古一卷、借書記一卷、奇姓彙編一卷、金井雜志一卷、寄簃文存三編一卷、皆未成書。其零篇斷楮、有待彙集者尚盈篋也、非所謂博學多識者耶。三年十二月、共和詔下、乃引疾不出。以民國二年六月九日薨於京師、距生於道光庚子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四。原聘郭氏、未娶殉髮匪之難、繼配陳氏、先公卒。子四、長承煥、分省鹽大使、先卒。次承熙、舉人、內務部僉事、出嗣公兄子佳公。次承烈、附生、英國留學畢業、財政部署僉事。次承煌、司法部署主事、出嗣公弟子祥公。女二、長適教育部總長汪大燮、次適前度支部員外郎徐士鍾。孫四人、仁垓、仁堪、仁培、仁堅。女孫二人。將以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葬於渡善橋之原。式通嘗從公問律、受知最深、曷敢不銘。銘曰、

五刑之屬、厥有三千。仍世損益、大體不愆。瀛海既通、遠人來萃。
主客互淆、如蜩如沸。窮則必變、窒則思通。誰其尸之、翼翼沈公。
首除殘酷、與民更始。仁風扇和、吉祥止止。孰是孰非、何去何從。
較及毫釐、偕之大同。亦有譏排、徇時蔑古。浩然不顧、羣疑消阻。
公學大成、匪惟明刑。掩彼眾藝、培茲盛名。公功在世、論久益定。
刻辭貞石、以訊無竟。

（《碑傳集補》卷六）

王瘦丹別傳　吳涑

君諱錫祺、字壽萱、晚號瘦丹、淮安清河人、僑居山陽。王氏故素封、其先世多耑於壽、瘦丹乃垂六十。顧中道破家、客死、悲夫。君天資開敏、喜度曲、尤淫於書、工辭章、屢以詩賦冠其曹。一日有以詩眎者、君方樗蒱、口哦小史、次韻答之、斐然可觀。嘗編輯山經地志、爲輿地叢鈔、分類別部、一續再續、都百十萬言。又別采

前人未刊著述印行之、統曰小方壺齋叢書、海內識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壺。小方壺之名、與知不足齋、粤雅堂埒。其中最關文獻、有阮吾山先生茶餘客話、足本顧秋碧先生補後漢書藝文志、丁儉卿先生山陽詩徵。君又續編山陽詩徵、視正編尤夥。其他單詞片帙、罔不爬搜。昔人謂刊槧遺書、比之掩骼埋胔、君殆無愧云。鉛板始盛行、君所編以聚珍鉛板印之、後又鑄鉛爲板、印鉛故以油墨、不適於藏、且行狹字細、讀者病之。余偶以爲言、君謂木刻將供炊爨耳、鉛猶可易貲。鉛費重、而量鉅、使如鮑氏、伍氏書之行寬字大、則板無庋閣處。未幾、君竟以鉛板質諸質庫、今尚存。當時君不以木者、果幸而出於鉛、猶得存什一於千百也。君磊落自憙、不事生產、雖身爲家督、不自省察、故家毀而責無一償、守令持之急、久乃稍解。君脫身走滬瀆、旋至江寧、分纂省志、嘗徵君又不能自克、已置孥泰縣、妻家復游滬。目眚、且病瘍、益無聊賴、轉徙而歿於泰縣。所著詩文凡若干卷。

吳涑曰、瘦舟以刑曹觀政京國、上書宰相、一時意氣詎不壯哉。居常欲以科目致身、秋賦江南、第三場對策口講指畫、窮源竟委、聽者愕眙。君益神王、出闈飲秦淮酒家、不衫不履、旁若無人。酒酣高唱、曲中老伶環跽起居君、乃浮大白、掉臂踼月而去。觀者以爲神仙中人、孰意其老而窮、窮而死耶。君所編述具在、可以自傳、余僅略疏其身世、以眎知君者焉。

《碑傳集補》卷五三

禮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曾祖諱宗器、誥贈光祿大夫。妣羅氏、誥贈一品夫人。

祖諱振西、誥贈光祿大夫。妣于氏、誥贈一品夫人。

父諱鏡湖、誥贈光祿大夫。妣黃氏、誥封一品夫人。

公諱亨嘉、字燮鈞、一字鐵君。福建侯官人。八九歲讀春秋左氏傳、至齊、楚、秦、晉各大國交兵處、即抉其山川地望、戲畫爲圖。十餘歲讀史記、亦如之。未冠、以縣學生舉於鄉、歲在同治乙丑。自是困禮部試幾二十年、用以肆力於學。閩浙總督左公宗棠創正誼書院、課舉貢爲詩賦、四子書文。福建巡撫王公凱泰創致用堂、課經義治事。公試冠其曹、十常六七。光緒癸未、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已用大挑知縣、分發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會有王樹汶京控之獄、公先在東河總督梅公啟照、河南巡撫李公鶴年幕中、獄已定讞、二公命公覆訊。公白、疑有冤、爭不能得。獄平反、二公奉嚴旨褫職、連承審官數人。公自理於都察院、獨免吏議。遂復與禮部試也。丙戌、授編修、命提督湖南學政。試一府治經古場、分經史、小學、輿地、掌故、兵謀、算術、詞賦二三十門、發題百數十道。治經者分習各經、又分今古文、若詩齊、魯、韓、尚書歐陽、夏侯、伏、馬、鄭諸家也。一府治試二三十日、日坐堂皇、傳餐不入內。夜閱卷、往往達曙。名第上下、既臚次排比、猶斟酌一二字句分寸短長、數移置之、不使小有顛倒委屈。鄉試號舍屢萬有奇、應試者萬七八千人。學使

者錄取遺才、府縣學生當十擯其三、太學生當十擯其四。公去取尤兢兢較毫釐矣。校士錄出、士林爭購、以爲命題閎博、卽得未曾有也。癸巳典試廣西、充正考官、復按遺卷、拔取以十數。辛丑提督浙江學政、時方改四書義、策論試士、以淹貫有特識爲主、其能發揮新學者、薦舉經濟特科、及沓送京師大學堂爲師範生。在湖南、倡捐廉俸增益校經堂肄業名額。杭州舊有藏書樓、亂後書無一存、新而大之、購書七萬卷、刊定士民借閱規條。綜公生平校文如赴飢渴、愛士如護性命、愼黜落如決獄之恐失入。學問喜博大而惡苛碎。其遊覽山水、評品書畫亦然。將之湖南、以書抵衍、極道洞庭衡嶽天下偉觀、江、胡、曾、左手興偉人、必有人士文章繼起者夸示之、以要其往。桂林陽朔山水、昔人稱奇。公以爲細碎、不足喜。喜司馬氏通鑑、首以教人、謂明季國朝諸儒若黃氏宗羲、王氏夫之、顧氏炎武、胡氏渭、顧氏祖禹、顧氏棟高所著書皆裨實用。爲文章開朗詳盡、不屑屑爲含蓄吞吐以取姿態。嘗作張文達公之萬神道碑、中述豫軍戰事數千言、覈實地形、以究東西捻就殲之勢、見者皆以爲非公莫爲也。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升授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侍講、升授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學政回京、奉旨著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調補禮部左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公之爲總監督也、大學堂初立、乃闢講堂、學舍、操場、廣生徒至五百人。時耳食東西國學制者、方謂講席當撤去講師、當爲屬吏、公不謂然、走書幣四方、禮聘儒宿、或請至四五不倦。雅護學生、而譎厥肆慢者必繩之。立朝二十餘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或感觸時事、持論峻切、聞者色變。故舊親戚宦遊京師四方者、不能爲關說函薦、故不喜者多。近歲改官制、貳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公貳禮部、核議顏、黃、王三儒從祀文廟奏、設禮學館、草創規模、有所異同、辯論斷斷、至面發赤不止。戊申歸里、議遵奏案設存古學堂、手訂章程數十紙。當道任籌款興辦有日、公入都、有梗其事者、遂中止。公憂舊學自此淪亡、常以爲慽。癖嗜書畫、收藏多國朝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禩、非來歷眞確者不敢有也。然數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少孤、無昆弟。官京師、湖南、浙江、皆奉太夫人偕行、無間溫凊。戊戌命出使朝鮮、以親老疏辭。庚子、兩宮西行、太夫人年已九十、不能棄奔行在所、疏陳引咎、兩宮優許之。丁未八月、太夫人享壽期頤、兩宮均錫匾額及建坊銀兩。其明年二月、丁太夫人憂。十月、歸葬。服闋、仍直南書房。體素厚重、冬春多痰、以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無疾痰湧遽薨。生於道光丁未、享年六十有四。事聞、奉上諭、前禮部左侍郎張亨嘉由翰林入直南書房、迭掌文衡、游升卿貳、學問優裕、

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張如亶著以主事用。欽此。娶閩縣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長子如忭，早卒。次即如亶，妾鄭氏出。孫戩，如忭出。公薨數月，奉旨給予二品廕生。公官卿貳，例得史館立傳。衍兄事公四十年，知最詳，謹具歷官行事狀，上之禮學館纂修。學部主事陳衍謹狀。

陳衍撰　《石遺室文集》卷二

賀先生行狀

曾祖諱鋆琛，嘉慶己卯進士，官至江寧督糧同知，贈中憲大夫。

妣氏李，贈恭人。

祖諱式周，道光壬辰庚子副貢，選瀘州州判，以親老不赴任，贈

朝議大夫。妣氏常氏、楊，贈恭人。

父名錫璜，同治甲子舉人，以故城訓導致仕，封中憲大夫。妣、繼

妣皆氏陳，贈封皆恭人。

先生諱濤，字松坡，姓賀氏。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樂間遷直隸之武強，居段家莊，爲武強人。三世祖諱成家，隆慶間移居北代，至先生之父，以訓導入官故城，不去，復移居鄭家口。先生生於北代，卒於鄭家口。中歲教學、宦遊四方，歸鄭家口甫餘二年，卒即葬焉，故今爲故城人。賀氏望族，其藏書名甲畿南。高曾以來，仍世有文，至先生益厲，時獨出，卒然躋宋明作者而上，浚漢唐，直與古之通文接響欬。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縣院試皆第一。同治庚午舉於鄉。先生有弟曰芷村先生，諱沅，與先生同榜鄉舉。及光緒丙戌會試，又兄弟同榜成進士，學者傳以爲榮。先是，先生以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改官大名教諭，未及殿試，學使按試至大名，先歸。芷村先生選翰林院庶吉士，而先生以次科補試，用主事，分刑部。先生幼即穎異，在塾不喜與羣兒弄，嘗獨坐默有所思，體素羸，氣不能載其聲，至廢誦讀，而所悟入皆古人爲學次第及所由徑涂，其於文事，蓋有天授。嘗爲反離騷，桐城吳先生爲深州，一見奇之，登諸門牆，授以歷代所傳斯文之緒。及武昌張先生北來，都講保定蓮池書院，復引而進之。張先生、吳先生得之，喜爲至寶也。時吳先生方爲冀州，言之上官，移先生官自大名教諭，調署冀州學正，都講

信都書院。先生乃益以研稽文蓺爲事。進則證所得於兩先生、遂者書問近者面質、退則與諸生講說、反復辨駁、孜孜不已、雜以笑謔、大暢厥旨。至張先生南歸、吳先生接都蓮池、每有所作、猶書寄先生、與爲是正。嘗一日燕集於蓮池、吳先生詔讓先生於吾文少所違反、乃不若范肯堂。范肯堂者、通州人、諱當世、嘗客吳先生所張先生門下第一能文之弟子也。先生從容答之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衡嘗序吳先生所著深州風土記、吳先生與先生書有所商定、先生答書曰、某未見先生之書、先見湘帆所爲敘、湘帆爲敘時、亦未見先生之書。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吾二人之知先生、視三子爲如何。先生語言妙天下、如此、然雅趣不爲滑稽、濫說、聞者解頤、而事理的破、昭晰無疑、尤妙於說書。嘗爲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間以譬況、俾古人之聲音笑貌、淩厲紙上、汲引學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親與古人晤對唯諾一室之中。烏乎、此吾國歷代相傳斯文之緒、緜緜繩繩、以至於今、而非他國所能有者也。自東西海國文字風靡一世、吾國文不絕如綫、而張、吳兩先生先後即世、斯文之傳、唯先生獨任其重。三十年前、先生即嘗舉新學以詔學子矣。又愛西儒學說說理宏深、病吾譯者蹇於辭、不能達其誼恉、整齊要刪、成一家言。其時學者蔽所不見、不知先生所著者云何、羣以其說爲怪。及今新說大行、則又迂謬先生、即從先生久故如衡者、亦以先生兢兢保守其文爲不達。夫文非先生之文、乃五千年以來歷代相傳、緜緜繩繩、以至於今者也。律以優劣勝敗之例、吾國文嘗推行於各國。今各國之習學者、爲不少矣。而我乃自棄置之、甚者且欲滅絕之、刖制省筆字以代之。姑無論省筆字之不可通行、而吾國五千年相傳舊有之文字、先自滅絕、亡國之故事、必其國之語言先亡。文字者、語言之尤精者也。文字亡、其國尚能存乎。此有識者所同知、而先生生平所深曠私計、思欲得所藉手而挽救之者也。先生都講吾冀凡十有八年、以官辭不得去、以目疾辭不得去。既去吾冀、乃漫游京師、保定、迭主長沙陳伯平中丞、天津徐鞠仁太保。今大總統項城袁公督直隸時、於保定立文學館、延先生主其事。先是、已有存古學堂之議、鄉曲老儒、頷手稱慶、在勢諸君子、亦以爲非是則中學將亡。先生獨以謂中學以文章爲主、學文與他學不同、或窮年佔畢、不見其進、而一旦驟長、或執卷研索、不得其解、而觸物旁通、若拘於學堂定例、限之歲月、而責以課程、則所謂古者名存而實亡矣。至是袁公手書屬先生、毋除去學堂科目、一任先生之所爲、又致書毛實君方伯、代通殷勤、且曰、若實君不至、則此館無庸虛設。先生乃起而任事、高縣其格、厚與之餼、人無定額、業有專攻、凡所招致、皆一時知名之士。南皮張宗瑛獻羣、深州武錫珏合之、首至、衡以不才、亦廁其間、且言冀縣陳嘉謨獻廷、深縣侯際辰亞武、而齊強齋、文煥蔚卿、武邑吳之沆迂農、王汝楫仲航、絡繹具來、有栗如桐棻齋者、時方肄業保定高等學校、既卒業試第一、亦棄其所學、來學先生。則大喜曰、吾道爲不孤矣。日取所謂五千年相傳不失、吾國高於各國之文、爲諸生說之、不異前在冀時。其後來學者益多、嫉者乃妒娼忌克、百計傾之。未幾袁公去直隸、而先生亦辭館歸、自是俗游不復出矣。先生於學無所不究、悉以文馭之。故所得獨精、雖專門其學者、不能逮。嘗爲天文之學、馭以綴日新說、而月行星軌道之膠轕、悉除、又剸得割圜曲線之要、向所謂視象氣差測之悉準。嘗爲輿地之學、馭以今行省州縣、依



所畫疆界，犬牙鉤錯，翦裁之，分為無數小圖，而合之為一，其界畫纖細，僅如牛毛。比每與學者說古人之文，輒取所為圖布列几上，視數千百年以前戰爭割裂之壤地，杈枒鉤棘，瞭如掌文。蓋文為諸學之機緘，不能文而泛言攷證，皆糟魄也；不能文而侈談事功，皆瓦礫也；不能文而高語性命，皆朽腐也。顧諸學以文為機緘，而為文要自有道。自孔子次春秋，以制誼法，即易之所謂言有敘；誼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古人之渾言其理，而於命意遣辭何以為有物，安章宅句何以為有敘，固未之詳也。先生嘗自言其於文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評點。評點之學，創自明歸熙甫氏，至方望奚、劉海峰、姚姬傳氏，下逮張、吳兩先生，承用其說，為之益多，用以發古人不傳之祕，而為後之學文者別啟一途轍，譬若新學之有儀器標本，於無可指示之常，能為之圖形指示，俾學者一目了然，用至便，法至善也。衡侍杖屨，從先生日有事於評點，丹墨斑駁，圖錄採雜，無識者方目笑之，不知古人所謂盛事大業，其精神悉寄於是也。先生嘗曰：吾生平無過人之才，唯不敢學於無用，或思越所學，擾精神而廢時日。蓋先生之學，唯專乃精，異先生任歷代斯文之緒，每語及先生，輒孫謝以為專門之學也。先生內行純篤，於昆弟始終無違言，事父母尤能得其歡心，視世事漠無足介其意者，其所介意，世又不及知。既任歷代斯文之重，異學桀橫嚌不得施，有文二百篇，寫定在紙，傳之其人，以俟聖人，以質百世，配交河蘇氏，生子三人，長葆初，先卒，次葆眞，世其家學，次葆良。孫五人，孫女二。享年六十有四。先生之沒，實惟中華民國元年五月一日。葆眞來請紀，衡從先生問學幾二十年，竊有見於緜緜繩繩吾國五千年相傳不失之緒，至重且大，系之先生，先生沒，吾國老師大儒無在矣。謹據葆眞所述，參以聞見，稍加論次，待賢人君子采擇，上付史館甄錄。門人趙衡謹狀。

趙衡撰《賀先生文集》附錄

賀先生墓表

天津徐世昌撰

昔孔子嘗稱天之不喪斯文，不言道而言文，文之重於聖人久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所謂言，亦文也。孔孟之道於何見之？見之於其文爾。太史公曰：孔子既殁五百年，余小子何敢讓焉。亦自負其文也。魏晉以降，詞窳氣薾，無復三代之遺意，故其治亦卑陋無可言。文之繫於世運如此。退之倔起，約六經之旨而為文，於以起八代之衰，而朱子以先文後道少之，於是文與道乃析而為二。姚姬傳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不可偏廢，持論最平，然姬傳固文章家也。曾文正公私淑姚氏，而道德、事功彪炳一代，議者莫敢非之。曾公論道與文之輕重，亦若未敢斷言者，要其意所自得，則以文事為歸。夫道所以濟萬世，文之不足與抗明矣。然而聖賢精微之蘊，實寄之乎其文，文之不知，道於何有？是故體道之淺深，壹視其所得於文者以為斷，而文字以外，固無道之可言。由是言之，文固未可輕，而抑文而尊道者，未必其果有得也。桐城吳摯甫先生之設教也，舉經世軌物之略，悉推本於文章，其說曰：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未有離文而可以言道，離道而可以言治者。千古以來之學術，一以文章之義裁之，醇駁高下，犁然不紊。舉而措之，粲如也，可謂極斯文之大觀也已。繼吳先生而起，壹守師說，不少變，而表章闡揚之不遺餘力者，則武強賀先生也。先生諱濤，字松坡，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武強之段家莊，移居北代，世以文學有聲於時。曾祖雲舉，進士，江寧督糧同知；祖式周，四川瀘州州判；父錫璜，舉人，故城訓導，有惠政，故城人愛之不忍去，因移家故城之鄭家口居焉。先生幼嗜學，羣兒嬉戲，獨默坐冥思，若有所寤。年十六，應學使試，冠其曹，與弟沅並舉於鄉，考取國子監學

正學錄、改官大名教諭、又並成進士。以學使按郡至大名、不及殿試而歸、而弟沅以翰林散館改福建知縣。吳先生爲深州、得先生文奇之、召至門下、授以所學、又通之武昌張先生。張先生得之狂喜、復書曰、此瑰寶也、北游得此、吾道爲不孤矣。及吳先生爲冀州、以先生主講信都書院、因格於官例、不得往、請之大府、自大名調署冀州學正、大名學者遮留不可得、卒赴冀州。己丑殿試、授刑部主事、且之官、冀人留之百端、不聽去、仍兼講席。其後得目疾失明、屢辭、終不聽去。凡主冀州講席十有八年。吳先生主蓮池書院、且辭去、會今大總統袁公來督直隸、留之甚切。吳先生舉先生自代、曰、有賀君在、斯文一脈之傳、可以不絶、某去猶不去也。既而袁公因蓮池舊址、剏文學館於保定、延先生主之。先生以爲文章者、諸學之機緘、自周孔以降、若左邱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未嘗一日不致其思而誦於口、通微合莫、深得前人著書之意、若躬處其間、而與之相唯諾也。其詔學者、必以文字爲入德之門、亦以此要其歸、不惟發明其理而已。安章宅句之法、必深擘而詳說之、以爲義法明、而古人之精神乃可見、得其精神、而道術乃可深造也。新學既興、舉國囂然、少年銳進之士、詆毀舊學、專欲摧滅之而後快、而一二老師宿儒方汲汲以存古爲務。先生博覽譯書、饜飫西儒之學說、深以時論過激爲慮、又以爲古學非可以空言保也、嘗著論力矯時弊、而以文章爲學問之原、兢兢自守不變。袁公之剏文學館也、以爲國粹之端在是、而其事當一屬之先生、手書告僚屬毋設科目、一聽先生所爲。且曰、若賀君不至、則此館毋虛設。先生感其意、强起應之。館成、所致皆一時知名士、趙衡、張宗瑛、武錫珏、翟相繼至、潛心所業、不顧流俗誹議、學以大進。未幾、宗瑛嘔血死、趙衡以病、錫珏以他事先後去。先生以俗論難變、人才蕭條、亦慨然倦遊矣。余在京師、嘗延先生而館之、議輔學者請於大府、備禮以聘先生、先生不出。民國紀元五月、卒於家、年六十四。以其月葬於故城尹里之阡。夫人蘇氏、封恭人。子葆初先卒、葆真、葆良。先生自幼至老、卷册不去手、舟車行旅未嘗少廢。既失明、日令學者誦說中外群籍而爲之講貫、譯書新出、無不究覽。所評騭古書及所爲文、亦於失明後爲多。有文集四卷、尺牘若干卷行世。其學雖以文爲主、然綜貫中外政學、而得其通。嘗曰、學無古今、無中外、唯其是爾。其言政亦然。所著文考論時政之源流得失、務引西國新學、新理以濬發吾民之智識、憂深思遠、讀其書、知其讜議閎通、迥非拘墟泥古者之爲也。而從先生遊者亦多開敏英儁、能以材略自見於當世。嗟乎、古者以爲經緯天地謂之文、自體國謀治以下逮於民彝物則之繁、何一不賴於文者。而流俗不察、輒以文學爲詬病、於是相率蕩然、蠹安於不學而自恣、天下之紀綱法度遂一壞而無復留餘、謂非變端之大可痛者乎。昌明先生之學、以詔來者、不惟吾道之爲、亦所以矯世也。

徐世昌撰　《賀先生文集》附錄



賀濤傳

賀濤字松坡、武强人。父錫璜、字獻生、號古漁、同治三年舉人、以候選知縣、官故城訓導。孝友敦謹、有學行。歲饑、出粟賑鄉里、創醵金法、倡修歷亭書院。嘗表章鄉邦文獻、在武强訪劉謙遺書、在故城建明代馬中錫祠、印行賈氏叢書及明儒學案、爲振起人才之首務。既解組歸故城、人愛留之、錫璜亦不忍舍去、遂移家於故城之鄭鎮。年八十九卒。濤少承家學、與弟沅以文字相砥礪、同治九年、同舉於鄉、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改官大名縣教諭。光緒十二年、又同成進士、以學使案郡至大名、不及殿試而歸。桐城吳汝綸知冀州、邀之主講信都書院、因調署冀州學正。十五年殿試、以主事分刑部、仍兼冀州講席凡十有八年。既以目疾歸、漫游京師、保定、中丞陳啟泰、太保徐世昌爭延主其家。大總統袁公督直隸時、創文學館於保定、屬意於濤。曰、濤不至則館可廢也。再三强之、始應。未幾、濤以疾去、而館卒廢、如其言。初、汝綸倡爲桐城古文之學、其牧深州時、見濤所爲反離騷、大奇之、遂盡授以所學。及武昌張裕釗北來、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汝綸復使往受學於裕釗。裕釗歎曰、北游得松坡、不負此行矣。濤之爲學、以文章爲諸學之機緘、讀古人書、必擧求其文字。既從吳張兩家學、益摶精於古人之文、自周孔以降、若左丘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心維而口誦之、通微合漠、盡得古人著書之意。於姚氏曾氏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之說、尤必以詞章爲貫澈始終、而兢兢於歸方姚吳數大家之評識、日與學者討論義法、不厭不倦。又大聚古人之書有所編輯、以爲文章大觀、而補姚氏類纂、曾氏雜鈔所未備。嘗答友人論文書云、辱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則文有質幹、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爲事。子之言誠當矣、雖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濤所聞、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此者。缺唇壁鼻、曲脊跛足、枝於指而癭於項、固不良於用、不美於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者擧皆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爲人者皆然也。然而闊隘伉爽魁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泄於面顏不能自閉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爲也。執子之說以爲文、誠具其形、且可適於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古之論文者以氣爲主、桐城姚氏創爲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爲文以聲調爲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竅、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强揆而得也。治金以爲鐘、斲桐以爲琴、截竹以爲管、依古譜而奏之、伶人樂工蓋可學而能矣。至於感陰陽、動萬物、而辨治理之盛衰、則伶倫夔曠之外、蓋無幾人、以其神解妙會、無法之可傳、不能據成迹以求之也。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薰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纂排、章摹而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子且謂多讀書曉世務、不求文而文自工、何其言之易乎。三代之後、文莫盛西漢、而韓退之所稱道者、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而已。賈生之洞澈今古、鼂錯之綜覈事

物、董仲舒、匡衡、劉歆之通明經術、其才學蓋不下數子、其文亦且非後世所敢望、而退之獨未嘗道焉、亦卒不能與數子並其離合深淺出入之故、當有別之於微者、而顧可易視之乎。予嘗有志於斯世、欲樹功名以自見、以予之學、行予之志、其庶幾矣。若舍其所志、降心而學文、則請無易視茲事、而忽鄙人之所言。濤既精於為文、以謂國之積衰由於人才之消歇、欲起而振之、必有賴於文學。而又深喜西儒學說、欲以彼國之法匡我之所不逮、乃作國勢篇、推世界進化之理、以啟吾國改革之基。及新學大興、舉國若狂、詆毀中國文字、必欲盡滅絕之而後快。時汝綸之子闓生方游學日本、乃為書以勖之曰：去秋讀惠書、承知游覽東國、欲偏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盛甚盛。後又得所為論說數首、文辭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濤則以為得力於古者愈深、新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為慶幸。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為世所詬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藝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智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何也。朝廷既倡道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遽廢、埶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考故事、幕賓之讀律法、俗儒采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於文字之閒。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聞世而一遇。今乃以胥吏之故事、幕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當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遞承迭嬗、流衍於數千年之閒、幾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夫西國之學、今勝於古、學者皆用見行文字、數十年前、好古之士乃兼習臘丁、今則學者皆習臘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及埃及、而於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愛重。新學日益興、好古日益甚、彼豈侈為淹博、視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所掇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載、遞推旁觸而得之、故紬繹之而不能窮其蘊也。今中國之學百不逮古、而於古人之書反淡漠遇之、聽其廢墜而不為之所、豈不大可悲乎。吾師逆知其將然也、故於士狃舊習時、輒以新學啟迪後進。既知變矣、則又急起而持之、以防中學之廢。大賢閔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急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向無他說之奪所守、而能與於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汲焉惟新是謀、其於舊業雖欲不為胥吏幕賓俗儒所為、不可得也。閎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為已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焉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奧竅乃得而窺尋。既藉彼以擴充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愈顯、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章。此吾學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於故習者比也。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尚友百世、采風異域、兼收博儲、使出一冶、固無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今日觀之、已為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之說進者、歷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為言、自顧衰廢、難與有為、然猶不敢自外、故私撰其說以進質耳、非謂足下之事業尚待他人之敦勉也。濤論時事、憂喜其大者遠者、不隨俗為轉移。其訓世必以博通世務為有用之才、深以取近名、謀小利為大戒。一方一時之事、不為喜戚也。自幼至老、卷册不去手、舟車旅館之中、人事叢雜之際、不使一涸所學。既病目失明、講學不少輟、日令學者誦說中外羣籍、為之解說、未嘗厭倦。所評騭古書及所為文章、亦得目疾



後所爲爲多。濤雖以詞章爲學、然於羣經尤覩其通。每誦前人於學無所不宋、亦無所不掃之說。於易書則手錄諸家說、積成巨帙。儀禮、周官、講之尤精、宮室、車服之圖、登降拜跪之節、與後生解說、一若身與其事而周旋之者。以爲儀禮非聖人不能行、亦非聖人不能言、故編次古今大文、而首儀禮、實以古聖自著之書、傳之近世無僞託者、僅此。又謂左氏非解春秋之書、太史公固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同稱。取經文而釋其例、蓋漢劉歆所爲、後人誤入之傳耳、不得與公羊、穀梁比。爲說甚具。又爲天算與地之學、於天象凡割圜曲綫諸新理新術、皆錄其要而會通之。行星軌道遠邇觀象以求其密合、輒因圖而悟其理。與地爲讀史關鍵、乃探原禹貢水經下宋歷代地志、於顧氏祖禹諸人所言形勝、李氏兆洛諸人所爲考證近世江防海防、中外疆界險要、尤深致意。自州縣山川、方域以至大地渾圓、皆爲之圖。精書工繪、纖細如毛髮。別以五色、依其犬牙鉤綰、裁翦之、使行省自爲圖、可分合。與學者說太史氏、班氏之書、輒取所圖上溯周漢、以謂沿革明而文章乃可讀也。嘗曰、吾無過人之才、惟不敢爲無益之學、擾其神明而費時日。爲人爲學、尤宜善養其氣象、使淵然邈然爲不可測。宋程氏每求古人之氣象、可謂善學矣。濤有至性、事父母能承順其意於無形、尤以敎勵學行、不辱其身而成名於後世爲敬親之大者。兄弟怡怡、家庭無間言。講學四方、在冀州爲最久、冀人傳其學者亦獨多。論者謂濤擘精典籍、若鑄生命、沈潛專到、突過時流。其文章導源盛漢、氾濫周秦諸子、唐以後不屑也。其規橅濬域、一仿姚、曾、張、吳諸家、而矜練生拗、意境自成、獨樹一宗、不蹈襲前輩蹊徑、而亦不爲前輩所掩。蓋繼吳汝綸後卓然爲一大家、非儕人所能及也。民國元年五月一日卒、年六十有四。

《賀先生文集》附錄

吏部侍郎張公傳 代

公諱仁黼、字劭予、姓張氏、河南固始人。好學、有濟世之略、而以宋儒義理之說爲歸。自入翰林、平進至卿貳、所歷皆能攄所蓄、以行其志。變法令下、改刑部爲法部、而推其聽斷之權歸之大理院。公旣掌大理、又貳法部、部院事所當分合析之、使各協於理、執參中外之制而揆其宜。即所已行而圖其究竟、舉要挈綱、慮及纖悉、所定規則多出公手。而於修改法律、尤兢兢以爲法之所在、內治外交繫焉。偏而失中、動多阻格、又安得強爲去取、斷以己意而急遽行之而不顧乎。在兵部、吏部、滌垢櫛紛、賫厲奮職、吏胥失其權。凡言天下得失、必本於所學、以求事理之中、而不苟爲異同。嘗劾崇厚與俄羅斯定界之罪、請斬之以謝天下。甲午朝鮮之役、封事十餘上。俄與日本戰於遼東、陳所以應待之策、書皆留中。而數召對、使盡所欲言、多見聽從。庚子議和後、列強所索償於我者費無所出、於是有丁口稅之議。公面陳其不可、其事乃寢。公旣爲顯皇后及德宗所知、以大理院卿特詔與王大臣會議要政於朗潤園、所陳說能悚衆聽、其論憲政及其推施之序、條分理順、燦然秩然、憲政館博稽精覈、日從事於編纂、久而後決者莫能外也。公之學切於爲己、不標講學之名、而嘗以所自律者敎人。直上書房十五年、貴胄循循矩矱、聽講授如諸生。嘗時肄業太學者率資名、六堂及南學以取旣稟而無敎學之可言。公爲司業、嚴爲甄錄、課以實功、學者委心承敎、宿弊以除。視學湖北、訓士尤勤、屏除故習、勉以返躬之學、而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爲始學之基。諸生有善行或不謹、輒譜記之而據以勸懲。即舊有之經心書院而拓其規模、廣置書

籍、為延名師、或親往講解、由是學者靡然景從、士風大變。其校文亦以所學衡之。典試江西、四川、號稱得士。家居時出所藏書九千餘卷與縣令謀建詁經精舍、與邑中子弟羣求經史及政法、詞章之說、窮日夜不倦。其後朝廷創立學校、郡縣罔知所措、而固始獨先舉行者、以公倡之於前、而邑人智識於學所當務、已能通澈而無障塞也。其在京師、亦樂延接士類、凡所薦達、皆樸學有用之才。公既以所學自効於時、而內行彌篤、其孝尤為士大夫所稱。咸豐間、粤寇圍縣城、公年甫十歲、父外出、而王母病。公左右侍奉如成人。圍解、出入危險、為求甘旨藥餌、人嗟異之。官京師、自給如寒素、不足或益以稱貸、而歲時必致親所須及所好之物於家。衣服則又必己所審視、而夫人手製者。父卒後、母年益高、數請告歸。後夢母病、遂移疾不出。母沒、以毀致疾、未幾亦卒、時宣統元年某月日。也。公在家閉居一室、左右圖史、歌嘯終日、蕭然若無意於當世者。及直所當為、則勇往無避忌、或出所有以益其資。新政既頒、且革且興、皆主迭起、尤竭力殫財為之。人或勸其少息、曰吾學固如是。在朝在野、一也。著有僩菴文集若干卷。某在翰林、與公以道義相規勸。署兵部尚書、而公為侍郎、與相諮議、備聞公為學要旨、經國遠猷。公卒後、公子瑋游學英國、以書及事狀來乞不朽公於無窮。因述所素得於公者為之傳。論曰、道咸之際、唐確慎公、倭文端公、曾文正公、吳竹如侍郎倡性命之學於京師、誠摯篤切、各有孤詣、為朝士所宗仰、而曾公遂以所學蔚為風俗、用挽世運。諸公既沒、數十年間、士大夫漸不以學問為事。變法後相與詬攻政治、繁徵遠引、立見施行。其學乃益歸實用。然稍騖於功利、去向時誠篤之風彌以遠矣。公奮發振厲、不後時賢、而獨以為己之學持之、不敢張皇自前、致涉虛誕、使得竟其志所成就、當更盛美而無瑕類。而公遽卒。某忝竊高位、輒思與羣才馳騁以自表見於維新之世、而不知非其任。公長往矣、誰復指摘我而糾正之者。故公之沒、余悲之獨深、而於公嘗所稱誦、懍懍焉不敢一日忘也。

賀濤撰　《賀先生文集》卷四

孟宜堂先生墓表

先生姓孟氏、諱憲春、字端甫、宜堂其號也。直隸永年人。永年為廣平附郭縣、於滹沱漳滏間諸郡邑號稱文明、士務進取、科甲仕宦接踵比肩、各用所能自奮、而宿儒耆彥不獲見用於世者、亦能以學行為後進倡、先生其最著者也。先生喜宋儒之說、用自修敕、里居教授、徒黨樂從、而先生之子今學部右丞慶榮漸漬於家教者尤深。自有知識、出入作息不離繩尺、耳目不雜、心無越思、遂以有成。及乎置身朝列、先生猶手書訓警、無小大、無公私、無不言、其詞甚厲。嘗一至京師、右丞朝夕在側、趨奉唯諾如兒時、有事請而後行。居歲餘、不與人相聞、人亦罕見其面、由是僚友益重右丞、而羣推其家法。因想見先生之為人。濤嘗與右丞俱出武昌張先生之門、又同官京師、見其學不騖華飾、在官能勤所職、數稱之、而右丞必曰、吾何知、遵父教耳。濤嘗以事至廣平、其縣人稱述諸顯貴、亦不如其稱述先生。右丞嘗主定州王合之刺史家、病、先生往視、所攜卷冊甚多、終日觀覽、不輕視之、皆朱子所為書、章乙句絕、參以箋記、丹黃滿紙。刺史語人曰、純儒也、宜有賢子。刺史固博學好文章、喜納交賢儁者也、而傾服如此。嗚呼、自古賢人君子獲爵位於朝、既以其官榮其先人、而自述祖德及朋好善為文辭者之銘章、更能闡發微隱、故其先人雖辟世退處、而無不有名德可稱。論者以為子孫之賢、足以光顯祖考、而未嘗不致疑於所言之非實。夫



樸學闇修之士、宜大而窒、後且驟興、理固然矣。而敦厚之資性、與夫通明淵深之志識、亦實足以孕育英俊、而培灌而涵歷之、繼述之才、成於教養、衡以實至名歸之說、收效於後、與及身而能自表見者無殊也。今乃因祖考之名、以有賢子孫、而著述不啻子孫之必有所自、而妄意其推美先人者、爲世俗頌禱之詞、抑豈探本之論哉。觀於先生父子閒、可曉然於其故矣。先生以光緒二十八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於某。右丞乞桐城吳君闓生志其墓、其世系行義具在志中、茲不復詳云。

賀濤撰　《賀先生文集》卷四

謝倬峯墓表

君諱山壽、字倬峯、姓謝氏、冀州人。曾祖某、附生。妣氏某。祖某、附生。妣氏某。父某、妣氏劉。兄弟三人、君其仲也。少孤、能自力於學、爲名諸生。善事母、事無大小、惟母言是聽。有所進於母、竭力以圖。恐母慮其求之難且費財也、輒自言其得之之易、而損其物之直。處兄弟閒、一如母意所欲出。性篤厚而愛人、有善揄揚之、惟恐其不顯、有不善、曉以理、不喻、曲譬之、必俟其悟而改而後已。人既服君內行、又知其愛我也、皆以善自厲。桐城吳先生爲冀州、以實學課士、濤主其書院講席。州人有事於書院者、皆質行君子、相得甚驩。君其一人也。君篤於學、尤與余善、使其弟榮壽受業於余。榮壽故從君學、文行皆可稱。君授徒里中、來學者必使究討古書、不汲汲於科第、一如吳先生課士法、而督行尤嚴、雖小德必防閑之、故從君游者多純篤之士。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年四十四。某年月葬於某。妻趙氏。子潤廷、舉人、君沒後亦來受業。潤廷通經術、謹言行、皆家教也。孫樹蘩、樹棠。君沒十一年、門人謀表君墓、潤廷以表墓之文來請。余既慕君學行、且嘉其教人之有法也、乃爲之詞曰、西國育才之法有三、曰德育、智育、體育。日本仿而行之、其學科有所謂倫理者、而深識之士乃謂吾國專重智育、有德之士殊少。中國參東西法立學、而諸學所奉行亦皆智育之事。蓋德育云者、無課程之可言、學者無所挾以自表暴、教者亦無所據以爲旌別。日本行新法久、國益治强、不可謂非學之功、而於所謂德育者猶有憾。中國新立之學、規則未備、又烏能獲益於旦暮之閒。故縣其格以爲招、而未嘗遽責其實也。德育之難於措立而不易收效蓋如此。然觀謝君教授鄉里、以躬行與學徒相敦勉、而其效顯著、則又不可謂

以德育者之無其術也。誠能取其術、匡新學所不逮、以身爲表陰、驅顯責未必無成效之可期。日本之識、或者其可免乎。余久主書院講席、學制既更、仍留不去、愧不能爲君所爲也。表君之墓、爲發斯義、以告世之有教人之責者、因以志余咎焉。

賀濤撰 《賀先生文集》卷二

故孝廉王君蘭生墓志銘

王君蘭生卒之四年、其孤我瀛至上海、攜君遺詩一册、請爲敘。余曰、君生平交最親且久者、惟故兵科給事中陳君琇瑩及余。琇瑩早達、先君卒、余後死、當爲銘幽之文、豈獨敘君之詩。憶余年十一先識琇瑩、因識君。君館法海寺鄭姓宅、有花木池臺、余與琇瑩時至、醵飲爲樂。君飲豪、琇瑩尤豪。時督學使者濟甯孫公毓汶試士重詞賦、余與君前後爲縣學生、琇瑩由拔萃中甲乙科、入翰林。余兩人困場屋、逢大比年、輒與許君貞幹、陳君念祖數人結社爲文會。下第、余則束去一切舉業書、取所謂詞章、考据之學雜治之、君則專意爲詩。琇瑩與葉君大莊方持祧唐宗宋之說、君乃務爲清幽峭刻一路。手鈔錢蘀石、厲樊榭、萬柘坡、金冬心、翁覃谿、程魚門、祝芷塘、黎二樵諸家詩。無三日不相過從、多集念祖所。念祖家近市、對門酒樓、飲輒彌日、多言詩、同飲者厭其酸、目笑之。君性復不廣、遇生客、斂容不一語、人亦多弗之喜、故獨與余親。喜市書、稍蓄善本。時吾閩書價至廉、列朝詩集售二千錢、文苑英華缺一卷、售五千錢、海舶雖通、他方書買未得消息、莫至者。一家中落、藏書展轉賣買、不出一城之內故也。余既日益貧、旅食於外、君亦爲萬里遊、從蜀學使者校文、徧歷蜀中山水、得詩數百首、旬月郵寄余、稿厚盈寸。余遊臺灣巡撫幕、時方奏辦撫墾、內山番社臺人林朝棟以道員統士勇數營主臺中路

撫署巡、聘君入其幕、屯彰化萬山中、終日瘴霧如霰、已午僅見日。君居數月、病已而復病。余與隔數百里、月書札相勞問、以十數、瑣屑千百言、殆無一歡者。君有作文字、時由驛遞加排單寄視。未幾、余內渡、君益羈孤無聊。越歲歸。琇瑩督學河南、君從之遊者一年。辛卯、始舉於鄉。余旅食上海、明年正月、君至、余奔母喪歸。卒哭、復來相見逆旅中、別意甚惡。次年、余旋里、不數日、君復別去遊臺、瘴氣所中不自知、病日以深。七月、力疾歸、已不可救。八月某日、卒於家。體素羸、戚友多憂其不壽、方謂素横疾、可無恐也。事母孝、雖顛躓名場、而刻苦力學、志不衰、若必得、當以慰其親者。自蜀歸、絕少作詩。之臺、之豫、皆無一字、意氣寥落、惟戚戚無以養母是憂、以死其身、若預有兆朕者、可痛也。君諱景、候官人、卒年四十三歲。曾祖某、祖某、父衛士、皆不仕。娶陳氏、生一子、四女。

銘曰、爾志已矣、遇如其詩。瘠而不顯、蹇而不傾。人爲之耶、抑天實爲之。噫。

陳衍撰 《石遺室文集》卷三

校記

①沈碧楼：當作「枕碧楼」。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七

朱鳳儀　鄧繹　胡培系　王先謙　朱孔彰
李詳　劉光蕡　繆荃孫

清故揀選知縣朱先生墓誌銘　劉師培

先生諱鳳儀、字夔笙。先世由江都瓜洲鎮遷丁溝、遂爲甘泉人。奕世儒素、含章高蹈。先生天挺淵純、體姿高邁、言成㮣括、辯均川注。明允充於初迪、沖識表於弱冠。貞諒足以鎮俗、弘毅足以致遠。藏器俟時、有終買之譽。治毛氏詩、春秋左氏傳、經傳該綜、底極眾典、㞢而弗盈、酌而不竭。觀海弗能際其瀾、循牆末由窺其仞。以同治丁卯科舉人銓選知縣。辟命荐至、束帛戔戔、退然示簡。修學童冠、闡弘汜愛。所至樂從、自行束脩、學子百人。曲省其行、觀其備成。文質份份、小大隨化。若草木解其甲坼、繁華生于枯荑也。用是鄉黨歸仁、邦族興化。敦睦洽于九族、久要臧于寮友。公府歸其高致、太上懷其貴德。方將甄明清于先正、理人倫于區域、錄定哀之微詞、宣王跡于既熄、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九、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　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州里失覆、搢紳痛悼、相與勒石埋幽、永章德軌。銘曰、

於穆先生、敦尚衡門。望若秋嚴、即若春溫。舞雩詠歸、童冠來格。髦士攸宜、順成爾德。成德伊何、善誘恂恂。於樂教思、有彪其文。重明化成、直方无屈。樂行憂違、確乎弗拔。太山其頹、壽弗隨仁。我銘牛脊、用告萬年。

《碑傳集補》卷五一

鄧郎中墓志銘　王闓運

君諱繹、字保之、一字辛眉、武岡人。資政君之次子也。世有清望、家餘于財。資政君諱仁堃、起家拔貢一等、用四川知縣、卓異、明保、累遷至江西按察使、兼權布政。東南用兵、文武著聞、以鐫援贛州失督師旨、假事劾罷、得歸終養。君髫齡穎秀、五歲能詩、弱冠從兄讀書城南、驚其長老。于時湘州才彥始盛、兄弟參焉。凡有名人、無不欣慕譽譽之美、遠近推襟、越三十年。張之洞總督嶺南、手書延聘。移節兩湖、禮爲師友。其先湘撫陳寶箴備兵河北、亦聘爲書院師、號爲純儒、博通古今者矣。宋明詩敝、實能復古。政學議哤、綜而通之。蓋博覽篇籍、口吟手披、凡所經覽數十萬卷、著井言、讀書記數百萬言。少好論兵、壯而逢亂、湘陰左宗棠督師浙閩、奏辟營務、從征嘉應、克收全功。議敘由員外郎用浙江知府、並賞花翎。後引見吏言翎枝無案、君遂不問、竟不赴補、歸而終隱。年六十有七卒於里第。君少而俠動、眾畏鋒芒。資政君獨曰、此其儒也。知子惟父、論早定矣。恭人長沙陳氏、名父之女、溫恭淑慎、生六子一女、次子出後大宗。妾吳氏、駱氏、各生一子一女。劉氏生二子。閨房之內、肅如官寺、終身敬畏、親族型焉。後君一年卒。於時皇綱失統、海水羣飛、飾終之儀、未皇銘志。孤子琅獨銜永恤、請述遺風。弱冠聯鑣、今嗟耄及、輒述粗略、以示後來。其銘曰、

祝融百寶、始發文宣。晉胡講武、二鄧昌文。羣賢響應、濟濟翩翩。仲子英發、兼備能全。讀書萬卷、下筆千言。佐軍嘉應、雷鼓闐闐。逋寇知死、犯我戎旃。君曰可虞、徼發而顛。收功辭名、歸隱大田。都梁之厓、弦誦鏗然。後有尙論、來觀井言。

《碑傳集補》卷五一



胡培系傳　楊峴

胡培系字子繼，績谿縣貢生。飛者余客衢州，識君族孫澍，澍精研六書，余敬之。澍言不及君，因介紹相見。蓋君沈浸於三禮者也，晨起喃喃諷儀禮數百徧，周而復始。諷未畢，雖有屯事，不敢以請。嘗謂是書宮室制度頗難昭晰。如朝有天子、諸侯之朝制，大夫士之朝制；廟有天子之廟制、諸侯之廟制，大夫士之廟制；寢有正寢燕寢，諸侯以下之制亦與天子異。又如朝有行於燕朝之禮，行於正朝之禮，行於外朝之禮；廟有行於祖廟之禮，行於禰廟之禮。即就一廟言之，有行於廟之室之禮，行於廟之廷之禮，行於廟之門之禮。非講明有素，則盲然耳。著儀禮宮室提綱，未成書，而天下大亂。亂定，以軍功官甯國府教諭，猶訪余蘇州，談舊事如夢。聞余周禮制度名物考稿本兵火焚失，勉使再纂，余亦勸君屏棄一切，早竟宮室提綱之緒。然兩人者老矣，又爲衣食計，不能竱壹，相視太息而已。別後遘病卒，烏虖，禮家無人矣，豈余一人之悲哉。

楊峴曰：君尚有大戴禮箋證、小檀欒室筆談等書，皆未梓。其子賢不肖不可知，所願如鄭康成之有小同，則君不朽矣。

《續碑傳集》卷七五

王葵園先生墓誌銘　吳慶坻

長沙王先生之喪赴至杭州，慶坻爲位而哭，而善化相國瞿公書來，督爲墓銘。先是辛亥春，慶坻別先生長沙，先生授以自訂年譜，曰：他日銘吾墓者子也。其後得先生書，申言之，孤子興祖等又奉遺命來請，會疾作，屬草未定，而相國堯且改歲矣。追念諾責，負疚夙夜，乃忍痛爲序而銘焉。先生諱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葵園者，先生歸里所築居也。壬子後自署曰遯，不書名。先世居江南上元，明正德閒進士諱霑，官湖南岳州府通判，徙長沙，遂爲縣人。曾祖諱賡揚，祖諱遠松，俱縣學生。考諱錫光，以先生官覃恩兩代累贈通奉大夫，祖妣氏曾、妣氏鮑累贈夫人。先生二十而孤，貧甚，出爲長江水師嚮導官掌書記，受傭以奉母，尋謝歸，以廩膳生舉同治甲子鄉試，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景廟初元大考二等，擢右中允，累遷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左庶子、國子監祭酒。丁母憂，服除，補原官。其兼職則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實錄館協修、纂修、總校，奏派纂修穆宗毅皇帝聖訓、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日講起居注官。其奉使則同治庚午雲南副考官，光緒乙亥江西正考官，丙子浙江副考官，乙酉簡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旋引疾不復出。先生立朝用名節自厲，光緒初詔求直言，廷臣爭務建白，喜抨擊，或涉朋比。先生憂之，上言路宜防流弊疏，同列糾劾，斥爲莠言，聖明鑒其無他，寢弗問。先生發憤論已革滇撫徐之銘情罪重大，請嚴旨查辦；論招商局關繫重要，請飭整頓；伊犁之約，疏凡四上，一曰俄人叵測，條舉籌備四事；一曰寬減崇厚罪名，宜俟條約

更定。一日東三省宜簡重臣督防。一日會議防俄未盡事宜。凡所規畫多切中利害。在國學日，請准舉人職官入監肄業，請頒列聖御製詩文集、列聖聖訓、欽定方略，俾士得服習國故，斬致用。而請罷三海工，請嚴戒太監李連英兩疏，尤切直，風采傾天下。顧性澹榮利，既歸田，壹以正學爲後進導。主思賢講舍、城南嶽麓兩書院，教士務文行合一。戊戌，湘學會起，詖辭朋興，先生持正論力距之，由是忌者横目仇視，圖傾陷，而先生卒強立。遇地方大利病，必伸讜議，爲疆吏匡救。若庚子償款，創計口收捐之策；粤漢鐵路爭廢約，毋貸外貲；英人貝勒納賜設買肆省城，請飭遷，與當事往復論難，卒如先生議。朝廷更學制，行憲政，大吏疏薦爲學務議長，籌備設諮議局會辦，固辭不獲，則卻廪給，移以設簡易小學暨澤善求仁兩堂爲善義事。禮部奏派禮學館顧問官，鄂督南皮張公聘爲存古學堂總教，並辭不就。巡撫岑公奏進先生所著書四種，詔旨褒美，加内閣學士銜。稽古之榮，以方乾隆朝顧氏棟高、梁氏錫璵，殆有過之。湘中仍歲饑，先生數言於岑公，請遏米運，實倉穀，用備非常，不之省。庚戌三月，長沙民以米貴鬨於市，亂民乘之，起毆巡警道，火巡撫署，市廛盡閉，巡撫不能制，揭布政使授之印，俾出文告事，稍稍定。而諸紳率以實達政府及鄂督，請易巡撫，用先生名居首。先生未與知也。總督瑞澂弗察，遽疏劾諸紳，其指罪先生語尤誣妄。吏議鐫五級。湘人官京師者大駭，牘訴都察院，請上奏昭雪，不報。自甲午、乙未以來，東藩失，海軍熸，朝野志士攘臂搤掔，太息於國之無良，成法之刓敝。變法自強，意非不善也，而持論詭激者輒蔑棄我先聖先王之政教，謂一無足用。學說一誤，其害深中於人心。二十年間，新舊水火，代蹶代興，蜩螗沸羹，以有今日。先生擬者，斷斷苦口，殆孟氏所謂不得已，忌者乃乘閒抵隙，務擠之而後快。雖天下咸訟其冤，而正氣剝喪，垂盡君子卹然憂禍至之無日矣。明年秋，武昌變起，長沙亂，先生辟地平江，煙舟，再徙縣城，三徙黃甲山。凡三年，乃還長沙涼塘舊莊，憂危搖遁中，日著書不輟。先生於學無所不究，門庭廣大，合漢宋塗轍而一之。其於崇經術、治國聞，致力彌篤。在史館成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十九卷，十朝謨烈燦然大備。視學江蘇，成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上紹阮文達，盛軌用嘉惠來學。復以餘力緝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其著述則有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三家詩義集疏二十八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二十五卷、元史拾補十卷、荀子集解二十卷、莊子集解八卷、五洲地理圖志略三十六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其撰集之書，則有合校水經注、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律賦類纂、十家四六文鈔、六家詞鈔。其校刊之書，則有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紀、鹽鐵論、世說新語、郡齋讀書志、景教碑文紀事考。其闡揚先德，則有通奉公遺著詩義標準一百十四卷、鮑太夫人年譜一卷、季弟先恭校注魏鄭公諫錄、諫續錄、文貞故事拾遺十一卷、重事攷證，成弟未竟之志。其表章鄉邦耆碩，若周侍郎壽昌、郭侍郎嵩燾之集，毛茂才國翰、歐陽州判輅、毛孝廉貴銘之詩，吳訓導敏樹之文，並紬晉刊布，用章遺獻。訪獲亡友李布衣諒、丁孝廉蓉綬、李明經楨詩文集，授之梓。蘇郎中輿著春秋繁露義證，書成而歿，爲刊行之。其篤風義又如此。自爲詩文曰虛受堂

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七卷，門弟子所編刻也。先生天性純篤，事
飽太夫人孝。中年所生子女多夭折，太夫人感焉，先生愉色婉
容，務得親歡。太夫人疾，禱天請代。及卒，哀慕終其身。世母郭、兩
嫂吳、楊，弟之婦張，並苦節，爲建一門四節坊，奉其嫂臨視焉。先
生以丁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涼塘，春秋七十有六。卒前
數日，自知告終之期，預書日記，遺令不赴、不入城、設奠，即以其
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上涼塘左壠，子首午趾，實長沙之東龍喜
鄉也。配張夫人，繼配周夫人、李夫人，側室宋氏、毛氏。李夫人生
子二，榮祖、壽祖，早殤。嗣子二，興祖、祖陶。先生晚歲，毛氏生子祖
恩，明德有後，蓋天祐云。女子子六，娛祖、順祖、蘇祖、招祖、李山、大
貞，毛出二，貞宋出，並殤。孫男一，代藩。孫女二。慶坻奉先生教遨
四十寒暑，再官於湘，每相見則大歡，慰憤切時事，則又相觸而
悲，別無幾何，昔之所悲不幸言中，人紀淪斁，斯文垂絕，一綫之
繫，緊先生是賴，天遽奪之，此海內承學之士所同聲悲歎者也，
而豈慶坻之私痛耶。嗚呼，乃爲銘曰：

聖清右文，儒風大昌。乾嘉歷師，邁漢軼唐。流風漸被，迄乎同光。
運際百六，道術晦盲。執衷諸聖，以衛厥防。有[illegible]一儒，奮起湖湘。
甄綜六藝，言堤其綱。早謝綬紱，屹乎鄭鄉。閔彼邪說，乃剔乃攘。
挺挺志節，皭如雪霜。翕訿之口，奚損毫芒。維道隆汙，繫國存亡。
羣陰所攖，國步以傾。筮易得遯，遯蹟涼塘。單思終業，起廢鍼肓。
龍蛇厭識，萬士涕滂。緬昔船山，身晦名章。越三百載①，遐晞夕堂。
學統一系，終始南衡。遺書滿家，名山是藏。勒銘幽竁，永詔茫茫。

《碑傳集補》卷七

朱先生傳　尹炎武

清光緒季年，張文襄公建存古學堂於湖北。初名勵成學堂有局之名未開辦其後長沙陳啓泰開府吳中，設存古學堂於蘇州。宣統己酉，嘉
興沈曾植權安徽布政使，仿蘇州成規，甄錄八府三州通經學
古之士百餘人，立存古學堂於安慶，一以經史詞章爲教。聘長
洲朱仲我先生教經學，興化李審言先生教史學，兼選學，桐城
姚叔節先生教詩、古文辭。初炎武遊學秣陵，識朱李二先生，至
是負笈皖中，以客籍入校，獲從奉手，財逾年，而辛壬改國之事
起，生徒雨散，橫舍鞠爲茂草矣。茂苑既逝，昭陽復潰，耆碩彫零，
風流頓盡，乃綜兩先生遺事，次第之，以備世之志儒林、文苑者
要删焉。

朱先生諱孔彰，字仲我，原名孔陽，字仲武，晚自署聖和老人，蘇
州長洲人，光緒壬午舉人。父駿聲，著書滿家，經學、小學爲乾嘉
諸儒之殿，官黟縣訓導，因家焉。先生年十五而孤，猛志勵學。十
九以文干曾文正公於祁門軍次，文正奇之，留營讀書，不畀以
事。時太和馬閣學恩溥方督學皖中，一見傾心，求爲其子師。文
正開府金陵，延入幕治官文書，先生謝之。文正笑曰：君志在儒
林、文苑耶。即改派校江南官書局，日與莫子偲、戴子高、張嘯山、
李壬叔、劉恭甫諸老宿居，學大進。嘗論小學，謂江、戴二氏以訓
詁解轉注，義有未盡。文正報以長箋，詡爲確論。先生復抵一書
質之，略云：前述屨字轉注爲所以踐之具，蓋先君以此字先有
訓踐之義，而後有訓爲物之義，故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
轉注。若屨字之義，詩經葛屨履霜，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儀禮冬皮屨，禮記戶外有二屨，左傳踊貴屨賤，皆訓爲踐之具。
史記季布、樂布傳身屨典軍，羽獵賦屨般首，皆訓爲踐，此以知

先君之意、又將以實用者爲本訓、虛用者爲轉注矣。至禮記樂記臨事而屢斷、注數也、則又以屢數二字之叚借。若舃字之義本象形、實訓誰。據詩車攻赤芾金舃、狼跋赤舃几几、左傳帶裳幅舃、小爾雅廣服達屨謂之金舃、叚借爲藉、故亦訓爲履之具。推之叚借爲斥、如漢書溝洫志終古舃鹵兮生稻粱、海賦襞潟鹵舃是也。叚借爲鵲、如禮記少儀注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是也。又疊韻連語字、如與引舃奕乎千載是也。單詞形況字、如魯頌松桷有舃是也。此皆先君說文通訓之意。凡一字虛實兩用、或爲本訓、或爲轉注、或爲叚借、亦各從其義也。總之解說文字本訓、仍依許氏、間有不合、如釋履字者、實千百中之一二。來示竺守許氏考老之恉、以犛字等部皆爲轉注之部、謂毋字必有省聲、此實江戴段王諸儒所不逮、亦先君平生致力所未及。孔彰因悟巢部之𡿺字從巢省從寸、瓠部之瓢字從瓠省㮚聲、絲部之𢇁字從絲省廾聲。以犛字等部之例推之、或亦有轉注之義。獨老部耋字毋字之省未省、然出入者不過一字、知不可舉一廢百。又承示酉部所屬之字、俱從酒省、敬聆此訓、開悟無窮。憶先君有云、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許氏說解中屢見、叚借惟韋字注言之、而轉注則全書絕不一見、敘稱考、老、老部亦無明文、此最不可解也。今得公論定、乃知許氏建類之恉、江氏分部之意、先君力辨轉注溷淆之說、厥誼因之俱顯矣。文正喜先生能讀父書、集蘇詩先生寀居江海上、處士風流水石間句、手寫楹語爲贈。先生治經之餘、留心掌故、同時孫琴西、涂朗先、梅小巖、許仙屏、王鼎臣通當世之務、皆與先生稔、上下其議論、乃網羅咸同以來名臣將帥之行事、取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

百數十種、參以目擊耳聞者、成中興將帥別傳三十二卷。琴西子仲容序之曰、老友朱君嘗從文正戎幕、講學甚悉、于戲下材官健兒相狎習、從詢兵間事、得其詳、故紀述特翔實、兩朝勛臣事蹟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將、捋錄無所遺。又閒及軼聞雜事、以見其精神志趣所流露。所綴論述、簡而篤、嚴而不劌、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考證瑣屑者較其長短也。先太僕君爲文正門下士、於咸同名臣多爲雅故、而粵亂初興、家中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桂林之圍、親在城中。累歸、又奉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詒讓展轉兵間、故於東南軍事聞見頗悉、以仲我所紀覈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論者謂是書文直事覈、與湘潭王壬秋湘軍志相驂靳、嗣劉忠誠公聘修兩淮鹽法志、馮中丞煦聘修鳳陽志、兼主淮南書局總理校、[illegible]功兼數職。歷長蒙城書院及江楚編譯局、江南通志局協修、撰述教誨、樂而忘倦、覩彝時流傳多致通顯、泊如也。宣統元年、掌教安徽存古學堂、其教士之旨、大致謂雕版既興、載籍愈夥、窮賾畢覽、日不暇給、先秦兩漢之書、爲學術根柢、苟志於學、當知所先務、於爾雅、說文溯其原、於釋文義疏盡其義、百家、諸子覘其流別、通鑑、通考得所據依、旁及騷選古文、隨才性之所近、數年之閒可以自立。從之者如被甘雨和風、有陶然自得之趣。善書翰、尤工小篆、求者輒揮手應之不靳。平生不臧否人物、光宣之閒、魁柄下移、時局日棘、酒後縱論天下事、輒歔欷不自勝。國變後、一應清史館之聘、成傳稿數十篇、即謝去。民國八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不封不樹、以漢楊王孫、晉劉伶爲喻。所著書有說文通訓定聲續補遺一卷、釋說文讀

若例一卷、說文重文箋如干卷、說文粹如干卷、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古注彙輯如干卷、三朝聞見錄如干卷、中山王徐達傳注一卷、題曾文正祠百詠一卷、而中興將帥別傳爲最稱。其他筆語甚衆、未刊、藏於家。元配程夫人、前卒、生子師軾、師轍。繼配丁夫人、生子師鼎、師銓、師麟、師祁。師軾、長洲邑庠生、善談論、爲文章卓犖有奇氣、早卒。師轍、長洲邑庠生、淵雅沖夷、篤守家學、著有商君書解詁行世。

李先生諱詳、字愼言、一字審言、揚州興化人。明中極殿大學士文定公八世孫。父增、性仁恕、處斷曲直、有季漢王烈之風、鄉里化之、業田而督先生讀甚嚴。年十七、受春秋左氏傳至夏五、郭公闕文、即反覆問難。貧不能得書、走外戚家鹽城許氏、始見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文選、窮日夜披覽。於昭明書嗜之尤深、日課十葉、每雞鳴風雨、迤夜昏鐙、繞案長吟、如僧徒之唱唄。朞年、成選學拾瀋一卷、批導郤窾、直與薛傳均古字通疏證相方。光緒乙酉、瑞安黃體芳督學江蘇、錄先生第一名入學。繼受知於學使長沙王先謙、復以第一名補廩膳生。淮揚海道桂林謝元福好士、往依之。元福留門下、掌書記、且徧發藏書資之。先生縱意漁獵、七畧四部、窮原盡委、而尤心折乾嘉諸老著述、私淑鄉先輩汪容甫、爲儷辭、屢摹其體。古文不喜桐城義法之說、自言從甬東全庶常入、衍爲杭大宗、實皆出錢東澗、黃梨洲、特去其排偶俗調耳。考證則以阮文達研經室集、錢詹事潛研堂集爲鈐鍵、榜其齋曰二研、志嚮往。詩則由荊公、山谷上躋杜、韓、輔以義山、東坡、鯨鏗猿嘯、盤拏迴折。又時時效吳野人、翁正三、常自詭曰復初格。假則與幕中正定王道農、上元周左麾、揚榷今古、學識大進。無何、元福解任、先生仍家居、居數歲、至不能舉火。句容王貞春時濟之、要先生教二子、館其家。五年己亥、合肥蒯光典奉檄蒞鹽城丈量樵地、載書自隨、陰求文士談諸爲樂。先生偕鹽城陳玉樹造訪之、見即縱談目錄之學、及乾嘉諸老淵源、唐宋詩文派別、國朝二百年來鄉大夫所宗尚、以次及於揚州學派。光典力持開自皖南涇包世臣、先生謂戴東原館盧雅雨所、獲與惠定宇、沈學子游、淩次仲浸淫汪、焦諸人、遂成絕業。揚之溉皖、最早若愼伯蠡涉筆語、非能煦嫗淩、劉。淩、劉之學、自師鄉里前輩、不關愼伯。光典無以難、乃深服之。逾年、先生赴省試、光典要先生館其家、課諸子讀、由是多識通人名士。江陰繆筱珊、義寧陳伯嚴、邵陽魏季詞、南陵徐積餘、貴池劉遜父往來秦淮酒家、相唱和、意氣稍發紓矣。託活絡忠敏公移督兩江、聘先生充江楚編譯局分纂、兼與臨桂況周頤分撰陶齋藏石記。已而豐潤張人駿改編譯局爲江南通志局、仍聘先生充分纂。宣統己酉、應安徽存古學堂聘、先生以四劉之學教士。四劉者、漢志、世說、文心雕龍、史通也。而於三國志、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厭飫優柔。子部雜家之學、唐宋筆記之流、如瓶瀉水、生徒斂衽、而能傳其學者蓋寡、憚其繁難無速效也。辛亥國變、避地鄉關。壬子四月、遊滬、高郵宣人哲古愚爲東道主。癸丑、主貴池劉世珩聚卿家。世珩交游徧天下、先生乃得接勝國遺老賢豪長者、而與馮夢華、沈子培、葉菊裳、楊子勤、鄭蘇堪、朱古微、張孟劬、陳叔伊、趙堯生尤暱。沈嘗徧贊座客曰、此江淮選學大師李先生也。夢華介金陵蔣國榜受業、爲刻學製齋駢文

二卷。先生論文、有取姜白石自然高妙之說、雕纂字句與貌爲瓌麗、皆以爲未可、必攝於訓詁而歸之典則、防其氾濫而爲之隄障、使於奇偶交會之中、有往復流連之致、則筌蹏皆在所棄矣。譚仲修敍先生之文曰、文必有學、能自得師。故於會稽之章、逕之包、仁和之龔、荆溪之周、邵陽之魏、今之古人、託若尙友。選辭務取其精、拓宇必準於古。信足遠揖陵信、近招孫洪、子培稱其奉手選樓、親紬書簏。且謂近代治選學者、胡氏能明訓詁、梁氏頗脊異同、不若審言一卷碩師千秋冥契也。夢華筱珊亦有評贊。其爲勝流所嘆如此。先生目擊橫流、常有所感、擬纂海上流人錄、其徵事啓曰、自古易姓之際、洶洶時時、久而不定、人士轉徙逃死無所。從鳳之嬉、甘去邦族、秣馬之歌、且戀邱隴。各有寄焉、理致非一。至于交州奔迸、猶爲南士之賓、遼海栖遲、不墜西山之節、抑又尙矣。若夫變起倉卒、命在斲忽、指武陵爲仙源、履仇池如福地、息肩救頸、姑緩須臾、對宇連牆、相從太息、今之上海、其避世之淵藪乎。鄙意所區、約分數類、其有金閨耆彥、草澤名儒、不赴徵車、久脫朝籍。丹鉛點勘、藉竹素爲萱蘇、金石摩挲、齊若光於晻景、伯山漆簡、繫肘如新、子雲玄經、覆瓿不恤、此其一也。亦有賜休投劾、哀郢終燕、微服輕裝、近關獲濟、跡闕熏穴之求、智免據圖之請、露車父子、惻愴橫流、靈臺主人、周旋洛市。又或邱壑獨存、觴詠不廢、泰山故守、尙事編草、母氏家錢、日營雕造、朝夕校錄、同執苦之諸生、知舊談諧、助語林之故實、又其一也。復有幼淸廉潔、探道淵元、日承長老之言、側聞君子之論、子眞嚴石、隱動京師、少游款段、素高鄉里、牛醫馬磨、自取給於庸書、禽息鳥視、追偷生于晚歲、修齡名士之操、深拒胡奴、與公白樓之商、能舉先達。此又其一也。懸此三例、思成一書。跡彼諸賢、錯如棋跱。或流宂吳會、但署侯光。或往來上黨、競傳道士。東西之屋、須就訪於司徒。南北之居、難徧尋於諸阮。悲夫陳迹一移、空名遽盡。墨子不黔之突、難問比鄰。宋罕犖對之牆、易迷騶卒。用是仿永嘉流人之名、錄海上羈旅之士。略及辛壬、以還不涉庚已以上。謹施條目、準此纏書。異日流傳、當廁乙部。不徒巷苞閈出、牽拂相招。越陌度阡、枉存至悉。取斷目前、僅同耳學。其或良才不隱、改服康時、引領皆明、投袂而起。此自後來期會、未可預陳。須知此錄致四方靡騁之嗟、非九品論人之格也。客海上十年、中閒兩游杭州、一應東南大學國學教授及大學院特約纂述、皆不久。戊辰、倦遊歸、以民國二十年辛未五月十九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中歲號後百藥生、又字窳生、復更媿生、晚署齴叟。所著書有選學拾瀋、世說小箋、文心雕龍補注、顏氏家訓補注、哀江南賦補注、述學箋、杜詩證選、韓詩證選、學製齋駢文。其他詩文筆記及爲人校刊之書甚衆、不備書。子五人、壬祜、溤祜、武祜、景祜、承祜。孫八人。

論曰、往讀廣雅堂詩集、其學術截句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菴、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遂有今日。傷哉。兩先生丁異說朋興之時、獨循乾嘉諸老先矩、雙身蹈中庸之行、口絕奇衺之論、攘臂支離、守先待後、曾不少貶其學、以詭隨流俗、可謂懷文抱質、卓爾不羣者矣。

（碑傳集補）卷五三

劉古愚先生傳　陳三立

先生劉氏、名光蕡、字煥唐、號古愚、陝西咸陽人也。少失怙恃、稍

長避回寇醴泉興平閒、窘至粥餅餌於市、夜復爲人轉磨屑麥貲一飽。亂定歸里、試入府庠、交名儒李編修寅柏舉人畏偉、遂益究漢宋儒者之說、尤取陽明本諸良知者、歸於經世。舉光緒乙亥科鄉試、赴禮部試不第、乃退居教授數十年、終其身。當是時、中國久積弱、屢被外侮、先生憤慨、務通經致用、灌輸新學新法新器以教之、以此爲學、亦以此爲教。歷主涇陽涇干、味經崇實諸書院。其法、分課編日程、躬與切摩、強聒不舍、門弟子千數百人、成就者眾、而關中風趨亦爲一變矣。生平持論略具於所爲學記臆說。自序曰、嗚呼、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爲之、嗇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爲之也。以學爲士子專業、講誦考論、以鶩於利祿之途、而非修齊治平之事、日用作習之爲。故兵不學而驕、吏不學而貪、農不學而惰、工不學而拙、商不學而愚而奸欺。舉一國爲富強之實者、而悉錮其心思、蔽其耳目、繫其手足、倀倀惘惘、泯泯棼棼、以自支持於列強環伺之世。而惟餘一士焉、將使考古證今、爲數百兆愚盲疲苶之人指示倡導、求立於今世、以自全其生、無論士馳於利祿、溺於詞章、其愚盲疲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卽異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勢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從、爲之而無效、且弊遂生矣。彼六分之一之士、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苶之民何哉。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乎。曰、救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於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卽有蛟龍、亦與魚鼈同枯於肆、而安能顯興雲致雨、以潤天下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學其水也。化民成俗、則胥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厚積其水、以待蛟龍之生也。兵練於伍、吏謹於衙、農勤於野、工巧於肆、商智於市、各精其業、卽各爲富強之事、而又有殊異之材、挺然出於羣練、羣謹、羣勤、羣巧、羣智之中、以率此練、勤、巧、智之羣、自立於今日之世界、不惟不患貧弱、而富強且莫中國若矣。又以爲孔子之學、時習盡之矣。欲以學治萬世天下、必因時制宜、與世推移、而後不窮於用。故學於古者、必以身所值之時習之、習而得古人立法之意、則以應當世之變、然後推行無弊。孔子爲時中之聖、其道所以能治萬世之天下也。他所撰著、根據指要、探聖哲遺文之精蘊、比傳時變、深切著明、類多前儒所未發、而制行堅苦、不欺其志、矯迂疏之習、絕詭蕩之弊、閎識孤懷、罕與爲比。嗚呼、可謂曠世之通儒已。先生既劬於教學、復懃懃爲鄉人改故習、圖久遠之利、振災撫寇、種植紡織、刊書之局、制蠟之廠、靡不殫竭心力、而策其效焉。中閒遘疾幾盲、歸臥煙霞草堂、因悟聲音轉注之奧、欲以聲統義、合中外文讀法爲一、成童蒙識字捷訣十餘卷。書成目復明。及貴州學政薦應經濟特科、謝不赴。生平嚴取予、雖處窮困、一介不苟受。忘身與家、枯槁憂國。既歷甲午、庚子之變、勢益亟、語及輒痛哭、與人接、不橈不忤、出惻怛至誠。卽有負之者、置弗較。從游徒眾、尤依之如慈父、仰之如天人。其精神意氣、凜凜然無一念不繫民物、無一息不勤課誦也。歲癸卯、甘肅長吏聘主大學堂、先生以邊地回漢之爭、繫大局安危、欲假學漸摩、開其塞陋、弭隱患、遂決行。未幾病作、歐血授課、致不起。卒年六十一。所成書數十種、類講示學者取便、非以自名、頗散佚。爲弟子王君典章次第搜刊、曰立政臆解一卷、

學記臆解一卷、大學古義一卷、孝經本義一卷、論語時習錄五卷、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說一卷、管子小匡篇節評一卷、荀子議兵篇節評一卷、史記貨殖列傳注一卷、史記太史公自序注一卷、前漢書食貨志注一卷、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古詩十九首注一卷、陶淵明閑情賦注一卷、改設學堂私議一卷、濠塹私議一卷、團練私議一卷、煙霞草堂文集詩集凡十卷、行於世。

贊曰、關儒紹延、淑躬繕性。孤起恢張、道該物競。孰播遺書、裨瀛輝映。學說寖昌、驗幹大運。

図關中劉古愚先生墓表　陳濤然

有清末造、關中大儒劉古愚先生毅然以經世厲天下、卒不獲伸其志以歿、天下哀之。自東西列國環逼、吾華漢以來性理考證詞章舉不克救危亡之禍、先生蒿焉傷之、銳思以其學倡天下、使官吏兵農工商各明其學、以捍國家、而其事則自關中始。蓋其道本諸良知、導諸經術、天地民物一貫以誠、而不矜古制。凡列國富強之術、天算地輿、格致經緯、萬端靡不體諸身、而因以授其弟子。同光之世、科制既深、關學尤多駢塞。先生主涇陽、涇千、味經崇實諸書院三十載、首刊經史、以致用爲倡、擴之新籍新圖、以廣其神智、從而受業者千數百人、關學廓然一變。關中古稱天府、海通而後、新法沓如、災寇迭侵、民生日蹙。先生賑災撫寇、內患寖夷、迺建義倉、製碉堡於咸陽、防世變。久之、復擴義塾於咸陽、醴泉、扶風、導之科學。餘則練槍械、寓兵謀、以風列縣、要使一鄉一邑皆有凜乎一國之風。鄉邑既安、則發募鉅金二十萬、謀汽機、開織業、以興民利。精誠所積、一絕厥私、故上下翕然、迅如流疾。其愛鄉如此。煙霞洞者、鄠子眞棲隱九嵕山下勝地也。戊戌政變、新法若仇、先生歎曰、國不可爲已。則遣生徒退茲土。諸弟子築煙霞草堂、講學其中。於時萬山岑寂、天地蕭寥、痛黨禍之蜩螗、憂宗國之隕滅、恆至悲歌痛飲、泣下沾襟。悲鬱既深、目輒瞽。蓋其身愈隱而志愈悲矣。冥思既久、獨念外侮侵陵、文言俱閡、聲音之道、天籟所基、迺撥字訣一書、以求深合五洲之變、要使環球列國晤對一堂。書成、而兩目炯然竟還其朔。初、先生嘗慨京師濱大海、津沽有警、必徙關中、則東走潼關、察地形、謀戰守、北顧河套、籌墾牧、以扼蒙邊、慘澹經營、爲清室西遷之備、聞者笑之。庚子、聯軍陷京師、言輒驗。先生北望乘輿、朝夕哭、嘔血幾亡。辛丑變法、貴州學使奏舉經濟特科、不赴。陝甘總督重其賢、奏請赴蘭州大學專教事、弟子難之、先生歎曰、吾安忍去此土哉。顧念隴西之患、莫大於回漢之爭禍、且中於西北。誠得回漢諸生掖而導之、使相綿結、隴事其有豸乎。既至、總督崧蕃尊禮甚。先生日勞講授、咯血不休、逾年竟歿蘭州大學。其愛國如此。先生諱光蕡、字煥唐、陝西咸陽人。天秉奇傑、讀書目盡數行。性恥文人文、則浩氣縱橫、不加雕飾。幼孤貧益甚、弱冠避寇醴泉、爲人磨麥、鬻餅餌求食、而讀書不倦。亂定、補諸生、舉乙亥鄉試、赴春官不第、則教授以終、而名乃重於天下。獨其宅心之廣、律己之嚴、接物愛人之誠摯、則有非親炙莫能知者。先生大道爲公、獨憂鄉國、粗衣惡食、處之泰然。冬不爐、暑不扇。自少至老、黎明即起、終日輒危坐讀書、或批答諸生日記、至丙夜乃休。所言無一非經世治民之道、飢寒貧窘、泊若相忘。晚年束脩所入、盡諸軋機、製蠟及義塾之中、未嘗一私厥室。黠者或相侵蝕、亦置不言。或告之、則曰、吾以開風氣也。天懷浩落、恥

儒藏

驚時名、諸生賢者、愛護推揚、廉徵弗逮、否則訶斥必嚴。諸生敬獻酒米則受之、金帛緡錢未嘗一納。或怪之、則曰、吾已食官祿也。故弟子畏而愛之、親如父母。甲午、中東一戰、國變日深、被髮纓冠、竟遭寵辱、力所能致、死生以之。戊戌後、大府媢嫉、時聞處之若素、久或悔其無狀、聘使交歡、未嘗一答。蓋其剛毅誠潔、樂天知命之精神、實非尋常所能窺測。嘗謂六十後當合經史百家、獨成著作、今所傳煙霞草堂遺書二十餘種、大都因時抒寫、先生未嘗以著作目之。嗟乎、邦家不造、喪我儒宗、至乃並著作而靳其一洩、嗚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關中自橫渠倡道、名哲代興、大都明體爲宗、而時措或寡。晚近鶩名之士、號通時變、而行誼或不忍言。先生慧本誠生、用歸時措、孤寒特立、廓此閎橅、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嗚乎、可謂百代眞儒矣。歿當光緒二十九年、春秋六十有一。歸葬咸陽某山之原。弟子王君典章刻其遺書、搜其軼事、士大夫上之史館、列之儒林、其人已垂不朽。吾懼後世不獲窺其深際也、特表其墓、待後之論儒術者擇焉。

（碑傳集補）卷五二

繆藝風先生行狀　夏孫桐

先生諱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江陰繆氏。先世自宋南渡時宏毅公官統制、駐兵毘陵、遂家焉。歷十一世至諱仁者、於明中葉始居江陰申港鎮。又九傳諱燧、康熙中官浙江定海縣知縣、有惠政、歿祀名宦、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秉奎、邑庠生。祖諱庭槐、嘉慶乙丑進士、官至甘肅平涼府知府。考諱煥章、道光丁酉順天舉人、官貴州候補道。先生生而穎異、十一歲畢五經、十二歲遭母瞿太恭人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薛太恭人能盡孝。觀察公連試禮闈不得志、從張忠武公（[illegible]）軍、既而入蜀省兄伯康公酉陽州任所、兵亂阻隔、久不相聞。咸豐庚申、粤寇陷江陰、先生奉母渡江、避亂居淮安、肄業麗正書院、爲漕帥吳勤惠公所識拔、從院長丁儉卿先生受經學、小學。久之、觀察公已得官、佐黔撫田公（[illegible]）幕、遣人迎眷、中途聞田公去黔、觀察公亦牽詿罷官、復游蜀、遂至成都。時先生年二十有一、從陽湖湯秋史先生學究文史、始爲攷訂之學。會四川舉行丁卯正科、並補壬戌恩科、寄籍華陽、應試獲舉。改歸原籍、先後入將軍崇文勤公、總督吳勤惠公、川東道姚彥士方伯幕、徧歷川東北諸郡、搜擴石刻、始爲金石之學。張文襄公視蜀學、執贄門下、爲撰書目答問、始爲目錄之學。蓋先生未通籍之先、一時耆碩咸以著作之才相推重矣。光緒丙子恩科、成進士、改庶吉士。開館大課、以重修庶常館賦命題擢第一。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在館職殫心著述、暇即日涉海王村書肆、搜訪異本、典衣購取。知交通假鈔校攷訂、日益博通。張文襄總纂順天府志、招之相助。明志簡略、二百餘年未有續修、乃與文襄發凡起例、以宋臨安兩志爲法、加恢擴焉。既而文襄出任晉撫、遂繼爲總纂、歷七年而告成。時推鉅製。己卯分校順天鄉試、得士最盛。福山王文敏公（[illegible]）以經策補薦獲售、衆尤稱之。歷充本衙門撰文、教習庶吉士、國史館纂修、總纂。京察一等。吳縣潘文勤公爲國史總裁、疏請編輯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五傳、屬紹阮文達公所未竟。先奏派爲分纂、尋偕海豐譚叔裕先生同爲總纂。後譚公外任、遂獨任其事。文勤以憂去、掌院徐蔭軒相國繼爲總裁、初亦甚相推挹、既而相國示以紀大奎易說命編入儒林傳。先生謂

易有經學之易有術數之易朱子注參同契四庫列之道家而不入經部大奎未可補入儒林相國亦首肯後有相忌者諸言先生恃才獨斷遂相齟齬戊子丁繼母憂居廬數月整理五傳告成繕稿呈館始奉圖歸里主講南菁書院分經學詞章與定海黃元同先生分任之服闋起復京察覆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未幾復奉觀察公諱主講山東濼源書院張文襄招主湖北經心書院未赴歸里營葬服闋充國史館提調甲午大考翰詹原列三等一名已拆卷露名徐張兩相國翁協揆奉命覆閱以題字筆誤改置三等一百二十四名先生以徐相國史館宿嫌有意求疵遂浩然有歸志矣張文襄聞而招之重修湖北通志逾年文襄移督兩江聘主江寧鍾山書院自丙申至辛丑主講凡六年復遙領常州龍城書院課士之暇一意刻書日事校勘叢書數集陸續告成金陵為東南都會故家藏庋時時散出蘇滬密邇估客奔輳所收舊籍金石書畫乃益富庚子之變海內震擾江南幸稍安及和議成朝廷銳意變法張文襄集東南名流於武昌以資討論先生應招往遂領江楚編譯書局在江寧舉其事改鍾山書院為高等學堂充監督兼領中小學堂親赴日本考察學務歸乃酌定課程編輯課本一切草創中西之學兼重訪聘教員皆取淹通篤實之士講求教授管理之法實事求是力戒襲取皮毛陋習第一屆畢業諸生頗有明達通才後膺政治教育之選者畺吏援故事疏陳績學碩儒士林矜式詔加四品卿銜尋辭學堂監督專辦江南圖書館事時江浙藏書家常熟瞿氏歸安陸氏錢塘丁氏號為鼎足陸氏書為日本購去而丁氏亦中落時論頗憚蹈陸氏覆轍流落外邦急赴浙與議以七萬金全購善本書室所藏益之捐購之本至今海內各省圖書館美富以江南為冠戊申張文襄管學部疏薦特旨徵召以圖書館事未竟請緩行宣統紀元學部奏充京師圖書館正監督次年至京召對養心殿詔以學部參議候補時圖書館猶未建暫借城北積水潭廣化寺為儲書之所既任事先分類清理書籍內閣大庫檢出元明舊帙其中宋本猶為元師平宋時由臨安祕閣所收一鱗片甲有自來藏書家所未覩者集刻為宋元本留眞譜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著之加考一篇又編本館善本書目八卷各省志書目四卷初江蘇議修通志延為總纂當事屢更迄無端緒至是始重定條例分授協纂諸人尅期編輯意俟京師圖書館規模略具書目編成即乞長假專辦志事無何湖北兵變東南諸省應之詔下遜位海內雲擾先生亦辭職歸矣自是卜居滬上慨歎滄桑杜門不出惟以書籍遣日整理舊著四方知舊大都避亂來滬訪書問字踵接於門國變後文獻凋零咸憫國粹湮沒購書刻書之風轉盛吳興劉翰怡張石銘兩君並裒集叢書咸向就正武進盛氏自建圖書館雖無祕册通行精本甚備亦請編書目滬遺老結詩社先生年最高稱祭酒焉甲寅清史館開趙次珊尚書聘為總纂先生身為舊史生平網羅文獻有遺山石園之志欣然應招先為條舉大綱貽書商榷及至館與同人集議開館之始多所贊畫因不能久居京師趙尚書許攜書自隨以國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五傳初稿原出手纂後經他人增改仍願引為己任閱兩年除循吏一傳讓歸他手餘四傳皆脫稿又成土司傳明遺臣傳則國史所未具而創輯者也又擬全書凡例一卷又

徧閱明史列傳一過、發明其每卷編次義法、筆錄寄館、以備印證。甲辰、戊午兩次至京商辦史事、力主先擬定傳目、以時代爲段落、擇人分任、久之乃定。議自任康熙一朝、而時局日紛、牽於生計、遂分日力於所任史傳、僅脫稿十之六七。每自引以爲憾。江蘇通志重議開局、馮夢華中丞主之、以金石一門非專家莫辦、先生命子僧保預其事、自發家藏搨本、編錄考訂、一手成之。江陰續修縣志、先生爲定大綱、延里中耆舊通才任分纂、而自總其成焉。先生三十通籍、早負時望、以性剛不能諧俗、棄官。時甫逾五十、取竹垞語、以七品官歸田刻小印、用識微尚。後勉應召一出、本擬即賦遂初、尋遘世變、終隱海濱、溯二十年來、名山壇坫、著述自娛。自謂不以富貴易其樂也。己未春感疾、尋愈、猶鉛槧不輟。江陰志及通志金石皆於是秋告成。十一月初一日卒於上海寄廬、年七十有六。先生恪守乾嘉諸老學派、治經以漢學爲歸、有清一代經說搜羅甚勤。王葵園先生續刻經解、多所取資。早膺史職、於乙部致力最深、拾遺訂譌、悉本錢氏考異、王氏商榷家法、於當代掌故徵求討論、心得甚多。爲文私淑全氏鮚埼亭內外編、以翔實爲主、不尚空言。凡考古述今、論治論學、生平蘊蓄皆於文集中見焉。駢體少喜小倉山房、後乃取法北江、出入聊軒、亦歸紀實、而戒浮靡。詩多指事類情、主雅贍、不矜格調。晚好輯詞、而不多作。酷嗜金石、先後得劉燕庭、韓小亭、馬硯孫、瑛蘭坡、崇雨舲、樊文卿、沈韵初諸家所藏搨本、宦游所至、又得打碑人李雲從、祁明光等、並善搜訪、於畿輔、山右、山左、大江南北及皖中石刻、椎搨幾徧。所編收藏目錄、共得一萬有八百餘種、凡僞造摹刻、無時地可考者、皆不錄、甎與瓦亦不預。

後續得復千餘種、藏本之富、爲前此金石家所未有。又補正孫、趙兩家訪碑錄、爲金石分地錄、初擬補續金石萃編、先就遼金元輯錄、以非獨力能成、輟而未作、考證未有專書、散見文集筆記及順天、湖北、江蘇金石志中。目錄之學、貫串古今。尤慕士禮居黃氏、早年助潘文勤公搜輯黃氏題跋、編刻行世、續得者江建霞及鄧秋湄分爲刻印、後復有得、經章式之、吳印丞兩君薈萃諸本、各將所得增入、合爲一編。晚乃索稿刊成、海內藏書、羅楊丁、陸諸家皆至契、互通借閱、資以鈔校、自編藏書記、欿然謂限於力、僅可與陽湖孫氏五松園相頡頏、續記及再續記較初編數且過之。所校刻古書詳溯源委、剖析異同、具載於序跋、論者謂與蕘圃書跋尤稱同調。祕籍孤稿、以力薄不能多刊、每貽同志。好事者如張文襄、王葵園、劉聚卿、劉翰怡、張石銘諸人所刻叢編、每有贊助。盛愚齋刻常州先哲遺書、則全出先生藏本、編校亦一手所成、原擬分爲三集、寫定目錄、因辛亥之變就已刻者結束、尚餘二十種存俟同郡後來者賡續之。筆記積數十册、皆關掌故、晚年志在理董、略創類例、擬刪去重複瑣屑及習見者、未及編成、藏待來者。其著述已刻者、藝風堂文集八卷、續集八卷、辛壬稿三卷、乙丁稿五卷、金石目十八卷、讀書記四卷、藏書記八卷、續藏書記八卷、遼文存六卷、續國朝碑傳集八十六卷、常州詞錄三十一卷、孔北海、魏文靖、韓致堯、李忠毅年譜各一卷。未刻者詩存四卷、詞一卷、尺牘二卷、金石分地錄二十四卷、再續藏書記不分卷、碑傳集補遺十四卷、秦淮廣紀十二卷、代端陶齋撰壬寅消夏錄若干卷。所編刻叢書、雲自在龕叢書五集共十九種、對雨樓叢書五卷、藕香零拾三十八種、煙畫

東堂小品十二種。自輯古書及國朝人小集、家集皆在其中。對兩樓刻成賦友，餘版並設於家。孫桐同鄉里，申之以婚姻，在詞館爲後進，熟聞緒論，知先生有經世才，生平遇奇，仕宦不遂，以著述終老。晚預修史，亦未能行其志，不得繼美石園，世所同惜。身後未十年，藏書已散，則尤深慨歎者也。曩曾據自編年譜，兼證著述，代其家草行述，茲復爲要删，略具學行梗概，俾後之傳儒林、文苑者有所採擇焉。辛未季秋，夏孫桐謹狀。

《碑傳集補》卷九

校記

①戴：當作「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八

王懿榮　丁以此　朱一新　方守彝　陶方琦
周家祿　孫詒讓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追贈侍郎銜賜謚文敏前團練大臣國子監祭酒王公神道碑銘　孫葆田

嗚呼、庚子京師之變、可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時矣。而當此之際、能皎然不欺其志、以身殉國、爲斯世振綱常、且以一門忠烈荷褒寵於當時、中外之人莫不稱頌、尤未有如欽命團練大臣、國子監祭酒王公者也。公諱懿榮、字正孺、一字廉生、福山人。祖兆琛、嘉慶丁丑翰林、仕至山西巡撫。父祖源、咸豐己酉拔貢、由兵部主事改官知府、選四川龍安府、調署成都府知府、特擢成緜龍茂兵備道、署四川按察司使。公自幼性情篤摯、讀書輒過目不忘。年未冠、隨父官京師、觀政戶部、聲譽大起、諸公貴人爭欲出我門下、而顧一不屑眄。就同治元年應順天鄉試、試卷已擬北元、而以微疵見抑。至十二年、始中副榜第一、座主吳縣潘文勤公尤重惜之。光緒五年己卯、舉順天鄉試、明年庚辰、成進士、入詞林。當是時、公年三十有六矣。又明年辛巳、入蜀省侍兵備公、既還都、散館、授編修、因發講求經世之學。公爲學不分漢宋門戶、尤篤嗜金石文字、得同鄉劉燕庭方伯所收藏頗富、與濰縣陳壽卿學士商訂古文、書疏往還不絕、而常熟翁公與潘文勤公咸推公爲博學多識。公於書無所不窺、而於古今奇字尤善悟、視近代通儒所得獨多、蓋天性也。丙戌、丁父憂、服闋、入都供職。癸巳恩科、典試河南、號稱得士。歸囊僅餘千金、以奉高堂、曰此稽古之所獲也。性恢諧、與常人語、輒戲笑怒罵、獨談至忠孝事、則掀髯抵掌、聽者忘倦。以是人多喜就公。嘗言爲翰林必當供奉內廷。及甲午大考翰詹、蒙恩特取一等、旋召入南書房行走。未幾、復奉命署國子監祭酒、而適會中東戰事急、公上疏請回籍辦團練、以爲聲援、奉旨馳往、並頒發餉項　千金、前此所未有也。公因馳至登州、周歷各州縣、不避勞瘁。是時公母謝太夫人適避難至金陵、和議既成、謝太夫人亦返里、因請假省親、仍繳還餉項、又辭東撫李公餽贐千金、而以私財散遣所調哨弁各員、曰吾愧未能爲國家禦敵、敢虛糜度支哉。先是、公長子崇燕歿於京師、遺孤福坤甫五歲、隨母張氏、亦於是時歸省謝太夫人、因留養里第。張氏今豫撫豐潤張公女也、孝恭肫誠、事重慈尤能曲得歡心。公既回京覆命、獨荷聖眷優隆。是歲補授國子監祭酒。丙申春、丁謝太夫人憂、匍匐奔喪、成禮。嘗語次子崇烈曰、吾不能孝養父母、今事親事畢、吾當致身於國矣。公爲人坦白、平日不問家人生產、至購買書畫古器、則典衣質物亦所不計、故官日崇而貧日甚。服除、再補國子監祭酒。諸生得其指授者、皆相勉爲實學、議者謂自治公麟、盛公昱而後、得公而三、皆不愧爲太學師也。公直內廷既久、或奉旨鑒別宋元書畫、或進呈異本經史子集、或有時奉敕書於私第、則益加敬慎。前後三爲祭酒、以會典館編校敘勞、加二品銜。至庚子夏、遂與李侍郎端遇同拜團練大臣之命。公於召見時、面陳拳匪無法紀情狀、朝廷始知義和拳爲亂民不可用、而西洋各國已聯軍深入內地、國事不可爲矣。初、公所居第有井穴深而口狹、公命厮斫口使大、別爲橫石於上。七月二十日、公猶呼宣武門出至團練局、而是日洋兵已入齊化門、甘軍潰散、京師亂練勇倉猝不能成軍。公薄暮入城、次日早、洋兵已攻東安門、公徘徊庭

院、日晡時、傳聞兩宮變輿已西狩。公慨然曰、吾可以死矣。吞金錢二及仰藥、皆不絕、乃書絕命字於几、投井而死。繼配謝夫人與長媳節孝張氏婦亦同時先公殉焉、時七月二十二日也。越數日、張侍郎英麟始率人出井中尸、面目如生、乃爲置薄材成殮。當是時、洋兵猶充斥、太學諸生乃相率服短衣泣拜於第、洋兵問知爲忠烈之門、亦相戒勿犯。嗚呼、得此於外夷、蓋尤難矣。公有幼子崇煥甫九歲、及張氏所出孤孫甫十歲、皆先時爲僮僕攜往他所、故得免於難。亂定、豐潤張公使人微至京師探得其實事聞、行在詔追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准建專祠。謝氏張氏皆附祀、又賞給嗣孫福坤主事、而公次子崇烈爲公弟後者、以直隸候補道先奉公命由天津歸里、至是閉關赴喪、扶三櫬歸葬。葆田與公爲知交、聞公殉國、與同人設位爲祭。其詞有曰、以公身爲天下師、又兼練兵大臣、固萬無倖生之理、而某等所尤心折者、公乃忠烈節義萃於一門。其後恭讀諭旨、乃與私撰文字正同。先是、公嘗與人書謂身後易名之典、當得文忠文節。及隨扈大臣在西安倉卒進擬、乃獨括公生平以爲好古不怠、而公危身奉上、與艱危莫奪之忱、反隱而弗後追論、倘有謂公可勿死者。人心陷蔽至此、此昌黎韓子所爲致歎於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也。公所著文字皆未就、獨奏稿尚存。卒時年五十有六。先娶黃夫人、生子二、崇燕、辛卯舉人、次卽崇烈、甲午舉人。女一、適南汝光道吳封。繼配謝夫人、生子崇煥、今年十五矣。公既葬六年、崇烈見葆田於河南、泣曰、先公墓碑未立、願得有道者爲之詞。乃爲銘曰、

兩儀既奠、君臣分定。事三如一、道無迯庭。君辱臣死、大義攸存。地維以立、天柱以尊。胡古胡今、所重忠烈。爲稽紹衣、爲杲卿舌。偉哉王公、乃天下師。奉命團練、艱危不辭。變輿出幸、迫於強敵。世危時窮、臣生何適。在北宋世、有李侍郎。一死報國、克服氏羌。公今繼之、義感婦女。曰謝曰張、節烈同許。天子曰嗟、予有良臣。建祠附祀、用式兆民。名節無虧、炳若日星。千秋萬歲、詩視此銘。

清故團練大臣贈侍郎銜賜諡文敏國子監祭酒王公家傳

陳代卿

公名懿榮、字廉生。先世雲南大理府人、明洪武中有官福山者、遂隸籍焉。入國朝、爲東牟望族。祖兆琛、嘉慶丁丑翰林、官山西巡撫。父祖源、道光己酉拔貢、官四川成綿道。公以議敘官戶部主事、中同治癸酉順天副榜、光緒己卯庚辰聯捷入翰林、癸未散館授職編修。乙酉丁父憂回籍服闋入都、恭辦大婚慶典、以本衙撰文賞侍講銜。癸巳恩科充河南正考官。甲午大考翰詹高等、升用侍讀、特旨召入南書房行走、署國子監祭酒。恭題醇賢親王神牌、充會典館總纂官、賞二品銜。先是、中東役興、公奏請回籍辦團練、奉俞旨並發餉銀十萬、特恩也。時公母謝太夫人在籍、東海關監督劉公含芳專輪舟送至滬、由兩江總督張公之洞迎養至江寧。張公、公妹壻也。公既無內顧憂、因得從容布置。未幾和議成、公奏請停辦團練、繳上餉銀、迎謝太夫人回籍、請假兩月、奉晨夕。奉硃筆補授國子監祭酒。假既滿、太夫人命公入都供職。丙申丁內艱回籍、服闋北上、仍補國子監、任直內廷。嘗疏請清釐孔氏宗田、以衍聖公年富、宜選碩儒啓迪。又四庫全書提要纂輯已逾百年、請俟會典館事竣、續行編纂。其疏請飭部臣及各督撫將津貼京員銀兩妥籌閒款、更定名目

作正開銷，尤足維士風而端政體。旨奉旨命，尤三爲國子祭酒，自署及補前後七年，勤勗兩學諸生，始終不倦。性尤嗜古，三代鼎彝、秦漢金石、唐宋以來碑版書畫、陶瓷泉布等，靡不兼收，而生平固不名一錢，雖典衣酬值弗惜也。庚子四月，變起京都，朝廷命公及李侍郎端遇爲團練大臣。公喟然曰：「朝廷用我深矣。」召對時，因面陳拳匪不可恃，上乃知爲用事者所誤，勢已無如何矣。公自五月拜命，即手檄五城議辦團防。旋聞天津失陷，公益知事不可爲。七月二十日，洋兵入東便門，公方到局整隊，而潰兵已塞途。二十一日，偵知兩宮西狩，公嘆曰：「主辱臣死，吾今可以報朝廷矣。」遂仰藥未絕，曾見一僧入，公叱之，僧挈几前古劍去。時公寡媳張氏與公繼配謝夫人同謀入井，公命僕從綫負幼子二孫去。公殉，遂同殉焉。越十日，張侍郎英麟諸公始命人出忠骸於井，馳書山東，促公次子崇烈入都。崇烈前以道員需次天津，奉公命攜婦子回福山，欲入都而道已梗，至是得噩耗，遂星夜北上。逾兩月，乃攜弟姪等先回東。姪福坤，張公人駿外孫也，將赴漕督任，語陳代卿曰：「崇烈有子女，不可更以姪累叔母。」遂攜福坤赴清江。次年正月，崇烈復入京，扶三柩回籍葬焉。公致命時，年五十有六。先娶黃夫人，子崇燕，辛卯舉人，先公卒；次崇烈，甲午舉人，直隸候補道。繼娶謝夫人，生子崇煥。孫福坤，崇燕出；次福堃，次福封，崇烈出。公有奏議三卷及他著，皆未梓。山東巡撫袁公世凱以公一門忠孝事奏聞，得旨卹公侍郎銜，予謚文敏，謝夫人及子婦張氏並予旌表，廕福坤主事。

陳代卿曰：余與公家有累世齊年誼，公在詞館假於甲午回籍辦團時，與公一面，而文章經術則聞之審矣。及公臨危授命，不媿完人，姑婦貞魂，一門千古，雖戚黨與有榮施。公爲天子近臣，賜謚贈官，國史例有列傳，姑臚列所知，以待史館採錄焉。

《碑傳集補》卷三三

丁竹筠先生傳

馬敍倫

先生丁氏，名以此，字曰竹筠，山東日照縣人也。生於清宣宗之道光二十六年。十八歲往謁其鄉人許瀚，瀚導之治樸學。先生由是爲文字語言之業，嘗參王念孫、孔廣森所訂韻部，分爲二十二，經界益明，條理益密，蓋其學且出瀚上。三十一歲，欲即毛詩讀以古音教授弟子，因究心焉，遂悉三百篇不徒句末有韻，句中亦有韻，如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之所舉，蓋一篇一章之間，無字不相互爲韻。乃創爲經韻、緯韻、間句韻、連章韻、起韻、收韻、綫韻、正射韻諸例，成毛詩正韻四卷、韻例一卷。書成，謂知音者少也，卽內之笥中。其仲子惟汾友餘杭章炳麟、儀徵劉師培、蘄春黃侃，三人皆悉於音韻之理，惟汾請先生以所著質炳麟，炳麟亟宣揚之，師培、侃亦各爲之序贊。炳麟故爲海內治樸學者所歸，少所許與，而讚先生書者，亦以炳麟之所稱爲當也。先生既成正韻，復欲推其法以治古韻語，疾革，謂惟汾曰：「不徒三百篇字字皆韻，卽古諺謠亦若是。如『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恤恤邇韻，湫攸韻，三乎字與家圖韻，身臣人韻，淺遠韻，三而字與思謀志有矣哉韻。類此者，本欲自訂成書，今已矣，汝可語季剛，季剛能集以成書，當於古韻發明不少。」季剛者，黃侃字也。先生雖攻樸學，未嘗忘經世。二十六歲游濟南，遇朝鮮人某忿其國之變法來謁孔林者，先生詢其情，因知日本之必興、朝鮮之必敗，然亦潛爲中國憂

矣。及清廷遣諸生赴英吉利國習海軍術，先生欲以惟汾往而不得。濟南既立高等學堂，遂命惟汾學焉。其後惟汾奔走國事，至觸當國者怒，累瀕於危，先生益勉之。先生恤國之思既深，睹清氏雖覆，大盜竊據，國訖不寧居，常宛抑，遂以十年四月疾終於家，年七十六。

《碑傳集補》卷四一

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傳 金武祥

君姓朱氏，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也。父鳳毛，拔貢生，壽昌縣學教諭，

特旨賞國子監學正銜。工詩及駢儷文。生二子，君其長也。生而腴厚，年四歲，與羣兒嬉戲，慮有傾跌者，輒趨掖之。其祖見之曰：此兒心地極篤，異日必不肯爲自了漢。咸豐十年，粵匪竄浙江，金華郡縣皆陷，君時年十五，與家人避寇山中。壽昌公方集鄉丁禦賊，君時來省覲，未嘗釋卷。年十九，補縣學生。學使徐壽蘅侍郎亟賞之，其課詁經精舍，特置超等六人，以異內外諸生，君其一也。同治庚午，與弟懷新同舉浙江鄉試。主考官李若農學士歎其策對精核。兩應禮部試下第，入貲爲內閣中書舍人。光緒丙子

恩科曹鴻勛榜下進士，釋褐，授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轉編修。嘗以九日偕友生袁爽秋、朱亮生、黃再同游京師西山，歸途遇雨，感疾作狂囈，所言皆民窮財盡，不力求振作，非祗外患，必有內憂，而尤以俄爲大患。聞者咸慨其忠藎之蘊蓄有素也。翰林俸薄，授經自給。時法蘭西侵越南，上疏請擊之。和議成，復上疏言和議難恃。乙酉，奉

命爲湖北鄉試副考官，取士務崇實學，一時秀異咸入其彀。俄遷陝西道監察御史。君志期匡國，既居言路，日思陳善納誨，宏濟艱難。於是海軍初創，規制未整，其柄用者人或疑之，上疏切言，深中事理，不避貴戚，尤人所難。內侍李蓮英矜諸聲勢，君愛之。是年適有災變，欲防微杜漸，遂以遇災修省爲言，劾及蓮英。疏入，朝士震駭，君坦然無懼。

懿旨詰責，降補六部主事。乃以母疾乞歸。臺省同官祖送京師，士民皆目爲眞御史。既歸，曲盡孝養，布衣蔬食，無異寒士。粵督張香濤尚書馳書延爲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復延入廣州，爲廣雅書院山長。廣雅規模宏大，張公所新建者，儲書甚富，山長專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兩廣東西高才生咸請業焉。其論經學，深抑近時講西漢公羊之流弊，謂其蔑古荒經。其論學術，謂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亦未嘗不分。道及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少嗜濂洛關閩之書，中年以後涵養益粹，嘗謂進德莫先於居敬，修業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兼學問思辨。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之博而返約，則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聰穎尚新奇者，必導而返諸正

大篤實，久之皆信嚮。二十年六月，微疾數日，猶接賓客，易簀之頃，尚云高麗未定，神京根本可憂。七月二日卒，年四十有九。壽禺公作詩哭之極哀。弟儇新，以進士官知縣，需次嶺南，獲覩含殮。子萃祥，廩貢生。遺書有無邪堂答問五卷、漢書管見四卷、奏疏一卷、佩弦齋詩古文詞雜著八卷。余辱君知契，又與君弟爲寅僚，及余歸里，乃以新刊佩弦齋詩文及行狀見寄，因按狀而詮次之。

金武祥曰：自君歿後，中日之役，一蹶不振；戊戌政變，繼以拳禍，九原有知，能無深痛。迄今積弱之後，所謂邪說詖行，生心害政者，至斯而極。綜念君生平，拳拳君國，退而設教，立言常以學術之憂爲亂機所伏，識微知著，不惜瘏口曉音，反覆辨論。讀君遺文，益令我唏噓欲絕矣。

《續碑傳集》卷一九

清封中議大夫太常寺博士方貫初先生墓誌銘 潘田

先生諱守彝，字倫叔，號貫初，又號清一老人，姓方氏。先世自婺源遷桐城縣北魯谼山，遂爲桐城人。九傳有諱孟晙者，讀書超邁，有器識。時同縣有宿儒曰方閒阿，講學宗朱子，而與其友胡莫齋以呂氏鄉約教於鄉。孟晙命子從之游，自是質行文儒相繼並起。至儀衛、柏堂益大。柏堂與儀衛三從兄弟，先生考也。先生少遭亂，轉徙窮山，飢困至不能得食，然未嘗一日廢學。既習聞庭訓，又游興國萬清軒、貴筑黃子壽之門，嘗爲辨祔祧議，見賞於武昌張廉卿。然先生以爲文章之事，古今作者寥寥才幾人，與其不能過絕流輩，不如退而閉修各尊所聞之爲得。顧好爲詩，爲之至勤。晚年寫定曰網舊聞齋調刁集，凡二十卷。又工尺牘，言語妙天下。書法自然臻古，所寫詩或與人書，得者爭藏弆裝池。亦時作書應人求，請不拒也。嘗一就有司試，棄去。又入貲爲太常寺博士，然不樂仕。其爲詩，自世所尊康[1]宋以來杜甫、白居易、韓愈、李商隱、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諸家，靡不涵茹錯綜，香山、宛陵尤所誦玩。然絕去模襲掞藻，驅瀾質厚內函，巧力既極，乃以拙勝，取徑造格，高厲孤騫，又非唐宋所能囿也。辛亥已後，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所至賦詩尤盛。天性和易，不爲崖岸嶄絕之行，士尤樂親焉。惟先生亦以朋友爲性命也。既嬰世變，稱疾屏居，猶與其徒唱和往復，極酣嬉淋漓不厭。內行孝友，柏堂先生病偏痺，製小輪輿，平地推挽，兄弟親執其役。喪葬一遵古禮。兄培濬早卒，事嫂如母。既以子時涵爲之後，又刊其遺文，附柏堂集以行。卹孤甥，友季弟，曲盡其道。於先世著述尤盡心，始刊柏堂集，字畫一準鄉書。既又集諸家評選爲柏堂

文集後錄、並爲文數篇繫於後、而畀同縣姚叔節序之。家世儒術、至先生頗涉佛典、多方外游、然卒之年、獨反復易、禮諸經及羅忠節西銘講義、遺令戒子舉西銘、爲訓至再三、蓋猶其先世之風類也。卒民國甲子年十一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八。曾祖諱護、祖諱松、皆篤行不仕、以柏堂先生貴、贈如其官。考諱宗誠、即柏堂先生、由諸生薦官棗強知縣、給五品卿銜。曾祖妣甘氏、祖妣金氏、妣甘氏、蘇氏、皆封恭人。先生蘇出也。配王淑人、前卒。四子、時涵、清縣學生、直隸州知州、出後兄培濬、時婺、清縣學生、江蘇常熟縣知縣。時簡、清翰林院庶吉士、安徽實業廳廳長、時彲、清法科舉人、國務院法制局編纂。女二、壻清光緒丁酉舉人常熟宗嘉祿、安徽含山縣知事義烏虞德元。孫七人、璉德、瑛德、琦德、斑德、珂德、珵德、琯德、皆娶出。曾孫二人、鐵生、桐生。孫女四人、曾孫女三人。以卒之明年三月十日、葬於懷寧縣北車津潤保峨公山前、去柏堂先生墓五里、而近先生志也。所著詩集外、有文集、尺牘若干卷、諸子俟舉大事刊行。吾縣自明以來、士大夫多好爲詩、見於先木厓公龍眠風雅者、幾於家戶相望。至方、劉、姚諸先生出、乃以古文名天下、然海峰、惜抱故皆工詩、儀衛繼之、說詩尤多微言精詣。先生晚出、承遺緒而谿恢之、桐城之詩、殆將與文並重於世。嗟呼、風雅道喪、至今日而極矣。先生之歿、豈惟一鄉邑之不幸、抑亦文學興替之所繫也。夫先生嘗出全集、授田使評點、似謂可與言詩、又索田詩錄副、至再三、竟不得匿其慮、懷奬善多此類。敬爲銘曰、

古云少達、窮乃工、先生不仕亦不窮。辭議義貞、吁可恫、知言並世乙盦翁。龍山之西石門東、中有箬笠亭亭峰。昔攜丙舍環楸松、車津溯源龍所宮。寒泉一盞生清風、遺令葬此吾視從。後有過者詩人封。

《碑傳集補》卷五三

陶編修家傳 譚廷獻

譚獻曰：子珍行誼，略具《子亡友傳》，幽咽不能盡辭。越十年，遺孤詞光兄弟以家傳請，復次生平事實應之。後死之責，感逝之懷，幽咽不能盡辭，倘前日也。

陶君名方琦，字子珍，浙江會稽人，世居陶家堰。曾祖兆麟，直隸大城縣典史。祖際堯，湖南永州知府。父貞翰，福建興化知府。先世皆文學飾治，有聲仕籍。方琦淵淵專思天人，少漸庭誥，綜羣籍，避亂山中，擁書吟諷。既冠，補諸生。踰年，同治丁卯並補甲子科舉人，兄方琯同榜。方琦靜穆寡言笑，雖徵歌酣燕，寂坐蕭然。至斗室中與同志友人討古辨疑，齗齗不自知。庚午秋，偕同年友餘姚朱衍緒震甫就獻論羣經、九流之流別，旁逮文辭正變，密坐千言，踰晷忘疲。至二君後先捐館舍，獻理其緒言，往往雪涕。方琦樂善，入規誨，輒精思求益也。成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督學湖南。時所學大就，治《易》鄭注、《詩》魯故、《爾雅》漢注，又習《大戴禮記》。其治《淮南王書》，方以推究經訓，蒐采許注，拾補高誘，再三屬艸，矻矻窮年。故其視學，貴事求是，得士如衡山李子茂、衡陽夏時濟、武陵陳銳所造就者，皆能窮經；桂陽陳兆葵、長沙蕭榮爵，文章蔚然。在官丁母憂，歸葬禮成，湖北奏請總修省志，游於武昌，手輯所著書，未卒業。詩詞駢儷文，約略寫定。釋服北上供職，遂巡染疾，病數月，光緒十年十二月卒於京邸，年甫四十。君學有本末，汲汲於古，述造無閒歲時。今《漢孳室遺書》四方傳鈔，及所手定者行世，有《淮南許注異同詁》、《許君年表》、《倉頡篇》、《字林補輯》、《漢孳室文鈔》、《潩廬駢文選》、《湘麋閣遺詩》、《蘭當館詞》，餘稿尚藏於家。賢婦王孝敬守禮，生四子，後君十年卒。子詞光、詧光、譽光、謨光，庶子謨光、誠光、議光。

贊曰：式詹興化，服祓家學。琦也益昌，研經後覺。理道質文，紓徐卓犖。無年不朽，斯樸斯斲。

《續碑傳集》卷八一

海門周府君墓誌銘 顧錫爵

府君姓周氏，諱家祿，字彥昇，一字蕙脩，晚自號奧簃老人。始祖山陰丞淵，南宋時流寓浦陽。四世伯愚公由常寧遷居崇明。七世我觀公由崇明遷通州之西川港沙，占籍海門廳。高祖諱錫元，妣氏陳。曾祖諱明遠，妣氏季。祖考諱志成，貤贈儒林郎，妣氏顧，貤贈安人。本生祖諱志禮，妣氏宋。考諱承柳，貤贈奉政大夫，妣氏黃，貤贈宜人。君天性簡默，自為兒時不好嬉戲，詣戚友必挾書自隨。錫爵識君時，君裁二十許，於儔人中望君，見其長身古貌，恂恂似不能言者，退而念曰：此人必深沈好思，子雲之流歟。君實親炙戴指蘇、葉涵溪、李小湖諸老先生，文有師法。其無韻之文雋永如魏晉人，有韻之文上通於騷人之清深。蓋君之生平，雖奔走衣食，游於大人，然風裁峻逸，絕不干預世俗，專心一志於文字，故所成卓然如斯。自君歿後，世變岌岌，而文字隨之。竊謂仲尼以來，斯事代有變動，其尤異者，則元魏主中原，佛經入震旦之世，文字乃有派別支分之勢。吾知百年之後，必有愛慕君文，推為正始之音者矣。所著述凡十三種，百有二卷：曰《經史詩箋字義疏證》，曰《三禮字義疏證》，曰《穀梁傳通解》，曰《三國志校勘記》，曰《晉書校勘記》，曰《海門廳圖志》，曰《朝鮮國王世系表》，曰《朝鮮載記備編》，曰《朝鮮樂府》，曰《國朝藝文備志》，曰《反切古義》，曰《公法通義》，曰《壽愷堂詩文集》。予多未及見，不能備論也。君篤於內行，事親孝謹，伯叔兄弟敬愛有加，戚族貧者歲有贍濟。常自困窘，而無吝悔。與人交游，不為矯異，座客或有不合，常偃臥不語，頗有望君為傲惰者。性善飲，數十觥後則清談滔滔，鋒不可當，豪蕩感激之氣，流露於不自知，亦足以見其性情眞率，豈

貌爲城府之人哉。君以同治三年補廳學生、旋補廩膳生。庚午科舉優行貢生、朝考用教職、授江浦縣訓導、歷署丹徒、鎮洋、荆溪、奉賢訓導。光緒癸卯、陸文愼公疏薦經濟特科、辭不就試。先後游於夏子松、吳武壯、張紹臣、陸文愼、卞誦臣、張筱帆、張文襄、袁慰廷幕中。中間亦屢主師山書院、白華書塾、湖北武備學堂、南洋公學講席。計君生平見知者多以文事、君亦毅然以文事自任而不疑。君生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月初三日辰時、卒於宣統元年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時、春秋六十有四。以次年三月初十日祔葬於通州川港鎮東北三里祖塋之昭位、屯山鼎向。元配陸氏、誥贈宜人。繼室吳氏、誥封宜人。子三、長寶衡、次寶辰、次坦、原名寶臣。女一、寶嫻、適通州張仁祖。孫三、長之駿、殤、次之森、之淦。孫女五、皆幼。寶衡先君卒、寶辰亦卒。越三年、坦書來乞銘。錫爵念君交游多賢者、而錫爵獨碌碌無短長、顧少君二歲、以弟畜我。往者以書相訊曰、吾所交某也賢、某也才、某也能文章、至於吾弟、若有所不測何耶。錫爵驟聞君言、惶悚無以自容、然藏於中心、不敢忘也。且愛我者死、我固可以默然而已乎。謹次其大略、而爲之銘。銘曰、

吾友周子、篤生海邦。行爲君子、言爲文章。名播於世、骨歸於藏。千秋萬代、氣如干將。斗牛之次、萬丈其芒。我附青雲、願承末光。

《碑傳集補》卷五二

孫徵君詒讓事略　朱孔彰

孫徵君詒讓字中容、溫州府瑞安人也。父太僕公衣言、以翰林起家、詩、古文雄一時。咸豐初入南書房、教授皇子、諸王、又四夷屬國遣人來學京師、衣言官國子監、並教之。先有琉球弟子阮宣詔、東國興等、後有再傳弟子林世功、學成歸國、故詩文流播海外。同治間出爲安徽道員、升按察使、糾六安知州某贓罪、政理法嚴、羣吏皆憚之。遷湖北江寧布政使、擢太僕寺卿、乞病歸、年八十餘終於家、有遜學齋集行於世。詒讓承家學、博通經傳、少有神童之目。同治丁卯、弱冠舉浙江鄉試、爲副考官張公之洞所取士。五赴禮闈未第、遂專意古學、研精三十年、著周禮正義。其自序曰、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黄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累、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斯、故雖古籍淪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其宏章縟典、幷包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三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太史歲年、通咳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澒荒以降、文明日啓、集其善而革其弊、此尤精強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剏之哉。其書不甚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遊羞服之細、嬪御閽閹之昵、咸埶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撢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逹

窮遽、誦訓、土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衆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校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尚不與此數。推之都縣、畺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徙於斯。竝九州之內、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尚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能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太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藏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至於幽、厲、平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焉澌滅。然其典册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尚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他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皆其枝流未淹也。其全書經秦火幾亡、漢興、景武之閒、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閒、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箸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然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斥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告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肊斷、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痏、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詞衺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佐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謬託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僥幸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亦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即一二閎覽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鍥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顱而方趾、橫目而直幹、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弗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烝鬱、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洪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柷敔、拊搏無當於鏗鏘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年遠無變。究夫政教之宏綱微指、實能貫百王而不敝、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皆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鼎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卝之屬、咸與此冥符而遙契。蓋政教

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之明效大驗也。別揭當今切實可行者爲周禮政要。又以墨子實篤於政教、著墨子閒詁、其序曰、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同、尚賢。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於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答問、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悕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事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盩。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齗齗、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駮、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詒讓見中夏貧弱、謂果得賢者采周禮治國家、用墨翟書、務節用、講戰守、何患不富強。抱經世之略、淡於仕進、著書終老、惜哉。爲文精適雅正、以經學深掩其辭章名。綜生平治經、似高郵王氏、攷史似嘉定錢氏、說字則服膺先博士及安邱王氏、能淹有諸家之長。所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盛行於世。治他經又有周書斠補、尚書駢枝、大戴禮斠補、經迻、札迻、考𠭯彝則有古籀拾遺、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治史之餘、則有廣韻姓氏刊誤、述方志則爲永嘉郡記。詒讓與人氣和、任恤、媚睦、以古學勸後進、講論不勸、無越越多業。先主溫州師範學堂、後爲浙江教育學長。光緒閒、朝廷徵主禮學館、未赴。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春秋六十有一。

孫詒讓傳　章炳麟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清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姦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夙義嚼然、經訓之以徒舉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官于江寧。是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于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閒詁。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斠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斠補、六歷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迻、札迻、述林。又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閒學。詒讓一

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詒讓集衆說、下以己意、神怡逈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揞柱、雖衆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疑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閱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益繆、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擯北宋人所假名者、即部居形聲不可知輒置之、即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氂。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於世。札迻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志、每下一義、妥聑寧極、淖入湊理、書少于諸子平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清廷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學、財得䰟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專足以摩掝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榔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爲鄉里起橫舍、顧以裂餘見稱于世、悲夫。

瑞安孫先生傷辭 章炳麟

炳麟始交平陽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閒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生名最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古籀拾遺、經迻、札迻、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憙寶積經。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緜鞋、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翆平子爲笑、平子無慍色。及與人言學術、剛棱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憙、然不能非閒也。會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詆古文爲劉歆僞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劉氏學、駁僞經考數十事、未就、請於先生。先生曰、是當譁世三數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經術者多摭三統、三世爲名高、往往喜讖緯、誣典籍成事、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回遹。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以爲罔。先生節族愈陵、不與世推移。炳麟著詹書未就、以其草稿問於先生、先生方自擬仲長統、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見先生顏色、欲道海抵溫州、履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之官取決於臚、猶勝諸薦紳怯懦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擾攘、埔陸之中、播遷江海閒久、不得先生音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問浙中諸少年、曰先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者介以爲重。平子雖周謹顧內、摯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咢咢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

張陽狂、示親昵于裔夷、冀脫禍難、雖少慧、要之世人負乎子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壹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乎子治瑜伽、竊自意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乎子、覩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述祖、龔自珍不足當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闓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于樸學無補。發定海黃君既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線、賴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攜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土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鈕、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生覩新方言、以爲精審、賜之周禮正義、且異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五月始達江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淡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畀教、自茲甚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刑、炳麟喪其師資、且聞乎子亦蟄處不與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頡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湊于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既亡、華實蕤剝、而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辭曰、

四維喪、國滅亡、頹棟梁、民安鄉、生不遭堯與舜讓、湯湯大海不可望、需倘安留吟青黃。

《碑傳集補》卷四一

校記

①康宋：當作「唐宋」。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十九

王頌蔚　劉嶽雲　蕭穆　葉昌熾　陳冕　范當世
皮錫瑞　鄭杲

清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軍機章京戶部湖廣司郎中王君墓誌銘

葉昌熾

古人稱昆弟之交，范史所書，前有雷陳，後有廉慶。若昌熾之於王君蒿隱，豈惟昆弟也哉。昌熾幼而食貧，與吾弟俯仰事畜，未嘗一日共研削。吾弟不幸早歿，昌熾傭書京邸，聞病遄歸，已不及視含斂，鴒原之痛，至今引為深疚。蒿隱則自束髮訂交，稍長，同學同舉於鄉。馮林一先生修郡志，同侍鄭鄉者三載。又兩至海虞瞿氏，同勘書目。江鄉百里，扁舟于役，出入未嘗不偕也。庚辰，君先達。又十年，昌熾始釋褐，追隨詞館，為後進，而君已改戶部，値樞垣。長安居不易，道義之相勗，憂患之相卹，風雨過存，兄弟無如也。君之歿也，其家以海贅南下，惟留次子季同，召昌熾同在側。屬纊之日，枕其股而哭之。歲月不居，兩周星紀，君之墓草載陳，而昌熾亦將七十老矣。桑海無徒，屏居削迹，欲得如君者共數晨夕，焉可得哉。君諱頌蔚，號芾卿，別號蒿隱，其初名叔炳，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先世宋時自汴南渡，居郡之洞庭東山。至明文恪公鏊，族始大，遷郡城。君其十三世孫也。曾祖仲淇，祖朝華，父仁榮，世有聲於橫舍，皆以君官累封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君生有至性，岐嶷善辭。黹冠之雛，鄉居避地，遭昭公喪，伯兄繼殂，桴鼓在郊，紱衾在室。君年纔十三歲，倚廬複壁，挈奉繼祖母鄒太夫人間關出險，人知非常童矣。冠平，返故里，受知於合肥蒯子範先生，以縣試第一補長洲縣學生。丙子舉鄉試，庚辰成進士，由庶常散館改戶部，傳補軍機章京。壬辰試御史，褒然舉首。君樂以言職自効，而樞臣以熟手奏留，非其志也。君所至事實友仁，與海門周彥昇明經共學最早。里門耆宿如潘鬯侯、朱怡雲，事之在師友之閒。其餘文字交若管申季、袁瑗禹，同朝如李蒓客、朱蓉生、沈子培、黃仲弢、梁星海、安曉峰，皆當世閎偉君子，推重君無異詞。而桐廬袁忠節公過從尤密，申之以昏姻。禁廷退直，江亭龍樹，迭為主賓，明鐙張席，言笑晏晏。然第攷德問業，務為實事求是之學，而不以標榜聲氣。時朝廷以國步日蹙，銳意圖強，游談之士倡為新周故宋之說，君視之蔑如也。及君歿而邪說披昌，馴至非聖無法，淪胥不返，遂遘陸沈之禍。易曰：履霜堅冰至。然後知君之所慮遠也。君敦尚氣節，吳縣潘文勤師本葭莩戚，常熟翁文恭公則庚辰座主也。君非論學不輕造，殿廷考試師門未嘗通私謁，嘗曰：得失事小，廉恥事大，詭遇求進，吾不為也。文勤龍門高峻，莫敢梯接，顧獨雅重君。奉諱歸里，昌熾函丈侍側，輒曰：吾家居讀禮，杜門卻埽，蒿隱云何。或得君書，則曰：蒿隱規我矣。其見嚴憚如此。治家嗇於自奉，嘗訓諸子古人儉以養廉之說，其義最精。今之墨吏非必天性無恥也，簠簋不飭，由於非盜泉之水不足以自潤也。充工程監督差，廠商苞苴，美其名曰節省銀兩，君毅然卻之曰：昔陳稽亭先生印結公項尚不受，況實為廠商之賕乎。既入詞館，志在論思廣內，著作承明。又謂京曹官惟居言路，奚職有闕，尚可發抒忠讜，吾浮湛郎署，於國無補，於學有損，不如歸也。浩然有東皋之思。未幾，中日釁起，耶山之役，王師失律，海東藩衛淪於戎索，君私憂竊歎，發憤鬱鬱不自得，竟於乙未七月朔染疫病不起，其可悲也。所著寫禮廎詩集、文集、詩碑記、古書經眼錄各一卷，又以

昭代樸學度越宋明、六經皆有義疏、周禮爲歷朝典章制度所出、獨無專書。嘗謂昌熾爲權義類發凡起例、先爲長編、舊書塡委、未遑輟簡。在方略館、得殿板初印明史上黏黄籤、審爲乾隆朝敕校未藏之本。君從故紙堆中拂拭而出之、删其蕪冗、撮其精要、成考證攟逸四十二卷。君精力絶人、博聞彊識、王伯申、錢曉徵之流亞。天假之年、名山之業豈勝最錄、而禮堂寫定之本止此。當病且棘、猶執昌熾手曰、豹死留皮。目炯炯視、嗚呼、其尤可悲也。歿後三年、葬於吳縣五都五圖萬青圩萬樂山麓之栲栳塢。配謝夫人、生子五、長季烈、次卽季同、次季鋆、殤、次季點、季緒、皆官學有聞。孫十二、存者守兌、守則、守熾、守競、守泰、守鼎、守恥、守中、競恥隨季同出後於同族季烈。中光緒甲辰進士、官學部郎中、辛亥國變、拂衣出國門、耕海濱以自晦。君有子矣。客歲歸、旣梓君遺稿、又裒述事狀、請追銘其墓。爰爲之詞曰、癸甲之際火始然、積薪不徙遂燎原。哲人見幾非不先、辨姦抗論如老泉。惜哉聽者規爲瑱、履霜陰凝冰始堅。不周山傾砥柱鑴、君行蟬蛻踰十年。劫火不侵龍漢前、貞元朝士靈輀旋、栲栳之塢萬樂阡、紫邏青蟬覗玉延。抱琴欲彈還輟絃、吁嗟逝者如逝川。

《碑傳集補》卷一二

清故資政大夫浙江紹興府知府劉公墓志銘 章梫

公諱嶽雲、字佛青、姓劉氏。先世自蘇州北遷、占籍寶應。曾祖友倘、祖廷器、潛德弗燿、以公官贈資政大夫。曾祖妣氏喬、祖妣氏雷氏、胡、皆贈夫人。父元浩、幼孤、內行純懿、事母胡太夫人孝。母夫人有疾、嘗刲臂肉和藥以進。官六合縣學訓導、以民衆聚令廨求免重徵、令飛章上變、將興大獄、賴公父宛轉罕譬、終事不戮一人。其卒也、葉編修昌熾爲文銘幽、謂有活人之德。後十年、邑人上其孝行於朝、旌孝子如例。公稟承庭誥、英英露爽。年十有五、名雋一黌。光緒己卯舉於鄉、丙戌會試、賜進士出身、以主事分戶部。辛丑、補雲南司主事、轉江西司員外郎、遷四川司郎中。居京曹三十年、序資平進、不事干謁。兩次京察皆列一等、簡授浙江紹興府知府、年已六十矣。到官以議鐵路招股事與紹人士不合、拂衣去。會丁母藍太夫人艱歸、歛門不出。遭値世變、居恆鬱鬱、以丁巳八月二十三日遘疾卒、年六十有九。寶應之學、當明季世、公家綵江先生實爲之倡、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以風義相期許、有聲東林。國朝嘉道間、端臨先生融會漢宋而得其通、楚楨、叔俛、喬梓繼之、事具國史儒林傳。成心巢先生後起、集其大成、於學顓求其是、無主奴門戶之見。研窮訓詁、而於倫常日用義理之閒、必求所以治身治心之道。性理旣明、而於典章、制度、名物仍未嘗略。公旣承族兄叔俛累世之傳、又受業心巢先生門下、爲高第弟子、沈潛義理、眞積力久、實有豁然貫通之效。故其著書以經證經、不爲支離破碎、意在通經致用。於凡訓詁聲音、天算地輿、雜家技藝、靡不切究。尤留心世道、取所得於古以證今、汎覽西籍、而不爲所囿、由博反約、歸於有用。著書凡五百餘卷、深造縣解、確有心得、亦不苟爲曼辭曲說以罔世弋名。世之論者以爲江淮諸儒莫之或先、信非誣也。公旣通籀益研求經世之學。會河決鄭州、樞府北人有議導河南徙者、潘文勤、翁文恭屬公擬奏、力陳黃河故道在北不在南、援據經史、具圖上聞、兩宮動容、卒從其議。於是黃河迄今入

經流者又四十年。然以是重爲樞臣所忌。文勤雅重公、嘗與人言以經術論則我當執北面之禮。文恭在部久、憂財用之絀、使爲會計表、句稽出內、洞見癥垢。公又嘗自爲礦政輯要書成、皆不便於當事、坐是益沈滯。甲午賠款議成、廷議將悉索以償外債。公以民力既竭、多方諫阻、且言償還易、則後難爲繼。深思遠慮、不幸而中。又嘗言爲大臣者當使人主知國用不足、則奢侈之心不生。文恭韙之、而不能用也。文恭既去位、先後主國計者爲王文勤、鹿文端、戴文誠。文誠最器公、舉經濟特科。公羞與奔競者流椴甲乙、辭不與試。乙巳、樞臣有戚某以裁併官失職、蘇人士有迎合其意者、剏議設江淮巡撫、分江蘇爲二、已簡命行還矣、公言其不可分狀、謂自古守江南者必先固淮、徐、棄淮、徐則江南不可保。陸文端據以入奏、其事乃寢。於是有構蜚語欲以中公者、公不爲動。未幾、乃有紹興之命。在京師日、崖岸高峻、不輕結納。嘗自書得志爲雨、疾惡如風二語懸諸座右。粵人某介同歲生黃編修欲一見、峻拒之、告潘文勤、李文誠、賚遣使出都。文勤堯其說、乃譸張爲患。蜀人某以公羊解乞文勤序、言文勤屬公、公指斥其謬、不爲假借之辭。與李慈銘、屠仁守、劉心源、洪良品、余聯沅、文悌諸侍御最相得。文公奏疏每與商榷。公嘗擬陳中外積習一疏、乞部臣代奏、見者咋舌、抑不以聞。公既挾其中之所蘊、鋭於一試、而爲異己所排、龐眉郎潛、不獲有所自見、則密爾自娛於斯文。讜言出、識者以明夷待訪錄況之。乾坤既毀、公鬱伊侘傺、思得一人起而任艱鉅者、然卒不可得、而公則已病矣。初、成先生爲公筮、終身得長男、卦曰汝剛方不屈、先聖其詔汝以恐懼乎。乃字震庵。辛亥後、因以爲名、而別號致庵。居恆與人言、君子學爲己、而進德則在省身。兢兢業業、數十年如一日、守師訓也。夫人陶氏、山陽陶普女、有淑德、見余所爲志、後公八年乙丑八月初九日卒。子啟瑞、光緒癸卯舉人、甲辰進士、官內閣中書、截取以同知用、與余爲同歲生、又同校德宗實錄。辛亥棄官侍隱。初遭公喪、遵遺命葬龍首村八淺坂下祖塋之右。唐侍郎文治表其墓道、而余撰家傳。今啟瑞將於丙寅十二月二十三日啟殯宮以陶夫人合祔、復來請銘。銘曰、

君子之學、人己交修。誠身立命、而無怨尤。釋褐於朝、久困郎署。晚與大郡、有尼卽去。匪棄於時、匪莫己知。懷抱利濟、百不一施。飛霜集蕺、遭國大變。人綱忽頽、恨莫能援。壯勇於學、遠紹祖庭。體用兼備、而衷諸經。實應學說、公緜不絶。撰著藏家、歲寒著節。有子蚤達、人中鳳龍。傳業侍隱、兩代孤忠。朝市常易、江淮東之。公神永奠、百世之師。

（《碑傳集補》卷五三）

蕭穆傳 陳衍

蕭穆字敬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初年、粵寇既平、曾國藩總督兩江、注意文事、延攬學人、穆以縣諸生上書幕府。時上海方創立機器製造局、附設翻譯館、譯歐美史學、輿地、天算、聲光化電諸書、用文筆雅馴者討論修飾、穆首與焉。顧薪水至薄、穆飲食衣服至樸儉、饌之美者惟豕肉蒸菽乳、月數嘗耳。局若館隸江海關道、別以候補道員駐局爲總辦。穆常自提藍入市市物、所謂總辦者、坐馬車遇之耳。其爲總督所禮也、則命僕代之提。已而穆索回自提。嗜積書、大亂初定、價極廉、書賈多集上海。穆節省衣食之餘、益以賣文所得、一用市書、日夜考求、遂熟於目錄板

本之學。士夫之說學而宦游東南者多從之求、則販賈所贏、益市書。故一寒士而積書至數萬卷、閒多善本。長沙王先謙任江蘇學政、刊皇清經解續編、又續姚氏鼐古文辭類纂、取材出於穆者十八九。穆嘗語其友陳衍曰、吾辛苦旅食數十年、於曾文正公所謂租疏魚豬書車諸物、居然略備、亦以豪矣。爲文長於考證敘跋、居多。楷書粗拙、得祕本校勘、迻寫夜靜、目昏不少休。晚年用時患目疾。所刊若羅願鄂州小集、徐鉉騎省集、皆札記精詳、未有刻本者。其餘則以屬大通李氏、貴池劉氏與祥符周星詒、大興傅以禮、瑞安孫詒讓、交久而摯。詒讓刻札迻、周書斠補、皆穆任校讎。光緒末年卒於家、年七十矣。子不能有其書、遂鬻於嘉興沈氏、貴池劉氏。劉氏爲搜集遺文刊焉。

陳衍曰、目錄校勘之學、有清爲極盛。穆蓋何焯、盧文弨、黃丕烈、顧廣圻之流亞也。中國國家無巨大文庫、私家藏書罕能久者、獨寧波天一閣歷數百載、今日亦盜賣流海外矣。舊藉之亡、烏知所屆耶。

☒蕭敬孚先生傳 姚永樸

蕭先生諱穆、字敬孚、桐城諸生。少謁曾文正公於安慶、文正語人曰、異日續其邑先正遺緒者、必此人也。先生屢應江南鄉試不售、客上海製造局廣方言館、得俸輒購書、築小樓於家庋之、不戒於火、燼焉。踵求不怠、久乃逾其舊。猶謂未足、踔海至日本以求之。所儲皆善本、或孤行於世、人未見者。蓋先生所至、書賈每盈座焉。是時吾邑先輩如方先生宗誠著書多談性道及軍國利病吏治得失、徐先生宗亮亦究心邊事、吳先生汝綸尤喜以泰西學說爲吾國倡、惟先生壹意編摩古籍、與後生言、於字句異同、刊本良否、以及前聞軼事、歷歷然如數室中物、而無一語及世務。吳先生每思廣以異域之事、見必極論、先生意不與之合、譏嘲轟發。然吳先生退、未嘗不重先生。在上海凡數十年、四方賢公卿下逮游客、語及聞見洽熟、必曰蕭君。先生既篤意文獻、見有力者、必誘之刊書、所刊數十種、皆躬爲讎校、不取酬。初先生嘗從市中得邵陽魏公光燾先世遺稿、其家無副本、聞之、輦金以求。先生笑曰、父祖之業、固宜傳之子孫、何言財乎。卒歸其書。及光緒末、先生老矣、而家益貧、總辦製造局者不相知、奪其事。會魏公總督江南、過上海、首詣先生、縱談三日。總辦大驚、急謝過、增俸至倍。先生歎曰、是謂我將不利於若而貸之也。仍受故俸、而稱其所長於魏公、人以爲長者。先生於光緒某年月日卒、年六十有幾。所著曰敬孚類稾、嘉興沈子培提學、合肥蒯禮卿觀察爲鳩貲刊行、凡十六卷。

論曰、當今之世、如先生、有不以爲迂闊者乎。顧其學於古人深有所得、宜乎愛之篤而護之周也。永樸少學古文詞、一日過上海、先生勸之用力經史、謂匪是無以爲文章根本、語意怳勸。由是始知從事樸學。今先生亡久矣、天下多故、聞所藏書散佚殆盡、而永樸浮沈斯世、深夜懷舊、愧負先生、撰次遺事、慨焉不知涕下也。

（《碑傳集補》卷五二）

葉侍講墓志銘 曹元弼

自亭林顧先生以孤忠大節、守先待後、明體達用、垂世立教、海內學士接踵蔚興、東南大師繼起尤盛。吾吳惠松厓、江艮庭、陳南園、馮校邠諸先生、皆推明絕學、立言不朽。然諸先生際乾嘉

全盛、同治中興之日、其學雖足羽翼聖經、而任重道遠之責、未爲危且急也。長洲葉公承二百數十年上教下學斯文極盛之緒、囊括網羅、靡汝澄深、不幸丁綱常墜地、禮樂分崩之厄、獨醒獨清、身教言教、高風亮節、竝軌亭林、方之漢儒、蓋顧先生爲伏生、而公爲杜子春矣。公諱昌熾、字鞠常、晚取莊子爲善無近名、緣督以爲經之義、自號緣督廬主人。性純篤穎悟、成童游庠、通六經、文章高卓、氣息逼漢魏。事校邠先生、深見器異。與故太傅陸文端公管申季、明經王茀卿部郎、道義切磋、同佐先生修蘇州府志。先生又命公與管王兩君校正說文解字段氏注刊改漏失致多。光緒丙子、舉於鄉、令聞廣譽、闇然日章。潘蔚如吳愙齋兩中丞、汪郎亭侍郎、師先後敦聘、商榷政治學術、多所裨益。所過山川、考求地理民俗、殘碑斷碣、罔不參稽。既而曾子心痛、千里馳歸、啜菽飲水、愉愉色養。父病、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五晝夜。遭喪哀毀骨立、得肝疾、發輒累旬。癸未、潘文勤公居憂在籍、延課其弟。文勤丰裁峻整、閉戶讀禮、絕賓客、惟與公時時論禮、教古義、考金石目錄、推服甚至。時元弼年十七八、就公問故、公深執謙讓、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蒼籀訓詁、詩書禮典章、易春秋義例、經師家法、微言大義、有叩斯應、剖析窮根。元弼於是知經神學海、淵源深大、而德盛禮恭、尤不可及。乙酉、以弟歿尋遭母喪、痛不欲生、高柴少連、致哀盡禮、君子難之。丙戌、故蘇藩子壽黃公甫下車、即造廬商論政學。己丑會試、以魁選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公卿提倡古學、冀得國士而上以正、求下以詭遇、浸淫不已、樵札許鄭、土苴程朱、爲世道憂。惟公文章爾雅深厚、一出於正。在朝恪居官次、夙夜匪懈。纂國史、考古今治亂、暇則與故祭酒王文敏公、陸蔚廷太守、黃再同編修討論石刻文字、深鄙弋譽干進之習。張文襄公密疏薦、嘗事沮之、循資平進、賞侍讀銜、充會典館幫總纂、國史館提調、遷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撰文。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賞戴花翎、加三品銜、升授侍講。辛丑、奉命督甘肅學政、清介勤慎、與諸生講求經義政治、激發忠愛、深正大本、力塞亂源、老師宿學、識拔靡遺。關隴故接壤、涇邠間多唐宋元古刻。公校士之暇、兼訪古蹟。屬邠州大佛寺僧拓石室碑碣、爲邠州石室錄三卷、論次考證、多於無文字處鉤稽而出、推闡史事、於衰亂之故、歎息痛恨、弔古傷今、情見乎辭。又纂錄涇州回山王母宮石室古刻、未就。尋科舉廢、引疾歸里、守道彌篤。丁未、戊申間、朝廷開禮學館、博延通儒修明禮典、以公充顧問官。故蘇撫陳伯平中丞、故蘇臬朱竹石廉訪立存古學堂、以維風教、敦請公總教史學。公指授治史途徑、一本經術、提要鉤元、治亂興衰、典章經制、兼綜條貫、而於忠孝大義、濟變要務、口講指畫、尤深切著明。時元弼隨公與鄒詠春侍講同掌教事、殫心協力、扶植綱常、而經史詞章、惟公尤能一以貫之。自戊申至宣統庚戌凡三年、學派流傳、大江南北成就漸多。及辛亥亂後、公悲憫天人、艱貞自矢。新都竊柄、假修漢史、招徠耆舊、歆豐之徒、思浼龔鮑、公毅然峻拒之、守死善道、渺與世絕、忠憤沈鬱、震發詩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焉。公校勘學冠當代。初與管明經同鑒定瞿氏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嗣爲蔣薌孫太守校鐵華館叢書、精埒潤蕡、爲潘文勤校功順堂叢書、傳習藝苑。又櫽括歷代藏書源委、爲藏書紀事詩七卷、示學者讀書津途。論列古今石刻、發凡起例、創通大義、成

語石十卷。兩書皆獨有千古、然在公學問全體猶一斑耳。以公經術之深、而未有說經專書。蓋先輩慎重經義、惟以聖賢成訓立身教人、不敢輕言著述也。最後劉翰怡京卿延校宋本四史。然公注心魏闕、舉目河山、至痛在心、積病深矣。如何不淑、哲人遽萎、三綱解紐、六經去籍、一髮千鈞、誰與繫之。公生道光己酉九月十五日、以宣統丁巳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世居浙之紹興。曾祖諱永源、祖諱秀荃、始遷長洲。考諱震榮。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妣李氏。世德累徽、篤生純賢。祖考皆贈如公官、妣贈淑人。配王氏、同治甲子舉人鼎元女、封淑人、先公卒。子恭彝、邑庠生、能承家學、早卒。公弟昌言、無子、準禮文國典、以從弟昌駿子嘉穟奉公喪祭、俟嘉穟生子、為恭彝後。女子子一、適浙江候補知縣王立勛。公弟子閔達居多、同里潘部郎祖年得公指授、精目錄校勘、為公刊詩文集、皆六藝之英華、忠孝之軌範也。宣統戊午十二月壬申、嘉穟奉公葬吳郡天柱山峨九嶺下。元弼承公教三十餘年、悉公學行、卓乎經師人師、涕洟操觚、為斯道痛。

銘曰、六藝羣書統宗會元。奚元奚宗、曰明人倫。公之盛德、春陽之溫。節高天下、秋霜貞現。時曰無忝、至孝以敦。時曰得仁、卓立孔門。世有眞儒、不息乾坤。無絕無乖、大義微言。靈均問天、巫陽招魂。孤忠上訴、雨泣潺湲。皦皦龔鮑、皤皤申轅。國史儒林、兩廡蘋蘩。教澤學派、支流衍繁。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天柱之麓、松柏盤根。淸風萬古、式是高原。

《碑傳集補》卷九

翰林院修撰陳君墓志銘　孫葆田

君諱冕、字冠生。先世本浙江山陰人、君祖父資政公諱顯彝、實始寄籍宛平、歿而葬於歷城城東。君考中憲公諱恩壽、歷官山東長淸、萊陽、恩縣、皆有政績、予嘗志其墓、所謂宛平陳公也。配齊恭人、生君昆弟二人、長曰齡、有宿疾、早卒。君年十五入宛平學。十七歲舉光緒元年乙亥恩科順天鄉試、文名噪甚。又八年、遂以進士第一人及第。是歲光緒癸未、河決山東、桃園災民四十餘萬、中憲公急散家財、佐有司濟困阨、以勞瘁致疾。君得書、乞假歸、中憲公勉以毋負科名、繼成厥志。旋遭中憲公大故、哀毀逾恆人、喪葬悉遵禮制。次年河水再溢、君捐鉅貲、挈戚友乘舟散餅餌、復擇高原築室千楹以庇流氓。服闋入都。己丑恩科典試湖南、得人稱盛。壬辰丁母憂、奉喪返濟南。明年五月、之浙修祖阡。八月、旋京師、遽以疾隕於寓邸、年甫三十有五。君自幼從吾故友王芷庭編修學、當同治九年山東開庚午科、並補行丁卯科鄉試、芷庭為舉首。予偕諸同年至君塾中、君時偕其兄揖座客、年猶未及舞勺耳、英多之姿、已見於眉睫間。及君成進士、芷庭已前卒三年矣。中憲公不幸亦於是歲卒。其後君每見予、輒太息於人生之多故、而師友聚散之可感者恆多也。君慕義勇為、居儕人中、策事勢可否成敗、侃侃獨執己見、不隨眾為唯諾。生平周人之急不少緩、其居家不問有無、遇親友之孤貧者、存恤尤加厚。聞山西大祲、捐千金振之、又作書募人濟振、得萬餘金。其任事慷慨多類此。始中憲公以利濟存心、君承其訓、益孜孜不怠、人謂君聲華早耀、不久且大顯、乃竟溘然以逝、豈所謂為善者必獲報、固有時而不驗耶。嗚呼、可悲也已。君卒於

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娶張氏、繼娶廖氏、又繼娶李氏、側室郭氏。子四，洪蕃、洪晟、洪守、洪愿。明年正月十九日，卜葬於歷城縣丁家莊，祖阡。張恭人、廖恭人祔。銘曰：

豈其遇嗇其年，才高乎今世，而志不獲伸於生前。誰實爲之彼蒼者天。吁嗟乎，仁不獲報，庶幾哉後嗣多賢。

（《碑傳集補》卷九）

范肯堂先生事略

金鉞

國朝以古文推正宗者，僉曰桐城三家。惜抱既逝，石甫姚按察、摯甫吳京卿繼起，而通州范肯堂先生亦以古文鳴於時。先生始遊武昌，受業於濂卿、張學博。學博固得桐城之傳者，又交於摯甫，繼娶於姚，即按察之孫，永樸仲實、永概叔節之女兄也。師友淵源，學術益懋。先生自謂謹守桐城家法，然其爲文獨得雄直氣，縱橫出沒，隨筆所如，無不深合理道，固不局局然於桐城繩度也。先生性至孝，少貧力學，橐筆走四方，常南北數千里，必以歲時歸省父母。後以親年漸高，家居不更出。先生親教授兩弟中林、胄門讀，舊成通才，博學與兄齊名，世號爲通州三范。怡怡篤友摯愛，比於父子。先生嘗從容謂中林：吾家庭之間，他日其改用殷禮乎。先生初娶如皋吳孺人，早卒，爲作大橋遺照闕。繼娶桐城姚孺人，賢淑能詩善書，家庭之間，雍雍如也。先生交游滿天下，徧歷名山大川，所至公卿爭倒屣迎之。李文忠方爲直隸總督，聞其名，介吳先生禮請賓之，授公子經邁季高學。然文忠日晡退食，恆過先生論政事，先生感其意，亦出己見，多所贊助。是時中興久矣，縣潘文勤公、常熟翁尚書方銳意排纘古學，知名之士爭趨集稀下，先生則慨然屏棄舉業，獨居深念，心憂天下事，不可爲壹意擘究經世有用之學。凡後來次第興革大端，先生舉於先十餘年，懸策及之。會中日事起，京朝士大夫集矢和議，先生獨違衆論，以爲未可輕開外釁。時論嘗之，雖先生知交亦有騰書相抵者。先生憮然謝曰：是非聽之異日，終當思吾言也。文忠既罷總督，先生亦歸通州，齮齕先生者猶不少息。先生自傷時命坎軻，侘傺發憤，一寄之於詩，仰天浩歌，泣鬼神而驚風雨。世之稱先生詩者，謂先生蓋合東坡、山谷爲一人也。先生篤念親舊，故人泰興朱舉人銘盤客死，收養其寡妾孤子於家。尤好獎拔後進，至典衣賣宅，資遣寒畯之士渡海求學。鄉人之仰食於先生者常數十家也。鉞少詣州應學院歲試，時先生養痾天甯寺之塔院，命弟胄門來召，與語曰：孺子可教也。由是執弟子禮。先生在天津，鉞以公車北上，投謁慰問饑寒，有若子弟。鉞既通籍，先生以書招至廣州。先生時居廣東巡撫許文肅公幕府也。先生以父貞孝公、母成太孺人相繼卒，哀毀成肺疾，就醫上海，寓鉞書曰：金生，我五百里門生長也，宜知我。及先生歸櫬通州，鉞奔赴會葬，見先生弟中林、胄門白衣冠跣行風雪中，號哭流血，道路觀者感動涕洟，不能仰視。陳伯嚴吏部賦詩所謂原路一棺寒雨外，衣冠數郡仰天時者，是時作也。嗚呼，傷已。先生諱當世，

初名穧、字肯堂、通州歲貢生。弟鐘、戊戌進士、河南知縣。鎧、拔貢生、山東知縣。子罕、郯州學生員。女適義甯陳吏部子衡恪。此文後得，姑附於此。

（續碑傳集）卷八〇

皮錫瑞傳 支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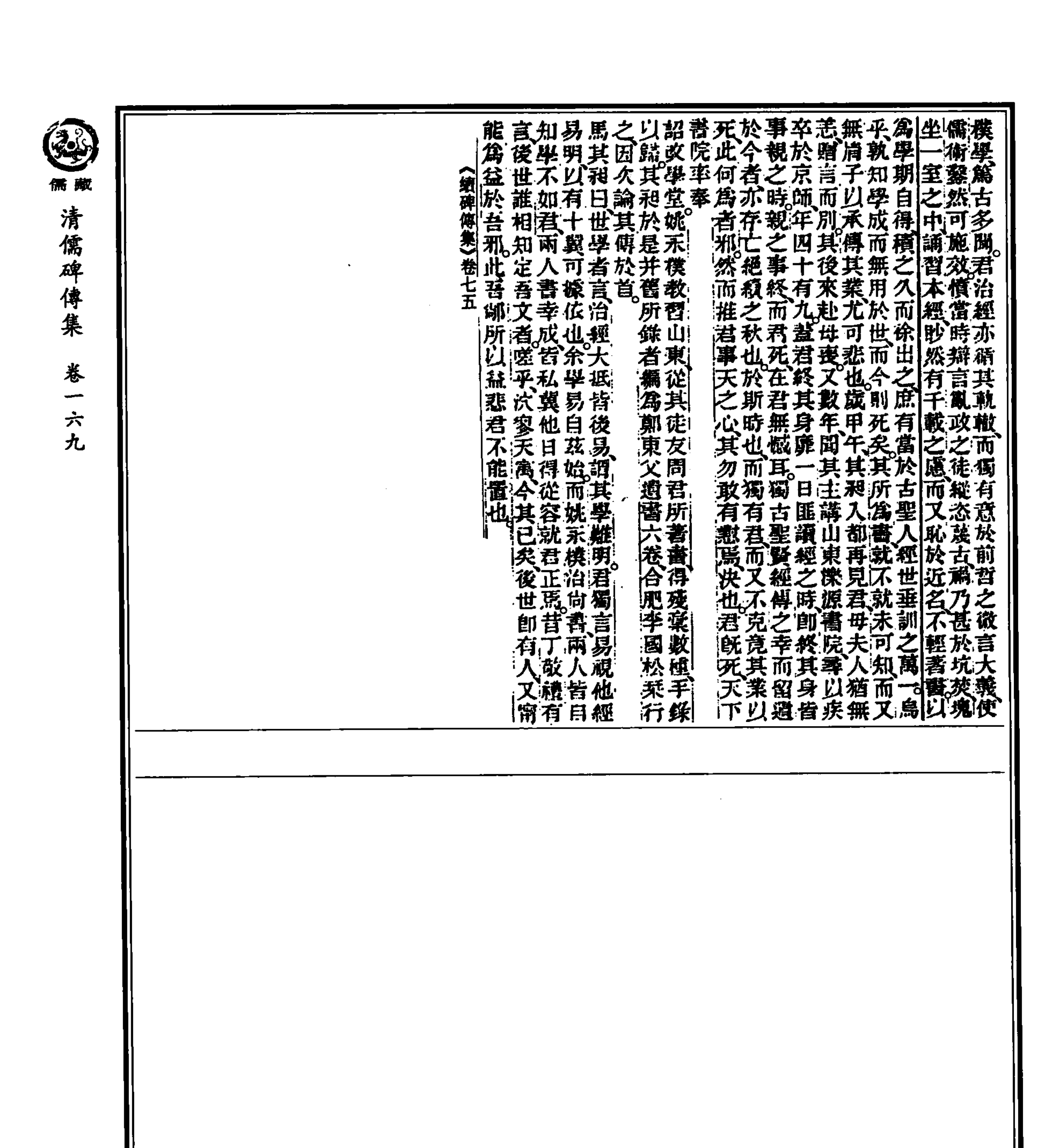
皮錫瑞號鹿門、湖南善化人、舉人。工詩及駢文、治經出入於古今文之閒、頗與湘綺相類、而篤信公羊改制之說、又箋王制翼張魯學、實開近代蜀派之先聲。亦頗考郡國利病、有經世之志。光緒季年、陳寶箴撫湘、江標、徐仁鑄先後督學、設時務學堂、俾學者究心當世之務。先生贊助甚勇、而葉德輝等詆爲悖正教、附異端、乃爲文自明所學、其言友道尤沈痛、殆亦絕交論已。嘗一任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習、歸而著書、以老所撰百餘卷、計數十萬言。初治尚書、有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尚書大傳疏證一卷、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尚書古文疏證辨證一卷、尚書中候疏證一卷、史記引尚書考一卷。中攻鄭學、有鄭志疏證若干卷、三疾疏證一卷、聖證論補評二卷、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六藝論疏證一卷、孝經鄭注疏二卷、駁五經異義疏證一卷。晚貫羣經、創通大義、有五經通論五卷、春秋講義二卷、王制箋一卷。而五經通論體陳其所心得、示學人以塗術。其說易也、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而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其說書也、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僞、治尚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爲最早、其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爲古文。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及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其說詩也、論詩比他經尤難明者有八、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其說三禮也、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其說春秋也、論

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注深得孟子之旨。其餘有漢碑引經考一卷、筆記一卷、自課文三卷、駢文四卷、詩草六卷、詠史一卷、合刊爲師伏堂遺書。其孫名振重校梓行。

《碑傳集補》卷四一

鄭東父傳 馬其昶

鄭君諱杲、字東父、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令郎墨、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有三子、長杲、次東、次郎君。吏民懷其德、爭來致殷勤、饋薪蔬、亦以貧故、遂留滯官所。母夫人李氏、賢明人也、在約彌厲、卒志教子。未幾、次子東成進士、復病卒。死喪仍薦、意不自沮、日夜督君學。君少時、家無一椽半畝之遺、生事之艱、當時殊不自意。饔飧朝夕、皆母夫人心力所營、不令君知也。其後每言之、輒痛心焉。君文日有名。光緒五年遂用即墨籍、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養母夫人至都。其後三年、桐城馬其昶與締交、心知君學出己上、宜爲師、而君顧引與爲友。嘗登堂拜母、母命坐、君侍立、恂恂有孺子色。母曰、是兒早失父無教、今得友子、幸勉其學好矣。其昶敬悚汗下、不知所爲對。時將歸里、已戒期首塗、君言於母、流涕也。是日見君事母、温恪之容、積中溢外、益悔恨平日之所虧於子職者甚大。先是、其昶在都、月與君必再三見。每見、開口言論、皆三代典籍、退未嘗不自悔恨其失學、而鹽山劉若曾、桐城姚永樸、永概先後因其昶以交君、皆言與君接、如對古賢、聆其言都爲創獲、既歸、莫不充然各有得也。君之學、自經訓史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衆說、無所不涉、而獨耽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君之言曰、古者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爲傳。今欲明聖人之經、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如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記、有喪服傳、有周官禮、詩有序傳、書亦有序、大傳、又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爲五經之總傳。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十可七八得。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而自立新說、經之難明、固無惑焉。其說春秋也、三傳錯出、必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爲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人知即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始也。凡君所論著如此。當乾嘉熾盛之時、諸老先生感無不崇尚



樸學篇古多闕。君治經亦循其軌轍、而獨有意於前哲之微言大義、使儒術粲然可施效。憤當時辯言亂政之徒縱恣蔑古、禍乃甚於坑焚、塊坐一室之中、誦習本經、眇然有千載之思、而又恥於近名、不輕著書。以爲學期自得、積之久而徐出之、庶有當於古聖人經世垂訓之萬一。烏乎、孰知學成而無用於世、而今則死矣。其所爲書、就不就未可知、而又無肩子以承傳其業、尤可悲也。歲甲午、其兒入都再見君、母夫人猶無恙、贈言而別。其後來赴母喪。又數年、聞其主講山東濼源書院、尋以疾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蓋君終其身靡一日匪讀經之時、即終其身皆事親之時。親之事終、而君死、在君無憾耳。獨古聖賢經傳之幸而留遺於今者、亦存亡絕續之秋也。於斯時也、而獨有君、而又不克竟其業以死、此何爲者邪。然而推君事天之心、其勿敢有懟焉、決也。君既死、天下書院率奉

詔改學堂。姚永樸教習山東、從其徒友問君所著書、得殘稾數種、手錄以歸。其兒於是并舊所錄者、屬爲鄭東父遺書六卷、合肥李國松栞行之、因次論其傳於首。

馬其昶曰、世學者言治經、大抵皆後易、謂其學雖明。君獨言易視他經易明、以有十翼可據依也。余學易自茲始。而姚永樸治尚書、兩人皆自知學不如君、兩人書幸成、皆私冀他日得從容就君正焉。昔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嗟乎、況寥天寓、今其已矣、後世即有人、又甯能爲益於吾邪。此吾鄉所以益悲君不能置也。

《續碑傳集》卷七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

周錫恩　嚴復　朱啓運　陳玉澍　文廷式
辜鴻銘　王舟瑤　黃方慶　陳憲居

清故翰林院編修周是園先生墓志銘　王葆心

歲丁巳夏正十二月、吾師是園周先生嗣子厚舜爲先生修墓隧之石、而以銘幽之文屬葆心、於是先生沒已十七年矣。葆心悯懷變亂、屏居養痾、而先生姻友張學博炳壽迭以書來促、乃力疾作而泣曰、是葆心責也。先生幼負逸姿、起於孤寒、不銅俗學。未成童、以文字受知於南皮張文襄之洞、補諸生。迨優貢行卷出、中外驚爲異人。負笈武昌書院、受小學經學於劉院長恭冕、而篤好尤在經世之業。修書志局時、咨古文法於張郞中裕釗。顧於古今詩駢儷文自運才學、詣力尤深。方國運中興、士夫皆以文章科第相高、先生斐然思有造作、葆心今日所裒刻諸遺籍、強半成於是時。顧天才駿快、下筆不能自休。爲人秀眉目、短悍機警、吐詞清澈、舉步翔雅、講埶論事、踔厲風發、縱橫滔辯、睨視稠人。臨事忍辱負重、震撼中尤見氣魄、閉露圭棱、時以直性狹中自咎、其觸忌半由此。既參預郡志、省志兩役、又以昕夕所究求者、撰爲變法通議、以擬翰林先輩景亭馮氏之書。所至輒詳考民閒情弊得失、陳之當道。如泝宜昌與方觀察大湜言關征、在志局爲高學使釗中條風教、走嶺嶠爲總督張文襄言撫卹華僑、以挽利權、用機輪鑄錢、以裕民用是也。然先生幼志在以成家之學、雄視海內、謂國朝諸老師學有師法、著述精能幾備、在今日必擇前所未有、後不可無者爲之。尤以振作鄉邦士氣之衰爲己任。其兩次典試關中、兩浙、殫思痡力、取士必崇根柢。既奉諱家居、創黃州經古書院、以考據、義理、經濟、詞章四科倡導同郡來學、課埶風行一時。大府欲以經心兩湖書院講席屬之、方以主郡學有功、謝不往。其後文襄仍俾校藝兩湖、裁及市月、湘鄂諸生翕然愛誦。嘗慨吾鄂人士不知自愛其鄉先輩、率不提倡後進、後進不思表彰先哲、故文獻凋落、學無統緒。捝見來學、輒以張薊灣三楚埶文後序之語感發其意氣。每顧歎曰、自濃農愚谷兩大師後、吾鄉士風孤子垂百年矣。故生平愛士如渴、一文一埶、譽不容口、抉摘疵纇、又皆奉手斂服。或劄修入薦館穀、以助畯儒自傷財力、殺儉每欲廣致宿士、重修宋史、甄輯湖北文獻、相與成學、覩嚌交若性命、所交必擇賢豪、風義尤篤、諸身後。其在翰林、聯同館立雪初社、以續乾嘉風雅。迭充修史、撰文差、應奉文多出其手。與長沙張文達百熙齊名、有北周南張之目。然先生文章報國之志、至光緒二十年以後悉歸束閣、即其救時之思、甲午以後與其先亦異趣。其始注意地方利病、惡晚季胥役橫恣、縣有以猾胥市辱同歲生者、書白當事懲之。黃州各署劣役百數十人、每歲科試勾黨以婪索新進諸生、弊習垂及百年。是冬葆心始見先生、適家兄葆周爲若曹所窘、先生聞、立請黃岡令痛斥、永錮其規費。蘄州門人童孝廉樹棠紬於里胥、爲言於省吏、飛函繩之、並以憒憒厲責州牧。創羅田學師歲費取戶券寄數貲之能、新生重費師生交惠。歲有羨、設爲義川書院官師經古月課、並裒得數百金購經、史、時務要書、供生童恣覽。吾省里甲歲輸漕、折行商遇卡抽釐、廝局皆勒索白銅精幣、苦累無比、則陳達鄂撫勒石通津、永遠禁革。巴口鎭爲江北淮西州縣土貨出口要津、舺船居奇梗運、先生創內河公所以平亭其爭、估人大悅。是時文襄督兩湖、譚巡撫繼

洵撫鄂、義寧陳巡撫寶箴爲北按察使、惲巡撫祖翼爲督糧道、先生皆雅故。益得發抒夙蘊。更創開全省育嬰、收養貧孩、大府韙議、立奏行、州縣推廣殆徧。故事行省水利、管自臬司、湖北江漢上游州縣暨連洲毗皖各屬、歲歲苦隄決、手創水利局全案、偕陳按察白大府、乞設專局以袪數百年巨患。大府將奏行矣、忌者尼之、遂止。然吾鄉嚮以閣部封疆大紳家居者、率不見此類建白。先生一詞臣、在籍爲時匪久、而爲吾縣、吾郡、吾省士民籲福便如此、安得不中衰世人心之忌哉。甲申法越戰開、先生與師友書、條列戰守甚具。媾和後、中朝鐵路議起、津沽津通路方數設、朝議猶歧。十五年春、先生典陝試還、朝德宗以此事垂詢、先生迎機導窾、於路政緩急利病及籌款與事後利益析論數百言、拖重津浦交通、以息借洋款爲下策、並請上詔眞提倡新政、上溫旨稱善者再。其注重津浦一說、尤爲上契聖心、因有留心洋務之褒。歲甲午、東峰起、先生方客武昌、聞割地款成、與陳吏部三立相持痛哭、寓感憤於詩歌。於是向所持變法議、守之益堅、上書翁文恭同龢、勸其主朝議以富強洒國恥。時長江一帶督撫與先生通縞紵交者凡七省、輒欲聯之倡新政以啟風會。義寧撫湘、命下、道武昌日三詣行館、乞聯舟湖外、將以鑛政屬之。北洋練兵、張太守孝謙力要入袁觀察世凱幕。先生素以開鑛爲富源、練兵畿輔、尤將來建樹根本、將決所就、而家人兄弟死喪相繼、又感於典試浙江、在蘇州主發周福清通書、正考官一案、遭浙人誣劾。蓋某編修與先生爭京察不得、嗾之也。因之大考首擢、被擯、京察一等、不予記名。與文襄師生二十年交誼、爲讒人所閒、慨世益深、遂翻然長謝不往。歲丙申、里中蛟患、爲數百年未有奇變。先生固夙究心賑濟法、是時方奉封公諱、目擊深山巨浸拍浮、道殣之慘、痛哭急救毀家徧賙。大吏見其呼籲之哀、先後佽以巨帑及民食。先生躬入餓鄉、窮谷、無異地獄變相、冒暑雨稽放、憔悴無人狀。深冬募寒衣、次春辦賑糶、全活無算。自是保衛桑梓之念益切。二十四年政變、尤深弋篡之懼、乃營是園於縣南偏之石源河、植桑萬株、有終焉志。會膠州、廣州租借變起、先生長嘆謂中國從此無寧日、我曹將無一乾淨土可偷活。丁此時局、一身自了、吾儒之恥、然不遽出、仍率自治其鄉之志、與縣人謀預防、教民之橫、立社穀以備不測之歲。時朝旨迭促民閒辦團防、先生因之大修砦堡、練鄉兵、聚里儒佐其事。督促既急於他區、精悍尤甲別屬。吾儕竊謂先生此事隱然湖湘諸老之用心。有夙受卵翼之小人、窺先生勢柴立、肆其簧蠱、相持以呈控有司語侵齎賑濟事、聞者駭憤、鐵名相剖證者至數十人。會朝中奸人謀廢立未成、時局岌岌、將開外釁。又因康、梁絕惡主變法者、大學士徐桐尤橫、卽以甄別翰林官例、奏請勒休編管、以在籍詞臣入甄別案、又無查察、二百年未有也。先生卽日引避走長江、娛閱山水以適意。訪義寧廬山之麓。未幾疾作、遂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考終於里第、倘及聞兩宮西狩之變也、哀哉。方先生處朝野危疑之時、䅵心竊歎勞苦無功、反以攖禍、抵書勸少休、以待是非之定。先生不以爲可、謂卽以此獲重譴、不過革職而止、然而臣力盡矣。幷引江陵願爲薦辱之語以自況。吁、此其所以爲先生也哉。使先生濡忍須臾、以待辛壬朝議大定、吾知必有挽之以出膺以重寄者、豈於朝局無萬一之幸。不然、國體既更、海內以粗才坐致

穹位者相望、天僇垂救中國、留先生以舉措大事、烏知不勝今日當事萬萬也乎。民命如絲、集爭不息、南隳北突、其中豈果有大不得已者存耶。抑外患危迫、而必須助以內訌耶。然而先生則既已長逝矣。嘗觀伊古振奇負異之士、銳欲投身劇變之地、先風會而出、以移易天下、智慮其才、往往不世覯。有其人矣、又生多事之秋、其兩相需也何如。乃其所遇則又朝堂泄沓、坐視國家危亡、不知救方、且護持局套、舉娼嫉心力、殫慮以扼英賢。其次則江湖新進之人、挾外患以聳動肉食、張新幟以求償大欲。於是天下是非爲兩者所淆亂、又均不足藉以樹功名。復不甘於徘徊袖手、思奮薪膽之衷、赴當世之急、姑假一隅小試圖強、儲力以待時勢、斯亦古英雄克勤小物之志、其心要爲獨苦矣。乃幷此以遭忮忌、必抨擊之、禁錮之、使終展轉憔悴以死、而後快、如先生晚歲之遭、不亦大可哀哉。豈非命也耶。先生本晚淸主變法先覺之一、於當世政教風俗積重之尤、一一皆洞其癥結。昌言先戊戌黨人者十年、而行之有漸、道不偏倚、綜法覈人、規名定實、不盡與時流相入。要以求才爲之主、故其學術事功乃因事而自顯遷變。蓋先生之才、可以文學高當世、然卒使之不得終以學家鳴者、時爲之也。卽先生銳欲救世、而卒使之死於救世之一念者、亦時爲之也。觀先生畢生之遭、可卜當代世風遞降之亟矣。先生諱錫恩、字伯晉、一字蔭常、學者稱是園先生。羅田周氏、世居平湖之古營山。自幼鍾愛於大父、事母孝、訓季弟錫年尤篤。從兄弟不自存活、輒均財卹之。宦成、尤多義舉、如建宗祏、修家牒諸事、不可悉述。以光緒丙子優選貢生、朝考用爲教職。中式五年己卯湖北鄉試舉人。九年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迭充國史館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十四年戊子、陜西鄉試副考官。十九年癸巳恩榜浙江鄉試副考官。出使大臣洪侍郎鈞擬奏派爲駐英一等參贊官、陳巡撫擬奏調湖南、皆不果往。高祖諱世鳳、曾祖諱傳梓、皆國子監生。高祖妣劉、曾祖妣唐、節孝均具郡縣志、迭受旌典。祖諱慶海、精醫術、有隱德。父諱遠珠、六品軍功、有孝行。皆以覃恩贈封奉政大夫。祖妣蕭氏、葉氏、母林氏、皆宜人。配李氏、處士諱家賓之女。妾劉氏、雷氏。生子厚謙、厚謀、早殤。嗣弟錫嘉之子爲主後、卽厚舜也。又嗣從子厚誠之子發胄爲長孫。女二、長佩秋、工韻語、許浙江巡撫余聯沅之子某、將遣嫁而夭。次歸學博之子永中生。於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光緒二十　年某月葬於石源河祠堂灣某首某趾。先生身後無傳狀、故褬心爲銘、章不倘簡、以求合體、儷佚也、然亦曷敢自謂能盡。乃爲銘曰、

國是日非、國命訖、獨於才桀相煎急。有鳳入棘、驥加㬅、下邑鳳雷自呼嗡。破空暗響來飛鏑、罪汝有用日予敵。自古亡國迄一律、身受者人不慘慄、顧爲薦辱爲矢的。如此宏願天所祕、帝命巫陽召之亟、先生精誠血所積、化爲文字字化碧、措爲事功萬之一。獨有孤懷縊莫傳、與骨同埋此幽室。後有志士觀此石。

（《碑傳集補》卷九）

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　陳寶琛

君諱復、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父諱振先、以醫名州里。君早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黄宗彝、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沈文肅初創船政、招試英少、儲

海軍將才、得君文奇之、用冠其曹、則年十四也。既卒業、從軍艦肄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窺臺灣、文肅奉命籌邊、挈君東渡、詗敵勘量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礮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郭侍郎嵩燾方使英、時引與論析中西學同異、竆日夕弗休。比學成歸、文肅已薨、李文忠偉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師學堂。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綱我如老牸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爲德璀琳輩所紿、皇遽定約、慈言者摘發疑忌及君、君亦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景廟憾於甲午之衄、特詔急人才、君被薦召對、稱旨、諭繕所撰萬言書以進、未及用、而政局猝變、後二年、拳匪禍作、君自是避地居滬上者七年。君初以學不見用、殫心著述、所譯書以瓌辭達奧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爲侯官嚴先生。至是人士漸漸傾向西人學說、君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衆中陳之。君既以海軍積勞敘副將矣、盡棄去、入貲爲同知、洊擢道員、宣統元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爲資政院議員、三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袁世凱與君雅故、其督直隸、招君不至、以爲憾。及罷政歸、詆者蠭起、君抗言非之、則又感君。國體既變、聘君掌大學、充顧問、參政及約法議員。君恆昌言國人識度不適於共和、而戴袁者欲實之以稱制、竄其名籌安會中、君始終不莅會。袁又諷君爲文闢異議者、則辭以疾、自是亦稀接賓客矣。

近五年中肺疾時作、輒南歸避冬。今秋自覺病深、手書遺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勵業益知、輕己重羣、語至警切。以辛酉九月二十七日考終里第、春秋六十有九。余交君逾四十年、比歲京居尤密洽。君歸經年、秋初猶以鼓山詩寄余、而交遂畢於此耶。悲夫。君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皆行於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僅存詩三百餘首。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礮臺、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三代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王夫人、端淑有閫德、前君二十九年卒。繼室朱夫人、遂江淑人。子五、璩、二品銜、軍機處存記、道、外務部郎中、四品卿銜、福建財政正監理官。瓛、殤。琥、璿、玷。女四、孫一。以僑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君於陽崎鼇頭山之陽、以余知君深、乞爲銘。銘曰、

旂山龍渡、岐江東、玉屏登張靈所鍾。繹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揚雲論譚充。千辟弗試干越鋒、昔夢登天悲回風、飛火怒扇鎔金銅。鯨呿鼉跋陸變江、覘猶閱世君非聾。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光氣長垂虹。

区侯官嚴先生行狀　王允晳

近數十年、吾國人士倡言治西學、然能會中西之通、以心得標獨見者、恆難其人、吾所見則惟侯官嚴幾道先生而已。余與哲嗣伯玉參事雅契、因得親炙先生、承其論議。比年客都、尤多就請益。先生於古今學術無所弗明、老迺歸趣於釋悅、余聞以所

見取證、幸不悖於玄旨、先生亦樂與開發之。今年余歸自北適、先生養痾里居、親加燭而神益清、語次意理邕淑、蓋所得於中者深、有超然于毀譽死生之外。維摩詰經所謂前後際俱斷時者、疑近之焉。今先生已矣、余辱深知、竊自附於能知先生者、狀先生行、以質於海內之契先生者、有不能已焉也。按先生諱復、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晚乃自號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縣學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考諱振先。三世皆以先生貴、贈資政大夫。贈翁秉儒、爲醫以仁心精術、有聲州里閭閻。垣夏秋多疾疫、無貧富悉與醫治、卹貼、獲蘇活人無算。先生早慧、邁常童、十二歲從黃少巖先生宗彝受經。黃爲郡名宿、說經一準漢人家法、餘登取宋元明學案、循次講論、故先生爲學、明漢宋源委、所詣日異。年十四、丁贈翁艱。時侯官沈文肅公主船政、招攷生童、以爲海軍將才之儲、得先生應試文、大喜、擢冠一軍。卒業後、登建威、揚武兩練船、周歷南洋、黃海各處風潮沙綫、目與心習。同治甲戌、日人乘隙窺臺東、文肅被命渡臺、調偕行測量臺東各海口。尋派赴英倫格林尼次海軍學校、益習所未至、每試皆最彼邦共學者怵焉。湘陰郭侍郎嵩燾奉使駐英、時延先生至使署、析中西學異同、窮日夕弗休。居英四載、擢其藝術之精微者而歸。總船政後學堂教習。於時北洋方經營海軍、立水師學堂於天津、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知先生才、特調主講席、繼充會辦、兼其他要差。戊戌、直督長白榮文忠公派充隨辦洋務。是年、德宗下詔求才、黃縣王給事錫蕃以先生應詔、召見詢爲治之要。先生具以對。稱旨、諭繕所擬上萬言書呈覽。未幾政變遂作。後二年、拳匪肇禍、先生避地海上、居七年、著述風行、海內想望風采、而名言奧論、霑溉於國人者實多。宣統紀元、學部、憲政編查館、度支部相踵禮聘、遂更北居。綜在閩二年、北洋二十年、成就海軍人材衆多、或助績炳煥、或學術湛深。閩如前海軍總長劉公冠雄、今海軍總長李公鼎新、北洋如前大總統黎公元洪、前上海鎮守使鄭公汝成、新會伍君光建、天津王君劭廉、陳君杜衡、今海軍總司令蔣君拯、前海軍總司令饒君懷文、其尤著者也。初、先生由副將改文職、得同知、洊保道員。至海軍部立、特授海軍協都統、學部亦請給予文科進士出身。國變後、退居津沽。項城袁前總統與先生有舊、聘爲北京大學校校長、充顧問、參政及約法會議議員。洪憲之將發難也、有時彥就問政見、先生曰、方今國人識度、未盡合於共和、固也。問者退、竟藉先生名於其會中。先生既爲盛名所累、性又疏簡、聽之而已。邇年患痰喘、輒南歸避冬。今年九月初旬、自覺病深、手書遺訓、以貽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勵業益知、輕己重羣。其言至警以切。卽於是月廿七日癸巳考終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九。以　年　月　日與德配王夫人合葬於陽崎鄉鵝頭山之陽。先生早歲讀書、經名師指授、學有淵源、卽淹博無涯涘、而脈絡常分明不紊。其於中外哲理、無不賅貫、其爲學一主於誠、嘗謂爲學之要、中庸一言足以蔽之、曰不誠無物是也。詩存者僅二三百篇、文字散見各報、多不留稿。所著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各書、皆行於世。元配王夫人、閩縣王布衣道亮公次女、端淑有閫德、前先生二十九年卒。繼配朱夫人、簉室江淑人。子五、璩、王夫人出、瓛、

江淑人出。嶽幼殤。璡、玷朱夫人出。女四。孫一、以儀。長樂王允皙譔狀。

《碑傳集補》卷末

朱君家傳　陶邵學

君諱啓連、字跂惠、蕭山朱氏、漢錢塘侯雋六十四世孫、譜牒具可考。自君父某仕粵不歸、故君終始於粵。游汪穀菴先生之門、深植厚漑、毓實黜華、於書無不窺、惟不喜近世漢學者之說、曰、是迺所謂糟魄也。嶺南自阮文達公開府後、士治經守博士法、文尚麗偶、儒秀之盛、名軼中州、獨古文學衰絶、且數百年未有興者。君自以意求得之、凡唐宋以來數十家爲文之術、絜其純駮而趨舍之、必一於道。其學以行爲柢、以經爲質、講道核藝、撥去羣言、得其本初。君既違俗自好、衆亦頗媢易君、後乃稍知慕之。異時嶺南言古文者、當推本於君。性介特、恥隨衆向背、士非有見者不交、事非自得於心者不言也。平居推人之善、不忍人之惡、所義身服之、所不義色絶之。即所親愛、正言面諍、即疏異爲引喻相摩切、時或譏譎肆出、使人自返而得其義。其所言皆當世偷佞便己者之所畏也、故聞者或疑君輕忮多易、而士之自爲者皆察其意、歆其誠。既久游諸公間、概不快意、思有所自樹、常言得百里之地而牧之、古治可復也、而世無知者。嘗一試不第、遂棄去。君雖不得於時、然能外毀譽、以義自勝、雖名公貴人不少降絀、至有可成其道者、則傾身下之。義寧陳公寶箴偉君之業、歎爲異材、提刑使額勒精額儒者也、尤賓敬君、而君亦曰、自吾接額公、而囂浮之氣一斂、其克己嚮道如此。爲文章清宕潔約、工五七言、善草隸書、好雅琴、妙達聲律、能以琴音辨人浮沈囂濁、紘誦不輟、蕭然遺其榮觀焉。光緒二十五年、廣州比歲大疫、君嬰疾數日卒、年四十七。子二、大符、大猷。配汪氏、穀菴先生出也。與番禺陶邵學交至善。邵學嘗許君性行似元結、文學似陳師道、藝術似姜夔、非今之士所有也。所著棣垞集四卷、外集三卷、琴說二卷、琴譜若干卷、以俟世之君子論定焉。

論曰、自方姚氏以其學顯、言文章者皆歸桐城、而好異者亦頗訾之。跂惠無所師授、獨與其徒相劘切、顧其大旨合於桐城者爲多。夫方姚二先生之著於世、非獨以其文也、其學固無疵也。道無異趣、文亦無異軌、其大小厚薄不盡侔於古者、有至不至耳。而論者妄分派別、是猶觀江河者不知其本、達於海而欲以潢汙自異也。方二先生時、異說亦衆矣、既歿而其學乃顯、百餘年來流風被於四遠、獨吾粵未有聞者、豈習尚固殊歟、抑亦倡之者無其人也。如跂惠者、可謂卓然不惑者矣。余故附著之於此、不唯達吾友之志、亦庶幾後來之士有所興起云。

《碑傳集補》卷五二

大挑教諭揀選知縣陳君墓志銘 李詳

惕庵先生既沒之三月，余爲哭者再。念君所識海內諸子，零落泰半，其存者又相距絕遠。遺孤廑五歲，不克奉其先人行狀乞文當世。今葬有日矣，自諗與先生交二十年，情好款密，共歷夷險，疇昔之雅，不異昆弟，其幽情孳行有獨爲余所窺者，若以闇默不著其烈，負我知己，爲戾益顯。乃敬摭其門人姚君所爲狀而書之曰：君姓陳氏，諱玉樹，字惕庵，後更名玉澍，自號以時雨潤物，有濟於世。考諱蔚林，縣學生，以善治毛詩名，有詩說二卷。長沙王祭酒先生爲志其墓，謂能與高郵大師王氏父子相翁應者也。君治經首通訓故，求其涉於經世之用，漸漬於史，故其爲文馳辨博愉，取證前古，爛然溢目，律以國朝浙東之學，於謝山全氏爲近，而原本忠孝，上承梨州，君孤行悔衰，一與之合。余往謂鹽城得縣以來，自臧子源、陸君賓後，文章行義，未有如君者。君之遺書具在，有不訶余爲諛君墓，始可語此。庸人善構同異，厚誣君子，詎容一一相貰。要余爲能知君，逝者未淹，庶其無恨。君自少時讀書辨志，躬親貧賤，雖遭困阨，皓然之氣不爲之奪。平生之學，一以墨氏爲宗，摩頂至踵，若徇親戚，及其智能，衆盡往往流涕奔訴，然後即安。故始之爲君危者，旋復交口頌君，不知君所捍禦非爲身謀，既沒之後，尚有議其堅持己是，匪石可轉，義故驅扇，四友闕如者，要皆不足爲君病也。君之樹續鄉里，若修天妃閘，請罷設釐捐，嚴定米禁，諸役皆焦神苦思，親犯不韙，以一儒生，號呼當路，咸亮其志，俾底於成。蕭然往來，絕口榮譽，清如夷惠，勇過賁育，非君孰能任之。病既危篤，嚨胡猥語，猶以米禁爲念。君之堅識斷可見矣。君應兩廣制府西林岑公之招，再赴廣東，未幾，以風痺歸。歸未數月而卒。精銷志耗，輕客瘴鄉，遂以齎恨重冥。亟沒，猶覥覥余之歎，古今同揆，悲夫悲夫。君以府學廪生，舉光緒戊子科優行貢生，旋中本科舉人，大挑教諭，不赴。其書已行者，毛詩異文箋、鹽城縣志、後樂堂集、民權釋惑、教育芻言、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校勘記，凡數十卷。若卜子年譜、爾雅釋例、米禁問答稾，並寫定，具藏於家。君卒於光緒丙午八月四日，上距生於咸豐癸丑三月某日，得年五十有四。子宗澔，妾胥氏出，孺人張氏有淑行，先君卒。君孝於父母，友于兄弟，睦於夫婦，信於朋友，雖未膺一命，而窮年憂國，歎息內熱，忠實款著，竊於五倫爲備，沒齒承踐，無累盛德。君與余定交以後，所詒簡牘至數百通，抒臆論學，悉履軌則。昔抱肺病，爲書要君，欲以妻子相託，慷慨往復，義存信誓。乃今執筆銘君，事有回次，痛其何極。銘曰：

植行若矩，瓌文不耀。九關閉閽，端愛難照。獼等投汪，智窮鑿竅。秋雲驟然，雁鶩競嘯。氣衡星象，音闃蓬藋。所忠未歸，巨卿有弔。奄委下泉，掉磬衆妙。行人式此，請謝來誚。

《續碑傳集》卷七五

文廷式傳 胡思敬

文廷式字芸閣、號道希、江西萍鄉人。初以舉人入京會試、即負才名、與王懿榮、張謇、曾之撰稱四大公車。庚寅舉進士、翁同龢得其策卷、置一甲第二、聲譽噪起。假歸道出天津、李鴻章大加禮遇、資贈甚豐腆。及甲午假滿還朝、夷禍初起、主戰、反劾鴻章畏葸、挾夷自重、鴻章嗛之、欲中以奇禍。盛昱聞其謀、勸令少避、乃乞假回籍修墓。上海道劉麒祥、鴻章姻黨也、聞其來、迎入署中、備極款洽。臨別失行裝四篋、麒祥爲緝獲之、扃鑰完好如故。及歸啟視、他貴重物具在、唯亡去奏稿二册、中一疏語涉離閒、甫脫草未上也。麒祥得之大喜、以獻鴻章、鴻章密白太后、且授意御史楊崇伊劾之、遂削職。始珍妃、瑾妃幼時隨父任居廣州、從廷式受學。甲午大考翰詹、上親擢廷式第一、由編修遷翰林侍讀學士、二妃力也。康有爲戊戌入都、過上海、得廷式密札數通、交通宮禁、約事成援之出山。事覺、密旨令江西捕治、逸去、不知所之。

《碑傳集補》卷九

國學辜湯生傳 趙鳳昌

辜湯生字鴻銘、別自號漢濱讀易者、可以覘其徵尚。福建廈門人。幼游學英、法、德、奧、所至以文學冠彼邦人士之右、兼習自然科學、所得學位凡幾、校所習若干國語文。湯生不屑示人、人亦莫之測。遇有所用、輒出西學以折西人、其人服且驚、即國人與相習者、亦每出意外也。始學成回居鄉里、聞塾師講論語、孟子有所入、日取古聖賢經訓玩索之。篤信孔孟之學、非西方哲人所能及、益不欲以學於彼者祿於世。多讀四部書、騷賦詩文無所不覽。光緒十一年、張文襄公督兩廣、法越戰事方殷、閩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赴閩偵事、回由海船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邂逅與談、回粵與督幕趙鳳昌言舟中遇一人、與德國人講倫理學、其人兼善中文、問姓名、爲辜湯生云。時海警需才、署中德文譯員頗譾陋、鳳昌以所聞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諸務。旋練新軍、用德操法、文襄先後電駐德李使鳳苞、許使景澄、倩德教練官數人。德皇威廉選上材至粵、文襄酌中德對品、奏給四五六品職銜、令用中國頂戴、軍服、行拜跪、半跪諸禮。德人以未素習難之、且虞半跪傾跌失儀。湯生以理開導、德人帖然就職、時謝委進見如儀。客卿改章服禮節、此爲創見。十五年、文襄移督湖廣、奏調隨節赴鄂。十七年、俄皇儲游歷來鄂、隨員皆有爵貴臣、且有俄儲內戚希臘世子在其間、共十人、儀衛甚盛。俄儲乘己國兵艦泊漢口、總督以地主禮先往訪、關道與中軍從。俄儲問兩從官職名、湯生譯以對。晤之送客出、俄隨員十人左右立艙口、湯生語俄儲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張督。旋邀宴晴川閣、湯生本以法語通譯、席間俄儲與希世子問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語、謂即晚有他約、宜節量。湯生言此餐頗合衛生、願屬饜、客有訝色。文襄吸鼻煙、希世子以爲異、用希語問俄儲、謂主人鼻吸何物、湯生達之主人、即以鼻煙遞世子。兩儲登艇臨去、俄儲鄭重握湯生手、約至彼國當敬待、並以鑲皇冠之表贈焉。後抵上海、輒告人漢上見張總督有辜某、所通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庚子之亂、各國責備宮廷頗烈、湯生謂教

案激民憤、各國當自反、著尊王篇、用英文爲之、根據西哲之言、及西史事實、抵各國之隙、斐然成帙。既印行、各國競購讀之、吏歎板不已。辛丑和約既定、內有開濬黃浦一款、因爭主權、定滬道設局、與各國領事同辦、滬道即延湯生任局事。旋查得兩西人挖泥工費舞弊、核其冒領有十六萬餘兩之鉅、領事多袒西人、湯生力爭懲罰、各領會議時、言我輩均非工程專家、所查恐尙待考。湯生出曾在輿國所得工程師文憑示之、各領失色無言、乃分呈江督。時江督憚於交涉、因循不終究、湯生敘其原委、證據、付字林西報宣布、字林報顧忌不登、改登捷報、原文可檢也。會德國輪船在江陰江面撞沈中國貨船、稟官索賠、江督命湯生在滬與德領議、不諧、擬延律師訴諸法律、既訪各領事之可商者、咸以德律訟之無益、乃定用公斷法、兩方請局外人爲證、詳查事實、以斷賠否。湯生折衝其間、卒償民船所失。湯生所效用於時、大畧類此。以鯁直忤時人、不獲大用裨益於國。長於西文西學、而服膺古訓、一以古人自尊自重之道爲自位置。言理財必先以愛民、言圖功必先以律己、戢操守、尙氣節、發爲議論、傳之人閒。至詆物質享用者爲賤種、心醉西籍者爲喜其費解以自欺。當時嚴復以譯天演論有名、湯生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反覆詞費、何遂矜爲創解。任氣忤物、重得罪於權要、惟張文襄雅愛重之。湯生亦於文襄目爲儒臣、信不謀私利、以道義相期待、然責難之詞、隨事而發、於所著書中歷歷可據也。後實用主事供職外務部、應詔陳言、具呈請奏時事、有用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語、爲袁世凱所惡。文襄與言此奏、庶定與極傾佩、然何必爾。湯生答言、此時尙非袁之天下。文襄默然。所著有讀易草堂文集、幕府紀聞、輯蒙養弦歌、譯擬漢騎馬歌、皆爲用吾國文者。其西文著述、尊王篇風行各國、爲一時事變所繫。其傳譯經典、以播文化於世界、有中庸、論語譯本、及春秋大義等、要皆闡揚微言、光大教澤。以多刊布於海外、不及備詳。此外因事發揮、登載西報文字若干篇。承學之士、就所見搜輯彙存、將付刊行世。以趙鳳昌與湯生相稔最早最習、屬傳其行事、既敘述於右、又以鳳昌身與相關之軼事閒談、附著於後論、以繪其言論風采之彷彿焉。

論曰、余識鴻銘以楊太守一言、所見留學外國人材夥矣、卓然以古書傳中士君子自命者、以鴻銘爲尤絕特可異。即其所學於彼、亦無有淹博如鴻銘者、而顧自視欿然、別有所尊仰者在、此豈一蹊歐土、自詡登仙者之所識哉。余與鴻銘同幕府、多歷年所、罷歸、復時時與鴻銘游。憶歲己丑、南皮公自粵移節兩湖、調粵屬員五人自隨、鴻銘其一、餘蔡毅若、淩仲桓、梁崧生與余。抵漢之夕、在江寬舟中、南皮慨然謂吾輩執掌爲常、轉藉道路爲休假、明日又將治官事、顧無忝六君子之稱。當時府主意氣相許如此。後居滬、鴻銘奉差亦來滬。德皇子游歷東方、聘問中國、清廷已在禁中備迎駐之所、鴻銘得德親王亨理書、言從子年幼、多所未諳、觀光上國、懇賜教誨、願以子姪視之。鴻銘持商余、共謀接待之策。余謂宜遵朝廷、俾派同延賓、爲國儐介、庶符兩國情誼。鴻銘意不欲、但商假余居與合議、德儲盡地主禮。德儲擬由關東鐵道經俄境返國、未幾、德皇聞北滿鼠疫、電令至日本、復折回、經印度回德焉。余嘗問訊鴻銘、昔俄儲聲勢之盛、君與周旋、其氣頓斂、何道致然。鴻銘曰、此猶貴介、未嘗學問、吾

以西方學人之意態對之、挾貴之氣自汛。此其出疆專對、尚能無辱之所由。蓋雖不學、而猶知自遠鄙倍耳。甲午之役②、江防需餉、南皮使鴻銘訊籍外債。既又屬余、余爲訪德華銀行主者、告以來意、且先言明決無經手費、可從實開示條款。主者謂督部先已遣人來、已如君言、知督部意旨一貫、所代將意者皆無殊致。因出一名刺、爲辜湯生三字、有鴻銘手書語、並鈐字云、我來議借款、成不索回扣、以此刺爲證。後有不信、持此控我。丙丁閒各國持勢力範圍及瓜分之說甚盛、余因事至鄂、晤南皮、偶言外交變幻、宜多務偵訪、何不使鴻銘擇譯西報、助見聞。南皮告余、前已屬鴻銘、渠云西報造謠無限、雖上諭來、我亦不譯、祇可使他人爲之。余以此信南皮之能容鴻銘矣。俄學者託爾斯泰注意社會、著作甚富、鴻銘亦重其人、互相酬答。平時政論持獨見、世謂鴻銘守舊、然鴻銘最念民艱、殊近社會主義者。嘗言廠工逐日勞力、每日昳放工、望見經理室內安坐、羅列自奉之品、面有憤色。一日與余同行、見人力車夫吸紙煙、余謂此乃不知節省。鴻銘言彼終日勞苦、見坐其車者各手一支、意不能無羨、效以自樂、寧非人情。鄂中值萬壽節、官府祝賀、開讌唱新編愛國歌、鴻銘謂梁星海有愛國歌、獨可無愛民歌乎。梁曰、胡不試編。鴻銘略佇思曰、已得四句、願聞否。曰、願聞。乃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譁然。甲午後、余嘗居滬、鴻銘謂宜多談友、解岑寂、偕訪德友花之安、乃著中國理學彙編及譯經子各書者。既相見、覘其案頭有浙刻二十二子、自述咸豐四年來華、任教會事、今教風已變、專事譯著。旋問余中國孔孟連稱、吾意孟子立論尤當。余答以春秋戰國時代不同、後之有激、更甚於前。孟子已自謂不得已、其道則一也。花欣然以爲知言。又偕訪海關某英友、今忘其名、蓋赫總稅司所優養之學者、在關任閒職、專攻韻學。鴻銘與此君一見、即討論某字之韻何如、此君移時云、尚待索解。因知學者虛心、中外同也。旋向余曰、今年中國皇太后六旬萬壽、應令婦女放足、留紀念。余答國初屢下詔放足、積習難破、竟有甘自盡以殉之者。即問事在何年、答約在順康兩朝之初、均有此事。渠立取東華錄檢得之、始不以裹足爲國制所定也。庚子拳禍、持論與外人相抗。一日同余訪字林報主筆立德、亦英之文學家、相與辨論移時、立德極意周旋、謂請著論、可代登報。鴻銘謂汝報常未得我允許、而載我文字、今我將詰責李提摩太文來、請登之。立德曰、李係好友、恕難從命。李蓋以拳禍非我政府者也。尊王篇成、告余將付刊、余以各國口實爲疑、鴻銘言吾用彼國學說、倘責我、應先毀彼彝訓、並屬余題籤。余謝不工書、曰、非爲書也、見吾兩人意耳。乃題之。又爲題中庸譯本籤、今猶在兩書首。君墓已宿草、彌可念矣。君歿於民國十七年、年七十一。（生清咸豐七年丁巳閏五月廿八日、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二。）（閩品叢、楊獻谷撰[illegible]哀[illegible]錄年十三[illegible]學[illegible][illegible]國已三十。）唐少川爲余言、世競言國葬功在一國、國之人共崇之、若鴻銘者、豈非一國之學人哉。然未聞道此者、吾輩之責也。重少川推爲一國學人之意、故以國學冠君名。君又嘗稱馬相伯、眉叔兄弟、自言在印度遇中國人相談、知爲眉叔、愛其學有根柢。回國後因並稔乃兄、常與二馬論文講學云。相老今高壽九十、猶矍鑠如舊、書以質之。

《碑傳集補》卷五三

誥授資政大夫廣東候補道王君墓誌銘 章梫

皇帝遜位十四年歲次乙丑春二月五日、吾友黃巖王君卒、年六十有八。其明年丙寅正月十一日、葬於縣南永寧山魯秦古廟之原。孤敬禮具狀並述君顧言來乞銘。嗚呼、余忍銘邪、忍不銘邪。君諱舟瑤、字星垣、又字玫伯、號默盦。先世自宋屯田君諱珏由臨海遷黃巖之西橋、二十八傳而至君。祖諱華、父諱士春、皆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君幼穎悟、而家貧甚。九歲始就傅、肄業清獻書院、九峰精舍、爲詞章、考據之學、且深悟宋儒性理之說、題其座曰治經宗高密、行己法新安。光緒乙酉、善化瞿文慎公以侍講學士督浙學、修阮文達故事、重開詁經精舍、召全省高才生二十人肄業其中、君與焉、最爲院長德清俞曲園先生所愛賞。戊子、遂以優行貢於朝。己丑、舉浙江鄉試、出順德李文誠公之門。累試禮部、薦不得第。沈侍郎源深督學福建、聞其名、聘校文字。侍郎篤信程朱之學、思以閩學迪閩士、君左右而張大之、爲集宋儒之說成勸學語。侍郎卒、君遂歸、主九峰精舍講席。攸縣龍侍郎湛霖督學江蘇、又聘校文字。會台州修府志、趙太守亮熙促之返里、定續修義例、纂修府志、兼主講清獻書院、東湖書院、尋又主文達書院。文侍郎治督浙學、奏君學行、賞給內閣中書銜。庚子、外國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君與文侍郎及諸同志論時局、俱切中要窾、識者韙之。辛丑、朝議各行省建設學堂、台州府學堂、師範學堂、黃巖縣學堂章程、皆君所手定。旋爲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生教習。壬寅、長沙張文達公爲管學大臣、聘君師範館、仕學館經史學教習、經學講義風行於海內。初、戊戌開經濟特科、瞿文慎公薦君。癸卯、沈侍郎家本、岑制軍春煊復交章論薦。及制軍督兩廣、遂調君治學務、以知縣分廣東、監督師範速成科師範學堂。尋擢道員、仍監督如故。禮部開禮學館、奏聘爲顧問官、皆咨商焉。辛亥八月、武昌變作。九月、民軍入廣州、留君任教育司長、不可、請仍爲師範校長、又辭謝、即歸、作道士裝、葺屋爲後彫草堂、瞿文慎公題曰王逸民廬。壹意纂輯鄉邦文獻。閒出游天台、雁蕩、泰岱、勞山、謁孔子廟陵。蓋其故國之思、故君之念、未嘗一日忘也。丁巳復辟、君聞之、既曰、張忠武故忠篤、惟諸將詐諼可慮。乃移書開陳大義。及事敗、余以危及君親、不能死爲恨、君則謂大義既振、後必有納茲軌者、宜勉後圖、殉身無益。壬戌、皇帝大婚、君大喜、與其縣楊給諫晨、江大令若幹等貢賀表方物、蒙賞福壽字、賦詩紀恩焉。甲子九月、國民軍入宮、皇帝出奔。時君已久病、聞變益加劇、謂其子曰、自問讀書知大義、今乃躬睹危難、而莫能效微力、尚復何言。因馳書於余、絕憤痛、而君竟卒。嗚呼、傷已。余交君始光緒丙戌、其時士習制藝外、能說經、治考據、詞章、兼習時務者、號爲通才名士、而君與其縣黃穀成明經方慶治禮經、會漢宋諸說、持其平、以冀達於治體、不屑屑於浮譽。蓋君居九峰久、有王子莊先生棻、王子裳太守詠霓、張子遠大令濬、喻志韶③偏修長霖、暨穀成諸君爲之師友、其學大進、以宋五子爲體、通鑑九通爲用、終身莫或踰也。然其後子莊先生以老壽終、穀成亦早卒、子裳、子遠奔走四方、又皆相繼下世、惟志韶與君存耳。然君服官至監司、而專務學堂、循章督課。其平昔所講求、由身而家國、淑之以禮義、養之以天和、終之以敬慎、無所事於王霸雜用、義利並行者、乃一不得達、豈不悲哉。君內行完潔、事親尤孝、親歿、每臨祭必涕泣、恭厥事、至老不倦。與諸弟子姪怡怡、朝夕、雖極困厄、而

夷坦自若、恥求人知。待人則以誠、未嘗稍立崖岸、有負之者亦不問也。君嘗閔台學衰息、獨治先哲杜清獻書、毅然欲有振之、一郡翕然奉爲大師。所著書有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釋一卷、周官孟子異義疏證一卷、戴記呂覽月令異文釋一卷、穀梁逸禮考證一卷、讀經箚記四卷、讀說文箚記四卷、經師家法述一卷、羣經大義述二卷、中國學術史二卷、光緒台州府志稿一百三十卷、默盦居士自定年譜一卷、勸學淺語一卷、默盦日記鈔十卷、默盦文集十卷、續集三卷、默盦詩集六卷、西橋王氏家譜十二卷、家集十卷、台州文徵一百八十卷、台詩四錄二十九卷、台詩外錄三十八卷、藏於家。君初娶潘夫人、繼娶周夫人、皆有賢行。子一人、敬禮、舉人、內閣中書、英國伯明罕大學商學士、能養志、不求仕進。女四人、長殤、次適同縣周卓立、次適泗陽張星烺、次適臨海董瀚。孫五人。銘曰、

本朝台學遜宋明、鉅儒大臣久無聲。君起孤寒、扶道精、抗節南湖鄉先生。迺遭地坼與天傾、赤心松柏歲寒貞。五子十通治行成、著書滿家道終盲。道服消搖玄鶴迎、亦儒亦仙朝至京。深寧梅磵與同盟、萬代千秋詒修名。

《碑傳集補》卷五三

黃方慶陳寬居傳　王舟瑤

黃方慶字彀成、原名灝、黃巖人。年十八、爲諸生、工韻語、善詩詞。後讀陳文恭五種遺規、慨然有感、甚悔所學之誤、遂治史漢爲古文辭。尋又治訓詁家言、發許君說文及諸經疏、並近儒說經書、徧讀之。最後讀宋五子書而善之、遂潛心義理之學、作五箴以自訟、曰立志、曰持敬、曰謹言、曰力行、曰改過。自言爲學工夫敬字爲最要。敬字工夫時時提醒此心爲最要。又曰、人心須如一點長明之鐙。故君終日無惰容戲言。讀書有心得、言行有過失、俱記於日冊。性嚴毅、不輕與人接、友朋有過失、輒面斥無少假借。然好引人爲學、有來問者、無不窮源竟委、娓娓以告。故初見者每憚之、既而輒樂與親。生平淡於榮進、於科名得失不甚措意。善化瞿學士鴻禨視學兩浙、聞其名、調入杭之詁經精舍肄業。同舍諸人或爭奇獵豔、馳逐詞場、君獨鍵戶治禮經、不與時流交。學士好以經術取士、命肄業諸生進所作說經文字、君獨不肯呈錄。故同舍者或得科名以去、而君獨落寞。後余與學士相見京師、道及君學行、學士深惜之、以爲知君之淺也。君嘗曰、透得名利一關、方有可以自立處。又曰、安命亦是淺說、學者須是識得義。其所自守如此。於藝術中獨好天算之學、以爲切於實用。嘗竭三年之力、屏棄它務、盡合中西諸法而通之、多冊獲心得於舊術、每有補正、然君不自足也。其言曰、唐荊川顧箬溪議測圓海鏡、梅文穆議四元玉鑑、皆未通其術故也。是以文穆議唐、顧、而後人又議文穆、甚矣古人不可輕議也。又曰、程瑤田輩所著書、時有精到處、然穿鑿附會亦時有之、其辭氣張皇、每令人厭。又曰、書生鑽研故紙、偶有所得、不過名物訓詁之微、輒矜爲數千年冊解、㚇㚇然小儒哉。其論文則曰、凡作文最要是眞僞二字、無論工拙、須是寫自己胸中議論。胸中無所見而作文、則優俳盜竊之所爲、眞可愧作者也。君之學大旨以義理爲根、以經濟爲幹、以訓詁詞章爲枝葉、由根達幹而茂其枝葉。光緒己丑、福建學使烏拉布聘君校文、遇病而歸。次年遂卒、年三十有三。無子。所著有羣經算學攷一冊、未定卷、測圓海鏡識

別圖解六卷、火器新術一卷、算學緝數十卷、日記二卷、詩文集、詞集等。同時吾台竺志義理之學者、方慶外以陳寬居爲最。

陳寬居字再陶、原名文琛、亦黃巖諸生。初習舉子業、無意於學。既而治漢學家言、讀書杭州、科名之志銳甚、歲莫同人咸歸、君獨留客舍、淒然寡懽。偶讀近思錄、湯文正集、心爲之動、大悔所學之非、亟購王陽明書讀之、以爲聖賢指日可到。次年、余與毅成適至杭、君以所學質余、與毅成不之許、勸讀程朱書、於是益發憤刻厲、歸讀書邑之九峯精舍、徧發宋元及國朝諸儒集而讀之。自言學問之道不可視爲太難、亦不可視爲太易、視爲太難則生畏葸自棄之心、視爲太易則趨一超直入之路。又以爲學必先大學、論、孟、以次及於諸經、逐循序重習、潛心體玩、一字一句不敢苟且。讀或問、語類、始知集注之妙、讀集注始知經文之妙。其學以朱子爲宗、於諸儒每有辨正、而於陸王攻之尤力。其言曰、陸王之病、究其根只是不識氣質之性、故謂陰陽即道、心即理。其所謂變化氣質者、去其後起之私耳、而於氣稟一層固未之及也。其論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此語固妙、然必於理欲毫釐之際判然分明、然後能得力。若格致未精、而遽揭此爲宗旨、終恐有誤。於前明諸儒、薛、胡以外取蔡虛齋、國朝諸儒陸、張以外取方望溪。嘗曰、湯睢陽行過於知、李安溪知過於行、然知亦不深。知深而行又竺者、其惟陸當湖乎。論未發則曰、省察克治已發之境也。此後存養去、便是未發之境。然學者未發之境與聖賢異。學者未發之境、雜乎氣質者也、未必中也。聖賢未發之境、純乎義理者也、乃中也。學不從戒慎恐懼下手、而徑從未發上做工夫、其不入異學也幾希。論體用則曰、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孔子得易之用、此言殊誤。體用一源、有體而無用者、非吾儒之體也、有用而無體者、非吾儒之用也。論宋元明學案、則曰、黎洲失之偏、謝山失之雜。論近人攷據之學、則曰、祇可謂之雜、不可謂之博。其論文則曰、八家之文、文與道二也。程朱之文、文與道一也。後人右八家而左程朱、未可謂知言。君之所學、大旨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於理氣諸說辨別最精、故於張子正蒙、薛氏讀書錄俱有補正。平日克治甚嚴、有過失必記於册、分事過、容過、口過、心過諸目。自以氣質迫窄、因易名寬居。少喪父、奉母至孝。兄子輔與幼習農、初不知書、君教以朱子小學諸書、兄子即見之於行、其感化如此。富陽夏震武伯定今世爲程朱之學者也、君謂其所著悔言亦有辨訂、夏君深許之。次年走謁夏君、歸而所學益進。嘉定徐大理致祥督學吾浙、以優行徵君、以母病不赴。尋丁憂、一準古禮、寢苫枕塊、不脫衰絰、夏不用帳。諸生請講授、堅持不許。家徒壁立、無以爲炊、不顧也。以哀毁稍過、次年病卒、年四十。遺孤僅數歲、家貧、其兄與君自幼分爨、至是復合。友朋賻贈俱不受、以不失君生平守、皆君之學有以行於家之徵也。所著有讀大學劄記、讀論語劄記、讀孟子劄記、讀近思錄劄記、悔記質疑、警惰錄、文集、日記等。其居喪所著有讀禮疑義、思親錄、俱藏於家。

王舟瑤曰、吾台自二徐父子與聞洛學、克齋諸賢獲交考亭、自是以後、著籍朱門凡十餘人、一時儒術號稱鄒魯。由宋及明、風流不絕。近二百年、漸以不振。余嘗欲與二三同志修明經學、紹述鄉先正之風、而友朋之中、惟毅成、再陶爲之最竺。毅成堅忍宏毅、由本達末、卓然有用才也。再陶才力稍稍不及、而竺信謹

守實踐躬行，一循程朱之轍，則視敦成過之。使天假之年，充其所學，二子之成豈有限量？而乃先後隕殁，秀而不實，豈天不欲復興吾台學邪？抑義理之天有定而氣數之天無定邪？烏乎，不可知矣。

《碑傳集補》卷三八

校記

①諸：當作「詩」。

②殁：當作「役」。

③偏修：當作「編修」。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二

康有爲 一

南海康先生傳

門人東莞張伯楨述

先師諱有爲、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生時其祖贊修公方官欽州、錫名曰有欽、郵傳濡滯、而太伯祖先命名有爲、後以祖諱名應試。光緒癸巳領鄉薦、乙未成進士、復名有爲。戊戌政變、易號更生。丁巳再蒙難、更號更甡。晚號天游化人。母姙十有一月而生、以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未時誕生於南海西樵之銀塘鄉。始祖諱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於南海。十七傳至高祖諱煇、號炳堂、舉人、從同邑郎中馮成修講義理之學、從欽州馮魚山編修爲詞章、詩文淵雅、講學嶺南、身體力行、弟子千人、爲儒宗。曾祖諱健生、號雲衢、以布衣任道、治躬尤嚴、非禮不履、守劉戢山人譜之學、履道行仁、鄉人畏而化之。祖諱贊修、號述之、世傳理學、盛德篤行、由舉人歷欽州學正、合浦、靈山訓導、教諸生有遺愛、祀於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祠。三世皆有傳、載南海縣志。父諱達初、字植謀、號少農、聰警仁孝、好施與。母病三年、服侍不倦。少從九江朱先生次琦游、勤學負大志。從其叔父廣西巡撫國器督軍閩廣、草檄謀議有功、爲江西知縣。自九世祖惟卿公始爲士人、二十一傳至 先師、凡十三世、均以教授世其家。母勞太夫人、生子二人、 先師居長。咸豐十一年辛酉、 先師甫四齡、已有知識。五齡能背誦唐詩數百首。六齡始入塾、從番禺簡侶岑先生鳳儀學。是年讀大學、中庸、論語、孝經畢、其師初課以對偶、出柳成絮爲題、 先師應聲曰、魚化龍。聞者多以大器期之。同治七年戊辰、父卒、 先師居喪執禮如成人。既孤三月、贊修公官連州學博、 先師從學官舍、贊修公日夕摩導以儒先高義與夫文字條理。始覽綱鑑、而識古今、次讀大清會典、而知掌故、并讀三國志、明史、能論其治亂之所由、爲詩文已斐然成章。於時辭鋒開豁、好學敏銳、慷慨有遠志。光緒二年丙子、 先師年十九、師母張太夫人來歸。 先師愈益憤發、從太老師朱先生次琦學。朱先生碩德高行、博極群書、其品詣在涑水、東萊之間、與明清間顧亭林、王船山爲近、動止進退俱有法度。每議一事、論一學、貫串古今、能舉其要。發先聖大道之本、修已愛人之義、掃去漢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 先師乃洗心受教、一意皈依、以先聖爲必可期、以一身爲必能有立、以天下爲必可爲。由是謝絶科舉之文、土芥富貴之想、超然而立於羣倫之表、與古聖

賢爲羣。先師初入學舍，朱先生試以五代史史裁論。先師考羣書，仿史通體暢言之，朱先生獎謂博雅該洽，合著書體，不當但以文論。自是日與同學簡竹居徵君朝亮上下其議論，各渙然融釋貫通，相期以不朽之業。自是始從事著述矣。光緒丁丑、戊寅二年，先師仍從九江先生於禮山草堂，大肆力於羣經，專攻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註諸書，其漢書、楚詞、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朱先生提獎後漢風俗氣節，先師尤致力焉。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先師謂昌黎道術淺薄，無實際，言道當如莊、荀，言法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工爲文耳，於道無與。原道尤極膚淺。朱先生素方嚴，責爲猖狂，即同學亦暗譏之。是年冬，先師乃盡棄其所學，閉戶靜坐，忽覺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以爲聖人可學而至，則欣然笑；一念及蒼生困苦，則又流涕痛哭。更思有親不事，何以學爲，即欲束裝歸廬墓上。心潮起伏，歌哭無端。自云思想變遷從此始。（先師云、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過切，未有皈依之時多如此。）光緒五年己卯，先師年二十二，別禮山草堂，歸臥於樵山之白雲洞，專讀道佛書，養神遺迹，時獨嘯歌徘徊，散髮或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嘗夜坐不寐，冥然游想天上人間，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時張延秋編修鼎華與鄉宦五六人游西樵，訪先師於樵山之洞，相與議論不合，張編修大聲呵詆，拂衣去，出而反盛譽之。嘗語人曰，此來游西樵，但見一土山，惟遇一異人爲快。自是粵中士夫咸知先師，而震驚之矣。先師亦因此交張編修，藉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道、咸、同三朝掌故。先師曰：吾自師朱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而得悉近代文獻之傳。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己總酸辛。先師是年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世亂方棘，民生多艱，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日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讀史方輿紀要等書，俛而讀，仰而思，筆之於書，皆經緯世宙之言。復徧讀各種譯本西書，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視之，遂萌革政之想。光緒八年壬午，先師年二十有五。是年正月，朱先生卒，先師奔視，與禮山草堂同學諸子營視喪葬，凡諸禮節多出先師及簡徵君擬議。事畢，歸西樵，又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錄，以爲日課。五月，赴順天鄉試，借以快壯游。抵京師，謁太學，叩石鼓，購碑刻。下第出都，游揚

州、過鎮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道經上海、覩街市繁盛、知西人治術有本、大購西書壓裝歸。冬月抵鄉、閉戶潛修、盡釋故見、專肆西學。光緒十年甲申、先師年二十七。春夏間、寓城南板箱巷。後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乃還西樵、居一樓名曰澹如、涉獵西書、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羅門、旁通四教、萬緣澄絶、所悟益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一秒數十萬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知大之外尚有至大者、小之內尚有至小者、剖一而無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宙。既知無去來、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存。既知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神、無淨穢、則專以悟覺爲受用。既以畔援歆羨皆盡絶、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吸拒、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統物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務致諸生於極樂。及五百年後世界如何、千年後世界如何、人魂、人體變通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非、不得而窮。抉經子之奧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賾變、披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窮察後來。自生物之源、人羣之合、諸天之界、衆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世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爲、悠然以游於世。又以萬百倍千世生死、示現來去、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患難、帝王將相、乞丐餓莩、牛鳥鷄豕、皆所已作、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專爲救衆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衆生親、爲易於拯救。故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念、舍身命而爲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衆、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衆、望衆從之。以是爲道術、以是爲行己。光緒十一年

乙酉、先師年二十八。是年、從事算學、以幾何理著人類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時張編修招　先師復游京師。二月初將啟行、二十三日、頭痛大作、幾死。既而目痛、不能識文字、醫者束手、惟裹頭行吟於室、數月不出。　先師檢視書稿、從容待死。已而言曰、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後得西醫書讀之、創試西藥、如方為之、漸收效、日走村後大樹下、至七月乃瘳。歲丙戌、十二月、　先師為其弟有溥冠字之曰廣仁、後以字行。是歲　先師著康子內外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又纘撰公理書、依幾何為之。時南皮張香濤之洞督粵、欲開局譯書、請　先師及萍鄉文芸閣學士廷式主其事、既而不果。又欲聘　先師為學海堂掌教、　先師悉卻之。時　先師方研究天象學、乃重定天然歷法、以為人號稱為年者、以地繞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為周、十年為一周、百年為百周、地之繞日、卑高及平凡有四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南游、北游、東游、西游分一周為四游。今西人仍存十二月、既不用陰歷、何必用十二月。地球各國皆以冬至推歷、以各文明國皆在赤道之北、故然。至高冲、卑冲皆無極準、所推氣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為准、日地相平、無少差異。南北球異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之人較多、從其多者、應以春分為正朔。地能自轉、故有晝夜、宜以晝夜為一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用散數。周天之度、皆定為一日、一日之時、皆定為十、下至十分、十微、十秒、以此類推。其度量權衡、皆以十進為數、故歷晝夜為一轉、四游三百六十五轉為一周、四年一閏、是皆　先師所立地球中之定義也。光緒十四年戊子、　先師年三十一。　先師抵京師、兼應順天鄉試。五月啟程抵都、時張編修適病重、　先師為視其殮、營其喪。九月、順天鄉試闈中原擬中第三、以經策瑰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得其卷、謂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銜　先師上書事、乃曰、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學士錫蕃力爭之、徐桐更怒、再抑置謄錄第一。鄉試報罷。　先師乃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出八達嶺、再游湯山、西山。　先師是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悵然感喟。蓋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及此時變法圖强、猶可及、過此以往、外患日逼、不可為矣。時公卿中吳縣潘文勤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值永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畧曰、竊見方今外國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

羽翼盡剪、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亂民徧江楚河隴間、將亂於內。生到京師來、見兵弱財窮、節顏俗敗、紀綱紊亂、人情惰偷、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游之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頃河決久不塞、兗豫之民蕩析愁苦、沿江淮間地多苦旱、廣東大水、京師大風拔木百餘株、甚至地震山傾、皆未有之大災也。而尤可駭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縣十餘、甚至冲及永陵、山谷陊圯坍拆、凡十八山、形勢全改。以爲皇太后皇上聞此奇變、必悚惶震悼、戒勵羣臣、痛哭戒誓、乃伏處下風、未聞有恐懼責躬求言恤民之特詔、親臣重臣未聞有直言極諫痛哭入告之封章。內而侍臣、外而藩僚、不聞一言。下而部侍司員亦不聞一言。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生所爲憂憤迫切、瞻望宮闕而惓惓痛哭也。生竊聞漢宋時大學生劉向、陳亮有上書之義。近咸同時、監生周同穀、貢生黎庶昌邊揖言事、荷蒙列聖嘉納、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披瀝血誠、忘其僭越。生以爲自古立國、未有四鄰皆强敵、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闢、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日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役、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剪朝鮮而窺我邊。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砲來、九日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而舉之、與我滇爲界矣。法旣得越南、開鐵路以通商、設機謀以誘眾。又滇越暹羅間、有老撾萬象諸小國及猓苗諸種、法人日煽之。夫敵國並立、無日不訓討軍而虞敵之至也。而我兵不數練、器不素備、急乃徐購募以應之、雖使廉頗、韓信爲將、庸有濟乎。又美人逐我華工、英屬奥大利亞隨之、將來南洋諸島紛紛效尤、我民出洋者五百萬計、中國漏巵於洋貨久矣、稍藉此尾閭、若不保護、還無所業、必爲盜賊、金田之役將復起矣。竊觀內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從容、事無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歎息而無所爲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廈將傾而處堂爲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爲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譬彼病痿、臥不能起、手足麻木、舉動不屬、非徒痿也、又感風疾、百竅迷塞、內潰外侵、朝不保夕、此生所謂百脈敗潰、病中骨髓、扁鵲、秦緩所望而大憂者也。今

兵則水陸不利，財則公私潰竭，官不擇才，而上且謂官學不教士而下患無學，而生則未以爲大憂也。生所大憂者，患我皇太后、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頃奇災異變，大告譬厲，不聞有怵惕修省之事，而徒見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輪，奇技淫巧，輸入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爲皇太后、皇上拂天變而不畏，蓄大亂而不知，忘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天命無常，而民窮難保。生維同治初年，大亂甫定，上下肅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補之自强，此中國圖治第一機會也。然聖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變法故也。光緒八九年，宮庭赫然求治，士風大變，譬久病初起，非更加醫藥，不能驟瘳。此中興第二機會也。不幸法夷入寇，於是復蹶。得無有讒慝之口間於左右，以爲臣下能言者不周於用乎。生所欲言者三，曰變成法，通下情，愼左右而已。今天下法弊極矣，六官萬務所集也，卿貳多而無所責成，司員繁而不分任，委每日到堂，拱立畫諾，卿貳既非專官，又多兼差，未能視其事，由勞苦已甚，況欲整頓哉。故雖賢智亦皆束手。州縣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賦稅，教養合責於一人，一盜佚，一獄誤，一錢用，而被議矣。責之如是其重，而又選之極輕，以萬餘金而實實缺焉，祿之極薄，以數百金而責養廉矣。其下既無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無漢人三老嗇夫之化，而求其教養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書，皆欺飾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牽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選賢才也，仍用銓叙，武舉以爲將帥也，仍用弓石，翰林以儲公卿也，猶講詩字。其他紊於法意而迂於治道，舛亂淆決，難徧以疏舉。今論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爲祖宗之法，莫敢言變。今之法例雖云承祖宗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吾先帝撫有天下，不用滿洲之法典，而採前明之遺制，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朝豈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今之時局，前朝所有也，則宜仍之，若知爲前朝所無也，則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昔漢臣魏相專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謂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於治平之世也。若孫叔敖改紀，管仲制國，蕭縫立法，此宜於敵國並立之世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採周、漢之法意，卽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皇太后、皇上知舊法之害，卽知變法之利，於是酌古今之宜，求

事理之實、變通盡利、裁制厥中、如欲探聞之、則農夫耕而君子食焉、生愚願盡言於後也。尤望妙選仁賢及深通治術之士、與論治道、講求變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强可致。至二十年、入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藪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自督撫、司道、守令以下至民、如門堂十重、重重絕隔、浮圖百級、級級難通。夫太尊則易蔽、易蔽則奸生。故辦事不核實、以粉飾爲工、疾苦不上聞、以摧抑爲理。至於奸蠹叢生、則雖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變之爲愈矣。今上下否塞極矣、譬患咽喉飲食不下導、血氣不上達、則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矣。通之之道、在霽威嚴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盡其言於前、天下人人得獻其才於上。古者師傅以傳德義、史官以記言動、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所以養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明年皇上大婚禮成、親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聲色之防、聖德日新、宜愼近習之選。所謂愼者、辨忠佞而已。去讒慝而近忠良、妙選魁壘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預燕內、以資啟沃、則德不期修而自修矣云云。時舉國泄沓、京朝官尤頑固、惟國子監祭酒盛昱、翰林院編修黄紹箕、刑部主事沈曾植深服其議。翁同龢亦韙　先師議、然恐以此獲罪、遲疑不敢代遞。其時粵人李文田、許應騤皆官侍郎、深疾　先師。一日、翁與許、李同侍祀天壇、在翁前大訐　先師、同龢默然意沮。、先師與許、李本無隙、祗以抵都時不往投謁。先師嘗曰、彼若以吾爲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不拜客多矣、何獨怪我。然許、李竟以是恨之。國子監既不得達、盛昱持　先師摺視祁御史世長、世長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代遞。屆侍御仁守派人候之。時　先師居宣南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出門數十武卽菜市口也。既衣冠將出、館僕譚栢告曰、今日菜市殺人、車不能行。　先師心爲動、私念方欲上書而適遇殺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遽死。既而又思曰、吾既爲救天下、救衆生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乃慷慨登車、從南繞道出。及門、仁守遣人來告曰、祁公在車中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返駕。祁公以病請假、而津海已冰、不能南返、遂留京師。後仁守以言事革職、永不敘用。仁守

篤守朱學、忠純剛直。先師曾代其草請開言路摺、請鑄銀錢摺。時鐵路議起、兩廣總督張之洞請開蘆漢鐵路、而苦無款。先師與仁守言、宜因漕運之便、先築清江浦鐵路、卽以北漕爲之。去漕倉之官役、歲可得千數百萬、移爲築路之資。十二月、仁守摺上、發交各督撫議、於是定築蘆漢爲幹路、籌款千萬、調張之洞督兩湖辦焉。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門災、仁守赴救火、還卽來先師寓所、屬代草摺、一請停頤和園工、二請醇邸不預政事、三責宰相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時當國者爲孫毓汶。四請宦寺勿預政事。時李蓮英干政。仁守獲罪、蓋因此。是時方籌辦大婚典禮、吉祥止止、沈曾植勸先師暫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乃徙居於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終日以讀碑爲事。著有廣藝舟雙楫。先師旅京師久、熟審朝局、知其待亡、遂決然舍歸、意欲以著書授徒終老矣。光緒十六年庚寅、先師年三十三。春、居徽州會館、有池石之勝、旣而移家羊城之雲衢書屋。六月、陳禮吉先生千秋來謁。八月、梁卓如先生啟超來謁、俱著弟子籍。千秋治考據、先師初與之論詩禮、泛及諸經、後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千秋豁然悟。先師謂千秋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

同門中所未見也。越年辛卯、先師以從游者衆、始賃地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爲學規。來學者日益衆、如韓文舉、梁朝杰、曹泰、徐勤、麥孟華、韓銘基等、多有成就者。先師以其暇著書。是年七月、新學僞經考成、刊版流布。時義烏朱蓉生侍御一新掌教廣雅書院、先師與之往復辨難。先師與語中外之變與孔子之大道、朱侍御初不信、旣而大悟、其見於書札中者、乃門面語耳。詳朱氏論學札。歲壬辰、移講舍於衛邊街鄺氏祠。是時所編之書甚多、而以孔子改制考體裁博大、乃選同學高才生助纂焉。歲癸巳冬、再移講舍於府學宮仰高祠、顏曰萬木草堂、乃以陳千秋、梁啟超充學長。先師是年鄉試中式第八名、主試官顧璜、吳郁生也。初本擬第二名、三藝已付聚奎堂刻矣、嗣以次藝書同文川孔子改制義、違背朱註、恐犯磨勘、乃抽出改置第八。顧璜曾與伯楨談及此事、謂奉命主粵試時、李侍郎文田以先師所著新學僞經考贈送、謂到粵衡文萬不可中此人。及填榜、先師名列第二、副主考吳郁生欲擯之、經顧力爭、乃降置第八云。光緒二十年甲午、先師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會試、寓盛昱家。昱、肅邸從弟也。時有貴人問先師曰、國祚能幾何年。先師答曰、禍在眉睫。某貴人大駭、而心以爲非。時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已而朝鮮變起、日本乘之、與我搆

兵有甲午之敗。是年七月、給事中余聯沅劾　先師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於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僞經考、而禁粤士從學。幸沈曾植、盛昱及文編修廷式致電與粤學使徐琪營救、張修撰謇、曾編修廣鈞亦奔走援救焉。電文中伯羲盛昱字誤作伯翊、徐琪疑爲褚伯約之誤。時褚方劾李瀚章、而劾　先師之摺、傳係鄉人某不慊於　先師者賄褚爲之、李畏褚、事得緩、令　先師自燬僞經考版而止。時粤城謗議沸騰、　先師避之、再游桂林、旅行中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制考。越年乙未、　先師再入都會試、寓東城三條胡同金頂廟。時清廷正與日本議和、擬割遼、臺、并償款二萬萬元。三月二十一日電到、　先師知之、即聯結公車粤人同上書拒和議、湘人和之。二十八日、書上、署名者湘則全省、粤僅八十餘人。他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俱遞章都察院、衣冠塞途、臺灣舉人垂涕請命、觀者哀之。其時士氣方張。　先師乃再約合十八省舉人於達智橋松筠菴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書由　先師起草、凡一晝二夜而成、文不加竄。書中要旨、言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强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凡萬四千餘言、民氣憤湧、列名爭先恐後、一時徧傳都下。四月八日、遞呈都察院、以旣已用寶、無從挽回、卻不收。先是、公車聯名上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爲前此所無、孫恐滋變、聳德宗速用寶、又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北洋無以爲備。孫與李蓮英相比、內外恐嚇、是日翁同龢入朝房、猶持勿用寶、電日相伊籐博文、請展期五日。孫謂若爾、日本必搗京津、吾輩皆有身家、實不敢也。同龢厲聲責之曰、我豈不知愛身家者、其如國事何。孫苦無法、乃使李蓮英請之太后、於是大錯成矣。是時降殊諭、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蓋德宗實有難言之隱也。越日榜發、　先師中式進士第五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比、詫其奇詭、降第五。　先師殿試、朝考皆直言時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　先師有宿怨、排之。殿試時、徐侍郎壽蘅樹銘欲置前十卷、各閱卷大臣皆圈之矣、惟李文田不圈、並加黃簽、乃降二甲第四十八名。朝考時、翁同龢又擬置第一、卷適在李文田處、李吹求不得疵、乃於開鍊等字加黃簽斥之、遂降二等。　先師謁翁同龢、同龢具以始末告之。十一日引見、授工部主事。　先師不欲就、告假歸、擬以講學著書終。未行前、草一書、請及時變法、富

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强、各要政徵引詳博、深合國情、遂於五月六日遞之都察院、以十一日上於朝。德宗覽而喜之、發下樞垣、恭邸閲至論礦務一條、以手作圈狀。德宗又追入諭、即日抄四份、以一呈太后、一留軍機、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篋、一存勤政殿備省覽。同時羣臣言時事之書、簡在帝心者共九摺、以胡燏棻摺列首、 先師摺列次。五月、先師再草一書、大旨言立科以厲智學、設議院以通下情、更推言下詔求言、開門集議、闢館顧問、設報達聰、開府辟士云云、次第曲折之故、凡萬餘言、尤詳盡、遞都察院。都御史徐郙使人告 先師曰、凡通籍有衙門者、都察院例不得收、須交本衙門代遞。時孫家鼐長工部、乃於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遞之。孫面允代遞、五堂皆畫押矣、適署工部侍郎者爲李文田、不肯畫押。又託袁世凱代遞京營督辦處榮祿、亦不肯收。 先師決心返粵、陳次亮熾時官工部主事、著有庸書內外編。沈子培曾植尼之、謂時有可爲、先師爲之遲遲其行。以京朝士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當創辦一報、以輸灌其智識、當自京師始、在京師當自王公大臣始、乃商之於送京報人、每日刊送附張千份、京朝士太夫乃得聞所未聞、識議漸變焉。時翁同龢以師傅當國、頗思振作、訪先師不遇、 先師趨謁之、相與講變法事、反覆講求。同龢謂德宗實無權、太后極猜忌、自經文廷式召見後、即不許召見小臣。 先師至是始知宮中事。時同龢銳意變法、 先師說以宜先變科舉、同龢決欲行、令陳熾草定十二道新政旨意、將次第行之。時同龢每召獨對毓慶宮、恭邸、李鴻藻頗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章後、漸不和矣。翁內畏太后、欲託之恭邸以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後孫毓汶雖被斥、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事阻撓、恭邸與同龢皆欲去之、叠經言官奏劾、徐猶戀棧。六月初九日、 先師草摺、覓戴少懷庶子鴻慈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與御史王幼遐鵬運言之。王新入臺、敢言、於十四日上焉。越日、徐用儀竟逐出樞譯兩署矣。 先師自倡行新政後、漸爲大臣所側目。於時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奏劾陳熾、沈曾植至是又勸 先師行。 先師從之、於八月二十九日出都、九月二日到天津、十二日到上海、十五日入江甯。張之洞督兩江、欲說之洞開强學會。張勇自任、後與張論學、張不信孔子改制考、頻勸 先師勿言此學、又使梁星海鼎芬來言。 先師云、孔子改制、大道也、豈以一兩江總

督供養而易之。張以論學不合、故翻前議。先師以會章已發行、不可中止、告乃賃屋設於上海張園之傍、遠近響應、而張之洞所允供給之費不至、且多所掣肘。十二月、先師以祝母生日、歸返里門、遲事委徐君勉勤等主之。旋以京師御史楊崇伊具疏劾强學會、竟遭封禁。是時朝野局勢又一變、漸諱言新政。文廷式長麟汪鳴鑾志鋭被斥。逾年二月、撤毓慶宮、逐翁同龢、殺太監寇良才、杖珍瑾二妃、兩宮之間嫌隙已成、不可終日矣。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先師再游桂林、與唐景崧、前署臺灣巡撫。岑春萱開聖學會。六月還粤、講學於萬木草堂、從學者尤衆。先師乃晝夜會講、伯楨亦於其時從而受業。先師以中國患人滿、徧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中國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若吾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於乙未年曾倡議之、當乙未返粤時、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來約通商招工。巴使至香港、適東事起、駐港候數月、而東事益劇、知事不諧、乃歸國。先師於是再入都、擬有建議。適有德人踞膠州灣、先師乃上書痛言之、工部尚書淞溎讀其疏、至恐偏安不可得語、大怒、壓不肯遞。先師乃約戸部主事曾刚甫習經同遞都察院。李苾園侍郎端棻亦聯九卿以繼聲、囑先師代擬草。後九卿無聯名者、端棻乃交司業貽穀上之。時先師知所志不行、決歸粤。臨發、翁同龢來留行。翊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先師於朝、請召見、并加卿銜出洋。翁同龢在德宗前力稱之、奉旨交總理衙門議、許應騤於恭邸前沮之、恭邸乃奏令先師於總理衙門問話。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發砲據膠州、擄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不就範。日本參謀本部神尾宇都宫謁鄂督張之洞、獻聯英拒德之議、朝士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聯俄、遂卻日本之請。先師走告翁同龢、詳言當倚信日本。又為御史楊深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為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又自草聯英日策、徧告朝士、李侍郎端棻深然之、獨李鴻章持異議。時翁同龢在總署倡之、於是王大臣集議、但多不明國際情勢、咸駮先師說、議卒不行。自是旅順、大連灣、廣州灣之要索相繼起矣。越年戊戌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約先師以初三日下午三鐘至總署、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戸部左侍郎見於西花廳、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先師答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

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爲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廖壽恒問宜如何變法。　先師答曰：法律、官制爲先。李鴻章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　先師答曰：法積久而弊生。而且今昔異勢，今之法律、官制誠宜改絃更張，即一時不能盡革，亦當斟酌爲之，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問籌款事宜。　先師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制，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歲入可比今增十倍。於是詳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會、海陸軍種種改革。並言日本維新，倣效西法，制度甚備，與我國相近，最易倣摹。問答極多，至暮乃散。榮祿先行。是日恭、慶兩邸因事未到，越日召見。樞臣翁同龢以　先師之言入奏。德宗命召見。恭邸謂請先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　先師遂進呈日本變政考及俄彼得變政記。附片請變生童歲科試易八股以策論，并下總署議。四月，乃奏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別開法律、度支、學務、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會、海陸軍共十二局，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摺上，許應騤等仍在恭邸前攻訐，多方抑壓。至十三日始上，即下總署議。已而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三月十一日，　先師上摺，陳三策請拒之，若出於戰則敗而後割未遲。否則用西人蒲盧爹士之策，聽俄人佔據，非吾所願，猶可返也。又否則請盡開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國，俄人當無如何。摺上不省。自是以後，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當俄之索旅大也，德宗大怒，面責恭邸及李鴻章，謂汝等言俄可倚與訂約，許以大利，今不獨不能阻，乃自渝盟索地，親善之謂何。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與之，密約如故。德宗震怒。太后曰：此何時，汝乃欲戰耶。德宗默然。時以償日本賠款急，中允黃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發行昭信股票，下戶部議。北檔房總辦陳宗嬀、晏安瀾素主搜括者也，力主之，司員簽名者二十餘人。　先師於翁同龢前力諍之，並以書責張蔭桓，而戶部覆摺已上，即日奉旨行。　先師謂今欲統籌全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不可，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各省徧立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發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挽救危局。乃草摺二份，交御史宋伯魯、陳其璋上之。又草請改律例摺，交御史王鵬運上之，均留中不發。時吏部主事洪嘉與守舊黨也，三拜　先師不遇，閽者忘其住居，未答拜，洪以爲輕己，大造謠。浙人孫灝者，欲舉經濟特科，洪餂之，謂某公惡康

如能攻之、特科可得也。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草
議駁保國會、謂 先師將欲爲民主教皇、印數千
册、徧投朝貴、謗益騰、乃停會。李盛鐸、會員也、反參
保國會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
先師聚徒不道、德宗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慮太
后見之、將此片抽出。時御史黃桂鋆劾保滇會、保
浙會、并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爲之。 先師遭謗、意
大沮、復萌歸志。時翁同龢頻被劾、不安於位。 先
師慮翁去、變法無人主持、欲成數事乃行。於十八
日草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御史楊深秀上之。
畧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變
法、而衆論不一、此皆由國是未定之故。昔趙武靈
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維新之變
法、皆大明賞罰而後能行新政。又草一摺交徐子
靜學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
國歡欣。又草請派近支王公游歷摺、請開局譯書
摺、皆由楊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爲宋侍御伯魯
草請催舉經濟特科摺。又盛宣懷借款入百萬、歲
息約三十餘萬、無人敢言其非、乃請提其息爲譯
書設學之費、皆奉旨俞允。是時 先師已定二十
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即見
懿旨逐翁同龢、令榮祿出督直隸。蓋訓政之變、已
伏於是矣。 先師二十八早入朝房、與榮祿遇、與
談變法事、榮祿入對時、即面劾 先師辯言亂政。
榮祿下、 先師入對、皇上問 先師年歲出身畢、
先師即言四夷交侵、分割漸至、覆亡無日。皇上
言、皆守舊者所致耳。 先師奏言、皇上之聖明、洞
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即在是。既知守舊之致禍
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皇上言、今
日誠非變法不可。 先師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
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累致敗、終
必無功。皇上然之。 先師又奏言、所謂變法者、須
將制度、法律先爲改定、乃謂之變法。今言變法者、
是變事耳、非變法也。又請先開制度局、皇上以爲
然。 先師又奏臣於變法之事、嘗參考各國變法
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
益之、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
采擇。皇上曰、汝條理甚詳。 先師乃曰、皇上之聖、
既見及此、何爲不厲行之。皇上以目睨簾外、既而
嘆曰、奈掣肘何。 先師知皇上有所礙、又奏曰、就
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
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
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
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 先師對曰、大臣

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實無暇晷、無法參攷新學、實無如何。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事、當無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則彼等無從駁議。先師又曰、昨日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皇上一笑。自割臺後、民志已離、欲悚動臣僚之意、團結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師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開。而民智不開之故、皆由以八股試士爲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羣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緣以八股考試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爲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爲無用之學、故致此。　先師對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皇上曰、可。　先師對曰、皇上既以爲可廢、請皇上卽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　先師畧言中國礦產徧地、生財有道、但當設法開源、不患財用不足。　先師又詳奏譯書、派游學、派游歷各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猶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末及推廣社會以瀹民智、而激民氣、並招撫會匪。因間遂奏謝保國會被劾、皇上爲保護之恩。皇上點首稱是。久之、皇上點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尙有言、可具摺條陳來。　先師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爲從來所未有也。既退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着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時李鴻章謝恩同下、對　先師嘆惜、謂榮祿在皇上前劾君、皇上問樞臣以何位置、廖壽恆言、請賞五品卿。而剛毅在皇上前力排、故有此令云云。　先師歸寓、卽告宋侍御伯魯、令其上廢八股之摺。蓋此摺　先師早代宋草定者。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宋伯魯摺上、皇上卽命樞臣擬旨。是時京師譁然、傳廢八股、連數日寂然。及皇上得宋摺、卽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皇上曰、不可。剛又曰、此事重大、請皇上思之。皇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值、剛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皇上默然。既而曰、可去請、待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后懿旨。故至初五日乃降旨也。初三日、總理大臣代　先師遞謝恩摺、皇上曰、不必代遞、後此康有爲有奏、可令其直遞來。又令樞臣將所著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

政考等書卽鈔進呈。先師乃附片、並陳謹當晝夜編書、不能赴總署當差。時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先師三月時所上之摺交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請並行之、乃自草一摺、交侍御宋伯魯代上、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先師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各國對於製新器、著新書、發見新地皆有獎勵、遂於初八日上摺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蔭桓遂託梁先生啟超代擬稿頒行焉。

（南海康先生傳）

康有爲 二

其時新法萌蘖、舊黨大恐、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謀之、將聯名請復八股。 先師再草摺、交侍御楊深秀上之、請御門誓羣臣、並定謗新政之律、違者重懲之。於是上降諭切責舊黨、黨燄少息、而恨愈深矣。時許應騤對開經濟特科及廢八股事多方阻抑。侍御楊深秀、宋伯魯聯名劾之、德宗怒、擬罷許職、剛毅乞恩、不許。又請令其自行回奏、德宗不得已允之。許夤夜走請於剛毅、剛云、牽攻康某必可免。許從之。於是聳御史文悌劾宋伯魯、楊深秀、因旁涉 先師。軍機得文悌摺、喜甚、以爲必陷 先師矣。德宗閱摺大怒、謂文悌受許應騤指使、將革職、剛毅叩頭懇免、至於流涕、乃罷。文悌摺謂 先師盡棄名教、保中國不保大清。後來僞諭皆緣文悌摺爲定案。悌心術詭詐、佯與 先師交好、而陰探 先師意向、又從 先師僕從詢悉、累宿張蔭桓宅、張蔭垣之被禍、即由於此。八股既廢、 先師請采用朱子科場貢舉議、分科試士、令人習一經、如詩一科、書一科、易一科、儀禮一科、禮記之附春秋公羊、穀梁一科、左傳附之。史記、兩漢書一科、三國、晉、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史一科、遼、金、元、明史一科、國朝掌故若會典、東華錄、十朝聖訓一科。經史各五科、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門。草摺陳之。又爲徐子靜學士致靖草一摺、大意略同。奉旨交禮部議、爲所駁。又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尚楷法、得旨允行、已有旨於京師設大學堂。 先師再上摺、請於各省開高等學、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款及各規費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二十一日、奉旨允行。 先師意以爲城鄉多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爲學校、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莠民藉端擾挾、波及寺院、此則非 先師當時意料所及矣。時德宗頻命樞臣催上所著書、 先師先成日本變政考、每條附加案語、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舉凡中國之變法條理、無不於案語發之、綱羅宏大、一卷甫成、即進呈、德宗復催、又進一卷。時大學堂議起、樞垣託草章程、 先師命梁先生啟超擬作、酌英、美、日之制爲之、以大權歸總教習。乃總署覆奏學堂事改大權屬章京、於是章京張元濟來商洽、 先師爲擬四款、一曰籌巨款、二曰撥官舍、三曰選教習、四曰刻學書。清廷派大學士孫家鼐管學。孫始頗言變法、曾與編修蒯光典言曰、今朝士深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耳。時廣東學政

內閣學士張百熙亦奏薦　先師。六月一日、先師上商務一摺、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就上海、廣州試辦、由善堂、公舉殷實而略開通之商人辦理、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再進御覽。　先師又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爲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其時適上海時務報汪康年虧欵甚鉅、報亦無起色、　先師乃草摺交宋侍御伯魯上之、請飭梁先生啟超專辦此事、並請選擇各省報紙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樞臣欲藉故擠　先師於外、授意孫令　先師辦官報、並以京卿總辦名義相誘、　先師卻之。是時德宗雖銳意振作、而實無權、舊黨日造謠言、謂德宗患病甚重、人多爲　先師危。時榮祿居天津、厚結李蓮英以媚太后、至是出統三軍、微聞欲於天津閱兵日行廢立之事。　先師弟廣仁屢勸　先師出都、曰、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一家之祚、犧牲無益。於是　先師又欲領時務報事、藉以觀伺朝局而定進退。初八日、孫入奏、奉旨命　先師督辦時務報。　先師前所上制度局之摺、經樞垣擱壓、至是德宗催問數四、并面責張蔭桓、總署乃請派軍機王大臣會議、竟以敷衍游詞駁之、德宗硃批發還再議。　先師摺中言、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流言因之紛起、咸謂　先師盡廢內閣、六部及巡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萱請廢卿寺、裁局員、皆歸之於　先師。於是朝野內外咸撼動、樞臣、私議若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必不可允。王文韶曰、上意已定、我全駁之、則必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若敷衍而了之。王大臣喜、從王言、遂定議、所云誓羣臣、定國是一條、以爲詔書兩下、國是已定、此條無庸議。　先師所請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制度一條、乃改爲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所請令臣民咸得上書一條、改爲職官遞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所請開法律局、改爲每部派員司改定律例。均與　先師本意大相反。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另奉諭旨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旨飭辦了之。所請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併餉等語了之。所請民政局、則擬令由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了之。至鐵路、礦務局、則請即在總理衙門派人辦理。於是所議　先師摺似無一語受駁者、又似無一條不行者、德宗亦無以難之。雖奉旨允行、而此摺等於虛文矣。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薦　先師、而獨攻改制考、上留中。湘紳王先謙、

歐陽節吾大攻新黨、新政、　先師草摺交侍御楊深秀奏請獎勵陳寶箴、嚴責湖南舊黨、德宗從之、一方獎陳寶箴、令其認眞整頓、又一方申斥湖南舊黨。時粵督譚鍾麟漠視新政、又故縱盗賊、　先師草摺交宋侍御伯魯劾之、奉旨交陳寶箴查辦。當萬壽後、　先師進波瀾分滅記、詳言波蘭被俄與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舊黨遏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許變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覽畢、爲唏噓不置、又賞給　先師編書銀二千兩。七月初四日、總理衙門傳言謂當有旨到、命勿出門。既而章京李瑞岳來、口傳諭旨、即令僕人將賞銀捧出、　先師倉卒拜受、例應詣宮門謝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爲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謝恩而已。又於摺末極陳時變之急、新政變而不變、行而不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末復舉波蘭事、反覆言之。摺凡數千言。德宗大感動、非復曩時之迂迴矣。時七月十二日也。原摺附片辨孔子改制考事、辨孔子稱王、爲曆朝封典、非自創造。　先師自上此摺後、不復言事。是時既許羣臣上書、大臣多有抑之者。禮部主事王照條陳請德宗東游日本、痛抑守舊一摺。尙書許應騤、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康廣仁謂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請　先師草摺劾之。王照性戇直、即具摺彈劾堂官、侍郎堃岫、溥頲、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懷之而出、謂將遞都察院、兩堂乃許代遞。而許應騤乃劾王照妄請乘輿出游異國、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鴻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軌、故臣等不肯代遞、乃敢登堂咆哮。然德宗會覽　先師所進俄大彼得變政記、極以游外國爲然、乃降旨責禮部六堂蔽塞言路、並云親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權衡、無煩該大臣鰓鰓過慮、交部嚴加議處。於是盡褫尙書懷搭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徐會澧、右侍郎溥頲、曾廣漢六堂之職、而令羣僚封章直遞。又令各直省府道自行遞摺、各州縣交督撫代遞。上諭謂藉覘中國人之才識。自是　先師請臣民上書之說、乃始行、各衙門每日得摺數十件、德宗雞鳴即起披覽奏章、日昃不遑、薦剡交上、每日輪班召見之。是時揣摩風氣者翻然變計、又爭上條陳以邀寵、京肆新學書爲之一空。時德宗留意登用新進、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命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凡臣工所上之摺、令四人閱看擬旨、軍機大臣伴

食而已。時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　先師。德宗特交譚嗣同擬旨駁之。凡給　先師密諭，皆令林旭帶出。時譚嗣同與　先師同居，林旭亦日日來南海館。　先師有所欲白，皆藉譚、林二人通之。時議多主汰冗官，廢卿寺，德宗決行之，樞臣力諫不聽。惟　先師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如以尚書、翰林同直南齋，侍郎、編修均兼學政，親王、京卿同任樞垣、總署、提督，千把同作營官，專問差事，不拘官階，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政局，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軍機大臣廖壽恆頗韙斯論，託人請　先師代擬草。　先師乃草摺，言官差並用之制，引唐宋爲法，舉近事爲例。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即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釐之去鹽官，尤爲要義。時德宗方大裁冗散，內而卿寺，外而雲南、廣東、湖北三巡撫及各道，各局並及漕運。（時太后不肯裁漕。）新局之置，德宗則將有待也，廖壽恆乃格。　先師於是　先師乃主全裁之議。蓋其時德宗勇於變政，但左右無人諮詢，蓋有行政之人，而無議政之人，古今亦無此政體。於是　先師又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草摺交侍郎徐致靖上之。時禮部六堂皆易人，德宗即擢倉督李端棻爲禮部尚書，少詹王錫蕃爲左侍郎，學士徐致靖爲右侍郎。內閣學士普潤通武嘗上疏請開議院，但　先師曾於日本變政考中力發議院爲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德宗乃不用普潤通武言，而仍拔爲禮部侍郎。　先師注意在開制度局，既不得請，於是又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草摺交宋侍御伯魯上之。王照又言之，於是德宗命譚嗣同擬旨，並云康熙、乾隆、咸豐三朝皆有故事，飭內監捧三朝聖訓出，令其檢查，蓋欲有所依據，以請於太后。時七月二十八日也。是時以天津閱兵期廹，新黨朝夕憂危。　先師奏請倣照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胄而統之。又請改維新元年，易服制，以新天下耳目。又請棄舊京，遷都上海，藉以脫后黨圈禁。並言旅大、膠威門戶盡失，俄人屯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以北京連年水災，城崩屢次，塵土坌天，臭惡脈壞，王氣將絕。又旗人環擁，舊黨瀰塞，下則市儈胥吏，中則瑣例繁禮，種種皆亡國之象，不易掃除，非遷都不能維新也。借行幸舉之，則定天下於無形云云。　先師默審將帥中惟袁慰亭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强學會，欲引爲助。知其

與榮祿厚、未必就範、惟舍此又無他路可行。於六月時暗使徐仁錄入其軍幕、藉觀志向。袁謬稱傾向　先師甚、　先師遽信、親薦於德宗、又爲徐致靖草摺薦之、又交譚嗣同遞密奏、請結袁以備不測。上即降旨召見袁世凱。袁於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見於頤和園。初一日降旨嘉獎袁世凱、並賞給侍郎銜。先是、自懷塔布既黜、李鴻章撤去總署差、舊黨惶悚、內務府人皆環跪西后前、謂德宗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皆走天津謁榮祿、謀廢立。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持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慶邸亦贊同。於是慶邸與李蓮英皆跪請西后前、堅請訓政。自八日請開懋勤殿、都人士方拭目以望、而密詔遽下。榮祿見袁世凱被召、即調聶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密入京師、以備不測。楊崇伊於初一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政摺、西后意遂決。德宗知事中變、欲保全　先師、故促　先師出京也。是夜未見旨、宋侍御伯魯邀　先師飲於其家、酒半酣、李尚書端棻、徐侍郎致靖唱崑曲、主賓極洽、而聲帶變徵、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欷歔感嘆。自是夕後、　先師遂長爲出亡之人、與諸同志永不復見矣。酒罷歸、即奉德宗手諭曰、

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冀望之至。諭由楊銳帶出、時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傳密諭曰、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諭草於八月初二、初三早由林旭傳出。　先師跪讀痛哭、即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出都、並開用官報關防。　先師乃召梁先生啟超及弟廣仁來籌畫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時在袁世凱幕府、亦來。　先師相與痛哭、世昌亦哭、舉座痛哭不成聲。　先師乃屬譚嗣同游說袁世凱勤王、率死士數百扶皇上登午門、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如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自譚嗣同入城後、梁先生啟超至金頂廟容純甫處刺探消息。　先師發留別書、檢行李。及夜、

楊銳、宋伯魯、李瑞岳、王照來慰、天將曙乃睡。翌日上午九時、訪李提摩太與謀、適英公使赴北戴河、不得要領。　先師又見伊藤博文、請其游說太后。至夕出城、入南海館居、室牆忽傾、心竊惡之。黃紹箕餞　先師、言變將作、榮祿將不利於君、勸　先師易裝、迂道山東、勿經天津。林旭來言、英俄已開仗。是夕、太后還宮、以爲外患方殷、內憂當漸息、心少安。旋弟廣仁來勸　先師微服行、　先師以死生有命答之、乃命廣仁留京。廣仁送　先師出門、遂從此永訣矣。　先師獨攜僕李唐於天未明出京、車中思黃紹箕言、欲改從山東行、已而決過天津。薄暮抵津沽、即登招商局海晏船。　先師以該船須俟初六日下午四時啟輪、恐久滯船中、思另搭別船、再運行李入棧。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重慶船、十一鐘啟輪。　先師以既離天津、亦無戒心矣。過煙台購梨及石子。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時、船將入吳淞、登船面瞭眺時、有浙江貢生姚祖義以其所上書來示、　先師因與議論、船中人無不爭識康某。忽有英人來問曰、君爲康某乎。　先師姑應之、英人即邀　先師至一小室、出照片相視曰、此爲君之相乎。　先師曰、然。英人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否。　先師曰、吾安得殺人、何問之奇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鈞一函、附抄僞上諭一道云、康有爲進紅丸弒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戊戌八月初六日、北京有電信到上海、言皇上已崩、係康有爲進紅丸所弒、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電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領事抄傳之。　先師覽畢、眩然大哭。英人曰、汝有進丸弒上事否。　先師即抄密諭示之、並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蘭德也、故知君是忠臣、必無弒上事、特以兵艦救君、可速隨我下輪勿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　先師乃隨之下小輪。時驟聞上弒之訊、痛不欲生、預爲蹈海計、口占一絕句云、忽灑龍漦翳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與家人遺書、與徐君勉勸書及與諸門人書、託以家事。與徐勤書曰、吾以救中國、故冒險遭變、竟至不測、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爲烈丈夫、吾有老母、謹以爲託、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無變怠也。同門中誰能仗義、護持吾家、吾國者、吾神明嘉之。任公若存、並以爲託。與諸門人書曰、我專爲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世、發願專爲救人起見、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將來生生世世、經歷無量劫、救此衆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弟子、我後學、體吾此志、亦以救人爲事、雖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

無死理、至于無量數刼、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爲可念耳。時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也。諸書交與僕人李唐密藏之。濮蘭德見　先師痛泣、慰之曰、皇上大行、尙無確信、盍少待之。　先師哭少止。至英兵艦旁之某公司、即電澳門知新報陳儀侃、何穗田等、告無恙、屬其救家人。又電廣州城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命即移家澳門。英領事班德瑞來見。次日、總領事璧君來見、並送行。而上海道連日搜船、追問英領事甚急、既知已過英船、欲登船搜、船主不許。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來、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夾護之。仍慮有變、調威海衛大鐵艦協同護送。是艦方上煤、聞電即行、艦中嚴備戰具、護至福州、度無中國兵船、乃還。當時　先師在滬、託濮蘭德交大同譯書局各書、皆復云、局中無人矣。十四夕到香港、何曉生東即同英港督所派之輔政司波君、總巡捕梅君來迎。蓋璧君領事先有電告之也。　先師居巡捕房、弟康有霈來見、悉家人已抵澳、而太師母未至、憂甚。十五日、師母張夫人自澳來、知太師母適由港到澳、以畏風浪故不來。十六日、太師母來、　先師抱膝痛哭。先是、　先師以五日出京、僞臨朝以六日幽上、命步軍統領崇禮率健兒三百圍宣外南海館、捕　先師弟廣仁及門人程式穀、後易名大璋、號子良、廣西人。錢維驥、號碩甫、湖南人。並僕人王升、王貴田升以去。時廣仁方如厠、本可避免、長班張祿以嘗受責懷恨、帶兵往厠搜捕、遂及於難。車騎塞米市、胡同口觀者如堵。三人乘一車至步軍衙門、訊問　先師何往、諸人答以已出天津。維驥震懼流涕、欲尋死、廣仁從容言笑以解之。有旨交刑部、式穀曰、吾等必死矣。廣仁曰、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乎。一刀而死、不愈於久病歲月而死乎。式穀曰、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中國新黨寡弱、恐我等一死、後無繼也。廣仁曰、入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至初七日下午四時、一卒提廣仁交刑部、而於次日釋式穀、維驥及諸僕。刑部堂官親訊廣仁、問汝兄何在、廣仁答以已出天津。又問曰、汝兄何以私逃。廣仁答曰、我兄奉旨敦促、曾於初四日奏報皇上起程、並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來、汝必不釋。汝必寫書招汝兄來、方釋汝。獄中飯食臥具皆譚嗣同等爲之供給。方步軍圍南海館、搜　先師不獲、以文悌曾奏劾　先師、屢宿張蔭桓家、緹騎遂又圍張宅。時刑部主事區震適在張宅、誤以爲　先師、捕之去。既知其誤、釋之。張蔭桓亦因此下獄。初七日、榮祿入都、

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搜索、凡平日與　先師往來者多被累。既又大搜天津、塘沽客棧及輪船、並電煙台、上海、凡經過輪船、一律大索、又電廣東拿辦家屬。既查知　先師先搭招商局船、後改搭重慶船、即發飛鷹快船追捕。飛鷹者、初購自德國、每一時能行三十海里、速率倍於重慶、追必可至、而船主以煤盡、中道返、下之獄。或曰、船主義士也、煤能返津、即可來滬、實仗義耳。譚嗣同等謀所以救　先師者甚切、皆以爲决無生望矣。譚嗣同促梁先生啟超入日使館、求救於伊藤博文。伊藤聞而頓足、隨電上海日領事小田、切設法保護、不知　先師已鴻飛冥冥矣。時又捕梁先生急、譚嗣同勸梁先生東渡、而自誓就死。梁先生乃於初七日出京。時京津間風聲鶴淚、處處謠傳　先師蹤跡、捕令嚴急、或誤梁先生爲　先師、聶士成帶隊登舟强索、護梁先生之日領事鄭永昌亦驚惶失措。時梁先生擁被股慄、面無人色、手持破紙草家書。幸去海岸十餘里、聶士成兵至、則日艦已列隊護之登舟、雖再三索問、爲日人所拒、僅乃免。時皇上被幽瀛台、王照與日人謀踰南苑救皇上出、譚嗣同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行。初九日、譚嗣同被捕。王照被逮甚急、日人勸之東行、王照遂於初十日離京。先是、初八日、楊深秀遞摺請僞臨朝勿訓政、遂被捕。昔郅壽奏請王莽歸政漢室、退就臣列、其愚不可及、今楊深秀復似之。然郅壽不死、王莽眞大度哉。初九早、逮捕楊銳。銳在床未起、單衣就縛。林旭是日入值、亦就縛。劉光第、徐致靖聞捕、乃自投獄。時又欲徧捕保國會員、則株連徧天下矣。朝士聞風驚惶、恐及於禍、多避而南下者、鐵路、輪船擠壅甚。又傳聞皇上已有不測、各國調兵、若將有大亂者。十一日、下僞旨曰、刑部奏案情重大、請欽派大臣會同審訊、摺、所有官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着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其張蔭桓屢次被人參奏、聲名甚劣、惟尚非康有爲之黨、着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至康有爲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之徐致靖等交部嚴訊。此外難保官紳中無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愼用刑至意云云。十二日下午二時、刑部開堂訊問、僞旨命軍機大臣榮祿、剛毅、王文韶、廖壽恆會訊。已而忽傳僞命、不必審訊、將六人即行正法。下午四時、在宣外菜市口行刑、觀者塞途。康廣仁先就刑、欲有所訴、左右顧盼無一人。次及五人、從容慷

慨顏色不變。嗚呼慘哉。廣仁就義時，衣短衣，南海館司閽人張祿覓得 先師之衣爲之縫首市棺，葬於南下窪龍爪槐觀音院旁，立石樹碑曰，南海康廣仁之墓。廣仁年僅三十二，無子，遺一女名同荷，才八齡耳。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摺爲案據。先是四月大閱， 先師與弟廣仁往參觀，遲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宅。 先師顧與廣仁訪之。後文悌視 先師疾，廣仁作陪，與談變科舉事，文悌劾 先師，因併及之。談者又造爲廣仁出入內廷，有在乾清門遇之者，展轉傳述，舊黨洩憤，遂及大戮。而楊深秀亦爲文悌所劾，諸傳謂爲 先師供奔走，致罹於難。張蔭桓遣戍，亦因文悌劾 先師曾宿其家。先是初六日聞變，梁先生啟超電上海麥先生孟華告變。上海初七日得電，狄葆賢與日本亞東時報人設法營救，而汪康年訐於上海縣，引捕役赴大同譯書局及梁先生家逮捕，幸皆事前逃避。先 師有別墅在花埭，初八日，陳榮袞電廣州公善堂區謙之告變，區謙之星夜渡江，抵別墅語 先師家人，闔家飲泣。謙之催拾行李，初九日五更舉家下舟。是日適星期，澳港輪船不行，初十日乃下澳門。船甫開，逮捕之兵至，蓋粵督譚鍾麟亦於初八日得電，已於初八夕引兵圍粵城雲衢書屋矣。捕 先師家屬不得，故於初九日侵曉而來也。兵役大掠，捕司閽者三人去。 先師電發時已遲，若無陳榮袞區謙之，則家人皆被逮矣。又幸居花埭，若在粵城雲衢書屋，夜間區謙之無從入城，亦及於難矣。時太師母還西樵蘇村，得區謙之信，令僕人關純往迎出港。家人驚定而痛，相向泣。十二日，關純偕一女僕護太師母出城。十三夕，由粵城下香港。關純謹慎，謂當坐下艙避耳目。艙客繁雜，竟夕無臥處，太師母屏氣不敢作語，不敢屑涕，其艱苦皆平昔所未曾經者。至港，入鴻安棧，不知家人所在。十四日，關純復還城查問，始知已過澳門。十四夕，關純還港。十五日晨，護太師母過澳，則知 先師已還港。十六日，復來港相見。太師母深居簡出，當患難憂驚，僅與一女僕相對隱泣，悽苦萬狀。時風聲傳播，親戚多被擄掠。至十一日，花埭屋被封。十二日，粵城雲衢書屋被封。 先師所藏書及所著之稿均散失矣。十八日，又封西樵蘇村老屋。二十二日，封廣州城萬木草堂，藏書三百餘箱盡付一炬。 先師所刻書，亦電各省燬版。當 先師家族方移，而太師母尚未出也，何東於初八日託陳欣榮至粵城迎 先師家屬，梁鐵君請於廣州英領事，用小輪迎太師母。雖未得還，而

俠士高義不可及。　先師每念及而泣。　先師遂於二十一日移居香港何東家。港澳賃屋、用度浩繁、俱何穗田供給、何東復贈金數千、藉濟宗族及供游費焉。先是、日人宮藏畸寅託梁鐵君贐金二千、　先師卻之。　先師於九月五日東渡、在港凡二十日、時時憂君親之亡、哀家族之隱。而李端棻、張蔭桓之見流、徐致靖之下獄、宋伯魯、陳寶箴、陳三立、江標、熊希齡、王錫蕃、李瑞岳、張元濟之被革、文廷式、黃遵憲之被捕、日接於耳目。其他復八股、禁報館、捕主筆、罷經濟特科、農工商局、復冗官、停漕折、務反其舊、凡　先師夙所經營者、盡皆罷廢。久而聞六烈士之被戮、益哀慟肝肺矣。　先師維新事業、自四月二十八日召見、至七月二十九日奉密詔、凡九十日也。　先師嘗云、戊戌之難、身冒十一死、事後追思、無一生理。一、若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道掩捕、立死。二、德宗無明詔、密詔之敦促、若遲遲出京、必死。三、榮祿早發電一日、無論在途、在京、必死。四、無黃紹箕之告宿天津、亦死。五、若從黃紹箕之言出煙台、又死。六、若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七、是日若無重慶船之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必及、必死。八、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津、必死。九、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煙台、必死。十、上海道不託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十一、英人不救、及不派兵艦護送到福州、亦死。凡此十一死、縱得救一二、亦無濟。或天欲留　先師之身以有待、而大道未絕耶。　先師出亡時、曾草奉詔求救文、布告海外、聲討太后十大罪狀、謂比諸飛燕之啄皇孫、則天之禍宗室、殆有過之云云。其時太后議廢德宗、故　先師首發其謀、國內清議競起抗阻、海外華僑和之、友邦亦起責言。太后以廢立事電詢疆吏、微同意、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二語最扼要。太后微感悟、廢立之議暫罷、而仍幽德宗於瀛臺。　先師出亡後、先至日本、由日本而倫敦、又抵加拿大。己亥九月歸港、政府懸重金購　先師、又特命大學士李鴻章督兩廣、意在俟機捕　先師。而　先師居港、奉母不及四月、聞風遠行。此四五年往來歐美、不寧厥居。歲庚子、　先師聯合海外義士有所舉。先是、瀏陽唐才常與梁先生啟超主湘學、深相契。自政變後、俞廉三代陳寶箴巡撫湖南、停辦湘學、才常亦出走、周游皖漢間、招致豪士、聯絡會匪、乘拳亂作、欲在湖北起義。事洩、被捕於夏口。才常在湖南負盛名、張之洞知其才、欲令誘致　先師自贖、才常笑卻之、且語之洞曰、

恨公不足槩張東之徒成曲學耳。竟被害。歲癸卯、先師游印度、而緬甸、而瓜哇。九月、歸港。伯楨曾赴港造謁、先師擬命伯楨隨游、充記室。時吾邑東莞始㧞中學、伯楨任籌辦、辭不獲、乃別。先師歸。光緒三十年甲辰二月、先師再爲海外游。是歲始作游記、所經歷之地及時日俱可考。二月初六日、乘法國船自港行。二月十六日、過安南。三月十二日、適暹羅、過檳榔嶼、留一月。四月十二日、自檳榔嶼乘英之舟山船、十八日至錫蘭。二十日、自錫蘭行。二十五日六時、到亞丁。二十六早九時、自亞丁行、四時至丕倫英屬地、一平島也。四月三十夜九時、抵蘇彝士河口。五月初一、行蘇彝士河、晚六時、入地中海。五月初三夜十二時、至意大利。六日、抵羅馬、游彼得廟、教皇宮、紀功坊、奥古士多宮等。十三日二時、去羅馬、車行十八時、到美蘭、意大利之北部也。至三十一年乙巳七月二十二、游法國。二十三、抵巴黎、登鐵塔、游拿破侖陵、墓路易十六墳。至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再游德國。二十日、抵柏林。先師至是蓋九至柏林矣。淹滯柏林等地年餘、至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海還。六月十八日、自瑞典歷游歐東。十九日、入奥大利、旋至匈牙利。二十二日、入塞耳維亞、晚過多鏵河。二十三日、抵塞耳維亞京、旋至布加利亞京城蘇非。六月二十九日、游突厥。自羅馬尼亞乘船過黑海、至君士但丁。是日適値突厥下詔立憲、定於西歷十一月十四日開國會。他日、駐德公使孫寶琦問先師曰、突厥既立憲、開國會矣。其國運前途如何。先師答曰、吾在突厥、聞突人所學皆法國學也、突人所期之立憲、則盡去舊制之紀綱風俗、舉國均自由平等也。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而已、非蕩無綱紀、人人可平等自由也。突厥將危亂且亡矣。夫平等自由、乃法國革命時救病之藥名、祇可飲於一時、以快人心、不可以爲朝夕之饔飧也。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雖有積弊、祇可去其太甚、以漸推行。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而大亂耳。今突厥青年黨入游法國、日事破壞、不思建設、徒心醉革命之名、而未嘗從事政治理財之學、徒豔炫歐美之俗、而未嘗審風俗歷史之宜、一旦以兵脅其君而收其權、乃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百餘條空文憲法。然而青黄不接之時、歐美之寶効、又非突人所能驟受、于是國人不知措手足、惟亂舞傞傞而已。國情如是、不亡何待。七月七日、乘汽船往雅典。八日、泊土免拿島、仍突厥地

也。九日至希臘，徧游雅典、各勝地，乘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計甲、乙、丙、丁、戊五年以來，歷游意大利、瑞士、澳地利、何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墨、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著有游記。以上所述，皆游記中一部分，已編定印行者。尚有未定叢稿，想已散佚，其時日不可考矣。游記中並附論歐土政俗、中西比較、物質救國諸論，以供國人采擇。

（南海康先生傳）

康有爲 三

宣統元年己酉、先生再居檳榔嶼、曾迎養太師母於此。太師母年七十八。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其長子同籛生。先師年五十始得子、太師母嘉慰、故名所居曰南蘭堂。又於所居葺一亭、名曰乾坤一草亭。於亭外築一廊、顏曰行吟徑。十二月、太師母還粵、踰年庚戌八月、先師復歸港省親。至十二月行、行未四月、武昌起義、黨禁解、始謀歸國。時民軍決行共和、清室主立憲。先師乃草共和救國論、號召天下、倡虛君共和之說、以中國帝制行已數千年、不可驟變、而大清得國最正、歷朝德澤淪洽人心、存帝制以統五族、弭亂息爭、莫順於此。而清廷爲袁世凱所廹、改國體爲共和、下詔遜位。先師知空言不足以挽阻、思結握兵柄者以挽之、多方游說、卒無補救、遂再游日本、旅居箱根。其時國體已改、先師草共和政體論、畧曰、共和之義、於古也六、于今也六、凡有十二種、體各不同、利病各有、不能統以共和空名混之也。其在中國、周召共和、爲共和之始、一也。遠古人皇氏九頭紀尤爲大地共和之先、二也。希臘雅典賢人會議、三也。斯巴達二王並立、四也。羅馬三頭之治、五也。羅馬世襲總統專制如王、六也。此爲已過之迹矣。其在近世有議長之共和國焉、瑞士創之。其制以政府各部長共行政、其有不諧、決以多數、數同則折衷於議長、故祗有議長而無總統、共和之極則也。此其一。有國民公舉總統之共和國焉、美洲是也。其制總統握行政之大權、而有任期、使全國民選之、各部隸於總統。此其二。有上下國會合選代表王之總統共和國焉、法國是也。其制總統代表王者、有任期而無權、政府有宰相以行政、各部隸於宰相。此其三。有上下國會合選之總統、不代表王之共和國焉、葡萄牙是也。其制國會公舉總統、握行政權、各部隸之、無宰相而有任期。此其四。有虛君之共和國焉、加拿大創之、匈牙利行之。其國會有完全自治權、英與奧皇以虛名領之、不能干涉焉。此其五。有君主之共和國焉、英創之、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行之。其權全在國會、雖有國會、雖無成文限制其權、然實無權。故英稱大不列顛共和王國。此其六。凡此十二體、吾國人將何從焉。其古遠不足論、取其近而可行者、亦有六體。夫各國政體、各有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强而合之、必有乖謬致敗。是故羅馬人不師希臘、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今時勢推移、決行共和、周召、

儒藏

希臘、古羅馬之共和、今決不能行、既無論矣。羅馬大國、不宜於共和、故不久遂變爲帝政。深望國人愼於取法云云。　先師又著中華救國論、畧曰、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必無復於帝政之理。守舊者疑於諸夏無君、深憂過慮、維新者以爲共和已得、大功告成。然所深慮者、則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來未之行、四萬萬人士未之知、慮其錯行而顛墜也。今共和數月矣、所聞於耳、觸于目者、悍將驕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紀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强盜、各自橫行、相望成風。搜括則擇肥肆噬、仇害則焚殺盈村、搶掠于門晝、物贖于都會、脅擊于公會、騷擾于城市。以至私抽賦稅、妄刑無辜、暗殺則伏血載途、明亂則連城陳戰、兵變成習、叛立日聞、莫之過問也。故謂今者補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其爲萬事之本、則莫先于弭暴亂以安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驕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不先鋤暴民强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士農工商、無以爲生計之維持。不先保遼、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疆土。否則雖全擧美法之文明、平等、自由加之吾國四萬萬人之身、其亡國必益速而無救也。今國人將欲成良政黨乎、其道有二、一輸進通識、二崇奬道德。若能爲之有序、措之得宜、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以國爲重而民從之、有政黨內閣以爲强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加教、保中國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備、則中國之强、可計日而待。云云。壬子二月、　先師自日本神戶雙濤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居有小園、時值初度、梁先生啟超等十餘人設筵祝嘏。　先師答之以詩曰、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裏佛仍尊。刼灰飛散知何世、逋客孤羈得小園。蠟屐游頻思賭墅、桃花開徧或尋源。一枝棲託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是年八月十三日、　先師祭戊戌被戮六君子於日本神戶游存簃。追憶戊戌英艦送還香港時、感慨徘徊、賦詩以寄慨曰、舊時月色霧難開、海外驚看十五回。偶免朝衣赴東市、忽經灰刼哭西臺。永傷白首同歸日、怕見黃圖改色來。救國殺身誰念爾、波濤拍海夜堪哀。癸丑七月朔日、　先師在日本刊救亡論、其目有十。一、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二、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三、革命出動於感情而無通識說。四、新世界只爭國爲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爲舊義不足計說。五、君與國不相關

不足爲輕重存亡論。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七、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人爲君主之奇異說。八、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九、虛君之共和國說。十、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其論滿族亦祖黃帝曰：今言革命者，若謂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說，謂滿族不同漢族，必宜排之，則今未知眞漢族者爲誰，而滿族亦未始非出中國族也。近人多謂中國漢族全爲黃帝子孫，有欲以黃帝紀年者，其實大地萬國，無有能純爲一族者也。夫黃帝出自昆侖，實由中亞洲遷徙而來。史記黃帝本紀稱以師兵爲營衛，則實由游牧而入中國之北方。其時中國地屬有苗，書所謂蚩尤爲始作亂，爰及於苗民，此言黃帝時也。至堯舜時，大江以南尚爲苗人所據。歐人以中國人種同於蒙古人種，而馬來人則自爲種族。蓋馬來人種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黃帝徙自中亞，實即蒙古之種。況史稱匈奴之先猶雜出自有殷之後乎。惟孔子作春秋，以禮樂文章爲重，所謂中國、夷狄，專以別文野而已。合於中國之禮者則進而謂之中國，不合於中國之禮者則謂之夷狄。故晉伐鮮虞，則夷狄之，楚莊救鄭，則中國之。春秋以吳爲夷狄，則吳爲泰伯之後，實周之宗室，安有以爲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國、夷狄之辨不純在種族矣。即論種族，若必謂今中國人皆黃帝後，則左傳曰：夫許，太岳之亂也。乃即許已爲伏羲後，而非黃帝後矣。若謂皆爲五帝三王之後，遙遙華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則實不然。云云。先是壬子十二月初九日，值太師母八十二生辰，先師居東京，念母，欲東裝歸省，適麥先生孟華等東渡謁先師，以亂徒橫行桑梓，力請勿歸。至是年癸丑，先師決欲移家歸港，永承色笑。適患瘍，日醫主割治，乃就治於東京醫院，三閱月未痊，而七月初七日，太師母病風，不省人事，翌日初八，遽爾逝世，春秋八十三。先師聞喪，痛不欲生。時袁世凱當國，電促先師歸國。先師卻之。十月，先師自日本奔喪歸。十一月十六日，厝葬太師母於南海西樵蘇村之後岡，以弟廣仁祔焉。先師葬親後，移居上海辛園。時伯楨擬刻叢書，先師知之，乃將生平諸稿編定見授。內大學注一卷。先師以爲大學一書，內聖外王，條理畢具，提大道之要，鈞至德之元，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是篇存於戴記，朱子以爲曾子所作，誤分經傳。夫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聖作，乃名爲經。餘雖論語，只爲傳，禮記則爲記，爲

義。況一篇中、豈能自爲經傳乎。篇中僅一指曾子、亦無曾子所作之據。惟記皆孔門弟子、後學傳孔子之口說、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庸與此篇、誠爲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鬱而不發、蓋二千年矣。　先師此註、發揮微言大義、於舊文錯簡亦多有訂正。又中庸注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之教論、莫精於中庸一篇。此書自漢藝文志既別爲篇、梁武帝曾爲之註、而朱子亦註之。鄭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天下之爲道術多矣、而折衷於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蕩蕩如天、民難名之、惟聖孫子思親傳大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既趨庭捧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原於天命、發爲人道、本於至誠之性、發爲大教之化、窮鬼神萬物之微、著三世三統之變。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跡、其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爲人不可離者、則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務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滯不固、務令可行、而爲人道之用。尙恐法久生弊、又豫爲三重之道、因時舉措、通變宜民。惟其錯行代明、故可並行不悖。既曲成萬物而不遺、又久歷百世而寡過、因使孔子之教廣大配天地、光明並日月、仁育覆後世、充全球。以去聖久遠、僞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於是大義微言湮矣。宋明以來言者雖多、則又皆嚮壁虛造、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於一隅。後進承流守舊、畫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變因時、並行不悖之妙、氣弊水淺、不足以容民畜衆、則羣生將困、而不得被其澤、聖道不明、爲害滋大。幸仲尼祖述堯舜之旨、猶存大義。子思昭明祖德之說、尙有遺言。惟據茲義推闡明之、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而三重之聖德乃久。又作論語注二十卷。　先師以爲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弟子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敘曾子啟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論語之學、實曾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存、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賴以考其大畧。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據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

義、擇精語詳，他傳無能比焉。不幸劉歆篡聖作僞經以奪眞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諸家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且以試士。蓋千年，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此書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奥者。又孟子注八卷。

先師以爲，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舍孟子莫之求矣。論者因孟子發民貴君輕之義，謂子貢過于孔子，則未知孟子傳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爲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脈絡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惜乎數千年來，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此書採原分條，引而伸之，其中微言大義，一一爲之表出。又禮運注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眞在於是。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於是。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於是。是書爲孔氏之微言眞傳。其餘論多說小康，寡發大同之道，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統，有五德之運。仁、智、義、信各應時而行運。仁運者，大同之道。禮運者，小康之道。撥亂世以禮爲治，故可以禮括之。禮者，猶希臘之言憲法，特兼該神道，較廣大耳。治禮運者，當先明孔子禮治之本，與先聖制作之原，然後究其微言大義所在，方有心得。又新學僞經考十四卷。

先師以爲經學所以迷亂乖迕之由，蓋出於劉歆僞爲古學以亂眞經之故，以劉歆僞經寫以古文，遂目眞經爲今文。自漢季來，經學遂有今文古文之異。今文者，西漢世立于學官。若詩則齊、魯、韓，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禮則儀禮、大小戴記，易則施、孟、梁邱，春秋則公羊、穀梁，與夫齊、魯論。凡此皆孔子之眞經，七十子後學之口說傳授。今雖有竄亂，然大較至可信據也。古文者，毛氏詩、孔氏書，費氏易，周禮與左氏春秋，與其他名古文

者、及與古文證合者、皆劉歆所僞撰而竄改者也。鄭康成不辨今古之眞僞、和合今古、雜揉眞僞、號爲經學之集成、實則僞古行而今文廢、于是孔子之微言絕、大義乖、大同、太平之道闇塞而不明。孔經雖未全亡、然變亂喪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經、已有疑之、乃舍棄經而求之傳、得論語、孟子、至朱子選最粹之大學、中庸、合爲四書、祧六經而代之、以教天下、垂範幾千年。歸多今文傳說、然實同于一隅割據偏安、迥非大一統之舊觀矣。及國朝高談漢學、祖述許、鄭、不過揚僞古文之殘灰而已、於今文之眞經說乃多疑難、豈非所謂盜憎主人耶。暨道咸後、今學萌芽、然與僞經並行尊信、未能別白眞僞、決定是非、令學者舍僞從眞、而知所從事也。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菴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僞已多。　先師因讀史記、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並無得古文經一事。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異。又取太史公自序讀之、子長自稱天下郡國羣書皆寫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業、乃紬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則子長於中秘之書、郡國人間之藏、蓋無所不見。其生又當河間獻王、魯共王之後、若有獻書、開壁事、更無所不知、子長對此孔經大事更無所不紀。然而史記無之、則爲劉歆之僞竄無疑也。加以師丹大怒、公孫祿、范升嚴劾、龔勝稱病、諸博士嚴拒、乃知古文之全爲僞、豁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記爲主、徧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爲主、徧考古文而辨之。徧考周、秦、西漢羣書、無不合者。雖間有竄亂、或儒家以外雜史有之、則劉歆採擷之所自出也。于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萬理千條、縱橫皆合矣。因撰僞經考、發其大端、俾學者明辨之、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僞經而得眞經、庶幾孔子之微言大義昭然發矇。又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第一、上古茫昧無稽考。第二、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三、諸子創教改制考。第四、諸子改制託古考。第五、諸子爭教互攻考。第六、墨老弟子後學考。第七、儒教爲孔子所創考。第八、孔子爲制法之王考。第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三、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據舊制問難考。第十四、諸子攻儒考。第十五、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六、儒墨交攻考。第十七、儒攻諸子考。第十八、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九、魯國全從儒教考。第二十、

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一、武帝後儒教一統考。又春秋董氏學八卷。 先師以爲、漢興惟董生明於春秋。兩漢博士、公羊家嚴彭祖、顏安樂皆其後學。劉向稱董仲舒爲王佐、雖伊呂無以加。卽劉歆作僞、力攻公羊、亦稱爲羣儒首。朱子通論三代人物、獨推董生爲醇儒。其傳師說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王仲任曰、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此書第一述春秋旨、第二述春秋例、第三述春秋禮、第四述春秋口說、第五述春秋改制、第六述春秋微言大義、第七述傳經表、第八述董子經說。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十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則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意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

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浹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劬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於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於歷朝、民賊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僞經、改國語爲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僞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義乖。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束閣三傳、而抱究魯史爲遺經、廢置於學、而嗤點春秋爲斷爛朝報。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埽地絕矣。 先師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僞經考而別其眞僞、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使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案此書 先師舊草於廣州萬木草堂及廣西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東走日本、攜以俱。後遊歐美、存於日本。己亥九月二十二日、清議報館被焚稿遂燬。後補成之。自庚子年十一月朔日始、共一百九十七日而書成。閱十四年、丙辰冬、付伯楨刻于北京。翌年丁巳夏五刻成。 又大同書十卷。 先師以爲上覽古昔、下考當今、近觀中國、遠攬全地、尊極帝王、賤及隸庶、壽至錢彭、夭若殤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蓋

天下人民無非憂患苦惱。雖有深淺大小、而憂患苦惱之交迫並至、未有能少免者矣。旣生亂世、目擊苦道、思有以救之。徧觀世法、舍大同之道、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蔑以加矣。人道之苦無量數、不可思議、因時因地、苦惱變矣。此大同書之所由作。全書計分十部。甲部入世界觀衆苦、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丙部去級界平民族、丁部去種界同人類、戊部去形界各獨立、已部去家界爲天民、庚部去產界均生業、辛部去亂界治太平、壬部去類界愛衆生、癸部去苦界至極樂。書成、旣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驟幾、驟行之恐適以釀亂、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又著廣藝舟雙楫二十七篇。自云十一歲隨侍廉州官舍、初臨樂毅論及趙歐書不能工。年十九、學於朱九江先生。朱先生執筆主平腕豎鋒、虛拳實指、盡得之謝蘭生先生、爲黎山人二樵之傳也。　先師於是始學執筆、手强甚、晝作勢、夜畫被、數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搨醴泉銘臨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復見陳京卿蘭甫、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步趨、因並取圭峰虞恭公玄秘塔、顏家廟臨之、乃少解結構。間及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帖撫之。少讀說文、嘗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於朱先生、稱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　先師因搜求於粵城、苦難得。壬午入京師、乃購得之、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漸遠於俗。及久居京師、日購碑版、於是盡見秦漢以來及南北朝諸碑、泛濫唐宋、乃知隸楷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嘉興沈主事曾植謂　先師書轉折多圓、六朝轉筆無圓者。　先師以鄭文公證之、然由此觀六朝碑、悟方筆無筆不斷之法、畫必平長、又有波折、於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張孝廉裕釗、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意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　先師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又得鄧頑伯楷法、蒼古質樸。蓋鄧頑伯生平寫史晨禮器最多、故筆之中鋒最厚。又臨南北碑最夥、故其氣息規模自然高古。夫精於篆者能豎、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者能點、能使轉熟、極於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於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純乎古體、張裕釗兼唐宋體裁而鑄冶之、尤集大成。是書論書法最詳。第一原書、第二尊碑、第三購碑、第四體變、

第五分變、第六說分、第七本漢、第八傳衛、第九寶南、第十備魏、第十一取隋、第十二卑唐、第十三體系、第十四導源、第十五十家、第十六十六宗、第十七碑品、第十八碑評、第十九餘論、第二十執筆、第二十一綴法、第二十二學叙、第二十三述學、第二十四榜書、第二十五行草、第二十六干祿、第二十七論書絶句。嗚呼、備矣。此外尚有春秋鄦十卷、此業書與門弟子說學春秋之凡例、戊戌之禍毀失于上海大同書局後、先師再提其要領、畧發凡例、補明數卷以爲學春秋者之入門。、公羊與孟子同義考、國語原本、僞左傳從國語分出今歸還於國語。今文易學、今文詩學、今文書學、今文禮學、禮類樂記注、各上書記、四卷戊戌毀版。時務芻言、俄大彼得變法記、丁酉十一月上戊戌八庚戌正月兩奉旨毀版。月、俄大彼得變法考、上下二卷丁酉十一月進呈、八月抄沒。日本明治變政考、十六卷戊戌正月奉旨令進呈八月抄沒。突厥削弱記、六卷、戊戌五月奉旨令進呈、八月抄沒。波蘭分滅記、四卷、戊戌七月奉旨令進呈、八月抄沒。法國革命記、四卷戊戌六月奉旨令進呈八月抄沒。戊戌奏稿、宣統辛亥印于日本東京。光緒聖德記、庚子正月奉旨毀版。光緒聖政記、庚子正月奉旨毀版。我史、即年譜。政見書、光緒壬寅印于上海。官制考、光緒壬寅印于上海。物質救國論、光緒丙午印于上海。金主幣救國論、宣統庚戌印於香港。理財救國論、上卷印在不忍雜誌。印度游記、意大利游記、光緒丙午印于上海。威尼士游記、法國游記、光緒丙午印于上海。法國游記補、滿的加羅國游記、印在不忍雜誌第九期內。德國游記、刻在不忍雜誌第八九期未完。補德國游記、奧國游記、英國游記、比利時游記、荷蘭游記、瑞典游記、丹麥游記、那威游記、美國游記、墨西哥國志、游記附。突厥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內。塞維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布加利牙游記、印在不忍雜誌。羅馬尼亞游記、希臘游記、印在不忍雜誌。耶路撒冷游記、埃及游記、續印度游記、楞伽游記、即錫蘭。緬甸游記、爪哇游記、日本雜記、百國政教藝俗比較論、十住記、續十住記、救亡論、刊在不忍雜誌。共和政體論、辛亥印于日本。共和論彙編、未刊。中華救國論、印在不忍雜誌。廢省議、印在不忍雜誌。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印在不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選舉法案、印在不忍雜誌。哀烈錄、內外名園記、擬詔草一卷、老子注少作、已毀。民功議、教學通議、少作、不刻。內外篇、一半印在新民叢報。澹如樓筆記、畫鏡、文鏡、日本書目考、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兩奉旨毀版。人身公法、尚美法、神明書、諸天講、萬木草堂所藏中國畫目記、名畫附。萬木草堂所藏百國古器圖畫記、萬木草堂所藏書目記、鶴歸亭不忍記、不忍雜誌論說、癸丑印行。延香老屋詩集、寫本、電鍍印于日本東京。汗漫舫詩集、寫本、電鍍印于日本東京。萬木草堂詩集、寫本、電鍍印于日本東京。明夷閣詩集、寫本、電鍍印于日本東京。大庇閣詩集、須彌雪亭詩集、逍遙游齋詩集、寥天室詩集、避島詩集、漪漣詩集、南蘭堂詩集、甜園詩集、納東海亭詩集、鶴歸亭詩集、美森院居幽詩集、沁園六十自壽

詩一卷、（戊午石印於上海。）應制文三卷。民國六年丁巳先師年五十九。先是、各省督軍在徐州會議、公推張勳爲盟主。是年六月一日、以調停督軍團爲名、率師入京、陰挾異圖。佈置未周、於月之三十夜倉猝宣布復辟。先師先被邀來京、至是授爲弼德院副院長、并賞給頭品頂戴、着加恩在紫禁城內賞坐二品肩輿。其時先師主張虛君共和、張勳主張君主立憲、政見各異、遂受排擠。張勳本武人、不諳政治、爲左右所挾持、遂致先師無可匡救。先是、先師代草詔書、用虛君共和之意、定中華帝國之名、立開國民大會議、憲法、選舉、國會、其他融滿漢、合新舊、免跪、免諱等詔、預草十餘、以備施行、竟置不用。先師乃持詔草面示醇王與近支王公世續等、皆願行虛君共和、并去大清國號、稱中華帝國、於皇室及國家之利害、譬說萬端。蓋先師歷游歐美、默察諸國政體、有善有不善、知之明而究之熟、深信君主獨裁之制不適於今日、法美共和之制又與吾國情不合、運用不靈、適以長亂、意在保中國、兼保清室、與其他復辟派之意見固絕不同也。不幸所議不蒙采用、方冀伺機轉移、而七月八日段祺瑞馬廠誓師、大勢一變、張軍敗衂、張勳逃東交民巷荷蘭兵營、先師亦避居美使館之美森院。是年十二月、美公使施恩芮備專車派兵護先師出都。越年戊午、爲先師六秩正壽、自撰五言古詩、詳述身世、影印行世。是年三月、先師草共和平議一書、計五十篇。其要點、一、求共和適得其反、而得帝制。二、求共和適得其反而得專制。三、代議員絕非民意。四、中國即成共和之憲法、亦虛文而不能行。五、武人止有爲君主之翼戴、或自爲君主、而與民主相反、不相容。六、中國若行民主、雖有雄傑、亦必釀亂、而不能救國。七、中國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漸成小分裂、終遂必亡。八、民國之兵止可自亂。九、民國之兵費必亡國。十、民國之官方只同盜妓。十一、民國之賢才必隱淪擯棄。十二、民國之政俗壞亂、人莫不厭之、憤之、憂之、怒之。十三、民主能行於大國、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十四、美國共和之盛、而與中國七相反、無能取法、誤慕師之故致亂。先師自是常居上海、或往來杭州。踰年庚申五月初一日、先師遷葬勞太師母及弟廣仁於江蘇勾容縣茅山。是年十一月、先師居滬、彙搜曩年舊著關於尊孔、尊經諸稿、命伯楨刋爲一册。書中畧謂、今日祀孔廢拜跪、學校廢讀經、循是以往、恐禮教滅而六經亡。若社會人心不死、私家祀聖能行拜跪、私塾猶能讀

經、尙能補救於萬一。他日禮失而求諸野、或賴此篇之存。其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畧曰、中國數千年皆歸往孔子、而尊爲教主。在昔專制之君主、以其無德無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國民、以神明聖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猶愈乎。故宜復祟天壇、改祈年殿或太和殿爲明堂、於冬至日祭天壇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義之至也、禮之崇也、無與易之者也。其在天壇明堂則總統率百官行禮、其在地方鄉邑則各立廟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學宮因文廟之舊、加上帝於中、而以孔子配之、可也。聽立奉祀生、宣講遺經、民無男女、皆於來復日釋菜而敬禮焉。凡入廟禮天聖者、必行跪拜禮、以致其極恭盡敬。今之妄人、於祭謁孔聖亦行鞠躬禮者、其意徒師歐美以爲廢跪拜耳。不知歐美人之廢他種跪拜、乃專施其敬於天主。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爲也。學歐美而不知其所出、只有顛倒猖狂可笑而已。否則留此膝以媚富貴人耶。其覆教育部書畧曰、自共和以來、百神廢祀、乃至上帝不報本、孔子停丁祭、天壇鞠爲茂草、文廟付之榛荆、鐘簴隳頓、絃歌息絶、神徂聖伏、禮壞樂崩、曹社鬼謀、秦廷天醉。嗚呼、中國數千年以來、未聞有茲大變也。頃乃聞部令行飭各直省州縣、令將孔廟學田充公、以充小學校經費。有斯異政、舉國惶駭。既已廢孔、小學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長成、未知猶得爲中國人否也。抑或誤效法國之革命、舉教產以充公乎。則彼新舊教爭、所毁者教皇之舊教耳、其敬奉者固在路德之新教也。其尊基督如故也。猶吾國昔逐荀子、鄭康成於文廟外、而尊孟子、程、朱云耳、於孔子無損也。今乃公然收文廟之祀田、則是直欲廢黜孔子矣。在諸公久停丁祭、不敬已久、寧在此舉。然貴部主持教化、名爲教育。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何爲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爲育。今中國猶是孔教也、四萬萬餘人其從耶教、佛教者不過數百萬、從回教者千數百萬而止矣、餘四萬萬殆猶是孔教也。假大部與諸公乃由外國入主中華、兵力滂大、尚不敢犯四萬萬人之國教而收其祀田、況大部與諸公猶是中國人乎。以各國異教暴主豪酋謬挾强權、妄犯宗教、猶觸舉國之怒、合而叛之、大戰三十年。大部與諸公有幾何權力、乃能以數日之在位、而行萬國異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幸今四萬萬國人未之知耳、又久服從於專制國下、未知歐國之例耳、又未審共和國之法耳、故大部行此巨變之政、犯全國之怒、尚能安然無事。倘如歐俗有此巨變、則國民咸操戈而起、與政府諸公從事、諸公數人能當數萬萬人之怒乎。故大部只能恪守數千年之舊章、無

更革祀典之權、更無收孔廟祭田之權。幸收回成命、不廢丁祭、保存祀田、則天下聞風、猶知嚮往、大教未墜、人心未死、中國猶有望也。云云。歲甲子、有逼清遜帝移宮之事。　先師馳電當道以爭曰、優待條件、係大清皇帝與民國臨時政府議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證、並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國、以昭大信、無異國際條約。今政府擅改條文、强令簽認、復挾兵搜宮、侮逐后妃、抄沒國寶、則內而憲法、外而條約、皆可立廢、尚能立國乎。越年乙丑、遜帝出居天津、　先師由滬來覲、以進德修業、親賢遠佞奏陳。既而漫游內地各省。游贛、登廬山、宿僧寮、與老僧談因果事。游鄂、登黃鶴樓、賦詩。游魯、從泰山、謁孔林。又游豫、臨黃河而嘆、順道至洛、晤吳將軍佩孚。又游秦、訪咸陽故蹟、造古寺觀摩唐經。游晉、登五台、禮文殊。游冀、過保定、觀蓮池書院。歸游吳越、登茅山省墓、止於三潭印月。至歲暮乃歸滬。丙寅八月、　先師重游京師。十四日出都、旋返滬、講學于天游學院。丁卯、　先師年七十。二月五日、慶生朝畢、以居滬紛擾、於月之十三日赴青島。二十日得病、猶手書楹聯、分贈僕從。彌留前、擬賜壽謝恩摺千數百言、竟於夏歷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五時卒于青島寓舍、暫厝於李村象耳山、春秋七十。

原配張太夫人、副室何夫人、梁夫人。男三人、同鑯、梁夫人出。同凝、何夫人出。同吉。梁夫人出、幼殤、葬于邛度。同鑯配西林岑氏。女六人、同薇、同璧、張太夫人出。同復、同環、同倓、同令。梁夫人出。　先師卒後數日、同令亦卒、年僅十二、附葬　先師墓側。同薇適順德麥仲華、同璧適寶安羅昌、同復適南海潘其璇。門弟子擬私謚曰仁忠。伯楨見聞淺陋、侍　先師之日少、同學諸子又感離索、無從詳論、姑記大畧、以俟異時修史者采擇焉。

南海康先生傳跋

弟子述先生事、見聞較爲眞確、故能始末備舉、鉅細不遺。此書可作康先生年譜、並可爲一朝史鏡焉。

新城王樹枏跋

南海康先生本一代偉人、此文洋洋數萬言、綜述其學術志行、畧無遺蘊。自首至尾、如一筆書、波濤起伏、石破天驚、即以文論、亦古今有數之大文字也。南海身後得此、可以無憾、而作者亦可無愧於師門矣。三復循誦、莫名欽仰、謹識數語、以申慕忱。

桐城吳闓生跋

十生九死、百折不同、耿耿孤忠、老而彌篤、可謂能自樹立之大丈夫矣。年屆從心、齎志以歿、痛哉痛哉。讀先生傳、因題數字。然先生於是爲不朽矣。

醽泉宋伯魯跋

此篇文則韓潮蘇海，事則鉅細靡遺。記戊戌事者多矣，皆不得統系之紀載。此作絡脈分明，敘事翔實，可作維新史讀，傳之千秋，茲篇是賴矣。

常熟楊圻跋

南海康先生傳，爲其弟子張篁溪所著，皆事實，至沈痛，讀之泣下。此必傳之作，南海瞑矣。清史即據以爲本，與張忠武合傳，光宣朝列傳末一卷也。

滿洲金梁跋戊辰二月

《南海康先生傳》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五

康有爲　四

康南海傳

梁啓超　著

第一章　時勢與人物

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雖然、文明弱之國人物之資格易、文明盛之國人物之資格難。如何而後可以爲眞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面目爲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崙、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兒、應時之人物也。瑪志尼、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其爲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爲一身計、則與其爲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爲應時之人物。爲社會計、則與其得十百應時之人物、無寧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此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覩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爲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由此言之、凡眞人物者、非爲一世人所譽、則必爲一世人所毀。非爲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爲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順勢而爲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爲社會導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然則其戰亦有勝敗乎。曰、無有。凡眞人物者、必得最後之戰勝者也。是故有早歲敗而晚年勝者焉、有及身敗而身後勝者焉。大抵其先時愈久者、則其激戰也愈甚、而其獲勝也愈遲。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物者、不可不於此留意也。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故今日固無拿破崙也、無加布兒也、無西鄉木戶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無所其稱益於國家。故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後繼續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歸然亘於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爲本、其餘則皆枝葉焉耳。先時人物者、實過渡人物也。其精神專注於前途、以故其舉動或失於急激、其方略或不適於用、常有不能爲諱者。南海先生吾師也、以吾而論次其傳、後世或謂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爲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爲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爲中國先時之人物哉。吾而不傳、焉貽來者。不揣愚陋、遂綴斯文。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時代

先生名有爲、字廣夏、號長素、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爲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宗棠、以功至廣西巡撫。蓋咸豐末葉、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辦七縣團練、境內賴謐。其後朝廷以三達官某某等充全粵團練大臣、假公謀私、氣燄熏灼、而懿修獨不肯以所屬置彼三人勢力範圍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敵之、翁之搏之、不能奪也、卒使其地確然成一自治團體、至今食其賜焉。蓋其剛健任事、不畏强禦之風、有自來矣。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於國難。先生其伯也。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於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學既正、秉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爲也者、先生之名有爲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氣矣。

吾粵之在中國、爲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爲佛家鉅子、風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

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案之組織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學由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驟倡革命、蹂躪天下之半、實爲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略不敵湘淮、故付軍興、而洪軍亡。微乎渺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謂自先生始。

第三章　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先生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門、受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柢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爲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簀之際、悉焚其稿、學者惜焉。先生從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九江卒後、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間盡讀中國之書、而其發明最多者、爲史學、究心歷代掌故、一一考其變遷之跡、得失之林、下及考據詞章之學、當時風靡一世者、雖不屑屑、然以餘事及之、亦往往爲時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爲主、而間採陸王。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爲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爲鵠焉。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爲性理之學不徒在軀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夜不臥、或打坐、或游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殆如世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爲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爲人相、我相、衆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渾圓、衆生一體、慈悲普度、無有已時。是故以智爲體、以悲爲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惻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縱橫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既出西樵、乃游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其時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謁闕里、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荊襄之間、綜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析江峽、如桂林、嶓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實驗、學乃益進。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歲辛卯、於長興里設學舍焉。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

後又講學於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蓄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其見忌嫉於當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敗後、遂開强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贊成焉。不數月、爲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徧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矣。强學會之開也、余與其役。當時創議之人、皆贊此舉、而憚會之名號、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斷斷持之不肯遷就、余頗怪焉。先生曰、吾以辦此會者、非謂其必能成而有大補於今時也、將以破數百年之網羅、而開後此之途徑也。後卒如其言。先生之遠識、大膽、毅力、大率類是。乙未、丙申以後、先生所欲開學之風、漸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

第四章　委身國事時代

先生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爲次第、則起點於愛國。先生論政之目的在

民權、而其揆時勢以謀進步、則注意於格君。自光緒十五年、即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書格不達。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續上也如故。舉國俗流非笑之、嘩罵之、或謂爲熱中、或斥爲病狂、先生若爲不聞也者、無所於挽、鍥而不捨、其結果也。爲今上皇帝所知、召對特拔、遂有戊戌維新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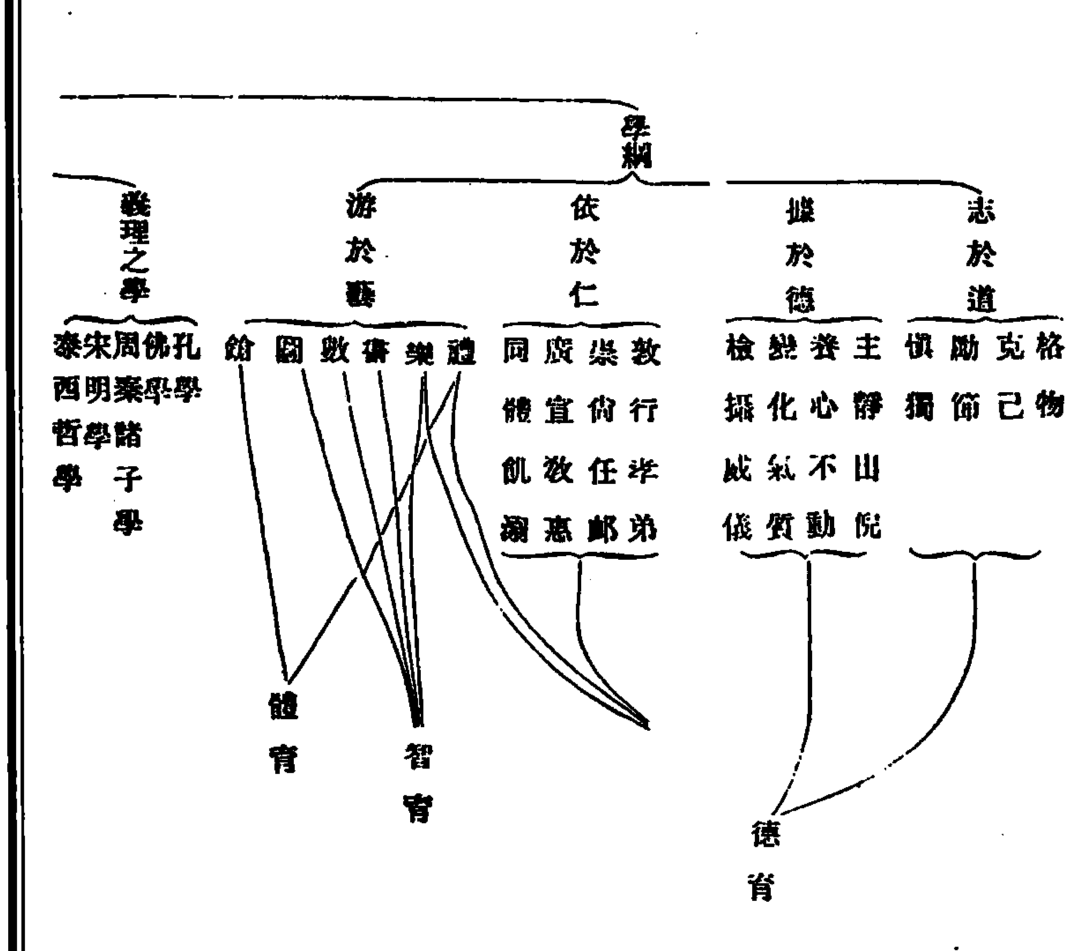
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動力以起其端、由原動生反動力、由反動力復生其反動力、反反相銜、動動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動力、其氣魄雄厚、其潮勢壯闊、故生反動力遂速而最劇、僅百日間、挫跌一無所存、而反動力之雄厚壯闊、亦與之相應。其高潮之點極於團匪之禍、神京蹂躪、朝列爲空。今者反動力之反動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遇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則戊戌之役、爲敗乎、爲成乎。君子曰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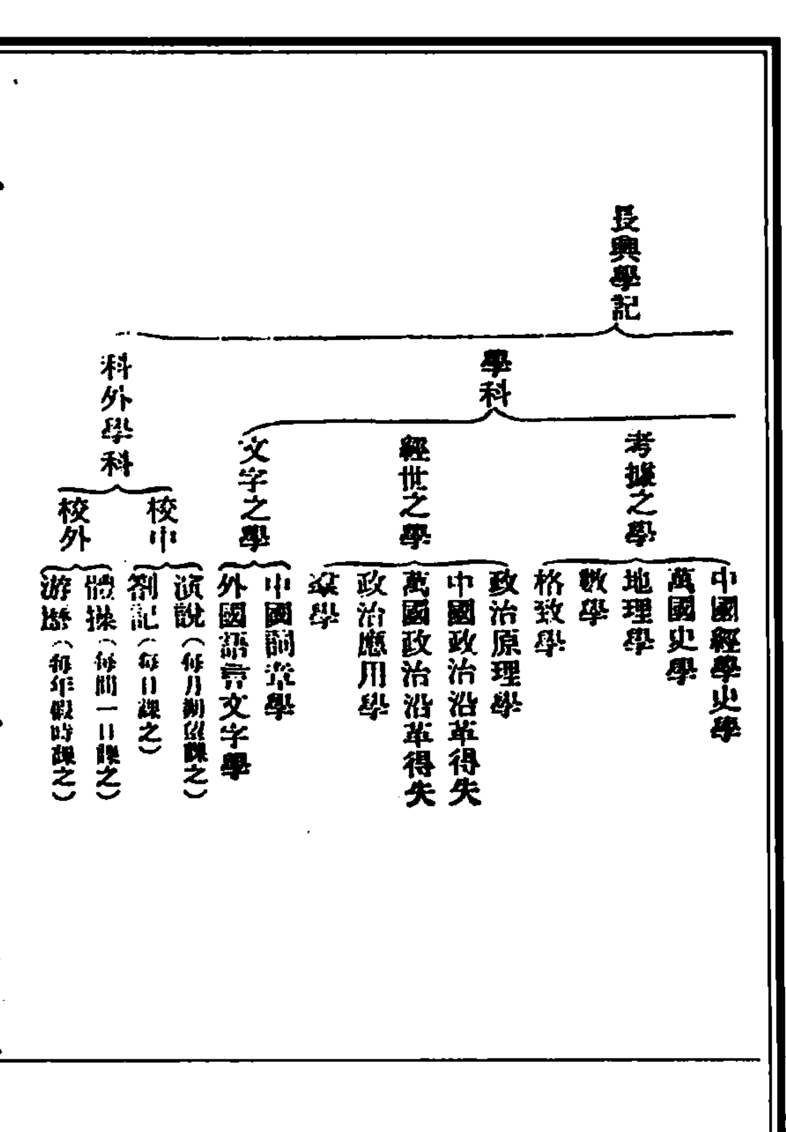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殆猶大輅之僅有椎輪、木植之始見萌坼也。當時舉國人士能知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黎附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能游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置不能盡得其當、殆勢使然、不足爲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爲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採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眞相也。吾雖不敢盡以此爲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動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認而無異詞也。先生所以盡力於國家者、於是爲不薄矣。

政變以後、先生之志不少衰、復聯合海內外同志、創一中國前此未有之大會、以圖將來。及至去年漢口之難、又一挫跌、以至於今。而先生委身國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暫停頓焉。其此後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要之、此新舊兩世紀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係之人物、誰乎、吾敢應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先生能爲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爲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其品行方嚴、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覆說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之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則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必得得力弟子、蓋在於是。其爲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今案長興學記之綱領旨趣、造一學表如下。





由此觀之、先生教育大綱可知矣。至其學舍組織之階段、則先生自爲總教授、總監督、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爲學長、分助各科。又舍中設有書藏儀器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其規制如下

師
- 博文科學長（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課）
- 約禮科學長（主勸勉品行糾檢威儀）
- 干城科學長（主督率體操）
- 書器庫監督（主管理圖書儀器）

凡學生人置一劄記簿、每日各自記其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爲之批評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養心	修身	接人	執事	讀書	時務

然則先生教育之組織、比諸東西各國之學校、其完備固多所未及。然當中國教育未興之前、無所憑藉、而自創之其心力、不亦偉乎。至其重精神、貴德育、善綜中國歷史之習慣、對治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後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諸中國。但其最缺點者有一事、則國家主義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箇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諸今日之中國、未能操練國民、以戰勝於競爭界也。吾猶有憾、吾不敢爲諱。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又以爲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渙、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著手。

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得也。其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

一　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

二　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三　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別主義。

四　孔教者、平等主義、非督制主義。

五　孔教者、强立主義、非巽懦主義。

六　孔教者、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其從事於孔教復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學而明辯之、以撥雲霧而見青天。於是其料簡之次第、凡分三段階。

第一、排斥宋學、以其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也。

第二、排斥歆學（劉歆之學）、以其作僞、誣孔子、誤後世也。

第三、排斥荀學（荀卿之學）、以其僅傳孔子小康之統、不傳孔子大同之統也。

昔中國之言孔學者、皆以論語爲獨一無二之寶典。先生以爲論語雖孔門眞傳、然出於門弟子所紀載、各尊所聞、各明一義、不足以盡孔教之全體、故不可不推本於六經。六經皆孔子手定、然詩、書、禮、樂皆因前世所有而損益之、惟春秋則孔子自作焉、易則孔子繫辭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於易與春秋。易爲靈魂界之書、春秋爲人間世之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於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制之義。以爲孔子懲時俗之敝、思一革而新之、故進退千古、制定法律、以貽來者。春秋者、孔子所立憲法案也、所以導中國脫野蠻之域而進於文明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孔子所處之時勢地位、既不能爲梭倫、亦不必爲盧梭、故託諸記事、立其符號、傳諸口說。其微言大義、則在公羊、穀梁二傳、及春秋繁露等書。其有未備者、可推甲以知乙、舉一以反三也。先生乃著 孔子改制考、 以大暢斯旨。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一段。

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爲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裏焉。小康爲國別主義、大同爲世界主義。小康爲督制主義、大同爲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爲最盛、傳於兩漢、立於學官、及劉歆竄入古文經、而荀學之統亦篡矣。宋元明儒者別發性理、稍脫劉歆之範圍、而皆不出於荀學之一小支。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子游、孟子頗得其崖略、然其統中絕、至本朝黃梨洲稍窺一斑焉。先生乃著 春秋三世義、 大同學說 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眞意。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則所謂以元統天、天人相與之學也。孔子之教育、與佛說華嚴宗相同。衆生同原於性海、舍衆生亦無性海。世界原具含於法界、舍世界亦無法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間事、而少言出世間事。以世間與出世間非一非二也。雖然、亦有本焉。爲尋常根性人說法、則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當予以無上之智慧、乃能發其無上之願力。故孔子繫易、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於世間、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先生乃擬著 大易微言 一書、然今猶未成、不過講學時常授其口說而已。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書、關於孔教者、尚有教學通議一書、爲少年之作、今已棄去。有新學僞經考、出世最早。有春秋公羊傳注、孟子大義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等書、皆未公於世。

以上先生發明孔教之大略也。吾自從學以來、悉受斯義、及今既閱十餘年、驚心末學、久缺研究、而瀏覽泰西學說以後、所受者頗繁雜、自有所別擇、於先生前者考案各義、蓋不能無異同。要之、先生目光之炯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閎雄、能於數千年後、以一人而發先聖久墜之精神、爲我中國國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獨吾之所心悅誠服、實此後中國教學界所永不能諼者也。

先生於佛教尤爲受用者也。先生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爲歸宿焉。其爲學也、即心是佛、無得無證、以故不歆淨土、不畏地獄。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獄。非惟常住也、又常樂地獄。所謂歷無量劫、行菩薩行是也。以故日以救國救民爲事、以爲舍此外更無佛法。然其所以立於五濁擾擾之界、而不爲所動者、有一術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故每遇橫逆困苦之境、輒自提醒曰、吾發願固當如是、吾本棄樂而就苦、本舍淨土而住地獄、本爲衆生迷惑煩惱、故入此世以拯之。吾但當愍衆生之未覺、吾但當求法力之精進、吾何爲瞋恚、吾何爲退轉。以此自課、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養、實在於是。先生之受用、實在於是。

先生於耶教、亦獨有所見。以爲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眞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衆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謂不二法門也。雖然、先生之布教於中國也、專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棄、實民俗歷史之關係、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爲最偉。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爲最多。蓋中國思想之自由、閉塞者已數千年、稍有異論、不曰非聖無法、則曰大逆不道、卽萬國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獄中、而馬丁路得所以對簿法廷也。

以先生之多識淹博、非不能曲學阿世、以博歡迎於一時、但以爲不抉開此自由思想之藩籬、則中國終不可得救、所以毅然與二千年之學者、四萬萬之時流挑戰決鬬也。嗚呼、此先生所以爲先生歟。泰西歷史家論近世政治學術之進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業、爲一切之原動力乎。後有識者、必能論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學

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憑藉、無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諸哲相闇合、得不謂理想界之人傑哉。今就嘐嘐所聞者、略叙其一二。

(一)先生之哲學、博愛派哲學也。先生之論理、以仁字爲唯一之宗旨。以爲世界之所以立、衆生之所以生、家國之所以存、禮義之所以起、無一不本於仁。苟無愛力、則乾坤應時而滅矣。是故果之核謂之仁、無仁則根幹不能茁、枝葉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謂之不仁。衆生之在法界、猶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愛、則謂之不仁、與一體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則由一體可以爲團體、由團體可以爲大團體、由大團體如是循於法界、不難矣。故懸仁以爲鵠、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倫理、之政治、之學術、乃至一人之言論、行事、凡合於此者謂之善良、不合於此者謂之惡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穌也。其立教之條目不同、而其以仁爲主則一也。以故當博愛、當平等、人類皆同胞、而一國更不必論、而所親更不必論。故先生之論政論學、皆發於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救國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如左手有痛癢、右手從而煦之也。不然者、則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學之大本、蓋在於是。

(二)先生之哲學、主樂派哲學也。凡仁必相愛、相愛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惡。人之所欲者何、曰樂是也。先生以爲快樂者、衆生究竟之目的。凡爲樂者固以求樂、凡爲苦者亦以求樂也。耶教之殺身流血、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天國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絕俗、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樂也。即不歆天國、不愛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愛爲樂也。是固樂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爲人間世有形之樂、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樂者、良宗教、良學問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使全國人民皆樂者、良政治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樂之數之多寡、及其樂之大小、則爲良否之差率。故各國政體之等級千差萬別、而其最良之鵠可得而懸指也。墨子之非樂、此墨子所以不成爲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樂、則宗教可無設也。而先生之言樂、與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義、謂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異。先生之論、凡常人樂凡俗之樂、而大人不可不樂高尚之樂。使人人皆安於俗樂、則世界之大樂眞樂者終不可得。夫所謂高尚之樂者何也、即常自苦以樂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學者、恒以樂天知命爲宗旨。嘗言曰、凡聖賢豪傑之救世任事、亦不過自縱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視救世任事如縱欲、然後可謂之至誠、可謂之眞人物。是先生哲學之要領、無論律人、律己、入世間、出世間、皆以此爲最終之目的、首尾相應、盛水不漏者也。

(三)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爲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爲中國始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託以明義、懸一至善之鵠、以爲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又以爲世界既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退步之理。即有時爲外界別種阻力之所遏、亦不過停頓不進耳、更無復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義主於循環。春秋言據亂、升平、太平、其說主於進化。二義正相反對、而先生則一主後說焉。又言中國數千年政治雖不進化、而社會甚進化。政治不進化者、專制政體爲之梗也。社會進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發達也。先生於是推進化之運、以爲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爲大同學說。

(四)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蔚然爲政治上一潛勢力。先生未嘗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闇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其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先生演繹此義，以組織所謂大同學說者，其理想甚密，其條段甚繁，以此區區小篇，勢不能殫其蘊。今惟提其大綱，先列一表如下。

大同學說
- （第一）原理
- （第二）世界的理想
  - （甲）理想之國家
    - （一）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 （二）萬國相互之關係
  - （乙）理想之家族
    - （一）親子之關係
    - （二）夫婦之關係
  - （丙）理想之社會
- （第三）法界的理想
  - （丁）世間之法界
  - （戊）出世間之法界
- （第四）理想與現在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

（第一）原理　先生哲學之主綱，既以求人類全體之最大快樂爲目的，乃以爲雖求其樂，當先去其苦。欲去其苦，當先尋其致苦之源。於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觀察世界各種社會，條別其苦惱之種類，與其所從出。今略舉其數如下。

苦惱
- 特別之苦
  - （一）夭折之苦
  - （二）廢疾之苦
  - （三）鰥寡孤獨之苦
  - （四）奴隸之苦
  - （五）婦女之苦
- 普通之苦
  - （一）天然界之苦 如饑饉水旱疫癘等類，野蠻社會尤多
  - （二）戰爭亂離之苦
    - （一）兩國相戰
    - （二）本國內亂
  - （三）不自由之苦
    - （一）政府壓制
    - （二）家族壓制
  - （四）家累之苦 家族 親屬
  - （五）相處不睦之苦 家族 社會
  - （六）弱不能與人平等之苦 雖非奴隸，雖非婦女，亦常不得平等
  - （七）貧無樂之苦
  - （八）交通不便之苦
  - （九）勞作之苦
  - （十）不得學問之苦
  - （十一）不得名譽之苦
    - （一）己身
    - （二）本業
  - （十二）愛戀之苦
  - （十三）仇敵之苦
  - （十四）疾病之苦
  - （十五）老衰之苦
  - （十六）死之苦
  - （十七）諸凡求而不能得，雖而不能去者之苦

既察種種苦惱相，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爲，三曰自作。又總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別。於是乎講普救之術，曰天生之苦惱，人智日開，藝術日精，則可以勝之；人爲之苦惱，公德日進，政術日修，則可以勝之；自作之苦惱，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可以勝之。而其總根源既在分別，則其對治之總方法，厥惟大同。大同根據之原理，以爲衆生本一性海，人類皆爲同胞，由妄生分別相故，故惟顧己之樂，而不顧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報復不已，而苦惱之世界成焉。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羣私其羣，國私其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惱，永無窮極。欲治其本，不可不以宗教精神爲歸宿，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務國家改良、家族改良、社會改良。蓋先生之爲此學說，非徒欲施之一國，而將以施之天下；又非欲行之於現在，而欲行之於將來。質而言之，則其博愛主樂進化之三大主義所發出之條段也。

（第二）世界的理想

（甲）理想之國家　先生謂所貴乎有政府者，謂其爲人民謀公益之一公局也。故苟背此目的者，則不得認爲政府。苟不盡此責任者，亦不得認爲政府。雖然，先生所謂政府責任者，其範圍頗廣大，主張干涉主義，以爲民間一切教養之事務，政府不可不經理之、指導之。其詳見下社會節　其外形乃有似希臘之斯巴達國政體，但其選任政府，則一由人民公舉，採萬國制度而改良焉，禮運所謂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惟一政府所轄之境域，必不可過大。如中國十八行省之地，最少亦須分爲四五十政府，各因其風俗之程度以施政，初時不必齊等，久乃歸於大同。至於萬國相互之關係，先生以爲各強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爲文明進步之害。故第一須破國界，凡各大國向來統治

儒藏

於一總政府之下者、宜聽其人民自治、分爲若干封等之小國、略如美國聯邦瑞士聯邦之例。合全地球無數之小政府爲獨一之大聯邦、而爲總憲法以樞紐之。但此憲法與各小政府之憲法異。小政府之憲法務極繁、大聯邦之憲法務極簡。聯邦既成、則兵盡廢、但有警察、而無海陸軍。禮運所謂講信修睦也。此義西人發之者固甚多、今後數百年間亦斷不能行、而其爲天下之公理、爲將來世界所必至、蓋不可誣也。

(乙)理想之家族　先生以爲尋常一般苦惱、起於家族者居大半。今日中國無論何人、問其家事、必有許多難言者。雖其外強爲熙熙融融、然其中非含隱戾不平之氣、即蓄愁鬱不堪之象、此何故也。　其一、　凡人性質之不相同、如其面焉。強合數軀殼或至數十軀殼使處於一室、其魂不相洽、而其體不能相離。故悍者勃谿鬩爭、柔者抑鬱疾瘵。　其二、　一家之中、分利者衆、生利者寡、婦女無論矣、孩童無論矣、即壯歲之子弟、亦常復仰食於父兄。故家長爲一家之人所累、終歲勤勤、而猶不足自給。一家之人亦爲家長所累、半生壓制、而終不得自由。　以此兩端、故凡有家者無不苦、萬國皆然、而中國爲尤甚也。然則家者煩惱之根也。故既破國界、不可不破家界。破家界之道奈何。凡子女之初生也、即養之於政府所立育嬰院、凡教養之責、皆政府任之、爲父母者不與聞。故凡人一出世、即爲公民、爲國家之所有、爲世界之所有、父母不得而私也。父母之恩不在有生、而在於養、故受育膝下、三年免懷、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義不可不以報、不孝者罪無赦焉。若夫養育於國家、則報國家之恩宜於父母、其天性厚者竭誠奉養焉、固可貴也。即不能然、亦不責也。雖然、猶有一義焉。凡人之養子、大率爲晚年侍養之計者多、若爾爾、則老者不其殆乎。曰、凡人之既成年也、受各種教育、因其性之所近、使之執事爲社會盡責任者若干年、及其老而衰也、則入於政府之公立養老院、盡養以終其餘年、是又社會之報各人也。記有之、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如是、則老者無殆也。禮運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是使人人皆獨立於世界之上、不受他之牽累、而常得非常最大之自由也。若夫夫婦之間、則以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爲第一要義、政府一切不干涉、而惟限其年。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則所嚴禁也。此義也、西人固已實行之。

案、先生所言親子之關係、似甚駭聽聞。雖然、不過其理想如是耳。凡行一制度、必與他制度相待而成。若行甲而遺乙、行乙而遺甲、是不可謂之制度也。故此等關係、到大同之後、勢固不得不行、若在今日、萬不能以爲藉口者也。先生說教、最重報恩、常言佛法出家、於施報之義大有缺點焉。既有家、則不可不愛家。既受父母之教養、則不可不孝父母。故先生事母以孝聞、學者勿誤會此言以自取罪也。

(丙)理想之社會　前所述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無國家、無家族、則奈何以國家、家族盡融納於社會而已。故曰、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故其一切條理、皆在於社會改良。今試舉其特色者、略條論之。

(A)進種改良、　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類有可以爲大同公民之資格、故進種改良爲最要焉。此事固甚難、然亦非不可致。用人事淘汰之法、需以日月、則人種必可以日進。先生之議、以爲女子平日當受完全之教育、不待言矣、而又必定市廛鄉宅之地、使各有別、凡居室不許在城市工場齷濁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氣、而政府又別置各種旅館於山水明秀之諸地、以爲士女行樂之所、（其時人必樂居旅館不樂自營）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氣。及婦人之有身也、即入公立之胎教院。其院尤必擇勝地、院內結構精雅、陶養性情之具無不備、有名醫以司理其飲食、調節其運動、有名師間日演說、以滿養其德性。他日胎教之學日精一日、則人種自日進一日。又凡廢疾者、有腦病者、肺病者、又曾犯某某類之重罪者、若經名醫認其有遺傳惡種之患、則由公局飲以止產藥、無俾育茲稂莠、如是則種必日良矣。

(B)育嬰及幼稚教育　育嬰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與聞。固由破家族之累、亦因養子之學非人人盡能、不如專門名家之爲愈也。公家立育嬰院、與胎教院相連、孩童一生、即移斯院、院內保母皆專門此學、終身以之。兩三歲後、移於幼稚園、受幼稚教育。

(C)教育平等　欲使人類備大同之人格、則教育爲第一義矣。自六歲至二十歲、皆爲受教育之時期、無論何人、皆當一律。今各國惟小學年度必須受學、著爲功令、其中學高等學以上、則任人自由、蓋子弟爲父母所有、其父母境遇不同、無能強也。若大同之制、則世界自教、其後進凡任公家教育之職者、皆有全權以主持之、必不可使有崎輕崎重。如是久之、則人類之智德可以齊臻平等矣。凡自二十歲以前一切舉動、皆受先輩所監督、分毫不許自由。

(D)職業普及　二十歲後、教育期已滿、則直屬於政府爲公民、一切自由、其執何職業、政府雖不得干預之、然若有不得職業者、則謀爲位置、責在政府。政府當多所興作、使民得便、與民同樂。但其人非穉、非老、非廢疾、而不執業、坐食分利者、則政府罰之。

(E)勞作時刻減少　近世最大問題、勞作社會問題也。額年以來、工價歷增、時刻屢減、實爲進化之一大現象。雖然、不過萌芽耳。物質學日進步、工藝機器發明日多、則人類勞作之力愈可節省。及大同時、必有每日只需操數刻之工、而所出物產百倍於今日、所受薪金十倍於今日者。除此數刻之外、則皆爲行樂之時、熙熙春臺、其樂只且。

(F)設教　每來復日必設教、一如今日之泰西政府有教院、會通羣教、而擇一最良之德育方案。然各教會之設立、及各人之信何教、皆許自由也。

(G)衛生　凡公衆衛生之事、常以全力使之進步。民間藥家、政府皆檢定之。其有病者、則入公立養病院。

(H)養病　公家立養病院、業名醫焉、聚專門之看護婦焉。有病者經醫生認可、謂爲當入病院則入之。醫藥、飲食皆取給於公焉。養廢疾院亦附屬於養病院。惟養鰥寡孤獨院則無之、大同之世無鰥寡孤獨也。

(I)養老　公家必立養老院者、非徒若中國舊戳敬老引年之意云爾、蓋基於社會報德之原理焉。人自二十一歲以後、即出於社會、操種種之職業、爲公衆辦事、有助於進步者不少。既已劬劬數十年、則社會宜有以報之、故養老之典最重。公設此院、務極安敞、起居飲食、務極精良。其中又分特別、普通二者。特別院、凡有功德在民、曾受公賞者居之、當令天下第一娛樂之地無出其右。普通院則尋常老人居之、其體制亦較尋常居宅有加焉。其自有府第、不入公院者亦聽。

(J)土地歸公　政府直轄之事業如此其多、則其費浩繁、將何所出。勢固不可不仍取於民。然租稅重、名目繁、則民且滋不便。於是略仿井田之意、凡地球之土地皆歸公有、民不得私名田。政府量其地能出之富力幾何、隨時定其率、約十而稅一、惟此一稅、他皆除之。

(K)公立事業　公府財源所出、除土地稅外、其次則多興公業、如大鐵路、大輪船公司、大礦務、種種大製造局、雖聽民間自設、然政府亦常募公債以自辦之、務使公業極多、百務舉舉。

(L)遺產處置　其次則各人遺產例以一半歸公、其餘則聽本人處置、或贈知交、或贈公家。

(M)獎厲名賞　大同之世、人得不禁。雖然、有功德於民者、則社會宜表敬謝之意、以旌其美、且勸後人、是亦不可廢也。彼時獎厲之格、惟有兩途、一獎厲知識、二獎厲慈善、即不外智人、仁人二位而已。有國小即一政府之智人、仁人、有天下之大智人、大仁人。凡能著新書、發明新理、制新器者、皆謂之智人。仁人之種類頗繁、如任政府而盡瘁有大功者、爲教師能感化多人者、醫生之名家者、及捐私財以行公眷者、皆稱焉。又有普通之仁人、如育嬰院之保姆、小學校之教師、在職若干年者、院長考其勞績、加徽號焉。養病院、養老院之看護人、在職若干年者、由病人、老人出具考語、加徽號焉。凡此等智人、仁人、皆受社會特別之優待、政府常予以加等權利、以酬其勞。及其入養老院也、亦處於特別院。

又若老院、養病院之看護人、除自願專門名家、久於其職者外、凡男女二十歲卒業學校後、必須充當此役一年、如現世各國、凡國民皆須有當兵之義務。不過彼則殘殺事業、此則慈善事業耳。凡在此一年中、被老人、病人加以劣考語者、則政府剝減其終身之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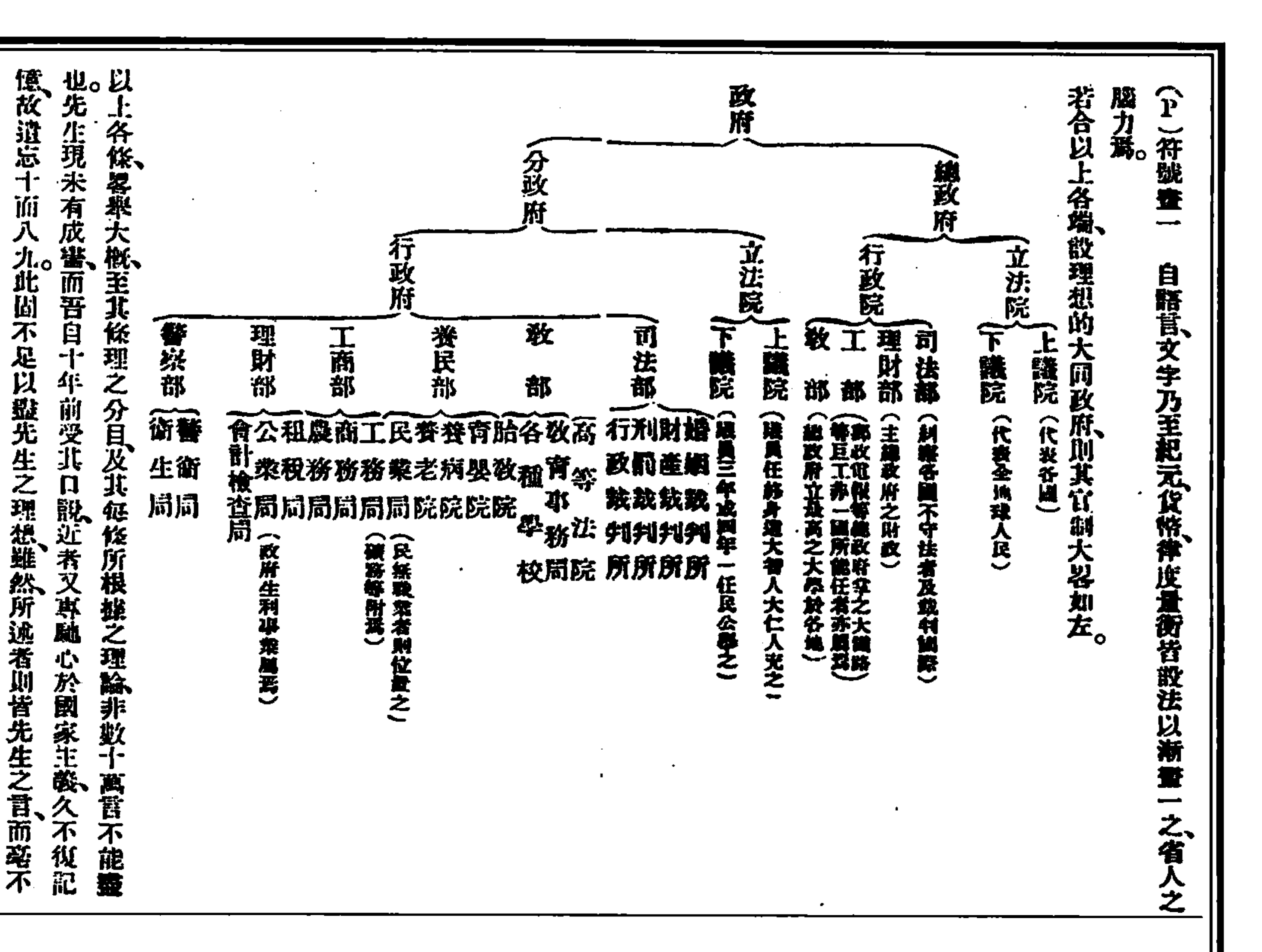
附獎厲生育　大同之世、有一事甚可慮者、則婦人不願生子是也。人人獨立、生子無私利於己、而惟受其苦痛、離則樂之。若爾、則人道幾乎息矣、故不可不立特別之優獎、以爲生子者勸。何也、生子者爲將來世界永續文明之大原、其功德固不淺、公衆酬其勞、不亦宜乎。

(N)刑罰　大同之世、幾刑措矣。雖然、人與人相處、固有未能盡免者焉。而大同世又有特別之律二條、一曰無業之罰、政府既多興事業、以應人民之求、實有無業者必惰也、不盡責任於社會也、故罰之宜也。二曰墮胎之罰、是也。凡所用刑罰、惟有苦工、餘皆廢之。

(O)男女同權　今泰西女權雖漸昌、然去實際猶遠。即如參政權一事、各國之婦女有權投票者、不過美國及澳洲間有一二州耳、餘皆無聞。自餘各事、無一能平等者、若東方更不必論矣。大同之世、最重人權、苟名爲人、權利斯等。

(Ｐ)符號畫一　自語言、文字乃至紀元、貨幣、律度量衡皆設法以漸畫一之、省人之腦力焉。

若合以上各端、設理想的大同政府、則其官制大畧如左。



以上各條、畧舉大概、至其條理之分目、及其每條所根據之理論、非數十萬言不能盡也。先生現未有成書、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說、近者又專馳心於國家主義、久不復記憶、故遺忘十而八九。此固不足以盡先生之理想、雖然、所述者則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獵西籍附會緣飾之、以失其眞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歐美或不足爲奇、而吾獨怪乎先生未讀一西書、而冥心孤往、獨闢新境、其規模如此其宏遠、其理論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贊嘆曰、偉人哉偉人哉。

（第三）法界的理想

(丁)世間之法界　先生此種理想、既因非承中國古書、又非剿襲泰西今籍、然則亦有所憑藉乎。曰、有。何憑藉。曰、藉佛學。先生之於佛學也、純得力大乘、而以華嚴宗爲歸。華嚴奧義、在於法界究竟圓滿極樂。先生乃求其何者爲圓滿、何者爲極樂、以爲棄世界而尋法界、必不得爲圓滿、在世苦而出世樂、必不得爲極樂、故務於世間造法界焉。又以爲軀殼雖屬小乘、如幻如泡、然爲靈魂所寄、故不度軀殼、則靈魂常爲所困。若使軀殼無缺憾、則解脫進步、事半功倍。以是原本佛說舍世界外無法界一語、以專肆力於造世界。先生常言、孔教者、佛法之華嚴宗也。何以故、以其專言世界、不言法界、莊嚴世界即所以莊嚴法界也。佛言、當令一切衆生皆成佛。夫衆生根器既已不齊、而所處之境遇、所受之教育又千差萬別、欲使之悉成佛、難矣。先生以爲衆生固不易言、若其已受人身者、能使之處同等之境遇、受同等之教育、則其根器亦漸次平等、可以同時悉成佛道。此所以苦思力索而冥造此大同之制也。若其實行、則世間與法界豈其遠哉。

(戊)出世間之法界　前表所列諸苦惱、若大同制行、則悉消滅矣。而所餘者猶有一焉、曰死之苦是也。然則專言世間法而不言出世法、亦不足爲圓滿。故先生之哲學、以靈魂爲歸宿、使人知身雖滅而有不滅者存。先生以爲佛法之必出家、固非得已。雖然、在往今之世界而勸人出家、其義理之不完有正多者。夫度人出家、爲使其人去苦而得樂也。然一人樂矣、而其一家之苦頓增、衆生平等若此、則何其偏毗乎。且佛法最重報恩、父母鞠之育之、罔極劬勞、一旦棄去、其何爲心。此所以世間法與出世法常不相容也。若大同制行、則人人無家、不出自出、如是乃可言出世法。然先生以爲雖大同之後、猶當立律以制限之、非至四十歲以外者、不許離世務也。何也、以其曾受社會教養二十年、則有當爲社會做事二十年之義務、以相償報恩之義則然也。但人人既享世俗之樂、則又當知器世虛假、軀殼無常、勇猛精進、竿頭一步、盡破分別相、以入於所謂

永生長樂之法界者、是則先生之志也。人智日進、眞理日明、大同之後、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第四)理想與現在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　然則此理想與現世之實際、不悉相衝突乎、且將由何道以達之乎。先生以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春秋三世可以同時並行、或此地據亂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義取漸進、更無衝突。凡法律務適宜於其地與其時、苟其適宜、必能使其人日以發達、愈發達愈改良、遂至止於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爲是、小康之法爲非也。猶佛言大乘不廢小乘也。先生教學者常言「思必出位、(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窮天地之變、行必素位、(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所以應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窮於極大極遠、其行事恒躬乎極小極近、以是爲調和、以是爲次第。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國政策

先生固以行大同、救天下爲最終之目的、但以爲吾所最親者中國也、今日衆生受苦最深者中國也、人民居地球三之一者中國也、於是乎內觀實緣、以救中國爲下手之第一段。戊戌夏秋之間、雖實政三月、然百事掣肘、所志不能行萬一。今略述其所懷抱之政策如下。

(第一)　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爲首。(知之者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以爲中國積數千年之習慣、且民智未開、驟予以權、固自不易。況以君權積久如許之勢力、苟得賢君相因而用之、風行雷厲、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則期期以爲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第二)　近年聯漢撲滿之議頗行。先生以爲滕生此界、是使中國分裂、而授外國以漁人之利也。苟使能去專制之秕政、進人民之公益、則滿人自居國民之大多數、兩利俱存、何必仇滿。

(第三)　近世多有倡各省獨立之說。先生以爲、中國自秦以來、數千年皆統一之歷史。蓋地理上、人種上、習慣上有不得不然者也。雖欲分之、必不可得分、徒取糜爛、且生外憂。

(第四)　先生以爲欲維新中國、必以立憲法、改官制、定權限爲第一義。以今日之法、以今日之官、雖日下一上諭言維新、無益也。其所謂改官制者、條理甚繁、不能具述。所謂定權限者、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也。

(第五)　先生雖極非各省獨立、而最重地方自治、以爲中國議會萬不能速立、而地方議會不可不早開。因數千年來自治之習慣、其事甚順、且使民練習政務、爲將來參政之基也。

(第六)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分省太大、宜縮小之、約以今一道爲一省、置議會焉。直隸爲中央政府、一道中各成一小政府之形。

(第七)　先生謂中國當以工商爲國是、以天產之富、工價之廉、而其人精於商務、若天授焉。苟以政府之力獎厲之、扶助之、上下一心同此目的、不十年而中國之雄甲天下。

(第八)　先生謂宜立教務部、以提倡孔教、非以此爲他教敵也、統一國民之精神於是乎在。今日未到智慧平等之世、則宗教萬不可缺。諸教雖各有所長、然按歷史、因民性、必當以孔教治中國。

(第九)　先生謂內治稍有端緒、當經營西北、移民實蒙古、新疆、西藏、闢其富源、一以紓東南人滿之憂、二以爲爭雄歐西之基。

(第十)　先生謂當留意殖民事業。今南洋一帶、華民居百分之九十九、但使能在其地得參政權、則我國民之發達不可思議矣。又南美洲巴西各地、地廣人稀、頗欲招華工、政府宜以實力速行之、勸導之、保護之、將來可立新中國於西半球。

(第十一)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無取多兵。何也、若能立憲法、改官制、行眞維新、則內亂必不生、無取兵也。泰西各國、專務商業、咸願平和、苟外交無失、內治日興、雖則鬩釁、亦無取兵也。故以養兵之費興學勸工、爲得策矣。

(第十二)　先生以爲維新十年或二十年後、民强國富、則可從事於兵。兵旣成、號召英、德、美、日、以擯强俄、一戰而霸、則地球大同之幕開矣。

此其大概也。至如重教育、廣鐵路、興警察等事、雖其所常言、然人多知之、且或已行之、故不及焉。先生之政策、與余所見有同者、有異者、故不置論其是非得失、惟臚列之、以

供當世之評隲采擇云爾。

第九章 人物及其價值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爲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則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如雞之鳴先於群動、如長庚之出先於群星、故人多不聞之不見之。且其性質亦有實不宜於現時者、以故動輒得咎、舉國皆敵、無他、出世太早而已。

大刀闊斧開闢事業、此先生所最長也。其所爲之事、至今未有一成者、然常開人之所不敢開、每做一事、能爲後人生出許多事、無論爲原動力、爲反動力、要使之由靜而之動者、先生也。先生者實最冒險、最好動之人也。嘗有甲乙二人論戊戌維新事、乙曰、康有爲亦尋常人耳、其所建白吾皆能知之能行之。甲曰、然則君何爲不爲。乙曰、難也。甲曰、知其難而爲之、此康有爲所以爲康有爲也。 可謂知言。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搖動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然人有短長、而短即在於長之中、長即在於短之內。先生所以不畏疑難、剛健果決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爲之也。蓋受用於佛學者深矣。

先生任事不擇小大、常言事無小大、惟在比較。與大千世界諸星諸天比、何者非小。與血輪微蟲兕塵芥子比、何者非大。謂有小大者、妄生分別耳。故但遇一事、有觸動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爲之、雖費勞甚多、而結果甚少、不惜也。其半身常爲阻力所圍繞、蓋自好爲之也。

先生腦筋最敏、讀一書過目成誦、論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其前者、立剖析之、釐然秩然、雖或有不悉當者、然皆爲自達其目的之助也。

先生之達觀、眞不可及也。素位而行、順受其正、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語。又以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此衆生、故遇患難、遇窮困皆謂爲我所應有、必如是、乃盡吾責任也。雖日日憂國、憂天下、然於身世之間、常泰然也。

先生爲進步主義之人、夫人而知之。雖然、彼又富於保守性質之人也、愛質最重、戀舊最切、故於古金石好之、古書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篤於故舊、厚於鄉情、其於中國思想界也、諄諄以保存國粹爲言。蓋先生之學、以歷史爲根柢、其外貌似急進派、其精神實漸進派也。吾知自今以往、新學小生必愈益笑先生爲守舊矣。雖然、苟如是、是中國之福也。

要之、世人無論如何詆先生、罪先生、敵先生、而先生固衆目之的也、現今之原動力也、將來之導師也。無論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與否、即以今論、則於中國政治史、世界哲學史必能占一極重要之位置、吾敢斷言也。雖然、此非先生之所期也。先生惟乘願而來、隨遇而行、舉其不忍人之心、做一事算一事、盡一分算一分而已。願吾中國不患無將來百千萬億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而不可無前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吾安得不注萬斛之熱血、爲中國爲衆生表感謝也。海天萬里、先生自愛。

英國名相克林威爾嘗呵某畫工曰、PAINTMEASIAM。 蓋惡畫師之諛己、而告以勿失吾眞相也。世傳爲美談。吾爲康南海傳無他長、惟自信不至爲克林威爾所呵。凡起草四十八分點鐘傳成。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梁啓超記於日本橫濱山枚之飲冰室。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附錄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六

汪康年　江標　吳汝綸　吳汝純　劉元亮　陳慶年
徐仁鑄　葉德輝　宋恕　汪兆鏞

汪穰卿先生墓誌銘 林紓

嗚呼、吾友錢塘汪穰卿先生沒六年矣。丙辰夏、其弟詒年以書至京師、請余銘其墓。余感先生慷慨大節、不竟其志事、爲可悲也。因爲誌之。先生諱康年、穰卿其字也。晚年復自號曰恢伯、謂灰心時事也。父養雲公、母關夫人、大母關太夫人。晚年得先生、甚喜。顧生甫涉月、洪楊兵入杭州、遂避地于湖州之新市。迨長、英博。驚其長老。養雲公以知縣需次、卒于嶺南。先生已補博士弟子員、除喪、以優行第第一、爲優貢生。明年中式。主試者爲順德李公文田、詫爲奇才、將置第一、以第三篇爲離騷體、梗於衆議、抑置第六。庚寅、應南皮張文襄公聘、教授其二孫。壬辰、捷南宮。甲午、補應廷試、列三甲。時我師熸于大東溝、先生大憤、計非變法不足圖全、乃立時務報於滬上、招梁任公主編輯、議論一出、舉國傾靡、以爲得未曾有。先生著自強三策、弁其端、力言中國宜伸民權、重公理、尚創作、而賤安閒、尚改革、而賤守常、開利源、求新學、宣達民性、振奮士氣、欲化愚弱爲明強、非立議院、選議員不可。時執政大老惡言民權、而先生仍侃侃力持之、毋慍。旋改爲中外日報、發風行海內、西人爭譯述其說、詫爲公允。故四明公所事起、旅滬之甬人爭出與外人撓抗、而無抵冒殊扞之舉、因先生言用公理以自勝也。庚子亂稔、中外騷然、先生著論、歸獄政府、言排外之舉、其悗毒蓋出於有所激、咎不盡在國民。西人頗韙其語。拳亂既弭、俄師久駐陪京、先生合同志力爭於政府、雖不效、然西士咸歎異、以爲中國固有人在也。甲辰、母關夫人服闋、入都、授內閣中書。丁未、復設京報於都下。時老奸擅國、某某飾名姝楊翠喜以媚其子、賸金鉅萬、遂得黑龍江巡撫。先生惡其無恥、於報中抉摘其醜、經言官論列、某遂罷斥。于是權貴憾入骨髓、嗾某部封禁其館。先生終不以是自餒、復設芻言報、持論益嚴正、顧終莫救。而辛亥九月、武昌事起矣。時先生已病膈、徙居天津、聞朝議起用項城、默然就枕、夜半患作、遲明大漸、時爲九月十三日。（穰卿弟詒年編年譜云、辛亥八月、革命軍起於武昌。九月、全國響應、先生避居天津、初無他疾、十二日晚餐、得京中友人密書、言政府將起用袁世凱、先生太息、進起就枕。翌旦遂卒。聞昌業、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二十三日清廷即起項城督師、至九月十二日已二旬矣。京津密邇、何用得友人密書、方知其事。況年譜明言穰卿九月始之天津。）先生卒年五十有二歲。生平建議、不主激烈、一一中于時病、憂國之心、至死無變、顧乃摧挫不能一展其意、沒之日、余曾一臨其喪。配王夫人前卒、續娶陳夫人、均無子、以弟子德蔚嗣。詒年書來言、既葬于西湖之桃源嶺、余因爲補其銘曰、

翹清以澄濁、而清者胡覺。朋挺迭醜、日斳斳特立不輔、身爲託。詐務以遏過、乃莫抵乎羣囂。純節弗遂、而國以不藥。嗚呼、城可燒、金可爍、萬禩弗瞑此忠魄。

又同年汪穰卿先生傳 唐文治

嗚呼、士君子丁末造、不能展其經綸、以大用於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坷以終、豈不悲哉。然而命隨改玉、目不見欃槍之禍、又豈不幸哉。余傳同年汪穰卿先生、感懷彌至焉。先生諱康年、穰卿其字、晚年別號恢伯、浙江錢塘人。生而岐嶷、劬學不厭。父養雲公需次粵省、囊橐蕭然、先生事父孝、待弟友、處天倫之際、人無閒言。歲戊寅、補博士弟子員。戊子、考取優行貢生。己丑、登賢書、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藝用離騷體、抑第六。壬辰、捷

南宮。甲辰、補應朝考、授內閣中書。當甲午之後、士大夫爭談時務、臚決唱聲。先生以爲民氣之鬱久矣、宜重民權、瀹民智、用以明目而達聰。歲丙申、設時務報於上海。戊戌、復設時務日報、旋易名中外日報。丁未、設京報於京師。庚戌、復設芻言報。常欲以言論機關、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辛丑和議告成、俄人駐兵奉天、不允撤退、先生憤然、騰電中外、慷慨力爭、西報互相譯述、以爲中國有人。當此之時、先生名聞天下、顧以直言、故數忤權貴、屢挫折之。先生外維世變、內審國情、身世之感、益悲、從中來矣。辛亥秋、武昌事起、全國騷然。先生不主過激、惄焉重以爲憂。會九月十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先生閱畢、嘿然遽就枕。夜半、家人聞呻吟聲、則先生已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嗚呼、是所謂憂能傷生者、非邪。抑其先幾之智邪。余與先生爲同年、交旅京過從、相得甚歡。丁未四月、余嘗葬先妣、事畢返京、遇先生於輪船中、相與言朝政之日非、禍至之愈亟。先生洒涕霑襟、余兼痛家國之滄桑、亦不覺泣數行下。維時天風浪浪、若與悲怨聲吞吐相和、海山蒼蒼、亦如變色、有無窮之恨。遠方羈旅、衆觀驚詫、以爲若何爲者。兩人始斂容退。自是不通音問者數年、而先生竟死矣。戊午、先生弟頌閣以其遺籍捐置上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復寄先生之年譜、墓志來乞傳。余讀之、幽光畢闡、無遺憾矣。第尚有闕者。辛亥之夏、學部廣徵名流、開教育會、綜核同異。維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又以高等小學以上男女同學、中國尚非其時、援據內則、侃侃爭辯、衆人非之、而不顧。迄於今世、羣經之大義、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禮法、掃地殆盡矣。論者謂吾清之亡、亡於廢經、追思先生之言、能無痛心而疾首與。余故復爲之傳、俾後之同志得以攷鑒焉。

論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莊周則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蓋治世之是非公而一、亂世之是非私而歧。後起之心術、因世而異矣。余主工業校、庚戌歲以事黜某生、某生遽摭拾細故、列報章醜詆余。先生大恚、移書報館、謂是非宜明、何顛倒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嗚呼、凡國之否、先兆於無是非、今茲是非尚有存焉者乎。余於先生之歿、所以累歎欷歔、歷久而不忘者、非僅爲一人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

《碑傳集補》卷五二

江標建縀事實 葉昌熾

元和江建縀太史名標、號師鄦、又自署笘誃。天姿英悟、妙解文章、與兄霄緯觀察有雙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間、從余問字、同客嶺嶠。戊子、己丑、聯捷成進士、與余同入翰林。視學楚南、未報命、以病卒、年未四十。自建縀歿而搜輯金石文字無相余者矣。建縀童時讀書外家、舅氏華簃秋先生名翼綸、家富藏弆、耳擩目染、遂精鑒別。研精許學、酷嗜鼎彝文字、所作篆籀皆有古法、書畫、篆刻、旁逮天算格致、一見輒能深造、殆有宿慧。家本寒素、不善治生、起居服御如豪貴家、屢諷之而不能改也。京秩本清苦、長安又不易居、所得古器及宋元精槧名畫、輒以易米。余所見書畫之精者、如鄭元祐僑吳集有黃蕘翁跋、沈西雍訪碑圖、踰時問之、已寄諸外府矣。奉使三湘、不名一錢、歸裝惟有輯刊靈鶼閣叢書五集五十六種、仿宋陳解元書棚本唐賢小集五十家。今遺書數十櫝、其子孟聽茂才尚能守之、然精本則寥寥無

幾矣。其嗜書出於天性、眞知篤好宋元刻本、舊鈔、舊校源流、眞贋瞭如指掌。輯黃蕘圃年譜一卷。潘文勤師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網羅極博、建報又徧訪藏書家、得補遺一卷。天假之年、昌其名位、名山之藏未知觀止。崔顯以不樂損年、范滂以淸流被錮、其命矣夫。

又江標傳　胡思敬

江標字建霞、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官編修。好爲駢體文、兼工繪事、講金石目錄、自三代鼎彝、秦漢六朝碑版、下至宋元明人書畫、無不究心。嘗游東洋、娶一女子、欲委身事之、不果。影其小像、歸題曰東鄰巧笑圖、遍徵名人詩畫、其豪拓不拘小節如此。視學湖南時、以變士風開闢新治爲己任、所取文多怪誕、不中繩尺、又倡設湘學報。御史黃均隆劾之。時康有爲已進用、四卿新入軍機、譚嗣同與標尤善、相與嘗解、寢均隆疏不報、且擢標四品京堂、入總署。後革職、禁錮於家。

（碑傳集補）卷九

吳先生行狀

先生諱汝綸、字摯甫、姓吳氏、安徽桐城人。曾祖諱太和、候選府經歷。祖諱廷森。父諱元甲、以諸生舉孝廉方正、武昌張廉卿先生嘗銘其墓、所謂吳徵君者也。母氏馬、其卒也、張先生又有馬太淑人祔葬之誌。自先生貴、封贈兩世如其官。先生幼喜讀書、少長、以文章見知於曾文正公、遂從曾公受學。同治甲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文端公倭仁見其廷試策而奇之、拔置一甲。先是、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以弟三人及第、其策不用當時體。先生所爲策、其體亦異。某公曰、此有所效而爲之者、抑置三甲。以中書用、曾公督兩江、奏調先生至金陵。移督直隸、又調先生北來、補深州直隸州知州。以父憂歸、又丁母憂、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先生之言曰、不可於上、守吾法、不可於法、利吾民、不可於民、行吾志與學。故其爲政、可博美名取上考、而實無裨於民、且擾之者、一不屑意、逆民之情、實則利之、則毅然而行、雖觸上官之怒、不顧也。初治深、布政使錢敏肅公令復廢倉積穀、州縣趨爲之、先生爲言其弊、以爲擾民、獨置不復。州舊有義學二、一百四十餘區、其學田豪民擅有之、前知州多注意於此、屢變其法、而弊不除。先生曰、上務其名、民私其利、不實實之過也。乃廢義學、沒入其田千四百餘畝、歸之書院。又爲書院追償二十年逋負五千金、厚給師生、廣置書籍、而書院以興。道光初、議均減繇役、知州張杰以爲宜用攤丁法、均之田畝、乃三分所轄村而更取之。同治十二年、謂東陵吏以故事白先生曰、均繇於畝、張杰之議善矣、村戶改變不常、而班分而更取、仍以故籍爲率、猶之不均也。於是就境內田畝、依徵糧册而一均之、而均繇之法遂簡易而無弊、垂爲永式焉。其在冀、開冀衛六十里之渠、洩

積水於淤、變沮洳斥鹵之田爲膏腴者且十萬畝。時財用匱竭、官錢不易得、先生既上言大府以請、苟可出力以助吾謀者、無不通以書、情感埶劫、與相違復、牘牒書問日數十發、卒得白金十萬兩、而功以成。功之未成、先生與人書曰、百計哀求、情同無賴。既成、則又曰、吾於事百無一能、至於籌款、可謂有作金之術矣。其於書院如在深州時、故二州人士皆知務實學。先生在冀久、成材尤多。兩書院遂爲畿輔冠。冀之役法、合若干村爲一官村、官村歲出錢若干、官取之官村、官村取之村、村戶取之、官不問也。已有不均之患。村之豐嗇、戶之貧富、今昔不同、而官與官村之遞相科斂者不改其舊、而民之苦樂遂至靈絕。先生一以深州均繇之法均之、民以爲便。在深代游公智開、在冀代李公秉衡、皆世所稱廉能吏也、而今之稱道先生所爲者、不容口、於二公之治、顧忽焉若忘、以先生所施皆實政也。先生既受學曾公、曾公國士目之、與聞大謀、輒爲草奏。李文忠公代曾公總督直隸、尤倚重焉。與外國互市通好之始、中國人不知外事、動輒召侮受欺。李公出、而外交之道始明。其後交際事繁、有疑難必取決於李公。故外交之政、皆所建立、而仿效西法、歲有興改、其造端發難、惟先生是咨、而以章奏釐之。張靖達公、劉壯肅公、亦皆虛懷接納、訪以救時所急。中國建築鐵路、劉公發其端、先生實勸之。其疏先生所屬藁也。先生數與諸公議天下事、既行其言矣、顧不樂仕進。在冀八年、引疾乞退。李公繫時安危、故先生竭誠贊畫、知無不言、數爲李公辨謗、邇口語、而未嘗有所求。嘗一入幕府、已而辭不往。李公以先生天下才、說從計聽、其居官所請無不允。屢欲薦之、而先生辭、不強。故先生入仕二十年、未嘗遷官增秩、而品服如初。及乞退、李公問其故、先生曰、無仕宦才。李公笑曰、才則有餘、性剛不能與俗諧耳。先生笑不言、遂聽其去官、而留主蓮池書院。其倚辦於先生者如前。李公失埶、先生爲盡力、有加於初。故祭李公文有曰、不佞在門、或仕或止、跡疏意親、謂公知己。嗚呼、賢者之相與、固不易測度哉。先生之學無所不窺、究而以能濟時變爲歸宿。於古人書、率以文衡之、以謂文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則辭之輕重緩急、離合失其宜、而不能得其要領、或悖其旨而旁趨。又嘗言、古人著書、未有無所爲而發言道理者。故治羣經子史、必因文以求其意、於古今衆說無所不采、亦無所不掃。文法司馬子長、旁逮諸家、以極其變。其論事之文、無高論廣說、不爲苟快意之詞、必使言之可行、行之可久。海外諸國近百年中日出其所得新理、施之政事、遂致富強、挾其術東來、相逼日甚。中國相沿之政俗、不足以當之、非講求其術、殆無以自立。三十年前、先生固嘗以新學倡天下矣。近更旁搜廣取、窮險闡幽、大暢厥旨、而文益博奧醇懿。侯官嚴幼陵先生博學能古文、精通外國語言文字、所譯西書、自譯書以來、蓋未有能及之者、而必就質於先生。先生每爲審正、輒退而服曰、非所及也。其教人既以古學進之、又必語以當世之務、奪其舊習、故自外交事起、士大夫毀所不見、以無所挾之驕、不自量之憤、爲進退失據之說、謂之正論、散布於朝野上下、閒使當事者有所牽率、不敢恣所爲、民氣亦因之不靖、禍亂屢生、而從先生游者、則類能通知世變、不爲時論所淆、而以息闒庬、啟愚昧爲己任。於古學亦能破除庸陋、以所獨得發爲文章。先生於學者引掖獎薦、既出於至誠、故學者多樂從而愛慕之意、久而彌篤。在保定十餘年、深冀之人歲時往謁者不絕於途。嘗有急需、二州人醵金以進、先生不能卻也。光緒二十

六年外釁開諸國兵竝至京師不守。先生避地至深李公受命與諸國議和以書招先生先生遂至京師和議成天子懲世變之亟有因也大新庶政與天下更始而以作育人才爲先。詔天下用西國法立學建大學於京師以統攝之而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爲管學大臣。於是張公聘先生爲大學總教習先生辭固請不可直隸薦紳魏鍾瀚等千二百人上書先生請就張公之聘猶未應也。張公欲遂其事遠聞於朝天子許之命以五品京堂充大學總教習。先生既受命思報張公之知遇而慮學校初立其法未能盡善也。日本用西法久學制尤明備自請赴日本考求之。既至自長崎、神戶大阪與東西京所有之學校無不往也。自文部大臣以及教師學徒與凡以教育名家者無不晤語也。自大學下至村町之學其學地學舍與於學事之人學所應具之器物無不博稽而詳察也。教授之法論學之旨則必深求其所以然之故求而不得思之至困日行數十里日接數十人而文部聽講尤必日至不少閒。舉所聞見之涉乎學制者編以爲東游叢錄既備既精在日本凡百日而歸。便道還桐城至數日又如安慶謀立桐城小學堂。議定乃還還數日而病病數日而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先生聲播中外歐美名流皆喜與過從推爲東方一人。日本人尤信慕學者或航海西來執弟子禮受業。其居中國者無不造門請見贈珍物通殷勤而乞詩文以夸示其國。及先生東渡傾一國人無貴賤男女皆以得一見爲幸更進迭來或伺候言動以登報紙有識其國人趨謁不時使不得休息爲不愛客者其國君亦延見致敬愛而有識之徒則爭出所有自効曰吾國維新之初號稱多才無先生比者。見所纂錄則又以爲吾國人自爲論次不能如此精審。先生之始至其士大夫及中國人之居游是邦者結會相迎謂之歡迎會。及其卒則又相與弔祭爲追悼會云。先生友于兄弟。伯兄病屏去僕役躬執煩辱。季弟病羸服食藥餌必具必精、苟可以娛其意竭財力爲之。得閒則守視不去積十餘年不怠。叔弟官山東亦多病先生時在保定歲走千里往省之爲經紀其公私所應爲者。兄弟沒孤寡皆依焉。配汪氏封淑人。女四人長適直隸候補知縣辟疆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忞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鸑。側室歐氏子闓生年少有軼才游學日本學且成矣聞先生病乃歸。女一。所著書有書說三卷易說二卷寫定尚書一卷詩文集五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日記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所讀書皆章乙句絕其文辭之美者以丹黃識別之而評隲其醇疵高下。其考證校勘亦雜識其中。書數萬卷皆有手迹。先生雖不樂久宦未嘗以忘世爲高。李公事業嘗以所學濟之又將佐張公以新教法雖未獲竟其志聲光所被已足增重國家激厲士氣。而所采錄法明義闡尤可據以措施厥功偉矣。其吏治於法不必書而紀二州政蹟必詳且盡者二州人皆以先生私我輒欲私報之故備書焉以慰我二州人之私也。門人賀濤謹撰。

吳先生墓表

海西諸國以新學強其政治藝術皆出於學。吾國學不加修仿行其法久之不效而見逼日甚。庚子亂後天子銳圖自強興革庶政而以學育才詔用西國法立大學於京師府縣以次建設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爲管學大臣。張公爲大學求師薦桐城吳先生於朝命以五品京堂爲大學總教習。望治向學識時務之士皆謂新

政之行必先立學而立學莫急得師聞先生教習大學則相與鼓舞忭慰如政已成先生往日本考求學制歸未及至大學而卒則又相與堙鬱歎悼如學未立先生之學不名一家博采無我自信則不知有人犟討往籍攻堅發幽文從意顯厥平人人之心論世事主變法之說三十年前吾國不知外事之時固已究欬西學因事託意發爲文章西書日多學益博奧精邃尤屬意詞章所箸述不標體格而必以太史氏韓氏之法行之於古書既因文以通其意又謂西書體例近於漢人之纂箸惜吾國之譯書者弇鄙不文不能傳載其意故嘗以詞章之說教人世運既變學術隨遷新舊乘除就此遺彼甚或兩傷弊且中於國事先生則挼而和之破其拘攣斂其浮誕相得而不相奪立學之始得先生爲之師學收其效法乃可更而先生遽卒此固運會盛衰之所繫而望治向學識時務之士所同悲者也先生諱汝綸字摯甫初見知於曾文正公李文忠公嘗佐其幕二公謀國偉略皆與知之爲草章奏而與李公交最久咸同以來西國東漸之埶日盛事變紛起情僞百出古所未有鄙儒疑怪舞筆鼓舌李公獨執國柄中外叢責先生左右其閒決疑發難輒引其端而持其後前後歷三十年李公卒能忍尤肩鉅支拄危局先生性剛不能屈意於人故不樂久宦既釋褐知深冀二州未幾棄去而在二州所設施皆有百年之利世號爲良吏者所不肯爲善待士在冀得士尤多每有興作所得士竭智能傚精力日夜馳騖不倦深人亦來受役與均先生曰有事諸君勸趨而吏此者反安坐享其成吾甚愧之去冀主講蓮池書院二州人歲時請問不絕有疑必咨焉於先生事則分任其勞嘗醵金以赴先生之急先生力卻之不發視冀人在保定者即以其金應先生所需事已乃白先生無如何先生與濤書自言受之有愧濤復書曰先生施德於二州皆視爲固然未嘗言報今稍盡人事而先生乃沾沾於辭受取與閒是外我二州人也先生亦不復言庚子之亂避地至深會法兵將釋憾於深大府令州刺史急避刺史去代者未來而法兵且至人心驚皇先生日行街市以鎮安之授吾民之從西教者以辭使說法將而法兵竟退冀人亦數以禦患解紛之策來問先生爲籌畫甚詳二州既免於難感愛先生益深先生在官日以課士勸學爲事退而教授益思作養人才效用於時其教人必使博知世變易舊所守故從游之士言論志趣與世俗異又爲延外國師習外國語文由是謗議四起當路亦與齟齬及亂民造釁外之說遂將不利吾黨先生夷然不顧難作幾不免而從游者亦瀕於危先生既受張公之聘以謂諸國學制歲更月修久而後定仿其規範而不能得其精意恐難見功故有日本之行日人素信慕先生及見先生之來喜吾國有意圖新又感先生之勤於所事而虛己以求也自文部大臣及以教育名家與凡有事於學之人爭思有以自效其立學以來文牘外人所不得見者皆出之以備觀采先生周咨博考洪纖靡遺不得於心則往復質辨期達厥旨法雖盡從使度吾可行改以就我疲神苦形至輟餐寢留百日竟得其要領以歸其歸以九月某日便道旋里明年正月十二日卒於家光緒二十九年也年六十有四箸有易說二卷尚書故四卷寫定尚書一卷詩文集五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日記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曾祖諱太和妣氏左祖諱廷森妣氏左父諱元甲以諸生舉孝廉方正曾文正公稱其文學客而館之妣氏馬自先生貴封贈兩世如其官兄弟四人先生其仲也兄弟皆

依焉財用忞所取不問有疾必自守視服食藥餌不假人手久而不忘兄弟没其妻子在先生所如前配汪氏女四人長適直隸候補知縣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忞續學工詩先生稱之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鸞側室歐氏子闓生有軼才能文章通世務解外國語文濤嘗謂新學舊學皆當屬之斯人者也女一闓生以書來將以某月日葬先生於某所乞爲表墓之文先生志事無待表揚闓生所爲事略言學術甚精亦濤所不逮而不敢以不文辭者輒纂言行弟子職也姑即所見及者述之盡其職云爾表揚之事非所敢任也

賀濤《賀先生文集》卷三

吳先生墓志銘　馬其昶

光緒二十六年畿輔民譁亂構外釁八國連兵內犯京師不守既和議成
朝廷喟然圖所以自立更庶政
詔郡縣改書院用西國法立學而建大學堂於京師
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爲管學大臣於是張公奏薦桐城吳先生學行高兼綜中西可以師多士
天子俞其請
命以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先生堅辭不得則請赴日本攷學制既至日本自其國君相下至教育名家婦孺學子皆備禮接款海內外欽遲風采而先生亦素以興學育才濟時變自詭博覽精訪窮日夜不怠息思彼族所以驟盛而度吾力之所能及與時所宜必得當以稱
天子明詔塞知遇歸未及返命而卒嗚呼悲夫先生諱汝綸字摯甫祖庭森縣學生父元甲以諸生舉咸豐元年孝廉方正母馬太淑人兩世皆以先生貴
贈如其官徵君孝友博愛養育宗親數十人家日以貧先生幼刻苦向學嘗得一雞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誦書篤嗜古文詞私淑同里姚姬傳先生少長受知曾文正公文益宏肆高深以同治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用內閣中書曾公督兩江奏調至金陵移督直隸隨調至北補深州直隸州知州連丁外內艱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所至有迹先生既師事曾公與聞大議參章奏曾公薨李文忠公繼督直隸尤倚重焉初在官凡有請必得任冀州八年方敘遷一旦投劾去李公留之不可則處以賓師聘爲蓮池書院山長機要疏牘必就咨視草自是十餘年不離直隸遂與李公相終始先生爲政於世所矜尚爲名高者一不屑獨留意教化經畫書院苟力所能至不憚貴勢籍冀州已廢學田爲豪民所攘奪者千四百餘畝充書院經費聚所屬之高材秀生求賢師而教之深冀二州書院遂爲畿輔冠其在冀久成材尤多又時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凡得十許人自謂每得一士雖戰勝而得一國不足論其喜也此十許人皆守高不喜親官府先生强起之與此十許人者月一會書院凡所施爲便不便興革於民必與此十許人者共之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以溉田便商旅費白金十萬兩公私無一備百方斂輸勞劬惰化功卒以成民或初不便其所爲既去而人



思之。先生爲人簡易佚蕩、不矜持威儀、爲曲謹、其宏奬好士出天性。始爲吏、繼爲師、一以文術誘進之。以謂文者天地古今之至粹、苟入之不深、其精神意脈一有失、則所載道與事舉無幸焉。其教始學、必本周秦古籍、由訓故以求通其文詞、而要以能知當時之變、備緩急。其於西國新法、冥心孤採、得其旨要、歐美名流皆傾誠締結。日本學者踔海請業、遠近以文字求是正者四面而至。又瘉益以其暇裨助李公謀略。李公操國柄久、其防海、交鄰、購器、皆前古所未有、拘學恣意妒毀。先生憤國勢弱、李公牽於異議、不克盡其能、爲之剖析疑謗。李公嘗失勢、先生尤爲之盡其實。先生入仕二十年、李公國士目之、而顧未嘗有所遷官增秩、其於李公無分毫私也。先生既不樂仕宦、隨李公媾和至都、李公薨、益浩然思歸、不得已於張公之薦、殊亦無意教授、獨欲考究學制得失、釐爲定法、竢能者。其歸自日本也、自乞先返籍省墓、因興辦桐城小學堂。數月學堂成、北行待發、臥病、遂不起。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嗟乎、處數千年遞積遞敝之俗、非大有以奪其故習、其勢不足以振起。世方慾任事銳往之失、以先生之所挾、而揆時之須、其遂能有合耶。則不幸中駕而稅、使夫朝野上下以逮殊鄰絕域之區、歔欷鬱悼、謂其人若存、其所爲何遽若是、因以爲斯世之不幸、而其於先生猶未爲不幸也。此其尤可慨痛者已。先生配汪氏、封淑人、前卒。側室歐氏。子啓孫、有軼才、能世其業。女五人、長適直隸候補知州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忞、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鸞、幼女許聘姚氏。所著書有易說、書說若干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東遊叢錄四卷。啓孫將以某年月日營葬於某所、門人馬其昶爲銘。銘曰、

宋後儒賢、脫之亡有。道吾不知、文抑何朽。嘲嗤風發、而行則倏。我昆我弟、萬古殊尤。苟恣其好、身命可遯。眞性結牢、鬼偷神泣。惟其大偏、乃匪能及。瘉姬欽孔、高瞻遠睎。亦圖於新、造瀕追微。競存强力、救我民痱。凡此二行、世謂二反。僕德鑱辭、九幽是炬。

《續碑傳集》卷八一

吳熙甫先生墓表

先生諱汝純、字熙甫、號斂莽、又自稱玉屏山人。桐城吳氏、吾師摯甫先生之季弟也。幼穎異、喜讀書。七歲能詩。年十二三、即以古作者自期。邑人方存之先生講程朱之學、以書與論學術、甚辨。方先生以爲童子不得妄言、而無以難其說。與吾師書、輒自署四海一人、蓋用蘇子瞻詩四海一子由也。年十五六、所作詩文已編集成帙、詩曰玉屏山人稿、文曰斂莽文集。於其邑先正方氏、姚氏詞章之說、皆能得其大旨。吾師奇愛之、以爲過其兄遠甚。其後得羸疾、不復撰述、閒有所作、不能多也。從吾師於冀州官所、吾師有論著、必與質辨、而評騭人之詩文、輒曰吾弟云然。由是以文學謁吾師者、皆樂從先生游。濤以師命主冀之書院、尤暱就先生。通州范肯堂以詩古文雄視一世、每與先生接、抑然自下、不敢恃所長。嘗封寄先生文於張廉卿先生、張先生大奇之、與吾師書曰、吾不知我摯甫有弟如此也、吾爲子賀。先生性豪爽、嗜酒、善談論。吾師觴客必以先生偕、竟酒猶不令去、曰汝倦且臥榻上、汝去客不留也。久之疾益劇。吾師既以友愛稱天下、於先生疾調護之尤苦。先生自傷其體之困憊、而遺兄以憂也、爲冀州唱和詩序、述其狀、抒寫其懷、於宴集時示諸客、客皆稱其文。濤默然。先生語人曰、松坡殆不可此文乎、何無一言也。人以語濤、濤曰、余悲之不暇、遑計其他。文出數月、而先生卒。光緒十五年某月日也、年三十七。吾師哭之慟、祭必以文、其詞哀激、與唱和詩序合觀之、兄弟之相愛與所以相期待者、可謂篤誠而深切矣。而愛之而若或奪之、有所期而若或絕之、神鬼可感、天不我私、則固愛之期之者所無如何、而人世之至可悲恨者也。其秋柩返故里、其孤千里、年未及冠、纂述言行屬

爲論次，因循未及爲，今且十餘年矣。吾師没，濤爲行狀墓碑，既以新悲觸其舊恨，而千里又以書來，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請爲表墓之文，遂書以遺之。其世系具吾師事中，不復詳。先生配馬氏，子千里，亦好學，痛先人不得竟其學，而賫志以没，嘗以繼述爲己任，是可慰先生於地下矣。

賀濤《賀先生文集》卷三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志銘　孫葆田

君諱元亮，字菊農，章丘劉氏。曾祖大智，候選縣丞，貤贈中憲大夫。祖鳳翥，翰林院待詔，誥贈中憲大夫。妣皆贈恭人。父獻章，縣學生，誥封中憲大夫。母史氏，繼母馬氏、王氏，皆封恭人。君於兄弟爲第二。兄元勳，弟元善，皆以儒學知名。君自幼讀書勤敏過人，爲文下筆立就。入縣學，食廩餼，嘗肄業濟南，與諸名士交。其爲學於漢、於宋皆得其門徑。光緒十一年，充選拔貢生。次年，考取八旗教習。十四年，舉於鄉，尤爲座主盛伯羲祭酒所特賞，招入意園資講習。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丁繼母王太恭人憂。嘗主講東昌書院，以實學啟迪後進，從其游者甚衆。服闋後入都供職。二十三年，奉命視學粵西，課士以嚴濟寬，絶夤緣，釐積弊，士習大變。按士所至，每延諸生於堂，爲講經術文章，諸生人人悦服。二十六年，變起京師，鑾輿出狩，君發憤上書，指陳戰守和機宜。幕府或爲君危，君獨慨然曰：「吾受國厚恩，雖無守土責，願稍竭愚誠，以盡臣子之分耳。」疏上，不報。明年，復命陝西行在所，遂乞假省親。時封翁適得痿疾，君欲留侍，封翁促其行，遂以二十七年入都，充國史館纂修、武英殿協修、文淵閣校理、編書處詳校。當是時，朝廷力行新政，更定官制，撰文爲翰林升轉之階，既循資實授此職，益感激圖報。又因學堂肇興，乃偕同鄉張振卿總憲、管士一副憲、王保之府丞議建齊魯學堂於京師，而一切規模條款皆君所手定。任事三年不怠，公餘輒爲在堂諸生殷殷指授，尤以孔孟之道日加勗厲，故齊魯學堂一時獨無囂張之習者，鄉人皆服君之教也。嗚呼！孰謂君竟止於斯乎。君卒以光緒三十四年

儒藏

正月戊申，年才四十有八。爲人寬厚和易，胸無城府，人無老少貴賤皆樂與遊。生平澹於榮利，自粵西歸時，僅有書數簏。雅負經濟志，前直隸提督馬宮保遜君佐戎幕，今四川總督趙公請君督辦學務，皆謝不就。嘗有某權貴思得君一往見，則顯仕可致，君義不爲屈也。兄弟相勉以孝友，每思及父疾未瘳，則終夜流涕。君卒之前一年，仲弟先逝，其得疾亦由於此，故臨卒惟以事親未終，無力報國爲憾。娶王恭人，子二：志義，優貢生，分發陝西補用知縣；志恭。女二，皆許適士族。孫一。志義述君行實屬余爲銘幽之文。余與君僅一再見，然知其學行有素，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孝爲本，詩書爲華。以勤職事，以恭傳家。有蘊無年，自古所嗟。於惟劉君，吁其命耶。

《碑傳集補》卷九

陳君善餘墓誌銘　唐文治

君姓陳氏，諱慶年，字善餘，江蘇丹徒縣人。曾祖諱鍾豪，妣耿氏。祖諱英俊，妣江氏、原氏、洪氏。考諱懋恆，字子貞，誥封奉政大夫，妣柳氏，誥封恭人。自君之卒也，士夫僚友莫不驚相告曰：江蘇大師陳先生歿矣，相與咨嗟，道其遺事。踰數月，其孤裕菁、裕業等迭以書來請曰：先生與吾父交最深，夙以學問道義相切劘，知吾父尤稔，敢請銘。余揮涕不能銘，然不忍不銘也。君爲學大旨不分漢宋門戶，篤守孔門博文約禮家法，於諸經中三禮、春秋尤精，兼復旁搜遠紹，補漏匡幽，必實事求是，折衷至當而後已。其蚤歲所著有古香研經室筆記、爾雅漢注輯述、祀竈書述故；中年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著有知忘錄、司馬法校注、輯司馬法逸文、漢律佚文疏證、補三國志儒林傳。厥後淹貫史乘掌故，又著有宗聖志、潤故述、西石城風俗志、石城鄉人叢記、橫山鄉人叢鈔、京口掌故叢編、風俗史料、近代史料、通鑑紀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詳節、遼史講義、陶隱居、蘇魏公、沈夢谿、楊文襄諸年譜，渟蓄演迤，騰踔百家，間作單辭短簡，亦務合於大誼。江南北諸名宿斂手推服。長沙王益吾學使、定海黃元同先生皆驚賞曰：吾門得一汪容甫矣。僉理初輩不免畏此後生。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君之志以爲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然非致用亦不可謂通經，故於食貨財用、兵陳策略與夫山川阨塞諸要端，靡不殫精竭思，究其源流終始。嘗主修兩淮鹽法志，別爲撰要。其關於農事商政者，有丹徒農事述、物價研究史料，關於地利者，有法顯行程圖、玄奘旅行圖、元代疆域圖、輿地新資料，關於兵事者，有京口兵事通紀、兵法史證、兵法史料、口義、柏舉戰史、吳越戰史、萬曆蜀徼征播史、兵事叢鈔等。方張文襄勘查京山唐心口堤工，以君精地學，偕君行。佗人方飲酒賦詩，而君獨步荒郊，挈測器實地勘驗，並訪野老，詳詢疾苦狀，文襄尤器之。夫人必具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登山臨水。顧亭林先生之言，君蓋心知其意矣。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君之才將開物而成務，以爲海禁大開，後載書紛綸，必孰知彼己，深維利害，始足裕因應之方。故今日儒者決非舊封故步所能濟世而安人。爰著外交史料、列國政要，與鄂省諸學子講明中外形勢，瞭如指掌。蓋當是時，君方佐張文襄幕府，兼攝兩湖學務云。其刱辦江南圖書館也，江督端忠敏實委君主之。君高掌遠蹠，先購杭州丁氏藏書數十萬卷，又采取他省局書二十萬卷。嘗一拒日人島田

彥楨、再拒木村恆雄等購書之請。蓋非此則吾江南之書勢將不脛而走、君之功於是爲大。又佐忠敏與日商西澤爭回東沙島、蓋援雍正閩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沿海形勢圖以爲據、海內搢紳交口稱頌。甚矣、通人之有益於邦交也。然此未足以盡君也。天之生君子也、其知慮宜充周乎萬彙、其行詣必矜式乎聖賢。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孔子言孝爲德本、教所由生、君子所以不可及者、孝行純篤而已矣。君之幼歷境彌艱、而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靡不至。壯歲宦學四方、眷念庭闈、夢越魂馳、輒於中宵流涕。避江陰時、乃考子貞先生送至江干、君於岸上鐙光中見先生須髮蒼然、不覺淚盈於睫。過焦山、悽然西望、猶感泣。庚子拳匪亂作、柳太夫人憂君甚、詭言病、電速君回。君惶駭星夜馳歸、見太夫人無恙、則先笑後咷、曰、吾母乃健存、吾豈在夢中耶。及太夫人病、君侍奉數十晝夜、太夫人以珍重爲屬、君哽咽斷廣、不能成語。及歿、號哭不絕聲。子貞先生疾革時、君伏其側、先生曰、汝盍重呼我、我將載汝聲以去。君肝腸寸斷、幾不知有生。比送葬、鄉之人聚觀曰、嗟乎、白頭孝子乃哀痛如斯耶。雖古之顏丁、少連奚以加諸。猶憶丙午歲、余亦丁先妣憂、君貽書慰藉、并述柳太夫人遺言、謂他人母皆死、汝獨求母長生、無是理也。毋爲愚孝滅性毀身。讀之不禁淚血交迸。烏虖、方今世道日衰、良知泯昧、人倫之教不綦重哉。然則君之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於丙戌歲與君同學於南菁時、則又有江陰章君琴若、常州莊君思緘、趙君劍秋、常孰孫君師鄭數人者、最相得、或宿舍譚經、或講堂角藝、爭相先後、以爲笑樂。暇則登君山、覽長江、天風浪浪、遙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爲狂、而吾輩不顧也。迨後離索、天各一方、而音問往往不絕。辛酉歲、余刱辦無錫國學專修館、延君主講。君復書謝曰、吾病矣、不能行。我設傳經堂、子闢國學館、從此終隱可矣。嗚呼、曾幾何時、章君逝世、余既爲文以哭之、今又哭君而爲銘、類卬身世滄桑之變易、朋舊之凋零、益復累歎欷歔、而不能已已也。君以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卒、享壽六十有八。光緒戊子科優貢生、嘗選授江浦縣教諭、徵辟經濟特科、皆辭不就。癸卯、鄂撫端忠敏奏保內閣中書銜。其平生著書校籍、都凡千餘卷、至不可勝紀、今著錄者十之四五而已。夫人何氏、繼配張氏、皆有賢行。子四人、裕菁、裕業、裕武、裕潤、克紹孝德、世其家。女二人、孫男八人、孫女四人。十二月二十三日、葬於白兎山枝趙家湖之原。銘曰、

晥有東原、揚有汪、南皮長沙鼎二張。君累著書百斯箱、學貫天人參躋翔、夙昔抗懷大道行、春風化雨三千英。胡期乾坤正氣渺沈淪、龍蛇之蟄以存身。憂鬱於中不得信、剏復蓼莪銜恤鮮民生。莫年慨嘆亡臣精、壹病痿痺九載悲呻吟。賓朋來集涕從衡、際此生死安足論。嗚呼、君兮君兮穆愉以寧、奮乎子孫濟美能傳經、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

（《碑傳集補》卷五三）

徐仁鑄傳　胡思敬

徐仁鑄字硯父、光緒己丑進士、以編修視學湖南。時梁啟超倡新學於長沙、譚嗣同和之、仁鑄與二人交相善、講學宗旨又相合也。嘗取啟超所著輶軒今語頒示學宮。長沙進士葉德輝者、仁鑄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作今語評、力闢其謬。自云孔子問禮

老聃、不傳老子之學、雖比擬不倫、而詞鋒凛凛可畏。是時王先謙、孔憲教、黃自元諸人皆稱老輩、咸不悅仁鑄所為。仁鑄雖以欽使提倡於上、新學甫萌芽、勢尚孤、不獲大伸其志、因疏梁譚及康有為、黃遵憲學行、求父致靖薦達於朝。致靖雖從其言、實與梁、譚未謀面也。仁鑄革職歸、自愧無以為子、上書請代父囚、都察院格之、不達。自是廷臣益以鍛鍊為事、窮治康黨、復株連王錫蕃、陳寶箴云。

《碑傳集補》卷九

郋園先生墓志銘　許崇熙

先生姓葉氏、諱德輝、字奐份、號直山、一號郋園、長沙湘潭人。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宋元以來名卿間出、考諱浚蘭、候選直隸州知州、二品封典、飭躬勵行、以豐其家、生子四人、先生居長。自少岸異、劬學、不假師資、及冠、補府學生員。光緒乙酉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以主事用、觀政吏部、年裁三十、謁歸里居、奉親讀書、遺置榮利。戊戌政變將作、與王葵園祭酒訟言孔子改制之誣、幾蹈不測。自是廟堂水火、舉國譁然、醞釀十餘年、遂有辛亥之變。先生與葵園皆於先一年以民變案牽連削籍矣。壬子以後、不常厥居、北覽燕雲、東遊吳會、藏書既富、著述滋多、雖在流離、卷不去手。嘗慨湖湘往時學者因沿明人習氣、好著議論、不究本源、雖擅淹通、益形固陋、故其為學博大汪洋、靡測涯際、而考訂精審、從不輕下己意、一時言古學者翕然宗之、海內外無異辭焉。所著及校刻書凡數十百種、多以行世。以丁卯三月初十日加申遇難卒、距其生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四。配勞恭人、前三十六年歿、遂不復娶。子三、啟倬、啟慕、其一下殯。孫五、運隆、運良、運恭、運儉、運讓。卜以今歲戊辰十一月十七日奉葬南鄉爛泥衝金庭公山、啟倬來請銘。余少於先生九齡、四十年來誼兼師友、追維既往、淒切肝脾、蓋不忍銘而又不忍不銘也。輒泫然為之辭曰、

夫何秉人之異資、擁百城而一廛。露雱四塞兮、虺毒潛吹、鵩鳥來告兮、不省厥辭。公毋渡河兮、卒涉於危、胡大塊之不仁兮生焉而復忌之。繄我生不為惡兮、善亦迄不可為、過鸜鵒之芳洲兮、痛羽毛之摧頹。孕此恨以終古兮逝遠、追乎湘纍。山巍巍兮水瀰瀰、乘迴風兮載雲旗。有物紛綸乎斗牛之間兮、其下為先生藏骨之隈。

《碑傳集補》卷五三

召試經濟特科平陽宋君別傳　馬叙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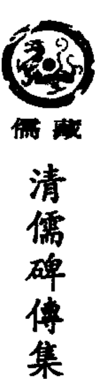
君溫州平陽人也。宋氏、初名存禮、更名恕。先妣將免身、夢見一怪物來、尋燕、逐其後、寤而生君、以兆字之曰燕生。君貌古樸、多髭、目矘然似失精。少讀書窮山中、日以一撮鹽配脫粟、家遺傭人至、君特為設蔬、費錢數十、傭不能下咽、君自食如故。瑞安孫侍郎鏘鳴有女、欲妻君、聞與先德語、君從屏後聞之、揚言曰、齊大非吾偶也。侍郎奇之、即以女歸君。溫州故有所謂永嘉學、侍郎與兄太僕衣言並以此勉後進、而太僕子詒讓則治訓故、金石、兼通佛理。又有金　治顏習齋、顧亭林之學、陳虯治蘇眉山、陳龍川之學。君少受業侍郎昆弟、而友詒讓等。又為象數、於遠西迻譯之書、莫不畢覽、故學無所不通。二十餘歲著書曰六齋卑議、六齋、君所署其自課之室也。其師德清俞編修樾稱之曰、燕生所為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人以為知言。壯游南

北名區，徧交賢士大夫。其與人極謙下，然誼之所在，斷斷不相讓。善言論，終日亹亹，隨人數設，皆有徵據。合肥李侯鴻章，故出侍郎門下，君與語，言其高者，李侯輒曰：「願燕生卑之。」又嘗稱於人曰：「燕生奇才也。」然君卒不以學阿時，以諸生主講南北學校。及開經濟特科，歸安朱侍郎祖謀以君薦，不赴。君友合肥張品珩總辦山東學務，聘君往。君至濟南，而品珩奉調江南。會泗城楊尚書士驤巡撫山東，留君爲學務顧問，偁先生，未嘗敢字之。尚書遷督直隸，再聘君往，不赴。長沙袁尚書樹勛繼撫山東，下車即試管學官吏，決去取。君生平不立崖岸，亦與其試，所爲文樸雅，多四字句，竟得注考曰「文理不通」，報罷。君遂歸，卒於家。無子，以從子某爲嗣。著有詩文若干卷。

馬敘倫曰：君晚年再更名衡，字曰平子。或謂其慕漢張平子之爲人，則不然。君游歷半國中，又嘗至日本，自貴官人下至隸圉，咸與之習，無加損。問中失疾苦，熇然知天下事，慨乎世之行議多矯激不平，致天下日壞不可救，故寄其恉於名字，亦足悲矣。餘杭章炳麟曰：「燕生學行，於古可方宋硜。」新會梁啟超曰：「燕生，黎洲以後一天民。」此讀其書、熟其行誼者方能知之。余夙接風儀，敢隤聞見，謹次如左。

又　宋徵君事略　陳詩

宋徵君諱衡，字平子，原名恕，後慕張平子之爲人，易名衡，浙江平陽人也。家世寒素，幼而敏慧，耽書篤志，博學多通。其父奇之，嘗歎曰：「寒門有千里駒，亦復誰識？」同郡瑞安孫葉田學士鏘鳴，琴西太僕介弟也，時以言事罷官，家居講學，自號止菴，聞而造其廬，挹其言論，飫其文采，歎爲逸才，妻以季女思訓。君於是從止菴先生受學，於經史百家之編，多所發明，不爲古人所蔽。尤篤嗜顏習齋、黃梨洲二氏之說，曰：「顏近子夏，黃近子游、孟子。世苟有以黃學爲體、顏學爲用者，則治平可基。」年既壯，著卑議四篇，懇懇篤摯，有似王符、仲長統之言，備述經世救弊，所宜崇尚仁義，純乎王道，不忍一世之傷，而揭千聖之蘊。顧言與時違，世卒莫能用。君居恆輒憮然曰：「寂寂此生，如巖花澗草，萎瘁人外，於世奚所裨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詔開經濟特科，歸安朱少宗伯祖謀疏薦於朝，以母喪不赴。旋游日本，覘風土，諮學術，越歲乃還。乙巳，泗州楊文敬公士驤撫山左，宏開稷下之館，介鄉人禮聘君，贊畫學校制度。君雅愛濟南山水明秀，留居三年，勤劬論議。病中風歸，既愈，不復出。宣統二年春，疾終於家，年四十有九。臨沒，謂女昭曰：「吾之著述，今畀若，願若儆伏生女也。」無子，以弟子佩瑰嗣。君性耿介，不同于俗，而雅有謙癖，生平不肯淩駕人。篤于故舊，貴賤一視，久敬未嘗怠。少遭家難，游心釋典，嘗曰：「理可頓悟，事必漸至。」疏頓、漸二義，較然有序。朱彊邨先生稱之曰：「燕生可謂平實矣。」燕生，君原字也。爲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人。著述已刊行曰六齋卑議，未刊者曰六齋有韻文集、六齋無韻文集、山左陳言錄三種。



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

曾祖炌，敕封文林郎，曾祖妣氏錢，敕封孺人。

祖雲，道光壬午舉人，遂昌縣訓導，誥贈朝議大夫，祖妣氏薛，誥贈恭人。

父琡，同知銜，誥贈朝議大夫，妣氏盧，誥贈恭人。

里貫廣東番禺縣捕屬，原籍浙江山陰縣。

君姓汪氏，諱兆鏞，字伯序，號憬吾，晚號清溪漁隱。祖籍浙江，居粵久，遂爲番禺人。唐越國公汪華之後。元末自婺源遷山陰。十二世祖應軫，明正德中名臣，著青湖文集。君父省齋先生，道光末遊幕來粵，有聲於時，著省齋詩存。生四子，君居長。幼穎異，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十一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值諱日，悲泣素食終其身。年十八，侍從父穀庵先生讀書隨山館，致力於經、史、古文詞。舉學海堂專課生，爲東塾陳先生高第，與從兄兆銓及同邑梁鼎芬、陶邵學、蕭山朱啓連、新會陳樹鏞以道德學問相切劘，學益進。光緒六年，補縣學生。十一年，以優行貢成均，朝考用知縣。十五年舉於鄉。庚寅、壬辰會試兩選謄錄，南歸，以世習刑名學，客赤溪、遂溪、順德各縣主者金武祥、嚴崇德皆有循吏名，佐治之力爲多。君不自襮也。尋莞樂桂埠鹺務。岑春煊督粵，慕君名，延入幕，司章奏，獨加敬禮。去任時，奏保四品頂帶，以知縣分發湖南。初，君志用世，嘗欲投効山東河工，伍廷芳使美，奏派參贊，皆以親老不果往。至是將試吏湖南，復不果。仍返樂昌。又五年而國變，樂邑有倡亂者，君設計解散之。遂歸廣州。鹺商舉爲鹽政局長。當道延爲顧問，亟避居澳門。省志局聘任總纂，亦不就。岑春煊再出，遣使招君，君心弗善也，拒不見。自是二十餘年，粵亂靡定，移家者數四，海濱重遊，益不勝風景山河之感，待清無期，而君竟長逝矣。君性和易，獨介然有守，於世俗謬悠之論尤深惡之。嘗誦宋崔清獻公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語，欷歔感歎。自邪詖交熾，蔑棄名教，或假愛民之說，以行其權利之見，所爲無非害人者。君著說忠、說仁兩篇，辭而闢之，以爲人心世道之憂，不可不辨也。又謂變法當因時損益，而必以禮教爲本，徒一切沿襲彼法，無益於國，有害於民，蘖育亂萌，貽患尤烈。又謂孔孟論政曰民信，曰人和，民不信，人不和，不待外侮，而其禍在蕭牆之内。平日深曠世變，於其流極所趨，言之絕痛。及夫禍敗已見，若燭照而數計也。桑海既更，内難迭作，日相尋於干戈，學校陵夷，禮法蕩然以盡。君篤於守舊，春秋祀典，以時修舉。嘗思與一二耆宿發揚聖教，漸被儒風，維綱常於垂絕，終以清議力微，無救於陸沈之禍。端居太息，時時託於文字，抒其悲憤，迄乎喪亂之餘，猶著述不輟。昔東塾避兵橫沙，顏所居曰崇雅樓，爲銘以自勖，可以喻君之志矣。辛亥後，君兩至羅浮，汪籍酥醪觀，自號覺道士。返會稽，謁先墓，追述舊德，流連久之。適杭州，遊西湖，歷蘇、常，徧覽虎邱、惠山諸名勝，渡江登金焦絕頂，所至皆有題詠。歸至滬，與海上名流唱和。歸安朱祖謀、義甯陳三立、甯鄉程頌萬、仁和葉爾愷、海鹽張元濟、陽湖錢

振鏜咸相推挹。所作三秀才行、錢塘吳慶坻采入辛亥殉難錄。黃巖楊晨贈詩、以羅浮仙客稱之。黃巖王舟瑤疾亟、遺命乞君作傳、聲譽重一時。顧謙挹自下、延接後進、不少立厓厈。精鑒賞、富收藏、訪求明遺老書畫、不惜重價、曠世相感、拳拳故國之思。壬戌、粵人貢方物、君未階朝籍、凡有進奉、無役不與、蒙福字之賜、以賜福名其堂。歿後、賜額曰志節不移、咸以爲無愧云。於學無所不窺、方聞博識、乙部尤淹貫。爲文兼工駢散、而長於考據、訂訛補墜、多發前人所未及。君於金石之學極推錢氏竹汀、精覈似之。詩詞託意深婉、皆卓有雅音、不詭隨俗尚、其品格亦可見也。著有孔門弟子學行考四卷、補三國食貨刑法志各一卷、晉會要六十卷、敘目一卷、元廣東遺民錄二卷、碑傳集三編五十卷、敘目一卷、微尚齋雜文六卷、詩二卷、續三卷、雨屋深鐙詞一卷、續二卷、嶺南畫徵略十二卷、續一卷、補遺一卷、續貢舉表一卷、番禺縣續志四十四卷、山陰汪氏譜表一卷、錄一卷、附錄一卷、老子道德經撮要一卷、樓窗雜記四卷、澳門雜詩一卷、輯刻五百四峯草堂集外詩二卷、東塾遺詩二卷、憶江南館詞一卷、補遺一卷。尚有日記數十冊存於家。君生於咸豐辛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己卯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澳門、春秋七十有九。配陳恭人、前卒。側室陳、陳、梁。子六、祖澤、宗洙、宗澧、宗準、宗藻、陳恭人出。宗衍、陳孺人出。宗澧幼殤。女三、長殤、次適張樹蘭、三適鍾祜慶。孫男十五人、德晉、德亮、德業、德剛、德琁、德中、德墳、德增、德森、德堅、德展、德霈、德霖、德權、德鴻。孫女十九人。曾孫男潤書。曾孫女四人。將於某年月日歸葬於廣州城東三寶墟覘岡之原、與陳恭人合窆焉。余與君交最夙、逾五十年。亂後相見、垂垂老矣。任余避地香港、君常在澳。其後同返廣州、蹤跡益親。君有所作、必以見示、因得徧讀所著書及詩文集、知君故詳。去秋來澳、君實招致、時得過從。歲初同詣蓮峯寺禮佛、各爲詩紀之。未幾、君病不復出、然旬日必數見、猶能劇談、不謂遽謝人事也。彌留時、促余任訣、以所輯碑傳集屬爲參訂、又言一生志行、余知之深、自維謭陋、蓋有愧於其言、而累行述德、發死之責、亦不敢辭也。曩與陳文良公伯陶、丁潛客仁長、鏜寬、其殁也、君嘗督爲傳狀。今以傫然待盡之身、訛纂狀君、能勿泫然。爰撰次其行誼著於篇。君知交徧海內、其必有感於斯文已。番禺張學華謹狀。

張學華撰（碑傳集三編）卷末

清故朝議大夫湖南候貢知縣汪君墓誌銘

錢塘張爾田撰

君汪氏、諱光鏞、字伯序、號憬吾。其先出唐越國公。元末自婺源遷山陰。明正德中有諱應軫者、著青湖文集、是爲君十二世祖。曾祖紒、敕封文林郎。祖雲、舉人、遂昌縣訓導。父琡、自君之父幕游於粵、始著籍爲番禺人。君十歲能詩。弱冠補縣學生。光緒十一年、以優行貢成均、朝考用知縣。又越四年、舉於鄉、兩應禮部試不售、遂南歸、爲人佐治、所主於赤溪、於遂溪、於順德、皆有聲。既而督

粤者聞君名，聘纂奏，得四品銜，嘗以知縣分發湖南矣，而君不樂仕。國變後，遂一切棄去，葺小樓澳門島居之，有澆以事者，謝弗應也。嘗蒙福字之頒，顏所居曰賜福。已復返故鄉，一游越，謁先隴，浪跡羅浮山中，自稱覺道士。最後避亂，復歸於澳，年已耄矣，耳目聰明，著書不輟。所著晉會要、碑傳集數百卷，所輯刻之書又數十種，其曰元粤東遺民錄者，則以自寓也。君雖阨窮，一時縉紳皆聞人，有詩書以娛暮齒，於君不可謂不樂，而君頗欲然若有所不自得者。余嘗論之，自古滄海之際，攀龍髯，蓐螻蟻，其人豈必沈冥而不返哉，亦特茹恨以寄焉而已。夫惟知其有所寄，斯為真知君者也。君少及陳蘭甫先生之門，治經治史，一以師說為歸。晚年猶舉以淑人。嘗痛時事之日非，慨然曰，治國以禮教為本，禮教亡矣，何以國為。又曰，孔孟論治，曰信曰和，民不信，人不和，而徒觀外人禍其在蕭牆內乎。不三十年，而君之言大驗。余初不識君，讀君之詩與詞，歎曰，此遺民也。君得余文，亦大喜，自是通書往還數年如一日。未歿前，猶致余書，論學術異同，其言溫然而沈悲。余衰病，徂北久，忽忽意有所不樂，方思一陟粤嶺之巔，泛扶胥之口，相與話三十年積憤，徜徉吟眺於驚濤落日間，庶幾有以慰君，且以自慰者，而君則既卒矣。君生於咸豐辛酉，其卒也，以己卯七月，年七十有九。卒後，又蒙志節不移賜額之褒，儒者欽之。君配陳恭人，先君卒。側室三，其二皆曰陳，曰梁。子祖澤、宗洙、宗澧、宗準、宗藻，陳恭人出。宗衍，陳孺人出。女三，長殤，次適張樹蘭，三適鍾祜慶。孫男十五人，曾孫一人。君卒之某月，君之子葬君於廣州三寶墟覘岡之原，陳恭人祔。於是番禺張提刑學華為君狀千餘言，而余乃為之銘曰，

猗歟汪君，不仕而隱。著書滿家，名與古並。遭世艱屯，葆厥貞素。孔思周情，是茹是吐。蔥龍粤秀，實維佳城。我銘載之，百世其與。

張爾田撰　《碑傳集三編》卷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七

譚嗣同　羅振玉　沈鵬　丁惠康　劉貞吉
劉師蒼　林旭　王國維　劉師培

譚嗣同傳　梁啓超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奥、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　　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湘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　　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粤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衞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

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眞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卽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按[illegible]當[illegible]生三十自紀同治四年生。計年三十四）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

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已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遊。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于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

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呫嗶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閒即出世閒。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眾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救現在之眾生與救將來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又譚嗣同傳　蕭汝霖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瀏陽人也。博學能文章。善劍術。父繼洵。嗣同毋早喪。失愛於父。嗣同起敬起孝。冀格親心。少與唐才常

皆爲歐陽中鵠弟子。中鵠、瀏之宿學、才常倜儻有大志、相得甚歡。弱冠遊新疆巡撫劉錦棠幕。錦棠去官、乃西窮河源、道渭洛、登終南、嵩華、北涉濮、洛、遊京師、南浮江淮、東遨海、至臺灣。其風俗政治、土地之宜、皆潛心考究。所過諸名山川及古英傑之遺跡、一託諸吟詠、時或感慨欷歔。其聞奇人碩士、無不樂與往來。甲午之役、東挫於日、乃倡新學、圖變法以救亡。與諸同志立強學會於北京、上海、士氣大振。無何、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補金陵、則閉戶讀書、未一接俗吏。金陵有楊文會者、邃於佛學、與往來甚密、因博覽教乘、探其蘊奧、證以孔氏大同、太平之旨、恍然曰、東西聖人豈相遠哉。遂成仁學一書。會陳寶箴巡撫湖南、丁酉六月、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八月、徐仁鑄督學來湘、與前任學使江標謀大集志士於湘、先各省舉新政、速嗣同、嗣同棄官歸、與唐才常、梁啓超等設湘學報、時務學堂、南學會。南學會者、將以合南方各省學子、共求經世之學也。省有政授諸學會、議可而後施。每七日集邦人之秀者而會之、嗣同爲會長、曉之以國家政治原理及萬國之強弱交際、其學術政治所趨向。每會集者恆千人、座不能容。嗣同出、觀者塞衢巷。當此之時、湖南文化甲於南北、南北豪傑之士奮然興起者、皆以不一見嗣同爲恨也。戊戌四月、清德宗親政、徐致靖薦嗣同可大用、特旨徵之、嗣同遲久不行、既而曰、與其奔走呼號而莫之或應、何如假政治以勵進我民也。遂以七月應徵、除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預新政。德宗倚重嗣同、將與有爲。西后惡之、剛毅等害其能、且得君、與西后謀盡戮其黨、德宗不能制。八月十三日、嗣同與銳等皆被害。臨刑監斬者令嗣同北嚮謝恩、嗣同睜目叱曰、其奚恩之足謝也。乃慷慨就戮、年三十有三。先是、嗣同聞變、即閉戶謝客。有俠士大刀王五者、與嗣同善、謂之曰、君行、五從保無他。君死、五收君骨。君請自擇。嗣同曰、死耳、何行爲。又有日本志士數輩勸東游、嗣同不可、強之、曰、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成、吾國數千年未是有也、而國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嗣同持身嚴、與人厚、其行能一死生、忘人我。所學撥孔佛之精微而陳義甚高、其自敘仁學、有曰、初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攷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云云。所著書仁學之外、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嗣同死、多所散佚。其夫人姓李氏、無所出、以其兄之子某爲之嗣。

《碑傳集補》卷一二

羅雪堂先生傳略　董作賓

先生諱振玉、字叔蘊、又字叔言。初號雪堂、晚以清廢帝溥儀贈書貞心古松匾額、因號貞松。清同治五年丙寅(西元一八六六)六月二十八日、生於江蘇淮安。先生先世籍浙江慈谿、南宋時有諱元者、始遷居上虞三都之永豐鄉、是爲上虞之始祖。二十世曾祖諱敦賢、寄居淮安之清河。父諱樹勳、性和厚、淡薄自甘。先生五歲入塾、從李岷江導源受學。時以羸弱多病、讀書之時少。李氏賞其早慧、而又慮其不壽、嘗謂此子若得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故其祖母亦器異過諸孫。七歲、已能略通文義。十三讀畢詩、書、易三經。翌年、讀禮記、春秋。年十有五、始志於學。自言、方來歲月且長久、苟不致夭折、於古人所謂三不朽之一、或薄有成就。是年應童試、名列第七。壬午秋、應鄉試。畢、紆道白下、因覽書肆、見粵刻皇清經解、父爲購之。先生如獲至寶、乃以一歲之力、讀之三遍。自謂得讀書之門徑、蓋植基於此時也。年十九、以平日讀碑版之積稿、著爲讀碑小箋、存拙齋札疏各一卷、是爲先生著書之始。翌年、俞氏曲園採札疏入其所著茶香室筆記中。於是海内有疑先生爲耆宿者、不知其年甫弱冠耳。其後、爲童子師、授課之暇、輒以著書自遣。經史而外、漸及小學、目録、校勘、姓氏諸學。是時先生年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耻以經生自牖、乃留意時務。好讀杜佑通典、顧炎武日知録、間閲兵家言及防河書。繼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業以資事畜。三十後、遂有學農之志。讀農家言、既服習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又讀西洋農書譯本。惟憾其語焉不詳、乃擬創農學社以資迻譯西洋農書。戊戌春、與蔣伯斧創農學社於上海。先後歷十年、所譯農書百餘種。歲庚子、鄂督張文襄以所設農務局未臻理想、亟欲改革、曾邀先生往總理農

務、後以人事故、未克舒展抱負。己亥、甲骨出土於河南小屯。後三年、先生始見龜甲獸骨文字之墨本於丹徒劉鶚寓所。嘆謂此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遂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片、印成鐵雲藏龜、是爲甲骨文字著録行世之權輿。丙午、先生至北京任學部職、始蒐求甲骨、迄辛亥間、所得約二三萬片。其後所撰述之甲骨文字、多取材於此。辛亥八月、武昌軍興、京師人心惶惶。時王靜安氏與先生同在學部、相約各備米糧、誓守不去。九、十月初、遂與王氏及婿劉氏三家眷屬二十人赴日。是時武昌未下、京人有以爲大局尚可挽回、請稍留以觀其變者、先生諾之。送眷後三日、即隻身返大連。翌年春、知與事無濟、乃復東渡。日人大谷伯及京都舊友富岡謙藏諸公書邀先生赴日避亂。在日期間、著述頗多。宣統元年十月、日人林泰輔作清國河南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以可疑不決者質諸先生。翌年六月、遂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以答之、自稱於此學乃得門徑。民國二十年辛未、時先生六十有六、以關内紊亂、忽動勤王之想。及冬、遂迎溥儀由天津之旅順。冬春間、病呃、先後兼旬、欲不就醫以待命。溥儀親往慰勉。民國二十一年、僞滿僭號、先生隨入僞都、拜參議府參議。上疏辭之、溥儀允其所請、而留先生於左右、以備咨詢。未幾被任爲臨時賑務督辦。丁丑、先生以年屆七十有二、請準辭官、居旅順、閉門習靜、著書自遣、或摩挲金石、評騭書畫爲笑樂。庚辰西元一九四〇五月十四日、先生以積勞成疾、猝然不起。溥儀聞之震悼、特謚恭敏、並賞銀治喪、時年七十五。先生畢生殫力治學、著述等身。其於學術貢獻最大者、厥有五事、其一曰内閣大庫明清史料之保存。

戊申西元一九〇八冬、清宣統即位、令内閣於大庫閣檢回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毀、得旨允行。翰苑諸臣、因至大庫求其本人及清代名人試策、偶於殘策中得宋人玉牒寫本殘頁、甯海章鋆以此影印、分呈張文襄及榮慶。先生因知大庫藏書尚多、力請文襄整理保存歸學部。允之。文襄具奏、奏中且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委劉啓瑞、曹元中二人同整理、並面諭先生時至内閣相助。至是大庫所存無數重要史稿、經先生悉力以争、得免毀滅。後十年、又幾有造紙之厄、先生復購存之、乃得留於今世。其二曰甲骨文字之考訂與傳播。鐵雲藏龜問世後、孫仲容作契文舉例、首爲考釋、而考定小屯爲武乙之墟、審釋卜辭帝王名號者爲先生。至若文字之考釋、其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實上承孫氏未竟之緒、下啓文字考釋之端。其於殷契材料之流布、則有殷虛書契前編、後編、續編及殷虛書契菁華等書之印行。唐立厂曰、卜辭研究、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彦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而羅氏爲甲骨學之開山祖師、厥功甚偉。其三曰敦煌文卷之整理。清光緒三十三西元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不顧法令、盗竊敦煌千佛洞大量古物返國、計寫本二十四箱、重要器物五箱。法人伯希和亦取得寫本十餘篋、計六七千卷。宣統初、伯希和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其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已先運歸、而以尚存於行篋者求教於先生。伯氏出示唐人寫本及石刻、先生詫爲奇寶。伯氏告之石室尚存卷軸約八千、以佛經爲多、宜早購致京師。先生乃電請陝甘總督毛實英謀之、惟以甘肅貧瘠、恐難如願、又請太學出金、然總監督亦謂無款。先生以爲農科可節省充之、即其薪俸亦願捐出、終購

得八千卷。伯氏歸國時、先生據其所得敦煌書目、擇其尤者攝影、先後編成鳴沙石室佚書、古籍叢殘。繼又選印德人所得西陲古壁畫、成高昌壁畫菁華。日人大谷伯西陲古物、先生亦據其高昌墓磚撰成高昌麴氏系譜、於是西陲古物乃得流傳。其四曰漢晉木簡之研究。光緒戊申（西元一九〇八）、西陲出漢晉古簡千餘、爲斯坦因所得。斯氏請法儒沙畹教授爲之考證、書成寄先生。先生乃分爲三類、與王静安氏任考證、先生撰小學術數方技書、簡牘遺文各一卷。王氏成屯戍叢殘考釋、合而成流沙墜簡三卷。是書行世、影響於學術界者甚大。其五曰古明器研究之倡導。中州墟墓間所出明器、土人以爲不祥之物而棄之、故世無知者。光緒丁未（西元一九〇七）、估人偶携土俑爲玩具、先生見而購焉。復録唐要令所載明器之目授之、令凡遇此類物、不可毁棄。翌年、遂充斥都市、關、豫諸地亦有至者。初所見爲唐代物、尋見六朝兩漢者。先生據此研究、撰古明器圖録一書、遂啓日後古明器研究之風氣。此外復編印古鏡圖録、隋唐以來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歷代符牌録、四朝鈔幣圖録、地卷徵存、古器物範圖録、古璽印姓氏徵諸書、傳古之功、皆不可没也。

《羅雪堂先生全集》卷首

清故翰林院編修沈君墓表　孫雄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故相翁文恭公奉嚴旨開缺回籍、天下知與不知、皆以公之去國爲惜。公曷爲而去國、爲榮祿剛毅輩媒孼傾陷而去也。公任戶部尚書二十餘年、意在培養國脈、撙節度支。其於東朝歲時進奉暨慶典點景之需、均主節儉、而杜浮濫、孝欽后深憾之、左右近臣日進讒言、巨奄李連英挾寵弄權勢、燄尤赫、榮祿剛毅與爲朋比、排擊忠良、公遂不得安於其位矣。沈君北山與翁公同里閈、肄業國子監南學、爲公所賞拔、旋中癸巳順天鄉試舉人、出公門下。甲午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夙慕楊忠愍、史忠正之爲人、平居目擊時艱、常鬱鬱思有所建白。同邑內閣中書張鴻振奇士也、與君爲總角交、又與翁氏有連、嘗擬彈劾三凶疏稿以示君、君亟稱許、謂適如吾意中所欲言、因加點竄、於己亥十月呈乞掌院學士代奏。疏中大旨謂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旗員之中、凡掌有兵柄者、卽權不逮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勢位通顯者、卽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儆其餘、則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臣伏願皇太后聽曲突徙薪之言、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連英奄豎小人、復何顧恤、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掌院徐相國桐駭怖其言、格不上達。君流涕長跪、再三固請、仍不允、遂將摺匣置案上、拂衣出都、道出津門、有國聞報館記者來訪君、乞觀疏稿、君坦然示之。次日卽登報傳播、遐邇、爲榮祿剛毅所聞、徐桐恐禍及己、遂露章劾奏、旋奉嚴譴奪職、監禁、經年始出獄、然已憂悸成心疾。居北郭家祠、三歷寒暑、見人不言、時或狂笑、惟喜振筆疾書、不能得紙、則牆壁几案、墨痕狼藉。視其所書之語、多詰屈不可解。未幾疾卒。當君逮問時、翁公亦被嚴旨斥責、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蓋榮剛諸人實陰主之、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古今同慨。詩有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厥後庚子辛亥之禍、未始不由此釀之、而君則直聲震天下、且風義高千古矣。君初名棣、字誦棠、後更名鵬、號北山。常熟人。父某某官銅山縣教諭。少孤、受學於長兄鴻祥。鴻祥早卒、嫂氏趙守節撫孤、君終身敬事之。與次兄鴻聲友愛尤篤、都門修脯所入、輒先寄其兄嫂、己則敝衣糲食、非人所堪。鴻祥長子同午幼聰穎、君與次兄共督教之、不稍寬假。今已才兼文武、斐然有聲矣。初聘吳縣劉氏、繼娶武進費氏。生於同治九年庚午某月某日、卒於宣統元年己酉七月二十二日、年甫四十。無子、以姪同萱爲後。余與君爲同年、至契、又有昆弟之約、且同出翁文恭師之門。三十年前、鄉人以孫沈並稱。今君已成名而去矣、余則遭逢國變、偷息人間、他日身後之名、君在雲霄、我淪糞壤、寧復可同年而語。惟念君沒已十有三年、尚未有銘幽之文。世運淩夷、道喪文敝、郢書燕說、輾轉流播、不有紀述、將益混淆。且君之彈劾三凶、實與文恭師之去國隱有關係。君之毅然奮筆、不畏強禦、忠誠抗夫龍比、勇氣過於賁育。蓋旣以酬報眞知、又以保護聖躬、鞏固國祚、爲公爲私、兩無所憾。異時修信史者、其必有取乎吾說也。爰追述大略、郵寄君之

嗣子同萱俾勒諸家乘、且卽以表君之墓云。

〈碑傳集補〉卷九

丁叔雅徵君行狀　陳衍

君諱惠康、字叔雅、自號惺庵、廣東豐順人。父日昌、以諸生起家官至福建巡撫、所至政績有聲。君其第三子、少豪宕不羈、然習聞庭訓、學問皆粗知門徑。忽翻然有悟、痛刮磨舊習、發憤陳書讀之。時巡撫公已卒、家有園林、富圖籍。相傳同治初元、上海郁氏宜稼堂之書散出、巡撫公適官蘇松太道、其舊槧名校精鈔大半爲所得。若宋刊世綵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刊地理新書等、或云十種、或云五十餘種、均歸持靜齋、其最著者矣。君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皆汎其涯、落筆爲文、有魏晉閒人風格、人亦如其文。雖爲邑諸生、不屑求科舉、雖爲部郎、未嘗分部學習也。嘗北遊、欲讀書南學、長沙張公百熙領學事、置君第一、旋舍去。遊日本、歸而參學務於廣州、又舍去。庚子之亂、大學士粵督李鴻章議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爲、謁鴻章陳政策、鴻章不能用。百熙旋薦舉經濟特科、不應。自是往來京師、上海、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數古琴直千金、數百金、瓶爐盆盎杯盤之屬、多古瓷、下者猶舊青花。然日用常無以自給、友人或貸助之。與曾習經、陳衍、姚梓芳、吳保初、羅惇曧數人交最密、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則陰喜自負、時以語人、則知其未忘世也。妻卓氏不相中、妾王氏產一子殤、妾亦隨殞。君方自里至都、聞之悲甚、又隆冬無裘不炭、積凍傷胃脘、傷脉、初病嗽上氣、繼以歐逆、遂以宣統元年四月晦日卒於京師。醫藥殯斂及歸其喪、習經一人任之。交梓芳最早、嘗以獨山莫友芝所輯持靜齋書目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籍志及寰宇訪學錄諸書、移書梓芳、商榷義例、未成而卒。有子女各一。遺詩百十首、存惇曧衍處。友人陳衍謹狀。

又丁惠康傳　姚梓芳

光緒季年、有以文學著稱都下者、曰豐順丁惠康、字叔雅、自號曰惺菴。父雨生先生由諸生起家、至巡撫、歷江蘇、福建、有能名。去官後僑居揭陽、頗以圖籍自娛熹、一時海內名流習與先生遊者、多不遠千里買舟造訪、極文酒園林之樂。君時方垂髫、侍先生側、未有頭角標異、顧於一二巨人長德論學次第、已能默識其條理。先生既卒、君稍長、頗豪宕不自檢。既而忽自痛悟、大刮磨豪習、閉戶力學、盡發所藏書讀之。自諸經外、周秦以下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悉汎其涯。閒或落筆爲文、輒高異趣、寄幽遠、風骨遒上、論者謂其有魏晉人風格。於世俗科第、齷齪之習、覞之若無有、然積數年、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先是、金陵之役既平、故書雅記往往散出。君先世多所搜集、益以新得板本、率人閒所罕見、故丁氏藏書之富甲吳省。獨山莫友芝爲輯持靜齋書目四卷、君以諸書尙少、提挈綱要、欲爲有清經藉志及寰宇訪學錄等書、以闡發之、移書向余商榷義例。余閒以事入城、宿君家、每移案對坐、相視無一語。閒及學術、君則窮源竟委、談終夜無倦容。世或震其博雅、而君固未以自多也。未幾、君北行、將讀書南學、時長沙張文達公領學事、得君文、大賞之、拔置第一。君見學中潛心與業希蹤往哲者絕少、遂無意往。而文達必欲得君、使習與君遊者致殷勤、不得已勉徇其意。既居南

學博交當世魁偉閎通之士，議論證據今古中外，所見益遠，而君所就亦益艱。其後時局百變，學風歧出，君去學旅食京師，閒一渡日本，歸而參議學務於廣州，旋棄去。庚子變起，合肥李文忠以議和至滬上，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所爲，面謁文忠，勸以延攬人才，速定大計。文忠不能用，自是往來津滬幾十餘年，鬱鬱卒莫能達所志。每隆冬塊坐斗室，不裘不炭，冥然抱千載之憂。其孤子之懷，曠邈之想，去世絕遠，余每覽其志而悲之。未幾，於宣統元年四月晦日以病卒於都門館舍，年四十有一。揭陽曾蟄庵爲經紀其喪，與君遊者莫不哀之。妻卓氏，妾王氏，子女各一，餘殤。張文達公嘗以君應經濟特科之薦，不就。旋由附貢生納貲爲郎，亦竟未一赴部，遂以諸生終。平生所爲詩文，懶不自收拾，羅癭公、姚君慤從君徒友搜輯之，得若干首，次爲丁徵君遺集。其他所欲箸均未就。君學與才，使天假之年，皆可至古人夐絕之境，覽者自得之，茲不悉箸云。

論曰：余交君逾十五載，前此君家居，余假館吳氏，相距二十餘里，雖不常見，然書問往返無虛日，月檢君論學函札，必盈寸。君嘗戲以身後列傳見託，余答君千秋萬歲之事，當有任者，何戚戚於此。嗚呼！豈意今日乃使余不能不踐十年宿約，茲非其命歟！君以名公之子，負淹雅才，名聲流溢公卿閒，世或以義寧、瀏陽、廬江相比況，稱四公子。君聞之大喜，厚自矜負，常不欲以小就自貶飭，豈知其才既不見用於時，並其學之可以有成者，亦未必終有傳於後。介甫有言：窮孰爲之？天孰爲之？今君亦然，悲夫。

《碑傳集補》卷五二

仲兄許仲先生行狀

曾祖文淇，優貢生，候選訓導。

祖鍼崧，優貢生，洊舉八旗官學教習。

父顯曾，壬辰進士，掌甘肅道監察御史。

仲兄諱貞吉，原名師愼，字許仲，江蘇儀徵人。自教習公以上，學行均載國史儒林傳。教習公四子，侍御公其季也，配江淑人，繼室吳淑人，生兄。天性愨愿，困而悅學，篝燈誦經，恆至丙夜。幼隨侍御公江寧，年十四，隨宦京師，習業舅氏同里吳先生銘甫（春鋆），文學有成。越五年，歸赴督學試，補縣學附生，贅于高郵楊氏。居四年，省侍御公京師，援例得禮部司務，畢業高等巡警學堂，改七品警官，供職外廳分局，湛深識密，三年如一時。清政失綱，仕以賄進，兄性忤俗，罕交人事，取與必一義，未嘗和調權門。志行愊實，屏遠聲色，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與人交恂恂謙克，己有所知，弗以先人，己所不知，弗以枝人。公餘鍵戶，樂耽書籍。少治元史，尤精西北地理，推治邊徼古今沿革，披圖按史，无不該綜。及居高郵，師培適里居，郵書商榷，往復辨難，書或千言弗休。長居京師，治漢儒經術，研精春秋左氏傳，博綜賈、服、穎三君條例，竺嗜許氏說文，丹黃弗去手。偶獲一誼，欣然忘寢食。間就甘泉桂先生蔚丞（邦傑）質析疑誼。居儕人中，率矢口弗自言所爲詩文，嚴謹有則，顧以少作，删稿弗存，雖家人弗能盡睹也。民國肇立，兄先期投劾去。時侍御公春秋高，清貧弗克具歸裝，兄貸貲親故，得白金百餘兩，捆載書籍什器，航海而南，卜居泰縣，躬迎侍御公夫婦南歸，送弟坤元入江寧中學，力庀家事。洊更艱苦，重以鬱挹，浸成心疾，返至江都，哀樂喪常。或以出仕勸，兄慨然曰：時事沸羹，四方靡騁，吾安能隨滑于溫蠖中乎？竟以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閒行登南門譙樓，仰藥而卒。距生於光

緒六年十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三。嗚乎、痛哉。娶楊氏、高郵翰林院編修厲孫孫女。無子、立從兄師吝子崇儒爲後。以次年三月□□日卜葬故郡城西鄰家寶塔先塋之側、從遺命也。惟兄力學惇行、紹隆先業、出處語默、無媿幽明。顚居則寡懽、出復不諧于汚世、生人道盡、悼心失圖、雖詩人北門之痛、曾弗是過、是亦人事之極哀者矣。用是詮次言行、質之立言君子、倘祈惠錫傳誄、闡發幽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大功服弟師培謹狀。

劉師培撰《左盦外集》

劉張侯傳　袁鑅

君名師蒼、字張侯、姓劉氏、儀徵人、世家揚州。曾祖文淇、祖毓崧、皆優貢。考壽曾、兩中副貢。三世治經、入國史儒林傳、海內榮之、方吳門惠氏。母氏李、江都方聞士賓嵎次女。君幼負異稟、讀書過目成誦。五歲所屬詩、有山外夕陽多之句、君考恭甫欣然爲足成一絕句、而督課益嚴。九歲而孤、叔父良甫撫同己子、以養以教、無一日之離。深恐以恭甫之疏放遭忌、每應小試、雖已補廩餼、猶親送至泰州。最喜吾鄉六朝松、笑謂此百讀不厭者、爲余題二律、有睹物思耆舊句、因恭甫以此松況吾伯氏也。光緒丁酉選拔貢生、名滿江淮間。是秋中式舉人、益以經策淹通負重望、尤有著作才、能傳家學、已著有國語詁補輯、元代帝王世系表數種、皆未卒業、家無餘財、資館穀爲養。余爲錢侍郎襄校時、嘗歎爲奇才。律詩用回易使事、閱者不知其出於張循王也。詩宗杜工部、所作浣花宴歌有云、詩成誰摘驪龍珠、江聲筆底風雲趨。又云、詩史不作可奈何、紛紛過眼煙雲多。其詩甚豪、而謙抑不自炫、無子弟過、並無名士氣。氣貌秀偉而短視、衣履樸素、不類揚人、居平無他好、惟多蓄古泉、暇則以析疑問難爲樂。每發一義、輒驚其長老。偶見友人有王逢原集、即借鈔之。其留心文獻、劬學嗜古如此。故經術、詞章、藝無不精。熟元祕史、於歷代西域地輿瞭如指掌。儀徵訓導常熟丁國鈞薦君經濟特科、辭不就。壬寅科送良甫子及誠甫子應省試、過江乘輪船、於八月初三日夜半溺、即君生日也、年二十有九。士林識與不識、無不痛惜之。明日、起君於焦山之右、面如生、惟雙手握固、哀哉。娶甘泉胡氏、龍泉縣知縣文淵女。子曰葆儒、遺腹子曰崇儒。叔父

謙甫爲銘墓、而良甫子光漢有行狀甚詳。

袁子曰、余往哭恭甫、哭良甫、近又哭君。不幸、如汪悔翁之哭君家三世焉。夫以文中子之德而水死、比子安固屬恨事、然文行卓卓、高於子安、名傳千古、儒門所重、雖爲庸庸多福者道也。去歲蹤跡尤密、嘗語余西人不信中國有屈原、有出離騷經爲講說者、竊歎滔滔江流、隕此國寶、君乃亦從彭咸之所居乎。惜更無能爲賈生賦者。

《碑傳集補》卷五二

林旭傳　梁啓超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臺、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益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偏謁鄉先達鼓吹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壻、才名籍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膳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于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暾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暾谷故長于詩詞、嘗吟詠、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暾谷、羅致暾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碑傳集補》卷一二

林旭傳

林旭字暾谷、號晚翠。福建侯官人。祖福祚、安徽東流縣知縣、以循良稱。父百敬、邑諸生。旭少孤、從塾師學、爲律賦、出語驚其長者。喜瀏覽羣書、家貧、閱市借人、人見其強記、樂與之。同邑沈瑜慶者、以道員需次江南、有女鵲、聰穎能文詞、貌英爽、瑜慶必欲以字佳士。省墓歸、從旭塾師見旭文字、異其博贍、觀其少不凡、意猶豫、然終妻之、贅於金陵。從遊武昌、徧識一時所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歲癸巳旋里、應童子試、三試冠其曹、爲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闈作傳誦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士爭與交、遂交黃紹基、沈曾植、康有爲、梁啟超、嚴復諸人。未幾、中日構戰、中國方大挫、言變法者蠭起、京師強學會興。旭奔走其間、與張亨嘉等興閩學會、與王儀通、張元濟等興通藝學堂、粲然有所爲矣。旭窶人子、然不能惡衣菲食、時徵歌選伎、車馬甚都、瑜慶不能給、則熱中取上第、揣摩時藝、伏案爲殿體書。甲午、乙未、戊戌五年三上公車、皆薦不售、則發憤爲硏詩、取路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澀幽僻。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師蓮華寺、康有爲、梁啟超寓上斜街、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至衍所談藝、談國事。衍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盍姑少竢。既下第、強使出都、同遊杭州。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官四品以上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蕃奏薦旭、召見、特命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欲盡斥耄老諸大臣、舉用新進。十日、而難作矣。初、那拉太后雖歸政景帝、而用榮祿爲北洋大臣、某爲步軍統領、兵權固在握也。新進者亦知無兵不能有爲、則請景帝調用某某軍。謀未行而后聞之、四章京就逮、數日、未具獄辭、斬西市。楊清秀與焉者、相傳平日言得三千勁卒、縶后手足有餘也。旭死年二十有四、無子。有晚翠軒詩。鵲字孟雅、哀毀逾歲卒。嘗從陳書、陳衍學詩文辭、有崦樓詩詞集一卷。

論曰：旭平日居一室中、行坐觀書談論、片晷不少輟、倦則鼾矣。鄭孝胥云、殆古所謂鬼躁之咎徵歟。畜於婦翁、婦鬱鬱不樂。乃援例官內閣中書、被薦遂爲軍機章京、中書充章京、故事然也。然旭不幸早死耳、若至今存、所謂元勳偉人、豈多讓焉。

陳衍撰　《石遺室文集》卷一

覲堂先生別傳　費行簡

君名國維、字靜安、海寧王氏、覲堂其自號也。幼而湛好嗜學、既冠從上虞羅叔蘊氏游、博涉載籍、好古敏求、遂通羣學。嘗歲己未、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學、靡日不見、見則質證藝文、劇談爲樂。若是者幾五年、始別去。予少治禮與公羊春秋、恆以請益于君。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耑則精、旁通則支。嗣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羣經、誠後賢之蔽。不爲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闡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撮記其大者得三事焉。義攷祭天禮見於經記者、曰圜丘、曰郊。圜丘祀昊天上帝、爲祭天帝正祭、而祔以日月星辰、其時用冬至日。周禮大宗伯禋祀上帝、大司樂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與夫小戴祭法之泰壇是也。郊祀五帝、爲祭天神時祭、其時用正月上辛。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大宗伯禮天地四方、與夫祭法之坎壇是也。後世冬至祭天及祈穀大雩皆行于圜丘、乃混其名曰郊天、是其大惑。嘗援以質于君、君曰、世儒泥乎鄭王異同、不復求證于經、宜多異說。王混丘郊爲一、又謂祭耑在冬至、固非。鄭信緯書、強立天皇大帝感生帝之名、亦不足爲訓。四郊祭當爲四時迎氣之祭、唯南郊用正月上辛。周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在南郊。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本反始。記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以稷爲周開基始祖、又有教民稼穡之事、故于歲始祀於陽位。左氏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又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胥其證也。禮運因名山升乎天、名山即南郊所兆壇、它言吉土、則諸方之壇也。誠如子說、圜丘爲正祭、四郊爲時祭、南郊又郊祭之特重者也。予更紬繹君說、而知祀土方丘既無配、則祀天圜丘亦不當有配。唯圜丘不敢奉人帝配、故別立郊祭以人帝配饗南郊、必奉始祖之有功德者、宜禮尤隆。且後人不明二月建卯、春分後日始長、故於前月迎之之義、謬以冬至爲長至。又牽於祭法禘在郊上之文、忘禘乃廟祭、而謂禘祖之所自出即郊祭、亦大惑也。此一事也。予又攷社祭禮、據祭法、五社曰大社、曰王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郊特牲又有亡國社、周禮有軍社。其地則大社在藉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達天地之氣是也。王社在庫門右內、小宗伯右社稷是也。以天子例諸侯、則國社當在其國之藉田、侯社亦當在門內、唯大夫不得特立社、故必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之、其地在州里。周制二千五百家共立之社、亦是也。其制則王社、侯社有房室。郊特牲君南鄉於北墉下、有墉斯有室。大社、國社則無房室。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樹之田主。曰設壝曰樹田主、無室可知。蓋爲羣姓、國人、州里民族立者、祭之人眾、室莫能容、故不置室。亡國社立以示戒、祭不常舉、故有室。郊特牲所謂不受天陽、薄社北牖、使陰明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主軍社、是軍社特遷王社之主於軍中、止則社主于壘上。爾其時則王社、侯社以中春甲日。明堂位之春社、大司馬中春蒐田獻禽祭社、郊特牲日用甲是也。大社、國社、置社則春秋祭之、蓋春祈而秋報也、亦以質王君。君曰、子說祭之地是矣、而時則未爲得也。禮以廟社對舉。廟四時祭、社亦當爲四時祭。白虎通說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有報必有祈、知王社亦不止一祭。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是大社有冬祭。州長職以歲時祭社、歲時歲之四時

也。郊特牲、田事國人畢作。詩良耜序、秋冬報社。咸言冬祭。或有援釋奠餕夏祀之義。謂止三時祭、亦昧乎廟有時享、社不當獨遺也。特四時祭爲常祭。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而後出、謂之宜。大祝大會同。亦有告廟宜社、反行舍奠之文、此則有事之特祭也。時祭曰祭。有事之祭曰類、曰禡、曰禱祠也。古者國有大事、與衆共舉、嫌於無地、始特立大社。國社、置社、常日與衆共祭。祭有事則召衆而布誓命。天子封建諸侯、則視所都之方、取社土、以茅封之。師行、則戮不用命者於社。師旋、則獻俘於社。州社因祭時而屬民讀法。社之爲用大矣哉。唯亡國社特置以示戒。釁廟後非彌祀不祭。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斯則五社外、祀及勝國之社也。予因君說知五社皆有祈報、獨亡國社無之。亡國即勝國社、其地據穀梁傳則在廟屏也。且王社侯社有室則有主、大社、國社、置社無室則無主。無主之社樹木以代主。大司徒所謂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論語樹松柏栗是也。洛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不用甲者、新邑始成之祭、非時祭之常也。君又謂大社王爲羣姓立、羣姓外諸侯之受姓者、諸侯四時有朝會、或當與社祭。左傳、卜季友生閔于兩社。賈疏以爲周社、亳社、則王社、勝國社、地必非甚遠。又後人以魯之夏不苗、冬不享、遂謂不當有四時祭、而不知魯所行非周禮也。此一事也。予夙疑祭法天子七廟、皆月祭之。蓋據祭統致齋三日、散齋七日、坊記七日戒、三日齋、則一祭當齋十日。宗廟九獻、七廟同日則日不足、異日則月不足。且王當終歲在齋中、尤迂事情。若後世遣官恭代、周制則王不與祭、攝位非禮之能恆行者、亦乖親親之義。況祧廟止聞時享、王考、皇考諸廟乃月祭之。孔疏雖謂祭同日、不嫌禮數乎。周史有世室祀文武、立七廟而九、合終歲三百六十日、且不給齋祭之用矣。宋元儒者有春夏分祭、秋冬合享之說、又似意必之談。存此疑者蓋踰十年。辛酉乃舉以斯教于君。君謂月祭、告朔之祭也。禮簡則七廟一日可遍。第致齋三日、則齋日不費。即四時祭亦止致齋三日、視滌即在其內。祭之明日、繹于祊亦五日而畢事。唯大廟大祭、殷祭始齋十日。時享之名、其在夏殷則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周易礿爲祠、禘爲礿、分行于四親廟。或者時祭既分行于四親廟、則王考等五廟歲以一月祭、不歲時畢舉、故變時稱月爾。然月祭實小祭、祀故禮制不著。據周制、廟祭終以禘嘗爲重、猶圜丘之祭天、時享則猶郊五帝、二祧廟即文武廟、爲世室、亦春秋祭之。所謂順陰陽之氣、薦春秋之物、春禘而秋嘗也。時祭特重禘嘗者、當四郊時祭、特重上辛之南郊也。古人制禮、郊、社、宗廟其義胥可貫通、尤貴達人事、絕無天子終歲居齋之理也。予聞而夙疑冰釋。且引申君說、謂凡祭物殺則禮殺。殷祭大祭、時祭用牛、殷祭、大祭更當繫滌三月、告朔用羊、足證禮簡。又祭統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然後會於太廟下。即云大宗執璋瓚亞祼。注、夫人有故攝焉。案大宗伯凡大祭禮、王后不與則攝。益知十日之齋唯殷祭、大祭行之。時享五日、告朔三日、義尤塙矣。此又一事也。夫禮莫大於祭、是三者、祭天神、地示、人鬼之大者也。說者棼訟、粹辯鋒起、無所折衷、倘矣。予皆得因君說以申暢疑滯、達厥制作、豈非厚幸。而君議論明塙、不幾超於戴、惠、井丹歟。若其不取辭費、則阮宣子之言寡而旨暢也。且不徒精於禮制、凡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其論近世

學人之敝有三、損益前言以申己說、一也。字句偶符者、引爲塙據、而不顧篇章、不計全書之通、二也。務矜創獲、堅持孤證、古訓晦滯、蔑能剖析、三也。必滌三陋、始可言考證。考證之學、榰大則古義古制、日以發明、次亦可以董理羣書、於戲、可謂片言中竅者已。其所爲文辭、從容雅樸、惡夫空言游說者之以古文自炫也。故一篇之成、必有實義名論、貫注乎中。詩尤芟浮藻而成隱秀、兼衆體以爲雅度、遺篇炳然、宜被家誦。唯厥躬行貞潔、踐履篤實、更爲予生平所未覯。平居訥訥、若不能言、而心所不以爲是者、欲求其一頷頷許可而不可得。聞人浮言飾說、雖未嘗與爭辨、而翩然遂行、不欲自汙其聽也。其在哈同園、浙督軍皖人某欲求一見、始終以巽語謝之、其介如此。尤嚴於取與、世之名士學者、好以其重名獵人財貨、而實不爲人治一事、君獨深恥之。束脩所入、置書籍外、亦時以賚恤故舊之困乏者、然不欲人知也。予與共居處蓋踰五載、不聞其作忠憤激烈語、而一旦從容就義、遂與日月爭光、由其蘊於學者至深厚也。君州學附生、嘗襄錢唐汪氏粃時務報、上虞羅氏輯農學報、習日語文於某學校、復少習英文。清代奏調爲學部圖書局教育股編纂。辛亥國變、去之日本。已歸國、居上海、爲哈同編學術叢編、兼教授其學。癸亥、以原任總督升允薦、入直南書房。丁卯五月三日、自沈於頤和園之昆明湖、蓋未及中壽也。著有觀堂集林諸書行於世。

《碑傳集補》卷五三

劉先生行述 陳鐘凡

劉先生諱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均以治左傳春秋名於清道、咸、同、光之世、列傳國史。父貴曾、亦以經術發名東南。先生少承先業、服膺漢學、以春秋三傳同主詮經、左傳爲書說尤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者、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指。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即爲同恉。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繫月不繫月之殊、創獲實多、亦較二傳爲密。爰闡厥科條、著之凡例、成春秋左氏傳例略一卷。又據漢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卷與篇同、謂於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故合五十六篇言則曰古經、亦曰古文禮、即三十九篇言則曰逸禮、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據是則祕府所藏、即係孔壁所得。志云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即安國也。是則古經篇目、當據班書。逸禮源流、當宗歆說。西漢之時、其古文舊簡、蓋惟藏於祕府、民閒亦私有傳授。然其說不昌、是以絕無師說。東漢古經之行於民閒者、別本滋多、然逸禮三十九篇、當世經師均不作注、計其散亡、遠在東晉以前。而遺文佚句、時見鄭氏及諸家稱引。宋王應麟、元吳澄並事考輯、所采未備。爰舉佚禮篇名之確可徵信者、成佚禮考一卷。又以禮經十九篇目次、大小戴及劉向別錄所次不同、鄭註據小戴本、其篇次則從別錄。既夕、有司徹二篇、篇名仍從小戴、魏晉以下推崇鄭本、三家舊誼、遂以湮沒。考鄭氏目錄、於經文十七篇分屬吉凶嘉賓四禮、前此禮家並無此說。鄭義雖合古文、然不得目爲此經舊誼。爰廣徵兩漢經師之說、爲禮經舊說考略如干卷。又以周禮先師說六鄉之吏、即冢宰六官、亦即六軍之將。知

者賈公彥引賈逵說以爲六卿之吏則冢宰以下是。說文鄉字注云、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斠以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之說符契適合。自馬鄭始以鄉吏別六官、則王國之卿十有二人併數三孤則爲十五、迥異古說。近孫詒讓爲正義、一是折衷馬鄭、婺發寔觧。先生爰申古說正其違失、著周禮古注集疏二十卷。又以古文尚書安國所得既獻漢廷、因藏祕府、仁和龔自珍顧云秦燒天下圖書、漢因秦宮室、不應獨藏尚書、叚使宮中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不知漢收圖籍非謂詩書、若寔有書、安國無緣再獻。史公云獻、則是未有其書。是知中祕古文藏自武帝、既爲孔壁之書、即匪嬴秦之籍。觀劉歆言安國獻古文、又言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乃陳發祕籍校理祕文。所云祕藏、即謂中文之屬、所云校理、蓋即劉向所司。是則劉向所觀、安國所獻、既無殊本、應即一書。龔氏所疑、不析自解。著啟太誓答問一卷。又以漢志書類著錄周書七十一篇、自注云孔子所刪百篇之餘。近儒每援之以說羣經、爰參校異同、詳加編次、成周書補正六卷。若五官三監、五服濮路、月令、明堂諸考、則別著爲篇、成周書略說一卷。先生說經之書略具於此。其他閒有撰述、未遑寫定、或孤文隻義、靡得而詳焉。清代經師治古文者、自高郵王氏父子以降、迄於定海黃氏、德清俞氏、瑞安孫氏、各揭厥識、匡微補缺、闡發宏多。若夫廣徵古說、足諍馬鄭之違、且鉗今師之口、則諸家未之或逮。故述造視前師爲渻、而精審邃過之、信乎研精覃思持之有故者矣。又歷檢羣籍至於內典、道藏、無不究宣、嘗取老莊荀董之書、譬正譌脫、獨創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斠補二卷、莊子校義一卷、荀子斠補若千卷、呂氏春秋斠補一卷、楚辭考異八卷、賈子新書斠補一卷、春秋繁露斠補三卷。計所發正凡數百事、均王黃俞孫之所未詮。蓋先生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簡畢。其精審有如此。雅性勤劬、博覽載籍、過目成誦、久而不渝、神志亦緣是日瘁。年未四十、疾疢纏縈、秋滌醫門、歲無閒日。以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北京、上距生於清光緒甲申年五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六。生平精力奪於著述、世變紛綸、匪所能悉、而以貧病故、不能亡情爵秩、時時爲僉壬牽引、致不退不遂、入於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諒之。爾昌案、申叔用文學鼓吹革命、於民國不爲無功、晚歲失謨、良可愴惜。此固所敍倘非爲何禮、申叔他弟子歟、予則無以爲可惜。其行事不論、又何隱耶。先生于學無所不窺、而論文則考型六代、撢源兩京。嘗謂漢魏之際、文學未嘗別自成科。宋立四學、文學乃與儒玄分館、故南史恆以文史文義並稱、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稱盛。凡所持論見文說、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又裒次所爲辭賦詩文如干首、成左庵文集五卷。先生教澤徧中國、清季主講安徽公學、兩江優級師範、四川國學院、執經問業者幾千人。民國以來、主講北京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弟子從游者登進聞先生之喪、莫不哀慟太息、流涕而不能自已也。以某年月日歸葬於儀徵先塋之原。妻何氏、無子。鍾凡賦性顓蒙、未足知先生之深、於其他行事不備書、書其學術之著者、與天下學人共悼之。

《碑傳集補》卷末

四劉師培外傳　尹炎武

劉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光緒壬寅舉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壽曾，治左氏春秋，發名於道、咸、同、光四朝，列國史儒林傳。父貴曾亦以經術聞鄉里。師培早孤，母李夫人親授詩毛傳、鄭箋、爾雅、說文，十行並下，經目不忘。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家貧不能自給，乃從友人江都王鍾麟无生，避上海，主警鐘報，鍼砭時政，主張民族、民權。遭黨錮，走東瀛，交餘杭章炳麟太炎，學益進，當世有二叔之目。緣炳麟初字枚叔也。主國粹學報，提導古學，衣被天下。又擬建國粹學堂於上海，手編國學教科書五種，行世。著論中國宜建藏書樓，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鄉土志，條例各萬餘言，名大震海內。想望風采，懷寧陳仲仲父、歙洪汝闓澤丞迎歸國，主皖江中學。師培易名金少甫，居皖中講學二年，成就甚衆，託活絡忠敏公開府江南，丹徒陳慶年善餘薦師培入幕府。已而臨川李瑞清梅庵聘師培教授三江師範學校。大江南北，英流才彥多歸之。嗣師培從忠敏入蜀，行至重慶，忠敏殉難，師培隻身流亡入成都，謝无量邀主國學院，與蜀中今文大師廖季平角立。手訂左庵集，雕版行之，蜀學丕變。辛亥改國，由蜀入晉，居未久，山西都督閻錫山薦師培於大總統袁氏，授參政院參政。與城固康寶忠心孚重組中國學報，以君政復古相揭櫫，逮袁公殂謝，師培流寓天津，尋主北京大學教授，羣士蔚起，古學棣興焉。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六，無子。所著書多至百種。

論曰：揚州學派盛于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劉開之，焦、阮、鍾、李、汪、黃繼之，凌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于凌。師培晚出，席三世傳經之業，門風之廣，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而淵綜廣博，實龍有吳、皖兩派之長，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也。綜其術業，說經則淵原家學，務徵古說，文淇考南北朝諸儒遺說，成左傳舊疏考，以證孔沖遠左傳正義所自出。師培則廣徵兩漢經師之遺說，成禮經舊說考，以斠馬鄭之異同，其斠正羣書，則演高郵成法，由聲音以明文字之通叚，按詞例以定文句之衍奪，而又廣搜羣籍，偏發類書，以審其同異，而歸於至當。其爲文章，則宗阮文達文筆對之說，考型六代，而斷至初唐，雅好蔡中郎，衆嗜洪适隸釋、隸續所錄漢人碑版之文，以竺厚古雅爲主，生平手不釋卷，而無書不覽，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咸有著述。其爲學報好以古書證新義，如六朝人所謂格義之流，內典與六藝九流相配擬也。體素羸弱而無談功，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時乃盤桓所學，以詭隨流俗，以致晚節末路，不能自脫，傷哉。

《碑傳集補》卷末

亡姪師培墓志銘

劉富曾

曾祖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誥贈奉政大夫、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祖毓崧，道光庚子科優貢生、廒舉八旗官學教習、誥贈奉政大夫、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父貴曾，光緒丙子科己丑恩科副榜舉人、敕授文林郎、誥贈奉政大夫。

歲在己未九月二十八日，三姪師培病[illegible]京師，年甫三十有六也。時任大學講席，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經紀其喪。翌年二月，命門人劉君叔雅爲之歸櫬揚州，旅櫬蕭寺，待寒冬窆祖塋焉。壹距宣統辛亥予在武昌一見吾姪後，倏已八年矣。迴溯其先一見於蕪湖，再見於金陵，至武昌則一別永訣，終古無再見期。嗚呼傷哉。予同胞兄弟四人，姪爲良甫二兄貴曾子。兄得子遲，年三十九始生姪，時爲光緒甲申年閏五月初二日。猶憶姪甫生，兄爇香神前，忽潸然下泣。予在旁言曰：生兒如願，極喜慶事，何反感傷爲。嗚呼，孰知其爲夭折不永，徵幾先動耶。姪生而岐嶷，髫齡授讀，過目成誦，習爲詩文，有如宿構。亡友朱君鳳儀目爲奇童。迨兄歿，姪入泮，後即膺鄉薦，是爲光緒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時姪年僅十有九也。英妙獲儁，聲譽鵲起。會試一不得當，游學四方。姪材蘊瑰奇，少年氣盛，思欲有以自見，然名之所在，謗亦隨之，故泛東瀛，避難入西蜀，又遇險。其間坎窞洊經，跬步荊棘，溺於䮴硊者屢矣。茲者班超生入玉門，畢萬死于牖下，又蒙蔡、劉兩君紀理歸喪，千里會葬，雲天高誼，方之古人，庶以加焉。學堂門人心喪抱痛，更欲爲其師刊遺著傳世，何其厚也。姪雖死不死矣。又況二十餘年游學以來，當代名公巨卿、耆儒碩學，行輩較長，多姪所當師事之人，而諸老先生咸愛其才，願爲忘年交，而姪益恂恂抑然持下，故人尤樂親之。恩義綢繆，相依患難，驩其愉樂，恤其陂夷，救患分災，扶危拯困，所謂生死肉骨，其大有庇於姪者，非惟知己，抑且感恩焉矣。年來講學京師，仍理經生素業。予老矣，方期倦遊歸來，與之同訂先世左疏稿本。蓋曾戢理先祖左氏長編，並衍習三統天算，欲接續大兄、二兄所編之業爲之也。今無望已。姪長身玉立，癯瘠秀削，如不勝衣，而辯口懸河，滔滔不窮。一名一物，精詳考覈，旁徵博通，均能言其所以然。故講席壇主，羣弟子奉手受教，尊仰斗山，無不推崇申叔先生者。殆其教澤及人，有不能忘者歟。夫物忌過盛，姪得名太早，厥性無恆，好異矜奇，悁急近利，且書法枯槁無潤氣，均非壽徵。嫂氏李今歲七十有八，衰齡值此，痛切摧心，倚閭已無望王孫之歸，立槁乃轉哭皋魚之死。煢煢母子，慟見黃泉，亦竟於今歲十月十二日相繼下世，蓋去姪歿僅朞月十四日也。傷已。姪生子不育，嫂氏歿後，予季顯曾以孫葆楹爲嫂氏承重孫，死者有知，亦應少慰也已。配何氏，爲余女夫揚子增生何家輅胞妹，艱難中間關相從，武昌戎馬，保全先著稿本，靈叢崎嶇，尋夫蜀道。今者發室哀吟，苦空徹悟，爰訪名山，將爲比丘尼終焉。悲夫悲夫。銘曰：

其生也天既畀以殊姿，然亦第一第之榮，而憂患歷經，仍爲命嗇而才豐也。其歿也天復阨以蹇運，然名山大業傳之其人，後學庶得所會通也。豈舍橫經待問，惝鐙諸生濟濟，披拂春風，其在周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

《劉申叔先生遺書》附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一十四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25
SS号=12315588
DX号=000007486376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